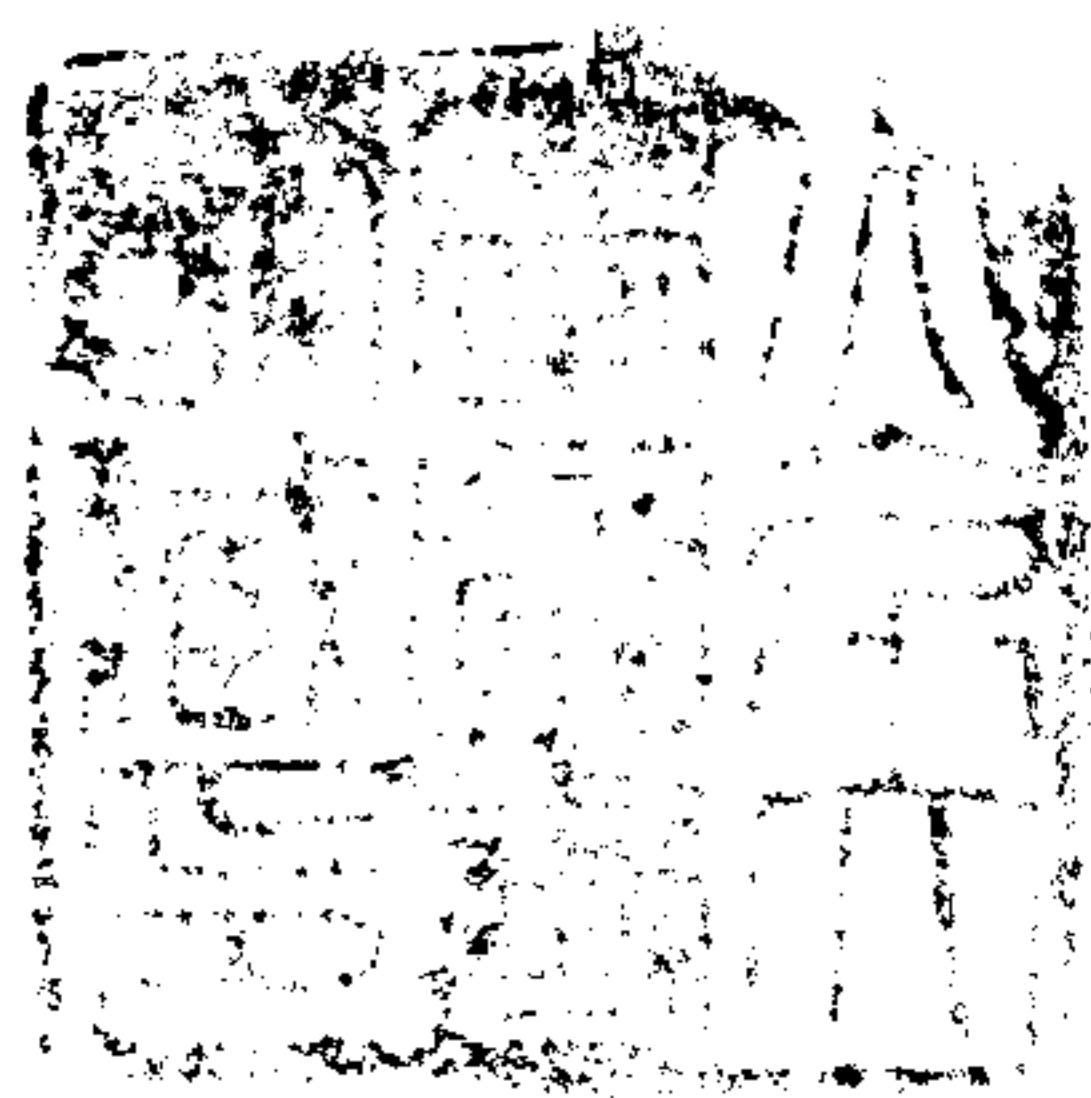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七三八·史部·地理類

邊政考十二卷

〔明〕張雨撰

.....一

全邊略記十二卷

〔明〕方孔炤輯

.....一九五

三關誌十卷（存地理總考三卷、武備考一卷、兵食考一卷、馬政考一卷、官師考一卷）

〔明〕廖希顏撰

.....六七一

1980.12

邊政考

中華書局影印

據明嘉靖刻本影印

國立北平圖書館
善本叢書第一集

邊政考 引

引邊政考

雨曰雨豈善言兵事者哉

聖人在上殷弼左右嗑吸陰陽納群動於壽域使千百禩不見有兵形

聖人意也乃為佞於諱悖其美造化人事不齊奔榛梗塞不能已艾夷之法然後

聖世始有兵事首戎徽仇虞周豈且危道毒天下哉西事方棘秦豕未廓

聖心未有寧也長顧者慮其所終雖狂言下藝罔遺擇焉廣忠集思用禪廟算去有得咸不且閉若懼其後而忍且閉

不有負慝哉司馬部仰切

聖人軒憂浴院劄御史覈邊政御史爰周疆圉耳且之司敢不祇承且紆

聖人軒憂敢且不敢辭乃檄諸司徼往遺且溯其初匯纒議且綜其緒詎眾識且剖其貳蓋得四鎮見聞籍之且復院劄劄

曰圖則為之圖圖也者地載之形也則籍形勝劄曰覈道里修近之實且豫策援則籍至到劄曰覈關隘衝綬之實

且食籌料則籍要害劄曰覈諸司職掌之實且待事功則籍部領劄曰覈士馬芻糧之實且酌盈縮則籍兵食劄又

曰覈古今經略之實且權利病度因革則文籍經略若乃

驕夷不靖仇我封鄙列年巨繫事屛方巨類族徵蹟巨審
勢存貢納巨明德章典茲固劄外之意稽政釋故藏往昭
來巨俟籌邊者考之詞質矣或曰野裁下矣或曰俚雨非
所知也揆策樹猶巨惠邊黔巨寧

聖心所藉甚

國有老成人長懷訃謀罔自暇自寧之心惟曰邊政邊政云
爰命為邊政考

皆

嘉靖丁未冬十月既望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張雨

邊政考

八引

二

院劄

都察院為申明舊議覈實邊政以弭虜患事今填巡按甘肅
參千陸百捌拾陸號勘合劄仰本職比對硃墨字號相同即
便施行須至劄付者

壹件前事准兵部咨職方清吏司案呈卷查先為慎選擇以
重民兵事節該本部議擬題奉

欽依每叁年壹次該巡按御史閱視各鎮軍馬器械體察將官
賢否同畫圖具奏并繳本部查照施行等因屢經通行欽遵
無異但因襲既久初意浸失內除將官賢否另議外切照軍
馬錢糧不無增減地方城堡不無遷改每年奏繳圖冊因

院制

八

舊本錯亂遺失若不申明覈實不無徒事虛文而該司遇有
處分將何所據以資籌料況今邊事日殷尤宜加慎必須本
部逐壹查審備開款目通行各鎮照款圖註且如軍馬壹
節須查壹鎮原額總數分守城堡墩臺細數及逃亡實在召
募等項每年緊要有無征調供給務糧歲額若干各省徵解
本地辦納并鹽引花布年例及新增等項壹壹明開則軍馬
之政庶為覈實倘遇有事自可酌量盈縮矣地圖壹節須以
本鎮為主某處要害去本鎮道路若干里若堡墩臺孰為舊
設孰為添改某年失事賊從何路今當何以處之逐壹旁註
則地里之圖庶為覈實倘遇有事自可據圖料敵矣他如各

鎮府州縣誌古今諸賢經略檢查訂正以備參考尤不可缺
案呈到部看得該司所議委因邊方多事進度為難歷年
所繳冊圖祇為文具無益申明舊議冀圖覈實誠為有理
相應依擬為此合咨前部煩行彼處各巡按御史轉行各鎮
地方并有司鎮衛等衙門督令照依後開款目逐壹查實軍
馬錢糧多寡備細造冊地里城堡隘塞要害備細畫圖至於
新舊誌書古今經略各該地方所有者通限叁月以裏繳部
權備目前稽考自後照依前議叁年壹次繳部無或因仍舊
本姑應故事如有本司遺漏未及查議事關地方壹體開具
事件處置明白壹併繳部存留備照以憑施行等因咨院擬
院制
合通行為此合劄本職依奉查照施行

計開

壹軍馬

本鎮軍士原額若干馬軍若干步軍若干逃亡若干
何年新添召募若干留鎮若干各城堡分守若干何
年某處有事征調若干見今通計實在總數若干
馬匹原額若干倒損若干實在若干官養兌給若干
馬市易買若干各城堡分撥若干見今通計實在總
數若干

壹錢糧

本鎮糧餉草料每歲原額若干何年新增若干各省
歲運若干本處出辦若干年例若干係何項銀兩布
花若干係何項銀兩並引銀若干係何處鹽商客兵
銀若干係何項處給何年有事請計接濟若干見今
每年通計總數實用若干即今有無欠缺務查明實
以上造冊
照此開註

壹地圖

本鎮通計東西南北四境界若干里各界抵某處鎮
內所轄者或關或寨或營或堡各幾處即今或參將
或守備何官提調

院制

某處要害去鎮若干里某處可為策應按伏又去要

害處若干里

某處空缺可通大舉即今有無防戍某處空缺可通

小賊即今有無隄備

某關口塞堡墩臺原係舊設去鎮若干某處近來添

改去鎮若干

某處界與鄰鎮某地相連緊急可便征調

某處界與境外某虜相接強弱即今何如

某城堡內官幾員軍馬若干錢糧若干
以上畫圖
照此旁註

外府誌 縣誌 本鎮誌

古有某人經略見今有無廢弛

今有某人經略見今有無利病

右劄付巡按甘肅監察御史張雨准此

嘉靖貳拾伍年柒月拾柒日帶管對同今史鄧齊賢

劄付押

院制

入

四

鞏昌府知府李世芳

梓行

經歷馬堯相

督工

教授趙穩

校正

邊政考目錄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張雨編

第一卷

地輿圖上 前

總圖

第二卷

地輿圖上 後

榆林圖

第三卷

地輿圖中

邊政考

八目錄

寧夏圖

固原靖蘭圖

階文西固圖

洮岷河圖

第四卷

地輿圖下

西寧圖

莊浪圖

涼鎮永圖

甘肅山丹圖

肅州圖

第五卷

三夷紀事

第六卷

三夷紀類

第七卷

北虜河套

第八卷

西域諸國

第九卷

西羌族口

第十卷

列傳 北虜經畧

南大將 仲

周將軍 亞夫

王節度 忠嗣

張參軍 叔夜

狄揮使 青

湯 和

余中丞 子俊

王尚書 瓊

第十一卷

列傳 西域經畧

張募使 壽

陳校尉 湯

鄭都護 吉

竇大將 融

馮衛侯 奉世

竇都尉 固

尹卿士 吉甫

衛將軍 青

張將軍 仁愿

韓招討 琦

龐招討 籍

項中丞 忠

秦尚書 絃

梁都督 震

蒙將軍 恬

李衛尉 廣

曹安撫 瑋

范省郎 仲淹

种節判 世衡

馬尚書 文升

楊尚書 一清

劉守備 文

第十二卷

列傳 西羌經畧

趙將軍 克國

孔太守 奮

張刺史 既

郭都督 震

張太守 紆

段校尉 頴

李總管 靖

高總管 遵裕

苗知州 授

班都尉 超

皇甫將軍 規

蘇總管 定方

杜侍御 暹

史都督 昭

耿都尉 恭

徐校尉 遵

薛總管 仁貴

宋都督 晟

楊

班長史 勇

裴侍郎 矩

張侍御 孝萬

馬太守 暉

趙太守 冲

馬校尉 賢

馬太守 隆

唐將軍 濬

蕭節度 嵩

鄧校尉 訓

蘇校尉 則

薛防禦 訥

王樞密 詔

李總管 賢

趙鈐轄 隆

姚防禦 雄

范進士 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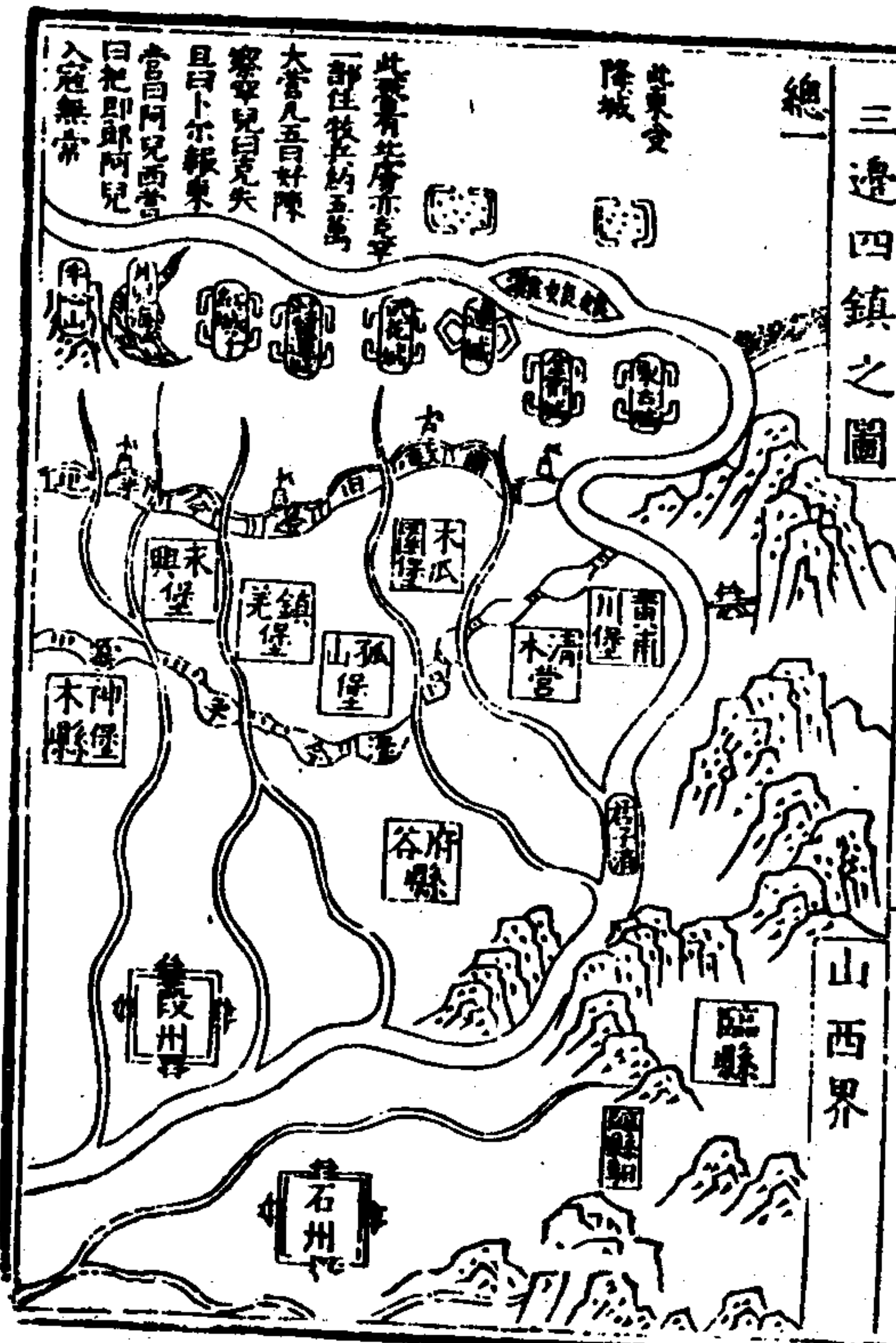
邊政考目錄終

邊政考卷之一

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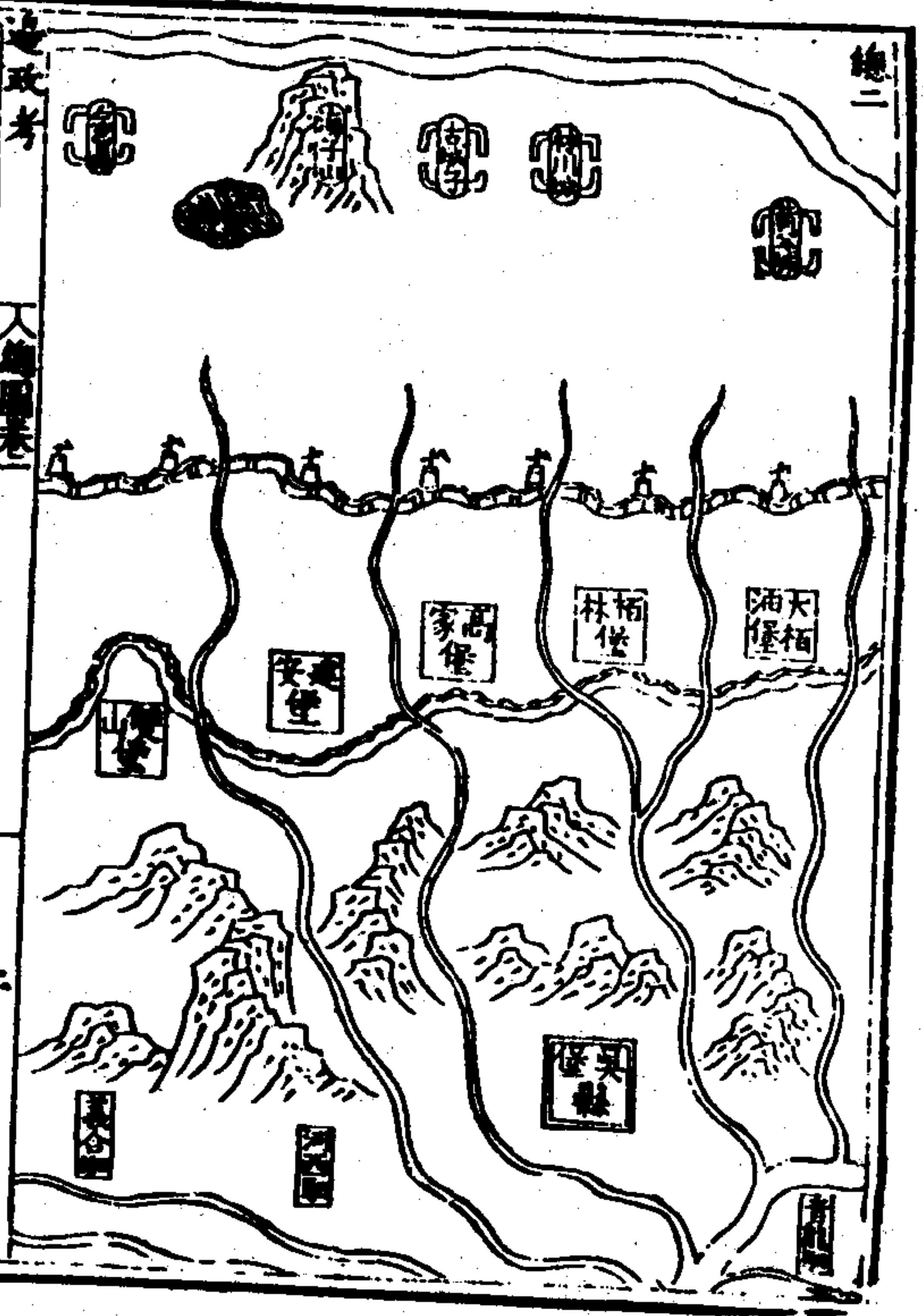
圖者何圖三邊四鎮也夫近有九邊圖矣有四鎮圖矣茲得無襲故轍曰九邊圖其形無以考事稽強弱盈縮不可得已四鎮圖其事無以考詳按險易通塞不可得已茲為圖北抵沙漠西界西域西南連羌部三面受敵識邊防也竟嘉峪關首黃甫川直晉鄙石臨餘封山河鞏翰繹如尚規商燧備全考也別又為十圖以形勝至到要害部領兵食條列於後便簡閱也括以會其勢拆以緝其緒不敢泛及其他要邊政也

三邊四鎮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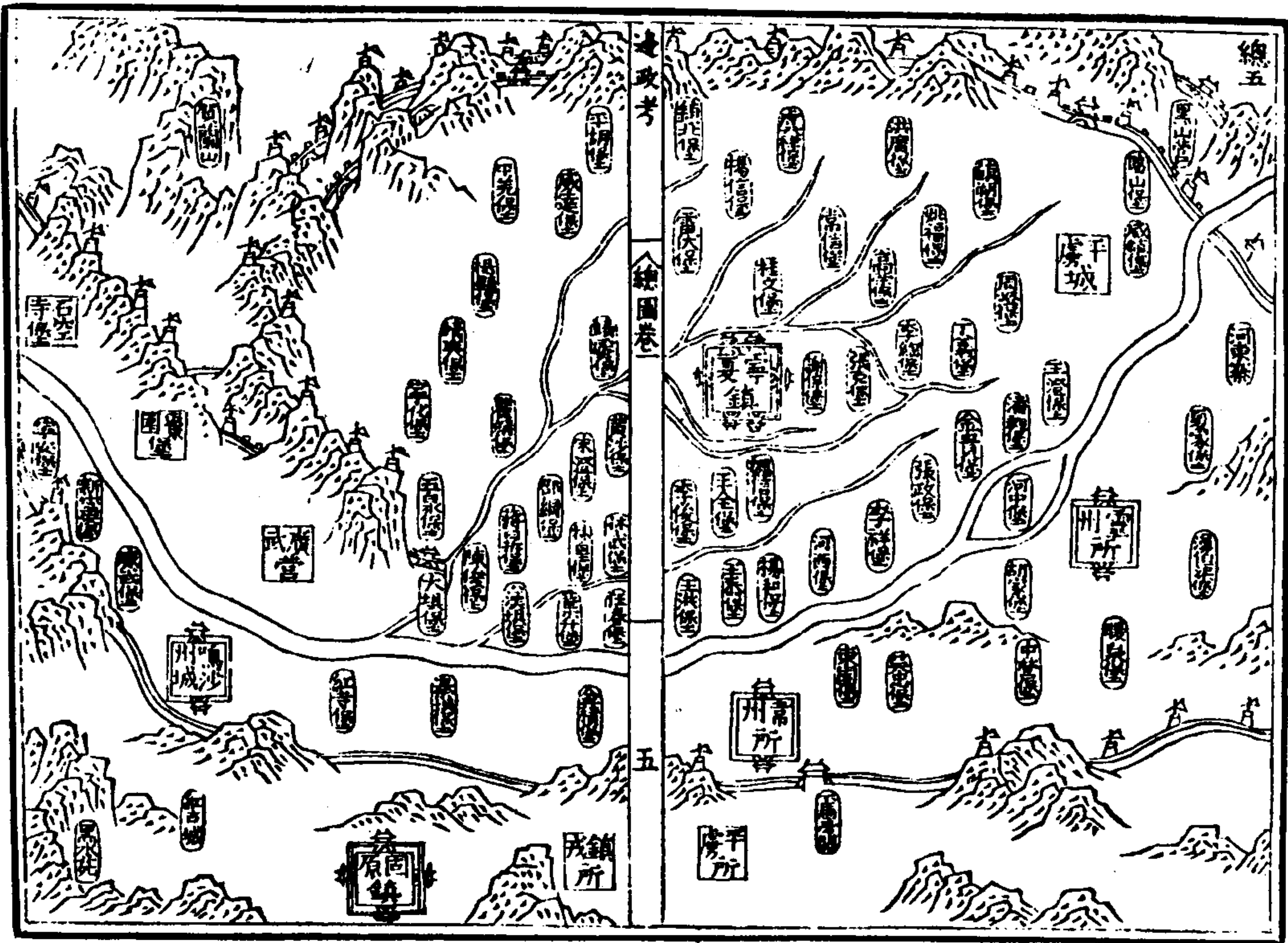


此處有羊房亦名羊房
一節住後在約五萬
大營凡五百好陳
察事兒白克失
且曰卜爾蘇果
合官阿兒西營
白把即即阿兒
入寇無常

總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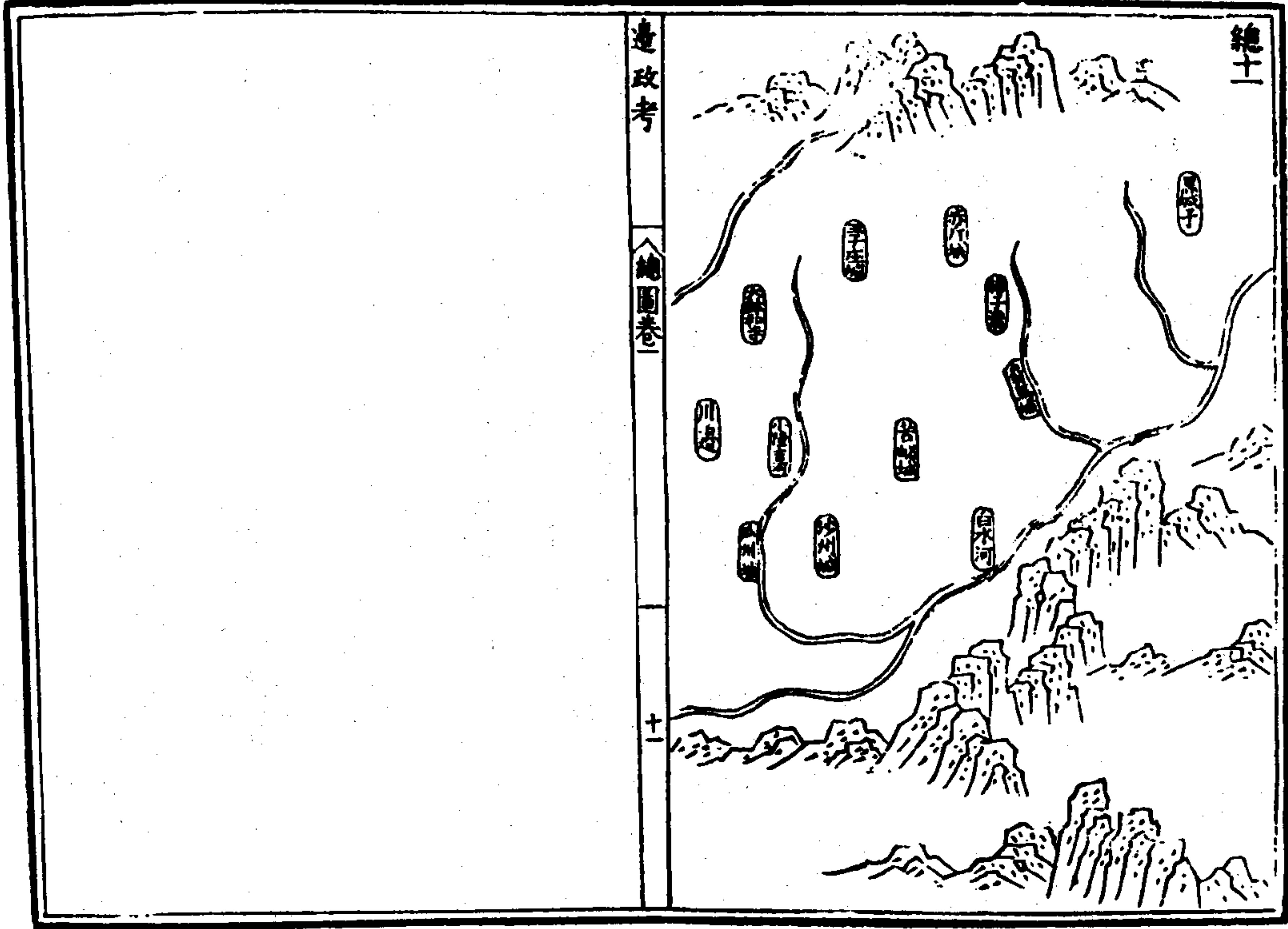


此漢湖方都即秦所
取匈奴南地今所謂
河套也先是有北虜
絕不阿兒充斯滿官
三都應絕不部下為
老平曰阿連曰阿利
奴曰白字來曰白字
罕曰失保真曰兒
賊曰荒花曰每
真曰塔不乃麻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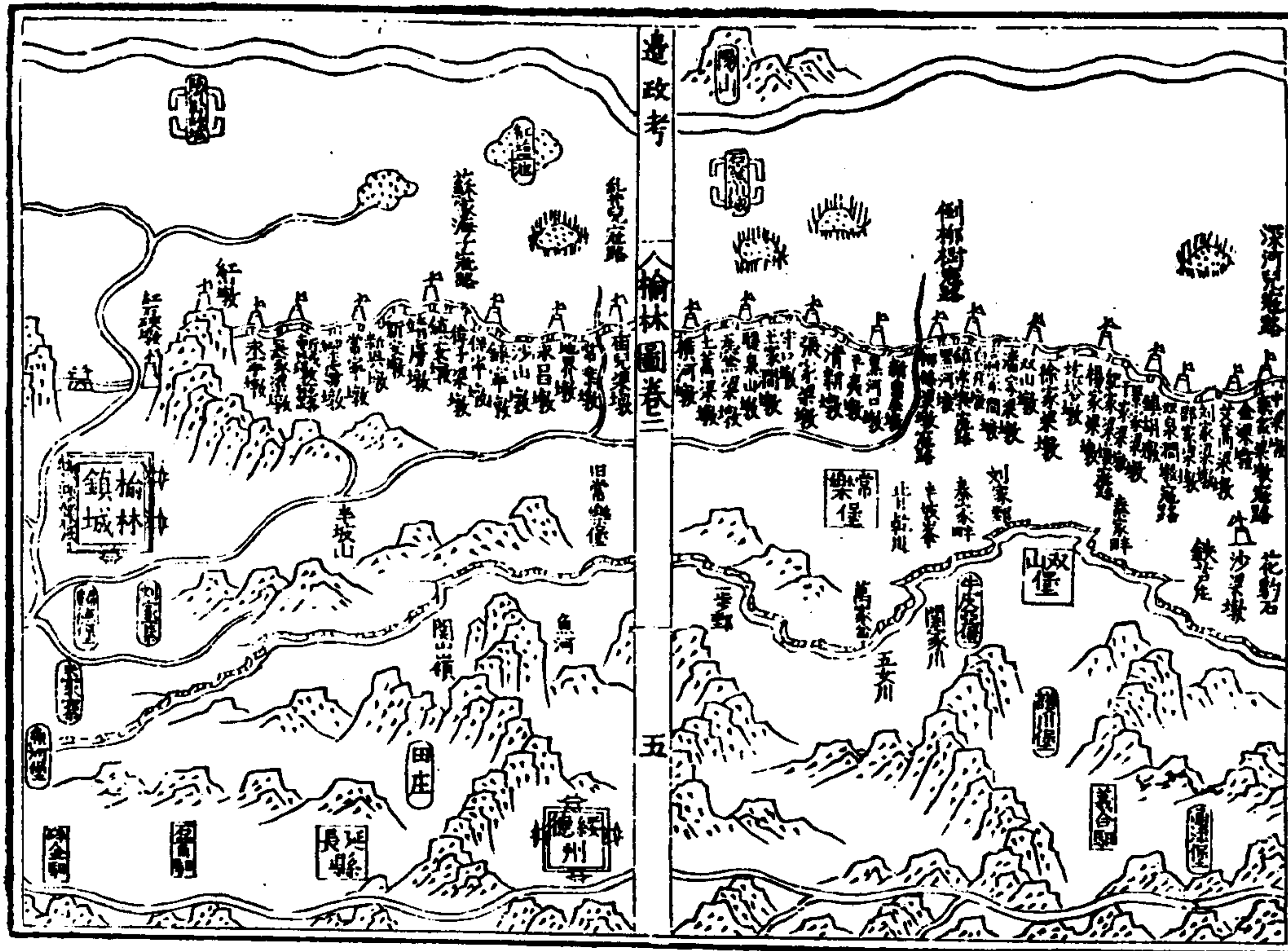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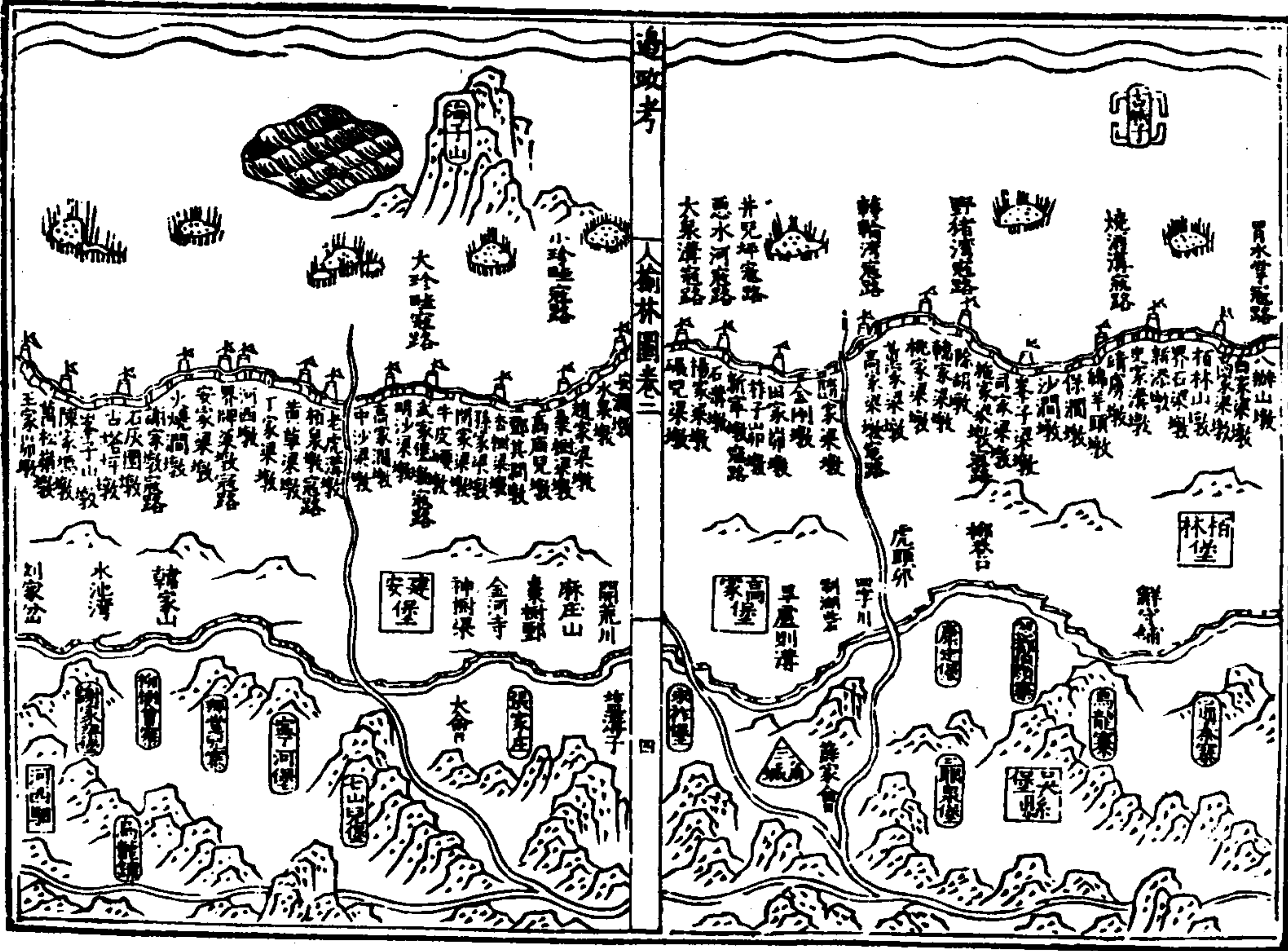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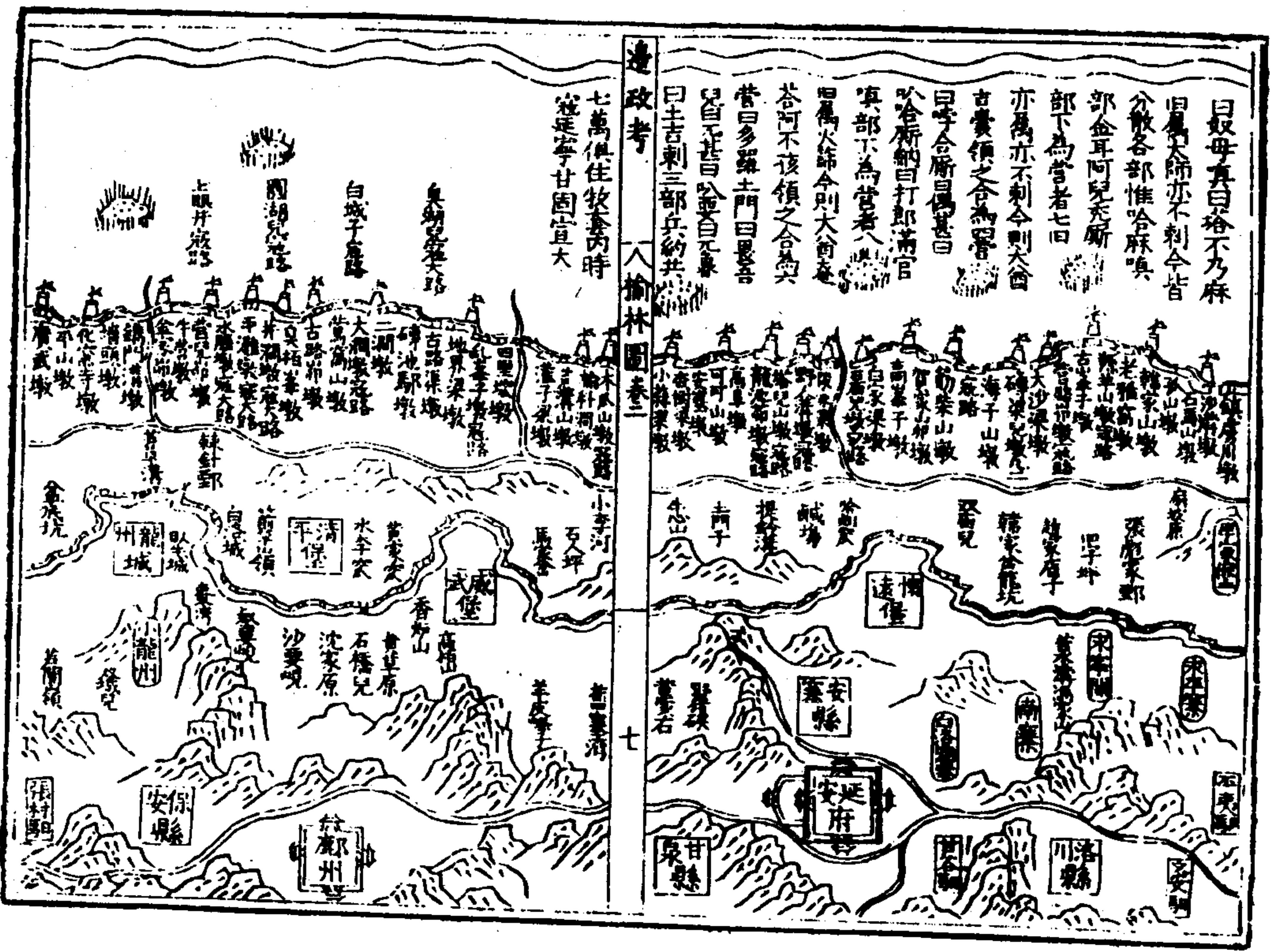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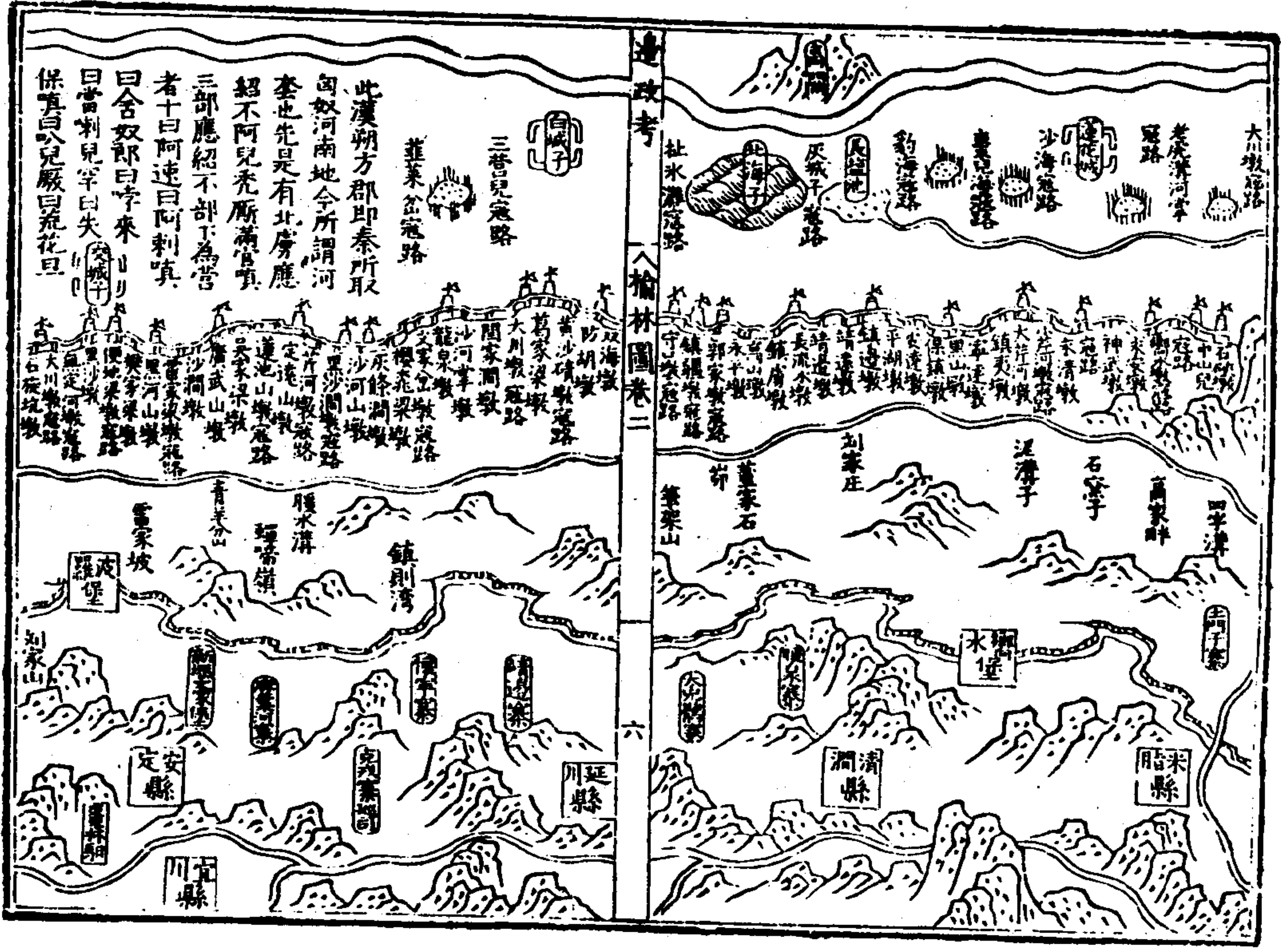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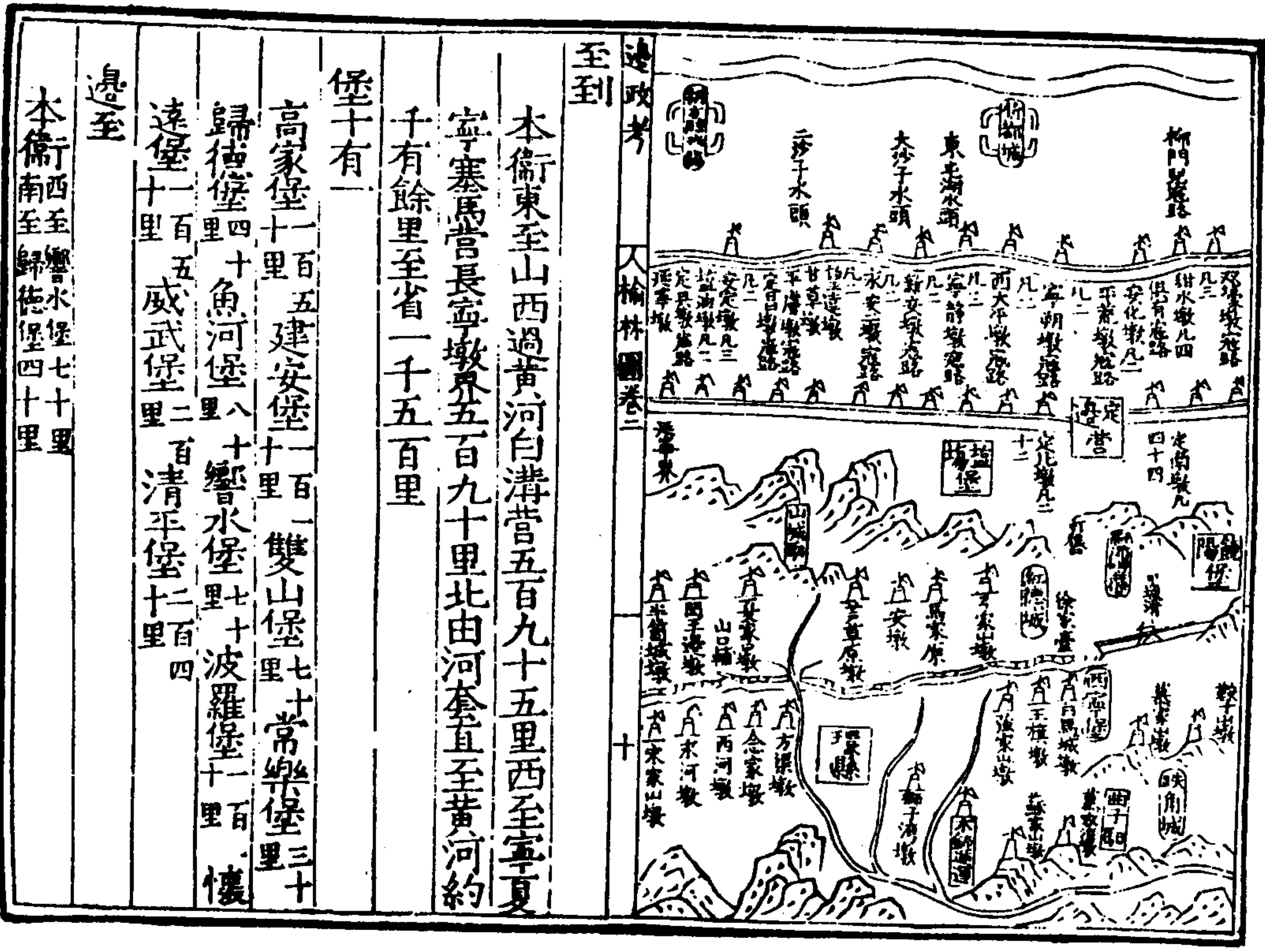
榆林衛卷之二

形勝處置

遠際龍沙四無襟帶此為雄鎮秦為上郡北境漢屬河
西郡隋屬雕陰唐屬麟州新秦郡宋沒于趙德明元屬
米脂縣 國初為榆林莊本綏德衛屯所正統中北虜
入套擾邊 勅建築榆林城成化八年撫臣余子俊增
築城垣置榆林衛城堡三十有四分東中西三路中路
高家等十一城堡鎮守官領之東黃甫川等九城堡東
路參將領之駐神木堡即神木縣西龍州城等十四城
堡西路參將領之駐新安邊營 國朝正德設千戶所







邊政考

榆林圖卷二

十

本衛東至山西過黃河白溝營五百九十五里西至寧夏
寧塞馬營長寧墩界五百九十里北由河套直至黃河約
千有餘里至省一千五百里

堡十有一

高家堡 一百五十五里 建安堡 一百一十里 雙山堡 七十常樂堡 三十

歸德堡 四十里 魚河堡 八十響水堡 七十波羅堡 一百懷

遠堡 一百五十五里 威武堡 二百清平堡 二百四

邊至

本衛西至響水堡七十里
本衛南至歸德堡四十里

邊外大川墩 至邊四里	老虎溝河掌 至邊四里	中沙新興郭家	梁等墩 至本城鄰境	腹裏魚河堡 一百里	米脂縣 二百里	綏德	州 三百里	東南義河驛 三百六十里	河西驛 四百四十里	南陽寺 四百四十里	黃	河畔 四百四十里	西南石峯驛 四百四十里	清澗縣 四百四十里	延川縣 三百	里	東林站 五百六十里	干谷驛 六百四十里	延安府 七百二十	高家堡 堡西至建安	邊外井兒坪 至邊三	轉輪溝 至邊四	惡水河 至邊四	大	泉溝 至邊六	新寧等墩 至本堡	虎頭苑 五十里	薛家會 八十	界牌黃河畔 一百二十	建安堡 堡西至雙山	邊政考	榆林圖卷三	十	邊外小珍哇 至邊五	大珍哇 至邊七	武家梁等墩 至本堡	金河寺 廿里	開荒川 六十里	拉溝子 一百	大會黃河畔 一百五	雙山堡 堡西至常樂	邊外深河兒 至邊六	倒柳樹 至邊四	紀家梁等墩 至本堡	柳樹會 七十	通心寨 一百二十	葭州 一百六十	黃河畔 一百六十	常樂堡 城西至榆林	邊外亂井兒 至邊六	蘇家海子 至邊六	鎮遠柳條溝等堡	至本堡	秦家 卅里	半坡峰 五十里	關家川 七十五	女川 一百	二十	背乾川 一百二十	葭州 一百七	烏龍鋪 一百七	歸德堡 南至魚河堡 五十里	西至響水堡 四十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堡至鎮城大邊五十里	響水堡大邊七十里	榆林鎮疆等墩	響水黃沙磧等墩至本堡米家園八十里	劉官寨六十里	魚河堡南至米脂縣八十里	響水堡西至波羅堡四十里	邊外沙海則至邊二里	棗兒海則至邊六里	豹海則至邊九里	黃沙磧墩神威等墩至本堡鄰近腹裏四字溝七十里	石窰子一百五里	泥溝子一百五里	魚河堡一百里	米脂縣二百	綏德州一百	東南義河驛三百六里	河西驛四百二里	西南石嘴驛四百	清澗縣四百七	延川縣五百三	棗林站五百六	千谷驛六百四	延安府七百二	入榆林圖卷	波羅堡西至懷遠堡四十里	邊外灰城子至邊五里	扯水灘至邊四里	大川等墩至本堡雷家坡四十里	塌坡圍九里	暖水溝一百三	懷遠堡西至威武堡五十里	邊外三營兒至邊七	韭菜岔至邊六	營路卵石廟山等墩至本堡鄰境土門子川里	哈刺家八里	張彪家鄆里	四字坪一百八	趙家店子二百	安定縣劉家山三百	威武堡西至清平堡四十里	邊外黑河子至邊三	高崖兒至邊三	石渡口至邊四	塔兒山亂峰子等墩至本堡東南哈刺家一百	馬家岔二百	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河三百	綏德州四百	黃河畔五百	西南水李宏里一百	箭杆嶺里二百	麻葉河三百	安定縣三百	綏德雙廟兒鹹場四百	清平堡西至龍州城四十里	邊外黑河子至邊三	臭湖兒至邊八	白城子至邊一百	大澗等墩至本堡鄰境水李宏里八	石橋兒八	白駱城一百	八十人牛城一百	黃草原二百	五綏德州三百	五	墩一百九十有三	牆一道	神木堡	東至府谷縣界一百八	十里西至大栢油堡二十五	里南	至石山子一百二十	里北至楊家城五十	里至榆林鎮二百三十	里	營堡八	黃甫川堡一百	五	清水營里二百	木瓜園堡一百	六	孤山堡一百	二	鎮羌堡八	十	永興堡四	十	大栢油堡五	里	栢林堡四十	里	邊至	本堡西至大栢油堡二十五	里	邊外磁窯溝至邊三	沙河岔至邊五	木莊寨至邊七	石窰川至邊七	安川等墩至高廟兒梁五	十	摩雲嶺七	十	清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坪里九十	石山子一百	黃河畔一百	黃南川堡西至清水營	邊外秀則灣至邊五	乾海子湖至邊一百	韭菜梁至邊一百	大川等墩至本堡寬坪寨二十	呆黃坪寨二十	黃河畔	里 栢林卯青陽郵寨四十	陶家山六十	黃河畔六十	趙家山寨五十	清水營西至木瓜園	邊外八哥兒舍至邊七	霸王廟至邊一	鎮川等墩至本營	魏家郵寨二十	白石郵寨三十	狄家畔五十	府谷縣八	黃河畔八十	邊政考	八榆林圖卷三	十四	木瓜園堡西至孤山	邊外寺兒溝至邊四	海則溝至邊六	劉家等墩至本堡東	家梁里四十	南莊里五十	府谷縣七十	賈家灣七十	黃河畔七十	孤山堡西至鎮羌	邊外磁窯溝至邊一	白崖兒至邊二	孫百戶岔至邊四	守口等墩至本堡站馬郵里	獅子城八十	府谷縣八十	黃河畔八十	鎮羌堡西至末興	邊外張茂春菴則至邊三	窯兒溝至邊四	龍王廟等墩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堡舊東村里六十	糞土坪里八十	石馬川一百	黃河畔一百	末興堡西至神木	邊外石窯川至邊三	榆樹莊寨至邊三	李家梁等墩至本	堡沙峯子二十	上雙泉里五十	紅寺兒里八十	稀栢泉里一百	黃河畔一百	大栢油堡西至栢林堡	邊外官溝掌至邊二	芹菜河至邊三	冒水掌至邊五	窰兒	澗等墩至本堡侯家川里二十	牛伯三溝里五十	煖泉會里六十	白維正莊里七十	神木堡里一百	三石山子里一百	黃河畔一百	邊政考	八榆林圖卷三	十五	栢林堡西至高家	邊外燒酒溝至邊四	野麻灣至邊六	高樹梁等墩至本堡	青陽岔里三十	薛家峯子里五十	大和寨里七十	豆峪里一百	黃河畔一百	墩二百四十有七	牆一道	新安邊營	東至末濟堡四十里	西至新興堡六十里	北至舊安邊營	九十里至榆林鎮五百七十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營堡十有三

龍州城二百九鎮靖堡二百五靖邊營一百六寧塞營一百

把都河八末濟堡四十舊安邊九十新興堡六十

石澇池堡一百一三山堡一百六饒陽水堡一百九定邊

營一百八鹽場堡二百一

邊至

新安邊營西至新興

末濟舊安邊地方至本營桃林山一百紅泥山墩一百吳

倉坡一百五硫磺廟一百五五里澗口一百琵琶城一百五

新寨兒二百吳旗營二百五兩川口二百五

邊政考

龍州城西至鎮靖

邊外圍湖兒至邊八七眼井至邊五平灘等墩至本城腹

裏小龍州三十十里原七十雙城兒七十臥牛城一百五

鎮靖堡西至靖邊

邊外察罕城至邊一百頁河兒至邊七鮓巴湖至邊三麻

黃梁平坡等墩至本堡隣境神木屯寨二十筆架城四十

灰村澗八十霧柳莊八十馬蓮要峴九十寨門川一百二

龍安寨二百安寨縣二百八延安府三百六

靖邊營西至寧塞

邊外把鷄店至邊一百大寨畔至邊三紅柳河口等墩至本

營隣境考藥渠三十巡檢司一百保安縣一百八石樓臺

二百五靖邊寨洛河三百五

寧塞營西至把都河

邊外紅柳河至邊六艾蒿澗至邊一小蒜澗天池等墩至

本營東馱糞坡五十隣境巡檢司一百保安縣一百八兩

川口二百八西屯寨兒五十沙家集一百金塘二百旦巴

嶺三百

把都河堡西至末濟

邊外忻都城至邊一百孫家井至邊一守口等墩至本堡

熊家澗五十五谷城一百可可川一百五吳旗營二百土

邊政考

塔寺二百

末濟堡西至新安邊

邊外沙園兒至邊七忻都大川至邊八石碑澗等墩至本

堡賈家河六十小墩澗八十恨啾兒溝一百一鎖骨都城

一百八土整牙川二百一

舊安邊營西至定邊

邊外紅山兒至邊九明水池至邊三石井兒至邊三蘆葫

兒海子至邊二永壽柏槽店等墩至新安邊營西硫磺廟

兒一百琵琶城一百五新寨兒二百桃林山一百吳倉坡

一百五吳旗營二百五兩川口二百五

新興堡	西至石澇池 堡五十里
邊外柳樹井	至邊六 里 閻家營至邊三 里 曩茨梁等墩至本堡 一百里
真寧掌	一百里 鐵邊城二百 里 走馬城二百六 十里
石澇池堡	西至三山 堡五十里
邊外明水湖	至邊一百 五十里 三井兒至邊三 十里 甜水四等墩大邊乾 澗定南三十六等墩至本堡水頭兒一百 里 張木匠臺一百 五十里
里田百戶城	二百里 趙官人掌一百 五十里 鐵角城三百 里
三山堡	西至鏡陽水 堡三十五里
邊外明水湖	至邊一百 四十里 鍋底池至邊八 十里 羊糞井至邊三 十里
井兒	至邊三 十里 西平寧靖二 等墩大邊乾澗定南二十等墩
邊政考	一八榆林圖卷二 六
至本堡李家寺	八十里 楊木匠臺八十 里 鷄兒蔓掌一百六 十里
家原	二百里 饒陽水堡二百 里 紅德城三百里 環縣三百 六十里 曲子
驛	四百八 里 慶陽六百 里
饒陽水堡	西至固原紅德城九十 里 北至定邊營一百里
定邊營	西至寧夏花 馬池六十里
邊外長流水	至邊二 十里 鍋底池至邊七 十里 柳門兒至邊八 十里 明水
湖	至邊一百 二十里 末安等墩至大邊 鹽池梁定北十一十二等 墩本營柳溝六十里 隣境 腹裏三山口子一百里 沙 家坡一百里
金家崖窯	一百里 小 鹽池二百里 西寧堡二百 里 常州下馬關
三百預望城	四百里 捌營 四百里 黑城子五百里 固 原六百

鹽場堡	西至花馬 池三十里
墩二百九十有八	
牆一道	
要害	
榆林衛	
邊外寇路	俱有大川墩老虎溝河掌二處
一路自中沙新興郭家梁等墩空掏牆入犯本衛隣境	
魚河堡米脂縣綏德州義河驛河西驛南陽寺黃河畔石	
箭驛清澗縣延川縣棗林站千谷驛延安府止	俱山川河
魚河米脂榆林兵歸德營水等堡兵俱於鎮則溝伏截入綏	
德州於一步都入義河驛於魚口半坡山入石箭驛於關	
邊政考	一八榆林圖卷二 九
山嶺入清澗縣於筆架山各據險伏截筆架山有崖高五	
百餘尺下臨大河一道中有石破高五十尺長三百步關	
三十尺有一夫當關之勢由此徑北通榆綏西抵安定寧	
塞等處虜入延川棗林站於輝帝嶺入千谷驛延安於野	
塔各據險伏截大舉塘報榆林正奇遊兵	
併各營兵於營水魚河米脂綏德伏截	
高家堡	
邊外寇路	四處俱有水泉大虜駐營之地
一路自新寧等墩空入犯本堡虎頭節薛家會泉牌黃河	
畔止	虎頭節薛家會俱大川其界牌溝澗陡峻無水虜不
早廬則溝三角城各據險伏截其柳巷口制胡岩塘報連	
東栢林等堡兵由解守舖進西建安等堡兵由張家莊各	
策應大舉榆林鎮奇遊等營兵於常樂堡神木各將於栢	
林等堡各由邊堡星馳本堡早廬則溝三角城伏截	
建安堡	

邊外寇路 小珍哇大珍哇二處俱有水泉大虜駐營之地

一路自武家梁等墩空入犯本堡金河寺開荒川垣溝子

俱平川其大會溝開荒無水虜不能踰若虜入金河寺木堡兵於神樹梁入開荒川垣溝子於東樹野麻莊山各處險伏截其金河寺開荒川垣溝東高家等堡兵由該堡四字川至麻莊山並西雙山等堡兵由該堡柳樹會至菓樹野菓應大舉榆林鎮正奇遊等營兵由常樂雙山等堡急趨本堡險要伏截

雙山堡

邊外寇路 深溝兒倒柳樹二處俱有水泉大虜駐營之地

一路自紀家梁等墩空入犯本堡柳樹會通心寨隣境

葭州黃河畔止 柳樹會通心寨俱平川其葭州多崇岡峻家盆入通心寨於花豹石俱可據險伏截其柳樹會水地灣塘報進東安等堡兵由該堡柳樹會山並西常樂等堡

兵由該堡關家川俱馳至柳樹會菓應大舉鎮城正奇遊等營兵由常樂堡伏截

常樂堡

邊外寇路 亂井兒蘇家海子二處俱有水泉大虜駐營之地

一路自鎮遠柳條灣等墩空入犯本堡秦家畔半坡峯

關家川五女川背乾川葭州烏龍鋪止 秦家畔起至背乾鋪並南溝開險虜不可踰若虜入半坡峯背乾川於劉家野入關家川五女川於萬家各據險伏截其舊常樂堡鐵塔塘報進東雙山等堡兵由沙梁墩進西榆林城正奇遊兵由舊常樂堡策應

歸德堡

邊外寇路 由榆林城大邊響水堡大邊二處出沒

一路自榆林鎮疆等墩響水黃沙磧等墩空入犯本堡末

家園劉官寨止 沿途雖有子牆一道然低薄傾圮不堪保寨等處輪班按伏以備不虞過虜入

魚河堡

邊外寇路 由榆林響水大邊出沒

一路大舉入寇米脂綏德本堡必由之路榆林鎮正奇遊

堡腹裏

響水堡

邊外寇路 沙溝泉兒海新海三處俱有水泉大虜駐營之地

一路自黃沙磧墩神威等墩空入犯本堡鄰近腹裏四字

溝石窪子泥溝子魚河堡米脂綏德州義河驛河西驛

邊政考

石甯驛清澗縣延川縣棗林站干谷驛延安府止 俱山川虜入四字溝本堡兵於高家畔入石窪子泥溝子

於劉家莊各據險伏截大峯榆林鎮正奇遊兵伏截

波羅堡

邊外寇路 灰城子扯水二處俱有水泉大虜駐營之地

一路自大川等墩空入犯本堡雷家坡塌坡園煖水溝止

俱大川若虜入雷家坡本堡兵於青陽岔伏截塌坡園煖水溝畢家堡錫嶺家山溝陡峻虜難馳驟其青陽岔畢家堡煖水溝塘報進東響水等堡兵由該堡四子等溝馳至塌坡園進西懷遠等堡兵由該堡哈喇等峽馳至煖水溝各會兵相為犄角使不得深入

懷遠堡

邊外寇路 三營兒並菜公二處俱有水泉大虜駐營之地

一路自營路卯石廟山等墩空入犯本堡鄰境商子川

哈刺宏張彪家郵四字坪趙家店子安定縣劉家山止門

子川哈刺宏張彪家郵四字坪趙家店子俱平川安定縣

劉家山山險水涸賊不能往若虜入土門子川哈刺宏張

彪家郵本堡兵於苦水溝馬家山入四字坪趙家店子於

韓家窩龍坑各據險伏截其雙苗兒龍坑塘報進東波羅

等堡兵由雷家等坡馳至土門子川進西威武等堡兵由

牛心等山馳至張彪家等郵各策應大率榆林鎮兵於波

羅威武等堡併力戰守

威武堡

邊外寇路黑河子高屋兒石溝口三處

俱有水泉大虜駐營之地

一路自塔兒山亂峰子等墩空入犯本堡東南哈刺宏馬

家召小李河鄰境綏德州黃河畔西南水李宏箭杆嶺蘇

邊政考 八榆林圖卷二 廿三

葉河鄰境安定縣綏德雙廟兒驢場止俱大川有水泉若

兵於苦水溝入馬家窩於香炒山入小李河於日塞溝入

綏德州於一步郵入水李宏於黃家窩入箭杆嶺於羊皮

峯子入麻葉河安定縣於董家石外入雙苗兒驢場於提

針溝各據險伏截其牛心山黃家窩石人坪麻葉河塘報

進東波羅等堡兵由該堡土門子馳至雙苗兒驢場進

西清平堡等堡兵由該堡杏園兒開馳至箭杆嶺各策應

清平堡

邊外寇路黑河子臭湖兒白城子三處

俱有水泉大虜駐營之地

一路自大洞等墩空入犯本堡鄰境水李宏石橋兒白駱

城臥牛城黃草原綏德州止俱大川若虜入水李宏石橋

城臥牛城於箭杆嶺入黃草原於高栢山入綏德於一步

郵各據險伏截其葉灣林針杆報進東威武等堡兵由

該堡香山馳至箭杆嶺進西龍州等城

堡兵由該堡臥牛城馳至白駱城各策應

神木堡

邊外寇路確寨溝沙河岔木莊寨石窩川內昂水

俱有水泉大虜駐營之地

一路自安川等墩空入犯高廟兒梁摩吞領清水坪石山

子黃河畔止俱平川若虜入高廟兒本堡兵於峯子梁入

載其十里鋪石壑子墩塘報進東水吳等堡兵由路進峯

至寧雲嶺進西大栢油等堡兵由神靈要酒務會馳至

清水坪各趨便伏截

大率各營堡兵策應

黃甫川堡

邊外寇路黃甫川則清乾海子灘莊寨梁三

俱有水泉大虜駐營之地

一路自大川等墩空入犯本堡寬坪寨栢林卯青陽野寨

陶家山黃河畔趙家山寨梁黃坪寨黃河畔止俱平川若

邊政考 八榆林圖卷二 廿三

寨栢林卯青陽野本堡兵於暖泉寨入趙家山寨梁黃坪

寨陶家山於韓家野各據險伏截其張山溝小寨兒暖泉

寨塘報進西清水等營堡兵於栢林卯伏截大

率神木寨將由鎮完孤山等堡便趨策應

清水營

邊外寇路八哥兒舍霸王廟俱有

水泉大虜駐營之地

一路自鎮川等墩空入犯本營魏家郵寨白石野寨狄家

畔陵境府谷縣黃河畔止俱平川若虜入魏家郵寨白石

入府谷縣於尖堡子各據險伏截其塔兒山路家野塘報

進東黃甫川堡兵由魏家寨進西木瓜園等堡兵由西溝

等寨各趨徑路伏截大率入內地

神木寨將由孤山木瓜園等堡策應

木瓜園堡

邊外寇路寺兒溝海則溝二處俱

有水泉大虜駐營之地

<p>一路自劉家梁等墩空入犯本堡袁家梁南莊隣境府谷縣賈家灣黃河畔止<small>俱平川若虜入袁家梁南莊本堡兵楊家廟兒各據險伏截其桑林坪南莊塘報迤東清水等營堡兵由楊家廟兒迤西鎮完等堡兵馬由桑樹坪各趨便伏截大舉神木蔡將由鎮完孤山等堡策應</small></p>	<p>孤山堡</p>	<p>邊外寇路<small>磁窯溝白崖兒孫百戶岔三處俱有水泉大虜駐營之地</small></p>	<p>一路自守口等墩空入犯本堡站馬郵獅子城并隣境府</p>	<p>谷縣黃河畔止<small>俱平川若虜入站馬郵獅子城本堡兵於黑家深野入府谷縣於西峪頭楊家寨各據險伏截其枯松樹牌樓郵家林寨塘報迤東木瓜園等營堡兵由桑林寨迤西鎮完等堡兵由牌樓郵伏截大舉神木蔡將由鎮完等堡策應</small></p>	<p>邊政考</p>	<p>鎮完堡</p>	<p>邊外寇路<small>張茂春卷則窯兒溝二處俱有水泉大虜駐營之地</small></p>	<p>一路自龍王廟等墩空入犯本堡舊東村冀地坪石馬川</p>	<p>黃河畔止<small>俱平川其府谷縣葭州地方山裡險峻不能深若虜入舊東村冀地坪本堡兵於齊家時前整野入石馬川於小水川各據險伏截其天齊梁尉家卯塘報迤東孤山等堡兵由舊東村迤西永興等堡兵由七里廟兒伏截大舉神木蔡將由永興等堡策應</small></p>	<p>永興堡</p>	<p>邊外寇路<small>石窯川榆林莊寨二處俱有水泉大虜駐營之地</small></p>	<p>一路自立家梁等墩空入犯本堡沙峯子上雙泉紅寺兒</p>	<p>稀栢泉黃河畔止<small>俱平川若虜入沙峯子上雙泉本堡兵於上李寨入紅寺兒稀栢泉於臥牛峯</small></p>
--	------------	--	-------------------------------	---	------------	------------	--	-------------------------------	---	------------	---	-------------------------------	---

<p>子各據險伏截其双廟兒沙峯子塘報迤東鎮完等堡兵由紅寺兒迤西神木等堡兵由臥牛峯子伏截大舉神木蔡將</p>	<p>大栢油堡</p>	<p>邊外寇路<small>官溝掌芥萊河胃水掌三處俱有水泉大虜駐營之地</small></p>	<p>一路自窯兒澗等墩空入犯本堡侯家川牛伯三溝煖泉</p>	<p>會白維正莊鄰境神木堡石山子黃河畔止<small>俱大川其牛正在溝澗陡峻無水難入若虜入侯家川煖泉會本堡兵於六渠交鉄葉溝入石山子於黃草郵各據險伏截其鮮家舖迤西栢林等堡兵由該堡大和寨馳至鉄葉溝各趨便伏截大舉神木蔡將策應</small></p>	<p>邊政考</p>	<p>栢林堡</p>	<p>邊外寇路<small>燒酒溝野麻溝二處俱有水泉大虜駐營之地</small></p>	<p>一路自高樹梁等墩空入犯本堡青陽岔薛家峯子大和</p>	<p>寨豆峪黃河畔止<small>青陽岔大和寨俱大川若虜入青陽岔於酒務會各據險伏截豆峪溝澗險無水虜不能入其薛家莊點軍厓塘報迤東大栢油等堡兵由該堡古城兒馳至大神靈要迤西高家等堡兵由該堡虎頭卯馳至大和寨各趨便伏截大舉神木蔡將策應</small></p>	<p>新安邊營</p>	<p>邊外寇路<small>由永清入</small></p>	<p>一路自永濟舊安邊二營堡地方入犯本營桃林山紅泥</p>	<p>山墩吳倉坡硫磺廟五里澗口琵琶城新寨兒吳旗營兩川口止<small>俱平川若虜入硫磺廟本營兵於五里澗口入桃林山於紅泥山墩入吳倉坡於黑宿寨入琵琶城</small></p>
---	-------------	---	-------------------------------	---	------------	------------	--	-------------------------------	--	-------------	--------------------------------	-------------------------------	---

於黃蒿洞入新寨兒於麻子洞入共旗營兩川口於狗槽
渠各據險伏截其紅泥山墩乾寨墩白泥洞墩墩墩本
昔恭將起東承濟等營兵由該堡紅寺兒急馳吳倉坡連
西新興等堡兵由該堡半箇城急馳琵琶城各據險伏截

龍州城

邊外寇路有湖兒七眼井二處俱
有水泉大虜駐營之地

一路自平灘等墩空掏墻入犯本城腹裏小龍州十里原

雙城兒臥牛城俱平川若虜入小龍州本城兵於壘要峴
榆林坡各據險伏截其若草溝十里原臥牛城馳報連東清
平等堡兵由該堡沙要峴馳至臥牛城進西鎮靖等營堡
兵由該堡神木屯寨馳至榆林坡
各伏截大宰新安邊營參將策應

鎮靖堡

邊外寇路察罕城頁河兒鮑巴湖三處
俱有水泉大虜駐營之地

一路自麻黃梁平坡等墩空入犯本堡鄰境神木屯寨筆
架城灰村湖霧柳莊馬蓮要峴塞門川龍安寨安寨寨延

靖邊營

邊外寇路把雜店大寨時二處俱
有水泉大虜駐營之地

一路自紅柳河口等墩空入犯本營鄰境芍藥梁巡檢司
保安縣石樓臺靖邊寨洛河俱平川若虜入芍藥梁本營
兵於史保兒洞入巡檢司於

要峴於野開嶺入寨門川龍安寨於鐵葉寨入安寨寨延
安府於野開嶺各據險伏截若虜入野開嶺州直隸
省城俱係川面水頭勢不可禦其神木屯寨筆架城嗎口
塘報連東龍州等城堡兵由該堡十里原馳至塞門川進
西靖邊等營堡兵由該營巡
檢司馳至安寨縣各伏截

末濟堡

邊外寇路沙圍兒忻都大川二處俱
有水泉大虜駐營之地

一路自石碑洞等墩空入犯本堡賈家河小墩澗恨秋兒

把都河堡

邊外寇路忻都城孫家片二處俱
有水泉大虜駐營之地

一路自守口等墩空入犯本堡熊家澗五谷城可可川吳
旗營土塔寺俱平川有水若虜入熊家澗五谷城本堡兵
吳旗營土塔寺於五道要峴查家坪入可可川於五道兒入
澗暗門梁塘報連東家寨等營堡兵由該堡車道卯馳至
五谷城進西末濟等堡兵由該堡恨秋兒馳至五道兒各
隨機截殺大虜擄衆住套榆林鎮正奇遊等兵分布於各
該營堡
策應

寧塞營

邊外寇路紅柳河艾蒿洞二處俱
有水泉大虜駐營之地

一路自小蒜澗天池等墩空入犯本營進東馬壘坡鄰境
巡檢司保安縣兩川口迤西屯寨兒沙家集金塘且巴嶺
止俱平川若虜入野糞坡本營兵由三岔入巡檢司於軍
家溝入保安縣於朱家灣入兩川口於瓦子川入屯寨
兒於石嘴兒入沙家集於吳旗營入金塘於小山子入且
巴嶺於張家莊各據險伏截其乾溝子水腦兒澗大乾寨
馳報連東靖邊等營堡兵由該堡石頭溝馳至保安縣進
西把都河等堡兵由該堡可川馳至沙家集各趨便伏
截大舉榆林鎮正
奇遊等營兵策應

溝鎖骨都城土整牙川止俱平川有水若虜入雷家河本
於劉茂溝入根秋兒溝於中堂山入鎮骨都城土整牙川
於張嘉佛寺各換險伏截其木瓜園寇家山塘報進東把
都河等堡兵由該堡能家洞馳至鐵炉要峴進西新安邊
營參將所統本部各營堡兵由該營吳倉披馳至土整牙
川伏截

舊安邊營

邊外寇路紅山兒明水池石井兒蘆葫兒海
子四處俱有水泉大虜駐營之地

一路自末壽柏槽店寺墩空入犯新安邊營迤西硫磺

廟兒琵琶城新寨兒桃林山吳倉坡吳旗營兩川口止俱

邊政考

入翰林圖卷二

廿八

教雙乾寨白沒洞塘報新安邊營將進東末清等營堡兵
徑趨吳倉坡迤西新與等堡兵徑趨登登城伏截大老榆林
鎮正奇遊等兵分布
寧塞新安邊策應

新興堡

邊外寇路柳樹井園家營二處俱
有水泉大虜駐營之地

一路自東茨梁等墩空掏牆入犯本堡直寧掌鐵邊城

隣境走馬城止俱平川若虜入直寧掌本堡兵於羅家要

兒各據險伏截其洞口墩直寧掌半箇城馳報新安邊營
將兵由該營硫磺廟白沒洞馳至直寧掌迤西石澇池等
營堡兵由該堡柳匠溝
馳至走馬城各策應

石澇池堡

邊外寇路明水湖三井兒二處俱
有水泉大虜駐營之地

一路自甜水四等墩大邊乾潤定南三十六等墩空入犯
本堡水頭兒張木匠臺田百戶城趙官人掌鐵角城止俱
川若虜入水頭兒本堡兵於王友清莊入張木匠臺於龍伯
要峴入田百戶城於黑家岔入趙官人掌於柴胡要峴入
鐵角城於鎮天嶺各據險伏截其水頭兒柳匠溝馳報進
東新與等營堡兵由該堡白沒洞馳至鎮天嶺迤西北三
山定邊守備等兵由石澇池柳匠溝馳至
鐵角城伏截大老新安邊營參將策應

三山堡

邊外寇路明水湖鋼底池羊糞井三井兒
四處俱有水泉大虜駐營之地

一路自西平寧靖二等墩大邊乾溝定南二十等墩空入

犯本堡李家寺楊木匠臺雞兒葛家馬家原鏡陽水堡紅

德城環縣曲子驛慶陽俱平川若虜入李家寺楊木匠臺

邊政考

入翰林圖卷二

廿九

兒葛家馬家原於沙子寨入鏡陽水堡於黑城溝口入紅
德城於大魚溝入環縣於木鉢入曲子驛慶陽於淮安川
板木橋各據險伏截其李家寺頭墩梁三山口子馳報定
邊回安邊二營主客兵由三山口子進東新安邊營參將
兵由新與石澇池等
處馳至紅德城策應

鏡陽水堡

邊外寇路由三山
定邊入

本堡設在腹裏東抵三山堡西南抵固原紅德城北抵定

邊營有大邊可倚惟聚糧餉以備本鎮并鄰鎮固原

花馬池往來主
客兵馬支用

定邊營

邊外寇路長流水鋼底池柳門兒明水湖
四處俱有水泉大虜駐營之地

一路自永安等墩空越大邊蓋池梁定北十一十二等墩

空掏墻入犯本營紅柳溝鄰境腹裏三山口子沙家坡金	家崖窰小塩池西寧堡韋州下馬關預望城八營黑城子	固原止 <small>俱平川有水若虜入紅柳溝沙家坡金家崖窰本</small>	西寧堡下馬關於打狼口各據險伏截若突入預望城	八營黑城子固原隆德直抵平涼等處俱大川勢不能禦	其沈家莊三山口子揚木匠臺駐本營左右廩堡主客	等兵俱於三山口子進至鏡陽紅德城買家駟白馬城伏	截大率花馬池兵由鐵柱泉	小塩池急趨黑城子策應	鹽場堡 同定邊	部領	榆林衛	駐劄巡撫都御史一員 管糧倉事二員 <small>一駐本鎮監收</small>	通判二員 <small>一員本鎮總兵副總兵各一員</small> 遊擊四員	都指揮三員 把總管隊官全 印屯局捕首領官全	把總指揮一十一員 <small>一駐高家一駐連安一駐雙山一駐常樂一駐歸德一駐魚河一駐響水</small>	一駐波羅一駐懷遠	一駐威武一駐清平	坐堡官一十一員 <small>駐坐堡分</small>	神木堡	駐劄監收通判一員 分守東路參將一員 把總管隊	官全 千戶所官全	把總指揮八員 <small>一駐黃甫川一駐清水一駐木瓜園一駐孤山一駐鎮光一駐求兵一駐大柘油一駐林柘</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坐堡官八員 <small>駐坐堡分</small>	新安邊營	駐劄分守西路參將一員 把總管隊官全 千戶所官	全	定邊營	駐劄守備一員 把總管隊官全	把總指揮一十二員 <small>一駐龍州一駐鎮靖一駐靖邊一駐安邊一駐新興一駐石澗池一駐三山一駐鏡陽一駐塩場</small>	坐堡官一十二員 <small>駐坐堡分</small>	兵食	榆林衛	官軍一萬四千二十九員名 馬七千七百三十六匹	備禦官軍一萬九百四十八員名 <small>西安潼關南陽</small> 馬三千四百九十六匹	糧料屯糧三萬三千五百六十八石 民糧三千九百三	石七斗六升 屯草五千束 京運民運塩引銀易糧料	草束 <small>房無定例</small>	高家堡	官軍九百九十四員名 馬三百七十四匹	糧料四千一石九斗 草三萬二千一百二十三束
---------------------------	------	------------------------	---	-----	---------------	---	-----------------------------	----	-----	-----------------------	---	------------------------	------------------------	------------------------	-----	-------------------	----------------------

建安堡

官軍七百一員名 馬四百一匹

糧料五千三百七十石四斗草一萬四千八百二十一

束

雙山堡

官軍八百三十四員名 馬四百九匹

糧料九千七百三十五石一升 草九千九百四十九束

常樂堡

官軍七百七十六員名 馬三百四十三匹

糧料四百五十石 草三千六百八十二束

邊政考

八榆林圖卷三

世三

歸德堡

官軍三百六十六員名 馬一百六十七匹

糧料三千三百六十二石六斗 草二萬二千七十六束

魚河堡

官軍六百三十二員名 馬三百一十二匹

糧料一萬四千六百七十二石一斗 草一萬七千六百

一十束

響水堡

官軍五百七十三員名 馬二百五十五匹

糧料一萬一千四百七十石 草八千三百六十束

波羅堡

官軍六百九十二員名 馬三百六十四匹

糧料六千五百四十八石九斗 草三萬三千二百四

三束

懷遠堡

官軍四百二十四員名 馬五百二十一匹

糧料四千三百五十九石四斗 草一萬五千六百四十

四束

威武堡

官軍五百二十五員名 馬三百五十三匹

糧料四千六百一十三石三斗 草一萬二千三百六十

三束

清平堡

官軍六百二員名 馬三百四十四匹

糧料二千二百五十二石一斗 草二千四百一十八束

神木堡

官軍二千六百六十一員名 馬一千二百四十八匹

備御馬步官軍東路清水等七堡一千四百一十六員名

糧料一萬四千九百六十一石三斗 草九萬二千三百

六十一束

邊政考

八榆林圖卷三

世三

黃甫川堡

官軍三百六十九員名 馬二百一十四匹

糧料五百八十五石 草三萬一千二百二十束

清水營

官軍七百一十四員名 馬六百七十二匹

糧料一千三百五十石 草九萬七千八百六十束

木瓜園堡

官軍四百三十六員名 馬二百六十八匹

糧料一千五百二十石 草四萬一千二百五十束

孤山堡

邊政考

八翰林圖卷二

世四

官軍六百五十九員名 馬四百四匹

糧料四千一百一十石 草六萬五千二百束

鎮羌堡

官軍六百五十九員名 馬五百六十七匹

糧料五百六十石 草八萬六千七百五十束

未興堡

官軍七百六十二員名 馬四百七十八匹

糧料四千三百二十石 草八萬四千六百四十四束

大柘油堡

官軍二百九十員名 馬一百八十一匹

糧料四百六十六石一斗 草二千二百一束

柘林堡

官軍五百六十員名 馬一百九十五匹

糧料三千八百二十一石九斗 草三萬六千一百二十三束

新安邊營

官軍一千五十一員名 馬七百八十二匹

備禦馬步官軍西路舊安邊定邊營三堡三百九十三員

名

糧料一千石 草六千束

龍州城

邊政考

八翰林圖卷二

世五

官軍五百七十二員名 馬三百七十七匹

糧料二千七百七十四石一斗二升 草一百二十一束

鎮靖堡

官軍二千八十七員名 馬五百三匹

糧料二千七百石 草一萬七千九百四十五束

靖邊營

官軍九百七十六員名 馬五百三十五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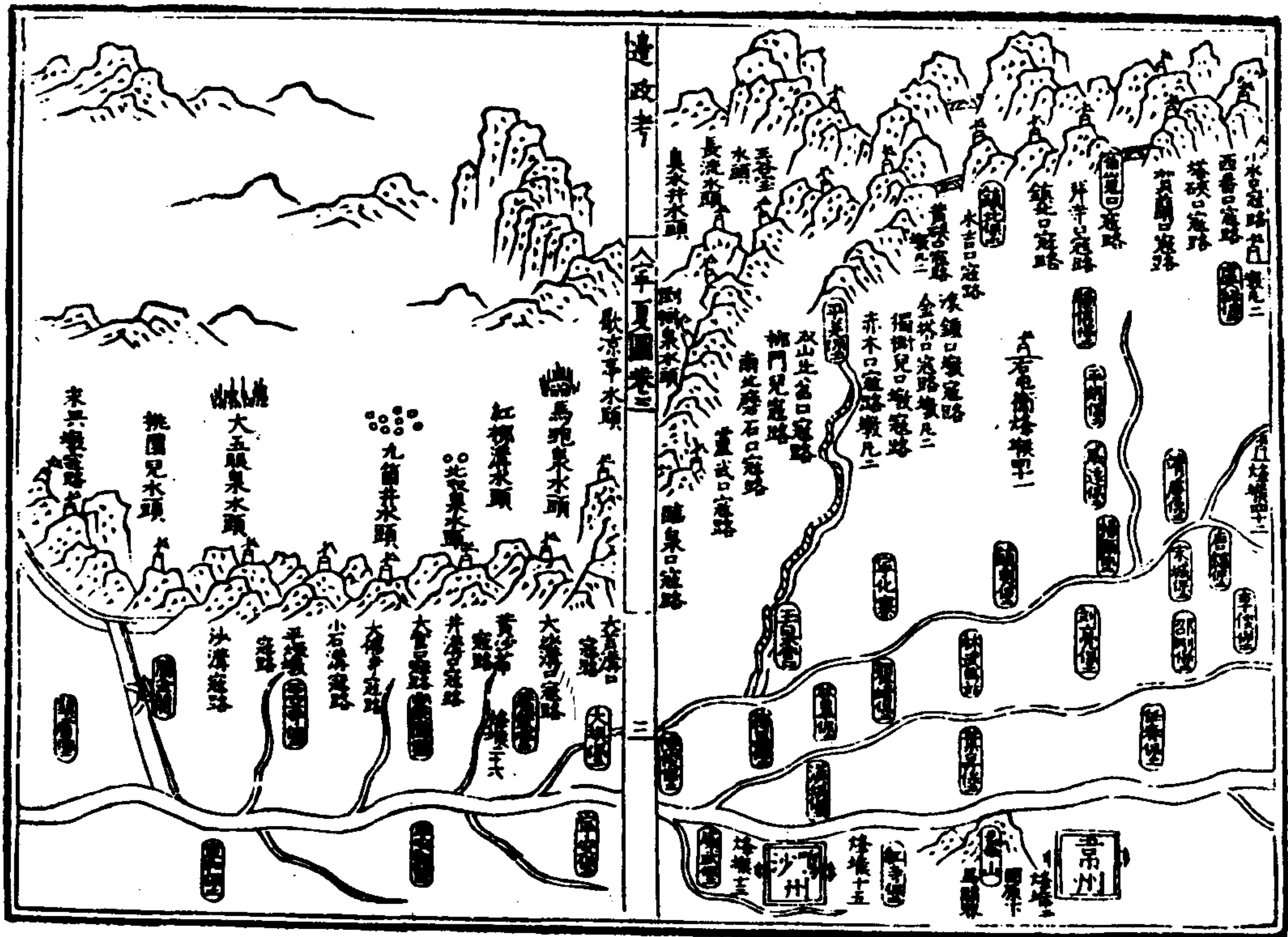
糧料一萬九千二百六十七石 草一萬七千九百四十

五束

寧塞營

官軍九百八十三員名 馬五百七十匹	糧料二千三百二十八石四斗 草二萬九千九百二十四束	把都河堡	官軍六百二十二員名 馬三百二十五匹	糧料五千八百石 草八千二百九十束	末濟堡	官軍七百三員名 馬三百三匹	糧料六百七十石二斗 草二萬四千一百八十八束	舊安邊營	邊政考 八榆林圖卷三 共六	官軍九百五十四員名 馬四百六十六匹	糧料六百石 草一萬五千二百束	新興堡	官軍三百八十四員名 馬八十九匹	糧料三千三百八十四石七斗 草八千束	石滂池堡	官軍四百二十六員名 馬一百九十五匹	糧料六十二石三斗九升 草九十六束	三山堡	官軍三百二十員名 馬二百五十四匹
------------------	--------------------------	------	-------------------	------------------	-----	---------------	-----------------------	------	---------------------	-------------------	----------------	-----	-----------------	-------------------	------	-------------------	------------------	-----	------------------

糧料二千二百七十八石七斗 草一百四十六束	饒陽水堡	官軍一百八十八員名 馬一百八十八匹	糧料六百三十五石 草三千八百三十五束	定邊營	官軍八百四十四員名 馬四百四十三匹	糧料五千八百石 草三萬八千二百八十二束	鹽場堡	官軍一百二十五員名 馬一百一十八匹	糧料三百五十石 草三千束	邊政考 八榆林圖卷二 共七	榆林綏德舊鎮也已巳之變攻鎮榆林莊故曰榆林鎮云鎮自黃甫川歷定邊營千五百里有奇余肅敏公築馬堡城三十有四分東中西三路公之築榆林也稱大邊移置諸堡建墩八百餘基榆林既完且雄邊垣藉庇數十年今議棄不守矣不念苦心長制之便遽謂其迫虜庭焉遂至棄花馬築新花馬矣棄安邊築新安邊矣又入而築下馬關矣鎮以西魏然重屏迺頽寇門於榆鎮之外得無失策歟遺趾猶存耿烈可續非頽沙之委已花馬池豈一朝夕之故後先更數名公之手而成苟併力以復榆邊他日有不共花馬連勢稱雄哉
----------------------	------	-------------------	--------------------	-----	-------------------	---------------------	-----	-------------------	--------------	---------------------	---



邊政考
今寧夏圖卷三

本衛東至省鬼墩外境二百里西至賀蘭山外境二百里
南至慶陽府界三百六十里北至西瓜山外境二百九十
里東南至延綏界三百五十里西南至固原衛界四百里
至省一千四百里

寨堡四十有六

潘泉堡	金貴堡	李祥堡	河西寨	楊和
堡	王泰堡	王鈇堡	任春堡	推曹升堡
漢橋堡	河中堡	蔣鼎堡	陳俊堡	瞿
靖堡	林皇堡	李俊堡	王佺堡	林武馬

站堡	劉亮堡	魏信堡	張政堡	唐鐸堡
許旺堡	王澄堡	謝保堡	張亮堡	
李綱堡	丁義堡	周澄堡	靖夷堡	楊顯
堡	靖虜堡	威遠堡	平胡堡	雷福堡
桂文堡	常信堡	高榮堡	姚福堡	楊
信堡	新興堡	虞祥堡	漢伯渠堡	金積
堡	中營堡	鎮河堡		
關隘三十有四				
鎮遠關	黃草坡口	野馬川口	打磴口	
阿武坡口	刺灘口	歸德口	大風口	小
邊政考	八寧夏圖卷三			
風口	汝箕口	大水口	小水口	西番口
塔峽口	賀蘭口	新開口	宿鬼口	拜寺
口	鎮北口	水吉口	黃峽口	滾鍾口
金塔口	赤木口	磨石口	獨樹兒口	
乾溝兒口	山嘴兒口	雙山北口	雙山南口	
靈武口	林泉口	哈刺木口	硤石口	
墩一百七十六				
河東牆	自黃沙嘴起至花馬池			
河東墜	自橫城起至花馬池止			
	長三百六十里			

西南牆	自雙山南起至廣武界			
寧夏後衛	即花馬池			
西北至寧夏三百五十里	東南至榆林定邊營界八十里			
北至沙漠西南至固原五百四十里				
堡四				
高平堡	三十里	安定堡	六十里	柳楊堡
亦虜潛伏及滋其患此	亦花馬池之一累也	鐵柱泉	九十里	
水頭八				
花馬池六				
東長湖	一百三十里	大沙子	一百二十里	柳門兒
邊政考	八寧夏圖卷三			七十二里
野麻湖	三十里	鍋底湖	三十里	沙子
安定堡二				六十
紅泉	九十里	獐羊泉	六十里	
墩三十	見守一十六			
整一道	在東關門在花馬池城北六十步即尚書王瓊并長			
興武營守禦千戶所				
西北至寧夏二百里	東至花馬池後衛一百二十里			
堡二				
末清堡	三十里	毛卜刺堡	三十里	
水頭七				

興武營六	方山 <small>一百五里</small> 長流水 <small>九十里</small> 沙湖 <small>八十</small> 柳條川 <small>四十</small> 蝦蟆湖	四十里鼠湖兒 <small>三十</small>	毛卜刺堡一	馬木山 <small>九十</small>	墩二十有五 <small>見守一十</small> 六廢奔九	檣塹五十三里二分	靈州守禦千戶所	北至寧夏九十里南至慶陽府甜水鋪界二百九十里	關寨營堡二十有二	邊政考 <small>一寧夏圖卷三</small>	清水營 <small>七十</small> 紅山堡	橫城堡	紅寺堡	棗園	堡	吳忠堡	惠安堡	漢伯渠堡	金積堡	中營堡	秦壩關	夏家堡	河東關堡	紅崖站堡	半箇城	馬家園	胡家堡	大沙井城	石溝城	鹽池城	隰寧堡	磁	密寨	水頭六	靈州 <small>見各營堡</small>	清水營三	雙湖兒 <small>一百七</small> 虎刺都 <small>一百二</small> 磚井 <small>四十</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紅山堡一	高山池 <small>七十</small>	橫城堡二	塔兒溝 <small>四十</small> 沙泉 <small>二十</small>	墩 <small>靈州三十八</small> 橫城堡 <small>七</small> 紅寺堡 <small>一十五</small> 寧州二	牆無	平虜城後千戶所	南至寧夏一百二十里北至鎮遠關九十里東至黃河一十五里西至賀蘭山六十里	堡四	邊政考 <small>一寧夏圖卷三</small>	威鎮堡	鎮朔堡	洪廣堡	鎮北堡	水頭六	五岔河 <small>至鎮遠關一</small> 千家村 <small>至新邊</small> 圈子河 <small>至鎮遠關</small>	窟城 <small>至新邊</small> 石紫兒 <small>至鎮遠關</small> 暖泉兒 <small>至鎮遠關</small>	墩十有三	牆一道 <small>在北關門由沙湖西至賀蘭山之秦兒溝凡三十五里</small>	玉泉營	北至寧夏鎮七十里	堡三	平羌堡	邵剛堡	大壩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水頭三	長流水泉 <small>至赤土口四十里</small>	歇涼亭 <small>至赤水口四十里</small>	王谷寶泉 <small>至赤水口三十里</small>
墩十有二	廣武營	比至寧夏一百四十里南至中衛一百八十里	堡一
水頭三	棗園堡	馬跑泉 <small>六十里</small>	倒樹泉 <small>四十里</small>
中衛	紅柳溝 <small>三十里</small>	墩二十有六	牆 <small>自大關小墩起至大溝墩止長八十五里三分今圮</small>
堡十有	柔遠堡	鎮靖堡	末康堡
威武堡	石空寺堡	常樂堡	鎮虜堡
寧安新堡	鳴沙州城 <small>一百五十里</small>	關隘五	

勝金關 <small>六十里</small>	黑山嘴 <small>二十里</small>	黃沙口 <small>一百一十里</small>	觀音口 <small>一百二十里</small>
大佛寺口 <small>一百一十里</small>	水頭十有二	大五眼泉 <small>一百九十里</small>	桃園兒 <small>一百二十里</small>
狼跑井 <small>一百一十里</small>	小五眼泉	蒲湖兒 <small>九十里</small>	紅塩池 <small>六十里</small>
馬鞍山 <small>一百九十里</small>	觀音洞 <small>一百一十里</small>	長流水 <small>九十里</small>	甜水湖 <small>六十里</small>
白塩池 <small>四十里</small>	寧夏衛	寧夏後衛	即花馬池
邊政考	寧夏衛	寧夏後衛	即花馬池
邊外寇路 <small>城堡</small>	一路山後虜自大小風汝箕大小水西番塔峽賀蘭宿	等口入犯鎮朔洪廣新興等堡	一路自拜寺鎮比水吉黃峽滾鍾金塔獨樹兒赤木等口
入犯鎮比平无寧化玉泉等寨堡	一路套虜自富平故城透馬頭墩渡河入犯周澄鎮河金	貴李祥等堡 <small>平虜威鎮兵仗截大舉寧夏鎮兵并鎮朔</small>	寧夏後衛
邊外寇路 <small>各</small>	一路套虜拆牆自花馬池入犯鉄柱泉小塩池正南向萌		

城犯環慶西南向韋州犯固靖花馬池寧夏兵於紅德城固
原靖虜兵於下
馬關各策應

安定堡

造外寇路 紅泉源

一路套虜進東自步苦溝入南犯鐵柱泉等處 安定兵花馬池兵伏截大

舉靈州兵於小塩池策應

一路迤西自沙洋入西犯靈州等處 安定兵興武營兵伏截大舉寧夏兵於漢

伯渠兵策應

興武營守禦千戶所

造外寇路 方山長流水沙湖柳條川城壕湖鼠湖兒

一路套虜自紅城子鄆懷鄆透鎮北木井等墩掬牆入犯

毛卜刺清水等營堡南犯固原環慶西犯靈夏 興武兵伏截大舉花

馬池兵環慶固原兵靈州寧夏兵各策應

毛卜刺堡

造外寇路 馬木山

靈州守禦千戶所

造外寇路 無

一路套虜自紅山清水透亂山兒紅泉入犯固原等處

一路自紅山橫城入犯磁窑寨靈州吳忠等堡

一路自橫城馬頭墩入犯靈州屯堡

一路山後虜自大壩廣武渡河入犯秦壩關等處 靈州兵於清水紅山橫城固原遊兵於塩池環慶兵於甜水花馬池兵於鐵柱泉西安紅古鎮戍兵合下馬關兵寧夏兵於大壩各伏截策應

清水營

造外寇路 雙湖兒虎刺都碑井

一路套虜自鎮北墩折牆入犯紅山清水等營堡 各營堡兵伏截

大舉毛卜刺興武兵橫城靈州兵各策應

紅山堡

造外寇路 高山池

一路套虜自木井墩掬牆入犯紅山橫城等堡 各堡兵伏截大舉興

武毛卜刺清水兵靈州兵策應

橫城堡

造外寇路 塔兒溝

一路套虜自馬頭墩拆牆入犯橫城紅山等堡 各堡兵伏截大舉興

武清水等堡兵靈州兵各策應

平虜城後千戶所

造外寇路 五岔河千家村圈子河省鬼城石峯兒暖泉兒

一路套虜自省鬼城透富平故城渡河入犯平虜鎮河周

澄筆城堡

一路山後虜自打磴阿武坡刺灘歸德等口入犯臨山威

鎮平虜姚福等城堡 平虜威鎮兵伏截大舉寧夏鎮兵策應

王泉營

邊外寇路 長流水泉狀源亭王谷寶泉

一路山後虜自大沙溝臨泉靈武雙山南北磨石柳門兒

等口入犯大壩透硤口渡河犯靈州屯堡 王泉兵於唐渠東岸廣武兵於硤口遊兵於大壩將島等堡伏截大舉寧夏鎮兵并各堡兵由中路卻則宋澄等堡聯絡靈州兵急趨便路各策應

廣武營

邊外寇路 馬跑泉固樹泉紅柳溝

一路山後虜自西南大關等溝入犯鳴沙紅寺等堡 廣武大舉

王泉兵沿河伏截大舉鳴沙靈州中衛兵策應

邊政考 一八寧夏圖卷三

一路自東北井溝等口入犯秦壩靈州等堡 中衛塞圍石空鳴沙兵沿

河伏截大舉王泉靈州兵策應

中衛

邊外寇路 大五眼泉桃園兒狼跑井小五眼泉蒲湖兒紅鹽池馬鞍山觀音洞漆泉長流水甜水湖白鹽池

一路山後虜自河南岔口皂礮等口入犯常樂永康二堡

深入犯靖虜打刺赤乾鹽池西安州 中衛石空東圍兵沿河伏截圍靖兵據險

策應

一路自河北鎮關墩勝金關等處入犯永康宣和二堡深

入犯海刺都紅古城半箇城 中衛兵鎮虜兵沿河伏截圍靖兵據險策應

部領

寧夏衛

駐劄巡撫都御史一員 管糧倉事一員 監收通判一員

總兵副總兵各一員 遊擊一員 方面坐營正奇遊千總

都指揮三員 把總管隊官全 五衛所印屯局捕首領官全

寧夏後衛 即花馬池

六月至九月總督都御史 於此駐劄督理 糧儲郎中一員 管

糧通判一員 分守東路參將一員 把總管隊官全

印屯局捕首領官全

高平堡 守堡官一員

安定堡

邊政考 一八寧夏圖卷三 駐劄操守一員 後千戶所掌所官一員

鐵柱泉

駐劄操守一員

興武營 守堡千戶所

駐劄協同一員 把總管隊官全 印操首領官全

永清堡 守堡官一員

毛卜刺堡

駐劄操守一員 守堡官一員

靈州 守堡千戶所

駐劄分守中路參將一員 把總管隊官全 印操首領官全

清水營	駐劄操守一員 管隊官全 守堡官一員
紅山堡	駐劄操守一員 守堡官一員
橫城堡	駐劄操守一員 守堡官一員
小塩池營	駐劄操守一員 守堡官一員
紅寺堡	駐劄操守一員 守堡官一員
常州群牧千戶所	掌印首領官全
平虜城後千戶所	駐劄守備一員 把總管隊官全 印操官全
威鎮堡	守堡官一員
鎮朔堡	駐劄把總官一員 守堡官一員
洪廣堡	駐劄把總官一員 守堡官一員

邊政考 入軍夏圖卷三 十五

鎮北堡	駐劄把總官一員
玉泉營	駐劄守備一員 把總管隊官全
平羌堡	駐劄把總官一員 守堡官一員
邵綱堡	守堡官一員
大壩堡	駐劄把總官一員 守堡官一員
廣武營	駐劄協同一員 把總管隊官全
棗園堡	守堡官一員
中衛	駐劄管糧通判一員 分守西路參將一員 把總管隊官全 印屯局捕首領官全
鳴沙州城	駐劄操守一員 守堡官一員
守堡官三員	<small>一駐本城一駐石空寺一駐鎮虜</small>

邊政考 入軍夏圖卷三 十六

兵食

寧夏衛

官軍并備禦原額馬步三萬七百五十八員名除逃故外

二千三百三十二員名 馬七千三百八十四匹 備禦官軍二千二百

二十二員名 馬五十三匹

糧料屯夏秋糧一十五萬二千五百八十八石四斗三升

屯草一十九萬四千九十三束 民糧四千六百九十

石三斗八升 京運民運益引銀易糧料草束歲無定例

寧夏後衛 即花馬池

官軍并備禦原額馬步六千三百一十六員名除逃故外

三百三十三員名 馬四百三十四匹 備禦官軍七百九十六員名

馬二百二十五匹

糧料一萬四千一百四十九石 草三十一萬九千二百

七十六束

高平堡

官軍原額步隊二百二員名除逃故外見在 糧草無

安定堡

官軍原額馬隊二千七百三員名除逃故外見在 馬一

百三十三匹

糧料一千三百六十一石 草一萬八千束

鐵柱泉

官軍原額見在馬隊四百三十一員名 馬九十六匹

糧料九千一百七十三石八斗四升 草二萬三千四百束

興武營守禦千戶所

官軍并備禦原額馬隊一千七百一十員名除逃故外見

五百五十五員名 馬一百八十六匹 備禦官軍五百七十二員名

馬六十六匹

糧料五千八百六十四石八斗 草五十三萬六千束

永清堡

官軍原額步隊三百一員名除逃故外見在 糧草無

毛卜刺堡

官軍原額馬隊見在二百一員名 馬六十四匹

糧料九千四百四十六石一斗二升 草三萬八千六百

一十五束

靈州守禦千戶所

官軍并備禦原額馬步三千八百八十九員名除逃故外

三百五十六員名 馬五百七十二匹 備禦官軍五百三員名

馬一十四匹

糧料四千八百五十七石八斗五升 草六千八百六十

八束

清水營

官軍原額馬隊五百九員名除逃故外見在四馬二十七匹

糧料三萬二千二十一石三斗四升 草五萬四千二百束

紅山堡

官軍原額馬隊二百五十一員名除逃故外見在二馬五匹

糧料六千六百八十五石 草一萬二千四十二束

橫城堡

官軍原額馬隊三百二員名除逃故外見在二馬十八匹

糧料二千七百六十三石七斗三升 草一十萬二千四

十二束

邊政考

金寧夏圖卷三

十九

小鹽池營

官軍原額馬步六百四十四員名除逃故外見在二馬八

十一匹

糧料九千九百五十四石三斗一升 草五千二百束

紅寺堡

官軍原額馬隊三百七十二員名除逃故外見在二馬二匹

糧料一千二百二十石五斗 草一千五百三十束

肅州群牧千戶所

甲軍原額一千一百二十名除逃故外見在四百九名

糧料二萬一千二百三十石 草五萬四千七百六十六束

平慶城後千戶所

官軍原額馬步七百七十二員名除逃故外見在七馬五

百六十五匹

糧料五千一百一十二石 草五萬六千三百四束

威鎮堡

官軍原額馬步二百五十一員名除逃故外見在二馬一

十一匹

糧料二千四百九十五石 草三萬七百三十四束

鎮朔堡

官軍原額馬步二百一十七員名除逃故外見在二馬二

十九匹

糧料二百七十九石五斗 草二百四十八束

洪廣堡

官軍原額馬步二百一員名除逃故外見在二馬十六匹

糧料八百石 草四千八百二十束

鎮北堡

官軍原額馬步三百一員名除逃故外見在二馬六匹

糧料一千八百七十三石 草一萬三千三百八束

玉泉營

官軍原額馬隊二百員名除逃故外見在二馬二十三匹

平羌堡	糧料二千三百五十五石五斗 草一千五百三十束
官軍原額馬步二百員名	<small>除逃故外見在一百七十四員名</small> 馬一十五匹
糧料一千八十九石	草三千八百束
邵綱堡	官軍原額馬隊五百一十八員名
	<small>除逃故外見在五馬一百六十七匹</small>
糧料八千七百六十四石三斗	草一萬一千六百二十束
大壩堡	官軍原額馬隊二百一員名
	<small>除逃故外見在一百九十五員名</small> 馬一十四匹
邊政考	<small>入寧夏圖卷三 廿二</small>
廣武營	糧料八百四十三石 草一千二百二十五束
官軍并備禦原額馬隊一千三百廿五員名	<small>除逃故外見在七百八十九員名</small>
馬四百四十五匹	備禦官軍一百九十五員名 馬三十九匹
糧料一萬四千三百九十四石	草一萬一千七百四十束
東園堡	官軍二百員名 馬三十八匹
糧料二千五百石	草一萬四百二十四束
中衛	官軍并備禦原額馬步七千一百二員名
	<small>除逃故外見在二千二百三十</small>

鳴沙州城	官軍原額馬隊四百員名
	<small>除逃故外見在二百八十六員名</small> 馬二十四匹
糧料七千一十七石	草一萬七百四十束
石空寺堡	官軍五十八員名 馬三十二匹
糧料六千三百四石二升	草二千九百八十八束
邊政考	<small>入寧夏圖卷三 廿三</small>
鎮虜堡	官軍三十一員名 馬一十六匹
糧料二千石	草九千六百四十四束
寧夏古夏州也	自拓跋氏世據陷於夷至我
明始入中國志元滅夏曰寧夏又曰河入於渠就夏交渠為險	曰寧夏所謂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夏固不可踰耶語曰
有險而無守與無險同冬防則山後之虜梯山斬關賀	蘭山之險與共之矣河套之虜踏冰四馳黃河之險與
共之矣河以東花馬池訖然巨防也靈臺鳴沙之間若	堂與經制在所緩焉若乃平虜之卑弱中衛之孤懸長

顧者慮之備中衛者曰修邊上策也自觀音口歷鎮關墩垣黃河百八十餘里城成則所以捍庶武王泉大壩之外戶非直為中衛計也備平虜者曰平虜寧夏并蔽也北當鎮遠打磴諸關之衝西南當汝箕大風小風歸德鎮北宿嵬黃峽諸口之警東則套虜浮河出沒稱寧夏要害曰平虜云自太棄黑山營鎮遠關不守平虜羸弱甚矣黑山鎮遠不復則平虜未可為固非所寧鎮城惠綏河東也顧時詘而舉羸兵以固平虜徐以規黑山鎮遠之復善邊者相勢以揆策毋玩時焉可也

邊政考

八寧夏圖卷三

廿三

固原衛

形勝建置

固原山川險阻旁扼夷落為中華襟帶秦屬北地郡漢為高平縣地屬安定郡後魏屬涇州新平郡隋為高平地屬平涼郡唐屬原州平涼郡宋置開遠堡屬鎮戎軍金屬鎮戎州元立開城路領開城縣

國初移縣於北四十里之固原即舊原州鎮戎軍成化五年增築新城設固原衛於縣治內弘治十五年改為固原州隸平涼府領守禦千戶所三曰西安州曰鎮戎曰平虜又千戶所三曰紅古城曰白馬城曰下馬房關甘

邊政考

八固原增補圖卷三

二十四

州郡牧所

肅府牧地海刺都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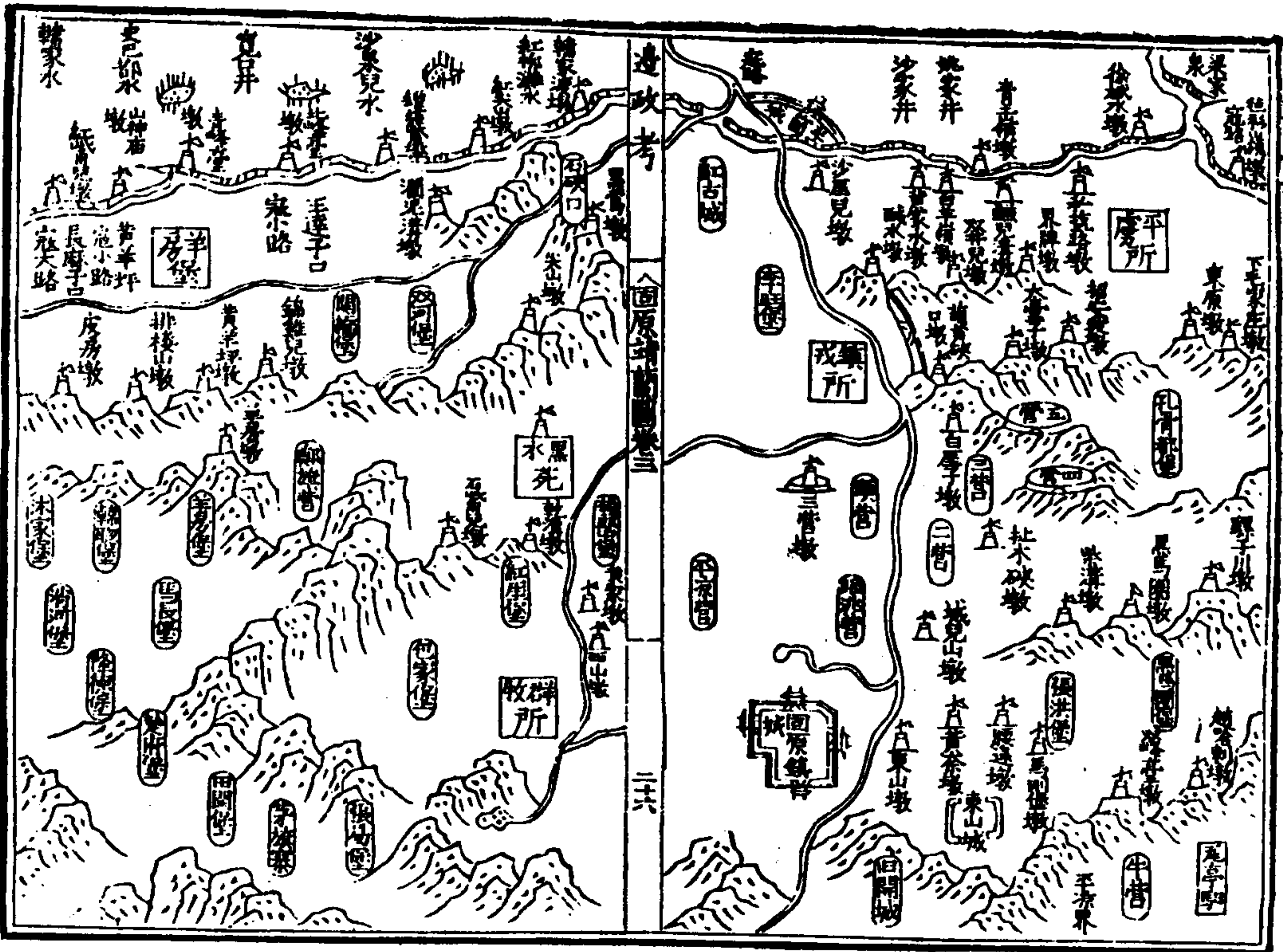
楚府牧地隸湖廣武昌護衛而官軍則陝西例得調用

靖虜東接海刺都西抵虎豹口負水面水為關中西北藩屏禹貢雍州之域春秋為西羌地秦屬隴西郡漢為枝楊縣地屬金城郡東漢屬金城武威二郡南北朝後魏置會寧縣西魏以縣置會州後周移州治鳴沙城隋復置會寧縣屬平涼郡唐治西會州貞觀中改粟州尋改會州後又改會寧郡廣德後沒于吐蕃宋收復置敷文縣金置保川縣屬會州元初遷治西寧縣

國朝正統中因會州舊址置靖虜衛領千戶所五百戶所五十

蘭州境接巴馬地控邊陲皇蘭雄鎮峙乎前九州之基障乎後秦為隴西郡地漢置金城郡魏晉因之隋廢郡置蘭州總管府唐天寶初改為金城郡乾元初復為蘭州廣德初陷于吐蕃宋元豐中收復仍為蘭州元屬鞏昌等總帥府

國初改州為蘭縣隸臨洮府設蘭州衛于縣內成化中改縣為州而以金縣隸焉編戶七里









至到

本衛東至環縣半箇城界三百二十里西至靖虜乾鹽池界二百六十里南至平涼牛營界六十里北至寧夏肅州界三百二十里東北至榆林城一千二百里西北至寧夏六百八十里至甘州城二千二百里至省八百一十里至西安州守禦千戶所二百五十里至鎮戎守禦千戶所一百四十里至平虜守禦千戶所二百一十里至甘州群牧所二十里

關營堡四十有一

下馬房關三百海刺都營一百九紅古城堡十二白馬

城堡	一百二十	孔骨都堡	五十	黑馬園堡	五十	張洪堡	三十
舊開城	四十	臨兆營	一十	頭營	二十二	營	四十三
四營	六十五	李旺堡	一百一	平涼營	五	楊郎中	一百
堡	五十	黑水苑	九十	紅崖堡	六十	包家堡	四十
關橋堡	一百四	鄭旗營	一百三	張易堡	五十	茅旗堡	六十
田閣堡	七十	楚府堡	八十	羊房堡	一百五	羊房堡	一百五
馬長堡	一百四	隆德堡	一百一	韓聰堡	一百五	消河堡	一百
二十	沐家堡	一百五	廟山堡	一百九	李俊堡	一百八	蔡祥
堡	二百	楊名堡	二百一	青馬園堡	二百三	苦水大營	三百
五	麻張堡	二百五					
隘口	十						
固原衛	見各						
西安州所	二						
紅崖兒	一百一	綿沙灣	一百三				
平虜所	一						
毡衫嶺	七十						
海刺都營	四						
大灣	二百	長麻子	一百八	黃羊坪	五十	王達子溝	七十
紅古城堡	一						
半箇城	四十						

下馬房關	二
二鋪墩	二十里 中空墩 五十里
墩八十有四	
塹一道	長三百里 餘
靖虜衛	
東至固原西安州界	一百三十里 西至蘭州一條城界一百五里 南至鞏昌府會寧縣界 二百三十里 北至靈夏中衛界 二百二十里 至固原三百里
寨營堡	四十有三
乾鹽池堡	一百三
打刺赤堡	八
平灘堡	八十
劉官兒寨	三十
邊政考	入固原靖蘭圖卷三
陳旺堡	二十五里
史缺堡	二十里
劉缺堡	二十里
右	
所總堡	五十里
鳳川寨	一百五
湯缺堡	一百五
李缺寨	一百
陳友祿堡	一百
李勇堡	一百
郭勇堡	九十
石水堡	七十
三角城	一百
崔家堡	六十
于家寨	六十
李善堡	五十
池家堡	五十
高家堡	四十
張家寨	四十
黎山寺堡	五十
焦家堡	三十
後所總堡	五十
蘆子溝趙家堡	二十
吳家水	
堡	一
腰井趙家堡	五十
黑虎公趙家堡	二十
左所總堡	
裴信堡	三十
羊營	四十
羅鉞堡	四十
史家堡	四十
紅	
崖堡	五十
馮家堡	六十
中原堡	五十
野力麻堡	六十
韓祥	
堡	七十
箬笠原堡	七十
葉家寨	七十
于現寨	六十
海刺原	

堡	九十
隘口	四十有三
黑山	二百五
急三灣	二百五
寺兒溝	二百五
馬尾溝	二百
里	十
喇囉溝	二百五
大廟	二百五
大口子	二百五
沙金坪	二百
五十	
碾子溝	二百五
南溝	二百五
白羊川	二百五
紅溝	二百
五十	
塔兒灣	二百五
扯木峽	二百五
吊吊坡	二百五
紅溝	二百
口	二百五
下石水	二百五
紅奔牛口	二百五
大口子	二百
五十	
小口子	二百五
哈思吉	二百五
紅柳灘	二百五
劉	
保兒口	二百五
野麻灘	一百
迭列遜口	七十一
碗泉口	
七十	
早坪	七十
陡城溝	四十
月河	四十
紅柳泉	四十三
邊政考	入固原靖蘭圖卷三
角城	四十
折家園	五十
乾溝子	五十
壩口灘	五十
馬灘	五十
紅紫	
兒	五
虎豹口	四十
小打卜速	四十
大打卜速	四十
營房灘	
四十	
黑窯洞	四十
李哈刺要峴	一百
苦水灣	四十
墩	七十
塹	各
一道	長九十九里 餘
塹	長二百九十五里
蘭州衛	
東至靖虜衛大狼溝界	一百九十里 西至河州大通河堡
窄道兒界	一百一十里 南至安定縣車道嶺界 一百五十
里	北至莊浪衛沙井兒驛界 五十里
關營堡	三十

金城關	一條城堡	一百五	什字川堡	一百五	把石溝堡	四	
買子堡	六十	塩場堡	一十	桑園兒堡	三十	安寧堡	十
西古城堡	四十	積積灘堡	七十	上碾堡	一百七	夏官人	十
三角城	八十	十里店	一十	黃石坪	一百二	天城堡	十
夏家營	一百三	阿干鎮	四十	筭羅溝堡	一十	黃峪	十
大柳樹營	二十	崔家堡	二十	柳家營	三十	雙營兒	十
回回堡	三十	瞿家營	三十	柳溝寨	五十	高山堡	一百
定遠堡	五十	清水堡	一百一				
隘口	二十有九						
蘭州衛	城見各						
邊政考	八固原靖蘭圖卷三						
一條城堡	六						
蒿子灣	十	大狼溝	四十	五急里	四十	尖山兒	三十
者力麻	一十					黑窩洞	十
什字川堡	二						
雙旋兒	一十	散岔溝	五				
把石溝堡	無						
買子堡	三						
小水河	二十	齊峴口	二十	鹹水溝	二十		
塩場堡	五						
打磨溝	八	塩場溝	一十	東樹溝	六	大岔溝	五
						羅官兒溝	十

安寧堡	十						
李成溝	一十	李麻峪溝	五十	深溝兒	八	黑石頭	一十
溝	一十	青道溝	二十	石圈兒	三十	青石溝	二十
						廟兒溝	三
鹹水溝	三十						
西古城堡	見安寧堡						
積積灘堡	三						
古浮橋	七十	骷髏灣	九十	察道兒	一百		
牆一道	河南岸東八十						
墩八十有五							
邊政考	八固原靖蘭圖卷三						
要害							
固原衛							
寇路	二鋪墩中空墩	杉嶺半箇城	大溝長				
	麻子黃羊坪	王連子溝	紅背兒	綿沙灣			
一路自興武營	西安州入犯	環固平涇	靜隆地方				
一路自興武營	下馬關	須彌寺口入犯	安會堡寨				
一路自花馬池	下馬關入犯	固原平涇	地方				
一路自定邊營	下馬關入犯	固平涇	龍靜隆地方				
一路自花馬池	下馬關入犯	鎮戎所					
一路自定邊營	下馬關固原入犯	甘州群牧所	堡寨	與武			
				營兵			
西安州兵	花馬池兵	下馬關兵	定邊營兵	各趨便路	合固		
原兵	伏截大舉	東路環慶兵	延綏兵	西路靖虜兵	蘭州兵		

靖虜衛 北路寧夏 兵各策應

寇路黑山急三灣寺兒溝馬尾溝呼囉溝大廟大口子沙
坡紅溝口下碛水紅奔牛口溝大口子小口子峇思吉紅
柳灘劉保兒口野麻灘迭烈灘口一碗泉口旱坪陝城溝
月河紅柳泉口三角城折家園乾溝子壩口灘弱馬灘紅
窟兒虎豹口小打卜速大打卜速營房灘黑窯洞李哈刺
峽峴苦水灣

一路自花馬池打刺赤青沙峴入犯安會臨鞏地方

一路自花馬池梁家泉打刺赤青沙峴入犯安會

一路自定邊乾溝梁家泉入犯安會鞏昌堡寨花馬池
定邊兵各趨便路合靖虜兵伏截大舉東環慶
兵固原兵西蘭州兵北寧夏中衛兵各策應

蘭州衛

邊政考 固原靖蘭圖卷三

三七

寇路

寇路各子灣大狼溝五急里尖山兒黑窯洞者力麻雙灘
兒散岔溝小水河齊峴口鹹水溝打磨溝鹽場溝
圍溝大岔溝羅官兒溝李成溝李麻峽溝深溝兒黑石頭
紅道溝青道溝石圍兒青石溝南兒溝鹹水溝古浮橋
鹽溝窄

一路自賀蘭山蘆塘湖南山後入透本衛西北河外李成

溝渡河犯河南

一路自一條城井溝麻林灘入渡河犯河南

一路自鹽場溝入渡河犯河南

一路自定火城透寧夏莊浪入渡河犯河南 蘭州兵伏截
大舉莊浪兵

靖虜兵固原兵策應

部領

固原衛

駐劄總督都御史一員 兵備副使一員 監收通判一

員 總兵一員 遊擊一員 駐東路守備一員 中軍

把總管隊官全 印也局捕首領官全

西安州守禦千戶所

駐劄操守一員 印操首領官全

鎮戎守禦千戶所

駐劄操守一員 印操首領官全

平虜守禦千戶所

駐劄操守一員 印操首領官全

甘州群牧所

駐劄操守一員 印操首領官全

海刺都營

駐劄操守一員 印操管隊官全

紅古城堡

駐劄操守一員 坐堡官一員 千百戶所官全

白馬城堡

駐劄操守一員 坐堡官一員 千百戶所官全

下馬房關

駐劄操守一員 坐堡官一員 千百戶所官全

靖虜衛 駐劄操守一員 坐堡官一員 千百戶所官全

駐劄監收通判一員 守備一員 把總管隊官全 印屯局捕首領官全

乾鹽池堡

駐劄操守一員 管隊官全 右所掌印千戶一員

打刺赤堡

駐劄操守一員 管隊官全

平灘堡

駐劄操守一員 管隊官全

邊政考

國原靖虜衛卷三

三十九

蘭州衛

駐劄督理糧儲郎中一員 兵備副使一員 監收同知一員 叅將一員 千總中軍把總官全 印屯局捕首領官全

一條城堡

駐劄操守一員 坐堡官一員

鹽場堡

駐劄操守一員 坐堡官一員

安寧堡

駐劄操守一員 坐堡官一員

兵食 坐堡官五員 一駐什字川一駐把石溝一駐買子一駐西古城一駐積德

固原衛

官軍原額馬步四千八百一十員名 除逃故外見在分撥

六員名總兵一十員名守備按伏五百八十三員名守墩一百七十三名冬操夏種餘丁九百二十一員名留城一千三百六十員名 馬原額一千八百五十五匹 除制損外見在一千八百四十一匹

屯糧原額七千五百二十三石一斗八升 草一萬一千二百八十四束 民運夏秋本折色糧并折色草共折銀

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一十二兩二錢 本色草六萬四千一百九十三束 鹽引分撥固原黑水等一十倉 鹽糧料

邊政考

國原靖虜衛卷三

四十

八千六百二十七石四斗五升 草二十一萬九百六十一束 銀易糧料一萬九千七百六石三斗 草一十五萬三千六百三十二束 歲無定例 年例銀五萬兩 布本衛

并鎮戎等七城堡共該關領綿布三萬四千六百七十二疋 綿花一萬三千二百斤

西安州守禦千戶所

軍士原額馬步一千九名 除逃故外又除分撥總兵四十三名

見在本所守墩五十六名 馬原額四百五十四匹 除制損外見在四百九匹

屯糧原額一千八百石 草二千七百束 銀易糧料二

千六百一十四石七斗八升 草五萬二千八百四十束

鎮戎守禦千戶所	官軍原額馬步一千三百九十一員名 <small>除逃故外又除分撥總兵一百員名 固原遊兵三十一員名見在本所守 墩四十五名留所五百五十一員名</small> 馬原額三百一十一匹 <small>除倒損外見在 二百九十二匹</small>
平虜守禦千戶所	官軍原額馬步一千二百五十三員名 <small>除逃故外又除分撥總兵三百一十一員名 固原遊兵三十名見在本所守 墩四十六名留所三百一十六員名</small> 馬原額五百五十九匹 <small>除倒損外見在 五百四十四匹</small>
官軍原額馬步一千八百三十三員名	草二千七百四十五束 屯糧原額一千八百三十石 銀易糧料三千二百五十五石 草三萬三千七百束
官軍原額馬步七百五十五員名	除逃故外又除分撥總兵四員名 在留所二百員名 馬原額四百九十二匹 <small>除倒損外見在四百一十九匹</small>
海刺都營	糧草總積 固原
甘肅群牧所	千束 <small>歲無 定例</small>

軍士原額馬步八百四十九名	除逃故外又除分撥總兵二百五十八名 固原遊兵三十名見在本營守墩九十六名 留所四百一十七名 馬原額四百六十四匹 <small>除倒損外見在三百八十二匹</small>
紅古城堡	官軍原額馬步一千一百二十八員名 <small>除逃故外又除分撥總兵三十二名 固原遊兵三百五十五名見在本堡守 墩五十六名留堡五百三十一員名</small> 馬原額四百九十一匹 <small>除倒損外見在 四百七十三匹</small>
白馬城堡	銀易糧料一千一百一十石 草一萬束 <small>歲無 定例</small>
軍士原額馬步一千二百九十五名	除逃故外又除分撥總兵二百五十三名 固原遊兵五十一名見在本堡守 墩四十六名留堡五百八十一名 馬原額四百二十七匹 <small>除倒損外見在 四百一十四匹</small>
下馬房關	銀易糧料二千八百六十三石六斗五升 草一萬七千五百束 <small>歲無 定例</small>
官軍原額馬步八百一員名	除逃故外又除分撥總兵五名 固原遊兵十名 在留所五十一名 馬原額二百八十一匹 <small>除倒損外見在二百四十七匹</small>
銀易糧料一千四百一十石	草二萬一千二百束 <small>歲無 定例</small>

靖虜衛

官軍原額馬步三千一百三十員名除逃故外又除分撥

遊兵五十員名見在本城守備八百八十九員名守墩四十八名留城三百五十五員名馬原額九百

八十九匹除倒損外見在

屯糧原額一萬三千八百六石 草二萬七千九百九束 民

運夏秋折銀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五兩九錢八分 本色

糧一千九百六十三石八斗八升 折色草銀一千五百

二十七兩 本色草二萬四千一百八十一束 布花每

歲本衛并乾盪打刺平灘四城堡共該關布一萬九百二

十疋 綿花四千九百五十五斤

乾盪池堡

官軍原額馬步九百四十九員名除逃故外又除分撥

一百一十員名見在守備截殺二百員名馬原額四百七

匹除倒損外見在

屯糧原額三千二百三十四石 草四千八百五十一束

打刺赤堡

官軍原額馬步一千五百員名除逃故外又除分撥

員名見在守備截殺二百名守墩四十五名留堡三百四十八員名馬原額三百七十五匹

除倒損外見在

屯糧原額一千二十石 草一千五百三十束

平難堡

軍士原額馬步九十八名除逃故外見在守墩馬原額

二十四匹除倒損外見在

民運糧原額三百六十石 銀易草一萬束歲無定例

蘭州衛

官軍本衛并甘州中護衛原額馬步九千八百一十五員

名新舊召募民壯一千二百九十二名除逃故外

輪班備禦一千一百五十一員名見在本城按伏防守各

關堡墩塘一千八百九十八員名留城一千九百九十六

員馬原額一千六百三十六匹 新添一十二匹除倒損

見在本城并各關堡

民運糧原額夏秋本折色五萬二千三百二十石九斗九

升 草原額四萬六千三百六十九束 甘蘭二衛屯糧

額徵二萬五千三百四十七石四斗 布一萬二千三百

一十二疋 綿花九千六百三十七斤

一條城堡

原撥守堡步軍四十名 糧草 無

什字川堡

原撥守堡步軍四十名 糧草 無

把石溝堡

原撥守堡步軍三百名 糧草 無

買子堡

原撥守堡步軍三十名 糧草無

鹽場堡

馬軍三百三十名 糧草無

安寧堡

馬軍三百四十名 糧草無

西古城堡

原撥守堡步軍三十一名

糧五百石

積穡雜堡

邊政考 固原靖蘭圖卷三 四十五

原撥守堡步軍三十一名

糧二千三百一十石一斗八升 草二萬七百九十六束

固原古原州鎮戎軍也我朝開府表重臣總督三邊

軍務故原州稱雄鎮焉按全陝以延寧為藩籬花馬池

為戶門固原為堂奧故督府歲於花馬池秋防蓋亦居中

乘便之意鎮西溯黃河上流為靖虜為蘭州鎮東為環

縣為慶陽府皆固原鎮守所轄故合環慶蘭靖為一鎮

蘭靖濱於河水合則虜必犯之故蘭靖有冬防稱固原要

害者必曰蘭靖云環慶則內地故圖考不得泛及之固

原無煩經略惟蘭州棄定火城靖虜棄裴家川距垣外

為寇門不無遺憾焉復裴家川以為營田復定火城以
也銀兵藉田之卒以守河南藉銀兵以守河北如此可
以徹河防成役 國家有兵之利無養兵之費奚翅省
蘭靖歲供之半復之誠便

邊政考 固原靖蘭圖卷三 四十六

階州守禦千戶所
形勝建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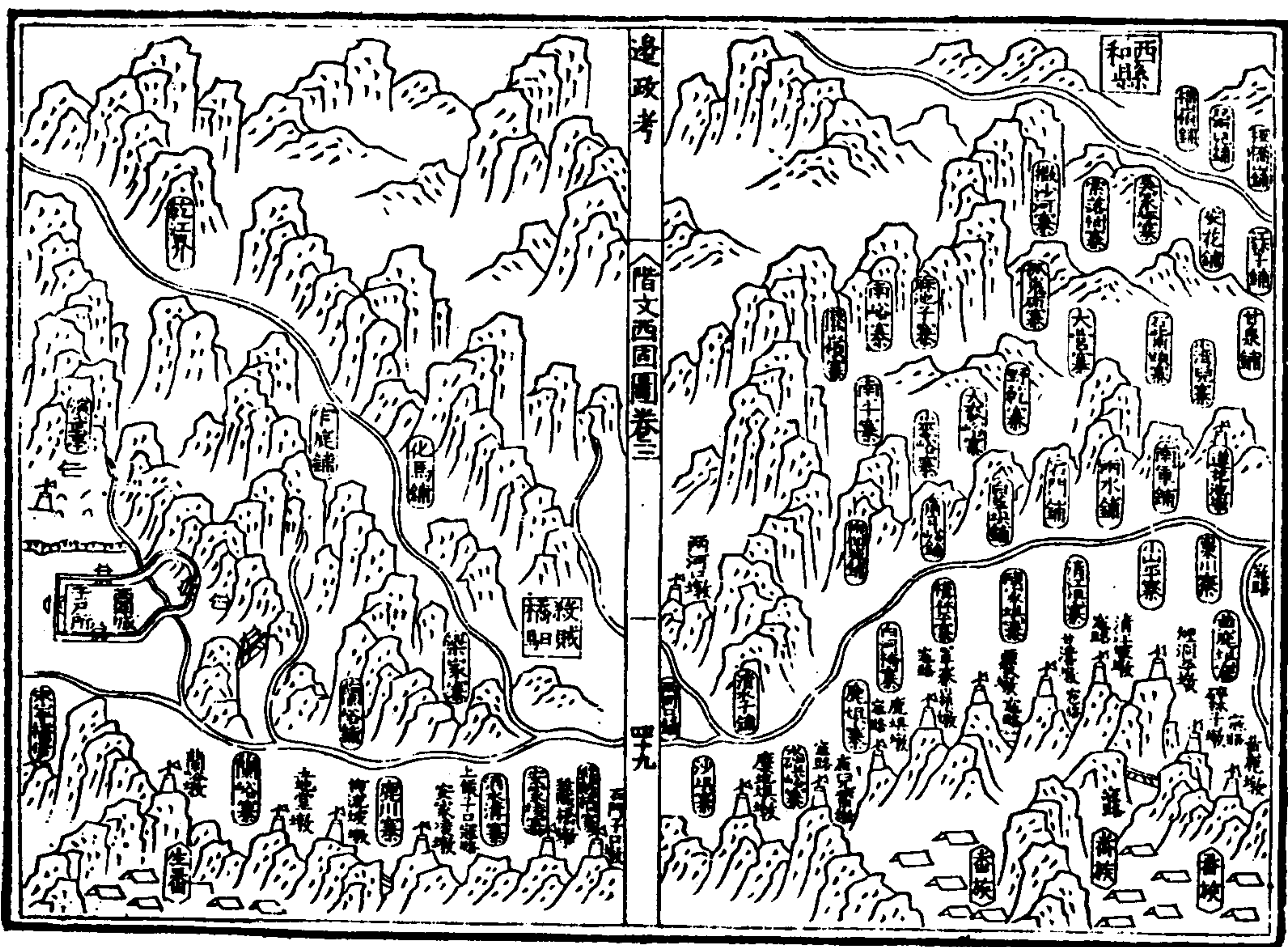
岷嶺西傾之間有羊腸鳥道之險雍梁之交要荒之域也漢置武都郡西魏改武州唐改階州宋隸利州路元隸鞏昌路國初歸附仍為階州設守御千戶所南轄文縣茶坪絕壁秦蜀出入之道本氏羌地西漢置平道晉為陰平郡西魏置文州唐改陰平郡乾元初復為文州宋初因之元置禮店文州蒙古漢兒軍民元帥府國初歸附改為文縣隸階州設守禦千戶所西抵西固城重岡複嶺有四塞之雄春秋戰國時白馬氏所居漢置武都郡領縣九一日武都國初歸附改設西固城軍民千戶所隸岷州衛

邊政考
階文西固圖



邊政考
階文西固圖卷三





嶺寨一百	黃鹿壩寨四十	棗川寨三十	小山平寨四十	清
江壩寨六十	陳家壩寨七十	構林坪寨七十	白河橋寨九十	
鹿壩寨九十五	水磴峪寨一百	耿盆峪堡二十	磴子溝堡	
二十段河壩堡	五里煙墩堡三十	龍王山堡四十	殺賊橋	
堡一百				
隘口十有四				
耿盆峪里二十	磴子溝里二十	段河壩里二十	鳳凰墩里四十	黃鹿
壩里四十	煙墩里三十	碎林子墩里三十	煙洞坪墩里四十	清江坡
六十	甘溝墩里七十	西坡墩里七十	軍寨墩里九十	鹿壩墩九
五廟兒墩里一百				
邊政考	入階文西固圖卷三			五十一
墩十有一				
牆無				
文縣守禦千戶所				
東至四川青川千戶所界二百里	西至古扶州羌界二百			
里南至生番五十里	北至階州界一百五十里			
關寨堡二十有二				
臨江關一百	臨江堡一百	王壘關一百	利木樹堡一百	
新關堡一百	哈南寨一百	東屯寨一百	公平寨一百	
里	大黑堡一百	鎮羌寨一百	舊關堡一百	柳原堡
一百	鐵爐寨七十	煙霧寨八十	石維屯寨六十	竹園堡八十

里陰平寨九十	陽湯寨一百	二樓舍堡一百	陽湯屯寨
一百	九原寨一百	五九原堡一百	
隘口四			
草坡墩一百	尖紫墩一百	毛工墩一百	哈西墩一百
墩二十有七			
牆無			
西固城軍民千戶所			
東至階州界一百二十里	西至番界二十里	南至番界十	
里北至乾江鋪一百二十里			
關寨堡二十有五			
邊政考	入階文西固圖卷三		五十二
沙川橋寨二十	橫岩寨二十	埡頭寨二十	平定關寨二十
靖邊寨二十	寧羌寨二十	峰鐵古城三十	蘭峪寨四十
家壩寨四十	殺賊橋寨一百	消水溝寨一百	安家凌寨一百
里鹿川寨一百	沙壩寨一百	兩河口寨六十	
隘口三			
上墩子口一百	石門子口六十	硤裏口二十	
墩十有四			
牆無			
要害			
階州守禦千戶所			

近境寇路 <small>取益峪磁子溝段河堤鳳凰墩煙墩黃鹿堤嶺碑 林于墩煙洞坪墩清江坡甘溝墩西坡墩軍寨 嶺墩鹿堤墩 苗兒嶺墩</small>	一路西番自鳳凰墩入犯磁子溝段河壩龍玉山煙墩等 <small>該堡兵伏截 本所兵策應</small>	一路自碎林子清江壩煙洞坪等墩入犯鹿壩棗川小山 <small>該寨堡兵伏截 本所兵策應</small>	平清江壩等寨堡 <small>該寨堡兵伏截 本所兵策應</small>	一路自軍寨嶺甘溝西坡等墩入犯陳家壩構林坪白河 <small>該寨堡兵伏截 本所兵策應</small>	橋等寨堡 <small>該寨堡兵伏截 本所兵策應</small>	一路自廟兒嶺墩入犯水磁峪鹿壩等寨 <small>該寨堡兵伏截 本所兵策應</small>	文縣守禦千戶所 <small>入階文西固圖卷三 邊政考</small>	近境寇路 <small>毛工哈西草坡 尖嘴等墩口</small>	一路西番自毛工等墩入犯哈南等寨 <small>該寨堡兵伏截 本所兵策應</small>	一路自哈西墩入犯鎮羌等寨 <small>該寨堡兵伏截陽湯 寨兵本所兵策應</small>	一路自尖嘴墩入犯樓舍等堡 <small>該堡堡兵伏截陽湯 寨兵本所兵策應</small>	一路自草坡墩入犯陽湯寨 <small>該寨堡兵伏截樓舍 堡兵本所兵策應</small>	西固城軍民千戶所	近境寇路 <small>上墩子石門 子破裏口</small>	一路西番自上墩子入犯鹿川消水等寨 <small>該寨堡兵伏截 本所兵策應</small>	一路自石門口入犯殺賊兩河等寨 <small>該寨堡兵伏截 本所兵策應</small>	一路自破裏口入犯沙川橋寨 <small>該寨堡兵伏截 本所兵策應</small>
--	--	---	--	---	---	---	--	---	--	---	---	--	----------	---------------------------------------	---	---	---

部領	階州守禦千戶所	駐劄守備一員 把總管隊官全 印操官全	總巡官千戶二員 <small>一巡上路 一巡下路</small>	防守官十員 <small>駐水磁峪一駐鹿堤一駐龍玉山一駐白河橋一駐構 林坪一駐黃鹿堤一駐棗川一駐小 山坪一駐棗川</small>	文縣守禦千戶所	印操首領官全	總巡官千戶三員 <small>北巡南路一巡中路 一巡西路</small>	防守官十一員 <small>駐陰平一駐梨樹一駐松平一駐大 黑一駐鎮羌一駐冷南一駐鉄炉一駐 陽湯一駐樓舍 舍一駐九原</small>	邊政考 <small>入階文西固圖卷三 陽湯一駐樓舍 舍一駐九原</small>	西固城軍民千戶所	駐劄守備一員 把總管隊官全 印操首領官全	防守官六員 <small>駐沙川一駐橫岩一駐煙墩 駐靖邊一駐南峪一駐殺賊</small>	兵食	階州守禦千戶所	官軍原額馬步二千八十五員名 <small>除外故外又除分撥在 九名陝西苑馬寺一十七名見在黃鹿堤等 寨六百六十七員名留城一千一十八員名</small>	馬原額見在 一百四十九匹	民運原額糧銀三千七百一十兩二錢一分 本所額辦
----	---------	--------------------	---	---	---------	--------	---	--	---	----------	----------------------	---	----	---------	---	-----------------	------------------------

屯糧五千六百九十九石二斗

水碓峪寨

防守官軍六十員名 馬一匹 糧草無

鹿壩寨

防守官軍六十員名 馬一匹 糧草無

白河橋寨

防守官軍六十四員名 馬一匹 糧草無

構林坪寨

防守官軍六十員名 馬一匹 糧草無

清江壩寨

防守官軍五十八員名 馬一匹 糧草無

小山平寨

防守官軍六十六員名 馬一匹 糧草無

棗川寨

防守官軍六十員名 馬一匹 糧草無

煙墩堡

防守官軍五十五員名 馬一匹 糧草無

龍王山寨

防守官軍六十六員名 馬一匹 糧草無

黃鹿壩寨

邊政考 入階文西固圖卷三 五五

防守官軍六十員名 馬一匹 糧草無

陳家壩寨

防守旗軍五十八名 糧草馬匹無

文縣守禦千戶所

官軍原額馬步二千四百八十一員名 除外故外見在各

名冬探餘丁七百八十九名輪班見探屯馬原額見在一

種旗軍二百五十名留城二百七十員名

百五十四 民運原額銀二千一百兩 本所額辦屯糧四千六百

六十四石 草六千九百九十六束 新增屯糧五百一

十一石五升 屯草六百二十一束 布一千五百八十

六疋 綿花一千三百二十二斤

陰平寨

防守官軍七十三員名 馬一匹 糧草無

梨樹堡

防守官軍八十七員名 馬一匹 糧草無

鎮羌堡

防守官軍八十七員名 馬一匹 糧草無

松平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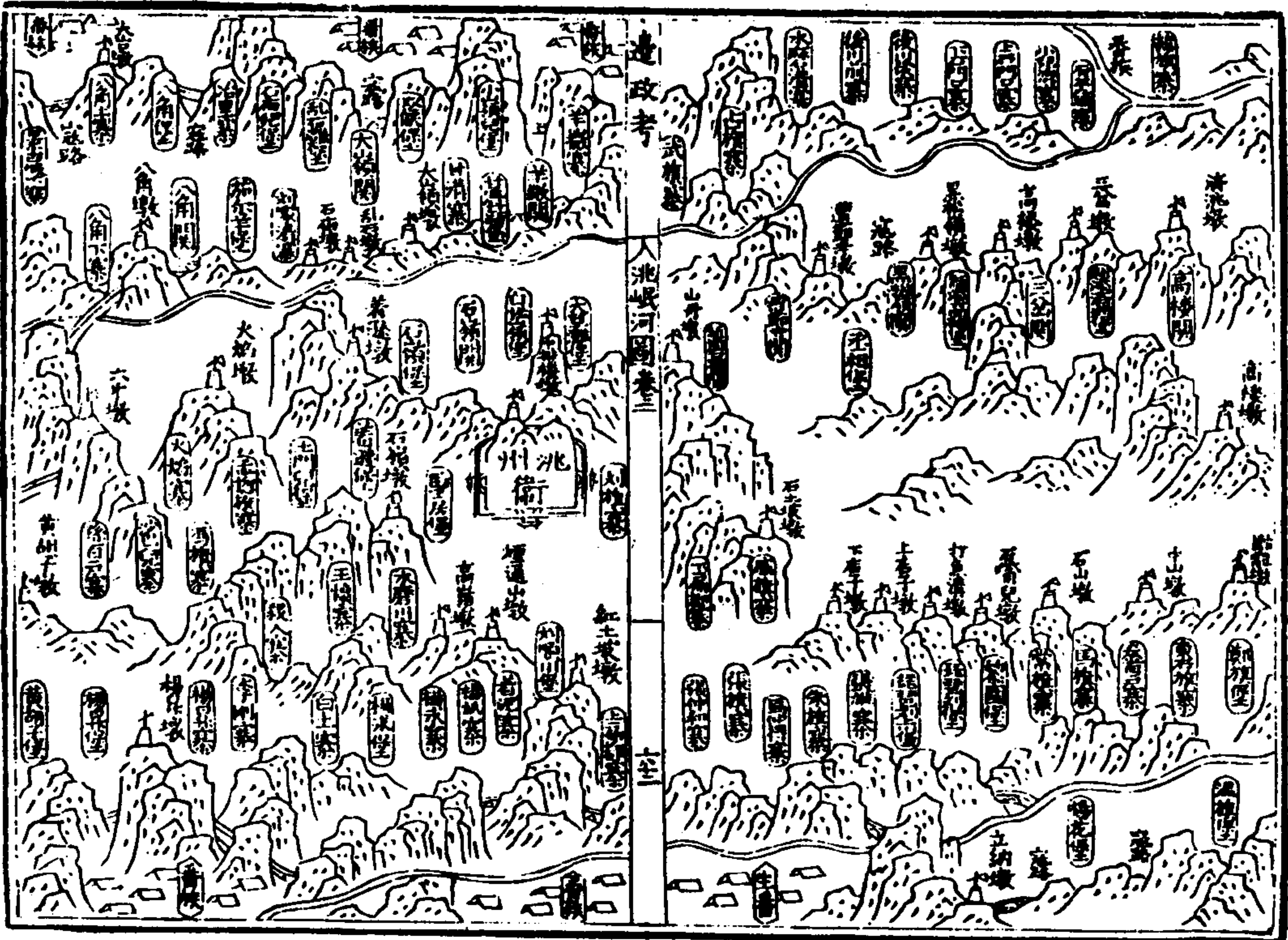
防守官軍八十四員名 馬一匹 糧草無

大黑堡

邊政考 入階文西固圖卷三 五五

防守官軍一百四員名 馬一匹 糧草無	哈南寨	防守官軍一百一十七員名 馬一匹 糧草無	鐵爐寨	防守官軍一百六十六員名 馬一匹 糧草無	陽湯寨	防守官軍四十四員名 馬一匹 糧草無	樓舍堡	防守官軍四十四員名 馬一匹 糧草無	九原寨	邊政考 入隋文西國圖卷三 五十七	防守官軍八十二員名 馬一匹 糧草無	新關堡	防守旗軍七名 糧草馬匹無	舊關堡	防守旗軍二十七名 糧草馬匹無	西固城軍民千戶所	官軍原額馬步一千一百一十五員名 新召募民壯四百四十五名 除逃故外見在各寨防守五百二十四員名 屯田軍三百二十名 留城六百三十八員名 原額三百三十二匹 除倒損外又除分撥各寨一百一十二匹 見在留城二百一十四匹	各處民運糧原額夏秋本折色一萬一千六百石 本處
-------------------	-----	---------------------	-----	---------------------	-----	-------------------	-----	-------------------	-----	------------------	-------------------	-----	--------------	-----	----------------	----------	---	------------------------

額徵民屯糧三千三百三十五石九斗四升 民屯草一萬五千五百八十三束	沙川橋寨	防守官軍六十員名 馬二十四匹 糧草無	橫岩寨	防守官軍五十五員名 馬二十四匹 糧草無	埡頭寨	防守官軍五十員名 馬二十四匹 糧草無	靖邊寨	防守官軍五十六員名 馬二十四匹 糧草無	邊政考 入隋文西國圖卷三 五十八	南峪寨	防守官軍六十員名 馬二十四匹 糧草無	殺賊橋寨	防守官軍六十員名 馬二十二匹 糧草無	寧羌寨	防守旗軍三十名 糧草馬匹無	梁家壩寨	防守旗軍二十五名 糧草馬匹無	兩河口寨	防守旗軍二十五名 糧草馬匹無
---------------------------------	------	--------------------	-----	---------------------	-----	--------------------	-----	---------------------	------------------	-----	--------------------	------	--------------------	-----	---------------	------	----------------	------	----------------





至到

本衛東至岷州衛冷地峪界五十里西至生番界九百里
南至疊州生番界一百二十里北至臨洮府界一百四十
里

寨堡八十有二

鄭旗寨	四十	張雄寨	二十	東石旗寨	三十	秦百戶寨	二十
五溫旗寨	二十	楊花寨	二十	常旗堡	一十	琵琶劉堡	一十
馬旗寨	二十	朱旗寨	五	張旗寨	五	馬仲得寨	一十
三張仲和寨	二	上區都寨	一十	下區都寨	一十	戚旗寨	一十
五後川前寨	五十	後川後寨	五十	占旗寨	五十	武旗寨	五十
水磨溝寨	四十	陳旗寨	四十	石羊鋪寨	四十	小兒灣寨	四十
三上石門口寨	三十	韓旗寨	四十	納郎堡	四十	黎園堡	五十
一琵琶劉上川堡	一十	丞相堡	五	劉順川堡	五	着泥寨	一十
五楊斌寨	二十	孟綱旗寨	三十	李剛寨	三十	楊昇寨	四十
里黃胡子堡	五十	俺奔堡	五十	楊昇堡	四十	普藏堡	六十
古爾占堡	六十	舊洮州寨	五十	沙巴兒寨	四十	馮旗寨	四十
里孫百戶寨	四十	火燭寨	三十	王懷寨	二十	殺人寨	三十
白土寨	二十	水磨川寨	一十	着遜堡	一十	土門兒堡	三十
驢房堡	一十	石嶺堡	一十	大草灘堡	二十	羊撒寨	三十
溝寨	六十	冶里寨	九十	劉家溝寨	九十八	八角堡	一百二十八

角上寨 一百二 八角下寨 一百 景古城上寨 一百六 景古
城下寨 一百五 阿骨山寨 一百五 趙繩旗寨 一十 蓮花
山寨 一十 秋峪寨 一十 白松溝堡 五 小嶺兒堡 四十
甘溝新堡 六十 亂石灘堡 八十 石廟兒堡 五十 茄爾手堡
五 新添濟洮堡 四十 新添高樓堡 三十 下石門口寨
三十 楊求寨 二十 楊求堡 二十 雙墩堡 七十 資福堡 五十

關隘十
高樓關 五十 三岔關 四十 黑松嶺關 三十 黑石峯關 四十
大嶺關 七十 石嶺關 一十 八角關 一十 羊撒關 三十 舊
洮州關 七十 遺節寺關 四十

邊政考 八洮岷河圖卷三 六五
墩三十有八
牆壕三道
岷州衛

東至鞏昌府漳縣二百一十里西至洮州一百二十里南
至階州六百七十里北至臨洮府四百三十里東南至秦
州禮縣四百三十里東北至鞏昌府二百四十里西南至
境外疊州天生寨生番界一百里

寨堡六十有三
答籠溝寨 二十 野仁溝寨 四十 茶埠峪寨 一十 梅川寨 三十
里 班哈山寨 五十 申都寨 八十 永寧堡寨 七十 白水川寨

一百三	紅堆寨	五十	卓落山寨	五十	種龜嶺寨	七十	各路
十里	山寨	六十	磚塔寺寨	七十	酒店子寨	九十	栗林寨
五里	撒寨	五里	西固口寨	六十	陵元赤寨	三十	占藏龍寨
五里	峪剛都寨	五里	栢楊林寨	一百一	分水嶺寨	四十	大溝寨
七里	甘寨	三十	哈答川寨	六十	賞家族寨	七十	新橋寨
五里	脚力寨	八十	顛角寨	九十	高樓寨	九十	何家寨
五里	官昌寨	一百四	老鼠川寨	一百七	新城子寨	一百五	曹家
五里	駱駝巷寨	四十	中寨	三十	廟兒寨	二十	深溝寨
四十	下冷地峪寨	六十	野狐橋寨	四十	上冷地峪寨	七十	
四十	橋頭寨	四十	坎卜他寨	四十	鹿兒壩寨	四十	馬相溝寨
里	高石崖寨	五十	章哈溝寨	二十	老鴉山寨	三十	鎮羌寨
二十	吾麻溝寨	三十	三公寨	八十	木昔寨	二十	栢木赤寨
二十	怕石溝寨	五十	水磨溝寨	五十	馬崖寨	七十	師漆溝
寨	栢楊鋪寨	四十	石關兒寨	一百二	中寨	四十	三十
里	里鋪寨	三十	西津堡	四十			
隘口六							
西甯	五十	鎮番	五十	瓦礫溝山	九十	瞻高山	一百六
四十	鹿兒壩	六十					站川
墩	五十	有九					
牆	無						

河州衛							
東至臨洮一百九十里西至生番族七百里南至洮州衛							
四百里北至西寧衛七百里東南至岷州六百三十里西							
北至蘭州二百二十里至歸德守禦千戶所八百里							
寨堡九十有四							
和政堡	六十	定羌堡	一百二	三岔站堡	一百八	銀川堡	六十
長寧堡	一百二	鎮南巴寨	五十二	二郎塬寨	一十	紅土坡	
寨	三十	吹麻灘寨	七十	馬蓮灘寨	五十	郭兒寨	四十
寨	六十	紅崖子寨	七十	十里屯寨	一十	小寨	六十
寨	五十	松樹寨	五十	吉家寨	五十	刁奇寨	六十
里	水泉坪寨	五十	上五寨	一十	中寨	三十	下五寨
里	麻川寨	四十	王宣寨	四十	杜百戶寨	三十	賈百戶寨
里	劉潭寨	二十	打柴溝寨	八十	林擒子寨	九十	圍場寨
里	張八里寨	四十	甘州凹寨	五十	廣城寨	五十	七里屯寨
里	滴水崖寨	一十	官州凹寨	二十	玉倫溝寨	三十	三條溝寨
里	江家寨	三十	重臺塬寨	四十	下川寨	二十	麻家寨
里	古城寨	三十	陳西寨	三十	尹家寨	三十	火燒寨
里	家寨	七十	藍達寨	五十	蓮花寨	四十	黃家寨
里	寨	七十	槐樹子寨	六十	乾溝寨	五十	張百戶寨
里	公寨	五十	梨子山寨	五十	萬戶溝寨	一百	巴羊溝寨
里							

里	席百戶寨	五十	民堡	二十	大通河堡	一百八	弘化寺堡	
里	七寨	五十	郝百戶寨	七十	南川寨	五十	小黑水寨	十一
里	民堡	二十	羅家堡	一百七	司家堡	一百六	上党家堡	一百二
里	下党家堡	二百二	張家堡	二百二	魏家堡	二百七	梨	
里	家堡	二百八	麻家寨	二百五	撒刺站	二百	清水站	二百九
里	討來站	三百七	紅土坡	四百五	孫百戶寨	三百	居家寨	三百
里	史家寨	三百二	楊百戶寨	三百五	保安站	五百二	窩	
里	溝	六百二	三岔站	七百	李百戶寨	八百	缺百戶寨	五百七
里	季百戶寨	七百	周百戶寨	八百五	王百戶寨	九百	吳百戶	九百五
里	寨	九百五						
邊政考 八洮岷河圖卷三 六十九								
關隘二十有五								
里	定羌關	一百一	積石關	一百二	白藏關	七十	老鴉關	九十
里	土門關	九十	紅崖子山口	七十	西爾腦兒山口	九十	曹刺	
里	麻山口	一百	火燒嶺山口	九十	莫泥溝山口	七十	船板嶺	
里	山口	六十	槐樹關	七十	石甯兒山口	九十	只巴山口	六十
里	喬家岔山口	八十	殺麻關	八十	沙刺麻山口	八十	思	
里	巴思山口	八十	寧河關	六十	陡石關	八十	大馬家灘山口	
里	小馬家灘山口	一百四	麻山山口	九十	俺隴關	二百		
里	西山小路山口	九十						
墩二十有一								

牆無		要害		洮州衛		寇路		一路海虜自西寧渡黃河透西海入犯本衛舊洮州等寨		堡		一路西番入犯黑松嶺大嶺古爾古舊洮州石嶺兒八角		堡上治温旗楊花等堡		岷州衛		寇路		一路西番入犯頭角寨鹿兒寨永寧等寨堡		河州衛		寇路		一路北虜自莊浪西寧入犯大通河弘化寺直至馮家堡		水靈碇積石關正灘等處		一路自蘭州十里店李成溝入犯洮河界		一路西番自積石關至俺隴關二十四關通透洮岷番虜	
				古爾古舊洮州石嶺兒八角		上治温旗楊花黑松嶺大嶺				本衛兵於青土坡伏		大嶺岷州兵策應		本衛兵		西寧鎮番瓦礫溝山		西寧鎮番瓦礫溝山		西番入犯頭角寨鹿兒寨永寧等寨堡		本衛兵		水靈碇下		莊浪西寧入犯大通河弘化寺直至馮家堡		積石關正灘等處		本衛兵伏藏大		西番自積石關至俺隴關二十四關通透洮岷番虜	

部領

洮州衛

駐劄監收通判一員 參將一員 把總管隊官全印

屯局捕首領官全

總巡指揮四員 一巡東路 一巡北路 一巡西路 一巡南路

防守官一十八員 一駐高樓 一駐新添高樓 一駐雙塔 一駐石廟 一駐八角 一駐資福 一駐鄭旗 一駐楊花 一駐常

旗一駐琵琶 一駐上川 一駐劉順川 一駐楊末 一駐土門 一駐著蓮 一駐古爾占

岷州衛

駐劄邊備副使一員 守備一員 把總管隊官全印

邊政考 一八洮岷河圖卷三 十一

屯局捕首領官全

總巡指揮三員 一巡東路 一巡西路

河州衛

駐劄監收通判一員 守備一員 把總管隊官全印

屯局捕首領官全

歸德守禦千戶所

印操官全

總巡指揮二員 一巡西路 一巡南路

防守官一十七員 一駐大通河 一駐馬家 一駐弘化寺 一駐積石 一駐亂藏 一駐老鴉 一駐土門 一駐紅崖 一駐西兒 一駐大馬 一駐小馬 一駐德隆

一駐紅崖 一駐西兒 一駐大馬 一駐小馬 一駐德隆

兵食

洮州衛

官軍原額馬步五千六百二十二員名 新舊召選舍人

土兵民夫八百名 除逃故外又除分撥遊兵官軍五百二

千五百八十七員名 馬原額二千四百九十八匹 新

添茶馬一千二百匹 除倒損外又除遊兵五百二十三匹

各處民運糧原額夏秋三萬五千九百六石四斗二升

草五萬八千七百五十九束 本處額辦民屯糧三千九

百四十九石五斗四升 布八千四百疋 綿花三千三

邊政考 一八洮岷河圖卷三 十一

百斤

高樓關

防守官軍一十六員名 馬一匹 糧草無

濟洮堡

防守旗軍一十五名 糧草無

三岔關

防守旗軍一十五名 糧草無

高樓堡

防守官軍一十六員名 馬一匹 糧草無

黑松嶺關

防守旗軍二十五名 糧草 無	黑石嘴關	防守旗軍二十五名 糧草 無	遺節寺關	防守官軍二十一員名 馬一匹 糧草 無	石嶺堡	防守官軍二十一員名 馬一匹 糧草 無	大草灘堡	防守官軍二十六員名 馬一匹 糧草 無	小嶺兒堡	遺政考 入洮岷河圖卷三 十三	防守旗軍二十五名 糧草 無	雙墩堡	防守官軍二十一員名 馬一匹 糧草 無	石廟堡	防守官軍二十七員名 馬一匹 糧草 無	茄爾羊堡	防守旗軍二十名 糧草 無	八角堡	防守官軍二十六員名 馬一匹 糧草 無	資福堡
---------------	------	---------------	------	--------------------	-----	--------------------	------	--------------------	------	----------------	---------------	-----	--------------------	-----	--------------------	------	--------------	-----	--------------------	-----

										遺政考 入洮岷河圖卷三 十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原闕

防守官軍二十六員名 馬一匹 糧草 無	楊昇寨	防守旗軍二十五名 糧草 無	上門兒堡	防守官軍二十一員名 馬一匹 糧草 無	着遜堡	防守官軍二十一員名 馬一匹 糧草 無	馮旗寨	防守旗軍一十五名 糧草 無	俺奔堡	防守旗軍一十名 糧草 無	古爾占堡	防守官軍二十六員名 馬一匹 糧草 無	岷州衛	官軍原額馬步五千九百一十三員名 <small>除逃故外又除分撥涼州輪班備禦八百五十二員名陝西苑馬寺二十一員名各將營并備禦防守七百七十七名見在各城堡防守掘塘二千五百九十名留城八員名</small> 馬原額一千四百二十九匹 <small>除倒損外又除分撥涼州備禦一百二十八員名</small> 塘傳報二十五匹留城二百六十三匹	各處民運糧原額折銀二萬三千七百七十七兩一錢二分 本州額徵民糧二千七百八十四石一斗二升布
--------------------	-----	---------------	------	--------------------	-----	--------------------	-----	---------------	-----	--------------	------	--------------------	-----	--	---

三萬六千一百六十五疋	紅堆寨	防守軍餘一十名 糧草 無	各路山寨	防守軍餘二十三名 糧草 無	申都寨	防守軍餘一十五名 糧草 無	磚塔寺寨	防守軍餘七名 糧草 無	老鴉山寨	防守軍餘一十名 糧草 無	班哈山寨	防守軍餘八名 糧草 無	墊仁溝寨	防守軍餘一十八名 糧草 無	紅土坡寨	防守軍餘一十五名 糧草 無	峇龍寨	防守軍餘一十四名 糧草 無	老鼠川寨
------------	-----	--------------	------	---------------	-----	---------------	------	-------------	------	--------------	------	-------------	------	---------------	------	---------------	-----	---------------	------

防守軍餘二十四名	糧草	無
新城子寨		
防守軍餘二十六名	糧草	無
宕昌堡		
防守軍餘二十五名	糧草	無
白水川寨		
防守軍餘二十六名	糧草	無
何家寨		
防守軍餘四十六名	糧草	無
栢楊林寨		
邊政考	八	九
防守軍餘四十二名	糧草	無
高橋寨		
防守軍餘三十七名	糧草	無
顛角寨		
防守軍餘六十一名	糧草	無
師婆溝寨		
防守軍餘四十九名	糧草	無
脚力寨		
防守軍餘四十五名	糧草	無
峪剛都寨		

防守軍餘四十三名	糧草	無
賞家族寨		
防守軍餘五十三名	糧草	無
哈峇川寨		
防守軍餘一十名	糧草	無
章哈寨		
防守軍餘六十名	糧草	無
吾麻溝寨		
防守軍餘五十四名	糧草	無
栢木赤寨		
邊政考	八	九
防守軍餘六十名	糧草	無
西固口寨		
防守軍餘四十九名	糧草	無
怕石溝寨		
防守軍餘五十名	糧草	無
分水嶺寨		
防守軍餘四十八名	糧草	無
靈元赤寨		
防守軍餘四十九名	糧草	無
占藏龍寨		

防守軍餘五十一名	糧草	無
栗林寨		
防守軍餘六十一名	糧草	無
十五里鋪寨		
防守軍餘八名	糧草	無
大溝寨		
防守軍餘二十七名	糧草	無
駱駝巷寨		
防守軍餘二十二名	糧草	無
廟兒寨		
邊政考	八洮岷河圖卷三	十九
防守軍餘二十名	糧草	無
三十里鋪寨		
防守軍餘一十一名	糧草	無
中寨		
防守軍餘一十五名	糧草	無
甘寨		
防守軍餘一十五名	糧草	無
新橋寨		
防守軍餘一十六名	糧草	無
深溝寨		

防守軍餘九名	糧草	無
墊狐橋寨		
防守軍餘八名	糧草	無
坎卜他寨		
防守軍餘一十六名	糧草	無
河州衛		
官軍原額馬步七千七百員名	新舊召募壯丁二千二百九十二名	除逃故外又除分撥甘涼輪理備禦二千九百九十二員名固原遊兵二百九十三員名
防守軍餘八名	糧草	無
歸德守禦千戶所		
官軍二百四十八員名	馬五十五匹	
屯糧原額三千三百六十六石	草糧三百五十三石四	
各處民運糧原額夏秋一萬三千六百六十三石七斗五	升	草四萬三千三百六十束
本處民屯糧二萬六千	五百九十六石四升	屯草折糧一千三百二十四石九
升	本色鹽糧三千三百六十石	折色鹽銀二千一十
二兩五錢	歲無	定例
邊政考	八洮岷河圖卷三	八十
除倒損外又除分撥固原遊兵三百六十四匹	防守大通河	
堡六匹蘭州河橋三百七十一匹	歸德中左所五十五	
匹見在本城守把按伏沿邊關隘并		
各路塘哨八十八匹留城三十八匹		
德中左所二百四十八員名	見在本城守把按伏沿邊關	
隘并哨墩塘應捕九百一十八員名	馬原額二千二百八十五	
員名留城五百七十五員名		

斗三升	大通河堡	防守官軍七十六名 馬六匹	各處民運糧原額夏秋三千一百一十六石三斗九升 草一萬八千六百束 河州額徵糧一千九百石	馮家堡	防守官軍四百員名 馬四匹 糧草 無	弘化寺堡	防守官軍五百員名 馬五匹 糧草 無	積石關	防守官軍九員名 馬一匹 糧草 無	白藏關	防守官軍二十二員名 馬一匹 糧草 無	老鴉關	防守官軍二十員名 馬一匹 糧草 無	土門關	防守官軍八員名 馬一匹 糧草 無	紅崖子山口關	防守官軍八員名 馬一匹 糧草 無	西兒腦山口關
-----	------	--------------	--	-----	-------------------	------	-------------------	-----	------------------	-----	--------------------	-----	-------------------	-----	------------------	--------	------------------	--------

防守官軍二十六員名 馬一匹 糧草 無	賈刺麻山口關	防守軍壯八名 糧草 無	火燒嶺山口關	防守軍壯八名 糧草 無	莫泥溝山口關	防守官軍一十七員名 馬一匹 糧草 無	紅板嶺山口關	防守壯丁八名 糧草 無	槐樹關	防守官軍二十員名 馬一匹 糧草 無	石嘴兒山口關	防守軍壯二名 糧草 無	朶只把山口關	防守軍壯二名 糧草 無	喬家岔山口關	防守官軍二十員名 馬一匹 糧草 無	殺馬關	防守官軍二十六員名 馬一匹 糧草 無	沙沙刺麻山口關
--------------------	--------	-------------	--------	-------------	--------	--------------------	--------	-------------	-----	-------------------	--------	-------------	--------	-------------	--------	-------------------	-----	--------------------	---------

防守軍壯八名	糧草	無
思巴思山口關		
防守軍舍八名	糧草	無
寧河關		
防守軍壯三名	糧草	無
陡石關		
防守官軍二十一員名	馬一匹	糧草 無
大馬家灘山口關		
防守官軍二十一員名	馬一匹	糧草 無
小馬家灘山口關		
防守官軍一十八員名	馬一匹	糧草 無
麻山山口關		
防守軍舍一十三名	糧草	無
倦隴關		
防守官軍二十六員名	馬一匹	糧草 無
西山小路山口關		
防守軍壯九名	糧草	無
洮與岷隴西郡地唐吐谷渾所據今隸鞏昌河州枹罕郡地枹罕所據今隸臨洮皆古羌域也秦隴郡縣多山三州又當山谷中記曰西傾與岷山之宗也朱圉鳥鼠		

為輔嶓冢秦嶺為屏隴首為限乃若江出於岷渭出於鳥鼠漢出於嶓冢河浮於積石洮出於西傾隴出於隴首凡天下曰山與水皆其支派信然記又曰據山公易於動難於安在三州猶為信然矧夫比鄰夷穴屢處戎習哉諸羌中多巨部連翩欲逞之勢固嘗先萌而竊發矣惟三州有長憂焉		
邊政考	入洮岷河圖卷三	八十四

西寧衛卷之四
形勝建置

萬山環抱三峽重圍紅崖峙其左青海瀕於右禹貢雍
州之域春秋為羌戎地漢初本西羌烏戈奚劔所居謂
之湟中別種漢武逐諸羌築龍庭塞宣帝命趙充國伐
其地置後漢亦屬金城郡魏晉置西平郡尋屬于後魏
破羌縣後周改樂都郡唐置鄯州西平郡上元間吐蕃
置鄯州後周改樂都郡唐置鄯州西平郡上元間吐蕃
唐靖宋熙寧中王韶復河湟建中改鄯州為西寧州元
因之 國初開設西寧衛宣德改設軍民指揮使司領
在城左中前後中左五所於碾伯添設右所

邊政考 一八西寧圖卷四





邊政考
西寧圖卷四
三

至到
本衛東至莊浪衛界三百里西至塞外罕東衛界五百里
南至黃河三百里北至大通河三百里東南至河州衛四
百里西南至塞外安定衛一千五百里西北至永昌界六
百里東北至古浪城六百里至甘鎮一千二百四十里至
碾伯一百三十里
關三
小破口南北關三十石甯兒關一百五
大破南北關一百
寨十

兩其寨六十 徐家雙寨六十 東營兒寨八十 西營兒寨六十
五 劉家寨三十 陶家寨三十 巴狼寨六十 田家寨四十
關兒寨一百四十 巴州大寨三百

營三十有三

白土坡營五十 石破山口馬營七十 小破口營三十 崗子
營一百三 湯官人營一百五 西石破營九十 水磨營一百
三 高廟兒營一百五 潘旗營一百五 周旗營一百五 楊官
人營一百四 竹林溝馬營一百二 黑松林營一百 薛旗營
一百六 杏園兒營一百四 早庄兒營一百一 高店子營九
五 松林坡營三百 西番溝馬營一百 羊留子溝營一百五
邊政考 西寧圖卷四 四

堡六十有四

迭列遜堡六十 伯顏川堡三十 車卜魯川堡一十 石破堡
五十 那孩川堡三十 廣木川堡六十 雙山堡三十 廣木川
古城堡八十 猪爾溝堡四十 觀音堂堡七十 哈刺只溝堡
五十 平戎堡七十 寄彥才堡八十 羅家灣堡三十 伯川堡
三十 水泉兒灣堡十五 南川伏羌堡八十 總堡四十 烏思
巴堡四十 西山堡六十 西川鎮海堡八十 黑鼻子堡八十
沙塘川堡一十 總堡四十 老牛坡堡八十 馬圍堡六十
總堡四十 北川平虜堡八十 刺撒山堡七十 景羊川堡

四十里	白迭溝堡	六十里	薛家山城	四十里	暖州堡	三十里	五米哈
三十里	刺溝堡	三百里	三川古城堡	三十里	巴州川口堡	三百里	虎狼
一百七十里	溝堡	雙塔兒堡	一百五十里	長里店	一百七十里	西營兒庄	一百
五十里	小店兒庄	一百二十里	七里庄	一百三十里	深溝堡	一百四十里	石
一百四十里	李鉄堡	三百六十里	下川堡	三百三十里	武家堡	三百	
六十里	古鄯堡	三百四十里	張家寺堡	三百六十里	靜寧寺堡	二百三十里	
黑城堡	二百	阿巒堡	一百八十里	靜覺寺堡	二百	瞿曇寺堡	二百
七十	洪水堡	一百六十里	老鴉城堡	一百八十里	冰溝堡	二百二十里	西
番溝堡	一百	紅崖子蔡家堡	一百	小古城	一百二十里	大古	城
城	一百二十	高崙山城	三百四十里	張鎮山城	三百	可可打班城	城
邊政考	入西寧圖卷四						
隘口	二十有三						
石硤口	七十	那孩川山口	五十	伯顏川山口	五十	車魯卜	山口
山口	九十	白迭溝山口	六十	哈牙山口	七十	雙山溝口	五十
里	小康纏溝山口	十一	寄彥才山口	七十	觀音堂山口	八十	里
里	西川鎮海口	八十	刺撒山口	七十	板撒兒口	六十	西
石硤口	一百	香溝墩硤口	一百二十	木哈爾硤口	一百二十	王溝	里
爾硤口	一百二十	經納硤口	一百二十	歸德硤口	一百二十	李茂輕墩溝	里
里	沙塘川威遠頭墩口	一百三十	規爾桑硤口	一百四十	寫爾	硤口	一百

墩七十有五	牆壕一道	要害	西寧衛	境外交路	沙羊石虎	鑛思塘	包島硤	小海子	大沙河	小
近邊寇路	分水嶺	納硤	歸德硤	板撒兒	香溝木	哈爾硤	沙塘川	騰威遠	西石硤	上下
一路套虜	自莊浪	排路山	徑入透	下川口	犯巴暖	三川等	堡	佔	兵	硤
邊政考	入西寧圖卷四									
一路自莊浪	黑山入	渡河透	下川口	東犯	河蘭西	犯巴暖				
三川等堡	古鄯堡	兵硤	伯兵	伏截	大舉	本衛	兵	莊		
一路海虜	自石羊	石虎入	犯西川	鎮海等	堡	本衛	兵	伏		
一路自老	漢甯	甯入	犯北川	平虜等	堡	本衛	兵	伏		
一路番虜	自哈刺	只喬家	等溝入	犯本衛	新添	等堡	本			
衛兵伏截										
部領										
西寧衛										
駐劄兵備	副使一員	監收判官	一員	守備	一員	把總				
管操管隊	官全	印屯局捕	首領官	全						

碾伯右所

駐劄操守一員 印操官全

按伏官二員 駐永濟 駐古鄯

守堡官三員 駐平戎 駐老雅城 駐巴州

兵食

西寧衛

官軍原額馬步六千八百七十五員名 新舊召募軍五

百名 除逃故弁撥碾伯右所官軍外又除分撥紅城子堡

城三千八百名 馬原額三千五百七十八匹 新買兌給茶馬

二百四十二匹 除倒損外又除分撥各城堡一千八百一

邊政考

入西寧圖卷四

七

屯糧料原額二萬五千四百五十二石七斗 草二十八

萬四千三百五十九束 新增糧二千四十三石 草二

萬三千七百八十一束 鹽糧五千三十八石四斗二升

歲無定例 年例銀二萬一千一百五十兩七錢 布一萬九千

六百五十四疋 綿花七千四百六十四斤

碾伯右所

官軍五百七十五員名 馬二百四十九匹

實徵本色糧四千一百六十石七斗 草四萬六千二百

五十七束

水溝堡

按伏官軍五十員名 馬一匹

預備糧料七十石 草七百束 銀六百兩 歲無定例

古鄯堡

按伏官軍五百員名 馬二匹

預備糧料一千三百八十八石八斗五升五合 草一萬三千

四百五十一束五分五釐 銀一千二百兩 歲無定例

平戎堡

軍馬 無

預備糧料二百二十六石三斗一升 草二千五百四十

三束 銀七百兩 歲無定例

邊政考

入西寧圖卷四

八

老鴉城堡

軍馬 無

預備糧料七十石 草七百束 銀一千二百兩 歲無定例

巴州堡

軍馬 無

預備糧料七十石 草七百束 銀六百兩 歲無定例

西寧漢湟中郡古鄯國也崑崙青海黃河之間西事底

寧故曰西寧云三川合流入於湟西寧據上流治湟南

碾伯扼下流治湟北為南部羌恃茶馬以制其命為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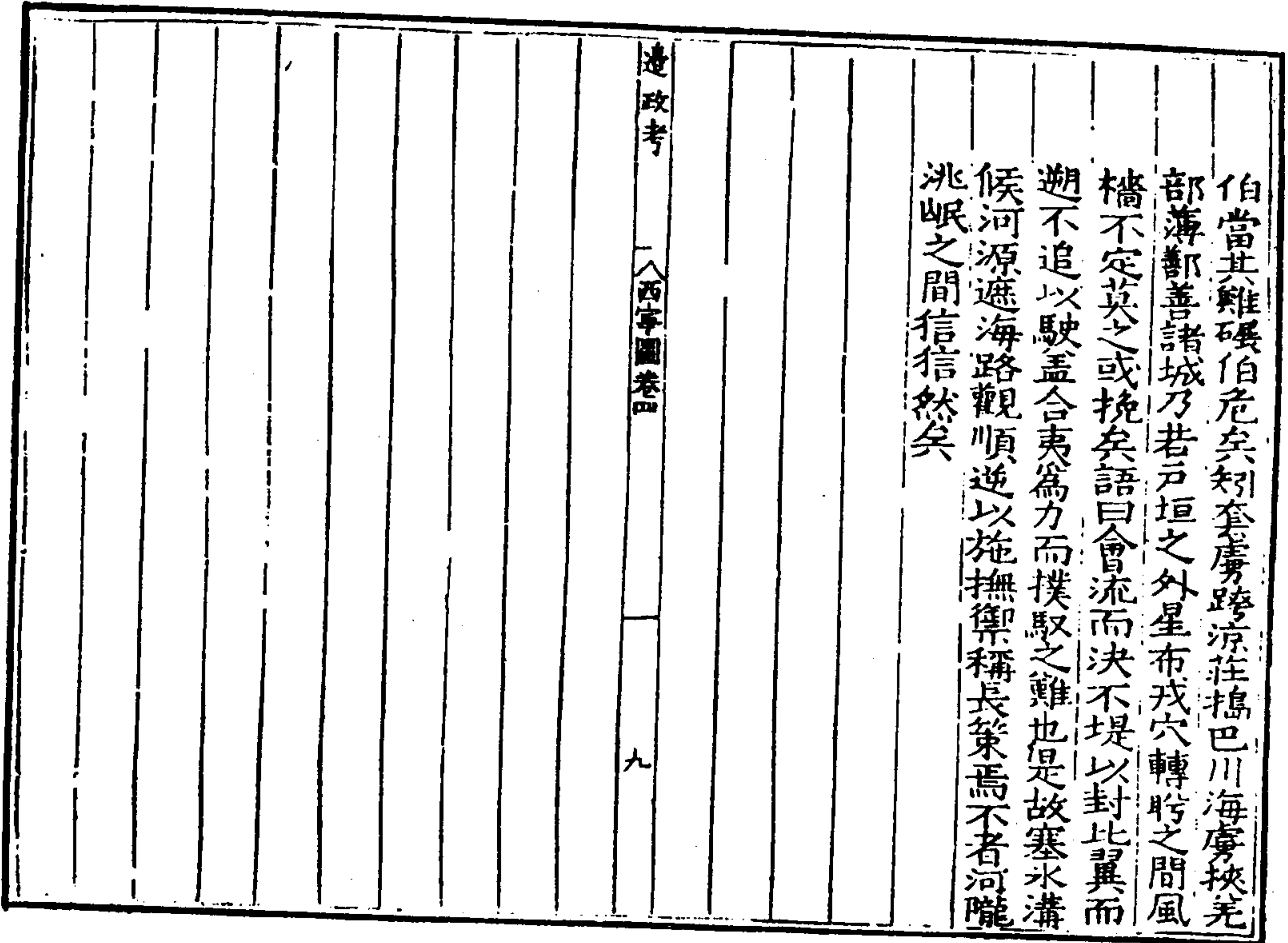
部羌咸茶裂莫之統紀非貢納純部也西寧處其易碾

伯當其難碾伯危矣矧套虜跨涼莊搗巴川海虜挾羌部薄鄯善諸城乃若戶垣之外星布戎穴轉盼之間風檣不定莫之或挽矣語曰會流而決不堤以封比翼而逝不追以駛蓋合夷為力而撲馭之難也是故塞冰溝候河源遮海路觀順逆以施撫禦稱長策焉不者河隴洮岷之間信信然矣

邊政考

一八西寧圖卷四

九



莊浪衛 形勝建置

北枕烏梢南接黃河松山左峙分嶺右踞為河西喉襟之地禹貢雍州域也秦屬隴西郡漢武帝立河西五郡屬金城為允吾縣又曰本枝陽縣晉為廣武郡隋罷郡置廣武縣唐陷于吐蕃宋為夏元昊所據元立莊浪縣屬永昌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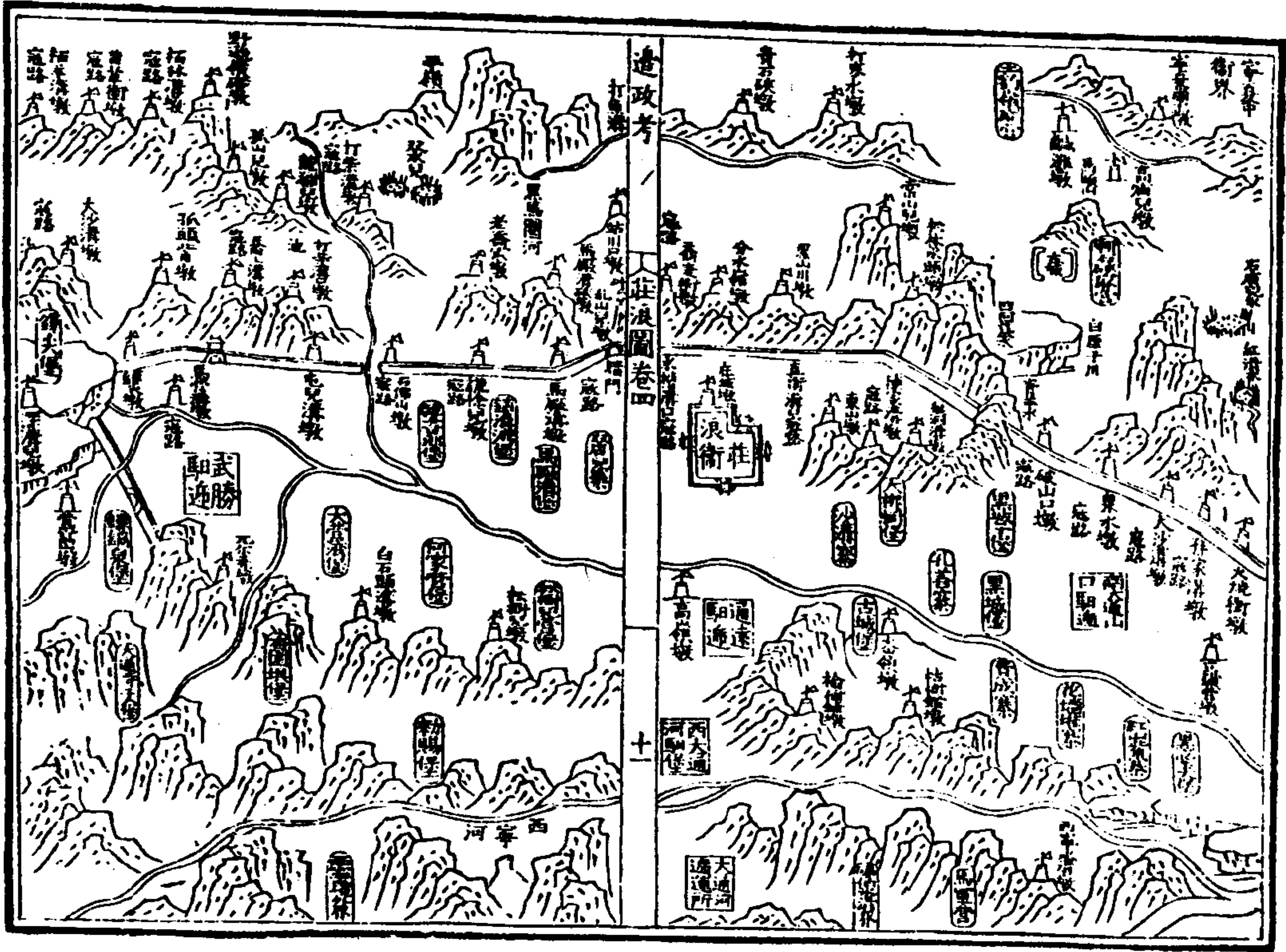
國初設莊浪衛指揮使司領左右中前後五所

邊政考

一八莊浪圖卷四

十





本衛東至寧夏中衛界六百里西至西寧衛界一百六十
里南至蘭州衛界二百三十五里北至古浪所界一百四
十里東北至扒沙二百五十里東南至黑川一百四十里
西南至巴州三百里西北至雪山二百六十里至甘鎮九
百三十九里

寨六
沙溝寨三里 費成寨六十里 孔善寨一十里 花牆壩寨八十里 紅山
嘴寨一百五十里 雙店兒寨二十里

營七

堡二十有八	黑古城營 十里 火石溝營 十里 西古城營 十里 石門營 十里 隆壩營 十里 慢嶺營 十里 馬軍營 六十	沙井兒堡 十里 苦水灣堡 十里 野狐城堡 九十里 紅城子堡 七十里 青寺兒堡 五十 南大通山口堡 三十 武勝堡 三十 岔口堡 七十里 鎮羌堡 一百二十 通遠堡 四十 西大通河堡 一百二十 大通寺土人堡 一百四十 大柳樹堡 五十 黑城子堡 二十 鋪溝灣堡 五十 馬廠溝堡 五十 韓書郎堡 二十 神樹兒堡 六十 松樹營堡 一十 杏園壩堡 三十 何家營堡 五十 鐘尖堡 五十 大營灣堡 二十 七里店堡 二十 黑臺土人堡 十里 古城堡 五里 羅鍋泉堡 六十 勅賜堡 四十	隘口三十有二	西古城口 十里 火石溝口 十里 石門口 八十里 隆壩口 六十 舊古城營 七十里 慢嶺口 十里 石板溝口 十里 石灰溝口 五十 黃草衝口 一百 杜家沙溝口 五十 栢林溝口 七十 西沙溝口 五十 橋上溝口 三十 打柴溝口 八里 石佛山口 五十 鋪溝口 五十 謠徐兒溝口 五里 馬廠溝口 一十 雙店溝口 七里 水槽溝口 六里 直衝溝口 三 陳家溝口 二十 破山口 三十 大通山口 五里 大通沙溝口 三十 孫家溝口 四十 紅城水槽溝口 七 清水溝口 八 穿厓溝口 一百 鹹水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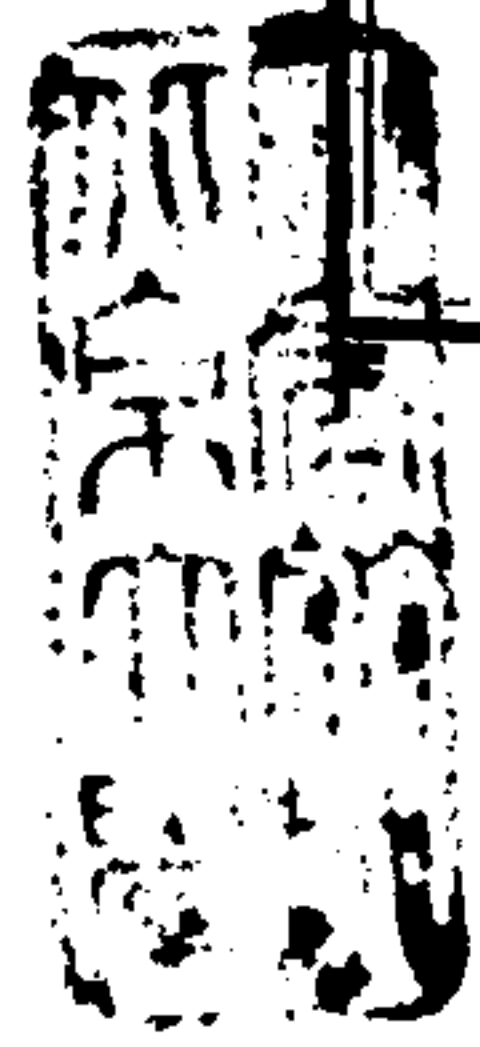
溝口 一百四十 山川口 十里 李麻峪溝口 一百九	墩八十有五	壕一道	要害	莊浪衛	境外寇路 芳塘湖	近邊寇路 新石硤松林墩土豹嶺常山兒黑川 分水嶺四眼井至大沙溝破山口	一路自速罕赤紅溝石廟兒四眼井陳家溝入東路犯南	大通中路犯莊浪西路由硝溝踰黑臺透上下川口犯巴	暖三川 西寧兵於川口堵截莊浪紅城子兵并 進兵於南大通硝溝設伏涼州兵策應	一路自平嶺黑馬圈孤山兒龍潭兒透石灰等溝孤頭前	透岔口大小沙溝入中路犯武勝堡	一路自斬石硤松林墩土豹嶺常山兒孤頭前透武勝堡	入西山犯通遠堡西大通自西大通左右渡河一路犯上	下川口巴暖三川一路犯河州弘化寺一路犯冰溝碾伯	河州兵於弘化寺西寧碾伯兵於冰溝山口川口大山塔	截莊浪紅城子鎮羌兵并進兵涼州兵於西大通武勝堡	紅城子堡	境外寇路 寧夏岡子墩五	近邊寇路 寧夏岡子墩五 方寺芳塘湖 陳家溝羊堂溝火燒衝孫家溝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路自沙井兒新添鋪踰壕犯蘭州柴家臺	一路自苦水灣楊家溝西入木卜兒溝莊浪河口犯張家臺拓家臺	一路自時囉嶺朱家崖等處渡河西入費家沙溝石礪溝馬刺只溝犯黑臺碾伯河水合直犯下川巴暖三川一路犯河州弘化寺 <small>蘭州兵由柴家臺河州兵由弘化寺西寧兵由上下川口莊浪紅城子兵并遊兵各堵隘口</small>	岔口堡	境外寇路 <small>羊嶺黑馬圈羊塘湖</small>	近邊寇路 <small>大小沙溝相羊溝黃草衝馬營溝</small>	邊政考 入莊浪圖卷四 十五	一路自孤頭前透大沙溝柏林溝柏羊溝黃草衝經鎮羌石門溝西北奔羊圈溝入西海收海寇	一路自西石門河寬溝直鈔西番 <small>莊浪紅城子兵涼州兵并遊兵合本堡兵俱於</small>	鎮羌堡 石門伏寨	境外寇路 <small>平嶺黑馬圈羊塘湖</small>	近邊寇路 <small>骷髏石大小石板溝南岔口西羊圈溝北鳥稍嶺</small>	一路自岔口孤頭柏林奔石板溝透羊圈溝入西古城收海寇 <small>莊浪紅城子兵遊兵并涼州兵俱由大路至鎮羌羊圈溝合本堡兵伏寨</small>	部領
-------------------	----------------------------	---	-----	------------------------------	-----------------------------------	---------------------	---------------------------------------	---	-------------	------------------------------	---	--	----

莊浪衛	駐劄監收判官一員 參將一員 把總管操管隊官全	印屯局捕首領官全 <small>家土官六十五員總兵魯經老子瞻故次子少應襲孫振武幼魯氏世傳忠勇虜人憐之有警奉調用命</small>	紅城子堡	駐劄守備一員 把總管操管隊官全	鎮羌堡	駐劄守備一員 把總管操管隊官全	岔口堡	把總指揮一員 管隊官全	邊政考 入莊浪圖卷四 十六	防守官一員 <small>駐沙井兒一駐苦水灣一駐野狐城一駐青寺兒一駐南大通一駐武勝</small>	兵食	莊浪衛	漢土官軍原額馬步六千二百二十五員名 新舊召募軍二百名 <small>除外故外又除分撥各城堡六百一十九員名</small> 馬原額二千四十四匹 易買馬二百匹 <small>除倒損外又除分撥各城堡二百九十九匹見在留城一千二百匹</small> 備禦官軍六百四十七員名 <small>除分撥武勝百五十七員見在留城四百四十七員名</small>	屯糧料原額七千七百石五斗七升 草七萬七千五束 新增糧料三十三石 草三百三十束 民運本折色
-----	------------------------	--	------	-----------------	-----	-----------------	-----	-------------	---------------------	---	----	-----	--	--

糧銀三萬一千九百九十一兩二錢六分 塩糧一萬四千四百四十九石三斗二升 <small>定例</small> 布一萬一千一百八疋	綿花四千一百六十五斤	紅城子堡	官軍原額馬步九百員名 備禦官軍四百員名 <small>除外故</small>	分撥各堡五百六十二員名 馬原額八百八十四匹 備禦馬四匹 <small>除倒損外又除分撥各堡五十四匹見在留城四百四十二匹</small>	預備糧料三千三百七十石 兼支銀二百八十六兩六錢六分 草三萬二千八十一束 <small>定例</small>	鎮羌堡	邊政考 入桂浪圖卷四 七	官軍原額馬步一百八十三員名 備禦官軍七百員名	除外故外見在留城馬原額備禦并新增茶易馬二百五十七匹 <small>除倒損外又除分撥各堡一百二十八匹</small>	十二匹 <small>除倒損外又除分撥各堡一百二十八匹</small>	預備糧料三千四百九十五石五斗一升 兼支銀三百四十九兩七錢四分 草四萬九千五百六十九束 塩糧銀三千七百五十兩 <small>定例</small>	岔口堡	備禦官軍原額馬步四百員名 <small>除外故外見在留城三百二十八員名</small> 馬原額備禦并新增茶易馬八十四匹 <small>除倒損外見在留城一十五匹</small>	預備糧料一千六百八十九石六斗 兼支銀五十三兩
---	------------	------	--	---	---	-----	--------------	------------------------	---	-------------------------------------	---	-----	---	------------------------

草五萬一千五百束 塩糧銀九百兩 <small>定例</small>	沙井兒堡	備禦官軍四百員名 馬二匹	預備糧料三千四百七十石二升 兼支銀二千一百一兩 草二萬四百九十五束 <small>定例</small>	苦水灣堡	備禦官軍二百員名 馬二匹	預備糧料二千五百八十七石一斗五升 兼支銀一千六百一十三兩一錢 草三萬二千四百六十六束 <small>定例</small>	野狐城堡	邊政考 入桂浪圖卷四 大	備禦官軍二百員名 馬二匹 糧草無	青寺兒堡	備禦官軍二百員名 馬一匹 糧草無	南大通山口堡	備禦官軍二百員名 馬二匹	預備糧料四百六十八石六斗五升 草四千九百八十五束 <small>定例</small>	武勝堡	備禦官軍二百員名 馬二匹	預備糧料四百六十九石 草一萬一百束 <small>定例</small>
-----------------------------------	------	--------------	---	------	--------------	--	------	--------------	------------------	------	------------------	--------	--------------	--	-----	--------------	-------------------------------------



通遠堡

糧草無

西大通河堡

軍馬無

預備糧料六百二十九石六斗九升 草七千六百六十

三束歲無定例

莊浪漢金城郡屬也戎虜交馳踰鎮羌浮蘭橋衝奔亦無寧歲魯氏有曰經者部曲以萬計世傳為

國宣力經也知名勇功馭下嚴以靜其下亦不忍背德設威

所播虜寒心舊至虜至有給以魯失加麾令者輒嚙指

邊政考

入莊浪圖卷四

九

而去其畏懼有如此經老矣其下猶戀戀弱孤未嘗織

芥肆然謂魯氏世家忠義非耶我

明混一河隴勝國遺姓魯趙汪三氏趙汪今氓類耳河西籍甚

惟魯氏竝然一望族也義以恤其孤仁以結其渙教以

肅其怠庶幾乎尚有虎豹隱然在山之勢云

涼州衛

形勝建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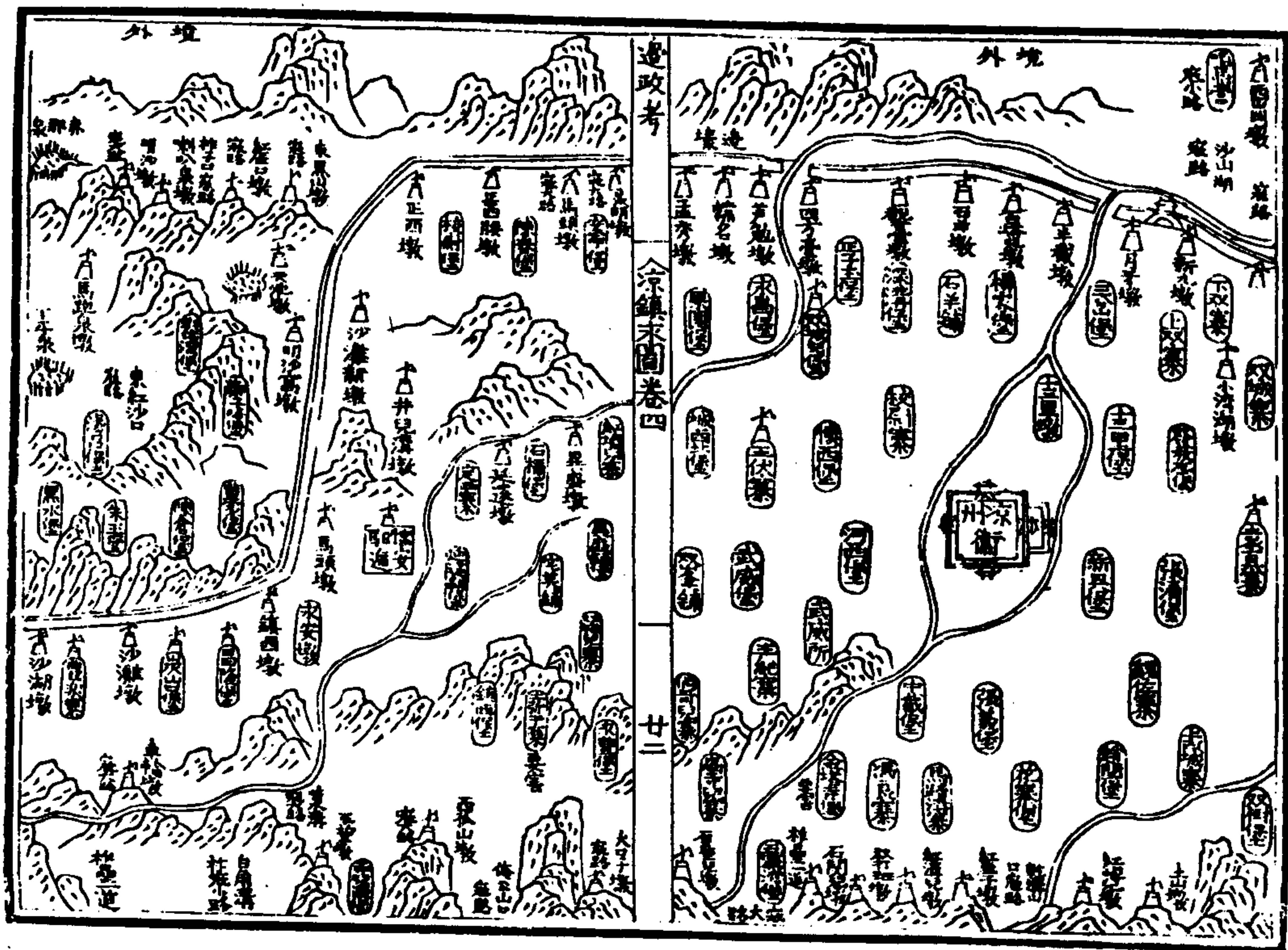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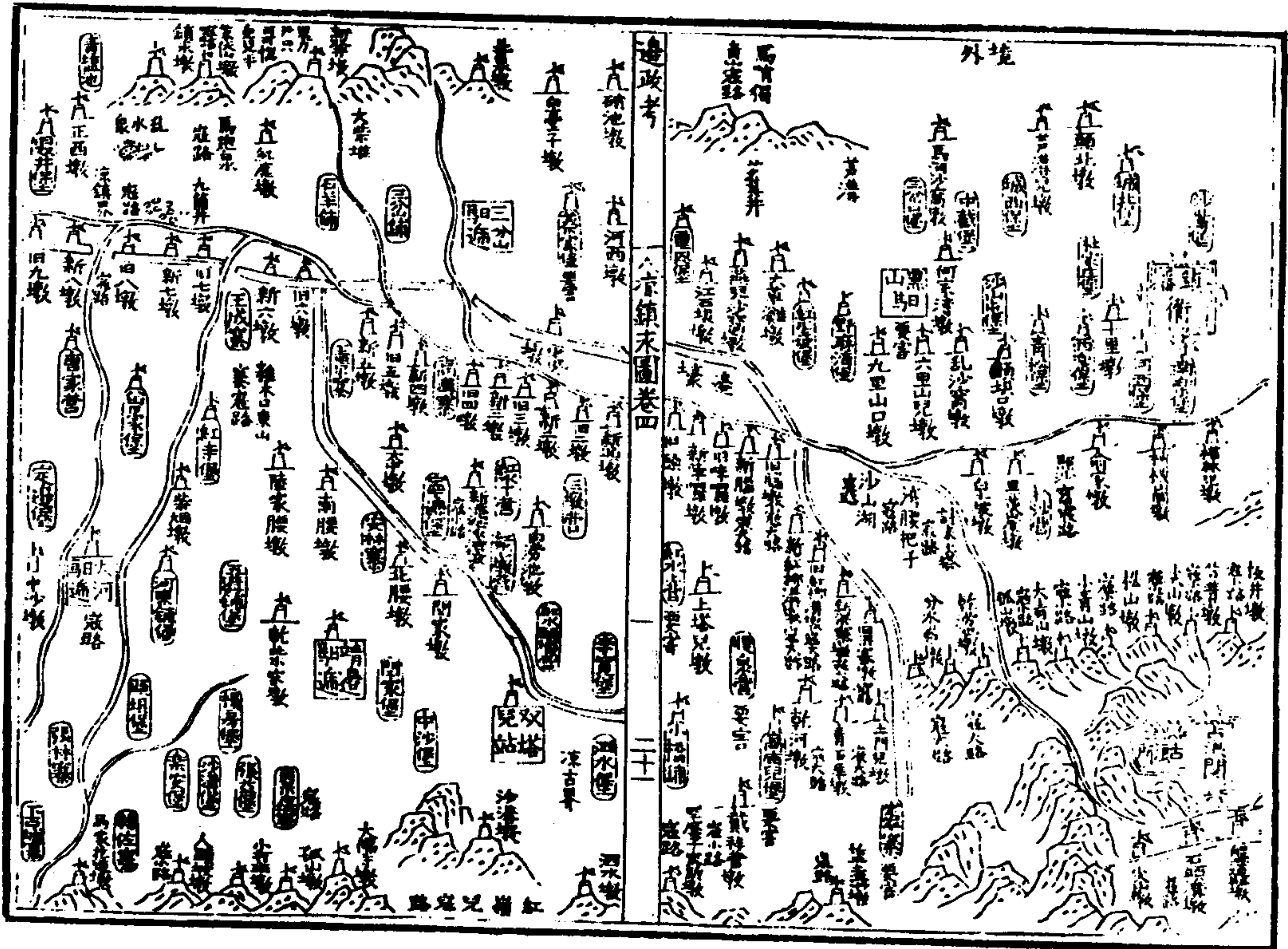
左扼古浪右負西山三秦屏障五郡要衝禹貢雍州域也秦漢為匈奴右地休屠王居之武帝開武威郡後改為涼州東晉為張氏所都四涼迭興西魏置武安郡隋復置武威郡唐復置涼州總管府開元中為河西節度使天寶末陷于西戎宋為西涼府後復陷入西夏元滅夏仍為西涼府國初開設涼州衛領左右中前後五所東轄古浪唐郭元振築和戎城國朝正統立古浪守禦千戶所東北轄鎮番唐郭元振築白亭軍國初立鎮番衛領左右中二所正統又添右所西轄永昌元立永昌王為永昌路國初立永昌衛領左右中前後五所

邊政考

涼州衛圖卷四

二十







邊政考
永昌水圖卷四

至到

本衛東至寧夏中衛板井墩五百九十里西至永昌衛
柔遠鋪九十里南至西寧衛界禁馬川二百里北至鎮番
衛界三岔河北墩八十里東南至古浪所一百四十里東
北至馬蘭灘二百里西北至永昌一百六十里西南至威
南山一百三十里至甘鎮四百七十里

寨二十有三

蔡家寨	四十里	高溝寨	五十里	安林寨	五十里	王景寨	五十里	韓佐
寨	四十里	校尉寨	五十里	馮良寨	三十里	王成寨	二十里	上雙寨
里	四十里	亥真寨	三十里	張林寨	四十里	王紀寨	七十里	定

西寨	魏佐寨	土魯干寨	黃羊川古城寨
一百二十里	七十里	一百一十里	一百一十里
上古城寨	下古城寨	高寺兒寨	豐
七十里	七十里	三十里	三十里
樂鋪寨	雙城兒寨	紅牆兒寨	
七十里	六十里	五十里	
營七			
扒沙營	暖泉營	紅水頭墩營	紅水上
二百六十里	一百二十里	七十里	
紅水下營	紅水七墩營	唐家營	
五十里	三十里	二十里	
堡五十有八			
雙塔堡	靖邊堡	大河堡	武威堡
一百一十里	七十里	三十里	一百一十里
懷安			
堡	桑遠堡	發放亭堡	唐家營堡
五十里	九十里	一十三里	四十里
溝堡	張益堡	五溝鋪堡	閻家鋪堡
一百一十里	一百一十里	七十里	八十里
邊政考	八涼鎮未圖卷四		
東鋪堡	下古城堡	上古城堡	金塔寺把截
四十里	四十里	五十里	
營堡	高寺堡	豐樂鋪堡	土彌干把截
四十里	三十五里	七十里	
堡	巡遠鋪堡	昌隆鋪堡	永昌堡
六十里	四十里	六十里	三十里
堡	三公堡	安寧堡	雙城堡
五十里	五十里	五十里	六十里
堡	張清堡	新興堡	魏佐堡
三十里	三十里	一十里	三十里
堡	曾家堡	樂安堡	寧邊堡
五十里	二十里	五十里	六十里
堡	楊房堡	趙閏堡	花寨堡
六十里	八十里	二十里	二十里
堡	寺兒溝堡	馬蹄溝堡	中接堡
五十里	九十里	三十里	一十里
堡	永豐堡	懷西堡	鎮西堡
三十里	四十里	五十里	七十里
堡	五溝灣堡	深溝堡	鄭子玉堡
九十里	九十里	五十里	二十里
堡			楊家

堡	校尉堡	石羊堡	果園堡	石橋堡
二十里	五里	三十里	四十里	四十里
陳春堡	河西堡			
七十里	三十里			
隘口三十有一				
黃羊川山口	金塔寺山口	土彌干山口		
一百一十里	三十里	一百一十里		
木口關	俺公山口寨	倘哥兒山口寨		
三十里	一百一十里	四十里		
木口東山寨	乾溝山口寨	炭山口	皂角溝	
一百一十里	八十里	九十		
大口子	石門	井兒溝	苦水溝	孤
八十里	一百一十里	四十里	七十里	
山墩	乾澇池墩	分水嶺墩	土門兒	
二十里	二十里	一百一十里		
墩	青石崖墩	舊梁寨兒墩	新梁寨	
一百一十里	一百一十里	一百一十里		
兒墩	舊紅柳墩	新紅柳墩	舊腦墩	
一百一十里	一百一十里	一百一十里		
邊政考	八涼鎮未圖卷四			
墩	新腦墩	舊羅羅墩	新羅羅墩	茨胡
一百一十里	一百一十里	九十里	九十里	
墩	馬頭墩	沈家灣墩	人頭坡	
七十	七十	五十	五十	
墩				
一百有九				
壕二道				
古浪守禦千戶所				
本所東至莊浪衛扒沙界	二百里	西至涼州	一百四十里	
南至黃河	四百七十五里	北至暖泉哨	馬營	五十里
東				
北至馬蘭灘	三百四十里	西北至鎮番衛	三百四十里	
東南至黑川	二百里	西南至巴州	五百四十里	至甘鎮
六				
百四十里				

關一	古浪關 <small>一十五里</small>
寨一	定寧寨 <small>三十里</small>
營三	鴛鴦池哨馬營 <small>李乾沙津哨馬營三十里</small> 栢林溝哨馬營 <small>七里</small>
堡四	黑松林堡 <small>三十里</small> 安遠站堡 <small>六十里</small> 高廟兒堡 <small>五十里</small> 泗水屯堡 <small>四十里</small>
隘口九	龍溝口 <small>四十里</small> 石頭溝口 <small>四十里</small> 黃羊川口 <small>二十里</small> 土關兒 <small>六十里</small> 流水溝 <small>七十里</small> 旱糜子窰 <small>五里</small> 塩土溝 <small>五里</small> 烏稍嶺 <small>七十里</small> 戴祥營 <small>六十里</small>
墩二十有九	壕塹凡一百五十餘里
鎮番衛	本衛東至寧夏界沙河六百里西至永昌衛昌寧堡二百里南至涼州三岔河一百三十里北至亦不刺山二百八十里東南至莊浪衛四百九十里東北至魚海子二百八十里

寨二	林祥寨 <small>三十里</small> 陳梅寨 <small>二十里</small>
營一	哨馬營 <small>一百三十里</small>
堡二十有四	三岔堡 <small>一百四十里</small> 黑山堡 <small>六十里</small> 石羊兒堡 <small>一百八十里</small> 蔡家堡 <small>一百二十里</small> 重興鋪堡 <small>一百里</small> 青松鋪堡 <small>三十里</small> 西樂鋪堡 <small>二十里</small> 河南堡 <small>三十里</small> 三壩堡 <small>二十里</small> 龍潭兒堡 <small>三十里</small> 東安堡 <small>二十里</small> 紅沙堡 <small>三十里</small>
隘口八	城西北堡 <small>二十里</small> 沙山屯堡 <small>二十里</small> 中截堡 <small>三十里</small> 三岔口 <small>三十里</small> 野猪灣堡 <small>一百二十里</small> 杜家莊堡 <small>三十里</small> 南樂堡 <small>三十里</small> 沙嘴兒堡 <small>九十里</small> 舊雙井兒堡 <small>六十里</small> 六壩堡 <small>三十里</small> 中沙堡 <small>一十里</small> 頭塘堡 <small>三十里</small>
墩五十有三	黑山關 <small>六十里</small> 沙嘴兒 <small>七十里</small> 重興鋪關 <small>九十里</small> 獨青山 <small>三百里</small> 子山 <small>八十里</small> 青山兒泉 <small>三百五十里</small> 白塩池 <small>三百里</small> 伯顏忽 <small>四百五十里</small>
永昌衛	本衛東至涼州衛界七十里西至石硤口驛一百一十里

南至西番界一百八十里北至脫歡山四百里東北至鎮	番衛三百二十里西北至山丹一百九十里東南至主魯	干山口一百八十里西南至白石山口一百八十里至甘	鎮三百二十里	寨七	朱家寨五十里黃家寨四十里杜家寨一百梅家寨一百三姚	家寨七十宗家寨四十寧遠寨八十	營六	大河口營一百考來口營八十花寨兒四十毛家寨營四十	五古城兒一百五唐家寨營四十	邊政考	堡三十有三	真景堡二十水磨川堡二十水泉兒堡六十永寧堡一百	里高古城堡九十八壩堡六十九壩堡六十樂善堡四十	于保兒堡四十湯呂堡一百四宮家堡一百八朱玉堡一百	七十董家堡二百鄭子隆堡二十陳倉堡一百八新城	堡一百五紅廟兒堡二十金川堡四十毛卜刺堡三十永	寧鋪堡五十考來口堡七十屯興堡六十塔兒灣堡五十	北古城堡三十寧遠堡八十牧羊川河東堡三十牧羊川河	西堡三十日寧堡一百安遠堡一百二黑水堡一百八五	穎樹堡一百五定羌堡九十野豬灣堡一百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隘口三十有七	考來口八十里白石崖山口九十五奴五赤山口一百五大	河口一百平羌山口一百五腦兒都山口一百四鸞鳥山	口一百五一顆樹山口一百七土魯干山口一百九長城	山口一百二白石頭山口一百水泉兒西口七十水泉兒	中口七十韭菜口七十平口子五十車路口七十狼洞口	七十對大滑石口九十小滑石口八十西紅沙口九十東紅	沙口一百破山口一百四柞子口一百五齊頭山口二百	黑山口一百八水磨川關二十江凌口一百寒鴉溝一百	者撒口三十乾溝口三十寨占口三十高古城八十永寧	邊政考	舖五十毛卜刺三十青紅口二十寧遠堡八十昌寧營	一百六	墩九十	要害	涼州衛	境外寇路板井蘆溝尖山松山大青山小青山討來九塔	近邊寇路炭山口皂角溝大口子石門井兒溝孤山乾湖	舊紅柳新紅柳舊腦新腦舊壘新壘	茨胡馬頭波家灣人頭坡小海子紅柳湖	一路自扒沙鎮番沙山湖透新舊二墩犯靖邊堡	一路自炭山口皂角溝入犯柔遠堡
--------	-------------------------	------------------------	------------------------	------------------------	------------------------	-------------------------	------------------------	------------------------	------------------------	-----	-----------------------	-----	-----	----	-----	------------------------	------------------------	----------------	------------------	---------------------	----------------

應

古浪守禦千戶所

境外寇路石門空

近邊寇路鳥稍嶺黃羊川定寧高廟兒

一路自鳥稍嶺入犯安遠站堡

一路自黃羊川龍溝口入犯黑松林堡

舉莊浪鎮差

鎮番衛

境外寇路紅山寺長

近邊寇路獨青山教子山沙山湖青山兒泉九箇井昌寧

邊政考

一路自紅山寺入犯涼州末昌

一路自半箇山入犯土紫墩

一路自正北墩入犯土山兒湖

一路自來伏山入犯九箇井

末昌衛

境外寇路野馬川駝山寺梧桐井明沙紅崖口沙山水池

近邊寇路齊頭山口黑山口破山口東紅山口西紅山口

口西口于山口白石頭山口嶺山口車路口五奴五赤大河口

考來口寒鴉口長城山口江凌山口者撒口乾溝寨占口

寧遠七卜刺青紅口韭菜口末

寧水泉兒高古城新城炭山口

一路自雙古城西打班大河口考來口寒鴉溝入北犯新

城堡高古城姚家寨水泉兒南北古城

一路自雪打班一顆樹長城山口江凌口黃城兒者撒口

乾溝寨占口入犯末昌城南

一路自鎮番九箇井末昌明沙梧桐井入犯五顆樹末寧

宮家鄭家等堡

一路自沙山水池昌寧湖安遠墩入犯寧遠堡河東河西

等堡

一路自昌寧透寺兒溝犀泉孫家井車路口入犯毛卜刺

水泉兒等堡

一路自山丹白芨其溝白石頭口柳溝西口入犯定羌陝

鋪大路

部領

涼州衛

駐劄分守參政一員 監收通判判官各一員 副總兵

一員 遊擊一員 千總中軍把總管操官全 印屯局

捕首領官全 備禦領班都指揮一員 管操官全

守堡官六員

古浪守禦千戶所

駐劄監收縣丞一員 操守一員 印屯局操首領官全

駐劄監收縣丞一員 操守一員 印屯局操首領官全

守堡官二員	<small>駐黑松林 駐安遠站</small>
鎮番衛	
駐劄監收判官一員	守備一員 把總管操官全 印
屯局捕首領官全	
守堡官二員	<small>駐三岔 駐黑山</small>
永昌衛	
駐劄監收判官一員	遊擊一員 守備一員 千總管
司管隊官全	印屯局捕首領官全
掌堡官五員	<small>駐真景一駐水磨川一駐未寧 駐水泉兒一駐高古城</small>
兵食	
涼州衛	
官軍原額馬步六千一百八十九員名	新增召募七百
<small>名除逃故外又除分撥各城堡七百六員名涼莊未昌遊 兵八百五十員名見在留城二千九百九十三員名</small>	
馬原額一千三百八十四匹	新買七百匹
<small>兵一千二十九匹見在留城一千三十三匹 在留城一千三十三匹</small>	備禦官軍一千七百三十八員名
馬一百五十九匹	<small>分撥沙井等 六堡防守</small>
屯糧料原額三萬二千八百五十二石六斗五升草二	
十七萬一千八百六十三束	新增糧料八十四石一斗
八升 草五束	民運本折色糧銀三萬五千一百六十
一兩六錢六分	監糧一萬二千四百四十四石四斗三

升歲無	年例銀二萬兩 布二萬八千六百三十二疋
<small>定例</small>	綿花七千三百六十二斤
雙塔堡	
甲軍八十七名	糧草無
靖邊堡	
甲軍五十一名	
銀屯糧料一千五百石	草三萬束
<small>定例無</small>	
大河堡	
甲軍一百三十九名	
銀屯糧料二千石	草二萬束
<small>定例無</small>	
武威堡	
甲軍七十三名	糧草無
懷安堡	
甲軍四十九名	
銀屯糧料二千石	草二萬束
<small>定例無</small>	
柔遠堡	
甲軍五十七名	
銀屯糧料三千五百石	草三萬五千束
<small>定例無</small>	
古浪守禦千戶所	
官軍原額馬步一千二百三十五員名	<small>除逃故外又除 分撥各城堡一</small>

百二十六名見在留城馬原額二百八匹除倒損外又除分撥各城堡三匹見在留城一百二十二匹

備禦官軍一百五十員名 馬五十四

屯糧料原額一千六百五十五石六斗四升 草二萬六

千二百五十八束 民運本折色糧銀六千一百四十七

兩七錢二分 鹽糧料四千三十九石四斗九升歲無定例

布一千三百三十二疋 綿花六百八十七斤

黑松林堡

備禦官軍二百二員名 馬二匹 甲軍六十七名

預備糧料一千九百三十一石二斗七升 蕪支銀三十

邊政考

八涼鎮末圖卷四

三五

三兩三錢七分 草一萬二千六十五束歲無定例

安遠站堡

備禦官軍二百三員名 馬三匹 甲軍一十八名 糧

草無

鎮番衛

官軍原額馬步三千三百三員名 新舊召募軍三百三

十六名除逃故外又除分撥各城堡九百二十三員名未

馬原額一千一百四十六匹除倒損外又除分撥各城堡

百九十八匹

屯糧料原額六千八百八十七石三斗二升 草一十八

萬三千五百九十束 民運本折色糧銀五千二百一十

二兩 鹽糧一萬三千四百二十一石一斗歲無定例 布九

千八百一十六疋 綿花三千七百一十五斤

三岔堡

按伏官軍一百五十三員名 馬一百五十一疋 甲軍

五十二名 糧四百三十四石二斗五升 草四千三百

四十二束歲無定例

黑山堡

按伏官軍一百一十九員名 馬一百一十四 甲軍四

十六名 糧一百一十六石五斗 草一千一百六十五

邊政考

八涼鎮末圖卷四

三六

東歲無定例

末昌衛

官軍原額馬步五千六百八十六員名 新舊召募軍二

百名除逃故外又除分撥末寧涼莊末昌防守遊兵三百

馬原額九百一十六匹 新買茶易馬三百一匹除倒損

分撥各城堡防守遊兵三百三十二匹見在留城五百三十二匹

備禦官軍一百一十員名

民屯糧料原額七千三百二十石六斗六升 草一十萬

三千四百三十六束 民運本折色糧銀一萬三千二百

二十九兩四錢五分 鹽糧一萬三千六百一石三斗七

升歲無定例布八千四百疋 綿花三千一百五十二斤

直景堡

甲軍八十四名 糧草 無

水磨川堡

甲軍六十七名 糧草 無

末寧堡

備禦官軍二百一員名 馬一百一匹 糧料三千一百

六十四石一斗 草一萬七千三十一束歲無定例

水泉兒堡

甲軍八十四名 備禦官軍三百員名 馬一十九匹

邊政考

入涼鎮末圖卷四

三十一

糧料四千三百五十四石三斗 草一萬五千三百五十

東歲無定例

高古城堡

備禦官軍二百員名 馬二匹 糧草 無

涼州漢武威郡也古浪扼其東末昌捍其西鎮番遮其

東北藉是不甚遠跋烽烟或晦則亦有城門晝閉之境

矣丁未正月元日虜入喉脉一息左羌右虜稍不宜融

涼州不為郡甘肅豈 國家有哉故不講屯田眩甚矣

禹貢雍州之域厥田上上休屠姑臧稱沃地也近一佈

之歲獲倍昔明農廣儲之利非歟傳曰一人耕之百

人從而食之如此河以外不乏不可得已又曰百里之外運十人食一人千里之外運一人食一人如此河以內不罷不可得已而又況內地之罷於套豈暇及於暫安未發之涼耶

邊政考

入涼鎮末圖卷四

卅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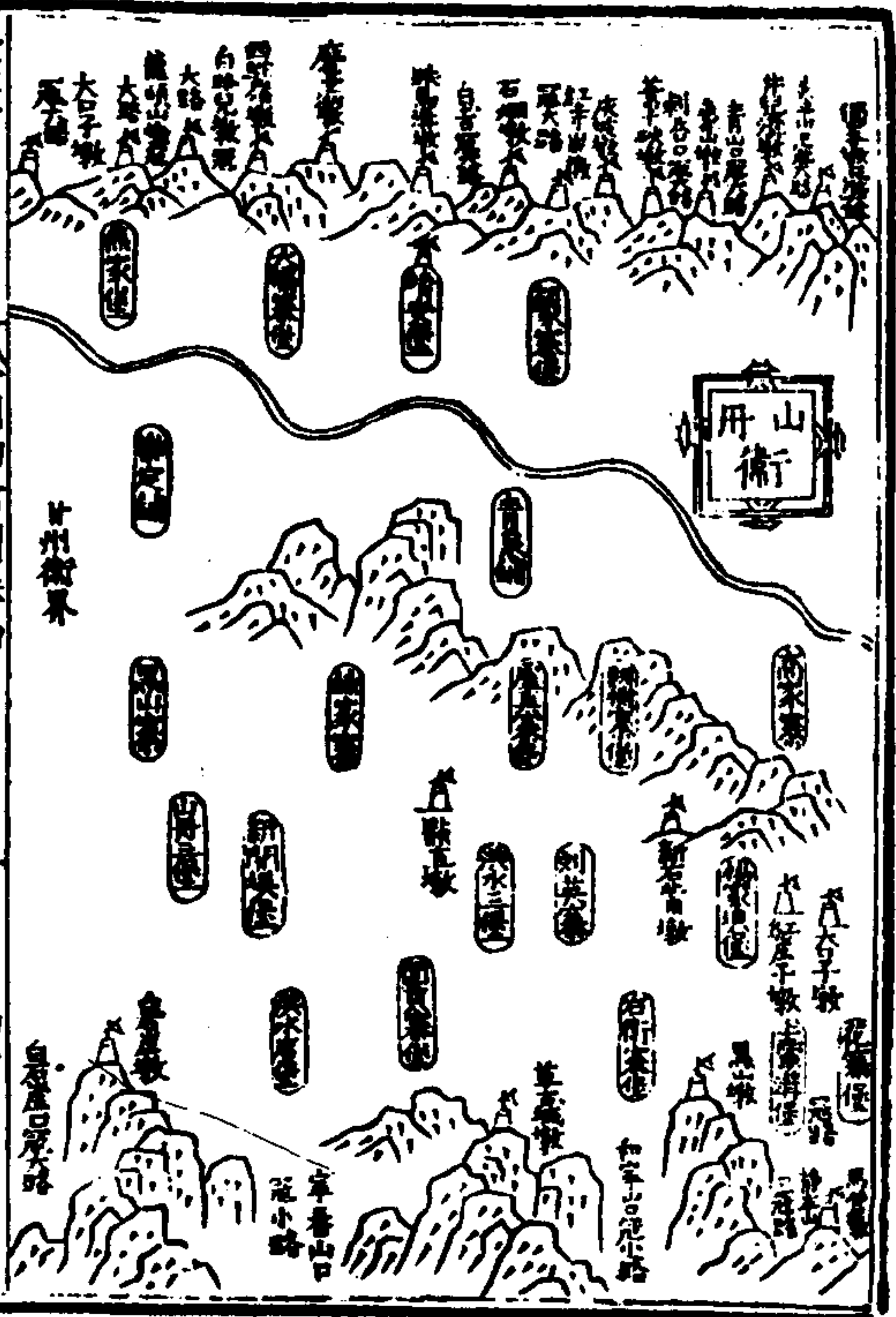
甘州衛
形勝建置

環以祁連合黎之山浸以居延鮮卑之水控制羌胡用武之地禹貢雍州之域漢置張掖郡又置屬國都尉後魏改置西涼州西魏更名甘州唐因之宋為李元昊所據改鎮夷郡又改宣化府元滅夏置甘肅路尋改甘州國初設甘州左右中前後中六衛末樂裁定左右中前後五衛各領左右中前後五所東轄山丹漢山丹縣也國初設山丹衛領前後左右中五所西轄高臺唐建康軍也國朝景泰開設守御千戶所

邊政考

甘州山丹圖卷四

三十九



邊政考

甘州山丹圖卷四

四十



麻山口	二百	酥油口	九十	野兒口	九十	板谷口	九十	大磁
窯山口	七十	小磁窯山口	七十	唵囉山口	八十	甘峻山口	八十	
一百通達口	八十	順化口	九十	宣政口	一百	陽化口	一百	
和寧口	一百	大慕化口	一百	二小慕化口	一百	一洪水口	一百	
一百五平川	一百	二						
墩	一百三十	有六						
牆壕	道							
山丹衛								
本衛東至永昌衛界	一百里	西至東樂驛	四十里	南至雪				
山	一百五十里	北至紅寺兒山	二十五里	東南至和寧山				
邊政考	入甘州山丹圖卷							
口	一百三十里	東北至玉泉墩	二百二十里	西南至寧番				
山口	一百五十里	西北至甘浚山	三十里	至甘鎮	一百			
十里								
寨五								
高家寨	二十	鋪家寨	三十	黑山寨	四十	劉伏寨	七十	劉英
寨	三十							
堡二十有三								
石破口堡	八十	阜昌堡	五十	新河堡	四十	洪水店堡	一百	
大黃山堡	九十	洪水三堡	七十	范家營堡	五十	暖泉堡	四十	
里永興堡	三十	祁家寨堡	一十	大橋寨堡	三十	焦家堡	十三	

里四壩堡	二十	花寨堡	五十	楊家壩堡	四十	右衛寨堡	十六
里魏機寨堡	三十	老幼寨堡	八十	盧真寨堡	三十	閻貴寨	
堡	三十	上土軍溝堡	八十	新開壩堡	三十	山丹三堡	三十
隘口	三十	有四					
小關兒口	一百	石井口	九十	木槽兒	一百	二斷頭溝	九十
赤山口	八十	青羊口	四十	團湖兒	一百	八扇馬湖	七十
冠山	一百	八青苔泉	三百	獨峰山口	三十	刺荅口	六十
寺山口	三十	白土口	五十	白路兒山口	三十	龍頭山口	二十
里大口子	三十	白石崖口	二百	無虞山口	一百	石人石	
馬關	一百	五靜寧山口	一百	二寧番山口	一百	四和寧山	
邊政考	入甘州山丹圖卷						
口	一百	三靈羊山口	三十	饅頭山口	七十	赤山口	八十
山東小口	八十	赤山東口	九十	玉泉西小口	一百	玉泉西	
口	一百	一玉泉口	一百	一東頭溝	四十	青山口	三十
一百五							
墩	五十	有一					
牆	道						
高臺守禦千戶所							
本所東至撫夷驛	六十里	西至黑泉驛	六十里	南至番簇			
一百里	北至外境	七十里	東北至甘州靖安墩	八十里	西		
北至鎮夷	一百六十里	西南至肅州千人壩	一百五十里				

東南至雪山一百里至甘鎮一百六十里

營二

照中壩墩營里七十壩靖遠哨馬營里四十

堡四十有六

渠口堡二十懷恩堡一十威虜堡二十吉太堡一十昌隆

堡一十雍和堡一十永興堡一十五壩堡一十六壩堡一

七壩堡一十八壩堡一十九壩堡一十貞祥堡一十資

善堡一十柔遠堡七永安堡一十五鎮西堡一十樂善堡一

八亨利堡一十權忻堡一十太平堡一十宣化堡一十川

心堡一十永豐堡一十定安堡一十清溪堡一十鎮羌堡

邊政考 一八甘州山丹圖卷四 四七

八十大寧堡一十寧番堡一十新添堡一十麗澤堡一十

暖泉堡一十順德堡一十黑泉堡一十豐平堡一十對定遠

堡一十德勝堡一十宣威堡一十樂官營堡一十楊其口

堡一十鎮遠壩堡一十楊其口關堡一十紅崖堡一十

里三官廟堡一十羅家莊堡一十河西壩堡一十

隘口十有五

紅山口二十石關口一十鸞窩山口一十掃帚溝口一十

破烟墩口一十雙尖山口一十老鴉泉一十冰窖山口一十

二十老康口一十盤道口一十大口子一十花兒柴

口八十榆林溝口一十循字溝口一十楊其口關一十

墩四十有二

牆一道

要害

甘州衛

境外寇路將臺

近邊寇路東嶺大口子尖溝口煙墩溝口大盤道口茨井

口小口子青山口羊臺口

一路自人祖山口入犯本鎮瓦窰等堡

一路自石城兒入犯本鎮四壩等堡本鎮兵板橋平川兵

兵求昌遊

邊政考 一八甘州山丹圖卷四 四六

山丹衛

境外寇路紅崖

近邊寇路小關兒口石井口木槽兒新頭溝赤山口青羊

峇口紅寺山口白上白路

一路套虜自紅寺山口入犯本衛祁家等堡山丹兵塔截

兵求昌甘

州兵策應

一路海虜自白石崖山口入犯洪水并甘州城南山丹兵

截大峯石硤口兵

求昌甘州兵策應

高臺寺御千戶所

境外寇路石城

近邊寇路紅山口石關口鶯高山口掃茅溝口破烟墩口紅上溝口双尖山口老鴉泉八坦九坦水窖山口

一路自石城泉入犯甘州平川等堡

一路自雙峯大山入犯八壩等堡

一路自水窖山口入犯九壩等堡高臺兵堵截大率甘州鎮東兵策應

部領

甘州衛

駐劄巡撫都御史一員 太僕寺卿一員 分巡副使一員 寺丞主簿各一員 監收通判判官各一員 總兵

副總兵各一員 坐營管千管司官全 都司印屯局捕

首領合屬官全 五衛所印屯局捕首領官全

通政考 甘州山丹圖卷一 五十九

洪水堡 駐劄守備一員 把總管隊官全

黑城堡 防守指揮一員 管隊官全

板橋堡 防守指揮一員 管隊官全

平川堡 防守指揮一員 管隊官全

按伏指揮二員駐甘峻 駐古城

掌堡官二員駐東樂 駐沙河

山丹衛

駐劄監收判官一員 守備一員 把總管隊官全 印

屯局捕首領官全

石硤口堡 駐劄備禦領班都指揮一員 管操官全

花寨堡 防守指揮一員 管隊官全

掌堡官一員駐新

高臺守御千戶所

駐劄監收縣丞一員 操守一員 印屯局操首領官全

防守官五員駐黑泉一 駐八坦一 駐九坦一 駐紅崖一 駐鎮羌

兵食

甘州衛

官軍原額馬步二萬八千四百一十三員名 新舊召募

軍一千四百五十名除逃故外又除分撥洪水等四堡一

八百三十四名見在留鎮 九千九百六十二員名 馬原額七千二百八十五匹

通政考 甘州山丹圖卷一 五十九

新買召募遊兵馬三百八十二匹除倒損外又除分撥洪

匹涼莊永昌遊兵六百一十六匹 備禦官軍一千九百二

見在留鎮五千二百七十八匹 十四員名 馬一百六十八匹分撥石硤口

屯糧料原額五萬二千二百二十七石九斗五升 草九

十二萬四千三百六十束 民運本折色糧布銀一十萬

七千三百九十五兩一錢二分 鹽糧二萬二千一百三

十一石歲無定例 年例銀四萬兩

洪水堡

官軍原額甘山二衛馬步見在八百五員名 馬四百九

十五匹

屯糧料原額六千一百三十七石五斗九升 草八萬四千四束

黑城堡

官軍原額馬步見在三百一十三員名 馬二百廿匹

屯糧料原額二千一百六十二石四斗三升 草三萬二千三百九十五束

板橋堡

官軍原額馬步見在二百七十四員名 馬七匹

屯糧料原額五百五十九石一斗 草一萬六千一十四束 鹽糧一千五百四十九石三斗五升歲無定例

邊政考

八甘州山丹圖卷四

手一

平川堡

官軍原額馬步見在三百一十五員名 馬一百九十四匹

屯糧料原額二千八百九十六石七升 草三萬八千七百九十四束

甘峻堡

按伏官軍二百員名 糧草無

古城堡

按伏官軍二百員名 糧草無

東樂堡

軍馬無

屯糧料原額六百五十六石四斗九升 草四百九束

鹽料一千八百八十八石六斗七升歲無定例

沙河堡

軍馬無

屯糧料原額一千一百五十七石八斗一升 草五千五百一十三束 鹽料一千二百五十三石七斗八升歲無定例

山丹衛

官軍原額馬步五千六百五十九員名 新舊召募軍三百九十五名除逃故外又除分撥花寨洪水二堡三百一十二名涼莊末昌遊兵四百七十名見在留

邊政考

八甘州山丹圖卷四

手一

城一千三百九十七員名 馬原額一千一百三十八匹 新買召募一百二十八匹除餉損外又除分撥洪水等四堡五百八十五匹見在留城六百四匹

屯糧料原額四千七百三十一石二斗七升 草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七束 民運本折色糧布銀一萬一千八百四兩五錢四分 鹽糧二千四百四十三石三升歲無定例

石硤口堡

備禦官軍六百二十四員名 馬一百二十四匹

屯糧料原額二千一石九斗六升 草四萬二百五十九束 鹽糧一千三百八十二石八斗五升歲無定例

花寨堡

官軍原額馬步見在二百六十員名 馬一百七十匹 屯糧料原額一千八百六十四石九斗二升 草三萬一 千九百九束	新河堡 軍馬無	屯糧料原額一千二百五十三石八斗三升 草一萬二 千五百三十八束	高臺守御軍戶所 官軍原額馬步一千三百一十七員名 新舊召募軍一 百七十七名 <small>除逃故外又除分撥永昌遊兵五十二 名見在留城一千三百六十七員名</small> 馬原	邊政考 <small>八甘州山丹圖卷四 五十三</small> 額六百五十一匹 新買茶易馬五百七十一匹 <small>除倒損 分撥永昌遊兵五十二匹 見在留城五百一十九匹</small>	屯糧料原額六千六百六十一石八斗六升 草一十五 萬二千六百五十八束 民運糧銀一千四百四十八兩 鹽糧一千一百六石二斗八升 <small>歲無 定例</small>	黑泉堡 軍馬無	糧料原額一千石 草一萬束	八壩堡 防守官軍馬步五十員名 糧草無
--	------------	-----------------------------------	---	---	---	------------	--------------	-----------------------

九壩堡 防守官軍馬步五十員名 糧草無	紅崖堡 官軍馬步二十五員名 糧草無	鎮羌堡 官軍馬步二十五員名 糧草無	邊政考 <small>八甘州山丹圖卷四 五十四</small> 先矧前後左右皆戎也虛實在途不掩其聲觀形而動 背向若運彼附我者豈甘心役於我哉稽其近事反應 有曰乘飢以敝我有曰乘流以漚我知我之虛然也病 者耗其元而後百邪入焉固根脉以復真氣其諸屯政 乎是故屯修於甘四郡半給屯修於甘涼四郡粗給屯 修於四郡內地有不稱魁曰未也
-----------------------	----------------------	----------------------	---

肅州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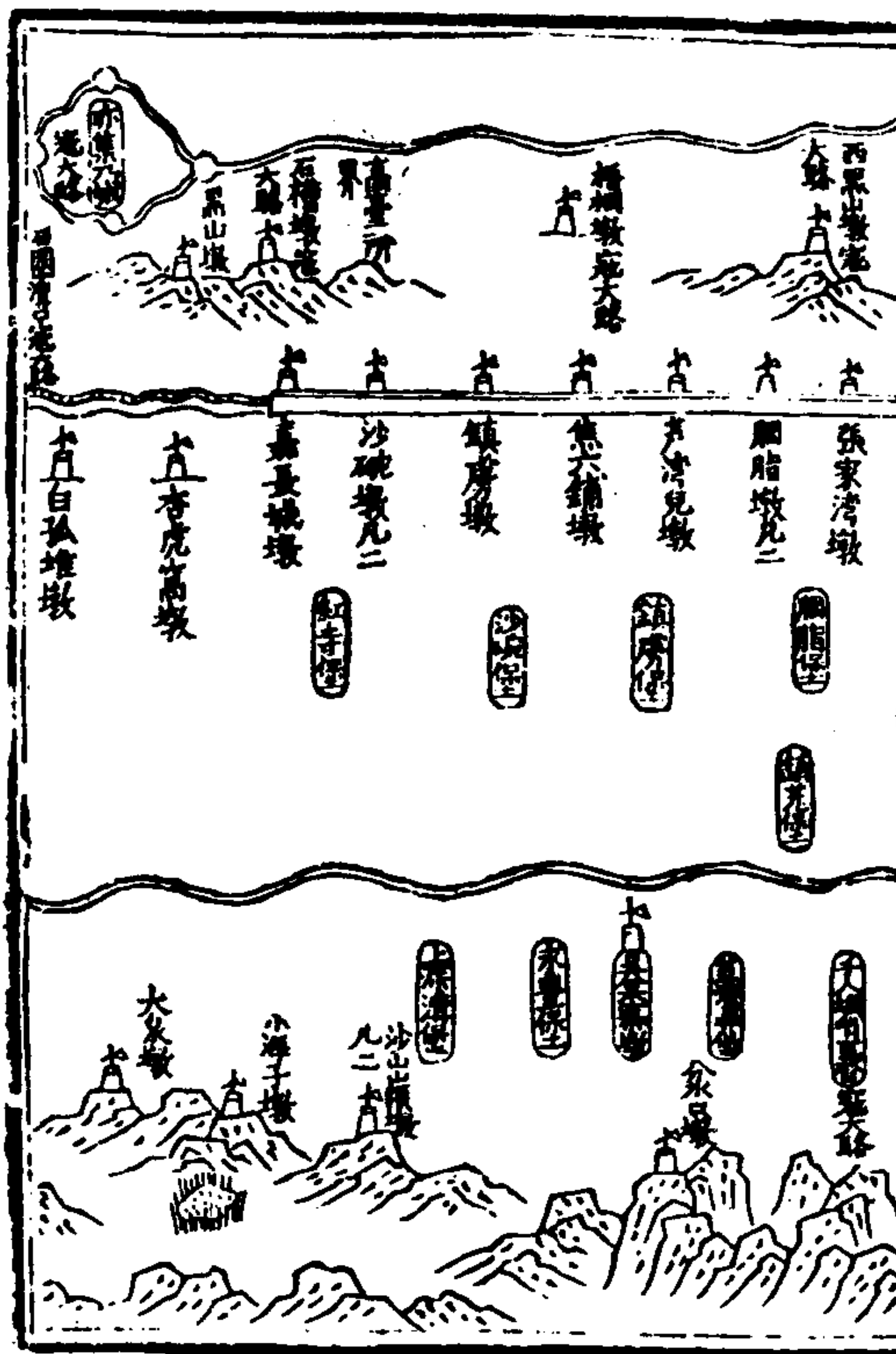
形勝 建置

河山襟帶羌戎通驛南有雪山峯我萬仞北有紫塞延
 袤千里西土保障之喉襟禹貢雍州之域也春秋戰國
 及秦屬西戎漢初月氏臣燉煌郡連間後為匈奴渾邪
 王之地漢武置酒泉郡東至瓜為前涼張軌所有隋
 置肅州唐置肅州酒泉郡宋初為回鶻所據元置肅州
 路總管府 國初設肅州衛領左右中前後中右中中
 七千戶所東轄鎮夷 國朝開設鎮夷守禦千戶所

邊政考

肅州圖卷四

五十五



肅州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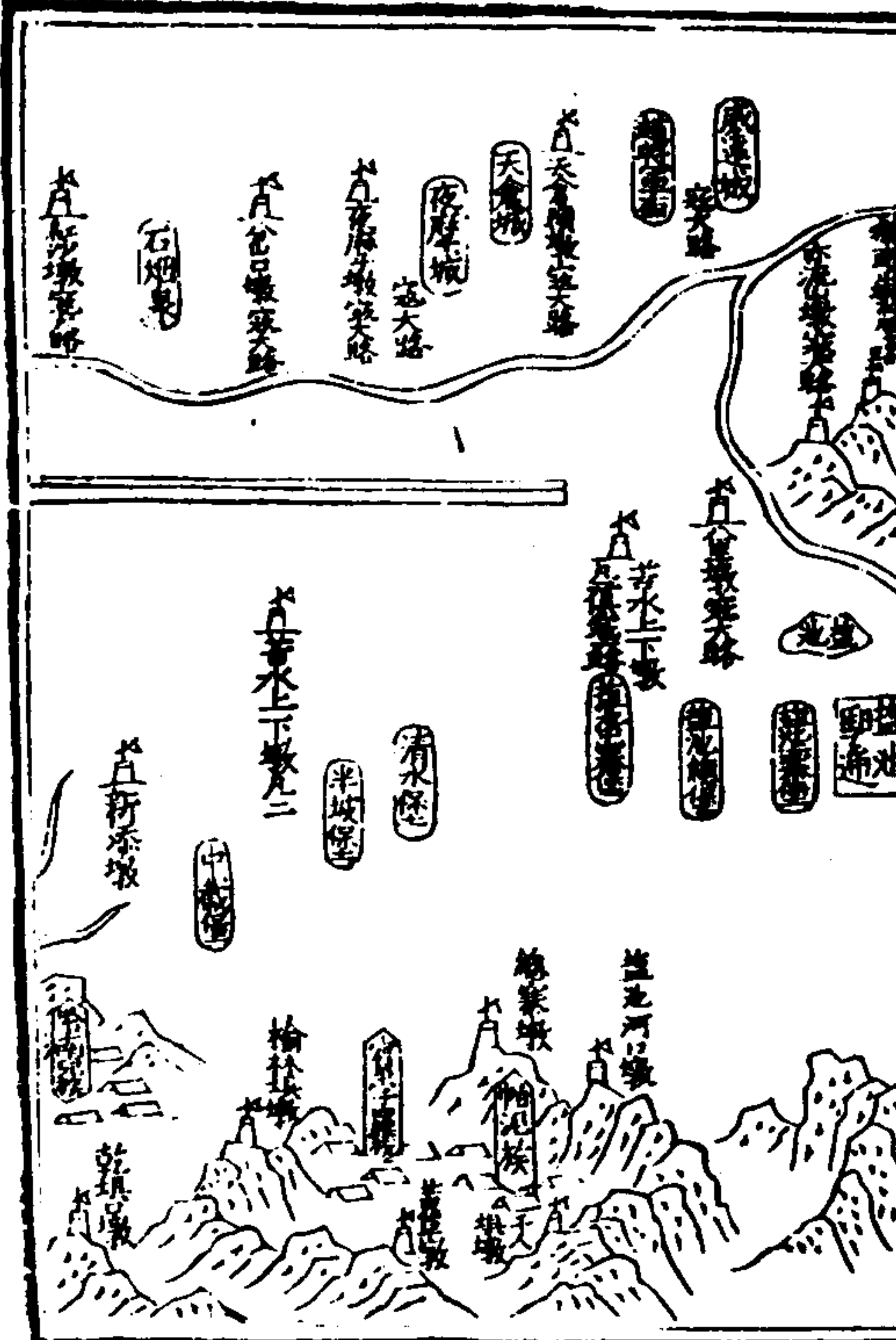
形勝 建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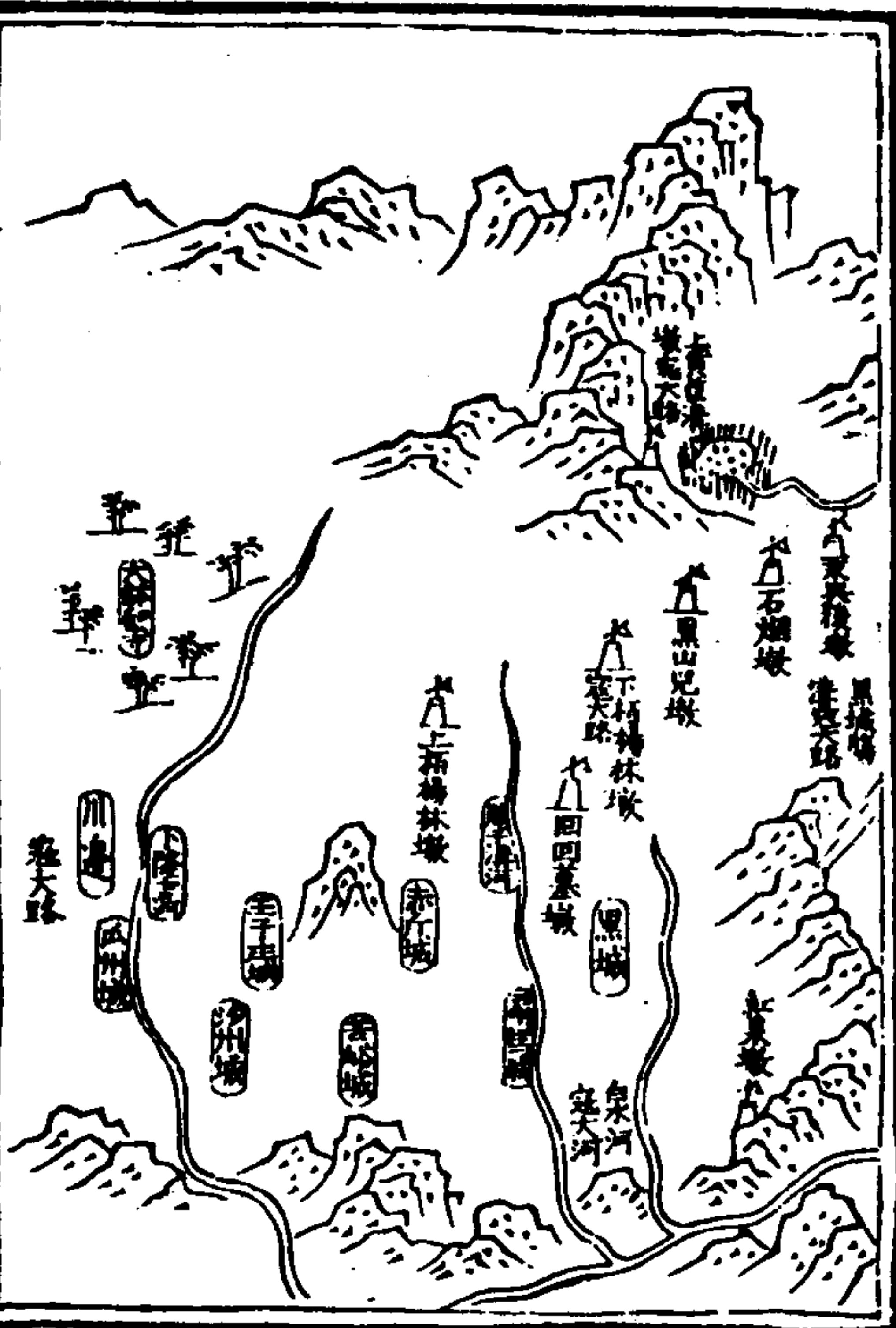
河山襟帶羌戎通驛南有雪山峯我萬仞北有紫塞延
 袤千里西土保障之喉襟禹貢雍州之域也春秋戰國
 及秦屬西戎漢初月氏臣燉煌郡連間後為匈奴渾邪
 王之地漢武置酒泉郡東至瓜為前涼張軌所有隋
 置肅州唐置肅州酒泉郡宋初為回鶻所據元置肅州
 路總管府 國初設肅州衛領左右中前後中右中中
 七千戶所東轄鎮夷 國朝開設鎮夷守禦千戶所

邊政考

肅州圖卷四

五十六





邊政考
入肅州圖卷四
五十九

至到
本衛東至鎮夷所鹽池驛二百四十里西至嘉峪關七十
里南至雪山一百五十里北至黑山一百八十里東南至
白城子二百五十里西南至雪山一百八十里西北至大
鉢和寺三百里東北至天倉墩三百二十里至甘鎮五百
里
關一
嘉峪關 七十
營五
古城營 三十
兩山口營 三十
鉢和寺營 五十
末興營 八十

半坡營 四十
堡四十有三
臨水站堡 四十
河清站堡 九十四
項堡 五
老鶴窩堡 三十
新城兒堡 三十
鄭家堡 七
屯莊堡 五
暖泉堡 一
鎮遠堡 五
板橋堡 一
譚家堡 二十
上古城堡 三十
下古城堡 三十
黃草壩堡 一
兔兒壩堡 三十
塔兒灣堡 二十
東洞子堡 二十
西洞子堡 二十
頭墩堡 一
花寨兒堡 五
二墩堡 二十
小沙渠堡 五
大鐮夫堡 二十
小鐮夫堡 二十
中渠堡 三十
東暖泉堡 三十
末定堡 三十
西店子堡 二十
亂骨堆堡 二十
沙河堡 二十
紅山堡 七十
末安堡 七十
金佛寺堡 八十
紅寺堡 九十
大莊堡 一百
末清堡 九十二
壩堡 五十
半坡堡 一百
中截堡 一百
清水堡 一百
中寨堡 一百
上寨堡 一百
鹽池總堡 一百
隘口二十有四
文殊山口 三十
硫黃山口 六十
寒水石山口 八十
紅山口 七十
紅口子 一百
觀音山口 九十
斷山口 八十
小鉢和寺 八十
西墩 七十
後墩 七十
東墩 六十
梧桐林 六十
上黃州 八十
石關兒 七十
上柏楊林 二百
天倉頭墩 三十
夜摩墩 三十
岔口墩 三十
金塔寺 一百
紅沙 八十
半截墩 二十
昌平頭墩 二百
威寧城 一百
白煙墩 八十

一百四

墩九十有七

牆壕一道又嘉峪關牆一道南至計米河一十五里北至石關兒一十五里共三十里

鎮夷守禦千戶所

本所東至合黎山二十五里西至鹽池驛四十里南至胭脂堡六十里北至毛目頭墩一百九十里東南至甘州三百里東北至亦集乃一千二百里西南至祁連山二百里西北至舊威虜城一百五十里

營一

千人壩哨馬營一百四十里

堡十有四

河西堡一十靖安堡二十鹹莊堡二十深溝堡二十紅寺堡二十沙碗堡三十臨河堡四十鹽池堡四十胭脂堡六十鎮羌堡六十馬營堡一百五十永豐堡七十鎮虜堡六十州溝井堡九十

隘口十

免兒關三十西黑山溝口六十石槽溝口四十石梯子溝口三十石圈兒溝口四十乾柴溝口二十石壩溝口三十毛目頭墩一百九梧桐溝七十千人壩一百四十

墩四十有六

墩四十有六

牆一道

要害

肅州衛

境外寇路亦集乃兀魯乃狼心山天倉夜摩谷口紅沙半截昌平白烟沙裏泉威虜城金塔寺上黃州溝

楊林

近邊寇路紅口子梧桐林小鉢和寺東墩後墩西墩斷山口石關兒

一路套虜自亦集乃兀魯乃透天倉石板墩入犯肅州臨

水堡肅州兵於鴛鴦池沙窩堵截

一路套虜收捕海虜往還自南山後白水河黑城腸子溝

透嘉峪關北黃州溝石關兒入犯肅州東暖泉堡并鎮夷

高臺甘州

肅州兵於沙子壩石關兒堵截東暖泉堡設伏

一路自東北亦集乃狼心山威遠經天倉夜摩谷口墩空

渡河南透金塔寺紅口子小口子入犯臨水等堡肅州兵於臨水堵截大舉鎮夷兵高臺兵甘州兵策應

一路自紅沙半截昌平等墩北孤紅山沙裏泉透威虜

塔寺搶掠屬番肅州兵并番兵堵截

一路西海遠虜自南討米川透觀音山口入犯金佛寺等

堡該堡設伏兵并屬番堵截肅州兵策應

一路西域回夷北山瓦刺達虜自西北川邊大鉢和寺透

下栢楊林斷山口小鉢和寺西墩後墩東墩梧桐林花城

兒入犯肅州肅州兵於斷山口堵截大舉
鎮夷守禦千戶所

境外寇路亦集乃狼心山

近邊寇路西黑山溝口極相溝石圍兒

一路自東北亦集乃狼心山經毛目頭墩硝池墩空順河

西行從補種灣透我頭山亦流山入犯八里墩苦水墩

鹽池等堡鎮夷兵於鹽池堵截大

一路自高臺水關山口入犯馬營堡鎮夷兵於馬營堡高

大舉甘州兵

部領

肅州衛

肅州衛

駐劄兵備副使一員 分守參將一員 把總管操官全

印屯局捕撫夷百領官全

嘉峪關

把關指揮一員 管隊官全

按伏官一員駐金

掌堡官一員駐水

鎮夷守禦千戶所

駐劄監收縣丞一員 操守一員 印屯局操首領官全

按伏官一員駐馬

守堡官二員一駐深溝

肅州衛

官軍原額馬步七千九百五十九員名 新舊抽選充發

軍二千二百三十名除逃故外又除分撥嘉峪關各堡防

千九百七馬原額三千一百九十四匹 新買茶易存儲

馬六百八十六匹除倒損外又除分撥各堡關隘伏

六百四

屯糧料原額一萬九千一十七石八斗八升 草四十二

萬九百二十七束 新增屯糧料三百四十二石九升

邊政考

草四千六百四十六束 鹽糧一萬四千六百五十五

斗四升嘉峪關每年該布一千一百四 綿花六千

五百三十二斤嘉峪關每年該布一千一百四 毛襖馬步

哨夜不收每三年次關領四百領 見在銀年例京運

民運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一兩一錢五分 草折價銀一

百三十四兩二錢四分

嘉峪關

防守官軍二百八十八員名

預備糧料二千一百五十三石一斗四升 草一千一百

二十一束嘉峪關

金佛寺堡

按伏官軍二百員名 糧草 無

臨水堡

甲軍一百一名

糧料一千一百三石三斗七升 草四萬九百四十七束

折色草銀四十五兩二錢八分

鎮夷守禦千戶所

官軍原額馬步一千一百二十九員名 新舊召募女發

軍一百六十七名 除逃故外又除分撥各城堡傳塘守城

六百七十員名 馬原額六百六十四匹 新買茶易馬一百一十

邊政考

入肅州圖卷四

六十五

匹 除倒損外又除分撥各城堡按伏傳塘一百二十

屯糧料原額四千五百八十石一斗七升 草六萬一千

五十四束 新增糧料四百石三斗七升 草六千一百

二束 鹽糧二千二百八十九石八斗七升 定例 布四千七

百一十疋 綿花一千九百五十六斤 毛襖馬步哨夜

不收每三年一次關領一百六十二領

馬營堡

按伏官軍五十員名 糧草 無

深溝堡

甲軍四十三名

糧料二千二百三十石五斗五升 草五萬七十束

鹽池堡

甲軍五十七名

糧料七十九石二斗八升 草三萬四千一百九束

折色草銀二十一兩二錢七分

肅州漢酒泉郡也孤懸絕域四顧叢梗伸縮罔由呼吸

之間稍違肯綮風濤不可禦矣矧延欸之門費出無經

司邊計者苦之 國家以肅為右腋遼為左腋較其供

餉劑料之殊罷於肅甚矣今也負廓息偃寇如聞矣連

山弋籽寇如庭矣衛藩據巢寇如戶矣套海竊關寇如

邊政考

入肅州圖卷四

六十六

鄰矣即使局鑰既嚴關拆未懈未敢許肆然晏枕已易

曰貞疾慎死有生理也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豫也否

則亦未敢許挺然終天地已可不警歟

邊政考卷之五

班固贊曰詩稱戎狄是膺春秋守在四夷戰守之論也我

高皇驅逐胡元再造華夏

文皇躬率六師蕩廓沙漠今以假息鼠竄之餘孽肆焉以逞戰

與守得已哉爰稽三夷順逆出沒暨中國戰守勝與否之

狀謹備書於歷年之下其全弄載在別考按圖索鑑庶幾

集思廣忠之一助云

北虜

西域

西羌

北邊備案

西被于流沙今沙州之

遷三苗於三危

邊政考

入卷五

厥貢球琳玕珉

西戎即叙

夏商

周禮西戎之屬有緄蠻蠻生

大康失國四夷叛后相

殷

立乃征吠夷七年然後

來貢

周

后桀暴亂吠夷入居

岐之間成湯與伐而獲

成

之

征西戎鬼方三年克之

湯

犬戎寇邊周公論梁

山而趨於岐山至王季

周

遂伐西落鬼戎後又伐

始呼豳徒之戎皆克之

季

伐商光武率師會於牧

西征犬戎獲其五王遂

武

西征犬戎獲其五王遂

西征犬戎獲其五王遂

穆

西征犬戎獲其五王遂

西征犬戎獲其五王遂

元命大夫秦仲伐西戎有

元命大夫秦仲伐西戎有

元命大夫秦仲伐西戎有

元命大夫秦仲伐西戎有

元命大夫秦仲伐西戎有

元命大夫秦仲伐西戎有

元命大夫秦仲伐西戎有

元命大夫秦仲伐西戎有

邊政考

入卷五

元命大夫秦仲伐西戎有

桓

元命大夫秦仲伐西戎有

王

元命大夫秦仲伐西戎有

王

元命大夫秦仲伐西戎有

王

元命大夫秦仲伐西戎有

王

元命大夫秦仲伐西戎有

王

元命大夫秦仲伐西戎有

王

元命大夫秦仲伐西戎有

王

元命大夫秦仲伐西戎有

王

元命大夫秦仲伐西戎有

文		惠		孝		祖		漢		始		秦	
十	年	二	年	三	年	九	年	七	年	三	年	二	年
匈奴殺北地都尉是時	匈奴寇伏道	匈奴入寇帝如甘泉遣丞相嬰將兵擊走之	匈奴兩寇伏道	匈奴復使使謝因獻馬遂和親	匈奴復和親匈奴方廣為書遺高后辭極發婚	匈奴復和親匈奴方廣為書遺高后辭極發婚	匈奴復和親匈奴方廣為書遺高后辭極發婚	匈奴復和親匈奴方廣為書遺高后辭極發婚	匈奴復和親匈奴方廣為書遺高后辭極發婚	匈奴復和親匈奴方廣為書遺高后辭極發婚	匈奴復和親匈奴方廣為書遺高后辭極發婚	匈奴復和親匈奴方廣為書遺高后辭極發婚	匈奴復和親匈奴方廣為書遺高后辭極發婚
													秦高秦忠
													秦高秦忠

光		元		帝		去		帝		後		帝	
元	年	六	年	二	年	三	年	六	年	四	年	六	年
匈奴入寇以李廣為右北地太守	匈奴寇上谷遣車騎將軍衛青將兵擊却之得首虜七百人	匈奴寇上谷遣車騎將軍衛青將兵擊却之得首虜七百人	匈奴寇上谷遣車騎將軍衛青將兵擊却之得首虜七百人	匈奴寇上谷遣車騎將軍衛青將兵擊却之得首虜七百人	匈奴寇上谷遣車騎將軍衛青將兵擊却之得首虜七百人	匈奴寇上谷遣車騎將軍衛青將兵擊却之得首虜七百人	匈奴寇上谷遣車騎將軍衛青將兵擊却之得首虜七百人	匈奴寇上谷遣車騎將軍衛青將兵擊却之得首虜七百人	匈奴寇上谷遣車騎將軍衛青將兵擊却之得首虜七百人	匈奴寇上谷遣車騎將軍衛青將兵擊却之得首虜七百人	匈奴寇上谷遣車騎將軍衛青將兵擊却之得首虜七百人	匈奴寇上谷遣車騎將軍衛青將兵擊却之得首虜七百人	匈奴寇上谷遣車騎將軍衛青將兵擊却之得首虜七百人
													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虜人畜甚多使騎兵入燒回中官候騎至雍甘泉詔發車千乘騎卒十萬上親勒兵欲自征之皇太后固要乃止以張相如擊布為將軍擊遂出塞而還
													○朝那湫在今固原州西北四十里蕭關在今固原州平涼縣界六盤山回中宮在隴州西北一百四十里
													匈奴入上郡雲中烽火通於甘泉長安詔以將軍周亞夫次細柳劉禮
													大霸上徐廣次棘門以備之
													遣問誘匈奴入塞以輔安國李廣王恢為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萬隆馬邑旁谷中匈奴將十萬騎入武州塞得雁門尉史知漢兵所居乃引還王恢等伏兵邀之不獲恢下吏自殺
													匈奴寇上谷遣車騎將軍衛青將兵擊却之得首虜七百人
													匈奴寇上谷遣車騎將軍衛青將兵擊却之得首虜七百人

元				朔				邊政考 人卷五	元					
四	三	二	一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二
騎擊匈奴青出塞千餘	遣衛青霍去病將五萬	匈奴入右北平定襄	匈奴入右北平定襄	春二月遣衛青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數千級夏四月青復率六將軍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	春以霍去病為驍騎將軍	王敬遺圍北去得裨王十餘人聚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高闕在大同府西北四百二十里	醉青等夜至圍之右賢王	匈奴寇代郡定襄上郡	匈奴寇代郡雁門	匈奴右賢王侵朔州上	匈奴右賢王侵朔州上	匈奴右賢王侵朔州上	匈奴右賢王侵朔州上	匈奴右賢王侵朔州上
								五						

朔				元				狩			
								里度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塞顏山去病出伐右北平二千餘里封狼居胥山禱於姑衍登臨瀚海鹵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			
								塞邊言原幣招烏孫以斷匈奴右臂既連烏孫自其大夏之屬皆可招俠武帝以為然使塞邊烏孫因遣副使使大夏大夏諸國於是西域始通			
								秋西羌反			
								冬遣將軍李息征西羌			
								平之置議羌校尉武帝征伐四夷及西逐諸羌乃波河漶祭令在塞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門隔絕羌胡於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里時先零羌與封養率相種解離結盟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屋安故遂圍枹罕漢遣將軍李息將兵討平之始置護羌校尉統領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之左右漢遂因山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實之			

天	初	大	封	元
二 以李陵為騎都尉師擊匈奴陵將步卒五千	三 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	三 春築塞外城障秋匈奴	三 匈奴寇邊遣郭昌將兵屯朔方 四 單于烏師盧徙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燉煌郡 五 塞受降城	上自雲陽歷五原出塞城北營單于臺望朔方 元 臨北河帝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遣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合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單于怒留吉上乃還 三 遣將軍李廣利將兵伐宛漢使入西域者言宛
	三 大發兵從李廣利圍宛宛殺其王毋寡以降得善馬數十匹	二 廣利攻郁成不克還屯燉煌	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上遣壯士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宛又不肯乃拜龍嫪李氏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位之貳師過塩水兵皆飢罷上苦諍罷兵上怒貳師恐乃留燉煌	三 廣其王姑師遂擊車師破之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宛屬於是酒泉列亭障在五門矣

元	節地音宣	風	元	帝	昭	後	和	征	漢
元	三 破姑師分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	三 因田其地帝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莎車叛衛侯馮奉世矯發諸國兵擊破之以奉世為光祿大夫	三 匈奴寇五原酒泉遣李廣利將兵擊之廣利出塞破匈奴兵於夫羊句山乘勝追北會有告丞相屈釐說詛大逆不道腰斬貳師妻子亦被收貳師聞之遂降匈奴	三 匈奴寇五原酒泉遣李廣利將兵擊之廣利出塞破匈奴兵於夫羊句山乘勝追北會有告丞相屈釐說詛大逆不道腰斬貳師妻子亦被收貳師聞之遂降匈奴	三 匈奴寇五原酒泉遣李廣利將兵擊之廣利出塞破匈奴兵於夫羊句山乘勝追北會有告丞相屈釐說詛大逆不道腰斬貳師妻子亦被收貳師聞之遂降匈奴	三 匈奴寇五原酒泉遣李廣利將兵擊之廣利出塞破匈奴兵於夫羊句山乘勝追北會有告丞相屈釐說詛大逆不道腰斬貳師妻子亦被收貳師聞之遂降匈奴	三 匈奴寇五原酒泉遣李廣利將兵擊之廣利出塞破匈奴兵於夫羊句山乘勝追北會有告丞相屈釐說詛大逆不道腰斬貳師妻子亦被收貳師聞之遂降匈奴	三 匈奴寇五原酒泉遣李廣利將兵擊之廣利出塞破匈奴兵於夫羊句山乘勝追北會有告丞相屈釐說詛大逆不道腰斬貳師妻子亦被收貳師聞之遂降匈奴	三 匈奴寇五原酒泉遣李廣利將兵擊之廣利出塞破匈奴兵於夫羊句山乘勝追北會有告丞相屈釐說詛大逆不道腰斬貳師妻子亦被收貳師聞之遂降匈奴
			三 匈奴寇五原酒泉遣李廣利將兵擊之廣利出塞破匈奴兵於夫羊句山乘勝追北會有告丞相屈釐說詛大逆不道腰斬貳師妻子亦被收貳師聞之遂降匈奴	三 匈奴寇五原酒泉遣李廣利將兵擊之廣利出塞破匈奴兵於夫羊句山乘勝追北會有告丞相屈釐說詛大逆不道腰斬貳師妻子亦被收貳師聞之遂降匈奴	三 匈奴寇五原酒泉遣李廣利將兵擊之廣利出塞破匈奴兵於夫羊句山乘勝追北會有告丞相屈釐說詛大逆不道腰斬貳師妻子亦被收貳師聞之遂降匈奴	三 匈奴寇五原酒泉遣李廣利將兵擊之廣利出塞破匈奴兵於夫羊句山乘勝追北會有告丞相屈釐說詛大逆不道腰斬貳師妻子亦被收貳師聞之遂降匈奴	三 匈奴寇五原酒泉遣李廣利將兵擊之廣利出塞破匈奴兵於夫羊句山乘勝追北會有告丞相屈釐說詛大逆不道腰斬貳師妻子亦被收貳師聞之遂降匈奴	三 匈奴寇五原酒泉遣李廣利將兵擊之廣利出塞破匈奴兵於夫羊句山乘勝追北會有告丞相屈釐說詛大逆不道腰斬貳師妻子亦被收貳師聞之遂降匈奴	三 匈奴寇五原酒泉遣李廣利將兵擊之廣利出塞破匈奴兵於夫羊句山乘勝追北會有告丞相屈釐說詛大逆不道腰斬貳師妻子亦被收貳師聞之遂降匈奴

平		末		帝	
				<p>謂漢兵救至大敵傳皇 將退范令軍中摩食 往赴之斬首數百餘虜 自相轉藉死者十餘人 由此不敢復向雲中</p>	
				<p>耶乃會其壯士三十六 人曰不入虎穴不得虎 子因夜以火攻虜營斬 其使及從者三十餘級 餘眾百許人悉燒死明 日乃召鄯善王廣以虜 使首示之一國震怖廣 叩頭願為漢無二心遂 至納子為質因其上超功 效復詔使于其主廣 德降於是諸國皆遣子 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 五載至是乃復通焉</p>	
				<p>七 實固使司馬班超執 勒王兜頭更立其故王 子忠是年遣使問等事</p>	
				<p>八 車師降之復置西域都 護戊巳校尉</p>	
				<p>九 北匈奴擊車師后王安 得救之遂攻戊校尉耿 恭恭擊却之西域攻沒 都護陳睦北匈奴圍已 校尉關龍軍師叛詔酒 泉太守段光救之後漢 永平中匈奴乃脅諸國 共寇河西郡縣今武威 張掖等郡地城門盡閉 明帝乃命將北征匈奴 取吾盧地今吾郡縣置 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 西域于關諸西域自絕 六十五載乃復通焉</p>	

和		章		帝	
				<p>初 建 帝 章</p>	
				<p>元 級彭擊車師斬獲數千 級北匈奴驚走車師復 年 降罷都護及戊巳校尉 班超留屯疏勒</p>	
				<p>二 罷伊吾盧屯兵匈奴復 守其地伊吾盧今哈密 地也</p>	
				<p>三 遣班超從就班超平 西域超欲平西域上疏 四 請兵曰馬者龜茲未服 宜連諸國兵禽之以夷 狄攻夷仗計之善也帝 乃以徐幹為假司馬將 班超從就之遂破焉 展進攻龜茲</p>	
				<p>元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二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三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四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五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六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七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八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九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十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十一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十二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十三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十四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十五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十六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十七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十八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十九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二十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二十一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二十二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二十三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二十四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二十五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二十六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二十七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二十八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二十九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三十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三十一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三十二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三十三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三十四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三十五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三十六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三十七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三十八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三十九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四十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四十一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四十二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四十三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四十四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四十五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四十六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四十七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四十八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四十九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五十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五十一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五十二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五十三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五十四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五十五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五十六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五十七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五十八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五十九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六十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六十一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六十二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六十三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六十四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六十五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六十六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六十七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六十八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六十九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七十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七十一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七十二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七十三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七十四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七十五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七十六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七十七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七十八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七十九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八十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八十一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八十二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八十三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八十四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八十五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八十六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八十七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八十八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八十九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九十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九十一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九十二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九十三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九十四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九十五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九十六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九十七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九十八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九十九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一百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一百一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一百二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一百三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一百四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一百五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一百六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一百七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一百八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一百九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一百十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一百一十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一百二十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一百三十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一百四十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一百五十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一百六十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一百七十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一百八十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一百九十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二百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二百一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二百二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二百三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二百四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二百五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二百六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二百七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二百八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二百九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三百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三百一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三百二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三百三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三百四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三百五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三百六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三百七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三百八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三百九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四百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四百一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四百二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四百三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四百四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四百五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四百六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四百七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四百八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四百九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五百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五百一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五百二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五百三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五百四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五百五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五百六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五百七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五百八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五百九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六百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六百一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六百二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六百三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六百四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六百五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六百六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六百七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六百八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六百九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七百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七百一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七百二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七百三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七百四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七百五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七百六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七百七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七百八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七百九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八百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八百一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八百二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八百三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八百四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八百五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八百六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八百七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八百八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八百九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九百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九百一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九百二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九百三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九百四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九百五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九百六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九百七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九百八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九百九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一千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一千一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一千二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一千三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一千四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一千五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一千六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一千七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一千八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一千九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二千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二千一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二千二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二千三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二千四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二千五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二千六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二千七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p>二千八 燒當羌寇吾盧西 十六</p>	

嘉	陽	走	遼政考	末	帝	順	光
	元校尉耿暉遣烏桓擊鮮 年甲大獲 三車師後部擊破北匈奴 年烏桓寇雲中		入卷五		年鮮卑寇朔方	元班勇發諸國兵擊匈奴 年平衍王走之 二鮮卑寇遼東郡兵擊破	
		年如永元時車置伊吾司 馬一人	九	六帝以伊吾膏肓之地 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	年復置伊吾司馬開屯田 西域絕	三討焉耆於是龜茲疏勒 于闐莎車等十七國皆 年來服從而烏孫悉以 西域絕	當曰棄西域則河西不 至可保上然之仍置校尉 屯田 班勇擊走匈奴田車師 三者西域復通燉煌太守 曹崇請出兵擊匈奴進 至取西域都太石不許令 置護西域副校尉
	六 服言其荒忽無常而統 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 制宜略依其俗今三君 素性疾惡欲分明白黑 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	年三鍾羌寇隴西漢陽校尉 年馬續擊破之 以來機為并州刺史劉 秉為涼州刺史大將軍 梁商謂機等曰戎狄荒 服言其荒忽無常而統 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 制宜略依其俗今三君 素性疾惡欲分明白黑 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	年海軍中增屯田十部 二復置隴西南郡都尉如 舊制 三鍾羌寇隴西漢陽校尉 年馬續擊破之				

元	嘉	末	帝	冲	康	建	帝	安	和	遼政考	末	
年北匈奴寇伊吾								年二使匈奴中郎將為定遠 年人刺吾斯殺之		入卷五	年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 五詔度遼將軍馬續格降 之吾斯立車紐為單于 年引烏桓羌胡寇遼中 年將張軌將兵擊降之	
年西域長史王敏殺于闐										廿	年三燒當羌那維寇金城校 尉馬賢擊破之 年四馬賢擊那維等斬之且 東傳難種羌寇三輔以 馬賢為征西將軍討之 年秋九月且凍羌寇武都 燒龍關 年六馬賢與羌戰敗死東西 羌遂大合擊唐羌寇三 輔武都太守趙冲擊破	年已甚亂也况戎狄乎其 務安羌胡防其大故忍 其小過機等夫性重刻 遂不能從到州之日多 所擾發○尚書僕射虞 翻上屯田
年白馬羌寇廣漢		年右復平孟以因信招之 降五萬餘戶	年左馮翊梁正招叛羌離 南狐奴等皆詣並降隴 右復平孟以因信招之 降五萬餘戶	年冲雖死而斬獲甚多 左馮翊梁正招叛羌離 南狐奴等皆詣並降隴 右復平孟以因信招之 降五萬餘戶	年冲追叛羌與戰死之 冲雖死而斬獲甚多 左馮翊梁正招叛羌離 南狐奴等皆詣並降隴 右復平孟以因信招之 降五萬餘戶	年二以趙冲為護羌校尉擊 燒當羌破之 年冲追叛羌與戰死之 冲雖死而斬獲甚多 左馮翊梁正招叛羌離 南狐奴等皆詣並降隴 右復平孟以因信招之 降五萬餘戶	年武威 唐羌復寇北地諸羌寇 武威	年之時羌燒圍隴冲斬首 四百餘級降二千餘人 年詔冲都督河西四郡擊 唐羌復寇北地諸羌寇 武威				

惠	康	太	遼政考	咸	始	泰	
	康 年 先王差服之制此萬世 之長策也帝不聽	太 三 塞內諸郡其後數自必 愧殺害長吏漸為民患 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 狄疆廣歷古為患宜及 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 畧漸徙內郡雜胡於邊 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	遼政考 人卷五	咸 五 樹機能陷涼州遣將軍 馬隆討之隆西度溫水 樹機能等以眾數萬據 險拒之隆以山路險隘 乃作扁箱車為木屋施 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 餘里殺傷甚衆隆至武 威鮮卑大人帥萬餘落 來降隆與樹機能大戰 斬之涼州遂平○以匈 奴左賢王豹子劉淵為 左部帥此五胡亂華之 始	咸 年 元六月索頭遣子入貢 於晉	始 年 匈奴殺劉猛降晉	泰 年 州
			廿三				
六							
年	六 ○秦雍氏羌齊萬年反 遺將軍周處等討擊之 處敗死						

安	太	末	康	遼政考	元	帝
				人卷五		
三	元	元	元	廿四	九	八
羅尚大破李特斬之○	廣漢太守張微討李特 年敗死	羅尚為益州刺史太守 辛田說尚曰特等志在 盜竊宜因會斬之尚不 從○李特據廣漢進攻 成都○以安定烏氏張 軌為涼州刺史	巴氏李特殺趙版詔以 羅尚為益州刺史太守 辛田說尚曰特等志在 盜竊宜因會斬之尚不 從○李特據廣漢進攻 成都○以安定烏氏張 軌為涼州刺史	皆司申論發遣還其本 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 釋我華夏纓芥之憂 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 末世於計為長也朝廷 不能用	九 我狄亂華宜早絕其原 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 曰武帝徙武都氏於秦 川欽以弱疆國行德 廣此宜權宜之計非萬 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 受其敵至非我族類其 心必異居封域之內無 寧隱憂之隔掩不備之人 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 滋蔓且秦末測此必然 之勢已驗之事也此等	八 張魯遷降曹於略陽五 年百餘家號曰巴氏 遺將軍孟觀擊萬年獲 之太子洗馬江統以為 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

高唐		業		大		帝		場		皇	
年五	年四	年三	年二	年一	年十	年九	年八	年七	年六	年五	年四
寇并州唐遣鄭元璽討之師頡利引兵還	突厥遣使如唐○突厥	突厥寇汾陰	突厥立楊政道為隋王	突厥寇高昌遣使入貢	突厥寇高昌遣使入貢	突厥寇高昌遣使入貢	突厥寇高昌遣使入貢	突厥寇高昌遣使入貢	突厥寇高昌遣使入貢	突厥寇高昌遣使入貢	突厥寇高昌遣使入貢
師頡利引兵還		突厥寇高昌遣使入貢		突厥寇高昌遣使入貢		突厥寇高昌遣使入貢		突厥寇高昌遣使入貢		突厥寇高昌遣使入貢	
師頡利引兵還		突厥寇高昌遣使入貢		突厥寇高昌遣使入貢		突厥寇高昌遣使入貢		突厥寇高昌遣使入貢		突厥寇高昌遣使入貢	

太		德		武		祖	
年五	年四	年三	年二	年一	年十	年九	年八
以金帛賜突厥贈隋末	分爲十州	州西至靈州因其故地	用其策處其東自幽	建武故事置千塞上下	者十萬溫莎博請漢漢	副總管張寶相擒突厥	頡利可汗以獻部降
以金帛賜突厥贈隋末	分爲十州	州西至靈州因其故地	用其策處其東自幽	建武故事置千塞上下	者十萬溫莎博請漢漢	副總管張寶相擒突厥	頡利可汗以獻部降
以金帛賜突厥贈隋末	分爲十州	州西至靈州因其故地	用其策處其東自幽	建武故事置千塞上下	者十萬溫莎博請漢漢	副總管張寶相擒突厥	頡利可汗以獻部降

福	齊	王	開	漢	高	祖	乾	周	太	祖	德	宗	肅
馮道為太傅晉諸藩鎮 於晉陽	晉王次潼州遣劉知遠 杜威張彥澤將兵御 舟渡河晉主自將及遣 李守直等分道擊之契 丹敗走	契丹復大舉入寇敗歸 ○契丹陷晉祁州刺史 沈斌死之	契丹入寇晉內丘陷燒 陽漢道斬威將兵擊之 威至滑州自立而還四 年稱皇帝國號周	契丹入寇晉內丘陷燒 陽漢道斬威將兵擊之 威至滑州自立而還四 年稱皇帝國號周	契丹入寇晉內丘陷燒 陽漢道斬威將兵擊之 威至滑州自立而還四 年稱皇帝國號周	契丹入寇晉內丘陷燒 陽漢道斬威將兵擊之 威至滑州自立而還四 年稱皇帝國號周	契丹入寇晉內丘陷燒 陽漢道斬威將兵擊之 威至滑州自立而還四 年稱皇帝國號周	契丹入寇晉內丘陷燒 陽漢道斬威將兵擊之 威至滑州自立而還四 年稱皇帝國號周	契丹入寇晉內丘陷燒 陽漢道斬威將兵擊之 威至滑州自立而還四 年稱皇帝國號周	契丹入寇晉內丘陷燒 陽漢道斬威將兵擊之 威至滑州自立而還四 年稱皇帝國號周	契丹入寇晉內丘陷燒 陽漢道斬威將兵擊之 威至滑州自立而還四 年稱皇帝國號周	契丹入寇晉內丘陷燒 陽漢道斬威將兵擊之 威至滑州自立而還四 年稱皇帝國號周	契丹入寇晉內丘陷燒 陽漢道斬威將兵擊之 威至滑州自立而還四 年稱皇帝國號周

宋	乾	德	開	實	宗	太	平	興	國	熙	端
三 景 隆 遣 使 朝 獻 三 阿 都 督 等 四 十 二 人 以 年 方 物 來 貢	二 遣 使 入 貢 有 玉 百 團 琥 年 珀 四 十 斤 羣 牛 羣 豹 鼠 倍 是	三 又 遣 使 貢 方 物	比 漢 主 殺 樞 密 使 設 常 遣 使 貢 之 曰 爾 不 東 我 今 擄 我 年 號 勒 李 筠 殺 段 常 漢 主 遣 使 謝 曰 父 為 子 隱 顯 赦 之 還 主 不 報 而 拘 其 使	命 李 繼 勳 等 進 奏 大 原 大 敗 漢 兵 于 城 下 ○ 何 繼 筠 逆 遣 師 于 陽 曲 敗	之 斬 首 數 千 主 遣 使 耶 律 昌 木 來 朝 始 年 遣 也	二 命 趙 居 舍 人 李 仲 甫 使 如 遣 帝 發 太 原 遂 伐 遼 年 遣 將 多 降	二 遣 使 詔 諭 甘 肅 州 回 鶻 可 汗 外 甥 賜 以 器 幣 招 致 名 馬 美 玉 以 備 車 騎 珠 璣 之 用	三 入 貢	三 曹 彬 克 勤 奔 固 安 及 涿 州 殺 其 將 賀 斯 復	三 九 月 回 鶻 入 貢 都 督 石 仁 政 磨 羅 王 子 等 四 族 並 居 賀 蘭 山 下 無 所 統 屬 蕃 部 入 貢 多 由 其 地 磨 羅 王 子 自 不 同 為 重	三 尹 繼 倫 大 敗 契 丹 耶 律 休 哥 子 徐 河 殺 契 丹 一 大 將 自 是 遼 亦 息

宋 皇 文		武 洪 皇 高 明 大		慶 開	
元北征		申戌春正月 太祖高皇帝即位		元寶似便宋京宛師乞和 年請相臣納幣稱太弟不許 元親故宋右丞相少保 信國公文天祥宋亡	
伊西域時開路納中噴至 元脫之歸擒其酋臣司徒 平章大者厥等召諭失把 兒王子把都帖木兒等來 降得人口馬駝以萬計 二置赤斤蒙古千戶所授 年官賜印 元威武王安克帖木兒遣 使朝貢改封為忠順王賜 金印西有哈刺北有赤力 把力畏兀兒東北有赤 斤蒙古南有阿端等皆 聞始建哈密衛後又改赤 斤蒙古千戶所為衛之置 是年東寧東寧衛皆皆 賜印置東左衛在沙州即		年四廿 撒馬兒汗回入貢自 此脩貢不絕 年五廿 平光將軍宋晟討哈密 擒其王子脫脫		順至正十七年元亡	
		年五廿 宋國公滿勝擊破擴郭 帖木兒河西遂平 州以西土番邀阻烏 思藏使者掠其輜重以 鄂魯為征西將軍討之 愈分兵為三覆其巢穴 窮追至崑崙山斬首不 可勝計獲馬牛千餘萬 年一廿 鄂魯魯魯魯魯魯魯魯魯 魯魯魯魯魯魯魯魯魯魯		年三 西平侯沐英略地崑崙 年計蕃部平之	

英	統 正 皇	英	德 宣 皇 宣	樂
年四 北虜李來毛里孩將萬 騎寇固原回至黃河大 堤對岸下營欲渡河掘 大堤渠水灌寧夏城時 寧夏精騎調援遂鎮	年十 北虜阿渠寇陝西平涼 ○是年北虜也仙家大 同有土木之變	年元 平光將軍宋晟討哈密 擒其王子脫脫	年五 宋國公滿勝擊破擴郭 帖木兒河西遂平	年十 會寧伯李英擊叛賊老 始遣使朝貢瓦剌達子 在哈密北百餘里是時 西域諸夷入貢者凡三 十八國皆經過哈密瓦 剌亦斤家古寧東諸夷 地面原被劫掠由是怨之
	年三 汝敬督軍糧餉遇賊被 傷卒虜將軍都督等其 統領京營精銳官軍巡 哨剿殺失利	年九 鄂魯為征西將軍討之 愈分兵為三覆其巢穴 窮追至崑崙山斬首不 可勝計獲馬牛千餘萬	年三 西平侯沐英略地崑崙 年計蕃部平之	年 古燉煌之地以去各衛 皆在哈密之東肅州之 西土魯番在哈密西一 千五百里
	年二 北虜牧河西沙寇寇 浪巡撫陝西右侍郎羅 年三 西安伯將貴擊虜傷其 年四 阿台於元都獲之			
	年七 宣城伯衛輝擊番酋 沙於沙唐川破之先是 西番巴沙族所管小族 皆思俄思哥等巴哇 族所管小族阿爾加倉			

弘		皇	
邊政考		人卷五	
北清水營堡攻陷入固 年原平涼安會等處大 掠而去		子戶楊壽等各陞二級 鎮守太監傅恩巡撫都 御史王繼總兵官右都 督周玉各賞行錄二表 裏銀十兩	
以陝巴為忠順王時守 臣因先安定王亦極舟 與先忠順王脫脫同族 奏差指揮哈林等詣西 寧求其族孫陝巴者襲 封忠順王令守哈密頭 目阿木郎輔之阿木郎乃 引哈刺灰夷人潛住土 魯番必禪地方盜馬殺 人馬黑庭領象入哈密 殺阿木郎支解之以陝		巴與土魯番皆蒙古元 之僕裔不殺執歸事聞 命侍郎張海都督綠旗 經略老哈密夷人滿刺 阿力克等賈勅責諭 被留海等請駁絕西域 賈路拘留先獻澤城印 責使寫亦滿速兒等於 甘州從之	
陝巴歸哈密夷人傳報 阿黑麻差使臣五名貢 馬駝獅子方物送回陝 年巴在三角城住候索漢 人通事住彼迎取		阿黑麻頭目牙蘭拔哈 密巡撫都御史許進請	
四九			

武		治	
邊政考		人卷五	
子馬土魯十世龍銀表 百戶〇是年北虜入西 海此海寇之始先是北 虜小王子怒其弟頭自 阿爾禿厥丞相亦不刺 欲殺之二酋恨奔出河 套擁部落萬餘至涼州 城下乞空閑地安住不 許凡一十餘日乃大掠 至五百餘級劫事者以 為小王子遂散撲殺之 餘未錄其虜入西海攻 破西寧安定王等族查 其詰印諸番散亡據其 地而居之日漸蕃盛皆		奉慶使通制工部尚 書才寬調兵自花馬池 四西北二百里與武營地 方出口禦之斬首數十 級歸虜伏資野之整	
幼無倚若令其帖木兒 運國禍不旋踵遂不放 歸		年兵征之 九三月阿黑麻襲哈密 年破之 年陝巴歸 王越至甘州取陝巴來 甘州兵部議奏賜陝巴 大帽大紅蟒龍衣王章 帶象牙笏復封為忠順 王王越卒	
六月速壇滿達兒遣使 伊滿刺法武運刺等進 貢乞放真帖木兒兵部 尚書劉宇從郎中楊廷 儀之議謂真帖木兒歸 留我郊正得古人質其 所親愛之意去魯春草 詞納貢未必實實不可 放回		正月忠順王陝巴走沙 州	
土魯番首使滿刺法武 運刺奏討真帖木兒 遣真帖木兒還時巡撫 甘肅都御史張璠等奏		西寧外番巴沙等族 次侵掠莊浪等處總兵 徐謙統兵襲斬首五 十七級馬牛羊萬餘 計春長公回城據報	
十一月西寧運南章章 哩族番夷鎮南運古六 兵備副使高顯守備楊 佑統兵襲至拜羊絨山 斬獲首至一百餘級		年	

正				皇			
九年	命總制都御史彭澤遠北虜住西海者澤令總兵官徐謙帥萬人征之虜聞南渡河大掠洮岷易馬屬番奔四川松潘地方未入復回西海住	九年	五月十一日犯石硤口	七年	正月犯洪水總兵官王勳戰於單于王城被傷官軍三十餘人五月復犯觀音山口王勳斬首五十六級	六年	八月虜入白石崖口犯甘州黑河總兵官衛勇大領兵迎敵僅以身免都指揮祝泰指揮王綱以及官軍死者五十餘人
十年	正月于百套虜二萬餘騎於花馬池北鎮邊墩	十年	六月滿速兒火者他只丁牙木蘭仍據哈密	六年	十一月本賊復由本口犯平頭城即犯占浪操守張斌斬首六級	五年	真帖木兒來時十三歲
十一年	論速增滿速兒令其送回搶去人口依送出鎮	十一年	又索要負賜彭澤備段絹綉三百疋與之	六年	拜牙即叛附土魯番	五年	意已勤懇乞准差人送回本主左部尚書何鑑命官議奏從之勅賜真帖木兒冬夏衣服靴帽行鎮巡官宴待各賞賜速增滿速兒與其兄弟頭目及速增拜牙即拜牙即叛附土魯番
十二年	殺死京差指揮馬騰總兵官金輔弟金輅擒去	十二年	巡撫都御史鄧章奏土魯番即次進到番文皆謂寫亦虎仙之取城印許段未與即年責使俱不發回大抵聲言虜家之端而欲掩飾犯邊之罪六次請和乞要賜備入貢合當隨宜撫處	十三年	去魯番火者他只丁牙木蘭領衆來肅州邊赤斤王子庄地方搶掠入高以數千計探過番	五年	真帖木兒來時十三歲

皇				德			
十三年	三月海寇入白石崖山	十三年	正月十五日套虜入境時一千三百餘騎到於	十三年	起至石井兒墩上拆開	十三年	撫程壽等五十九名并
十四年	二月海寇入白石崖山	十四年	元月山兒墩拆開牆口二	十四年	牆口一十二處深入固	十四年	遣使隨帶方物馬駝復
十五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十五年	虜又入境時四五千騎	十五年	二十二日套虜二萬餘	十五年	來進貢
十六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十六年	於固山兒墩東西拆開	十六年	騎於花馬池北柳楊墩	十六年	
十七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十七年	牆口五處二次肆行搶	十六年	起至青羊井墩上拆開	十六年	
十八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十八年	元月山兒墩拆開牆口二	十六年	牆口一十六處深入平	十六年	
十九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十九年	虜又入境時四五千騎	十六年	涼驪筆等處直抵隴州	十六年	
二十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二十年	於固山兒墩東西拆開	十六年	大掠而出總制右都御	十六年	
二十一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二十一年	牆口五處二次肆行搶	十六年	史野章調榆林等處官	十六年	
二十二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二十二年	元月山兒墩拆開牆口二	十六年	軍分布固原衝要不能	十六年	
二十三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二十三年	虜又入境時四五千騎	十六年	林直下米脂綏德無定	十六年	
二十四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二十四年	於固山兒墩東西拆開	十六年	河大川至山西石州黃	十六年	
二十五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二十五年	牆口五處二次肆行搶	十六年	河西岸大掠而歸榆林	十六年	
二十六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二十六年	元月山兒墩拆開牆口二	十六年	官軍亦不能禦	十六年	
二十七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二十七年	虜又入境時四五千騎	十六年		十六年	
二十八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二十八年	於固山兒墩東西拆開	十六年		十六年	
二十九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二十九年	牆口五處二次肆行搶	十六年		十六年	
三十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三十年	元月山兒墩拆開牆口二	十六年		十六年	
三十一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三十一年	虜又入境時四五千騎	十六年		十六年	
三十二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三十二年	於固山兒墩東西拆開	十六年		十六年	
三十三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三十三年	牆口五處二次肆行搶	十六年		十六年	
三十四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三十四年	元月山兒墩拆開牆口二	十六年		十六年	
三十五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三十五年	虜又入境時四五千騎	十六年		十六年	
三十六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三十六年	於固山兒墩東西拆開	十六年		十六年	
三十七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三十七年	牆口五處二次肆行搶	十六年		十六年	
三十八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三十八年	元月山兒墩拆開牆口二	十六年		十六年	
三十九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三十九年	虜又入境時四五千騎	十六年		十六年	
四十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四十年	於固山兒墩東西拆開	十六年		十六年	
四十一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四十一年	牆口五處二次肆行搶	十六年		十六年	
四十二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四十二年	元月山兒墩拆開牆口二	十六年		十六年	
四十三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四十三年	虜又入境時四五千騎	十六年		十六年	
四十四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四十四年	於固山兒墩東西拆開	十六年		十六年	
四十五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四十五年	牆口五處二次肆行搶	十六年		十六年	
四十六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四十六年	元月山兒墩拆開牆口二	十六年		十六年	
四十七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四十七年	虜又入境時四五千騎	十六年		十六年	
四十八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四十八年	於固山兒墩東西拆開	十六年		十六年	
四十九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四十九年	牆口五處二次肆行搶	十六年		十六年	
五十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五十年	元月山兒墩拆開牆口二	十六年		十六年	
五十一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五十一年	虜又入境時四五千騎	十六年		十六年	
五十二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五十二年	於固山兒墩東西拆開	十六年		十六年	
五十三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五十三年	牆口五處二次肆行搶	十六年		十六年	
五十四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五十四年	元月山兒墩拆開牆口二	十六年		十六年	
五十五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五十五年	虜又入境時四五千騎	十六年		十六年	
五十六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五十六年	於固山兒墩東西拆開	十六年		十六年	
五十七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五十七年	牆口五處二次肆行搶	十六年		十六年	
五十八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五十八年	元月山兒墩拆開牆口二	十六年		十六年	
五十九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五十九年	虜又入境時四五千騎	十六年		十六年	
六十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六十年	於固山兒墩東西拆開	十六年		十六年	
六十一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六十一年	牆口五處二次肆行搶	十六年		十六年	
六十二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六十二年	元月山兒墩拆開牆口二	十六年		十六年	
六十三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六十三年	虜又入境時四五千騎	十六年		十六年	
六十四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六十四年	於固山兒墩東西拆開	十六年		十六年	
六十五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六十五年	牆口五處二次肆行搶	十六年		十六年	
六十六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六十六年	元月山兒墩拆開牆口二	十六年		十六年	
六十七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六十七年	虜又入境時四五千騎	十六年		十六年	
六十八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六十八年	於固山兒墩東西拆開	十六年		十六年	
六十九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六十九年	牆口五處二次肆行搶	十六年		十六年	
七十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七十年	元月山兒墩拆開牆口二	十六年		十六年	
七十一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七十一年	虜又入境時四五千騎	十六年		十六年	
七十二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七十二	於固山兒墩東西拆開	十六年		十六年	
七十三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七十三	牆口五處二次肆行搶	十六年		十六年	
七十四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七十四	元月山兒墩拆開牆口二	十六年		十六年	
七十五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七十五	虜又入境時四五千騎	十六年		十六年	
七十六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七十六	於固山兒墩東西拆開	十六年		十六年	
七十七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七十七	牆口五處二次肆行搶	十六年		十六年	
七十八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七十八	元月山兒墩拆開牆口二	十六年		十六年	
七十九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七十九	虜又入境時四五千騎	十六年		十六年	
八十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八十年	於固山兒墩東西拆開	十六年		十六年	
八十一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八十一	牆口五處二次肆行搶	十六年		十六年	
八十二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八十二	元月山兒墩拆開牆口二	十六年		十六年	
八十三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八十三	虜又入境時四五千騎	十六年		十六年	
八十四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八十四	於固山兒墩東西拆開	十六年		十六年	
八十五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八十五	牆口五處二次肆行搶	十六年		十六年	
八十六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八十六	元月山兒墩拆開牆口二	十六年		十六年	
八十七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八十七	虜又入境時四五千騎	十六年		十六年	
八十八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八十八	於固山兒墩東西拆開	十六年		十六年	
八十九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八十九	牆口五處二次肆行搶	十六年		十六年	
九十年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九十年	元月山兒墩拆開牆口二	十六年		十六年	
九十一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九十一	虜又入境時四五千騎	十六年		十六年	
九十二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九十二	於固山兒墩東西拆開	十六年		十六年	
九十三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九十三	牆口五處二次肆行搶	十六年		十六年	
九十四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九十四	元月山兒墩拆開牆口二	十六年		十六年	
九十五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九十五	虜又入境時四五千騎	十六年		十六年	
九十六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九十六	於固山兒墩東西拆開	十六年		十六年	
九十七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九十七	牆口五處二次肆行搶	十六年		十六年	
九十八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九十八	元月山兒墩拆開牆口二	十六年		十六年	
九十九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九十九	虜又入境時四五千騎	十六年		十六年	
一百	六月大掠固原平涼	一百	於固山兒墩東西拆開	十六年		十六年	

<p>三 入寇總制尚書唐龍調 兵禦之斬首三百五十</p> <p>十 入虜仍潛軍由乾溝潤 夏兵萬餘人拒之遂不能</p> <p>七月虜大舉至花馬池 攻捕總兵官王効以寧</p> <p>二十 海寇入區都口累犯洪 水守備崔嵩等前後共 斬首三十八級</p>	<p>邊政考 卷五</p>	<p>營過內輕騎數十趨水 飲馬瑛督軍拒之自辰 至酉賊不得水移營北 行又翌日賊後哨千餘 沿山北行趙瑛尾其後 擊之斬首二級奪獲馬 十四匹犏牛五十隻兆 羊八十七隻副總兵江 桓領兵二千五百西南 阻唐軍賊不得過驢 原議鎮城北分布人馬 俱無如約督發殺賊殺 虜男婦四百一十三牲 畜一千一百四十九六 月初二日賊由鎮遠關 渡河石紫墩入本軍聞</p>
<p>十 海寇節犯西寧守備彭 果等追斬二十級又犯 末昌遊擊魏慶等追斬 六十級</p> <p>十 海寇下兒孩來款撫鎮 宴資之</p>	<p>邊政考 卷五</p>	<p>年 級提聞龍齊白金五十 年 兩行絲四表裏餘資 有差</p>
<p>十 正月套虜犯甘州時以 萬餘騎由仁祖山口犯 甘州殺死官軍指揮劉 漢等十餘員名</p> <p>正月套虜入犯西寧開 住總兵官魯經念增 珍共斬首四十二級總 兵官美英追擊虜寇 於涼州乾溝池青沙嶺 擄其巢穴斬首二百三 十餘級十月復以三萬 餘騎夜襲仁祖山口 先大太監陳浩斬劫</p>	<p>邊政考 卷五</p>	<p>險固遂於左城兒濟入 境羊羣以眾寡不敵 被其大掠甘州四野三 日方回殺虜人畜以萬 餘計</p> <p>套虜數萬由花馬池 邊侵犯深入同原平涼 等處總制尚書劉天 和調兵追擊即斬首 四百五十餘級○十二 年 正月套虜犯在浪指擄劉 爵禦於朔溝斬首七級</p> <p>正月套虜犯涼州副總 兵王輔追之斬首九級</p> <p>是月套虜犯西寧都 指揮祁奉德之斬首</p>

邊政考卷之六

按三夷類無定居無定名騁疆力相雄長亦無定長子騎
剽掠為生業亦無定業狼心野性故亦無定性是故類族
以領之居方以別之類而為三所謂類犬羊則犬羊之而
已因類以為之坊要亦無混施焉

北虜類

匈奴黃帝本紀北逐葷粥註索隱曰葷粥匈奴別名唐虞以上
匈奴曰山戎亦曰獯鬻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曰玁狁秦漢曰
皆曰突厥

東胡正義曰趙東有瀛州乃東北營州之境即東胡烏丸地服
胡曰東胡烏丸之先後為鮮卑也國在匈奴東故號曰東
胡

邊政考

卷六

樓煩地理志雁門郡有樓煩縣胡之故地也正義曰即嵐州
樓煩州之北與地要覽曰樓煩故城在今太原府崞縣東

單于者廣大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

稽濫徐廣曰稽濫一作臨濫

林胡郡西胡國名括地志云在朔州嵐州以北春秋北
胡地如淳曰林胡即傍林為趙武靈王所城

北貉貉北方種索隱曰貉即濊也與高麗
同種在辰韓之北朝鮮之東東窮大海

頭曼單于之名

冒頓劉伯莊曰
音墨特

闕氏蘇林曰音馬支劉貢父曰
匈奴單于號其妻為闕氏

白羊張晏曰白羊匈奴別種與樓煩胡皆在河南
河南者朔方郡之河南也今亦謂之新秦中

白土曼丘徐廣曰白土地名在上郡張晏曰上郡有白土縣括
地志云廷銀綏三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因名白土

也曼丘複姓
臣其名也

左右賢王

匈奴官號有左右
案左以次當為單于

當戶

有左右大當戶

休屠

匈奴之屬為王者之號索隱
曰休音朽張晏曰屠音諸

渾邪

匈奴別名

丁靈

習水七千里匈奴種名在廉居北去匈奴庭接

右谷蠡王

右谷蠡左谷蠡王以次為左賢王

耏衍鞮

匈奴之

烏桓

其先東胡也續漢書曰漢初匈奴破東胡其餘眾退
保烏桓山因為號焉其俗無常居男女悉髡頭為便

屠耆堂

匈奴之名也

揄衍胸鞮

單于之號即
名屠耆堂者

日逐王

史昭曰如休屠
王渾邪王之稱

呼韓邪

匈奴單于之號宣帝五鳳元年稱
呼韓單于甘肅二年款塞請朝後先武建武中日逐王比為呼韓邪

右犁汗

匈奴之

烏累若鞮

單于之

鮮卑烏桓

本皆東胡種漢初匈奴破東胡
其餘眾散保烏桓山鮮卑山為二族

南呼衍

史記匈奴傳有呼衍氏索隱曰呼衍本南胡之
徒後因為氏蓋其貴種也常與單于婚媾

車紐

匈奴名

屠各

匈奴別種名即漢武時
金日磾父休屠王之裔

遼西烏桓 遼水出高句麗在幽州之域烏桓東胡

蹋頓 烏桓別種丘

去卑 右賢王名大夏赫

索頭 鮮卑別部也姓拓跋氏其

可汗 晉書唐高宗曰今

毛 可汗名後追

推寅 可汗名後

車棍 鮮卑別族也

秃髮樹機能 鮮卑俗稱曰秃髮其先乃婢因以為氏史曰其

拓跋力微 拓跋復姓力微其名即北魏神元帝也其先出自黃

宇文部 鮮卑之別部漢南單于之遠屬也在遼東塞外因獵得

段國 號單于

銚仁昭 鹿之三

盧水胡 晉書注盧水胡

慕輿 代北後姓或云即慕容氏

虓鮮卑 段務勿塵 鮮卑姓也名務勿塵遼西

烏桓羯末 羯末人名也遼

呼延攸 匈奴名也後姓呼延氏本曰呼

劉淵 晉各小醜 劉淵劉聰之父也

黑匿 有鞞 鮮卑別部之號或云黑

可足 渾代北三字姓前燕

獨孤 東胡烏桓別

設奔干 奔干後因以姓名為部落之號

乞伏國仁 統主號乞伏可汗傳子至高統司繁為符堅將王

烏桓魯利 魯利人也

柔然 北狄國元魏神元帝末掠騎得一奴髮始齊肩其主字之

高車 古赤伏之餘種初號伏歷北方以高車語

薛干 本鮮卑別部之人

庫莫奚 北狄國名也一名奚其先東胡宇文部之別種後種

爾朱 復姓其先契胡部落大人代

契丹 東胡種居於西樓在潢水之南黃龍之北得鮮卑故地或

叱干阿利 叱干代北姓

唾契汗 姓也

敕連可汗 猶古單于也號曰敕

劉石符 晉時劉元海撰石符號漢石勒撰

厥達 舍也師古曰厥達本虜種姓因為國號後詠為柁恒耳

契胡 謂爾朱榮也皆東胡種魏武帝

步落稽 裔居河東之河曲或云山戎赤狄之後也

拔也惡 毛拔也代北復姓其先與斛律同祖

達奚 代北復姓也

賀若 代北復姓其先居元朔隨魏南

莫多婁 貸文 莫多婁三字

若干惠 若干虜復姓

胡羯 謂戎夷耳不特指於羯也

突厥 世居金山工於鐵作金山狀如兜

木杆 號可汗

俟斤 名可汗

普六茹 堅 普六茹虜三字姓堅名也

莫多婁 姓虜三字

慕容 三藏 慕容複姓

烏丸 軌 王軌本烏丸人故呼曰

叱列 長 又 叱列虜複姓

突利設處羅 侯 突利其設之號也猶言部突厥之俗

奚 奚本號庫莫奚其先東胡宇文之別種為匈奴所破窟居

其部族也至隋始去庫莫而但曰奚唐末居陰涼川在幽州

之西南雷音習董衝又音先立反即曰雷音也鉄勒諸部之

後屬於雷音有東西奚焉

雍虞 閭 都藍可

玷厥 達頭可

屈突 代北復姓

都藍 可汗之號也

漆干 汗名

未曷 北狄國本號栗靺鞨姓大氏其先有舍利乞乞仲象者度

地志云靺鞨甘肅慎地去京兆東北萬里東北各抵大海

啓民 為啓民可汗

俟利發 俟斤契苾歌 才 俟利發本突厥大臣之稱鉄勒以為別

斤之名也

屠耆 句如單于之號也名曰逐王薄胥堂按句如傳

吐吉 設 突厥別部

室利 設 黃龍北傍徂越河共有七姓

莫賀 咄 設 吐 莫賀咄其部與兵者曰設莫賀咄其設之號

豆盧 虜姓其先慕容支庶燕王廐之族其後有

若干則若千虜種姓

都番句奴別種也

阿史那社爾阿史那突厥三字

夷男真珠可汗名

結骨堅

葉護葉護突厥大臣之稱賀魯其名也姓阿史那氏

斛瑟羅名也姓阿史那氏嗣聖三年太后以為繼姓絕可

默啜突厥君

葛邏祿突厥諸部

胡祿屋木泥熟部將之名後以為部

闕特勤突厥俗稱子弟

拔悉密北狄種名

阿史那獻阿史那突厥三

小殺突厥君

阿史德頡利發阿史德虜三字姓也突厥大臣之官

黑水靺鞨北狄別種沈括曰黑山在大蕃之北有城在其西南

奚李詩奚國首長姓

奚厥或解云奚與突厥

莫賀達干莫賀首長之名也按突厥大臣之官凡二十

趙堪白真陀羅正誤按新唐書張守珪傳初書趙堪白真陀羅

骨咄葉護名也

契苾何力契苾虜種姓何力其名

盟沒斯可汗契苾之名也

達旦北狄國名本姓契苾之餘種居陰山者自號達旦

邪律阿保契丹主姓邪律名阿保機五代史四夷附錄曰阿

奚酋奚東胡種名酋君長

邀估列契丹名也契丹富豪氏委囊頭巾者納

舍利契丹名也契丹富豪氏委囊頭巾者納

場隱契丹名也契丹富豪氏委囊頭巾者納

奚王契丹名也契丹富豪氏委囊頭巾者納

麻谷契丹名也契丹富豪氏委囊頭巾者納

解里契丹名也契丹富豪氏委囊頭巾者納

契丹阻本西羌別種其國在烏貢折支之地東至松州

遼英宗治平三年契丹主

金先是一善曰今大功已建古不稱號無以繫衆心阿骨打曰

吾將思之矣乞買復以為言速即如后曰遠以魯鉄鉄取

其堅也實哉雖堅終以變壞雖金不更不壞金之色白完顏

色尚白於是號大金是謂之金

奄蔡 胡廣曰即閩蘇國在康居西北二千里魏略云奄蔡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身毒 西域國在大夏東南史記作乾毒李奇曰一名天篤所謂浮屠胡是也師古曰今天竺國是蓋身毒聲轉為天篤謂省文作竺又轉為竺音也萬震南州志身毒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

昆莫 烏孫王號也其
安息 大夏氏西可數千里其國王著以銀為錢故王面為蓋錢文獨為王命慕為夫人面王死輒更鑄荀悅曰暮音漫錢也昔

鄯善 本樓蘭國去陽關千六百里漢昭道傳介子往刺其王更名鄯善
莎車 本城名後因名國

疏勒 本城名後以名國在沙車東北對頭疏通作疎
樓蘭 西域國去陽關千六百里昭帝遣傳介子往刺其王更名其國曰鄯善

邊政考 一八卷六 十一
岑駉 烏孫官號也名軍須靡漢書娶作陳音子候皮
昧蔡 大宛將名昧莫局反蔡先葛天

渠犁 渠犁一曰支渠犁
烏禪幕 西域小國譯音禪

罽賓 西域國治術鮮城
車師後王姑句 車師西域國名有前王後王後王名姑句前王之父也

龜茲 西域小國在大宛國西天竺國東

姑臧 縣屬武威郡在河西指地志云姑臧在羌胡中景為富饒按武威今西涼州是也

鳩摩羅什 什摩羅什而後之徒秦姚興禮為國師使居逍遙園譯經

者舌 西域國名古康居國也破洛那西北
救勒 元魏時號高車部其後分散曰薛延陀曰回紇曰都播曰骨利幹曰多覽曰同羅曰僕固曰拔野古曰思結曰渾曰斛薛曰奚結曰阿跌曰契苾曰白雲別為十五部總號救勒又號鉄勒括地志云鉄勒在樂勝北經秦長城北行經砂磧十三日

吐京 西胡種名胡去居吐京胡之人名也呼韓款塞
葉護 西突厥大臣之官回紇太子之稱也

僕骨 僕骨其十五部
薛延陀 本匈奴別種也先與薛種雜居磧北後拔延陀部而有大之故號薛延陀也一利至氏

吐屯 設突厥大臣凡二十八等其一曰吐屯其俗謂別部典兵屯設者曰設時西突厥強盛西域諸胡皆臣之突厥各遣吐屯監之督其征賦故

邊政考 一八卷六 十一
回紇 其先匈奴也姓藥葛羅氏各薛延陀北婆陵水上元魏時號高車部唐初為救勒諸部後為突厥會突厥亂破之時請改回紇為西域國

骨利幹 居瀚海北其地晝長夜短日方沒後天色正曉黃羊脾適熟日已復去

多濫葛 在薛延陀東

同羅 在多濫葛東

僕固 在多濫葛東

拔野古 一名破北在僕固東拔蒲撥反一名破野固或作拔野固

斛薛 在多濫葛北
奚結 在同羅之東

西羌類
 邊政考 卷六
 羌按通典西番即古西羌出三苗蓋姜姓也其國近衡山及
 綿地千里南接蜀漢外蠻夷西北鄰善師諸國所居無
 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產收為業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
 母姓為種號妻後母納娉如強則分種為西豪弱則為人
 繁熾在古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為西豪弱則為人
 附落更相抄掠以力為雄殺人尚死無他禁令其兵長在山
 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殺為吉利病終為
 不祥甚耐寒
 苦同之禽獸
 犬戎平王之末周遂陵逢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
 有大荔之戎渭南有豳戎伊洛間有揚拒泉臯之戎洛川
 戎潁洛以西有蠻氏之戎間在中國與諸夏盟會
 氏羌按通考有羌無弋爰劔者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以為奴
 穴中得免與劍女遇合於野女耻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
 為俗遂俱以入三河間諸羌共畏事之推以為豪以射獵為
 事爰劔教之田畜種人依之者益眾羌人謂奴為無
 弋爰劔嘗為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為豪主

義渠 索隱曰古西戎國與趙魏接壤有二十五城秦昭王城之
 秦置北地郡按義渠本西戎種名後因次為姓安國名也後
 書西羌傳涇北有義渠之戎使行並去聲奉使巡行諸羌之
 地也諸羌按漢書註羌有
 百五十四種散處三河
羌棘 羌姓之別裔樊繡此反樊侯國在馬湖江
武都氏 正義曰氏今成州武州等是在戎州西北風俗通云氏
 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窟山谷或號青氏或號
先零 西羌種
罕开豪 罕俗作罕开音奉皆西羌種漢武滅之置罕
 开縣屬天水郡罕名靡走开豪名靡庫
參狼羌 參狼武都西
燒當 西羌種號也無弋爰劔之後從爰劔五世至研最豪德
 燒當自後以研為種號又十三世至燒當時元帝朝也燒當復
 邊政考 卷六
 豪健子孫更以為種
 號居河北大允谷
滇良 羌豪姓名滇音顯本西夷
 國名或曰句就種羌也
號多 西羌種名也
沈氏 東羌種號也續漢書曰羌
 在上郡西河者沈氏也
白馬胡 西南夷種名在汶山郡按
 汶山今茂州是屬成都
馬蘭羌 晉書註馬蘭羌
 即焉邈差也
秦氏 氏在秦州者曰秦氏風俗
 通云氏本西南夷種也
氏酋 風俗通云氏本西南夷種魚豢魏畧云漢置武都郡排其
 種人分窟山谷或號青氏或號白氏也酋帥也音慈秋反
吐谷渾 吐谷渾者本遼鮮卑慕容廆之庶兄也父涉歸分戶以
 隸之及渾嗣位二部馬蘭處遣使讓之曰分建有別何

不相遠異澤怒曰馬關乃其當何至怒人欲遠別甚易恐後
會為難耳遂率其衆西徙寘遺長史追謝之澤遂四傳陰山
而苦未嘉之亂因度隴居洮水之西極於白蘭地方數千里
鮮卑稱兄為阿干魔作阿干之歌思之澤有子六十人長子
吐延嗣吐延有

白蘭 羌種名吐蕃謂之丁零左屬党項右
接多彌或曰亦吐谷渾之別種也

姚羌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
人也故曰彌老羌

啖提氏 漢武帝元狩元年氏徙見
漢武帝元狩元年氏徙見

党項羌 西羌別種其國在折支之地東至松州西接
業護南界春桑北鄰吐渾有地三千餘里

渾 吐谷渾之類
在諸部之南

吐蕃 本西羌屬姓勃窣野居折支水西在吐谷渾西南唐初吐
蕃始興其帥後魏末自臨松耶承其故主有黃蓋之號高
宗時遂滅吐谷
渾盡有其地

蘇非 復羌人
八卷六

奴刺 主故以渾奴刺也吐谷渾自稱曰渾
奴刺主故以渾奴刺也吐谷渾自稱曰渾

羌渾 羌三苗之類如吐谷渾之類皆近吐蕃故連言之
勒諸部之號如吐谷渾之類皆近吐蕃故連言之

乞離胡 吐蕃君
長名

西番

邊政考卷之七

北虜河套

曰北虜河套者何套吾故土也委以巢虜故曰北虜河套
云周城朔方秦漢取而郡縣之唐守河北所謂阻三面以
爲固關中稱天險焉黃河不守險在虜矣復套之議壯
圖哉好謀者相肯揆力焉可也

河流 附里

河水東逕富平縣故
城西 富平即
今寧夏

又北薄骨律鎮城在
河清上赫連果城也在
靈州東北

又逕典農城東 世謂
之胡

城又北逕上河城東世
謂之漢城薛瓚曰上河
在富平縣即此馮參爲
典農都尉也此以事農

又東北逕廩縣故城
王莽時爲
西河亭

又東北逕渾懷障西

山川

榆林衛東 套
中

龍濟渠 潤乾海子潤
龍濟渠潤乾海子潤
龍濟渠潤乾海子潤

寺兒溝 潤則潤俱南近
木瓜園堡

磁密溝 白崖兒 孫百戶
堡

免兒 臨近東黃河

沙河 近東娘娘難

黑水 張茂春 舊兒溝

俱南近鎮羌堡

石密川 榆林庄 俱南

近末興堡

沙河 密木 俱南 內昌水

掌謝家 俱南 近神木

古蹟 附沿

富平故城 在省東
城西北

渾懷障 在忻都
城東北

朔方臨戎縣故城 在朔
北

臨河縣故城 在高關山
東

河目縣故城 在河
南

朔方郡城 在河
南

渠搜縣故城 在朔方郡
城東

西安縣故城 在渠搜縣
東

河陰縣故城 在西安縣
東

<p>地里志曰渾懷都尉治塞外者也大和後魏初三齊平徙歷下民在此去北城三百里</p>	<p>又東北歷石崖山西去北城五十里</p>	<p>又北過朔方臨戎縣西</p>	<p>又北有枝渠以溉田</p>	<p>又北屈而為南河出焉</p>	<p>又屈而東流為北河</p>	<p>東逕高關南</p>	<p>又自臨河縣東逕陽山</p>	<p>南與河南合</p>
<p>沙頭山也河守俱近東北黃河</p>	<p>陳紅山官溝亭片葉河</p>	<p>井兒河轉輪溝</p>	<p>大珍哇俱南近建安堡</p>	<p>牛心山老虎溝河掌俱</p>	<p>沙海(蒙兒海)約海俱</p>	<p>灰城(北水灘)俱南近</p>	<p>魚海子(黑河)子高崖</p>	<p>臭水湖南近清平堡</p>
<p>沙南縣故城在河陰縣東</p>	<p>唐龍鎮在勝州境東至黃河廿里</p>	<p>洪門鎮夏州地唐郃寧</p>	<p>石堡鎮本延州西邊鎮</p>	<p>金宿城在黎元山西北</p>	<p>石碑樓在沙嶺</p>	<p>連城在沙嶺</p>	<p>東勝州在河</p>	<p>黃羊城在羊心山西北</p>

<p>東逕臨戎縣故城北又東逕臨河縣南又東逕唐板縣故城北又東逕都尉治逕流二百里許始相合矣漢書註曰陽山在河北史記曰秦使蒙恬擊胡渡河取高關據陽山即此</p>	<p>又南逕馬陰山西又</p>	<p>東南逕朔方縣故城</p>	<p>東北詩所謂城彼朔方是也漢元朔二年衛青取河內地為朔方郡使校尉蘇武</p>	<p>又自朔方東轉逕渠</p>	<p>搜縣故城北</p>	<p>又東逕訓陽城南</p>	<p>始皇逐匈奴並河上以</p>	<p>五原北</p>
<p>龍州城在黃羊</p>	<p>肥雞店(大雷)明水湖</p>	<p>沙圍兒(折都)大川俱南</p>	<p>柳樹井(閩家營)俱南</p>	<p>柳樹湖(南近安定堡)</p>	<p>柳樹湖(南近安定堡)</p>	<p>馬水山(方山)沙湖</p>	<p>榆林衛北</p>	<p>大赤腦兒</p>
<p>林門城在黃羊</p>	<p>石瑤川城在河子</p>	<p>蓮花城在紅藍</p>	<p>交城子在白城</p>	<p>忻都城在文翠</p>	<p>舊花馬池在忻都</p>	<p>省窰城在麥塚</p>	<p>雞鹿塞在朔方</p>	<p>浴華</p>

邊政考	卷七	<p>平羌堡西近古浪千戶所</p> <p>粉嶺兒(長流水) 泉井</p> <p>王谷堡(泉) 亂井 泉井</p> <p>小松山(也可) 泉井</p> <p>失列苦(泉) 泉井</p> <p>賀蘭山西 東近磨石通 寧夏王泉營</p> <p>歡亭(泉) 泉井 九箇井</p> <p>寺兒山(泉) 泉井</p> <p>西里</p> <p>蘆溝</p> <p>在浪衛東 東南近寧 夏中衛</p> <p>馬鞍(泉) 泉井</p> <p>板橋(泉) 泉井</p>	<p>過定邊又西過花馬池北又西過興武營北接新邊城築二百三十餘里後花馬定邊營所地曠城惡虜復數入總制唐龍中改築城四十餘里後乾潤乾溝虜復數入總制劉天和北起乾溝南過乾潤接三邊築六十餘里總三百里許號新大邊城總制楊守禮初脩邊牆四十里以址皆為河套地</p>	<p>賀蘭山西 東近黃硤山口通寧</p> <p>夏鎮北堡西</p> <p>近鎮番衛</p> <p>北柳溝(此古園) 青泉</p> <p>蒲草泉(下) 鹽池 大鹽池</p> <p>甲鹽池</p> <p>鬼谷(泉)</p> <p>賀蘭山西 東近黃硤山口西涼州衛</p> <p>馬關井(南柳溝) 泉井</p> <p>他五(泉) 泉井</p> <p>伯子(泉) 泉井</p> <p>紅寺兒</p> <p>賀蘭山西 東近赤木口通寧夏</p>	<p>倭奏築大邊城東自延綏黃甫川北距河西至寧夏紅山堡下至黃河四十里弘治間總制秦統築二邊城比為河套東自黃甫川南距河西過乾潤又西過徐斌水又西過青沙峴又西過靖虜衛又西北至花兒岔乃後大邊城西紅山橫城堡側虜數入總制楊一清西距河東接大邊築新城凡四十餘後大邊城內清水至定邊營一帶虜復數入總制王瓊南距乾潤乾溝北</p>
-----	----	---	---	---	---

邊政考	卷七	<p>河套議</p> <p>虜之為中國患舊矣蔓延至於今日甘寧延固大遼之間凡朔漠邊徼皆其所走集也頻年犯內地國家坐受調輓築守之困不已將何所終哉今者城宣大則已捍紫荊屋庸三關之外戶矣然則延固為之奈何延固不守則全陝未可知也矧於甘肅孤懸何有哉是故脩邊復套之議等邊者之壯猷也夫邊不脩套不可復破</p>	<p>黃河</p> <p>青山兒(泉) 泉井</p> <p>一(泉) 泉井</p>	<p>寧夏中衛北 東近廣武營西</p> <p>近紅</p> <p>城子</p> <p>求安(泉) 泉井</p> <p>倒樹泉(紅柳溝) 泉井</p> <p>俱近石空寺堡</p> <p>小五眼泉(大五眼泉) 泉井</p> <p>近威虜堡</p> <p>長流水(桃園兒) 泉井</p> <p>紅柳池(泉) 泉井</p> <p>銀家泉(泉) 泉井</p> <p>甜水湖(泉) 泉井</p> <p>蘆溝(泉) 泉井</p> <p>蒲湖(泉) 泉井</p> <p>中衛西近苦水灣驛</p> <p>寧夏中衛西 近沙井驛南</p>
-----	----	---	---	--

屋禦寇是也套不復邊不可守伺門踰垣之寇是也然則二者將並舉乎曰罷民以築之又捐死以捍之不可也然則復套爲先乎曰遠勤以奪之又露師以守之可復也不可守也守在河乎曰河可守也不可久也然則脩邊爲先乎曰先爲擊以恐之形以辟之乘其不擾而繕之故全也然則套終不可復乎曰套爲吾故地不聞有收復河南地者乎法曰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是必後之不再糧之不二計料定則復之矣然則河終不可守乎曰河爲吾故險也不聞有距河爲守者乎法曰因用於國因糧於敵知己之可足知彼之可因計料定則守之矣曰脩邊正也其爲力

邊政考

卷七

十

也難集役難也會值難也土膏難也復套奇也套復則一舉而獲數十年之安其爲效也事半而功倍是則然也若曰集役之難因其歛而募之其來也若趨若曰會值之難夫邊者 朝廷之邊天下之邊非陝之邊也合天下之力以爲之其計也若不匱若曰土膏之難則余肅敏之所脩者其畫圖者歟因舊以爲新因下以爲高則用力少而成功多其難易可知也若夫將有戰志士有死心知己知彼知天知地堂堂正正之師可以長驅直搗而收犁庭掃穴之功亦何所疑憚而不爲哉然則復諸已乎曰邊未脩也則量進以便脩邊之防無重費焉邊既脩也則大舉以

決守河之策亦無斯重費焉夫然後以數年之所休養而教聚者則所謂已成之兵已全之力已孚之心可以一舉而進戰斯守斯築斯田斯得尺則吾之尺得寸則吾之寸也守河南可也守河北可也守東勝可也屯田而郡縣之亦可也故土復而中興之業在焉故曰度功無速度成無倖作河套議

邊政考

卷七

士

邊政考卷之八

西域諸國

曰西域地里者通譯之國也曰物產者貢納之國也曰山川者先漢經略之國也漢武有遐烈矣世祖閉關重節愛猶為全經相勢揆策由今之道詎敢踵漢事哉是故不重防不足以積威不昭武不足以流惠威行而後知惠惠襲而威不振保釐者尚慎圖之

地里

物產

山川

嘉峪關 西二十里為末與後墩

出青石白石紅石堪以為硯

嘉峪關山

邊政考

卷八

末與後墩

西六十里為大草灘

番達千戶哈刺那等族

大草灘其地廣而多草

大草灘

西四十里為回回墓

都指揮倉阿他兒等族

三眼泉

回回墓

以地有回回三大塚故名迤北為鉢和寺北五十里為柴城兒柴城兒一百里至

帖木兒等族 指揮哈六等族

中有二水北流

扇馬城

中有二水北流城西三十里為三顆樹

指揮總失加等族

海子

三顆樹

以地有三樹故名樹西三十里為赤斤城

也先克等族

小赤斤河

赤斤城

即我皇明所設赤斤衛處也迤南二十

下速兒加等族

小赤斤河

苦峪城

即我皇明所設苦峪衛處也東有河城中有三墩迤北五十里為王子庄苦峪西二十里為古墩子

都督下刺有等族

苦峪河

古墩子

墩西有塔墩西六十里為阿丹城

蘇兒吉等族

阿丹河

阿丹城

西北有河河北為羽即城下隆吉兒阿丹西南三十里為哈刺兀速城

蘇兒吉等族

阿丹河

哈刺兀速城

其西北為又班城哈刺兀速西南百里為瓜州

蘇兒吉等族

哈刺兀班河

邊政考

卷八

瓜州城

西六十里為西阿丹城

總下克等族

瓜州故城

西阿丹城

其又班西南五十里為下隆吉兒城南六十里亦會于西阿丹又班之西下隆吉兒之北下隆吉兒北為垣力為提乾下刺為察提兒下刺為額失七為大羽六溫為模赤贖求為垣力為哈刺哈刺兀又為哈刺兀灰西阿丹城西為兀兒充為牙兒下刺為

帖外等族 阿他兒等族

宜禾故城

宜禾故城

晉昌廢縣 廣至廢縣

龍勒山 兀兒赤泉 玄泉 大羽六溫山泉 王子庄山泉

龍勒山 兀兒赤泉 玄泉 大羽六溫山泉 王子庄山泉

龍勒山

兀兒赤泉 玄泉 大羽六溫山泉 王子庄山泉

龍勒山 兀兒赤泉 玄泉 大羽六溫山泉 王子庄山泉

龍勒山 兀兒赤泉 玄泉 大羽六溫山泉 王子庄山泉

玄泉

大羽六溫山泉 王子庄山泉

龍勒山 兀兒赤泉 玄泉 大羽六溫山泉 王子庄山泉

龍勒山 兀兒赤泉 玄泉 大羽六溫山泉 王子庄山泉

王子庄山泉

龍勒山 兀兒赤泉 玄泉 大羽六溫山泉 王子庄山泉

龍勒山 兀兒赤泉 玄泉 大羽六溫山泉 王子庄山泉

龍勒山 兀兒赤泉 玄泉 大羽六溫山泉 王子庄山泉

龍勒山

兀兒赤泉 玄泉 大羽六溫山泉 王子庄山泉

龍勒山 兀兒赤泉 玄泉 大羽六溫山泉 王子庄山泉

龍勒山 兀兒赤泉 玄泉 大羽六溫山泉 王子庄山泉

玄泉

大羽六溫山泉 王子庄山泉

龍勒山 兀兒赤泉 玄泉 大羽六溫山泉 王子庄山泉

龍勒山 兀兒赤泉 玄泉 大羽六溫山泉 王子庄山泉

大羽六溫山泉

王子庄山泉

龍勒山 兀兒赤泉 玄泉 大羽六溫山泉 王子庄山泉

龍勒山 兀兒赤泉 玄泉 大羽六溫山泉 王子庄山泉

王子庄山泉

龍勒山 兀兒赤泉 玄泉 大羽六溫山泉 王子庄山泉

龍勒山 兀兒赤泉 玄泉 大羽六溫山泉 王子庄山泉

龍勒山 兀兒赤泉 玄泉 大羽六溫山泉 王子庄山泉

<p>阿思打納城 城北五十里有下古 兒西五十里至阿打 納城又西為帖木 兒又西南五十里為</p>	<p>哈密城 城東有河河上有 橋有水磨城北三 十里為速下哈刺 灰南三十里為畏 兀兒把力哈密西 三十里為阿思打 納城</p>	<p>沙州城 即我 皇明所設沙 州衛處古所謂流沙 者也城西為虎木哥 城為谷失虎都為牙 下刺為哈失下刺西 北為阿子罕為阿赤 為引只克為哈密頭 墩為羽木脫云為兀</p>	<p>刺陳為答失卜刺逆 北為王于庄樹西北 有河河外為哈刺灰 為召温虎都亂失虎 都為俄備肖為阿赤 為坡兒邦為哈下兒 葛為賽空西阿州西 二百里為沙州城</p>
<p>有纏頭回回出馬 駱駝有樹木</p>	<p>有纏頭回有水磨</p>	<p>都督克魯族 下木兒吉等族有樹 木</p>	<p>哈刺灰泉 召温泉 亂失山泉 阿赤泉 俄備肖泉 賽空泉 哈下兒泉 坡兒山 昇雨山 危山 北塞山 沙角山 即鳴沙山 渥洼水 流沙</p>
<p>輪量縣 崑崙山 雙山兒</p>	<p>伊州 伊吾郡 壽昌 廢縣 玉爾關 陽關 牙河 伊吾屯 高 昌國 即伊和 林山西 州 交河縣 交河故城</p>	<p>沙州故城</p>	<p>三</p>

<p>俺石城兒 城南有俺鼻城兒 北有撒刺池又西五</p>	<p>土魯番 西二百里為俺石城 兒</p>	<p>罕黑城兒 西五十里為哈刺火 者城又西五十里為 我答刺城城西百里 為主魯番城</p>	<p>魚珠城兒 城南有刺上有蓬萊 草墩有懶真城有 半截土墩有巴思關 山魯珠北為罕黑城兒</p>	<p>刺木城城南有鉢和 寺城城西五十里至 哈刺帖其西北為 刺木城城至哈刺帖 亂亦五十里自哈刺 帖亂而西有察黑兒 有川中雙泉兒城又 西百里有中中泉又 西百里有雙泉兒墩 阿思打納西北為把 兒思關又西為海子 為雙山兒為崑崙山 山為雙山兒為脫合 城兒為巴兒思關山 至雙泉兒墩一百里 脫合城兒西為北昌</p>
<p>有回回</p>	<p>有回回種田出產 各色果品樹木有 委魯</p>	<p>有纏頭回回不出 產物種田</p>	<p>有纏頭回回出馬 牛種田</p>	<p>巴兒海子 雙山兒 川中雙泉 中中泉 雙泉兒墩 巴兒思關河 巴兒思關山</p>
<p>撒刺池</p>	<p>委魯河</p>	<p>哈刺山</p>	<p>巴思關河 巴思關山 蓬萊草墩 半截土墩</p>	<p>四</p>

察力察井	獨樹城兒	黑水泉	遼政考	哈喇鐵	义力失城	昆迷失	蘇巴失	十里為蘇巴失
井北有火燄山又西 二百里為淤泥泉	城北有兀馬河有撒 力滾巴河西有一畫 夜川獨樹兒西百里 為察力察井	泉北有察力失城 兒有丁城兒有泉兒 河其南為扯力昌城 東至扯力昌河行八 日東北至滾巴泉行 五日泉西百里為雙 山兒又西百里為獨 樹城兒	八卷八	城南有他林河西百 里為哈喇哈鐵城 城南格下城兒有扯 力昌河北有苦他巴 城兒黑松林河又西 百里為滾巴泉又西	城南有他林河西百 里為哈喇哈鐵城	其南有白山兒其山 東至依魯城行六 日北有昌都刺城兒 昆迷失西二百里為 阿刺木又西百里為 义力失城	北有克真城兒又西 二百里為昆迷失	有回回出馬駱駝
有回回種田	有回回出駝	有纏頭回回出馬	五	有回回出馬	有回回出馬	有回回種田有樹木	有回回出馬駱駝	
火燄山	兀馬河 撒力滾巴河	泉兒河 黑水泉 雙山兒		黑松林河 扯力昌河	他林河 义力河	白山兒 昆迷池	蘇巴失他	

阿速城	芳苦扯城	阿黑馬城	牙西牙河	遼政考	苦先城	古克元城	榻子河	察兀的河	淤泥泉
三城相連周圍山水 阿速西三百里為阿	城東四十里有撒城 與土力苦扯俱周圍 河環苦扯西北百里 為阿速城	城西南百里有沙河 外為主力苦扯城	城東有河南有山河 河中有赤刺店西有 哈郎乞牙西牙河西 三百里為阿黑馬城	八卷八	北有雙山關有阿黑 馬力城兒南有山西	城南北有山西有河 又百里為苦先城	其河南有湧池北有 雅思雅阿城西十里 為古克元城	其東西兩河南北俱 與山相接河西百里 為榻子河	泉南為克列牙城兒 其城東至扯力昌城 行八程泉西百里為 察兀的河
有纏頭回回				六	出花蛇有樹木馬牛	有果品駱駝	有回回樹木	有纏頭回回出馬	
阿速山	芳苦扯河	花蛇河	西牙河 雙山關 迤西闊海子		沙的河	湧池	榻子河	察兀的河 察兀山	淤泥泉

河西丁城	店子泉	桐河	土臺泉	邊政考 八卷八	北常店子	克勞賓城	阿亦地	亦地	
							里城	里城	
城南有鎖河城兒東 南有海子城北二百	泉西為把立站南為 店子井北為養泥城 兒其城東至石城兒 行八程泉西二百里 為河西	其南為牙力干城北 有石城兒又西五十 里為店 子泉	其地土臺上有二泉 南有恰木石干城泉 西二百里 為桐河	八卷八	其南有乾羊城兒北 有石城兒又西二百 里為土 臺泉	城南有二回回墓及 黑王河北有石店子 又西百里為乾泉又 西百里至大井井南 有三築城大井西二 百里為北常店子	城北有也列河南有 阿丹城西有隱間泉 又西百里為克勞賓 城	城	城
有纏頭回回出果 品樹木						出黑王 其人知棋局	出白玉		
海子河			土臺上有二泉	七		黑王河 乾泉 隱間泉 大井	也列河 白玉河	周環山水	

亦爾乞 咱打班	也失卜	牙思城	土刺城	邊政考 八卷八	我撒刺	失哈九城	亦爾乞	我撒刺
							城	城
南有大熱水泉有黑 水泉有亦可連巴有 可亦連北有黑石哈 城有賽蘭城兒又西	南有巴連兒有打下 你俺的連北有他失 干城失卜西三百里 為亦爾乞咱打班	西有河四百里為也 失卜	其城形圓四外屋又 西七百里為牙思城	八卷八	西南有河河西為計 墩巴失西北為賽蘭 城又西有二河五百 里為土刺城	南有米兒阿都刺城 其西有河河西有民 運民運南為也力灰 為沙黑納思為哈扎 民運北為黑失哈城 又西為尚力又西三 百里為 我撒刺	里為亦的哈馬城城 西南為恰失勞城城 西五十里為失哈力 城	城
有纏頭回回樹木出 馬駝	有纏頭回回樹木	有纏頭回回出凌羊 角帖角皮	廣羅之中有王子一 人住回回不纏頭戴 白羊毛帽不種田突 魚羊肉馬乳出銀泉 貂鼠 皮		有纏頭回回	有回回墓有民運有 樹木		
黑水泉	大熱水泉	也失山	土刺河	八	戰場 賽蘭河 討墩河	哈刺河 米兒河		

把力干城	俺的城	我失城	馬都城	亦刺城
二百里為亦乞咱打班又西為把力干城城南為哈刺界為阿必打納思為乞亦咱為撒刺思為咱力沙為亦乞咱力又西五百里為俺的干城	城北有馬兒黑納又西七百里為我失城	城南有懶蘭有馬刺撒有火者阿力東有郎勞古力又西三百里至馬都城	其城引水七派灌于其中南有高山北有	沙兒黑納西五十里至連咱打班又西至刺城
有纏頭回回出樹木馬匹鹿	有纏頭回回善射	其俗勇獵女織	有纏頭回回出馬駝	有纏頭回回吃魚其四面水圍出水沙糖
把力山 哈刺山	乞咱山	有回回禮拜寺 三層高樓	沙兒黑雅河	高山 七派水 鐵門關 峇黑山

黑樓城	黑寫歪	砍的把丹	阿力砍打思	阿倫城
河十里為俺的灰城又西為黑樓城城南至赤戲黑猪黑峇蘭城兒四百里有巴巴沙忽有刺巴的速有阿力阿城赤戲黑猪黑峇蘭城兒至東北馬力城四百里又西為黑寫歪	南三百里有砍的把丹城	城東至刺把的連五百里西為咱力都為罕都為斂力赤刺牙西北有虎帖城城西	東三百里至黑寫歪又東南三百里至砍的把丹東北有阿東南有兀魯爾等有阿拜即力姐民西南有河河西有兩六也有山水有水磨有高山一路西北有阿連脫伯東至虎帖城四百里西有阿倫城	城東有失黑山河東南為普納地方又西
有回回種田養桑出獅子西馬哈刺苦木金銀寶石綾絲各色果品青紅綿花白紙	有回回樹木	有纏頭回回樹木	有水磨	有纏頭回回出馬
峇蘭山	黑寫山	把丹河	虎帖山 兀魯山 阿懶河	失黑山河

高山	失刺思城	撒馬兒城	邊政考	普哈刺城	雜民城	阿力伯	火者阿都阿	刺黑巖城
力山西北一千里有撒子城兒又北為把	又西三百里為高山	其北有阿力城有堂日樓又西有河二百里為失刺思城	八卷八	其南有刺巴子火馬黑麻撒力瓦思比有	城南有可思民雜民西五百里為普哈刺城	南有阿刺都伯有失黑梳南五百里為阿力店子店子西北一百里為雜民城	城南有失黑山西北有刺叭的城城西五百里至	為火者阿都阿刺黑巖城
	有纏頭回回種田	有纏頭回回出西馬獅子哈刺苦木大駱子寶石金銀鑄鍊魚牙把刀牯角皮養套出鎖鑰葡萄各色果木撒黑刺綿花銀鼠青鼠豹皮剪絨單	住	有回回種田養蠶出果品撒馬罕凡在城	有回回種田	有纏頭回回失黑梳	有回回種田	
高山	失刺河	怯力阿木河	土	普哈刺河		阿刺都山	失黑山	
		南撒馬山						
		有望日樓三層漆宮						

失刺思城	亦思他刺城	李思且城	邊政考	新且城	怯迷城	把谷山城	高山河
東至新且城一千里城西六百里行五日	其南為特幹城為巴巴沙惹城為戶倫城為刺巴的迷城兒為刺巴的打爾斤亦思他刺八西為失刺思城	其南為阿力阿伯城為梅的灰城又為黑者沙平城兒李思且西五百里為亦思他城	八卷八	其南為巴答力山城為阿力伯城新且城西四百里為李思且城	其南有牙兒打兒有阿巴的納都北有人家又西為新且城	其南為西河城北為阿沙巴力又西一千五百里為怯迷城	黑打帖又西為把谷山城
有纏頭回回出魚牙把刀有院有樂人各	有纏頭回回種田出稻米養套野的干城出鎖鑰獅子戶倫城出葡萄	有回回種田養蠶出各樣果品阿力阿伯城中有回回傳的灰城中有纏頭回回出	五	有纏頭回回種田出各樣果品其南有巴答力山城有回回種田有阿力伯城有回回出金子寶物	有王子外邊住有四族番漢出金子金鋼鑽	出青金石	
刺巴的河 亦思河	戶倫山	明水河	土	阿力山	阿力河	西河	高山河

把魯城	沙密城	苦思城	帖兒思城	邊政考	阿即民城	鎖力城	
其城引水七派灌於其中南為欠土城北為陝西斤城西為也	又西行一箇月至把黑思城	其東南為也爾的西為水磨又西為沙密城	其東至鎖力城六百里行六日南為頗力城兒東北為紐扎城兒又西行四箇月為為苦思城	八卷八	四面環以屋廡又西為帖兒思城	其南為苦蘭城北為亦的城鎖力且西有河西為阿即民城	亦思城其南為阿巴的納都為打刺木用城為馬失卜城為刺巴的杜帖兒為濛都思城為刺巴的米納牙其西北有大川路行十餘日又西八百里為鎖力且城
有回回二千家出子哈刺苦木金銀約三梭花布手巾	有纏頭回回出各色果品鎖鎖葡萄刺骨馬出刀	有纏頭回回出各色樣樹木有水磨出玉珊瑚段疋	有王子纏頭種田出各樣花種子	五	有小王子為帖兒思管出鎖鎖青紫未梳各色果品阿味	有纏頭回回種田出黑孤子苦蘭城有回種田出稻米	色果品亦思城有回回屬帖兒思管出鎖服各色綾段好手巾花氈
黑河引水七派	欠土城河	須方山 夾山	帖兒列河 海子		南山 南海	鎖力河	城中長流水

撒黑四寨	也勤魚城	阿都民城	文谷魯城	邊政考	牙蠻城	迭兒力城	天方國	也的納城
寨西有河舟楫一渡西為谷利密城	其城周水舟楫二渡四隅屋廡西為撒黑	東至迭兒力城五百里阿都民城西為也勤魚城	城東有河舟楫以渡有河西為阿都民城	八卷八	城北有河西為文谷魯城	城周環山水西至牙蠻城	其南有架于井北有阿思納城天方國西行十五城為迭兒力城	又西八百里至飯店兒店兒西行六程至天方國
有漁兒人蓬頭戴帽兒出鳥木銀木皂素檀木各樣藥材	俱漢兒人蓬頭戴帽兒種稻田出撒黑刺鎖鎖刀各樣果品	有回回種旱田出花草手巾各色果品	俱漢兒人蓬頭戴帽兒種旱田出珊瑚樹眼鏡石上有七樣花草	五	有髮黑回回出珊瑚琥珀星羊布各色棉花	有纏頭回回種田出	其城二種有出家回在城住餘皆進城禮拜	有纏頭回回一百家種田不出產物
黑海	周圍河	阿都河	文谷海		牙蠻海	周河山水	天方山	阿思山

<p>哈利密城 有水磨城西八百里 為阿的納城</p>	<p>有種頭回沙養草 馬種早田出葡萄 各色果品</p>	<p>哈利山</p>
<p>阿的納城 屬魯迷城管又西四 十日路為非郎城</p>	<p>有回回種床子出絲 花</p>	<p>阿的山 阿的河</p>
<p>非郎城 又西一千二百里為 安各魯城</p>	<p>其城一種有王子供 漢兒人剪髮披髮 帽兒種稻田養蠶 織金蟒龍撒黑刺 絨草有金子寶石 珠</p>	<p>非郎山 非郎河</p>
<p>安各魯城 城西距山中有巡檢 司又西五百里為可 台</p>	<p>有種頭回回種早田 出項服各樣三梭 子綉袍羊毛織毯 出大項項葡萄</p>	<p>西距山</p>
<p>可台城 西有河河有二水磨 又西為李羅撒城</p>	<p>有種頭回回種早田 出白綿花夏布山下 出西天紅花</p>	<p>海子</p>
<p>李羅撒城 又西有海中船過 江所載千人糧飯可 用三箇月備用盛甲 什物又西為魯迷城</p>	<p>有回回魯魯迷城 管糧早田出各樣菓 品</p>	<p>李羅山 李羅海</p>
<p>魯迷城 東至李羅撒一千二 百里</p>	<p>其城二種有自立王 子有種頭回回及漢 兒人有通事種雷 不出產物</p>	<p>大海河</p>

哈密議

漢武之通西域也自世祖閉關謝質之後無善策焉我朝置嘉峪關建封限爵哈密樹藩離蓋將以觀順逆之勢

而通閉之樞在我也自夫邊臣寡策哈密失守土番入據之後甘肅已不得善其所矣恢復之計議論無已復之不便棄之亦不便何也土番專據之勢已成生聚教訓訖然一巨部也納貢互市羈縻之術全鎮藉用為休乃欲勤兵遠舉得乎合力併謀勝負尚未可必縱使款塞而來歸我城池彼肯輕棄如脫哉賈胡無厭之求不已則執詞以逞陝巴之萌孽又著矣而謂安攘得手故以為復之不便哈密者唐伊州故地屯田舊郡非若珠厓可捐也國家大一統之盛珠厓盡入編戶而謂伊州外之為可乎此不可棄之名義也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封哈密封乃亦類一也所以扼虜之吭而拊其背也哈密弃矣遂以嘉峪關為寇門單弱不援而謂甘肅之孤懸為無虞黃河為可恃乎此不可棄之明驗也故以為棄之不便然則可遂已乎曰外戶不閉堂奧可窺辱之危矣惟茲之寒理也無已則徙海寇奪哈密策也不然徙帖木哥歸沙州亦一策也或曰窮虜可役徙海寇便也曰海寇者套虜之仇也遺孽餘喘又嬰以土番之獷悍而謂其不比走焉支南走祁連不可得也矧夫饑則求附飽則颺去顧乃資其望風欲逞之羽翼哉徙海寇不便或又曰徙海寇徙帖木哥一也巢穴既成勢難搖動懷土重遷情也徙帖木哥亦未便

也曰帖木哥者罕東番達內徙白城沙州其故土也完城沃壤土番以耕種之利垂涎焉久矣為帖木哥者豈能一日忘情哉一也近聞之彼種有登石關兒望沙州則歛戩慟哭而去是其桑梓在念木木本源孰謂大羊無人心哉二也番酋日事讎殺漸覺衰弱况又邀竊市貢我制其命而帖木哥之力亦足與之抗三也海寇依附回夷議昏議援而彼族有紅帽兒者相與犄角則其所念在彼所避在此昭然矣四也內徙迄今方二十年其故老猶存召而諭之啟其天性示之恩義給之糧餉假之聲勢則其墳墓廬舍田園舊思勃然矣若曰事體重大遲回十年之後則壯

邊政考 八卷八 十七

者老老者斃後來者冷落鄉國之念機會斷不可圖五也故以為徙帖木哥便帖木哥徙矣銷內變植外禦控土番捍肅鎮沙州形勢西鄙鞏防在焉則又何以哈密為哉作哈密議

邊政考卷之九

西羌族口

籍西羌族口者豈編戶所入哉彼自為部耳連昏為比援力為寇形則著矣長却者慮之或有為癰癰之喻嗚呼癰能殺人哉虜背癰而羌痞也形有明暗勢有延劇所不可不亟為之醫一而已

甘肅 附西寧 河州

甘州番

洮州番

西固城番

窮白族頭目結思冬倉
窮白族頭目結思冬倉
窮白族頭目結思冬倉

他龍十二族 男婦一千一百名口貢

大亦轄族 男婦一百八十名口貢

魯馬部落 男婦七百五十二名口住牧甘州宜

哈爾占十三族 男婦一千二百名口貢

莫的族 男婦一百二十名口貢

政山

吉古十族 男婦九百名口貢

喇卜族 男婦五十六名口貢

千石加即族 頭目却

車六十族 男婦一千名口貢

的牟族 男婦六十名口貢

結思冬等部落 男婦五百八十名口住牧甘州

納馬番

窩剛族 男婦九十五名口貢

野兒

列哩族 勞管族

克牟族 男婦四十四名口貢

山口

滿松族 哈杓族

剗亂族 男婦四十六名口貢

阿吉族 頭目本昔爾加

六卦族 步藏族

包春族 男婦一百三十名口貢

百六十八名口住牧甘州

多龍族 祿爾族

小亦轄族 男婦一百六十七名口貢

州南山大慕化山口

阿吉族 頭目黑帕泥却

小亦轄族 男婦一百六十七名口貢

百六十八名口住牧甘州

阿吉族 頭目黑帕泥却

小亦轄族 男婦一百六十七名口貢

百六十八名口住牧甘州

阿吉族 頭目黑帕泥却

小亦轄族 男婦一百六十七名口貢

百六十八名口住牧甘州

阿吉族 頭目黑帕泥却

小亦轄族 男婦一百六十七名口貢

百六十八名口住牧甘州

阿吉族 頭目黑帕泥却

小亦轄族 男婦一百六十七名口貢

百六十八名口住牧甘州

阿吉族 頭目黑帕泥却

小亦轄族 男婦一百六十七名口貢

百六十八名口住牧甘州

阿吉族 頭目黑帕泥却

小亦轄族 男婦一百六十七名口貢

百六十八名口住牧甘州

阿吉族 頭目黑帕泥却

小亦轄族 男婦一百六十七名口貢

百六十八名口住牧甘州

阿吉族 頭目黑帕泥却

小亦轄族 男婦一百六十七名口貢

百六十八名口住牧甘州

阿吉族 頭目黑帕泥却

小亦轄族 男婦一百六十七名口貢

百六十八名口住牧甘州

阿吉族 頭目黑帕泥却

小亦轄族 男婦一百六十七名口貢

結思冬部落男婦一千五百四十一名口住牧甘州洪水區都兒山口	八架族頭目綽只失加板約恰恰千十名口住牧甘州洪水單于王城地方	刺咱族頭目把定結思二千九百三十名口住牧甘州洪水區都兒寧香山	邊政考 八卷九	高臺守禦千戶所番帖木哥族頭目賞卜爾加脫禿德爾	牙加	土巴族頭目苦先克綽先克等與帖木哥二種嘉靖七年安插高臺白城山等處住牧部落男婦六千三百八十二名口	肅州番	哈密衛新哈刺灰頭							
撒麻族 賚原族	相古族 扯巴族	麥你巴族 苦苦族	尾麻族 多藏族	落巴族 創的族	川卜族 插多族	蒼失六族 尾子族	麻六族 步龍族	哈爾木車族	蒼步族 團啞族	着落手族	着泥寺族	你爾把寺族	納即七族男婦五百名口	奔古八族男婦一千名口	爾着五族男婦六百名口
莫把族男婦八十名口	惡利族男婦一百一十三名口貢	真尖族男婦四十四名口貢	章多族男婦一百二十名口貢	內夾族男婦一百名口貢	林家山族男婦一百三十名口貢	花園族男婦八十五名口貢	廟兒啞族男婦九十六名口貢	斜坡族男婦一百四十四名口貢	三羅灣族男婦一百六十五名口貢	大連占族男婦一百一十二名口貢	通花頭族男婦一百三十七名口貢	尋專族男婦一百七十名口貢	胡桃族男婦一百三十名口貢	西岔族男婦一百二十名口貢	荷家壩族男婦一百八十名口貢

馬黑麻打力原在哈密城北他失把失城住坐正德十一年暫安本城關廟寄住見有部落男婦二百五十名口貢	逃軍族番僧頭目普爾男婦一千一百九十名口住牧肅州連南紅山口	赤斤蒙古衛都督鎮他力把爾加等原在關西紅泉地方住牧弘治年間安插肅州討來河磁礮山口住牧見有部落男婦一千二百九十名口	邊政考 八卷九	赤斤城頭目革力因失等部落男婦一千五百六十六名口住牧肅州上下古城	苦峪城頭目呀卜爾加等部落男婦七百七十名口	王子庄頭目川哥兒等部落男婦八十名口	柴城兒頭目卜木爾吉等部落男婦七十名口	刺來十族男婦一千二百名口	木舍九族男婦一千五百名口	郭鎖名族男婦三百名口	哈古四族男婦二百名口	呵爵十族男婦一千一百名口	攪龍四族男婦三百名口	西藏族 官落族	甘藏族 着落族	深藏族	列啞板的族男婦三千名口	喘哥族男婦二千名口	阿中族男婦一千名口	阿讓族 火把族	思裏日族二族被海賊逼散久不	底慮當十族男婦千名口係新	東岔灣族男婦六百六十二名口貢	節破族男婦一百四十名口貢	太平頭族男婦一百八十九名口貢	各卜族男婦一百五十七名口貢	街舍族男婦一百二十四名口貢	多納族男婦九十二名口貢	太悉牙族男婦一百九十九名口	沙灘族男婦二百三十二名口貢	哈破族男婦一百五十七名口貢	阿啞族男婦七十五名口貢	羅頭玉族男婦七十五名口	羊山族男婦一百六名口貢	七合堡族男婦一百四十二名口貢	這多族男婦一百九十名口貢	馬宗山族男婦一百五十八名口貢	八矮族男婦八十六名口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九名口	川邊 頭目察黑包等部 著男婦二百八十八名	以上四族正德十一年暫安遠北境外威虜金塔寺及臨城沿邊上下古城地方住牧	投來瓦刺 連虜二名金	蕭州 蕭州	蕭州 蕭州	沙州 頭目總牙等正德十二年暫安境外威虜金塔寺地方住牧 見有部落男婦一千七	邊政考 八卷九	十名	扇馬城 頭目牙蘭等部落男婦八十七名	名口住牧蕭州迤北老鴉窩地方	大草灘 頭目可留把郎等部落男婦一百八十名口住牧蕭州四頃堡地方	哈刺禿族 頭目帕泥等部落男婦三百一十二名口住牧蕭州黃草塢山口	哈刺禿族 頭目喃哈兒等部落男婦二百名		
撫	番民 土官千戶楊洪等所管該衛經歷司	五總甲下見在東西北三路住坐大小四十九族男婦三千餘名口除耕牧當差外抽選防守番夫六百名楊洪部下三百二十員名土官千戶曾德部下二百八十八員名二部雜種番民	岷州番	節藏族 男婦四百二十名口貢	竹力族 男婦三百三十名口貢	西宗族 男婦五十名口貢	榆樹族 男婦五十名口貢	巴龍族 男婦一百五十名口貢	忍藏族 男婦二百五十名口貢	鴉兒族 男婦四十五名口貢	惡赤族 男婦二百八十名口貢	規東哈族 男婦二百名口貢			
姚家坡族 男婦八十九名口貢	密牙族 男婦一百二名口貢	荷家歪族 男婦一百六十名口貢	大五平族 男婦二百九十二名口貢	埡下族 男婦一百三十名口貢	哈他族 男婦八十九名口貢	麻節族 男婦一百二十名口貢	勿牟族 男婦六十二名口貢	小五平族 男婦五十五名口貢	哈呢族 男婦七十九名口貢	青沙坡族 男婦一百七十七名口貢	火的族 男婦八十名口貢	水平族 男婦一百三十名口貢	若木族 男婦七十九名口貢	真文族 男婦六十二名口貢	三各平族 男婦八十四名口貢

一百八十一名住牧蕭州榆林山口	哈刺禿族 頭目賓喇囉等部落男婦五百二十七名口住牧蕭州乾塢山口	畏兀兒 都督亂吉字刺都督部落男婦三百名口住牧蕭州東關	哈密衛舊哈刺灰都督亂吉字刺國師拜言字刺等原在哈密住坐正德十一年暫安本城關廟寄住見有部落男婦	邊政考 八卷九	七百七十名口	哈刺灰 沙州都督日羔刺等正德十四年前來蕭州起送赴京襲職嘉靖二年安插本城關廟寄住見有部落男婦一千一百七十名口	土魯番 頭目牙木蘭率真安插蕭州關廟寄住挑選兵五百二十七名口令都督日羔刺管領遇調	占藏族 男婦一百六十名口貢	劉工族 男婦一百八十名口貢	上谷刺族 男婦二百五十名口貢	七的族 男婦三十名口貢	下谷刺族 男婦二百五十名口貢	麻子川族 男婦三百名口貢	栗中族 男婦一百名口貢	栗林族 男婦四百名口貢	多納族 男婦一百五十名口貢	七龍族 男婦二百名口貢	西寧溝族 男婦三百八十名口貢	昔藏等 一十五族住山後男婦未知名數	坎下他族 板藏族	上羅下族 下羅下族	尖藏族 牆墻族	青石山族 男婦一百三十八名口貢	小青石山族 男婦一百四十七名口貢	竹林族 男婦四十六名口貢	竹泉族 男婦六十七名口貢	竹簾族 男婦一百一十九名口貢	峯崖山族 男婦九十二名口貢	長琰山族 男婦二百四十名口貢	真陰族 男婦一百六十名口貢	竹菌莊族 男婦一百四十八名口貢	陰山族 男婦五十八名口貢	大平頭族 男婦一百七十三名口貢	峯崖族 男婦八十七名口貢	上查離族 男婦一百五十二名口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末昌衛番

刺、兒族頭目阿三聘
課魯塔兒等先在甘
林刺架油住牧嘉靖九
年本族賊番魯塔二等
夜襲黑河湖盜去官馬
五十四副總兵卜雲領
兵追勦之本番今移未
昌黃城兒地方住牧部
落男婦一千五百二十
五名

紅帽兒族頭目董爾加
把都兒完卜
一八卷九
却受魯爾加等部落男
婦一千五百六十八名
口住牧未昌
黃城兒地方

西寧衛番
罕東都指揮板冊却受
爾加替受聘等亦
被亦不刺殘破止遺部
落男婦一百名口住牧
西寧乞塔
真地方

安定
正存遺孽江纏爾
加等僧俗二十餘
人住牧西寧
沙塘川地方

六工族
刺即族
上索囉族
北囉族
著囉族
塞下族
哈即族
多知族
鵲中族
八哈族
密多族
賞哈族
以上番民
本衛族頭目
詳等所管屬

居占族
男婦九十名口
湯吉族
男婦一百二十
四名口貢
狼岔谷族
男婦一百七
十一名口貢
立堡族
男婦一百四十
二名口貢
哈呢族
男婦七十五名
口貢
南哈族
男婦一百二十
名口貢
慈瑪族
男婦二百一
十五名口貢
湯的族
男婦一百五十
名口貢

嶺州番
刺答川
男婦無數
階州番
生洞峪族
男婦三百餘
名口貢
栗子庄族
男婦二百
餘名口貢
王家山族
男婦四百餘
名口貢
夏後頭族
男婦三百
餘名口貢

嶺州番
刺答川
男婦無數
階州番
生洞峪族
男婦三百餘
名口貢
栗子庄族
男婦二百
餘名口貢
王家山族
男婦四百餘
名口貢
夏後頭族
男婦三百
餘名口貢

嶺州番
刺答川
男婦無數
階州番
生洞峪族
男婦三百餘
名口貢
栗子庄族
男婦二百
餘名口貢
王家山族
男婦四百餘
名口貢
夏後頭族
男婦三百
餘名口貢

嶺州番
刺答川
男婦無數
階州番
生洞峪族
男婦三百餘
名口貢
栗子庄族
男婦二百
餘名口貢
王家山族
男婦四百餘
名口貢
夏後頭族
男婦三百
餘名口貢

嶺州番
刺答川
男婦無數
階州番
生洞峪族
男婦三百餘
名口貢
栗子庄族
男婦二百
餘名口貢
王家山族
男婦四百餘
名口貢
夏後頭族
男婦三百
餘名口貢

嶺州番
刺答川
男婦無數
階州番
生洞峪族
男婦三百餘
名口貢
栗子庄族
男婦二百
餘名口貢
王家山族
男婦四百餘
名口貢
夏後頭族
男婦三百
餘名口貢

嶺州番
刺答川
男婦無數
階州番
生洞峪族
男婦三百餘
名口貢
栗子庄族
男婦二百
餘名口貢
王家山族
男婦四百餘
名口貢
夏後頭族
男婦三百
餘名口貢

嶺州番
刺答川
男婦無數
階州番
生洞峪族
男婦三百餘
名口貢
栗子庄族
男婦二百
餘名口貢
王家山族
男婦四百餘
名口貢
夏後頭族
男婦三百
餘名口貢

嶺州番
刺答川
男婦無數
階州番
生洞峪族
男婦三百餘
名口貢
栗子庄族
男婦二百
餘名口貢
王家山族
男婦四百餘
名口貢
夏後頭族
男婦三百
餘名口貢

阿端住黃河腦
立未審存疑

曲先
四衛國初建設分住
西海羈摩屬番俱於
正德六年被海寇亦
不刺殘破

巴哇族
男婦五百名口
住牧西寧大乾
溝地方

西納族
男婦八百名口
住牧西寧亂迭
溝地方

申冲族
男婦六百名口
住牧西寧歸德
破地方

隆奔族
男婦一千名口
住牧西寧石硤
溝捨捨兒山
口納馬

賈爾即族
男婦二百
五十名口
住牧西寧西川鎮海堡
地方納馬

外日囉族
男婦五百名口
住牧西寧隆奔
山口
納馬

前後頭族
男婦四百餘
名口貢

峇牙族
男婦五百餘名
口貢

利族
男婦五百餘名
口貢

纏至族
男婦五百餘名
口貢

駱駝巷族
男婦七百
餘名口貢

車崗族
男婦五百餘
名口貢

古當族
男婦六百餘
名口貢

曾卜庄族
男婦三百
餘名口貢

罕養庄族
三百餘名
口貢

阿木族
男婦五百餘名
口貢

西昌族
男婦三百餘名
口貢

偷石族
男婦三百餘名
口貢

石峪族
男婦二百餘名
口貢

窩谷族
男婦二百餘名
口貢

折石族
男婦五百餘名
口貢

納哈族
男婦三百餘名
口貢

刺哈族
男婦四十名
口貢

多爾族
男婦六十六名
口貢

茨囉族
男婦一百九十
三名口貢

雪球族
男婦一百三十
五名口貢

上八球族
男婦七十八
名口貢

創古族
男婦一百一十
七名口貢

華卜族
男婦一百五十
三名口貢

卜的族
男婦一百八十
二名口貢

西弄族
男婦二百一十
二名口貢

結人族
男婦七十八名
口貢

出麻族
男婦一百七
十七名口貢

商州族
男婦一百四
十二名口貢

刺哈族
男婦四十名
口貢

多爾族
男婦六十六名
口貢

茨囉族
男婦一百九十
三名口貢

雪球族
男婦一百三十
五名口貢

上八球族
男婦七十八
名口貢

創古族
男婦一百一十
七名口貢

華卜族
男婦一百五十
三名口貢

卜的族
男婦一百八十
二名口貢

西弄族
男婦二百一十
二名口貢

結人族
男婦七十八名
口貢

下官離族
男婦七十
九名口貢

容章族
男婦一百三
十七名口貢

居貼族
男婦九十五
名口貢

革哩族 男婦四百名口 住牧礮伯靜軍 寺地方	隆下族 部落人馬二千 有餘住牧礮伯 所靜覺寺 地方納馬	思果迷族 部落人馬 五百有餘 住牧西寧板撒尔地方 納馬	章哩族 男婦五百名 住牧礮伯古 哩山	邊政考 八卷九	思俄思哥尔族 男婦三 百五十 名口住牧西寧紅蓮子 溝	薛西族 男婦八百名口 住牧西寧高宗 經地	六古擦族 男婦二百五 十名口住牧 西寧高宗 經地	思冬沙族 男婦三百名 住牧礮伯 所西番 溝地方
狗頭平族 男婦二百餘 名口貢	鹽衣族 男婦三百餘名 口貢	趙家平族 男婦二百 餘名口貢	教兒族 男婦四百餘名 口貢	創弄族 男婦一百 名口貢	創哈族 男婦一百五十 名口貢	朝陽族 男婦二百餘名 口貢	清水族 男婦二十名口 貢	文縣番
羅家 族 男婦一百五 十餘名口貢	中田族 男婦一百名口 貢	通通族 男婦二百名 口貢	博山谷族 男婦二百名 口貢	自細族 男婦二百名 口貢	峇石族 男婦九十一名 口貢	麻節族 男婦五十八名 口貢	約的族 男婦一百三十 九名口貢	容龍族 男婦一百二十 六名口貢
鐵哈族 男婦一百三十 七名口貢	立下族 男婦一百五十 二名口貢	阿吾族 男婦六十五名 口貢	奔錫族 男婦三十三名 口貢	占丹族 男婦二百七名 口貢	木節族 男婦一百六十 一名口貢	峇肉族 男婦九十六名 口貢	阿卜族 男婦九十七名 口貢	寨平族 男婦一百八十 七名口貢
般兒族 男婦五十七名 口貢	九箇族 男婦一百四十 三名口貢	真尖族 男婦六十七名 口貢	峇豐城族 男婦八十 二名口貢	河州番	亂藏族 今銀川里民納 馬	老鴉族 今銀川里民納 馬	弘化寺堡 番僧千名納 馬	玆珠族 師完卜已故 納馬
靈藏族 弘化寺一堡 納馬	五族係 腹裏	加哩族 男婦五百餘名 口貢	西番州族 男婦一千五 百名口納馬	達子州族 男婦二千名 口納馬	攪覺族 男婦五百名 口納馬	白章哩族 男婦五百名 口納馬	今哩族 男婦二百名口 納馬	劉哈族 男婦五千名口 納馬
子剛巴族 男婦二百名 口納馬	羅思曼刺族 男婦二 百名口	千哈族 男婦一百三十 名口貢	哈者族 男婦一百五十 名口貢	日務族 男婦七十名口 貢	西仲族 男婦一百名口 貢	草坡族 男婦二十名口 貢	竹林族 男婦六十名口 貢	中領族 男婦三十名口 貢
立宗族 男婦二十名口 貢	麥工族 男婦二十名口 貢	煙霧族 男婦三十名 口貢	陰地族 男婦三十名口 貢	嘉石族 男婦八十二 名口貢	上丹堡族 男婦四十六 名口貢	鷄子坪族 男婦八十二 名口貢	馬兒族 男婦四十六名 口貢	月連族 男婦七十名口 貢
各小族 男婦一百三十 三名口貢	碎坡族 男婦五十一名 口貢	好地平族 男婦七十一 名口貢	街舍族 男婦一百五十 三名口貢	窩剛族 男婦一百三 十三名口貢	八坡族 男婦一百一名 口貢	鐵下族 男婦九十九名 口貢	馬家坡族 男婦五十 一名口貢	肉納族 男婦九十一名 口貢
真哈族 男婦一百二十 名口貢	節破族 男婦一百五十 八名口貢	羊果族 男婦一百九十 名口貢	青沙坡族 男婦三十 九名口貢	七各堡族 男婦五十 八名口貢				

納馬	龍卜族 男婦五百名口	保安站族 男婦一千名口	思拜思族 男婦二千名口	孕王族 男婦一千五百名口	列思把族 男婦一千名口	雙逢族 男婦一千名口	引創目族 男婦二百名口	邊政考	黑蓬子族 男婦一千名口	英樵族 男婦一百名口	撒刺族 男婦一萬名口	邊多族 男婦八千名口	火藍族 男婦九千名口	拾藏族 男婦一千名口	孕藏族 男婦二十名口	川藏族 男婦二百名口
羅哈族 男婦一百名口	科卜族 男婦二百名口	冷水族 男婦三十名口	碟子族 男婦五十名口	哈撒族 男婦五十名口	七那族 男婦二百五十名口	切細族 男婦二百名口	阿賽族 男婦八十名口	落陽族 男婦八十名口	牧麻族 男婦二百名口	納哈族 男婦二百名口	作藥族 男婦六十名口	割哈族 男婦五十名口	柔林族 男婦五百名口	廟平山族 男婦二十名口	新寨族 男婦三百名口	
吞球族 男婦一百三十名口	撒裏族 男婦三百一十名口	眼的族 男婦三百九名口	刺啞族 男婦一百三十名口	啞泥族 男婦一百一十名口	東由族 男婦一百八十名口	華嚴族 男婦二百三十名口	上鉢山族 男婦三百九十名口	下鉢山族 男婦二百五十名口	椒樹族 男婦一百一十名口	啞納族 男婦一百三十名口	驢石堡族 男婦一百三十名口	大黑山族 男婦三百九十名口	小黑山族 男婦二百六十名口	阿中堡族 男婦一百一十名口	乃乃堡族 男婦八十名口	

鐵巴族 男婦一千名口	着亦啞族 男婦一萬名口	思囊啞色 男婦一千名口	啞泥族 男婦一百名口	青寺尔族 男婦三百名口	龍瓦尔族 男婦二百名口	孕日族 男婦一百名口	果尔的族 男婦二百五十名口	邊政考	阿思工族 男婦二百名口	汪東族 男婦二百名口	川撒尔族 男婦二百名口	大安族 男婦二百名口	吉巴族 男婦六千名口	乞台族 男婦六千名口	火尔藏族 男婦一萬名口	吉啞族 男婦一十名口
登羅族 男婦三十名口	安家壩族 男婦一十名口	水田族 男婦五十名口	羊田族 男婦三十名口	香化山族 男婦六十名口	歸德所番	美刺族 遠竹族	冲卜鸞車族	麥尔加族 沙藏族	失加加族 失加若族	使哈族 牙不感族	孕加尔加族	乞加族				
橫立族 男婦六百三十名口	咩尔族 男婦一百三十名口	啞蒼族 男婦一百一十名口	哈卜族 男婦一百一十名口	潘節族 男婦一百二十名口	阿亞族 男婦九十六名口	車剛族 男婦八十一名口	古當族 男婦一百五十七名口	刺哈族 男婦四百九十一名口								

吉哩族 <small>男婦一十名口</small>	歸德所番	完刺族	遠竹族	冲卜驚車族	步爾加族	沙藏族	失加加族	失加右族	使哈族	柔藏族	柔加加族	乞加族
邊政考												
八卷九												
十三												

邊政考卷之十

古有垂不朽之聲蹟於邊陲者蘊之以精忠運之以鉅知奮之以至勇是故闔關變化之機若有所授者許謨成算萬世法程在焉爰稽群略以俟籌邊者考之

北虜經略

南仲者周之大將也是昔西有昆夷之患北則獫狁孔棘周王命南仲駕戎車率戍卒以備之故出車之詩曰王命南仲往城千方又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朱子曰朔方今靈夏鞏州之地既却儼仇遂還師以伐昆夷故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此南仲西征北伐之詩也後而不厲可以觀說道焉法曰

邊政考

八卷十

上下同欲者勝周之命將遣戍也先歌某薇以遣行出車以勞還林杜以勤歸傳謂其人道使民然哉今欲以上下渙息自固之心而驅之若牛羊若曰戰與守焉難矣

尹吉甫宣王嘗為卿士先是厲王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微狃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言吉甫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可為萬邦之法微狃既逐周室復興故吉甫作崧高悉民江漢諸詩以美宣王之中興

吉甫可謂得所遇矣非有周王簡在於上張仲維持調護於下所謂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吉甫雖有文武將安

施平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是故克國之功成於魏相之賢

蒙恬者蒙之孫也世為名將秦始皇三十二年帝巡北邊遣將兵三十萬伐匈奴恬乃斥逐之收河南地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威振匈奴

築以為防也自周王城朔方始豈曰秦皇獨罷民哉今以惡犬高牆為喻遂謂脩邊為下策嗚呼若所謂下策今之上策也

周亞夫勃之子初為河內守文帝後六年匈奴入邊以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細柳軍士吏披甲銳兵

邊政考

八卷十

二

刃教弓弩天子先驅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至又不得入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天子改容式車使人稱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

今將之所以不能展布勲業於塞外者豈非為文墨吏所繩而束縛之若牛馬耶法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又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知此則文帝之馭將與亞夫之為將得之矣

衛青字仲卿平陽人元光六年拜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

至隴城斬首虜數百騎賜爵關內侯是後匈奴仍侵犯邊青復將三萬騎出鴈門斬首虜數千明年青復出雲中西至高闕遂至於隴西捕首虜數千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為朔方郡封青為長平侯後匈奴比歲入上郡朔方所殺掠甚衆元朔五年令青將三萬騎躬率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餘人

李廣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由是入為未央衛尉及擊胡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州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幕府省文書遠斥埃匈奴畏之廣歷七郡前後四十餘

邊政考

八卷十

三

年得賞賜輒分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將兵之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士以此樂為用嗚呼將有士卒而不樂為之用則廣亦匹夫之勇耳廣以士卒之心為心故士卒亦以廣之心為心法曰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今以驕悍凌削之性臨之欲其為之用難矣而又况智勇之不如廣者乎

王忠嗣河西節度使杜希恕欲取吐蕃新羅城有言忠嗣才者希望以聞詔追起赴河西進拔其城俄吐蕃大出陣衆不敵舉軍皆恐忠嗣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賊數百人賊衆自相蹂官軍翼掩之虜大敗拜左金吾衛將軍天寶元

年比討矣奴背戰桑乾河三遇三克耀武漢北高會而還嵩
突厥新有難忠嗣進軍磧石經略之因上平戎十八策築六
同靜邊二城徙清塞橫野軍實之併受降振武為一城自
是虜不敢盜塞忠嗣本負勇敢及為將能持重安邊不
生事常曰平生為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
故士卒樂為用俄為河西隴右朔方東河節度佩四將
軍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

邊政考

入卷十

四

王忠嗣平戎十八策經略遠矣既而築大同築靜邊徙
清塞橫野併受降振武倍軼古城朔方之蹟而後不為
厲顧有是威靈哉史謂其持重安邊不生事又云不欲
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王忠嗣以
之

張仁愿華州下邳人神龍中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北崖有
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祈然後料兵渡而南
昔默啜悉兵西擊突馳施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于河
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守
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為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戍
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
中股慄後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為中城南直朔
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

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墩千三百所自
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省費億計戢鎮
兵數萬後人思之為立祠受降城出師輒享焉

朔方城守河內也三受降城守河北也守河北則河為內
地險在我也據河以為險則環套皆吾土也或者議仁愿
之守為無謂且併余肅敏所築者而盡弃之舍藩籬
而事堂室吁亦誤矣附許氏寧夏論

邊政考

入卷十

五

論曰寧夏亦朔方地也鎮城所據如蘭山環其西北
黃河在東南險固可守漢唐舊渠皆在厥田上上易
為生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
三百里間更為敵衝是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掠環慶
則由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
矣築牆畫守始自巡撫徐廷璋此千古卓然之見而總
制楊一清王瓊唐龍皆常增築更益敵臺足禦竊
發矣顧兵寡勢分難當大舉之寇豈人謀地利有未
盡耶今之論者以固原為堂奧響石溝至花兒岔為
二門花馬池一帶為三門謂有重險矣不知賊已入大
門則堂奧無用風雨飄忽之所及內地村聚之民急欲
收保而無由也嘗聞之弘治以前虜住套不常間有連
歲不入者我邊每歲於河凍皆決其出入入則戒嚴

出即解嚴蓋水泮後則不復能出入矣今虜渾脫飛渡數萬三濟經年住套安為巢穴速逃教誘盡知我內地虛實此可與往日論哉而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靖終歲不得少息也試嘗籌之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參遊移總制屋之分屯重兵于清水武興等營令三百里之間旗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鉄柱泉等處水州大路盡建墩堡此不惟得扼吭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又洪武以來虜出入河套往來甘涼皆自賀蘭山後取道自總兵杭雄敗後遂以山前為通衢趙瑛周尚

邊政考

卷十

六

文禦之皆敗由此不已愚不知寧夏所終也或曰舊墩瞭望直出山外有警即聞易於過絕今皆廢矣或又曰赤木黃峽等口舊皆壘石固塞防守有人今亦不然是以莫之禦虜也夫敗軍法背水陣也嘗聞先襄毅云成化中敗軍法重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方小事弘治中太平濫觴稍已解弛至正德則一故事耳今寧夏失機屢矣而舊將晏然無事求之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為邊民痛哭哉鎮城南北僅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王瓊廢鎮遠關而城平虜棄地蓋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虜患愈近而民利益窘善謀者一至是乎若

山南作塹以遏西來之寇則得之矣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虜者數數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內皆漢武舊地今棄之矣果如所論而城守之則在涼靖固中衛俱安枕矣嗚呼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曹瑋真宗嘗為環慶路兵馬都鈐轄瑋嘗上涇原環慶諸道圖至是帝以示左右曰華夷山川城郭險固出入戰守之要舉在是矣因敕別繪二圖以一留樞密院一付本道俾諸將得按圖計事天禧三年以瑋為環慶緣邊巡檢安撫使未之骨咩大門等族聞瑋至歸附者千餘部落

邊政考

卷十

七

瑋上涇原環慶地圖帝喜而覽之賜邊臣按圖計事圖豈虛語哉或以為無用於圖嗚呼南舟北車非孰於見聞眩者多矣

張叔夜字禧仲侍中者之孫也少喜言兵抗宗元符間以蔭為蘭州錄事參軍州地最極邊恃河為固每歲河水合必嚴兵以備士不釋甲者累月叔夜曰此非計也不求要地守之而使敵迫河則吾計殆矣有地曰天都界五路間羌人入寇必先至彼點集然後議所向每至則五路皆疎叔夜按其形勢畫攻取之策謀得之建為西安州自是蘭無羌患

蘭為甘肅襟喉之地宋守在天都山我 明守定火城
 今定火城奔矣綠河以為邊得非以尺庭之外為寇門耶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慶曆二年為陝西四路經略安撫
 討使駐延安元吉反詔出兵琦畫攻守二策馳入奏仁宗欲
 用攻策執政者難之琦言元昊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
 萬人吾逐路重兵各自為守勢分力弱敵輒不支若併
 出一道乘賊驕惰破之必矣琦在兵間久名重一皆人心歸
 之朝廷倚以為重東兵從宿衛來不習勞苦琦奏增土
 兵以代戍兵建順德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久之甲械精
 堅諸城有備立鄜延渭三軍視虜所不備互出擣之謀取
 橫山以撓其國夏人大懼不敢近塞昔諺曰軍中有韓西
 賊聞之心膽寒

遺政考 八卷十

范仲淹字希文仁宗朝以戶部郎中兼知延州大開州兵得
 八千人分為六部各將三千人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
 出禦之由是聲震關輔賊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
 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昔諺
 曰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喪膽乃與韓琦協謀以收復
 靈夏橫山之衆為已任峯塞門承平諸若効為元昊
 所陷仲淹城清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布以通
 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為軍以河中同華中

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詔以為康
 定軍明年詔諸路進討仲淹曰鄜延密運靈夏西羌必由
 之路也第按兵不動以觀其弊不然當舉兵先取綏宥
 據要害屯兵營田為持久之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族來
 歸矣又請脩承平承平等若稍招還流亡定保障通斥堠
 城十二若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及其卒也羌酋數百
 人哭之以父齋三日而去諡文正

鄜延綏宥之間稱韓范勳庸至今為烈邊民思之不
 忘惟曰韓范韓范云明德昭遠非左術可以愚世大忠
 至勇藉甚功名亦曰養威蓄望教民數十年矣諺曰

遺政考 八卷十

以不教民戰是謂弃之司邊寄者當取則焉可也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寶元初趙元吉反以青為延州指
 揮使時偏將屢為賊敗士卒多畏怯青常為先鋒凡四年前
 後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破金湯城略宥州屠龍吟歲
 香毛收尚羅慶七家口等族又城橋子谷築招安寨林新砦
 大郎等堡皆既賊要害臨敵被髮戴銅面直入賊中皆披
 靡莫敢當尹洙為經略判官薦青于韓琦范仲淹曰此良
 將材也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
 以來將帥兵法由是以知名嘗行邊至定遠築一條城
 一條城之築自狄青始城北距河為封中有所謂裴家川

一書 2 卷之 9

者虜近曾一牧而去故名曰小河套云今則指數百頃之膏壤竟成曠莽夫虜據之尚藉力以復之詎謂虜他徙十餘年矣齊民不忍拋其舊業日夜懸懸當事者若聞虎豹之餘威終身為避途吁怯甚矣

雁籍字醇之單州武城人知延州兼鄜延經略安撫招討使自元昊陷金明承平塞門安遠拷掠若破五龍川邊民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使部將狄青將萬餘人築于橋子谷旁以斷寇出入之隘數募民耕種收粟以贖軍軍出塞則因糧于敵民無貧艱之勞及去民遮道泣曰公用兵數年無一事煩民雖以子

邊政考

一八卷十

十

為香焚之亦難報也

种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為鄜州判官昔西邊用兵守備不足世衡建言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夏人屢出爭世衡且戰且城之城成賜名清澗城遷內駁崇班知城事開營田二千頃募商賈代負以本錢使通貨贏其利城遂富實間行出部族慰勞酋長嘗會客飲有得敵情來告者即以飲器予之由是屬羌皆樂為用再遷洛苑副使知環州初至清澗城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為射的中者即與之或爭徭役輕重及有過者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由是人人皆能射又積穀通化其遠富

饒善撫士卒得其死力及卒羌酋臨者數日畫像祠之子誼知鄜州諤鄜延副總管皆有名

去清澗二百餘里為榆林鎮我明余肅敏所城也肅敏城榆林以河套為慮不謂虜即據套矣西事孔棘惟榆林切膚乃附許氏榆林論

論曰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虜得投隙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吭既據內地遂安邊牆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凡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墜山湮谷是曰夾道地利亦

邊政考

一八卷十

十

得矣彼昔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於是一切芻糧始仰給腹裏矣弘治中布政文貴奏改西延慶三府本鎮之稅為拋荒折色者二萬餘石正德中侍郎馮清又改三府本色盡為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謠况有節募新軍而糧未增尚在額內支給又邊邑凋敝災傷所免及拖欠者復百有餘萬焉得不窮困至於今日之極也嘉靖七年鎮城餓莩幾萬言之痛心嗚呼此鎮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敢勇善戰虜所

素憚迺今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傷哉脫有黠虜窺知
虛實以重兵壓境及客兵既集日費益廣更以一軍駐魚
河之地即糧道阻絕不兩三月而榆林坐困矣今之司計
者不憂積薪之火猶待燃眉之救豈知此鎮迫於寇門糧
道險遠急即束手臨昔雖予金如山不可食也況今鹽法
已壞飛輓之計失在官糴買一費數倍戊子之歲東軍價
至二錢有餘他可知矣愚故以為論榆林者急在芻糧
他非所慮愚又以為本色不復則榆林未可知也至於募
軍之糧及災傷所免戶部處補自是當然何令邊臣乞哀
之不已乎夫事有改作而後善者不可執一論也今三邊

邊政考

卷十

三

芻糧至難處矣愚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
皆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陸接運而上則
榆林其少蘇乎再於延寧甘肅適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
戶部官一員主之每鎮每年予鹽銀十餘萬令其糴買儲
蓄專備客兵之用出入稽考一歸戶部邊官無得那移借
貸倘客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
也視今日各邊有事而後徵兵請糧及內帑至則糧價正
踊緇為銖用所省又當萬萬矣套地長幾二千里橫至數
百里亦漢武朔方地也唐猶內屬韓公築三城於河外史
稱其功夫拒河為守尚不能固乃能遏虜於河外其置

邊政考

卷十

三

烽堠千八百所須萬人而史云戡戍此皆不可曉者近
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又謂當復守東勝則榆林東
路可以無虞審皆度力愚不知計所出矣西路最稱要
害而安邊定邊連接花馬池更為衝劇築牆設險事有
不容已者若沿邊困悴之邑唇齒相依當擇賢令旌以異
等令其撫綏招來庶幾可以保全乎夫榆林地險而防嚴
將士敢勇戰不貫由虜呼為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
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勿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為最焉第
鎮城遠處乎不毛軍眾待哺於腹裏生理既難糧道遠
倘人事不脩則六邊之廢其首在茲乎愚故云榆林者急
在芻糧他非所計也

湯和字鼎臣直隸東陽人洪武二年同中山王徐達拔河中渡
河入潼關趨鳳翔越六盤關隴皆平明年與中山王宋國公
至定西襲元將擴瀾帖木兒營西北取寧夏至察罕腦兒獲
其猛將虎臣以勞先諸將還京
項忠字蓋臣浙江嘉縣人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成化元年虜
犯延綏忠與寧遠伯任壽帥兵禦之虜遁去二年虜酋毛里
孩入寇忠提督軍務與彰武伯陽信禦之虜復遁四年固
原土達滿四烈將官劉清生事構其醜類謀叛不三月間
聚眾二萬據石城將舉大事遠近戒嚴守將寧遠伯任

壽廣義伯吳琮巡撫都御史陳价等率兵剿捕而被殺傷都
指揮費良死之事聞衆推忠 詔以忠總督軍務與都督劉
王討之會有星孛于台斗中外訥洵占者以為不祥忠曰賊
害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仰仗 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
曰襟襟去疑昔李晟討朱泚榮感守歲卒以成功今殆類此
乃不候援至即以師據賊水草坐困其勢 朝廷尚慮師淹
歲月 詔問忠可否益兵忠即上疏謂京軍怯不諳戰益之
無補昔兵部及兩侯伯上章者惡忠異已各扇浮言忠堅
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持百餘日彼漸有欲降者忠乃以二卒
自隨單騎抵賊寨諭以禍福于是城中脅從者相率來降
邊政考 卷十 五

獨滿四與左右復來劫營前後大小三百餘戰皆却之已
而滿四乃夜使愛將楊虎狸遠汲被擒忠先揚言斬之虎
狸乞命忠乃諭以順逆許以不死解所束金鈎賜而遣之約
為內應以故滿四卒為虎狸所賣成擒斬首七千六百有
奇俘獲二千六百因陳四事為經久計 上皆從之

馬文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成化四年固原土夷滿四倡亂
邊陲告急特起文升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俾與都御
史項忠總兵官劉玉會兵討之昔流賊蜂起漢中李士翃
子潼關火蝎兒滿城王彪各聚衆劫掠殺敵官軍其鋒甚
銳文升悉以計剪除之壬辰虜寇臨鞏乃督兵追至黑水

口生擒平章鉄列孫斬首數千級遂陳肯政十五事及禦邊
三策尋命節制三邊秋北虜寇韋州深入固原及好水川文
升檄召諸路兵伏湯羊嶺虜至遇伏驚遁盡棄輜重擒
斬甚衆因改其嶺得勝坡勒石紀功而還餘見西
城經略

余子俊字士英四川青神縣人成化八年以都御史巡撫延綏
具疏言陝西三邊延慶為內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
之外至正統初渡河犯邊始于沿邊立界石營堡墩臺天順
以來虜犯延慶遂入屯河套自是虜顧屋內而我列屯守禦
反在其外臣以為宜于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為邊牆若
堡于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至寧夏花馬池延蔓二千
邊政考 卷十 五

里每二三里間為對角敵臺崖若連北不絕于其穴處築
牆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為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有
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五兩月之間厥功告成自是虜稀
侵犯子俊又謂榆林列戍始于正統至成化初立衛無兵請
以先年清出軍伍及有罪謫戍南土子孫免其遠戍就近編
伍實之俗不藝圃為濬渠教其種植自是蔬果於內地等
又于界石外開地以為屯田得種粟數萬石以助經費自是
榆林為重鎮而與寧夏甘肅鼎而三矣虜自後經城下必
噬指相顧不敢鳴鏑向之甲申移鎮關中有詔議彌盜安邊之
策選將厲兵之方條上事宜凡疏七 上皆從行之至今陞

右都御史所至有聲皆立祠祀焉謚肅敏

奏議序曰肅敏之勲于今為烈榆林人思之不忘往公之城榆林也役興而恐噴有煩語不聽顧大營邊圍環樹高墉丁夫群持綬服肆咀公謂是不可與圖始者又不聽已乃曰日考而習事逝而安且將懷我載徵諸裔人乃今信然斯封疆之良而社稷之衛也寔賴

憲皇帝明聖弗受貳言而竟底績是固以河套為虞不謂虜即據套矣是之謂豫也邊垣真字者七十年嘉靖初安定之西壁壘漸廢風雨蝕圯當事者以地切虜幕懼罹涸測憚於興理退二十里乃列垣以守緣固靖也女勤周防計介

邊政考 八卷十 六

北鄰號曰擺邊遂棄榆林西鄙俾西鄙雄峙固靖鞏防矣舍藩籬而事堂堂烽報不續長顧者患之且徵功太速敗柯顏沙雜實版築人有後言矣傷舊庸之淚嘆性哲之不作惟曰肅敏肅敏云嗟乎成軌可憲雖細鮮愆矧軍國之重乎惜也惜也公揆策作事不為近利孰匪求謨茲維庶言足徵因舉重以槩凡爾榆林有祠祀公伏臘乃父老子弟稽首祠下者殆如一日明德昭遠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昔公孫僑從政與人興謠始若甘心焉繼則懼莫可嗣也故君子相勸而循度省衆而戒期幾不濟矣
秦紘字世纓山東單縣人弘治十五年以戶部尚書兼左都御

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至則奏陞開城縣為固原州明年冬甘涼諸路備禦官軍以資乏乞休息武安侯鄭英以為首虜在套不可絃曰昔草枯馬瘠虜必不至已而果不至所省芻餉甚多嘗謂守邊之策惟戰與守乃推演古法造兵車置火器脩豫望石破口雙峯臺三城金佛峽海子口七堡及築下馬房邊城三百餘里皆以絕虜道衛民戾焉是年夏又令三邊與腹裏脩城堡關隘一萬四千一百九處剗崖設險三千七百餘里自是北虜不敢窺伺豈固原城市荒稀民貧乃拓其外城奏移批驗塩所于此由是商賈流通公私兩便在任三年邊功孔多既去軍民不忍忘為

邊政考 八卷十 七

立祠祀焉至今言總制經略之功必以紘為第一揚一清字應寧號遠菴先督學關中諳邊事及巡撫總制則于地之險易官之賢否無不周知又度才委任科敵制勝屢中無失尤善駕馭英雄激賞士卒俾樂于効死致我狄畏服稀侵犯焉嘗建議於花馬池營立寧夏衛所興武營立守禦千戶所改靈州千戶所為守禦千戶所奏築定邊營至橫城牆三百餘里其築處遂無虜患三次總制邊功最多所在有奏議
王瓊號晉溪太原人由諸戎起為兵部尚書總制三邊置下馬關門接脩邊牆一百八十餘里起甜水堡至蘭州

因地形勢挑壕墾八百里據險以守邊人至今便之餘見兩城略

花馬考曰或問楊王優劣曰以牆塹焉辨之耳按守邊之

法莫善於牆莫不善於塹夫牆有垛牆有敵臺可射可

擊可隱可避我安敵危我易敵難而敵臺又自旁擊射我

則見敵敵不能見我尤為便利故守邊而不以牆與不守

同守牆而不以敵臺與無牆同塹既夷漫不可措足又無垛

牆敵臺以隱避擊射徒恃其濠濶欲以限敵不知敵人

持一束草填之須臾而平此必不可用者瓊多以塹易牆

何也

梁震榆林衛人初授榆林衛指揮念事累有功陞都指揮六

邊政考八卷十事協守寧夏尋陞延綏遊擊副將嘉靖十五年都督同知

鎮守多謀善戰號令嚴明用兵如神數覆虜巢功勳甚

著賊酋呼為梁太師每舉其姓號以怖啼兒虜聞其至即

驚遁武莊

花馬考曰乾溝潤六十里寔梁總兵震所為觀此邊而

後知梁震之才也於亂山中因險為塹悉有條理非其嘗

中有經緯何以能此嗚呼孰謂震止長於搗巢哉

劉文慶陽衛人任本衛指揮同知備禦花馬池營嘉靖初

固原守備勦征番夷脩築垣塹屢立奇功謚武襄附許氏固原論

論曰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

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

掠之後遂為虜衝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

隸之設總制叅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為

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

固原自可無虞而響石溝至靖虜帶脩築又在所緩蓋

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故愚以為總制不駐花

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黃河水合一

望千里皆如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水馳蹕則蘭靖安

會之間便為禍階調兵防守候在冰凍而西風臨鞏之卒

邊政考八卷十勿未經戰豈能捍禦愚又以為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

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

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藹糧不為之

處尚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塩池批驗

舊在固原蓋來商旅納貨賄期以填實此地而王瓊移

置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督所在戎

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將任官足食足兵之計

孰不知之孰不能言之體權盡變存乎其人焉耳

邊政考卷之十一

西域經略

張蹇武帝元朔三年募能通使月氏者蹇以郎應募使月氏出隴西徑匈奴中單于得之留十餘歲乘間西走數十日大宛為發道驛抵康居康居傳至大月氏留歲餘乃還為匈奴所得會匈奴亂乃逃歸具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南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多善馬有城郭室屋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賓于賓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餘里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國隨水草無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在大夏皆見印竹杖蜀布曰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於是使蹇為使西域始通

鄭吉會稽人宣帝地節三年擊車師破之因田其地元康二年匈奴擾田者詔吉屯渠黎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欲降漢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封為歸德侯既破車師降日逐威振西域遂以吉為西域都護中西域而立幕府治烏壘城慰撫諸國誅伐初懷集之焉

史有曰漢之號令頒西域始自張蹇而成於鄭吉然蹇使鄭吉不為屯田壘城則無以伸慰綏誅伐之志漢之號令

其何能成若張蹇則固一傳命使耳

馮奉世字子明宣帝時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元康初烏孫有擊匈奴功而西域諸國新輯帝欲安之以奉世為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脩城會沙車王叛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南道兵五萬進擊沙車攻拔其城沙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至大宛大宛聞其斬沙車王敬之異于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悅以為光祿大夫

陳湯元帝建昭元年湯為西域副校尉為人沉勇有大慮策謀喜奇功時匈奴支單于自以大國為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困辱漢使者湯乃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于康居斬之傳首至京師懸臺街十日竟寧元年封湯爵關內侯甘延壽為成義侯

竇融平陵人世任河南為吏人所敬向初為屬國都尉更始敗眾乃推融行河西五部大將軍事河西民俗質樸而融政尚寬和上下相親宴飲富殖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警是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符要羌胡皆震服親附流人避凶饑者歸之不絕融等遙聞光武即位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帝因賜璽書拜融為涼州牧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礪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詔報融被詔即與

諸郡守將兵入金城隗囂使賂遺先零羌封何與共結盟
欲發其衆融進擊封何大破之帝以融信効著明益嘉之八
年夏車駕西征隗囂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
數萬與大軍會高平第一城帝見融等待以殊禮遂共進軍
囂衆大潰城邑皆降帝高融功封融爲安豐侯

竇固未平十五年以固長從其父融在河西明習邊事乃以固
爲奉車都尉同附馬都尉耿秉將兵屯涼州十六年分道出
擊匈奴固與耿忠率張掖酒泉燉煌中卒及盧水羌胡出酒
泉塞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追至蒲類海取伊吾廬
地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十七年復與耿秉騎都尉劉張

邊政考

八卷上

三

擊車師降之復置西域都護戊巳校尉

班超永平十六年竇固使假司馬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郭
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疎懈超疑必有虜使至孤疑未
知所從遂與吏士三十六人夜奔虜營順風縱火虜衆驚亂
超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百人悉燒死
明日以虜使首示廣廣遂納子爲質復遣使于闐其王廣德
禮意甚踈且信巫言求漢使騎馬以祠神令其相私來彼求
馬超令巫自來乃斬巫而鞭其相廣德懼斬匈奴使以降西
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復通十七年復與竇固執疏勒王
兜題更立其故王子忠章帝建初元年留屯疏勒五年以平

陵徐幹爲假司馬將弛刑義從就超平西域八年復拜爲西
域將兵長史章和元年超發諸國兵擊莎車降之龜茲等兵
各退散自是威振西域和帝永元二年遣兵擊月氏騎兵殺
之月氏由是遣使奉獻三年以爲西域都護騎都尉六年討
焉耆斬其王廣于是西域五十餘國俱納質內屬十四年以
老乞歸

耿恭明帝永平七年恭以司馬爲戊校尉屯後王部今蒲州城
十八年北匈奴擊車師後王安得殺之遂攻恭恭以毒藥傳
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瘡皆
潰大驚會大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漢兵

邊政考

八卷上

四

神真可畏也乃解去十一月車師叛復與匈奴共圍之恭率
勵士衆禦之數月食盡煮糞食其筋革與士卒推誠同死
生故皆無二心關寵上書求救乃詔酒泉太守段彭等將兵
救之章帝建初元年擊車師匈奴走車師復降軍吏范光因
請迎恭歸拜騎都尉

班勇超之子安帝延光二年以爲西域長史將兵屯柳中三年
鄯善龜茲温宿諸國降附因發其兵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
奴于伊和谷于是前部始復開通後累破匈奴師兵先是匈
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漢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
絕其患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高祖嘗

平城之圍文帝屈供奉之耻故孝武憤怒深為長久之計命遣武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窟跡遠藏由此觀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除日久區區東向叩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日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內四郡危矣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訖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國絕遠郵之煩費不見先苦心勤營之意也臣以為燉煌宜署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以折衝萬里震怖匈奴太后又召班

邊政考 卷十一 五

超之子勇問之勇議曰昔者孝武皇帝患匈奴疆域開通西域諸國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遣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疆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燉煌河西郡城門晝閉明帝命武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通租高其價直嚴其期會鄯善車師皆懷忿怒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昔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舊燉煌郡其營兵三百人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於燉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南疆鄯善

干闥心膽北扞匈奴東近燉煌如此誠便長樂衛尉鍾顯等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朝反復班將軍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得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腰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弱則為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右臂哉為置校尉以扞北撫西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苦河西城門復有晝閉之境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大尉屬毛軫難曰今

邊政考 卷十一 六

若置校尉則西域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朝為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後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因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為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宜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求入者不過廩食而已今若拒絕勢必北屬夷虜并力以寇掠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於是從忠勇議乃以勇為西域長史將五百人西屯柳中今交河郡縣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於延光西域三絕復通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延熹中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

討零吳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
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兵討龐右而軍中大疫死者十三
四規親入卷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
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嵩等鈔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閔等不
遵法度規到州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流
氏大豪十餘萬口復詣規降後拜度遼將軍薦張奐以自代
朝廷從之

徐邈字景山燕國人魏明帝嘗為涼州刺史持節領護羌校尉
河右少雨常若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
開水田募貧民田之家家豐足倉廩益溢乃文度州界軍用

邊政考

八卷十一

七

之餘以市金帛大馬通供中國之費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
祀彰善黜惡彈邪繩枉風化大行西域流通荒戎入貢賞賜
散與將士與胡羌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師乃斬
以徇由是州界肅清

裴矩字弘大河南人煬帝嘗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矩
掌之矩訪諸國山川風俗人物儀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
合四十四國奏之乃別造地理圖窮其要害從西傾以去至
西海將二萬里為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
善總湊燉煌欲收西域以矩為黃門侍郎至張掖引諸胡自
是西域往來相繼大業五年帝西巡至焉支山命矩說高昌

王勣伯雅伊吾吐屯設等召使入朝伊吾獻西域數千里之
地置西海河源鄯善等郡大開屯田以通西域之路

蘇定方高宗顯慶二年定方為前軍總管擊西突厥至曳咥河
西敗沙鉢羅兵冒雪兼行至其牙帳縱兵擊之斬獲又數萬
沙鉢羅脫走趨石國定方于是息兵諸部各歸所居通道路
置郵驛依骸骨問疾苦畫疆場復生業凡為沙鉢羅所掠者
悉括還之百姓安堵如故乃命蕭嗣業將兵沙鉢羅獲之分
其地置崑陵凌池二都護府

薛仁貴絳州人副鄭仁恭為鉄勒道行軍總管嘗九姓衆十餘
萬令驍騎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衆慄降

邊政考

八卷十一

八

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衰
仁貴之勇不可尚矣人知其勇足以奪羌戎之氣而不知
其義足以收高麗之心史稱其移治新城撫孤存老撫治
盜賊隨才任職褒崇節義高麗士衆皆欣然忘亡嗚呼若
仁貴可謂有名將之風使徒屑屑於劍戟弓矢之恃抑末
矣

張孝嵩初為監察御史奉使廓州拔汗那者古烏孫也內附歲
久吐蕃攻之其王奔安西求救孝嵩率旁側戎落出龜茲
西數千里下數百城傳檄諸國威振西域大食等八國請
降勒石紀功而還

杜暹初為監察御史按事至突馳施突馳施饋之金暹固辭左
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于幕下出境移狀
令取之虜大驚追之不及

宋晟鳳陽府懷遠人洪武十三年以都督鎮守涼州蒞政十年
軍民悅服二十五年調守甘肅是年討哈密擒其王子脫脫

未樂元年 勅賜平羌將軍印授使西域開通道路納忠順
王脫脫歸故地擒其逆臣司徒平章火者斯等召諭失把而

都王子把都帖木兒等來降得其人馬駝萬計

楊榮字勉仁福建建安人未樂中甘肅守帥西寧侯宋瑋奏叛
寇老的罕逃歸赤斤蒙古衛將為邊患皆豐城侯李彬鎮陝

西遂 勅彬率師剿之且命榮往與彬計度可否十二月榮

還奏餉道險阻天峯沍寒人疲馬瘠不可行且小醜不足以
煩大軍遂 勅彬旋師無幾叛者復歸

史昭廬州府合肥縣人永樂三年哈密忠順王司徒火者斯等
倔強遏絕西域貢道昭率兵出討設計擒逆者以歸八年北

征克鷹揚將軍十二年由鉄門關出剿連寇有功二十二年
陞都督僉事鎮守西寧宣德中以曲先番寇邀劫貢使充總

兵官直搗巢穴生擒首惡斬獲部落駝馬萬數威鎮絕域

馬文升 許進 鄧璋 陳九疇 彭澤 王瓊
成化九年土魯番酋速壇阿力調哈密夷衆掠赤斤蒙古諸夷

時忠順王脫脫卒子字羅帖木兒立為頭目者林所弑王母
督溫答力守國不從阿力遂虜王母及金印以歸王母甥罕

慎哈密衛都督他他木兒之子避居苦峪十四年速壇阿力
死子速壇阿黑麻立二十年甘肅守臣以哈密忠順王絕嗣

年久奏令罕慎帥罕東左諸衛夷衆入臣哈密忠順王弘
治元年速壇馬黑麻至哈密城下時誘忠順王罕慎詐言欲

與結親頂經盟誓罕慎信之出城被殺因遣使入貢且以罕
慎非脫脫親族乞天使往和番願自為忠順王兵部尚書馬

文升奏 本朝處待外夷雖北虜強盛未嘗遣使講和土魯
番自有分地難令主守哈密至於入貢則有舊例在所不拒

但請 勅切責四年遣哈密頭目寫亦虎仙等貢 勅
青諭阿黑麻遣使寫亦滿速兒等獻還哈密城池并忠順

王金印赴京進貢兵部奏行禮部量加優賞請 勅獎諭陞
寫亦虎仙為都督僉事撫夷千戶楊肅等各陞二級鎮守太

監傳真巡撫都御史王繼總兵官右都督周王各賞行絲二
表裏銀十兩五年守臣因先安定王亦板丹與先忠順王脫

脫同族奏差指揮哈林等詣西寧求其族孫陝巴者襲封忠
順王令守哈密頭目阿木郎輔之阿木郎勾引哈刺夷人

潛往土魯番必禪地方盜馬殺人馬黑麻領衆入哈密殺阿
木郎支解之以陝巴與土魯番皆家古元之後裔不殺執歸

木郎支解之以陝巴與土魯番皆家古元之後裔不殺執歸

事聞命侍郎張海都督緜經略差哈密人滿刺阿力克
賁 勅責諭被留海等請暫絕西域貢路拘留先獻還城印
貢使寫亦滿速兒等於甘州從之十七年哈密夷人傳報阿
黑麻差使臣五名貢馬駝獅子方物送回陝巴在三角城住
候索漢人通事往彼迎取尚書馬文升奏言陝巴柔懦不立
縱使還埃亦難令其守國不必差人迎取宜命侍郎張海等
待陝巴果回革去王封暫置甘州令都督奄克字刺掌管哈
密衛事與回頭目寫亦虎仙哈刺灰頭目共守哈密阿黑
麻使臣并陝巴不果來張海等回大學士丘濬奏言海等經
略無狀調海山西參政緜譙開住巡撫都御史馮績取回尋

邊政考

入卷十一

十一

日出嘉峪關中途三日無水得雪水飲之十八日至哈密城
下攻圍破之牙蘭遁走斬首六十餘級獲忠順王陝巴妻女
并牛羊三千宥脅從者八百餘人捷聞加陸閣俸二十石劉
寧陞右都督加俸米一百石許進陞右副都御史彭清陞都
督僉事九年三月阿黑麻復襲哈密破之留其頭目撒他兒
并哈密衛頭目奄克字刺等住守刺木城奄克字刺等密會
瓦刺頭目小列禿調兵五百襲斬撒他兒首并其衆百餘人
奄克字刺等回守哈密阿黑麻復遣人圍之哈密舉火瓦刺
小列禿見之領兵來救土魯番退走甘肅守臣奏乞差出羅
留貢使數人往諭阿黑麻令其納款尚書馬文升議以土魯
番未見遣一虜使上一款書願乃憑被拘囚之使為此邀致
之謀非為無益反增其侮不許十年七月阿黑麻差夷人滿
刺阿力克等送陝巴回哈密阿黑麻兄馬黑木王差夷使送
番書云西域諸國不得通貢怨阿黑麻今悔過送回陝巴乞
許與黑婁諸國通貢放回羈留夷使寫亦滿速兒等是年十
一月兵部會官議奏起用故威寧伯王越為太子太保左都
御史總制甘涼等處邊務并經略土魯番哈密事情十一年
王越至甘州拘集畏兀兒頭目都督奄克字刺回頭目都
督寫亦虎仙哈刺灰頭目指揮迭力迷失等三種夷人審問
陝巴應否復立皆云陝巴係安定王孫族與先忠順王脫脫

邊政考

入卷十一

十一

俱係前元成吉思宗枝各夷情願輔助共守哈密內奄克字
 刺係罕慎親弟與土魯番有讎亦與陝巴面同心異令以罕
 慎女也先主刺妻陝巴以親睦之九月兵部議奏賜陝巴大
 帽大紅蟒龍衣玉革束帶象牙笏復封為忠順王放回羈留
 貢使寫亦滿速兒等使歸本土十七年正月忠順王陝巴嗜
 酒陪剋不能立國哈密屬夷怨之頭目者乃克哈率往迎土
 魯番速壇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令守哈密陝巴知之棄城
 走沙州真帖木兒乃哈密都督罕慎女所生時年十三不來
 至哈密近地刺木城居住守臣差通事毛見等往探之真帖
 木兒譯云三堂令人來守哈密我即回守臣乃諭都督克
 邊政考 卷十一 三
 字刺寫亦虎仙等撫集夷衆令迎陝巴回守哈密頭目阿字
 刺等執迷不從仍欲立真帖木兒為王都督奄克字刺寫亦
 虎仙同差去官舍董傑等擒殺阿字刺等六人餘黨畏服乃
 差都指揮朱瑄領軍送陝巴至哈密守國撫送真帖木兒回
 還本土適其父阿黑麻死其兄滿速兒立衆兄讎殺帖木兒
 不肯回以奄克字刺為外叔祖願依之朱瑄等慮陝巴懷
 疑携來甘州正德元年忠順王陝巴卒其子速壇拜牙即襲
 封守臣議真帖木兒難久留中國肅州兵備副使李端澄
 以為速壇拜牙即年幼無倚若令真帖木兒還歸禍不旋踵
 遂不放歸三年六月速壇滿速兒遣使滿刺法忒渾刺等

進貢乞放真帖木兒回土兵部尚書劉宇從郎中楊廷儀之
 議謂真帖木兒羈留我郊正得古人質其所親愛之意土魯
 番卑詞納貢未必皆實不可放回五年土魯番進貢使滿
 刺法忒渾刺到京通番本取討真帖木兒六年遣真帖木兒
 還時巡撫甘肅都御史張翼等奏真帖木兒來時十三歲羈
 留鎮城今已八年彼番三次遣使進貢求討意已勤懇乞准
 差人送回本土兵部尚書何鑑會官議奏從之 勅賜真帖
 木兒冬夏衣服靴帽行鎮巡官宴待及賞賜速壇滿速兒與
 其弟兄頭目及速壇拜牙即并頭目段正校布八年奄克字
 刺并哈密大小頭目卜兒罕虎力等各送番文譯稱拜牙即
 邊政考 卷十一 十四
 不行正事貪淫壞事不順中國投土魯番領人馬來擒甘肅
 滿速兒差火者他只丁寫亦虎仙滿刺哈三來守哈密巡撫
 都御史趙鑑以為速壇滿速兒差人來守哈密忠順可嘉差
 千戶馬馴等賚送速壇滿速兒織金段二疋緝二疋各色
 段二十疋滿速兒弟把巴义等五人頭目五人各段二疋大
 者他只丁黑絳織金段二疋各色段十疋寫亦虎仙滿速哈
 三各段十疋哈密隨從夷人各段二疋共二百疋仍給鈞帖
 獎諭馬馴等訪得都督奄克字刺頭目卜兒罕虎力等前
 通番書所言相同又訪得真帖木兒并來往夷使到土魯番
 傳說甘州肅州十分饑饉人食州根樹葉餓死無數甘州城

南黑河可引灌城王子去征不用刀箭人皆投順因此滿速兒要來犯邊又訪得土魯番有精兵四五千迤西紅帽兒夷虜有五萬俱要往漢人地方來三月馬馴等回至甘州呈報前情火者他只丁差夷人亦思麻因同來通送滿速兒番文譯云甘州肅州頭目不知禮我弟兄前兩箇段子頭目也是兩箇段子這段子州一般你每禮在何處我做十二年王子差去人不送出來賞賜無有哈密城池金印在我與我送一萬段子頭目一百段子我的人打發送出來不來我領人馬去掃旗在甘州門前天著與你便與你天著與我時與我那時不要怪皆總制三邊右都御史鄧璋奏言若因逆虜誘張允其所求不無上辱國體下損軍威乞命大臣一員專一經略哈密大將一員專備戰守五月兵部會吏部尚書楊清等議得賞賜無名不可輕與推舉右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等處軍務調延綏寧夏固原等處軍馬遂剿西海亦卜刺賊務使遠遁絕土魯番夷使內侵 勅寫亦虎仙等共守哈密降 勅切責速壇滿速兒令其送回拜牙即十年正月火者他只丁牙木蘭領眾侵犯肅州近邊赤斤王子莊等處地方搶掠人畜接過番文索要賞賜段疋送出拜牙即并哈密城池金印澤措段緝布三百疋并降到責諭 勅書差通事馬驥等寫亦虎仙滿刺哈三賚送土魯番交與

邊政考

卷十一

十一

火者他只丁嫌少復令馬驥火信等回甘州增取段疋澤文措羅段緝一千九百疋銀酒壺一把銀盤一箇銀臺盤一副付馬驥等賚送獻還城印差夷使失黑巴息兒等同各國夷使進貢謝 恩十一年六月滿速兒令火者他只丁牙木蘭仍據哈密復索段疋時差夷人倒刺火者來探消息七月文差夷人斬巴思等七人趕馬駝牛羊入關逾番文問因何不與段疋拘留夷使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搜出番文有約都督失拜煙答通事毛見以為內應毛見文將頭刺與夷相類悉捕下獄十一月滿速兒牙木蘭領兵會合罕東左衛土巴部落凡萬餘騎入嘉峪關十六日遊擊芮寧領軍出南門禦之敗績官軍死者八百四十二人叅將蔣存禮出北門被圍官軍死者一百三十九人十九日陳九疇懼城中回回生變取斬巴思失拜煙答毛見等出獄擗死示衆回賊四散殺掠攻破若堡六處殺虜男婦千餘頭畜以萬計總兵官史鏞副總兵鄭廉十一月二十七日俱統兵迎戰於臨水西黃泥鋪賊抵肅州凡入境月餘方回十四年巡撫都御史鄧璋奏土魯番節次通到番文皆謂寫亦虎仙之取城印許段未與節年貢使俱不發回大抵聲言啓釁之端而欲撻飭犯邊之罪六次請和乞要照舊入貢合當隨宜撫處十五年都御史鄧璋差通事虎得山等責諭速壇滿速兒令其送

邊政考

卷十一

十六

回搶去人口彼依送出鎮撫程壽等五十九名并遣使隨帶
 方物駝馬復來進 貢嘉靖二年米兒馬黑麻首錄錄寧昌
 從朱姓巡撫都御史陳九疇依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哈密
 衛貢使都指揮火者馬黑木依謀叛律俱各問依斬罪三年
 五月巡按御史盧問之將馬黑麻覆審情真依律處決伊
 臨刑大呼你看八月裏王子人馬如麻的來那時要馬黑麻
 那裏討本年八月二十三日土魯番速壇滿速兒親統夷
 衆二萬餘騎入嘉峪關至肅州境內四散殺掠二十八日
 攻高臺千戶所城九月初三日圍甘州鎮城攻門凡三日不
 拔往山丹洪水畢家等堡攻破城皆殺掠人民燒毀房屋
 邊政考 卷十一 十七
 以數萬計深入甘州凡四十九日九月十九日副總兵趙鎮率
 本鎮兵馬戰於張欽城斬首三十四顆賊鋒稍挫至二十
 八日由洪水堡迤南區都山口出掠西海而回四年四月速
 壇滿速兒差頭目牙木蘭據哈密守之八月領衆三百復
 來肅州城下殺掠將雲昌領兵禦之陣亡官軍百戶任
 許等十五員名五年正月提督軍務兵部尚書楊一清奏
 言嘉靖三年甘州之寇若堡殘破不知若干人言殺虜何
 止數萬比之正德十一年又復數倍為守臣者寇之未來
 既不能拒遏寇之既至又不能截殺滿其所欲得利而歸
 乃以為速壇滿速兒牙木蘭皆被鎗砲打死遂以殲厥

大酋之功而掩其殘破地方之罪近年之擾始固有以致之
 後又有以激之巡撫都御史寇天叙等所謂有可乘之際者
 以此醜虜節逾番文亦往往歸咎于夫夫既不能制其命
 又無以服其心能絕其入貢之路不能阻其犯邊之路乞要
 將陳九疇原議遷發煙瘴地面土魯番夷使二十八名哈
 密夷使二十二名俱暫且羈留不必遷發撒馬兒罕等處夷
 使俱驗放出關該兵部奏行接管提督軍務尚書王憲審處
 差平涼羈住撒馬兒罕貢回夷人迭力迷失馬黑麻寫亦馬
 黑麻土魯番貢回夷人馬黑麻魯迷哈密貢回夷人火者阿
 黑麻七月十九日出關省論土魯番令其悔過服罪送還搶
 去人口并哈密城六年三月原差夷人迭力迷失馬黑麻自
 上魯番回通牙木蘭番文譯云送出和番賞賜方送回人口
 并哈密憲不從八月土魯番差夷使馬黑麻虎力奶翁同迭
 力迷失馬黑麻進關投遞印記番文有云一要將陳都堂問
 罪二要差出和番的人來三件差馬黑麻虎力進貢通路不
 和好收拾人馬會了在那裏斬殺外通番文一十道乃滿速
 兒母并其弟姪子婿各差夷使進貢方物索討賞賜巡撫都
 御史唐澤等奏留馬黑麻虎力奶翁等於肅州七年二
 月起王瓊奉 勅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頭目牙木蘭率衆降
 初滿速兒令牙木蘭據沙州索羈留貢使并賞賜如下放

出即領帖木哥土巴夷衆侵擾肅州牙木蘭運之士魯番怒欲遣人斬牙木蘭等三人之首以歸牙木蘭等聞知懼甚是年二月十三日棄所積穀麥數萬率老稚萬人帳房二千急走肅州逾番文乞容白城山金塔寺住牧鎮巡官議留肅州是年七月天方國撒馬兒罕番王并哈密頭目各進貢方物土魯番速壇滿速兒差人護送因賣馬匹獻還原槍男婦二十一人甲八副交割哈密城池九月瓊至甘州鎮巡兵借官議以為送還人口什物之數不効悔罪輸誠之文未上宜羈其貢使於肅州放回護送夷人責其悔罪輸誠縛送首惡然後許貢使彼進未得貢退未得回制馭在我彼

邊政考

卷十一

九

酋自將俯首瓊曰不然土魯番歸咎於陳九疇未肯絕口而我必欲其自悔已罪以為輸誠豈可得乎為首惡者即速壇滿速兒也而我必欲其縛送豈宜從乎且事有是非可否二者之間貴乎果決從一無兩可之理如以閉關絕貢為是則當盡戮其在內貢使彼衆臨關脅求通貢則出兵擊之斯可謂之閉絕矣今乃知貢路之不可終絕而姑羈留其貢使聽其徜徉中華娶妻生子有樂生之心無懷土之思及其駐兵沙州脅求通貢即放入關豈其原諷以館待之是我雖未顯許通貢而彼已窺我有畏彼之心矣故差人遍番文必曰我會衆王子弟兄并瓦刺達子人馬定要到甘州門上以爲我

且彼二次入寇殺戮官軍驅掠人畜縱橫月餘滿載而出將來何所憚而知其必不來乎且自羈留貢使至今踰三年矣而彼駐兵近郊益肆侵侮罕東左衛番夷棄沙州故土入附肅州自費糧七百石賑之甘肅每銀一錢止糴米三升我之兵馬被其殘害死徙過半兵寡糧乏彼悉知之而我尚不務脩文德惟欲以武備虛聲制土魯番之命不亦誤乎又土魯番貢使見在羈留者二十八人天方國諸部夷使數百人可以土魯番悉留不遣乎後來土魯番進貢正副使二十四人天方國撒馬兒罕進貢正副使三十五人今可一槩羈留不起送赴京乎况禦夷之道惟當布我信義於行事不必責

邊政考

卷十一

十

彼輸誠於空言今彼既獻還哈密人口而我復逆其詐佞諸國往來夷使羈留不遣彼必又謂我失信益肆繁言彼此要質事類盟詛何時已乎予已奏准不待其求盡放出各國羈留夷人夫公等幸毋異議是月二十七日土魯番頭目虎力納咱兒并瓦刺達子二千餘騎至肅州城外搶掠遊擊將軍彭濟鎮軍三千出城禦之斬首十六級賊衆敗潰遁去時瓊帥兵八千赴肅州城賊已遁退瓊遂拘其貢使馬黑麻虎力奶翁等於庭責之曰爾夷既已送還哈密城池人口益甲入關未及三月却又領衆來搶爾等即有共謀之情罪當富死皆令曳出盡殺之各夷慌懼哀告乞付番書與撒馬兒罕

貢回夷人士魯孫等賚送土魯番王索取認罪番文并搶去人口從之扭錄馬黑麻虎力奶翁等繫獄土魯孫等至中途為西海達子所殺馬黑麻虎力奶翁聞之後從獄中上書乞再放出魯孫進獅子回還夷人火者把好丁滿刺米哥等索討土魯番王認罪番文并搶去人口又從之十二月二十八日火者把好丁等同土魯番王差夷人把提滿哥等七名送回搶去漢人一十一名八年正月十五日速壇滿速兒賚番本內稱牙木蘭馬黑麻虎力奶翁等使臣并和番賞賜快些兒打發出來及稱前幹的歹事悔了虎力納咱兒問了罪了瓊會太監張洪都御史唐澤劉天和總兵官姜英副使

邊政考 卷十一 三

趙載李准等引諸夷伏於階下令通事省諭之云你如今獻還哈密送回人口將犯邊虎力納咱兒等加罪我等遵朝廷的命將你先差來的使臣馬黑麻虎力奶翁等牢裏放來起送赴京進貢去其餘各年進貢的男婦一千人盡都放出去了普哈方你先說他壞事要碎割了他你今却要討他虛實你知也放了去你自處置他牙木蘭原不是你土魯番人因你要殺他害怕投著來你先有番文說他去時去了罷也奏知 朝廷安插別處不敢擅放再不必來討關出賞賜放出去的夷人都自帶著裏少了的是他自花費了你如今又要和番賞賜舊無這例誰敢擅與你馬黑麻虎力奶

翁回來時 朝廷自有賞賜你若悔過了罪過知感 朝廷大恩 朝廷自有好意賞賜以後你若無故生事再來無禮將你進貢的人定都殺了諭畢各夷聽服別無異詞將各夷量加賞犒放回本土瓊會鎮巡官奏言土魯番自嘉靖三年入寇之後屢肆侵侮苟求通貢至今四年之久方纔獻還哈密送還人口節次差人懇乞和好自此哈密可漸興復夷情可漸平定乞 勅兵部會官計議以後土魯番無故再來犯邊應否將本番進貢夷人殺戮懸首蒙街傳之境外以振國威牙木蘭再來懇切乞放應否曲從并獻還哈密人口應否例外加賞俱從長議擬奏請 聖裁該兵部會官議擬

邊政考 卷十一 三

覆題節奉 聖旨這夷情卿等既會官議處停當依擬行天方國撒馬兒罕貢使二十一人土魯番貢使二十四人俱起送赴京放出各國久留貢使男婦八千三百九十一人于白城山就人土巴帖木哥部夷男婦八千三百九十一人于白城山就今本衛都督日余刺鈴東時哈密衛都督的吉字刺部夷在肅州東關赤斤蒙古衛都督掌卜達兒子鎖南東在肅州北山金塔寺罕東左衛都督只克在肅州南黃州壩山罕東衛都指揮板丹在甘州南山住牧是年土魯番西速壇滿速兒以男把巴察於曲先城長子沙速壇於察力失次子馬黑麻據哈密各住守

邊政考卷之十二

西羌經略

趙充國字翁孫神爵元年為後將軍擊先零諸羌帝問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國曰兵難逆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乃大發兵至金城充國常以遠斥埃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掠者解散虜謀微其疲劇乃擊之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出兵擊罕开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之虜必震壞充國以為先零首為叛逆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璽書報從充國計充

邊政考

卷十二

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隘充國徐行驅之虜溺死者數百降斬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輛兵至罕开地令軍毋燔聚落及芻牧田中罕开聞之竟不煩兵而下詔武賢等以十二月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故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充國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谷芻藁調度甚廣繇後不息恐生他變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懇可二千頃以上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浚溝渠

出賦人二十晦益積蓄有大費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計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謹條不出兵留屯田十二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十三中十五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武賢延壽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出擊降斬各數千人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二年充國奏言羌本

邊政考

卷十二

可五萬人已降并斬首級湟河湟饑餓死者四萬有餘請罷屯田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是年羌若零等共斬楊玉首帥四千餘人降置金城屬國以處之自漢以來經略河西者充國稱全勝非以其得屯田之利耶議曰留兵屯田步曲相保壘木樵校聯不絕此河西經制之長策雖行之萬世可也蓋以靜御動以逸待勞自足坐收成筭而區區攻戰之末不與焉虞詡字升卿武樂人也至初大將軍鄧禹議欲棄涼州虞詡曰不可今羌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腹心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摧鋒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

棄其境域徙其人衆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雄豪相聚席
卷而東雖虎賁爲卒白起大公爲將亦恐不足禦當今之計
者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
冗官外以勸勵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誠能如此則
可無患於是四府皆從詔議元初元年遣任尚爲中郎將將
羽林緹綺五營子弟屯三輔尚臨行詔說尚曰使君頻奉國
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從役而未
有功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尅誠爲使君危之尚曰憂惶久
矣謂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
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走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

邊政考 卷五

曠日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者莫若罷諸郡兵今出錢數千二
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衆逐數千
人之虜首尾掩截其道自窮使入利事大功立矣尚仰上言
用其計乃遣輕騎抄擊斬首數百級順帝末建四年詔上屯
田詠曰臣聞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上且沃野千里穀稼
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爲人利水州豐美土宜產牧北阻山
河乘阨據險因渠以溉水春河漕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
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爲此也而元元
被災衆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捐自然
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

未復園陵軍外而公卿容頭過身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
聖聽考行所長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督徙徙者各
歸舊縣繕城郭置候驛既而激河浚渠爲屯田省內郡費歲
一億計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常儲穀粟令周數
年

馬援字文淵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塞內金城屬縣皆爲虜有
建武十一年拜援爲隴西太守擊破先零羌于臨洮斬首數
千級獲馬牛羊萬餘頭諸羌數萬屯聚寇鈔拒浩登陘援擊
之羌徙于吾谷援掩赴其營羌大驚擾復逐徙唐異公中
援復乘夜放火擊之虜大驚斬首千餘級而還援中矢貫臍

邊政考 卷十二

帝以重書勞之賞賜牛羊數千頭援盡預諸賓客民歸者三
千餘口援爲置長吏繕城郭鳩墾開溝洫勸以耕牧郡中樂
業諸羌八千餘人皆詣援降
孔奮字君魚茂陵人建武五年爲姑臧長時天下擾亂唯河西
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每至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奮在
郡四年財產無所增且天下未定士多不脩節操而奮力行
清潔爲衆所笑或以爲身處膏脂不能自潤徒益苦辛耳被
徵日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相謂曰孔君清無仁賢舉
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歛牛馬器物千萬追送
數百里奮一無所受既至京師拜武都太守爲政明斷甄善

疾非郡中稱為清平

趙冲順帝時為武威太守時羌二千餘人降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為節度漢安元年以冲為護羌校尉冲招懷叛羌罕叟乃率邑落五千餘戶詣冲降唯燒何種三千餘落據參疊北界三年冬冲擊諸羌斬首四萬餘級詔冲一子為郎冲復追擊於河陽斬首八百級於是諸羌前後三萬餘戶詣涼州降建康元年復追叛羌于建威鷓陰河遇羌伏兵與戰没冲雖身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衰耗

馬賢元初間領征西校尉事永寧元年上郡沈氏種羌五千餘人寇張掖賢將萬人擊破之斬首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

邊政考

入卷十二

五

馬牛羊以萬數餘虜悉降時當前種大塚饑五等以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追之燒當燒河種聞賢還率三千餘人復寇張掖殺長吏初饑五同種大豪盧忽忍心暴別留允街而首尾兩端賢率兵召盧忽斬之因放兵擊其種獲首虜二千餘人掠馬牛羊十萬頭忍良等皆亡出塞書封賢安亭侯後麻奴等脅將先零沈氏諸種四千餘戶寇武威賢追到鸞鳥招引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賢後追擊戰破之種衆散道鸞鳥縣名屬武威郡張既高陵人魏文帝初涼州盧水胡等反河西大擾帝憂之曰非既莫能安涼州乃召刺史鄒岐以既代之既至金城遂渡

河賊拒軍於鷓陰口既楊聲軍從鷓陰乃潛由且次出至武威胡以為神引還顯美既據武威遂前軍顯美胡騎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既夜藏精卒三千為伏使餘騎挑戰胡果爭奔因發伏兵首尾進擊大破之帝悅詔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衆功過南仲勳踰吉甫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之念封卿侯酒泉蘇衡友與羌豪鄰戴攻邊既擊破之衡等降遂上疏請治左城策障塞置烽火邨閣以備胡西羌恐率衆二萬餘落降後西平麴光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且光欲以羌胡為援乃檄告諭諸羌為光所誑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加封

邊政考

入卷十二

六

當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安堵既臨二州十餘年惠政著聞諡肅侯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武帝咸寧五年涼州刺史楊欣為虜樹機能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歎曰誰能為我討此虜通涼州朝臣莫對隆進曰臣能平之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乘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戒哉帝許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公卿命曰隆小將妄說不可從帝弗納隆募能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者立標簡試得三千五百人帝又給其二年軍資隆西渡温水樹機能等以衆萬計乘險設伏隆以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

地狹則為木屋施于車上且戰且行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其不意賊咸以為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至西音問斷絕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歎笑詰且召群臣謂曰若從諸卿言無涼州矣設假節宣威將軍隆到武威鮮卑六人帥萬餘落歸涼州遂平太康初為西平太守西平今時南虜成奚每為邊患隆至帥軍討虜據險擊隆令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稍怠隆因進兵擊破之虜不敢復為寇永熙中封奉高侯積千餘年威信振于隴右

遺政考 卷十一
車古制也衍原通衢戰守利焉籍以取勝豈特隆然哉今則駕馬之制不可行矣蓋火攻之法怖亂跳踞馳驅不為所使其何能陣其惟步車乎進退之圖機在我也

唐璿字休景始平人聖曆中授涼州都督持節隴右諸軍副大使吐蕃大將麴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洪源谷璿以兵數千臨高望之見賊旗鎧鮮明謂麾下曰吐蕃自欽陵死贊婆降麴布支親將兵欲以示武且其下皆貴酋豪子弟騎雖精不習戰吾為諸君取之乃披甲先登六戰皆克斬二將首獲虜二千五百築京觀而還中宗嗣聖九年吐蕃來請和既宴使者屢窺璿武后問之對曰洪源之戰是將軍殲殺臣士卒其勇無比今願識之后嗟異擢為右武威金吾二衛

大將軍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嗣聖十八年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拜元振為涼州都督初州境輸虜纒四百里虜來必至城下元振始于南破口置和戎城北境磧中置白亭軍控制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患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關屯田盡水陸之利元振治涼五歲善撫御夷夏良慕令行禁止道不拾遺河西諸郡置生祠堅碑頌德神龍中遷安西大都護突厥部落款塞願和睿宗立召為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哭送者旌節下王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壺獎歡迎

遺政考 卷十一
古今經略河西者豈一才智之士哉所視以為今日法程趙充國郭元振是也元振於南破口築和戎城今古浪也北境磧中建白亭軍今鎮番也所謂扼虜之吭而附其背也城於斯田於斯守於斯行之萬世可也

蕭嵩開元十四年吐蕃陷瓜州河隴大震帝擇堪任邊者徙嵩河西節度使判涼州事嵩遣副將與吐蕃戰祁連城下自辰關迄晡乃大潰虜斬一將虜哭震山谷露布至帝大悅授嵩同中書門下三品十五年為河西節度使時王君奭新敗及瓜州為吐蕃所陷毀其城河隴震駭嵩以裴寬為判官與君奭判官牛仙客俱掌軍政人心浸安又奏建康軍使張守珪

為瓜州刺史修復城市收合流散及縱反間與吐蕃國中云
大將悉諾邏與中國通謀替並誅悉諾邏初悉諾邏威名甚
盛既被誅吐蕃少衰

邊政考

八卷十二

九

西羌經略

兆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小子也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再從大
將軍擊匈奴去病斬首捕虜甚多封冠軍侯元符三年為驃
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收休屠王祭天金人益封二千
二百戶其夏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去病遂深入至祁連
山捕首虜甚多益封五千四百戶其後渾邪王與休屠王等
謀欲降漢令去病將兵往迎之渾邪裨王見漢軍多將與不
降者遁去去病馳入斬共欲亡者八千人遂將其衆渡河
降者數萬人既至長安天子嘉去病之功益封七百戶咸隴
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後元符四年上令青去

邊政考

八卷十三

十

病各將五萬騎擊匈奴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
躬將所獲董允之士約輕齋絕大幕獲鬮頭王韓王等三人
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
瀚海執訊獲醜七萬四百四十三級

張紆章帝元和初為隴西郡太守燒當羌迷吾及弟號吾寇隴
西紆將兵追獲之號吾曰誠得生歸必不復犯塞紆放遣之
羌即解散章和初護羌校尉傅育擊羌敗死紆代為護軍校
尉時迷吾寇金城紆遣將擊敗之迷吾因譯乞降紆納之
因設兵大會施毒酒中羌飲醉紆自擊鼓伏起誅殺首豪
八百餘人斬迷吾等五人頭以祭育塚得生口二千餘迷吾

子迷唐及其種人向塞號哭

鄧訓南陽新野人禹之子漢章帝章和二年為護羌校尉迷唐兵萬騎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脇下小月氏胡訓擁衛令不得戰議者非之訓曰諸胡所以難服者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懷之以德庶能有用遂令開城門悉胡妻子納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困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納我妻子是得父母也咸喜叩頭曰惟君所命訓撫恤賞勞諸羌種太相招誘迷唐叔父號吾將其種八百戶來降訓因發兵四千人出塞擊迷唐破之衆悉離散永元元年春迷唐復歸故

邊政考

一八卷上

土

地訓發兵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為船於葦上以渡河掩擊大破之斬首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馬牛羊三萬餘諸羌殆盡西徙千餘里部落皆叛之豪帥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訓威信大行遂罷兵惟置弛形徒二千餘人分理屯田脩塢壁而已

曹鳳和帝十四年安定降羌燒河種又郡兵威之鳳請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及省委輸之後上乃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龍耆先是西海及大小榆左右無復羌寇險塞相曹鳳上言西戎為害前世所患臣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來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至

大小榆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為非難以攻伐南得種存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為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能強大常雄諸種恃其權勇招誘諸胡今者衰困黨接壞阻親屬離叛餘勝兵者不過數百流亡逃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為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狡窺欲之源又植穀富邊省委輸之後國家可以無一方之憂於是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

邊政考

一八卷上

土

段熲字紀明姑臧人會宗之從曾孫也桓帝延熹二年燒當八種寇隴右以段熲為校尉將兵及湟中義從羌二千人擊破之追討南渡河募先登懸索相引刀折矢盡且關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三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前後斬首虜並受降各萬餘人會段熲坐事徵還羌遂陸梁覆沒昔塢寇患轉盛中郎將皇甫規張奐雖累破之而寇害不已復遣段熲擊之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饑困敗散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西羌於是弭定東羌先零等自覆沒馬賢後既降又叛帝以問熲對曰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唯當白刃加頸耳計其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

擅其地是為難疽伏疹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兵萬人車三千兩三冬兩夏足以破定無需用費為錢五十四億如此可令群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及本土伏計末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未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未寧無期帝許之靈帝建寧初頗與先零諸種戰斬首八十餘級頗復追之且破直追士皆重趼既到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頗性果慮輕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頗頗復上言曰臣本知東

邊政考

一八卷十一

古

羌雖衆而軟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為未寧之筭而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臣云用兵連年累見折屣又言羌一衆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為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掠人物上天震怒假手行誅臣自動兵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非為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應無折屣案奐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誕辭妄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從是內地前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梗故遠識之士以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脅毒

而欲令降徒與之雜豈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能使植又計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周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頗遂進營逼諸羌大敗之于瓦亭山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守諸谷上下門又先令千餘人於西縣結木為柵廣三十步長四十里遮之然後兵擊之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畜產諸物不可勝數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二萬八千六百餘級牛馬羊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

邊政考

一八卷十一

古

餘頭費用四十四億將士死者四百餘人蘇則字文師少舉孝廉茂才魏太祖征張魯使為君導魯破徙為金城太守時喪亂後吏民流散戶口消耗則撫循之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流民歸者數千家乃明禁令賞善誅惡教民耕種歲大豐歸附者日多太祖崩文帝以則平隴西及羌功拜護羌校尉賜爵關內侯後又遷金城進封都亭侯食邑三萬戶徵為侍中

李賢字賢和其先隴西成紀人魏恭帝四年主帥東討朝議以西道空虛慮羌渾侵擾乃授賢河州刺史使持節總

管河州七防諸軍事河州舊非總管至是創置焉賢乃
大營屯田以省運漕外設斥堠以備寇戎於是羌渾欽迹不
敢東向

河州厥田上上歲穫則熙隆無虞屯計成公私藉甚
敵矣占沒侵漁詳禁莫之及司屯政者圖之

李靖字藥師從秦王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汪陵
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武德四年九月舟
師叩夷陵乘亂縱兵擊之取四百艘溺死者萬人又輔孝
恭王討輔公柘擒之太宗踐祚突厥部落離畔靖率勁兵
三千夜襲定襄破之以靖為定襄道總管擊頡利督兵

邊政考

卷三

五

疾進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頃之吐谷渾寇邊以靖為
西海道行軍總管策深入外所殺獲國人多降吐谷
渾伏見秋感自經死改衛國公帝將伐遼召靖謂曰公
南平其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唯高麗未服亦有意乎
對曰往憑天威得效尺寸今雖衰疾陛下誠不棄病且瘵矣
帝憫其老不許病薨年七十九謚景武

薛訥字慎言絳州龍門人仁貴之子武后時以納世將詔攝左
威衛將軍開元元年奉訥官爵二年吐蕃一十萬寇臨洮
至渭源掠牧馬詔訥白衣攝羽林將為隴右防禦使與郭
知運王駿率兵擊之追及賊戰破其衆羌至洮水又戰

長城堡殺虜數萬悉收所掠及仗械不貲又破吐蕃於蘭
州時帝欲自將北伐及訥大克乃止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神宗熙寧元年韶詣闕投匭上平戎
三策帝異其言召問方略以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
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蕃部論以成敗遂留宿明旦與
夏人皆率其屬十二萬口內附五年韶引兵城渭源堡破蒙
羅角抹耳水巴等族初羌保險韶躬擐甲冒塵帳下兵逆擊
之羌大潰焚其廬帳而還洮西大震餘黨復集韶與戰
破之遂城武勝建為鎮洮軍置熙河路陞鎮洮軍為熙州
以韶知州事兼經略安撫使韶築熙州諸關若西蕃瞻征

邊政考

卷三

五

叛韶進復河州獲瞻征妻子諸羌皆降瞻征復叛入河州韶
伐取之降羌叛韶回軍擊之瞻征以其衆據河州韶進戰破
走之河州復平連拔岷實二府洮壘羌首皆以城附韶軍行
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
韶入朝瞻征以韶去復圍河州韶與李憲自京師日夜馳
至熙州熙方城守韶命撤之選兵直趨定羌城破西蕃結
河州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瞻征
知援絕拔柵去初朝廷議在熙河詔數戒韶輕出及是帝
大喜之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出踏白城後焚賊八千
帳瞻征窮蹙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乞降韶受之送

瞎征及其妻子赴京師詔入為樞密使

熙河今臨洮是也自詔經略之後始為全州蓋古形勝之地今則貧於輸餉困於戍遺板屋蕭然矣奈何

高遵裕字公綽忠武軍節度使瓊之孫也以父任累遷供

備庫副使鎮戎軍駐泊都監熙寧初朝廷用王韶復洮隴

命為秦鳳路沿邊安撫以遵裕副之尋以古渭為通遠軍

命知軍事明年持附順羌部圖籍及繪青唐武勝開勢入

獻擢引進副使帶禦器械俾歸治師師次慶平堡夜行

晨野人關羌人旅拒引親兵一鼓破之進營武勝城下羌衆

逃去遂據其城詔建為鎮洮軍又命知軍事尋以熙河

邊政考

卷十一

七

洮岷通為一路進西上閣門使充總管復知通遠軍明年

韶欲取河州遵裕曰古謂舉事先建堡砦以漸而進故一

舉拔武勝今兵與糧未備一旦越數舍圖人之地使彼阻要

害我軍進退無所矣韶與李憲笑曰君何遠相異邪檄

使守臨洮韶攻河州果不克帝善遵裕議令專管洮岷

疊宕未款附者遵裕以逾龍珂地有塩井遂築塩川砦

瞎吳叱率諸羌脅青唐欲擾邊詔遣張王攻討遵裕曰

青唐無罪第為生羌所脅耳遣裨將與龍珂率衆禦之

青唐人見龍珂泣訴瞎吳叱知不附已潰去

遵裕曰舉事先建堡砦若備兵糧然哉豈特禦羌以之

禦虜亦然也

种誼字壽翁熙寧初以從高遵裕復洮岷又平山後羌至熙

河副將使青唐自蘭渡河討賊斬首六百元祐間復以平夏

人功進熙河鈐轄知蘭州蘭州通遠皆絕塞中間保障不

相接腴田多弃不耕誼請城定遠以振衝要從之紹聖初

再知蘭州脩明軍政羌人信服

定遠舊隸金州元併龔合定遠二縣入州國初改為

金縣通遠即今鞏昌府

趙隆字子漸熙寧初從王韶取熙河大將姚麟出戰被重創

吾渴欲死得水尚可活時泉近賊營隆獨潛往漬衣泉

邊政考

卷十一

六

中賊覺隆且戰且行得歸持衣裂水以飲麟麟乃甦從

李憲討鬼章隆先至斧其橋鬼章失援乃成擒宗寧中

鈐轄熙河兵將前軍出邈川預復鄯廓又禦夏人于鉄山隆

先登士皆殊死戰夏人解去

苗授字授之潞州人熙寧五年從王韶為先鋒拔鎮洮軍復與

羌戰盡得河湟地鬼章寇河州詔授往一戰克撤宗論第

一遂知州事從燕達取銀川降木征獻之復知河州副李

憲討生羌于露骨山斬首萬級獲其大酋冷維朴羌族十

萬七千帳內附威震洮西元豐中取定西降戶五萬遂城

蘭州遇賊數萬于女遮谷授登山逆戰賊夜遁去又踰

天都山焚南牟屯沒湮凡師行百日轉關千里始入塞

露骨山即雪山在河州天都山在西安州

姚雄字毅夫五原人紹聖中知熙州今臨洮時章粲知渭州請

城胡蘆河川據形勝以逼夏方與後時夏人以其衆來乘雄

部熙河兵策援斬三千級俘虜數萬城成賜名平夏權雄

東上閣門使秦州刺史尋徙河州種朴與羌戰沒王贍軍

陷敵中雄初以詔赴援自鄯至湟四戰皆捷援出之遂築安

鄉關夾河立堡以護浮梁道湟水漕運商旅負販入湟者

始絡繹于路加復州防禦使熙河十八年間更十六帥唯雄

三至

邊政考 八卷十二 十九

安鄉關在峽口山去西寧三十里兩山峻峙如虎踞然為

湟鄯往來咽喉之地漢名湟撻夏脩閣道宋築省董城

又名緘遠關此要害也

范育字選之舉進士元祐初出知熙州時議棄質孤今蘭

州地育爭之曰熙河以蘭州為要塞北兩堡者蘭州之

蔽也棄之則蘭州危蘭州危則熙河有腰背之憂矣又

請城李諾平汝遮川曰此趙充國屯田古榆塞之地也不

報

跋邊政考

賜同進士出身朝議大夫分守隴右道陝西布政使司右叅議山東張欽撰

我

皇上統天御極仁育義正篤念

祖宗混一廓清之功二三元老秉德分猷爰飭邊政

命下御史臺移檄巡按御史覈之江右張公按西土據檄據素

閱月成編曰邊政考為目者十二由圖籍而上緣臺檄而悉

其詳由事類而下伸臺檄而要其趨乃其意托諸未盡之言

理闡諸方論之迹事該詞核皆完慮遠譬諸大成之樂金聲三

振始終條理一唱三嘆之餘又出於音聲之外舉而措之翼

邊政考 八卷 十一

贊徽猷幹旋化機仰對

九重丕承之孝思遠揚

祖宗無疆之大烈雍熙太和在天下者千萬世當如一日矣是

果何修而得此耶近代籌西事者在宋皆則有若范文正公

疏議勲庸炳諸史冊知公者謂其做秀才昔理會天下事

亦猶第二義也其記岳陽樓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

樂而樂是固公之曾次也無亦籌西事之源本乎噫斯考

也君子固當獨觀其深矣不佞何知拜命之辱僭跋諸末

簡 嘉靖丁未冬十月既望之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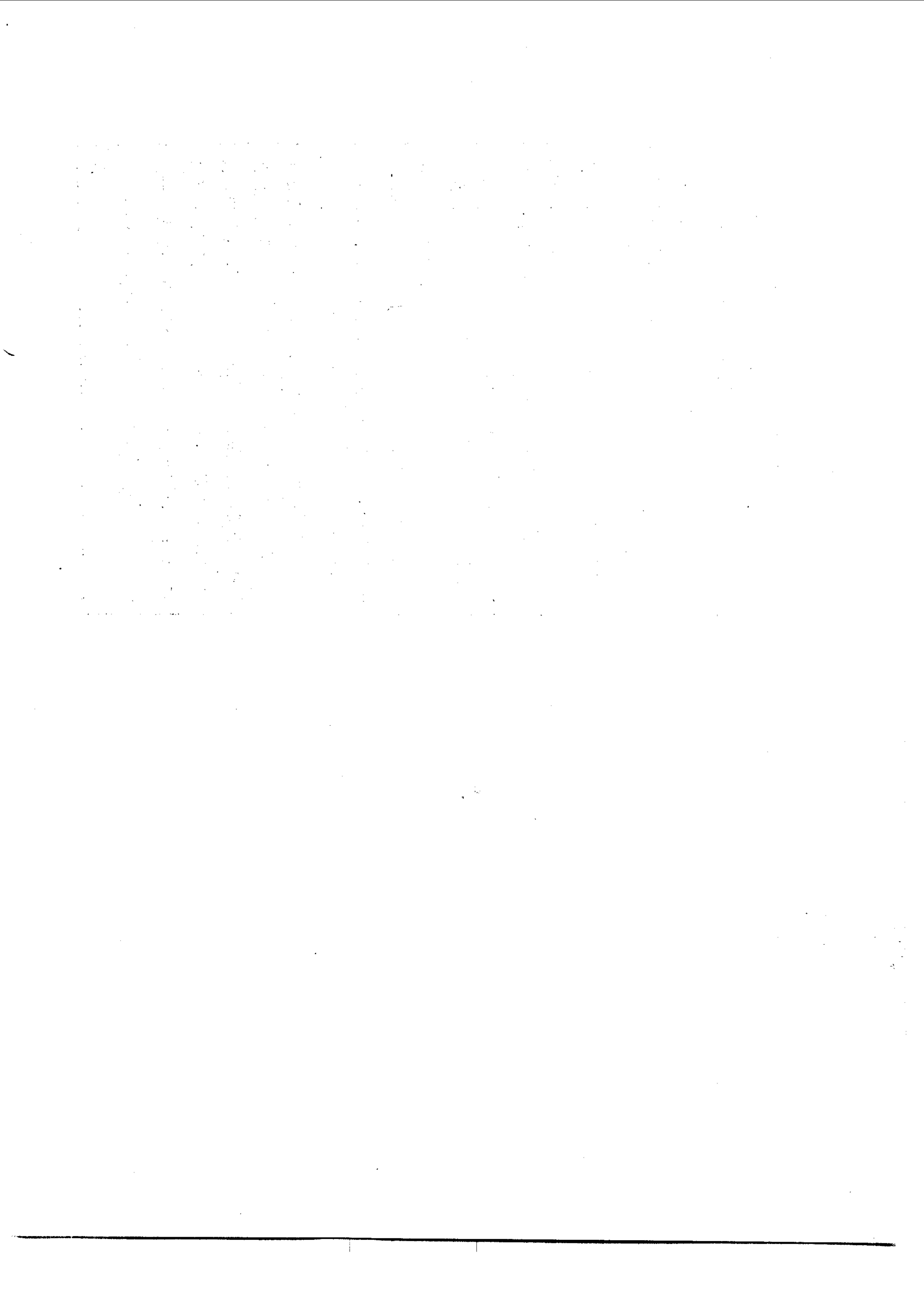
跋

右邊政考十二卷。明張雨撰。明嘉靖丁未刻本。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明制「巡按監察御史。每三年一次閱視各鎮軍馬器械。體察將官賢否。同畫圖具奏。并繳本查照施行。」是書爲張雨巡按陝西時。究其邊疆故事。關鎮險阻。著爲是編。卷一至卷四爲三邊四鎮榆林寧夏固原等處輿圖。卷五北虜西域西羌三夷紀事。卷六爲三夷部類沿襲之名。約由上古獯豷匈奴月氏大宛以迄明代韃靼瓦剌諸部族事蹟。擇要鉤玄。著爲旁行斜上之文。卷七至卷九北虜西域西羌各族事實。亦以表行之。卷十至卷十二爲歷朝平虜諸臣傳記。總括歷朝邊防大政。體

邊政考跋

一

例簡要詳明。是書未見四庫著錄。千頃堂書目作全陝邊政考二十卷。二十卷乃十二卷之誤。西北邊事。擴集無遺。然實非盡爲全陝而作也。明自洪武以來。設大寧諸衛以屏藩東酋。立三邊四鎮以鞏禦套虜。制馭諸夷。立法尤善。自正嘉以還。邊事日壞。北寇闖入。守臣失防。而西陲遂多事矣。蓋邊圉固。而後可以內政修。觀諸往古。無不皆然。清廷之所以能綏服西北者。亦在康熙乾隆兩朝。平定蒙古新疆青海諸役。其方略具在。昭揭可覩。今者邊事日亟。西北爲吾國屏藩。研治考察。尤不可緩。此數卷之書。雖爲明代邊陲之事。過往之蹟。然歷代部族之因襲。地理之沿革。大要盡明。庶可爲今日之借鏡乎。安陽謝國楨



全邊略記自序

嘗讀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與其

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五

戎六狄之人民周知其利害包括紘

續詳哉其言之乃詩書訓誥動色治

內春秋於夷狄以不治治之佳兵弗

祥富强無迹尚矣受朕澤宮施於軍

全邊略記自序

禮文事武備聖人重焉書曰無怠無

荒四夷來王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

猷吁嗟乎豈不在帝臣哉粵稽輿圖

幽冀燕并東遼西夏以及河西五郡

所胥溺異類者若而年矣陽九訖元

中華板板

高皇開運坐致廓清

文皇顯名威伸四駕曼絕千古振雪百

王

列宗代興詰戎無逸啓聖教勤良在克

艱矣夫式於帷幄之內決勝萬里之

外其唯聰明睿知者乎中葉委裘調

和將相則士可以豫附我

朝雖罷丞相府而絲綸樞密得其任者

全邊略記自序

心膂之於肢臂初不異也失之相始

求之中貴中貴而賢甚能助相之賢

而一不賢則必倒太阿持兵柄其流

毒莫可補揀故相者近而將者遠也

將必倚相或倚中貴然後自必其命

而大有為於疆場間此毋論將欺將

怯將矐且腐罄其頂踵以結交為能

事即豪傑全材邁往不屑士無知已者用安所望得當以報故道隆則為知人道污則為私樹可弗慎與宣正以來世曹日替驕婪不習佩將軍印專閫輒罔功而建牙之權更始文吏吏援槍矢石重驕後先而簿書太繁內所以娛相者彌親外所以役將者

全邊署記自序

三

彌教良家弟子負試帖括不就棄而逃之於堯登夫文以氣節勝而武以血氣勝養之炙之者誰乎文與武漫其其實則苞苴筐篚不媒自爭奪其駿骨眩其皮相夫夫也一旦推之轂賜之尚方劍何以令一軍皆驚邪苟若而可莫知其非矣牛馬走而待罪

視草縉雲天啓之季幸而禡崇禎之初幸而

賜環重有感於一彼一此之故恐念員官非官員人也時情所競銓臺省散及粉署更異陟銓而牛馬走比筮進旅退竊愧於表蒐部中所云典故

全邊署記自序

四

惟堂稿而已多軼蝕即諸邊籌塞語充棟要領幾何而

歷朝實錄秘府莫繇徧誦于是據所管窺恒苦固陋略約其文仰見

廟筭淵謨有嚴有翼其中蓋臣哲士殫厥精白聲施爛然所為開中屯墾駒牧戎班車騎戈鉞火制烽燧版築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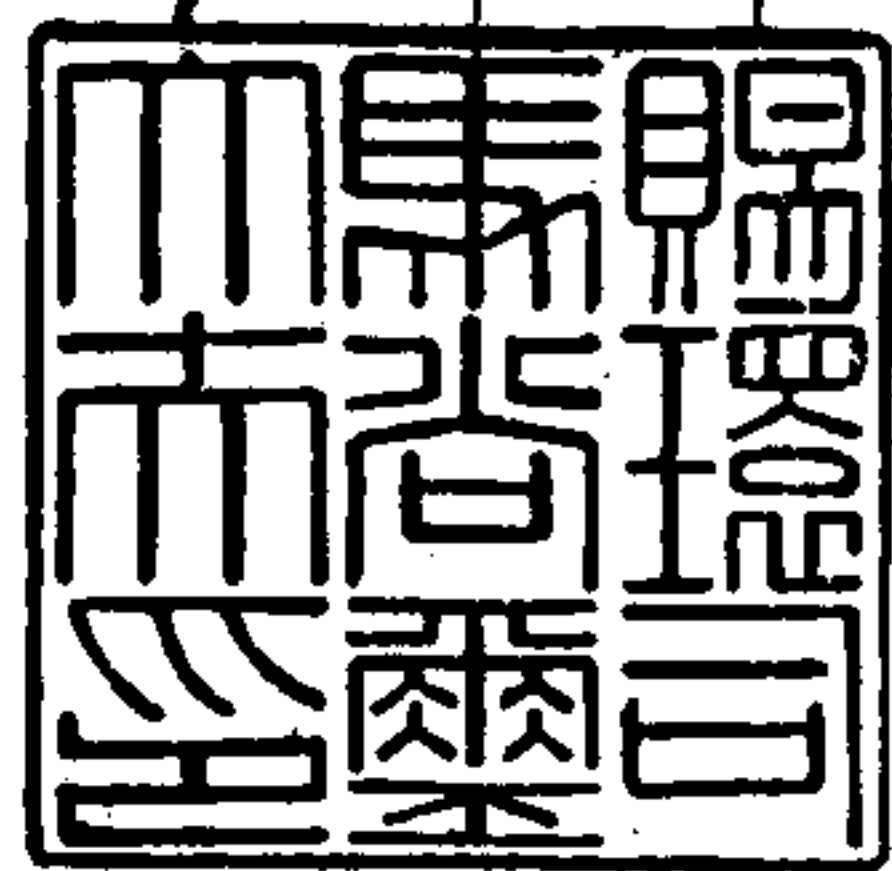
飛之法槩見大義倣率舊章可以為
治若夫欺策忠勲怯邀勇錫羶且腐
者登潔籍而被竒褒又或時至而畫
已周事起而諛相蹈膽任扶衰中于
求快是則機務蹉蹉自指謀績不亦
增拊髀之恨哉牛馬走出山日家廷
尉命之曰毋曠職必正色以立於

全邊略記自序

五

朝而署中積習以舟旋當世為務牛馬
走耻之乃絕干譽之途雖兩入而多
迂也瘵曠寔甚別載視草是記也期
無墮我大人之命

崇禎元年著雍執徐月次析木司馬
尚書郎皖桐方孔炤謹述於職方
司之澄清堂



皖城姚文選鑄

全邊略記自序

六

全邊略記再序

牛馬走之于司馬門也閱人多矣人將安歸乎歸于謀食而已矣聖人拯之曰敬事後食道固應爾習之陋也大文食小文大武食小武而文武相食交注乎軍民後之斯敬之矣謀之能三又能敬乎上慢下殘民乃沒產而墮防民乃喪

再序

生而思亂邊腹交証始別募兵以禁之而私食滿則公食匱司馬門之責綦萬鈞之折牙矣服官者未必皆敬事即敬事而衆維干澤其壑難填從旁撓之以氣燄扶之以曲聽否則禍譴輾轉不見是圖動遭傾軋彼區區敬事之微終扼腕不竟其用亦安能挽其波也然非司

馬門獨也才焉而未必用者以其食無多也故吐之用焉而未必才者以其食多且旨也故茹之夫群世謀食而莫知所挽是豈想光明俊偉之業哉嗟乎小人為之桴夷狄盜賊為之鼓攘焉爭以食為務烏注而不亂不得已而操一切之法內外休采猶然恩怨以附會之

再序

之雖齊其剽未及其本也夫一切之法可以礪頑鈍不可以勸賢傑也

聖天子虛衷登明而後輔銓院樞之經領挈輔銓院樞布公延訪而後伯岳連帥之精神動相觀而善曉然

朝廷愛惜人材之教莫不洗濯于當世夫如是而文有債吏武有債帥他途倖實

相率而恥之宣化於儔類中然後用人始得其理乎聖書例薄勿拘可也黃金不問出入可也諄書盈篋毋渝我息壤可也閭以外將軍制之可也寵倖者誅使百姓加勇焉可也二卵可勿棄而三北可拜也良吏二千石以下潢池可毋弄也凡此者所以破其文網察其生平

再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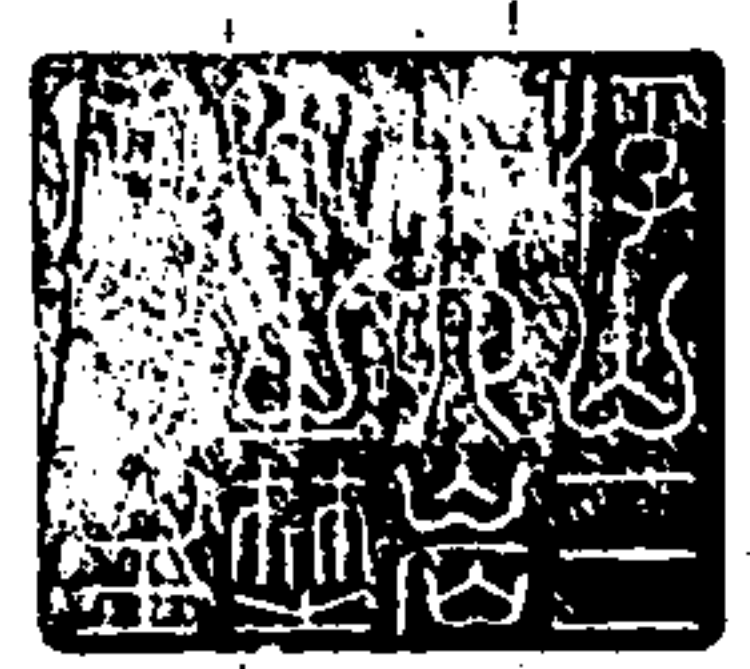
三

令賢傑得有以自見非然吏治未清武功不競肉食者鄙又何間焉宋歐陽文忠準詔上書曰今所闕者不過曰無將也無兵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誠如文忠說則治之必有術之

必有本有剽也亦莫幸夫輔銓院樞多閱其人以礪其謀食者而勸其敬事何至一旦焉取未擇之才不才臨未經之任不任我四方以無拂非獨司馬門之伐肆絕忽而已錄是論之所貴乎交相敬也方孔炤再序

再序

四



全邊略記目錄

卷之一

薊門略

居庸紫荆倒馬三關略在內

卷之二

大同略

雁門寧武偏頭三關略在內

卷之三

宣府略

卷之四

陝西延綏略

固原略在內

全邊略記

目錄

卷之五

甘肅略

嘉峪關略在內

卷之六

寧夏略

卷之七

蜀滇黔略

卷之八

兩廣略

湖廣土司在內

卷之九

海略

廣東福建浙江南直山東北直

卷之十

遼東略

山海關略在內

卷之十一

腹裏略

北京南京湖廣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河南山東山西陝西

卷之十二

師中表

洪武元年止天啓七年有序

神勢圖

計十八圖有序

職方氏曰明興開

全邊略記

目錄

天一概先播金臺肇

聖子纘服之基萬壽無疆。是以首出之在薊門。大師直下太原。旋驅脫列。次之以大同。迅掃竹真。次之以宣府。函谷九泥。不戰而有截矣。次之以延綏。延綏廓清。次之以甘肅。賀蘭毳幕。遂空。次之以寧夏。夫固原雄鎮。築于景泰時。故不列之外邊也。柔遠人。則西南夷不可罷。次之以蜀滇黔。獠種類夥矣。次之以兩廣。倭之天塹長矣。次之以海。冀青之墟。

定陵恭已而治。維艱卒瘁。斯未可與大寧河套度外。置也。遼恢則馬歸牛放矣。次之以遼東。若乃財賦所自出。政教所自起。務德而不務荒。則京營外衛。有懸疣養癰之慮。次之以腹裏終焉。夫燕代谷遼寧慶秦晉。諸藩並建時。太祖典訓重邊。竟以帝鉞四征。武功百世。是以有師中表。臣哉鄰哉。大一統也。是以有神勢圖。表圖畢具。而久安長治之道。觀矣。略也者。此其大略也。潤澤之要。存乎其

全邊略記

目錄

三

人

門婿孫 臨克咸

曹臺岳梁父仝較

全邊略記目錄終

全邊略記卷之一

桐城方孔炤潛夫

薊門畧

居庸紫荆倒馬三關在內

時維大明洪武元年。歲在戊申六月。

高帝命大將軍達 徐 等議取元都。先是一歲。平定中原。

諭遣諸將馳檄齊魯河雒秦晉燕薊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頽。元

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

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裳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秦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于弟收兄妻。子承

全邊略記

卷一

一

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濁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廟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其可為訓于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

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夷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眾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眾

全邊略記

卷一

二

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漢沔湖湘。相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久無所主。深用痛心。予奉天承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為我讎。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于塞外。蓋我中國之人。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

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於鑠哉。應乎天。順乎人。殷周之所以敷誥也。閏七月。大師會于臨清。進克通州。擒元梁王孛羅。元主大懼。夜半逃去。如上都。八月。師入齊化門。斬其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平章迭兒等。禁士毋暴市肆安堵。二年春。元也速侵通州。曹良臣以千人却其萬騎。迨夏復至。上命將軍遇春。常以所部于太原者。還禦之。命文忠李副焉。繇遵化度鹿嶺。敗元

全邊略記

卷一

三

將于錦川。獲以千計。至大寧。抵開平。元主又奔北。追斬慶生等。進攻大興。文忠設伏于歸路。虜夜遁。伏中斬鼎住。得士萬人。車萬輛。馬牛羊五萬計。振旅而旋。秋七月。師次柳河。遇春暴卒。上憫之甚。文忠代將。越慶陽矣。三年。北平守禦華雲龍攻雲川。獲元平章大兒忽荅右丞哈海等。自是小警亦聞。備戍亦密矣。乃頻年北伐。十有四年。沐英領兵出古北口。獨當一面。克嵩州高州諸部。過駒驢河。獲其知院李宜所部。而還。二十年。置北平行都司于泰寧。二十年。永昌侯

玉。藍定遠侯弼等。繇大寧至慶州。下令軍中穴地而炊之。抵捕魚兒海。偵虜主營。斬蠻子。降其衆。主脫古思帖木兒與太子丞相等遁去。玉精騎追之。千餘里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及故太子妃等百餘。吳王柔兒只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零口。璽圖書一百四十九。牛羊馬駝十五萬計。遂班師。上宴諸將于奉天殿。賦平胡詩以賡之。時大軍之威既已震敗北胡。朶顏元帥等表附來朝。願服藩職。兀良哈古之山戎也。五代爲渾莫奚。爲契丹。至是

全邊略記

卷一

四

奉詔以其地置三衛焉。自全寧抵喜峰。近宣府曰朶顏衛。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衛。自黃泥淖潘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衛。卽其酋阿札失里等充指揮官。各率所部歲入貢。二十有三年。命燕王帥友德等軍出古北口。燕王約曰。吾與諸將軍受廓清之責。來地則曠矣。而耳目則蔽。胡爲乎中路。衆咸若遣騎哨之。知乃兒不花等施廬于迤都。天大雪。諸將難之。王曰。虜不虞雪。雪不虞虜。速趣之。隔一積也。遣指揮觀童先焉。童于乃兒舊。至卽相抱持而泣。我

師已壓其營。虜大驚欲勒馬走。童說以燕王威德。毋恐。遂引見王。王降顏待之。賜之酒食。醉飽之。慰諭還營。虜大喜過望。比及營。復召之來。如是者三。悉收其部落馬駝牛羊而還。乃兒較三百餘人入朝。獻其牌印。以乃兒爲留守中衛指揮使。阿魯帖木兒爲燕山中衛指揮使。咬住爲副都御史。忽哥赤爲工部侍郎。賜衣鈔有差。建文四年。靖難革命。移東勝左衛于永平府。東勝右衛于遵化縣。徙行都司于保定。散布興營諸衛于京府之境。以大寧界兀良哈始靖難師之

全邊略記

卷一

五

南向也。首挾寧王入北平。召兀良諸部。從行軍中。多有功。舉以畀之。吁嗟乎。地險山川。惜矣哉。永樂元年。本雅失里阿魯台。俱爲瓦剌所敗。奔竄臚胸河。將入寇。命淇國公福丘武成侯聰。王同安侯真。火靖安侯忠。王安平侯遠。李出塞。全軍皆沒。上大怒。下詔親征。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議運餉。曰。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力艱。緣途築城貯之。此法良便。原吉等議用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而行。過十日程。築一城。再十日程。再築之。諒留護軍。上曰。可。二年二

月。車駕發北京。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扈從。三月。車駕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斥鹵苦。士馬渴甚。翌日營西。忽有清泉湧焉。賴以沾足。賜名神應泉。次凌霄峰。望漠北而嘆曰。元盛時。此地皆民居也。蕭條萬里。顧敢倔強哉。四月。次玄石坡。銘之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次長清塞。夜望北斗。在南次濁灤海。五月。至幹難河。元太祖始興之所也。本雅失里率眾拒戰。上麾前鋒一鼓敗之。本雅乘輜重而走。六月。班師。至靖虜營。阿魯台復來戰。上車

全邊略記

卷一

六

精騎衝敗之。魯台遁焉。次擒胡山。銘曰。瀚海為鐔。天山為鏑。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次清流泉。銘曰。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既而軍中乏食。上就軍中貸之。回之日。倍其酬。乃獲全濟。七月。車駕還北京。十二月。遣指揮本荅哈阿升哥齎勅諭福餘三衛。曰。昔兀良哈之衆。患苦韃靼之抄掠。歸附臣節。我高帝矜厥困窮。設衛授職。屬久叛去。及朕即位。略其舊過。撫綏蕃息。厚矣。比者爾為本雅失里所脇而掠。又者苦烈兒等。給云市馬。實行窺伺。罪奚可

容。今諭悔過贖納。不然發誅。當文皇威加大漠。而其狡焉如此者。阿魯台納款。且請約束吐蕃并女直諸部。上問侍臣多請許之。黃淮曰。狼子奸謀耳。使各為心。則易制。併為一。則難圖矣。上曰。准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已矣。乃不許。仁宗初即位。勅兀良哈許其改過自新。仍其前貢。曰。吾屈已哉。安百姓哉。宣德三年。上以秋高馬肥。欲親歷諸關。警飭兵備。勅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扈從。八月。車駕渡潞河。蹕虹橋。九月。入薊州。官者朝。

全邊略記

卷一

七

上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為政。其民有樂不可支者。爾郡長而勉之。次石門喜峰口。守將奏兀良率萬騎侵邊。請徵兵。上曰。孽虜何能為。若知朕來。當駭走。其擒之勿縱。此出喜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並轡。期會大兵集。則緩矣。勅以鐵騎三千。銜枚歛甲。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虜望見。不為意。意戍卒悉眾戰。上分鐵騎為兩翼。夾擊之。飛矢如雨。上手射其前鋒三人。應弦而殞。繼而神機銃疊之。虜大半死。餘悉潰走。上獨以百騎直之。黃龍旗見。虜

乃墮馬羅拜乞命。乃生縛其渠斬之。乙卯暨戊午。越五日。驛會州。以重陽節。大饗將士。仍捕潰衆俘之。上大喜。製詩歌。慰勞軍中。越七日。班師。百官進平胡表。車駕還京。謁告太廟朝。皇太后置酒上壽。七年。成國公勇_朱條上便宜八事。永樂之運糧口外也。供開平官軍而已。近失樽節而槩放之。則運不息。且如遼東極邊。且耕且守。其供不出于民。諸邊何不倣此。萬全轄洗馬林。長安嶺黑峪口等月餼。宜于附近支之。開平糧支于獨石倉便。萬全左等糧支于宣

全邊略記

卷一

八

倉便。雲州赤城鵬鶚屯住之糧。支于懷來倉便。蔚州保安隆慶永寧所徵豆料。宜輸獨石倉便。宣府衛月糧。乞以其半折濶布便。蔚州調軍不應常住宣。宜令回衛屯田。人歲納六石。各收于附近倉便。守城旗軍亦宜摘撥于屯便。隆慶在腹。令罷禦歸屯便。懷來等挈家于順聖川牧馬。宜支于蔚倉便。其宣府廣昌軍調遼久不代。宜撤回便。上命行在戶部會議從之。令郎中王良都督毛翔專屯務焉。正統初。泰寧頭目納哈出等請使臣臨衛校也。上以遣生擾。就令所

部約束之。不用命者。禽請誅賞。乃又勅總兵王威曰。近聞兀良哈泰寧朶顏福餘與瓦剌交歡。累入貢。覘我也。宜諭逢慶逢警。則有遣奏。非大頭目所差。其貢獻悉罷免。九年。兀良哈等雖陽貢。屢寇遼東延安邊境。上怒其反覆。命成國公勇_朱同太監僧保出喜峰。恭順侯克忠_吳佐之。興安伯亨_徐同太監曹吉祥出界嶺。都督馬亮同太監劉永誠都督陳懷同太監但住出古北。各將萬人約至黃河。至河期而會。斯時也。物力充牣。精銳騁動。中涓後談兵。專命出塞而

全邊略記

卷一

九

車駕北狩之禍伏矣。景泰初。兵尚書于謙定策應之。略自薊門始。以易州策紫荆關。以真保策倒馬關。如白羊天壽黃花營。則京師策之。廣昌及各關總會者。名選軍三千。委一都揮預之。鴈門關則專遊擊石彪策之。而虛其將軍揚能之身。相機策之。四年。命御史沈性。自山海至猪圈。兵主事黃節。自古北至白羊。陳銓。自紫荆至十八盤。各巡其軍。都御史鄒來學奏。古北潮河寬湯走沙。策垣無塞。請于京殿大戰車。撥四十輛列之。以免倉卒。從之。泰寧革于帖木兒上書

云往者也。先令我三衛擾邊。又召三衛為彼役。我不敢背。願附塞居住。為中國藩。竝乞大寧廢城及甲盾。賜下兵部。謙以為詐也。帝曰。從之。生釁。即勿從。失夷心。崇陽侯懋。陳議。廩之。譯以告曰。近塞圍獵。恐不便于業。去塞二百里。可免疫。甲盾遇敵。奏而給之。嗣是紫倒二關。則操民兵守矣。後免歸農。成化二年。兵尚書馬昂。以邊報繁。復二關民兵。六年。守薊太監龔榮。奏福餘平章。遣赤勞溫等報邊外情。下兵書白圭議。梁羅乃王。往年為幹失帖木兒所敗。已奔卜刺

全邊略記

卷一

十

罕衛。近報又云。率眾東行。此虜雖敗亡之餘。而部落實多。糾合醜類。取朶顏為鄉導。或有之矣。幹失牧四萬于西北。勢亦太甚。其令薊及宣大各嚴之。九年。提督揮使吳廣。提喜峰等關。于貢者不時納。俟其饑困。徐啗以酒食。與之質易。取其良馬。竝胡豹皮。比還。又多取其寄留餘馬。及所賞彩緞。輒為阻抑。三衛怨之。屢犯掠。逮廣治賊。死于獄。十二年。薊總兵馮宗。奏三衛與北虜通。有日矣。堡額二萬九千八百餘人。逃者未捕。乞于謫戍囚徒。及雲廣。逋人潛境內者。乞容招

集且喜峰羅文黃岸劉家石門一片桃林。悉寇衝也。所屬舍餘民壯。宜編伍教之。冬則協。春則免。下部議。格不盡行之。兵侍郎馬文升議。于永平孳牧馬內。選牝千匹。分給永寧監官軍。三歲收其駒。二大司馬頂忠。是其說。推而行之。十四年。古北城垣折五千五十丈。敵樓圯二十三間。水患也。都御史汪霖。已役境戍。修之。復請外衛秋班。摘撥兼繕。上是之。英國懋時。張總薊兵。欲留京操軍士。勿佐工。而量起民丁應役。下部言。民間歲饑。役重。卒難徵發。仍摘京操甚便。遂

全邊略記

卷一

十一

從如例。蓋自是十餘年。太監汪直征伐宣大。而薊門亦尚緩矣。弘治初。都御史屠勳。于猪圈更立二關。北日北水谷。南日南水谷。增墩守之。勳請馬蘭兵出境。勦虜。以報密雲之役。部議。參將吳劔。王志。伏于關內。擊其情歸。乃有名。毋濫出。以召釁。兵主事歐鈺。奏密雲亘千有餘里。戍軍僅五千餘。而潮河口濶一百七十丈。請摘馬蘭燕河二邊官軍。各一千五百助之。勅兵侍郎王宗彛。工侍郎徐貫。相度石城。增設兵備。使兼理永平諸屯。宗彛貫覆奏曰。潮河城之不便。增

戍便。今以京營三千分番川口。人地不習。宜掣之。而代以典密六衛附近者。州縣寄養之。馬宜充密雲操之無馬者。響水谷各設大墩。上屋下壕。各謀者二十人。分瞭而代。若黃花之用京營外衛。輪班每失常期。請如例撥長陵等衛。近而操。近而糧。益而鹽菜。從之。九年。戶部奏永平盧龍撫寧。並沿邊七十八處。官軍萬六千餘。例于薊州支糧。動廢時日。帶甲枵矣。以永平之運藪者。夏秋稅三萬石。草束折米萬石。量發薊銀易米五萬石。俱存附近。冬十一月至夏四月支之。

全邊略記

卷一

十一

以海運十四萬石。折色九萬八千金。解薊。夏五月至冬十一月支之。報可。時弘治十年始也。七月。萬壽之貢不至。部奏三衛啓疆之心。徵焉。馬蘭燕河之二營。道遠莫致。請暫設一遊擊。駐于三屯。添設協同。駐于燕河。別選遊兵三千。駐建昌。以應之。命王果白琮。協揚勝而定。自去年秋及今。十一年秋。虜入密雲。掠二十一人。兵備張璉。叅將吳玉自劾。駐遊兵于建于密各三千。犄角之。罰九九而罷。巡撫洪鐘奏。湖河地皆流沙。難于疏鑿。請于關東二寨三寨之間。其山外

峻內夷。鑿爲兩渠。以殺水勢。復砌堰引水。繇川中行。築開臺于堰上。守之以百人。虜不得衝突矣。永平逼虜。素無營壘。欲將遵化以東十四衛。九百餘人。留永從之。總兵蔣驥以隘兵弱。乞留興營等衛三千。免其京操。而邊上山林蒙密。反滋虜窟。或築或芟。攸寧之策也。部從其請。十二年。巡按高銓疏。居庸關外東西隘。各有蟻境焉。雖曰隆慶。左右懷來。永寧。四衛爲腹。然外口不密。賊騎並進。誰能爲備。請以其京操二百五十人。回其衛。以撥口。巨馬河之北三里。地勢平展。

全邊略記

卷一

十二

可築一城。下視紫荊關。戍之以壯關焉。報可。十一月。大司馬馬文升奏。弘治以來。邊吏貪功啓釁。遂致寇侵。次密境二十四次。蘭谷境七次。燕河境十七次。如蹈無人。久而習玩。今馬步軍增至三萬五千。而一虜無獲。請督責總兵以下方略。宜如宣大例。分爲三路。而大將軍居中。熟計其要害。十四年。工科給事馬子聰等劾。洪鐘鑿山改水。功久不成。上命錦衣牟斌往勘。復遣太監李璋。工侍張達往。報鐘所鑿石洞。泄小水耳。夏秋溢。石墜。仍故道。其地多沙。耕種匪宜。若其

修築石城長牆續可嘉也。兵科屈伸等劾鐘欺罔之罪有三。臺省交論請逮治之。尚書文升亦云鑿河之妄費不貲。壓震之嗟怨已極。詔罰鐘俸。十七年命工侍李燧大理少吳一貫通參叢蘭經略邊關燧起山海廟山至密墓田貫起黃花桃峪至居庸白羊堅子谷蘭起紫荆南山至倒馬之葦箔嶺。召至煖閣曰爾等往整之。增軍之少者治吏之不職者務圖久遠勿為虛應。各賜白金緞鈔以辭。燧奏古北及廟山垣一千五百餘里營堡一百四十餘多圯而衛卒

全邊略記

卷一

十四

赴工未免重困乞于順永輪班匠叅之。以下班之軍協守之舍而修築之。新立石匣等營防守乏士乞都揮張澄郭振所領軍分投布列不足者召募以實之。制曰核毋冒。十八年朶顏都督阿兒乞蠻使貢言迤北小王子欲妻以女不從願為效順。太監陳榮以聞降勅獎之。正德十年軍務侍郎陳玉奏官軍四萬九千五十餘逃者七千餘令所占之役清還于伍而類餘丁以補其役。燕河所轄五百餘里非一人所能督宜分撥崖迤及潘家營委之叅將張銘駐太平寨。

議允之。關御史張鰲山奏撫守巡官各住一方兵力寡而號令二三遵化一城適中請併治于此。近年衛弁假托軍政取回不及原額之半故在京冗負甚多而邊受其弊。自今請勿取駐牧熟夷叩關乞鹽米而架砲之夜不收反出其外。染習華風熟知要害速宜遠之。初花當子把兒孫千騎毀鮎魚關垣而入遂寇馬蘭叅將陳乾指揮談茂馬英死之。侍郎玉巡撫王倬報虜五百騎入板場千騎入神山千騎入水洞。于是以桂勇充督餉統西官廳之三千河保連官三

全邊略記

卷一

十五

千往禦之而恤蔭乾等朶顏督花當令子把真打哈齋番文謝魚關之犯願貢馬十匹服罪而通事王遠孟昇宣諭有功部議把兒孫雖暫遞仍宜拘治為誠保定撫周季鳳與工侍沈東魁爭盜採之禁曰易州厥炭薪雖稱出廣昌蔚州靈丘而奸商憚遠涉乃盜之紫荆倒馬皆禁山也。一障之一伐之法弛矣。議從鳳言嘉靖九年薊糧儲主事康河言本折之顛倒也。官軍四萬二千有奇春夏本色秋冬折色例也。外解不時銀米兩乏如遇支折之月而左藏無餘顧乃賤

羅以取盈。及其支本之月。而運撥愆期。顧乃增價以傾橐。每歲無名之費。四萬二千餘金。良可惜省。乞勅監兌。遮洋海運。以七月爲率。抵薊候給。大計禪矣。報如議。巡按周釋。疏請各邊中官。旣革。則石門內臣。不宜獨存。朶顏之種。花當已死。其次子把兒孫亦故。宜早定其嫡孫。華蘭台。銷攘竊者心。懷戎至計也。夜不收所繫至重。宜拔其趨。厚其實。恤其死事者。然後可責其刺探微密。豫識虜情。緣邊無武學。宜廣設之。使知禮義之道。韜鈴之紀也。可之。自把兒孫之犯邊。

全邊略記

卷一

十六

也。其零騎闖于薊屯于石塘。御史聞人詮條其敝。曰將之有統。將之紀也。建昌備本屬燕河。而妄稱專勅。曰我遊兵也。聽部符而已。黃花備本屬密雲。而各自立統。大水峪之寇諉焉。奪氣喪師。職此之故。戍守之役。非土著不能知其險。非恒業不能固其心。如黃花渤海最要害。而老家軍士。不過一二百人。雖班卒踐更。曾無厲志。建昌營舊倚中貴人私之。習成悍驕矣。似宜選于七陵之軍。雜于三成地。而給之田廬。然後順其情。而銷其獷。天津六衛之班。何不解發其免。

操之餼。補新舊軍之衣器。誠兩得也。馬永蕭陞其才。堪總戎。請遣大臣專督。特爲振作。上嘉納。施行之。時新任大將軍卜雲。遠在甘肅。以提督東官廳總兵官張輓署之。上便宜七事。一闕伍。二選壯。三增墩。四嚴哨。五併村。六掘窖。七召補。從之。命給事中曾忭。勸薊撫王大用。參將表繼勳等。先後失事狀。奏記曰。薊失之大者五。一犯冷口。擦崖者。朶顏夷打哈也。罪在大帥楊鎮。通事王遠。貪鄙乖張。不恤貢襲之宜。三犯大喜峰者。打哈倡之。而脫木濟之。罪在撫臣王大用。

全邊略記

卷一

十七

謬憑故牘。經營霧靈山。妄開馬市。遂啓戎心。先經兵垣。劾罷矣。五犯黃花。俱野達通漢老究爲之。此夷非隙。特防疎耳。疏下都察院。逮問擬遣。有差。初正德。車駕之巡幸也。中貴監守官。各開按伏行糧之例。冒費無筭。後都御汪玉革之。至是撫張嵩創于石塘之警。奏復其例。凡馬蘭等營。出入九十里外。按伏者。仍支糧以行。十六年。塞天壽山黃花路口。塞之。誠是也。總督侍郎胡守中。大專精于石匣。以爲潮河。墻子之中區也。喜峰貢路也。故有來遠樓。可容萬人。水嚙而

未葺夷人過其下曰樓猶如此豈能伐我哉。華蘭台驍勇絕倫私與北虜和親日事鈔略密口之去小王子牧地一二日程耳臣以身臨邊宣諭威德請特頒綵段犒之禮部議華蘭台補貢既赦後期之誅復加殊格之賞此舉自邊臣行之猶恐遂例若以降解出關頒于天旨長驚滋貪犬羊無屢從之特守中于本兵張瓚深結禮尚嚴嵩被特簡受事則代塞外古松數萬株沒帑金以媚內大貽虜害復索富商宿將多金御史洪源科王燁劾之及大敗逮訊論斬六月

全邊略記

卷一

十八

大同虜謀沓至大司馬策總兵祝雄駐密參將王繼祖伏古北遊擊毛尚忠守白羊遼東將趙國忠駐寧遠河南撫駐懷慶山東撫駐臨清東西廳駐通州紫荆兵師周徹駐保定為涿州慮本兵率大營駐崇文三門外保定撫丁汝夔請留定州茂山之班以補紫荆留真定神武平定之班以補龍泉而以津河二衛之班分助之外援則調大同之遊兵內防則調薊遼之遊兵迄于南至順廣各以留班撥之仍給種馬于民兵免其入解乞帑十萬為芻積又接境山西舊無

墩哨宜請增置俱得旨御史郝名言黃花裨將縱役班軍治裝索然大損其舊亟擇其精銳駐大水峪用應三方之驚焉二十三年虜酋白通事寇黃崖我軍敗之復寇大水我軍又射却之都御許論躬督戰而副使喻智守備張鳴謙劉道等咸有設奇之勛升賞有差兵書戴金請修重關之險遣侍郎路迎往理宣大偏關為東密西荆之捍覆議郭宗臯之疏虜繇獨石四海治則指密矣繇青山犯喜峰則指薊矣薊故待機于宣為率然勢特練蘭谷等遊兵從匣以壯

全邊略記

卷一

十九

密焉防守之法但嚴分子城堡而公疎于邊墻非策也自夏初及冬初議堡兵畫墻正界而出之以律宗臯更請分主客兵而東路西路有那移之弊奏乞京營三枝協之而重定偵伺之賞不爽者例以擒斬優之預擬借調之法脫居庸有急量調建屯脫密雲有急量調居庸之京兵各允所請總兵許國言因地用兵機宜乃合庸荆二關地勢險阻不利馬利步各馬五百步一千五百足矣亦以宗臯之改大水峪也衍宜騎而建昌五百人則卑改渤海所也峻宜步而騎

兵三百則匪。曷更易之。兩地悉便。其按伏之兵五百人。回營練之。而聽警發之。給事諸葛峴有增官之議。本兵難之。曰。薊增設副總者二。參將三。守備十有二。取遊兵于宣。爲天壽之援。布京營于兩關。伏鎗手于涿。似已周矣。二十五年。郭宗臯告急請調。允之。越年復奏乞勿調。請折其犒三萬金發薊。而上伯革獲猛革禿之勞。乞官其子。上曰。宗臯昨歲虛張虜勢。輒請京兵。今歲豈能預料無虞。輒擬止調。且京兵原不專爲薊設。胡乃輒扣犒募。若夷人獲功。固有常典。違

全邊略記

卷一

三

例濫擬。殊輕肆邊寄。令革其職。巡撫孫應奎議薊之通馬步隘口者凡九十九。墩垣之修者一萬七百一十二丈。秋防雖畢。夷報未靖。乞留保定營兵。上駭之。曰。邊自有主兵。嚴冬留客兵。非體也。亟令掣回。二十八年。侍郎范總經略薊事而言曰。潮河古道門外。蜂窩增墩一。設橋一。兩山之對。設敵臺二。龍王師坡二寨。加敵臺三。各募勁卒戍之。居庸關之外。爲宣內地也。互推非法。宜下互策之令。如紫荆之桑谷。倒馬之中窰峪。龍泉之陡石。故關之白灰溝。宜創城設險。

以佐各關之急。阜平縣之次溝。有鑛焉。愚民聚爲亂。宜勦巡司。覆可保。撫商大節。議掣通涿之戍。以還部。議薊急而保緩。毋或二三以滋觀望。關御史姚一元言。薊軍之減也。撫賞累之也。往者賞不過鹽米。今益以牛羊幣筵。歲用萬四千金。將取之軍。軍貧輒亡去。公帑既不可支。官署之儲。又無從措。不爲之所。軍日困矣。下部覆屬夷。每歲再貢。往者三四百金。取諸景忠山香課而足。今無慮數十倍。而隙掠較甚。陽順陰逆。良恐撫賞太褻。威防不立。而典邊者藉口于掩捕。

全邊略記

卷一

三

誘藥之禁。顧忌因仍。致釀內患。其令非貢期者閉關。二十九年。都御史汪汝孝憤三衛之索無厭也。嘗出境撲殺之。諸夷以此蓄怨。猛可犯蘭谷。又犯河坊。前後斬二百餘級。盜雖再失利。然遂通北虜潰古北矣。八月。虜酋俺荅脫脫辛愛等糾合套虜入犯宣府。不得入。遂擁衆窺大同。仇鸞奏虜東行。且犯宣薊。恐近京師。請移師居庸以備不虞。及警報日亟。乃發諸邊京兵共三萬六千。分布關隘。虜自宣府走薊塞。攻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以火砲矢石下却之。虜乃佯督

衆綴我師而別從間道至黃榆溝。毀垣而入。汝孝兵大驚潰。虜轉掠懷柔順義。聞保定兵駐城中。遂逼通州。巡按王忬先期駐通。牧漕舟。穢潞河西。阻之不得渡。分掠密昌諸州縣。忬夜令人縋城走京師請援。上聞遣都御史王儀以三千騎援通。而命文武大臣各十三人分守都城九門四塞。以吏部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貴將總督之。虜大衆營白河東。仇鸞以大同兵二萬三千至。楊守謙以保定兵五千至。遊擊徐仁以延綏兵三千至。已而宣府山西遼陽各以兵至。凡

全邊略記

卷一

三

七鎮五萬人。拜鸞為平虜大將軍。總諸軍事。賜襲衣玉帶上尊千金。及密啓封記。曰朕所重惟卿一人。得密啓奏以守謙為兵部侍郎。提督團營。駐師城下。以衛都城。復以陸炳督守城諸門。譏察非常。都御史商大節督巡五城防內。彙宥獄中。邊將戴倫敗陽安。從戎以自贖。分遣京營兵屯內外巷陌間。京兵見敵輒之出。皆泣不前。時勤王兵皆輕騎不齎糗糧。上命犒牛酒諸費。戶部無所經。以文移往復之。三日後人纔得數餅。既發粟而釜甑囊橐一無所藉。士卒饑疲

甚。陸炳疏乏軍興。上怒責計部不前定。李士翱等皆裸服視事。辛巳虜北出河東。渡潞水西北行。大掠民貨焚其廬。火日夜燭天。至東直門。執御廄內臣八人去。見俺酋跪坐氊帷。謂曰若歸見天子好為我致書。及啓書多嫺語。求入貢。上召嵩本階入便殿。授以劄。令各書所見。羣臣相顧莫敢發。司業趙貞吉抗言。此不必問。恐後生儒夫闇於事。虜不舉入寇。震宮闕。乃許之。貢何異城下盟。不可。檢討毛起謂時事孔棘。宜暫許。俟出塞而後却之。貞吉叱起謬語。然中

全邊略記

卷一

三

貴人業已聞。大內矣。議奉入。時已暮。馳騎召吉至西苑。賜酒食。令條奏。貞吉大言。陛下宜御奉天。下罪已詔。速獎故都督周尙文功。并釋沈束獄。以作人心。士卒不力。以主將多冒首功耳。今誠募一首予百金。捐十萬金。虜且立盡。上卽詔擢貞吉兼御史。齎萬金往募首功。癸未虜繇鞏華城犯。諸陵轉掠西山。良鄉保定皆震。次日亭午。上出御奉天殿。勅責逮繫都御史王儀。王汝孝總兵羅希韓。卽訊汝孝道梗不及逮。時儀在通州屯兵城外。而閉城固守。

會仇鸞兵掠食諸村。儀令人捕之。斃諸獄。鸞兵大譁。為御史所劾。逮至。以懼怯不戰削籍。超遷巡按王忬。為僉都守通州時。上下恬熙。忽遭變。大兵束手無措。卽偵報無一當者。凡往偵。不十里。遇避寇者。訛言。卽返報。復遣一卒。亦復爾。日數十報。卽城中數十驚。于是大同軍故為推髻。掠村落無所忌。卽捕之。輒自詭。曰遼東軍。蓋朶顏諸部虜謀。云導之入寇者也。鸞方蒙寵養。人不敢忤大同軍。而帝以其入援為諸道先。卽掠食足矜。鸞亦自私其軍。不繩以法。兵書丁

全邊略記

卷一

古

汝襲無可奈何。輒令曰。勿捕大同軍。大同軍益驕。而又自稱遼陽軍。人遂謗。襲山東人。庇其鄉耳。及虜薄城。而汝襲受計於嵩。令諸將勿輕戰。虜飽自去耳。諸將固不敢戰。乃諉曰。汝襲有禁勿戰。語稍稍聞。禁中而鸞率兵。故遠屯郊。虜薄城。楊守謙屯城下。兵少不敢擊虜。城中人人見之。而鸞遠避。無從驗。自謂擊虜酣戰。不能回薄城也。而虜多殘中貴。庄野中貴。遂訪汝襲守謙貳於虜。帝乃命執汝襲下獄。而遣官自軍前。逮守謙。卽訊丙戌。刑部彭黯都察院屠僑

大理沈良才。會訊汝襲守謙罪斬。具爰書少緩。帝坐齋宮。趣其獄。不至。怒黯等比周。故緩獄。以覘倖免。亦逮獄。與杖奪俸。時虜已東。京師解嚴。丁亥。棄二臣于西市。梟以狗。時科臣按例三覆奏。帝亦杖之。削籍。仍追理貞吉。廷議多翫。謂其狂誕。申理周尚文。沈東而齋金不能得首功。杖九十。謫荔浦典史。巳丑。虜將金帛人畜北去。欲西奪白羊口。出塞。而留餘眾城外。以疑我會。鸞率諸鎮兵尾之。阨險不得出。乃稍棄餘物。從東南行至昌平。猝與鸞軍遇。縱騎蹂躪。鸞

全邊略記

卷一

五

軍創。幾獲鸞。得裡將力援免。虜循古北口。故道出塞。鸞先後得二百級。自効無功。帝詔進太保。賞齋甚渥。汝孝雖被逮未至。就軍中躡虜獲首功。比訊。準後功。未減戍邊。九月辛卯。虜盡出塞。遣侍郎駱顯賑撫被虜郡縣。掩骸埋骨。李士翔先以乏餉。職。仍命削籍。郎中皆戍邊。初守謙之入援也。提精兵五千。上甚壯之。而輔嵩內諂。心嫌其奉公也。故終以不全。仇鸞以他途獲寵。多給軍國大議。鸞請徵邊兵入京。兵部曰。禦寇者。不于門戶。而格鬪于堂奧。可乎。帝命

宣大二邊勿徵寇。入犯卽星馳入援。屬大將軍各邊共選六萬八千人。班上京師。與京營兵雜練於營。諸將分詣各訓練。十卒以備北伐。鸞請駐師宣大。候冬月大舉伐虜。于是兵侍史道願整士馬。戶書孫應奎願備軍餉。工書胡松願利器械。乃命戶部括各省貯積。追積逋。以俟軍興。至是兵部調班軍三萬赴薊。而鸞執爭之。上已可鸞不准調矣。左侍郎史道奏邊牆限虜。不為無功。忽于修而怠于守。何異因噎廢食。耶。借役各府。濟變之計也。上乃屬總督何棟築之。

全邊略記

卷一

三六

鸞又奏泰福二衛夷畏虜徙夾牆。宜撫回原衛牧住。如其寡弱。憚歸。亦當計安插之。得旨。下何棟報奏。三衛各有分地。朶夷牧薊之邊。泰夷牧廣寧之邊。福夷牧開原之邊。近年小王子打來孫。侵于三岔。與泰讎殺。避入夾牆。亦已復故地矣。三衛貢口如常。初未告警。其在遼屬夷稱虜患者。卽二衛遷徙水草間。故靡常耳。無可安插。然互屠而不外附。加撫為宜。嗣脩禦有功。如陞朶顏例。上允之。鸞又奏朶顏影克哈哈赤。哈丹兒。陳通事。昨歲導虜犯順。及虜款而復誑。

焉。請加討。兵尚趙錦。總督棟。咸稱影克哈赤。乃朶首也。受都督之職。一有搖動。諸酋俱叛。逼之合勢。如其勦入深陷。難保萬全。縱能一鼓殲除。徹屬夷而延北虜。草肥水緩。益彼南窺。為計左矣。惟哈丹兒。陳通事。咸我逋逃。為之煽構。多方擒捕。用戒戎心。上乃從之。鸞又奏薊空矣。宜以大寧都司移置其地。如慮重遷。或以大寧所屬外衛班軍。免其京操。撥薊為禦。部議移司較難。改操較易。春秋領班。添設參將十遊擊。二分番赴邊。舊以薊分十區。區一參戎轄之。有將

全邊略記

卷一

三六

無兵。定擬歸併。而班軍三萬人。授一室。計費二十萬金。汰老弱。分衝僻。嚴截殺。蠲殘賦。遂定為八區。而督臣具上主客之數。三十二年。兵侍楊博。兵書聶豹。相與論昌平事。不嫌鹽梅之濟焉。博之言曰。昌平都御。苦無事權。宜割涿霸十六州。建之開府。豹之言曰。逆鸞之奏。設昌平為所私也。自虜入患。已分八區。設總督軍門矣。昌平都院革之便。博又奏長峪鎮邊橫領三城。宜設參將為援。許之。是時虜勢甚熾。朶夷喝索繁矣。雖留山海商稅佐之。益不給。邏卒出塞。輒縛

之臨關而叩贖。將校幸苟且。每歛軍資賄之去。其不
得所賄。輒殺所執卒無忌。關御史楊金謂孽胡可長
也。宜問之。不則閉關絕貢。部奏御史言是也。三十三年
桃林叅將李意購得寇通漢于獄。東西虜把都兒
打來孫擁數萬。從虎山犯潮河及于靛。塚吉了。總戎
周益昌禦之。丙寅攻龍王谷益急。又分攻松嶺。夜襲
孤山。俱不克。我憑墻擊之。虜多傷者。丁卯虜薄古北
而大同平虜堡亦告警。是時虜百道進矣。上爲肝
食。遣版衛卒偵之。得楊博環甲登陴宿垣上。諸將力

全邊略記

卷一

三

禦狀。詞以實聞。上大喜。發萬金犒師。博益昌各賜
服色以寵之。三十四年虜萬騎犯馬蘭縣。寬佃入。叅
將趙傾葵指揮褚文明。李湘。周官。黃世勳。段起元。孫
世爵。死之。總兵益昌從建昌引大兵至。虜引去。棄馬
緣山磴而走。拾虜級二十餘。馬四百餘。總督侍郎王
忬奏。薊畫地而守。定步。按定州等遊兵。可減馬八千
四百。副總王重祿。可減馬三千五百。遂爲式。屬夷伯
思哈兒窺邊。守備詹承恩出哨。盡殺之。還白忬。忬謂
夷罪未明。承恩似專殺以釁。詔驗之。三十六年把

都兒以數萬入流河口。直犯永平遷安。副帥蔣承勛
力戰死之。二日出境。上褒卹承勛而降罰忬等。會
御史楊惟平勘疏。謂忬飭戰誇功。詔以自贖。大學
士嵩奏報曰。虜乘流河墻缺。乘虛徂于得利。速核未
完之工。修築堅固。亟練原營。未宜專恃入衛而已。京
營數不足十萬。應責戎政實操之。上問邊墻起于
何時。先代何策爲上。今當遍閱焉。嵩對五代時十六
州之地遠矣。太祖始入元君。付大將軍達以修隘
之任。累朝加繕益嚴。庚戌後。議費百十萬。極衝次衝

全邊略記

卷一

三

之口。既報竣。桃林劉家以爲山險也。情之。虜從僻入。
此後疎者。治其董役之罪。人知警矣。兵書許綸條七
事以聞。白薊形勢與他邊異。他邊多有重關。如大同
之三邊。陝西之固原。宣府之長安。延綏之夾墻。皆據
層險。而都城根本之地。獨無虜卽揚鞭。已闢其戶。漫
無限隔。臣早晚思之。惟渤海所之南。山陵之東。有蘇
家口。實爲扼塞。直抵張灣百一十里。灣至通州北塞
離村四十里。白河水深沒馬。可據守焉。塞籬至蘇口
七十里間。地形平湯。最爲虜衝。若築臺界墻。庶幾夾

制不能直薄長驅也。命廷臣僉謀。允行之。三十七年。追論冒破修邊之罪。前侍郎吳嘉會黜為民。何棟。閑住。邵世勛等三百六十人。王臣等八十三人。悉薄治之。臺省萬民英表。汝是等。勘報之數五十七萬三千有奇。已冒四分之一矣。楊博議以勦入衛。而調于宣大。王忬執之。上曰。分區練守。八年于茲。每遇秋防。第思多調邊兵。此豈遠謀。而且彼此紛爭矣。忬又請調遼步駐于馬蘭。上曰。遼饑甚。可復調耶。部科共酌以報。職方郎唐順之復閱視之。命曰。昔漢武以

全邊略記

卷一

三

漁陽突騎定天下。唐藩專制。而盧龍一道。虎視河北。士所謂其人慷慨勇悍而沈鷲。即今薊是也。以臣所見。尺籍耗滅。除夜不收千人屯建兩營。古燕兩區。撫標射手數百人之外。皆羸億朽鈍。不濟緩急之用。近日寬佃。河流之變。至於近檄宣遼。遠徵延固。甲冑蟻虱于道路。杆軸置竭于轉輸。蓋積弊之極耳。練主減客。天制久頒。不謂仍徵發為常。置主兵而不整。誰之咎也。今可練主一部。減客一部。期于主盡練矣。而免調為長。大約馬步額九萬一千有奇。逃亡至二萬

二千有奇。請治總督以下疎曠之罪。得嚴旨降忬等二級。責以三年有成。上問戶部以虛兵之數。尚書賈應春對以不知。上責之曰。所查五萬九千三十二名。文冊歷歷也。于是通檄覈之。諸弊始得。上因問內閣邊兵入衛起何時。建白何人。大學士嵩對。祖宗時止有調赴土兵。各省殺賊之例。四征不庭。及于邊警。皆簡京軍而往。正德七年。劉賊陷入山東。河南始調許泰。邵永領邊兵。而逆彬統宣大勁卒。扈南巡之。駕此輩入窺京軍。庭弱必驕。橫內輕。隨有叛軍

全邊略記

卷一

三

之變。議者憂之久矣。逆嚮遣臺官四員。分往各邊。選入衛者十八枝。鸞自領之。名曰護。陵未日守薊也。何棟暫借二枝。至王忬乃盡調擺口。致賊乘虛入遼。禍實繇此。唐思速矣。王忬議河南入衛。不如徵其歲費十萬來募之一也。梁勾之法。勾于軍。則窘矣。土著流寓。豁其雜徭而抽之一也。清勾原籍。乞專勅稽之一也。造營房恤士矣。給荒地墾之一也。撫夷之費。如唐順之之策。歲給三萬金。一也。兵備楊胤賢。張子順。伊介夫。借寇一年。一也。逃亡士卒。責其鈐轄官以

五百為升降一也。依議行。三十八年。虜自遵化東掠。至遷安西。至玉田等。駐五日。薄暮趨鮎魚。詔御史查虜所從入。及守臣失事狀。御史方輅等奏。黜虜屯會州。垂涎內地久矣。倉皇失策。以致荼毒不可言。飽利全歸。玩敵宜治。上逮忬于詔獄。司敗比宣督。翟鵬陝督張珩例戍之。上駁之。棄市。都御史王翰降。二調外。總兵歐陽安等。下巡按逮問如律。忬輸事同。而罪異者。賊嵩因賂高下焉。故也。總督楊博著畫地。秋防三令。兵備官各移駐控邊焉。天津雷夢麟駐石。

全邊略記

卷一

三

塘密雲李尚智駐古北。冀北董邦政駐牆子。薊州伊介夫駐太平。霸州溫景葵駐燕河。昌平栗永仍駐昌平。俟入冬解嚴。以為功罪。博又留延綏固原寧夏三營之軍。為春防計。非計也。七月把都兒犯薊西。胡鎮擊破其前鋒于連陰。復分犯沙嶺燕窩。白允中等憑牆禦之。乃引去。是役也。酋狂于舊六月蔚州之獲。而總督許論諜知其情。半月前厚集以備。故不得利。論乃條上封事。禦虜之策。守險而已矣。當於口外道旁對築敵臺。去牆二十步而近。置軍輪戍。以火器夾擊。

之臺軍自取善地。與內守者素。斯固矣。職方郎王叔果復閱視之。命曰舊兵瘦勞。饑渴弱而不能練。新兵烏合。應募驟而不暇練。邊城曹寨等遊兵。皆客居坐食。冗而不必練。貴先擇主將耳。將才則兵自精。如黃龍黃演七八人。悉貪庸不職。祝福雖廉。其才出于雲冒之下。詔以冒代福。而併提督之署焉。總督論奏。勸賞之無資也。率私貸募餼。減月餉以填之。此何異剗肉補瘡。勢必糜爛。請戶部歲頒萬二千金。兵部更給馬價三千餘。則取之本邊軍租。贖銀及香課。毋

全邊略記

卷一

三

累貧軍。自是同寺馬價為漏卮之萌矣。時境外有闖入石門攘牛者。酋長影克及其弟一兀魯思。以其牛還。縛盜者以獻。則被掠者也。賜酋衣幣。而赦被掠者二人。召博入掌大司馬。博具上略。曰今之邊九。而勦其腹心也。永邵保。兀慎。擺要。三部。寇大同。而其首俺荅。黃台吉。把都兒。土蠻等。潛形不露。恐其窺薊深。莫先于逐大同之寇。清以壁之。伏以奇之。精以搗之。則薊勿能近矣。莫先于獨石之哨。所謂薊得其情。獨石得其形也。請責宣以偵馳之。且各區悉聽其宜。胡

為督撫虛加選制。不逢制而兵備之賞罰。乃勵也。昌居于宣。率相諉担。其與懷隆永治。務明唇齒以維之。著令匹虜不入。俱授首功。如燕河之邇遼也。聞警赴援。其勿候徵。乃發于大司農。請于年例外。加餉四萬兩。詔節之。勿侵兵。郎中許汝驥奉閱旋奏。記曰。薊之門兩焉。懷來海冶。其居庸之外戶也。寧屯。其山海之外戶也。戍屯一空。止恃叛服不常之屬夷。為蔽焉。可乎。薊之軍三焉。繼補者以丁。繼丁多脫籍而鮮實。召補者以人代役。率萃渙而易離。新募者設法克數。

全邊略記

卷一

三

多驕情而難用。軍日日眾。軍奸日滋。唐順之徐善慶選練之說。亦既施行。而成效未睹。蓋六弊焉。私役賣閒弊一。精卒健馬多為大將親軍。獨遺老弱守邊。弊二。科歛無術。弊三。廢弁冗食。咸取之軍。弊四。屬夷挾賞無厭。弊五。給餉不時。弊六。部堂列其說而益之曰。餘丁備繼補之數。盡麗尺籍也。河南折衛之歲解。勿愆期也。憲臣勿攝副帥之署也。廢將宜驅逐故鄉也。以拒守匹馬不入為首功也。椿朋之限。毋後時而進呼也。上覽奏。革論任罷總兵張承勳等。下關臣治

之。撫院張玘降一。調之。委楊選以訓練。總督選條奏。日主兵不振者。防守修工。其饑獨薄。加以撫夷之私。扣逃亡行乞。邊兵不振者。陝綏所來。羸馬殘械。殆居其半。班軍不振者。寧山德州天津河通。有春秋二班之名。涿鹿四衛。有下三千之名。浮脆不武。住者乏食。募兵不振者。舊四枝。新二枝。各利糧而已。糧缺則煦煦慰拊。猶虞後散。何暇教演哉。餉運不振者。主兵糧半出于民運。客兵糧全出于內帑。年終會計。戶部類削之。商價過期。災沴歲被。月給本色。尚保一家。月給

全邊略記

卷一

五

折色不贖。一身遲及四五閱月。甚矣。入衛動千萬里。離一二年。而一升五合之餐。半入糠粃。沙土如之。何不典甲賣衣。餒而逃也。訓練不振者。大操迄事。無賞無罰。士藝何能得精。尖哨家丁不振者。無警無趕馬之利。有警無斬獲之勞。將領不振者。臨陣逗遛。不斬仍復資緣。地近輦下。輒干中貴。或抗忤執法。立見羣。詢沸騰矣。馬匹不振者。折色每料九斗。折銀不過三錢。折不辨本之半。上憂之。詰兵部曰。薊臣遇警張皇。惟調客兵。初謂權宜。今已十一年。未聞減撤。不獨

煩費亦失人情。如何練主免客大破常格。卿博宜竭忠謀。別議以聞。博乃申前說爲上十事。大要免調延緩一枝。而預防之策。請選京營爲八部。部足三千騎。居十一爲傳報。步居十九爲列守。以春秋二季。番戍近邊。庶勵近而恤遠也。封疆之臣。宜按行塞垣之外。相地戰守。毋恃邊墻。仍優哨瞭之賞。做甘肅塾院之制。而貧軍隔數百里。係食者。應令餉司往就而支之。上曰。可。戶部議。薊折色二十七萬九千有奇。民屯漕本色二十四萬七千餘石。庚戌以來。漸加京運。增至

全邊略記

卷一

三

七十二萬有奇。空漕不與焉。伍缺營逃。則食宜贏。何乃稱不足耶。上曰。楊選之急。在民運之通也。還悉心計。選又奏。振起標兵之法。爲減入衛之張本也。請于緩同遊兵。選取三千。益以遼保募兵之三千。通分二部。優以本色。倍以馬鎧云。給事鄧棟奉查軍需。耗侵以巨萬計。曰。舊督臣許論。餉司閻光潛之失也。籍既虛。丁復濫。主或代客。而戰客或代主。以守門皂輿承。盡食軍門之餉。商民將領。胥成影射之風。上追治有差。選奏。民運所以贍主兵也。乏置動至數萬。何

也。攬收詭攫于姦民。逋竅抗違于巨室。批關展轉于虛文。侵牟觀望于獨免。此四者軍民之蠹也。會派夾于成限。徵歛失于及時。比併混于無等。覈獨徵之。不實。稽銷註之。欠嚴。追逋負之。無法。屯租之弊。甚于民糧。武弁不肖。甚于有司。此六者官司之蠹也。上嚴飭。四十二年。巡按溫如璋奏。主兵之數。已練者十之七矣。上喜。賚選等銀幣焉。俄夷酋通漢叩關。副帥胡鎮伏兵執之。通漢者。辛愛之義酋父也。其子縛癘老至墻下。請易之。選乃悉數其罪而釋之。獨留通漢

全邊略記

卷一

三

要以其子入質。令其諸子。迭爲質。馳疏詔其略。上復錫以銀幣。十月丁卯。虜大入。潰墻子嶺。詔宣大總帥馬芳。姜應熊。劉漢。祝福等。速入援。以尚書江東統之。鎮遠侯寰。領集京營分布十六門。上諭內閣曰。東見火光。去都不遠。何不聞截殺耶。隨諭通灣二地。急保之。以漢護京。以芳護陵。毋怠。時大帥胡鎮孫。臚已赴通迎敵。有旨遣官齎餉犒之。博等奏。陛下恤諸將至此。士氣當益奮。諸大臣奉勅守門者。以調兵不至。疏劾博。夜呼崇文甚急。侍郎孫植以博

習邊事而疏必激。上怒。或本兵動搖。事且不測。乃大呼曰。兵至矣。俄而總督選以虜東退聞。上疑之。問大學士階。徐曰。聞賊少退。恐詐也。而選遂謂追殺果一行否。階曰。賊營在平谷。選對果已往通。然謂之追送。則可謂之追殺。則不可。上曰。然是送言殺。其誰欺乎。兵今四集。遊戲場耳。庚戌之轍。又成故事。博等有甚奇謀。聞彼怯夜戰。何不夜攻取勝哉。皇高祖歲一巡邊。皇兄亦威振若彼。今內逆欺。外賊侮。寧不可慨。階乃馳告博。博上戰守十事。約徵大兵。募

全邊略記

卷一

三

敢死。擣虜巢。榜賞格。然酋已大掠順義三河。已八日矣。分圍下店。裨將趙添孫贖死之。大帥鎮潰圍出。給事中李瑜劾奏。選等擁兵畏縮不前。東應熊福不驅而犯難。亦何及矣。俟虜自出。豈所宜哉。會侍御黃泮亦劾。墻子偸楊羸等。上大怒。命錦衣衛逮選紳等。拷訊之。應熊等敗虜于密雲。斬首三十餘級。虜亦引而北京師解嚴。上諭博曰。賊滿載而去矣。丁丑虜遞。援兵撤。論功則東報斬級七十九。以應熊為之首。巡按董堯封。上薊兵斬級二百九十九。以郭琥為之。

首。于是樞部叙之。曰。胡鎮奮擊于孤山。江東追勦于石匣。大小戰二十陣。醜虜帶死扶傷。痛哭宵遯。誠二百年之奇功。上玄威佐之。丕顯也。上于陞廕。資郵各有差。是役也。三衛夷為導。詒督臣謂從潘家口而選。誤信之。引銳先注。虜乘墻子入。宣大遼皆傾而援之。東西相伏。莫發一矢。會楊縉石玉來援。三河虜遂大掠。灤東諸縣無筭。東既統援兵。壁順義。不敢進。待其輜重去。以精騎殿後。諸將望塵而尾之。徐徐以虜為節。琥預火器待之。于錫子嶺。虜被焚擊。乃別取道。

全邊略記

卷一

五

龍哈磚窰。是時虜屢且疲。失道眾亂。兵法所忌。乃諸將徒取零騎罷弱者。上首功。蓋中國之精良。十七在是。而技能止此。及選紳逮。而諸將懼。雖侈捷蒙賞。然本兵竟無消勺及矣。四十三年。東虜土蠻黑石炭等。糾萬眾。犯一片石。參將白文智禦之。巡撫溫景葵復拒之。攻山海不克而遁。總督劉燾會計日增矣。戶部裁抑之。以五十三萬七千為額。然燾疏通潮河之水。達于通州。小舟轉粟于密。大省儲運之費。往者牛關。山陸輸誠艱也。昌密之糧。起于庚戌。漕總徑運甚便。

後復空于通。吏因緣為奸。燾請令江北山東二總直。運至龍慶石匣。近倉而止。到日即給通關。毋令淹滯。漕卒兩利焉。上以邊卒多不用命。欲頒三萬以鼓之。大學士階對。春防賞矣。秋防將以為例。賞之不見。恩不賞。適生怨耳。不若足其本餉。而賞則留之以待有功。上深嘉之。上諭薊塘久雨所圯。亟簡才望大臣行邊。于是遣兵侍遲鳳翔。而土蠻界嶺之報至。大掠昌黎等邑。時宣亦有黃台吉之報矣。始虜攻界嶺。入羅漢洞。諸將吳光裕俱無禦之者。而情軍亦遁。

全邊略記

卷一

早

去。以故恣掠。遊騎及于灤。越三日。總兵李世忠始引兵至。虜已退。李家庄幾為虜圍。而策應諸路悉至。虜乃解折而東。出義院口。會天大霧。迷失道。墮崖中人馬枕藉死者甚眾。諸軍爭割級。而世忠所上多偽者。總按七百二十餘級。上乃降督燾。黜撫耿隨卿。民戍世忠陞帥。王治道羅錦董一元張臣等。賚金帛有差。隆慶二年。總督曹邦輔欲令昌永鞏標四營。空運近地。免其赴京。巡撫劉應節欲改昌平十六州縣為衛。而部持議不可。應節上言。宿蠹之大者。支糧之遠。

也。馬折之膏也。撫夷之私償也。行邊之煩也。役邊軍而乘戰馬。文吏之刻也。武弁類多貪墨。而繩之太過。勢不得不曲意迎承。以干薦達。雖廝養陪臺。皆厚為款洽。一切供億。歛之軍中。凡此五難。諸邊有之。而薊為甚。總督譚綸疏曰。今之策虜者。曰乘障。曰設險。然薊昌東西二千里。卒不滿十萬。率畫地數丈而守一人。虜聚我分。難當一面。說者遊兵破虜。誠長禦而行。之有四難。夫虜長在騎而我制以車。車戰須三萬人。非有見伍。計從召募。歲費五十萬。司農告匱。一難也。

全邊略記

卷一

早

燕趙之士。數年銳盡矣。非募吳越習戰士萬二千人。雜教事。必無成。臣與戚繼光。召可立至。足可立效。而疑者謂使之不可北。教之不可南。虞其有他。是臣兩人尚不足信。尚專之任哉。二難也。軍旅務在威嚴。驟法必致大駭。流言易生。忠智掣肘。三難也。虜一破再破。乃終身創矣。忌嫉易生。不能戮力再舉。奇禍力至。四難也。姑就見兵。選為十枝。枝足三千。列為三營。一營于密。一營于遵。一營于三屯。付繼光以總理。小警自禦。大入併力。亦願。陛下少遠罪誅。聽臣決一死。

戰以收桑榆之効。此練兵三萬。必欲得鳥銃手三千。以衝其鋒。請選浙兵以濟時急。勅遣錦衣衛二官往浙募之。令叅將胡守仁李超將之而北。綸又言十年來主竟不充。客竟不罷。何也。任未專而行未核也。請勿使按臣關臣與其事。二年有成。遣官閱視。乃底成績矣。御史爭之。亦各有條議。上曰。信地既分。注意各異。不行專責。推諉坐視矣。仍分信地。守者首之。應者次之。其馬戶抽丁之議。不准行。于是都督戚繼光疏論。薊鎮兵雖多亦少。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

全邊略記

卷一

四

雖練無益之弊有四。何謂雖多亦少。薊兵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於將門。弱者僅以克伍。一也。邊關透迤。既鮮驛遞。使者絡繹。將士逢迎。是叅遊爲驛使。而營堡皆傳舍。二也。賊至則調遣無法。遠道赴期。卒斃馬僵。不救於事。三也。達軍邊軍之戍邊者。散漫無統。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臨陣馬軍不用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卒不擇衝緩。備多而力分。七也。何謂不練之失。蓋虜之所至無常。諸將不能分身隨禦。恃乘障卒耳。然恩威號令。素不

足以服懾其心。分數刑名。素不足以稽齊其力。故緩急難使。一也。有火器而不能用。二也。棄土著而不練。三也。入衛之卒。嫌於非屬。無有紀律。四也。順天八府之班軍。民兵四萬人。各一心。五也。將以驍勇爲上。然驍勇者。一人敵耳。將既不練。何以練兵。方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似矣。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無益。夫射打者。軍中之事也。今者徒有虛聲。而實未中的。且一營之卒。爲銃手者常十七。不知兵法。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之數。一也。三軍之

全邊略記

卷一

四

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蓄。今皆置而不問。二也。弓矢之力。不強於賊。而與賊共之。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而今無其實。四也。臣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蒼翳。邊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於車戰。虜在近邊。利於騎戰。虜在邊外。利於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迺邊兵惟習馬耳。未開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臣發跡浙江。

思用浙人有以也。今各區守哨入衛之兵及巡撫總兵標下兵各守一方。勢不得總練。惟有總督標兵三枝。付臣教練。浙江三千分發十區。在臣標下者數百耳。臣無兵可練。何職之能修。况官銜出於新設。邊將黨而不協。萬有虞。百口何辯。願陛下更予臣兵。殺手三千。鳥銃手三千。或於西北召募。或就薊鎮摘取。須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臣統領。車騎合練。軍中所需。皆宜取給。方今朝議紛曉。難於改弦。而臣擁重兵。易生嫌貳。請設監軍科道官一人。以督臣。

全邊略記

卷一

聖

庶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也。章下部取回總兵郭琬。獨任繼光焉。綸奏十二路間或百步內策一墩。計墩三千座。每歲可造千座。每座費五十金。此設險萬全之略也。上曰是綸奏報。繼光所論兵事。令臣熟計其便。謹條于左。一就近募與摘見軍之熟便。臣綸曰。選區將也。改三協為副帥也。班軍乘障而外。恒餘六千。付繼光練之。既精。更番以發之。勻其兩班。撥改選領。而清衛軍多詳于本戶。略于餘丁。應稍更其法。食餘補伍。而勾補逃軍。當法行自近。從順天八府始。

也有行糧之資。無修邊之苦。則應募不乏矣。一車騎合練。可以用否。臣綸曰。兵法易戰。一車當步八十人。一騎當步八人。險戰。一車當步四十人。一騎當步四人。今制兵車七營。分布十二路。即數萬之虜。似無能為。每營重車一百五十六輛。輕車二百五十六輛。步兵四千騎。兵三千。駕輕車馬二百五十六匹。長戰火器以車為衛。行則陣。止則營。不假墩塹。遠施奇出。無不宜之。一鼓舞犒勞。其費安出。臣綸曰。暫令大帥一千二百金。三付帥各六百金。勿令過侈。使其可繼。

全邊略記

卷一

聖

七原六失四弊。何以圖之。臣綸曰。臣得便宜從事者。無論矣。失之與弊。將不得其人。故耳。惟是班軍無制。事緒煩屑。尚專論之。其臨陣調遣二事。如協薊東副總駐劄建昌。巡撫標兵既議屬之。則本標與撫標當兩防之際。俱赴建昌合練。而後當以一營駐建昌。一營駐燕河。以備燕石東西之警。得以就近首先迎敵。次則薊鎮。次則西協。次則昌標。以次而至。薊大帥標兵駐練三屯。兩防之時。則當仍舊不動。以備馬太松棚三路有警。即當先期馳赴。在東則東協守之。在西

則西協守之。次則昌鎮各標兵。以次而至。協薊西副總駐劄石匣。總督標兵既議屬之。則本標與督標當兩防之際。俱赴密雲合練。而後當以一營駐密雲。一營在石匣。以備牆子古北石塘三路之警。得以就近首先迎敵。次則本鎮。次則昌鎮。與東協各標以次而至。昌帥標兵駐練昌平。亦當仍舊不動。以備居庸黃花鎮邊三路有警。即當先期馳赴。次則西協。次則薊鎮。次則東協。各標相繼並至。凡遇遣調。每營各遣騎將各將騎兵二千。先馳赴拒。兵車隨進。本路各要口

全邊略記

卷一

四

把截以待決戰。仍限以日程。軍法無赦。然馬之日耗可慮也。馬死則追椿。椿不足則追棚。棚不足又罰其官。至嚴矣。然官懼而匿不聞。反陰收芻菽而賂免之。責之卒而力困。則逃矣。巧立為均攤冷補之議。或月扣椿價五分者。此錢不得輒用。又以補部議之未終也。俱從所請。繪奏築臺之役。部以簡墪省費。必不能從。三千之名。改為一千六百座。而流言傳播。臣願請罷斥。上曰。綸其堅持。毋惑人言。侍御劉翹應修省。陳言曰。頃見延綬班軍之歸也。一車所載。生居其一。

而觀居其二。憔悴而泣。曰。行月二糧。非不厚。年例非不時。本折非不足。然而過于倉攢。漁於將領。勤于家丁。害于主兵之偷逸。歲雖一更。暑雨怨嗟。枵腹困踣。至此。上憫之。勅該部悉心以畫。御史傅孟春所陳折支積貯事宜。約每米一石。折價七錢。酌地里遠近為改折之差數。在薊者遠。五月近。四月在密者遠。二月近。四月在永者遠。近俱四月。新陳相易。豐歉互通。此並濟之法也。至于馬草十萬解京。則應附近輸納。勿折為便。少傅博奏秋防日。今之論者。咸以守牆為

全邊略記

卷一

四

怯言似可聽。而實無少效。夫逐之牆外。猶害七。而利三。奮之牆內。則利一。而害九矣。牆者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也。實則戰也。臣博嘗拒打來孫十萬之眾。以為當守牆無疑也。大學士拱高等議。備邊八事。隨宜修舉。以行五年。東西虜約分犯土。蠻從捨刺。母林馳冷口。把都兒從插漢。腦兒馳古北口。俺答從腰帶馳獨石黃花。御史傅孟春上其狀。萬曆二年。遊擊謝惟能告傲于兵備。崔鏞韓宰曰。西虜青把都方祭旗。譁聲寇遼。而志實在界嶺義院之間。總督方逢時大驚。與

給諫李戴蔡汝賢後先奏記。大略曰入市會幾何。卒有此音。殊未可信。第其巢旁東虜察罕。而又以女東桂適長昂。或垂涎于青酋。得西市利。故駕言西虜以逞已好。遂至奪其蓄而固其黨。時或有之。俺答以番書報曰。青把都業已聚兵舊開平。志在寇上谷塞。迺日索薊賞云。大司馬譚綸按御史陳文衡奏薊故無此例也。宜撫吳兌使解宗堯及夷使鐵寧往諭青把都言。我來爲欲略朱赤達子。漢使欲絕我貢市。謂我爲亂遼陽。賈利上谷。趨罷兵去。總戎戚繼光雷龍具

全邊略記

卷一

四

以實告。今日爲東邊患者。唯長昂而已。大司馬譚綸覆奏。上曰所報虜情。前後異詞。東西異狀。通無的據。將來何以待敵。暑月饑荒。無端爲虛聲所動。周章調遣。先自罷勞。今後各總督鎮巡官。居平當戒備。原謀探情。有警持重安詳。示以整暇。不許沿習舊套。虜未至而虛張賊勢。以避罪。虜已退而虛稱斬獲。以要功。國法不宥。本兵居中。亦要沉謀審算。動中機宜。母但依邊臣言。謾爾處畫。致乖舉措。給諫蔡汝賢亦劾張學顏。大約言屬夷則虛張聲。以挾賞。將領則假訛

傳以冒功。爲陸戰者則曰虜塵不斷。綿亘百里。爲火攻者則曰烟焰蔽空。燒燬約有數千。爲水戰者則曰犁沉賊船。漂溺殆以萬計。皆成套語。三年土蠻大會。青酋二十萬。馳大寧舊城。大將軍戚繼光察其情。曰屬吏長昂。假外父行使。已搶掠已耳。四年大帥戚繼光重修三屯營城。成遷安縣南百二十里。卽忠義中衛故地。縮穀于居庸山海兩關之中。舊城痺薄而隘。修正營。解增盧龍漁陽之重焉。夏炒蠻盜我鴉鵲邊。鴉鵲山者。西盡窟窿。東盡盧家安楊木頂。長可六

全邊略記

卷一

四

里。縣崖峭壁。絕頂一口。以女墻堵之。人跡罕到。東西敵臺皆遠。烽臺半居山下。南兵守之。樵蘇往來。遂成間道。炒蠻歲稟食古非口。知地形。今靈雨墻頽。炒蠻窺隙而起。夜半踰口入市。詳言延綏客兵寄宿。殺潘仲文等十人。市皆大驚。烽臺兵覺鳴砲。路將死。宗儒提蒼頭軍百餘人馳救。虜退走。宗儒追十八盤山百餘里。行至捨喇智。伏虜起圍。遂中宗儒。及兵卒湯克寬。千總高大朝。蘇學奮。救亦被死。副總張臣。徐枝。遊擊高廷相。李如榘。劉楫。兵至解圍引去。臺臣王一鶚

劾奏事下大司馬譚綸覆奏罰一鶚戚繼光俸三月。左遷錢藻張臣以高廷相丁茂屬御史逮問之。八年總戎戚繼光聞虜入遼錦川馳援于中前所。詔加少保。十年是時也。長昂受賞于漁陽。而又從西虜寇寧前青把都姪哈不慎受賞于上谷。而又從長昂寇薊遼。兵書梁夢龍給事張希臯楊芳乃議嚴爲之禁。風諭三衛。母得藉他夷姓之闖入。而罷其貢市。十一年長昂戕我謀人張剛。欲阻部夷入貢。而董狐狸弗用其計。竟款喜峰口。長昂捕人于界嶺間自若。寇三

全邊略記

卷一

五

山入高橋。小有掠。兵備劉易從拒之。長昂復犯臺頭營。烽至兵備成。遜大帥楊四畏副帥徐從義出禦之。虜奔劉家口。折墻而入。有所掠。遊擊路宰以南兵起。烽鳴砲而驅之。虜復盜桃林。大將軍卽陣中斬失律者于夫長李養性周伯珠。長昂去。上依督臣張佳胤議。革黜徐從義張紘芳。而勒總兵四畏戴罪時。上方幸山陵。督臣應扈蹕。有旨。在鎮住理。免候蹕。小阿卜戶寇黑谷關。遊擊李尙賢壁關中。矢下如雨。虜遺鈎鑕部印。李植行邊。奏記巡撫翟繡裳。罰月俸

有差。是時臺省馮景隆楊芳等彈文屢至。而虜乘夜殺掠黑谷關。副帥陳文治及李尙賢掩其骸告諸死者。戚屬母成服。母悲號。御史汪東之按驗得其姦。有旨。逮文治。尙賢論斬。十二年小阿卜戶挾我賞總督佳胤折之曰。何以謝青把都也。雜以馬蘭路疲于東西矣。不可。青把都馳長昂營。聲言聚兵大寧城。老河屬夷滿都不賴。走以告。而小阿卜戶不與俱。乃借端西虜挾我開墻子嶺曹家寨兩賞也。總督張佳胤御史蕭大亨如其情以狀聞。曰。小酋牽制首尾。使我

全邊略記

卷一

五

力分備寡。既不得併勢于東。又不得忘情于西。請捕治其罪。小阿卜戶乃遁去。十三年六月。朵顏酋董狐狸自款寨下。脫帽跪起甚悲。言向來犯邊。皆東西二虜同名姓者所爲。張家胤讓譙之。狐狸叩頭稱冤。抗實前事。使得奉撫賞。八月東虜長昂躡入喜峰口。降罰正佐將吏有差。九月朵顏酋長昂遣其母妻詣撫院告款。刑科臣王繼曾奏邊臣叙蔭太濫云。十八年長昂挾賞于喜峰。大帥張邦奇詳許昂增布帛七千。誘通事張五烈二十五人。至義院口。醉而殺之。上暮

府功。十九年。長昂益憤張邦奇之役。犯大毛山。伏喜
峰口。射殺我謀者。大帥王保等連兵。生獲小郎兒七
人。下大司馬議。從。穆廟令甲曰。薊門。凡捕獲小酋
長。及大酋長。如土蠻者。大破賞格。重為陞賚。他塞不
得引比。乃遷王保等官階。二十三年。長昂屢歲獻所
擄人畜。邊吏還小郎兒四人。梟阿都三人。而郵張五
烈等。兵書石星議也。二十五年。擺腰台吉。糾眾近邊。
總督王世揚言。擺酋經年不貢。每年乞賞。近且聚兵。
欲寇矣。當相機堵剿。以示懲。三十年。猱兔撥計二酋。

全邊略記

卷一

五

將寇石門。總督萬世德謀知之。乃于七月。出中路。捕
斬八十級。順天巡撫劉四科疏。薊邊撫賞。歲費五萬
餘金。市之江南。價侵貨惡。纂組其面。麻泉其裏。不稱
權量。夷心未厭。甚有揮刀。詬而裂縮。告換愆期。守門
叢弊。今宜年終甄別。路將與委官。著其連坐之罪。三
十二年。御史湯兆京。劾奏薊遼總督萬世德。才全行
險。奸尤濟貪。最可恨者。朝鮮任方重大。天津去遼陽
不二十日程。徘徊四月。始抵前屯。猶以虜阻上章。希
復久駐。既以違命逗畱。迨倭奴盡去。世德馳入朝鮮。

報捷。世德未曾督陣。何以稱功。又復盜功掩罪。出鎮
二載。漫無成算。專以塘報塞責。贓穢所至。昭彰執贄。
不遺下賤。取債轉付諸營。滿載歸來。捐資結納。奏入
不報。三十六年。賴麟二酋。跳于三協。叅將李宗。剋核
太甚。起夷怨心。入犯建昌。河流口。劉一藩。逗遛不進。
紅旗把總傷焉。大帥馬棟。舉烽援之。而遯。巡按黃吉
士。兵科宋一韓。劾之。是時虜猶畏杜松名。弗敢深入。
云。五月。薊帥杜松。傳烽曰。東虜稍大成。根根大成。擁
二萬于喜峰。我南兵百總。何天榮。死于鳴鏑。下。松督

全邊略記

卷一

五

朱天煒等。火攻退之。三十七年。正月初九日。黑峪口
夷丁。經過。兎兒山。晨炊。清河居民。望火光奔竄。入城
以數萬計。蓋喝于河流口之慘也。京師內外震。十六
城門一時俱閉。本兵具疏。乞發帑為備。四月。兵部上
方略曰。東虜故住牧宣之北。大漠之地。至加靖中。虜
酋打來孫。與掩答。盜馬仇殺。遂契所部。東從。盡收。聚
衛。種族日蕃。跨三岔河東西。無非插屬。夫固元之裔
也。虜酋伯彥。罕物故。其子虎墩兔。甫十餘齡。而諸部
奉之無二心。則殘元之策。威尚在。而蒙古之名。分猶

嚴矣。有煖兔拱兔等內輔。而賴暈大蟒金兒等為外
嚮。欵遼則攻薊。欵薊則犯遼。我之財力疲于市賞。而
彼之伺疑虛喝。靡不得志。其用物愈私。而操術愈詭。
門庭至近者。挿漢是也。國初置奴兒干都司。設建州。
海西毛冷等六十餘衛。久之吞弱噬寡。而建州弘盛。
夫固金之裔也。奴兒哈赤。以左衛旁支發憤。誅卜寨。
併南關。善假仁佯義。信賞必罰。結宰賽為唇齒。通西
虜為外援。今且垂涎北關。那林孛羅白羊谷等。已見
告矣。又聞其招誘朝鮮叛人。習火器。知水戰。將蓄取

全邊略記

卷一

五

朝鮮為室宅。而外併二關為門戶。混同之江界日狹。
女直之故智仍存。不在驅略忠夷是也。其余出沒靡
常。若五路家賊炒死等酋。則又古山戎之裔。以遼左
彈丸黑子之壤。而蒙古女直全部裔夷。環繞而蹂躪。
其間又皆方盛。方張。自河以西。禍起于挿漢。則廣寧
寧前錦義諸州危。自遼陽以東。釁起于奴酋。則開原
遼海諸州危。若腹背受敵。夷虜交訐。則全遼將非我
有。而薊門畿輔危矣。給事朱一桂。以為遣使入拱兔
浹旬。不得拱兔面。此虜不急欵也。昔年遣使建酋增

車價。至今悔之。督臣王象乾報曰。去歲夏。朵酋賴暈
大長昂之子。句班白二酋。犯遼革賞。忿而糾蟒金兒。窺邊
無虛日。臣今力疾馳薊。差通事虎喇戲出冷口。而賴
酋已犯流河。東虜挿漢。都令復十萬逞矣。虎喇戲回
言。諸夷以革賞聚兵。通事入太寧之屠紀營。打不亥
稍反。成在焉。虎喇戲曰。所搗者行賊逆巢也。別賞如
故。于是虎墩兔愁。率部夷領喜峰之賞。黃道中曰。大
勝堡之役。拱兔為之。韋宰生曰。稍反成爲之。則宜備
錦州矣。頃之蟒酋悔過。俛亞拜為之。請于董家口。六

全邊略記

卷一

五

七次服而舍之。此其侯也。夷情通而國體尊。賈和
誠所當嚴。而往來終未可斷。若動以遣使為戒。邊臣
益局局矣。三十八年。御史金明時閱視已竣。特糾薊
帥王國棟。先是順天按李光輝。宣大按吳亮。交章論
之。有旨。王國棟策勵供職。宥過用人。故此寬假。還
說與他。噫。奸帥之無與援。吾不信也。四十一年正月。
滿旦嬖只。挾賞于石曹葦子谷。總兵蕭如薰拒之。九
月。抄花草賞已三年。而遼河間無寧宇。茲者遣九子
叩關。願分隘而守。按地而責之。如一年恭順。乃領若

賞而乃可五路。久不赴關矣。其賞懸之。以酬滾金阿。卜害十五人之數。總督薛三才酌其情。部議報可。昌平道曹愈參曰。黃花鎮舊有河間寧夏車營一枝。乃因修大邊之役。暫撤于渤海。夫舊邊既四十里。水峪迤西。坦而無邊者。倍之。今渤海大邊。鷓子萬澗一帶。已築矣。車營宜復。四十二年。總督薛三才以奴勾爇兔炒花宰賽。乞援于薊。莫若止援兵。而增募兵。合麻承恩之千二百。曹文煥之千名。三屯之家丁。實廢將于其中。共爲新營。所以建威而銷萌。兵部如其議。正

全邊略記

卷一

五十六

月永平臺頭。以乞糧噪于燕河。又噪于密雲。擐甲滿弓。歎血相向。時薊餉缺十三萬。御史李徵儀請之。曰。三日而四噪。其鬻凌者可虞也。四十五年。虜犯喜峰口。巡按薛貞劾參將郭珍等。降罰之。兵科熊明遇曰。近日薊邊張用驥等。古北路之戰。斬滿旦部六級。高策孫顯祖等。松路之戰。斬駱駝部十八級。或暗出烽西。或夜渡深水。不可謂非搗巢。然駱駝久篋視薊。而我入險能脫。駱酋胆裂矣。滿酋母子狙詐。麻郎之戒。不可不防。倘如故約。案亦可結。督臣薛三才撫臣劉

曰。梧所上首功。賞僅如許。未若延甘之濫侈也。四十六年。薊督汪可受曰。奴陷撫順。而虜攻瀋陽。夷出虜入。狡肆異常。請開破格之賞。廣鼓舞之路。開納級之途。暫停遼人科舉。以殺賊之雄者。賜進士。如雜途之聽選。弁流之替襲。悉准賊功。以超之。兵部具議。總督移駐關東。有旨。督臣出關調度。事出創見。似難輕舉。既議妥。其勅可受統兵行。於是可受陳援遼之聲實。自四月二十二及五月初十日。僅選薊兵五千。再酌出關之期。合八邊兵而後進。詔曰。母得逗

全邊略記

卷一

五十七

遼。時朝論及總督薊遼者。可受疏辨之。以爲臣轄薊耳。其加遼字。則勅書相沿之誤。臺省文章。可受大不敬。無人臣禮。可受以病還籍。七月。巡按王象恒奏。抽薊助遼。共六千四百人。精銳幾盡。奴不惜多金厚幣。深結西虜。擾我于市口。請于京營戰車營二枝。五軍戰兵二營一枝。所以壯門庭也。部議參將鮑承先。統三千四萬人。以往。四十七年二月。遼左三路喪師。滿酋乃壓于馮家谷。乞增新賞。西協駱駝之子卜答。仍踵父智。來窺東協。則虎墩兔愁。傳其二十四部。乘

薊之虛以十萬騎恣掠山海間。撫臣劉曰梧急請京軍六千為守。帑十萬金為資。八月滿旦母子以五千人從白馬入。分攻高家堡。乘我調遣虛也。副帥張國麒遊擊朱萬良劉登瀛等禦之去。時遼鐵嶺再陷。虎墩免愁遣崔兀榜什等待賞于鎮靜關。撫夷官王牧民牛酒餼牽有加。腦毛大黃台吉甚喜。乞箭萬枝。白金三萬。黃金二千。與其娘子妹子及弟。他不能等枝葉。不更令牽援助兵。講折十數反。乃加賞四萬金。總督汪可受叙各并勞。議者譏之。十一月西虜那莫賽

全邊略記

卷一

五九

同伊母亢邦三恰叩關。獻其擄者三人。乞三歲之所停賞。願認三九之罰。而留其額給者。布四百段。四疋。餘則補之。鑽刀而去。天啓元年四月。總督王象乾行邊。張鶴鳴曰。西虜萬不可絕。惟有撫之一策而已。三十六家頭目。狹暈大。董忽力。煖太。貴英。他不能。索只。速讓。台吉。哈那彥。不喇度。台吉。哈那顏。蟒金。他不能。蘇不的。尤旦。即素。又罕。索羅世等。擁萬人護邊。拒奴。列幕垂垂。諭王楊嘛喇往曉之。自寧遠前屯以西至。薊。朶顏三衛之虜也。設立之規原善。自寧遠以東至

廣寧。虎墩免愁。抄花宰賽等。元之裔也。部落雖多。而勢不聯。其芝蔴灣一帶。積浪荒沙。虜率棄之。運砲于島。護器于堡。如効其順。因而撫之。司馬曰不武。司農曰不經。邊臣曰罪府。然而額賞之外。日迎風。日過夜。日祭旗。日喫食。頭緒正多。括軍貼民。隱憤含怒。或有風聞。朝議即以一切文法隨其後。而虜情携。邊局壞。天二年九月。奴兒悉山海之有重兵。欲假道于插漢兒。犯我喜峰。而西虜駱駝之男卜答。莫復舊賞。東虜哈喇慎。及宰煖二酋。亦赴喜峰大口。藉機要挾矣。撫

全邊略記

卷一

五九

李瑾督王象乾請備之。經略王在晉報虜情曰。西虜以愁為主。而東夷亦視之。故講賞為愁之鉅費。而貴英哈者。虎酋之伴臣。其部曰朗素。則猾稽貴重。奉愁之令。索三季賞。拒之曰。廣寧賞地何在。已而索王猷賞。拒之曰。猷何在。已而索舊撫馬價。拒之曰。馬何在。酋不能難。卒聽張喇嘛王桑吉為之盟。奴兵到。愁兵不到者。罰一年兩季。計二十萬金。又有錦州大廣堡。開元鎮安堡之賞。屬廣寧。高台堡之賞。屬寧前。又及青雖係愁族。而不與愁同賞。抽扣為最悍。與拱兔反

青爲一黨。奴亦多金購之。我歲額不能勝也。哈喇慎白顏台吉。原非薊門之虜。乃罕索羅窺我之弱。顧要之。五路妻子爲貴英所占。五路憤而投抄花。抄花不能養奴用之。守廣寧而遷其降者于海蓋。此皆可虞。故款者糜之。戰守者自強之也。十二月行邊尚書王象乾報車營之制。車兵三營。營各萬二千人。密護陵京薊。援山海永。專出關外。列四壁。用鹿角車八十輛。共三百二十輛。壁環八門。每門屏以偏廂車三輛。共二十四輛。中權出奇。獅虎車八輛。輜重四輪。獨輪

全邊略記

卷一

六十一

車四十輪。合之爲車者二百九十二輛。以共計四壁鹿角車及八門偏廂車。每輛用兵二十五名。共用兵八千六百名。中權獅虎車。每輛用兵二十五名。輜重車每輛用兵十二名。共用兵六百八十名。又各將家丁及各局百總。共二百名。合之爲兵九千四百八十八名。御史梁之棟曰。頃見閣臣孫承宗。慷慨當關。纔兩閱月。汰將吏。嚴賞罰。練兵馬。辦營房。閭閻不擾。烽燧不鳴。久任責成。方可奏效。而種種無稽之言。亂人視聽。市虎未就會。杼已投。揣摩牽制。無益成敗之數。則

言語省而精神合。所爲在廷諸臣望也。吏科阮大鍼曰。共安樞輔之心。合奏樞輔之手。乃克有濟。二十四日巡撫岳和聲曰。兵家之要。無過正奇。約以三言。曰分。曰合。曰誤。如津如登如鮮之爲正。爲奇。爲分。爲合。爲誤者。不具論。關之上。關之外。中前所。前屯衛。塔山。杏山。以往爲正。而關之內。自薊密抵永鎮。三協兵馬。爲十二路守口計者。雇雇以防禦沿邊。而時虞挾賞之西虜。東而山海。自紅花舖。深河。蘆峰。以及撫寧。西自陰舖。雙望。以及蘆龍。凡一百七十里。皆關內正兵

全邊略記

卷一

空

處也。絕無一旅爲救。爲寒心。僅就舊額標兵三千六百。人議建忠武營。益餉補額。酌製龍驤車一百二十八輛。接八陣兵法。都爲車營。具申督師閣部。委袁驍董率團練。爲水鎮正兵第一枝。自蘆龍至撫寧。蘆峰十里。爲吳官營。凡八十里。山峻而氣聚。又一隘地也。僅將宋士英統練沈閣臣南兵四百名。汰去驍健三百。百戍守。益以通判柯仲燭募練李一鳳所統兵二千。人益補募。參將劉爾化統領徐詹翰民兵。近爲臣所汰。革七百名。合士英者三千。爲威武營。以西接蘆龍

為正兵第二枝。自撫寧至榆關二十里為深河。凡四十里可旁走樂亭昌黎深豐之間。不經永平直抵昌通。其地高而勢漫。又一支地也。北至駙馬寨二十餘里。僅將米元良新兵二百戍守。而距深河尚遠。將賈祥前所募兵為叅將黃調煥。統防黃花鎮二千五百名。合元良者三千都為宣武營。以東接山海為正兵第三枝。關內之陸奇兵。在一片石義院口也。杜應魁領之。關內之水奇兵。在月坨牛頭崖海口。奏王島三處也。津門直沽諸艘鱗次以待。以董大勝領之。三年

全邊略記

卷一

空

正月總督王象乾告虜貢之責成。曰哈喇大酋罕索羅。勢有犯冷口桃林意。帶甲者二萬。方憂兩河。又虞三輔。贊畫主事鹿善繼謀之。遣都司閔守信守備王擒胡往諭之。西僧王喇嘛化導之。色動脫帽遷帳。請自發所部窮廬二百戶。令三衛酋長狝暈大煖太明素速不地。益以穿廬千幕。保塞護關。虎墩兔愁遣貴英哈來。臣親撫之。比聞奴兒。不惜斗金斗珠。購都哈卜反吉為婚。廣寧之西為水子反。反青之西為洪兔。之長千洪兔之西為抽扣兒。使都令折而入奴。則洪抽必從。

其派強可奈河。多方招之。哈喇大酋伯彥台吉暨罕遠羅跌。及卜喇兔俱至。願負弓矢而增吾障。于是抽反昂洪七部亦齊聲而叩喜峰。抽則助防中右。洪則助防錦義。昔之備西酋者。今借之以偵東奴矣。天津巡撫李邦華陳行間實務略。一曰定兵志。二曰束兵身。三曰嚴兵律。四曰理兵械。五曰分操練。六曰嚴逃補。七日重將權。八曰旌義勇。九曰杜占役。十日修馬政。已行者如農之有畔。欲行者如農之望歲。然關御史潘雲翼閱其所區畫。所鼓舞。深服其精練云。二月

全邊略記

卷一

空

天津巡撫李邦華議曰。鎮海前後三營。四千人。孫應奎足領之。左之武林有實宜裁。大沽者樓船刀斗之所也。去津門百二十里。戊戌間曾設備倭都司于此。地事平乃撤。今合三為一。壯波臣之援。津所轄南北海界。南盡鄭家溝。而起口為適中。駐之以江南營。北盡馬頭營。而黑洋河為適中。駐之以舊營。指臂相應矣。旅順三岔片帆直掛。則樂亭之馬頭營。灤州之良行柳。冲區也。或以月坨為出入游衍之地。則葦靈益鬱於海外。或以秦王島姜女坟為上下偵探之所。則

呼吸嘗通於咫尺。斯弗驚于遠矣。三月津撫李邦華日。津門之急關門也。翟子勲以二千人。劉永昌以三千人。悉赴山海。雖曰津有標正二營。殊新附未堪用。然春防之設。亦更番之而已。十一月朔。巡撫張鳳翼塘報。參將王楹。採樵于仙靈寺。不意溝內西虜起而為構。遂乘不備。戰于小團山。楹力竭而中于刃。李來春馳救之。與尸還。巡關御史潘雲翼曰。香餌金縷。有加疇昔。三十六營之羈馬。胡以決齧在。瘼哉。撫夷宜王牧民。朱梅王之棟。責將安辭。巡按彭鯤化曰。撫西

全邊略記

卷一

寄

虜。所以禦東夷。使不為夷用。為我用也。乃我方借虜以禦夷。而虜反借夷以挾我。我不敢殺一虜人。惟恐壞我撫局。虜乃時殺我漢人。全不懷我好音。是虜以撫愚我。而我以撫自愚也。兵部覆樞輔飭撫之議曰。樞輔深鑒用虜之為虛着。撫虜之為實着。算撫之地。定撫之額。主撫之官。講撫之使。防撫之兵。蓋其慎也。市場宜分。息羣信也。坐門宜遠。廣哨探也。先年三衛在薊。而市乃在遼。無亦迂踪以絀其變。而李來三貢入雲中。則有戒。滿蠻之附居塞下。則有戒。革干之乞

大寧廢城。則有戒。豈謂今日不然。則越界者法無赦。况同地乞賞。尤易生心。大部種責。則犒豐。餘亦得免。而飼鼠革除。應著為例。新增更白其因。則踰格者法無赦。兩河告潰。成格莫稽。倚一二弁為關說。以低昂為規矩。一部而受數市之賞。一賞而分數等之格。勞者乞恩。而要挾者亦聽。老者乞襲。而嫁娶者求添。即白馬關之役。守弁釀金而踰其分。獵月糧以貽賞。植而卸罪于汪燒餅之一部。則弁流私許者。法無赦。夷雷我漢人者。轉相鬻貨。更有不法。則何棟計擒哈丹。

全邊略記

卷一

寄

許論捕斬白通事之例在也。至撫勦互用之法。則先朝有行之者矣。分五路兵以蕩虜巢。而后賞其罪者。永樂間事也。選三千人以練其酋。而後許自新者。宣德間事也。分兵三路。大創三衛。而反貽導虜之隙者。正統間事也。顧兵力何如耳。四年四月。桑阿寨下。小獐禿。以丙辰狐山之犯。孫顯祖斬其二十一首。特索夷命為詞。撫臣鄧漢曰。我末之前聞也。駱駝死而卜答復其賞焉。亦未聞所謂捨蘭兔也。今小獐禿。欲冒駱駝而代償其命。捨蘭兔欲冒卜答。而分其賞。則

扶同之當拒矣。

職方氏論曰。帝不襲禮。王不沿樂。我明據井邊而建萬國。龍旂御于大漠者四矣。光被重華。幾及歟。將取姑與。豈慮割大寧者。竟折大寧也。開國以前。治外邊。靖難以後。治內邊。夫邊不日舒。則日縮。薊之縮也。以遼而吮。以上谷而肱。以盧龍而背。徙都司。改興營。三十年而有土木之釁。則三衛乃狙伏乘其墉。於是大帥遊徼。錫以大長秋。指多而視者眩矣。易曰。近而不相得。凶。或害之。悔且吝。巍巍。帝階穹廬。偏處爰

全邊略記

卷一

李

及正德。花當把兒孫之屬。族衍日蕃。權幸者。斬遼金來松林。百萬殆盡。庚戌之變。謂之何哉。夫八區三協。制綦縝矣。南臺列埃。必稱戚將軍。然黃草溝之役。兩出而兩失利。將將者固益之。久且專。偶其轍亂。不損干城也。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與古北喜峰。俱天險。然歷考金人起遼東。顧西拔大同。由居庸入。遼人起遼左。亦由宣大入于居庸。元人起和林。于開平甚通。亦不由古北諸路。乃南取宣大。由紫荆入。而南攻居庸。破之。豈所謂鄧艾入蜀。不從劔閣。尚讓入陝。不從

潼關耶。丘濟楊守之論。飛狐故道。懼其突而阻吾漕。

近乃派運草豆。飼馬諸徭。疲吾民力。其何以堪。夫三關四鎮。與京營相表裏。暨春秋入衛。而齊豫晉趙。莫不簡驍健聽止齊焉。控弦內外。何啻五十萬為雄。乃折班銷銳于版築。禁旅替弱于周廬。勤尺牘而盈謫書。侈苞苴而投倖賞。勿謂金繒可恃。竊恐三十六家者。不戒以孚也。祖宗朝先大創而後綏之。故能好以衆暇且整。延至中葉。則曰虜匹馬不入為首功也。將吏相要約。捕虜者抵于殺人之罪。采薇之薄伐。不

全邊略記

卷一

李

足諷乎。今遼聚天下軍實。似可芘賴。薊宣間。而股憂孔邊。當申百里住牧之禁。曰凡入吾圍百里內者。搗巢勿論。陽尊其名曰撫如故。陰破其情。而倡邊人之敢心。庶幾其有起色。天津為漕咽喉。增設薰牙。以備侍不准撫若。以車騎。不薊撫若。猝然有急。則兼之意者。齊魯之德營。兩河之磁營。新立之通營。昌營。足以制其犄勝。要之力祛京營之敝。億人勿億。心其一心。雖君子六千。橫草左賢王。可也。奚慮神州肘腋。開矣。

全邊略記卷之一 終



全邊略記卷之二

桐城方孔炤潛夫



大同略 雁門寧武偏頭三關略在內

洪武元年秋元都既墟略收真定諸地維時元竹真歸于大同路脫列伯跣于宣德府我皆未之先也

高皇神武廟謨亟命大將軍達徐徑趨山西命偏將軍

璟和副焉調右將軍勝馮繇河南進渡河克武陟下

懷慶取澤州戮偽參政俞仁克潞州秋九月大將軍所過擇人守其要害遣傅友德略定平定州井陘故

全邊略記

卷二

關降之矣時廓擴帖木兒將出太原進居庸而攻北平大將軍曰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禦之吾當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所謂扼吭擣虛者也彼若還兵已為吾制進退爽策成擒必矣擴廓帖木兒果聞而還其鋒甚銳友德薛顯以敢死士數千却之敵城西而軍郭英憑高而望之謂常遇春曰多而不整大而無備請夜劫之遇春然其計謀于達曰我步兵未集何以能戰精騎夜劫之眾可亂也眾亂將可擒也會虜部豁鼻馬潛約來降達大喜夜襲之火鼓大

謙擴廓方坐帳中不知所為眾大潰自相殺擴廓乘

驕而遁遂克太原得四萬人復擊賀宗哲于石州猗

絳平陽悉平二年正月諸將還攻大同路一鼓而克

平章竹真棄城走焉追禽之友德顧時巡太和嶺之

西北次宣德府敗其將脫列伯而兩邊之重障三關

之沃壤自石晉以來淪沒腥羶者一旦耀于大明之

上豈不赫哉七月元兵復攻大同甚急時李文忠領

兵往援陝慶陽中道聞警乃謂副將趙庸等曰吾與

君等受命而來圖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今

全邊略記

卷二

大同受敵若候進止吾恐敵愈熾不可復制豈不失機眾曰諾遂繇代出雁門關九月師次馬邑元邏騎數千猝至文忠與戰敗之擒其將不韋擲帖木越次白捍驛又擒黠虜四大王時天雨雪文忠疑有伏乃身引數騎入山察觀之前軍已駐營去敵五十里文忠至遽令遷之復前進五里阻水為營先遣人間行達大同城中方知是夜元將脫列伯果悉眾來攻文忠令鮮食堅壁不動先以兩營誘敵督人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饑疲乃分兵為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

破之。生擒脫列伯。降其眾萬餘。獲輜重馬匹無算。遂進兵追孔興。至東勝州莽哥倉。不見虜而還。先是元主走屯蓋里。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至是脫列伯被擒。孔興走綏德。其部將復斬之來降。元主無復南意。文忠俘脫列伯至。上曰。彼亦為其主耳。釋之。仍賜冠服。三年春。大同守禦金朝興取東勝州。獲元平章荆麟等十八人。大同守將汪興祖克武州朔州。獲元知院馬廣等六百人。元孽四大王復寇武州。鄭亨追至龍尾。獲其王脫忽的帖木兒。四

全邊略記

卷二

三

月封皇第三子桐為晉王。六月山西行省上言。大同糧儲路遠費重。若令商人于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蘆淮鹽各一引。引二百觔。則轉輸之力省。軍儲之用充矣。從之。五年議征沙漠。遣大將軍達等出大同。趨河林。糧不繼而疲。遂還。至嶺北與虜戰。敗績。六年傅友德大軍出鴈門。追獲平章帖木兒。李文忠出朔州。擒元太尉伯顏不花。師攻大寧高州。克之。斬元宗王朶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師至豐州。擒胡官十二人。部眾百餘。牛羊萬計。魯王敗

走斬之。獲其如蒙哥及其金印。斬其司徒荅俊海等。十月。上復命李文忠留山西。御奉天殿。諭之曰。創業之初。君臣同其艱難。及其事平。豈不欲與休息。然居安慮危。古人所慎。故嘗命卿等往西。已思遠勞。倘兵乃召卿等還。今聞胡人窺塞。事不可已。故再命卿等往。豺狼之出沒無常。保障清野。來無所獲。俟其情歸。率銳擊之。卿等老將。臨機熟矣。非朕所遠度。至邊圖上方略。使朕覽之。二十二年。命晉王成祖分道伐虜。二十八年。置大同中左右前後五屯衛。分東西

全邊略記

卷二

四

二路。立二邊焉。時封代王桂于大同府。上以餉運艱。加意屯種。以紓轉運。國初設衛之意。蓋恪乎其足食也。永樂十年。山西緣邊墩守始成。先是江陰侯高吳請于緣邊築立烟臺。從而行之。至是東路自天城至榆林口。直抵西朔州煖會口。西路自忙牛嶺直抵東勝路。至黃河西對岸。夾溝村墩皆成。高五丈。圍城高丈五尺。開濠。濠橋上置水櫃。煖日盛水。寒月積水。墩置軍三十人。悉御畫也。洪熙初。勅大同總兵鄭亨曰。天象有警。朕恒慮邊。今其聲跡無聞。一有

奔突當思有以禦之。農業方興。慮妨屯種。慎之慎之。亨等奏請促遣高山等四衛軍詣大同屯。賜勅答曰。去冬所奏已勅府部矣。卿等因循失時而督。今屯之種已入土。若使動移。所種盡棄。况各衛之相距亦遠。急到亦及夏中農時。既過彼此失業。卿等忽略之過也。今于文職內簡一人專理文移。如有稽緩則罪在彼。若軍機調遣則任在卿。宣德四年亨奏蔚州軍充同城神銃手而屬在蔚。兼給其糧費甚。請令其得完聚。上命行在戶部書張本議之報可。勅山西

全邊略記

卷二

五

都督李謙曰。和寧王阿魯台遣貢。從大同入。度必緣邊近者。韃寇百餘犯古北。被銃擊乃遁。探于開平。浩嶺驛無備。突入西衝。失機者已罪之。比聞崖頭舉火。恐此賊也。其益提備之。戶部題山西歲納宣大秋糧。負欠者多。請下布政司量徵土物。赴邊糴米。所司條上事宜曰。土物各察所宜。如布絹線花茶鹽農器等物。酌其值十分減其二。又宜于應朔蔚渾源二鎮常豐之處。創集場立塌房以召之。平陽太原澤路殷實州縣徵物貨赴其邊。而吉隰近山。饒瘠民艱。宜存米

糧五分。納于隣衛。總之餘丁尚多。宜從各衛勘實。督令屯田。則于粒之所收廣矣。從之。同帥亨奏阿魯台所部人馬二千。駐集寧海子西北岸。上降旨曰。毋擅以兵逼之。如其降耶。勿覘伺致驚也。六年設保德州守禦千戶。所准李謙條奏訪城舊基。臨黃河。當其要衝。民甚便之。初雁門振武鎮西三衛有帶領官軍八百五十人。至是上諭設守禦千戶所。屬之于山西都司。而以前軍數實之。時武安侯幕府治軍機文書參政沈因奏記大同舊領神銃三千門。而內官郭

全邊略記

卷二

六

敬分撥柴溝東至崖頭西一十八處。凡八百餘里。力分矣。乞取回內城養銳聚勦。而邊衛之老弱當入內地之精健當出。比來侍郎柴車勘地。每頃令納細米十石。比之民糧尤重。夫士有室者月支七斗。無室者月支五斗。不令自耕。奚望足食。太宗勅諭舍餘願耕者。子粒自收。不拘頃畝。官不得比較焉。請自今減納二分。邊丁或得所養。且郡縣設有養濟之院。為鰥寡孤獨地也。軍士壯苦老退。亦有無依者。乞令天下衛所取勘此意。上是其言。命行在議舉之。同帥亨

奏山西之來皮者。遣還偏頭關。地廣備疎矣。乞于腹裏調二衛以兼之。行在兵部議。仍于李謙撥調五百人往焉。河東缺軍。即于本省都司調之。不及于腹也。正統初。大同新帥方政至。而虜騎千餘入掠。傷者百人。上有政而逮所部鄧瑛治其縮。政續報都督曹儉捕殺韃賊功。上曰。卿但據曹儉說耳。安有殺虜數十不獲一馬者乎。報捷務驗其實。戒之。政又奏同邊長而軍少。乞將東勝左右鎮朔定邊四衛。請守之。廷議以四衛自永樂間。安布永平諸路已久。難移

全邊略記

卷二

七

矣。止于偏頭。還千名益之。政又奏賊掠車房口。千戶葉林酣戰而死。丘昂李政鄧昇縮不前。賊又掠黃牛陂。石亨擊敗之。獲馬鎧甲矢衣裘等物。上責之曰。爾素不嚴。致寇挫敗。支吾掩過。其丘昂李政。即梟以徇。鄧昇等與杖百編伍。葉林議其功。初寧夏總兵史昭遠。送來降達虜脫罕沙言。阿台王子被甘州大軍所逐。欲往尋朵兒只伯。將犯邊矣。上封其疏。示山西李謙。謙乞降榜招之。如不附。則從而勦之。上命行在部移文。謹守四陲。正也。榜招之與機勦。俱非良

策。初戶部議兵之赴征者。行口二糧。俱于月糧作數。至是方政奏曰。兵力勁強。惟在飽煖。同軍自洪永俱若爾矣。今月樽之于月中。致失人心。乃從舊例給之。宣大巡撫李儀奏。東路乞遣副總羅文哨之。陽和高山天城等聽焉。西路乞遣參將陳斌哨之。同左右雲川玉朔等聽焉。同北關頭貓莊。責之大帥政之孫智哨之。三年奏設馬市。自同撫盧睿始也。遠人駝馬平價交易。遣官李原等通其譯語。惟禁漏兵器銅鐵耳。具奏報可。山西安東衛百戶周諒上言。故東勝州廢

全邊略記

卷二

八

城西瀕黃河。東接大同。南抵偏頭關。北連太山榆陽等口。其中有赤兒山。東西坦平二百餘里。其外連亘官山等。實胡虜出沒往來必經之地。臣愚以爲若屯軍此城。則大同右衛淨水坪。偏頭水泉四處營堡。皆在其內。每遇冬月。就命將統四處守備官軍。於此劄禦待春。乃回。既不重勞軍馬。又不虛費糧儲。非惟藉以捍蔽太原大同。而延安綏德。亦得以保障矣。事下兵部請。勅大同總兵等官陳懷等議以聞。從之。五年太原左衛同知陳勝奏。偏關地勢險阻。量減戍卒。

以省轉輸。部議于近關之衛。精選五千人。更番操備。餘復屯守。遇河水合。仍增五百。俟凍開乃撤。上勅都督謙曰。朕卽位以來。惟欲軍民各得其所。存其精銳。不恤餽餉之難。爾其會計之。同將石亨奏。臣奉督屯之勅。然同右諸堡。坐在極邊。耕獲方興。保障散渙。忙牛嶺外有玉林故城。去衛五十里。與東勝單于城相接。其地險可據也。水草便利。乞立烽築墩。擇故城一隅而壘之。既以防屯。亦以壯圍。從之。八年大同官巡警至沙溝。風雪驟至。裂膚斷指者二百餘人。九年

全邊略記

卷二

九

同總兵朱冕奏。報本邊額二萬四千六百人。天城等六備。所餘東西二路四千。石亨領之。一旦奔突。謂策分何而隊尤單。彙行都司屯田二千四百。皆同所調也。請還回。更于河南備操內。選一千五百。助爲馬隊。庶幾軍威少振。部議曰。可。十二年宣大撫羅亨信奏。達賊也。先自去年擄兀良哈。已得志。累窺我邊。乞留山西河南下班之操軍。爲二路備。上曰。然。其選已遠者。姑勿追。叅將石亨奏也。先併吞諸部。其勢日熾。宜亟別隊整伍。孰可正孰可奇。孰可守孰可戰。兵知

將意。將識士情。爲上策。上卽勅通行拔驍。毋阻軍

法。武進伯冕。侍郎沈固。上六議。大約遣謀。害禾。燬草。收堡。擡營。結陣。夜劫。設伏。擊情。而其要著。分兵爲首。撥次撥焉。步隊火車。已完三百八十六輛。乞以歇班之軍造之。每隊造車三輛。期完八百五十輛之數。上善其策。驍騎右衛千戶馬青。奉使瓦刺。以脫脫不花及太師也先使臣皮兒馬黑麻等。二千一百四十九人來貢。命宴之于大同。發幣表裏一萬三千三百四十五端。給其賞。索犯邊之寇。也先付以二人。

全邊略記

卷二

十

于青。乃又誘哈密使臣脫脫卜花。同撒馬兒罕三百三十人。自陝入貢。如例宴之。公私騷擾。邊患益深。是時太監王振擅權。狼恣愈甚。災異叠見。盜賊滋起。也先進馬。以二千人詐爲三千。振汰減之。遂絕和而爲寇。振且以軍略自雄矣。十四年也先大舉入大同。王振獨持。車駕親征之策。以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宣府土木嶺之變。上北狩焉。二十三日虜擁。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卽歸。駕都督郭登。閉門不納。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媿。何外朕若此。登遣

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閉。隨侍校尉表彬。以頭觸門大呼。于是廣寧伯安。劉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駕既獻。虜笑不應。竟擁駕去。初虜來索賂。郭登曰。虜給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其營。奪駕入城。此為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弓矢。因擁駕還。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賞。士皆奮躍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阻者。既淹久。虜驚擾而去。兵部議科臣劉斌之奏。請京兵以備邊也。紫荊原七千。近增五千。居庸

全邊略記

卷二

十一

原九千。近增一萬。武清侯亨。石促之。雁門調振武諸軍。指揮石彪。更領馬軍三千。哨之。景泰元年春。虜入朔州。大同總兵郭登敗之。詔封登定襄伯。虜自屢勝以來。出入自繇。未聞有出一兵拒之者。登不勝憤。晝夜拊循將士。定為賞格。期必殺賊。忽報東驛賊入境。登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覘之。夜漏下二鼓。報云。二十里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掠而回者。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賊眾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為善。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

人馬疲倦。賊以餓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斬捕虜二百餘騎。奪回被擄人口牛馬。弓刀器械。以萬計。捷聞。賜勅褒美。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眾數千。虜入寇以來。此為戰功第一。登為將。智勇善撫士卒。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在大同與賊相拒一年。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衄。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已意。設為攪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為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

全邊略記

卷二

十一

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每人馬死者數十。賊以為神。云。大同參將許貴言。虜請和。乞荅使緩兵。下兵部議。尚書于謙議曰。曩遣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往使財賂。方入穹廬。虜騎已至關口。繼遣少卿王榮。通政王復。文往。不得要領而還。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虜。有不共戴天之讎。和則背君父。而違大義。此理不可和也。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請。從之則不可違。不則速變。此勢不可和也。移文詰責許貴。勅石亨

楊洪哨于宣大之間。洪上言。二邊宜增六萬。而糧草積于代州。宜從雁門北廣武站西安驛轉輸之。都御史羅通奏也。先俱往寧夏犯邊。可以精兵八萬。從大同出其不意。擣其巢。老營可一鼓而得也。廷議賊雖營于斷頭山。而虜回者云也。先未之西也。若以重兵深入。挫抑軍威。愈長賊志。似應相機。上曰。石亨其從左監彭以得出雁門。楊能其從太監裴當。出居庸各巡邊殺賊。亨乃奏請五軍營內撥三萬。神銃五千。火藥稱是。乞副將過與范廣往焉。通州撥萬人車。

全邊略記

卷二

三

五千運草以從。潞府具鐵萬觔。鑄蒺藜。設險也。兵書謙奏。今亨往邊防衛。種田護草。同軍數少。宜如亨議。募調務足三萬。每十人立小甲。每五十人立總甲。百人爲百長。千人爲千長。俱與冠帶有功者累優之。甲長升冠帶。總旗百長升所鎮撫。千長授百戶。餘丁功升冠帶。小旗舍人亦升所撫。亨報虜穴于斷頭。去寧夏不遠矣。請于洮民土軍覘之。輕騎可搗也。山西布政原募義勇。請撥于同。勅尚書石璞往。同撫朱鑑再募之。四月賊來同。總兵登伏截之而去。山西撫朱

鑑定策應之略。曰。河曲保德岢嵐興嵐。宜令偏頭關策應。寧化靜樂興州定襄太原清源交城文水。宜令山西策應。五臺繁峙。宜令雁門策應。石州寧鄉。宜行汾州協之。時達賊分道犯河曲義井。而隣隘不援。大同知府霍瑄奏。販夫農父。苦于剽掠。已極。願避于腹裏。甄城事下中丞沈固。發廩賑貸之。亨到同。見同民之牛具被掠者。將脚力中驢四千二百餘頭。給爲耕資。而勸各衛正軍。貼餘丁之房室。其餘老幼男婦。回于籍。然而胡馬絡繹。臨圍卽散。馳驟難追。惟有奏聞。

全邊略記

卷二

四

而已。鑑又奏。乞大同之分番者。畱守雁門。而大帥登爭之。曰。洪永承平。其調且然矣。近賊雖問犯岢嵐。比入輒出。豈非懼我雲中。抄其歸路。而不敢久乎。乞仍更番爲便。從之。八月。上皇車駕繇寧路還京。于是兵書謙奏。賊稍退。道頗通。請宣大急儲事焉。都御羅通乃酌時宜。借四州之民壯。代大同糧。一次事畢。歸農。上允其請。蓋澤潞平定汾四州民壯。操守九千五百餘人。皆腹裏虛餓。而近邊軍旅。疲于輓飛。誠公私之利也。通又奏。懷仁渾源朔州。已撥于太原倉運。

萬石給之矣。軍中糧足則以本折間施兵民兩益從之。兵書謙奏和議不可恃。戰守不可忘。宣大年來空虛宜遣罪囚及腹衛之赴獨石龍門鵬鶚者。近司農奏准河南運八萬石。山西運十萬石。猶未至。請于五軍營中撥四萬人運一萬石于宣府。或內府頒四萬金。令宣大給于軍屯之無牛者。紫倒之暨白羊李河。聞和撤備。真保之城。發遣幾何。附近幾何。遠者可發矣。上亟賜行。天順二年。總兵官高陽伯文等議大同草場逼窄。採取不敷。止令軍自令軍自備草三

全邊略記

卷二

五

月各衛所軍餘採運及蓄積草。又給三月。則新草已及用矣。上報允。吏尚李賢奏秋防計。上勅副都王宇行邊。賢又言邊墩雖設。寇來不能守者。無制故也。右通政劉文倫知此。於是命文往視。文設懸樓礮木塌窖。賺坑守者賴焉。三年。總兵官石彪塘報安邊營之捷。彰武伯信。楊僉都徐瑄督僉周賢都揮李鑑等。斬平章鬼赤力。追于昌平境。生擒四十七。斬首五百餘級。奪騾馬牛羊二萬。周賢李鑑死于陣。上嘉之。賚邱有差。太監陳瑄以京軍馬隊巡邊乞賞。上

戒之曰。賞不在京軍而在邊軍。邊軍誠艱苦。爾何曲為說。其戒邊將妄言希賞者。十二月。石彪家丁劉三逃于虜。字來領其偽職。來謀于偏頭。獲之。云賊來以黃餅衣針為信。累石塔為號焉。上以誌飭太監王春等。並各邊如之。五年。平虜城守備孫廣許顯等。追賊境外。遇伏發而歿。山西都督王信奏虜知偏頭。同右有備。輒從。煖會而入。知朔州有備。乃從。臺蓮臺而入。直抵太原。岢興靜樂。被其剽掠。然雁門外廣武站。孤城無水。不攻而自破。謂宜築蓮臺城。而調其軍戍

全邊略記

卷二

六

于此。則太原一帶無虜繹之患。都御王越條便宜。草束將盡。權改納米冠帶之軍民舍餘。及雜犯應贖者。悉令納草。成化三年。都御葉盛奏。凡虜中走回男子。例送御馬監。驗充勇士。不堪者發其籍。所司不憐惜之。致生悔心。復入虜中。為孽。間有挾馬來者。復入公。負累所軍。今當下令。聽其自售馬。而仍免其雜徭。則聞風感慕矣。詔書載年八十以上者。所司每歲給與絹米酒肉九十者。給冠帶。此曠古之盛典。獨軍衛之。高年未蒙偏及。上曰。王政優高年。奚有軍民之

間。中國人不幸陷虜中。既而來歸。情義可喜。所司其詳之。四年宣大巡撫王越言大同陽和天城宣府獨石等八城堡。俱險隘難行。畜牧鮮少。虜所希至。惟同之中路。猶莊西路。煖會兔毛。宣之野狐全右。平曠易寇。每至而軍弱不支。輒分彼此。坐視成敗。不相救。自今凡遇小寇。徑勦大寇。會攻兵勢乃盛。而事機易合。于是部益嚴互援之律。六年兵部言此虜久掠延綏。忽復東驚。慮我邀遮。預覘虛實耳。不然是知大同遊兵西往。欲乘虛肆掠。且三邊士馬精強。大同焉首。總

全邊略記

卷二

十七

帥統有六萬之衆。未聞奏一矢之捷。撫機不發。安得成功。已諭令楊信等戮力同心。期於敵愾。乘疲襲險。惟便是否。但毋輕卒寡謀。虛聲塞責。仍先具方略以聞。上曰邊將以禦敵爲務。謀定而戰。庶無遺策。同撫王越奏延綏二路。係虜所出沒。比令許寧出西路。龍州。范瑾出東路。神木。越與太監秦剛據榆林而應。兩路瑾遇寇于崖窰。敗之。寧禦之黎澗。轉戰三十皆捷。而叅將神英亦敗之于鎮。共斬首四十餘級。甲仗馬中羊九百數。事聞。獎焉。越引兵還偏頭。部責其

不待延寇息而擅回。得旨仍任屯宿于有芻之所。總兵信副督徐恕。叅將張瑛奏胡柴溝之捷。分三營以掩襲之。轉戰威虜。前後斬首九十餘級。甲馬弓矢具數四千。捷至降獎焉。七年兵侍陳宜巡邊。復曰偏頭東北四堡。乃通煖會。近賊窺之。捌柝老營滑石黃河七堡。尤近賊境。得馬營焦義城唐家堡黃甫川。悉皆防力單弱。何繇強禦。宜于雁寧舍餘。摘撥千人。分戍而赴。班之不刻期。則版築不給。倉草之被豪猾者。六七十萬。良繇巡官。經年不履其地。景泰來。樽節邊

全邊略記

卷二

十八

儲草既停關。豆亦減少。馬失預飼之方矣。遇勦撥芻。住不彌月。或值寒期。蕭然莫採。是以軍多棄馬而逃。則冬春之交。支草日三十束。豆月一石。當如故時。各路戰馬以征西死傷者多。巡撫林聰奏就彼募之。凡舍餘納馬五者。給冠帶。價以千金爲準。聰又奏衛地希澗。每警至而住牧者。無所于避。蒲州營之接威遠。碾子頭之接旱井。酸刺林之接朔州。各于其中。連築三堡。聲援密矣。宣大操舍編伍而止。其上班時。應加月糧一石。使樂于効用。倉芻山積。宜專委副使董之。

皆部覆得可。僉事賈俊奏事。虜衆一據河套。一據東勝。河米一凍。似有合勢。恐三關不教之衆。難以當之。乞遣一大將。假之重權。部議山西撫院雷復。冬至兼督三關。至春仍理撫事。從之。十年兵侍滕昭言。比者柔顏使臣傳報滿都魯。李羅忽西行進川。而的加蘭思。則往東勝境上。頃太監覃璣偏頭關戴廣所奏。略同。醜引互屯。而巢于河套。皆所當備。上通勅之。刑侍杜銘。巡邊既還。而籍其數。偏頭軍壯九千三百八十四人。馬三千二百七十八匹。墩臺四十三處。代州

全邊略記

卷二

十九

軍壯四千八百八十四人。馬一千五百匹。雁門軍壯一千五百三十八人。馬三百九十匹。石墻二十一處。寧武軍壯一千四十三人。馬七百四十七匹。墩築四處。保德河曲要區也。非專設兵備。不足以理其繁。十四年都御秦紘言。築防必因山爲壘。則力少而功多。欲自偏頭長林起。南至寧武羊房口。二百里內。其限以大山者。勿論。其川口寬平。岡阜大衍者。計用六千一月可辦。第將三關退班。並代崞太原。住種兼修。賴之永矣。從之。十六年北虜入大同。命太監汪直監督軍

務。保國公永朱威寧伯越王太監傅德往擊之。其時虜從威遠入。即日都督范瑾率朱檻孫鉞六千人。而副都孫洪亦領四千合截之矣。直之出。益以擾也。直乃設山西平虜一衛。以控老營奶河諸堡之要。復往宣府擊虜矣。直復請邊需而得之。齎大同五萬金。又賞都督白瑜等。絹七百。布一千四百餘。是時虜自威寧被劫之後。犯執前讎。賞賜調度。略無虛日。而邊吏每坐失機者。亦接踵云。十八年巡撫何喬新奏。山西所屬稅糧。計二百二十七萬三千一百六十七石。洪

全邊略記

卷二

二十

永間除所存留。則輸大同雁偏二關而已。正統末。有事于北伐。乃以太原澤潞等所入。輸之宣府。成化初。有事于套伐。乃以各屬輸之榆林。自此留數少矣。豐稔僅僅足支。而荒凶多。無徵之額。宗祿無給。內倉何派。追其餘糧。因日以甚。况猝遇師旅。倉廩如懸。竊見宣糧原取之山東畿輔。榆糧舊取之陝中。乞勅如舊。乞宣榆之供。令凋瘵少甦也。山西所屬額軍六萬一千二十名。實則三萬七百五十三名耳。其間操守于大同矣。疲弱已極。國初以來。西民編戍南方。非其

土性多致死亡。諸衛清勾。徒有分擾。乞自今所清解。南之戍。如雲貴廣湖江浙各衛者。俱留本地補其缺。伍而原衛則豁之。比年逋逃紛紛。而山西爲甚。姑舉一二槩之。如平陽稷山縣額地四千五百八十餘頃。歲輸三萬七千石。洪武間復畝增科。益以三千。皆溝澗沙礫之所覈也。又如寧鄉縣山深土瘠。逃絕戶丁千六百有奇。乃派徵一萬于見存里甲中。今宜如例折之。每石三錢。每束草二分。發邊就糴。庶幾流亡自歸。田野自闢。夫古之葬者。必擇不毛之土。今親王以

全邊略記

卷二

三

下奪據民間腴地。築垣而侵其步。利歸藩府。稅存細民。則催科宜恤。吉擇宜限也。鹽池所轄戶一萬七千五百餘丁。歲課三十萬四千引。歲春鹽花生結。則墮丁下池取之。課足卽止。季春以後。自凝自化。置之無用。乞令刑司將徒流以下。採取餘鹽。供給邊用。奏入。詔副所司。十九年。總兵許寧奏。小王子率三萬寇邊。事下兵書張鵬議。遣太監金輔。新寧伯祐。譚遊擊馬俊。往與虜遇于毛家皂。張鉞楊彪已與戰于灰河。虜復圍劉江王榮于竇家坊莊。鑑及少監陸閏復邀

之連戰三日。斬首一十七級。我軍則陣亡五百八十六人。上嘉其以寡敵衆也。而不知兵敗失機。更以捷聞復。命保國公永。太監蔡新都御史郭鏗。發步軍一萬馳之。八月周玉報虜復至。上命太監簡顯都御史秦紘。參將白全。先後發兵五千以赴。仍勅侍郎李衍何喬新。歷關焉。山西撫邊鏞。報虜深入。渾源朔州標掠。而雁門請益兵。于是部議京營並緩兵所赴。大同幾四萬。請令朱永倍宣道往擊之。烟火徹于紫荆。真保驚竄。賴鏞極力捍禦。晝夜不息。大同

全邊略記

卷二

三

帥許寧報參將劉寧遇虜于聚落站。寧等分邀于水峪村。戰于紅墻兒。左監石巖追之于大溝口。董昇遇之于沙窩村。宋澄遇之厚子口。莊鑑遇之于牛心山。凡七戰。得首級一十九。朱永報周玉繩律。敗虜于葦子溝。取十級。朱謙等伏柳河。衝于雙望。取十二級。命賞奏捷者鈔貫。永乃奏築野口宣寧四方澗石佛寺六堡。赴。召還京。撫邊鏞奏記。大同宿重兵。而雁門虛置。前者虜直抵雁。臣以死拒。僅其輕騎耳。若全營一鼓而南。何以禦之。可于代州建牙置大帥便。

上曰。將得其人。雖一旅足為長城。非其人。雖重兵不為鎖鑰。其如部策已之二十年。兵書張鵬論春防事。令都督馮昇楊玉按伏于雁朔間。而馬俊白全聽其節制。上命太監張善督軍定西侯琬。蔣佩大將軍印。內官太監朱祥監鎗。往備禦之。總督宣大尚書余子俊。奏項臣撫延綏。常議削山築城。建墩。今十餘年。民被其利。請以行之。二邊焉。大同中路起。西至偏頭。六百餘里。每二里築一墩。濶方三丈。高亦如之。對角作二懸樓。方徑六尺。兩墩相去空內挑濠。塹廣丈五。

全邊略記

卷二

三

尺深一丈。每墩役丁五百人。十日可成。度今夏暑虜馬瘦矣。兩月之暇。可築二十墩。墩令十人守之。瞭而兼擊。如兩墩共擊一空。則四百步之間。砲力無遠不及矣。宣大倉塲積弊如故。且如遼東餽餉。奸蠹二百餘萬。為貨權資。遂至告急。似宜設按察二員。專之。其他如借京軍乞鐵硫。告折糧。俱得所請。然其時荒旱米貴。大工驟興。人頗難之。子俊更奏大同平曠。必資馬軍。今本邊二萬七千九百。而延寧靖固共三萬七千九百。俱以黃河為限。春暖凍開。尚堪借調。從之。

上以去年大同失機。執都督許寧。巡撫許鐘。內官蔡新。俱下獄。會訊于午門前。獄具得旨。寧等邊託重受輕。進折軍。致虜肆無忌憚。情犯深重。本當論死。姑從輕發。寧鐘降六。新降三。初寧與威寧伯越。王之互。調也。越謂郭鐘曰。許寧守已撫下。雖輕戰陣。非統馭才也。朝廷重任之。其必債公慎待之。寧至大同。與汪中貴爭坐忤焉。警至而中貴納眾言。欲出兵于邊。按伏。而大將重屯。以遏其衝。鐘曰。虜至矣。公當申明號令。以一羣志。寧曰。兵無常勢。人自為戰。安可預圖。

全邊略記

卷二

三

鐘乃奏直寧失和。奏請中貴直于南京。蓋將習之。異輿也。歛兵守陴間。伺虜入掠。勢分各擊。掩其情。此邀功之故智也。時小王子大至。烽日夜不絕。寧乃踵故智。遣劉寧董昇屯于山西。周聖屯于懷仁。而大帥堅壁居中間。虜懲往年之敗。未輒深入。及覘知寧所布列若此。遂突入。而代王之莊先被害。寧殊無意出軍。門卒報較尉至矣。寧不得已。乃與新鐘分三哨軍于二里許。虜則伏精騎于禾稼深處。而數騎辭鞍牧馬。以誘之。新麾下見之。果馳掩捕。寧麾下亦見之。曰。勿

令太監功也。遂不自禁。虜騎四合。死者千餘。寧奔夏米莊。新鐘馳疾入城。虜乃圍昇寧。幾不脫。乃發大炮。名大將軍者。竟落王子帳前。人馬辟易。死者枕藉。遂引去。而莊鑑抄其零虜為捷云。大帥自米莊還城。而陣亡之家。其婦人擲瓦詬呼于道。萎蕩喪氣矣。時臺省亦無刺其謬者。尚祖寧以為街亭之失。而汪直適謝得免于禍。余子俊奏偏關之東。地名井坪。北至虜南。至朔州。于此設千戶。所聲連勢絡。而乃阿老營等。亦藉援矣。其西路新墩。俱不如法。合治總兵周玉太。

全邊略記

卷二

三

監孫振巡撫秦紘等罪。上宥之。子俊奏小王子已遠遁。其大將軍佩印玳將等請班師。李杲郭鏞劉清所護軍。其以時罷遣之。莫若就順聖等地土沃饒。兼有鹽利。遊民無算。舊用正軍三千三百餘人屯種。公田穫不償費。項以選壯丁易之。數已滿千。宜設叅戎領之。就以罷遣京軍之甲冑弓矢給其用。仍覈正軍之舊屯者。即令編戶代種。如例稅。而鹽場量稅。以銷竊據之奸。詔曰可。子俊以班師之後。恐賊間也。令劉寧偕于朔。滕瑾偕于偏。董昇偕于威。遠馬俊偕于

同右餘則本堡操候之。同延之界。正對豐州。虜所牧地。請陞郝志義兵備于寧雁。而郭瑄守代王昇守偏。上曰。俊言是也。子俊復奏邊牆之役。適歲歉而止。今隨方經略。度定地基。東起四海冶。西抵黃河境。長一千三百二十里。舊有墩一百七十座。應增四百四十座。宜分三百六十九座。宜甃以石。同分一百五十四座。偏關一十七座。宜築以土。工人八萬。人月糧六斗。銀三錢。鹽一觔。共糧十五萬四千八百石。銀七萬七千四百兩。鹽二十五萬八千觔。馬六萬三千匹。束

全邊略記

卷二

三

芻八萬五千五十石。實一勞永逸之功也。然子俊以築墩責成于邊臣。以閱實副任于臺省。但計筭成數。言之可聽。而行之惟艱。且自欲還京。是後怨恫之來。蓋亦不近人情云。雖然。非常之原。黎民駭焉。子俊舊告成于延綏。其權獨也。今謹譁于宣大。其任分也。戶部奏。子俊連歲所費百萬餘金。料糧三百五十萬餘石。又開中淮鹽六十五萬五千餘引。較之往年。事倍矣。乞遣官勘實。乃命侍郎杜謙給事吳道寧御史鄧祥往焉。山西都御葉淇奏平虜井坪同城之北。先

因余子俊議募屯徵輸其地新闢沙磧寒苦必須安撫方固其屯今同城北畝可歲徵黃米一石折色三錢平虜歲徵糧一石折色二錢近償馬之令下于各軍尚八萬金其情可矜乞即以畝折充之為便上曰是先是謀報威寧海西虜營萬許脫靴城南虜騎掃路七千餘步大灰結壘徑五十里勢將入寇弘治元年小王子番字貢書辭甚謾自稱大元大可汗兵書馬文升集廷議之英國公懋^張等曰夷狄者聲教所不加其僭稱名號犬羊故態中國何預焉辭

全邊略記

卷二

三

雖驕倨然自古禦夷來則不拒在我先朝亦累賜包容宜降勅大同守臣宣其酋長果誠心入獻耶則具名數上請而酬之如故事若觀望不來仍嚴我備從之舊例衛軍每七八月間人採草六十束輸之于官今時當採青而虜貢載途各軍以分防誤輸都御許進請蠲之戶部議蠲其半其當輸之半每束折色二分五釐吁此軍之所以剝也進又奏邊人自虜中帶馬者其馬解京而有司撥贖罰償之今邊方急于用馬請以他貯朋合買之以解吁此先年葉都憲所

條蠲者也復踵不革何哉余子俊上防邊奏記曰舊例同宣在城各立司分每司官軍五百設把總一員中軍設管總官一員其旗牌掌於總兵遇有調遣聽其號令所以事歸于一也成化以來因於同城并各衛沿邊選取遊兵奇兵以聽延綏之調故宣府太監總兵等官亦各自為營務選精銳各領旗牌名曰太監營總兵營副總營遊擊營監鎗營營兵既分各官視為私屬役占無藝其有違犯互為掩匿而各路所遣非老即弱以致有警不能禦之矣請令鎮總等官

全邊略記

卷二

三

以所分營并所選精銳補在城遊兵奇兵各路極邊遊奇二兵不得擅動仍合諸營分司總理庶兵政有統而兩體不分耳大同守總兵副總兵遊擊將軍所治者為中路陽和天城為東路南乃宣府洪州也大同左右衛平虜威遠朔州衛井坪堡為西路西南乃偏關也各有參將一員分守如常山蛇首尾相應但從來策應未有定法今請著令如虜寇中路則以大同城中為主兵而調東路與洪州合兵應於東調西路與偏關合兵應於西寇東路則以東路為主兵而

大同副總遊擊及宣府遊。洪州參各合兵於東西策應之。寇西路則以西路爲主兵。而大同副遊及偏關參將合兵亦如之。其應州渾源山陰馬邑懷仁五城官軍則或於本城。或於要害城堡分兵邀擊。如少小寇盜則大同遊與各路各以兵應之。但洪州隸宣節制而偏關非同所屬。請令二路將皆聽大同。遇警調用從之。三年虜將入寇。守臣以聞。上命新寧伯祐譚選馬軍萬二千練習以待。守臣言同之急也。常調延綏遊兵策之。然待奏後行。緩不及矣。上曰。延與

全邊略記

卷二

二十九

同接境互援。果有急。先調後奏。可也。其預勅之總兵官王璽請告急者。調偏頭之精銳。應于西路。太監劉政執之以爲不可。部覆近議。調綏復調宣矣。備其勿他調。以自虛。國初洪州順聖之地。撥民承種矣。其後改爲御馬監草場。天順末乃并餘田。盡給軍民佃種。人二頃五十畝。納糧五石。草十束。成化末。余子俊增其數。至九石五斗。然徒具虛數而已。六年撫侯恂請如舊。以甦下。報可。十年虜入同境。連營三十里。命平陳伯銳充總兵官。太監楊穆爲監督。選精兵萬人。

馱馬五千。待報啓行。仍選團營馬步二萬以備。因兵給事楊英所請。特命戶侍劉大夏韓文兵侍李介王宗彙各往經畫之。從征官軍各預糧三月。布一疋。以贍之。李介奏大同往時。外有大邊。內有小邊。設險嚴密。保障易爲。歲久頽圯。守臣不能修。東自宣界西至偏關。其間舊牆尚堅者百五十餘里。今葺者半之。改者倍之。并斬崖濬濠。增墩益堡。大約五百里。用卒四萬人。及今年稔。圍靜取工于本邊。每年兩月之役。不當與師萬之一。從之。介又奏其一便。調集以節遠

全邊略記

卷二

三十

戍也。偏關舊有舊兵。留大同城防矣。延綏去千里。赴調偏關亦已足。莫若分選三關得三千人。特立遊擊領之。其一收遠軍以實伍情也。北人戍南。率斃于瘴。南人戍北。多困于冰寒。莫若太原一帶。所清南丁。卽編本伍。其一班軍名絳。實縮到失其時。宜嚴分。原領之責。其一軍職買馬。坐住俸鈔。因于啼號。宜有以寬之。其一占役之多。宜設其例也。從之。兵部奏事曰。正統十四年也。先犯順。大同幾于不守。成化十九年。小王子復讎。大同遭其摧。景泰之初。設巡撫也。

假以重權。振揚威武。而日以怠忽。若乃邊儲舊納本色。近年減折而收之。復短折而支之。軍士怨嗟。罔肯用命。李介閱實無馬者萬餘。守臣匿不開列。今春虜貢在關。而守臣縱令勢家用違禁之鐵器。易彼達馬。墮其奸詭。因肆侮焉。即今數犯遼永。莫不有因。雲南思六復占麓川。兩廣獍狴。大思猖獗。良繇巡撫憲臣多與守臣大帥黨比。不規其過也。有旨邊糧折放重輕。戶部詳議以聞。于是斬山西大同前衛指揮劉桂梟首于邊。以其私賣軍器于夷人也。給事中吳世

全邊略記

卷二

三

忠奏各邊墩率三四里。而大同隔十四五里。各邊墩去城率四五十里。而大同遠至一百八十九里。烽火不通。形勢不及如此也。將官推舉多以賄通。一握兵權。如獲私寶。既求償債。又欲肥家。役軍多至千人。侵屯動以萬計。格剋賞賜。以賂權貴。如此也。十月風霜。士甲無補。妻居無煤。切兒裸體。問其故。則曰役繁糧薄。苦于奉將。扣筭日巧。馬價為累。或過時不開。或未夏先止。馬死日多。軍補愈困。如此也。械器無數。下班私交。點關無人。傳借多朽。如此也。司餉者每石剋二

錢以待他用。衰一錢以防補馬。米賤則閉錢。與米錢賤則閉米。與錢如此也。總兵神英。巡撫劉瓛。守臣孫振。貪和畏威。縱虜交易。銅鐵箭鏃。悉入虜囊。既掠蔚州。劉淮領兵不進。計其按伏所費。此二十日。費至二千八百金。未聞宿飽。徒聽長驅。凡斯前弊。痛革已晚。掣腹裡諸衛之間。卒以為兵。耕近疆之空地。以為食。又于歲豐之後。展築大邊。履其畝而糗其餘。陛下可安枕而卧。從之都督王璽。謀報虜約四營。復宣之。役請選伍以聽。部覆之曰。北虜往歲逾春。每牧于贖

全邊略記

卷二

三

朔河今出套。即潛于東勝。謫之甚也。况脫羅干之子。火節梟鷲。尤倍之。命太監楊穆。平江伯銳。陳操。侯焉。先是大同開市易馬。大帥神英。宋澄。馬儀。裨將趙景。李璵。秦太。奉御侯能。遊擊劉淮。悉令家人以段布易之。而英。景。家人雜以違禁物。虜欲引境外眾入于館。乃私遺李敬一馬。為請于守臣而許之。曰。虜眾疾相染。乞暫休于館。于是橫縱出入。為患。驢馬入邊內。商民多以鐵貨交易。捍文罔矣。虜盡得要害。而景等率奇兵三千護之。未出境而返。虜遂合勢圍蔚州。烽

幾百里。英等復不為意。馬營遂陷。邊人喧然。大吏帥賤禁器而責狄騎。英景以隙于爭市間。訐聞長安。遣給事吳世忠轉按之。具得狀。景家人趙晟劉玘等所為端。而冒禁坐賄。及逗遛棄師甚悉。而太監孫振都御史劉燾不為防。有旨晟玘斬。趙從神十戍邊。英閉住。獻振外用。淮敬下。巡按逮問論死。後以赦宥之。十三年。虜眾犯同左衛。七日。遊擊張俊禦之東荆莊。先之以三百。徑趨城南。復分三百以應之。面被箭益奮。虜不能克。退駐河之北。巡撫洪漢劾馬昇許鑒葉

全邊略記

卷二

三

椿泰恭王杲白玉王璽。太監劉雲蔡恩侯能韋忠等。并自劾。上嘉張俊而責璽等。戴罪殺賊。大學士健劉言命將出師。未聞出奇制勝。諸將憚怯。不足依仗。上乃責銳。陳主將重權。苟非其材。雖麾下謀勇。皆不敢效。雷之恐誤邊。召太監金輔平江伯銳。陳還命太監扶安保國公暉。朱挂印往焉。兵書馬文升奏平江伯銳兵侍郎許進之領軍也。異其指日克平。以紓北顧。經今月餘。虜勢益熾。憂莫大矣。本部奏准潮河一帶。命之都督李澄居庸一帶。命之都督

張晟紫荊一帶。命之襄城伯鄜。李天壽黃花一帶。命之侍郎王宗彞。分防經略。不審先年蔚州叅戎已設復裁。計蔚渾迤南。俱有嶺峻得防。豈憂虜耶。宜增如故。紀功御史邊憲奏。威遠失利之後。守將不能支。乃請京兵以雪往恥。如何京屯日久而醜夷日張。銳等生長膏梁。託閉門于堅壁。遮按伏于屏羸。互相觀望。納侮損威。通乞重正典刑。輕加削奪。于是臺省交章。羊園之賊五十騎耳。劉寧以萬騎襲之。寸功無獲。而死者十有三人。車關零賊數騎耳。銳遣五百而

全邊略記

卷二

三

墮鎗者六人。虜自此西彌威遠。東抵陽和。列寨環屯。綿亘千里。百萬餘家。旬日而蕩。陳銳關葺啓戎。劉寧懷姦託疾。金輅姚舉等監督罔效。竝乞下之于理。有旨銳寧革祿。閒住。輔革管營。進致仕。舉宥之。吏科許天錫自大同還。奏軍事曰。虜自大青山墩。數道竝入。王杲登城。睜見十騎易之。出兵敵騎。伴北杲馳之。北嶺伏發。謀而突之。斷我軍為五。所失官總五十二人。軍旗一千一百二十餘人。殺傷又五六百。自磐石嶺四十壯。屯盡飽于虜。時泰恭營于草溝。馬昇營于

布家各十里許。不敢進。大帥王璽。太監劉雲。巡撫洪漢。以失亡衆多。不以實聞。兵垣柴昇。劾奏。果貪功。輒舉昇。恭顧乃各嬰守。縱寇不救。其迫璽。三次出軍。半途而返。雲受腹心之寄。偷安坐觀。洪參風紀之重。共為蒙蔽。百年全勝之地。大敗不振矣。御史沈元疏曰。邇年各邊軍法。大約嚴于疎賤。而略于貴近。是以大吏苟且貪婪。武備弛廢。今大同之陷。遠近震驚。處分不當。則四方解體。上命錦衣逮諸失機者。鞠獄上得。旨果昇恭處決。璽並家屬發陝。極邊戍。洪漢落

全邊略記

卷二

三五

職。雲等九人下。巡按逮治。虜再入大同南掠。副總兵姚信將軍李廣李祥蔡瑁各閉城自守。賊得利而去。時大帥張俊太監陸閻都御史劉宇俱被劾得。旨命各戴罪殺賊。蓋緣中貴制行間久矣。失律之誅。互相行媚而未減。無何復廢節鉞。雖以鈞陽為之本兵。而司敗之罰。掣于私竇。甚矣。勅法貴武哉。十四年巡撫史琳請益軍。上命太監苗達總兵官朱輝領馬步隊一萬以征。西撫魏紳奏備關暨于寧武。嘗籌築大邊。設墩增守。同撫劉宇亦奏興軍五萬修築大邊。

而黃門許天錫駁之曰。同圍泰然。墻未甚壞。尚期三年報工。今重困之餘。傾城就役。疲于版築。焉能辦賊哉。乞分路踐工。而撥之以次。適御史王獻臣亦上邊計曰。威遠失利。士無戰心。修築大邊。沙石疎燥。荷糧而往。氣已銷竭。豈勝奮錘之勞。萬有猝虜。何以禦之。大役乞且停止。姚信陳廣戴罪自効矣。乃過于削軍。招怨入骨。乞同馬昇之喪師。並行誅戮。同綏土著素稱勇敢。雖招之而不附者。處置失宜故也。乞示沿邊任彼父兄子弟親朋隣里。自相為伍。官為給械。各隨

全邊略記

卷二

三六

所能用之。所名別陞。漸利則賞。願併功一人者。聽庶可得其死力。馬疲則軍弱者。其價既輕。商無厚實。加以羈難。雖有良馬。亦不至矣。何不併兩馬充一馬之費。期以得良為準。倉場已設官。又置判立法最善。近多耄年納粟之輩。無異吏胥盜賣。冒出為奸。乞簡才能者。授以郡丞之職。各下所司。大同謀報。河套賊于西岸採木。大治。薊後將渡河而東。請擊回遊奇兵之在延綏者。下兵部議。火篩常厚。獲于大同。而今春為延兵所制。不得逞。其造後東渡。所傳匪妄。但欲布軍

沿河似乎輕發。請再探之。同撫劉宇奏四事。自王杲等之緩斬也。猶曰與其進而必死。不若退而自保。或幸免也。當虜大掠時。廣靈縣民王景林等發憤聚眾。持挺斫級者五已。而賣級事覺。乃問戍軍。又當大掠時。指揮尉景徐俊按伏白狐。景俊先馳五十騎搏戰。甚力。餘騎悉駐坡上。熟視不救。而景俊身被重創。復嬰失機坐死。而餘騎止笞三十。將以王杲為口實。民以王景林為戒。車習為畏。懦日操何益。是以姚信陳廣領二萬人。皆閉門西路。而延綏所調半年之上略。

全邊略記

卷二

三

無寸功。不過尾虜伴追。虛勞士馬。不展姑息之政。而安攘之策何繇矣。請除賣功之例。立勇敢之條。嚴退陣之誅。豁出邊之禁。命大帥以下。遠堠迎敵。直夜斫其營。以驚之。使虜不得久牧境上矣。夫其人生長邊陲。嫻習戰陣。顧棄置在閑。而民壯越境防冬。計之左也。何不免山西民壯之班操者。徵其糧。每石入錢。解貯大同。無慮數萬。而以威遠屯丁舍餘。補其壯役。為兩得之。自鐵器禁。商販遂絕。耕具缺焉。但不得出關耳。命如議行。給事吳世忠奏大同之墻緣長。

九百餘里。足為久遠。尚有一簣之未成。何也。當于虛寧黑水水口三處。相其形勢。築大屯者三。如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之比。掣腹裏卒。或三四千。妙選智勇之將。提之。近地久荒之腴。不下幾千萬頃。召民雜居。查徵其租。所當急也。上納之。十七年。迤北小王子使臣阿黑麻六千人。齎書求貢。而番文年月稱號不類。守仁以問。時已有入境者。請准十一年例。止令二千。人入貢。乃連營邊外三四十里。遷延不至。時入掠墩中。指揮鄭瑀與火篩眾戰于焦山。殺傷相當。瑀被

全邊略記

卷二

三八

虜支解之。而虜亦不得利而退。有旨選京兵二萬。聽征大學士健。劉條上邊事。如所稱募土丁。厚馬價。發帑二十萬。赴邊置芻糗者。悉與僉謀焉。更舉張俊神英。才勇堪任。上深嘉納。正德元年。巡撫歐信奏。大同各路十六城堡。歲徵倉屯四十二萬六千三百石。乃所用者至八十五萬一千三百餘。而客兵不與焉。雖有年例京運五萬。亦不足以補災傷減免之數矣。乞預處四十萬金。為召商費。部議寧兵駐天城。延兵駐清營。偏軍駐朔州。仍選京軍二萬以待。已虜連

月不退。各邊自爲計不得協。賊入掠平虜井坪間。圍總兵葉椿潘浩于黃嶺。巡撫高友璣告曰。官軍不滿三萬。勢在不敵。乞增調奇遊二兵。按伏而延。宣各守不發危矣。上命威寧侯越。仇啓行。侍郎叢蘭報虜已次渾源。不聞諸將援者。下御史按之。大監孫清。巡按周倫。報虜已犯關。晉王知烱。馳虜入雁門。掠至五臺。繁峙。崞。忻。深入五百里。乃詔促鉞。仇。鉞奏虜寇萬人來沙河。斬首三級。詔賞之以羊酒。議者謂鉞所亡失十倍。乃以捷蒙賞也。九年虜犯浮圖峪。營四

全邊略記

卷二

三九

十里。詔副總張勇遊擊劉實馳之。時已蹙及寧定。襄化矣。指揮陳經。軍民死者相藉。巡按李穩劾奏。大監孫清等。詔勘之。山西撫王珣。又報虜急。十月治大同。失機罪。十年三月。寇繇滅胡日南圍馬邑。百戶姚鉞。李寧死焉。總兵潘浩。葉椿。率裨將敵之于天城。乃退。五月。分七路而入。一入股泉。一清墩。一鎮虜。一沙河。一碌砣。一滅胡。一沙溝。大掠七日。聞大同兵至。乃遁。殺虜以數萬計。巡按于鑿。劾奏。大監宋彬。章忠。王。抬。滿。隆。及撫臣高友璣。裨將鄭恭。谷琛。任璽。王祥。

程鉞。夏綱。林寬。劉暉等。上有彬等。而逮葉椿。餘各降級。識者憂否。臧之太池也。兵部奏賊雖出境。其情匪測。朶顏頭田結。親北虜。自前歲神周失利。去秋葉椿怯。恇。而叛人王良。李悅。投入誘出。今之三關。已非昔比。宜遣大臣節制之。勅都督劉暉。提三關。侍郎陳玉。提東西路。都御陳天祥。提外三關。各厲厥罰。陳天祥。奏邊禁伐林。而未有墾山之禁。以故姦豪立莊。開路。改險爲夷。而給事黃鍾。亦奏渾源三關。四百餘里。舊爲禁山。蓋借茂林。以資形勝。規利之徒。斬伐平曠。姦人淵藪。出沒乘便。于是併紫荆二關。悉申飭之。十二年。車駕幸陽和衛城。方獵。天雨水雹。軍士有殞命者。是夜星隕。翌日幸大同。達賊萬衆。聞之。向陽和。轉掠應州。上命諸將擊之。虜尋退。勅封左都督江彬。平虜伯許泰安。邊伯賞其應州功也。冒之也。十三年秋。復幸大同。大監馬錫。以故總兵葉椿宅獻。遂爲府第。居焉。輕騎戎裝。風雪中行。駐蹕太原。冬還京。嘉靖元年。虜掠偏頭。遣侍郎臧鳳。督軍事。二年復改。勅以三邊內三關。俱允節制之。晉撫胡定。請馬

全邊略記

卷二

早

于太僕而同撫張文錦議同城之去陽和百二十里中有聚落高山二站。僅供貢路之騷驛而已。乃按伏五百人之費。歷歲不貲。莫若永設千戶所者。二以蔚靈廣昌士卒。編入之于聚落。以懷渾源士卒。編入于高山。各給百畝。聽與開荒。省客戍之冗。而免城倉之勞。長慮也。添柳溝于陽和之西。添樺溝于左衛之北。如中之驢圈。西之窯山。築堡實軍。繇近而遠。則水口宜迎黑山三堡。犄角之形成矣。越歲大帥桂勇請罷其役。三年八月大同軍亂。殺巡撫僉都御史張文錦。

全邊略記

卷二

十一

大同兵素曠悍。自江彬擅調。後益恣肆。先是元年七月。以糧餉弗給。聚衆譟欲爲亂。提督侍郎臧鳳。巡按御史張欽。捕得惡首張的祥等。疏請置之法。兵部言。宣大糧餉久缺。近戶部會奏發運銀米。始到。查處未周。以致軍士爭呼。原情論罪。終當撫處。上特命法司會議。謂頃年主將因循。政多姑息。不及今重懲之。恐煽亂之風日熾。宜如鳳欽言。詔戮其爲首者五人。餘詢極邊哨守。是歲築水口等五堡。遣卒二千五百家戍之。皆不樂往。文錦嚴令趨之。叅將賈鑑杖

其隊長督之行。諸卒郭又柳忠等。遂倡亂。殺鑿裂其屍。走嘯塞上。屯於焦山坡。文錦慮其勾虜。使副總兵時陳遊擊葉宗。招之還鎮。已管隊官關山等。廉得其首惡。欲捕之。諸卒恐。乃復糾集。焚大同府。入行都司。縱獄囚。攻圍錦。文錦聞變。踰牆走。匿宗室博野王所。叛卒擁衆圍王。索之急。王懼。出文錦。遂殺之。亦裂其屍。閉諸城門。焚鎮守總兵公署。出革任總兵朱振於獄。逼令爲主。振與約。勿犯宗室。勿掠倉庫。勿縱火殺。人。衆曰諾。卒稍戢。勝時陳爲奏乞宥。巡按御史王官

全邊略記

卷二

十一

以事聞。上咎文錦。撫取失宜。激衆致變。命兵部左侍郎李昆。宣勅曲赦之。改宣府都御史李鐸。巡撫大同。陞都指揮桂勇代總兵。以宣府副總兵。斬英代時。陳各趨令速往。仍令圍營內外官。選鋒聽征。該部預備糧餉。俱以密勅行事。鐸以憂去。以按察使蔡天祐代其任。時亂卒雖勉諾。振而悍不受約。天祐至。反覆開諭。桂勇擒捶五十餘人。暫解散。猶洶洶給事劉祺言。今日大同之變。繇前月處甘肅叛卒之少寬。法不可縱。思不可濫。宜急命素有威望大臣。假之重權。

討除克逆以正國法侍郎李昆至大同因疏言文錦志在立功而以剛愎生變彼之一身誠不足惜所可恨者剛紀廢壞為國家恥及今之計惟在急罷羣情所不順者以慰其心勅新任鎮巡官公忠協濟而文錦骨髮暴露妻子流離乞加優卹上俱下其疏於所司而命昆回部時大同人心稍定屬回虜犯甘肅方遣尚書金獻民等西征叛卒聞之益自疑十一月辛未復相煽聚殺大同知縣王文昌城門晝閉持兵嘯呼代王浚杜都御史蔡天祐疏請再降 明旨

全邊略記

卷二

聖

撫諭寬宥。迺諸叛卒稱亂狀。天祐疏不敢盡言也。代王等走宣府矣。兵部言大同反側迄今未定。不誅元惡禍且日滋得旨令會廷臣計處以聞。於是兵部集廷臣議言往者甘肅之變姑息太過。人心習玩。叛亂頻興。今若專為撫處則聲威損于九邊。暴禁難以復振。宜選才望知兵大臣為總制率都督魯綱領營兵三千。薊鎮精兵三千。并發宣府銳卒進營近地。宣勅曉諭鎮人擒獻首惡。即奏請班師。餘悉赦宥。不者進勦無赦。戶部仍遣官齎銀軍前。厚懸賞格。城內親

王宗室及官吏士民固當前慮。第此寇不除則羽翼愈大。將遂不利于國家。况此寇顧戀妻子。或冀親王宗室如前疏救。必不敢輕犯。遂舉戶部左侍郎胡瓚總制。上從之。詔胡瓚督總宣大軍務。魯綱充總兵官。調兵次大同近地。相機撫勦。先是勅原任鎮守太監王觀及革任總兵江桓時陳等密疏叛軍首惡姓名。覲疏五人。桓陳疏八人。兵部言桓陳身在行間。所見首宜真確。請勅瓚據名捕。即行梟示。上然之。瓚等以十二月辛巳發京師。御史王官言重兵壓境。人

全邊略記

卷二

聖

心動搖。乞且留瓚聽其與鎮撫官密圖捕逆。而叛卒殺知縣王文昌事。官至是始言之。上責其奉事推延。且勅之曰。王官既欲定計捕逆。何不蚤奏。瓚等相機前進。王官協同贊決。毋得狐疑觀望。已而天祐疏言總兵桂勇捕得猖亂軍士岳世美等五十四人。乞停止重兵。上責天祐阻撓。所捕名數與覲輩所疏不同。兵部乃言朝廷命將出師。人心震懼。天祐等慮變生不測。故請寢兵以安其心。因集叛卒。責以首報罪人姓名。叛卒詭以昔日行劫。扶死者具上。而覲寺

所報首惡。尚未檄諭該鎮。天祐故未知也。上命至偵實以聞。是月都督桂勇千戶苗登王紳等奉璽密檄計擒郭鑑等十一名。揭示勅旨斬首梟示。隨撫定五堡軍士矣。越二日堡軍郭巴子等復起拒城。殘勇家屬燬登紳等家。於是璽請率兵臨境設法擒獲。上切責天祐等。令戴罪擒賊自贖。仍令璽暫駐宣府俟事平召桂勇還。以朱振代之。四年正月天祐等擒首惡徐德等四人。璽等遂班師復疏列大同功狀。因盛言廷臣運籌協謀功。為給事中鄭一鵬御史蕭

全邊略記

卷二

星

一中所劾。上責璽班師不俟命。有功人員命候覈實。陞賞三月天祐復捕獲首逆郭巴子等四名助逆。焦亞雲等三十四名。以事平聞。上命賞天祐等銀幣有差。郭巴子等梟示。文錦郵典廷臣屢為言之。上皆不許。江西都御史陳洪謨疏言。文錦邊圉重臣。致茲大患。誠宜加譴。以為付託不效者之戒。第事在朝廷。雖誅夷之可也。若緣假手士卒。又從而懲。通之傳之四方。羣小藉口。寢生陵替之階。其於紀綱。所損不小。乞加優卹得蒙旨。夫以安慶孤城。獨抗方張。

之濫。逆而大同全盛地。不克蒐數卒也。文錦其如命。何。五年總帥朱振禦虜頗有所獲。上獎諭之。七年晉撫常道報虜入乾溝墩。號十萬圍遊擊邵定軍。而各援不前。請設總制。兵部駁彈之曰。賞罰明然後軍政舉。項者各邊債轄之徒。多獲僥倖。而被害官軍。反坐其咎。功罪既混。人心懈弛。即有制府將焉用之。宜勅給事臺臣往勘。總兵趙康等輕重以聞。上答可。項虜復寇天城。及于雲朔。指揮趙源戰死之。八年山西都御史劉大謨言。正統時發山西郡邑民壯二萬

全邊略記

卷二

星

餘。諸戍三關。設通判三部署之。至今足賴。御史議革。彼所謂千夫長者。特此肩能約束之哉。不如稍寬其班。為四一當戍。二守本郡。邑城三四放歸農作。在戍者給行糧。四斗五升。復其家。二人部覆如議。惟裁其部署者一員。九年虜將有警。西撫張翰乞兵。延撫李如圭同撫王大用各持不發。部疏曰。諸臣互推交避。三關則託咎于同援。雲中則委稱于套渡。具文飾說。動輒千言。匪恭匪和。孰大于是。宜諭非逢至急。不得擅徵虜。至如期。豈容觀望。上詔誤者逮繫。惟重無

赦遣黃門張潤身往勘應朔之虜已而潤身奏報按
臣張祿所上首功果為奇捷歷叙勞伐于是兵部駁
之曰方虜來時溺者情者失印者棄泣願降者計不
出此而徐勛殺降于應州彭樸翟江逗遛不進若復
雷同附和豈有戰伐之效哉 上是之別遣焉噫斯
時大司馬猶能抗論言路之隱亦行古之道也御史
徐汝圭言北虜有三窟焉河套威寧海子北口青山
是也禦之莫先兵食以食言之延綏則宜漕石州保
德之粟自黃河而上楚粟繇鄖陽汴粟繇漢中以達

全邊略記

卷二

星

於陝宣大則宜二麥將登多入糴置及轉糴於山西
山東河南三邊則西運易南運軍城北運居庸以為
紫荊倒馬白羊等口之備皆當招商賃車給食于官
以兵言之西路萬全右衛懷安衛與天城陽和相近
宣府遊兵宜駐此以為大同之援南路順聖西城與
陽和相近宜選補于此以為臨期之援東路永寧等
處則護衛宣府以為調遣之援北直隸八府責命召
募勇敢設法練習以為邊關遠近之援榆林山陝遊
兵各於本處分投遙制如此則糧有餘備兵有餘力

一旦有警從容調發不至如曩日之恒擾矣疏入採
納施行十二年總兵李瑾議于天城孤店浚豪四十
里用遏虜衝克日授工馭于苛泉益騰怨十月六日
三更亂卒王福勝等謀焚帥府攻瑾殺之代王聞變
奔宣府之西城巡撫潘倣初蒞事倉猝不知所為兵
書王憲曰同兵未必悉變驕卒戕帥迫脇宗藩此而
失誅天討安在據報五六十輩則宜榜諭安良善而
貸脇從盡捕渠魁責以守臣相機從事 上以西官
廳都督魯綱代理促之行倣數上疏為亂卒巧命給

全邊略記

卷二

星

諫劾倣落其職以參政樊繼祖代之宣大督劉源清
總兵卻永討亂至陽和榜示令其解散內有五堡之
變處之太寬等語五堡遺孽偶語不自安謂且追理
甲申事也大同士大夫耆老皆來請駐兵解甲單騎
撫之源清疑不許已而舊撫潘倣付帥趙鎮僉事孫
允中郎中詹榮械繫王寶等六十餘人杖死十餘人
檣致軍門請旋師徐圖之可盡逆但勿言五堡事源
清曰甲申之役胡公以兵不臨城議彈紛至吾不貽
前轍矣以其囚屬按考掠因遮及舊總兵朱振失

職怨望首亂。源清乃遣趙綱大捕城中。所捕多從征有功者。為囚誣。比晚城中訛起。曰屠城屠城。遂大呼為亂。殺千戶張欽。孫允中撫之稍定。源清為書召振。疑其不來。請錦衣奉駕帖逮之。振實不反。詣幕府自明。因言黨亂情。旦夕可盡。毋煩兵。不許。振發憤自刎。明日大兵至城下。大肆殺掠。橫屍枕藉。亂兵開門迎戰。殺遊擊曹安等數千人。官軍亦攻四開廂據之城。中亂黨益發。庫兵出罪弁黃鎮馬昇楊麟于獄。擁以為將。卻永塞城門。引水灌之。倣與俊樞六將軍出見。

全邊略記

卷二

四

永所緩兵。永不聽。且揚言大同奉一王子召虜南襲金陵耳。源清乃多邏卒過城中。諸章疏而趣請益師五萬以勦之。且曰衣冠之族悉從叛矣。本兵憲以為然。始選京軍啓行。是時上悟大同小變。不足煩朝廷遣將。其各官可無往。數日潘倣報變已定。如班師而過已。而源清永貪功妄殺激變。源清亦詆倣媚賊。取憐殆非人類。廷議多助清。獨禮侍顧鼎臣黃綰曰。用兵非其時也。虜入至大同教場北。官軍擊退之。城中叛卒出應虜。官軍捕斬百餘。復嬰城固守。卻永督

諸路兵。據四開廂圍之。城中樵採路絕。公廨私舍焚撤已多。復有虜至。叛卒引入城。指代府曰。奉此為那顏居。宴虜于東城門。滿城皆巷哭。明日我兵殊死戰。虜驛叛卒為先鋒。大半死。虜知不足賴也。大詭而去。源清暨旗招其降。叛卒裂之。百道攻城。死者無數。源清告急。請調九邊兵為禦虜計。上不許。乃諭閣臣言。等曰。朕在病中。未嘗不以大同為懷。謀殺主將。原非舉城所為。卻永無謀。源清嗜殺。使其劫囚勾虜。拒逆朝廷。既說協從不問。乃又攻城灌水。玉石不得。

全邊略記

卷二

五

而分也。宜大為北門鎖鑰。皆不可壞。人而無臂。何以自衛。此地人民皆我。祖宗所遺。源清必欲城破人誅。忠乎否乎。縱幸成功。何繇興復。可罷去二臣。掣還諸路。于是源清自劾求退。上奪職閑住。以待郎張瓚代之。諸叛卒虞士民有變。乃排根先後所與。粗粝者。闔室戕之。人情繇是乖刺。餉司詹榮有機略。密與揮使紀振戴濂王寧。軟血討賊。寧故出城持士庶狀。詣制臺前。及撫院樊繼祖所定計曰。馬昇楊麟為叛所迫。非其本心。誠貸昇死。令討逆自效。可立靖矣。計

定。卽以三千金付昇。會張瓚遣副帥梁震主事。楚書齋德音告城中。歡聲雷動。其夕昇麟遂屬黃鎮等九人斬之。次日繼祖單車至。令從兵退二舍以俟。昇麟復先後斬首惡許章二十六輩。餘無所問。道礮相望。發粟賑之。自是大定諸路悉罷。侍郎黃綰至大同。絕不問叛軍事。邪心稍安。有闖賊薛源揚月者。爲叛卒使虜。至是斂歸。綰執而付之法。反側子藉有流言。綰大集諭以福禍。流言亦輯。顧有請招源月不應。留虜中者。綰曰。此輩悉庸奴。虜所牛馬役之者。下令逆卒

全邊略記

卷二

五

自虜歸者。邊吏執戮之。不來則勿索。時叛卒方挾虜恐喝內地。至叱咤墩卒。要中國招已。聞綰令大沮。百姓知綰足恃。凡前後罹叛卒害者。始膺至投牒。綰伴不應。而密以他捕之。若干人。乃又出漏惡郭經數名。榜示之。城中訢訢知不誑矣。綰疏言大同所以屢變者。始于情罪不明。終于積疑不解。王用三驅。寧失前者。旣正典刑矣。戒有司無貪功。無急追聽其自逃。而執其不獲脫者。但使不潛城爲害。則善矣。或恐其急而走虜爲憂。是不知彼已者也。虜得漢人。率奴隸之。

不則。易馬遠夷耳。使虜果雄桀。得此百輩。奚益。虜性得利則趨。遭創則避。固非此輩能使之去來也。今若招之來。貸之則失刑。殺之則害信。反使彼得恃通南之勢。以挾制上下。非計之得者也。臣竊謂今日安攘之要。莫先自治。吏此土者。公平廉潔。飭法詳刑。勞來安集。其未獲餘惡。聽其自逃。而徐捕之。則地保無虞矣。綰隨具叛獄詞以聞。凡甲甲辭及戕李瑾。逋誅者。殺曹安景。銓六七十家者。王福勝等十四人。服上刑。張玉等十九人。辟血奴兒四十人。戍悉如議。項樊繼

全邊略記

卷二

五

祖亦令謀者。捕楊月于虜中。誅之。繼祖乃奏大同會未十年。動遭兩變。中鹽失利。田無苗。畝。武宗巡幸兩經。扈從至數十萬。搜括之苦。殆盡雞豚。災傷相繼。蕭條已極。上覽其奏。下計部議。給賑恤。毋執故帑。戶部覆報。歲給七十七萬有奇。而外解又復數萬。撫臣不能調度。盈虛。慎重出納。今按所上儲冊。舛錯參差。日增月盛。竊恐太倉之蓄。不足供此。安諭九邊也。繼祖所築高山聚落二堡。告成。乃合新舊遊奇兵。令遊擊尹堂趙綱分統之。總督周叙始報虜至井坪。請

于團營調征。繼而報虜差緩。請停前發。上疑之。曰：近數聞虜入。不言去。其地方殘逞。寂無聞也。必撫按互欺。其遣官覈勘。給事錢薇疏曰：承平日久。綱紀弛。弛。諸將平居。苦文法之束縛。而以逢迎為悅。臨敵希國典之寬大。而有苟免之心。是在本兵撫臣。作養砥礪之耳。戰功多賴家兵。而蓄家兵必繇私積。正統間。都御史羅亨信督屯大同。令將官得率其家丁自耕。邊地而不責其課。夫官耕則民賴其衛。咸盡力于南。畝一也。官能自給。可免侵漁。二也。將取利于邊。重去。

全邊略記

卷二

三

其地。寇至戰氣自倍。三也。久居不徙。周知阨塞。可以接伏策應。四也。自後撫臣懲鎮將役軍之多。而奏革之。其敝遂至于官民。並廢耕獲。虜得以經年屯聚。其地匱餉資敵。殊為失計。臣以為復將臣自耕之舊便。俱得。旨。十六年虜牛心山之役。總兵梁震遇數千騎于宣寧灣。斬九十六級。復破之于紅崖。斬八級。周叙以聞。虜復從偏關入。悉發保定漢達軍勒之。高山聚落堡既成。頗扼虜。上曰。自張文錦修堡致變。率相視為戒。樊繼祖改立二。所有裨邊防。其蔭一子。西。

撫韓邦奇言。老營堡之孤懸也。設遊徵關。番戍其地。人無固志。請募土著。常居聽發。而班軍遣歸。兼得行。月二糧費。部覆其便。因立千戶所一。總督毛伯溫上。言。朔堡募軍。立為三千。統之以六弁孫麟等。耕其棄地者。可大也。得。旨。近邊內外可耕之地。悉給軍開墾。永不起科。母為有力者。奪十九年虜入廟灣。指揮周岐等。陷其伏中而沒。已。又走朔州交汾等。上念虜頻頻。其令兵部會官議。部乃奏增置士馬數。寧武增六千人。老營增一將。平虜亦增一將。西撫陳諱更。

全邊略記

卷二

三

議曰。往者遠城東勝。則三關其內區也。茲者關以外夷實逼處此。而士馬之額仍舊。請以山西之兵。守大同之障。則老營之界東長峪者。宜遣六千戍之。中路寧武。莫要于神池。而利民副之。西路偏頭。莫要于老營。而八角副之。東路雁門。莫要于北樓口。宜設參戎二。各軍三千人。守戎二。各千五百人。自陽方至野類。而神池百二十里。乃壯。自野類至黃河。而老營三百里。乃壯。更增五百人。北樓間。而東路十八隘。四百里。乃壯。馬資于岡寺。餉資于代州商稅焉。悉計可二十。

年秋。俺荅阿不孩遣夷使肯切石天爵。款大同陽和塞求貢。言其父認阿郎在。先朝常稽顙蒙賞。且許市易。近以貢道不通。歲掠多災。卜之神云貢吉。果許貢。當令邊民墾田塞中。夷衆牧馬塞外。飲血不犯。否則徙帳北。而縱精騎南掠云。同撫史道言。虜絕貢四十年。歲苦侵暴。今款誠中國之利也。時虜待邊外。屢向墩哨卒。謂進止。一日邀守墩百戶李實。以虜酒席地飲之。載以馬擁入俺荅營。與之飲宴。有掠哨卒衣糧者。俺酋痛懲之。以原掠物還。于是廷按譚學奏請

全邊略記

卷二

五

速定大計。其詭秘之情難信。而恭順之迹有徵。准貢則後患當防。勿准則近害立至。詔兵部集議曰。詐而貢不可信。大義拒之。彼姦自阻。趣行守臣。大振天聲。方為得策。乃遣尚書樊繼祖往督軍。定賞格。能斬俺酋者五百金。陞三級。虜以貢事不諧。三道竝入。盡蹂秋稼。乃詔延綏副帥王縉屯黃甫川。保定副帥屯紫荆。前後發京營六千人。任鳳領之。二千人趙卿往真保領之。西撫陳講塘報俺荅阿不孩從白泉下石嶺徑趨太原。吉囊繇平虜掠平定。總兵丁瑋遊擊

周宇死之。逼于真定。更遣原任都御翟鵬往禦之。陳講報大同遊戴昇承調逗遛。而壯夫劉文明等。乃能奮斬虜首六十四級。生擒十人。獲謀者二十輩。功出官兵上宜重治。昇而顯錄文明等。然虜所屠戮五萬二千餘。樊繼祖乃報斬級前後四捷。首功五百二十餘級。上嘉其連捷。而臺省龍遂傳鎮駁奏。繼祖盛張其伐。乃與譚學所報刺謬。何也。一日從容出關。再曰虜回未戰。同時發疏。矛盾若此。史道之玩寇。王陞之避難。皆當問。勅紀功官張翼奏復。日先于八月

全邊略記

卷二

五

阿不孩深入。焚掠慘但。井烟不舉。陛下切責諸將。非不嚴也。諸將湯然聽其徜徉而去。未數日。吉囊復至。時繼祖駐師大同。路將咸會。若能合力。亦得志矣。畏之如虎。避其長驅。寧與嵐汾。再遭屠剝。雲集無籌。節制安在。樊繼祖陳講各禡職。王陞等各降級。逮問之。紀功官以稽緩賜罷。尋遣侍郎張漢往賑郡邑之被虜苦者。翟鵬奏乞別選壯丁。名曰義勇。為三關振上獨斷之。日近者三關失守。止賴民壯。各處災傷。豈宜騷動舊役。民兵暫止之。其稽舊制。經畫長策。而

部議掣西人之成同者。撥河南之成班者。募土著之充遊兵者。三關之急在帑。宣大之急在粟。乞空運通州倉米給宣大。而發帑二十萬以濟山西。從之。是時掌本兵者張瓚。巧附內援。屢被譏劾。上責之曰。虜兩入太原。不聞敵過。邊吏罪不可追。樞本亦難謝愆。所議預集兵馬十枝。瓚欲遣翟鵬亦請遣。上皆不允。復切責大司農李如圭。以其邊人乞帑者。動數百萬。更無別籌。圭等徒徇人言。不行覈實。兩部各陳所罪。釋之。去歲款議不諧。時都撫史道乃留其真夷肯

全邊略記

卷二

五

切而遣石天爵先還。貽以布帛。虜亦以馬報之。故大掠三關。而大同無恙。議者指道媚虜嫁禍。道遂得罪。三月虜送中國人李山至。請易肯切。廷議以爲詐。不之許。閏五月俺荅復遣石天爵滿受禿滿客漢。即肯切子。邊人不敢納。以告巡撫龍大有。大有遂掩以爲功。猥言以計擒之。縛天爵而殺受禿等。部議吳天爵者。華民甘虜。塗炭震驚。茲憑故智叩關。而邊臣應機剪其羽翼。足寒其膽。厥功甚大。詔優陞大有文。武將吏。磔天爵肯切于市。蓋小王子九部。牧于青山。

所戀者中國段帛。掠之不多得。亦自有損失。不如貢市完善。因遣天爵等來。誓請貢市。一請不得。則再請。再請不得。則三請。三請不得。則糾三十萬。一循黃河東下。一直搗太原。而徑兵屯三關待戰。虜之真情。出于天爵口。當事即欲勿許。亦宜有以待之。乃不爲長慮。遽戮信使。苟快目前。虜大憤。不及秋。即以六月悉入大掠。迤及潞沁。屠戮過兇矣。翟鵬告急。上曰。原設撫鎮。各有專責。寇至一隅。本邊出敵。各邊協應。是以建勳則功著。失事則罪歸。布置甚善。况四鎮接壤。

全邊略記

卷二

五

與三邊不同。間設總督文臣。虛名牽制。劉源清周叙樊繼祖可見。鵬首索帑金。專資客陣。陛辭日久。尚駐宣府。深負委托。革職閑住。六日又議復其任。同撫龍大有報虜十萬騎從左衛雙山入。過朔州。入馬邑。趨鴈門。陷沙墩。犯太原。薄平陽。知府聶豹憑城禦之。賊不得利。而我軍亦促其零騎。斬數級。虜營始北。徒部議曰。賊入平陽。盖有三路。中繇靈石冷泉口趨霍州。以入。東繇介休張南店趨沁州。經岳陽浮山以入。西繇石州趨隰吉石樓等以入。竊計靈石天險。勢難突

至其中郭家溝韓信嶺。三。四。百。里。險。甚。分。兵。伺。之。虜。可。圖。也。或。繇。澤。潞。衝。突。太。行。越。入。懷。慶。此。去。臨。青。真。定。僅。數。百。里。宜。命。諸。路。守。臣。伏。兵。堵。截。使。虜。不。得。過。太。行。萬。為。無。虞。蓋。潞。安。黎。城。等。處。與。河。南。武。安。接。境。一。下。武。安。則。地。曠。難。守。或。知。有。備。不。至。又。將。繇。隰。州。入。石。州。趨。偏。頭。寧。武。宜。行。劉。泉。張。達。備。之。寇。入。潞。安。沁。汾。諸。處。乃。命。河。南。撫。魏。有。本。于。武。安。陟。縣。微。子。嶺。達。潞。黎。為。援。山。東。撫。曾。銑。于。臨。清。趨。磁。洛。為。援。保。定。撫。劉。隅。急。守。井。陘。已。而。虜。復。還。太。原。北。遯。給。事。劉。繪。

全邊略記

卷二

五

奏虜退而督臣罷虜至而督臣增非所以久責成圖茂功也。嘗考天順間之于脫羅于火節。未有不終致挫。亂加蘭斯弘治間之于脫羅于火節。未有不終致挫。軻者。今之託按伏以自全。拾殘級以詐報。心疑者。北。力分者。弱。虜志得騁。職此故耳。宜專任翟鵬。約兵十。七。八。萬。三。路。畢。舉。虜。可。禽。也。上。以。為。然。委。任。鵬。亦。上。言。客。兵。八。枝。及。主。募。共。計。十。萬。統。以。諸。將。列。為。四。營。各。當。一。面。別。練。誘。兵。三。枝。誓。死。決。戰。豈。盡。出。虜。下。哉。勅。曰。退。縮。者。自。都。指。揮。以。下。即。斬。以。徇。副。總。

參遊先取甘死罪狀奏請。二十二年翟鵬以虜報。劾。午。請。徵。調。急。兵。部。謂。審。如。鵬。言。盡。掣。全。陝。薊。遼。之。兵。不。識。各。邊。何。待。且。望。援。之。念。重。則。自。勵。之。心。輕。惟。遊。兵。及。槍。手。可。聽。其。發。耳。虜。軍。浮。圖。峪。自。土。王。溝。抵。廣。昌。川。長。四。十。里。副。帥。周。徹。遇。之。失。利。保。撫。鄭。重。以。警。馳。聞。兵。垣。劾。奏。薊。撫。朱。方。掣。兵。之。早。翟。鵬。湯。無。可。否。上。曰。翟。鵬。手。握。重。權。若。令。不。下。王。儀。卻。永。安。敢。掣。兵。朱。方。建。議。使。既。去。之。虜。非。時。勾。入。二。臣。罪。之。首。命。錦。衣。械。繫。治。訊。又。因。御。史。舒。澄。彈。文。命。統。兵。書。毛。伯。

全邊略記

卷二

六

溫為民職方郎韓最與杖八十。初大同指揮王鐸之子王三者與吉囊通。遣三遺之酒物。妻其部女。遂為虜。導至水地莊。向舍餘劉伏起。索食。伏起商同官軍。四百縛之。御史以聞。上大悅。賞伏起千金。陞五級。王三獻俘伏誅。御史李秀春為副總兵。周徹請曰。浮圖峪之寇也。非周徹拒敵二日。以遏之。則紫荆失守矣。上嘉其功。增以一秩。二十四年八月虜犯大同。中路鐵裏關等處。總兵張達率眾力戰却之。又犯鴉。鴉。峪。參。將。張。鳳。率。其。屬。各。殊。死。戰。鳳。挺。身。陷。陣。中。流。

矢死餘盡歿。報效生員王邦直戰死時。虜欲深入。總督翁萬達總兵周尚文各遣騎四出邀虜。虜登山望見官兵大集。乃遁出關事聞。上嘉萬達等功。各賞銀幣。仍賜勅褒獎。復陣亡總兵張鳳原官。贈邦直都指揮僉事。各蔭一子。世襲千戶。王邦直者磁州人。力舉千觔。是時邊患孔棘。詔求天下武力之士。河南撫按官以邦直應。詔賜錫之。戰虜衆我寡。鳳等慮不敵。守者促之。且激邦直曰。若素以勇聞。奈何見賊不殺。邦直恥之。遂大呼入賊陣。虜皆辟易。見其兵少。

全邊略記

卷二

空

無後繼。遂聚而圍之。邦直奮勇獨殺十數人。力竭而死。邊人哀之。先是平虜威遠玉林渾源陽和山陰各場草相繼焚。上遣科臣李文進勘其故。會太原運奸人王義者從胡峪邊入。簡得其囊中火具論斬。既而宗室被盜發詞連襄垣府中尉充燬等。其家奴不承盜。而微吐神箭。援焚諸語。鞠其客門四李錦。則克灼與燬勾虜入據。先燬所蓄。適王義以是夕潛入山陰。見場中火暴起。即趨出。爲捕者察。而囊中又有火具。實不悉火所自也。上逮法司訊之。總督翁萬達

疏曰。大同土狹產瘠。繁祿匱。衆聚而貧。隣虜易生。反側請量遷和川呂化于山陝。而襄垣原自蒲州廢徙。今請封復建。就食本封宜也。宗伯議蒲小遷。習其可。二十五年俺荅阿不孩遣使堡兒寨等三人。款左衛求貢。五年來信使絕矣。玉林百戶楊威爲零騎掠。知虜意甚懇。威乃詭言能集貢事。虜乃歸之。並同掠者爲先傳。然後令堡兒寨等款于雙廟墩。投書文自。言曰。俺荅選白駱駝九白馬九白牛九及金銀銅各一。講信誓。戒犯竊。仍如曩時。石天爵所稱者。總戎家

全邊略記

卷二

空

丁董寶等值哨邊。狃于前事。竟確三夷首以攘功。于是翁萬達疏曰。北虜在弘治前歲入貢。疆圍稍寧。自宣府虞臺嶺之役。虜輕中國。孔棘者四十餘年矣。嘉靖壬辰。小王子來獻方物。竟沮中止。邇來石天爵之講也。所當善應。始既湯荅終復誘斫。大失夷心。橫挑巨蠶。臣竊恨之。乃今卑詞叩塞。察形收勝。詎容脫誤。而寶等賤卒。玩法貪功。臣心刺謬。曷知所云。夷狄雖犬羊。其性固辨曲直。亦猶人也。今歸我漢人。執物示信。借曰不許。當善其詞。說遣之。乃置使于墩。納婦于

境誘而殺之。曲在我矣。彎弓報怨。疑慮回皇。即不可解。宜按兵待戰。寶等滔天之惡。真不容誅矣。部覆姑貸各官兵罪。萬達又報阿不孩迺至番文。欲自到邊陳款。及據降人所供消息。則以貢事不成。把都出其東。吉能出其西。似當亟為處分。不容少緩。蓋此種類繁多。克燭日盛。乃遣使求通。雖已被殺。猶屢請不已。或謂虜利吾賜耳。不拂其情。雖狂可撫。不為之處。則旦夕之變。毫髮之間。隨機難待。未宜遽爾峻拒也。部科各議所請未可允得。旨迺北入貢。原有封號印

全邊略記

卷二

三

信今次番文。似是詐偽。依行再詰。限十日聞。既而宣薊告急。部持初議。悉心戰守。毋墮虜計。上發官廳六枝督萬達整兵。二十六年山西撫楊守謙疏。偏頭老營二所餘地。一千九百餘頃。堪為營田。內省京運。外嚴防守。舉副使張鎬提調之。戶部贊其說。詔以實行。萬達條上併守擺邊之計。而西撫孫繼魯爭之。曰。夫設重險。藩衛國家。縱使宣大有驚。而諸關據險戒嚴。則關南可以無恐。豈可聚師曠野。掣守重關。洞開廷敵乎。往年虜犯紫荆。自宣府入。犯山西。自大同

入紫荆之拱護京師。三關之屏衛全晉。一也。今議不掣紫荆以併守宣府。豈可掣雁寧以併守大同乎。况自偏寧雁以東。抵平刑關。為山西長邊。自了角至雙溝百四十里。為大同緊邊。自了角至牛灣百四十里。為山西緊邊。論長邊。則大同差急。山西稍緩。論緊邊。山西大同并急。此皆密邇河套。譬之雙閣門戶。起了角至牛灣為左閣。山西歲守之。起了角至雙溝為右閣。大同歲守之前日。併力守左閣。尚不能支。今分力守右閣。豈將無憂乎。近年虜不敢犯者。以三關備嚴

全邊略記

卷二

四

故也。將士遠離信地。欲其不侵難矣。全師在外。虜騎在內。即紫倒諸關為徒守已。又貽書于萬達。曰。成法具存。勅諭具在。變亂者固蒙不韙。况因而失誤。軍機者乎。滕奏律有明條。敗績。明主不貸。往年建雲中之議。宰執幾乎不免。近年撤各路之兵。部撫業已蒙罪。可不寒心。又云。併守量守。省費省兵。伐木毀防。隱禍深憂。難以輕泄者。萬達接書。以入告。曰。繼魯謂了角以西。百餘里之邊。為難支。然則寧雁八百里之邊。萬一遇虜。其易支耶。以新分一百四十里。守內地

之兵爲可危。然則入百里之邊。守以內地之兵。不益危耶。夫益兵擺邊。始於近歲。與額設守邊者不同。山西舊有協濟大同班軍。實係守要至意。今議掣寧虜一帶擺邊之兵量移以併守。而冗餘之兵。逐漸議罷。額該官軍。仍留關隘以備重壕。正不失爲復舊也。繼魯動以危言相恐。今欲排阻成議。安望其有捍奉。旨孫繼魯挾制督臣。阻壞成事。錦衣逮問之。械斃于獄。繼魯耿介自負。以清節著。然好剛使氣。志意盈溢。人謂動四體云。北虜自去歲款塞。徂冬涉春。虜使絡

全邊略記

卷二

空

繹。邊臣懼。廟堂有意督過之也。遂不以聞。然虜竟以通好。散處其衆。不復設備。遇哨探卒。亦不戕。復遣夷使李天爵齎番文至云。虜中大神告羊年利于和。俺答會集保只王子吉囊。台吉把都。台吉相議。求准進黑頭白馬一。白駱駝七。驢馬三千。求白段一端。爲大神袍。麒麟段件。頭目領之內種外牧。漢夷不相害。東至遼。西抵涼。俱不入。今與中國約。若入墻作賊。中國執以付彼。奪其所畜馬以償。不服。則殺之。若漢人出草地。彼執以付中國治之。永爲好。率歲一二次貢。

太師許代奏。即傳部。落禁其生事云。總督翁萬達。巡撫詹榮。總兵周尚文。以其事聞。且言虜自冬春來。遊騎信使款求。不下數十餘次。詞頗恭順。夷情叵測。未敢輕議。已將夷使諭回。責其守約有誠跡。代爲請之。然我之所以責彼信者。不難于印信番文之必來。而難于西東各邊之不犯。設虜如約而至。而猶復終絕之。則彼之構怨可待。而其鼓衆也有詞。其報我也必專而力。即我受之。彼詐而中變焉。則虜負不義之名。而舉無名之寇。其爲虜亦終弱且緩。此曲直老壯之所分也。邊臣職守。貢亦備。不貢亦備。初不因是以爲增損。如或慮其入爲窺伺。爲困擾。爲反覆也。則當伏執而審待之。或限之以地。受方物於邊城之外。或限之以人。質其親族百十人於城。或限之以時。俟踰及秋冬。然後頒賞。如是則虜誠也。固在吾羈縻中。詐也亦得免衝決之害矣。夫不揆理之曲直。事之利害。以貢爲決不可者。非虞禍者也。以虜之納貢爲足恃。而懈其防閑者。非量敵者也。臣等夙夜兢兢。熟思審處。幸惟廟謨速決。俾邊臣得從事焉。巡按黃如桂亦

全邊略記

卷二

空

言虜深衷固未可信。而貌則遜婉懇惻。今信使往還。帳收散湯。恐家丁通事。或遮殺以邀功。或款結以市好。遮之挑禍。結之招侮。請預禁止。疏俱下兵部。復言虜節年侵犯九邊。橫被其毒。凡在臣工。義當殲醜。以雪積憤。自石天爵倡請。踵行前詐。豈可輕信。請行總鎮諸臣。嚴兵飭備。傳于俺荅約輯其部落。九邊宴然。著有恭順實跡。得旨。黜虜寇邊罪逆深重。邊臣未能除覓。聽信詭言。輒騁遊詞。殊為瀆罔。其飭邊臣殲力嚴禦。有執異阻撓者。叅治。蓋是時陝西有復套之

全邊略記

卷二

六

謀將督兵出塞。當事者主之。故力細貢議。翁萬達奏宣大修邊軍壯。且十餘萬人。赤身為役。布滿山谷。俺荅把都久駐威寧海子。吉囊一枝移營東渡。茲復求貢似有所挾。即當斬其來使。昭我國威。第以費防之故。未可遽起兵端。姑善省諭。因遣間諜。行吾機權。務得其情。預為之備。待有可乘之會。然後一舉。斯為萬全。但遣謀行間。與交通往來。事相遠而跡相似。故蓄遂巡之慮者。鮮應變之謀。執疑似之形者。啓吠聲之誤。此邊臣之所以自失。而機事之所以難投也。要之

禁例必嚴。間謀不廢。苟可濟事。遑恤有他。是時俺荅諸酋與小王子有卻。小王子欲寇遼東。俺荅來告其謀。請得與中國夾攻之。且以此立信。遼臣以虜勢既重。而情復懇切。恐機牙一失。且速後禍。又以屢奉嚴旨。不敢輒為請求。故借詞而詳其事。如此。翁萬達疏曰。夫詳內略外。撫民之道也。詳外略內。禦邊之道也。大同古雲中地。可以扼匈奴。捍中夏。為寧鴈諸關所倚重。祖宗以來。山西兩班分番協于同歲。以為常。庚子間虜越同躡。西守臣不能原其故。遽議掣班

全邊略記

卷二

六

專守。又增參遊設民壯。亦如宣大紛紛擺邊。繁費倍往昔矣。噫。豈以大同為可以餌虜也。故一變而幾棄大同。坐困全晉。近西撫楊守謙。倡言併守。善矣。至欲盡掣寧鴈防秋之數。而併力同。則又未可。夫近年增設者。當量掣。第未宜大驟。先年額設者。當盡留。第不必擺邊。蓋言掣者。掣所增者也。遇秋暫分兵於同。主客之兵。自當有辨。言併守者。舊制也。師徒多寡。雖不必盡符班軍。要不失為便宜爾矣。大學士嵩嚴言。八月初十日賊犯天城。在大同之東。兵守不能入。賊併

西北去我兵遂急。十八日復繇松墩掘牆而入。地在平虜城。係大同之西。山西之東。我兵相持。賊留其半。據墻口。恐我邀其歸路也。久之始遁去。連年邊臣修墻報竣。俱稱可恃以守。今賊得以乘夜折墻。乘虛而入。防疎之罪。自不能逃。上命按臣勘實以聞。二十九年六月。虜犯大同。繇小營坑塔墩口入。總兵張達帥所部迎戰。達挺身陣前。為士卒先。虜望見。即縱騎圍之。達殊死戰。左右衝突不得出。時副總兵林椿分兵擊零虜騎于彌陀山。聞達被圍。引兵西救。達虜四

全邊略記

卷二

李

百皆會矢下如雨。達死圍中。椿亦中流矢死。達陝西人。自不知書。然慷慨負奇節。膂力絕人。平生遇敵。好離營陷陣。所向有功。卒以此敗。椿救達時。一日三與虜合戰。功雖不終。然邊人至今稱兩將及上千筋之勇。云給事中唐禹追論達效死先登。全軍陷歿。獨其二子張世傑張授以血戰。潰圍得全。此數十年來邊關未有之大。而督臣郭宗臯撫臣陳燿等不自蒞。藁軍幕。暴陳喪敗之咎。彰明奮敢之忠。乃蔓請彌縫。苟逃罪譴。死何以見張達林椿生何以謝二子也。

上覽禹奏。嘉其公明正直。詔達二子同廢。宗臯燿命錦衣械繫之。各杖于廷。燿死杖下。宗臯謫戍邊。八月虜大舉寇宣府。不得入。遂從薊古北入犯京師。仇鸞佩大將軍印綬。駐師宣大間。議北伐。鸞上奏曰。虜酋俺荅脫脫辛愛兀慎。四大賊營。俱巢大邊之內。將我邊臺割據分稱之。虜猥代軍行。瞭軍代虜牧羣。逃民叛將。撫而用之。每歲深入。無不得利。雖有良平。難與角勝。往時虜會請貢。廷議未從。前總兵周尚文乃乘其效順之機。投以貨賄之利。虜略如願。邊亦少

全邊略記

卷二

李

寧非得已也。與其使邊臣違禁交通于下。孰若朝廷大開賞格。思出于上。即今遼薊甘延。俱有互市之例在。上日此疏所言利害。不但一時一鎮可行。兵部詳議奏聞。三十年虜酋請求益數。仇鸞密遣家丁時義結俺荅之義子脫脫。復詣宣府暗門。呼通事出。攢刀以誓。贈馬二匹。留真夷虎刺記四人為質而去。未幾縛我叛卒朱錦李寶以示誠懇。於是宣大督蘇祐入告。虜甚嗜中國貨。鹵掠則歸部落。求貢則歸酋長故也。小王子者俺荅之侄也。俺荅恥為之下。茲求

歸順將假中國官爵與其任爭雄臣等多方譯審參
伍虜情有難真拒者彼以貢為名其詞順我因其乞
而許之其體尊先允開市以濟目前如果保塞來王
然後議其通貢 詔兵部集廷臣議于是兵書趙錦
咸寧侯仇鸞吏侍李默等議稱永成間常設馬市以
待海西女直諸夷今虜酋情詞懇款似宜比例遼東
于大同五堡邊外開立馬市發價十萬每年四次請
簡命文職大臣為夷虜知名者從宜酌之畢日還京
內閣嵩對一年二次為宜 上悉如擬亟取致仕侍

全邊略記

卷二

主

耶史道前赴大同經略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疏曰見
俺酋求馬市書大肆無狀竊意聖怒興問罪之師及
會議准依不覺喟嘆請陳其不可有十一曰虜辱我
如是而我與議和忘天下大仇二曰屢命北征而一
旦更議失天下大信三曰堂堂天朝與犬羊市冠履
同器損國家大威四曰豪傑感憤誓死決戰和則灰
其效用之志五曰將士偷安弛守惰氣懈天下以修
武六曰以後私通者勾引牽連法所不禁開邊方交
通之徑矣七曰國威日玩人思效尤將來腹心漸起

不靖八曰去歲虜猶疑畏今窺我虛實矣長其輕中
國心九曰或馬外別求悉墮我以羈彼以弄或交而
違約或易而撞關或駕言別寇或以疲索價狡矣十
曰各邊援例定不可罷財馬兩難相繼且其謬說又
有五或謂外開馬市陰修武備夫果欲修武何藉于
和謬一或謂方今缺馬利于互市夫和果可必安事
戰馬况虜亦安肯以良馬市也謬二或謂暫許馬市
漸將通貢以為永利不知市馬我猶得少償其價貢
則徒手取空利矣豈古之所謂成賓者耶謬三或謂

全邊略記

卷二

主

虜既和我當不失信不知醜類日衆安能盡厭其欲
且小信亦安肯守之甘于凍餒也謬四或謂征討禍
慘互市費微不知損威養寇禍甚于戰壞天下大事
必始此言矣謬五疏入 帝謂阻撓邊務令錦衣衛
訊杖貶狄道典史四月開馬市于大同鎮羗堡虜酋
同部衆共易馬二千七百餘匹還其前質者四人侍
郎史道奏馬市已定並進虜謝恩表番文一通馬九
匹虜部無敢誼譯者南向黃幃香案叩首極恭迹頗
馴順仇鸞言夷俗以九數為敬之至似宜量破常格

從厚賚之。况夷情不常。種落非一。久而不變。豈其能保竊恐邊臣。因開馬市。遂忘戒心也。乃賜俺酋大紅紵絲膝襪花樣衣一表。裡金頂大帽一金帶一脫。脫大紅紵絲一表。裡夷使各有賞。總降勅一道。初馬市甫畢。隨有虜騎犯左衛者。我詰之。則謂中國妖逆蕭芹天源等。誘致之。其黨無慮百十輩。散處諸帳中。教以火食屋居。不利于虜好。則曰力能咒人喝城。俺荅焉之動。史道乃踪跡得張攀隆五十餘人。索芹源于虜。虜請先試其術不效。執以予我。脫脫告通事

全邊略記

卷二

七

曰某日自右衛喝城。非掠也。會有旨命史道通歷延寧市事。道報曰。虜中怵于邪黨。然臣已得要領。乞不以較錮銖。坐失大機。仇鸞亦請留道于宣大。而右衛果有警報。七月脫脫執送蕭芹等來。因言富虜能以馬易段貧者。惟有牛羊。請易菽粟。朝議復難久不決。道上言曰。俺荅懇請牛羊。易粟豆。蓋借是以定部落之心。諸部心定。則俺荅內向。守盟益專。時督撫蘇祐何思等。亦慮異日蒙首事禍。乃疏言不可。仇鸞亦皇惑。變其始說。且云。臣行諸將嚴爲之備。上以

問內閣高嵩言。虜邀無厭。不宜任其要挾。鸞欲分布戰守。甚當。上令史道回京。時虜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同市則寇宜。宣市則寇同。甚者朝市暮寇。并掠羸馬去。而虜衆往來。動稱互市。將士不敢言。邊垣營堡俱撤。無復藩屏。又乞市遼東。東撫許魯遺書本兵力止得寢。至是虜以市利亦薄。中國不足信恃。時時掠剽境上。然嗜馬利。未肯公言。大舉邊吏亦與之互易。不絕其心。畏而啗之。逾年虜好復絕。虜旣不得易牛羊。分散爲盜。無虛日。冬三入掠。甚衆。邊人責

全邊略記

卷二

七

之。俺荅謗應曰。諸貧者乏食。禁不能止。我自不入犯。俺荅有妹夫卜吉哥者。後期至。與市于大涉溝。易馬四百匹。薄暮虜衆潛入。復奪其馬。帶掠人口而去。詔以非時開市。疎備納侮。各奪俸已。而虜進九馬。巡按李逢時叱去之。虜縱入王石河。自弘賜入。陷羊屹堡。殺擄甚衆。三十一年。詔掣回大同大邊二邊墩軍。時虜竝塞住牧。邊墩反在虜外。而士餉仍月二石。仇鸞言。第滋漏泄。弊耳。不如掣之。報可。初虜之繇威遠。犯懷仁也。指揮王恭敗死。關南震動。總督蘇祐報

虜且三萬。兵部張皇戒嚴。上心疑之。遣飛騎偵虜何地。諸將有能抗戰者否。時無有以王恭死事奏者。同撫何思以虜退聞。上覽其奏亦不言來去狀。益疑之。至是部返報言。本月初五日虜以千騎犯弘賜堡。初五日虜復繇榆溝入掠懷仁川。十三日虜二千騎復犯平虜奶河堡。因備述王恭平川墩死事之烈。及遊擊呂勇劉潭。叅將張騰孫麒焦澤。副總兵王懷邦等請抗禦不力。及逗撓退縮狀。上乃切責兵部。日虜前後無過二千騎耳。爾等林于蘇祐言。謂且三

全邊略記

卷二

七五

萬其偵報不嚴之效明矣。輕率若此。麟潭其械之來。懷邦等革之職。虜復遣丫頭智乞市。蘇祐以擒獲功聞。詔梟丫頭智于大同市。代府饒陽王克孺上言。初與虜市。本為羈縻。總兵徐仁。輒自以和戎。謂無復事。戰守士馬芻糧。恣意衰尅。大失士心。及鋒警狎至。而仁身為大將。稱疾求避。遊擊劉潭。詭稱虜且貢馬。巡撫何思不加審諦。輒以游言誑。闕下勒使者王統齋幣至邊。然實無一虜。諸將惶懼。招與為市。以賞物給之。副總兵王懷邦。幾為所擒。投賄於賊。乃免。近

者虜滿館舍。醉醲飽鮮。事之惟謹。虜是以益橫。諸將且禁士卒。毋殺虜。殺虜者如殺人之罪。至使右衛高山山陰懷仁。東至陽和天城。煙塵四起。汗淫萬狀。將來地方莫知終極。且宣府亦開馬市。今六七次未聞有蹉跌。蓋彼有人馬。處置適宜故也。惟陛下亟垂省問。以拯北門剝膚之災。上得奏。即逮徐仁于獄。思懷邦削之。咸寧侯鸞。仇倡邊兵入衛之議。兵部乃自懼。曰。宣大日弱。自守且不足。况彙其精。分其力。則三軍解體。以解體之卒。當忿逞之虜。可為寒心。且伍

全邊略記

卷二

七六

缺必募。是驅市人也。使虜虛聲以誤我師。而併力宣大。宣大必不支。則長驅畿輔。伏惟留四部選兵于其鎮。上深然之。命勿調。而召鸞入京。議鸞不自安。乞罷。詔趣來。母偏執。鸞還集議。宣大內聽京營徵發。外聽督撫節制。內外不偏重。而二議不相悖矣。時鸞蓄異謀。內倚為重。而本兵趙錦。媵阿其間。故調停焉。爾八月寇入平虜。轉掠應朔。殺擄數十九。九月寇入弘賜。及安東諸縣堡。而出總督蘇祐以血戰斬敵。聞而巡按蔡朴極論怯懦觀望之罪。兵部故寬之。曰。兵繇

入衛而弱。兼以因饑。尚能防邊。比之自擁者不同。宜從少貸。而極恤其饑。上皆從之。遣給事徐綱往行賑事。綱勘實。上聞請以同庫貯例。及主兵二銀約九萬四千有奇。分投委濟同馬舊有牧場。湮塗略盡。所給豆三斗。自養無以及。騶宜查其侵地。今官軍九萬二千馬。三萬五千二百。請加人馬糧豆各一斗少。救目前者。悉議可。山西御史李一翰。奏虜自二月虜犯河曲老營。其守備曹懷忠。楊秉禮。知縣丘華各損軍狀。總兵李淶。趨戰愆期。東移寧武。下部各治之。蔡

全邊略記

卷二

七

朴言曩時大同弘賜堡外。增築鎮羌等六堡。內有墾地五千四百頃。耕守得策。後巡撫何思欲掣之內地。地不日削耶。乞命守六堡如故。遂依所擬。七月把都兒大舉。分道弘賜及廣昌。表錯遇之。敗後虜移營。攻插箭浮圖。關南大震。固原遊陳鳳。寧夏遊朱玉。入援。過浮圖守者具葶稿以需。鳳玉曰。稍緩不及賊。候旋軍饗之。不立馬而去。及虜于三家村。大戰竟日。殺傷過當。虜恐為所躡。乃以驍騎綏鳳玉。其眾分道自大。金井北。上聞大悅。不俟勘報。晉二將都督之秩。

各賜白金文綺。八月寇入蔚州。九月寇犯神池。巡撫趙時春帥馬步禦之。至廣武。諸將皆會。時虜縱掠。八旬忽謀者曰。虜騎二千去。此兩舍掩之。可盡得。時春擐甲欲馳之。大帥李淶固止。曰。狡悍未可易。公第駐此。淶當抗敵。不貽公憂。時春攘臂而前。及虜于蟲嶺。伏起。淶曰。吾死于此矣。時春棄眾而奔。淶等殊死鬪。虜騎益眾。淶與其子松。及裨將馮思。李桂。孔賓。高遷。陳金。尹忠。俞輝。皆戰死。時春投一墩。墩卒引之以繩。乃免。虜亦引去。總督蘇祐奏錄諸臣勞績。捕斬四百。

全邊略記

卷二

七

虜敗出塞。巡按毛鵬言。虜自七月十六日來。八月初七日始出。擄戮殆無餘類。同帥吳瑛壁于土溝。宣帥劉大章壁于黑石。閉壘觀望。是以賊遂飽欲而還。則取其零騎病棄。告捷陳功。夫喪敗則減百為一。斬獲則增十為千。互相效尤。公為欺罔。吳瑛劉大章應服上刑。撫臣侯銜。劉璽。督臣蘇祐。法亦難貸。巡按李一翰亦劫城池之失。撫臣趙時春以兵子敵。繁時之瘡。夷未復。西路之潰。屢旋聞。大將聯亡。匹騎不返。所當重究。兵部復稱諸臣力戰殺虜。俾之失利。實上天

垂祐所致。請擇吉告謝。論功行賞。上曰。今歲醜虜犯關。諸將奮勇擒斬。仰荷玄祐。恭奉謝典。時齋居所。永故諱不祥云。三十三年。同帥岳懋帥所部巡邊。會虜于五堡。至青屹。陷伏中。懋力戰而死。贈廕祭祠。有加。時逆鸞勾虜之謀。發于禮書徐階。論鸞族而虜又從。宣府射書乞市。於是部疏及之。總督許論深條其弊。宣大士馬枕斃于道。任其上者。湯不省憂。致貽今日之患。上有動于中。震怒。逮械蘇祐侯敏。遣刑侍陳備發十萬金。往賑大同。七月。許論言。謀虜將寇關。

全邊略記

卷二

七九

南乞查寧大遊擊胡吉楊世臣所部士馬一駐懷來。一駐隆慶。與保安永寧二堡並列。賊犯則四營先據其險。邊營復尾其後。臣等合營趨其東。如此朝呼夕至。部覆可之。論又奏前翁萬達所築大牆。安邊長策也。後以兵少而變其說。守牆不如守臺。又變其說。改敵臺為懸臺。內空之者非也。臣復思之。墩在牆內。隔力于賊。及入牆。震駭逃矣。莫若改築邊外。便報可。四年。捕虜酋鐵茶門謀。魏鎖住梟之。詔賞許論等金幣。宣大告饑。戶科黃謙條三事。請于代州紫荊居庸。

近倉以便民運。則積聚之近也。民逋不下數百萬。有司視為故事。則參罰之紆也。舊有養廉地土。優恤邊臣。振作士氣。近退給軍餉。較及刀錘。則鼓舞之忘也。詔舉之。戶書方鈍。奏宣大歲餉二百五十餘萬。猶稱不足。然同撫王忬。掌八萬八千之衆。而追賊境上。僅云一萬三千。宣府劉廷臣。掌八萬之衆。而奇遊援之。所用不滿三千。可見籍有名無。糜費之故。惡能逃也。臣不知邦計所終。上是其言。論之曰。宣大米價湧貴。可做昔人平準法。部奏差二主事。收糶于山東。

全邊略記

卷二

八十

者。運通州以備宣。河南者。運易州以備同。俱報可。十月。巡按李鳳密報。俺荅數犯。皆姦逆丘富周原等為之。謀湖州副使楊順智略可任。發以萬金。勿問出入。毋泄。有馬邑生張蕙。自虜中歸。言俺荅永邵二部兵可二萬六千人。叛人丘富日夜導之。許論上其事。官蕙官而懸縛酋賞格。九月。虜大舉。自平陽方口。許論過于朔州。擊之。虜遂北路。將丁碧。過虜鋒于馬家。突入虜陣而死。詔蔭贈如例。虜按于威寧海子。而遣人降者王青三十二人。詐饑。行乞三關。邏得其情。巡。

撫王崇以聞。詔誅青等賞資將吏。同撫楊慎以饑甚請損本色之額。部覆屯田之法。兵食所自出者。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二十石。我祖宗時。同額至五十萬石。故塞下之粟常充。而虜不能害。今日虧月耗。存者僅十萬餘石。而又以三分告折。殊窮感矣。邊臣縱不能盡恢全額。奈何區區于七分。之數。復不能守耶。虜抄暴無時。民不得盡緣南。固也。然考之古人。充國嘗屯於金城。曹操嘗屯於許下。夫強虜在前。勢艱而難。田莫如充國。四面應敵。迫不

全邊略記

卷二

全

暇田。莫如操。當時猶且爲之。大同雖苦虜。然出入可預謀。非有倉卒轉戰。朝不謀夕之患也。頃亦尚存成規。具在。又非若金城許下。創建於窮荒絕域之所。開墾於干戈擾攘之秋也。人罹流竄。地多荒蕪。沃者并豪強。寒者困牛種。耕耨奪於私差。輸納病於重斂。武職慣浸漁。文臣事姑息。屯法之壞。職此之繇耳。當事者不務反本澄源。釐此數弊。依違於人情之便。苟且目前之安。此臣之所未解也。上從所議。邊屯本色七分折色三分爲率。不許違例奏改焉。十月虜十萬

分掠紅門。大帥孫朝禪將張琮等却之。督撫江東關。煦以聞。賚之金綺。十一月虜酋黃台吉。夷婦桃松賽者。辛愛之第三妾也。私通其部目。收令哥。懼誅。乃相率自新平堡求降。守者納之。總督楊順詔爲奇功。以夷男婦致之。關下辛愛。俺荅子。其士馬雄冠諸部。且克狡無賴。北邊畏之。既失其婦。則慙志。凡殺守舍。及其親屬百千人。遣騎來索。不得。乃縱騎掠塞內。大同左右衛諸墩堡。爲所攻。毀略盡。且曰。若歸吾婦。願以銀爲駱駝。相易。不則。糾衆內訌。使若十年奔命。延

全邊略記

卷二

全

撫朱笈言。此酋恥失嬖妾。甘心于我土。餉運阻塞。兵不解甲。入春何以善後。乞亟譯審情。僞以弭邊患。已虜益滿布山谷。圍右衛城。數重。順恐。乃言虜願以我叛趙全丘富等。易其逃婦。本兵深以爲便。亟奏許之。于是遣桃松賽。收令哥等。還行至白登。順令人誘收令哥。携桃松賽。自西陽河。夜逸出塞。西走。乃陰告之。辛愛。辛愛選騎追之。及於黃河岸。執至塞下。環視磔裂之。刺取心血。徧飲諸婦。虜狎知順等無能矣。十七年正月。大同自納虜婦桃松賽之降。虜圍日急。歲

且盡虜至滋衆。道路梗塞。烽火斷絕。總督順上書告急。白蓮教丘富周原等。投虜播妖。納叛招亡。漸爲蠶食。屯堡蕩然。田畝疆界。鞠爲莽草。荷蒙 聖明憫鑒。發三十餘萬金。預備儲蓄。邊地歲祲。糴粟關內。北及轉運。虜已充斥。如陷虎穴。大堡纔得數千石。小堡數百石。不飽官軍兩月之需。各城老弱閒丁。不廩於官者。且數倍焉。城門晝閉。樵汲不通。粟束芻市無鬻。糴富者擁金帛。置產鎮城。貧者挾男女流竄寧代。甚者夫妻相棄。闔室自經。時逼新歲。未覩正朔。辭臘迎

全邊略記

卷二

全

年俗節盡廢。目前竊恐內變。明春何以支持。臣惟大同係京師屏蔽。西衛係大同安危。虜氛之惡。未有甚於此時者。乞再發十萬金。召買糧芻。以備戰守。俾臣與垂絕父老子弟。共保孤城。邊方幸甚。時總兵龔秦亦奏。副總兵尚表。護運入右衛。虜選銳圍之。數重。經月不解。巡按御史路楷亦言。右衛城中。併竈而食。折屋而爨。號哭之聲。徧于里巷。勢甚倒懸。上聞而大駭。如數給之。去秋虜入。楷報陷失狀。甚悉。慘怛。至是盡反。前奏稱總督楊順。率將敗虜有勲。乞陞賞。有差。

蓋公行賄賂。倒置功罪。皆嚴嵩父子主之也。上深念右衛圍久不解。因給事徐浦之告。乞運紫荊米二萬石。因御史樂尚約之告。發主兵十四萬金。命侍郎周鼎督餉。侍郎江東督兵。遣薊副帥馬芳領精騎五百人往。其日尚表捷至。言官軍突圍斬虜一人。獲俺荅孫及塔。虜退舍十里。此三月二十日事也。圍城中遣謀十二人。至是其一始達。上嘉其勞。晉都督。壬辰右衛圍解。虜自去年秋入犯。更留遊隊于右衛。阻閼行旅。比桃松賽來降。又聞尚表餉來。乃移大營

全邊略記

卷二

全

內牧俺荅駐西南黃台吉。駐東南。脫脫駐西北。各去城三舍許。斗粟束芻亦復斷絕。城中亦無正騎。得出重圍者。尚表初以投閼領運。既爲虜遮。極力城守。出庫藏兵械火器。分給丁壯。晝夜登陴。虜攻輒擊却之。圍久。匱竭。則誘諭富家。勸貸雜糧若干。既盡。則括牛馬等畜食之。悉撤屋而爨。虜間及中間妖叛人等。日往來城下。謗嚇以投虜之利。城中人心。始終無搖動者。至是侍郎江東。巡撫楊選。總兵張承勛。集兵數萬。嚴部而進。虜聞悉。拔帳北遷。東是日入右衛。運糧四

千餘石。居民焚香夾道出迎。老稚婦女皆感泣呼
萬歲。聲震地。相顧再生也。連歲守者非人。虜視爲通
衢。不分冬夏。與華人雜處其地。上心憂之。發太倉
歲例外以數十萬計。類爲守者。交關當路。倍尅賂遺。
而邊民所需不及十二。馴致勢不可支。則倡言宣大
可棄。以誑聽聞。既虜圍右衛急。上屢問計於大學
士嵩。嵩意欲棄之。而難於發言。則對本兵許論。前總
督宣大知彼中事狀甚明。請降。諭問之。論遂言右
衛遠入虜地。果能歲辦五十萬。則彈丸獨可保也。論

全邊略記

卷二

全

蓋設爲難詞。俟。上自棄之。上聞顧益憂念。汲汲
爲區畫兵食。爲更置文武大吏。聖意所嚮。百司凜
凜趨事。而虜尋引去。右衛以存。等諸臣之言。寧獨右
衛不守。卽大同併巢于穹廡矣。兵書楊博以右衛解
圍聞。上大喜。賜江東等銀幣有差。發賑二萬。發屯
二萬以卹之。博乃條具經久之宜十事。廣儲蓄。勸忠
盡給牛種。築墩堡。增募兵。計車營表義助。安流移。防
遠邊。查火器。疏入俱允。博又條上修復邊垣之要。曰。
脩虜之計不在增兵。而在選兵。不在增馬。而在養馬。

請將標兵量留十之四。餘悉歸營。叙功者專以臨戰
爲主。督撫止于賞賚。本兵巡按無所與。不然必有張
大掩飾之者。文移太繁。責效太速。議論太多。三弊不
去。不可收弦。今以一人矯前數人之枉。旦夕不可辨。
言官論列本兵覆奏必詢邊官之淺深。任事之勤惰。
差次之母傷其敢作之氣。邊民從虜中來者。萬死一
生。而墩卒每掩殺爲功。卽幸而得達。復多縲絏。至瘦
使無辜之赤子。狼狽自絕也。請自右衛至左衛。每四
里加二墩。左衛至高山。每五里加一墩。高山至會城。

全邊略記

卷二

全

每五里創一墩。其左衛高山之間。總築一大堡。二小
堡。大堡設守一人。戍卒五百人。馬百匹。小堡設總一
人以充守禦。高山站至會城。亦如之。閏七月博等於
大同右衛東路牛心山等處。築大小土堡九座。墩臺
九十二座。接連左衛南山。以達會城。濬大壕二道。各
長十八里。告成。獨大同被虜各州縣稅糧有差。從總
督博請奏也。詔書至軍民大喜。博因宣布國恩。選
其壯丁之驍健者。名爲義勇。使各路將領分隸教習。
之。兵威復振。頃因大學士嵩言同故有秋。發十五萬

金以預其糴。又因總督博言。發二十九萬以築其塞。三十八年。三關北樓。山林深茂。伐山有禁。然奸盜不止。會大同以造營檄採。西撫葛縉爭之。五月。大同一鎮。凡七十衛。所屯糧共十一萬九千餘石。弘治間。員外何文縉議。以左右雲川玉林威遠平虜陽和高山天鎮虜等十衛地土沙瘠。其屯糧四萬六千五百餘石。并後衛子粒。每石折徵銀三錢。新增井平所糧三千石。每石折銀二錢。軍丁王鐘等糧一千一百餘石。每石折銀七錢。共折色糧五萬三千餘石。徵銀共一

全邊略記

卷二

全

萬六千餘兩。相沿六十餘年。未嘗更易。至嘉靖三十四年後。節因兵荒。守臣屢請。輕減屯糧。戶部議覆。定為本六折四准之舊制。本色糧不足五千七百餘石。於是晉糧郎中。每歲於折徵銀內。逐項遞加以定本色六分之數。共加銀至一萬四千餘兩。又於牛具地畝內。每分增徵草十束。共計草三萬六千餘束。悉依時估徵價。邊人苦之。守臣為之疏言。雲中西北極邊。風高土燥。物產最薄。自改折議行。六十年來。屯卒長老子孫。且二三世。耳目所習。其徵納數止此耳。夫人

情安如故常。駭於創見。彼先年糧額本折和半。而今改為四六。原折各有定數。而今加增不已。初議額外。加補本色一錢。已非所欲。而又勒令照依時估徵納。原議猶以本色重。故欲分別等第量行改折。而今反於原折升高一等。輕重懸殊。何惟乎錯愕轉徙。而屯地悉為蒿萊也。管屯官旗終歲監併。體無完膚。妻子號泣。而主餉之吏。方且牽於成約。每當春夏二季。該徵本色之月。先將一主折銀扣除。令其以空文取補。實不蒙惠。將令心知其苦。而口不敢言。司道力言其

全邊略記

卷二

全

艱。而機不繇已。則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竊嘗過計。以為邊地與內地不同。而邊氓與內地之氓亦異。強卒悍軍。易於鼓動。故威當施於不測。而恩尤不嫌於過厚。今無故而加一倍之徵。即內地有所不堪。而况邊民哉。且所加者。歲不過萬金。而以此解三軍之體。其為害孰重孰輕也。請罷額外之徵。詔可。初山西撫院募標下卒三千。設太原參將領之。類皆市井惡少。都御葛縉。馭之生怨。參將高鵬。復嚴以虐之。其魁李廷甫等。遂夜聚殺鵬。焚八解劫獄囚。釋其指揮畢

文繫奉以爲亂。文不從。亦被殺。大掠城中。天明各軍壯集。廷甫等繇西門而出。捕得梟示。然其衆悉叛入虜中。居板升大爲邊患。時守臣以一二塞責。餘不能問。三十九年七月。當大同右衛大邊之外。繇玉林舊城而去。北經黑河。二灰河。一歷三百餘里。有地曰豐州。崇山環合。水草甘美。中國叛人丘富趙全李自馨等居之。築城建墩。構宮殿甚宏麗。開良田數千頃。接于東勝川。虜人號曰板升。板升者華言城也。富等先年皆以白蓮妖術誘虜。教以製鈎杆攻城堡之法。中

全邊略記

卷二

全

國甚被其害。比俺荅引衆西掠。且二年。留部虜千餘人於豐州。守其老幼。虜不耐暑。每夏輒徙帳大青山口外。避之。富等居板升如故。大同總兵劉漢謀之。巡撫李之進及舊帥俞大猷。欲乘隙取富等。乃部分參將王孟夏麻祿遊擊徐欽。把總補兒害葛奈守備劉本經等五十三人。率銳卒三千人。馳進漠與趙奇孫吳鄭曉以重兵分三哨出邊。營於玉林隘。爲後繼。孟夏等夜疾馳。昧爽及于豐州。鼓譟奮擊。斬首八十三級。生擒六十七人。餘衆奔匿。縱火焚其宮殿居室。時

富先隨虜帳北徙。趙全走匿麻總兵掘墩半墮。會虜騎大至。我兵乃引退。自馨亦脫逃。擒其弟自橋及其嬖胡氏。全弟賢亦爲我兵所殺。奪獲牛馬橐駝百餘隻。夷器無筭。兵還渡黑河。爲虜追騎所及。分哨迭戰。且戰且却。還與大營合。虜衆乃馳去。諸軍遂以翌日入邊。往還凡五日。總督葛縉以捷聞。上聞而加之。亟命賞典。九月虜繇拒胡寇及廣武支灣。攻牆不克。復繇朔州移營越關。掠于臺崢。同帥劉漢初保應州。而忘拒胡。西帥王懷邦引兵自靜樂入太原。曰。予繞

全邊略記

卷二

全

敵前實則避之。及虜去皆勘之。得削秩有差四十年。正月虜騎萬餘自河西踏水渡河。寇掠五花守備王世臣千戶李虎迎戰于水橋。敗死。四月同撫楊選奏。今邊事日敝。須假臣等以歲月。寬其法網。今繕甲兵者欲充行伍。而司錢穀者則意在限工。又請乞兵餉。勢急求堅固。而領度支者則意在限工。又請乞兵餉。勢急倒懸。題發之時。每加裁削。奈何責邊臣展布。下戶部議覆。屬者各邊奏籍。開註逃亡。正爲虛實數。便選補耳。一切置而不問。豈得無奸。修邊日程。本視工之大

小未嘗槩責其速成也。主客餉。歲歲加增。過額數倍。當督催進。專仰度支。卽竭內帑。日益不給。上以為然。六月。先是宣府邊外有流夷。史大史二為黃台吉。略屬之。因用為導。永寧龍門之間。頗被其害。然黃酋淫虐。凡史夷妻女。凡所部夷婦。有色者。多為所漁。併攘其牛馬。繇是史夷怨恨不附。累通款。願內附保塞。邊臣疑其詐。令殺虜自效。以立徵信。史夷兄弟。乃斬黃酋所署監部夷孫忍克等十餘人。盡戕其衆。以其俘馘來獻。守臣以聞。分別賚之。虜六萬餘騎。犯居庸。

全邊略記

卷二

空

分道口。官軍禦之。原任總兵姜應熊先進。遇虜於南溝。虜縱騎圍之。應熊身被五鎗。墮馬。叅將胡鎮。麾所部兵力戰。射傷數騎。奪應熊以歸。虜遁去。上諭撫臣曰。朕聞虜入已久。恃各邊小有備。賊稍知畏。可於諸城堡。遍給火器。以禦之。仍堅守勿戰。仰奉上天保祐之意。於是部臣楊博言。今歲虜謀異常。在西者分入宣雲。以誘我薊西之兵。在東者屯分邊右。以窺我薊東之息。大意垂涎畿甸。欲為深入之計。仰蒙宸諭。中外戒嚴。四十一年。總督江東上言。保全邊堡。

一策。最為切要。其說有十。積穀一也。徵還各營。選請之卒。二也。選練本堡土兵。共守三也。增城濬池。四也。築大墩。以便耕牧。使商旅通行。有警。易於收保。五也。造雙輪車。以備戰守。六也。擇任將帥。和睦行陣。七也。信賞必罰。八也。厚恤間諜。九也。嚴禁邊軍通虜。十也。此十說者。擬之。焚廷老上。拓壤狼居。似非遠猷。部議悉允。十一月。虜犯神池。五日而出。總兵吳徵。詐功以捷聞。為臺所劾。逮之。四十四年。侍郎萬恭。奏防河之打水。苦寒難支。虜以夏秋。寒寒而渡。何恃于水。如臣

全邊略記

卷二

空

計者。自險崖。遠陰灣。為極衝。亟築牆二十里。陰灣至石門。為次衝。亟築牆二十里。山西內邊。自平型。而西至老營。止矣。外邊。孤遠。遂為虜衝。如臣計者。老營東二十里。為賈家屹屹。又東二十里。為乃河。又東二十里。為顧家居。又東二十里。為平虜衛。廢堡。悉存。急在修舉。遠接大同之手足。近復朔州之膏腴。東接平虜之血脉。南固陽方之門戶。北明三關之耳目。西通老營之咽喉。河增之費。括諸有司。乃河之費。取諸班折。詔可。山西侍郎萬恭。上言。清勾軍士。旋復逃亡。在

軍有南北之不習。若莫免其僉丁。止迫衣裝之資。發邊別募。所司咸議曰。勾充一事。委爲實政。第恐沿久。竝起解而沒之。則伍廢矣。恭又奏往年虜入內地。府州縣衛湯不經心。第以傳報防守之責。諉之將領。夫州縣之民壯。衛所之雜差。散而安居。亦可聚而守也。今宜一體責成之。又邊將失事。提問者。或緣勘合未到。或緣按臣交代。輒得避之。非罰不踰時之道。請聽臣等先拘繫之待命。上深以爲可。勅各邊如之。總督王之誥言同。與宜鄰而士苦特甚。其故有三。夫

全邊略記

卷二

全

充屯者。爲其身自屯。種不輸。以其月糧抵補。官免催科。軍省加耗也。然領屯者無幾。而逃故者日多。逃故之所。通何與於軍。而糧司期于足額。凡月糧槩從半給。不論有屯無屯。以一切之法行之。是削軍士之衣食。償屯丁之流亡。一矣。今內郡之田。往往以荒蕪請蠲。而沿邊玉林雲川威遠平虜各屯。比歲苦虜。或變鹵。或沒沙磧。或蕩溝壑。乃其額獨不得視內郡。末減二矣。屯田御史又于額外。新增本色糧六千七百石。有奇。折色糧一千四百石。有奇。草四萬八千束。有

奇。牛具之銀不與焉。邊民間之往往棄產亡去。今新開之地。復成汗萊。而新增之糧。遂爲常課。是使國家胃重。飲之虛名。而遺邊郡無窮之實禍。三矣。今欲足兵足食。先除三害。乃可。戶部請下其章于賞軍科臣。及撫按管糧官。隆慶二年。論石州功罪。初俺荅欲犯汾石也。謀者以告總督王之誥。下令屬岢嵐兵使王學謨等。增修城垣。急入收保。而有司恬不爲意。及虜騎分三道入老營。遊擊方振遇虜屈灣。與戰。身被十餘創。却走虜。遂深入之。誥倉卒檄同帥孫吳提兵。繇

全邊略記

卷二

全

間道應援。而西帥申維岳等逗遛不進。虜遂薄石州。城分掠嵐縣寧鄉。聲蹂汾州。還出太原矣。衆議分維岳及劉寶。尤月黑雲龍。四營之兵。尾賊而南。吳及晉帥田世威等。間出天門關。邀擊賊前。過其東歸。巡撫王繼洛駐代州。不出維嶽。且前且却。三日始抵大武。而石州遂陷。州守王亮死之。屠戮甚慘。吳兵抵省。始援汾州。虜使我叛人入城。爲內應。州人獲之。得預修備。虜至急攻。不能下。而維嶽以石州陷。日尋間道走文水。虜得大掠。孝義介休平遙文水交城大谷隰州

間所殺虜男婦以數萬計。芻糧頭畜無筭。所過蕭然一空。死者橫路。石州既破。之誥急督宣帥馬芳西援。或云俺荅雖西。其子黃台吉尚在宣塞未動。恐乘間卒犯南山。之誥不宜西行。本兵計無所出。又急使人追之。誥等東還防護。陵京獨遣二偏將將數千人往。是時虜入邊已二十餘日。在內地久。氣疲又雨潦。淹旬。馬倒過半。皆杖馬箠。徒步歸。所鹵多不能盡載。往往遺棄于道。浸尋蹣跚。至十餘日始出邊。而我無一人禦之者。第早從之。誥之請。趨令西援。雖無抹于

全邊略記

卷二

全

汾石之禍。猶得以擊其情歸。以紓華人之憤。而當事者昧于幾宜。反為虜備師所綴。令其得志。益輕中國。殊可恨。虜既去。汾石維岳始約吳兵進戰。及虜出岢嵐東。吳竟以非已信地。引還大同。而維岳世威終不敢戰。之誥所遣二將亦皆遷延。不見虜而還。又十有四日。虜悉遁去。諸將乃稍出。獲奸細明海浮董噓等。及他老弱疲殘。類以掩襲得之。獨振一與虜遇。月逐虜于嵐縣普明村。稍稍敢戰而已。事聞下御史勘報。下法司議得旨。維岳世威寶各斬。繼洛學謨誦皮。

餘降級有差。振月陞賞。時邊臣選愼怠玩。掩罪冒功。積弊已久。故恣虜出入。動得利去。至是議罪將士。始知畏法焉。孫吳乃出塞。襲虜于亂山。裨將方琦等斬首三十四事聞。命賞之。總督陳其學上分防之議。曰西路將方振駐于永泉。中路將王懷邦駐于交川。北路將牛相駐于馬蘭。東路將戴椿駐于廣武。總兵謝朝駐于方陽。汾州將駐于永寧。太原將駐于省城。防河將駐于灰溝。所為備若此。三年同帥趙崧出于弘賜。遇虜斬首一百七人。上賞之。且于蔭十月御

全邊略記

卷二

全

史燕宦儒抗論懷應山陰之敗。曰陷堡寨大者二。小者一十有九。掠殺男女數千人。畜芻萬計。麻錦麻貴。為奈三人者。稍有勞勩。而胡鎮文良臣不勝過矣。勅降奪有差。九月虜犯蒿溝。副帥錢棟入其伏中。及張汝紹喬文奎死之。十月癸卯虜酋俺荅孫把漢那吉率其屬阿力哥等十人降。把漢那吉者。俺荅第三子。鐵皆台吉之子也。幼孤育于俺妻所。既長娶婦。會我兒都司有女。那吉欲娶之。為俺荅所奪。那吉怒。欲治兵相攻。俺荅以他女畀之。終不悅。遂棄所部來歸。

獨阿力哥等十人從已而降者相踵。巡撫方逢時受之以告總督王崇古處之鎮城。所以拊循慰藉之甚。至會俺答攻掠西番。聞變亟引還約諸部兵入犯崇古。檄各鎮巡嚴兵禦之。乃上言。今聖武布昭。黠虜效順。殆天意非人力也。有三策焉。把漢脫身來歸。非擁衆內附者比。宜給宅授官。厚賜衣食。禁絕交通。多方試之以察其志。使俺答勒兵臨境。則當諭以恩信。許其生還。因與爲市。令生縛叛升諸逆。歸我士馬。然後善遣之。此一策。如其恃頑強索。固守隨機。示以必

全邊略記

卷二

九

殺制其死命。其氣易阻。必不敢大肆。吾計可行。此一策。其或棄把漢不顧。吾厚以結之。其部繼降者。輒收牧。令把漢統領。略如漢置屬國。居烏桓之制。俟俺答既死。則令把漢還本土。收其餘衆。與黃台吉構。我以師助之。或兩利俱存。而內收其力。邊人因得休。又一策。乞裁可否。廷議譁然。御史葉夢熊。諍尤力。予降二級。上曰。虜酋慕義來降。宜加優撫。其以把漢那吉爲指揮使。阿力哥爲正千戶。各賞大紅紵絲衣一襲。王崇古奏。虜酋俺答。調黃台吉所部兵。分道入犯。

紫把漢甚急。陽爲發兵。陰擇便利。鹵掠志不在把漢也。我分道禦之。虜頗不利。及聞把漢授官爵。遂率衆出邊。願據誠款。諸將雖無首功。然所殺傷虜過當。兩鎮賴以保全。宜錄總兵趙尙等。初黃台吉之薄同也。適俺答使在田世威營中。世威讓之曰。爾來求和。此兵何爲者。俺答乃令黃台吉罷兵。而以好言來謝。總督王崇古遣譯者鮑崇德。偕其使入俺答營。言朝廷待把漢那吉不薄。趙全等且至。那吉夕返矣。俺答大喜。屏人語言。我不爲亂。亂繇全等。吾孫降漢。此天

全邊略記

卷二

九

遣合華夷之好也。天子幸封我爲王。藉威靈長。北方諸酋。誰敢不聽。誓永守北邊。毋敢爲患。卽不幸死。吾孫當襲封。彼衣食中國。其忍倍德乎。酋婦日夜涕唇。恐戕吾孫。及聞故感愧。嚙臂。遂益發使五人。與崇德來乞封。部議定。上曰。虜酋輸誠哀懇。今執叛來獻。具見恭順。其賞把漢那吉。綵段四表裏。布百疋。遣之歸。其封號。令詳議覆奏。巡按姚繼可。劾奏。巡撫李逢時。宣帥馬芳。以把漢故圍平虜城。掠甚毒。逢時芳屏人語。反厚賞而遣之。宜按治。上以款事。命供職。

如故。十二月虜執我叛人趙全李自馨王廷輔趙龍張彥文劉天麒馬西川呂小吉等來獻。先後降虜與全等皆居板升。因尊俺荅為帝。治城郭宮殿。期日升棟。會大風。殿棟落。壓殺數人。俺荅懼不敢復居。全等乃各建堡治第。制度擬于王者。署其門曰開化府。有蟾宮鳳閣之號。俺荅益貴近之。隆慶初。汾石之禍。鼠子謀也。時邊事孔棘。中外藉藉以板升為憂。募有得全等者。拜都指揮。賞千金。久之不能得。及是把漢誘執之。至雲石堡待命。總督王崇古已得。請遂受其

本邊略記

卷二

先

獻遣使送歸那吉。那吉猶戀戀不欲行。崇古諭以朝廷恩意。許奏表通貢不絕。及宴資甚厚。那吉感泣。誓不敢貳中國。携其妻以歸。畱阿力哥及俺荅使二人為質。至是以狀聞。上曰。叛逆元兇。頻年糾虜。仰賴上穹錫祐。虜酋效順。執縛來獻。朕心嘉悅。宜奏告郊廟。獻俘正法。督崇古言。俺荅得孫後。遣使來謝。且乞表式請封。但言吉囊大把都未與盟。疑有詐。臣未之許。蓋老把都俺荅親弟。吉囊之子。吉能等皆親弟。任而兀慎擺腰永邵卜哆囉土蠻等酋又多其本

統親枝也。俺荅於諸虜為尊。行力能令之同心內附。然後可假以王封。官諸酋長。比三衛示羈縻焉。弟俺荅以為土蠻故主也。力不能致。臣聞老把都與土蠻善。而內親黃台吉適黃台吉使來。臣令其約老把都。以招土蠻。如其來也。可以破三衛交構之私。即不來。則失俺把諸酋之助。其勢自孤。即今秋之寇。但能整邊左。不敢南窺矣。今俺荅與老把都吉能永邵卜諸部各遣使十八人持番文來言。諸酋感 聖朝曠恩。相戒不犯邊。專開貢市以息第。諸邊將士習燒荒工

本邊略記

卷二

示

搗巢。恐妨大信。願明禁約。以結盟好。惟 陛下與諸臣計之。其略言今日之事。不當以馬市例論。嘉靖中俺酋犯薊。執馬房內監楊淮等。脇以奏開馬市。先帝不允。而命咸寧侯鸞。將兵撻伐。鸞出塞無功。潛以金帛媚虜。仍許請開市。以迨已責。當是時虜勢方張。開市之請。非虜本心。繇逆鸞私謀。故不旋踵而叛。約為患益甚。先帝震怒。始寘于辟。嚴為之禁。臣等敢冒請以干大辟哉。願今虜情實與昔殊。歷稽 國朝北虜舊有通貢之例。亦有太平賢義安樂及哈密

忠順王故事。故臣等酌時勢。稽典制。以爲許封貢。便條爲八事。歲一貢。俺荅馬十匹。夷使各八匹。部落各四匹。人不得過百人。互市之規。先年原立定疆。其大相應于左衛。迤北威虜堡邊外。宣府應于萬全右衛。張家口邊外。山西應于水泉營邊外。招降之例。多收真夷。通貢。則毋收之。謂我納叛故也。三月甲子。給事章甫端。張國彥。宋應昌。張思忠。紀大綱。各條上虜酋封貢互市事。與總督王崇古入議。互有異同。詔併下部議。于是兵部集府部科道諸臣。廷議之。定國

全邊略記

卷二

百一

公文壁。吏部侍郎張四維等。二十二。人爲可。英國公溶戶書張守直等。十七。人爲不可。工書朱衡等五人。以爲封貢便。互市不便。獨都御史李崇極言宜許狀。兵書郭乾。滑于羣議。不知所裁。姑條爲數事。以塞大抵。皆持兩端。奉旨北虜封貢事宜。如崇古議。封俺荅王號。全酋授都督指揮千戶職銜。今歲貢期已過。二月。聽于三四月後一行。以慰諸夷之望。互市之時。先定馬數。其貢使不得至京。鐵禍等物。不得闌出。封虜酋俺荅爲順義王。賞大紅五綵紵絲蟒衣一襲。綵

段八表裏。賜之勅。六月虜酋順義王俺荅使恰台吉打兒漢。執趙全餘黨趙崇山。穆教清。張永保。孫大。臣及妖人李孟陽等來獻。先後十三人。王崇古以聞。上加俺荅誠順命賞三十兩。彩幣四表裏。恰台吉等各十兩。一表裏。尋詔宣大御史礫崇山等傳首九邊。御史劉良弼以封貢事畢。上疏陳六漸。一曰封疆弛守之漸。二曰熟夷疑叛之漸。三曰將領推諉之漸。四曰塞下虛耗之漸。五曰勇士散逸之漸。六曰市地增加之漸。且言虜酋黃台吉嚮化不醇。他日必爲

全邊略記

卷二

百一

邊患。部覆崇古議。前二漸。處分已決。後四漸。大率皆行。但熟夷車史二族。款服已久。今旣以法裁諸夷。則于黃把二酋。亦當責以大義。不得恣其魚肉。若增加市地。及三鎮市地之說。則禁之斷也。內夏外夷。原有定限。今不得已。至于互市。使邊人日夜與虜構法。計非完善。上從部所議。大學士拱^高言。嘉靖十九年。北虜求貢。當事憚于主計。斬使絕之。三十餘年。邊民肝腦塗地。此往歲之明失。今其感恩慕義。直受而封錫之。猶非要領之圖。本意之所在也。及此間暇。積我

金。修我險。練我士。整我械。開我屯。理我鹽法。皆得次第行之。彼若背約。遂興問罪之師。進退自有餘地。苟見一時。遂爾偷息。良時不再得。邊備寢弛。難振矣。實有欺憤焉。可恕哉。上嘉納。施行。劉良弼又言。宣大燒荒前。以受欵間停。今視為故事。野有茂草。不復得焚。非固圉之謨也。報可。三年。吉能者。吉囊之子。俺答之親侄也。吉囊逢黃河冰解。入套。則患在張掖。酒泉。出套。則患在雲中。上谷。頃虜黨益盛。套不能容。分據東西。莊寧山後。並據其地。如近歲黃甫川。草架城。鎮

全邊略記

卷二

百三

靜堡之攻陷。瓦拉梁之殺戮。能不懷柔之。督臣王崇占撫臣楊錦。上其狀。曰。番詞甚馴。自謝雙山之盜。土戶只家為之。謹如漢誠。奉獻善馬。詔授吉能都督。賜大紅織金獅子紵。吉能執夷禮。南嚮叩頭。四年。黃台吉同兀懷擺腰。馳弘陽堡。直藩鎮城。多所殺略。巡撫方逢時登城樓。差通事土忽智。曉譬之。犒其牛酒。乃走高山站。付帥劉國慶戰許家庄。總帥趙苛馳燕山。擊之乃退。御史孫繼可劾失事狀。五年。史酋盜黃台吉牛羊。黃台吉請于其叔昆都力哈。與父同力索。

熟夷而甘心。父與叔不答。吉勢孤阻。佯為行獵。旁近塞以詞我。崇古令趙苛犒之牛酒。微示不知狀。台吉乃悔禍。然軍門隨繩。史酋竊罪。趣與黃台吉講好。復立新車市矣。哆囉土蠻把都兒。黃台吉者。俺答之侄也。并市水泉。六年。宮車晏駕。崇古為位。率貢使哭臨。而迤北黑夷。窺青把都太松之隙也。奪其廬而去。以故貢市最後。五月。崇古請曰。切盡黃台吉。威正恰把不能。請官之以指揮同知。夷使谷氣台賓。有書繕功。安克等有傳報功。請予百戶。從之。萬曆元年。賜

全邊略記

卷二

百四

俺答印佩之。愉快甚。奉表稱謝。自遜不曉。乞太師加以美言。第部曲四十萬。未得鍋者。快快。崇古乃遣漢僧八人。咨番經廠。得經。列以法器果蔬諸供。令其戒殺而去。暴也。俺答膜拜禮之。授大國師秩。而送禮把四人。還馬馳衣。繒俱焉。邊吏迎之。陽和館。詔授僧冠。坐具禪衣。六襲。虜酋難習番經。不識文字。每書表悉出漢人手。多為姦羣所波蕩。往往書辭。口傳背馳。多不足憑。然順義王蒙休德。願格心稱臣。故無患。於是戎部行四夷邸。遣韃靼譯者叢文光。往大同譯。如

忠孝經之類。虜王大喜。令那吉擺腰習字焉。夏。俺答機械變詐。飾身赴市場。凜凜約束。陽令其子黃台吉。侄青把都。躡躅邀索。因而調停其中。示德。黃酋市每諭期。部下卒時小略。又劫使車東夷東往。諸帥請兵之。崇古曰。懼之而已。無速。狄覺。以旨諭虜王。每日置酋長二人。分地干振疏捕。謂之守口夷。蓋守口之設。夷甚馴也。厥後虐之。自我致寇矣。御史孫琮上八事。曰。夏初遲之。夏末過期不至。或有變盟之萌。二年。召王崇古于邊。入協理京營戎政。時俺答既封。吉能亦

全邊略記

卷二

百五

修貢受約束。因貢爲市。中國以梭布皮物易虜馬。虜亦利漢財物。交易不絕。胡越一家。東自海冶。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警。近疆水陸屯田。悉墾治如內地。所省糧儲歲數十萬石。起復方逢時于家。代崇古督邊。三年俺答請城名。上賜其城曰福化。而黃台吉改貢市于新平堡。小威靜等得封百戶。四年。遷把漢恰台吉等。及其妻官階。以酬主市之勞。打刺明安獵于膳房。會把總張維屏行樵邊外。望虜與戰。被勅入興和。方逢時戒吏人毋得以一布一肉中虜

計而讓虜王甚急。月餘。俺答大會永卜邵等。按打夷罪。如所約。盟羊千馬二百。橐駝三。謝過如故。詔賜其金幣。時永邵卜亦晉階龍虎將軍。志驕矣。請如順義王所市數。于是關吏辦折之曰。青永二枝。固已相等。永酋無辭。是後其部黃鵠兒等。後先授百戶。五年。定貢市効勞。三載總敘。上諭云。人臣盡忠。乃其職分。豈可計功望賞。邊臣既有三年考滿。貢市加恩。亦屬冒濫。不得重敘焉。二月。俺答執獻鶴等四人。皆日夜佐虜叛盟者也。賜虜王幣。而論叛者如法。御史陳

全邊略記

卷二

百六

文遂等條馬貢事曰。江南江北。輸馬值二十四兩。至部。部以十二兩發邊。邊以八兩可易馬一匹。月給料一金。於是議解寺寄養。則不習水土。難欲以代官兵奉餉。則又變易難。迺欲以兵二人領馬一匹。卽以折色餉抵直。凡二季而又復其役半載。便矣。臣獨以爲軍役。歲不過修邊。邊不可乏人。而况二軍有如皆貧馬卒不可易。則胡以爲資而兼之。夷情漸狡。常以駑馬混售。至直七金者。又多所未有。計莫若如雲中事。勿扣餉。毋已。請增數人養一馬。卽扣折色餉。毋出一

月庶軍無貽馬之苦。而月糧亦省矣。貢市按初議。議以二月終入貢。五月初開市。期而不至。則絕之。大都春初草芽未茂。胡馬羸弱。而我又赤地千里。虜亡所鹵略。至盛夏。則胡人苦熱矣。獨我塞上水流草青。於此時得馬。可資以為養。誠便計也。今貢期常至四月。而市則益後。竊跡新平市。六年以七月。元年以八月。張家口市。六年以九月。元年以十月。而青把都以十月矣。夫虜既得延引至秋。馬肥弓勁。而我又禾黍滿野。虜得因為利。甚者陽以它故請假期。或至冬。士

全邊略記

卷二

百七

卒墮指者十二三。而虜獨耐風寒。揚揚請市。意得甚。及馬入漢。則以無青草。倒死相望。奈何常中虜計。而不寤乎。當是時。四月已盡。貢馬猶不至。宜亟下令。令俺答督諸酋貢。無出此月。至市事亦欲以六月告畢。事下所部問狀。於是戶尚書按文燧議。宣大撫賞已歲。各支積貯客餉二萬金矣。不得復借。及減哨尖丁。尚稅稞公務夷稅等金。報可。崇古議曰。歲散發三鎮。各萬二千金。同椿州馬市馬千匹。轉發薊鎮。或俵兌京營。或給戶寄養兵。尚書竟請予萬金。馬給邊。都御

史楊綵又請以部價所市馬給三關。餘悉解太僕。匹予貨本十二金。太僕卿屠羲英見為胡馬來自塞外。不宜水草。未及半載。多所倒死。請以予軍。軍或如有餘。一切屬縣官。官賣不得議解京。發寄致滋耗損焉。巡撫方逢時議。軍民或不及盡賣。請三邊各擇水草薦美之所。建牧場一區。及舊草場。皆清覈。令軍一人牧馬三匹。每十軍為一羣。十羣為一校。而以一把總領之。十校為一場。不足者無取盈焉。而以叅遊知牧事者領之。時其水草。班其毛齒。稽其良否。視其醫藥。

全邊略記

卷二

頁八

夏秋放青。兼令軍餘采秋青。以備冬寒。而山西則領於行太僕。宣大則領於備兵使。陽和則立一小場。請比種馬例行賞。至孳生馬駒。聽軍民得以軍請。易國家歲令直隸山東河南養大馬數萬匹。轉太僕。顧民馬每匹費四十金。而芟芻猶不與焉。今請於市馬歲擇肥壯者。宣府二千三百匹。大同千五百匹。山西千二百匹。送戎部轉移太僕。得委官屬臨場。大會行太僕及兵備使守巡使。選擇兌給。京營祇徵直隸山東河南金錢。以為市本費。薊鎮歲發萬二千金。上谷易

馬凡千二百匹。殊便。今真大河保諸郡。儒禪馬亡。慮數千。半仰給於太僕。皆軍自行買。不足則佐以橐中金。宜比薊鎮例。請增千匹。每營歲有常官。領軍自行易買。真定赴水泉市。保定赴德勝諸市。價視馬上中下。上馬十二金。中十金。下八金。上谷以一鎮。而當承邵卜青把都諸夷。以故市馬。比二鎮獨多。幾萬五千餘匹。而我塞上卒。僅僅四千七百有奇。猶三不當一。今請擇舊給軍馬二千餘匹。轉太僕發京營。以抵真保春。俵馬。薊鎮則量增千匹。而以新馬償原軍。以後

全邊略記

卷二

頁

於牧場選解之。六年虜治貢事頗恭。然往來甘肅。間一至則請增酋長秩視事。及視事。則復賞散夷。以爲常。七年秋。俺答返其故巢。總督吳允之籌也。前通事人珊瑚。戈陶等。後通事人金鳳等。皆爲虜所信。斤斤奉約束。既歸巢。市如初。請寺額。及遷番僧。哈望秩。詔如請。名其寺曰弘慈。九年十二月。順義王俺答死。三娘子以訃聞。總督鄭洛上其狀。賜祭七壇。段布百數以恤之。遊擊沈棟奉勅而往。至歸化城。望闕謝恩如禮。三娘子貢上馬九匹。稱謝。上賜綵紵勞

之。長子黃台吉襲封。更名乞慶哈。俺答奉佛甚謹。

朝廷每遣僧。賜以經像。張蓋燭香。前引至帳。虜王膜拜。九頓乃起。起受。詔畢。復九拜。甚恭。禮畢。敬問。

皇帝萬康。僧使宣言果報。萬衆環聽。羅拜。額擊地如萬杵登登也。乃克襲位。初把漢那吉歸俺答。命主板升。號曰大成台吉。妻曰大成比妓。兵馬雄諸部。癸未年死。三娘子欲令己子不他。失禮妻比妓。而俺答用事臣恰台吉。不肯。陰主扯力克。以兵收比妓爲妻。三娘子名哈屯。另築城居。朝廷賜名歸化。先是三娘

全邊略記

卷二

頁

子在俺答時。自練精兵萬人。夷情向背。半係娘子。俺酋死。娘子當屬黃酋。黃酋老病。娘子意嫌之。將別屬。督臣鄭洛計曰。若娘子別屬。我封此老酋何用。乃令人說娘子曰。汝歸王天朝。以夫人封汝。不歸。一胡婦耳。于是娘子逼利害。乃歸之。莫黃酋死。扯酋當嗣。洛又諭扯酋曰。娘子三世歸順。汝能娘子聚則封。不亟聚。恐封別有屬也。扯酋盡逐諸妾。乃以十月入。三娘子帳中。掛撒袋合婚。十年鄭洛遣通事馬應時。東西馳布告諸酋。佯爲趣貢事。陰以詞之。三娘子遣土骨

赤請寬假。辭以早。辭以無嗣。王表文空其印。十一年大成比妓。擁俺答所遺落。及板升甚雄。三娘子謀之。為不他失禮婚。而恰台吉弗從。三娘子使扯力等引二千人。遂為板升。于是恰酋扯酋互相殺。已而宰生倘不浪。乘機略恰台吉。諸夷遜患。請居內邊。與麥力良。襖兒輩。莫不怨黃台吉之縱三娘子也。五月把漢那吉行獵。墜馬死。襲其子朝木台吉。略勇將軍把漢首欵之功。固大而竟不得襲封者。以倫次尚屬黃台吉耳。十二年。扯力克亦欲娶大成比妓。而三娘子益

全邊略記

卷二

五十一

怒治兵。未赴市。同撫胡來貢。令虜王遣酋長至關。受賞而去。十四年三月。三娘子以黃台吉死。而扯力克自立為王。乃召之合婚。其部夷牙答漢盜我助馬堡。洪賣盜我偏關。三娘子一切罰治如法。十五年封扯力克為順義王。三娘子為忠順夫人。十八年大學士錫爵王上言。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自虜欵十九年。順義王捨力克。以助穴落赤故。罷市賞。兩年未與。忠順夫人三娘子。捕叛酋史二。致塞上。諸復市賞。詔復二年。以三娘子兒不他失禮為都督。

史二即捨力克兄安克噶也。仍寬假其罪。分列于龍門滴水崖。史酋亦欵服。二十年來。吏恬卒玩。一旦封豕生心。舉朝惶怖。止辦叟叟。追尤首事。此一反也。武官燹下求安。專藉欵關之利。文吏隙中觀闕。爭談出塞之功。此二反也。諸邊以彼此支吾為熟套。以日月慌惕為良謀。一遇緩急重難之事。則隔垣內外。便分爾我。逃責于已。而嫁禍于人。此三反也。臣謬為三反之論。而約以經營鎮定之一言。蓋欲少省議論。使當事可以措手。暫寬文法。使文武貴于同心。三十五年

全邊略記

卷二

五十二

撫臣馬鳴鑾曰。青把都五素太杜丙庫打兒汗洪小友成等。蟻聚于邊。此五十餘部。區費近十萬。而主客芻秣。縣而聽發者。又二十餘萬矣。三十八年。大同饑。總督馬鳴鑾為之請賑。三十九年。同撫汪可受報曰。五路偵報。所聚七十三酋。飲血而盟。以四月大會于白鹽腦坡。夫五路之挾卜酋。以令眾部落者。忿也。忠順以意召之。而未即來者。疑也。狡謀有二。待扶忠順而婚成。則乘勢生事。以壞和欵。蓋循舊局。則忠順為政。壞之而再欵。則卜酋為政。敢不慎諸。兵部議曰。五

路等而不勝忠順也。五路等必洩其忿于吾。則邊危。五路而勝忠順也。則携虜西歸。卜石免為政。非復虜婦為政。款局必變。則邊危。又使安然成婚也。則携重兵以要我。厚酬以望我。我不與。則棄前功而排後釁。我與之。驕益悍。滿益貪。必長其輕中國之心。則邊危。未有戰不備而能款者。四十一年正月。自扯力克之歿。卜失免以長孫嗣封。而素囊阻之。越冬講乃成。于是總督徐宗濬以爵禮請。詔卜失免襲封順義王。把漢比妓封忠義夫人。西僧哀乞蓋授都綱。各資蟒

全邊略記

卷二

五

獅銀幣。五路酋長各加秩。序班王弘憲。賁捧。勅書到邊。而卜失免以草枯冰凍。返騎回巢。御史李若星引大義責宗濬曰。辱國損威。義難姑縱。當收成命。停商賞。宗濬表餌之算。已涉虛張。向者威遠肆侮。挑信敗謀。虞岑失機。張俊殞元。宗濬可為前鑒。兵部曰。此必有亡命陰謀。蜚語榮惑。教之以要挾者。卜酋回海西千里。未必即來。封局宜慎。四十八年四月。總督崔景榮奏記。同帥楊肇基以邊情報。素囊部下大小啞不害等。烙馬撒塘。赴市謀食。虜王卜失免亦趨紅門。

而講市住于乃不啞者。去邊八百餘里。六月牧于石八兒。去邊五百月抄牧于昭君墓。跌列。去邊百五十里。威靜尚不浪宴之。卜初旬牧于云石堡。遣兵免往忠義夫人。並與素囊不相見。卜經素路。素伴不知交謀互疑。恐其鬪穴而延林也。前年卜來而素不至。去年卜素亦同補貢。今且素乘卜至復却而遷。卜襲之。今亦損矣。天啓四年二月。巡撫劉遵憲塘報虜情曰。虜王卜失免于歸化城誦經。同多擺土蠻習合台吉。治兵思得素囊妻宰生大比妓。而鹿聚之。忠義夫人

全邊略記

卷二

五

見阻而怒。相治兵。雖犬羊態云爾乎。乃其去塞百里而軍。幾幾乎照我烽也。職方氏論曰。嘗讀漢書。魏尚李廣。皆守雲中。尚給士卒饗軍吏。無所不至。廣遠斥埃。就水草頓止。人人自便。以能用其眾以制匈奴。豈易得哉。大邊廓寥。虜伏其革毡。雖緩帶輕裘。亦足為治。奈何大邊淪胥。而二邊之內。復棄為王庭。衝衝遂亟。然高山聚落之戍成。而二邊宜寧諸縣。沃土茂田。棄齟略恢。五堡之增復。利不百不與也。乃持束濕之令。彈駟介之驕。才臣喪

首儒帥否凶。用夏從夷。禍重如地矣。大同川原平行。大舉鑣鑣。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一切等處。南犯應朔。必窺于茲。東則天城陽和。連于順聖二川。而平虜西接老營。近偏頭。出套而渡。易若褰裳然。夫三晉之地。辰帶六關。外則雁門偏頭寧武隸之。內則居庸紫荆倒馬繫焉。山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略太原北境。西盡雍河之濱。雁門稱絕險。二邊不守。故逢其扼。寧武既不甚隘。偏頭復夷曠可馳馬。夫地平則修墻為務。墻遠則併堡為先。屯政克興。藝血成障。其

全邊略記

卷二

頁五

大要也。年例爽期。民運坐憊。轉糴召商。時防虜細。無易餘言矣。款貢未諧。肝腦塗地。韜鈴既就。樹畜少安。則以分宜嚴負勢。而右衛幾墟。新鄭高拱當機。而那漢稽顙。邊臣主謀。相臣主斷。兩相綰結。國柄乃尊。善任蓋可忽乎。通官之徂賦也。熟夷之豕畜也。虜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安而忘危之二者。其躡躅矣。不虞市馬之流而賄馬也。何故。今甘者。速不的部小而勁。則逐插以脅薊門。揅漢兒部蕃而蔓。又逐永卜以撼宣大。永不避插而奔套。則綏寧晝夜舉烽焉。豈非邊

臣撫馭刺繆。苟且交蔽。貢路互吞。賞格遠實。嗟乎。守在四夷之道。忠信蠻貊之風。亶其然乎。

二終

卷二

頁六



全邊略記卷之三

桐城方孔炤潛夫



宣府略

洪武元年。忠武王遇春。常破虜於漠北。即於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驛。東則涼亭。沈河。賽峯。黃厓。接于大寧古北。西則桓州。威虜。明安。臨寧。接于獨石。獨石者。宣德府之東北境也。山川糾紛。地險而狹。氣勢完固。素號易守。時

高帝勇于北伐。思無寧畧。穎川侯友德。傳平山西還。直

全邊略記

卷三

攻宣府。逐其將脫列伯。暫以略地。三年。曹國公文忠。率大師出野狐嶺。降其守將察罕腦兒。擒其平章竹真。次白海之駱駝山。元太尉蠻子。平章沙不打。朶兒只八刺等。拒戰而敗。進攻紅羅山。楊思祖等降。遂次開平。獲元平章上都罕等。四月八日。元君姐於應昌府。文忠襲克之。獲其嫡孫買的里八刺。及后妃諸王。金寶玉冊大圭玉斧。元太子遁焉。過中興。禽元將唐國公。降其衆三萬。又追太尉蠻子。單禽元平章伯答兒朔庭。遂空是役也。指揮孫虎。戰殞于洛馬。文忠

捷至。百官稱賀。上諭中書省曰。元雖夷狄。主國將

百年。朕與卿等。父祖皆賴其生養。氣運興亡。于朕何與。爾習浮侈之詞。豈可令有識者見之。凡北方捷至。會仕元者。不得稱賀。乃徙其民于關內。二十六年。始置萬全都司。統衛一十有九。分五路焉。特虜孽王保保。多寇秦境。而大軍之東出薊。西出鴈門。貢相望于道。故宣府亦少輯。永樂間。定鼎既北。儼然。天子自將待邊。天壽辰之。鎮鎗特重。而開平與和東勝。為之外邊。橫五百里。蓋其規模弘遠矣。二十年。命英國

全邊略記

卷三

公輔張等同六部官。議北征餽運。輔等議分為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稍後之。總者三人。隆平侯信張。尚書李慶。侍郎李景。車運驢運。各分官領之。領車運者。奉寧侯愉。陳都御史王彰。及都督御史郎中等官三十六人。領驢運者。鎮遠侯興祖。顧尚書趙玘等三十五人。後運惟車輛。總督二人。保定侯謨。孟遂安伯瑛。陳副者二十七人。共用驢三十四萬頭。車十二萬七千五百餘輛。挽車民二十三萬有奇。運糧凡三十七萬石。三月。阿魯台寇興和。殺守將王煥。上遂

決意親征戒誓將士。詎日啓行。駕及鷄鳴山。夢聞之夜遁。四月次龍門雲州。閱兵。顧謂侍臣曰。今從征士皆各簡擇來。不閱習。何以御敵。兵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又曰。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策。朕慎重不敢忽。五月辛酉。端陽駐蹕獨石。賜隨征宴。乙酉。車駕渡偏頭。命將士獵於道旁山下。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馳馬揮戈。振揚武事。作其驍勇之氣耳。丁酉。大閱諸將。曰。兵行猶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常行。兵無常勢。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

全邊略記

卷三

三

先使之習熟行陣。猝遇寇麾之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後。無往不中節矣。戊辰觀士卒射。一小旗三發皆中。賜牛羊鈔碗。上曰。賞重則人勸。是日。上親製平虜之曲。俾將士歌以自勵。庚午召英國公輔張等。令就營中馳射。上親觀之。惟張輔柳升陳懋連中。餘或半中。孫亨不中被罰。罷其領兵之任。張信托病不至。降克辦事官。上謂諸將曰。為將之道。勇智貴兼全。弓馬便捷。所向無敵。勇也。計算深遠。無所遺失。智也。智勇全而後可以建功業。勇而無智。一卒

之能。汝曹勉之。辛未。車駕發顯寧。次西涼亭。西涼亭者。故元往來巡遊之所。上望其頽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不朽。豈計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可為鑒。因下令禁伐木。癸酉。車駕發西涼。次閔安。下令軍中。牧放樵採。皆不得出長圍之外。時營陣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總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營外有長圍。各周一十里。上顧侍臣論用兵之法。因召諸將

全邊略記

卷三

四

論曰。兵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蓋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忽也。馭眾之道。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乃克有濟。至于同列須和。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齊力以奮。雖險靡不獲濟。爾等勉之。六月。開平報虜復攻萬全。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還擊之。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逕擣其巢穴。故為此牽制之術。然其眾不多。知大軍北行。已喪膽。况敢攻城哉。不

足慮。七月次殺胡原。前鋒獲喋者。言阿魯台聞車駕親征大懼。盡棄其馬驢牛羊輜重于濶藥海之側。與其家屬遠遁。乃發兵焚其輜重。收其孽畜。遂命班師。召諸將諭曰。所以羽翼阿魯台為悖逆者。兀良哈之寇也。當還師剪之。遂簡步騎分五道疾進。至屈列兒河。虜眾驅牛馬車輛西奔。上麾兵進擊。斬首數百級。餘眾潰走。追奔數十里。抵其巢穴。擒斬虜酋數十人。盡收人口牛羊駝馬十餘萬而還。九月。車駕還京師。二十一年七月。車駕復北征。次於宣府。時

全邊略記

卷三

五

虜中有來降者。言阿魯台將犯邊。上召諸將諭曰。朕當出兵先駐塞外以待之。虜不虞吾兵已出。因而擊之。可以成功。遂部分諸將。寧陽侯懋陳等為先鋒。車駕遂次宣府。九月朔。駕次沙城。虜中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妻子來降。言阿魯台今夏為瓦剌脫觀所敗。掠其人畜殆盡。部落潰散。無所屬。今聞天兵復出。疾走遠遁。豈復有南意。授阿失等俱正千戶。十月。駕次上莊堡。鞑靼王子也先土干率眾來降。時前鋒寧陽侯懋探知虜在飲水河北。為瓦剌所敗。

迨至宿崑山口。遇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歸。懋引入見。上喜。謂羣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乃封為忠勇王。賜姓名金忠。以其甥把罕台為都督。其部屬察卜等七人皆為都指揮。餘為指揮千戶。所鎮撫者復數十人。十一月。駕還京師。賜金忠誥命。鍤券金印玉帶金百銀四百紵絲五十紗羅綾各二十牛百羊五百米百及第床褥薪芻器用咸備。歲給祿米千石。別賜其妻金銀等物各半之。賜把罕台察卜等各以等第給之。二十二年正月甲申。勅緣邊

全邊略記

卷三

六

諸將整兵候北征。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弑主虐人。衡天逆命。數為邊患。請發兵討。願為先鋒自効。上曰。卿言甚善。事須有名。至是大同開平守將奏阿魯台所部侵邊。上乃召公侯大臣議。且告以忠勇王之意。羣臣皆請從。四月己酉。車駕發北京。命寧陽侯懋陳忠勇王金忠為前鋒。五月次長樂鎮。楊榮金幼孜侍。上曰。漢高祖過柏人。慮迫於人。今朕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而庶幾也。榮等對曰。聖志如此。天必助順。車駕次清鎮。即元應昌路。

次清水源。阿魯台遠遁。上召榮幼孜曰。朕夜夢神人告朕。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是何祥也。豈天意屬茲。冠乎榮幼孜請赦其不臣。班師還。上曰。此朕意也。遂遣中官史力哥往虜中諭其部落來歸。六月。車駕次答蘭木兒河。彌望惟荒塵。芟草虜隻形不見。先鋒陳懋金忠引兵抵白邨山下。咸無所遇。以糧餉不繼。乃命班師。七月。駕次翠微崗。上御幄殿論榮幼孜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軍國事悉以付之。朕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可乎。榮幼孜對曰。東宮

全邊略記

卷三

七

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皇上付託。上悅。十六日。已丑次蒼崖。戊。上不豫。次日次榆木川。上大漸遺命傳位。皇太子十八日辛卯。上崩。八月。皇太孫至雕鶚堡。遇梓宮。哭迎。軍中始發喪。十日。壬子。梓宮至京師。讀史者。惻惻然謂大寧枕後之割。貽神州憂也。夫豈。四駕皇皇。顧慮不及此。掃三衛。奠萬年。自是反掌間事。而鼎湖遽慟。令人過密抱恨。無終窮云。洪熙初。勅宣府總兵譚廣曰。去冬以來。動靜無聞。朝廷所遣使亦久不還。此寇竟在何處。

頃長安嶺指揮塘報。韃賊五十餘抵隰寧者。是何部落。遼東亦奏兀良欲求市馬。又哈密近貢疏黃。從前不聞哈密產此物。緣此數端。皆須備猝慎之慎之。宣德四年虜寇西衝山。掠赤城人口。屯揮使方敏率兵追之。盡得所掠。且獲賊馬而還。上勅論軍法于烽堠之疎者。廣奏乞神鏡分布堡間。上曰。神鏡內廷所重。量給以壯軍威。至于將士不律。兵器雖多。亦奚以爲。勉思良策以付委畀。廣乃審度邊堡。凡三十九處。處處益兵半百。先自北邊從懷安西陽河。至永寧四

全邊略記

卷三

八

海冶山口。凡四十四處。可通人馬者。多則百人。少者三五十人。而指揮李璟復請因益之。正統初。戶郎中羅通與萬全都司議。赤城雲州。賜鶚等堡。地臨邊境。官軍本爲守禦。而今令之運草。警至何措哉。遊擊楊洪所領旗軍。俱丁多有力。餘丁既無別差。乞採秋青。飼秣有備。可之。總兵廣奏言。馬林賓于要衝。而堡宜稍遠。以孤山二堡併之。新河西陽河二堡。亦要害。宜摘發萬全懷來二衛。以益之。常峪臺齊山臺相距遠。甚增築一臺。而獻軍化馬中駒。欲比例換壯馬于太

僕。瞭軍增爲兩班。共十二人以節其勞。從之。九年。勅獨石將楊洪。大同帥朱冕。與廣出境殺賊。或遇瓦刺貢使。宜明諭討兀良哈之敗盟也。免其驚疑。十年。宣大都御羅亨信言。宜至懷來幾二百里。空濶別無所城。酌移保定美峪。合爲一城。而東分山道之西。名捧槌谷者。虜每牧于此。宜於榆林驛東增一衛。立一關。又京城抵居庸。寥濶無人。乞于中榆河設衛。亦貢路所瞻也。詔榆河如故。餘從所請。楊洪既掌大帥。乃奏。宜軍一萬三千五百餘。堡隘一十四處。內白羊。

全邊略記

卷三

九

六堡。似非要地。乞併歸于西陽洗馬孫家新開野狐。成之便。柴溝萬全。互調非宜。其兵各還本衛操之。至于火器。定許邊方自造之便。悉可。迤北瓦刺使臣至宣。致脫脫不花及也先之書于洪。洪以聞。旨人臣無私交。以禮相敬。折其心則善矣。時洪爲虜所憚。故輒自遺脫。意可以啗云。迤北韃靼阿兒脫台來歸。自言居也先帳下。與平章克來若出有脚。恐見害。故來歸。因言也先謀南侵。強其王脫脫不花。王止之曰。吾儕多資大明。何負于汝。天道不可逆。逆之必殃也。

先謂王不爲。我將自爲。亦足以逞。上命官以南京錦衣衛初。朝廷亦遣使至瓦刺。瓦刺留之。次年虜使同至。以爲常。貪婪無厭。財幣歲增。又索其貴重者。而我所遣使。阿媚虜意。多許少與。虜遣初百人。復遣三千。而虛冒其餼。會同館按驗不實者。虜懷啣之。至是有誘羣胡大舉。十四年七月也先大舉入寇大同。兵失利。邊塞城堡多陷沒。聲息甚急。太監王振不與大臣議。挾天子帥師親征。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是月十七日。駕行。太監金英輔。邸王居守。文。

全邊略記

卷三

十

武大臣皆匆匆隨行。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非風。卽雨。人情恟恟。聲息愈急。邊將井原等敗報踵至。隨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怒。皆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亦設備。待我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進兵北行。益急。迫勝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戶書王佐竟日跪伏。草中。惟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瑄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置。

之日。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繖營。雷雨大作。滿營人畜驚懼。振惡之。會前軍西寧侯瑛宋武進伯冕全軍覆沒。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謂駕宜從紫荊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八月既望。我師敗績于土木。上北狩。先數日師過鷄鳴山。虜追至。遣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無謀。進軍鷄兒嶺。虜于山下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兵尚書鄺野請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為殿。振怒曰。爾豈儒安知兵事。

全邊略記

卷三

十一

次日駕至土木。日尚未脯。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傍無水泉。十四日欲行。虜已逼。四面合圍。大營不敢動。十五日將午。人馬不飲水已二日。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不行。偽退圍。遣使持書來通和。召曹鶴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往。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既行未三四里。虜復四面追之。兵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跳陣而入。奮長刀以砍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籍死。蔽野

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毛。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百官死者英國公輔張尚書鄺野王佐學士曹鶴張益而下數百人。其幸免者蓬頭赤身。踰山墜谷。連日饑餓。幸得達關。驟馬二十餘萬。并衣甲器械輜重。盡為胡人所得。十七日北狩報至。京師大震。是日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袞龍段帛。駝以八馬。詣也先營請還。車駕時石亨將兵守萬全。坐不救乘輿。械繫詔獄。放出之。使總京營兵馬退虜贖罪焉。九月邸王即位。以干謙為兵尚書也。先

全邊略記

卷三

十一

使來。書辭悖謾。謙泣曰。賊虜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邇者各營精銳。盡沒于隨征。資器罄矣。急遣召募舍餘。集民夫替漕卒。悉隸京營練之。九門之督。則委孫鏜。分巡之役。則選給事王誼等。徙郭外民于城內。通霸倉。悉令伍卒關支之。上嘉納行。先是內侍喜寧。胡種也。土木之敗。降也。先告以虛實。遂為鄉導。十月朔奉。上皇入紫荊關。與其可汗脫脫不花來。敗我師。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孫祥走死。舉朝洶洶。太監金瑛與廷臣問計。侍講徐理倡言南遷于

謙疏爭曰。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在焉。百官萬民在焉。一動則大勢已去。一步不得離此。瑛是謙言。上榜示敢言南者斬。固守之議始決。謙不待詔。遂焚壩。上諸草場。勿資虜也。初九日。虜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焚我長獻景三陵。命石亨軍于城北。于謙督之。孫鏜軍于城西。侍郎江淵參之。皆背城而陣。以交趾舊將王通爲都督。與都御史王善守城。時衆論戰守不一。陳循等言兵敗之餘。宜固守。且賊乘遠來。勢必難久。可伏兵歸路擊之。尚寶司丞夏瑄

全邊略記

卷三

十三

陳四策。謂虜乘勝遠關。其鋒不可當。然能野戰。短于攻城。且堅壁勿戰。使進無所得。退復氣沮。然後出奇設伏。諸道奮擊破之。一謂虜深入吳地。宜令死士夜襲其營。令各伏內地以待追者。一謂虜既舉國入寇。邊無所禦。宜調邊兵之半入捍京城。內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我軍依城爲營。進兵死關。退有所歸。宜嚴號令以堅其志。如以三隊爲法。前隊戰退。令中隊悉斬以徇。容而不斬者同罪。則士畏法而不畏敵矣。詔趣行其策。虜既抵城下。連日攻城。四散抄掠。亨等

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嗾也。先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駕衆知其詐。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出迎。復等至虜營。露刀夾之。見上皇及也先也。先謂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復辭歸。上皇諭二人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復縱騎四面標掠。攻城益急。石亨挾弓厲聲曰。宰相不出計策。莫能及矣。先是陳循等疏請勅宣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選勁騎與官軍夾擊。至

全邊略記

卷三

十四

是又請爲聖旨榜文數道。諭回回韃靼及漢人。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復寫書作喜寧與司禮太監興安云。約誘也先入寇。宜乘其孤軍。合兵勦殺。詔許之。爲也先邏卒所獲。既而宣府遼東兵至。我軍大振。石亨與其從子彪等挺刀持巨斧。突入虜陣。所向披靡。管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也。先連夜遁。復以上皇北去。是月十五日也。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北遁。二十二日遣都督洪孫鏜范廣等率兵二萬擊餘虜之未去者。

遂破虜于固安。逐至關。盡熾之。奪回人口萬餘。其實胡人不過百餘騎。散掠各郡。驅人畜以自擁衛。望之若萬眾。然猶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為所殺。俊先守脩獨石馬營。聞變棄城而八城皆陷。後謙戮之。兵員外羅通奏記。居庸關之當守也。懷來等大小關可通人馬者七。宜各增千人守之。不通馬而僅通人者二十有九。宜各增百人。至是通則守之。俊則逃矣。宣大撫羅亨信乃正逃將之罪。曰。赤城之鄭謙。徐福。賜鵝堡之姚瑄。咸于七月先賊而棄城。以致懷永效尤。

全邊略記

卷三

十五

乞正律以制不忠者。從之。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盛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何其如郊社壇壝何其如田野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為便。從之。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陷。官府孤危。既而朝議復召宣府總兵官率兵入衛京師。人心益皇皇。或欲遂棄其城。眾紛然爭就道。都御史

羅亨信不可。仗劍坐當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眾始定。城中老稚懽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以守。虜知有備不敢攻。北門鎖鑰賴以保全。亨信之力也。景泰元年宣儲侍郎劉璉上言。頃者邊軍避虜棄城。咸伏于朝陽門外。乞命昌平戾洪楊取勘。起發委能者撫之而來。勅亨洪往宣大哨邊。於是洪奏懷來永寧雷姑軍宜一千人守城。三千人耕種。二千人哨防。二邊屯丁為賊所驚。廢其耕獲。亟可招徠之。八月二日都御史楊善等至虜營也。先遂設宴為上皇餞。初八日。上皇駕起也。先率頭目羅拜而別。伯顏以兵護行。十一日至宣野狐嶺。伯顏等慟哭曰。帝去矣。何時得相見。命五百騎送至京。十四日。駕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始得旨集議。迎復儀注。戎政條上防變之略。十五日。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免羣臣迎。十六日。百官迎於安定門。上皇自東安門入。至南宮大赦天下。宴瓦刺使於奉天門。翼日。上皇宴之南宮。陞賞瓦刺使人有差。劉定之曰。己巳中秋之狩。庚午中

全邊略記

卷三

十六

秋之還。亘古所無。幹旋乾坤。何其神速哉。王鏊曰。是時。邸王監國。不欲急君。邊人曰。中國有主。虜抱空質。而負不義于天下。所以汲汲懷歸。蓋合鄭公孫申之謀也。兵書謙奏。賊寇稍退。所在糧儲缺然。請勅山西。附運于大同。勅龍門。遺運于宣府。或發價以時糴。或減商中以米數。下戶部議。宣地價平如舊。同地商鹽。每引減米豆一斗。卽得其平。報可。十月。朱謙誤報警。至已而察之。乃也。先使臣也。于是降。旨責之曰。汝使之來。尚不能審。况大寇猝至。豈能復料。強然耶。姑

全邊略記

卷三

十七

宥爾愆。其務哨實。都督董斌。瞭見境外。猫峪烟火。引兵還府。降勅責之。年來獨石。洗馬諸處。倉儲燬八萬。朝廷既責守者罪。復遣戶部張勛。赴口外籌之。或撥之屯。或移之食。或藏之地。期絕于棄毀之策。四月。獨石城門爲虜所燒。卽勅石彪率軍三千馳之。錦衣畢旺率旗餘一萬。運芻付之。各賜一金一布。時虜僅百騎入。而內廷留心如此。然邊帥每多冒焉。偶韃騎五人。奪糧于洗馬營。其一墮馬。爲倉丁所擒。而督斌輒稱出口。遇虜戰禽之。巡撫劉璉暴其僞。斌自輸

而宥之。尚書石璞言。口外赤城。鵬鶚。季莊。三堡。池城。四足最要。往年守將擅棄之。而季莊尚有舊糧五萬石。詔總兵洪委官更代之。而賞三堡新戍之卒。各三百文。都御李秉曰。軍冊之有妻者。註曰家小。其父母兄弟而無妻者。則以隻身減其廩。似應覈實之。使其親屬有賴。邊之有墩也。爲其遠苦也。近乃有邊墩腹墩。勞逸已分。而月餼均一。豈稱事哉。軍家屬之給布也。半布半花。乃遇布貴花賤。則怨憎起于道。永樂間。夷馬之來。會官辨驗。其不堪者。令于境外草地牧

全邊略記

卷三

十八

放。正統以後。附城駐牧。開其地利。窺伺之心。而額芻分給于夷馬。又易涸之源也。戶部議兩淮鹽商。召于宣府。納豆及草豆。每引六斗五升。草每引三十束。一月納限不次支鹽。從之。時北虜以剽掠男婦易糧米。朝議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都御史李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爲礙例。秉曰。何忍使吾赤子爲夷。專擅之咎。吾任之。悉與如數。後聞帝以秉爲能。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

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都督孫安授以方略。命葉盛贊其軍。盛至列其利害。仍為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又請官錢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稅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于是乎取給。盛在獨石五年。邊人賴之。參將楊信奏瓦剌先遣察占二千餘人貢矣。也先續又遣百五十人。又朶顏衛朶羅干遣反搭兒七名入境。又遣阿力九名過懷。通好為名。心誠詭也。五

全邊略記

卷三

九

年參將夏忠奏萬全附郭膏腴地。可派屯田軍餘耕墾。納子粒于官。下部議行文量。以清占種者。參政葉盛出境。巡禽達賊十二人。械于法司。則泰寧民也。至是泰寧督革于帖木兒貢馬求贖。而盛已上首功矣。諫臣具彈文。上報曰。盛等振或遐方。姑置之。其人已安置。不必求還。成化元年。撫臣葉盛申奏。先年原買官牛五千有奇。已多死者。今以餘糧補之。分為一千八百餘具。年雖有旱。亦頗收成。往年乏馬。括之貧軍。今缺馬二千六百。而所買反千餘。則官府不煩督

責之勞。軍伍不知償追之苦。此皆公田買犢之明效。然立法非難。守法為難。上曰。法既良矣。允宜遵行。五年。勅宣府選兵三千。赴遊擊將軍許寧。而都御鄭寧欲挑之。獨石參將李剛爭之。獨石孤懸絕漠。東西延袤六百餘里。控宣屏懷。去胡咫尺。况地苦寒。士卒多逃。內地就食者。宜壯外以衛內。未聞撤唇而補齒也。兵部以聞。詔調還其軍。且蒐補其逃亡者。宜龍門草場五十七萬四餘束。火有司獲縱火者。于法司擬棄市。藉其家貨抵之。不足。則于監守者取

全邊略記

卷三

十

之。榜示各邊為懲。十年都御史鄭寧奏。虜已遠遁。請還京軍一萬。而留其三千。總兵趙勝亦以為全師置餉。量留三千可也。上曰。虜息果定。來聞處畫分守。萬全參將周賢奏。所屬士馬數少。以警調發他兵。徒費餉而不能久。今選所屬舍餘千人。齊力過人者多矣。乞聽支糧月一石。器甲畀之。上下有備。詔可。十二年。獨石將李剛言。北虜之藉朶顏為鄉導也。烏合之勢。外附內疑。覘其聚寇。預施反間。故為朶顏密約之辭。布于虜所。必經之地。誘今入境。反相攻。搆貳其

心。分散其黨。部議懷遠以仁。伐叛以義。不用他道。以倖成功。兵家所慎。莫密于間。竊恐機事先露。勿墮其奸。撫院殷謙。奏萬全右衛西至虞臺嶺。東至黃土坡。悉虜衝而懷安順聖川。屏障漠然。則土墻宜築也。宣表一千八百餘里。而客兵多無固志。乞以河南班卒。永實于萬全。而懷來軍匠向年取入京中充發。可請發回。然部議竟不與。以河南之卒。即軍匠占役久矣。起送實難。其掣肘類如此。十四年。獨石僞繩律。奏虜之入瞭遠墩也。躬率與戰。熾賊數人。久之。叅將李剛

全邊略記

卷三

三

遭挫于賊。亡卒損馬。太監弓勝前亦扶同奏之。既而曰。虜止千騎。而剛等虛張至萬。以致此敗。宜治其罪。既荷恩貸。乃以實聞。總兵周玉塘報。叅將吳儼少監崔榮。出山泉墩圍賊中。而逸歸者亦云。亦思馬因等與小王子連兵而至。上勅汪直徑率輕騎合勦之。直至懷來。奏虜騎千餘入境。而太監廖亨亦奏新開之失機。武勇等戴罪自贖。儼榮之追賊于赤把都也。為虜所遮。據山而困遊軍。劉寧逗留不進。而守僞張。遂亟援之。圍解其二。至夜。儼榮潰圍而北遁。上乃

犒澄等羊酒。而逮儼榮罪。時汪直王越乞班師。兵部復為之請。上悉不允。十九年。宣撫秦紘報賊六千蹂躪西河內地田禾。周玉與臣遇擊斬首九級。是役雖折首無幾。而虜自大同得利。長驅順聖大掠。而紘能躬冒矢石。與玉犄角。賊乃奪氣去。紘又報虜騎駐新寧口肆掠。與張澄等分三部而追之。至常梁。我駐南山。虜陣于北山。斬級五乃奔。總兵王玉報賊深入順聖。分抄乃會大同士馬分截之。劉寧駐古城。玉等駐定安。丁銘駐大柳。李雄駐漫流。都廣駐東井。而軍焉。

全邊略記

卷三

三

雄戰于趙石。廣敗其騎于五岔。伏發得首五十級。上賞奏捷人一束鈔千貫。二十二年。巡撫李岳奏。朵顏以報事為名。乞求鹽米。入春以來。三十餘次。請鈔其頭目。上曰。虜稱報邊。不必阻之。暗備之而已。宣之有團種屯糧也。舊制沿邊官地。聽軍協力墾之。以所收租于官庫。易銀買馬。邊軍賴之。厥後余尚書子俊。改充邊儲。止給三千為馬價。士多逃者。至是戶部請以團種盡給買馬。詔可。弘治十年。戶侍劉大夏奉整理邊儲之命。復奏曰。宣府地險積寡。已于東城置

倉數十。未有以實之。而順聖川肥饒。屯圍之外。尚多私占。請令撫按清之。其承佃者。每分額外。量與餘田。勿令過二十畝。其清歸之。約科糧三升。草一斤。東西二城。并蔚州屯料。俱納于新倉。如不足。則萬全於農隙自運之。如不足。則儲價糴之。若懷來城。尤宜置。厥預蓄。不得他借。從之。大夏將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

全邊略記

卷三

三

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糧缺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公有餘積。民有餘財。大夏尋以病乞歸。邊人歌思之。十三年虜頻年多。踰大同。自六月後。散入宣西陽河諸處。堡兵拒之。被傷而去。都御史雍泰疏有功者百六十八人。請給賞。勵從之。十四年。太監苗達檄召宣大。選邏卒二百五十人。赴綏偵火。飾之造筏東渡者。總兵張俊持之不

可。達劾俊違節。下部覆。延之地利夷險。非宣人所請。俊議是也。上宥之。十八年虜大舉寇宣。營于牛心黑柳。長濶二十餘里。都督李進都督張俊分兵禦之。李稽軍新開口。白玉軍萬全右。張雄軍新河口。黃鎮穆榮軍柴溝。合萬五千人。既而虜由新開入。各相拒于虞臺。軍為所誘。而援不至。大帥俊墜馬傷足。力疾持三日糧。乃解泰圍。稽亦潰圍而出。雄榮阻山澗中。遇害。是役也。死者二千餘。傷者如之。所掠不可勝計。說者謂乙丑之禍。幾與己巳等也。時虜至城下。出懷

全邊略記

卷三

三

中餅及蘇布冠。示人曰。此何物也。蓋私謀入長安。知國有大故。關禁之失。譏如此。命太監苗達保國公。脾朱都御史史琳。太監張林。都督李俊。神英。陳雄。張澄。各領京軍二萬人。以往。戶侍王儼往督糧儲。兵部上賞格。以示能殺賊者。鄉丁斬首五級。陞所鎮撫。其輜重充賞不問。更募土著之願効者。人給三金。及馬器。特編一伍。事寧。歸農者聽。報可。給事中尚衡言。命將出師。復以朱暉。史琳。此兩人者。嘗兩總宣榆兵事。未見尺寸邊人聞此。嘆為無人。况虜姦于行間。非昔者

比器仗架梁之法。以奪于國中者。傲于國中。善偵虛實。無有不先者矣。部僉謂主幾八萬。客已二萬。果能推誠仗義。未必不効。于是仍勅遼等。屬氣以須。正德元年。王儼乃至宣。勘其平行故屯之地。爲京僧陳乞者十餘處。乞宜清覈。仍給于屯。其官軍折色。當因地遠近。通爲三等。然後輕重得平。詔如議。六年。虜寇龍門右。監丞趙英指揮王繼戰而死。贈蔭有加。七年。流賊劉六之起。霸州也。京師戒嚴。近臣密獻計者。京軍不習戰陣。宜調宣大邊軍。各三千入衛。而遣京

全邊略記

卷三

五

衛如數戍邊。更番如例。內閣東陽李等。力辯以爲不可。乃陳十不便狀。上以內降傳旨取之。遊擊江彬因而得寵。時宣兵已調千人赴征。成河間。已又調三千入衛。部議仍以京操者還守宣。而停延綏之募發。以護大同。上命咸寧侯仇鉞統六千人以往。九年。虜入順聖。遊擊張勛田琦廉彪戰死。頃之四萬人宣。西海子令總制侍郎叢蘭兼調大同遊奇兵待之。時小王子連營分寇天城懷安。叢蘭告急。命太監張永提督之。白玉掛印發京營二萬人。太監張忠凡參

隨各四五百人。詔賞之人給二金。司計者莫之敢抗。禁旅未出。輦下坐耗已十餘萬矣。虜之犯寧武者。直入白羊口浮圖峪。而五萬騎自宣新開而入。白玉等領兵潛擊之。使人于田家炊飯。置藥其中。更設伏。置礮于天城陽和間。虜多掠食中毒。被伏而煩者甚衆。凡斬首五十。捷聞。張永等撤師還營。其調戍者暫罷之。十一年。虜入白羊報甚。諸謁陵者。還自昌平。老幼扶攜。相迫于道。守關者獲間諜一人。僧法順者。其得猴兒李。所誘南侵意云。李者即指揮李懷也。

全邊略記

卷三

五

敗降於虜。稱爲平章。號令諸部落最強盛。兵部乃頒重賞世襲之令以購之。而執其子勇家屬。安置於湖。乃命都督劉暉太監張忠統桂勇西官廳千人。人賞二金。二布。繼命左都彭澤提兩路。率京兵六千人以防澤。乃請曰。臣昔中州西川討賊。紀功則有科道。摧鋒陷陣則有總兵。非臣所獨理也。今虜勢較流賊既懸。今臣一出生提六千未練之卒。亘兩路千數百里之遠。當十數萬之賊。寥寥兩參將何能濟。詔如所請。以成國公輔。朱總戎焉。撫臣王純塘報。虜多至六

萬大帥濟浩。禦之賈灣而敗。衆寡不敵。且以自効。兵書王瓊駁之。純初自謂宣不煩發兵。及遭充斥。顧嬰城而回護其狀。應俟事寧。勘處十二年秋。車駕出居庸至懷來。及宣一帶遊獵。大學士廷和楊等屢請回鑾以安衆心。舉正統爲鑒。不聽。時江彬挾上自恣。始誘爲西北之行。旣幸宣。遂營建鎮國府第。時時夜出。見高門卽馳入。召其婦女。于是富民厚賂彬。爭以求免。久之。樵蘇不繼。至燬屋廬焉。上幸大同復過宣。遂迎春于宣府。歲暮還京。十三年。車駕復幸

全邊略記

卷三

三

宣府行宮已成。糜費億計。更葺豹房所貯諸玩。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上樂甚。稱之曰吾家。蓋彬怙寵。計諸幸臣不得近云。十五年。虜駐把兒墩。朵蠻甯牛心山。幾三十里。部議都督卻永。參將楊玉。都督朱洪。各軍昌黃間。仍令宣城伯衛南寧伯良各營千人于白羊。而在京之十一營各選三千。聽太監孫和以時調。嘉靖五年。虜從大同及宣。都督傅鐸禦之而遁。上勅獎之。六年。虜犯宣中路水地莊。參將王經領援力戰死之。三月復寇大白楊。參將關山戰死。

御史杜民表以聞。因劾巡撫周金。太監王玳總兵傅鐸副總時陳諸失事狀。上以一月連喪兩師。切責戴罪。仍命起侍郎馮清提京軍以往。而周金請緩京軍。惟調遼東延綏二枝足矣。詔令清卽領其事。值宣米價翔貴。大軍苦之。守者酌給折色。石增七錢。軍大譁。共詣侍郎清。諄諄侵辱。清許之曰。本折兼支。其可。衆乃稍定。戶部曰。軍容暴肆。非專在饑。往甘肅大同之謀。可戒也。領軍嫌隙互生。授意犯亂。豈爲體國恤耶。上乃申命其律。七年。虜五萬入大白楊。大

全邊略記

卷三

三

趙瑛副帥時陳。拒於雞鳴山。魏祥劉越郝鎮李彬任鳳皆集。虜遁上首功一十級。上嘉其功。冬滴水堡軍郭春小蔡旺等之爲亂也。都御史劉源清遣捕之不密。春等覺。遂燒草積二萬餘。而驅堡人登城拒捕。傷官兵甚衆。副帥劉淵執旗。散其脇從。春等四人自刎。小蔡旺等十餘人。就擒縛送法司。以放火例梟之。劉撫以叛聞。而法司不太深也。諸卒初憤其負主所訴。環甲不服。官司慮生變。爲逐其負主。春等益橫。毆擊燒荒士較。僞號大王天師云。御史李宗樞條上屯

事。曰宣大二屯。宜查清占者追奪。換鬻者改正。坍壓者撥補。給由驗對。力貧則上帖於官。別召種之。宣之順聖東西二城荒熟地。共三萬三千四百餘頃。團種之軍。因官之選補於各衛也。往來無常。所賦遂滑。乃預拔月餉。大失耕守之意。管屯之所未宜更調。詔如議。十六年虜入掠張家口。指揮趙鏜死之。十九年宣撫楚書言虜住沙窪。請調綏遊以備。上諭其勿輕調。已而虜三騎突入。揮僉王勳易之。追之而陷。官卒二百餘人俱被殺。秋七月虜騎數萬人。萬全右衛。

全邊略記

卷三

三

大帥白鬱與戰於宣中。敗之。其分入者。副帥雲冒敗之。虜涉素乾河。半渡值雨。官軍急擊。又大敗之。斬首百六級。部言宜自都勲喪失以來。日坐不振。是捷近所未有也。上嘉之。各進秩。賚士有差。二十三年宣撫王儀言。五路北則龍門許衝。中則大白楊。西則膳房。新開河洗馬林。諸爲要。請得選良家。趨健敢死者。以三千聚本城。以一千聚萬全之右。以一千聚獨石之壘。仍繕械挑騎。而拔舊將李彬童。賜江瀚張點。令部署之。克捷者重其賞。以三百金。超其三級。而遜懷。

者法無赦。得所請。三月龍門之寇五百騎來。大帥卻承副帥崔天爵。令滴水之劉環。前後夾擊之。盤道得級十五。及陽口得級二十。有七虜復馳。確春喬永。取其級九。部以捷聞。賜勅獎勵。總督翟鵬等各晉階。王儀又慮獨石之險遠。可將松君二堡。修戍爲聲援。且田極腴。我所當復。於此乘勢興之。報可。部發餘鹽。例一萬五千金子之。十月虜從把兒河抵順聖川。軍于浮圖峪。于是紫荆戒嚴。上大怒。逮總督翟鵬于獄。二十四年總督翁萬達奏虜酋吉寧答及俺答等。

全邊略記

卷三

三

先犯陽和。繼侵膳房。不得逞而迅行。必寇中北二路。給事中李文進奏報宣大二邊。侵餉數多。乞治諸臣之罪。內原任尚書樊繼祖十三人。郎中楊銳三十六人。揮司馬世彪一百二十人。得旨樊繼祖楚書爲民餘奪降有差。萬達奏項歲虜犯多。由宣大之界以入。自同之陽和。至宣之紅土臺。計一百二十八里。中有鐵裡鵝鴿瓦窰。悉賊路也。自磨口從東北踰崖六十里。至于馬頭兒。抵宣西之陽和界。如此。則李信屯之兵。亦可併成兩鎮。共享其利矣。部議鐵裏鵝鴿之。

問。舊有二邊一道。可以扼塞諸途。何為舍此大邊十餘里之墻而不為。棄二邊百餘里之險而不守。乃復重築百三十餘里之勞。鑿山開道。工力相去。豈不百哉。上曰。守臣躬所相計。必與遙度者殊。其如萬達議。萬達又報曰。臣惟修邊為守邊也。如不可守。修之何庸。新平北故有墻十里。築在山巔。不可用汲。其鴉鴿阻絕。岡厓咫尺千里。是以臣欲改築于麓。為易守。故非。聖明獨斷。幾搖矣。上曰。從中改請。幾壞乃事。於是委總兵周尚文統之。大同陽和門山口一百

全邊略記

卷三

三

三十八里為堡七。為墩一百五十。有四。宣府西陽河六十四里為臺十。削坡斬崖五十里。工止五十日。向估三十萬省其一分。御史勘實之。周尚文乃奏。東自宣府。西陽河起。由天城陽和左右。平威井朔。至山西丫角止。計築墻六百五十餘里。收進虜占地土四萬餘頃。召軍一萬五千。分給耕種。資其養贍焉。詔曰。軍餉永不報科。九邊著為令。先是薊撫郭宗臯報。獨石有大虜焉。既而無其耗。及七月。虜犯龍門。叅將董麒不報。督府而輒率所部勦之。斬三十餘級。其明日

陳勳死于陣。吳陽戰二日。乃歸。麒與坐營谷泰先還。遇郭都王浩于青沙。告以虜且去。罷歸。總督萬達劾之。下部議。因責薊州講張之報。而董麒谷泰不救勳陽之戰。而遇都浩之援。各治之。十一月。戶部請發年例六十萬。于宣大三關糴糧。為秋防計。上曰。屢年大破常格。倍出不貲。耗蠹行查。遷延不報。且勿發。已而冊到。准五十二萬予之。萬達奏曰。宣正遊奇兵四營。營各三千。分屯要害。立法周矣。近者撫臣儀帥臣永。拔其精銳五千。別立戰鋒五營。而統之以廢將。遂

全邊略記

卷三

三

致各營耗憊。及遇舉旗。復謂親兵自挾反。驅諸路兵為前蔽。士皆解體。且坐營李塘。前愆未贖。失律隨之所宜問。上曰。新立五營。變亂兵制。即令革罷。萬達更報秋防。日設險有常道。所貴因乎形勢。用兵無定術。所貴酌乎時勢。山西起保德州。黃河岸。透遷而東。歷偏關。抵老營堡。盡境實二百五十四里。大同起西路丫角山。透遷而北。東歷中北二路。抵東陽之鎮口。臺實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起西路四陽河。透遷而東。北歷中北二路。抵東路之永寧四海冶。實一千二十

三里。共一千九百餘里。皆逼臨胡虜。險在外者。所謂極邊也。山西堡老營。轉南而東。歷寧武。鴈門。北樓。至平刑關。盡境約八百里。又轉南而東。爲保定之界。歷龍泉。倒馬。紫荆之吳王口。神箭嶺。浮圖峪。至沿河口。約一千七百餘里。北爲順天之界。歷高崖。白羊。至居庸關。約一百八十餘里。共一千五十餘里。皆峻山層岡。險在內者。所謂次邊也。外邊之地。有險夷迂直。總而較之。則大同最稱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分而言之。則大同之最難者北路。而宣府之最難者北

全邊略記

卷三

三

路也。山西偏頭關以西五十里。恃河爲險。偏關以東之百有四里。則畧與大同之西路同焉。內邊可通大舉。惟紫荆寧鴈倒馬龍泉平刑諸關隘。適年以來。大虜屢寇山西。必自大同入。侵犯紫荆。必宣府入。未有不經外邊而能入內邊者。唇齒戶堂之喻。蓋以是耳。也。衆之族。驚忿雄捷。出於風氣。以騎射爲本業。專于技。而無待之教。戰鬪之事。人人能也。而我事隸於羣牧。業分于四民。百一爲兵。勞於訓習。習且弗專。故多弗精也。彼聚寡爲衆。乘時而攻。我散衆爲寡。畫地而

守。攻無定勢。所貪嗜。疾馳而逐之。飄忽如風雷。守有定形。遇賊必齎糧。負甲而隨之。瞻顧而狼狽。彼去文字。簡號令。進無所驅。退無所憚。而我則議論多端。號令多門。退進由人。上下牽制。令併力以守要。益兵以防秋。事勢所必然矣。山西之舊發。四千五百。禦于大同者。所以保三關也。初無分地擺守之議。頃因虜越同入西。遂誤以同不足恃。乃獨築寧鴈以東。至平刑。墻八百里。掣同之班以守之。繼增太原七遊。及募丁。壯之衆。已六萬人。所謂財匱于兵。溢力分于僞煩。

全邊略記

卷三

三

者也。宣亦創于虜。盡調專于西中。而北路空竭。復徵之于遼陝。此五六枝者。以百四十萬計。費既不貲。難于持久。併守之策。所以爲善經也。守堡者各有分地。不必參錯徵發爲勞。秋高虜逞。若復泥往規。散處城堡。臨時動調。近數十里。遠或百里。倉卒令營首尾不應。則擺邊之當預也。山川之險。險與虜共。垣塹之險。險爲我專。我恃其所專。而奪其所共。則修役之當績也。夫出塞襲擊。試兵習攻之術也。虜牧于邊。未窺我塞者。將卒各得擇奇。擣其輜重。所謂小戰之利。大戰

之始也。上俱如擬行。二十六年。萬達定全支間支之規。酌兵糧道里之遠近而約之。曰。宣三十萬有奇。同五十三萬有奇。山西二十四萬有奇。著為令。宣撫孫錦奏報夷情。踵至乞于年例之外。發帑以支。戶部執奏。自二十年來。宣大餉獨倍他所。續請帑藏。已百二十萬。邊臣例外求增。非所敢知。上乃令萬達錦各自陳狀。誠之曰。邊臣恣為侵漁。無體國節財之意。其各奪俸。二十八年正月間。大同偵虜會俺答等糾眾將由去秋舊路寇宣府。總督翁萬達以宣府總兵

全邊略記

卷三

三五

趙卿。延儒恐不能當虜。疏請預調同帥周尚文代卿。至二月。賊果以數萬騎犯滴水崖。指揮董賜。江瀚。唐臣。張淮等俱戰死。虜遂南下。駐隆慶石河。遊騎分窺東及永寧。南及岔道。灰嶺。柳溝。大小紅門。諸口。遊擊王鎰。袁正。遇虜於隆慶州橋南。與戰却之。士氣稍振。虜移營向南。周尚文提大同兵萬騎至。南路將田琦率騎千餘來附。與遇於曹家庄。搏戰竟日。相持未決。次日復殊死戰。斬酋首四。舉其旗。賊氣頓沮。會萬達督西路將姜應熊等。自懷來順風鼓譟。揚塵而東。虜

不測。以為有大兵至。結營東遷。宣帥新任趙國張聞警馳關。至岔道。簡孫勇兵千餘。迎賊於大滹沱。敗之。遂與尚文等分道追賊。復擊敗之。虜狼狽夜遁。于是萬達以捷聞。因言虜狂於去秋。得利。知宣將不足忌。非時大舉。垂涎關南。其氣甚惡。幸偵報早聞。先期徵發。一時諸將能奮死抗彼方張。使不得南。矧居庸。西下。洪蔚。扶死宵奔。而尚文功猶稱奇絕。至於慢令。債師避災。擇便諸臣。則罪有不可逭者。臣謹究竟其得失之故。列上始末。惟 皇上賞罰之。 上曰。尚文加

全邊略記

卷三

三五

太保兼太傅。萬達晉尚書。翰賜臣。准先賞三十兩。卹錄其家。孫錦罷。歐陽安等法司訊治。輔臣嵩廕一子。曩者五堡之變。有 旨曰。內閣臣及兵部科紀功官。不得以軍功敘錄。著為令。居無何。分宜蒙首褒焉。先是二月。虜擁眾寇宣。束書矢端射入我營。及還。我虜人仍乞貢。二年來虜意切。萬達具戰款利害以告。屢降 嚴語。至是萬達不敢匿塞外情。而 上仍謂邊臣不能隔阻。輒乃實告。然虜耻貢事不遂。又以前使者被殺。故但歸掠射書如此。累入得利。習我弱。詞駕

驚有要挾意。非復數年前遺。姪。狀矣。迨秋。虜果復來。明年遂犯。闕下一一如其所言。翁萬達奏曰。今日形便。重宣大以數警也。往年虞山西。近時虞京後。何者。虜情不常也。往年急太原。內邊之修。外邊之築。今時急隆永。則。皇陵之後。神京之外。其所以培植根本。慮者可憚。勞哉。虜患猶水。設守猶隄。諸隄悉成。則漸成隙漏。諸隄未備。則先注空虛。乃今則已注宣之隆永矣。以二路邊計之。東路起四海冶。南墩而西。至永則界盡。北路起滴水崖而北。而東而南至龍門。

全邊略記

卷三

三七

城則界盡為邊。凡千七百里。而二路馬步官軍。防秋擺邊者。僅得二萬有奇。乃復守南山三百四十里之邊。兵分備疎。虜潰外防。則隆慶永寧之間。倉皇騷動。南山諸口山梁。多可漫走。我力不禦。則畿輔內地。不免震驚。九月虜三萬人。河楞掠萬全。左總督郭宗臯禦之。賊引而東。未行散掠。兵書翁萬達策之曰。虜若從鎮城出。深井掠順聖蔚州。則總督麾下足相待。又南而紫荆亦已有備。若從出鷄鳴趨新舊保安。逼沿河圖為南下。則宣北東二路。方與金字河長水與賊。

相持不得離次。而南山隘怯可虞。第聞督府已摘勁兵。由間道遠出賊前。以截東向。而扼關南。似為得策。總兵趙國忠與虜相持于嶺堡。西將趙臣尾之。同帥陳鳳裨將林椿焦渾張騰合追至。鷓兒力戰。會大風雪。虜退還營。次日復戰之。出境。二十九年虜糾諸部大舉至獨石。遂駐金字河。官軍拒之。兩河口不得入。遂犯薊直都下。三十一年撫劉璽言。自開互市。大同寇盜不為衰止。而宣府宴然。今乘其効順之機。撫之易耳。請無拘臣。以一年兩次。期絡繹開市。羈縻虜情。

全邊略記

卷三

三八

於國計甚便。部覆璽議可行。但原價無過五萬。馬無過五千。若能守此。雖一年數市。亦當聽之。報可。初虜守我約不之絕。近益驕。方市于張家口。越日而肆掠。巡按蔡朴請罷之。上曰。邊市悉禁。敢有效。逆建言者。斬。虜犯青山。遊擊孫邦丁碧戰却之。各被重創。尋又犯深井。副總郭都沒于陣。御史劾奏。大帥吳鼎得旨。主將發軍門取死罪狀。勦虜立功。賜都祠祭。三十五年虜犯黃王梁。遊擊張紘率陳徭繆策等迎戰。死之。三十六年寇犯馬尾梁。叅將祁勉追之。陷伏中。

姚登雲戴昇皆死。部議奪大帥李賢俸。宣府邊外屬夷日求內徙。撫臣議處之于寧遠堡中。事久不決。總督尚書楊博以此為皆邊境安危所宜亟處。但大同禍已燃眉。當救一時之急。宜薊患在厝薪。當圖萬全之計。乃建議請罷懷來叅將劉環。四海台守備韓鑑。而于獨石城中選有勇謀為眾所推。如尚表者。不拘見任廢棄。委之守城。功成一體陞賞。其薊鎮入衛兵。俱聽宣大督撫官便宜調遣。先發後聞。與本鎮互相應援。仍多設戍兵于懷隆。為居庸南山之蔽。為夷來

全邊略記

卷三

三

降者。但厚其賞給。不得縱之入內。以啓亂華之階。上俱從之。三十八年虜犯東西二城。凡十日。會久雨。乃分道自丁零引去。四十二年戶部奏。宣府四十年所上計簿。中間侵虧滯爛之數。以千萬計。而往歲新收籍內。未見一追償者。姦商百計蠹其中。官司多不能發。已發者復不能追。弊將何紀得。嚴旨。于是督江東撫楊巍條議。主客盈縮事宜。主兵之費。自十八年以前。歲用年例京運。淮蘆鹽引。河東鹽價。各省民運。及歲徵屯地園種之數。其本色二十八萬八千一

百七十八石有奇。草二十二萬七千三百七十束有奇。折色八十二萬六千五百七十九兩有奇。迨三十年來。或以新募軍馬而增。或以歲用不敷而補。鹽或以增減芻糧。而加徵運脚。遂至多三十三萬三千二百餘兩。臣等詳察弊源。十九年以前。軍馬未必盈於八萬之額。時且歲豐年登。民運交至。鹽引復皆報中。故雖有慮患。猶足濟用。三十年以上。邊地之豐。膏靡常。民屯之逋欠。日甚。鹽引之報中。漸少。而軍數且日加於往。非新增之。哀益於其間。其勢必不能給。客兵

全邊略記

卷三

三

守牆。煩費不貲。而出塞尤甚。一歲之支。至有四五十萬以上者。夫惟預發召買。則出納漸入準繩矣。八月虜酋黃台吉。帥輕騎自洗馬林。突入散掠田禾。暗莊堡總江汝棟。以銳卒二百。按伏堡中。不知其為黃台吉也。出而搏之。黃酋驟騎直前。我兵奮挺擊之。墮馬。倓獲之矣。為其部眾。致死奪之去。我兵得其盔刀。而還。陣亡二十人。虜亦有傷者。詔擢汝棟三級。賞十金。陣亡者各襲其子二級。是役也。黃酋重傷昏冥。越日乃甦。自是懼不敢犯邊者數年。隆慶元年。總督王

之諾。奏南山之合河口。一切山險皆屬薊。而宣皆斷
岡平麓。雖設聯墩。不為固。其地乏水。戍者苦之。請以
步千人助薊。使薊得宣兵。宣得薊險。薊督劉燾報曰。
薊部署已定。不俟增兵。且聯墩已成之業。宣不當輒
棄。部主燾議。因覆議南山戰守之策。曰。薊自白羊長
峪橫嶺鎮邊合河。延袤八十里。宣自幫水沙嶺瑞雲
大石板塔廟灣至合河。延袤亦八十里。皆南山之險
也。薊募三千。統以參將。宣募一千。隸之。詔允行。王
之諾。以宣大招回擄者。宣帥馬芳。同帥孫吳等功。故

全邊略記

卷三

四十一

爭總兵以七百人。參將四百人。守把二百人者。各陞
一級。各如所叙。二年。總兵馬芳出獨石二百里。襲虜
于長海子。敗之。虜追及于鞍山。芳又敗之。前後擒斬
八十餘。馬稱是。上賚蔭芳。總督宣大陳其學。條上
南山事宜。其畧言。岔道以東。自青石頂至四海冶。火
烟山。宜乘春築臺于柳溝諸處。水口濬橫一道。壕外
設石柵。柵外建大石墩。以分殺水勢。其張家等口。併
修之。道路禁軍民毋入山樵採。岔道以西。自青山頂
至合河口。為墩臺一百九十有七。宜及時脩補之。大

山口迤東一道。為暗門者六。咫尺居庸。宜嚴加譏察。
因薦參將李官之能。其議悉允。撫臣冀練言。河淮以
前歲以四百萬供京。河淮以北。歲以八百萬供邊。額
雖有定。而酌贏縮。調緩急。法靡定也。請于內地舉常
平勸借法。無事而能砥京。庶有事而不桂玉。至于諸
塞。則慎按伏。罷老弱。預召買。時支放。優商賈。通主客。
量本折。因時順人。而伸縮更易之。臣所計九邊士七
十萬。可用三十萬。以乘障。四十萬。以列陳。必擇其敢
力戰深人之士。勾於戶。募於市。以漸實伍。庶可以安

全邊略記

卷三

四十二

四年。御史燕儒宜奏記。國家建都幽薊。內設重關。外
聯四鎮。周且密矣。四鎮中。宣府為京師北門。而羣醜
盤據戶外。朝陽鞭于朔漠。暮飛矢于居庸。視諸鎮為
最急。延永之壤。南山之麓。陵寢倚焉。先年翁萬達
以東北二路。邊垣幾七百里。兵少力分。擬于東路鎮
南墩。與薊鎮所屬火礮墩接界。塞其中空。自北而西。
歷四海治一帶。共脩外邊一道。又自永寧墩。至陸臺
子墩。創修內垣一道。與北路新墻。聯而為一。經營二
載。功始告成。千萬世利也。嘉靖中葉。邊帥失入。虜多

深入當事者苟且緩誅。創為併守南山之說。而內塞漸廢。顧遺蹟雉堞。屹然猶存。所頽壞者十之二三。少加修築。而於左掖龍門衛。楊許二衝。右掖龍門所滴。水崖一帶。厚為之備。近蔽延永。遠護陵京。策之得者。或曰。已守南山。何用此邊為哉。不知南山接連居庸。去陵寢僅一舍。岡巒澗谷。盤互交錯。無可駐足。而懷延永保。沃壤平原。皆在其外。虜若委轡長驅。結營于懷永間。分兵肆掠。宣府諸城自潰。我兵踟躕山中。自成土崩。此棄宣府而無益于京師也。北路山谷

全邊略記

卷三

聖

偏側。砂石窮瘡。虜無所利益。垂涎延永。將冒險內逞。數年版築日舉。大邊已可據。復成內邊。則如金城玉壘。環繞陵京。虜遂巡于崎嶇。攻之不隳。掠無所獲。力倦謀衰。豈能抵黑峪。躍龍門。窺長安之嶺哉。此固南山而保獨石。信不誣也。從之。閏二月。虜酋黃台吉遣兵掠車夷。鞏固等帳房。夷眾以去。鞏固者。不知始所從來。嘉靖間始流宣邊外。與史夷雜處。宣因撫之。為外藩。然非故屬夷。亦往往為黃台吉所掠。至是撫臣吳允。奏言鞏固種落。不過千餘人。其去留無足為

我輕重業已使人詰問黃酋。令其遣還。但與史夷勢同唇齒。鞏固被掠。則史夷亦恐見侵。請於近邊閒曠之處。令築小堡二三。以安插之。俾藏老弱。其壯丁聽于近邊駐牧。部議報可。劉良弼又言。撫虜與賄虜異。虜誠心效順。吾因而字之。曰撫虜。扣關呼索。吾苟且應之。以祈免禍。曰賄。不察順逆。不衡是非。使人眩于名實。則恐今日撫虜之資。為他日賄虜之計。甚者借啓釁之言。掩養亂之罪。其勢積衰。為害滋大。請假邊臣便宜。度誠偽。審事機。順則撫之。逆則拒之。或東西

全邊略記

卷三

四

侵節奮力擒斬。無得奏聞。雖小有損失。無得重治。但不令將官債事。以致損威。此議戰之大略也。夫宣大為京師藩。而獨石為宣屏。龍門赤城一帶。又獨石咽喉。猝有警。難于應。非預積糗糧。何以拒守。臣謂獨石馬營八城。宜蓄一歲儲。以守為戰。中東西南四路。宜蓄數月儲。以戰為守。此議守之大略也。五年把漢那吉既還。誓保塞于雲中。俺答為其弟昆都哈力。請封授以都督。續市于張家口。巡撫孟重臨其盟。六年老把都。以病貢與市。皆不至。邊吏疑之。曰把都與土蠻

婚媾久。今或背盟。行且舍宣大而圖薊遼。或舍薊遼而圖宣大。皆不可知。亡何。昆都哈力吉能東山各病歿。酋婦一克哈屯。猛可。疑為漢人。斃死其夫。而俺答遂失左右手矣。萬曆元年。青把都偕永邵卜。既續貢。撫臣吳兌。請晉青酋以都督。時土蠻大肆于東邊。御史孫綜奏記。老把都妻若子。為三衛姦夷所誘。疑我毒其夫。而永邵卜小酋偶死。其疑亦與酋婦同。深慮青酋數往俺答營。夫豈不能約束其子若侄哉。而陰縱兩酋為亂。繆為恭敬。挾我厚施。不可長也。三年

全邊略記

卷三

聖

張居正論邊事。曰。昨巡撫張學顏。報稱達賊二十餘萬。謀犯遼東。臣即面奏。暑月非虜騎狂逞之時。今據薊鎮總兵戚繼光。揭稱諸酋已散。及臣使人于宣府。密探西虜青把都動靜。則本酋在巢住牧。未嘗東行。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已。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今無端聽一誑傳之言。與風聲鶴唳何異。萬一彼嘗以虛聲恐我。使我疲于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是在彼反得多方以誤之之術。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已之戒。失事必由于此。兵部以居中調度為職。一

聞奏報。遂爾張皇。事已之後。寂無一語。謂足以了本兵之事。不可也。四年。打刺明安兔。獵至膳房堡盜邊。副帥賈國忠。使問順義王。罰治之。如法。青酋與屬夷討孫卜。賴有隙。因其督長昂以報之。卜賴遂降。連年治兵。獨石外邊。請加市馬數。與順義王埒。督軍門吳兌折之曰。爾歲得稱金。吾將軍足矣。七年。御史安九域奏。互市之初。虜馬在上谷。不及二千。今已增至二萬六千矣。青永貪甚。吾上谷其曷能支。九年。部夷銀定。倘不浪。逐水草于馬營。擄我松樹堡卒。裨將曹祿

全邊略記

卷三

聖

見為貢夷不加兵。旦日。諸夷復獵獨石。滿五大磔氣。擁眾入大東溝。總兵董一元。遣通士尾之。捕磔氣尹兔。賴繫之獄。都御史張佳胤。請讓虜王。絕滿五大貢市。使馬應時馳虜營。俺答伏過。遂除其酋長所犯名。酋有脫脫者曰。此吾等為之。今免段奈台吉官。願罰脫脫馬牛一百六十餘。總督鄭洛會奏。復其官。與貢市。兵書梁夢龍。覆其事。賊夷免死。付之以夷法。其託託兒等。賞之。十三年。猛可。真盜邊。總督張佳胤。遣路將李如楨。問青酋。青酋傲而應之。佳胤決策行勦。謹

斥埃。明烟燧。久之閉關。諸夷咸困。怨青酋。乃與長昂婦東桂。款塞上。請除罪。而順義王因求增卜。失兔市賞焉。哈不慎。屢寇遼。不利而悔。乃遣插漢。我不良。牽馬牛羊。赴張家口。告罪。總督鄭洛曰。恰酋敢于呵喝亡道。今不躬匍塞。而遣眾要挾。託名講賞。且犯遼罪重矣。非羊牛所可贖。益閉關不許。哈酋聞之。獵雲川兩河口。入鎮安。傷酋百餘人而去。守備李春不之敵也。洛與撫蕭大亨。羽檄徵兵于龍門所。裨將李迎恩等兵出北柵。劉葵監其軍。至舊庄。遇哈酋。噍之。而陳

全邊略記

卷三

聖

師獨石。哈酋遣海左右來款。我折以詐。與戰數合。追八十里。虜退敗。走大沙窩三間房。乃巧白洪大黃台吉長子求款。于是哈酋青酋七慶酋白酋各還所。酋百六十六人。因道鎮安之役。以講賞也。而李守備誤以為亂。多遭殺戮。乞太師哀矜之。總督洛請于上。命御史徐申驗問。檄通官羊羔兒等。布告諸犯者。必罰治。哈酋如法。然後可。順義王率諸酋長。遣五磕氣。會長昂亦遣陶拜來。皆冒雨暑。待命境上。洛親臨獨石。數其負約。辯折之。唯唯叩頭。哈酋罰駱駝十。馬牛羊千。

大書番漢文字。誓天誓質。乃許諾。諸虜大喜。兵書張學顏覈其狀。詔賞乞慶等金幣。其哈不慎。貢市與復。十四年。青把都復治器。縱諸部。那詭至獨石城。擺言大卜落等。至張家口。頃之復罷。上谷卒出邊。樵蘇道逢段奈台吉部夷。我兵執而僇之。磔其尸以殉。鄭洛迺條對。以為此道上行夷也。我士卒何與。直欲以明威。此太過。且恐異時此酋將率眾寇擾。亡已也。十五年。侍御孫愈賢疏。邇者青永諸酋。市馬無定數。通事牧夷官。因緣為姦。今宜著為令。上谷二萬匹。雲中

全邊略記

卷三

聖

一萬匹。毋得踰溢。耗我軍實也。下鄭洛議。其部落打刺明安等。繁且衍。倉卒損減。慮召之尤。遂寢其說。十六年。段奈吉復寇白楊堡。略男婦馬卒三百有奇。新平將管一方。匿其事。為給諫張希臯所按論。免其官。頃之。扯力克及青把都。罰橐駝牛羊三百。輒悔過。兵書王一鶚。復請與段奈吉之舊職。而賚青酋以金幣。三十七年。巡按吳亮奏記。宣大自款貢來。三十餘年。救寧阜修繕。懇闢然而未可恃也。臣躊躇其間。白言之。賞曰宜革。順義之賞曰宜停。卜酋倫序當立。保結

已投素囊。屢肆阻撓。不諧婚媾。非欲爭立為王也。不過借娘子之名。攘虜王之頌耳。額雖無溢。費實不貲。一年停封。一年冒賞。彼何所忌。而擁戴卜首肯歸命乎中國。雖不藉虜之封。不問虜之家。而封不成。局不結。已傷大體。尤釀隱憂。我何所恃。而素囊使用命。陽請求而陽宣諭。暗加賞而明剝軍。白頭之表文。可以屢上。則欽賜之玉印。終夷於草介也。首婦之主款。許以全賞。則勅封之王子。竟同於贅疣也。制曰。茲飭哉。四十年。薊督薛三才。巡撫吳崇禮之請復貢。

全邊略記

卷三

五

賞也。去秋西虜啞拜。犯墻子南水谷。已停其賞。一旦憬然悔罪。獻鹵倍罰。戎心亦戢。准令開復市于宜。可之。五月宣大督涂宗濬報嗣封之禮成。拜勅受賞者。卜失免五路素囊。把漢比妓兒慎擺腰。猛克耳六把兒慢也。西僧者哀乞。蓋朝兒計喇麻也。地則瞭馬臺得勝市也。漢大吏則宗濬宜撫石崑玉同撫汪可受。羣晏于清朔樓。鼓吹大轟。以前龍亭虜王歡若雷。四叩頭者。至三。蓋卜失免序應嗣封。而素囊陰據忠順之遺財。橫搶卜首之毳幘。臣等重申欵約。復覩中國

之威儀矣。卜失免封忠順王。把漢比妓兒封忠義夫人。各給御紵。有差。御史劉廷元以為支吾而釋擔也。宗濬復奏曰。自五路台吉物故而後。卜素二酋相爭未決。丁未迄爭。天阻其嗣封五歲矣。宰生台吉。五路聰明恭順。諭令糾諸部而解其紛。蓋糾部以鈐素樹疑以制卜。外相合以尊中國。內相離以批其腹。此密機也。四十四年七月。巡撫汪道亨奏。卜石兔來白海子。初八日與滿冠正娘子掛撒袋合婚。夫卜素相持已四年所矣。實利茫然。今役也。欲借明暗之兵威助

全邊略記

卷三

五

其一臂。故不難自河西。突如其來。結合東部。遂遣通夷謀之。四十五年三月。巡按周師旦奏。宣獨石堡雖稱開平衛。其實非也。開平老上都。去邊三百六十里。自陽武。疾祿。薛盡棄以界虜。改畫獨石一隅。懸入虜地。如撐孤拳。屬夷互市。直闖入城。盤桓數百。臣方慮其奸人囊橐之。而騁其遊魂。煽憂大也。訪之果得范雄李英。密據為奧。禁鐵恣馱之罔忌。中情外輸。擒二奸。而城中空。犬羊之跡矣。道臣薛國用商之。宜築二堡于關之外。每市期至。則啓關而整備之。一堡以居

寄客貨。一堡以安置市夷。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如糧入柵口。暗門者。以軍法治之。鳩其費。糧三千一百石。有奇。料價二千六百有奇。督臣吳崇禮。僉曰。獨石南翰赤城。東扼鎮安。西直馬營。實係中轂。建堡嚴夷夏之防。廓如也。報可。四十六年二月。宣撫趙士諤為援兵請餉。曰。精銳三千之派。謹奉。明旨。道臣杜承式。胡思仲。薛國用。戎臣劉孔胤。共簡之。前次已挑健丁三千。馬半倍之。甲盾稱是。今復募選部牒。每兵三兩。啓行已需萬金。而山西大同。人各五兩。眾口嗷嗷。不

全邊略記

卷三

五

得其平。豈能無譁。且素酋聚眾。未嘗忘我東鄙。打利諸酋。貪餌搖尾。見東事而攘野心。新餉一日不至。則舊糧一日不除。舊糧未除。則新軍不補。累吾宣矣。總督吳崇禮。以虜情聞。曰。獻歲虜王來歸化寺。素囊持其寺鑰。王子怒而回巢。自去年秋七月。卜失兔移帳于白海子。與滿冠正娘子合婚。今驟來而驟去。兩酋之言未決。款貢亦無期。互牽羈市。雖其家事。亦邊鄙所得預也。四十七年四月。援遼調宣兵前後五千。其餉人六錢。安家未裕也。時三路喪師。軍心大惶。聚謀

放砲。同號于撫道之門。寧死于宣。不願填河西鋒刃也。道則杜承式。撫則趙士諤。慰諭解之。加其行糧。兵部乃劾奏。領兵大帥劉孔胤。逗遛激變。請以軍律從事。有旨。錦衣逮孔胤究之。別選能帥領其兵。天啓二年七月。永邵卜之不赴邊久矣。近板漢卜兒素之地。復移幕于興和。約納西素。勾連哈喇慎。而挨生台吉等。暗伏二萬騎于白沙城。裨將黑雲龍。裴應魁。偵之。宣撫王之臣。為具塘報。六年十月。毛首乞炭挾賞。而犯滴水之火燒莊。叅將張承憲戰死。七年五月。把

全邊略記

卷三

五

漢哈喇慎之地。租舊屬于察漢兒。以講人口相隙者。滿五素幼時。受養于察漢。今長矣。率部落歸其父。世把都兒。而察漢不悅也。向白言曰。我欲得滿五素。併其部落矣。張家口。顧有如許王子耶。于是白言。傳調宣薊諸部備之。而哈喇慎家眾首皆從。奢兒城。移于亦地都。而青把都等。亦偵察漢犯獨石。未知誰仇也。乞火砲五百人為衛。察漢兒者。即虎墩兔愁也。擁十萬臨諸酋。諸酋求助于我。我應之。則逢虎之螫鋒。勿應。則棄哈之蠶食。非計也。兵部議。陽讐之。而陰障之。

卒亦無譁

職方氏論曰。上谷之患委矣。宣障在興和開平。乃大寧棄。則援失。徙衛獨石。蹙國蓋三百里。是以宣險委虜也。薊障在南山黃花之間。而虜間從龍門滴水而入。則薊宣兩守臣。左辟遜謝。是以宣內險委薊也。虜從東西順聖川而入。邑人不誠。是又以宣內險委紫荊也。開平王克元上都。設衛開平時。置驛通道。太宗嘗曰。滅殘虜。惟守此。夫守此而紅螺白雲以北。與遼聲相望。豐洲青山以南。大同大邊。益遠斥埃。與唐

全邊略記

卷三

五

東受降城接。豈不固哉。嘗讀葉文莊盛著獨石八城詩。敘曰。上都西郵劇道。詞臣才士。往來皆有詩。然其地南棄而不治。故經居庸者。以出關為口外。過長安嶺者。又以北至入城為口外。孤垂狄境。為特甚。文莊之修獨石。肅愍謙于之知人善任使也。鎮分五路。衝警屢至。三衛所伺。切于四海。冶虜未能徑下長安嶺。則獨石屹如也。昔賢之論。長峪鎮邊。兩城之募軍補之。浮圖箭嶺之防重之。茂山京操之士。雷之。李信屯之。界堡築之。亦既已見諸行事矣。其如地狹廢耕也。何

哉。宣德時。空運之策。董以帥。役以卒。雖轉三百里不

告匱。景泰以後。取諸民力。民亦勞止。歲例之外。復行招糴。募粟。斯乃可久。奈何荒壤沒于勢佃。支折違其農時。傳烽甘泉。始畫芻餼。敗乃公事矣。嘗稽儲蹠。獨弘治中。可支六七年。何其豐亨。亦稱敢戰。夷陵至今。而援遼之役。謀始宣伍。上剝下焉。故也。宣變未有傷于土木者。睿皇復辟。顧賞闔振。建之祠。謫其追劾者。乃至從難羣英。死于胡塵之下。如英國輔大司馬野而下。數百簪裾。未及其裔。令人望鷓鴣雞鳴之地。復于隍。

全邊略記

卷三

五

全邊略記卷之四

桐城方孔炤潛夫父輯

陝西延綏略 因原在內

洪武元年四月大將軍達徐副將軍友德傅既平河南乘勝克陝州直抵潼關攻李思齊之營思齊棄輜重奔鳳翔我師遂克華州馮勝請于達曰潼關三秦門戶也李思齊張思道日所覬覦宜擇將益兵為戍達遂命都督郭興統張龍于光等守之元將王左丞來攻之大敗不敢復窺潼關矣二年春大將軍達兵

全邊略記

卷四

克河中府遂會諸將造浮橋攻西安府營大陣于長安城北其平章王武率屬迎降遂進鳳翔初思齊之奔鳳翔也

高帝以書諭之略曰前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歟抑元使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歟若然亦時勢之常豈以小嫌介意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險而從之雖有張思道專尚詐力孔興等自為保守擴廓以兵出沒其間然皆非勍敵足下當時不能圖秦自王以失此機中原全為我有向

欲與足下相為犄角者皆披靡窟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豈為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必深入沙漠胡或面從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為資也中原相從之衆或不樂居變生肘腋孑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且足下本汝南墳墓所在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去夷就華當以漢賓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思齊見書有降意其麾下誘之入吐蕃思齊惑之遂奔臨洮諸將議師所向咸曰張思道之才遜李思齊而慶陽易於臨洮

全邊略記

卷四

欲先取之然後從隴西而下達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得之其人民足備戰鬪其地產足供軍儲大兵感之思齊束手矣臨洮既克他郡自下遂克隴州秦州鞏昌思齊窮迫遂舉城降時張思道弟張良臣聞之亦以慶陽降願時戴德攻蘭州克之大將軍送李思齊入見上嘉之命為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于京師夏大將軍進征平涼良臣復叛達徑至涇州良臣挑戰擊敗之大軍圍慶陽日久王保保欲為良臣聲援

遣將韓札兒攻破原州守將指揮陳壽等皆陷沒。達
徐與諸將議以驛馬關當原州之衝遣右丞徐禮將
兵控扼馮勝亦駐軍於驛馬關之東去慶陽三十里
與禮緩急相應復令友德傳薛顯帥兵駐靈州甯正
守邠州葉國禎守彭原以遏之札兒復攻陷涇州勝
等追擊之札兒遁去初良臣之復叛也自以其城高
兵精可據又以其兄思道王保保即擴廓帖木兒子初名為聲
援賀宗哲等為羽翼姚暉等為爪牙故欲拒守以圖
大功及王師圍城數戰不利遣人赴寧夏求援皆被

全邊略記

卷四

三

獲王保保援兵又為我師所扼不能至內外音問不
通糧餉乏絕至煮人汁丸泥燻之姚暉等知事不濟
獻門納師八月達勒兵進北門良臣投井中引出斬
之慶陽平并下平涼王保保賀宗哲皆北遁遣薛等
追之不及陝西悉平達等班師還京十二月王保保
探我之旋師也復襲蘭州守將張溫挫其鋒遲明敵
益圍城數重溫堅壁不與戰鞏昌于光援之至馬蘭
灘猝遇虜被執挾至城下呼張將軍出降光大呼曰
公等堅守大將軍行至矣遂遇害城中聞光言守益

固賊不利尋引去三年議征沙漠命大將軍達出陝
西大破王保保兵于定西古城獲王公百餘人降眾
八萬斬首二千級保保絕塞而遁是役也都督孫興
祖力戰死于五郎口右丞胡德濟失利大將軍斬其
部下數人械德濟送京師上念其舊勞特宥之達
遣鄧愈招諭土蕃而自將取慶元復乘勝取鳳州生
擒李參政等二十餘人遣友德為先鋒自秦州南出
一百八渡克略陽擒平章蔡琳遂入汧州令指揮金
興旺張龍分領一軍繇鳳翔入連雲棧攻取漢中知

全邊略記

卷四

四

院劉慶祚以城降達還軍西安留龍興旺守焉命都
督張溫兼陝西行都督府事入謝上諭之曰卿蘭
州之捷可謂奇功夫將帥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
恃功驕恣則名益隳仁者不矜其功智者克成其名
仁智兼全所向無敵乏仁寡智雖百萬不足恃也古
者之將撫摩安輯見情達變坐而制勝功名始終萬
古不朽古稱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又曰功蓋天下守
之以謙爾能守此則可以長保富貴矣七月僞夏吳
友仁寇漢中守將金興旺却之面中六矢力疾戰斬

數百級。領軍入保。而間道走寶雞乞援。大將軍得報。令友德傳夜襲木槽關。令軍中人持十炬。燃于山上。友仁軍大驚。遂夜遁。八月。大將軍率征土蕃克河州。招諭土蕃元帥何鎖南。普花兒只等。皆納印請降。追元豫王至西黃河底黑松林。殺阿撒禿子。於是河州以西。甘朶烏思藏等部。來歸甚眾。征哨極甘肅西北。數千里始還。詔建諸王府。封第二子棟為秦王大將軍。既還京。四年春。命馮勝往陝西。修繕諸城池。越年。自甘肅還。六年。臨淮侯德陳師駐陝西。出塞外。敗

全邊略記

卷四

五

虜于二岔。擒僞樞副失刺空等七十餘人。再出戰于亥刺河。斬首六百。擒僞僉樞忻都等五十四人。八月。詔西番土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賜印。俾因俗為治。以故元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為熾盛佛寶國師。分設烏思藏其朶衛二都指揮使司。自指揮宣慰。詔討等司。及萬戶府千戶所三十三。以官其酋長。自是番僧有封為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金章。詔命領其人民。間歲朝貢。蘭州八里麻民國買的反。詔

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著沙。與其弟火石。往招之。郭買的不從。著沙火石夜斬二首。以歸。衛以其事聞。請賞。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刃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獲牛馬給之。八年初。上以西番產馬。其所用泉貨。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至者少。乃命內使趙成。以羅綺綾帛。并巴茶。往市之。仍命河州守將善撫循。以通互市。馬稍集。率厚值償之。成又宣諭德意。自是番酋感悅。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

全邊略記

卷四

六

售。九年。吐蕃取都川藏。邀阻烏思藏使者。掠其輜重。命衛國公愈鄧為征西將軍。都督英沐副之。往討其罪。覆其巢穴。窮追至崑崙。斬首無筭。俘男女萬口。馬羊牛十三萬。置城東籠山南。置洮州衛。十二年。二月。遣使。勅文忠曰。二月二十五日。報至。知大軍已入西番。朕思之。自河州至西番。多不過五六日。今諸將已至其地。勝負必決矣。符至。爾即率師。從洮州鐵城。取道而出。朕嘗有密諭。當遵而行之。山西之軍。即令還衛。洮州猶宜擇人守之。十七年。戶部奏。潼關衛儲

米五十二萬四千二百七十二石。運貯西倉。鳳翔衛儲米十四萬六千四百石。運貯鞏昌倉。俱可給三年。者耿炳文奏。陝西所屬二十四衛馬步軍一十四萬四千九百九十一人。馬八千三百七十二匹。宣德元年三月。按察僉事饒安奏。寧夏甘肅重兵遠戍。供餉民力甚難。考其地皆極肥饒。官軍且耕且守。最為良法。太宗皇帝嘗命勘覆其田。十不得一。雖已屯種。不足於用。若令廉幹大臣往同掌兵者。勘覆之分給諸軍。

全邊略記

卷四

七

更番下屯。課其實効。仍禁官豪勢要之家。釐其侵隱。則地無遺利。軍有餘食。可省轉輸之勞。上嘉納之。六年二月。河州都督劉昭奏。今烏思藏等使臣往來。多用車牛。缺茶買辦。乞令四川運茶三十萬觔。分貯河州三茶司以備支。上諭行在戶部。臣曰。四川民貧。近茶課多不足。今欲運茶三十萬觔。民不堪命。但令近河州軍衛有司官帑所貯貨物。從昭用以易牛。庶幾甦蜀。七年五月。上諭兵部侍郎王驥曰。北邊防最切。必須處置得宜。昨既所進軍數。如延安慶陽

諸衛近寧夏者。皆往戍甘州。臨洮鞏昌蘭州諸衛。近甘州者。皆戍寧夏。舍近趨遠。勞費實多。又肅州鎮番西寧秦州。皆臨極邊。當自為守。亦分戍他所。乃別調官軍戍其地。此於人情。皆非便。爾同成國公勇。朱計議。務在得宜。勇等議以延安慶陽平涼鞏昌四衛。及西安前後左三衛官軍。戍于寧夏。而漢中鳳翔金州三衛所去寧夏遠矣。皆應遣還。而於寧夏中護衛撥捕總計一萬一千七百餘人。以寧羗蘭州秦州臨洮鞏昌山丹永昌涼州莊浪及甘州左右前後五衛官

全邊略記

卷四

八

軍戍于甘州。通計九千八百七十餘人。肅州鎮番西寧秦州衛禮店千戶所。去甘州遠者。皆遣還。從之。陝西布政王敏疏曰。陝今年田穀少。而邊餉遙邇。邇者市馬。驢畜物。民甚勞。今又買馬給行司。民實不堪。且民馬之良者。多以易糧給邊矣。所遺牝馬。駑甚。所遺駒。穉甚。悉不堪。請以苑寺之畜。及行都二司屬之畜。便上可其奏。罷買馬之令。正統初。發遣陝西軍之操。備京營者。准英國公輔。張議。綏德延安慶陽平涼秦州五衛。最為切邊。遣還各守其地。腹裏者。仍舊踐更。

焉。岷州千戶蘇玘奏本所額旗千一百二十名先請
甘。繼請涼。除屯者而城守十之二。且岷隘五十外薄
西番乞照洪武例一分屯田九分守城。緩急無虞也。
從之。都督鄭銘奏陝地界于東勝及察。腦兒沙漢
相接。洮岷亦臨絕塞。番族叛服不常。衛卒恒被別請
瓦刺脫歡。比諸胡特盛。乞訪驍勇通藝之人。獨緝給
廩。其鞏昌迭列孫地。止賴黃河為之限。更戍祇為煩
勞。乞改其巡司為衛。屯之邊境永安。上行之。兵備
曹翼奏瓦刺差遣使臣無他。探我耳。頃聞其說哈密。

今邊略記

卷四

九

一路已通。莫若將前後夷使發回本國。禮部覆以為
可。五年督同鄭銘奏西安府倉貯二十二萬四千九
百六十石。河南等郡所輸綿布二十五萬。倉庾不足。
恐其浥爛。請增其厥。時邊儲之充溢如此。初都御陳
鑑下令延綏各邊採刈秋青。而各堡執稱沙漠無草。
叅政許資奏曰。此都督王禎意也。勅民庇軍。當治其
罪。禎亦抗奏。鑑移寨損草。瘦馬諸情。上命都御王
鼎勸之。鼎報曰。移神木縣于平川。移楊家寨于縣西
五十里。取延安綏德衛丁屯田于塞堡。而量納草束。

塞外草實茂。宜令採之。不足則益以延安之民草。二
十萬。禎不得以馬瘦為禍端。從之。陝叅政年富奏都
司行都司歲供一百八十五萬一千四百餘石。則全
陝入額。僅餘四萬而已。兵官不籌盈虛。增加無已。乞
汰冗減繁。制一定之規。報曰。可。九年。巡按程憲言虜
犯延綏。守備李禎追于單窰兒梁。射中虜一人。官軍
被殺五千餘人。餘軍爭棄甲曳兵。匍匐乞命。虜遂不
殺。禎其衣縱之。裸而還。虜熟于計。示以生路。弛其死
心。往往致敗。將領不得其人耳。都撫陳鑑報比得死

今邊略記

卷四

十

刺報也。先偽授沙州罕東赤斤蒙古三衛喃哥等為
平章之職。更置甘肅行省名號。邀結夷心。為患邊境。
上命選智勇慣于戰者。往蘭縣脩之。其軍馬姑勿
增。班兵姑勿催。請景泰元年。鎮守徐亨奏曰。都督王
禎棄其所守堡寨。移于腹裏。葭綏二州。擅也。所棄地
慮為虜擄。乞削禎銜。返其守地。勅禎春入冬出。偏
執不宥。禎乃奏寇來。臣等移民入腹。都御史王文韓
福。乃禁止之。以致山城清平。巴門多為虜殺。宜治文
福失機之罪。下部兩議之。帝曰。且兩不問。二年命

修陝西平涼府固原州廢城。調西安等衛官軍戍之。從平涼太守張鏞之請也。固原本羌戎故地。秦開壤為隴西郡。國朝混一。寰宇建臨鞏二府。并置衛所者十二。以司戎務。州縣二十有三。以綏吏治。然其邊自寧夏中衛而西而北而南。宛轉三千六百餘里。蓋分陝之適中。控制之上游。然黃河積環於後。嶓冢嘉陵距於前。控番在岷。而有洮陽疊川之隔。禦虜在原。而有金城烏蘭之壯。偉哉山河之固。經制之脩。已天順元年。徐亨奏賊近寇。靖虜入楚。府馬營大掠。本府

全邊略記

卷四

十一

牧軍二千。何不令之習戰。靖虜衛中給器。亦足協備。從之。禮部奏。灌頂國。願贊善王班丹堅控等。言守護邊方。盜賊寧息。累遣使臣入貢。求食茶。坐船廩。給未蒙允賜。近日達賊。累寄書相誘。為惡。臣不肯從。臣難禁阻。切惟班丹堅。到葛爾小夷。僻處邊壤。朝廷厚恩。封以王號。政宜敬修臣職。撫化番夷。乃敢蔑禮肆狂。結連醜虜。請移秦蜀吏。整飭邊備。防其奸宄。仍賜勅諭禍福。俾安守禮法。毋聽誘惑。從之。天順三年。達賊七千。犯高家堡。延帥楊信擊敗之。斬首七十

二級。獻俘京師。六年。侍郎白圭。副都王竑。分兵巡邊。圭遇賊于棗園。固原川。竑遇賊于紅崖子。各小有所斬者四五級。去年冬。因西警至。上命安遠侯溥。枋佩將軍印。趨涼州。武平伯友充。陳遊擊巡徼其間。副總兵馮宗統。京營內衛。趨蘭縣。內官張溫監軍。七年。春。總兵梁瑤。奏河水開矣。亭來遁矣。請撤諸軍。還報。可。成化初。延綏西路將房能。奏臣所守白洛城。塞門堡。在偏南遠。看得白洛城北。地名鞞營。塞門堡北。地名榆林。依據險阻。水草便利。又與大兔。鶻龍州邊堡。

全邊略記

卷四

十一

接徑端直。斥埃聯絡。易為應援。可將安定。縣守官軍百名。併于白洛。操守為宜。綏帥張傑上方略。曰。延綏慶陽等境。廣袤千里。甚宜耕牧。但須增三營堡。有險可守。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堡頓兵不過一二百人。勢孤兵弱。遠兵猝難應援。府谷縣境。極臨東邊。西距諸營。八百餘里。師來寇去。勞敝無功。可選諸精兵九千。分為六哨。分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統馭得人。訓練有法。無事則歷疆。遇警則應合。又延安地臨極邊。鄜州定邊慶陽。俱在腹

哀相去不止數程。遇警猝難馳報。况虜入境必徑邊堡而過。延安膚施甘泉等縣。方到鄜慶。其鄜慶所屯防秋軍士二千餘人。乞分布沿邊要害。以備調用。從之。紀功郎中楊琚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疎。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賊。屢為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遊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梅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寧夏副總兵黃巨鑑奏。久偏頭關東勝州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

全邊略記

卷四

十三

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山。大石。腦兒。鮮石。海子。回回墓。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至寧夏黑山。紫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十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為地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從直道。以府谷堡。移柴關。故城等處。孤山東村二堡。移野蘆州。神木堡。移楊家城。柘林。高家二堡。移石落澗。雙堡。移直溪灘。榆林城。移穉林。白澗灘。響水波羅二堡。移白土寨。土門堡。移白臘峯。

大瓦鵲堡。移濫柴關。龍州城。移北城。塞門堡。移古黨。清邊營。移朔河。寧塞營。移察罕。腦兒等處。直與安邊定邊相對。當時守土者。亦以徒置煩勞。已之二策。不行。至今貽患。其一自偏頭關邊墩。河西一顆樹。至寧夏黑山。東西止七百餘里。共立十三城堡。則延慶二十六堡。寧夏河東二府。偏頭關河邊七墩。又沿邊墩臺。俱為內地。其二十七堡。戍兵併入十三城堡。仍各分守。共計戍兵三萬六千有奇。則七百里之地。雖曰平湯易於偵望。不難守矣。其一則以府谷至寧塞十

全邊略記

卷四

十四

六堡。移置故城。至察罕。腦兒一路。併作二十堡。止是營堡。營堡端直。墩臺給繹。所移城堡之數。則與一顆樹一路相等。其延綏西路。安邊定邊二營。與夏河東四堡。偏頭關七堡。仍用不移。然未如一顆樹一路。則併寧夏東路。與偏頭關河邊營堡。俱包括之矣。上曰。琚言有據。其議以聞。陝撫項忠奏。比者兵部以套虜將犯。擬調陝西諸衛。并延綏之民兵。分守榆林。鄜慶諸堡。臣忠計之所統兵少。彼已不敵。都督趙英。位至不及。難以取之。部議官軍三萬二千有餘。不可為不

多矣。大學士賢李以為河套非可聽為虜巢者。今毛里孩出沒不常。我方集而彼已散。我方撤而彼又來。良以我兵威之未振也。不一勞者。不永逸。其令兵部博訪廣儲于塞內。期以明春大搜之。上曰。然。召大同帥彰武伯信楊還京。信舊在綏。知地利也。延守臣報虜衆可二萬。五路入境。制諭彰武伯信佩平虜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趙勝統精步萬人副之。馬萬二千五百。神鎗千。神石百。以往安遠。戾教讀戴仲衡上言。京兵狃于優養。難以成功。邊兵生長沙漠。艱苦

全邊略記

卷四

十五

倚嘗可厚資。以作其銳。岷洮河州。富有土達土人。簡其壯。擇其尤驍者。必樂矣。延綏迤北。裂風震蕩。沙石。歟。楊積為坡阜。馳者多陷。今不須泥于綏也。東于榆林。西于花馬。察捷而行。多荷柅木為之衛。上命仲衡隨信。郎中楊瑀奏曰。各邊殺賊官軍。遇有生擒斬首。多為管隊官旗。詭為已功。亦有俟於中途。見有虜首。以財挾買。不從。則恃衆強奪者。亦有荷將領之勢。挾取他人功次。以為已有者。亦有將領見部下。獲有二功。欺取其一。以惠所親者。如此之弊。不可縷數。

上亟革之。兵書王復奏。延寧甘涼之倚。曰。東自黃河。府谷西至定邊營。接于花池。縈紆二千餘里。險隘俱在腹裏。而境外臨邊。無有屏障。緣有舊城堡二十五處。或出或入。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五六十屯。操反居內。耕牧多在外。賊聲倉卒。比及調策。已擄已出。及西南直抵慶陽。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其北西延邊。一帶墩臺稀澗。難以瞭望。臣等計議。臨邊府谷等一十九堡。必須增置。那移庶為易守。今聲息稍寧。先行摘發軍餘。採辦木植。候春暖土開。從

全邊略記

卷四

十六

事版鍾。將府谷堡移出。芑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水堡移出。黑河山。土門堡移出。十項坪。大兔鵝堡。移出。響鈴塔。白洛城。移出。甄營兒。塞門堡。移出。務柳莊。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亦甚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雙山至榆林城。寧塞營。至安邊營。安邊至定邊營。相去隔遠。合於各交界地。所名崖寺子。三眼泉。柳樹澗。瓦剎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鄰近營堡。量摘官軍哨之。又於安邊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通。共二十四座。連接于慶陽。定邊起。每二十里。築墩臺

一。共十座。接連于環縣。俱於附近。量撥贖之。北函沿邊一帶。墩臺空遠者。各添一共二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為溝牆。必須高深。足遮賊路。因其舊堡。廣其規制。必須寬大。足以積容烽火。相接而人知防避。營堡聯絡。聲勢相倚。可以遙振軍威。詔悉允。後府谷移于清水。則盧祥奏也。二年。總兵楊信奏。毛里孩雖暫遁。復藏套中。請更益軍十萬。以春從征。而會昌侯繼宗等。僉同。勅大同帥沈煜。宣府帥楊彪。各領五千。偏關馮慶。一千。寧夏帥吳琮。二千。陝守臣任壽。一千。

全邊略記

卷四

十七

盡赴信。而各選神機營軍。分成宣大間。三年。虜聲寇大同。山西撫李侃慮之。請以楊信搜套之兵。移布朔代。以備。廷臣雜議。毛里孩假和好。以緩師。旋擁眾以壓境。梟獍之心。實未可測。請大益兵。乃勅撫寧侯永。佩平朔將軍印。充總兵。而都督劉聚。鮑政。叅之。率官軍二萬以往。其京營士馬。整擗十五萬。聽策。毋得因循舊習。虧損國威。不爾省。三年。尚書王復奏。禦虜之藉地險也。宣大甘寧。皆有高山大川。延綏境外。亦有黃河千六百里。天險也。洪武間。東勝迤西。斥

堠遺址宛然。永樂初。殘胡遠遁。始移入延綏。棄河不守。東府谷。西定邊。紆里二千。班師之後。賊來何支。宜千高家龍川。增城設將。以鄜慶土兵。慶陽兗軍充之。留回軍之械。以少監秦剛掌之。其鞏昌臨洮之舍。餘李均等。連雲棧。青陽驛之站軍。姜迪等。原非正軍。而與正軍一體差操。及其逃亡。一例勾補。誠有不堪。各宜退回。免其赴調。而于丁多之家。選之。乃當。詔曰。可。四年二月。陝西固原土達滿四聚眾反。據石城官軍計之失利。朝廷逮繫陳介。任壽。吳琮。劉清。馮傑

全邊略記

卷四

十八

等。俱赴京師。下獄。國初。殘元平涼萬戶把丹。率眾歸附。其部落散處開城等縣。以畜牧射獵而姦利。天順末。虜酋序來。毛里孩內侵。把丹孫滿四。與其黨李俊等。有比從意。乘時劫掠。藏逋逃。張把腰。事覺。上司捕之急。會叅將劉清守備馬傑。復逼索各土達賄物。各土達怨之。滿四遂糾眾反。據石城。石城者四面俱山。峭壁高數千仞。西山頂平。可容數千人。劉清領軍與戰不利。陝西鎮巡撫遣都指揮邢端。申澄。率各衛軍往捕。戰于城下。申澄死之。邢端遁歸。官軍太潰。遠近

震駭事聞。朝廷命陝西巡撫陳介總兵寧遠伯琦。任寧夏總兵廣義伯琮。吳延綏都御史王銳參將胡愷。各統所部會討之。寧夏兵先至。介與琮皆不知兵。不候延綏兵至。麾兵直趨石城。賊佯納降。軍士勞困。饑渴為賊所襲。官軍遂敗。死者數千人。賊勢益猖獗。介欲自裁不果。時命項忠馬文升督軍。劉玉充總兵。官夏正劉清為副。太監劉祥監軍。五萬居固原。分兵為六路圍之。賊前倚深溝高壘。不輕與戰。伏羗伯毛忠恃勇自領銳卒。背山仰攻。賊據險力拒。毛忠戰死。

全邊略記

卷四

十九

我軍遽退。項忠即斬一千戶以徇。眾乃稍定。馬文升領兵曰。勝敗常也。語所遣使報言。賊當平。長安聞毛忠敗。益駭懼。兵尚書程信等議。以滿四驍勇。恐其與北虜連兵。關陝益危。交章請益兵赴援。其月彗出西方。中外洶洶。占者以應在秦州。不祥。項忠曰。賊虐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仰仗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焚惑守歲。卒以成功。今殆類此。乃不候援師至。即以師據賊水草道。於其傍近地。賊汲者設伏擒之。賊人馬饑渴。勢日益困。朝

廷尚慮師淹歲月。詔問忠可否。益忠兵。即上疏謂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補。時兵部懼賊乘屢勝。恐劉玉等不足任。猶奏請遣朱永率京軍四萬以往。永復張大其事。請定賞格。乃行內閣。時彭知賊可殲。嫌其張皇擬旨。令姑整軍裝待。再急啓行。會忠報軍中事奏至。上命司禮太監懷恩許安黃賜至閣下。召兵部計議。程信曰。事急矣。時日前者賊若四出攻劫。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困窮成擒矣。京軍何用再行。商輅亦曰。觀項忠布置。

全邊略記

卷四

二十

賊不足憂也。程信忿其言不行。出危言曰。項忠兵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耳。時廷臣羣然以為止軍。必失關中。咸尤彭時。固執輕敵。時曰。觀項忠疏。曲折保無虞也。眾猶未信。時項忠堅主坐困之策。與賊相待三月餘。掩捕芻汲者。賊大艱。人馬多死。我軍圍日密。出降者眾。賊將有楊虎狸者。驍勇有謀。滿四倚為謀主。至見勢不可為。夜潛出詣軍門降。忠等厚慰勞之。懸以賞格。令其回寨。擒滿四來獻。虎狸許諾。請誘彼出戰擒之。遂遣虎狸去。明日忠等整兵而進。伏

兵東山口滿四果出戰。遂為官軍所擒。餘黨潰走。發兵追捕之。斬首七千餘級。械滿四等。赴京師誅之。賊僅平。而延綏忽報北虜入河套矣。于是諸營軍馬悉撤回原鎮。捷奏至。人始服彭時輩之料敵明審。鎮靜得體云。先是忠日披堅于石城下。督軍與戰。先後廿餘陣。雖矢石如雨。略不少退。怯馬文升勸其持重。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輿論偉之。詔發陝西預備倉以賑民饑。都御史馬文升徐廷章主之。給事程萬里言。初安土達于寧甘。種類蕃息。滿四等

全邊略記

卷四

五

據險嘯聚。慮生他變。乞選大臣論詔土達。使之各率其屬。無自疑貳。且罷一切苛政。庶足歡動其心。毛里孩絕貢窺邊。宜擇精騎三萬。徑擣其壘。昔李靖以騎兵三千破突厥之衆。我今及其未發。早為之所。部議撫卹土達。請起致仕尚書王竑。密切防範。而勿居其名。毛里孩尚未犯邊。無故興師沙漠。勝負之形未覺。萬全。上是其議。五年。總督項忠奏。固原千里水草豐茂。蓄牧蕃多。生熟虜夾之。而千戶僅一所。是以滿四陸梁禦之者。孤州北有西安廢城。每虜所驅。宜立

一所。楚軍之逃者。清得三千。寄操西安。乞分益于此。地部覆如其畫。巡按江孟綸奏。岷州番寇。縱橫茶毒。項令衛揮后。參與其弟通。深入開諭。其生番忍藏。占藏。劄工三十餘簇。一百六十餘人。熟番栗林等。一十四簇。九十一人。轉相告語。悔過來歸。歸我擄人。辨我通。凶宰牛設誓。不敢再犯。已令副使李岷。從宜賞勞。諭以朝廷恩威。皆歡躍而去。惟祿園一簇。逆重不服。部言番性無恒。朝從暮叛。向化者緩。犯順者捕。上可之。巡撫馬文升疏。日洮岷二州。番簇寇路。塞隘

全邊略記

卷四

五

空濶。白晝邀劫。官旗坐是左降。殆盡。請築修寨堡五十餘所。從之。延撫都御史王銳。乞濟師。勅都御史王越。總制兩遊擊之兵。為挫套也。六年。兵書白圭上春防。日虜去冬乘兵復潛于套。其高山花池。芻秣未繼。宜令司農給之二萬支。半年以上。費以佐邊。匱乞勅楊信。邀擊以挫之。巡按鄭巳奏。裕民強兵之務。日臨鞏甘涼之民。去者踰半。遺糧多。勾于見業。宜令見在者。出本等。逃徙者。節所遺。庶民居康裕。流民來歸。若夫兵者。衣糧之弱支。駢于強支。已自失平。加以

屯步在野牧騎在場警來弱應每不支矣宜令強禦
虜弱以耕牧爲雙得之總兵房能留宣大之統軍以
捕西安之缺者部議王越所統軍已留矣西安諸衛
逃者近八萬摘于蘭靖慶者亦萬五千近而調則易
宜付之于白玉三月兵部奏北虜阿羅出誘朵顏三
衛寇延慶阿羅出者與開原王幹失帖木兒隙以河
自阻以套自潛而又糾孛羅乃王憑巢互聲門庭之
寇也巡撫馬文升奏榆林邊城控關中之管籥近者
侍調助警及調集而警已祛今之計惟練兵豐財足

全邊略記

卷四

三

食據險燎荒四事備則虜必懼沿邊複崖深澗賊來
必繇大川宋人禦夏俱築于川口乞尋故跡以時修
之延慶二郡土兵留之本城實其腹上曰所陳練
兵誠爲有理燒荒不盡如法究之都督白玉奏記延
綏東西二千餘里接于察罕腦兒斷頭山最害以咸
陽潼關南陽摘調更番來往失常竊見榆林城安邊
營神木縣地廣土饒宜立一衛取全伍于延慶而雜
之以刑徒令其肅肅邊軍強弱不齊見窺于賊宜于
其中精簡督力過人技擊嫻習者二萬命之曰遊舉

武臣能者提之假以生殺之權分置三路利用禦寇
其甘寧之操邊者累選于西安等父子兄弟相繼戍
遠數償官馬歲歲治裝樂秋不飽逃亡千計請如京
軍例原衛仍支糧月一石或復其餘丁之身馬斃別
有以區之斯乃可勸延慶兩郡所屬環合和葭保安
居散致寇合水之白豹等州鐵邊德靖金湯諸處遺
址宛然乞令三司親履三郵築新修舊羣氓有保聚
之固矣詔可其奏馬文升奏甘涼以堅壁清野勝
寧夏以恃山阻河勝惟榆林最要而驅虜獨費非有

全邊略記

卷四

五

十數年之積弗能勁厚也下戶部議秦中歲額三百
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二石筭所支餘者一百三萬
一千六百四十六石兼有開中鹽糧之類以三年計
之可足年半之需不勞借撥他省別行措置從之都
御史王越等議上勦賊遣將事宜左副總劉玉西路
將錢亮統騎步五千五百軍於安邊營右副總劉聚
統騎步三千五百軍於高家堡大同遊擊范瑾統三
千五百軍於神木堡宣府遊擊許寧統四千軍於龍
州城都督白玉統民兵二千五百軍於懷遠堡都揮

李讓統一千軍於清平堡。參將周海統二千五百軍於定邊。路將神英都指揮王宣指揮李勇統一千五百軍於鎮羌堡。指揮陳雲領神機一千三百軍於平夷堡。都指揮康永領一千軍於雙山堡。副總兵林盛統寧夏五千軍於威武鎮。靖清平寧塞諸堡。參將白全統甘涼莊浪四千軍於波羅安邊靖邊諸營堡。都僉王璽統代備二千軍於孤山栢林清水諸營堡。臣越同太監傅恭顧恒撫寧侯永統騎步兵一萬二千有奇軍於榆林。六月加廷綬征進馬草五十萬束。及

全邊略記

卷四

五

太倉折草五萬兩於軍前。其馬臨征時許日加料一升。守則如舊。從餉郎萬翼請以時方命將也。總兵官朱永奏賊萬餘自雙山堡分爲五路。往南深入。臣等會太監傅恭居中調度。都御史王銳固守城池。永與太監顧恒都御史王越督同太監秦剛署都督房能率京營宣大軍增調康永等往截賊之西路。通調范瑾神英劉聚等兵往據賊之東路。曠時會雙山堡翼日孫越等至開荒舖。遇賊迎戰。先僅二千餘騎。後乃倍之。官軍下馬列陣。既而蔡瑄等兵繼之。俱嚴陣以

待。問一虜酋耀甲策馬揮衆來突。我併戰十餘合。楊琳自東山黑屹塔柯忠自西白馬廟並至。鏖戰二十餘合。賊少卻。我乘勝馳之。殺傷甚衆。賊遂潰。追至四口川。賊復登山聚敵。我直擣其前。敗之。遺棄所掠蔽滿川野。又追至牛家寨。正遇吳瓚兵。賊見我兵少。分三百攻圍。馬儀自張家山李錫自麻莊山至。併力進戰。十餘合。滕瑾亦至。戰又數合。劉聚范瑾督神英等兵分據南山夾攻。殺傷甚衆。就陣奪旗。號拐子喇叭賊遂奔遁。從新市溝等路出境。劉聚等自爛泥河臣

全邊略記

卷四

五

等自張家川分道追出境外。日暮收兵。前後生擒賊三名。斬首一百六。獲賊馬一千六十二。射死賊馬二百八十一。騾七十六。鎧甲弓矢器械等物七千二百六十四。旗號一。纓頭拐子二。木喇叭四。奪還牛羊等畜七千有奇。審知虜酋阿羅出爲流矢中傷。脫身而遁。餘賊號哭散走邊城。老稚歡呼稱捷。奏至。上命陞奏捷者一級。賜勅獎勞。八月命廷綬征進諸將分兵就糧。范瑾駐東路神木等堡。許寧統駐西路龍州等堡。餘兵三千駐中路。林盛各還黃河七堡。花馬池

甘涼莊浪馬隊兵留環慶。白玉還陝西原操。蔡瑄王璽張翊俱充遊擊將軍。瑄統於延綏。璽統於黃河七堡。翊統於花馬池。延綏總兵房能疾選將代之。從都御史王越等議也。餉郎萬翼所奏對界之外障卒出而耕牧。開其沃地。使賊因糧于我者。宜禁。山東逋民棲于神木葭州。審籍復業。願編伍者。宜聽。邊將以損兵為失機。寇至率嬰城閉匿者。宜禁。舊制以奮勇當先者為奇功。斬級者次之。近則一例授賞者。宜革。部依所擬。七年兵尚白圭奏陝西近年毛里孩滿四阿

全邊略記

卷四

三

羅出等相繼毒痛而出師所至。供具輒乏。班師未幾。致寇如故。守臣負昧良圖。宜加警究。上馳勅切責之。以秦剛王銳年久廢馳。還京遣代。後與房能俱下。于理。巡按劉誠奏陝自有軍。如臨鞏七郡土壯。共二萬之數。今緩三邊之操。而急京營之練。守臣顧糜祿哉。非有大寇。不應大調。第士壯。雖二萬。馬僅千騎。宜收滿四之脇從。及高橋之土達。勿為虜誘。補以番馬。統馭得人。即勁旅也。部酌行之。餉司谷琰奏歲歉兵興。轉輸不已。饑僅供億。費百萬計。飢旅之後。民力少

紆。狼子野心。烏合別部。請師久駐。士悉思歸。芻糗之徵。車載險途。易為肩背。百姓怨咨。暴師萬里。老臘瞭然。虜以馬瘦方散。何不休息。少蘇從之。朱永亦以為言。乞還官軍。以養銳氣。詔留其帥而還其軍。巡撫馬文升奏。洪永間。天下武衛各有孳牧馬。歲久姦滋。遂致隱沒。宜按所司追之。胡兵利平野。漢兵利險阻。榆林曠矣。環慶重山。復嶺古蹟。猶存。虜來必循大川而行。西則黑城溝。東則鐵鞭川。西則環縣之本鉢。古城可斷其吭。東則鐵鞭城之古址。可拉其襟。仍請慶

全邊略記

卷四

三

陽之土兵。以實之。悉允其議。廷撫余子俊奏。西安所軍之防。榆林已越三年。土無完衣。寒苦特甚。請運襦袴。各二萬五千副。餉之。從可。先是兵書王復行邊。徒響水白洛塞門三堡。而易其名曰平夷。清明鎮靖。及余子俊撫此。平夷水脉頓涸。二堡去水遠矣。舊堡尚完好。乞還戍于水所。而哨其新疆。從之。余子俊欲鑿山剗崖。乞役丁夫五萬。上曰。設險守邊。興工動眾。當審民力。姑緩之。都御史王越總兵朱永。乞回宜大。部議難之。帝曰。不然。去秋尚逢無事。頓兵。崔永等

姑還以待。是時李羅忽及亂。加思蘭累乞還其所俘族。兵部言我軍所禽酋多道死。無可給。令通事諭此意。延綏總兵許寧亦奏。李羅來降。懼阿羅出讎讎也。彷徨瞻顧。乞撫慰以固其心。部從寧說。令邊臣靖安伯和勇諭以降順者賞。往雖有小過。略之。毋得疑貳。自取滅亡。子俊為畫綏防套之計。得十五萬。變易于榆林。豆萬石。草百五十萬。毋失措。戶部如議。以山西明年應運大同稅。預撥粟五萬。草五十萬。河南做此運。綏准該年之數。又准鹽積引五十二萬二千三百

全邊略記

卷四

三

有奇。每引料四斗。草七束。聽畫從之。子俊又奏。榆林軍舊于西安四護衛。延綏慶陽三衛。河南南陽。額上所直隸。潼關寧山二衛。調之。其屬陝者。都按二司會選之。惟潼關界于秦豫間。寧山界于豫晉間。直隸于五府。都按不得統焉。御史巡方亦以隔境難于編歷。乞勅撫鎮守臣得而核之。法令昭矣。部議從其請。八年春。馬文升報虜酋亂。加思蘭合阿羅出渡河。已及歲餘。互讎分路。而部落入抄固寧。脫使窺知。鞏昌繁衍。慮必深入。往者毛里孩之役。集調至五萬人。今

固原僅三千。必不支。章下總督王越等具方略。守監劉祥奏報。去年十一月虜入固原。海刺黃嵩殺倉官五人。二月入渭縣。殺民三百餘。稠泥殺苑寺軍餘二十。掠公私畜七百計。今正月更入平涼。諸處報至。而綏路將錢亮追虜于師婆澗。被圍與戰五日。栢隆陳英中流矢死。指揮蔡瑄自擁不救。事下部議。邊大吏俱宜覈厥罪。復會廷議。請遣大臣一人。區畫師行之查。遣大臣一人。付以便宜。詳戰守之策。蓋斯時主上寬仁。海內未至虛耗。遇邊務輒付之。廷議大

全邊略記

卷四

三

舉廷議者。當事卸責之路。大舉者。發言好喜之聲。累遣內外重臣。揮霍多指。經費不貲。信乎廟筭。豈在盈廷矣。兵書自主執奏。總督王越非假以重權。人不用命。請畏縮失機。奪級掩功者。參將以下。令越即軍中斬之。以徇平涼。高橋多上達。土壯善騎射者。令越得自招集。授以官。復其賦役。編為義勇。典守饑饉。不分方。而軍職聽越執問。其弊詔可。圭復奏虜性桀黠。水間不遁。秋高必來。邊軍僅足固圍。何以窮追。必于明春大舉。搜套庶幾一勞永逸之功。請先集夫五萬

列堡間。運足半年之食。然後選勁兵十萬。簡命文武大臣督之。所須戰具。期以冬脩。上曰。虜悖逆天道。必須統調除之。可悉如請。勅吏部侍郎葉盛親詣延寧。與王越等議。以開固原之會。寧守備董縉。遇虜于猪岔。隔河而陣。有二賊渡河。我師遂亂。縉避之。失兵二十。失馬二百。縉飾其說為功。馬文升劾縉。以衆擊寡。傷損威重。釋縉弗治。曷以懲衆。械之至京。上曰。先遁當死。姑從寬降三級。令殺賊。今後失機將領。監候奏治。不必解京。更勅守臣曰。領兵官不用命。

全邊略記

卷四

三

者。輕則量譴。重則軍法論罪。然後奏聞。總督王越報虜從定邊入。寥斌追斬二級。虜又從寧塞入。至蒜澗。知我軍已集。遂還。周賢衝之。斬二級。劉寵等援之。追于榆溝。生禽四人。斬首十五。李英伏于古峰。斬十級。詔賞銀幣獎之。命侍郎陳俊為延綏二十五堡區畫草糧。侍郎葉盛奏記。臣與白玉馬文升以守養戰。榆林以西。虜路所入。一自寧塞保安。進金湯。直抵鄜州。一自安邊定邊。入環慶。一自寧夏花馬。越武經營。與鹽池高橋。萌城入固原。自固原又分二路。東自

黑水口。入開城。平涼。西自海刺都。入會寧。靖寧。蓋靖虜固原。合調于諸處者。僅八千人。率多老弱。鄜州雖有千兵。乏馬。徒步。惟甘涼莊蘭軍。堪調耳。會與靖俱臨鞏之喉襟也。宜留二千騎守之。環慶虜鈔衝也。宜調五千守之。計馬萬有五千。軍二萬有二千。且境內州邑。以無墩故。寇至門始知。當如環慶例。凡于聚居小堡。立臺入保。寇雖至。無所得。盛又奏。臣與余子俊講河套之宜。延綏自正統初。勦榆林城堡。二十有三。于其北三舍。築墩于其南三舍。植種于界石。界石以

全邊略記

卷四

三

外虜不利。掠後典兵者。私招通墾田。因而召寇。七年。隨山曲折。削之如城。川口左右。立臺峙焉。然未嘗借役民夫。虛城缺役。乞仍起山陝民力。以修之。延綏西路。舊守土門。大夷鵬等堡。鐵鞭鎖地。五穀黑城。子銀州。關等城。宋禦夏所築也。山勢最險。水泉甚便。近年棄土門諸要。而退守懷遠。威武。水險雙失。可移內地。魚河卒。出戍之。米脂以北。直抵榆林。順川通衢。商旅所經。宜增小堡。向年之調土兵。為防秋也。近馬文升欲掣回慶陽。而朱永欲如大同。土兵例如此。方合增

成初意。詔從所請。惟修邊不借役于民。蓋卹輸斂之疲也。盛又奏。延寧分守要害之責。擬於東路清平孤山鎮。羌栢林中路平夷懷遠威武西路清平龍州鎮靜靖邊十一堡。各撥騎兵一千守之。東路神木縣高家堡西路安邊營各撥騎兵三千守之。中路雙山波羅西路寧塞定邊各發騎兵二千守之。中路榆林城撥騎兵五千守之。東路令王璽蔡瑄神英西路令徐恕王瑄孫鉞中路令許寧范瑾領屯。其寧夏官軍數餘三萬。本境虜可入路。惟花馬池與武營高橋三

全邊略記

卷四

三

處不過二百餘里。宜令總兵會選各城騎兵及遊擊祝雄見領堪戰者九千人。令林盛分領三千於高橋屯。祝雄分領三千於興武屯。羅敬領三千於花馬池。其宣大軍暫令休養。俱得請而部更慮之。曰七八萬之衆。坐食駐師。延綏三十三堡。寧夏花池抵于高橋。共可四千里。分地而守。虜因其分。時出精騎入掠。因食于我。則客兵累發。一切罷撤。俟盛越至京議之。詔可。洮州衛揮使陳欽奏。生番星吉亂。累犯邊。今入貢治之事。下巡撫陳介擬辟銅岷州獄。既而守監劉

祥以爲遠夷向化。亦可比劫盜自歸。釋之便。至是生番越獄而遁。柔遠之失也。五月命武靖侯輔趙佩平虜將軍印充總兵官。與總督王越都御史馬文升余子俊徐廷章與河套大勦之師。趙輔奏請勇者李瑛馬俊吳玉孟原田廣蕭英鄒倫七人從軍。上見西征延遷時月。乃勅兵科郭銓往咨之。日聞虜六月間更來剽臨鞏平涼之境。趙英魯鑑等兵至而擁聽其得利七月間。西復寇花馬池環慶之境。姜勝白玉楊銘等亦駐兵境上。虜如蹈無人。朕念生靈荼毒。宵衣

全邊略記

卷四

三

肝食不遑寧處。爾星馳往勸。勇怯若何。特采來聞。馬文升亦奏。白玉趙英擊虜于固原。斬六級。趙輔亦奏。州鑑闖威禦之。于半箇城。綏帥徐寧夜襲虜營于鴨子湖。徐廷章亦奏。虜燔燉塞井。范瑾自遁。于是兵部請督責總制。越以下重任。並庸寸功未樹。從之。巡按王哲疏告去冬今夏。寇凡三入鞏昌。益肆深入。南必至秦州。西必至蘭縣。蘭警則甘肅西路梗塞。秦嚴則鳳翔西安動搖。原任尚書李秉王竑屢立邊功。或起專理事。阻不行。余子俊會計山陝河南。供餽繁浩。計

各八萬馬亦七萬五千。人思竄匿。內患恐生。共費八百一十五萬四千餘兩。而載運不在其中。竊意向者。剗削邊山。工役之勞。差減輸將之苦。乘隙修繕。息肩富強。則大舉可圖。部議遲之。七月。北虜寇臨洮鞏昌。巡撫馬文升敗之。追至黑水口。擒其平章鐵烈孫。斬首數十級。命兼節制三邊。九月。虜復寇章州。深入固原。及好水川。文升檄召諸路兵。暗伏湯羊嶺。虜至。遇伏。驚遁。盡棄輜重。無筭。擒斬二百餘級。因題其嶺為得勝坡。勒石紀功。文升又奏虜入寇之路。多安邊定

全邊略記

卷四

三

邊花馬而進。抵于萌城鹽池。約三百餘里。自萌城章州分為三路。東自打狼山。至鎮原平涼。中自葫蘆。至原靜寧。西自雪山鳴沙。至安定人寧。一萬四千里。地偏兵分。而蘭縣之襟甘涼。固原之襟平鞏。此其鍵也。擬以所調京軍二萬。遣將于此。部議不屬。而罷文升。自劾高橋花馬之寇。諸將失律。自太監劉祥而下。靡不蒙待罪。而大帥趙輔。總督王越。同報虜被我師。追奔出境。日夜東行。從征止餘二萬。須得十五萬。分道竝進。庶可成功。倘念民勞。暫為退守。移城就水。拓地據

全邊略記

卷四

三

河籌策非一。須及事寧。區處兵書。白圭封駁之。輔等統兵八萬。未聞一矢加遺。依違陳乞。首鼠兩端。下之廷議。輔等已至。邊虜復大掠。延慶不能少禦。事將誰欺。既欲進攻。又稱險遠。方張聲勢。遽愬艱難。輔復自陳。此者虜移營北渡。兩月不來。意者不戰自屈乎。曩所上攻守二策。莫若省兵節費。安民。臣等居此。勢既難行。事殊無益。宜暫還京。兵垣上封事。駁奏曰。輔等胸縮無功。謬為不戰屈人之言。以自誇大。妄乞旋師。果屢欺罔。部執奏。輔等坐耗邊儲。抵牾塞責。請兵之奏。輔行而班師之告。繼至。法不可容。請速治。以雪邊人之憤。時寧夏亦報虜入寧州。而延綏之虜。又入靖堡。殺千戶黃琮。則輔越之過益彰矣。兵給事郭鏗。還報軍中。進止曰。今六月後。虜取道花池。深入平鞏。洮境內一月。劫四千餘戶。殺擄人畜三十六萬。魯鑑僅一出騎。餘皆閉門自歛。姜盛護輜重。遇虜。喪其資。周海岳嵩楊銘韓英祝雄。微有警營。謹能贖罪。七月以後。寇縱陽。白玉張英魯鑑。尚行追襲。而許寧漢若。無聞。至于趙輔王越。已至榆林。逡巡不前。部將無所

號令。徒擁高牙。方且換為戰書。誣上罔下。宜逮訊為不忠者戒。上曰。輔已取回。不必問。王越仍降勅切責之。鎗又言。陝境連歲用兵。士卒死於鋒鏑。不可勝計。此皆奪勇當先。忘身徇國。中間得與卹賞者少。而棄不錄者多。身膏草野。而人不知。父母無依。而人不恤。寡妻孤子。情事可憐。頃至慶陽間。哭聲滿耳。問之皆云。師婆凋陣亡官軍家也。臣一聞之。不覺墮淚。况其同陣。寧不感傷。乞命撫臣。重加撫綏。務令得所。陣亡名數。勿遺一人。收其骸骨。賜予一祭。非獨以報

全邊略記

卷四

三

死事。亦是激勸衆心。從之。按延綏自正統中。命都督王禎守榆林。禎始城之。及十八寨。洎成化七年。置衛。八年。子俊廣榆林城。增三十六營堡。請盡釐陝中人。有伍籍詭落者。及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實其衛。又擇俊子弟之讀書。請建學立官師。為弟子員。俗初不習藝圃。乃求種教植。自是蔬果與內地等。內邊曠地。皆墾屯田。歲得數萬石。又相度邊地。每徒行數十里。盡得形勢。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為內國。初逐虜。遠遁河外。至正統

初。虜稍稍渡犯近邊。守臣乃于緣邊立界石。創置榆林諸營堡。外築墩臺以瞭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邊據險。難以窺伺。惟延慶地無險阻。可馳邊人為鄉道。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領居內。而我列屯守。反在外。請于邊帶墩臺空處。築牆建堡。其舊界石。一往多高山陡崖。宜依山形。隨地勢。或削削。或累築。或挑塹。延引相接。以為邊牆。于是東起清水營紫城。若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袤二千餘里。每二三里。則為敵臺。若崖連比不絕。又于中空築短牆。橫一斜二。

全邊略記

卷四

三

如敵屏狀。為偵敵避箭之所。凡堡十二。崖若八百有奇。墩九十五。兩月而功畢。九邊圖論曰。榆林舊治綏德。而弃米脂魚河等處于外。凡三百里。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反。虜得投隙焉。至是余子俊建議。從鎮榆林城。塹山湮谷。是日夾道連墩勾堡。橫絕河套之口。凡千餘里。要害既據。內地遂安。其遺民。故老有曰。鎮城舊在綏德。余公遷出榆林。軍民役死。不下萬計。窮簷荒廢千里。坵墟孤兒。寡婦。衰麻扶杖。日哭于軍門。而浮沙築牆。終難就緒。向使其遠鎮河

陞逼逐套虜。興此大役。猶可言也。顧僅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于荒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綏德藩籬。竟失。虜驅直薄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繇此觀之。宣大之役。臺諫交章。非無自也。九年十月。左都御史王越襲破虜營於紅鹽池。以捷奏云。九月十三日。滿都魯字羅忽亂加思蘭三酋自河套出。分寇西路。臣以遣將往追。道遠兵疲。必難取勝。宜率輕兵。搗其巢穴。仍與總兵官許寧遊擊周玉各率兵四千六百。從榆林紅山兒出境。晝夜兼行百八十里。夕營於白賊灘。

全邊略記

卷四

三五

北。又行一百五十里。探知虜賊老弱俱在紅鹽池。連營五十里。乃取弱馬分布陣後。以張形勢。選精騎。令許寧爲左哨。周玉爲右哨。又分兵千餘伏於他所進。距虜營二十餘里。虜集衆來拒。臣督諸將方戰。伏兵忽從後呼噪進擊。虜見腹背受敵。遂驚潰。擒斬三百五十五。獲其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燒其廬帳而還。上賜勅獎諭之。河套在陝西黃河之南。自寧夏至山西偏頭關。凡二千里。古有城池屯堡。兵民耕牧。後以濶遠難守。內徙而棄之。自是草木滋茂。人跡罕

到天順間。虜酋阿羅出入居之。時出劫掠。成化初。毛里孩亂。加思蘭字羅忽滿都魯繼至。初猶去住不常。六年以後。始爲久居計。深入諸郡。殺掠人畜數千百萬。歲常三四入邊。將擁兵坐視。或出而尾之。偶獲所遺老弱。輒虛張爲斬獲之數。甚者殺吾民爲虜。級冒功陞賞。有敗郟者。罪止降謫。且多有之。嘗三命大將朱永。趙輔。劉聚出征。王越嘗董其役。大抵皆如邊將所爲耳。虜患日熾。用事者議搜河套。聚兵分萬人於邊。預征山陝河南一歲芻糧。孳千百萬以饋之。然莫

全邊略記

卷四

四

敢當其責。皆以地濶事大爲解。師老財屈。而外郡皆被殘破。內郡亦且危急。至是。越始爲是役。時三虜之精壯皆已四出。惟老弱在營。聞鼓砲聲而潰。我軍邀其奔命。不前者斬。獲之以還。及三虜回。見廬帳畜產皆以蕩盡。妻孥亦多喪亡。相顧悲泣以去。繇是不敢復居河套。其勢頓衰。議者謂此捷前所未嘗有。越等雖頻玩寇。然能乘險成奇。亦可嘉尚。十一月。王越奏韋州之捷。十月十一日。李羅忽滿都魯亂。加思蘭入寇韋州。臣方自境外破虜老營而還。廷寧宣大總兵

范璟周覽岳嵩俱率兵至章適還慶僉事左鈺兵來會至紅城兒有二虜衣紅突攻右哨遊擊緜謙祝雄擊退已而復攻左哨副總王璽及周覽就陣斬之虜眾奪氣眾軍行之呼聲振地虜散湯聚戰大敗而奔棄輜重軍器滿野至十四日總兵劉聚又邀敗之於三岔共斬首一百四十九奪還男女一千九百三十四馬驢牛羊二萬九千八百皮襖盜甲弓箭等物一千六百一十。上賜勅獎諭之。馬文升奏倣有宋緣邊次邊之制以榆林一往為緣邊以米脂綏德安

全邊略記

卷四

聖

定金湯鐵邊柔遠懷安環縣慶陽平涼固原一往為次邊軍儲貯于次邊而重兵防于緣邊虜失利矣戰車鹿角民罷已甚俱暫蠲之驛路在北無警之交達也聞警則南路從鳳翔至隴州清水二百五十里間石背其地請移其驛漢中商洛多盜則秦韓蕭三護衛之餘丁利為通藪曩者滿四之從入可鑿也平涼諸土達雖編戶終異類在高橋者家業飄零尤宜賑給寧夏大小鹽池有自然之利何不開中十萬引塞上使之俱報可紀功兵部郎劉洪曰客冬之留榆林

主兵互託之客兵益不堪今雲貴軍之在西安者以清勾為苦往往願輸榆林募似善平虜將軍劉聚都御史王越奏固原宜立大帥朝議未許乃條欲省民力當於聲息稍緩之時大同遊操候於朔州山西遊原為延綏而設操候於侯清營宣府遊臨期度勢調之定邊新興安邊永濟畢家梁鎮靖俱水苦俱遠人馬多病內定邊新興安邊永濟四營堡虜易窺我軍馬難於出入鎮靜堡已准守塞門其餘四堡俱宜就險而守移新興於迤南海螺城安邊於迤南中山

全邊略記

卷四

聖

坡永濟於迤南山紅寺回塞門欲於迤北白塔澗海螺城中山坡上紅寺多削山為城白塔澗口就快灘河迤南之險其河深有二三丈遠有百餘里事成之後以守則固以戰則利從之余子俊奏修築邊牆之數東自清水營紫城砦西至寧夏花馬池營界牌止剗削山崖及築垣掘塹定邊營平地仍築小墩其餘二三里之上修築對角敵臺崖砦接連巡警設險如墩臺及於崖砦空內適中險處築牆三堵橫一斜二如箕杖以為瞭空避箭及有警擊賊之所及三山

石澇池把節河俱添築一墩。凡事計能經久者始爲之。役兵四萬餘人。不三月功成。八九而榆林孤山平夷安遠新興等營堡尤爲壯麗。又移鎮靖堡之城。阻塞要害。其界石迤北直抵新修邊牆內地。俱已履取起科矣。凡修城堡一十三座。榆林城南一截舊有矣。北一截創修之。安邊營及建安常樂把都河永濟安邊新興石澇池三山馬陀泉堡俱創置。響谷鎮靖二堡俱移置。凡修邊牆東西長一千七百七十里一百二十三步。守護壕塼崖砦八百一十九座。守護壕塼

全邊略記

卷四

四

小墩七十八座。邊墩一十五座。仍乞著爲令。戍守者隨之。則遣以邊遠可之。十三年延綏丁川所議。延綏民間壯丁每五十名立總甲。聽其習藝。延慶之糧派于山陝河南者。委大戶老人。往往後時而弊。宜改布按堂上官督之。榆林新修之塹。撥軍種粟。濟其贖薄者。延慶二衛屯額一萬一百餘頃。每軍一名給地一頃。共納子粒五萬六千餘石。穀草七萬九千餘束。乞編圖給帖以釐其弊。保安及保縣安塞門至安定而止。二百六十里。西通寧夏。東接山西。宜設園林塞門

馬驛者二。傳其聲息。延撫余子俊報粟林等番。以族千餘圍舒龍溝。劉琥率兵擊退。臣與張玘潛師直抵其山大破之。斬首百六十四。器畜二千計。賜勅獎之。十五年三月。本兵余子俊奏延綏三路之屯。日東路神木堡。西路安邊營。山勢峻險。虜難輕入。惟中路榆林東有長樂雙山。建安高家四堡。西有響水波羅懷遠威武清平五堡。南有歸德魚河二堡。地勢平曠。可以通騎。主將一人難於應禦。宜視宣府甘寧例。增設副總兵一人協守之。三月。監督太監汪直提督尚

全邊略記

卷四

四

書王越奏威寧海子之捷。云自二月二十日。選調京營宣大官軍二萬一千。出自孤店關。夜行晝伏。至貓兒莊。分爲八道。值大風雨雪。天地昏暗。急趨威寧海子。不數里。虜猶不覺。因縱兵掩殺。生擒幼男女婦一百七十一。斬級四百二十七。獲旗纛馬駝牛羊萬計。盔甲弓箭皮襖之類一萬有奇。捷聞。上賜獎勵。越進爵威寧伯。錦衣衛副千戶汪鉅爲指揮僉事。百戶王時爲正千戶。鉅直之養子。時越之子也。越既貴顯。欲得封爵。而無名。會有邊警。遽嗾直出師。比命下。

越惡朱永先征建州不為已地。又聞河套有虜潛住。河開則移於威寧。乃以計給直。奏令永率大軍繇南路。已與直將輕騎。繇宣大往會榆林。既至大同。乃詭直盡調兩鎮勁兵。冒險襲擊。時威寧虜自以不為寇。不虞官軍之至。壯者倉卒。或裸體得馬而避。老弱者多被殺掠。而直等乃以大捷聞。永獨不與。蓋有自云。丁亥。太監汪直提督王越等。奏稱虜寇寧息。乞班師。上特允之。四月。平虜將軍永。至榆林。僅三日。奉勅還。沿途供億不貲。而戰馬初去時。一萬七千

全邊略記

卷四

四

餘。匹此。回倒斃者。已五千餘矣。八月。都御史阮勤。奏愧安堡。所以障慶陽也。乾鹽池。所以障靖虜也。允宜耕戍其地。真寧縣。倉有十萬餘石。恐化為塵。或充廩或貸民。而易其新。漠中商洛流民。報籍追兵。十匿七八。為奸民所憚。宜許子孫弟姪。新收而著其土。慶陽靖虜。固原諸衛。丁壯。備操切。弱養馬。有一家畜至六七。斃者。科償追。靈州鹽池。宜令募人納馬一疋。給鹽百引。亦可資良騎。而恤貧伍矣。俱得所請。十八年。虜人廷綏。太監汪直。威寧伯越。王分禦之。宣府遊劉

寧敗之于塔兒。斬首百六級。參將支玉。巡撫何喬新。敗之天窰梁。斬首七十七。千戶白道山。敗之于木瓜園。斬首十五級。總兵許寧。敗之三里塔。斬首百一十九級。都御史郭鏜。太監陳政。總兵朱鑑。敗之于黑石崖。斬首二十級。九月。巡撫阮勤。奏陝西歲輸皮張于京庫。而京庫歲給鞋襖于陝邊。往復轉運。徒費人力。請留歲輸數。徑以給邊。從之。十九年。巡撫阮勤。奏番賊些肅。結入寇。雷澤將兵克之。板鬼鐵藏。篋懼而降。總兵岳嵩。奏九月。虜已入套。領兵燒荒。為虜所殺。士

全邊略記

卷四

四

一百九。馬倍之。則聖令。舍餘負鹽。乃飽于虜也。邊臣有報息者。乃命戶侍李衍。出理邊儲。二十二年。巡撫鄭時。奏今春虜入臨洮。殺掠三千餘人。蘭州太監藍蕙。都司于昇。畏縮。斂兵。俱屬有罪。上曰。昇可逮。蕙戴罪立功。未幾。時復奏虜入蘭州。覘我無備。大掠人畜萬餘。守臣各閉門自保。因併勘之。兵郎中王祿。注駁。虧馬議。借綏糧。而徐徵。太僕之價。以充之。部按奏糧銀。所以濟邊。難于移假。如岡寺不足。令于苑寺。茶馬司。區畫。是時。嚴于士馬之數。不相錯貸。如此。然猶

是度支未匱時也。弘治四年三月。先是陝西榆林衛有土兵以助軍。有戶丁屯種以養兵。其後戶丁逃原籍者。苦官司勾擾之累。議者欲聽從其便。勿命勾擾。守臣議謂土兵戶丁耕守兩便。彼此相資。若逃者不究。恐邊務漸廢。宜將逃歸者。免其原籍戶糧。差一年。在屯逋租亦暫蠲之。秋成仍遣還衛。其衛所。但命移文勿輒遣勾為得之。巡按御史李鸞奏陝西依山帶河內屏諸夏外控西陲。自撤東勝之後。河曲內棄為虜穴。靈夏外險。反南備河。成化中毛里孩亂。加思蘭

全邊略記

卷四

四七

擾我邊場。轉輸勞費。民已不堪。去歲以來。寧夏烽火不絕。行旅惶惑。居民失業。而典兵者安居自適。以為無事。今歲二月虜入廟山墩。殺肆無忌。秋高馬肥。何以待之。軍不疲于戰。隊而疲于典者之剝削。馬不疲于馳驟。而疲于典者之營利。芻糧不疲于餽餉。而疲于典者之巧取。監臨主守互相劾尤。欲望三軍生敵愾之心。邊塞有長城之恃。難矣。請舉已往言之。正統十四年王師北征。號三十萬眾。而土木之難。懸如一髮。成化十九年北虜犯邊。嘗動宣大重兵之下。米莊

之危。幾於覆沒。當是時。邊將如石亨許寧輩。雖皆餘。其平昔才勇操守。猶足繫屬人心。今承平日久。邊臣又非時望。安常習故。無所更改。治不忘亂。固如是耶。十四年二月。先是虜大入。廷綏神木。乘勝掠紫陌。溝。總兵陳瑛副總兵朱瑾。太監會敏。巡撫王嵩。奏報不以實。遣給事勘之。下法司治。命保國公暉。未佩征虜將軍印。總五路兵。赴榆林禦虜。右都御史史琳督之。暉等至紅城子。出塞。覘虜所在。潛師河套。擣其巢穴。會夜大霧。虜聞。礮先遁。毀其廬帳。斬三級而還。擢

全邊略記

卷四

四八

大理寺丞陳壽。巡撫延綏。時火節侵犯劇甚。鎮城晝閉。壽兼程赴任。先卹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與虜戰三勝。虜遂渡河北遁。地方危而復振。開邊耕耘。架梁採牧。不數月。省費二十七萬。時同事者諷壽。注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竟不許。都御史史琳請遣譯字。作番文。諭虜酋。火節而兵科屈伸駁之曰。曉諭者威力能制其死命乎。憑筆舌以屈之乎。假令陽為順服。以貢疑我。而時出寇。索將士之氣。何以處之。恐我番文適墮彼計。居何虜

寇延綏科部劾奏史琳庸鄙貪黷。章下所司。十月大理寺寺丞劉憲太僕寺少卿王質既承命分往延綏寧夏陝西甘涼四鎮召募土兵。兵部請給四鎮官銀二十萬兩及太僕馬價四萬兩分送各巡撫收貯支用。所募兵不限漢土番夷人給銀伍兩冊內三丁選一者人給三兩各與糧賞仍免舍餘一丁助之見任百戶副千戶能募兵百人正千戶募兵五十人指揮僉事指揮同知募二百人者各陞一級至指揮使而止都指揮僉事及同知募二百五十人亦各陞一

全邊略記

卷四

四九

級至都指揮使而止。為事立功戴罪革職閑住者能募百人悉與復職除罪。即各統其所募之兵從之。朱暉等班師兵科劾奏朱暉史琳所獲虜首止于三級。而冒稱一萬前後調餉一百六十餘萬易一胡人無名之首假使斬一虜酋如火篩者恐竭天下之財不足以供其耗。坐失事機宜彰天討。上命已之。十五年總制尚書秦紘奏京師天下根本邊將手握重兵每遇寇來請援于內豈強幹弱枝之策。此後京營不宜輕發其臨鞏之往備甘涼甘涼之往備臨鞏俱宜

各還本處推知兵宿將領之人以戍為家而樂於趨役軍以將為膽而自奮戰心。兵部看詳為可。史琳陳邊務十三其曰取回守備內臣以革占役軍人之弊。部謂其言懇切可從。上曰守備內臣卿等再議總制秦紘上方略曰平涼北四百餘里舊有豫望城固靖北三百餘里舊有石峽口及雙峰臺城賊寇總路最宜設備欲將三處修防東與環慶北與韋州烽火傳應第一阨也進而稍南內有野處軍民已為隨山修堡險固可依。又有西安州鎮戎所海刺都打刺赤

全邊略記

卷四

五

黑水口乾鹽池撒都城犬牙參錯第二阨也。又進而南則固原靖虜平難堡一條城東山城白楊城第三阨也。文進而益南則火籠溝虎山溝金佛峽麻張溝海子口皆山蹊用力不多各石甃為墻仍留門以便出哨其門俱有鐵裹墻上各建營房一夫守險百人難過第四阨也。如此則賊無入路就令能入跋涉疲各堡屯兵隨處設險我欲夾攻者易賊欲分寇者難似為得策。十六年秦紘條上固原之議先是成化九年主事李炯然建論固原設總兵而罷至是給事

楊瓖請令固原自爲一鎮。下紘措置之。紘自詣固原見其火煙蕭條。城郭湫隘。于是增而展之。奏以小鹽池立爲定價。不匝月。商旅日集。官徵其直。歲可得四五萬金。又見固原之北。環望城。騾子川。獅子川。石峽口。韋州。無慮數十萬頃。野曠無棲。鞠爲荒草。旅人露宿。遇寇多陷。欲于二十里間。增築小堡。堡周四十丈。工二百人。募兵墾田。而寧夏巡撫劉憲。執言不可。役待敵之兵。紘更端以曉之。謂增牆濬溝。當西安人夫八萬。修九百里。比之役萬人。修三百里。孰遠孰近。憲

全邊略記

卷四

五

乃屈從。紘裁之。十七年。奏紘。臣嘗督修諸邊城堡。一萬四千餘處。邊塹六千四百餘里。于靖虜。金湯。及打狼川。諸要地。設隘造車。給銃繪圖。以上指揮。陳善謀。勇足用。乞擢委巡牆。上獎之以勅。正德九年。虜入花池。參將尹清追之。中流矢死。總制鄧璋。奏修清平大洞。新安草甸。諸牆以衛之。秋虜寇隴州。亦卜刺寇。眠洮。命都督張洪充總兵官。領京兵五百人。洪請調宣三千。遼二千。釋遼繫臣之勇者。馬驥等三十人。給事言。陝兵可十萬已足用。如洪往。返徵取。動以旬

月。遠赴數千里。虜以過河矣。巡按常在奏。虜連營七十餘里。自春徂秋。城堡爲空。皆將帥不得其人所致。乞罷總兵潘浩。都御史邊憲。太監張昭。廖堂。都督侯勛。侍郎馮清等。得旨。已有處分。延綏都御史姚鎮。言鎮守太監總參等官。有犯沒占科歛諸事者。宜照文職犯贓例。奏帶撥置之人。發邊遣戍。斯言也。救敵補偏之昌言也。御史奉命閱視。延綏寧夏各三路營堡城所。原設官軍。凡十萬九千一百四十一人。存者七萬七千一百五十四人。馬四萬五千六百八匹。存

全邊略記

卷四

五

者二萬七千八百九十二匹。固原。延安。綏德。慶陽。平涼。并安東中衛護衛。及各城堡。原設官軍一萬八千九百三十四匹。存者六千九百六十四匹。西安。左前後。并右護衛。漢中。寧羗二衛。鳳翔府。金州。沔縣。三千戶。所并鄜州。商洛。防守官軍。凡三萬五千七百九十八人。存者二萬三千四百二十六人。馬一千二百三十三匹。存者一千一百三十四匹。西安。慶陽。延安。平涼。鳳翔。漢中。六府。并所屬州縣。原設民壯。機兵。兵壯。凡三萬七千一百九十七人。存而可操者。萬五千九百九十

八人城堡墩臺亦多頽壞軍器廢缺而存者又不免苟且具數因劾諸守臣廢弛之罪嘉靖六年套虜數萬踏水過河尚書王憲總兵杭雄鄭卿敗之于青羊嶺凡斬級三百有奇七年大學士一清楊言臣在陝最久竊見糧儲匱乏士有饑色馬多瘦骨內地所派既不足外供帑或間發不過就地之所產糶于廩中而開種不廣別無輦致穀價騰踴日異月殊所司往以價給軍令之自市督併日嚴怨聲載道夫派糶既有弊惟召商便焉凡開中鹽引務令商納本色如遇

全邊略記

卷四

七

豐歲折放之亦當稍優其直而不苛其收則應者衆矣本土所需非與屯不可廣屯非補丁不可其故何也正軍充伍餘丁撥屯例也但其中有有軍無餘者有有軍餘而無力不能布種者故屯地多侵沒于將領豪右之家以致屯軍終歲賠糧有貧丁以田假佃于人者有田隔遠磽瘠無人願假不得已終歲傭身以輸糧而不足者管屯之官至計十歲以下幼男報充屯丁參兩朋合謂之擡糧屯事至此邊人之困尚忍言哉軍士三守城七屯田例也今各征操之外有

乘墩守堡伏塘等役卽守城且苦乏矣其何有于屯宜令清軍官查理各衛軍戶應解者俱選解徠丁仍加帶軍餘一人戶大族衆者二人與俱詣邊以補屯卒使來則有親屬以爲侶至則有田業以爲家庶生理相依而逃亡者鮮矣不然亦可做古墓兵實塞之意召募隴右關西之民以屯塞下授地之外任其開墾俟三稔乃徵其租一切徭役皆復之又考先年屯政修舉之時牛具種子皆爲官物年老者選代者例以其具還官今盡廢矣宜做其法至于屯地隱沒者

全邊略記

卷四

善

令人首告退吐而不追其往可也徒以清查催納爲務而經理無方也奚益工科陸粲言自東勝棄而靈州爲虜衝正德初一清楊建築牆之議僅四十里而止言者謂風沙太勁版鍾難成然前此竝立如故則謬妄可知臣嘗詢訪西人謂有五利焉混高視下以逸待勞士有全力以制虜敵一也畜牧在野不畏驅掠歲益蕃孳邊人富寔二也邊境方乏馬牆成則步卒可守量省騎兵減芻秣之費三也靈州大小鹽池近以虜警頻仍坐失歲課墻城則撈採以時商販無

阻課額充足軍用益饒四也廣開屯田安意耕獲漸省轉輸寬內郡之力五也上從其議下總制王憲經略之仍專遣僉都御史王廷相往同區畫九年總制尚書王瓊奏今秋防如各歸協守則總制宜罷如屬臣總制須如去年大調擺邊務足三萬人七八月之餉然後可部議如去秋所防瓊又上邊事言涼州三百人番守洮州者宜還之本衛而裁洮岷參將之冗遊擊之駐固原者所選慶陽河州臨洮秦州西安左衛者共三千其地去慶陽遠徵發輒誤宜改駐西

全邊略記

卷四

五

安即于城內選取為便都督之駐固原者五千餘人別選安會二縣臨鞏鳳涼士達民壯舍餘以足之但士達及召募者與正軍異乃一槩調發累矣正軍為遊奇而士壯歸本所操種為便如此正兵守應兵禦此調集兩利之策從之十年閏六月王瓊奏計度榆林東中二路大邊六百五十六里當修者三百十里二邊六百五十七里當修者二百四十八里第二邊乃成化中余子俊所修因山為險屯田多在其外大邊弘治中文貴所修防護屯田中間率多平地築墻

高厚不過一丈可壞而入今當先修大邊無得從事補塞必使岸塹深險墻垣高厚計用丁卒萬八千人乞發帑金十萬以明年二月興工部覆請行而戶部奏延綏事與寧夏不同其二邊因山為城易于戰守乃大邊沙漠平湯勢不久長故余子俊之二邊迄今尚在而文貴之大邊蕩然無存且陝歲荒一旦下令儲糴數十萬價必翔貴大役驚疑前事可鑒上乃命總制尚書唐龍親行相視十一年北虜自延綏求貢例于成化之于小王子也無何虜以不得請為憾

全邊略記

卷四

五

擁十萬人寇上怒其驚命亟議征十一年五月吏部尚書王瓊上言臣前議榆林之虜真以精兵扼之殺德險陘調固原三千足矣當事過計乃調京營宣大寧固萬八千以赴之供億浩繁日費金六千內地坐困今虜已退乞掣回京軍散遣各路所調募者專責本鎮據險防守既而尚書王憲以瓊疏語侵已疏言茲寇甫退議者即咎老師費財之無益而不思其初本鎮孤懸無備之可虞且調兵遣歸固宜若募勇敢不過三千人曾不足補原伍之缺臣請留勿還

上曰擊兵既有成命。瓊奏亦籌邊慮。不必自分彼此。十四年給事中戚賢勘上陝西事。虜入安會二縣。殺掠最慘。大帥劉文罪最重。第麾下卒僅八千人。而嬰八九萬方張之虜。尚能兼程冒險。獎督偏裨。所斬獲亦百二十七級。失亡雖多。宜以功贖。其叅將霍璽孫仁以下功罪各有差已。又勘延寧二鎮總兵梁震王効始雖不能遏虜於未入。而震乾溝之戰。効身湖沙。湖安定之捷。亦足振揚國威。震懼醜虜。至於靈州之役。効以八百孤軍。而禦萬虜。有奇計。効部斬首實

全邊略記

卷四

五

百五十八級。震部九十九級。并總制唐龍總兵張鳳巡撫于桂張文魁等功。上甄別有差。十五年正月。唐龍言先年虜酋吉囊等擁十萬突榆林。臣調兵分部。虜屢挫衄。度不能入。乃別遣五萬騎。繇野馬川渡河。經入西海。襲破不刺營。收其部落大半。惟卜兒孩所領餘衆脫走。此以夷攻夷。中國之利也。經今歲餘。虜警稍息。十六年劉天和奏固原為套虜深衝。前秦紘修築邊牆。延袤千里。然虜每大舉。尚不能支。及楊一清築白馬城堡而後。東路之寇不至。王瓊等築下

馬房關而後。中路之患得免。惟兩路自徐斌水至黃河岸。六百餘里。地勢瀾遼。終難保障。今紅寺堡東南起徐斌水至鳴沙州河岸。可二百二十里。總兵任傑議於此地修築新邊一道。遷紅寺堡于邊內。撤舊墩軍士使守新邊。舍六百里平湯之地。守百二十里易據之險。又占水泉數十處。斷胡馬飲牧之區。而召軍佃種。可省饋餉計無便於此矣。兵科都給事中朱隆禱等言祖宗之時。河套固中國地也。自余子俊修築邊牆。不以黃河為界。而河套為虜所據。寧夏與山後

全邊略記

卷四

五

諸夷為鄰。賀蘭山其界也。自王瓊棄鎮遠關。創為新邊。而賀蘭山為虜所據。遂使延寧二鎮受患至今。明鑒不遠。人所共惜。僕及天和敢於妄議。不思新邊既築。舊邊不守。紅寺堡五百里之地。直棄胡中。且使延寧皆在邊外。我退一寸。虜侵一尺。非為國深長慮也。部亦以為避危就安。割已資敵。上切責之。十八年主事許論疏言。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之間。更為敵衝。故窺平固而犯花馬池。掠環慶。則繇花馬池之東入靈州。則清水營

一帶是其徑矣。論者以固原為堂與。寧水溝至花兒
岔為二門。花馬池為三門。今不守門戶而守堂與。非
計也。臣常籌之。若移總督於花馬池。大建城堡。添設
參遊。分屯重兵於渚水。與武等營。令三百里間。旗幟
相望。刁斗相聞。其鐵柱泉等。盡建堡墩。此扼吭先制
之計。其議中寢。虜酋吉囊擁數萬。繇延綏西路定邊
入寇。時諸鎮兵悉分布守邊。虜乘虛攻固原城。分兵
四掠。殺戮甚慘。會大雨。澗旬道。淳虜騎不得騁弓矢。
盡膠陝西總兵趙時督兵分道邀之。虜始引旋。至黑

全邊略記

卷四

五

水苑。延綏革任總兵周尚文。盡銳攻之。自己至申。凡
三戰。勝負未決。吉囊子號小十王者。驍果而輕。率其
勁卒三十餘人。馳衝營中。堅為我軍所殲。虜眾遂奪
氣。欽去。寧夏總兵任傑。副總兵陶希臯。復選銳于鐵
柱泉。迎擊之。追奔出塞。斬獲甚眾。是役也。虜以八月
二十一日入境。九月十二日始出。初至甚銳。諸將莫
敢撓其鋒者。縱橫虜掠。既而霖潦欲且。壓顧惜輜重。
兼易我軍。甚無戰志。總督尚書劉天和以修省。詔
旨嚴切。而諸將畏縮。慮重得罪。乃斬不用命指揮使

牛斗郭卿文。時周尚文已革任。特檄召之。激以忠義。
尚文感奮。遂有黑水苑之戰。軍氣乃振。而三鎮斬獲
至四百四十餘級。虜所擄獲亦復失亡過半。於是天
和以捷聞。上大嘉之。曰虜歷歲寇邊。猖獗滋熾。天
等調度士馬。悉力驅勦。斬將擒王。功幾五百。此捷前
所未有。二十二年十月。是歲八月末。虜三萬騎犯延
綏。自波羅嚮水堡。進邊深入。及綏德州。延綏遊擊張
鵬力戰禦之。虜乃引去。總兵官吳瑛。副總兵蔣存禮。
選銳躡之。及于塞外。寧條梁。虜眾急擊。弩銃俱發。適

全邊略記

卷四

六

東路參將周文兵亦至。兩軍夾擊。賊眾大潰。斬首虜
百餘級而還。於是延撫延綏副都御史張德等。以捷
聞。時巡按陝西御史殷學。亦報虜警。因言賊入內地。
且五百里。而諸將擁重兵。不聞一戰。請罷德瑛等。疏
方入。捷報隨至。俱下兵部覆稱。延綏遊兵。俱調宣大。
照虜方避實擊虛。而我兵能以寡勝眾。可謂奇捷。所
據總督尚書楊守禮。巡撫張德。總兵吳瑛。俱應奏獎。
二十五年。總督張珩。曰延綏西路。把都寧塞靖邊鎮。
靖龍州五堡。實延廊之通途。套虜之捷徑。近徵其兵。

西戍定邊非計。宜各留防本堡。而持增步卒五百。以爲定邊守禦之助。仍將延安諸衛清出。見軍蒐簡精銳千人。委一謀勇把總領之。分布四路。沿邊各縣。僉選民兵。實保障地方急務。宜命大縣率選五百人中。縣三百人。小縣二百人。擇佐貳一官。時加訓練。有警。卽令統領防護本處城池。不必調遣。五月。給事中鮑道明。御史曹邦輔。議延綏一鎮。殘破殊甚。請於賑恤之外。戶絕者仍免其徭。且多發廩帑。以足一年之計。本鎮兵弱。乞免其戍。宜大而專力自守。且請寧國遊

全邊略記

卷四

空

兵一枝。駐延綏鄰境。以備應援。上深以延綏凋殘爲慮。詔戶部亟發兵銀六萬。往賑。令總督親詣撫恤。總督會銑疏陳其狀。方虜之深入也。銑率標兵數千。駐塞門。遣中軍官原任參將李珍統之。出塞直搗虜巢。於馬梁山後。斬首百餘級。而還。銑復以捷聞。而巡按御史盛唐。則言虜深入。幾及千里。駐內地。且半月。慶陽從來。未被虜入。民居甚夥。今且四望斷煙火矣。在我主客兵馬。無論數萬。悉悉潛踪匿跡。踵曩時迎送故套。無敢一與虜遇者。幸陰雨浹旬。泥陷馬滑弓。

膠弦解。又以慶陽山路深峻。虜乃殺偵道者。自引去。不然。其禍猶不止此。請實諸將重刑。以懲後之玩敵。殃民者。十二月庚子。總督陝西三邊會銑。巡撫謝蘭張問行等。奏延綏密與套虜爲鄰。自成化間。都御史余子俊。修築邊牆。東自黃甫川起。西至定邊營止。延袤千五百餘里。歲久傾頽。餘址間存。不異平地。嘉靖九年。總督尚書王瓊。修花馬池邊牆一道。自寧夏橫城接築。至定邊營。約三百餘里。而自定邊營。至黃甫川一帶。依舊無墻。連年虜入。率繇是道。所當亟爲修

全邊略記

卷四

空

繕第上廣工浩。勢難責效于朞月。宜分地定工。次第修舉。西起自定邊。而東至龍川堡。計長四百四十餘里。爲西段。乃環慶保安要塞。所當先築。自龍川堡而東。至雙山堡。計長四百九十餘里。爲中段。自雙山堡而東。至黃甫川。計長五百九十餘里。爲東段。歲修一段。期以三年竣事。保障功完。全陝攸賴。銑又上言。河套故朔方地。自漢武遣衛青逐虜。築城繕塞。因河爲界。唐張仁愿復于河北。築三受降城。卽國初東勝衛。及東西受降城。所守地也。後三城內徙。虜遂據套。爲

穴深山大川。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及南備河。虜得出沒自繇。東西侵掠。守禦煩勞。三秦坐困。故套虜不除。中國之禍。未可量也。臣嘗審度機宜。較量彼我。當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醜類。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虜利而中國誦之時也。及冬深水枯。分帳散牧。馬無宿藁。日漸羸瘠。比及春深。賊勢益弱。我則淬礪戈矛。備其火器。練兵秣馬。乘便而出。此中國利而虜誦之時也。今禦邊者。不乘虜之誦。而用吾之利。常使得因其利。而制吾之所誦。是以有敗無勝。為

全邊略記

卷四

三

今之計。宜用練卒六萬人。益以山東鎗手二千。多備矢石。每于春夏之交。携五十日之餉。水陸並進。乘其無備。直擣巢穴。材官騶發。礮火雷激。則虜不能支矣。歲歲為之。每出益厲。虜勢必折。將遁而出。套之恐後矣。俟其遠去。然後因祖宗之故疆。竝河為塞。修築墩臺。建置衛所。處分戍卒。講求屯政。以省全陝之轉輸。壯中國之形勢。此中興大烈也。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亟定大計。勅下所司。預理財用。治軍實。比及三年。許臣如前議舉事。先於來年三四月間。陰選

武銳。掩擊鄰近零虜。以習我軍之技。而倡其勇敢。所謂兵戰而時動。動則威矣。大臣方議築邊。又議復套者。蓋築邊不過數十年計耳。復套則驅斥克殘。臨河作障。乃國家萬年之計。惟陛下裁之。部議築邊復套。兩俱不易。而相較套事尤難。上曰。虜據河套。為中國患久矣。連歲關陝。橫被荼毒。朕宵旰念之。今能倡逐虜復套之謀。厥猷甚壯。本兵久之始覆。迄無定見。何也。其命銑更與諸邊。悉心圖議。務求長算。廿六年六月。總督三邊侍郎曾銑言。延寧大虜壓

全邊略記

卷四

三

境。修邊之役。尚未畢工。故臣徵調莊浪。魯經兵三千。暫住蘭州。適中之地。以備應援。乃甘肅總兵仇鸞。疏撫本鎮兵寡。故違節制。不聽調遣。而巡撫楊博。附和上請。并乞責戒。上曰。鸞陝制都撫。臣抗違沮撓。妨誤邊事。本宜重寃。念秋妨姑。從輕罰。任祿米。半年博亦停俸。四月。已兵科都給事中齊譽等言。前宣大總督翁萬達。與山西撫臣孫繼皋。謀議不合。已形奏許。今羽檄旁午。而鸞等復與銑爭持不下。請降旨嚴勅。上是之。命兵書陳經等曰。朝廷設立總督。節制

諸鎮撫總等官。正為假以事權。齊一軍命。孫繼魯首
肆沮。僥仇。鸞效尤。已各加譴。未竟厥罪。部議依違。倒
置不合事體。不允行。十一月。曾銑疏陳邊務十八事。
曰。恢復河套。曰。修築邊垣。曰。選擇將材。曰。選練將士。
曰。買補馬騾。曰。進兵機宜。曰。轉運糧餉。曰。申明賞罰。
曰。兼備舟車。曰。多備火器。曰。招降用間。曰。審度時勢。
曰。防守河套。曰。營田儲餉。曰。明職守。曰。息訛言。曰。寬
文法。曰。處孽畜。奏下兵部。覆言銑經略甚詳。但事體
重大。請下其章于廷臣。各疏所見。然後集議。上

全邊略記

卷四

五

曰。虜據河套。為國家患。朕軫念宵旰。有年矣。念無任
事之臣。今銑前後所上方略。卿等既看詳。即會眾協
忠定策。以聞。已而銑復上營陣圖。八日。立營總圖。曰。
遇虜駐戰圖。曰。選鋒車戰圖。曰。騎兵逐陣圖。曰。步兵
博戰圖。曰。行營進攻圖。曰。變營長驅圖。曰。獲功收兵
圖。上覽而嘉之。令廷臣一併議奏。時上征伐志
強。套中散弱。銑自感知遇。知無不為。偉然長城之望。
而大學士言。夏力主其策。同閣之妬起。乃陰中之。謂
銑結交近侍。妄起讒邊。銑言駢棄于市。識者寃之。

嗚呼。時乎。時乎。不再來矣。三十二年。正月。總督都王
以旂上言。三邊皆當虜衝。恒患兵寡。今復抽選入衛。
邊塞益虛。乞量行裁免。止令延綏兵萬二千。分番入
衛。寧固甘肅兵各一枝。以次踐更。仍預飭山西鎮巡
官。厲兵二枝。各三千人。一遇延寧有警。聽臣調遣。兵
部言。全陝四鎮。連歲徵兵七枝。入衛。今徵不過四枝。
不宜再減。以弱畿輔。其請山西厲兵候調者。如議。
詔可。巡撫張珩上言。復閱全陝地形。保安縣西河川。
有石門鎮。石門子。甘泉縣北有野猪峽。延川縣南有

全邊略記

卷四

六

禪梯嶺。俱虜入路。比他獨重。宜各築一城。至防秋日。
調遊兵一枝。整步兵三千。分發石門鎮。石門子。以待
寧塞靖邊之寇。若虜繇鎮靖。威武清平。入則石門二
處所伏兵。止六十里。可馳至。猪峽禪梯擊之。又鄜州
為南下省城。諸路要衝。中有金鎖關。亦宜相形築城。
每秋防命一都指揮提卒千人守之。八月。陝西兵出
搗虜巢于牛兒營。斬首一百一十六級。獲馬三百匹。
套虜駐鄜。延半月餘。延慶諸州縣。為所屠掠。且徧乃
移營中部。以關涇原。關中大震。會霖雨連月。夜虜乃

孫安塞保安趨把都河遁。初虜數萬屯寧夏山後。先遣精騎五百餘出掠紅井。大帥姜應熊等戒將士固守紅井。以綴虜師。而密遣兵繞出虜後。薄其營。虜大驚亂。我兵斬首一百四十級。詔陞總督賈應春。巡撫王夢弼。總兵姜應熊等。三十四年。巡撫王翰疏曰。延綏鎮舊設軍六萬六千餘名。今止五萬餘名。馬二萬九千餘匹。今止一萬三千餘匹。歲用五十六萬有奇。計浮費不下一十四萬。寧夏鎮舊設軍四萬四千餘名。今止二萬八千餘名。馬一萬四千餘匹。今止一

全邊略記

卷四

七

萬二千餘匹。歲用四十一萬有奇。計浮費不下十萬。甘肅鎮舊設軍四萬五千餘名。今止三萬五千餘名。馬二萬七千餘匹。今止一萬八千餘匹。歲用四十一萬有奇。固原鎮舊設軍七萬九千餘名。今止一萬一千餘名。馬三萬五千餘匹。今止八千餘匹。歲用三十四萬有奇。計浮費各不下一十六萬。求其增費之源。與耗散之弊。約有五端。藩祿歲增。借移軍餉。一也。兵荒多故。常稅屢蠲。二也。舊米賤折輕。今米貴折重。三也。舊邊兵畫地而守。相機而戰。今按伏調遣。行糧加

增四也。召募無定數。陞賞多冗員。五也。至於逃亡倒失。臃腫濫支。此言破積習之弊。逋負浸沒。因緣為奸。此徵解積習之弊。報警則以小為大。出師則以少為多。地理遠近。日期後先。或可緩先發。或應掣故留。此征調積習之弊。使車賓旅。實繁有徒。供給餽遺。冒支儲胥。此支放積習之弊。夫額外之費。既以日增。法外之姦。從而日盡。即竭內地之財。以供邊。愈加而愈不足矣。四十一年五月。延綏巡撫孫慎。檄遊擊高廷相。督兵築三岔川堡。是時歲饑。工興多。流民應餓就食。

全邊略記

卷四

八

者。則相與掠田間蔬菜食之。廷相以嚴急失衆心。及是副總張琮。刑治掠蔬者。諸軍乘之大譟。廷相懼。單騎走。琮與遊擊時達。范國輔。陳力等。悉奔避。諸亂入城。肆劫商店。城中大擾。都司謝朝恩。中軍周池。指揮葉米等。各率衆捕擊。擒斬數十人。餘衆始奔潰。榆卒素馴。飭初因前帥李輔。與撫董威有隙。縱諸軍詈辱。威隱忍不能制。比南京有振武之變。榆卒遂漸獷悍。給糧督工。稍違其意。即肆流言。于時巡撫孫慎。總兵孫勇。皆庸不能馭卒。致煽亂事聞。詔勇等逮問。四

十二年延帥趙奇布李希靖。繇神木出于半坡山布。吳花繇定邊出于夜麥湖各搗巢得首虜百十有九。四十年虜數十騎突入延綏黃關城焚掠城外凡四日。攻堡不克而去。虜之初至也以數騎漢服扣關詐稱大同鎮公役。至者閭人啓扉千衆奄至把總高尚鈞中流矢死。九月虜犯延綏鎮靖堡中路叅將魯聽率指揮權世爵千戶李朝鸞等引兵禦之俱敗死。虜乃縱騎圍總兵郭江于魚山峯趙奇于黃家梁。凡四日會副總兵李印叅將謝朝恩等各路兵至虜乃解。

全邊略記

卷四

七

去四十五年七月丙辰虜萬餘繇延綏平山墩入寇。總兵郭琥屯兵清平堡以虜衆不敢進虜分其衆爲二。一奔保安定安安塞等縣。一徑抵延安府關外與固原總兵郭江副總兵時鑾等兵遇。江堅壁不戰。巡撫陳其學度虜已深入遣都司馮時泰等出邊搗其巢。陷沒虜大掠數日而去。八月虜衆繇平山墩入寇。延安十月丁卯套虜擁衆繇定邊營鞏井堡入寇。固原總兵郭江帥千總李大本等禦之。遇虜于暗門。兵敗俱死。陝西副總兵時鑾引兵至瓦查梁爲虜所執。

失亡士馬幾盡。虜自偏頭關入寇掠寺塢等堡殺守備左保及官軍甚衆。上旌江而褻其學等。隆慶二年總督王崇古條議。一延綏寧夏甘肅陝西四巡撫往時止令糾察將領不預戰陣故不給旗牌。今已指揮諸將統領標兵宜更揆勅諭如山西宣大及江南用兵例各頒旗牌令得軍法從事。一延綏土軍買馬勾補科索不勝其困以致邊戶逃徙宜令各守巡道督延慶清軍官查覈戶丁田銀定爲則例糧二十石丁更多者令買一馬馬死輒補不得踰時。其次二年而

全邊略記

卷四

七

買補。又其次三年而買補糧十石及五丁以下免其買馬。止應軍役歲徵軍裝五錢。一請久住邊將以定將選。一請給入衛馬價以恤邊累。一請優恤入衛兵馬勿令修邊以備戰守。一請量留延綏入衛兵馬以固重鎮。一請選操守以固邊堡。一請詳勘覆以信賞罰。一請寬文法以勵臣節。四年王崇古疏曰。各邊增費大都在薊十七。在宣大遼山西十二。而陝獨延綏因選兵入衛稍增十一。其甘寧固歲額京運視嘉靖初非惟未增抑尚多減。今甘肅五萬一千有奇。寧夏

四萬五千固原九萬延綏二十九萬七千有奇通前
四鎮歲額止當勤之半陝三邊東自延綏黃甫川西
抵甘肅嘉峪關西南抵洮岷遠接四川松茂延長數
千里總計兵二十餘萬馬十餘萬匹分守紆遠無所
不到南番北虜四時戒備一歲芻糧數百萬計京軍
之外皆取足民屯鹽糧視他鎮半請帑賜者不同今
不宜減削以重苦之也又邊腹之費惟軍職冗濫尤
甚軍不加多而官增數倍俸增鉅萬一官之俸數軍
之糧也故各邊軍有逃亡而糧無貯餘者冗官食之

全邊略記

卷四

七

也五年五月總督王之誥言陝西苑馬寺牧地舊惟
熟地一萬六千頃養馬一萬二千匹通年牧卒間占
幾八萬而所養兒騾馬僅七千地彌加而所養馬少
奈何以此資豪猾不以佐國家之費請視遼東苑馬
寺例量酌荒熟地三萬頃養馬一萬匹餘地五萬頃
分別徵銀收解固原以充軍餉抵減歲例京運從之
六月甲辰總督戴才奏報套虜吉能封貢事宜言東
西虜各為雄長授職宜均其進貢夷使一百五十名
馬五百匹應貢御馬三十匹派有定數即令隨附俺

各一路為便惟是互市之說在陝西係重鎮既不可
招之內地以貽禍階而甘肅番回開市已久又不當
挾強虜混入延寧雖號為近虜然法紀頗嚴絕無以
寸帛私通者有如引之入市反啓弊端故互市可行
之宣大而不可行之陝西無已則宣諭吉能令與部
落各赴大同互市是亦羈縻之術兵部以才恃兩端
宜行再議上曰戴才受三邊重任套虜應否互市
當有定議顧支吾推諉豈大臣謀國之忠姑不究其
令從實以聞授官通貢如擬戴才又奏虜吉能款乞

全邊略記

卷四

七

進馬二百匹比宣大例于延寧二鎮互市兵部言往
者北虜入貢各部落共貢馬五百匹今吉能所請與
前異效順之始未宜據絕請破例許之戒以來年同
俺答入貢一如初約報可六年戶部奏延寧甘固自
虜款以來所省費凡十四萬請資在事諸臣以示勸
上命賜總督戴才及銀幣有差萬曆元年先是虜
窺隙入定邊營總帥時鑿偶飲大醉禦之敗績為虜
生縛之而去頃之吉能病將死以鑿屬其子把都兒
都兒為套酋長在河西之日久刺啞諸族往往陰附

之。至是隱布吉能執鑿以獻。而威正銀定諸酋。相率待命邊外。有旨加把都兒忠義。勞以織金紵絲。二其餘各界之絹棉。二年。階州木竹坪番賊。執守備范廷武。後乃贖以馬牛羊及段布諸物。以故番益驕橫。弗可制。乃復擊三岔花紫。殺略居人。崔應新等而去。塞上恐虜與番合。乃薄責順義王急。是時虜騎每一至關右。輒咎宣大。且命俺答禁諭之。上詔主計者。謂邊臣依違觀望。無事則陰享其利。有事則諉罪于人。豈人臣愛職之忠任。且操縱之權。當在中國。今遇

全邊略記

卷四

三

傲。即令俺答禁諭。是倒持太阿。反使虜酋得挾以自重。亦豈當時許貢初意。居無何。卜失兔偕隱布等市榆林口如故。延綏所市馬牛羊。可八千一百九十有七。金可二千。虜自嘉靖庚戌間。入石州染痘病。歲加傳症。至是打兒漢吉能之弟等相繼物故。而土昧阿不害。打兒漢吉能之弟等相繼物故。而土昧阿不害。之長子嗣之。首職咸得嗣封焉。二山峒峪番千哈族。出掠木竹坪。守備范廷武為所給擄。河州將陳堂。洮州將劉世英。互相譏。而番益肆。在階文者名武都羌。在洮者名吐谷渾羌。大禹分北三苗之遺種也。國初

階番阿木族習清淨禪。受封百戶。至諸番浸浸疆大。有詔勦治。三年四月。兵備劉伯燮。糾蘭州將徐勳。集師搗下沙麻等族。乘夜撲殺。斬級數十。而陳堂懷舊隙。又乏功。因先班師。番乃復圍我帥。朱憲史經罵賊而殞。巡撫陳瑞以洮事聞。石星謀。今階州守備帥范詳。撫之。山峒峪粟子莊等族。來置之番廠。猶入市掠殺人。總兵孫國臣率固原驍將而進。文縣守備馬繩武。從間道入二王家山。大破其巢。斬首二百二十三級。回兵。洮州巡撫董堯封畫方略。孫國臣以叅將董

全邊略記

卷四

四

大衆。遊擊李東陽。陳守義。誓師于秀石關。出西南者。入失刺族。叅多族。出西者。入劄將族。大帥獨劄巴舍。族山頂。斬捕百四十級。番敗。負山稜而陣。我軍馳之。番願領白旗者七十一族人。歲納糧二石于階倉。七年八月。順義王俺答。從西寧返其巢。於是御史趙楫。奏虜居西海中。盤牙連歲。有四可慮者。撤叅政李汶。備于安遠。察使張九一。備于石夾行。太僕馬圖備于石浪。兵使石檣備于岔口。制府邵光先。亦獨軍于蘭州。居無何。俺答已從大同寬溝入鎮羌境而去。所過

無擾九年卜失兎貢期不至。往者宜大授合慶等九十餘人。寧夏授苦的大等七人。各有秩套長卜失兔心忿不平。乃同松山等夷四十四人。乞勅乞賞。延撫梅友松曉譬之。曰爾必欲益款。其如爾世父俺答之獻丘富趙全。爾大父吉能之獻馬天祿。爾父把都兒之獻時鑾。然後得允。請夷聞之變色。莊禿賴以索賞。故聚兵二千。欲犯神木堡。友松使使者責之。卜酋對曰。吾祖吉能與順義王青把都。鼎足爲三。今宣大甚厚。而延綏獨薄。是以未服。梅友松以爲延綏馬價賞

全邊略記

卷四

五

資。歲不滿二萬金。不足以當雲中上谷二大酋之費。第不得不嚴拒之。况卜酋爲一套之長。而切盡終受節制。比年切盡馬先卜入。諸部夷皆譙讓之。今卜失兔雖不至。而又無叛貢破市之言。輒命切盡馬獨先入。必至扼腕難堪矣。於是下令十一月赴紅山市。十年十月紅山之市也。哈漢禿退適以痘歿。妄疑市上中藥酒。不知高古城攢刀之誓。自背之也。圪塔哈漢之子阿計禿退之子約秋高。大會塞上。移帳大吟哇。又遷牛灘。請襲圪阿二酋秩。許之。卜失兔陰佐謀。又乞進香五

臺山不許。益鞅鞅鼓行而西。從聚栢林堡。聲欲入榆林塞。十三年莊禿賴犯永興堡。插罕生獲備守高武。執而慘之。酋長卜失兔請論如夷法。蓋以人命九九充肉袒也。其秋復從永興丘家梁大鹵守戎文登雲。麻濟邦陳光祖引兵遮鈞雲之道。叅將陳愚周徐仁威等兵皆集。射中插罕執之。射死賽汗恰二人。延撫梅友松怒。布算搗其巢。莊酋懼乞哀。總戎賈國忠謝絕之。以爲前年許莊禿賴于孤山木瓜清水黃甫四堡千賞。各十一分。歲費一百九十金。今增索四十分。

全邊略記

卷四

五

其如諸酋何。于是明愛母切盡罕同。到邊爲之解。總戎臧大歡指此相濟爲惡者。當並治。切盡大驚。甘請罰。總督部光先許之。攢刀而市。並釋插罕歸。十四年九月。伯言把都集衆入塞攻鎮夷堡。我關禦之。三晝夜不解甲。虜大敗去。伯言把都慟曰。阿父怨終不可報矣。十五年。莊酋入酒泉攻李家堡。意略生番咿囉族奮戰得利。莊酋把忿益反。掠我小溝堡。將軍魯光祖邀其歸路。至廟溝。千弩俱發。斬虜百餘級。乃遣乞降。總督鄭洛許卜酋罰馬以贖。復不悛。執我裨將楊

桂為質。入犯鎮番。我師擊破之。宵遁。諸貢虜惟切盡之。任最服漢義。是年死。其妻妣吉赴市如初。六月卜首終不馴化。乃聚首寇邊。先闖甘肅蔡旗。越黑山趨水泉。我兵斬首九十餘級。詔曰。鄭洛功可加也。大帥張臣深惡卜首反覆。疾力戰于朱莊。幾中鳴鏑。吉囊卜失兔亦中流矢走。我帥生獲卜首愛女。傳檻車斬捕八十餘級。奪輜重亡算。首母太虎罕同。託宰僧乞恩以伏罪。于狼灣。遂同阿只兔還榆林邊外。總督邵光先兵備石櫃。遣通事白開兒。曉譬火酋。諭以禍

全邊略記

卷四

七

福。母鈔洮河。總兵劉承嗣。遣千戶李福保等與俱從鎮海堡出邊。道逢思哥密生番板的等。執而殺之。光先大恚怒。以為欵塞以來。所不見者。具狀請。此癸未時南番。捕我官軍。法議往正其罪。而李福保等。則有宜大通官揚亮例可比。于是議贈福保勳階。以勸死事者。火酋亦往往不赴反言約。而以收生番為務。已得刺卜兒之眾千餘。都御史魏時應慮之曰。寇不東還故巢。而番虜勢合。羽翼已成。可為岌岌。其秋火酋欲收紅番祁李二氏。二氏最慄悍不從。撫院曹子登

申戒紅番。其堅志勿搖。敢從邪者。發洮河莊浪兵征之。有頃。紅番又命爾加等。引諸虜奪祁家西番。略人畜亡計。參將陳治剛提逐之。虜乃走。援兵四至。奪其帽襖。撤袋而還。有刺卜兒者。盜火酋馬肥。遊擊王鐵塊利其肥。攘之生怨。復引火酋寇焉。十七年八月。扯力克與火落赤大寇洮河。總督梅友松。遣通事陳有馳檄三娘子。勿佐扯力克。以迎佛為名。而陰收賔兔諸都也。扯酋猶豫不欲歸者久之。給諫徐垣議曰。三娘子言不見德。其有離心。莫若乘是時。陰欵三娘子。

全邊略記

卷四

七

而立其愛子不他失禮。悉分封諸酋。如五單于故事。厥黨可携也。十八年。扯酋乃出鎮羌而還故巢。火酋志在洮河。擁眾馳歸德所。采木萬餘。以卜寺工。總督梅友松。巡撫趙可懷。會議曰。洮河之虜。自丙兔及克臭。逐牧喇刺川。歲引不絕。遂成虜穴。今火酋復據。工勢將滋蔓。決策募番兵。阿力族桑節者。所生十三子。虜滅其二。部兵萬餘。誓以死報。故收番為上策也。御史萬國欽劾奏。庸駑之介胃。以邊方為捷徑。日浚其甲士之衣糧。以媚首輔時行。申歲以十數萬。無事

則爲之援引。失事則代之蔽護。邊臣邊將。多出入其家人。宋九之門。恣爲欺誤。虜再入塞。破關殺將。督撫疏稱。閣臣指授方略。不知是何方略也。時行對。陛下稱堅壁清野。爲萬全策。而劉承嗣之覆沒。是衝壁而入也。臨鞏搶掠一空。是殺人盈野也。堅清之言。何以解矣。兵科張棟言。經略鄭洛。題稱總兵劉承嗣所報。鎮兵十九營。計三萬七千九百。而堪戰之數。止于六千。何陵夷至此也。閱事之臣。三年一遣。謂以八事殿最邊吏。八事修者與斬虜同功。八事廢者與失機

全邊略記

卷四

三九

同罪。乃二十年來。凡五六遣。率以一疏了之。覽其疏中。何嘗不曰。將良卒勇。士飽馬騰乎。虜至輒稱一切無有。所閱安在。十九年他卜囊。率火落赤數萬。殺略益甚。大寇洮河。上切責大司馬曰。虜衆淪盟。犯順施備乖方。其覈始事部落。及失機信地。以聞。御史周孔教等。追論部先李廷儀。趙可懷。錢楷。李丁等。奪治有差。御史崔景榮疏曰。瓦刺他卜囊。卽永邵卜之別名。詭爲姓號。犯我西寧。而懦將捧頭鼠竄。縱橫海上數歲。咸喪氣不敢問。復移捏三川。翼火酋而佐扯

酋挾邀我賞也。且李魁勳未幾。而李聯芳繼之。李芳又繼之。邊吏之愆滋大。而李廷儀又辯其訛曰。虜王奉詔西牧。非私行也。有竊卽罰。非亡當也。今將卒失在窮追。奈何咎于俺答故事。二十二年。葉夢熊檄總兵劉承嗣。大治堤。決水浸城。虜卜失兔。遣酋犯花馬池。麻貴董一元。擊敗之。虜遂引去。二十四年。虜緣戮酋長之釁。兩秋大舉。巡撫李春光。調將士出塞。捕斬四百有奇。按臣于永清核其事。得予陞蔭。三十五年。按臣余懋衡。報閱視之命。曰。延主客二十二萬六千

全邊略記

卷四

八

有奇。今實八萬九千有奇。原于民屯之逋。鹽商之困。京運之愆。沿邊夾道。二十餘里。地非不毛。而屯事困曠者。勸相不勤。科索未禁。催征太苛也。鹽法不能給邊者。則開墾宜復。奸賄宜譏。中例宜融。浮引宜革也。總督徐三畏。探虜之情。秀賴卜失兔。尚趨起于榆塞。銀定反成。猶鴟張于賀蘭。火酋盤踞于湟中。吉囊分伺于西河。未敢安枕臥也。請移花馬池以須。三十七年。巡按楊一桂曰。臣至平陽。卽聞陝西徇賊數百。踏水龍門。掠河泮。太平稷山。卿寧四縣。兩年而三被之。

臣至安邑。又聞徇賊由潼關掠芮城平陸夏縣亦三被之。又真寧縣報去歲紅山嶺之變。徇賊肆掠涇鄜靈台中部宜君。至八百餘人。前撫顧其志用兵而后散。然終未歸于農。近日來新舍獲于真寧。李云兒劫于郃陽。田新出沒于盤屋。詢其故。父老皆曰。招安誤之也。洮岷道蘆侍元主之。慶陽同知潘應相從之。法宜斥。四十一年八月。綏帥官秉忠禦虜于保寧。捕斬二十四級。而套虜猛克什力。旗牌撤勒等。恃兄弟衆。索賞于響水波羅。東路沙計。又欲增入其賞。特整兵

全邊略記

卷四

全

丁常樂雙山。建安高家防之。白慎修王國安等。各扼要以待。四十三年九月。虜犯大栢油堡。副將孫弘謨禦之。斬十五級于波羅。把總王化白光先亡于陣。弘謨趣田家山而軍。虜圍合營。大圪塔生縛弘謨去。遊擊萬化孚赴圍虜解而逃。巡按龍遇奇効東路失事。狀四十四年八月。吉能誘犯高家堡都司王國安。見其零竊易之。單騎五人馳出。亂沙中伏發被害。綏撫金忠士以報。四十五年。兵科趙興邦論陝西套虜。新舊互市。一歲兩行。金縉之費。以八萬計。七年之間。所

費幾六十萬。每年以二十萬爲芻餉之費。則士飽馬肥。卽長驅虜廷可也。不宜示弱至此。巡按金忠士奏。邊將失守之律重。邊將之權。反爲虜操。若曰我一犯槍。爾罪立至。故邊將往往啗虜以重利。使之或東或西。而不出于所轄之地。常嫁禍于鄰。願寬其文法。以責成之。兵科熊明遇以爲捷功太侈也。疏曰。延綏鎮自去秋套虜大入之後。官軍數出塞。據督撫鎮劉敏寬馬從聘官秉忠杜文煥所報功次揭帖。如官秉忠張楠等。委草澗戰斬首九十五級。白兆慶孫啓祥等。

全邊略記

卷四

全

沙梁之戰。斬首七十七級。萬化孚趙克先龍池之戰。斬首二十一級。張楠王國安王學詩等。西江山之戰。斬首百二十級。蕭捷杜文煥祈繼祖等。定邊沙湃之戰。斬首二百四十八級。杜松等。寧塞棗次梁之戰。斬首二百一十五級。白兆慶官秉忠王捷等大畛畦之戰。斬首百一十六級。柳汝植等。密兒灣黑河子之戰。斬首三十七級。王國安劉更化等。小畛畦之戰。斬首三十二級。蕭捷李榮侯世祿等。明水湖之戰。斬首二百三十八級。李滿倉陳維翰等。三營河之戰。斬首七

十七級。柳汝植白綱等總管之戰。斬首四十二級。杜文煥等安邊保寧長樂之戰。斬首三百五級。其他零捷如李鳴鳳响水之八級。張波羅之六級。孫朝用神字墩之四級。李茂先王國安雷家塢之六級。萬化乎神字墩之十四級。喬鎮繼柴家溝之七級。郭繼藩黃州之二級。蕭捷安邊之八級。杜松靖邊之七級。王學匹瓦菴之十級。孫啓祥等波羅之八級。大約不下二千矣。夫諸將啣王化白光先孫弘謨之憤。矯弓累弦。勵劍負戟。以深入爲事。捷音絡驛。凱歌成韻。豈不庶

全邊略記

卷四

全

幾乎除克雪恥。明漢兵若雷風乎。而道路悠悠之論。頗有不然。功令以百二十級爲大捷。通計功次可二千。可當十五大捷之數。督撫鎮升蔭。如官保如尚書左右司馬。應各進十五人。錦衣延世之賞。伏各各稱。是其偏裨以下之升資。與賞功銀十萬不與焉。倘異口有橫挑強胡。爲國家生事于夷狄者。必執此爲口實矣。四十六年四月。猛克什力台吉蓋名乞降者三年于茲。十三日同母妻子女五十三人。從嚮水堡邊墩投降內屬。其撥置于吉能朋比于沙國。部落有脫

輟之虞。兄弟有闕牆之變。骨肉已離。獨夫難保。延撫董國光合總督楊應聘曰。彼亡一屠耆。而樹一勁敵。我得一都尉。又消一外憂。相應假以守備。稍示優崇。令其立功異域。觀其順逆焉可也。泰昌元年十一月。都御史張問達侍郎盛以弘。張經世等。以陝人爲陝語。曰。頃有虜以六七萬奄抵郡城。攻圍五日夜。危險一間耳。撫臣張之厚。道臣張爾基。宋槃。郡守王國瑚。先事戒嚴。護堵備至。推官胡養度。率衛弁孫弘葉蕭偉等。伏城下。殺射其頭目。僉書葉捷。暗出家丁擊襲

全邊略記

卷四

全

之。城保如故。而所過縣驛村社。流毒無寸土矣。五衛班軍。雖赴榆林。總成羸卒。莫若折一衛之備。抽解延安。而四衛選壯更番。則餉自無而之有也。府城百八十里。有茅嶺關。深溝萬仞。舊堡猶遺。虜自鎮靜出。必繇此矣。洛川黃龍山。徇夷不足控也。移駐于茅關者。爲最。天啓元年。御史高推具彈文。張之厚欺也。杜文煥懦也。火至延安城下。衛弁岳喬梓被劾。全軍盡覆矣。潘雲翼郭允厚。皆謂釀百年之禍。二年九月。套虜覘調遼之虛也。犯合水環縣慶陽固原。而圍延安城

者。凡三日。杜文煥堵之解去。先是八月。則馳施膚甘泉延安諸縣。焚掠多矣。虜貽謾書責曰。斬而文煥。吾兵乃撤。兵科蔡思充詳看章奏。以為大將之去。留夷虜操之。如國體何。火落赤卜言。大千兒罵。代為吉能。講款。以為去秋。曾許銀馬。必得為例。巡撫奈自強曰。折諭良難也。四年二月。延撫孫居相奏。黠虜即亡。賴然一盟不改。無如劣弁。自分畛域。授之隙萌。如延第約。以勿犯三榆。甘第約。以勿犯五涼。寧第約。以勿犯松山已耳。虜習于計。此貢彼鈔。推于未同之詛誓。何

全邊略記

卷四

全

不飭各邊臣。申大一統之義。共期保塞。母私囑以敗款也。夫掩殺襲取之禁。銷其怒心。正正堂堂。戰勝攻取。不亦可乎。海虜火酋。諸子惟廣台吉。乞慶台吉。為敢強。因公妾故。居河西者。與河南互嫌。而其兄揣庫兒。居間為好言。非中國之利也。已遣屬李惟達。苑攀龍。厚結番僧。多方行間。紅酋之折橋。乞酋之劫馬。閔于墻矣。六年十一月。綏撫張朴。以為撫賞私增之宜。杜也。原市而外。各堡私增虜賞。名曰轉賞。其額逾其期失。初乞舖餼。侵假布貨。又侵假而易以白金。已增

數十。反借我以興戎。近者干酋跳梁無忌。乃有漢音何門子。為之翕合。訪其詐狡。縛之藁街。還我人畜。赦以不死。于是私簿繳銷。始就戎索。大約私賞之弊。起于添設操守。幅員既褊。小而干振。悉單。匪母如三路十營。盡革之便。七年五月。總兵楊肇基曰。延綏邊長一千二百餘里。鎮城所居適中。至黃甫路。六百里。西抵花馬地界。七百里。邊外住牧。不下十萬。若一面有警。往返應援。亦須十數日。已是鞭長不及馬腹。若東西齊警。彼此兩失。封疆重任。罪將誰諉。焉敢顧分權

全邊略記

卷四

全

之小嫌。忘報國之大義。無如照花馬池新例。于西協地方。亦設一有望大將。分界防勦。一面有事。則合力拒勦。東西有事。則各分專敵。如此為善。撫臣宋槃。請起舊帥孫顯祖充之。職方氏論曰。明與虜。駟瀚表。邊網疎闊。延綏之間。比于漢朔方。唐受降城。風磧弗驚。利衍原隰。成化以來。創榆林。弘治以還。制固原。疇昔之內邊。今時之劇障矣。米脂魚河。幾三百里。據于襟吭。湮谷壘山。夾道廣窳。耕樵菟苗。豈非萬世豐大之業。乃文布政貴之改

西延慶之稅折也。馮侍郎清之改本色而盡折之也。何異葉叢檀變開中之法。坐窘其本源。榆林四望黃沙。五穀不產。貨賄不通。主餉客資。全仰腹裏。倪尚書岳許尚書論。轉漕至計圖之。其時黃河自陝州而上。抵綏德近境。春漲則河渭悉通。沿封而水陸遞輓。復設廩庾于適中之地。例外鹽貨。儲糴待稽。士無饑色。敵乃可滅。經史所臚鑿鑿也。夫修邊搜套。敬而慎之。然以世廟之英姿。嘉與夏言曾銑之權策。爾者胡孽竄套。猶雛也。忠謀陷于妬戮。傑將灰心。物力亦殫。

全邊略記

卷四

七

勇敢勞于徵發。而駱駝城之雄氣。不無耗衰。夫固原者。所以肘臂榆林。唇齒寧夏。使能專備靖虜一面。當日火篩。何自蹂內哉。蘭靖安會。初非充斥地。而賀蘭山後之胡騎。每視水合。而跨蹕遂自如也。花馬池為門戶。王公瓊移鹽批于下馬房者。良在乎來旅實也。總制總戎。或移駐或徙之。議多則政愈輟。食分則吏愈蠹。安邊定邊之衝。責誠在節度大臣矣。天啓之季。緩餉告缺。三十有九月。典胃鬻弓。何以卒歲。邊大隘指而寒其心者。胥然矣。

卷之四

全邊略記卷之五

桐城方孔炤潛夫



甘肅略 嘉峪關略在內

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自蘭州為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羗古浪。六百餘里。至涼州。為漢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為漢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為酒泉郡。肅州西千里。出嘉峪關。為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密。則皆漢燉煌

全邊略記

卷五

郡地也。洪武五年。議征沙漠。宋國公勝等擊元岐王。兵千別力。篤山敗之。斬首數千級。西取甘州。趨西涼。敗元將失刺罕。至永昌。又敗元將朶兒只巴。於虎刺罕口。獲羊馬駝共十餘萬。進拔肅州。元平章不花戰死。降大尉鎖納兒等。獲馬萬匹。至瓜沙。敗其守將。獲羊馬二萬。取亦集乃路。敗俞寶兵。勝等分布戍守。扼塞而還。迺以嘉峪關為限。姑置燉煌于度外焉。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為古湟中。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為古姑臧。此河西形勝之大略也。九年設甘州

等五衛于張掖。設肅州衛于酒泉。設西寧衛于湟中。又設山丹永昌鎮番莊浪二衛十三所于姑臧。又于金城設蘭州衛。皆置將屯兵焉。噫。自五涼叠據。度毒千年。維我

高皇闢宇東南。拓疆西北。在漢都關中。猶曰窮兵黷武。切近災也。若乃大將軍萬里之外。不大聲色。一舉而收之。人力不至于此。天之明命大矣哉。戶部報四川產巴茶。凡四百七十七處。茶戶三百一十五。宜依定制。每茶十株。官取其一。歲計得茶萬九千二百八

全邊略記

卷五

二

十觔。今有司貯候。西番易馬。從之。十年十月。涼州虜為邊患。都指揮宋晟率兵討之。追至亦集乃。斬其渠師也。連兒擒斬部落甚衆。又招降偽國公吳把都等。萬八千人。賞征甘肅京衛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將官匿所獲馬騾牛羊者不賞。上因諭之曰。為將者不私其身。况于物乎。昔漢祭遵為將。憂國奉公。宋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自省之。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十一年。封皇子模為漢王。改封肅

王于甘州。命曹國公文忠督理隴西。西寧軍務。都督劉真創其城池。廿四年。命都督宋晟。劉真統兵征哈密。哈密去肅州千餘里。虜所城也。晟等兵至其城。破之。擒其偽王子別列怯。幽王桑里失哥。知院岳山等。殺其國公阿朶只。俘獲虜衆千三百人。及金銀印。悉送京師。廿五年。遣使至甘肅城外三十里。勿入城。先是嘗遣回回使西城諸國。留其家屬居于西涼。逗遛五年不還。其餘回回居邊上者。又數劫掠為邊將所獲。事聞。上以回回王使者。朝貢往來。恐生邊釁。今

全邊略記

卷五

三

可徙居于楊州。既而復有願挈家還地者。上始疑其覘我中國。至是命之。九月。宋晟征罕東。西番叛寇。俘斬七千餘人。馬牛羊十萬而還。二十七年。六月初。西寧炒團等。簇王番亦令真班等。言於都督宋晟。願率番民男女八百餘人。內附。至晟還朝。以聞。上曰。蠻夷嚮化。其心固善。乘遠之道。要在不失其本性耳。命仍于本族居之。二十八年。諭西涼守臣曰。朕惟涼州之域。北控胡沙。西南制戎羌。為鳥鼠同穴之地。天時早寒。今暑退。金風生。爾等禦邊甚勞。朕甚憫之。茲

特遣使勞爾爾宜外張威武內懷多仁以服戎羗二十九
十九年三月遣行人陳誠立撒里兀兒爲安定指揮
使司初自安定王卜煙帖木兒遣使朝貢詔立其
酋長爲四部給銅印守其地後番將朶兒只巴叛遁
沙漠大掠并奪其印去其部微弱藍玉西征兵徇阿
真川土酋司徒哈答等懼竄匿山谷不敢出及肅王
之國哈答等遣僧撒兒加藏卜等至甘州伏謁王乞
授官以安部屬王爲之奏請于是遣誠立其部以銅
印五十八給之置官屬如諸衛三十一年上諭戶

全邊略記

卷五

四

書郁新儲粟之數新對曰大寧六十二萬石開平二
萬八千餘石甘肅不過十五萬石商人所入未宜改
輸上曰大寧姑置之俟甘肅滿五十萬然後再議
西河是時交儆于足食類如此永樂二年六月封哈
密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按哈密古伊吾廬地在燉
煌北大磧外西北羌胡往來要路也元封忽納失里
爲威武王已而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文
皇設關外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觚蒙古
曰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七衛皆在嘉峪關西哈密

又在六衛西東去肅州西去吐魯番各千五百里北
至瓦刺數百里至是改封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以
頭目馬哈麻火只等爲指揮等官分其衆居苦峪城
十月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朱晟擅竊威權事多專
制上諭侍臣曰任事不專不能成功大將受邊寄
豈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勅之曰前
者御史言卿專擅此言官欲舉其職夫爲將不專則
功不立朕旣付卿以關外之任事有便宜卽行而後
聞自古明君任將率用此道忠臣事君亦在推誠朕

全邊略記

卷五

五

知卿卿勿置意盡心邊務以副朕懷三年七月賜韃
靼酋長把都帖木兒等姓名官爵賞齋有差居之涼
州仍賜刺獎朱晟招懷之功先是北虜日衆牧甘肅
近邊晟遣人諭以朝廷威德其酋長平章把都帖
木兒倫都兒灰率部衆五千馬駝萬六千來歸上
大喜命把都等爲右軍都督僉事賜姓名吳允成倫
都兒灰爲後軍都督僉事賜姓名柴秉誠其部屬保
住爲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賜姓名楊效誠余爲
指揮千百戶鎮撫復賜官帶襲衣文綺表裏白金鈔

銳有差。居涼州。宋晟加意撫恤。俟允誠等居處既定。選其中勇壯數百。參以官軍三倍。于塞外偵邏。非但耀威。亦以招徠。未附漢。鼂錯所謂降胡。義渠。益以邊郡良騎兩軍。相為表裏之術。即此籌也。八年涼州衛韃官虎保等。以上方北征。鼓衆叛。皇太子命費獻往討平之。上以韃官惑于流言。非其本心。宥其叛罪。于是虎保等亦令真巴等來歸。十年七月。上以土韃終懷反側。命徙入蘭縣。就糧。已復叛。十一月。甘肅總兵宋琥言。叛寇老的罕等。依赤觔蒙古衛。

全邊略記

卷五

六

塔力尼。得矣。不除將為邊害。上命楊榮住陝西豐城侯彬。李經略之。彬言。叛寇固當誅。但道路險惡。難于遣運。榮亦謂。隆冬非用兵時。彬猶豫。榮請自歸。奏之見。上俱言其故。遂勅止彬。其勿進。第遣勅諭塔力尼。而塔力尼聽命。擒送老的罕等至。宋琥亦獲擊荅兒伯顏等八百余人至京。上宥其罪。發充廣廉州軍。宣德七年。勅遣都揮鐸同。西寧土官李文等。往甘州白城山。招撫西番阿吉簇七百餘帳。還居于野馬川。總兵劉廣因其逃徙。而報曰。千戶他甲巴言。

朶里只領真等六十餘帳。逃于赤斤矣。搬卜等三十餘帳。逃于仙人填矣。悉係土官所屬之番。請仍李文招之。上曰。彼皆升番。何須。朝廷下行。令廣移文可也。廣更奏。西番之阻。朝使也。臣尚追理其事。而番掠以為故常。乞勿深之。上諭尚書許廓曰。邀劫朝使。豈可為常。寇患多起。微細。今廣欲養癰長疽矣。爾移文詰之。令其實對。于是廣與劉昭議。劄兒加必遠遁矣。動衆深入。而不得首虜。反生其心。先遣指揮所賢以輕騎百餘。覘寇所穴。賢以密羅簇揮司怕尼為。

全邊略記

卷五

七

導行間。月餘。度畢。力木江。抵普祿之地。聞其潛深山中。遣人招之。劄兒加遂前告曰。本與安定。有惡。欲復其讎。不意誤中朝使。避匿至此。請還所得書幣等物。仍貢馬以贖厥愆。賢撫之。使還故處。遂以其番目薛帖兒耳皆來貢。廣等以聞。上曰。窮寇既服。不足深治。其善撫之。和寧王阿魯台。所部咎卜寇涼州。劉廣追之。殺咎卜父子及其黨八十餘人。衆皆遁。九年初。授都督阿魯台為瓦剌所敗。其朶兒只伯奔無所依。每掠涼州。邊將獲其甥卜魯罕兒里乞雷之。至是懼。

遣火腕赤三人至甘州以覘我言。朶兒只伯衆三千駐也可林察兒丹之地。去涼十里。絕食來歸。上命行在兵書王驥議對。虜酋假息塞下。無所依歸。恐生其心。宜遣招撫。若其來附。亦省邊慮。上然之。正統初。勅總兵陳懋曰。卿等奏調西寧阿吉等十三族。番民協勦。破賊。近得內官林春稱。番民聞調。心懷懽懼。此輩不聞聲教。朕亦預料其然。况洮岷入衛。足任調用。其令各簇寧居。都御曹翼奏。甘州諸衛新闢田畝。歲徵五升。固已輕。而言者再輕之。歲用之數。有增

全邊略記

卷五

八

無損。既蜀軍祖必重民稅。關中輸輓疲矣。忍損彼以益此哉。請仍舊徵。又言者欲棄肅州。鎮番。鎮夷。諸處。雖未蒙俞允。然妄言惑亂。尚置之法。夫祖宗恢疆拓宇。得寸則寸。傳之萬世者也。上深納。西寧都僉金玉奏曰。洪永中。達民止當馬牛。站舖力耕自食。其後設甲里。收稅糧。致其不堪。而逃。茲又選充土軍。霜嚴。積枯。乞免增稅。以安之。覆可二年。勅兵書王驥行邊。總督甘肅軍務。事宜九條。得專戮文武。臣掌兵者。便宜從事。驥至。集諸將問曰。往者遇虜。捕魚

兒海。首退縮者。誰耶。僉曰。都指揮安敬。卽命引敬斬之。三軍服慄。遂有寧夏塞外石城之捷。先是和寧王阿魯古之甥。阿魯卜林者。說虜來爲都督。蔣貴鄉導。遂破虜有功。願居甘州。自効。上予以指揮之秩。命甘州給俸。竝其廬。總兵蔣貴報沙州赤斤各傳虜情者。捩列骨攻哈密甚急。而忠勇王弟猛哥卜花。新遷於把思潤之地。率兵大敗捩列骨之衆。又言脫歡二子不睦。其長子也。先住于晃合兒淮地。次子住脫腕。卜花王部下。恐其擾也。八年。赤斤蒙古都督且旺失

全邊略記

卷五

九

加致書于寧遠伯任禮。乞移居也略卜刺地。避瓦刺之鋒。禮以此地近肅州。不之許。已而且旺失加奏。請建寺其山。禮又不之許。赤斤都督阿速。又遣報瓦刺欲與且旺失加婚。未諾。茲又求阿速妹。亦未諾。臣朝歸。順已四十年。今累彼侵。不能安業。乞還居善地。上勅諭其頭目曰。結親各從所欲。爾爲一方之長。爲彼所制。悔將何及。赤斤地方。爾父祖世守之。無故願還。自示怙弱。爲人所乘。復不可得矣。靖遠伯驥言。河以北。速罕禿要害。宜析靖虜衛戍于此。而移全衛于

拔沙議下參贊都御曹翼治之翼奏罷速罕禿之役移靖虜于涼州土廣田閑歲請八百操備于扒沙實兩便十一年總兵任禮等以沙州衛都督喃哥兄弟爭部眾離貳欲乘其饑窘遷之塞內適喃哥來言欲入居肅之小鉢和寺禮遂令都揮毛哈刺等偕喃哥至沙州撫諭其眾而率大眾隨其後比至喃哥陰持兩端其部人多欲奔瓦刺禮進兵追收入塞居之其州凡二百五戶千二百三十餘口及是奏至上勅曰不傷一卒旬日之間致其全部朕甚嘉之所議

全邊略記

卷五

十

以甘州南山給之耕牧俟其志實收其土官土民隨軍操誦但其來附恐非得已向背不齊實情巨測議者為果無異圖置之邊州無不可者如或不然須從之內地庶無後慮二策何便其審計以聞初赤斤蒙古之先有苦苦者娶西番女生塔力泥又娶于達達生鎖合者及革古者乃分所部為三凡西番人居左帳屬塔力泥達達人居右帳屬鎖合者而自領中帳後苦苦沒塔力泥及鎖合者相繼來歸永樂中始置赤斤蒙古衛處之及且旺失加阿速繼掌衛事部眾

日盛遂欲併右帳累相讎殺而鎖合者不能支至是訴于邊將言怨隙已深勢難共處欲以所部內屬總兵任禮等遣詣京且請發兵收其部眾焉上勅曰鎖合欲盡取其右帳仍遣還果無他即遣人往諭阿速發其部屬來然在其赤斤者其意亦果願借來乎此事須出本情少有抑逼得此心失彼心非經久之道其審處之十三年任禮奏西寧密邇諸番先都御史羅亨信選軍千人每月踐更三巡其地所防把沙阿吉簇之出沒今十餘年不得伏息請如洪永繫操

全邊略記

卷五

十一

于衛以備議可六年巡撫芮劄自劾曰虜酋索來分寇莊浪西寧甘涼雖官軍亦有斬禦而破于矢石者五百五十人掠者滅二總兵宣城伯衛穎都督毛忠林忠等無策臣劄亦當死帝曰姑宥之成化初給哈密麥種百石從其母奏也亂加思蘭與其妻求蟒龍等服詔以紅絹與之元年兵都奏給密向被亂加蘭所侵忠順王母避居赤斤今虜已退宜勅王母還其舊地以撫其眾可之巡撫徐廷璋條方上略曰國家撫有西番因其俗分其族官其渠魁給以金牌

而又選土官之才能授之以職數十年番陞宴然近年革其通貨開其茶馬夷民無所束越境相掠則名譽宜訪也肅州習雜羌夷性能捍綱請如山丹等衛開儒學授教官選其俊秀餘丁充弟子禮義風行變其氣質則庠序宜立也有功者臨敵捐軀出萬死而得一生守臣造冊報功繳之樞部樞部又行巡撫地廣日稽動至二三年使官軍喪氣歸咎朝廷圖報之心滅鼓激之法濡矣則功賞宜決也莊浪守將趙英不若紅城揮使魯鑑能請擢鑑以守浪則智勇宜

全邊略記

卷五

十三

任也。上命所司亟行。三年尚書王復言甘肅所屬十五衛自永昌迤西寧鎮番額有險隘莊浪徑路山密地狹惟涼州四際廣散受敵最先水草便利易于久屯及遠徵甘肅相去六七百里為虜邀遮往往取損天順間累戍官軍糜費獨甚茲訪甘州五衛生齒日繁多有願從軍者招集五千填實涼州選官領其衆而屯田又鎮番極臨邊境原設三分山黑山二遞運摘囚備置牛車後革遞運併于馬邑其役登矣莊浪鎮羌驛地衝夫鮮在務遂疎宜鑼錫紅子黑松林

摘撥之以勻其所走又永昌衛之白石崖墩下有水溉白丹田山丹衛之土魯干墩下有水溉涼州田故以白石隸永魯干隸丹便也肅州衛境外原有哨馬營後因警而移耕在其外瞭蔽其內莫若移營復立故處又西寧衛原調軍五百六十七員名散于莊涼倫禦者還留之本衛則番簇有控也肅撫徐廷章奏甘肅額旗七萬二千九百餘名今實有者四萬八千七百餘則逃亡矣本衛屯僅可備三月耳餘悉資于腹中之民運因警愆期極為可憂輪班之軍官則託

全邊略記

卷五

十三

推兵則賄蔽壯強他役貧弱勉承及驗出坐取而衛弁挾制請定其罰總兵蔣琬奏有男子自虜中走還云有瓦刺虜酋拜亦撒哈率衆四百人皆披甲至哈密城中屯聚令哈密人捧使入貢私覘虛實約寇赤斤肅州先是琬等又言亂加思蘭率四萬騎至把思潤屯地其拜亦撒哈及弩溫答失力之人俱已服屬欲合二酋抄掠沙肅諸州此糾合之藪也六年都御徐廷章言古浪衛城在半山中山水險惡宜移于東北坦地仍名舊城為古浪關行都司俸鈔每關之省

會食鹽或經十五年不得赴給而罷乞改折登庫領之茶馬之例暫停近舉然而販商不至乞廣採茶易馬而厲禁私越者他如借官糧散民糶還充換仍班操覈囚徒稽器具俱擬議入年三月甘肅總兵官宣城侯涇衛巡撫僉都御史吳琛率師討西番破之先是西寧番酋把沙作亂命涇等討之涇與琛將軍督甘涼蘭鞏山丹莊浪等衛所官軍三萬五千人分五路以竝進追至駱駝山寫爾冲殺唐川俘斬共千七百餘人獲牛馬羊二萬有奇九年四月土魯番速

全邊略記

卷五

古

檀阿力侵哈密衛據其城初速檀阿力累引兵劫掠哈密諸部地已略盡正月圍其城破之執其王母奪朝廷所降金印遂留居之哈密回回馬黑麻者竊賊馬以逃赤斤蒙古衛遣人送之懇于甘肅守臣都督鮑政等以聞事下兵部尚書白圭等以為朝廷封哈密非他夷比今喪地失國奔走控訴安可置而不問請命通事詹昇勅往諭檀速阿力令悔過自新退還哈密境土并勅赤斤蒙古等衛會力以相衛翼仍勅甘肅總兵官振武揚威相機以行哈密既為土

魯番所併累求援部言哈密棄而不救竊恐赤斤蒙古罕東曲先安定苦峪沙州等衛亦為土魯番所屬此賊僭擬大號挾制隣番則藩籬盡撤邊患方殷使設可奪之虜不退關中供億愈難繼矣上命集廷臣議速檀阿力今亦遣使進貢或有向化之心因賜勅自新庶可散其姦謀縱哈密不能自存亦足以堅各衛內嚮之志上乃遣都督李文通政劉文往甘肅規復哈密城哈密之居甘者脫脫百花等六人欲率眾五百歸附乞職賞誓必克復命授以指揮赤

全邊略記

卷五

五

斤等衛僉事昆藏上書言速檀阿力累見招誘斬其來使誓以不從自懷孤弱乞調漢兵為助事下邊臣初馬俊從李文等至肅齋勅往諭速檀阿力俾還其城及母時于蘭已守哈密而挾王母以去抗不遜詔及聞甘州大兵三萬欲來乃如以番禮勞宴俊等王母夜遣告云懇奏天朝收復哈密老寡歸雖死不足惜速檀阿力隨入貢俊得虜情精兵不過三百馬步不滿二千規復有機詔陞馬俊千戶巡撫馬文升奏肅府黔國公家人先皆歸化土達子孫漸眾

率能騎射。居近固原。宜選壯附之。巡撫朱英奏。秦中各口。往與西番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近年邊臣。劫誘到營。折閱物價。以賤易貴。番族銜忿。甚至以刀自仰。殊失懷柔之道。乞申其禁。李文劉文。既奉征。速檀阿力之。詔已會調赤斤罕東二衛兵馬。屯于卜隆吉兒川。累得傳報云。亦郎骨俺奔白河兒酋長那南奔等。集騎四千。欲乘二衛已發之後。擄其家。臣等計罕東衛西連洛扯兒禪。并曲先衛境。南與安定亦郎骨人馬接境。駐牧使所報果然。恐顧彼失此。又報者云。

全邊略記

卷五

十六

速檀阿力已請集洛扯兒禪協備。如此則雖進復哈密。而都督罕慎年幼力綿。所部哈密及畏兀兒夷人數少。且其城初無積聚。必須固守。莫若撫結二衛。則可控制外寇。使不敢侵。且足為河西南北之屏蔽。臣等已罷遣所調總兵鮑政。報赤斤都督賞小答兒率千騎入境。欲與阿年簇離殺。貽書責之。初土魯番貢使之羈于甘涼者十人。乘隙逃去。部議究通事哈只馬黑麻等罪。上是之。而宥太監顏議等。土魯番使臣滿刺馬哈麻赤兒米。即奏其主速檀阿力。初無叛

意。其已得哈密城池。及瓦刺奄檀王。人馬一萬。又收捕曲先。并亦思渴頭。目倒刺大只乞。朝廷遣使通。道往來和好。上曰。迤西頻年入貢。道路無阻。不須遣官。速檀阿力果能誠心奉貢。朝廷不計前過。仍禮待之。其令通事以朕意諭哈密都督罕慎。為土魯番侵掠部落。分散遣使通款。并乞衣糧種子。巡撫朱英等謂其為我藩。宜有以慰結其心。又恐奏報延久。不能猝濟。已發布三百疋糧。五百石賑之。至是奏聞。因併給以種子。赤兒米即復奏。其王速檀阿力。雖得哈

全邊略記

卷五

十七

密城。止以物產充貢。旋已自悔不服。各願留使臣家。屬于甘肅。為質。乞勅歸諭其王。獻哈密金印于朝。更乞獲還。慮為赤斤所讎。朝議答允。而朱英謂其詞多狡飾。如果哈密國土已復。方可發遣使臣。如其未復。宜撥糧地。暫駐其餘。撤馬兒罕。遠夷聽從護之境。上可也。移甘州之土夷。安哈密之殘夷。俱遷之于內地。簡貢使之混入。清別部之暗奸。策已廢之夷館。支江南之馬價。番所進馬駝。雖有高下。不宜簡斥。買怨也。總兵鮑政。復給哈密之七克力等。濟麥八百石于

苦峪速檀阿力復遣赤兒米即入貢故說金印人民俱在乞。朝廷遣使往諭之。即獻納。巡撫朱有文奏令赴京部議止之。小夷誇乍。屢遣人遊說搆亂。宜先治其使。隨與問師第哈密流亡率難興復。曲加涵貸免其解京。禮部曰。俯順夷情。限名人貢便。詔可。肅州將劉晟以爲苦峪降夷也。克力等計窮託處。非其本情。有謂其因貢奔虜。莫若安置內地。靖其患。部寢未行。太監顏義奏調甘州馬步五百人戍肅。仲冬至。仲春還。爲奪哈密者防也。哈密使臣阿兒加奏請苦

全邊略記

卷五

六

略沙磧而肅城之東。金塔魏城等地。乞賜一兵部劾令約束蕃衆。欵塞以圖興復。不可妄求。復立哈密衛于苦峪城。令罕慎居之。賜帛粟及其牛具。總兵王璽曰。黃沙以西。自莊浪以抵肅州南山一帶。爲阿吉等二十九族之地。國初立界石分疆。侵樵有禁。年久湮沒。宜修立以塞交通者。巡撫都御史王朝遠疏行都司所隸在城五衛正軍。撥充局匠。已非。而私役雜差多至二千。山丹等衛亦然。臣悉從革。行都司舊設紙房。用以封砲。歲科甘州麻筋動以數萬。近見斷事及

鎮撫所科囚紙。衛學生員批倣。俱堪倍用。各衛料欵似應停徵。寧洮茶馬宜復舊例。遣御史督之。以絕私販。從之。王朝遠等上邊事。謂速檀阿力部下携叛。哈密故城。可因時而復。請得甘涼萬人。赤斤罕東五千。罕慎七百人。王璽統之。直抵城下。既取之後。令罕慎權處分國事。詔兵書余子俊等議曰。興滅繼絕。大體也。兵凶戰危。大機也。今壯虜南蠻。未有寧歲。羈縻夷兵。齎糧數千里外。番性難以律繩。見此不爲。惟有安諭罕慎。嘉其興復而已。十五年五月。福餘衛指揮

全邊略記

卷五

九

扭石等奏報。迤北亂。加思蘭爲其族弟。亦思馬因所殺。亂加思蘭虜酋之傑。點者有智術。善用兵。其初部下止三四百人在迤西土魯番地。稱雄。貢使多苦之。天順間。勅賞招撫。乃移近哈密城外。巴兒思渴之地。自是漸犯邊。成化初入黃河套。與李羅忽滿都魯猛子幹羅士等相合。榆林邊患。從此起。既而同。李羅忽將猛可并其目。殺幹出。覺而避之。亂加思蘭乃與衆謀。願立李羅忽太子爲可汗。不敢當。讓滿都魯而亂。加思蘭乃以女妻滿都魯。立爲可汗。已爲太師。有

衆數萬進止惟其所命。居數年滿都魯部下大頭目脫羅干等忿之。與亦司馬因謀殺之。遂立馬因爲太師。蓋其父舊太師毛那孩魯故衆心歸之也。十五年罕慎奏乞如忠順王例禮部議曰。忠順王之在哈密。遙控諸番。以奠西裔。天朝所以厚其勞也。今罕慎僑居苦峪。未能克復故境。止宜減賞。反加賞絹已足。十八年總兵王璽奏報哈密城爲土魯番所攘。罕慎寄居苦峪者近十年。臣等以計間之。不得其要。幸其所羈擄者九十餘人。以來其勢漸孤。乃召赤斤罕東

全邊略記

卷五

二十

二衛。犒牛酒。約兵二千三百人。罕慎八千六百人。夜襲哈密城破之。牙蘭脫走。或降或死。遂得人一千五百。城遂復。罕慎始歸舊城居之。捷聞。賜勅獎勵。王璽又奏罕東入境。而殺阿思都。遣梅珠往禦之。斬奪人畜。乞加問罪之師。上曰。罕都諸夷協復哈密。未有携貳之心。若加兵。似失柔遠。如果負固。止宜頓兵境上。使畏威聽撫爲便。十二月初。王璽奏哈密克復之後。其下無所統屬。罕慎以忠順王外甥。雪讎復國。夷心歸附。乞俯順加封。俾統馭之。今土魯番之衆亦

華心向化。與王孫女稱臣納貢。又與罕慎構和。乞乘時賞勞。因撫取王孫女并金印歸國。令隨王母掌行國事。而哈密夷衆亦上書乞封罕慎嗣忠順王。後事下兵部。僉議皆謂罕慎雖國人所服。王爵之封。遠難輕授。量加崇秩。重其名號。總理國事。俟其奉職效誠。諸番日附。通國舉奏。別爲處分。詔釋土魯番賊黨之繫甘州獄者。復哈密。時罕慎執其酋長哈哈械繫。旣而請釋之。巡撫侯瓚議曰。牙蘭實土魯番黨也。哈哈焉能有無。從瓚議。都御史唐瑜奏。鴻臚簿馬儀。比

全邊略記

卷五

三

使哈密與土魯番使四百餘人。行遇罕東邀劫。僅以身免。宜捕元兇。緣亦思馬因與瓦刺和。欲犯瓜沙二州。故以緩師。上諭撫之。唐瑜又奏。寇出莊浪者。自東北而來。其寇涼永者。則滿都魯部。寇甘肅者。則亦思馬因部也。審之先據河橋。我之餉援頓絕。今宜宿重兵于蘭州。加輕兵于古浪鎮。番鎮夷高臺諸堡。且密諭罕慎使之原結小列禿。因之招誘。亦思馬因與彼屯聚。戰守舉要矣。部難其宿重兵也。已其調。瑜又報寇犯山丹。指揮姚英。榜濟等被殺。土曰甘肅被

虜者數矣。總鎮處所。失亡數多。守邊者不職。如是耶。其并上總兵焦俊狀處之。總兵焦俊奏哈密都督罕慎。遣報虜酋瓦刺克捨。并亦思馬因已死。兩部人馬散處寨下。而克捨部下立其弟阿沙。亦為太師。阿沙之弟曰阿力古多者。與之有隙。率眾至邊。欲往掠甘肅。且勸罕慎欲與和親。瓦刺小列禿聞之。亦欲移至瓜沙二州潛駐。報至已行。參將李俊遣譯往諭罕慎。勿與親和。兼留小列禿在彼住牧。又報赤斤罕東二衛。勿懷二心。且益肅州兵以防衝突之患。二十三年。

全邊略記

卷五

四月唐瑜奏瓦刺養罕王將入寇。罕慎報預之。不得利去。養罕王憾之。掠其刺木城。又與阿力古多兀王合兵。謀犯甘肅。且欲與罕慎結姻。罕慎固不肯從。但恐哈密力不能支。則將及於赤斤罕東矣。今宜假罕慎以名位。使益固臣節。赤斤苦略創殘之民。宜極卹之。兵部以為然。請諭罕慎。爾於養罕王有甥舅之分。宜曲意調護。使革心悔過。仍多方用間。分散其黨。保爾部落。守爾疆土。不可棄累世之績。其赤斤餘民。以麥一千餘石賑給之。京指揮顏王奏備邊六事。一曰。

蘭州距陝西一千四百餘里。守臣每冬于蘭。俟往無固志。宜令恒駐蘭。西應莊浪。東保河橋。北為固靖聲。二曰。莊至蘭二百餘里。其間止有堡四。兵衛寡弱。虜常入剽。請增築苦水灣驛堡。廣資儲置守備。三曰。甘肅延袤千五百餘里。雖有撫按。歲惟一至。將較無所忌憚。公肆貪殘。請于肅浪各設一憲。臣俾飭兵戎。而禁貪墨。四曰。甘肅將臣既占肥饒。復專灌溉。請度田以實給老弱之軍。餘五日。器仗多訾。諸臣務肅伍。毋占役。六曰。驛吏惟以迎送為急。報邊為緩。請申禁之。

全邊略記

卷五

總兵周玉等奏哈密都督罕慎。譯報虜酋瓦刺阿沙。太師與其平章把禿撒及阿力古多王兀麻捨王等。分駐察罕阿刺帖兒等境。欲入剽。而羽奴思王子鎖。擅阿麻王復侵奪察力失等四城。野也克力達子亦分屯失把力哈孫及擒山之地。欲往甘肅剽。今浪境亦有烽。為之請兵焉。土魯番兀也思太子及兀也思王等公主。并哈密督罕慎母。各貢馬匹方物。因求賜織金紵絲。并帳房絲段絹疋藥物各器。等物。有差弘治元年二月。兵部言甘肅孤懸河外。太宗皇帝以。

諸夷雜處難守。特設赤斤罕東等衛。各授都督領袖。西戎又設哈密衛。封脫脫爲忠順王。以鎖鑰北門。然後甘肅獲寧。後脫脫之孫無嗣。朝廷命其甥把答木兒爲都督以治之。既而爲鎮魯擅阿力王所殺。并據其地。哈密遺民逃居苦峪。復命把答木兒之子罕慎襲受都督營領遺民。許以有功封王。久之罕慎克復故城。哈密人再疏請封。且謂瓦刺養罕王及阿塞入師等在彼逼脇。未獲寧處。得假寵。天朝庶可鎮壓遠夷。永爲國屏。事下本部會議。僉謂宜從所奏。上

全邊略記

卷五

五

曰罕慎既能克復境土。撫輯夷衆。其令襲封忠順王。結金印冠服。應否遣使。禮部查例行之。左都御史馬文升言。陝西甘涼乃古左賢王之地。漢武始取之。立酒泉張掖等郡。以斷匈奴右臂。然漢唐之末。皆不能守。宋則全失之。至我朝立行都司。太宗命官鎮守。正統初。虜酋朵兒只伯爲患。賴王驥將貴克平之。天順間。索來毛里孩爲患。誘敗寧夏仇麻喪師數萬。自是虜入河套。寇抄不已。成化二十年以後。時被侵擾。每獲厚利而去。我軍未嘗一挫其鋒。且陝西之路。

可通甘肅者。止蘭州浮橋一道。賊若以數千人據河橋。則糧運難通。援兵難進。而甘涼難守。關中亦難保。無虞矣。今甘涼兵疲糧少。乞預處分。從之。土魯番阿黑麻王攻哈密。殺都督罕慎。而委其酋長牙蘭住守之。綽卜都等舊款附哈密。遂攻牙蘭。殺其弟。仍奪其叛臣者。盼卜等人畜以歸。上念哈密殘破。欲激勵諸夷以圖興復。乃賜爵一級。兼之絲幣。先是哈密部下阿木郎并脫脫卜花等。避阿黑麻之難。率衆來歸。詔給口糧牛具種子農器。居之苦峪沙州。至是巡

全邊略記

卷五

五

撫羅明言。哈密使臣前後留陝。今應送還者二百五十八人。其績貢與避難。復九百七十人。苦峪城垣歲久傾圮。今宜修築。赤斤罕東二衛。以缺食求賑者尤衆。阿黑麻因阿木郎之來。心亦憂疑。宜遣勅諭之。凡百供費。非肅州儲積所獨。于是戶部行陝庫報五萬金。截民糧益之。禮部言。土魯番速擅阿黑麻王。并其妻哈也呵喀。各具番書。遣使貢馬。乞賜蟒龍九龍。渾金各色膝襪紵絲等物。然自遣使之後。卽誘殺罕慎。據有其地。其不義如此。今得免于誅伐。足矣。所乞

恩賞不可濫施。上曰罕慎為朝廷効力。阿黑麻既與結親。又忍心殺之。所奏乞皆勿與。九月兵部言。往年結問土魯番殺罕慎之故。阿黑麻三陳狀。向未輸服。因再降勅。省諭番書。再奏。稍知警畏。請復申諭。令還城印。以贖前愆。哈密夷及諸國番。藉口糧乏。紛貪互市之利。往往留寓甘肅。恐有前代氏羌雜處。近甸之患。請諭諸守臣。凡貢番回者。悉遣出關。哈密避難者。及今秋成時。月護送苦峪居之。土魯番速壇阿黑麻王。遣使至肅州求貢。因獻還哈密城池金印。請賜

全邊略記

卷五

五

處分兵部議。阿黑麻不道。減賞却貢。賜勅諭令悔罪。近又取脫脫近屬子孫。陝巴權掌國事。聽繼王爵。凡所處置。皆合機宜。不費財力。坐收十九年之已失。皇威遠被。故能如此。彼今所貢獅子等物。蓋假此請罪。與向來入貢之意不同。謂宜特賜容納。原拘留使人。亦宜資給遣歸。徐圖所以。勞來哈密。安集陝巴之。道似為柔遠長策。從之。五年二月。詔哈密陝巴襲封忠順王。給賜金印冠服。并護門兵器物等。仍賞哈密都督同知奄克孛刺。及陞都指揮使阿木郎為都

督僉事。以土魯番獻城。多寫亦虎仙等。前後撫諭之功也。陝巴襲封歸國。與野七克力奴秃卜花台卜之女結婚。乞禮賞。部議以一品婚禮。定數賞之。六年正月。先是遣達官法虎爾丁等。勅安定王千奔。令送陝巴家屬。千奔不從。云陝巴不應襲爵。爵當歸綽兒加。前忠順王罕慎之姪。千奔弟也。故千奔求立之。且要賞甘肅守臣。以聞。兵部覆奏。以陝巴乃忠順王之孫。素為國人之所推。前哈密未封。遣使諭取應立者。綽兒加自知力弱。懷貳。今事定。反覆不宜輕信。宜令

全邊略記

卷五

五

守臣齋勒及綵段梭布。往撫之。四月土魯番速壇阿黑麻率兵夜襲哈密。兀者百餘人。竄降者各半。陝巴阿木郎據大土刺以守。圍之三。日不能得。阿木郎詢七克力瓦刺二部兵為援。皆敗。土魯番遂殺阿木郎。執陝巴以去。令其酋長牙蘭據哈密。移書甘肅守臣。謂本國既獻城池。阿木郎復潛導野七克力。至其國中抄掠事。是時番貢撒刺巴失等二十七人。還未出境。于是甘肅官奏言。阿黑麻。莫爾小醜。往年破哈密。曲加恩賚。正宜効順。縱阿木郎有過。當具請奏治。乃

輒擅攻。所移番文僭號。言涉不遜。乞命將選兵先捕首長牙蘭等。上命兵侍郎張海都督緝謀。親往經略之。張海上安邊六事。一曰哈密奔潰。諸夷熟羗來歸。積聚蓄育。羣犬豕之人。而豢養之。識者寒心。驅之不可從之。尤難。不立酋長。未有統攝。釀成大寇。率受其弊。譯審奄克李刺寫亦虎仙等。皆可任使。領其衆。無几席之患矣。一曰馬黑麻打力者。舊哈密人也。叛入土魯番。戕據城印。復冒番使。此賊有家屬在甘者。錮之以剪其羽翼。一曰土魯番在哈密西七百里。土

全邊略記

卷五

三六

城二十。戈甲不滿三百。兵馬不滿三千。兄弟離殺。昔狼何約。匈奴絕漢。趙充國勅諸羌。毋令解離。元昊寇宋。皆野利天都二將之策。种世衡以謀去之。虜情可前知也。一曰貢利。夷所嗜也。昔莎車殺漢所置莎車王馮奉世。矯制誅之。鄧支單于拘留漢使陳湯。矯詔屠之。今阿黑麻殺罕慎。戴莎車之罪。執陝巴。卽鄧支之惡。專仰貢路爲生。若務姑息。墮其計中。請又回賞賜諸物。封閉嘉峪關。絕西域貢。內振國威。一曰甘肅中東西三路。延三千餘里。增墩築牆。農閒次理。或地

有砂石。用植木立柵之法。或水路未通。用他邊窖水。法一曰延綏之軍。諳識戰陣。請選游兵三千。備專甘肅。主客五萬人。務足三年之食也。勅廷臣集議之。悉如海所奏。閉關絕貢爲長。上復令再議。兵部奏陝巴旣虜。孱弱可知。就使復還。亦難復立。謂宜革其王封。居之甘州。令奄克李刺寫亦虎仙。分管三種夷。從之。十月初。哈密寄住夷人有三種。一曰回回。二曰秃兀兒。三曰哈刺灰。至是哈密衛都督奄克李刺言。于兵部侍郎張海。謂夷人以種類高者爲根基。非根

全邊略記

卷五

三九

基正大者。不能管攝。族類請以回回都督寫亦虎仙。失伯顏答管回回。秃兀兒知院阿南答。及指揮使若木管秃兀兒。哈刺灰于戶拜迭力迷失。平章革失帖木兒。及舍人迷力迭失。虎力管合刺灰。海據以上奏。謂七人者。夷心信服。宜稍崇名號。設爲酋長。庶幾得其効用。部議悉當。上乃賜勅海。謙行之。海謙奏。遵勅閉關。其天方國撒馬兒罕來。仍左驗放入。歸夷之寄居苦峪者。有以待之矣。臣當歸朝。比至真定。復得勅令。賑甘涼邊軍。海等亦不復請。徑復命。

臺省劾奏海等。經略哈密。幾二年無緒。請還。遂下詔。獄。謫降有差。八年。本兵馬文升奏。比來虜數犯永昌。莊浪。及謀報七萬。牧賀蘭山後。宜選京營以待之。宣大原調各四千。今益二千。合萬人。作延綏之援。延綏原調遊兵三千。今益二千。西安原調六千。今合萬一千。作甘涼之援。免屯田之逋。贖妻子之質。稽草湖之侵。張懷老宜罷。而彭清勇宜擢。上是其請。虜寇涼州。劉寧禦之于抹山兒。斬五十級。復戰于沙嘴。斬三十級。獎之。都御史許進奏。武備廢弛。得人為要。舉彭

全邊略記

卷五

三

清郭鈞馬榮吳江。熟于邊事。上允之。北虜野克力之地。其酋長曰亦刺思玉。曰滿哥玉。曰亦不刺因王。各遣其頭目川哥兒等三十四人。款肅州塞。言為迤北大達子。劫殺欲避。近邊住牧。恐中國不信。乞容貢及互市。太監陸關都督劉寧。都御史許進。會奏謂。彼以善意來。而拒之。恐生別患。請許令有難之時。暫就境外。威遠城。部覆住牧。互市可許。入貢不可許。七月。土魯番速壇黑阿麻。既襲哈密。殺阿木郎。虜陝巴令牙蘭據守。且自稱可汗。侵掠沙州。逼費罕。東諸部

自附罕。東都督只克請救甘肅守臣。以聞。兵書馬文升議。此虜桀黠。殊甚。不加之兵。終不知畏。宜用漢陳湯故事。襲斬之。因訪肅州撫夷指揮楊翥。請曉夷情。及令守臣邊翥來。詢以襲斬牙蘭之策。翥至。陳罕東至哈密道路甚習。且謂選罕東番兵三千為前鋒。漢兵三千為後援。持數日糧。間道兼程。襲之。必克。文升喜。請。勅甘肅守臣如翥策。進偕寧至肅州。駐師嘉峪關外。候罕東兵。久之不至。乃與副總兵彭清督兵冒險進至哈密城。牙蘭預知。率眾遁去。惟餘番夷八

全邊略記

卷五

三

百人登臺自保。進諭之。使下。將士欲盡屠之。進不可。乃止。僅斬首四十餘級而還。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文升言。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蘭。首功亦少。進寧及太監陸關。不遵節制。徒取空城。無益于事。但遠征勞苦耳。上念邊臣出塞有功。加關歲祿二千石。寧陞左都督。加俸百石。進左副都御史。清都督僉事。陸關報土魯番送還陝巴。乞通貢。楊翥議。觀各夷動靜。以為去留。其撤馬兒罕七處使臣。以禮遣還。送議奏可。十一年。虜將寇肅州。楊翥追至黑山。瑣瑣林。斬首四

十九月總制王越。上言哈密不復。非所以率舊章。陝巴不用。非所以舉世族。愚以為仍封陝巴為忠順王。令率所部還居哈密。上從之。加賜陝巴大紅蟒衣。十二年舊都督魯鑑曰。甘肅三百皆夷。雖設衛而無險。比來募軍之令。每下。差繁。役重。人不樂從。至以本衛投報之人。遷役于別衛。人情尤拂。宜以熟習舊操者。聽徵入。而借助者。止于本城。衛田肥饒。宜清影射之流民。編管成伍。無轉芻之勞矣。莊涼增官。政出多門。將愈分。而邊愈廢。乞省將臣。罷遊擊。乃便軍征。

全邊略記

卷五

三

哨正役之外。有朋合馬價。自備椿頭。採辦秋青。尺籍之家。財力俱屈。乞罷無名之征。申貼軍之例。部多采之。莊浪守將魯麟奏。西番巴沙等十三簇。至于階。仆界碑。來侵邊堡。請牧兵分路討之。兵部謂十三簇皆熟番。不可擅殺。驅之出境。其可十五年。阿黑麻充土魯番使人。入貢。守關者物色知之。請寘于法。錄其誘陷哈密之罪。部謂陝巴曾為阿黑麻乞賞。今以貢而禁之。過其歸順。諭令自新。止勿繫。十六年巡撫劉璋奏。西寧僻遠。虜不能歸。先年調西寧八百。莊浪二百。

涼州四百。永昌三百八十。山丹二百二十。請還各衛操之。都督劉勝奏。甘肅各衛。原額旗軍共七萬三千九百四十餘。見在止四萬一千六百餘人。餘皆逃亡。凡腹裏清解到者。隨逃去。其本處軍丁亦懼。倒馬通糧。為官司較。率逃不歸。臣當令自首者。暫免追負。候豐年補之。不一月間。自首者數百。且募兵之法。一人給銀伍兩。今招回軍丁。免其負。比之以銀募兵。所費相遠。從之。十七年十二月。先是陝巴既歸。勢力單弱。哈密人復有謀。立土魯番真帖木兒為主者。陝巴懼。

全邊略記

卷五

三

復挈家出居苦峪。守臣以奄克李刺及寫亦虎仙。為夷所信。令回左右。陝巴仍遣百戶董傑護之。傑等至哈密。阿李刺等六人。約夜以兵劫傑。傑知之。謀召其六人。至立斬之。國人遂不敢有他志。甘肅守臣以聞。請勅陝巴還居哈密。諭奄克李刺及寫亦虎仙。同心輔之。以次收復土魯番所占。刺木并哈刺帖札等城。是役也。分守參將吳鉉及副使李端登之力居多。云都御史亨奏。臣等已護陝巴。自苦峪還國。又諭令赤斤罕東二衛及哈密都督奄克李刺。寫亦虎仙等。

輔翼之。仍拘土番之幼子。真帖木兒於甘州夷館養給。徐議處置之。正德三年。招撫肅州叛番。且卜苦等居沙州城。巡撫才寬以百戶董傑為功。擢之。先于元年。陝巴率子速壇拜牙。即襲其爵。土魯番速壇滿速兒。乃通哈密入貢。求其弟真帖木兒。部議土魯番稔惡既久。願乃卑辭以請。弟為名。真帖木兒。羈留我郊。正得古人質所親愛之意。原館之。而勿發。忠順王復清釋其編管克伯亦等。守臣亦不允之。五年。虜入莊浪。總兵衛勇等斬首百五十八。各以捷聞。六年。以真

全邊略記

卷五

音

帖木兒付之哈密。令其睦隣焉。十月。虜犯山丹。張鵬禦之。斬首六十五。再犯甘州。白琿戰之。斬首百六十三。名報捷。巡撫張翼總兵王助。又報斬虜于新河。得首一百八十六。復斬于涼州。得首二百四十七。詔陞賚有差。蘇泰斬虜于大河灘。奏級一百十有三。復斬于大沙。奏級百有七。呂檜斬于陸壩。奏級七十有三。各獎勵。董傑斬虜百有九。吳英擊賊九十有九。獎屬亦如之。張翼屢奏捷。日徐德襲賊囉墩。得級八十。一亦卜刺復來紅泉。王杲等夾攻之。得級百三十二。

呵爾禿斯寇嘉峪。趙承序等得級百。涼州之役。蘇泰得級八十一。觀音山之犯。王杲得級六十。甘肅守臣因警乞餉。戶部執奏曰。全陝歲徵。額給三邊餉。此外有年例十三萬矣。數請發帑。已運一百七十餘萬。關中鹽又三百六萬七千五百餘引矣。告乏益急。不知存留百萬之儲。委之何地。八年。虜亦卜刺次于討來川。乞賜蟒錦。仍乞牧地。稱與哈密都督和親。乞貢。辭多不遜。都御史張翼。犒遣其使。以幣帛與之。諭使効順。移營荒野。虜遂西入。烏思藏屯據。事聞。兵部議亦

全邊略記

卷五

音

卜刺窺伏邊陲。苟延性命。乃敢陰懷譎詐。非分妄求。鎮巡等官。略無制禦。以利羈之。是納侮也。宜令總制張泰等。審計預防。九年。太宰楊一清言。戰將之與守將。各有攸宜。禦虜之與禦番。為用亦異。安輯之道。全在得人。如徐德武振杭雄。皆其材也。樞部因擢之。自真帖木兒之歸。土魯番也。其兄速壇滿速兒。誘拜牙。即匿之。他所復奪城印。使他只丁守其國。于是勅都御史彭澤。經略之前。張翼所奏捷。為延按成文所。勅賊益猖獗。甘肅苦之。時遣給諫司寇司隸。往勘其

情以報。內批各官乘機冒功。釀成邊患。固有罪。但前已有旨發遣。其勿復究。蓋翼等有內援。故不候勘報。豫皆宥之。都御史彭澤平蜀還。自謂陝爲鄉土。且已有鄧璋總制之矣。引疾疏辭。不允。澤及奏全陝荒饑。四民流徙。而徵調督運如故。恐其患不在邊夷。而在饑民也。請令鄧璋賑平涼之東。馮清賑平涼之西。王憲駐漢中。以撫流移。詔可。澤又條具土漢補冬操之抽丁。陳兵防罕東之和市。山丹屬協守。鎮番屬涼州紅城屬莊浪。則提調專也。立逃軍之議。司開納。

全邊略記

卷五

三六

馬之沿例。嚴脫班之法。速緣事之株。部議悉當。惟冬操之餘舍。不必改爲正軍也。十一年兵書王瓊奏。都御史彭澤李昆前爲通事。馬驥所說哈密城印俱已獻還。然而他只丁尚據城。以激重贖。乃既得賂去。而速壇拜牙。卽仍拘于把巴。反之所。卽彭澤增賞物以懷來之。終不得其要領。詐嗜卒無厭。巡按馮時羅亦奏。回夷非惠可懷。宜閉關絕其貢。十二月土魯番復據哈密寇肅州。遊擊芮寧販沒。寫亦虎仙之謀。內應也。兵備陳九疇廉得其情。戮通事毛鑑等數人。賊懼。

謀泄乃遁去。勅黨張永總制之。十二年四月總兵鄭廉敗土魯番于瓜州。獲七十九。乃遁。秋土魯番攻肅州不克。遣使請和。陳九疇阻回之。李昆不可欲。釋還其所拘。采撒哈等。後得土番酋思報瓜州之役。遂拘米兒馬黑麻。竝下刑部獄。後併寫亦虎仙。俱斬于市。十六年土魯番表貢。因歸所虜官軍。竝哈密王妻妾。惟王尚留乞還。其原使兵部議許之。巡按潘昉奏記番僮求通。窺我重利。雖下閉關之令。未與問罪之師。乃其執難從之辭。示敢拒之狀。恭惕相半。啓其

全邊略記

卷五

三七

輕視。所欲既足。驕傲復萌。宜阻其貢。而制其變。而部執議如初。嘉靖元年正月。甘州五衛軍大亂。殺巡撫許銘。焚其屍。總兵李倫。太監董文忠。以聞。兵部議言。銘之死。一則執法太過。失士心。銘死雖酷。不失爲正。而隆與文忠不能協心計處。預所覓謀。一旦有急。乃楊言使銘受其怨。而已得脫免。卽不與謀。宜受偷生避事之罰。及總兵李義等官。首鼠畏縮。疾視長上之。死而不救。法當併論。得旨。西事未寧。隆文忠姑降勅。切責義等。仍容戴罪領職。其倡亂謀惡。御史驗實。

餘脇從勿問。許銘官為收殮。贈右都御史。給祭葬。其家屬使衛還鄉。尋陞按察使。陳九疇為僉都御史。代銘。然銘之死。實李隆以私恨。嗾部卒殺之。隆等揭稱銘酷剋。激變軍士。朝廷尚未驗。故故部覆如此。巡撫陳九疇。奏請按三年宣城衛額等勦番事例。三路進兵征之。當用騎卒二萬。餉十二萬。總兵徐謙。奏稱甘肅兵弱。舊有蘭河等戍九千。近以河東多事。仍留原衛。而本鎮所選遊兵二千。亦調河東。未歸。請勅總制李鉞。遣歸所調。盡發舊額戍兵。仍令廷寧二

全邊略記

卷五

三

鎮各選精兵三千。期春初集蘭莊。併發甘肅各城主兵。合為二萬。春深分道進攻。詔下李鉞詳定以聞。至是鉞言。二臣議處兵食便宜。臣已次第舉行。此虜自正月來。糾合岷洮過河之衆。直犯鎮城。而莊浪境外各占水頭。住牧若專事遠略。不復內顧。恐西海之賊未能遽除。而北虜虛窺。邀我歸路。腹背受敵矣。上命兵書金獻民總制之。杭雄充總兵官。給事鄭自璧等言。土魯頰年進貢。世受國恩。往據哈密。以叛都督緜謙侍郎張海閉關絕其貢使。諸去無所得。怨其

酋長。速壇阿黑麻。旋自悔禍。哈密復為我有。又真帖木兒以迫逐陝巴之故。守臣誘致甘州。羈養數年。生還鄉里。感朝廷德惠。且與甘肅居人往來。頗以奉制舊好。二酋者一則貪利。一則懷恩。鼠竊狗偷。歲所不無。然電起漚滅。未有糾衆深入。困城堡。迫撫臣。如今日者也。且達賊亦卜刺阿爾禿斯。竄伏西海。尤號兇黠。與土魯番二酋先世新族。使烏合而來。甘肅二鎮可為寒心。總兵姜奭等戰回賊于甘州。襲西海賊于涼州。所斬獲一百四十六人。四年姜奭又敗寇賊

全邊略記

卷五

三

于苦水峪。所斬獲百一十有一。都御史陳九疇言。頃土魯番所敢犯甘肅者。以我納其朝貢。從其買販。任其還往。稔知我虛實。啓戒心也。寫亦虎仙逆謀已露。姦黨就擒。虎仙乃輸貨權門。轉蒙寵幸。以犯邊之寇為來王之賓。而守臣怵于害。謂回夷一左右其足。而我遂有安危。所以拱手聽命。館為上客。嚮轂擊邊。郡驛騷。遂致寄位之夷。勾連接引。為今日計。即不能為武帝勤師之兵。亦當效光武閉關。以絕西域之貢。倘容涵隱忍。不絕如故。臣恐河西永無息肩之期。

也。誠欲謝絕。必先固防。而防策有二。一曰去腹心之疾。貢未歸者。無慮數百。其冒名撒馬天方諸國者。請羈置內郡。勿遣。係土魯番哈密者。遷之兩粵。而藉其財。其謀逆諸回。再行覈實。亟誅之。二曰備侵襲之患。閉關之後。虜必合謀求逞。而河西士馬單弱久矣。宜發帑募勇以充伍。購易西馬以充騎。醜夷失所。憑藉腹心之疾可除也。五年三月。先是都御史陳九疇。兵書金獻民。各奏哈密二種。向因避讎內徙。一居肅州東關。一居金塔等處。異類雜處。終難輯睦。控馭一失。

全邊略記

卷五

四

事變叢生。議將肅州北境棄地。威虜舊址。量與築室。修城以安插之。總制楊一清覆議。各夷內屬以來。未嘗爲患。今過意清防。遷之外。此不北合瓦刺。必西連察台。徒足召釁。且修營城郭宮室。財力不貲。逆未形之患。而興得已之役。自困耳。臣請毋事紛更。小王子之脇洮州也。金獻民主撫楊一清主勦。本兵李斌請行總制王憲議之。至于土魯番之來貢也。一清又主撫。上以爲然。六年十月。哈密餘衆散處苦峪赤斤肅州諸城。前後千餘人。僦屋貸田。邊臣因撫留之。

給牛種。間從官兵出逐。虜有功。輒加賞賚。所掠輒與之初。給種米五百石。後或百石。諸夷亦頗安之。及其首亂。吉孛刺合刺灰畏兀兒等。以居種請益兵。備副使趙載。以諸夷失國內附。天廷待之已厚。我軍貧困。倉廩空虛。而彼輒求田土。與之額內。屯則不可。置之威虜遠地。則不欲。宜告諭諸夷。責以興復大義。卽不能存。當量給衣食。不得妄有陳乞。上然之。先是巡撫陳九疇。太監董文督兵。有謂首虜速檀滿速兒牙木蘭。俱斃死于鎗炮之下。九疇等卽以奏捷。兵

全邊略記

卷五

四

書金獻民。太監張忠。都督杭雄。奉命未至。而聞捷。亦以獲首虜聞。俱得陞賞。至是土魯番屢進番文。求通貢使。署名皆速檀滿速兒牙木蘭。上已疑之。會錦衣百戶王邦奇劾奏。九疇等妄開邊釁。冒功不忠。疏下大學士一清票擬。并同經略便宜。上曰。卿昨奏請甘肅夷情。悉合機宜。其中二事。似當商者。若著郎中買集糧草。恐不濟。可推一人開墾。引招商。方不悞。又將三年冒功治罪。前置之不問。朕恐未服夷情。夫甘肅之變。今二次。皆是彭澤陳九疇始成之。今之巡

撫等官不懼朝紀輒與和字或多殘殺。或將財產盡
侵。或以見在夷酋欺詐冒功均為重罪。乃不能法治
之。却要服不知人倫不識文字。犬羊之徒。卿知此意
方便傳行。朕所寄託輔導元臣當要視國如家盡心
公道。如朕所意乃可。卿家思之。將票改錄封上。勿得
回護。一清不敢回言。上乃降旨責九疇不能督兵
剿寇以致攻破塞堡殺掠軍民。乃妄稱酋首已斃。冒
功陞賞欺罔不忠。令錦衣衛逮問。金獻民等受命專
征扶同奏捷。令巡按御史械送。七年尚書王憲因言

全邊略記

卷五

聖

牙木蘭為番夷腹心。而帖木兒土巴等被驅為羽翼
今內自猜忌。掣族來歸。中國之利也。義不可拒。且安
插于天倉毛目之地。視先年益遠。而防亦嚴。撥給之
糧。循舊例量減。而費亦省。巡撫唐澤亦言前賜勅書
若遽責遣以行。恐致褻威取侮。必其悔罪輸誠。方許
通貢。上命尚書王瓊議之。既而忒木克亦來。士古
爾者亦來。土魯番獻還哈密城。而求貢。王瓊奏發其
向所羈拘貢使。准與通貢至京。分為兩運焉。詹事學
士霍輯疏。自土魯番陷哈密以來。經略未見底定。或

言絕貢。或言通貢。聖諭曰。必有悔罪。真正番文。然
後允。今尚書王瓊所譯進者。小醜之語。無印足徵。戎
驕難馭。可虞者一。哈密城雖云獻還。然與復無人。遂
有棄置不問之義。夫棄置不問。番愈得志。劫我罕東。
誘我赤斤。掠我瓜沙。外連北狄。內擾甘肅。可虞者二。
牙木蘭者。土魯腹心也。擁帳二千。稱降。而番書曰不
知。豈誠不知耶。詐降解我。而責我曰。納叛。叛不歸彼。
哈密亦不歸我。可虞者三。牙木蘭之羈縻也。驅之則
死。而不肯去。納之。恐為內應。肘腋憂。可虞者四。或曰

全邊略記

卷五

聖

陝饑。肅孤。雖棄哈密可也。臣則曰。太宗之立哈密
也。因胡孽能自立。借之虛名。而我享實利。今其嗣三
絕也。天之所廢。于諸夷中。求其雄傑能自立者。立之
矣。必哈密之後也。多見其固也。或曰。肅銀一錢。易粟
三升。救死不贍。何有于哈密。臣則曰。此戶部之罪也。
昔我太宗之供邊也。悉以鹽利。鹽一引。輸邊粟二
斗五升。故富商大賈。悉于三邊。自出財力。招游民。墾
腴地。藝菽粟。歲時屢豐。天成間。粟石銀一錢。時有計
利者曰。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五分得一引。

請更之。課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得粟二石。是一引之鹽。得八引之利。戶部以爲實。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戶部繇是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遂輟業而歸。邊地荒蕪。米粟一石。值銀伍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陛下試問安攘之永策。上覽其奏。下部究極利害。以聞。十二月。土魯番虎力納咱兒引瓦剌犯甘肅。遊擊彭濟斬其數首。虜退走。乞入貢。羈之。王瓊以聞。兵部覆。番自貢後。置奸內地。事覺。乃絕。多縱反。聞。傾我撫臣。然終不敢入寇。許貢入關。而虜兵已到。此于

全邊略記

卷五

四十四

閉關通貢。利害皎然。哈密之立。豈能中邀北虜。使不過河入套也哉。臣以爲立之無益。適令番挾爲奸利耳。當以通番納貢爲權宜。以足食固兵爲久計。王瓊上言。臣嘗觀都御史唐澤。御史劉濂。議處哈密土魯番事宜。皆身親履歷。見真而議當。可謂國是矣。蓋師不可以輕舉。寇未可以橫挑。其大者有五焉。我之軍額空存。百無一補。而兵不足屯。田滿望。十有九荒。而食不充。一也。屢挫而怯。久戍而疲。我之銳氣未振。長驅而入。滿載而還。彼之逆焰方張。二也。我失瓦剌之

援而進。無資。彼合辰州之力。而退有所據。三也。河東臨洮諸府。甘肅之根本。而傷夷未蘇。關外赤斤諸衛。甘肅之藩籬。而零落殆盡。四也。西南巢海上之虜。防守難撤。東北梗山後之戎。饋餉難通。五也。于是瓊再奏。舜命禹班師。有苗來格。禹平水土。西戎則叙。卽今哈密沙州之地也。臣願懷柔遠人。罷兵息民。便詔如瓊所議。給安番苗牙木蘭于湖廣。九年。兵部以西番不特扳爾些。藏等。糾集諸番入寇。一歲中報數十至。乃言往者。西番有通商互市之令。爲茶與大黃諸

全邊略記

卷五

四十五

物盛中國。在彼仰以爲命也。禁網疎濶。奸商私市。取足買堅。而不煩給于縣官。處置失宜。有司之過。近者西番爲此虜所侵。因以役屬。洮岷之間。不但結于番。又且構于胡矣。請委王瓊。悉圖制御。六月。先是洮岷等苗夷。若籠板爾等族。屢擁衆入犯。王瓊會集兵衆。諭以禍福。諸番聽撫。惟若籠板爾及刺啣等族不服。乃分兵攻之。破若籠板爾二族。焚其巢穴。刺啣等族震懼。稽首聽命。凡斬首三百六十餘級。撫降七十餘族。獲牛羊器械以千百計。捷聞。上降勅褒獎。併鎮

巡而下。賜銀幣有差。瓊至陝。且二年。西服土魯番。率十國。奉約束入貢。北捍俺荅。經歲無烽警。及是。諸番蕩平。西陲無事。河西四郡。舊苦番暴。恐一旦瓊去。夷患復作。咸詣撫按鎮守。乞為奏留。為代奏之。十二年二月。土魯番速壇滿速兒。以三事奏。其一欲治先任都御史陳九疇罪。其一欲遣人和番。其一欲歸彼降人牙木蘭。先是。小王部落卜兒孩。因內變。逃據西海。為莊寧邊患。且二十年。已懼小王子。讎納款于我。守臣勘上方略。無何。吉囊等擁十萬眾。屯套犯花馬池。

全邊略記

卷五

四

以入固涼。各邊戒嚴。不得間。乃突出五萬騎。亂河西。濟襲卜兒孩。大破之。總制尚書唐龍。以狀上。且言卜兒孩衰遁。西海獲寧。納款不必議。一意審固謀。略處之。仍諭屬番帖木哥。或以窮歸。即計擒重賞。部覆如龍議。十七年。吉囊犯河西。劉天和禦之。斬首八十三級。十九年六月。瓦剌同類相讎。其酋奄克乞我來州住牧。至是。瓦剌刺陸桶字刀忽。還為回夷所敗。遣使叩塞。願與奄克同住。且言西番侵之。欲與交惡。尚書劉天和言。瓦剌之部。素稱眾強。弘治時。土魯番據哈

密都御史許進。厚啗以金幣。令擊走之。正德時。番大入肅州。副使陳九疇。權使瓦剌。令襲其三城。虜掠萬計。番聞之。狼狽而歸。肅州之圍遂解。其為我用久矣。番寇必藉其力。能為我邊輕重也。今及其兄弟因窮之秋。從而撫之。感恩自倍。我如不受。必折而入于番。為他日憂矣。宜亟許之。二十年。巡撫陳卿言。西海虜酋卜兒孩。據西海二十餘年。實甘肅腹心之害。若果輸誠。則莊浪西寧諸處。得耕牧休養。河西孤危。可轉為安。但虜情叵測。未有如往歲。求遣子入侍。酋長入

全邊略記

卷五

四

觀之事。嚴之。虜寇甘州。土官百戶馬能。言於總兵楊信。以魯迷等國。羈進貢回夷九十餘人。驅之禦虜。寫亦阿力等九人死焉。巡撫詹榮。以聞。部言回夷絕強。胡而附中國。誠以恩寵相洽。威靈足恃也。楊信輕聽。馬能之言。無故驅以禦虜。挑怨召釁。實為罪魁。上按其罪。二十四年七月。西海虜酋整克。其初北虜小王五部落也。因變逃據西海。有年。及是。遣其屬何都赤。赴甘肅納款。求得內地而居之。巡撫張班等奏。整克部精兵萬人。若不得請。必為套虜所吞。是藉寇兵

也納之便。二十五年正月。部覆奉旨。甘肅自經土魯番殘害哈密以來。藩屏寢廢。邊臣歷年經略西事。迄無成功。赤斤等方日亦削弱。回夷住甘肅。生思日蕃。貽患甚深。馬黑麻速壇。踵襲父兄之惡。包藏禍心。今又結婚瓦刺。陰據哈密。占種沙州土田。意在內侵。止因謀洩。遂爾投降。原非本意。姑且俯順其情。照舊容其入貢。其求討地方住坐。欲照牙木蘭事例安插。俱不准行。二十八年五月。都御史楊博等言。甘肅平川境外。請于大蘆泉山口。小孤山三處。各造墩臺一座。西樓南臺。雙尖墩。高接平川。四壩墩從之。八月。肅州邊外屬夷。總紆日羔刺等。舊為土魯番所迫。款求內附。已議安置肅州城北。威虜等地。于時未築城堡。苦虜夷侵掠。乃相率環附。肅城雜居。至是。歷事監生李時陽。疏言不便。久且貽內地患。請下所司籌畫。徒之境外。詔守臣為經略之。于是巡撫楊博。檄副使王儀參將劉勳。修葺威虜并金塔寺古城。添設白煙墩等城堡。凡七。建墩臺一十有二。召諸番諭以利害。給以耕耨具。諸番背稽首奉令。各如所擬地。認住計

全邊略記

卷五

早八

所安置番帳七百餘。所部落男婦二千四百餘人。遂與為期約。自後惟朔望許入城市。易凡一應番漢人等。不許非時交通出入。違者加之重辟。于是肅州數十年番害頓除。總督王以旂以聞。因列上諸臣功狀。上深嘉之。以旂博加恩。先有成命。乃陞儀勳。俸各一級。仍資銀幣有差。九月。虜三千餘騎。寇榆林。參將劉繼先等戰却之。三十年七月。延綏張遇等言。本鎮自國初以來。未經開市。法宜慎始。且東西相距千五百里。無邊牆為限。而鎮城北距大邊。紅石硤僅九里。外即虜巢。雖定邊稍有邊牆。而地多平漠。于此立市。恐招虜侮。矧延綏兩鎮所與市者。惟虜套一部。花馬池界在二鎮之中。有邊牆三百餘里。可以為據。宜合延寧二鎮。同此立市。限以日期。先後互易。總督大臣用防秋例。駐此以便調度。兩鎮各帶兵馬。分布防禦。庶事體歸一。氣象可觀。十二月。總督尚書王以旂等。報延寧馬市完。凡易馬五千餘匹。虜酋狼台吉等。約東部落。終無喧嘩。涉秋冬三邊絕警。疏下兵部覆。令歲九邊。功收不戰。良以馬市羈縻之故。宣大督撫及

全邊略記

卷五

早九

全邊略記 卷五 早八

在內文武諸臣業已加恩請資陝西三邊總督撫及各鎮大小奔走諸臣于疆事者三十三年二月甘肅總兵王繼祖巡撫王誥遣降人王真率卒百餘人出塞搗虜酋那木孩巢斬首三十三級魏謙吉奏甘肅孤懸河外東起金城抵玉關地廣兵稀額兵八萬六百餘人半多逃亡兼之老弱其堪征操者僅二萬七百有奇今俺荅之衆號四十餘萬逼窺邊以戰則果寡不敵以守則分布不敷矧鎮番守備改設叅將兵亦當增請召募河東臨鞏平涼民兵以實營伍事下

全邊略記

卷五

五

兵部言補軍之法莫如土著今欲召選臨鞏平涼內地之民以補甘肅鎮番之戍恐人情未便三十八年十一月陝西督撫王夢弼等言哈密係我屬衛人爲土魯番所併近番王沙速檀之子脫列速壇復據哈密哈密夷庶虎爾的等被其殘虐田禾悉爲蹂踐饑寒迫切携孥內附別無外奸請分發甘肅寄住哈密國師都督拜言李刺等各部下隨住鈴束仍將精壯選充夷軍通事食糧隨操部覆言虎爾的等六十四名內係哈密屬夷者許令拜言李刺等鈴束或收充

夷軍若舊係土魯番者須厚給餼原俟回朝貢之期帶回本國詔可三十九年魏謙吉報山丹分口之捷一百餘級俺荅與套虜犯西海帥之者徐任也十四年虜犯肅州總兵劉承業帥兵禦之沙窩敗之斬首八十六級迨至採山湖尾而還隆慶五年火落赤每馳山丹大泉間志在出嘉峪搶哈密所過邊吏陳師以防之火落赤乃從紅山中渠馳西店略西番爾刺等族又略日羔刺真帖木兒諸族已乃從西山羊舖過邊邊吏犒牛酒不敢犯塞萬曆五年虜以貢

全邊略記

卷五

五

好乞寺名上賜西海寺曰仰華寺是時俺荅丙兔復得修城青山益求索無厭使大把等致書于開府侯東萊請令五藏刺麻縣道待次并予料工建寺于西海之岸索經與佛供于西寄寺中御史邢玠奏記虜數數然如此恐松山嘉峪諸酋相煽而起宜修水泉岔及于永昌鎮番先是河套酋略瓦刺戮其長死者千數諸酋皆慙愧伏嘉峪爲報怨地迺約俺荅俺荅老耄弟詐許之已而切盡黃台吉徵永邵卜襖兒都司及宣大酋來乞西寧開茶市迎生佛飲長生水

携數十萬衆守塞上。亦不犯邊。御史李時茂曰。番以茶爲命。豈得委權于虜哉。供佛給茶百篋。示恩已足。禁勿予市。冬番僧恰打兒漢。至甘肅謁俺答。復引把漢擺腰。詣仰華寺修醮事。都御史方逢時與給事裴應章所見略同。曰夷狄相攻。中國無與。第嚴待之。六年春。御史黃應坤請。通事二人于宣大。遂授郭名李福保。甘州百戶秩。賓免挾虜王。略熟番甘藏諸族。大獲之。自此番人苦虜。聽其詛約。與相盤牙。而延寧套賊亦驚利而西矣。四月俺答時時以法繩其下。母近

全邊略記

卷五

五

城。毋踐禾。所過甘州外邊。蘆溝至昌寧。已而入邊。從永昌王曹古城。每過從則給食。以中其驩。然增置塘軍馬。視虜緩急。慮其戀美水草也。總督董世產移蘭州備之。七年御史羅應鶴奏曰。曩時丙免索茶。猶賴虜王罰治之。堅彼初約。今則躬蹈之矣。請茶微意。不過二端。竊操市權。可以威劫番人。而縣其命。撓中國散法。冀其我子。從洮州而西寧。而河州孰得吾禁。不者。亦重賞厭之也。禁勿予便。九年丙免益以索茶市。未遂故。略楊咎二番族。及漢人在田間者。總督鄧光

先責讓卜失兔等。因罰馬如初。執火力赤五人來獻。詔賞俺答金幣焉。十四年。哆羅土蠻引蛇布襖兒都司及套虜卜失兔莊禿賴。從邊外川底走。而松山酋着力兔亦欲略黃毛達。刺即瓦待清水之市既畢。乃趣西河。諸夷治鞍。時套虜何業阿不害。壁于鎮番邊。威正恰迤西走于大紫溝。而哆酋大會之。擁逼寧遠堡。二將李魁陳善道列陣以鏖之。方休舍于牧羊川。以四酋長爲質。火落赤亦馳范家營。板及亦馳菜茨走昌寧。變力艮在獨青山。阿傍居南山間。套虜來則

全邊略記

卷五

五

皆喜欲以故居居套虜。而反言即土蠻移草古城一帶。皆從水泉閘門而入。一軍透新花。一軍透西花寨。總督鄧光先曰。諸虜西牧所至。輒供流賞不貲。段布米麩諸經費。率取贖緩充之。請檄雲中革哆酋之撫額也。巡撫曹子登兵備萬世德等策虜情曰。諸虜既云西槍何不直走西底。顧乃枉道南渡。豈非虛聲。啊我哉。迤東不數日。可飛渡洮。迤西不數日。可直衝肅。而我西河卒散處千五百里之間。南山無邊。墉以限之。胡然相恤。禁關吏母內虜。虜聚衆壓境。有言。鄧光先

不得已。遂遵俺答故事。聽虜騎由水泉關門。走洪水山境。八月兵書張佳胤。追論前撫董世彥。侯東萊。當時妄聽俺答。假道內地。坐此失例。詔奪二人誥命。假道者在莊浪。則假鎮羌在黑松。則假鐵櫃在涼州。則假泗水在永昌。則假水泉寧遠在甘州。則假石硤。虜亂番絲此。而其收番亦絲此。是之謂大瑕。十一月。肅州兵備朱正色。偵套虜之來也。同麥力哥。以三萬入寇。我師大戰于紅橋。叅將孟孝臣。指揮汪承宣。請賞之。正色大罵不予。虜遂圍腹墩。正色設伏。揚沙多。

全邊略記

卷五

五

所斬獲。虜退空心墩。而軍從東西河掘邊去。旦日虜復入略沙窩臨水間。正色閔匿人馬堡中。置火炮居外。陳三層神鎗箭手。視旂鼓而疊出之。虜大不敢。走出邊有。詔正色任事。拒寇可嘉。他悉罰治。臺臣奏。誘麥酋者毛大也。行所部。如九九罰以報。兵書嚴清議上。詔釋卜刺俄大勿捕。毛大并允除其罪。清又議曰。姑停三娘子之嗣封。使之流虜東歸。然後可。十五年。反言馳黃河腦。搶生番阿泉力覺。先絕其歸路。挑戰中流矢死。它虜悉還鹽池。酋婦泣西牧之弗利。

也。請乞故道還巢。路將陳善道。護喪至黃馬圈。而部虜五百騎。強欲入邊。引其縛。叅戎張君恩。楊國相弗之容。蒼頭軍以刀毆酋婦。傾跌。而諸虜咸噪。牛的箇等來佐鬪。我軍益發矢石互擊。各墜崖下。死者衆。君恩善道各受箭痕。我師遂獲牛力箇等八酋。以軍法笞掠之。曹子登行洪水。令反酋妻。移樁車去。四月。實兇槍西寧。其督瓦刺他卜囊。率精兵千餘往岔口堡。從泗水關門。我師獲其掠者。曰永邵卜部也。十六年。瓦刺他卜囊。及著力兔。提兵往腦海鈔黃毛。從鎮羌。

全邊略記

卷五

五

關門而過。十七年。海虜從南川入境。聲鈔擺羊。已乃鈔南山生熟番。兼略漢人。兵備萬世德。遣叅將鍾一清。讓他卜囊。卜囊以其人畜還。而副帥李魁。執言虜得我漢人多矣。人計三百餘。畜數千。今安在他卜囊。離曰。無有是。遂傳發高牆。魁亦捕伏西溝。窮追至南川。虜騎直上山。據其頂魁。亦鳴砲。後軍不繼。魁與指揮阿承印。李世順。劉詔。李崇謙。皆死之。兩臺部光先。曹子登。以失事聞。給諫張希臯。劾奏之。請革瓦酋賞。兵書王一鶚。議免萬世德官。頃之。瓦酋假火落赤。以。

來乞罪。十八年僉事萬世德贊畫招撫。虜馬生番如刺卜免等一百廿五族。部落五萬八千餘。三月莊涼把總孫大名蔣印等出于喇以口。青洋水田斬捕首虜一百六十七級。夏寄僧阿赤免搶番寇內邊。總督梅友松歸罪于瓦酋。而扯力克又至塞。火酋揣首。宛首宰酋克酋賓酋。或邀我洪水石硤水泉大黃。而使涼州以西。甘州以東。絕而爲二。或鹵我歸德。捏工沙溝。而使河洮不得安枕。或盜我武勝馬營水柞。而使莊浪不寧。或衝我虎溝紅崖水磨溝腦松林李家莊。

全邊略記

卷五

五

而使西寧爲魚肉。乃引衆從古泉占堡。至邀番三若族。凡三舍。皆閉牛羊堡中。虜因風縱火。焚燒其族。守備高崇謙于城上發火砲。虜退止壁山。副戎李聯芳馳土門。李寵丁文臣馳烟口。時虜分兩道走。我亦分營以趨之。孫繼祖李寵丁文臣周輔賀汝登包繼賢帥七百爲中軍。趨千麻。高崇謙帥三百爲左軍。趨杓山。李聯芳韓啓太譚賓郎應圮帥千人爲右軍。趨包家大頂。虜出零騎誘我師。而溝中伏發。聯芳奮力擊殺甚多。三軍不應。鴉兒竟砍聯芳。啓太賓應圮皆亡。

陣中。左軍中軍兩戰而兩敗。臺省薛三才鍾羽正孟養浩張天德交章論其事。或募河南山東勇敢士。或革火酋市賞。或繩扯酋之主謀也。或追論始禍者。于是總軍門請任土官魯光祖爲遊擊。往援西寧。兵垣隨駁塘報之失實也。六將軍已陣亡。而云醜類受挫。虜來往札寺古城。大率廿有四日。洮岷死如麻。而云絕無所掠。何也。是時總督友松亦劾奏曰。叅將鄧鳳陰携香力兔部虜四人居于營中。乃領兵而趨虜營。議獻所鹵。劉承嗣等墮其伏中。此皆鳳陰携質虜。及

全邊略記

卷五

五

其發難而不力救。何辭以對哉。詔下鳳對狀。而罷承嗣以下。賜聯芳官。九月番官韓恩及裨將原進學哨于邊。執阿赤免來獻繫之獄。復通于乞台熟番。微走捏工川。焚其造寺之木。一日夜而盡。乃下令購火落赤首子萬金。爵都揮。於是番王完卜乃言景古城和政驛事實擊虜死者十六人。進學復遣哈着察之。果然。其所謂董刺等者。皆扯酋火酋頭目也。乃出阿赤免問其狀。皆如之。得實。督臣始上幕府首功焉。冬虜入嘉峪外邊。卜失兔來寇水泉之壩。我兵斬捕九

十五級。御史周盤議曰。洮河之敗。文武吏後先解綬。幾二十人。而論者猶不已。莫若以扯酋放歸于巢。而明示火酋以不赦。寬假歲月。聽塞上便宜。毋事倉皇。毋持宋事。輕詆欵貢之非。毋引漢事。據其出塞之效。書奏有省。十九年。火酋揣庫兒真相等渡河北走。酋長可卜列宗塔兒鵝兒四百人。逐牧麟刺州南山。南山即石門大山口。烏思藏門戶也。會七鎮精兵皆至河州。番長哈六束韓六乞台諸番共率八百餘人。俱如約。將軍劉承嗣原進學吳顯等深入刺川七百餘

全邊略記

卷五

五

里斬捕一百五十有五。生獲可卜列等一十二人。諸番莫不執白旗。以牛酒犒王師。火酋西還。卜酋敗北。乃率真相鼠竄于二川。此總督鄭洛招番之力也。洛憂諸番附虜。招抹益密。生番復自虜歸漢。屬于荒者四十餘族。各給以白旗割付。令其趕馬殺賊。諸番大喜。賓兔妻聞之。還我紅帽課泉等十四圍。武勝堡馬其等七族降附者二千人。是時火酋尚巢腦海。與大成比妓爭奪紅帽。而番兵願治芻芻以效。廷論紛紛。咸咎洛之不肯深入。撫臣葉夢熊曰。征兩川最也。

臣督洛曰。征青海最也。羌之與虜。狀貌彷彿。軍行之際。波及生番。自携保塞之方矣。議者曰。築洛山寨。所以輯番。土官揚受。獨以為鐵縷山寨。故番地也。建堡屯番。所以達青海之聲息。而臺省王有功。王德完。皆言虜不可信。李本固復言番似可疑。于是遣給事張棟行邊以閱之。奏記頃見順義王使者請官。或請旗。或請由扁都。或請由川底。結轍于道矣。火酋尚藉虜王勢。恐復跳梁二川。狙詐罔極。上念之深。後先所發馬價三十二萬有奇。棟又奏官洛烏思藏番兵。故

全邊略記

卷五

五

楊咎二族所統。迺散處幕毳。與我兵無涉。番不足恃也。太僕丞徐琰亦倣此意。十月。萬世德於莽刺川。斬虜首級一百四十餘。生擒十餘級。奪獲盔甲夷器四百餘件。本年於水泉口。斬虜首九十餘級。十一月。又擐甲提師。遠出青海。焚縣巢穴。仰華寺計擒奸細而還。克臭大會。火落赤揣庫兒等七夷。託言建寺。大鈔洪水口。硤水黃山之間。迤及捏工武勝。人畜甚眾。驚及河洮。克臭依丙兔潛居莽刺川西山。大帥尤繼先提兵擊之。斬首百有五十餘級。蓋鼓番以破虜也。克

臭每吞啖西番。番怨之。積哈六部出番兵百人韓六部出番兵五十人。誓以滅此。火落赤臨新城。請置水塘。參將張應時結其歡。與之市。御史劾奏曰。是應時合虜回之交也。兵書王一鶚曰。始火酋偕阿榜之請。收我水塘也。其說為備。莊酋甚哀。陰貪水草。而陽假我以誇胡。且得倚之內擾。異時又據以為巢。毋令執為故事焉。及火酋挾我建寺捏工川。御史崔景榮曰。捏工故河州外境也。與威正等之水塘。并宜同禁。二十年永火二酋欲寇甘州。馳嘉峪關。總督魏學曾報

全邊略記

卷五

六

曰河州景古城。素有天險。畫地而守。賊豈能飛度哉。政恐洮州平漫。無可阻者。獨幸彼所逐。牧木甲竹槍。龍尾八千餘里。今已燒荒。胡馬必不能絕飼而騁也。二十三年瓦酋久知我能河主戰。冀固衆虜市期。復擁衆馳分水嶺。誘捏爾朶硤我塞上。先期兵使者劉敏寬朱朝聘。遣裨將孫秉乾陳三奇莫負時等帥百金之士。捕伏南川山谷間。而郎中顏宇坪倅龍鷹高第。又皆轉餉勿絕。虜果空柞越關而入。未半而我伏兵舉烽火鳴砲。大將軍楊濟。大兵四回至。矢石如雨。

虜乃中分營東西走。而刺撒爾捨等族。番兵合營。虜自日出至晡。大戰數十合。我攻其內。番攻其外。虜益首尾不相及。大破之。斬首捕虜六百四十五級。殺虜悉從刺撒柞迤南渡海而遁。臺臣李汶田業以捷聞。上曰甘鎮大獲。朕心加悅。內閣輔志臯。趙位。張于陞。陳撫臣汶樂。各陞。蔭有差。本兵石星。戶尚楊俊民。皆增秩。舊總督鄭洛。收番族有功。擢之。二十四年。永首欲報西寧之役。火首欲報河州之役。引兵千餘。寇蔡旂堡。我師敗之。斬首十九級。火首既劾。請假道

全邊略記

卷五

六

歸套。竟走乞台故道。于是牛心四麻古金峽諸零騎。見告于肅撫田業。條奏其事。曰。如果道川底不必備。如果道鎮羌。不可不備。西撫呂珂請曰。河歸之南。捏工之北。推擇強番。授以世職。俾爾圖虜也。報可。三十年十月二十日。銀友二酋糾吉囊犯于昌寧湖。參將賀世勳斬首一百十六級。乃廿一日。寧夏巡撫黃加善。後報二酋犯廣武。捕斬八十。地之相去二千餘里。捷之聞也。距一日。兵垣駁之。四十年閏十一月。御史董定策。彈肅撫劉敏寬之碌碌也。大帥柴國柱父

子身未出戶。而錄其幼子柴時亨。斬其恰首。何其黃口能殺酋長耶。李希梅喪軍五百。來國臣清湖之四百人。鄭崇雅三公之百口。沈光祖斷喉于嘉峪。此皆全覆。撓敗而扶隱若是。四十五年三月十五日。總兵李懷信得謀于賓兔娘子。報曰。銀定反成大樂諸部。有西犯情。乃署分四路。王國灼等為左營。出山丹。麻濟邦等為右營。出河壩。張道等為中營。出鎮番。而付帥趙維翰。出鎮夷。以阻海虜。探虜住黃明河。斬捕之于鵝山。共得三百七十五級。級中為銀首目者。速代

全邊略記

卷五

空

大為反首目者。虎卜害哈泉什也。兵備劉遵憲李應魁王之兼。而露布軍門。則劉敏寬巡撫祈光宗也。兵垣抄叅曰。搗巢敗款否。與堵截例同否。酌之。四月初三日。銀定反成。同合受氣三見等。從青土湖脫歡山。總兵李懷信副帥李秉誠等。設伏斬捕一百八十八級。總督楊應聘以捷聞。天啓元年十一月。虜首銀定等。犯于鎮番。叅將王承恩拒之于麻山湖。斬獲甚眾。巡撫徐養量以聞。六年六月。哈首黑首據南山而犯甘州。大帥董繼舒追堵于牛心。斬首六十級。大雨雪

驟至。乃收師。七年二月。套酋土賈火力赤等入犯。撫臣王國禎鎮臣徐永壽副將周士顯設伏夾擊之于鎮番。

職方氏論曰。河西方略莫詳于漢矣。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自燉煌而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犁渠。皆有田卒數百人。置較尉領護。以給外國使者。故能用屯田士以擊車師。漢之老臣無如趙充國。竟圖上屯田以制罕。開易代而後。諸葛武侯。湟中之法。要約可久。明興九邊屯。以春耘夏苗秋穫。必三報課。始未嘗

全邊略記

卷五

空

不綜核。而後陵夷之也。甘肅轉饘咸陽。逾千里而饋士。補伍調軍。動經萬里。昔者石城之役。項襄毅忠不請京營。良有以也。嘗待罪樞銓時。河西材官。多久陟于河西之任。習而安。不見異物而遷。弁類信之。莊浪岐而南懸。涼州岐而北繫。一線之孤危。南控羌戎。西遮番域。北絕胡穹。邈亘難馭。借藩于屬國。屬國不于常。視我強而我服。視我敵而我攜。故金牌可旌。而闕出關人之奸。惟謹。玉關可閉。而五步六步之教。惟勤。不然者。厓哈密之國恤。而疲八水之民艱。嘉亦不刺

之景從。而爽海西之後諾。適足自黜而起戎心耳。每觀馬鈞陽升文恢復哈密記。躊躇一十七年。費勞萬形。遐威未鬯。許恭襄論二難四緩之議。亦燭照之矣。昔狄青不報儂智高。雅能逆詐。而陳九疇忠勇自誓。中常侍之餌于間說也。已盈耳。胡然生牙木蘭。輒奏得敵哉。隆萬以來。北虜馴尾宣大。而攫爪生番。其于二川迎佛請僧。蠶食諸簇。未有寧日。於戲。安遠長羅。爛然史冊。以今較昔。罪乃不在樓蘭。邛支也。西僧乞貢。給符限年。勒名約數。庶幾免于擾。

全邊略記

卷五

卒四

全邊略記卷之六

桐城方孔炤潛夫父輯

寧夏略

寧夏古朔方地也。即古夏州。南北百里。東西倍之。南北朝晉時。赫連夏及拓跋魏。皆踞都于此。爰迨唐宋。胡裔李繼遷。趙元昊。累世據朔方之險。為中國患。洪武元年。大將軍達底定陝西。即其地立寧夏府。五年。罷之。徙其民于陝內。九年。復設寧夏等五衛于上郡。又增左屯右屯中屯前衛等衛。外轄後中二衛。并平

全邊略記

卷六

虜靈州與武章州四所。于是地廣而民庶。與八塞並列。而環慶開城諸內地。藉以籬籬。於戲。淪胥旃裘之穢者。近千年。維我大明。舉之席衽之上。豈不烈哉。太僕寺丞梁焚仙帖木兒。言黃河迤北。寧夏所轄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灘。相去八百里。土田膏沃。舟楫通行。宜命重將鎮之。俾招集流亡。務農屯田。什一取稅。兼行中鹽之法。可使足食矣。從之。十三年。故元國公火脫赤。知陂愛足。屯衆和林。為邊患。上命沐英總陝西兵討之。由亦乃集路。渡黃河。歷賀蘭

山。涉流沙至其境。去其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為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率驍騎當其前。夜銜枚以進。合圍之火。脫赤等就縛。獲其全部以歸。二十四年三月。故元遼王阿札失里寇邊。屯朶顏山。命傅友德郭英總兵討之。師至哈者舍利。王友德遂下令班師。虜聞之以為然。越二日復趨師深入。至黑領雅山等次。洮兒河。獲人畜甚多。還至金鞍山。復征黑領寒山。至塔錄子海。打蘭尖山。追虜酋扎都。遂征黑松林之北。野人所居。熊皮山。追達達兀刺罕。掩襲虜衆。大獲而

全邊略記

卷六

二

還。二十七年。從慶靖王。梅於韋州。二十八年三月。諭寧夏守臣曰。寧夏之邑。背山面河。胡人介之以為旅拒。趙元昊用之矣。大將軍掃清河漢。今命爾守此關內之北門。卿其晨昏深謀無怠。永樂初。寧夏總兵何福奏曰。所調軍在邊者。五月一更以息之。屯田。韃軍內。選驍勇者。免徵其租。河州多產馬。購其良者。隘卒寒矣。宜給皮裘狐帽。上從之。曰。籌邊悉當朕意。何福謀報塔灘賊。籠秃魯灰在於不老山。將寇寧夏。其神鬼的哥以資之。不從。上覽其奏曰。謫也。籠秃

魯灰心計可行也。然後發言。鬼的哥恐洩機故。託說內實襲我。若不出捨捍野狐二嶺及雲州之地。必向山西大同。其速勅之。既而山西報灰溝黃甫之掠。皆如。上所計。十年總兵柳升奏築察罕腦兒舊城。賜勅報曰。修城之策固善。城成之後。守者須用幾人。少則難于倚守。多則難于餽餉。朕意此城。不過關隘。一二人逃卒。若寇猝至。不能禦之。反以資之。爾更熟議其便。正統二年。賊由迭烈孫雪山入境。掠聲言欲掠楚府。跡其所在。多於莊浪寧夏山後。上勅都督

全邊略記

卷六

三

方政出大同。都督史昭出寧夏西北。都督蔣貴自涼州出。會兵分道。追襲阿台朶兒只伯等。蔣貴走夜不收于賀蘭山後。史昭亦擒賊郭馬哈木。審元。阿台等欲往亦集乃而屯。貴等各軍至魚海子。逗遛彌月而還。陝西都御史陳鎰奏其虛糜。莫若養成蓄銳。以圖後舉。上命行邊兵書王驥會計以聞。三年三月。王驥奏臣同總兵任禮蔣貴擊敗胡虜朶兒只伯於石城。殘虜食盡。竄於九魯乃地。依阿台。貴將輕騎二千五百人出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及之。虜衆迎拒。指

揮毛哈刺奮入其陣。諸將率麾下乘之。執其偽左丞脫羅及部屬百人。斬首三百有奇。獲金銀牌六。璽印二。馬騾駝千四百有餘。兵甲衣裘稱是。阿台與朶兒只伯以數騎遁。是日禮兵至梧桐林。執偽樞密同知院判僉院等官十五人。明日至亦集乃地。執偽萬戶二人。言朶兒只伯竄野狐山。禮令爲導。將二千騎。追襲五百餘里。至黑泉而還。僞平章阿的于招其餘黨來降。都督趙安等出昌寧。至刁力溝。執僞右丞都達魯花赤等三十人。及馬駝械器。蓋兵出沙漠千有餘。

全邊略記

卷六

四

里。東西夾擊。虜衆幾盡。謹遣都指揮馬亮指揮馬能奏捷。上賜勅褒獎。遣官宴勞。十一年總兵黃真奏議慶府韓府護軍及其草坊馬匹尚多。乞選三千助臣協守。兵書鄒瑩謂護軍二千已足。宜于河南潼關直隸諸衛原選三千半往寧夏。半往延安。冬候春回。歲以爲常。上曰。真不乘時區畫。每請益兵。益之不善。畫之與不益何異。參將王榮以花馬池興武營馬草乏。請穀草于民。都御王文曰。陝西穀草。或撥於兵警以備用。或折於乏糧以資邊。別無可撥。因贖草於

延綏邊境。黃河迤西納之。亦難變更。西安平涼臨洮諸府。比歲水澇。供儲之外。貧民遠運。其何以堪。宜令榮如舊督軍於彼湖坡。及王達所遺空閒牧地。及時採積之。參將丁信奏據鳴沙州城山旗口報嘗聞虜潛於金積山牛首寺。窺見土民五人。與寇隔溝拒敵。已而寇以番語誘之。五人者遂棄弓矢南向叩頭。卽作椎髻隨之而去。又聞四里土民人亦多隨寇。臣切思靈州千戶并瓦渠等四里土達。雖因國初歸附。然無他生業。惟憑孳收贍之。今而掠矣。寇掠其孳畜。則

全邊略記

卷六

五

衣食艱窘。易於誘引爲變。乞撥倉糧賑濟以安其心。從之。天順元年總兵張泰奏。韃犯洛陽川。參將神與率兵追之。過墩空而伏發。沒于戰所。兵書王驥選朱榮朱傑以接其守邊。五年以虜酋孛來之聲。命兵侍白圭往寧夏延綏督其軍。僉事李觀奏寧夏並河四百一十四處。採草官湖多爲勢家所攘。乞所司清勘。從之。七年都御王竝請于腹內寧夏中衛及莊浪增立臺墩。下守臣議之。邊墩舉火。腹裏馳之。自爲定例。若腹裏增臺。恐虜入境。燉烽四起。官軍之往禦者無

所。的。從。人。民。之。散。處。者。反。致。驚。疑。也。遂。已。之。成。化。元。年。巡。撫。陳。价。上。言。寧。夏。一。城。遠。居。河。外。東。西。千。里。盡。作。敵。場。初。設。五。衛。復。選。京。軍。耕。守。之。規。備。矣。北。征。遣。去。臨。鞏。尚。存。約。可。三。萬。輪。班。代。更。夏。秋。僅。半。奔。馳。雜。曠。情。苦。萬。端。乞。為。諸。軍。占。籍。移。家。計。口。給。田。國。無。贍。軍。之。費。人。懷。死。守。之。心。衛。官。百。數。智。勇。實。鮮。蓋。邊。情。既。艱。軍。政。亦。劇。訪。舉。其。人。量。加。祿。秩。少。示。褒。甄。庶。幾。才。幹。樂。為。時。用。報。曰。可。二。年。十。二。月。尚。書。王。復。奏。寧。夏。三。路。皆。衝。中。路。靈。州。往。南。二。百。八。十。里。舊。無。墩。東。

全邊略記

卷六

六

西。二。路。堡。墩。相。遠。聲。聞。不。接。賊。深。入。皆。經。此。請。以。東。路。興。武。營。移。至。近。襄。與。花。馬。靈。州。東。西。對。直。各。百。里。自。花。馬。東。南。紅。兒。山。至。環。縣。西。南。長。流。水。至。小。鹽。池。西。路。自。河。北。分。水。嶺。至。固。原。斗。箇。城。及。永。安。墩。至。靖。虜。中。路。靈。州。至。石。滿。兒。一。路。往。韋。州。胡。蘆。峽。一。路。接。小。鹽。池。至。萌。城。西。二。十。里。添。設。墩。臺。二。座。共。計。五。十。八。築。牆。掘。溝。務。在。寬。庶。可。容。運。糧。接。通。商。民。止。宿。避。害。量。摘。附。近。屯。餘。每。墩。撥。給。五。人。堡。連。烽。接。鹽。貨。流。通。馬。糧。漸。增。矣。從。之。七。月。賊。由。花。馬。散。入。平。涼。劫。掠。

越。二。十。日。叅。將。韓。斌。王。安。遊。擊。將。軍。趙。英。等。令。兵。截。其。歸。路。賊。遂。入。興。武。付。總。張。榮。不。敢。進。兵。賊。尋。入。靈。州。總。兵。李。杲。怯。不。出。使。都。揮。焦。政。出。戰。被。殺。八。月。賊。入。固。原。都。揮。林。盛。軍。屯。甘。州。牧。所。遣。指。揮。董。晉。等。截。殺。二。級。尋。復。遇。賊。戰。於。西。山。長。城。大。眾。突。至。官。軍。死。二。十。二。人。賊。遂。擁。羣。牧。所。而。營。官。軍。堅。壁。賊。陷。開。城。縣。殺。其。令。於。達。教。諭。湯。敏。虜。其。妻。子。居。民。一。十。六。戶。遂。長。驅。靜。寧。隆。德。六。州。縣。大。掠。王。復。劾。處。之。寧。夏。付。總。兵。林。盛。奏。邊。事。凡。數。千。言。大。要。謂。近。因。榆。林。

全邊略記

卷六

七

寧。夏。之。警。調。京。營。各。軍。久。頓。邊。城。就。糧。各。堡。虜。會。安。處。河。套。以。逸。待。勞。彼。主。我。客。勢。成。倒。置。謝。集。之。脆。弱。亦。與。城。守。者。無。異。宜。令。陝。西。西。安。洮。河。秦。鞏。等。衛。約。可。十。萬。簡。閱。精。壯。得。四。五。萬。人。脫。有。寇。警。守。臣。酌。調。之。平。涼。固。原。環。慶。鄜。延。表。裏。援。之。既。不。遠。煩。師。旅。亦。可。少。省。芻。糧。今。之。邊。兵。多。不。足。用。者。無。他。以。修。明。為。奇。異。以。姑。息。為。老。成。平。居。乏。馭。下。之。威。臨。事。多。犯。令。之。卒。向。者。衝。突。未。能。近。捍。今。茲。居。套。安。敢。窮。搜。貪。官。狡。卒。糾。結。成。風。賣。富。役。貧。抽。強。配。弱。是。以。甲。仗。非。素。

習之器。隊伍無其難之心。養士雖多。無益。國計乞勅各將速加遴選。從之。七年寧撫張瑩言。虜每出賀蘭山後。與套為一。竊見大帥許寧副帥林盛。諳于虜情。假以重權。各提萬人。分東西之責。部議已設總制矣。事遂寢。八年撫寧侯永劾奏。去冬虜從花馬池入。參將錢亮領千騎戰於三山兒。虜乃敗退。始約寧夏路將羅敬張翊。刻期會擊。越日乃至。又虜從楊柳墩寇萌城。太監王清總兵沈煜擁兵不調。越數日綏帥許寧率兵至。虜始遁。法宜治。部議行王越嚴諸罪狀。

全邊略記

卷六

八

既而清煜各稱力。單兵少。上責之曰。爾等不遵朱永節制。擁兵自不進。縱虜遮運。若罔聞知。負委當究。邊警方殷。姑宥之。兵部奏駁。寧夏守臣之疏。太監王清武將沈煜林盛羅敬張翊白玉周海。徒負大旄。憑寇出沒。未聞勦畫片計。乃爾明言出境難擊。畏敵而不畏法。宜命總督王越。究清煜等失律以聞。時大帥率勲臣守監。又近臣戚席寵蒙驕。不嫻軍旅。張大捷伐。屢命禁師。所費動百千萬計。恣所軋沒。莫可究詰。凡厥否臧之夫。未有棄身首于藁街者。頻年煩徵發。

邊人苦之。吏部侍郎葉盛奏。記臣與撫臣徐廷章等議。寧夏在城并中路懸於河西。近者虜情多在河東。河東雖名一路。勢亦三分。其接河套沿邊。與武花馬池。實與延綏之定邊相接。其中高橋直抵萌城。與環慶相接。其西韋州鳴沙。則與固原靖虜相接。所閱車步萬八千六百有奇。精銳可萬人。令祝雄專於興武。林盛專於花馬。仇理專於韋州。劉忠專於莊浪。魯鑑專於高橋。兼援沙井。其迤南之要。如石溝小鹽池萌城。宜三分涼州之調戍者。趙英往專其地。又增築高

全邊略記

卷六

九

橋之墩。十有一。隰寧之堡一。至於甄別大帥。若沈煜者。第曰體貌肥大。不便馳驟。其失機狀。雖以盛公直亦無如之何也。總兵范瑾奏。聞虜酋待河冰一合。欲走西涼。而寧夏孤城是其歸路。請將原調河東掣回守之。仍如侍郎葉盛以涼浪戍軍。悉調萌城。抵高橋而守。從之。九年春。范瑾塘報。歲抄虜入興武。截之于沙井兒。而巡撫軍亦至。夾攻之。追至沙窩。生擒二人。斬首八級。上以寧夏年來止有此捷耳。十三年寧夏撫張鵬議。增馬課於韋州三路之總小旗代補者。

連年征調。俱未併給。速宜監併。各廠所積秋青多泥。損宜市其陳而貯其新。士之布花。官之俸鈔。失期為患。名存實爽。宜嚴督責之罰也。十四年巡撫賈俊言。寧夏軍三萬六千五百有奇。更增客兵一萬。則芻提有乏。宜行往歲馬文升之奏例贖囚也。加納也。免郡縣赴京給由也。各如所擬。十五年太監龔榮奏寧夏東路花馬至黃河東平山墩。西及黑山營。相去幾二百里。說者以河可恃而凍合可憂。舊墻低薄頽壞。欲改築高厚。遂復萬人舉之。二十一年都御崔讓奏于

全邊略記

卷六

十一

平虜城寨兒溝。增築墻一道。塞堡一座。墩三座。廣武營移墩一座。中衛河南增築墩三座。移築三座。報部為案。弘治五年五月虜入寧夏之廟山墩。指揮王良趙璽領兵三百拒之。接戰未久。虜伏兵七八百騎突起。衝官軍為三。良等併力禦之。不克。趙璽十四人皆為所殺。玉泉營備禦王傑未援。亦為虜圍。會總兵李俊等兵至。乃解去。鎮巡官以聞。并自劾。上命停巡撫韓文總兵李俊俸。并太監張睿俱戴罪。王良等三人下御史逮問之。七年都督盧欽言寧夏臨戎而協

守所領人馬一千或八百中有老弱。乞如宣大例分領三千別營練之。部議寧夏東西四百里北有賀蘭之險。南有黃河之阻。兵分勢寡。號令不一。請于鎮城選三千為團營。戰則領之。罷則歸之。握權專而應敵豫矣。十一年總制王越率師襲賀蘭山後賊斬首百二十級。云北虜之招徠野也。克力為患。副總張安監鎗郝善擊之于花果。總兵李俊延綏副總朱瑾合兵追於大把都城。設伏于柳溝兒。大勝乃還。牛羊以三千計。上賜級各有差。十二年巡撫王珣奏邊隘苦

全邊略記

卷六

十一

于無水。每以就水。故失於追賊。臣聞本邊舊有古渠三道。東為漢渠。中為唐渠。今見通水利。可為守禦。惟西一渠。逼在山下。首尾三百餘里。渠兩岸高峻。中廣二十餘丈。相傳亦漢唐舊渠。古道雖存。已多淤塞。請發卒疏鑿成河。引水下流。修築東岸。積土如山。斬削如墻。山口要害。各設堡掣軍。沿河按伏。以遏賊衝。令耕種其內。稍以益儲。請出幣三萬。併借靈州鹽司六年課之直。以給其費。從之。十四年兵部謂寧夏自春夏以來。寇或數千或萬餘。悉徑花馬石溝萌城。直抵

鳴沙喪亡人畜不可勝紀。近聞神英楊玉分統六千于環慶韋州似非所宜。或遣趙鉉魯麟分布花馬上從其議。自虜中歸者云。李羅與倚巴聚四萬。小子六萬。期七月尚未到。韋州何也。乞勅太監苗達大挫其鋒。方肯過河而退。不然。佳兵無已時也。是時虜先後掠數十。而暉林以十二級奏捷。朝士恥之。吏部主事楊子器一日激勵主將。邇虜薄榆林。支解二十人而去。主將閉城自守。乞按以法。免遺後艱。二日調遣軍衆。守臣既不能拒賊。又不能檄隣。一城之外。視

全邊略記

卷六

十三

如秦越。人心忿忿。始不可言。夫豈無智勇材能敢關者。惟此無所召。故彼無所應。束手離心。甘受虜困。請令邊將遇虜。不得輒請京軍。就於隣居徵調。拒者以軍法從事。三日逆料敵勢。如虜在綏。則守綏。而甘涼之師出虜在夏。則守夏。而大同之師出。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出。劫其營。蹙其勢。上令行之。邊臣巡按燕忠奏環固花池。寇騎充斥。有數月圍者。有全堡掠者。殘傷不忍言。而守臣冒為欺罔。兵科屈伸奏。小王子深入固原。火光營盤數十餘里。關陝搖動之勢。朝

不謀夕。而苗達朱暉史琳等。且拾得虜瓊帳器物。為天兵振揚也。玩日愒時。互為欺蔽。今日虜帳之遺留。即前空巢之故智。墮彼奸計。略不自慚。方且稱搗巢為奇績。指棄物為畏威。律以誅心。罪在不原。降勅切責之。兵部策邊事急。外報參差。請遣使覈其事。於是令錦衣千戶牟斌斌還。上言。四月中大舉自鹽池直抵韋州。七月楊琳遇賊黑城。千人皆沒。八月郭鈞傅釗偏裨吳江楊玉神英禦之失利。金玉灰之。推原其故者。鹽池萌城為賊衝。而諸將不駐此。百里而

全邊略記

卷六

十三

趨者蹶也。韋州乏糧。而轉運畏掠。故不至也。倉場收折色。役士採飼。則馬多瘦也。靈州缺備。河者賊奪船也。賊伺之細人者。數數也。轉運之民疲極。宜恤免其他役也。邊情傳以羸馬。則置郵之誤也。宴賞薄惡。賈貢夷怨也。墩軍揭敵袴。敗裙為旌旗。貽虜笑也。帥府所過。檄有司羊鹿好酒也。虜入寇。先之以精騎。數百哨實。而後擡營以行。師律甚肅。深為可憂。大司馬悉指其弊。上曰。苗達朱暉史琳已有旨切責矣。姑使戴罪自効。史琳在榆林時。有書生獻策曰。虜入腹裏。

宜令兵截殺。否則擣老營之虛。皆可成功。琳不能用。是役也。總督以夤緣受任。才實不足。制變兵出無紀。又多規避。養成虜勢。肆入蹂踐。三輔震動。平慶之民。死者甚衆。時人有過虜經之地。見人髮遍野。紫胃宿草。風吹之旋舞。莫不痛心。諸郡民苦轉輸。後數年尚未甦。而物價騰貴。其行師之費。動以萬數。帑藏亦因以虛焉。十五年。總制秦紘。勘王珣之議。立衛于花馬也。史琳之議。立衛於韋州也。徐鍇之議。增營於興武也。修堡則可。增官調兵則不可。且近于花馬池之西。

全邊略記

卷六

十四

墾田萬頃。募屯稱數。頃可得粟五石。依堅城以為家。強矣。十六年。寧夏太監張佃。報虜四十萬。駐察罕腦兒之地。總制秦紘。審之自虜中來者。云分逐水草。便獵牧也。紘抗言。守臣倡為虛聲。謂四十萬。則誘于衆寡不敵。虛傳驚駭。其平居畏怯如此。請治之。上宥之。十八年。虜圍靈州。虜騎入環縣。遂陷清水營。焚糧二千九百石。草十萬。上曰。清水營。堡要害地。所儲芻糧不少。全不設備。致賊直入焚抄。邊防廢弛甚矣。其令巡按閱實。以聞。虜圍靈州。久不克。因肆掠。仇鉞

伏邀其歸。大帥李禪亦馳之。斬首三十二級。四月。虜起營西渡。邊事少寧。正德元年。楊一清言。寧夏花馬直抵高橋。三百餘里。為敵騎之門。近因警議。調延綏遊兵土兵。無一人至者。不相統攝。彼此抵牾。故也。宜命大臣為之總制。庶全陝可安。部遂薦一清。特命總制三邊焉。錦衣衛屠璋。自陝還云。去冬虜入花馬。陳輝戰於鹽池。陣亡。張瑛迎之於亂馬川。中流矢死。楊一清所調延寧莊浪兵不至。或至亦不戰。惟郭邈江漢侯勳。追及達馬夷器而已。楊一清言安邊。其策有

全邊略記

卷六

十五

四。在脩濬邊塹。以固防。增設衛所以壯兵。經理寧夏。以安四府。整飾韋州。以遏外侵。初。延綏募土民幾二萬。王軼領之。傅釗又接領之。至是。守臣欲散遣于各營。楊一清謂此兵之設。東應大同。西援延寧。不可散也。藍海知兵善戰。堪以委之。報可。二年。四月。總制楊一清奏。頃因建議。修築邊牆。挑濬濠塹。自寧夏橫城起。至延綏定邊營。迤東石池寧靜墩界止。邊牆三百餘里。連濠塹六百餘里。原擬人夫九萬餘名。若一併起工。則督視不周。將應起人夫。分為二班。布政司支

八萬。運貯慶陽糴糧。頃因西安平涼。久旱暫停。二月以來時雨連降。又令寧夏取本鎮平涼固原興工。查得西安等府及各衛所護衛羣牧等。應起軍民共八萬名。比之原擬。十去其一。每班各赴工三月。每夫日給口糧一升五合。仍令戶內助路費銀二兩。每十夫共備車一輛。裝載煤炒器具。每二夫出席一片。椽一根。到彼列車為營。覆以椽席。用蔽風雨。其漢中府衛棧道之外。地方既不徵夫。量徵其價。運送工所。月犒二次。茶馬項下官銀。動支一二百兩。置買藥餌。選

全邊略記

卷六

十六

備醫療。自延綏寧塞營起。至定邊管止。添造墩臺一百四十二座。興築鎗削邊牆壕塹。共三萬七千二百六十丈五尺。合用撥木。已於雪山採辦。共三十餘萬。運至邊。迨牆完。即令建營房。煖鋪。其橫城以北。次第舉之。大司農已給二十六萬。責以垂成。而清以病歸。得旨。邊役姑寢之。一清。迂劉瑾意。既而被逮。為李東陽申救得釋。四年。太監王宣。奏磨盤之失。袁鑑所部。而霍忠不援。清水沙窩之失。唐彪百六十人死。而李祥衛勇。霍忠等。怠于備會。鞠有旨。忠等為賊

掩襲俱坐斬。餘降贖有差。十月虜寇寧夏。入于花馬池。殺總制尚書才寬。十二月亦孛來入奪來寇。馬昂戰于木瓜山。斬首三百五十六。太監劉保巡撫黃璠以捷聞。初防冬官軍。及春放還。例也。至是不代者三。閏春秋。兵部清發太僕帑三十萬賞之。人各一金。五年四月。慶府宗室安化王寘鐸反。時逆瑾日亂政。流言瑾將不利于社稷。安化郡王寘鐸素狂誕。或于巫術。頗壞異圖。未發。五年二月。瑾遣官往寧夏核實屯田。履畝加賦。使者承瑾風旨。妄增田賦數。又嚴為法

全邊略記

卷六

十七

徵積逋。守臣仍計田歛貲。入為瑾賂。敲朴慘酷。諸戍將衛卒皆憤怨。寘鐸與周昂何錦等。遂決計反。令孫景文家真酒。邀諸武弁。丁廣楊泰等飲。景文以言激眾怒。眾方怒。聞景文言。欣然從之。日即事不就。無所恨。遂歃血。寘鐸令人往說平虜將。及所享者。張欽等十餘人。皆從之。初五日。寘鐸設宴。邀監鎮撫及核田使者于家。周昂何錦等。佯言有警。當出兵。閉城門。截諸巷隘。馳寘鐸第。即席殺諸官長。縱囚掠財。據官艘。懸偽榜。發公帑。以誅劉瑾為名。刻期渡河。關中大震。

時副帥楊英遊擊仇鉞。方出營玉泉。而真鑄召之奪其軍。英奔靈州。鉞單騎歸私宅。靈州將史鏞告變。陝大帥曹雄檄黃正帥兵來榆林。副帥侯勛參將時源俱援。楊英復督兵至。致密書仇鉞為內應。雄等軍靈州。真鑄軍壩上。周昂獨留居城中。鉞以計誘昂斬之。約所親泛卒。撲真鑄第中。殺孫景文等。拘繫真鑄。令召何錦還。錦走。與丁廣朱說徐欽等。俱捕獲之。五月命涇陽伯英神克總兵。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前都御史楊一清為提督。時神英猶未至陝西。及得捷。

全邊略記

卷六

十九

令英帥師還。一清仍往安撫。太監張永獻俘。真鑄等伏誅。封永兄富泰安伯。鉞咸寧伯。巡撫王時中謂靈州鹽課司大小二池。先年延寧吏番召商中馬計。直掣鹽公私兩便。頃乃困抑商人。便俱請陝布政納銀。候引民既重勞。官復展轉借用。不佐邊方之急。自今先令甘延寧。得自傾鹽課。率三載一更。鹽商開中。或馬或銀。徑於本鎮收貯。類行該部。給引掣放。部議專其責。于靈州兵備可也。嘉靖八年。套虜駐楊柳堡。石臼寧夏戒嚴。三月從瓦窯踰賀蘭山。杭雄副帥趙鎮

等出戰。陷伏中。歿傷者近二百人。雄等匿其敗狀。至是奉旨逮杭雄。奪撫臣翟鵬俸。而太監張鎮宥之。尚書王瓊議。將小鹽池參將移靈州。而革靈州備將。興武營併于花馬池。廣武營併於中衛。各參將而裁其二營之分守者。瓊又奏西北第一大事。謂寧夏虜自西海由莊浪四五萬騎。飛塵數千里。略無所憚。下本兵李承勛。覆寧自鎮遠關至火沙溝。斥堠相接。昔人所謂斷匈收右臂者。此也。近事姑息。以修邊為諱。遂議黑山諸營內徙。敵乃長驅。亟發十萬從事于墻。

全邊略記

卷六

十九

如議行。十年寧夏歲調陝西。漢中衛寧羌衛官軍一千七百餘。集小鹽池操備。邊境苦寒。軍士難之。每行多道亡及病死。十不得二三。於是巡撫胡東臯言。軍士苦於遠戍。如赴水火。既非人情。又何功於備禦。自今請勿調歲徵。應調者各銀三兩。輸之鹽池。將領為修邊之費。庶幾軍無失所。亦不廢防。從之。十二年虜犯寧夏之鎮遠。總兵王劬敗之於絳窩。斬首百四十有奇。十三年夏吉囊犯綏。付副梁虛敗之于倫關。斬五十三級。十一月周帥劉文斬首二十七。延帥王

放斬首一百八十五。劉致才等亦斬首二十。兵書王憲以捷報。總制唐龍請大賚焉。十五年。總制劉天和奏陳西邊事。國初以來。歷年所造兵車。至今西邊諸鎮尚有存者。但皆隻輪大車。車用二十人推輓。其行甚遲。少遇溝渠險阻。卽不能越。以是不適於用。惟故尚書秦紘改造隻輪小車。奏呈。孝廟賜名全勝車。其制甚便。臣嘗卽其舊制。相爲損益。其上置鏡砲鎗。斧大小兵器。以一百五十斤爲準。箱前樹獸面牌。繪以狡狴之像。兩傍各施虎盾。以蔽矢石。二車相連。可

全邊略記

卷六

三

蔽三四十人。車用二人更推。一人輓之。又二人翼之。虜衆卽入。倚牆布車。一里之中。用車十輛。戰則各隨地形。環布爲陣。而護騎士於中。敵遠則施火器。稍近則施弓弩。又近則以短兵接之。敵走則以騎士出追。夜則用箭。虜騎攻圍。則火器弓弩四面齊發。勢如火城。敵不敢近。後則隨車小帳。令士不露宿。與武營之南。有鐵柱泉者。方可百步。虜每來必飲馬而後入。及其驅歸。亦飲數日而後出。大要害也。臨泉故有小堡。請增築高大。包其泉於堡中。常以兵百人。令一較將

之據守其地。其堡外空地極多。令堡軍力墾。三年之後。從輕起科。及其旁右。溝有鹽池。令採食。使虜數百里無飲牧之地。勢自不能深入矣。十二月。虜初大集。兵塞外。天和策虜。瞰我西有備。必東犯。陰檄白爵將奇遊二部。兵宵行。與吳瑛合。卽吾偵。瑛卒勿使覺。虜果以四百騎。東入黑墩。適與爵伏卒遇。大被創而去。旣又入燕黎川。前與官軍接。爵復尾其後。急擊之。虜棄旗鼓。奔爭絕水。渡多死。所獲器械甚衆。又入寇家澗。爵敗之。入張家塔。瑛敗之。邊人禾稼被野。得免于

全邊略記

卷六

三

蹂躪。虜旣不得志。乃復以輕騎六千。西犯寧夏。效偵知之。伏軍打磴石。俟其半入。輕牽強弩。火器四起。橫絕其中。斷虜爲二。我兵益集。虜盡氣奔渡河。我防河卒復以戰艦邀擊之。溺死無算。戰艦文魁所創制也。故諸臣俱從優典。云頃之吉囊。俺答十萬壓境。劉天和議遠守者。延寧定邊。乾溝花馬也。近守者。固原。甜水。靖虜也。外邊八枝。內邊六枝。仍請花馬居中。握機焉。十九年。兵部言。寧夏軍士。素稱脆弱。行伍充實。猶慮不振。而乃應募他所。如紅古城。海刺都等堡。本鎮

虛耗乞發補原伍。第人情安土重遷。而此屬願去鄉遠投者。蓋絲寧夏賦繁役重。而餘丁賸糧之苦尤深。若不體卹。雖驅之歸。不能羈也。報可。二十年四月。以寧夏鎮東紅花堡等處莊田。給鎮守總兵官三頃六。十畝。副總兵官一頃五十畝。遊擊將軍一頃二十畝。以為養廉之費。二十一年春。戶部覆巡撫范總言。將領各有常祿。初給田養廉之制。軍餘屯田。各有課額。亦無贏餘。可給將領者。自武定侯勛。郭奏給各將委任奸軍為莊頭。索取牛種。派撥耘鋤人工。為害不可

全邊略記

卷六

五

勝言宜復歸軍民耕種。上以田地既屬軍餘開墾。依擬給還。如邊將能遏虜不敢近邊住牧。於邊外自關地者。任其開種。不在此例。三十六年五月。去冬套虜數萬踏兵西渡。由寧夏山後直抵涼莊。我軍設伏掩擊。前後斬首一百一十餘級。三十八年正月。巡撫陝西殷學奏套虜俺答等駐寧夏山後。逼鄰固靖蘭河。宣言欲掠西番。本鎮兵多選入衛。餘弱難恃。且餉誦可慮。乞撤回原人衛。并將今春輸入衛者。暫免赴班。速發餉以為軍資。事下部議。入衛兵不可撤也。三

十九年總督魏謙吉言。往年防秋。分委閒住將官。提調擺邊。非惟無益。反滋奸弊。必須總理得人。方克有濟。議將本鎮邊牆分為三段。委布按二司官經營。將鎮靖堡新平坡墩起。至定南關門十二墩止。屬之駐劄靖邊營管糧僉事。定南關門十二墩起。至興字十三鎮止。屬之駐劄花馬池布政司官。興字十三鎮起。至橫城馬頭河口止。屬之駐劄清水營按察司防秋。部覆議報可。四十一年虜犯清水營。副總兵王敷戰死之。詔予贈蔭。隆慶二年十月。賞寧夏巡撫標下

全邊略記

卷六

五

把總呼拜銀十兩。呼拜本胡人。歸義以功。遷至今官。是年八月。出邊邀擊套虜于山後大青山等處。斬其酋長撒兒大哈等九人。總督王崇古以捷聞。三年四月。套虜綽力兔小黃台吉等糾眾沿河東岸住牧。聲言欲渡河。抄掠寧夏。總兵雷龍等督兵繇興武營暗門出邊。至敖忽洞前。襲虜營破之。斬首一百十二級。十一月。秋套虜吉能既西掠番夷。其部落在套者。東西分犯各邊。不得利。乃移營白城子。伺我兵。則乘虛入寇。謀者得其情。崇古檄諭諸將領先發。於是各引

兵從花馬池長城關出邊。抵白城子與虜戰。虜因縱火。火熾而風不利。還自焚。遂北。凡斬首一百七十有七。大帥雷龍之功居多。萬曆二年俺答以封貢受羈。告寧夏中衛所市路遠矣。請改徙蘭靖。是時二子宿兇。一居松山。一居西海。其家部韓林娃四刺海赤。又在河西皆勃勃有西意。冬阿赤兔等略番。聲入塞。我撥諭俺答。走三靜等往誠兔等。我亦譙其通事人。忽智而罷。八年隱布台吉。切盡黃台吉。卜失兔阿不害。看力及松山賓兔台吉。西海丙兔台吉。後先至洪山。

全邊略記

卷六

五

清水中衛。扁都口。鐮尖墩。套虜凡九貢。海虜凡五貢矣。十年靈州。土軍楊文遇等。弒叅將許汝維。而哮拜王文秀捕斬。亡遺。總督高文薦。交稱其材。當事者以爲降夷也。不可。十五年卜失兔莊。禿賴益貪市賞。母厭哮拜禦之益力。巡撫党馨。迺舉哮拜上文秀。曰。二并大將材也。十八年洮河告急。遣官巡邊。尚寶丞周弘禴往寧夏。飭諸將領。舉哮拜及拜子承恩。義子哮雲。上文秀等。其所蓄蒼頭軍至二千餘人。屢以從征。積勞勩邊卒。以嚴見憚。皆莫敢逆其意。承恩赴征抵

青海。見雲中上谷軍。悉厄敵。乃益自負。標悍。暗自付曰。我比如元昊故事。易易耳。十九年當是時。臺御史党馨。御將卒頗嚴。尤抑折。思常覈青海虛糧。以軍法繩之。思由此怨馨。入骨髓。哮雲與文秀亦怨馨。會冬衣布花草價及月糧。方出給。而承恩遂名蒼頭軍。劉東賜許朝。何應時。陳雷。白鸞等。議二月十八日。竝馳總戎張維忠所。鼓譟。維忠鮮威。積輕。衆馳備兵。使石繼芳。斬門弒之。哮拜服紅袍。馬首號名。諸軍皆披甲擁入軍門。縱火。馨急。亡匿水洞。思等大索得馨。略橐

全邊略記

卷六

五

中裝。捕家室。皆裸身。屏門外。都司蕭韶成。中軍梁富。圍及維忠。伏在馨身。請解免。不可。遂修馨。謂佐馨者。實中軍陳漢李承恩也。復斬兩人。收印符。釋獄囚。鹵略城中。復聚黨數千人。旦日圍維忠。挾奏馨。激變二十事。是時通政穆來輔。過里中。思迺請願。招安。然以土壅城門。道路不通。二十日。總督魏學曾。行部至花馬池。卽徵副總李响。使張雲。曉譬思等。弗從。第傳令戒諸軍。毋殺略。二十三日。哮雲及文秀。至自中衛。互市亦欲反。思見遊擊梁琦。守備馬承光。並至。心疑之。

秀殺琦。雲殺承光。迎入城。久之。上從大司馬石星議。詔曰。梁琦馬承光。不甘從逆。厚卹其家。後二十四日。東陽使至。維忠索勅印。維忠勢孤。竟與之曰。吾何面目。迺自縊。推擇董一奎為總戎。麻貴副之。二十六日。東陽稱總戎。至武安王廟焚香。刑牛馬。於是導引虜酋直拒潼關。偽授承恩許朝。土文秀。時雲為左右前後副總戎。至北關高樓。授高才張學。何應時。白鸞。陳雷官。吳世顯為參將。令先入靈州。以六千三百人入固原。以三千人入廣陽。會張雲至。東陽曰。將

全邊略記

卷六

三六

軍如必欲我降。請授我總戎。專備寧夏。而後可。不然者。與諸虜馳會城也。後二十七日。承恩軍王泉營。文秀軍平虜堡。備中衛者。熊國臣。備廣武者。袁尚忠。備大壩者。趙繼。皆棄逃。賊據城堡。凡四十餘所。殺略。人算惟平虜蕭如勳。靈州來保。堅守不下。玉泉營遊擊傅桓。亦閉關嚴。弗可入。陳繼武助逆。迺繫桓繫獄。拜王虎。張大紀。何安。並馳靈州。略鳴沙洲。五百戶堡。三月十日。守備趙武帥把總潘興。轉戰四百戶渡。生獲劉伏僧等八人。十一日。廣武悉定。後十五日。參將吳

繼祖。從長樂堡直搗中衛。監門捕王虎來獻。殺其黨十八人。中衛又定。是日。總督使總戎劉承嗣。提定邊兵馳橫城。承恩東陽亦旁河而營。我將卒力戰。遊擊梁繼祖。參將崔張。奪獲馬牛羊二千餘頭。上有詔。如能禽獻真正首惡。餘黨。准與招撫。諸生萬錦。文秀。舅也。往諭秀不從。迺大治渠。先執長史楊耀川。繫其室。令索慶府書。請罷兵。徵送奉金帛。致著力免。曰。若來治。隘甲數百。與虜。虜一切皆披漢甲。至冠頂。著力免使納罕。送奉金銀及蟒緞。徵卜失免。徵丑氣地

全邊略記

卷六

三七

都炒庫兒。青把都拾刺乞漢。徵著不刺虎。禿退徵順。義王十八日。遊擊嚴惟忠。過河奪所據四十餘城。執王虎。何安。繫獄。斬首捕虜百五十三級。虜黨竟盛矣。達虜與雲文秀。挑我軍。我軍發流矢傷虜數人。虜酋直走城下。東陽推牛犒之。部議能捕斬大酋。首請比獲火落赤。酋從。比獲兀慎。擺腰。詔准照典。化王事例。襲封侯伯。仍與世襲。復詔。時承恩亦得捕斬劉東陽等除罪。是時。總督言。切盡黃婦。質兔婦。及著力兔宰僧。皆朔方市夷。必未肯捨市賞之利。上亦有

詔言套虜雖入未曾助逆。卽宜諭令出邊。大司馬石星以爲賀蘭山後水草極艱。而况賓兔所居在大青山而遠。竊必其不敢深入。且莊禿賴土妹若舍延綏而窺寧夏。獨無擄巢之懼乎。星復言順義王忠順夫。人既禽。史酉求款方切。然僅足以贖洮河之役。請比俺答事。約束東西套虜。勿得應賊。方與定款。上迺詔厚加恩賚。後日文秀馳王泉。許朝馳廣武。著力兔宰僧竟馳金貴堡。東賜因鹵獲城中童女。娶婦及歌妓。以媚虜。虜迺益調甘州莊浪。延綏諸部。四面而至。

全邊略記

卷六

天

時雲借吳教霸帥著力兔二千餘騎。殺略平虜堡。參將蕭如薰轉戰疾力。射死雲。傷吳教霸。擊破之。詔宣大山西選敢死士七千人。以佐急。四月初五日。恩及東賜。推火車火砲爲營。李駒衝鋒。奪獲火車一百輛。逐北至湖中。賊赴溺者千餘。賜魏學會衣一襲。金四十。各恤賞。久之。御史孫琬奏駒功非實。詔謂李駒掩敗爲功。下御史逮問。罷劉承嗣秩。魏學會自劾。上曰。學會忠義垂成。還與葉夢熊同心速勦。駒竟免逮。初六日。許朝土文秀繫慶王。告邊吏殺

院司者。實劉川白。張清。沈彪等四人。願以出獻。請罷兵。總督卽使參將鄧鳳往靈州。治雲梯攻城。後十二日。恩等欲汗。蟻慶憲王正妃方事。覺迎著力兔娘子入城。迎酋長至北樓。盟奉金帛及朔方輿地。獻吉囊。莊禿賴給諫王德完。乃舉侍郎顧思謙。都御史孫洵。參政張世烈。于達真。兵備部永春。劉葵。袁弘德。按察使李士達。及李材。而御史梅國禎。徐杰。則舉李成梁。李如松。及史宸。兵備蔡可賢。主事趙夢麟。上竟徵李成梁。而以如松爲總戎。國禎願馳赴寧夏。書奏大

全邊略記

卷六

天

略言賊勢既合。必不坐守孤城。非近據寧州。則遠襲潼關。上詔朱正。巡撫寧夏。是時總戎李駒。軍靈州。遊擊趙武。軍鳴沙洲。又恐賊東渡。迺以一軍軍橫城。至備固原。則參政馬鳴鑾。下馬關。則副使楊時寧。大司馬石星。又慮賊由下馬關窺固原。或由靈州窺慶陽。迺請都御史沈思孝。從關中移于關。以爲聲援。御史孫琬。亦請徵淮浙及河南兵。以援西安。潼關。從之。進士馮應京。試高等。迺請降資。除授邊方。識者以爲有請纓之志。有頃甘肅都御史葉夢熊。亦以殺賊

自任。詔褒之。於是延緩遊擊姜顯、蕭如蕙等。期往會虜東自安定。西自玉泉擾之。我師以二十日進兵。掘外城填濠塹。賊迺出城挑我。承恩乘勝帥虜酋擾橫城。焚芻芟。略畜產。已浮黃河。略奉霸堡。東賜。訓得延榆兵。西征。迺徵告黃台吉婦。即縱男捨達大。及姪火落赤。鐵雷屯舊安邊。磚井堡。殺略亡算。時葉司馬徵貴陽苗兵一千餘人。播司楊應龍亦請往。後報罷。浙江巡撫常居敬請以浙兵千人往。御史傅好禮言不便。亦報罷。復請乃赴寧夏。二十七日。總戎麻

全邊略記

卷六

三十

貴。牛秉忠。劉承嗣。迺選百金之士七千人。結為四營。從西北攻。又二千四百從東北角夾攻。自未至申。疾力戰。斬首一十六級。獲戰具四百有奇。東賜承恩亦。鹵獲二百餘車。我兵逗遛中道。總督自花馬池還靈州。被圍。賴許參將至得解。後二十九日。麻貴。牛秉忠。及李駒。馬孔英。期營兵四面並至。是夜夜半。乘大風。縱火砲鳴如雷。並以雲梯攻城。賊益擲火燒擊。兵士死以千數。是日董一奎。欲東復橫城。諸材堡。以饒道為急。朱正色。度河督戰。總督亦發四使。一切盡妣吉。

一著力兔。一賓兔妻。一吉囊。諭勿助虜。上賜魏學曾劄。軍容乃肅。五月初二日。葉夢熊請借甘鎮糧料。及糴本七萬九千九百有奇。大司農楊俊民。動濟邊銀五萬兩。然前已發八十九萬矣。初七日。牛秉忠見為西關可擊。事覺。中流矢幾死。初十日。三軍皆還。李祥河西寨。魏信堡。休士承恩。東賜。計欲執張傑。詳請歸降。會著宰銀定把都諸酋。亦款塞。告邊吏曰。阿王與呼拜一家。必先撫拜。虜犯南道。拜亦圍平虜堡。從虜約也。蕭如蕙翼擊之。御史蔣春芳。陳三事。大略欲

全邊略記

卷六

三十

厚市賞以諭虜。勿與賊合。投反間。激忠義。固守一月。食盡必斃。非然。則以龍虎將軍。及五萬金許虜。令誅賊。非然。則決黃水以灌之。給諫侯慶遠曰。臨七鎮之雄。臨一隅之草寇。乃令虜立功而取直于我。適足取輕。六月。慶熊至靈州。十九日。徵營兵及苗兵。分為五軍。董一奎攻其南。牛秉忠攻其東。李駒攻其西。劉承嗣攻其北。麻貴攻其中。賊虜皆出戰。拒關迎敵。貴鏖戰。生獲一百一十八人。奪獲橐駝器械。我兵復以火箭燒城樓。樓頭火起。呼拜以水滅之。已掘城脚五洞。

復擊北關亦以火炮火藥藥燃城樓砲石從內擊傷
營兵亡算後二十三日梅國禎及李如松提宣大山
西遼東兵時四鎮兵獨制置使主之而如松則專制
中三邊兵也二十四日以布袋三萬盛土堆集上城
城上擊石矢及吳顯面兵士傷者甚多二十六日復
攻南關先使士卒掘護門實土焚門間指揮趙承光
武生張遐齡百戶姚欽霸城中人殊欲為內間適與
總戎葛臣約是夜夜半四面並舉烽火火起城下兵
趨上於是臣樵樓承光南欽西南而樵樓火過蚤南

全邊略記

卷六

三

火弗起城中果鼓譟大呼殺賊欽亟使遐齡縋城呼
城下兵城下兵行未至中道選使馳承光而去而欽
及百戶方正跳驅下城賊盡殺同事戚卿等五十餘
人懸首城上許朝頗有懼心二十九日承嗣攻北關
穿鑿地道東陽衝鋒是時都御史朱正色御史梅國
禎躬至矢石間如松以鳴鑼攻射射傷甚多賊益縷
城而守先是虜從嘉峪關往來下古城岔山六月初
三日副總戎楊濟行捕至夜漢斬首二十七級追入
至天倉斬首四十三級初四日酋長着力兔打正使

夷使我兒流來請賞打正即宰僧也而銀錠把都兒
台吉吉囊小酉亦使刺八五克器等至橫城索重賞
比著宰總督皆許之先是副總戎蕭如薰直擣着力
兔巢多所略鈔七月總督與都御史夢熊等決策水
攻檄總兵劉承嗣大治堤決水水抵城下賊晝夜驚
先是拜使養子克力益往調着力兔如松調知狀使
裨將李寧追斬克力益等二十九級獲印符令箭居
有項虜莊禿賴與卜失兔合部落三萬先使土昧糾
鐵雷等犯定邊小鹽池而打正以萬騎從花馬池西

全邊略記

卷六

三

沙湃入總督乃檄麻貴偵擊以牽打酋別遣董一元
乘虛搗虜麻貴擊虜石溝旁虜稍挫分趨下馬關及
鳴沙洲亡何董一元報擣土昧巢斬虜三十餘級虜
驚引去而打正還至沙湃苗兵前扼虜為虜圍十餘
匝大潰龔子敬亦陣歿然虜竟以搗巢解散賊援絕
矣八月上念師老無功給事中許子偉等劾總督
學曾惑于招撫詔罷秩以夢熊代賜劔如之時
謀知賊重賄勾虜承恩東陽方從城上鳴砲俟虜衝
突二十一日着力兔果以八百騎入鎮北堡已又擁

衆萬餘。入李剛堡。分部渡河。李如松乃大勒兵。遣裨將李寧等。馳赴黃峽口。擊虜。而以勁卒千餘。身往策應。二十三日。至張亮堡。遇虜搏擊。自卯至巳。虜甚銳。如松劍斬縮胸二人。會麻貴李如樟等皆會。張左右翼夾攻。李寧手殪二虜。虜遂却。追奔至賀蘭山。虜盡走出塞。我師捕斬凡百二十餘級。獲駝馬無算。乃移虜級示賊。賊爲短氣。九月。水浸北關城崩。南關居民內變。我師陽調舟筏。擊北關。承恩許朝果趨北關。麇戰。而李如松蕭如薰等。潛以銳卒襲南關。雲梯攀緣

全邊略記

卷六

三十四

而上。賊驚散。總督遂入勞苦百姓。承恩急絕。張傑下城。懇貸死。總督楊諾。益治攻具。先遣王機密以蠟書行間。已關民李登執原給劄。潛諭哮氏殺劉許自贖。十六日。圍愈迫。東賜頓足嘆曰。遂至是耶。祥爲風疾。殺土文秀。已承恩與罪邪氣走南關。殺許朝及其子許萬鍾。已畢邪氣走北關。殺東賜。皆懸首城上。于是李如松楊文等先登。蕭如薰麻貴劉承嗣等繼之。大城悉定。北樓火起。李如樟馳往。哮氏尚多擁蒼頭軍。是夕。總督下令。旦日不滅哮氏。以賜劄從事。十七日

晨。承恩方馳南門。謁梅御史出。參將楊文執之。李如松等急提兵圍哮拜家。時拜方與牛秉忠飯。聞承恩擒。秉忠趨出。拜衆欲拒敵。如松給箭令卸甲。拜倉皇縊閭室自焚。李如樟部卒李世恩從火中斬拜首。生得拜中子承寵。義子哮洪大。文秀弟土文德。及何應時。陳雷白鸞。陳繼武。督撫隨入城。問慰宗室士庶。寧夏平捷奏。上御門受賀。詔逮前總督學習得免。爲民已獲輿致承恩等獻俘。三十五年。巡按王基洪。閱視報竣曰。戎行之有內丁。貴其陷陣先登也。今多

全邊略記

卷六

三十五

藏亡命。冒糧借級。城社莫問。幾爲大盜。內丁無偏肥。外丁無偏瘠。一也。橫城邊牆。先年與黃河相近。今河徙矣。虜旦夕至靈州。無復險塹。議于平湖墩。西北疊水泮。以順其枝流。邊外疊水泮。以塞其倒流。而淤地既退。因以營臺。誠可扼塞。更移永清堡于興字舖。遷之高阜。形勝便矣。三十六年。銀反。二酋。跋扈于甘涼。久矣。窺中衛之無備。大肆蹂躪。賀世助以孤軍抵之。再犯廣武。總兵蕭如薰斬其首。八十三。十八年。四月。巡按穆天顏報閱視之命。以八議進。曰。杜開釁。曰。禁

厲役。曰革私市。曰清冒糧。曰稽戰馬。曰覈首功。曰禁遊客。大司馬李化龍履行之。錦衣衛劉光先請開花馬。益池。巡按楊州鶴駁之。曰。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據套而河東三百里間。更爲敵冲。窺平固則必犯花馬。掠環慶則由花馬之東。入靈州固鎮。與寧夏爲唇齒。花馬一帶。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固原自可無虞。而嚮石溝至靖虜。修築且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總制不駐花馬者如此。固原土達滿四。其初不過激於馮傑索餉。遂叛入石城。向

全邊略記

卷六

三

非督臣項忠等。畚畫山谷。六路進兵。事固未可知。寧夏故虜。嘯拜。其初亦不過掣於劉東陽。已而深據城隍。勾西虜。憊我所幸。撫臣朱正色等。掘水環圍。金牌誘降。庶幾乎有今日。是禍亂之徵。又見於花馬東西二路者如此。妄意開拓。釀變無已。請禁之。報可。三十九年。總督黃加善奏記。火落赤竊犯洮州。仍欲逞志于番漢。銀定既侵平虜。復思修怨于莊涼。如銀酋西跳。則寧夏議其后。火酋東窺。則甘肅搗其虛。河套諸虜。向以雙山之控。久蓄邪心。卜石兔于神水灘。挾市

增賞。時縱零騎。更番內擾。副帥李懷信。賈勇敵之。斬捕四十餘級。此其大較也。寧夏奏市賞馬價。領自太僕者。藏鐵其中。七十六錠。時薊門亦奏偽鐵。元錠皆鳳陽字號。不約而同云。四十年七月初五日。銀定犯邊。總兵姚國忠。裨將潘國振等。拒之于平虜城。白羊河。初七日。復犯乾圍。僉事張我繩。任應徵等。益之以副帥王宣。拒之前。後斬虜一百七十七級。總督黃加善。巡撫崔景榮。各恩賚有差。四十三年九月。寧帥杜文煥。副帥蕭捷。偵火酋之從。磚井來。設陣于柳樹澗。

全邊略記

卷六

三

前後斬首二百五十二顆。三鎮徒丁選焉。而寧夏獨多。四十五年。兵給事熊明遇。論甘延功之大侈也。曰。寧夏辛志德等。汝四真口之戰。斬套虜威敬。著力兔部二十八級。報稱東來零虜。陷我伏中。似亦近于搗。然其如賓妻之款。譁中衙之市。掠曳柴之舉。鶩有狀。而我帥遮斫于邊外。俘馘皆壯級。是應着之兵也。業經督臣劉敏寬。撫臣楊應聘。具疏所上首功。僅如許。尚未爲過。天啓二年九月。良定自戊子已驚。然絕頁計三十四。春秋。及是悔而窮矣。獻駝求贖。副帥楊

加謨講警之罰以九九增其賞及馬價一千悉百有奇。官其姪打兒沙為指揮。其弟門大兒為百戶之秩。總督李從心以虜納輸乞與赦過可之。六年十月巡撫史永安與總兵談世德盟之曰。干兒罵捕打大生諸酋。已于五年互過市賞。不守輪市之規。糾其衆而要我也。奇正遊三營。擐甲待之。

職方氏論曰。寧夏之稱塞北江南也。宜哉。引河為堰。漢唐舊渠。犁然我理。厥田上上。人易資生。乃沃土併于乘鶴之軒。而長流淤于懸鶉之質。屯之去其籍也。

全邊略記

卷六

三

惜矣。成化以前。患在河西。以後患及河東。夫鎮城所據。賀蘭環其西北。黃河繞其東南。論者以固原為堂。與響石溝至花兒岔為第二門。花馬池一帶為第三門。地托重險。無如兵寡而勢岐耳。虜習善渡。非泮水合凍所操也。虜習安巢。又驟雨飄風所及也。新劔悉騁于山前。舊墩盡墜于山外。靈州也。清水也。興武也。之三地者。花馬池所以居重而馭也。建城增帥。與鐵柱梁家。水草善地。翼我東楚。若更修山口十二關。復墻者三。時其地維。西寇不既。過耶王。大司馬瓊廢。鎮

連關。而城平虜棄地。蓋八十里。非棄也。新墻之是。狙而沿。甄之是。情。劉莊襄乃修復外邊。增築河堤。論者以為救鎮遠之失。亦率然之蛇勢哉。余嘗攷宋西事。置戍幾四十萬。韓范之賢。且和終不能計。邊費遂絀。中山大將軍不遺一鏃。而定之。又越一紀。設衛置屯。四塞晏如。以倒持邊政。如逆瑾者。王室如燬。而寘鑼發難。賊不旋踵。及疇拜之亂。勁兵牢握。肆勾強胡。曠日持久。卒就灌滅。我明興神武之祚。聲施朔方者大矣。地狹易守。難與獨立。中衛偏在西隅。宜同靖虜。援

全邊略記

卷六

三

之不敗

終



全邊略記卷之七

桐城方孔炤潛夫



蜀滇黔略

時我明肇造區夏。版圖厥貢。大師北伐。戊申迄辛亥。稱正朔者四祀。四方雄傑歸命者。率與侯封。其仁如天。蠢茲偽夏。尚據巴蜀。

高帝祀告于上下神祇。命諸將分道伐之。湯和為征西將軍。同楊璟廖永忠周德興曹良臣等。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傅友德為征虜前將軍。同顧時

全邊略記

卷七

陳德汪興祖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繇秦隴趨成都。

上密諭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三月湯和等克蜀歸州。取桑植芙蓉洞及覃屋茅岡塞。土酋覃屋為亂。命平章楊璟討之。勅璟曰。蠻賊恃險阻。乘時竊發。出沒無常。若根誅深入。傷損士馬。所得不償所費。今師擊之。但使遠去。毋出擾州縣也。不必窮其巢穴。約束麾下。慎無逐利輕動。復命永嘉侯亮祖。朱為征虜右

副將軍。往助伐蜀。大會征進。先是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引兵趨陳倉。選精騎五千。為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四月直抵階州。蜀守將丁世珍拒戰。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遂克階。將至文州。蜀人斷白龍江橋。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十里關。世珍復集兵據險。都督汪與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攻破之。世珍僅以數騎遁。遂拔文。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平章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聞王師臨境。又遣偽丞

全邊略記

卷七

相戴壽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益兵固守於鐵索外。

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岸壁。引纜為飛橋者。三平以木板置砲石。以拒我師。璟遣指揮韋權帥兵出赤甲山。以逼夔。指揮李某出白鹽山。攻南城。璟與都督王簡出大溪口。進攻瞿塘。戰不利。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永忠等亦以江水暴漲。不能進。駐師大溪口。友德既克階文。遂進白水江。蜀人望風驚遁。遂克綿州至漢口。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艦成。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

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漢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為之解體。友德進逼漢州。偽守將向大亨悉兵迎戰。友德擊敗之。戴壽問友德兵下漢江。乃分瞿塘兵與太尉吳友仁。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既至。友德下命諸將曰。彼勞困遠趨。開大亨兵敗。眾必洶洶。一戰可克。乃親迎敵。壽兵大敗。遂拔漢州。擒其招討黃龍萬戶梁士達等。壽與大亨奔成都。友仁走古城。友德追擊之。擒殺二千餘人。友仁自古城遁。還保寧。時和等師駐大溪口。欲候水

全邊略記

卷七

三

平方進。上聞之。乃詔和曰。傅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諸州。今次于平川。蜀無險可恃。正當水陸并進。使彼疲于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朕前日所以與爾者。獨不憶乎。何怯之甚。詔至。永忠遂帥所部。奪夔府。鄒興等拒戰。永忠分軍為前後陣。既接。乃遣後軍兩翼傍出。與兵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帥龔興。殺溺死者甚眾。六月。永忠至瞿塘關。山峻水急。鍊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渡關。出

上流。人囊糗筒水。以禦饑渴。蜀山多草木。令軍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出厓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黑葉渡。分為兩道。夜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鍊裹船頭。置火器而前。蜀人盡銳來攻。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噪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進。發火砲火筒。夾擊大破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鐵索。擒偽同僉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

全邊略記

卷七

四

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府。明日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永忠師行。沿江州縣。望風奔附。乘勝抵重慶。次銅鑪峽。明昇君臣大懼。其右丞劉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延命且夕。何益。大軍入蜀。勢如破竹。城中軍民雖數萬。磨碎。豈能効力。驅之拒戰。所傷必多。終亦不免。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昇遂遣使請永忠納款。永忠以和未至。辭不受。後數日。和至重慶。會永忠。以兵至朝天門外。明昇面縛銜璧。

與母彭氏及羣臣奉表請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慰撫。下令將士不得侵掠。送明昇赴京師。七月友德克成都。先是友德進兵圍成都。戴壽向大亨拒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以毒矢火器衝之。象中矢却走。目蹂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及撫諭戴壽向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壽等。遂無鬪志。舉城降。友德分兵會朱亮祖。狗未下州縣。崇慶偽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斬之。進克保寧。執吳友仁。蜀地悉平。得蜀金寶玉。

全邊略記

卷七

五

冊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十四。川布政司領宣慰司一。宣撫司二。安撫司三。長官司十二。都司領宣撫司二。招討司一。安撫司四。長官司二十二。行都司領長官司五。潘州宣慰。永寧龍州為二宣撫。草塘黃平黎州為三安撫。泥溪平夷蠻夷沐川播州除慶白泥容山真州重安九姓平茶峒為十二長官。都司領石砫酉陽為二宣撫。天全六番招討八郎阿前寨麻匪兒芒兒者為四安撫。司木頭靖州岳希蓬石耶峒芭梅峒占藏先結族。羅匪族白馬路族山峒族阿昔喇北定族者多族。牟力結族。班族。祈命族。勒都族。包藏族。阿昔族。思業兒族。阿用族。潘族。幹寨。壘。奚鬱。郎為二十四。四川土官二十五。烏撒。芒部。烏蒙。長右。蘇。兵。部。武。選。四。川。土。官。二。十。五。東。川。知。府。四。人。同。知。一。人。龍。州。知。府。一。人。龍。州。知。府。一。人。馬。湖。把。事。一。人。信。寧。海。定。溪。麻。刺。村。昭。平。堡。寒。水。寧。戎。明。

月三盆巡箭八人。溪龍阿用。祿馬。蠻夷。白水。平。瀘。沽。驛。丞。七。人。改。流。知。府。一。人。馬。湖。右。隸。史。部。駁。封。行。都。司。領。衛。六。口。建。昌。衛。建。昌。前。衛。寧。番。衛。越。萬。衛。有。四。總。為。里。五。年。壬。子。正。月。元。遣。孽。梁。王。把。匝。刺。瓦。爾。密。竊。據。雲。南。恃。遠。弗。臣。遣。翰。林。待。制。王。禕。行。叅。政。吳。雲。奉。召。至。雲。南。諭。梁。王。曰。皇。上。聰。明。神。聖。隆。啓。大。業。作。乎。萬。邦。惟。爾。僻。阻。聲。教。遣。使。諭。意。祇。若。明。命。亟。奉。版。圖。安。堵。如。故。高。爵。厚。祿。身。名。俱。全。柰。何。欲。以。一。隅。為。中。國。亢。哉。不。聽。數。日。又。諭。曰。爾。不。聞。元。綱。解。紐。諸。雄。割。據。天。兵。下。征。悉。膏。鈇。鉞。惟。爾。元。君。北。走。

全邊略記

卷七

六

以死。擴廓帖木兒之屬。或降或竄。當是時。先服者賞。後者戮。及宗嗣。乃今自料。勇悍強獷。孰愈陳張。土地甲兵。孰愈中國。度德量義。孰愈天朝。推亡固存。孰愈天命。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不然。皇上命將。將龍驤百萬。戰於昆池。爾如魚游釜中。其亡可待。梁君臣駭服。已有降意。改館厚待。會故元太子自立沙漠。遣使脫脫。徵糧雲南。且欲連兵拒我。脫脫規知梁王有二心。因以危言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禕知不免。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下矣。與副使吳雲俱被。

害貴州宣慰使霽翠。言部落有隴居者。阻兵拒官府。請討之。上以隴居反側。由于霽翠所激。謂大都督府臣曰。蠻夷多詐。不足信也。中國之兵。豈外夷報怨之具耶。霽翠所請。不從。將啓邊釁。宜預防之。六年。四川蠻酋編張叛。命指揮袁洪討之。獲其男張壽。編張遁匿溪洞。餘黨散入雲南。上遣使諭洪曰。蠻夷乍降乍叛。乃其常事。不足深罪。俘悉編軍。如再不服。然後誅之。其所叛境。必以兵威震之。否則終無懼心。逃竄者。駐兵索之。毋遺民患。九年八月。將征雲南。命

全邊略記

卷七

七

川侯友德傳。巡行川蜀。永寧雅播。修治城池。關梁。於是金筑普定中。岷乾溪等寨酋長。相率來降。十年正月。四川松藩等處蠻寇為亂。命御史大夫丁玉為平羌將軍。帥師討彭普貴。平之。置松江衛戍守。十四年五月。湖南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德興周請行。時德興年老。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彰其嬰鏢狀。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國者。盡智勇筋力之所能及。禦災捍禍。終其身而後止。趙充國圖取羌。馬援請計交趾。朕嘗嘆羨。謂古有

其人而今不可得。乃者五溪蠻叛。阻逼王化。朕方擇將命師。爾德興奮然請行。朕憫與年老。不忍使卿。卿乃固請。爰命為大將軍。往靖南服。嗚呼。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七月。師至五溪。蠻見兵威甚盛。悉敗走。不敢復出。八月。時四川水盡源通。答平散毛諸洞蠻皆作亂。茶毒郡縣。上議征之。乃祭太歲。諸旗于龍江曰。上帝好生。凡有國者。必欽承而致之。則民安物阜。西南諸夷。歲為邊民患。斯患也。自堯舜以至於今。化弗循教。征弗畏

全邊略記

卷七

八

威蓋恃崇山之固。倚林木之叢。跳梁出沒。虐良傷生。今命江夏侯德興充征南將軍。安慶侯成胤充副將軍。征取容美等洞。以及散毛。必欲摧堅撫順。以清西南。時德興方搜捕五溪。聞是命。即偕成等移兵進討。諸洞皆平之。德興還京。上勅賜慰勞。賜田一庄。九月朔。命穎川侯友德傳為征南將軍。永昌侯玉藍西平侯英沐為征南將軍。率師三十萬。往征雲南。列侯吳復。余朝興。仇成。張龍王。弼。都督張銓等皆從。征上諭之曰。遐方行師。常知其山川險易。朕嘗覽輿圖。

咨詢于衆。得其扼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曲靖。雲南之喉。彼必併力以抗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兵。向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師行。上出餞于龍江。旌旗蔽江而上。師至湖廣。友德分遣都督胡海。郭英。陳恒等。率兵五萬。由四川永寧。

全邊略記

卷七

九

趨烏撒。友德等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友德進攻普定。擒土酋安瓚。羅鬼苗蠻。狃狃。聞風迎降。十二月。友德等兵至普安。攻下之。遂進取曲靖。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偽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拒我師。沐英云。彼謂我師疲于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心。乃可破也。於是倍道進師。將至白石江。忽大路四塞。衝霧及江而止。頃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見之大驚。以爲神。我師作欲濟勢。達里麻擁陣南岸。友德用沐英謀。分遣一軍。沂流潛渡。出

其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爲疑兵。山谷間。達里麻益駭。急撤陣。後軍以禦之。友德等趣師濟江。以猛而善。泗者先之。既濟。整列進戰。矢石砲鏡齊發。呼聲震天地。戰數合。復縱鐵騎。擣其中堅。敵衆大敗。生擒達里麻。死者不可勝記。俘二萬。友德悉縱歸。夷人益喜。慰軍聲大振。友德自率衆數萬。擊烏撒。分遣沐英等率師趨雲南。梁王棄城。走滇海島中。先縊。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父老爭出金馬山。焚香拜迎王師。英入城。秋毫無犯。收梁王金印。并官府符信。圖籍撫安其

全邊略記

卷七

十

民寔是月二十四日也。自出師至是。僅百日。雲南平。友德亦自曲靖率兵。循格孤山而北。以應永寧之兵。遂搗烏撒諸蠻。元右丞寔卜。聞胡海等兵進。自永寧。乃聚兵赤河水。以拒之。既而海等造木筏。夜半濟河。進師。而友德亦至。勢合威振。寔卜遁去。友德令諸將士築城。版鋪方具。蠻寇復來。友德屯兵山岡。持重以待之。諸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無不奮勇。思致死力。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合心必不一。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有土

會率衆來援寔卜合勢迎戰我軍鼓噪趨之戰十餘令其會長多中槊墜馬死蠻衆遂潰斬首三千級寔卜率餘衆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沙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懼皆望風降附十五年春沐英等率兵掠徵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皆下二月進兵攻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爲固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頭龍足上下二關險要土酋段世聞王師且至聚衆五萬扼下關英自將攻之牢不可破乃令王彌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英兵

全邊略記

卷七

綴爲犄角勢別造胡海將一軍夜從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而上立我旗幟遲明我軍踴躍歡呼賊衆驚亂斬關而入海率山上軍下攻之賊背受敵遂潰拔其城擒段世遂分兵取鶴慶平麗江破石門閣下金齒由是車里及摩些和泥等部相率歸附又畧建昌元平章川魯帖木兒降雲南悉平雲南布政司領宣慰司七宣撫司三長官司二十都司領安撫司三長官司三
車里木邦孟養緬甸老撾東里八百大甸爲七宣慰南甸于崖龍川爲三宣撫十二關納樓茶甸教化部王弄山鈔峇甸處溪甸思陀甸左能寨落恐甸安南祿谷寨刺

次河草甸香羅瓦魯之因違羅必甸馬龍他郎甸者樂甸紐元芒市爲二十長官其都司領者安撫三潞江鎮遠楊塘長官三茶山雲南土官一百五十一武驛江景東流江順寧永寧鎮沅蒙化孟良孟定知府十人寶山南甸蘭州寧甸寧州富州北勝大侯雲龍浪菜部登州安寧威遠諸益羅維鎮康陸涼知州十人臨西昭峨雲南亦佐羅次元謀知縣六人廣南姚安府同知鶴慶府知事一人千壁宜府經歷一人巨津師宗滇葉通安北勝領南姚州順州同知八人北勝南安鎮南州判官三人雲南楚雄亦佐易門定邊永平縣丞六人昆明雲南廣通昭峨定遠楚雄主薄六人威遠州吏目一人五井順德勝關洱西在城連爲古刺騰衝街樣備觀音山莎橋德勝關洱西在城打牛坪晉寧易龍驛丞十二人金齒水眼鄧州州宰蕃順寧尋甸禾摩村東山口浪洽江師井打牛坪壘井金沙江十二關備溪江青索翼納更山蒲陀崇鎮南箭桿場關索嶺鐵爐青水江黑鹽井西金沙江赤

全邊略記

卷七

水關定西嶺龍街關蔓神寨徐白水關南平關黑鹽井阿雄村要賴元江禾摩村安南坡祿騰煉象關楚雄縣松詔鋪觀音山鳳羽鄉東金沙江回登關湯池英武關巡簡二十五人改流二十五人知府三人鶴慶尋甸廣西知州四人馬龍彌勒維摩阿維知州二人路南蒙目府同知一人楚雄府照磨一人麗江典史一人原寧鹽井副使一人彌勒沙驛丞五人永平孟哈路江羅下思庄雲南巡簡十二人宣化關甸頭樣備神摩洞下江南安州普昌石門關彌沙諭雲南諸非雲龍甸煉象關楚場右隸吏部駁封
夷 詔曰曩者元政不綱豪傑縱橫朕提師旅與之並驅十有三年然後命將四征五年而天下定萬姓寧建號紀元又十五年矣華夏蠻貊罔敢不服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諸夷抗命弗庭而雲南尤

肆陸梁。用是命征南將軍統三十萬衆。問爾西南諸夷之罪。今部落俱已降附。特遣使齎詔諭爾夷。目不遵教化者。卽加兵討之。爾等其洗滌效順。朕同仁豈有間。初。上諭友德等以雲南旣平。留江西浙江湖廣河南四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考元時所常留兵數。并計歲支稅糧徭役之法。便宜以聞。至是友德奏。自元世祖至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圖籍無從稽量。宜設衛定其稅。元司徒平達黑麻等嘗言。元末土田多爲僧道。及豪宦隱占。今準元舊則。於歲用有所不

全邊略記

卷七

十三

足。已督布政覆實。雲南臨安楚雄曲靖普安普定烏撒等衛。及霑益盤江等千戶所。見儲糧數一十八萬二千有奇。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府州縣所徵并故官寺院入官田。及土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田之入。以給之。上刺諭傅友德曰。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今宜屯聚蕩除。戮其酋長。使之畏威。七月。詔至。友德乃移檄沐英。會兵進討。之大敗烏撒諸蠻之衆。斬首三萬餘級。其黨懼。相率來降。蠻地悉平。乃以烏撒烏蒙芒部三府地。近四

川。奏隸四川布政司。六月。置大渡河守禦千戶。征南將軍友德。調從征千戶吳中。領兵千人守之。復造舟以渡往來之人。八月。命安陸侯復。吳克總兵官平涼侯聚。爲副。統軍往普定等。勦蠻寨數十。諸夷懾服。未幾。置貴州都指揮使司。以聚署部都司事。先是以大軍旣平雲南。卽分兵四出。攻諸蠻部未服者。雲南城守者少。諸夷因相扇爲叛謀。有土官楊苴者。尤桀黠。給其下曰。總兵官已領大軍回矣。雲南城可圍也。糾集蠻衆二十萬來攻。進逼城下。守將都督謝熊都

全邊略記

卷七

十四

指揮馮成。督士卒嬰城固守。多置強弓弩於城上。賊至輒射之。往往應弦而斃。賊不能攻。遂爲困城計。時沐英駐兵烏撒。聞之。卽選驍騎一萬遠援。至曲靖。先遣一健卒。潛入報城中。爲賊所得。詰之曰。總兵官領三十萬軍至矣。賊衆駭愕。轉相告報。拔營宵遁。走安寧。晉寧江川。復據險樹寨。欲謀再舉。英調兵悉勦。破之。斬首六萬餘級。生擒四千餘人。諸部悉定。雲南復平。十六年正月。友德等平蒙化府。登川州。破佛光砦。過金沙江。攻北勝府。擒僞平章高生。復平麗江。靡平

津等州前後斬首一萬三千餘級。蠻民降者四十萬戶。上以雲南平。命耿炳文往諭友德班師。沐英留鎮雲南麗川之外。有國曰緬。車里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皆請內附。十七年八月平緬。宣慰司思倫發遣力令孟入獻方物。并上故元所授司印。平緬在西南夷稍遠。自南大理越金齒。至其地。所謂百夷是也。元時常屬緬甸。有城所屋室。人皆樓居。地產象馬。官民皆秃髮如僧。出入乘象。前代未嘗通中國。元始入貢。洪武壬戌間。大兵既下雲南。取大理金齒。壤地與平

全通略記

卷七

十五

緬相接。思倫發懼。故遣使朝貢。上嘉之。尋以麓川與緬連境。遂改爲麓川平緬宣慰使司。仍以思倫發爲使兼統其地。按元時本分置兩路。今併爲一。雖長于撫御。却使緬夷氣勢漸張。次年二月思倫發反。邦師征之失利。二十一年正月命穎國公友德統蕃漢大軍征勦雲南諸蠻寇。雲南平緬蠻叛。結砦于馬龍也。卽甸之摩孛勒。總兵沐英遣都指揮甯正擊破之。斬首千五百級。三月平緬復舉。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寇定遠。沐英自將精銳二萬往封之。旬餘抵賊營。

遣都督馮誠以輕騎三百挑之。賊驅萬衆乘二十象來戰。誠一戰殺賊數百人。獲一象而還。英嘉曰。吾知賊不足破也。卽令諸將多置火銃神機箭。分吾將士作三行。俟彼象近。則前行之銃箭齊發。若象未退。則第二行者繼之。第三行者又繼之。銃聲不絕。象必反走。然後大軍乘之。明且賊驅百象來戰。象皆披甲。背負戰樓。若欄楯然。挾大竹筒於兩傍。置短鎗其中。標射遠近。英分軍爲三。命馮誠領其前。甯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復申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

全通略記

卷七

十六

而捷者一級必重賞。退而却者一隊必盡戮。於是將士皆鼓勇而進。陣旣交。彼象在前。我前軍火箭銃砲連發。雷擊電走。山谷震動。象皆反走。寇之勇而力者。曰昔刺亦。殊死戰。我左師小却。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師之首來。左師遙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麾衆復前。英責戰益急。三軍大呼而應。賊大敗。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七十四象。餘象皆被矢如刺。爛以死。巨師力斯。郎斯。郎理。各中百餘矢。斃象背上。餘黨走死山谷中。生還者百無二三。自是諸蠻誓服。平緬歲

入貢賦不復反矣。七月遣使齎勅諭征南將軍賴國公友德曰。東川芒部諸夷種類雖異。而其始皆出于囉囉。厥後子姓蕃衍。各立疆場。乃異其名曰東川。烏撒蒙芒部祿肇水西。無事則互起爭端。有事則相為救援。若唐時閻羅鳳。亡居大理。唐兵追捕。道經芒部諸境。羣蠻外稱歸順。內實狙詐。聚集凶醜。據險設伏。唐將不備。遂墮其計。以致喪師。皆因將帥過言無謀故也。近稱東川諸蠻不叛者。號為循良。固未可逆詐。然須豫加防閑。嚴整師旅。使彼不得肆其姦謀。然

全邊略記

卷七

十七

後賊可破也。又曰。今令諸夷執送東川蠻人。恐此令既出。蠻人詭謀。亦由此生。將假此輩為名。偵伺我軍。當愈加嚴慎。不可托以腹心。蓋蠻夷者。夫婦無倫。亂如羣犬。雖父子不相保。言豈可信。今欲降伏之。山險道崎嶇。林箐深遠。其人與猿猴無異。大軍一至。竄入林藪。猝難捕獲。宜且駐兵屯糧。待以歲月。然後可圖。八月將征百夷。遣右軍都督僉事孫茂。以鈔三萬二千錠。往四川省耕牛萬頭。先往雲南屯田。已又命曹震。又命耿炳文。又命陳恒。葉陞等。陸續往屯。命布政司

給銀糴糧。諭沐英等設堡置驛。聖祖舉事。其初預慮周悉如此。二十一年三月遣使諭沐英曰。近得報知。平討百夷。思倫發遁去。可移軍漸逼景東。然夷性頑獷。苟未引咎乞降。必再入寇。定邊去滇池。遲行則用旬月。速行又難與戰。欲圖萬全。須隨地屯田。堅壁固壘。與之相持。以俟大軍四集。然後進伐。五月先是上遣舍人潘旺諭英曰。近命普定侯陳桓領步騎二十餘萬。為爾聲援。如欲增兵。當遣後繼。桓未及至。英恐後時失機。乃令其子春先往赤水河觀軍實。而

全邊略記

卷七

十六

遣人來奏曰。百夷負固恃險。亦由雲南內地之人。互相煽誘。今欲大舉蠲滅之。若于數十萬兵中。精選十萬。往取景東及遠幹威遠等地。賊聞必率眾來援。因逆擊之。勢必克。但巢穴未傾。須用再舉。今東川越州羅雄把哲諸夷。梟鷲未服。必須併力勦捕。一以資給糧餉。一以驚懾餘眾。使賊聞之。姦計自沮。仍于寬衍之地。為來歲屯田之計。內地既定。續議大舉可也。東川一部。稍為強盛。今罪狀已露。尚恃姦勇。必用進兵。庶可宣揚威德。上然之。九月友德等將兵討阿資

道過平夷。以其山勢峭險。密邇龍海。宜築堡駐兵屯守。以捍蠻夷。遂遷其山民。往居早上村。留神策衛千戶劉成等。領兵千人。樹柵置堡。其地後以為平夷千戶所。阿資等冠普安。燒府治。大肆剽掠。因屯普安。倚崖壁為寨。友德等以精兵蹙之。蠻象皆緣壁攀崖。墜死者不可勝數。生擒一千三百餘人。阿資遁還越州。沐英遣都督審正從友德擊阿資於越州。敗之。斬其黨大頭并宗等五十餘人。阿資勢窮。與其母詣降。初阿資之遁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而我地有

全邊略記

卷七

十九

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請置越州馬隆二衛。扼其衝要。又分兵追捕。至是勢窮。遂降。二十二年正月。置龍里衛指揮使司。施南忠建二宣撫司。施南忠建蠻叛涼國公玉討定之。置平壩衛指揮使司。置景東蒙化二衛。貴州布政司領宣慰司一。安撫司一。長官司五十二。蠻夷長官司二十。都司領長官司十二。貴州宣慰金筑安撫。貴竹水東青山。割佐龍里白納底寨。養龍坑施溪黃道溪水德江蠻夷沿河祐溪偏橋而阡苗民葛章葛商龍泉坪銅仁省溪提溪大萬山平頭著可烏羅麻響木瓜大華上馬橋大龍番程番小程方番金石番韋番洪番盧番羅番盧山都勻平川六峒。邦水豐寧平定慕設頂營十二營庫佐寧

谷寨西堡為五十二長官。中曹華西都坪峨異溪都素明溪鎮遠金容金達邛水十二峒潭溪八舟洪州伯里曹滴洞古洲西山陽洞湖耳亮寨歐陽新化中林驗洞赤溪古洲西山陽洞龍里為二十蠻夷長官。其都司領者新添小坪伐把平寨丹平丹行楊義樂平代平浪九名九姓獨山州為十二長官。右隸兵部武貴州土官一十五。鎮遠府同知一人。通判一人。推選貴州土官一人。安順州同知一人。普安州判官一人。婺州縣丞一人。曹溪渡瓮城河盤江谷龍的成河單韓偏刀水巡簡六人。司獄一人。改流二知縣一人。婺州巡簡一人。都蜀黔既平春二月。命景備五堡三坑。右隸吏部驗封。川侯震。曹往四川治道路。震至瀘州。按視有支河通永寧界。乃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復闢陸路。作驛舍郵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礮一道。至

全邊略記

卷七

二十

貴州。以達保寧通陝西。由是往來便之。是月征古州諸洞蠻。首克銀賴洞。及三門。合水古州蒲洞克銅鑼。蠻三月。俞通淵兵克龍里四寨。又克酒洞及赤沙上黃洪州迷洞。七月。命普定侯恒。陳往陝西。修連雲棧。以入四川。都督王成往貴州。平險阻。治溝澗。架橋梁。以通道路。生苗乃馴。十二月。命通政司經歷楊大用。使百夷。初百夷思倫發。寇摩沙勒。及定邊。西平侯英。沐討之。思倫發凡再拒戰。皆敗。乃遣其把事招綱等。至雲南言。往者叛逆之謀。實非已出。由其下力。所郎

力所養所爲。乞貸其罪。願輸貢賦。雲南守臣以聞。上遣大用齋勅往諭。大用至麓川。思倫發遂以象馬白金方物入貢請罪。大用復令思倫發追獲雲南逃去叛賊自處等二人。把事力廝郎等一百三十七人。百夷遂平。二十三年六月。遣尚寶司卿楊顯。閱試雲南。左右前臨安曲靖金齒大理洱海楚雄九衛軍司尚寶司丞楊鎮。閱試貴州普定普安平越興隆五衛。及舊平夷留平新添三千戶所軍馬。願所閱者。官一千三十五員。士卒八萬七千三百七十人。鎮所閱者。官三百七十一員。士卒二萬九千六百五十九人。二十四年八月。雲南左布政張純。奏維摩雲龍永寧浪渠越順等州蠻民頑惡。不遵政教。宜置兵戍守以控制之。上報曰。蠻民習俗。自昔與中國不同。爲政者。羈縻之可也。十一月。越州土酋阿資復叛。命前軍都督僉事何福爲平羌將軍討平之。次年正月。福移師討雲南都勻所部九姓等處。及畢節囉囉諸蠻。克之。遂與都督毛鼎等謀。還兵討五開洪泊諸洞。未行而諸蠻復叛。南侵貴州。北蹂畢節。東接沙溪。西逼威清。

全邊略記

卷七

五

之境。福乃命畢節諸衛嚴守備禦。茅鼎等直擣其巢。擒蠻首戮之。因築堡屯守。乃進兵征五開等處。時福又遣人奏。故宣慰使翠靄妻奢香。鴛鴦不服。請兵討之。上以其非稔惡。不許。二十五年。命涼國公玉。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迺。勅景川侯震。四川訓練士馬。以俟調用。諸軍糧兼給米鈔。存其餘以餉建昌之卒。十月。遣使諭藍玉曰。月魯帖木兒兇頑無識。生死輕重。殊無顧藉。其用事者。楊把事達。達千戶二人而已。若大軍壓境。或有使來。恐是此人。宜卽羈之。勿令復去。昔寇恂斬皇甫文。而用高峻。用此計也。且月魯帖木兒。其出也。或詭詐以覘我軍。不可信之。若知其所在。卽遣兵進攻。若來降。密爲之防。事起所忽。不可不慎。屯守建昌土軍三千人。宜收入營。諸將校。亾者捕送京師。又蘇州去西番甚邇。宜早定之。其柏興州賈哈刺境內。摩娑等部。亦須除其兇渠。然後宥其餘衆。俾耕牧以供賦稅。凡節制軍務。惟此最當留意。賈哈刺者。摩娑洞土豪也。初王師克建昌。授以指揮之職。至是從月魯帖木兒叛。十一月。玉兵次柏。

全邊略記

卷七

五

興州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伏誅于京師。玉因奏四川之境。地廣山險。控扼西番。連歲蠻夷梗化。蓋由軍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順慶府鎮禦巴梁。大足諸縣。其保寧千戶所。北通連雲棧。宜改為衛。漢州灌縣。邛縣。西連松茂。礪黎。當土番出入之地。眉州控制馬湖。建昌。嘉定。接山都。長九寨。俱為要道。皆宜置增軍衛。下羣臣議行之。遂築邛部諸城。置越雋衛守之。玉又奏四川軍士少。請籍民丁為兵。其長河西朶甘百夷地。相連屬。恃其險遠。久不入貢。

全邊略記

卷七

三

請兵致討。上報玉曰。籍民為軍。甚不可。其民連年供輸煩擾。又以壯者為兵。其何以堪。况兇渠已殄。人知順命。雖獷悍者。漸革其習。戍守軍士。皆有成規。何用增益。重困吾民乎。其長河西朶甘百夷之事。朕惟兵久在外。不可重勞。但養銳蓄威。徐議大舉。此非四十萬眾不可行也。今爾所統之兵。還留守禦。餘令回衛。爾即還京。玉遂班師。二十六年十一月。戶部奏。貴州宣慰司安約言。水東所統異種蠻民。言語不通。雖承納租賦。而近年逋負益多。逃徙隣境。無從征納。四

平侯春沐亦言水西土官。需翠所納稅糧八萬石。連年遞減至二萬石。然亦不能供也。上曰。蠻夷之人。其性無常。但羈靡之足矣。其貢賦之逋負者。悉免徵。逃徙者。招諭復業。二十七年十一月。宣慰安約貢馬二十六匹。以免其積年逋租故也。二十八年正月。鎮守雲南西平侯春沐督何福討越州叛酋阿資。斬之。先是越州蠻龍海子阿資。據龍窩。殺掠害民。命諸將征之。師無功。自後無敢議伐者。愈肆猖獗。春復討之。眾以為難。進兵紫溪山。擒其黨者宗。春謂眾曰。歷

全邊略記

卷七

三

年不獲此寇者。彼恃其地多險阻。及各土酋。皆姻婭。得以匿之。今調土酋悉從征。設謀羈絆。俾不能通。復多置營堡。相犄角。其出入授首必矣。乃進兵至赤窩。果獲阿資。梟其首以殉。并誅同惡三百餘人。蠻夷震服。貴州土官何主作亂。都指揮顧成討平之。二十九年十一月。以都督顧成充總兵官。掛征南將軍印。率貴州都司軍馬。征勦水西。居宗必登等。不納糧差。十二月。攻破濶水。尅宗那革賈母龍等關寨。斬首三千餘級。俘獲二千餘人。成有勇略。鎮貴州二十餘年。前

後勦平峒寨。擒斬蠻賊。不可勝計。諸夷懼服。三十年古州上婆洞蠻林寬作亂。聚攻龍里。守禦千戶吳得鎮撫井孚令人馳報。貴州都司堅守以待其援。賊攻燒益急。得曰。爲國守邊。父母在城。賊勢如此。若城不能守。父母不能救。何用生爲。卽率麾下。馳入賊陣中。殺數十人。得戰不已。遂中毒弩死。孚繼戰亦死于陣。城遂陷。事聞。上曰。忠孝立身之大節。能克全者。古人所難。吳得井孚臨難捐身。因忠顯孝。烈丈夫哉。追贈得爲指揮僉事。孚爲正千戶。子襲職。鈔帛恤其家。

全邊略記

卷七

五

十一月平緬蠻。才幹孟叛。逐宣慰使思倫發。命西平侯春沐爲征虜前將軍。何福徐凱爲左右副將軍。率師討之。三十一年五月。西平侯春沐擒才幹孟。思倫發還平緬時。都督僉事徐凱亦執木瓦寨叛酋賈哈刺。送京師伏誅。十一月。詔顧成班師。先是成以都督僉事充征南將軍。帥師征水西蠻。旣又征五開。所向克捷。至是征平州六洞等。長官司一百三十七砦。皆平之。悉撫諭復業。師還駐常德待命。詔諭班師還京。賞勞成及其副將何清宋晟韓觀有差。永樂初

設普安安撫司。以土酋慈長爲安撫。元年沐晟奏。車里宣慰土官刁暹答。剽威遠。請討之。上曰。昔皇考之世。思倫發爲其下所逐。但遣人諭之。怙終不悛。乃發兵殄此。成法也。今始遣使賜賚諸夷。而暹繼以兵。何以取信。且聞車里已納上威遠印信。悔過之心已萌。可令雲南都司移文未幾。刁暹答遣人來朝謝罪。并還所掠。二年四月。麓川平緬宣慰思行發遣人訴孟養木邦數侵其地。時孟養木邦方遣貢。部臣請以貢使付法司。上曰。蠻夷相攻。自昔有之。執一二

全邊略記

卷七

五

人未足以革其俗。曲直未明。遽罪其使。祇阻向化。可令西平侯遣諭之。宣德二年。四川按臣奏。松潘塞蠻阿用等糾集黑水生番萬餘出掠。遣指揮陳傑往禦之。被害。今調李興討之。上曰。或者邊將有以激之。蓋由松潘千戶錢宏往征交趾。憚行設策詭言。番蠻剽掠。則免矣。官軍遂入。麥匪等篋。逼取牛馬。番人忿怒。以此遂亂。都司以聞。上曰。朕固疑之。果然。切責守者。後番蠻結弟等歸罪聽撫。斬錢宏于松潘。九月。以緬甸大頭目莽得刺爲緬甸宣慰使。從其蠻情所

推也。四川龍州土官知州薛忠義奏乞改為宣慰置軍。上曰龍州開治歷年久矣。生番接境自昔已然。今欲編集入伍蠻性未必實從。其遵舊章勿議。八月。初四川都司本處官軍除舊操備九千五百餘人。又有運糧守堡者千三百餘人。又松潘調往六千八百餘人。通計近二萬人。若依三番更代。餽給實難。兼守城軍士不足。乞如寧夏例。兩番還取衣裝便。上從之。都督陳懷奏松番衛南至保縣。東至江油。城池關堡三十餘處。皆諸種生熟番蠻雜居。其官軍分守悉

全邊略記

卷七

七

經奏准。且今疊溪雙馬諸寨番蠻。或肆攻。或聲聚。都司所奏兩番者。猝難應助矣。行在兵部侍郎王驥議。如寧夏例可。懷復奏討蠻。上重恤人力。召之還。勅叅將蔣貴曰。與師動衆。古人所慎。爾宜熟計。番果帖服。擇所領壯盛為守。而以老弱轉餽。毋令久勞役也。正統元年。初洪武間克平雲南。惟百夷會長思倫發未服。後為頭目刁于孟所逐。赴京陳訴。命為宣慰。回居麓川。分其地。設孟養木邦。孟定三府。隸雲南。設潞江。干崖。大侯。灣甸。四長官司。隸金齒。永樂元年。陞孟

養木邦為宣慰司。孟養宣慰刁木旦與鄰境讎殺而死。緬甸乘機并其地。未幾緬甸宣慰新斯加。又為木邦宣慰所殺。是時思倫發已死。長子思行發襲父職。亦死。次子思任發襲元職。為麓川宣慰。狡獪踰于父。兄差發金銀。不以時納。朝廷稍優容之。適會緬甸之危。思任發侵有其地。遂欲盡復其父所失故地。稱兵擾邊。黔國公晟奉勅征討。會同都督沐昂。方政于正統三年冬。進兵金齒。賊遁入景罕。追抵高黎。斬首三千。追至空泥。我軍敗績。方政死之。廷議調湖

全邊略記

卷七

天

廣三萬。貴州一萬。四川八千。專于晟。以雲南倉儲五十四萬。一千餘石。供億之。命太監吳誠。吉祥。監督。叅將吳亮。馬翔。張榮。為副。松潘都揮趙得。奏祈命。簇商巴。為寇。乞發大軍。兵書王驥。以為宜。上命都督李安。充總兵官。僉都王翺。贊其軍。勅趙得曰。爾稱商巴叛。比有言其非叛者。所部迫我糧耳。激變之罪。姑記之。既而翺至。出商巴于獄。招其弟。審無反謀。為衛同知。趙諒所誣。乃還商巴所領銀印。使還故地。而誅諒。諒得戍粵。松潘遂平。五年五月。大軍至金齒。馬榮

逗遛不進。至芒部。榮令盧鉞敵之。敗。榮棄符驗軍器以遁。上命紀昂死罪。械榮等會鞠論斬。七月木邦發兵助征。其祖母美罕板率其孫罕蓋法等戰。思任發于孟彌。斬首三萬。詔授罕蓋法懷遠將軍。封其祖母。八月思任發致番書于滇帥。謂始因潞江安撫司線舊法。邀報仇。其後乃誣入寇。致大軍壓境。不勝恐懼。欲遣使匍罪。乞使人導奏于朝。賜憐免戮。上以麓川久無功。勅沐昂議進止。昂報非二十萬人不可。大調于楚黔蜀者。三路進之。灣甸芒布騰衝其

全邊略記

卷七

三五

徑也。六年刑侍何文淵。諫麓川之征。本兵王驥英國輔駁之。阿太監王振意。乃命定西伯貴。兼總其兵。王驥督之。戶侍郎徐晞于東南檄芻糗以從。進士王文奏麓運險遠。其姚安州縣土官。積甚豐。令輸之餉。而償之。其木邦緬甸等夷。不畏瘴癘。熟知道路。臣請往令發二十萬。自備象馬。與大軍刻日以投。王驥奏臣軍境上。孟定府刀奉來率降。而盛夏未宜抱鼓。大理守賈銓。楚雄守馮郁。驅獷猥以餉軍。乞嘉擢。冢宰郭璉請如議。上曰。征南將士。俱未賞。不宜先陞。愧運

之官。璉等頓首謝不及。驥奏上江之捷。曰。十月之初。舟保由東路灣甸細甸破昔刺。臣及貴由中路至上江。賊弩石如雨。十日南風大作。順風焚其排柵。火徹晝夜。賊將刀放等俱死。遂拔其寨。斬敵五萬。上賜勅勞之。七年驥報下江之捷。曰。由夾象石至騰衝。李安領其軍。賊將陶孟靠者罕心等二萬。列七營于山。我軍劉聚緣嶺而上。進于曼賴隴把。勢大振。十二月抵賊巢。賊伏兵泥箐。驅象突陣。我軍敗之。賊主馬安山會冉安已從東路合木邦而降。其十二寨。元江同

全邊略記

卷七

三

知杜凱亦合車里而降。其孟通等俱詣軍門。撫令復業五千餘戶。乃阻其歸路于莪渡。合兵焚溺數萬人。賊父子三人從間道走。所獲原給帑符金牌司印三十二。平其巢穴。于是月望日班師。上謂侍臣曰。窮兵黷武。非朕所喜聞。兵行之際。不免害及無辜。其令貴驥等。凡所招徠者。善撫存之。驥奏木邦宣慰罕蓋法破賊板罕貢章等寨。思任發父子走金沙江矣。殄滅可待。上曰。木邦緬甸。既願自効。其勅沐昂加勵圖成果能生繫賊首來。其麓川土地人民。悉予之。八

年驥奏。臣數追往緬甸。索思任發不報。蓋緬甸以此賊為餌。要求土地。而賊子思機發復據麓川。臣欲大舉餉誑。未能持久也。上命大調諸軍。復加征討。賊子思機發遣其子哀准至金齒告降。驥慰諭之而去。九年驥同貴昂集兵入緬甸。緬甸故載賊首以金樓船而暗從小舟以遁。蓋緬利木邦之水。木邦利緬之鹽相為齒唇。木邦期得麓川地。緬期得孟養。曼里地。則元兇獻矣。大兵擣其巢。擒思機發妻孥九十餘人。象十一隻。執其男苗蓋至京。没入御馬監。九月立雲

全邊略記

卷七

三

南麓川宣撫司。以麓川頭目恭項為宣撫使。而思機發餘黨陶孟刀等劫其印。上曰恭項新授。夷情反側。昂等其宣威恩。務在寧靖。十二月緬甸宣慰卜刺浪等遣思倫發及妻孥三十二人。付于千戶王政斬其首函之。及俘馳獻京師。緬人并貢金銀象牙土錦。上命小刺浪襲其宣慰。木邦宣慰罕蓋法乞麓川之地。守臣議以孟止與之。十二年七月僉事李權奏雲南初立木邦等宣慰司。孟良等府。惟以羈縻遠人而已。近改瓦甸等官司。隸布政司。又開設騰衝州。濫

保土官催辦。差發金銀騷動夷人。致使舍怨。遂成西南之患。臣以為金銀有名無實。俱過年番臣橫斂入已。朝廷不得其用。乞一槩罷免。惟令依期貢獻。方物以彰柔遠之恩。庶可杜絕邊釁。戶部言金銀係洪武制。難為除之。思機發之與孟養。相表裏也。雖曰會勦。而緬船春瘴。首尾不應。攻取極難。于是思機發遣其頭目刀克猛等來貢象馬。帝曰資之。十四年二月總督王驥總兵官聚都督張輔。田禮侍郎侯璉等。自騰衝至金沙。木邦緬甸各舟師來會。進焚其寨。賊

全邊略記

卷七

三

子思機發思卜發遁去。命驥等回京。而貴州副使李睿有諸苗連結之報。動以萬計。攻劫貴州。本兵鄺埜議靖遠伯驥總兵聚等分據要害。以次滅除。驥言生熟苗蠻乘時蜂起。攻圍清浪。調雲川三萬。臣勦之于東路。調湖廣二萬。聚勦之于西路。勅曰雲南不可調于川湖。合十萬之師。必能滅寇。時苗賊滋蔓。西至貴州。龍里衛東至湖廣。沅州衛北至武岡州。南至播州。幾二十萬。共因貴州平越衛已久。驥等請益兵。從之。景泰元年本兵于謙劾奏。官聚駐軍水西。女王官

深有效順之心。領軍秣馬。而衆不能鼓舞。願縱朱暹。歐觀等。勒取安宣慰。及畢節金銀子女。以致激變。羅羅十萬。燒劫畢節。宜執聚明正典刑。從之。貴州新添平越清平興隆等衛。圍久不解。侍郎璉部署鄭備攻其都盧寨。而土官安隴亦敗水西賊斬首百餘。雲南兵由烏撒進畢節。而普安土官隆本亦至。斬首七十。遂克彌勒南窩十餘寨。而驥兵亦會于重安江。自是諸圍悉解。由興平抵鎮遠。道路皆通矣。二年。總督湖廣王來塘報曰。貴州賊首韋同烈。僞稱苗王。屯興隆

全邊略記

卷七

三

之截洞。復攻平越等衛。總兵梁瑤。自沅州來。與方瑛會。擊敗之。賊退保香爐山。方瑛由龍場。陳友由萬潮。毛福壽由重安江。破翁滿三百餘寨。斬首三千四百。撫衮水二百寨。復所虜千七百人。令兵還香爐。賊懼。縛同烈請軍門降械之。赴京。大軍移清平。諸苗都勻等寨。具牛酒迎降數千人。悉令復業。召總兵官還。三年。沐璘奏割隴川之底麻地。以從木邦之請。當也。五年。緬甸復索地。守臣奏與以銀。憂之地。乃送思機發。及妻孥六人。檻車詣京師。四川草塘賊黃龍韋保。

僞稱平天王。攻播州。都御史蔣琳總兵方瑛。進克平西。次谷種。平西破。斬首七千九百。獲虜男婦二千七百人。韋保等械俘。冬。楚都督陳友。奏婁羅絞洞等寨。及清水江苗萬餘流劫黃土坡平茶。欲攻銅鼓。擊之。斬首三百。指揮戚安等八人死之。六年。董卜韓胡宣慰司克羅俄監祭。曾遣奏乞賜勅約束生番。兵尚書謙議。此曾篤詐。誘納董敏。招亡謝證。若允所請。必借天聲。頃乃都落強盛。蠶食雜谷。交結商巴。久懷窺蜀之謀。所進番文。詞悖語誕。移文松潘。兵備侍郎羅綺。

全邊略記

卷七

三

勘實以聞。綺奏土番張蠟國師商巴。幸而天斃。其姪吾兒哲。其惡尤甚。幸有南柯兒與之構怨。以計致之。乞降勅圖之。部議番夷轉移之間。向背不測。本是親屬。萬一謀泄。則是中國教令外夷。戕害同類。非所以訓天下。帝是其說。蒙能者。岷庶人家僮。竄伏苗蠻。僞稱蒙王。為妖書。糾衆三萬。攻隆里新化銅鼓諸城。楚撫王永壽。太監梁達。告急。命南和伯瑛。方佩平蠻將軍印。充總兵官。征之。時貴州平越賊首阿弩王。阿榜苗金虎等。亦稱王劫寨。與銅鼓賊勢相倚。並勅。

付瑛。蒙能遂破銅鼓。指揮王迪。六百人為所斃。七年。瑛破蒙能于平溪。分為三路。一自清浪。由硃砂。一自平溪。由羊兒。一自鎮遠。由馬場。冬。破板鬼等百六十寨。斬馘三千二百有奇。帝勞之。天順元年。瑛同總督石瑛。移軍天柱。克破天堂。小坪。墨溪。二百二十七寨。斬金虎侯等千四百九十人。瑛削蒙能之黨。藕洞。諸處。克百九十五寨。斬功二千八百餘。進兵武岡。克欄牛等五十四寨。全軍還武昌。勅旨班師。三年。方瑛奏報東苗勦事。曰。臣瑛進青崖。李貴進皮箐。劉王

全邊略記

卷七

三五

進谷種。李盧進鬼山。所克水車。欄擺。傷等寨。百有八十。復進貢董。農竹。四百三十餘寨。前後斬馘五千五百有奇。全師回營。成化初。楚撫王儉。奏赤谿。浦洞之苗。率李安。征之。得六百四十餘顆。三年。四川戎縣山都掌蠻作亂。諭襄城伯瑾。李佩。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兵書程信。提督之。太監劉恒。監之。往捕。學錄黃明。善。上敘州山蠻之策。竄徙隣境。以離其黨。散其民于烏撒。四府。安恤之。分屬漢夷。以別其類。按永寧界者。割隸永。接芒部者。割隸芒。而該縣止攝漢民。可也。據

險固守。以待其斃。馬湖。敘州。無北走之路。由納溪。至永。永至芒。以斷之。半歲為殫矣。宋時多剛。縣夷為寇。用白芳子兵破之。白芳子。即今之民壯。多剛。即今之都掌寨也。鄉兵平夷。既有明效。南路從金鷲。進大壩。中路從戎縣。進箐前。北路從高縣。進都掌。小寨易攻。大寨亦從之矣。侍讀周洪。謨言。都掌之地。多不過二百寨。守臣親臨。擇其主名。立為長官司。以統各寨夷民。戎縣不與之約束。不勞兵革。而邊境自寧。上曰。其言有理。四年。尚書程信等。至蜀。之永寧。芮成。由成

全邊略記

卷七

三五

縣。吳徑。由芒部。崔旻。由普市。水腦。毛榮。由李子。關。宰。用。由渡鋪。羅秉忠。由金鷲。都御史陳宜。王浩。與信等。分督之。攻得龍背。豹尾。七百五十六寨。斬首千五百有奇。山蠻遁敗。遂遷瀘州。衛于渡鋪。增置江門。水流。崖洞。掃等關堡。改大壩。為太平川。設太平。長官司。所謂分裂其地。以控制之。乃从安也。勅班師。先是。成化初。安南。寧遠州。日刺孟等。寇臨安。至是。雲南。太監。錢能。欲通于安南。令指揮郭景。齋。勅往焉。國王。梁。瀨。亦遣陪臣。隨景來。部議。滇中。非交趾。貢路也。假道

動衆宜備不虞。十二年。勅四川巡撫張瓚捕播州賊。起宜慰致仕楊輝。理土兵以諭賊。松潘總兵堯或亦奏。蠻與官軍戰勝。乞助兵。十三年。瓚督輝攻苗天壩千等。斬首四百九十六。就撫男女九千八百人。本兵項忠請聽其撫降。勅勞之。輝嬖其子友。乃通路於瓚。瓚乃盛陳楊友功。且曰。友謀勇冠軍。手刃七賊。誠設安撫司於安寧。以友爲安撫使。諸苗不復反矣。時友年纔十三耳。部議信之。乃立司授官。一如所請。既而爛土諸苗齋果等。忿天霸以無辜受戮也。時

全邊略記

卷七

七

時攻安寧。瓚又疏請築城衛之。費糧數十萬。雲南巡撫王恕奏。安南時窺臨安。于蒙自蓮灘。市銅鑄器。又下界外設官譏察。自吞并占城。時懷乘勝之安。今臨安衛僅二百羸卒。通滇二十五衛。不過萬二千人。地雜諸夷。賦稅甚薄。取給屯田。僅足一年之食。乞于東山靖西洱海十二衛中。量調四千。更番戍此。增一副使以飭之。暫止開班銀課。例貢寶石。以甦民困。詔從其言。十四年。蜀撫張瓚修浮橋。沿月城。以無阻棧道之糧。計破松登番夷。誅撒哈等一千有奇。所滅寨

五十有二。所降寨百有五。增墩堡九。築茂州城一。遂班師。初議建播州安寧宣撫司。懷遠宣化二長官司。靖南龍場二堡。命楊輝董其役。益以家丁土兵守之。貴州總兵吳經請調清浪沅州援。以制獅子孔羯獠之賊。十五年。吳經以平西堡賊報捷云。賊首阿毛堅婁等。俘斬二千一百有奇。破洞五十四。燬寨五百七十餘。是役也。雖濫亦威。雲南寇盜未息。貴所司停俸戴罪。大帥沐琮乃勦石屏昌明之夷。以四百計。諸司復俸如故。先是楊輝條立宣撫司。爛土諸夷惡其逼

全邊略記

卷七

七

已。黑苗齋果等。攻圍安寧。輝子愛幼弗能支。勅川貴助之兵。十月。緬甸以擒思任發功。乞孟養貢掌地。乞金齒衛軍李讓爲把事。兵書余子俊等以爲思任發族屬。累經赦宥。思洪發不聞有過。豈可奪其土地。李讓中國人。而與爲把事。是變于夷也。宜勿許。上勅如之。十一月。貴州巡撫陳儼奏。播苗橫甚。乞調楚蜀粵軍三萬。允臣節制。余子俊曰。賊作于四川。而貴州守臣節制。恐有邀功之人主之。且川庶凶荒。兩藩舟楫不通。肩担背負。師力至憊。心腹憂也。上曰。守臣

以邀功。嗾孫仁具其事。兵部復請業已許其用兵矣。上復疑之。故勅意專責成于仁。及後招討司果擒其首惡十餘人。以獻梟。地方寧謐。迄不用兵。亦無他患。曩罕弄之竊據孟密也。其隣境土官不平。欲伐之。曩罕弄潛遣人從僻路抵滇。至京。進獻寶石黃金。奏乞開設衙門。徑屬布政司轄。兵部爲之覆奏。下內閣議。大學士安萬欲許之。劉珣劉吉不然。曰孟密木邦所屬也。曩罕弄叛而請命于朝。許之。凡土官宣慰誰不解體。是卽周天子命三晉之意。不可從之。安曰聞

全邊略記

卷七

聖

有欲興兵大舉。伐之以邀功者。往日麓川之事。不可戒。珣等曰。何以伐爲。曩罕弄果弗靖。但勅其旁。干崖孟養等宣慰。令各兵促之。以夷攻夷。蕞爾小醜。亦何能爲。事遂寢。旣而吉以憂去。朝廷因雲南守臣之請。起程宗撫諭。而序班蘇銓。承受安風旨。以露於宗。曩罕弄復具奏。二十年開設孟密安撫司。以夷婦曩罕弄子思柄爲安撫。隸于滇藩。時木邦爲孟密所侵。兵力積弱。雖屢奏訴。而孟密據寶井之利。資結當道。力主開設之議。故事竟不直云。二十二年五月貴

州宣慰使安貴榮。世居水西。管苗民四十八族。宣慰使宋然。世居貴州城側。管水東貴竹等十長官司。皆設治所於省會。銜列左右。非有公事。不得擅還水西。至是令貴榮巡所部。趣辦貢賦。御史鄧庠。兵部郎費瑄。勘貴州邊事。土爛等特以天壩千築堡之故。互爭土田。親詣都勻。清平按視。苗實無稱王諸狀。守臣希覲用兵。輒出危語。以劫之。庠瑄不從。遂招苗衆各歸所侵土田。于是兵不果用。因舉叅將彭倫。而劾都督吳經。太監張成等。詔從其議。九月侍郎何喬新。勘

全邊略記

卷七

聖

奏播州本古夜。卽牂牁地。自唐乾符間。太原楊端據之。歷五代宋元。以至聖朝。子孫相承。世襲其職。敦龐淳固。雖慕華風。而頑犷暴戾。終爲夷俗。今楊友家患不均。奏其弟愛僭淫妖語。臣往勘其情。重者囚之。竊惟楊氏據有播州。五百餘年。蠻夷服從。久矣。奢僭淫暴之罪。蓋或有之。歷代撫以恩信。寬以文法。蓋治以不治也。初宣慰楊輝。溺其庶子友。欲授以職。而不果。輝欲割地。授友以官。謀於張淵。言天壩千。本州懷遠故地。爲苗據。請討之前。巡撫張瓚。受輝囑。以其地

奏設安寧宣撫司。冒以友任。以所積金玉器用錦綺服飾。并莊田。召諸子均分之。輝既歿。淵乃與友潛謀刺愛。誣奏不軌。喬新勸之。直愛而誦。及詔允所科。思柄既得。專孟密之地。先後奪木邦者二十七處。騎橫益甚。木邦宣慰罕乞法暴其事。遂追論督撫程宗給因狀具獄杖。弘治五年。貴州苗作亂。命顧溥充總兵官。鄧廷瓚總督之。土兵八萬進討。都勻長官司塞苗也。富家長脚破百有十寨。吁小醜若是乎。專閫以穀也。愆矣。十三年。初木邦宣慰司罕乞法迎婦孟乃

全邊略記

卷七

四三

為部下信蠻所遮不得歸。而孟密土舍思樸因侵據木邦地。總兵沐琮太監劉昶巡撫張誥兵備黃東山。趙炯毛科荆茂等。會議勦而撫之。夷俗相傳孟密素畏思陸之兵。思陸者麓川遺孽也。兵備以為然。許之。思樸聞之亦解去。罕乞法得歸。部落稍附之。未幾復貳千戶尹銘者嘗從撫夷。因言思樸可擒。狀于是。炯科捧軍門檄。會兵騰衝。又徵潞江土舍所侵軍貯。為檄孟養隴川南甸于崖兵。藉此挾撫以成功。思陸領象馬渡江。思樸亦柵守以待。我挑詈之不出。乃為緬

書告和。時爛營災。軍乏食。採蕉心咽之。因問譚。而孟養同約降。頗有怨言。各宜撫相次。麾軍還。蹂踐者莫知其數。科至孟都。思樸遣目曩方請事。科令備方物。貢償官軍餉糜。退所侵地。曩方唯唯。無何皆至。撫鎮官錄奏茂炯東山及科之功。適科齋捧在長安。具疏自敘其勞苦。而妬茂居首功。本兵劾之。下于理配贖。而御史余本實復繫尹銘拷訊。銘希指証科。藉撫殺夷數百人。科不服。更許本實東山私事。遣官往勘之。東山遂得罪。逮而科炯銘免之。雲南御史謝朝宣奏

全邊略記

卷七

四四

孟養夷酋思陸。本麓川叛賊遺孽。窟居迤西金沙江外。成化中嘗據緬甸之聽。蓋弘治甲寅。徵調其兵。渡江。遂復據騰衝之蠻莫。又率木邦起兵。攻燒孟密。安撫司殺掠夷民二千餘人。劫象馬金寶。有併吞孟密。覬覦故土之思。迤西人恭們。騰衝人段和。以命為之。謀主屢撫不聽。指揮黃昇承委。兩至夷方。取到緬書。詞多矛盾。疑涉交通。乃金騰太監吉慶。貪暴無狀。酷刑私斂。繫繫單夷。眾相鼓譟。今失不制。必成腫癰矣。雲南叅政李韶奏。潞滄衛與北勝州同一城。地域廣

遠與四川建昌西番野番相通。邇年西番土舍章輓高連等恃倚山險。招服野番千餘家爲莊戶。遂致各番一志。動輒殺人。而州官無兵。不能禁制衛官。且大廢軍政。恬不加意。又姚安府大羅衛賓川州有賊穴六七處。軍民受害。請添設兵備副使於瀾滄城。以姚安大羅賓州鶴慶麗江大理洱海景東府州衛所屬之。于野番用撫流民法。于賊巢用立保甲法。朝夕經理。不出數年。章輓高連之頭可繫麾下。野番賊巢之惡可弭大半矣。初貴州普安州土官龍暢既老子禮

全邊略記

卷七

聖

幼而代職。聽營長阿保之讒。父子相仇。暢有妾曰米魯。魯益土官安民女也。禮及阿保皆通焉。暢遂毀掠阿保而誅禮。久之阿保與米魯作亂攻暢。得寨百餘。暢逃之雲南。守臣臨重兵。召盟戒息。米魯乃毒暢。爲傲滋甚。阿保與其子阿鮮。堅築四寨。僭用黃旗。聲言攻普安。東寧伯俊撫院錢鉞都司劉英。檄土兵三萬。斬阿保于查刺山。米魯走霑益。雲南金騰太監吉慶爲言。孟養思陸乞貢方物。部持不許。巡撫李士寔請許之。又請思牒已。思落護印。乞與冠帶。部終持

之。曰利其貢者。侵地終不可復。若與思落冠帶者。篡取啓爭。仍令思牒妻子掌典。從之。于是守臣沐昆畫上三策。征勦也。切責也。脇撫也。正名義以行天討。勵兵威以昭曠度。植疑黨以逸邊民。大司馬報曰。下策乃上駟也。十四年貴州官軍討米魯。失利于阿馬坡。普安州幾陷。上命尚書王軾往督其軍。太監楊友等俱戴罪。賊婦米魯營長福祐詐稱降。復聚象燎寶。向益圍普安。及聞安南衛虜楊友以去。藩司閻鉅劉福弁將李宗武等四人俱被害。王軾至。請調各宜慰

全邊略記

卷七

聖

發兵從征。播州楊斌。酉陽冉廷甫。永順彭世麒。保靖彭仕壠。泗城土舍岑接。八道以進。趙晟自大盤江。張泰自小盤江。崔鐸自舊盤江。兵備周鳳。自若布。總兵曹愷駐江東岸。米魯斷首于陣。凡用兵五月。破寨十。禽斬四千八百有奇。俘以千計。降勅陞獎之。思陸之歸蠻莫土地也。守臣疏曰。蠻莫原隸木邦。成化始爲孟密所有。至弘治十年。又爲思陸據之。連年構禍。今始平定其地。旣不可復。與木邦孟密不可割。昇隴川于崖南。甸三宣撫。欲開設衙門。則地方懸遠。瘴癘

難守。宜暫於騰衝。歲撥官軍四百分番往守。以俟更議。其思陸前有助平思楨之功。今有悔過納款之順。請賜名目冠帶。部悉駁之。後思陸不受冠帶。乞宣慰。印不許。十六年初保靖蠻酋彭萬里。以歸附領宣慰。白嚴大別大小江二十八寨。其弟麥谷踵之子殺其嗣代為仇敵。其孫勝祖以正統從征功。授多江長官。為世英乞襲。而嫡宣慰仕瓏輒敗之。奏討尋戈已解。復結部院請令世英歸所據小江七寨於仕瓏。止領大江七寨。聽士瓏約束。官軍來守。而從世英于沱埠。

全邊略記

卷七

四

以絕爭端。以後土官應襲子弟。悉領入學。漸染風化。川革夷頑。如不入學者。不准承襲。十七年追治普安州敗軍之罪。初土官之醜于米魯也。其妾適烏。數以賄求立。及米魯福祐之殺阿紀適烏也。亦數以賄求撫罷兵。都御史錢越副使周鳳指揮劉英遠任禮張英皆受之。少監楊爻總兵焦俊至所遣需索。坐取侵牟。賊穢狼籍。既殺阿保。諸人自以為功。吳遠既使人索賂。而兵益近。福祐怒而劫營。遂失利。阿馬坡而行。聞諸領軍莫不懷璧自解。于是渡江一敗。殺溺幾二

千人。至諸道合兵始克。巡撫戴乾黃阿相繼發其事。得旨逮問。任禮等十八人斬。李雄二十八人戍。錢鉞等逮之。十八年四川太監石巖巡撫劉洪奏松潘苗夷殺指揮王禱數十人。官軍臨討。悔罪乞哀。斬元惡首以獻。請姑罷兵。給事張文御史袁任言松潘事大駭愕也。南路開為天險。自牛尾巴失利之後。饑夫戍卒南行必納貨於苗。不然插石之下立為齏粉。麻谷等險設堡添防。雖費不得已焉。兵備張翼。近以西披烈柯等獻級。欺詐昭然。祇宜却回。顧乃奏上其事。

全邊略記

卷七

四

動色相慶。且韓雄輕敵。而王禱頑生。都御史林元甫不得辭其責矣。元甫知雄之姦貪。養成大債。所宜並逮。兩路糧運。由松潘而至西寧。金瓶九倉。由茂州而至新橋鎮。夷七倉。食尚不足。望其竭力難矣。蒲江關地勢稍平。介乎松疊間。屯築聯絡。可立應也。正德二年陞播州宣慰使楊斌為四川按察使。仍蒞宣慰事。舊制土官有功。惟賜衣帶。或旌賞。部下人無列銜方面者。斌狡橫不受兩司節制。諷安撫羅忠上其屢平普安蠻賊功。重賂劉瑾。故有是命。後數年。率致友愛。

凱離之亂。時程番宣慰安貴榮亦冒叅政銜。夷風驚矣。茂州卜南村曲山寨叛。自弘治不服征徭十七年矣。今來歸乞爲白人。兼請衣巾。欲納糧。其俗以白爲善。黑爲惡也。太監羅籥以聞。量令入貢。詔能撫者俱賞。程番宣慰安貴榮思併陳湖之地。誘宋然激苗民阿雜等。署立名號。攻陷堡寨。而貴榮反助以平賊。然論斬繫獄。然訴其爲貴榮所誘之情。得減死。依俗納穀以贖焉。六月加授四川播州致仕土官宣慰使楊愛昭毅將軍。給詔命仍賜麒麟衣一襲。時愛之

全邊略記

卷七

四九

子宣慰使斌爲其父請進階及服色。禮科駁之。禮部因奏服色等威所繫不可假借。兵部以愛舊有勳功。遂皆許之。既而斌後爲其子相。請入學。得賜冠帶云。初貴州銅仁長官與湖廣鎮溪千戶所算子坪長官司四川酉陽宣撫司梅洞長官司地。犬牙相入。弘治中鎮溪苗民龍麻陽等與銅仁苗頭龍童保聚徒攻剽不可勝算。土官李椿段昂田宗璽等實縱之。而算子百夫長龍真與之同謀。營通司府。其後遂率衆四出三省。騷然屢告急。前後鎮巡惟務撫諭。終莫能制。

七年巡撫劉丙沈林征于陸龍山。前後斬俘以二千計。詔臬童保等以狗給湖廣忠崗安撫司忠建宜撫司高羅安撫司印。以夷舍田龍田本忠田萬金掌之。永樂間施州等處民譚文昌譚暹廖汝鳳秦忠入高羅忠建鎮南忠崗各從其土官入貢。詐稱爲前土官裔。襲授倖職。歸乃誘奪其印。子孫遂冒襲。弘治間守臣擒之。印貯於官。至是巡撫都御史秦金奏隆在忠崗本忠在忠建萬金在高羅皆真夷種。故給之。而鎮南長官司爲汝鳳所冒者。至是夷種盡。其司

全邊略記

卷七

五

遂廢。十二年烏荒芒部二府葛魁等寨地與筠連洪縣接壤。周遭千餘里。各蠻僰人子羿子探格等雜處其中。普法惡身長七尺。通漢語。曉符籙。自負懷異志。與夷婦米浪通。遂以爲王母佛。自稱蠻王。煽誘日衆。巡撫馬昊諭之不從。斬首千級。勅優獎之。初平浪苗夷阿向等之構亂也。自言爲土官王阿童子孫。而王連者本其家奴所出。乃世冒襲職與之爭。連者復攘無厭。阿向不能堪。遂糾緖苗民數千。攻劫村寨。欲得官印乃已。時巡撫曹祥檄都勻府衛議處。撫勦之。

宜都指揮司繼先知府張禧等皆受連累。誣阿向僭稱王號。祥輒信之。調永保酉陽鎮溪土兵進剿。兵無律所過肆掠。阿向等屢出迎敵。我軍多死傷者。僅得苗徒胖林等四人以還。于是巡按李顯劾祥罪。受賂請襲閉門自嬰諸狀。詔遣郎中張元電按之。元電核實納賄貪功者。繼先等十有四人罪之。十三年二月。貴州苗賊阿向等平。初貴州湖廣之交羣苗哨聚。連寨相望。而香爐山周迴四十里。高數百尋。四面斗絕。其上平衍。阿向等據之。糾諸寨苗作亂。巡撫鄒文

全邊略記

卷七

五

盛總兵李昂湖廣副總兵李瑾率參將洛忠都指揮葉晏等。參政胡濂蔡潮等。分漢土兵為五。斬馘者六百二十。撫寨者三百七十。有五招降者萬三千九百人。陞蔭有差。初四川天全六番招討使高繼恩為雅州姦民所誘。劫質民財。又所部僧多娶州民女為妻妾。其後烏思藏直管招討高管等襲職回。得賜番茶六萬斤。遂同繼恩把事。夾帶私茶六倍所賜。而賄市商茶尤多。所司詰實。併發繼恩等諸姦利。既坐黨附者罪。因請逮治。二招討。詔姑宥之。十二月四川

樊巖攻破高縣。巡撫馬昊掣松潘兵攻小東路寨。指揮龐昇等死者四十餘人。遊擊張傑遂遇害。昊平普法惡之後。陞州立縣。殺降增畝。流官治夷之失也。湖廣保靖土舍彭惠與宣慰使彭九霄仇。仇稱戈而塗地者五百餘人。互訐八十餘年。下都御史吳廷舉勘之。請以大江之右寨歸保靖。大江之左二寨屬辰州。惠居陀步。聽其目新雲南彌勒州十八寨盜。阿勿焚掠寧州。廣西知府張縉假征勦名。歛民財數千事。覺棄任而逃。通判王鎬集兵脅撫。仍負固。巡撫何孟春

全邊略記

卷七

五

以聞。本兵駁孟春非統馭才也。四川凱里土舍楊弘與重安土舍馮綸有隙。誘苗相攻。巡撫鄒文盛撫平之。本兵王瓊駁之。奪臬司蔡潮之專擅。以滅文盛云。十六年貴州宣慰安鍾驕縱不法。為夷民角藥所殺。其從弟萬鎰應襲。其目烏掛等謀以族普者詐襲。而承勘衛弁胡承遠等得賂匿其情。萬鎰忿之。借兵從事。以討烏掛。兩相誣訐。十數疏。下巡按胡瓊劾奏。受賂者令萬鎰襲其爵。嘉靖元年。樊巖之復變也。都御史盛應期討之。推究其始。逮前撫馬昊于獄。四川巡

撫胡世寧奏國初設松潘軍民司。控制羣番爲全蜀障。松城內外地皆熟番爲我服役。故有八郎等四安撫。比定等十七長官司。其南路至疊溪千戶所。又有鬱郎等二長官司。再南至茂州衛。又有靜州等三長官司。其東路至小河千戶所。再東至龍州。則近白馬路長官司。皆受約束。及後任用非人。撫御失宜。熟番多畔。松城四外盡皆仇敵。而東南二路僅一線之通。景泰間添設總兵。都御史專治松潘。然會城又設巡撫。彼此牽制。難於行事。以致舊維州之失。竟不能復。

全邊略記

卷七

五

華卜韓胡之強。終不能制。然彼時東南二路猶皆可通。及後去都御史。分設兵備副使三員。一治松潘。一治疊溪威茂。一治茂州。以東壩底徐塘等。僅路抵龍川。謂之小東路。住劄綿州。叅將二員。每歲會。皆遊擊率兵與備兵。威猶振。後革遊擊。承平日久。巡撫惟事保守。務爲欺隱。軍殺一番。則罪以擅殺激變。番殺一軍。則罪以玩寇失機。官軍喪氣。惟扣糧閉門以賂番。或棄兵械爲番役矣。番人益橫。邀劫道路。殘破關堡。匪不以聞。不幸敗露。反以諉之下吏。因循歲月。坐致

部堂稱爲老成。南路阻塞。則職此由。今欲通之。要在威信兼立。撫治兼施。用人才。添兵將。更賞罰。足財用。四者而已。四川芒部母響等苗數起。部議畢節等衛屬貴州。而鈐轄官多在四川。彼此推託。宜于敘瀘大壩設官兼制。撫又土官奢爵。隴壽隴川等。乃命都指揮何卿督之。卿乃請兵誅芒部之陽順陰叛者三年。何卿勦芒部斬擒二百計。賊首隴政奔烏撒。久之不出。部議宿兵耗餉。輕信寡謀。革何卿冠帶。以勦自贖。都御史王軌獲賊首隴政于水西。追芒部印。斬獲以

全邊略記

卷七

五

七百計。御史劉廷蓋曰。隴政真僞。未可辨也。六年芒部餘賊沙保等叛。攻鎮雄府。信之。執知府程洸。奪其印。洸得脫。奔畢節。蓋初設流官。吏情未帖。幸旦夕之安。不亟收賊裔。隴勝令沙保得擁孺子以煽禍。拊循者之罪也。黔國沐紹勛奏。地方多事之故。土官坐人未襲者。宜趣督所司保勘之。部言武臣不得與襲事。上曰。雲南不寧。皆因土官不得承襲。令夷人無統。遂至生事。釀成大患。未免煩征。會勘奏保。往往避嫌。推調展轉行駁。動至十數年。緣爲奸利。豈緩懷遠人。

之意。自今承襲事宜。皆令鎮守撫按會行三司。如例催勘。有蹈前弊者罪之。七年正月。雲南土舍安銓作亂。侵掠尋甸府嵩明州木密楊林等處。巡撫傅習檄兵備黃昭道周奎歐陽席以兵討之。大敗賊。遂陷尋甸。嵩明殺指揮王昇。唐功千戶部彬趙倬等。知府馬性魯棄城走。事聞。切責沐紹勛發夷漢兵夾勦。二月。都御史王廷相勦鎮雄之叛。沙保等撫招夷。羅以平。雲南武定土舍鳳朝文作亂。戍同知以下官吏與安銓直圍省城。滇中大擾。命伍文定為兵書提督四

全邊略記

卷七

五

省兵討之。梁材為侍郎督餉三十萬以從。七年大學士一清等疏。近者雲南安銓構亂。集四鎮之兵以勦一隅之寇。廟謨宸算已無遺策。顧兵凶戰危。撲之不早。禍結可憂。竊以雲南荒服。前代不入版籍。我太祖特命西平侯英克服之。又以諸夷雜處。易動難馴。故因其酋長有功者立為上官。各統所部。子孫世襲。而命西平侯子孫世鎮其地。如身之使臂。如臂之使指。凡所調遣。莫敢不服。盜賊生發。責在土官。遣一介之使臨之。即時奏功。此以夷制夷之法。漢兵不過壯

聲勢。固根本耳。數十年來。土官物故。子孫應襲者。官司不為保結。土官往復駁勘。有二三十年不得襲者。止令土舍管事。下人不畏。強陵眾暴。無所不為。黔國總兵之名不得自專。凡事必與三司會議。然後得行。積之既久。夷以上官為不足憑恃。亦復慢令玩法。無所忌憚。待其罪大惡極。然後動勦。軍民困壞。誰之過歟。臣等切思雲南各處土官夷兵人馬眾多。麗江景東之外。如元江鄧州比勝姚安鶴慶寧州羅次亦佐蒙化姚川之類。若肯用命。殄滅二賊。不難。何煩他省

全邊略記

卷七

五

但中間多係不得承襲。亦有緣事提問者。懷怨畏罪。難保必無。彼聞大兵壓境。生疑陰助。二患未平。又生他患。今日急務。宜先收土官之心。陰破從逆之黨。省城迤東。如霑益州土官安慰一族。東州鎮雄四川東川等府地方要害。俱與安慰連姻。今安慰未襲。即宜召其酋長。量加賞勞。令所司早為保勘。使可統攝土人。仍戒諭通賊自取罪責。曲靖宜宿重兵。斷賊奔路。至于濟傷民。轄威清。積倉廩。選老成諸策。上深以其言為然。初鳳朝文欲取武定而有之。詒于眾夷。曰

土府鳳詔母子戮矣。繼而詔奉其母投會城。夷衆相顧錯愕。咸投降。朝文計窮。絕普渡河而走。取道霑蓋。擬奔東川。至湯郎箐。爲官兵所躡。裂其屍。安銓衆尙盛。駐尋甸。故巢列柵寨數十。官兵夾擊之。俱破。乃併力於必古老巢。潰之。銓奔東川。爲土舍祿雲所執。斬虜二千九百有奇。解散其黨二萬。都御史傅習歐陽重同沐紹勛以捷聞。詔加祿陞資有差。初貴州鎮雄府沙保之亂。官軍搗其巢。謂沙保已斃。未幾其子普奴復糾衆不軌。數年周功。兵書李承勛以伍文定

全邊略記

卷七

五

專主用師爲失計。嘗于乞休疏中及之。復極言遠夷無所用之。不足煩兵。臣查得隴勝。真爲隴壽子。夷人重骨脈。共有推戴之義。御史戴金言。授勝佐貳。以收夷心。設兵備于畢節。同叅戎于永寧。其言可採。上因取文定回京。其芒部夷情。令沐紹勛區畫之。初雲南緬甸木邦隴川孟密孟養等處。土夷忿爭相殺。歲久未平。各以其情來奏。下鎮巡等官按問。總兵沐紹勛巡撫都御史歐陽重。會委叅政王汝丹知府嚴時泰等。徧歷諸夷。譬以禍福。諸夷皆服罪。退還侵地。而

木邦宣慰司罕烈。孟養賊孽思倫。各貢牙象土錦金銀器物求贖。隴川逆舍多鯨。亦聽還職。兄子多叅。至是紹勛等奏言。木邦孟養。戕殺無辜。多鯨手刃兄弟。律以王法。罪不容誅。但邊徼諸夷。忿讎常態。今既輸服。請許令追貢自贖。仍請戒孟養思倫。毋交通猛別。侵擾緬甸。戒木邦罕烈。毋黨助多鯨。爭奪隴川官職。孟養安撫司土舍思真。以孤軍抗二強敵。竟收捍禦之功。宜加賞勳。緬甸土舍莽啓。歲因祖效。忠構怨。遂遭慘毒。宜令襲職。以全其宗。隴川多叅。孟定罕忽。宜

全邊略記

卷七

五

令還本境。招復夷民。其蠻莫孟母等。十三處土地。廣寬諸夷。歷爭初議。屬之騰衝。撥軍輪守。則煙瘴可虞。欲屬之木邦。則地勢遼遠。夷心不順。莫若仍屬孟密。管食歲徵。差千兩。而割孟乃等七處。仍歸罕烈。則分願均而忿爭息矣。得旨。諄切。蜀撫唐鳳儀言。自芒部設流。諸夷反者數起。請存隴氏後。不假兵力。禍源永塞。兵書胡世寧議曰。革流官而復隴氏。事體重大。擅難輕議。查得芒部自成弘以來。數自讎殺。時攻剽。畢節界固。非以設流官也。今隴氏政以爭襲。誅夷隴

壽又死。而隴勝方幼。諸夷皆云非隴氏子。故前都御史王軌不得已。奏設流官知府。分四長官司。統其衆。會軌等遷去。知府程沈迂暗。不能拊循。故芒部復亂。今諸夷輒易其詞云。勝真隴氏子。願復其職。夫壽攻皆親隴。慰子猶相爭殺。二十餘年。今勝非真壽子。一旦得立。使阿濟得弄諸掌服。其他三長官司。所統各寨不服。各尋一隴姓者求立。則昔日戰爭之禍。今復始耳。臣以為隴勝復土官不便。唐鳳儀奏處芒部七事。一曰因地方以定土流。言芒部異域。夷性異類。不

全邊略記

卷七

七

必執改流之說。拂其故性。二曰順夷情以續絕世。言隴勝乃隴壽所出。為部落推服。當順其情而復之。三曰尊威令以示懲戒。言既改芒部為鎮雄府。今其官可復。其名不必更。四曰存四司以專責任。言芒地延袤數百餘里。難于約束。當存四長官分司理之。五曰明賞罰以定夷情。言阿濟之罪。可以功贖。若以往者。偽報沙保。必欲究治。恐失其心。六曰嚴守備以塞禍源。言畢節為諸夷出沒之所。川貴之藩籬也。當命整飭威靖兵備。駐劄安莊。以制安南一帶。而於貴州添

設僉事一員。專制畢節等處。七曰下重令以戒聯絡。言諸夷姻媾。往往相助。以生讎怨。若水西之于隴壽。烏撒之于隴政。而沙保犯畢節。亦由水西誘引。宜嚴飭之以離其黨。九年革鎮雄府流官。復授芒部土裔隴勝為通判。署府事。十五年都勻界中酋王阿向者。世據凱口。固為不靖。官司不能招之。黔撫陳克完督二萬征之。賊立弩樓。疊石自據其上。乃分破其黨。惡凱等衆日離。宜慰安萬銓。以梯釣魚貫于山頂。自土下總兵楊仁。自上下。遂斬阿向。二百五十級。降夷二

全邊略記

卷七

七

萬。勅陸賚有差。凱口雖平。其黨王聰等復奪。而據之都御王珊。復調安萬銓。攻之以花鎗。前後首虜二百六十有奇。十七年安萬銓。以都勻凱口功。辭所賞銀幣。乞領參政。部曰。名器可濫乎。仍令受賞。二十二年貴州銅仁平頭苗首龍子賢。鎮筸苗首龍科桑。作亂。流劫麻陽。時二苗已就撫。麻陽尹朱崇激之。遂復叛。都御史萬鏗勘其事。曰。賊首龍求兒。雖聽撫。然善後事宜。當設守臣于湖北。于思仁。各設文臣于麻陽。於銅仁。各設武臣。在湖者。則常臨六衛。永順等。宜慰

施南等宣撫。算子坪等長官。及鎮算九永二守備。隸焉。在貴者則銅仁等長官。如四川酉陽宣撫平茶邑。按等長官司。皆隸焉。已而御史繆文龍劾鎰狀罔狀。至辰州時。以千百戶四員往質苗寨。既得龍求兒。置質官于度外。苗成頭目。幸存其官。多金以贖之。求兒母。叟。席鄧小醜。借此塞命。旋師之後。跳梁益甚。勦撫兩虛。且銅平鎮算彈丸地。環峙諸司。果無招納之弊。旦夕成擒矣。為今之計。以夷攻夷。割地示賞。使各自為守。他日或有反側。則因地方以挨部落。因部落以

全邊略記

卷七

空

貴頭領將畏懷之不服矣。乞罷黜鎰。二十五年四川白草番為亂。陷平番堡。莫酒關。虜守弁丘仁。殺百戶耿爵。兵科扈永劾奏。都御史王大用。惟務裁節。所減省纔萬之一。而喪失無算。副帥高鳳崗。昏庸悉當罷。蜀撫張時徹言。往者番奴一族。流入石泉縣白土鄉。號白草番。比者周度作威召怨。亡命誘劫。我既失險。賊乃縱橫。令蜀騷然矣。二十六年張時徹督副帥何卿調天全。招討高繼光。馬湖長官王祥鸞土兵。羅猶建昌諸衛從之擒賊首黑殺白石撒刺。斬首六百九

千。九月楚黔按臣賈大亨。蕭端蒙咸以銅仁鎮算未平。二省討賊不力。今楚調六萬。運餉二十萬。而貴州師期不至。勢難獨進。奄忽坐消。彼此匱老。詔逮黔撫王學益。拘之治。二十七年湖貴夾剿二苗。不克降。楚撫姜儀為叅政。罷征苗之師。六月以黔撫李義壯請復。命都御史張岳總督之。賈大亨奏。湖十年內兩舉征苗。未奏績者。土官不用命故也。臣僅與守臣計。擬以算子坪各寨苗。分屬保靖宣慰彭蓋臣約束。之鎮溪各寨苗。分屬永順宣慰彭明輔土指揮田應

全邊略記

卷七

空

朝約束之。不至縱苗為惡。挾苗為重矣。詔如之。總督張岳奏曰。貴州頻困于苗。上下相蒙。以賊為諱。釀成禍亂。不容不討。今取者策曰。撫曰。守曰。割地已耳。往者賜以魚鹽牛酒。花幣冠衿。如奉驕子。不旋日而叛。此撫為無益。往者常戍小橋毛口。餉不繼。土兵輒私敗去。此守為無益。諸苗各有舊管矣。割地分隸。舍其舊而新是圖。諸苗未即甘心。舊管陰相煽激。生他虞耳。今鎮算就撫。銅仁獨散。其眾不及三千。必大創。然後可。三十年張岳分楚兵。以栗凹狗腦七寨。分蜀

兵以呂窩普杓八寨分黔兵。以鬼提麥地十五寨。去秋三稍並進。及冬。岳駐銅仁。蒐彌之前。後斬賊千八百有奇。岳既奏捷。其賊首龍許保。吳黑苗。窟匿鎮寧寨。乃糾蜡爾冷水。四川小平茶諸苗。詭為永保哨者。衣其衣。突入思州府。執其守李允簡。縱囚樓庫。蕩燎而去。於是本兵趙錦等。參論楚撫任轍。總兵沈希儀。及土官彭明輔等。諸失職。大學士嵩言。張岳總撫之誤也。得旨切責。住俸褫職。逮問有差。兼責本兵俱罰俸。龍許保又攻石阡府不克。參將石邦憲。購粟四

全邊略記

卷七

空

苗誘龍許保禽之。詔即臬示貴州境土。雲南元江府土舍那鑑。殺知府那憲。屢審勘不奉。詔蓋縱劫村寨。總兵沐朝弼。滇撫石簡。督武定北勝。亦佐土漢兵。分其哨五。以監司臨之。布政徐樾。督餉進臨安府。招降甘莊。賊勢益蹙。那鑑遣經歷張維。詣南羨哨乞降。時樾巡餉。適與維遇。欲因取以為功。約翌日鑑面縛。出城降。如期樾至。元江南門外。鑑不出。縱象馬突之。樾死。朝弼簡集五哨。環元江而壁。迓路通甘莊。三哨之精者。備於南羨哨。渡江。那鑑聞知之。徑衝其羸。

倉卒燒營。監司郝維岳。疾入李維軍中。皆不支而遁。唯餘南羨一哨得全。武定寧州儂兵。以宿恨俱不退。僉事王益浩。激獎之。迎戰。敗而圍之。鑑請降。我兵懲前事不許。日久瘴毒起。大兵暫撤。俟秋再征。三十一年。張岳督石邦憲。破羣苗于猫回。龍塘。畏隄。餘苗震恐。生縛龍許保以獻。復獲其首惡李通海等。磔于市。苗情大定。訟者就質。不敢私仇。烏朗土官田興邦。斬黑苗首以獻。凡有名稱者。咸屠劉無漏。苗患遂熄。三十二年。滇撫鮑象賢。決取元江。那鑑大懼。仰藥死。百

全邊略記

卷七

空

戶汪輔入城。撫諭其眾。咸稽首奉命。問戕那憲者。曰阿捉也。問戕徐樾者。曰光龍光色也。悉縛而梟首。命推那氏當立者。眾曰那從仁。那端之從孫也。當立。象賢乃疏廢鑑之子。恕貸其死。屬從仁統之。十二月。川湖守臣。擒龍潭安撫司叛夷黃俊。及其黨李仲寔等。俊之子中。請軍門降。施州平。三十四年初。四川播州宣慰楊烈。仇殺長官王鞞。蔽黨李保。治兵相攻者十年。總督馮岳。總兵石邦憲。平之。其善後之宜。有曰三省接壤。如四川餘慶之走馬坪。播州之三渡關。貴州

石阡之龍泉。各立一堡。移銅仁叅戎于石阡。移思石守戎于龍泉。設郡別駕于播州。責監司以巡歷。覆可三十九年。雲南緬酋莽。噠喇與孟密孟養。世有仇。莽噠喇故與孟密婚。奪其印而假道以掠孟養。仍致龍川於岸南甸。搖煽之。知內地有備而遁。守臣以聞。朝廷報曰。宣示恩威。與之更始。四川東川軍民知府。祿慶死。子位幼。妻安氏攝府事。營長阿得革者。擅權。求悉安不得。乃縱火焚走武定。爲所殺。得革之子堂。奔烏撒。結以賄。土官安泰入。囚安氏奪其印。安萬銓。

全邊略記

卷七

室

素與祿氏姻。乃攻阿堂。又脅安九鼎。殺其妻子。堂治兵相攻。侵及羅雄州境。堂聽勘服罪。乞代死。復以其幼子詭祿氏承襲。滇撫游居敬請討之。阿堂爲其營長者。阿易所殺。於曼來矣。石之地。子阿哲就擒。安萬銓以經歷印。昇祿位。妻寧著署其政。以照磨印。昇羅雄土官者。濬而自取。東川府印藏之。議者藉藉。謂其陰據東川之志。按臣王大任。彈其私擅標署。後竟鑄東川印給寧著焉。初銅仁都勻二府苗行劫。黔帥石邦憲方出激浦。聞變馳還。李安大朝勦之。進先彪山。

略定諸寨。蒐捕其首。乃龍老羅等。衆悉降。詔賞總督黃光昇。撫高昇帥邦憲銀幣。獎之。石邦憲既而平播州之亂。容山長韓甸。與正管張問治兵。橫行二十餘年。官司不能制。邦憲擒甸。並其妻子。先是裨弁乘勝入甸。巢幕雨迷。失道。葉勳魏國相。陷其伏死。大司馬議其功過。相準也。初播州土司原屬四川。統轄徵稅。而其地多在貴州之境。嘉靖初。詔改屬貴州。思石兵備矣。已而夷情以爲不便。二省守臣各異議。有詔下總督羅崇奎。勘議。仍以播州隸四川。分屬川。

全邊略記

卷七

室

東守巡重夔兵備三道。而貴州思石兵備道。照舊兼制播酉平邑等土司。仍改給勅書。重事權。以彈壓之。四十二年。雲南武定土知府鳳詔故。母瞿氏襲。瞿老舉。詔妻鳳。索林自代。索林襲後。遂失姑婦禮。瞿大悔之。收異姓兒繼祖。入鳳氏宗圖。嗣職不克。則具疏自訴。爲索林囚。令繼祖詣闕告變。歸卽詐稱受朝命。得襲奪府印。索林將誅繼祖。謀洩。繼祖遂大發兵圍府。索林抱印奔會城。巡撫曹忭下令收印。逮其左。右鄭茲。聽瞿氏理府事。巡按孫用以爲方繼祖發兵。

時守臣既名之為賊。令鄭竑先坐議。不令為諸夷笑。乎麻者繼榮。爭贅于霑益。尼繼光高欽。跳梁于姚安。與夫于崖南甸之仇。順寧永平之擾。所恃警服者。朝廷之法耳。繼祖罪逆顯著。所宜首問。四十三年都勻平州長官楊進雄。以其兒子珂為嗣。後生子治安。而疎珂。珂怨望。進雄乃逐珂。奪其產。珂得土苗心。據唐宿國。進雄敗走。屠其家。都御史趙越請更土為流。以填之。楊治安計不便。乃割六洞地。賂土酋蒙繼武。繼武乃大攻珂。而壅洞地。洞人不服。復助珂互攻。从

全邊略記

卷七

空

之黔撫吳維嶽招之。珂自縛請軍門。六洞遂安。改土為流。守臣叨賞。石邦憲復平龍里衛阿利之叛。斬戮數百人。餘黨以平。四十五年四川龍州宣撫薛兆乾。與本司副使李蕃相訐。遂執蕃父子殺之。軍門檄勘其事。兆乾懼。遂糾白草番據關。絕命拒軍不利。十八族皆敗去。奔石瀾。我軍追擒之。初叅政賀麟見王恩等受其賂。許為解已而不效。兆乾執麟見囚之。至是其隱皆發。川湖撫勦土寇黃中。功罪久不決。給事中舒化奉使由楚入蜀。具得其狀。上言賊巢在楚蜀之

交讎殺之害在蜀。故川主勦湖主撫。川雖勦。然仍遣千戶魯景蔡監生陳一言等往招楚。雖撫。然仍督宣慰彭翼南舍把彭崇賢等進攻。兩省互川。黃中投降之志始決。其所以之楚者。以結怨在川。求生在楚耳。在楚則曰撫之功。在蜀則曰勦之功。謂餘黨尚存。其實支羅自黃中降後。餘黨千餘。皆已就撫。惟兩省持論不決。故降人稍自疑懼。潛有異端。而四川南岸之民。必欲盡滅支羅之族。每過為播揚。有司亦藉口以誣撫。昨非而勦。今是皆非公言也。黃中既誅。宜放妻

全邊略記

卷七

空

子弟姪。并諸黨。慰小夷之心。全大國之信。仍令巡撫譚綸楊豫孫會勘之。巡撫譚綸言。薛兆乾伏誅。薛氏不可復立。宜如馬湖事例。改設流官。其土民散處寧羌利保者。悉入版圖。改龍州為龍安府。隸于川西安綿道。而宣撫司。以薛兆芝襲之。降為知事。轄諸夷。雲南撫呂光洵。既遣鄭竑回武定府。鳳繼祖執而殺之。糾眾攻新城。臨安府百戶李鰲等。援于鷄街。遇伏死。僉事張澤督千戶劉裕馳救之。敗被害。隆慶三年副使張守魯諸道兵並進。繼祖懼。奔入四川會里州。依

其婦家賊帥者色。斬繼祖以獻。妙安同知高欽餘黨也。並擒之。土官助戰者。祿紹先也。斬獲千五百有奇。上治失事者罪。賞有功者。鳳索林安置省城。猶不欲絕鳳氏後。簡其支屬鳳曆之子思堯授以經歷。曆仍怨。聖作亂。夜襲武定城。知府姚崇寅嚴備。斬之。曆之犯也。宣慰安國亨與其謀。既而與安信相攻。朝廷遣勸之。國亨懼。誅乞哀。執獻其黨阿弟吳瓊等。以降各官其子而赦之。黔撫阮文中之檄也。萬曆二年正月。西南夷都蠻有九絲凌霄等寨。皆天險。焚人屯。

全邊略記

卷七

完

聚其中。出沒為寇。隆慶初。屬守臣土告。朝議命曾省吾往討之。省吾有偉略。徵兵贖餉為坐困之形。而募死士從間道搗其虛。先是有以閩事論總兵劉顯者。首輔居正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蜀事不效。當併閩事速治之。于是顯以平蠻自效。凡越六月而凌霄九絲等寨悉平。五年秋。雲南土官普崇明兄弟構爭。巡撫鄒應龍輕信中軍楊守廉移兵進勦。儂寇乘之。兩致喪師。應龍去。繼撫王疑計擒元惡。撫處殘儂。亂定。詔戮守廉傳其首。八年。伍開軍餘作亂。先是。

苗夷慄悍。衛所人各結款自備。久之。款黨日增。敢干稱亂。郡人畏款甚于苗。守備林維喬繩之。弗便也。遂羣起逐喬。而中右所款自相鬪。殺傷甚眾。靖州守李瀾以治苗法治之。各輸金為罰。款人益驕。尚書梁夢龍議移叅將鄧子龍備伍開焉。十一年。雲南總兵沐昌祚報緬甸莽應裏入寇。詔嚴備之。十二年。雲南邊臣劉世曾奏報將佐沐昌祚鄧子陽劉綬。俘斬隴川土蠻岳鳳莽。瘞啞等。首虜三千一百級。十三年。播州楊應龍進大木助工。上特給大紅飛魚服。龍虎。

全邊略記

卷七

七

將軍應龍每從征。見官兵弱。輒從土司借級。遂驕蹇。輕漢法。所居僭擬。嬖小妻田雌鳳。疑妻張外淫。封刃命取其首。初感七姓。虐所屬黃平等五司。久而覺其欺。奪其權。七姓因反噬。應龍疑眾不附。結關外生苗為翼。肆行劫掠。夢熊受變告於有司。主用兵行勦。朝議行兩省會勘。應龍願赴四川。不赴貴州。十二月。貴州羅雄蠻亂。撫臣舒應龍調土官隆有義兵破平之。西羌松茂諸番構亂。楊柳番主兒與太平堡解牛備。食肉而斃。意醜之也。遂嘯攻普安堡。掘掃水崖掠。

石門格殺百戶陳克勤。大帥李應祥。兵備劉禹謨。提
 三千人克蟬蟬寨。番不可為動。冬進攻平夷堡。圍蒲
 江關。命徐元太乘鉞視師。下符分詣播州。酉陽。平茶
 馬。瑚集兵以參議王鳳竹謝詔監其軍。十四年正月。
 周于德將營鑼嶺。邊之垣將西兵營蕎壩。郭成將敘
 馬兵營黃沙。朱文達將平茶兵營茨構。磔占柯等三
 十人破阿牛玉琢等砦。已又襲阿孝。圍没舌。克蜈蚣
 已。又夜渡江。擊西坡等寨。捕乃思四人。已。又牛尾得
 捷。斬合兒結父。前後浮賊千七十餘人。焚其碉房千

全邊略記 卷七 主

六百。時邛部黑骨西南夷。沿襲如故。部長嶺栢死。其
 族阿祭。逐胤奪符。河西則五咀。桐槽則王大。中
 鎮則瓜祿。赤口則撒假。衰兇。鞠頑。徐元太既平維州
 三城。有事御南。第其界速。賊乃經入涼山。裨將偶違
 制不利。元太以疏請焉。閱兵四道。戎司則周于德。宰
 調元邊之垣。郭成。朱文達。兵備則武尚耕。李士達。周
 光鎬。監大帥李應祥以行。十五年四月。自去冬誓師。
 有官廖馬。河木瓜。利濟之戰。殺斬白祿等。唯涼山天
 險。諸莫敢先發。咸贊銷兵。元太不可奪。籌水陸道。輸

川東粟。我師駐赤口。破田壩魚坑。拖梅白岩。生擒撒
 假。又破黑乞。攻黃郎。搜飛石。而鱷普王之毒解。安興
 之頸繫。幕府功二千三百有奇。禽賊大酋幾十數。元
 太疏曰。上下川南。叛獮在建昌。則有木託安。守樟木
 箐。五咀。咱之害在崑山。則有桐槽王大。咱之害在越
 嵩。則有邛部黑骨夷之害。在峩眉。則有臧中瓜夷之
 害。在馬瑚。則有臧中涼山赤口。與黃雷等之害。名雖
 不同。情則互煽。幸而故土盡還。殘叢多革。乃條上善
 後十五事。開縣正疆。設官墾土。上悅。冬次第增秩

全邊略記 卷七 主

賜金褒之。十六年嚴覈雲南。冒功之官。先是雲南巡
 按蘇瓚。核迤西事。上言。破緬之役。皆蠻莫思順。諸酋
 功。兵備李材。以罕曩。頂請援。使裨將杜杖等七人。提
 兵一千。從金沙江行。未至中道。聞夷兵罷。乃壁貫屯
 五章。會有夷商三十餘艘。過乃殺百人。而以夷地病
 故。男婦及兵士病故者。悉割首抵級。併原捕生口。喇
 瓦散等七人。上功。莫府妄稱萬級。必如軍書所上。請
 問密堵。去騰衝二千七百里。擺古一千八百里。何往
 來不及一月乎。七月望日。材以生辰在司。受賀。而

兵境外者何人。進魯密堵。或近猛密。或近蠻哈。相去遠甚。何謂入城連破。並在一時。首功既三千有餘。何勘驗不及一千。而云為思化所焚。獲夷民至一千二百。何不安插。而云各夷不欲出獻。拓地至二千里。何猛密尚為緬據。且阿坡二十八寨。以不送例錢。誣之為反。二千人戮之。無遺。撫臣劉世曾亦疑之。書奏詔逮材等。而世曾亦自劾不能簡發。至是科部覈實。命烈世曾為民。材與遊擊劉天俸俱以詐冒坐棄市。罪四川撫臣徐元恭奏。邊將李應祥。俘斬印部屬夷。全邊略記 卷七 七

賦乃等一千八百六十三級。立屏山縣于馬湖。十七年。播州宣慰司楊應龍所部何恩。宋世臣上變。告應龍反。貴州巡撫葉夢熊請兵討之。楊氏于唐永。據有南詔。歷宋元世官其地。國初楊鑑內附。改宣慰司。應龍于隆慶壬申襲職。從征哈麻。先登。多斬獲。從征九絲。捕虜無算。從征楊柳溝。却敵先登。先後賜金幣。二十年。逮楊應龍詣重慶府對簿。法當斬。應龍請征倭自效。乃舍之。二十一年。石壁舍馬邦聘攻其女宣撫單氏。上書曰。臣自從征疊茂。擊破大雪山。斬虜一千

全邊略記 卷七

級。兩臺不以臣女流。賜之獎曰。紀律嚴明。衝鋒第一。今邦聘無故而虔劉我。孤人之子。寡人之妻。臣請比先年楚金洞舍謀篡事。願以聘就吏。二十三年。總督邢玠乘傳至蜀。檄曉楊應龍。以哮劉事。許以不死。水西宣慰安疆臣請其父國亨卹典。尚書石星手札示疆臣。趨應龍就吏。得贖罪。重慶太守王士琦屬蔡江令往宣諭之。即以五月八日單騎往松坎。應龍面縛道周請死。膝行前席叩頭流血。請得比安國亨太守為請。以七月二十四日詣蔡江。縛獻黃元等十二人。全邊略記 卷七 七

諭應龍死得贖。輸四萬金。命其子朝棟以土舍受事。設撫夷同知治松坎。永寧土婦奢世續上書曰。臣不天。白僕再世而再危我也。請以白就死贖兒死。先是奢效忠有二妾。世統世續。統生子崇禮。嗣職死。續子崇周當嗣。而幼統與僕沙卜通。不肯立周。兩婦治兵相攻五年。崇周為諸生。竟得嗣職。從討楊應龍。戰甚力有功。小子白以蠱飲毒周死。故續為之請云。二十四年七月。楊應龍肆逆。劈餘慶土吏毛雲乘棺磔其尸。又掠石阡都壩。焚劫餘慶草塘二司。遍及興隆偏

鎮都司各衛已又遣兆龍圍黃平。戮及重安司長官張熹家。二十五年楊應龍流劫江津南川諸地。統苗兵大掠貴州高呼諸屯。又侵湖廣四十八屯。戮仇民守壑等。黔撫江東之蜀撫譚希忠請于合江綦州增遊擊禦之。六月雲南順寧土司猛廷瑞之變起于奉孝殺兄爭爵。而廷瑞因親之故。招亡納叛。初尚非有逆謀也。得旨奉孝罪在不赦。猛廷瑞果能擒獻以贖。姑從輕議。臨沅道李先著躬親招之。廷瑞殺逆獻印。改土設流。先著之力也。滇撫陳用賓別遣叅將吳

全邊略記

卷七

七

顯忠勦之。復劾奏先著。納賄縱賊。詔逮于理。用賓竟獲蔭子云。于是給事曹于汴劾奏。陳用賓陷死猛廷瑞。已犯殺降之戒。冤死李先著。更增士類之悲。冒功陞爵。世襲錦衣。括猛氏歷世之積。飽夷賂吏賂之厚。土儀之貨。敢于褻君。寨功之敘。滔及稅當。書奏不省。二十七年貴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率兵三千襲楊應龍。拒命迎戰于飛練堡。國柱死。師盡殲。應龍初無意反。既覆我師。遂不可止。于是朝議以郭子章為總督。而起都御史李化龍節制川湖貴三省兵

事。決意征。將帥劉綎麻貴陳璘董三元回兵南征。郭子章至蜀。即請設標兵。益調募湖浙滇粵將士。檄總兵自松藩移重慶。六月二十日楊應龍引苗兵六萬。繞綦江城下。以火炮攻之。叅政張棟歿于陣。遊擊房嘉寵先殺妻子而後死之。張良賢被圍七層遇害。其妻懷刃向賊。既就執而釋之。守備胡汝寧赴水而死。切庫縱囚。陳兵三溪。為嫚書以告曰。飛練動激。初未越境。江軍門加劾擅殺。而房遊擊堅不肯容。乞還次男屍。縛奸奴何邦卿等數十人。甘于瞑目。生繫馬知

全邊略記

卷七

七

縣為之質。止言爭界。猶冀曲宥。時重慶密邇無備。賊若乘勝長驅。全蜀門戶隳矣。幸賊不來。總督乃得調集溪土各兵守渝城。移文詰責。示無遠絕。賊具文求撫。不復西向。上聞綦江破。虢川貴二撫譚希恩江東之各為民。楊應龍知朝議不赦。遂焚東坡爛橋。出掠興隆鎮遠諸衛。貴帥童元擁兵銅仁不前。革職立功。以李應祥代總督。子章為諭苗。雜言招慰賊黨。總督李化龍議懸重爵及投歸之賞。首謀士黃七孫時泰等。總管楊兆麟郭通等。內司何邦宜等。凡百人。

五司七姓。五十四里。八十八局。九股惡苗。紅脚黑脚等。俱得殺應龍而膺其地。二十八年正月。李化龍乃移師渝城。糾集平茶等司。清興黃之道。厚龍婆之防。黔兵略有斬獲。而川中川南大帥劉綎等。克金竹等寨。官壩大營。斬獲三百。二月。應龍攻破龍泉。守備楊惟忠遁去。上官安民志被執。石砭馬千乘。酉陽楊再御。龍疊擊破之。徵調天下兵咸集。各土司亦用命。總督乃分爲八路。川從綦江南川合江永寧入。貴從烏江沙溪白泥龍泉入。楊應龍遣子朝練將兵迎劉綎。

全邊略記

卷七

七

敗歸酉陽石砭二司。尅桑木關。壩陽永順二司。尅烏江關。綎戰九盤入婁山關。應龍身率各苗決死戰。綎壓海龍固而壘。安疆臣亦奪落濠關。賊勢急。父子止固死守。賊將楊珠爲砲所擊死。吳廣燒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八路兵大集。固下築長圍困之。應龍久被圍。散金募死士拒戰。無應者。劉綎破月城。應龍窘。合室自焚。吳廣獲其妻田氏及子朝棟。露布獻俘。二十九年正月。黔撫郭子章奏皮林之捷。曰。皮林惡夷。連年攻剽。絲古州以抵都勻。通播構黎。非一日矣。九股

谷居東。近黔之黃平岩。埋答于居西。近黔之都勻。而梁上巴野鬼懷石靈諸苗。又左右傳之。總兵李應祥合三省之師。批擣賊巢。斬級四百一十二。安處苗情二百四十三寨。四千八百七十戶。納糧三百石。而楚撫江鐸並蒙賞矣。三十二年。敘播功。李化龍加少保。郭子章都御史。各廕子世錦。衣衛指揮。劉綎陳璘等。各陞賞有差。尚書田樂。蕭大亨。各廕子世錦。衣。四川巡按李時華。奏勘界之局。初播州之役。安疆臣不惟假道。又且助兵。戰甚力。有功。將士分功。蔽之。僅以虛

全邊略記

卷七

七

銜酬賞。竟負初約。其靜邊等地。疆臣據于楊酋存日。撫臣必欲反之。于酋亡之後。所以快快卒不服云。雲南巡按宋興祖。奏蠻莫。宣撫思化之子。思正。恃勇殘其隴。而水邦阿瓦。糾衆逼之。思正懼奔騰越。求援于我。陞瓦大兵抵黃連關。而陣境內大備。副使漆及昌。參將孔憲卿。斬思正于龍川驛。兵遂退。惜哉。此事牛僧孺之誅悉怛謀。類此矣。蠻莫當緬水陸之衝。有蠻莫。則外蔽三宜。內障騰永。遠通六慰。一旦束手而授之阿瓦。六慰皆失。三宜任轍。寇逼門庭。率有蠢動。

徵調何及。得無危殆。昔年思化。衆議處之。撫臣陳用賓。特主容留。以捍緬。尋以征緬功。授土同知。思化沒。而思正繼正。雖戕夷。內屬仍舊。今屬求救。不救則已。且殺之。令土地失而身首異處。凡爲屬夷。將必生心。曰內附不保。首領土地。而附緬得安全也。是我連各夷之交。而衆其敵。上曰思正既以計誅。仍宜固內。攘外。其母諉。三十三年。越雋。猓。不靖。蜀撫吳用先。平之。大帥者劉綎也。三十四年。兵科呂邦耀奏。土司安疆臣惡形漸露。初郭子章籍疆臣之力。故楊應龍

全邊略記

卷七

七

授首。而事平之後。欲寬假以存信。而時論頗以爲非。云朱國禎云。安疆臣奉 朝命甚謹。蜀撫喬璧星欲取安氏爲功。坐以侵占播地之罪。嘉功者遂以受賄棄地。劾前院王象乾逐之。去十一月二十七日。金沙江夷阿克。一鼓而陷武定府。和曲祿勸嵩明三州並陷。執知府陳典。推官白明通。殺指揮金守仁。王守爵。縱囚劫庫。云報馬尚忠之仇。滇撫陳用賓奏至。兵部看議。勝夷逆部。蓋三世矣。鳳朝父叛。殺同知袁休。被誅。立酋族鳳繼祖。伏襲殺僉事張澤。討平。改上爲流。

垂四十年。今阿克卽鳳騰霄。及鄭舉乃其苗裔也。跋思故土。已非一日。各有司城池之律。森如也。天討加之。刑科蕭近高等劾奏。陳用賓沐敷失事狀。十二月。鳳賊逼會城。掠元謀富民羅次諸縣。邀府印官帶。乃拔營而去。巡按周懋相時駐曲靖。以爲不當也。于是給事胡忻曰。城下之盟。辱莫大焉。滇撫法宜逮。三十五年正月。初三日。普安道張俊臣。叅將張名世等。自小甸關而進。克復武定。阻鄭舉之回路。于白花山。洱海道彭應時。金滄道陳禔。曲靖道羅希孟。會萃之前。

全邊略記

卷七

十

後斬級二千九百有五十。用賓奏捷。十八日擒鄭文等。斬捕共四千三百九十有奇。兵部曰。真印未得。勞師可疑也。蜀撫喬璧星。差都司張神武。永寧叅將周敦吉。至奢世續之新衙。取其匿印。二弁領兵千餘。恣行劫掠。其夷目閣宗傳等。以救主母爲名。燒劫永赤。普摩一帶。官軍被戕三百餘人。巡按馮奕垣以聞。詔褫神武敦吉官。下所司問之。黔撫郭子章奏記。四川大兵進壓鎮雄者。以隴澄爲奢世續之婿。疑其藏印。今澄已獻印。交奢崇明。而世續已擒。閣宗傳等已

降矣。隴澄退而請罪。請罷兵。於是兵部議鎮雄孤地。改土爲流。與之休息。以柔遠也。悉得旨允之。始蜀撫喬璧星之遣張神武也。知其印藏于酋婦奢世績所。如不可訓。從而執之。畢節道顧起淹。忌神武而黜。按馮奕垣劾其事。以爲普安摩泥之殘。蜀兵爲之也。冬安堯臣陽順陰逆。復取水鎮。各目把七萬人。欲犯建武筠連高拱諸縣。于是喬璧星奏曰。安堯臣以水西土舍謀占鎮雄。擅自稱官。敢行僭逆。殺土知州胡維堯。土經歷艾忠。而滅其家。逐威信安靜二長官司。

全邊略記

卷七

八十一

而沒其產。任其鴟張。縱爲蠶食。必創驅之。拜疏之日。移師敘南。大學士廢朱曰。佳兵者不祥之器也。請靜之。御史李時華給事戴章甫等亦曰。大兵大木之後。休養爲先。兵部覆議得。請撫臣所奏。本當征勦。但印卽獻出。奢世績姑釋放。閻宗傳撥置之罪。且饒擒治。許其自新。其鎮雄還求隴氏子孫承襲。安堯臣歸本土司。遙授職銜。不許冒襲隴職。安疆臣用心約束。朕視華夷皆吾赤子。涵育生全。不忍置之鋒鏑之下。六月滇撫陳用賓奏記。八百大甸宣慰司自古不實。

全邊略記 卷七

洪武間曾一至。今首景邁荷成齋蒲葉緬文恭進牙象二隻。此成周越裳之足音也。請嘉絕域之輸誠。大宗伯條具錦紵布鈔數。詔賞之。三十六年武定知府陳典之剝削也。以榜掠馬頭鄭舉。遂糾川首欲復鳳安而阿克鄭舉等攻陷武定祿豐元謀尋甸諸城池。楊禮等陷嵩明。以誅貪撫爲名。於是巡撫陳用賓以次恢復。御史梁州彥劾奏用賓往者順寧之役。土司猛廷瑞以冤死。叅政李先著以誣繫。復遣黃宮三入暹羅。糾合滅緬。乾沒衛兵。私開邊費。頃戮阿克以

全邊略記

卷七

八十二

假爲真。旣而川東獲真阿克。而縱令張名世殺掠土漢。如鄭文被擒。報詞互異。前曰張惟忠之獻出。後曰二都司之捕獲。舛矣。詔曰賊夷速破八城。幾失省會。其逮陳用賓沐叔罷藩長薛夢雷。四月兵部議下撤兵之旨。令安堯臣退歸。授以職銜。仍求隴氏子孫襲職。以撤兵責之蜀。以堯臣退還責之黔。而蜀巡按錢桓策之曰。堯臣歸黔。畱妻子于鎮雄。每寨畱土兵二百人。此其絕隴侵雄之形。已判整兵移鎮。良非得已。五月蜀撫喬璧星奏。鎮雄近立星官。隴阿固而

四五五

安堯臣密計叛目。渣多糾色者等。抄奪主母者氏而殺者。乞諸目。堯臣駐大方。諭水西夷目。猓舍等。領軍以從。驅安挾隴。此其時矣。三十七年。雲南巡鄧漢曰。滇十數年。一困于征緬。再困于羅平。三困于猛廷瑞。物力蕭然。加以稅監之搜求。叅隨之磨吮。近日武定之變。偏成甌脫。曲靖金商。僉派殷實。增金至五千兩。煎釜破產。不可勝數。請蠲減焉。六月。蜀撫喬璧星奏。建昌之變。土官被弑。夷猓無主。擁戴土婦祿氏。傳調蜩起。總以祿承爵之故耳。僉書張洪烈。巡道蔡守愚。

全邊略記

卷七

全

各載罪討賊。三十九年。滇撫周加謨。報破岳滅賊。獲印復地。十月廿八日。斬級二百有四十。兵部敘鄧漢之捷。生擒鳳阿克。鄭舉者。金誠劉靖寰也。臨陣捐生者。蘇夢暘五人也。各陞贈有差。巡按錢桓疏曰。黔撫郭子章。謂水西鎮雄原一家。而安堯臣為隴富之後。是以黔土舍。據蜀土府。特未核舊牒耳。李化龍云。隴澄之為堯臣久矣。崔景榮曰。堯臣者。水西安疆臣之弟。黔不可襲蜀也。堯臣以入贅奢氏而來。遂合吳旻彭月政。逼女官者氏之印信。誘叛目。渣多攻其主母。

橫矣。四十一年正月。建昌衛貢生何魯告變曰。自丁未。來土官安世隆被殺。妻祿氏與土舍安崇業。爭職互抄。都司韓錫。頗有担当。竟以忌阻。建昌拾屯。萬有六千石。叛猓列咩安義。白虧戈備。占奪之。守備胡維城。周世忠。死于其刃。前撫喬璧星。募兵越嶲。叅戎陳策。冒矢石。得少寧息。及總兵侯國弼。乏餉。而各叛據。瀘水。連金沙。殺守備李正實等。孤城數圍。恐五衛非國家有矣。貴撫胡桂芳曰。汰揀千人。立為奇營。歸統之于驛傳道。則事權一也。銅仁鎮標。與平頭二備兵。

全邊略記

卷七

全

專制紅苗。他不過護滇路耳。宜分一千龍新。分一千平興。分一千普定。分一千都勻。則上下二路通矣。新添叅將轄百人。併于操捕。都司可裁其冗。總兵鄧鍾有。倒冲田心。龍魚。凱樓之捷。水碾黃栢諸苗。無足慮也。三月。霑益土知州安紹慶告變。安堯臣糾目恩備等。越入州境。沿抄必迫。故剛一十六營。殺者三百人。擄二千計。盡焚積聚。乞亟賜誅。滇按毛堪曰。水西最強。安堯臣最狡。夫烏撒霑益。其始祖親兄弟也。萬曆改元。霑益乏嗣。以烏撒之次子安紹慶往繼之。丙申。

烏撒乏嗣。以霑益之次子安效良往繼之。宗派甚明。多官定議。與水西之安酋毫無與也。迺暴強越境。全省震驚。乞下黔司。力誅其狀。四十二年。思南苗叛。百姓譙月聯等告變。下黔撫胡桂芳治之。給事張鏡曰。桂芳今日。以爲自我崇階厚祿乎。從吾民之刳腹抽腸。割乳剖胎而來者也。請賜罷斥。黔撫張偲奏。安順安壯之行劫。則鎮寧土舍于騰龍部苗也。騰龍逃于泗洲。行兵備彭憲范捕之。而陸衛新添平越。刺賊數百。行副帥陳寅捕之。四十三年七月。黔按毛一鷺奏。

全邊略記

卷七

全

苗仲肆毒。羣情騷動。既縛典史沈懋敬。又屠指揮楊可久。銅仁之要撫。平壩之臨城黔之遺黎。何其不幸。亟勅撫臣張鶴鳴。總兵鄧鍾。爲之行勦。于是太僕劉述祖。公疏乞帑十萬。以濟軍興。不報。四十五年。黔撫張鶴鳴奏。勦苗仲。而按臣楊鶴以爲餉無所出。請帑金四萬。以其半困之。以其半善後。寢不報。六月。黔按楊鶴奏曰。撫臣張鶴鳴奉命大創。進勦之初。止于定番廣順。近復勦洪邊。兵分南北二路。洪邊收拾稍易。定廣掃蕩甚難。今者斬首六千餘級。而番寇俱聚。

勞平出。其氛尚惡。大都始勦而終撫。聲勦而參撫也。樞部覆張鶴鳴之議曰。烏撒爲滇蜀咽喉。衛則轄于黔。府則轄于蜀。似宜改蜀于黔。援昔定之先例。推永寧所未行。區畫最便。施秉控據苗穴。爲鎮遠門戶。乃縣則黔屬。而戍楚守。備則楚官。而駐黔。跡似犬牙。勢分秦越。當明戰守兩資之便。蜀撫饒景暉。巡按吳之皞。疏烏撒改隸黔中。其土知府安效良。言之泣下。先是貴州宣慰安堯臣。以爭襲啓疆。逐效良于霑益。今復令其聽水西之齟齬。委羊而飼虎。改隸則害大而

全邊略記

卷七

全

變生矣。若開天橋。厥礦夷情。洵洵愕駭。難勝請已之。四十六年二月。黔撫張鶴鳴疏曰。兩江惡苗。楊應龍之餘孽。界在鎮遠。施秉。平清。偏鎮。四衛之患。年來攻圍縣城。勢雖猖獗。一月可平。平之不當背楚。于是楚按彭宗孟爭之曰。黔委楚于苗。吻也。兩江召釁。一良吏足辦之。母以疆場爲戲。鶴鳴曰。兩江無廣定之多。亦無平定之強。臣願乘此勦局。傳檄于楚。不得不期會。而道臣蔡復一。故諭苗曰。聞原願反黔勦爾。我不忍殺黔。亦無兵。此復一外挑苗。內構宗孟。鑠金之口。

也。五月援遼總兵劉綎議調川貴土司三萬人。兵書黃加善裁其數曰：如閻宗傳之羈囚奢寅之跋扈，并平茶石梅右耶羅華羅用王朝臣等兵雲南李俸部兵象奴五十人，廣西殺藥解藥四十人，苗刀三千抱，并可免調以煩瑣屑。計調九千八百二十九名，即以雅黎遊擊周世祿廢將吳文杰周敦吉周一桂分統之。七月黔撫張鶴鳴奏三省紅苗之劫奪四十八旗也。分勦之便，其四川苗首石千斤石老龍老架老等，日十四寨責成酉陽石耶邑梅三司緝之。其湖廣苗

全邊略記

卷七

六十七

首龍老黨尤等九十八寨。責成永順保靖二司及鎮溪緝之。貴州苗首尤老保老等五十六寨。責成銅仁總兵緝之。八月永寧宣撫司奢崇明告變。水西奢社輝屯六十營。遂抄蘭地。殺擄無算。謂蘇似洵之入大方來崇仁之請假還籍。有以構之。蜀撫饒景暉奏請雜治之。四十七年遼左用兵以來。當事者以徵調三省都司為長策。戶部主事楊嗣昌疏言遠戍沙場。非其本願。一有不測。將舉兵加誅。又言各處土兵俱為遼出。此苗仲得志之秋。橫肆攻圍之日。水蘭之役。黔

蜀相爭。以莫解之寃。共行間之役。勢必有變。不報。天啓元年九月十七日。蜀撫道鎮俱臨重慶。普師援遼。蒲酋奢崇明率樊虎樊龍等作亂。撫徐可求道孫好古駱日升李維周重慶同知張文煥推官王皇宅順慶同知但世科巴縣段高選敘州同知熊嗣光總兵黃守魁參將萬全指揮正登爵等同時遇害。募兵給事明時舉御史李達通判王天運負傷踰牆而出。城中伏尸以萬計。納溪瀘州江安三城俱經燒劫。興文知縣張振德勢不能支。同妻錢氏子張純顧氏女淑

全邊略記

卷七

六十八

安淑慶同自焚。僕嚴英顧美死之。永州長寧榮昌俱已空窳。惟主簿徐大禮一門仰藥。南溪令王願甫灌縣令左重桐梓令洪維翰訓道趙愷指揮韓應泰李世勳郁聯若張羽鄉官同知董盡倫俱力戰死。合州守翁登彥江津令周禮嘉率眾坐守。劉其鋒川北一路尚藉安堵。巡按薛敷政具題。布政朱熒元署巡撫事。二十八日。首陷遵義府。以播孽聲之也。所司袁任逃去。馬鳳雛龔萬祿死之。十月十二日。富順縣為賊所據。資陽內江蘭州皆望風潰。周邦太遂降。巡按薛

敷政與布政朱熒元。周著。部署迎戰于資陽。指揮冉世烘。雷安世。瞿英。陷陣死。賊乘勝抵省城下。按察林宰胡承詔。戴燦。郎中劉可訓。總兵沈崇極。都司陳繼先。張承恩。魯美。中薛來衍。范繼道。顧鳳翔等。爲之防堵。推官郭象儀。結土司戰江門而歿。二年正月二十日。總督張我續。由棧道帶毛兵入奢。首時據新都。爲勅生員向上進爲副使。自稱大梁天順元年。安綿道馮勞謙。湖廣楊監軍述程。同秦良玉兵譚大孝。兵皆至廿八日。攻復新都。郭縣金堂。旋而克捷。成都解而

全邊略記

卷七

十九

遵義復。三月太僕劉時俊。因蜀事召募。抵荊州。聞遵義之報。逆首安繼據之。又聞安邦彥。直逼貴州。惟金力抗之。役侯良柱。黃運清。與安賊遇而敗之。副使徐如珂。同知越其杰。知縣劉國藩。鄉紳董盡倫。極力支之。金富廉。李大儒。破產募兵。亦竭矣。女官秦良玉。羅壩將譚大孝。忠州判胡平表。乘銳以來。往年征播。費至四百萬。千里爲墟。亟請發帑。總督張我續。嘆之。遂誣時俊。抵于法。時黔首安邦彥。攻陷龍里。襲安進圍貴州省城。巡按史永安告急。四月奢賊據渝城。七閱

月矣。虎視瀘內。形占三寨。阨險二關。以爲天塹。監軍楊述程。丘志充。總兵杜文煥。以廿二日攻佛圖關。叅將楊克順。前衝賊營。而石柱司秦明屏。統勁兵出賊背。忠州判胡平表。督河南北土溪。各兵並進。二郎關俱下。直逼渝城。賊十七大營。皆空矣。五月廿七日。薛總兵來胤。盧叅政張副使。計誘樊籠張彤。遂克渝城。復之。六月廿五日。蜀撫朱熒元。以計誘酋將宋武等。縛何若海于中青。若海充僞丞相。周鼎。郭鼎。鉉。廖盛。佐之。今入吾網。膠致檻車。其宋武。張令。張三重。何法

全邊略記

卷七

十九

秦周倖陳大臣。閔侍孔等。赦其從逆。姑與維新。黔撫因賊犯新添。叅將范仲仁。敵之于瓮城。失利。副帥徐時逢。坐擁不救。顧乃誣范。以違制治之。巡按侯恂曰。馬一龍。白自強。表表者。今皆覆沒。豈不痛哉。七月十五日。總兵楊汝懋。與賊戰于江門。布陣未齊。譚大孝兵先潰。汝懋曰。一死耳。奮擊數十人。遂死。鄧懋官全軍而還。坐營趙光啓。吳民望。王功。馬純祖。李宗。顏。張子偉。焦之才。王朝舉。黃金。楊柱。先徐永武。黃起。鳴。皆死。八月初二日。叅政吳國仕。都司陳一龍。戰賊于金

刀坑斬沈朝棟等三百餘級。于是扶國禎之毒羽。水西之凶聲。稍稍恫矣。九月滇撫沈儆。劾援黔之師。兩路並阻。尋甸嵩明武定三城。幸無恙。平夷霑益二城。漸次恢復。監軍黃似華。知羊場捕鮓之為祟也。以千金諭之。令其擒設科等。而捕鮓反覆。叅將尹啓湯。率沙源大破之。賊遁普安。復圍越州。而燬羅平。官軍截之。敗去。於是儆劾會沐昌祚。以報曰。祿千鍾之攻。尋嵩也。叅將袁善。知州周士國。王育德退之。張世臣之攻武定也。叅將李思忠。知府胡其慥退之。設科之犯

全邊略記

卷七

九

曲靖也。副使黃似華。叅將尹路湯退之。今捕鮓復犯越州。羅平大有斬獲。而望餉如渴。請籌之。十月十三日。黔按史永安曰。部咨稱奢氏母子。自足以制邦彥之語。臣不覺仰天長嘆矣。二月初。賊領羅黨苗仲數萬圍會城者。六月誅訪塘報。餉路盡斷。而威清平壩安莊烏撒安南普安定番所攻不一。陷安順。則推官徐朝紳死。陷廣順。則知州鄭鼎虜。陷畢節。則同知楊一以成縛。副使孫克恕。歿矣。各衛之中。于矢石者尤衆。春時滇撫遣都司李天常。援普安。意主息兵。而賊首

羅應魁。詐降于盤江。誘至疊水。全軍盡覆。此撫之為害也。明甚。劾奏張我績。王三善。有旨責其戴罪入援。史永安。李檣。破格嘉之。時城中斗米四十金。父子相食。撫截髮。按刺血。學道劉錫玄。有殺妾飼士之風焉。十一月初五日。貴州圍解。巡撫臣王三善。駐平越。纔得兵一萬三四千人。同監軍向日升。從中路。何天麒。從清江。楊世賞。從都勻。舉人丘禾嘉。大將劉超。斬賊阿成。裨將楊明。惜孫元。謨劉志敏等。奪龍里次宅。溪殊死戰。凡七日。奪高寨。安邦俊。斃于銃。斬級無算。

全邊略記

卷七

九

賊遂遁于老鴉關。入陸廣。總督楊述中。奏總兵魯欽馬炯。都清道。楊世賞。由烏江入。帥龍萬化。秦明。屏楊通。霑。由中澤林入。撫臣王三善。為後勁。潛師渡河。鹿廣者。七營矣。三年正月。四川巡按張論。塘報。奢崇。明父子。列數十營于武林。列七營于長寧縣之白塔山。二月。復圍仁合。諸處。我為間于安鑾。鑾遂拔營而降。土倫聞之。亦降。而黔剪首腹心。土城併奪。即今遵義恢復。監軍道趙邦清。推官胡平表。副帥侯良柱。秦衍祚等之力也。安鑾者。奢寅之右臂也。趙邦清。謀所以

招之。而鑿心定交。僧了相劉崇德等。誘以厚賞。叅將侯良柱。往行間說。而鑿妻子爲賊將符國禎所挾。良柱乃夜舉兵接之。黔撫王三善報曰。臣議援兵。俱抵會城。便當梓而壓賊。按陸廣河一路。直抵大方奢氏。鴨池河一路。直抵安邦彥巢矣。楊明楷爲先鋒。孫元謨。劉志敏。佐之。副總兵劉超統之。楊世賞監其軍。進龍里。劉范曾成爲先鋒。黃連金。汝李師。沅佐之。平蠻總兵張彥芳統之。河天麒監其軍。進威清。正月五日。秦明屏連破賊。獲其母子。十二日。賊伏十數萬。諸營

全邊略記

卷七

九三

遂潰。以採糧而乘其壘也。秦楚之兵。各無戰氣。賊黨何中蔚。宋萬化等。督四十八莊兵。圍青巖。而斷定番之糧。苗仲爲左右翊。期犯會城。我師祁繼祖等破龍里。燬寨百五十。斬首四百二十級。王建中等救青巖。斬首三百二級。王元佐等斬首三百三十級。于是定番路亦通矣。二月。滇撫閔洪學彙報捷事曰。霑益逆酋補鮮。叛黨阿九等。攻犯羅平師宗。檄裨將施翰。李思忠等。前復斬級千五百有奇。二十四營之叛。阿九安應龍驅之。而補鮮主之。兩歲來。普安平夷。六涼亦

佐。勾連苗類。勢若連雞。滇之與黔。陰合而一。此番執訊。伏城有機。而秦兵沙兵。亦爲助。三月。補首賫千金。要北十二營長阿西等。投把事尹土保。以固盤江之援。叅政謝存仁。叅將袁善。率精兵火攻之。大敗其衆。平夷得全。三月。巡按侯恂策黔曰。滇兵下盤江。以斷賊之臂。川兵出遵義。以扼賊之吭。粵兵進四城。以冲賊之脇。此黔之全局也。屯陸廣。清上衛。守烏江。今宋首何首被縛。川人賀戰勝。賊遁竹將。唇齒寒矣。四月十五日。監軍道閔夢得。李仙品。劉可訓。搗巢之捷。從

全邊略記

卷七

九四

小西門入。一舉而攻永寧。二酋避壁于紅崖。擇女子千人。金銀十萬計。乞援于水西。水西頭目魯仲賢。率兵來自白沙。入于獅子。爲蘭酋犄。大帥李維新等。斬克耿洞。及其僞將阿稱。招撫赤水等二十三洞。四十八寨。斬級千有二十八。五月。仁合路。監軍王世仁。徐如珂。率土將秦翼。明羅乾象。戰于銅鼓。真綏。遵義。監軍吳國仕。趙邦清。大集而攻古蘭。而天台。固賊目。羅輔貴等。皆倒戈來歸。六月廿四日。總督楊述中。以都清道。楊世賞。軍情報曰。叅將王建中。捕賊于姑蕩。華

得四百八十七顆。七月總督朱燮元報曰。逆賊父子庇水西聚殘苗而挺其險。今蘭目趙國壁西日游朝炳等相次乞降。臣檄大帥李維新分部圍擊。劉養鯤縱火于龍場。林兆鼎勝于楠木刁菱。得級四百五十七。秦衍祚攻于茶園橫山。得級三百八十四。前後降衆計五千人。行間者劉可訓趙邦清也。閏八月御史劉大受曰。楚餉黔非計也。黔局結于一時。楚運瑣于歲月。黔不支而楚隨之。莫若發帑稱便。始秦膚功。兵部覆王尊德疏曰。督臣不和宜更也。設偏沅巡撫專

全邊略記

卷七

九五

理楚餉。征播例也。勞臣有功宜敘也。謂王三善等解圍之勳。蜀滇協勦宜力也。安効良借臂于水西。安邦彥走險于烏撒。滇越象嶺而據普定。蜀堵口蘭而截龍壩。黔得悉力擊安矣。餉路戍兵宜設也。謂清平平越諸隘。土司郭順宜獎也。謂定番州十二土司募弩手運米而入圍城。班麟貴扼安賊下道。不為遮殺。鐵貯花甲等夷樂從轉糴。而沙源掃境赴援。大應旌賞。逆賊詭計宜防也。乞撫退舍。緩我師之謂也。十月貴州巡撫蔡復一謂水西兵可六千。乃自鎮遠以抵亦

資。千里四環苗種。有猥有狎。有仲有蔡。有宋。周羅鬼昔之陷普定破龍里。皆衆苗噓之也。非制苗無以孤賊。非附民無以實黔。而楚餉之後。輸未濟。前貯已空。呼吸無餘命矣。兵部策西南夷曰。搗虛之說。以從陸廣鴨池為聲。以從遵義西寧為實。轉奇為正。須借特角于川中。坐困之法。距廣河以扼吾險。收沃壤以待其饑。用靜制器。須防走挺于水外。則何以離水藺。使無合而逞也。何以使安効良尹把事之無應于滇也。何以使沙羅二賊之無應于粵也。欲免獸窮之搏。先

全邊略記

卷七

九六

防兔死之悲。則坐困搗虛。總憑合力。而殲渠用間。妙在兼行。閔洪學又策曰。普安安南諸管。水西所暱也。我攜之。泗城烏蒙。水西所嫌也。吾餌之。以一軍出亦資趨新興。襲土官營。謂之正兵。以一軍出黃村。趨魯土。襲馬乃。謂之奇兵。十一月初三日。尹王保據于八納。袁善因大雷夜入而殲之。廿九日。監軍閔夢德。李仙品。劉可訓。分五路討賊。武臣則林兆鼎。范繼道。土官則秦翼明。羅乾象等。收其降將胡世孝等。得生口十人。偽梁大上皇奢崇明。皇太婆安氏。皇伯奢崇輝

丞相蔡貴張問極何以清。經略李廷都督王承恩尚書法答。總督張紳侍郎葉木惟寅中二鎗竊馬而遁。龍場遂虛。四年正月初二日。按臣報曰。黔撫王三善于去臘。部署大將魯欽馬炯。監軍尹伸向日升岳具仰等。從畢節進大方。攻破金管山。安位奢社輝。竄入火灼。安邦彥奢寅。逃入織金。又入龍場擒奢崇明矣。班師回將抵化竹宅吉。各洞擺鬼。蜂擁六聚。我兵登山。苗以火逐爾。大潰。三善被創落馬。苗扶掖之而去。蓋誤陳其愚之詭降也。文臣同知方明棟梁思泰進士田景猷知縣萬應奎捕官

全邊略記

卷七

七

楊思炎知縣陸從龍武將王達陳濟民李邦王建中王得勝董兆舜秦明屏藍補哀陳我謀田有龍耿良張要宗延齡尤正國周國用聶應德馬武單天胤李紹忠譚事君劉象民羅承富曹思敬黃中和劉應龍陳富俞報國張俸楊鯨羅袍羅承寵 二月總督朱燮元疏。臣履戎行。問古蘭。落紅大壩。新寨。太平。瀘江。皆膏腴也。地雖隸黔。土實在蜀。聚五路之師。費三年之力。始就廓清。蜀自遵義郡縣以來。不以得土為利。反以養兵為累。談及改流。輒多感額。然永寧一片土。西至建武。東至遵義。三面環賊。未可仍置宣撫也。論者欲以赤水河為界。河以東龍場一帶。悉與黔。河以西

至永寧。悉還蜀。而永寧居中。設立道府。稱便。或照黎平鎮遠之例。蜀自郡縣。黔仍衛所。地勢人情。必出於此矣。六月十七日。總督楊述中奏。大將魯欽攻貴州平茶。斬級三百。十月。凱里土官楊世蔚告急。曰。安酋結苗據岩頭。則凱里不能支。大帥魯欽。尅其寨。而運道接四衛矣。五年三月。我師魯欽。劉超。黃越。深入水西。襲于織金。斬首八千有奇。十二日。我師稍懈。施兵暗通西兵。倡逃焚營。遂敗績。督臣蔡復。一列諸將罪狀。下部條晰之。五月。滇撫閔洪學。曰。霑益州。夷九漢

全邊略記

卷七

七

一而吏之為營火者。四十有八。自烏撤軍逃。而州墟矣。自擒設科而後。土官安遠死。姑以流官領之。始有赴州輸糧者。土官沙源。拮据急公。宜加鼓舞。又奏報曰。烏撤土酋安效良。水西肺腑也。自擒安應龍。而首不自忘。故西烏霑。其截黔而向滇者。勢騎虎也。三十九營。衆殆十倍。副總兵袁善。土官沙源。吾必奎。龍在田等。血戰霑益城下者。凡五日夜。破賊五六萬。亦已奇矣。布政謝存仁。叅政王鎮。同知吳思溫。皆有存城功。修撰王應熊。獻五策。曰。固本屯守。行師進取。勦撫。

此五者而西南可定也。侍郎沈演曰：招夷目以誅邦彥，得邦彥而赦安位，所以善黔而專遠也。十月，總督朱燮元陳會勦機宜曰：滇之正兵，須出沾益，過效良佐，闢之謀，而又另布天生橋、尋甸等處，以杜其走蜀之正兵。宜臨畢節，扼諸夷合縫之區，而另抄出龍場岩後，以奪其險。黔之正兵，宜繇普定渡思臘河，徑趨逆彥巢穴，而繇綠廣鴨池以搗其虛。粵西之兵，徑出四城分頭策應，三方布置既定，八道聲勢相連。臣率大兵繇遵義約定期會，鼓行並進。六年三月，偏沅撫

全邊略記

卷七

九

閔夢德、黔撫王城報曰：安邦彥率眾數萬渡江，與我兵大戰四日，大帥魯欽死于營中。十六日，賊燒麻姑孫官堡，逼于城下矣。巡按傅宗龍告急曰：魯欽蹉跌，苗仲蟻趨，臣等先遣王國貞守攻河沙壩之獬鬼，盡俘斬之，而廣順定番青岩白納一帶之狡夷，為之奪氣。繼遣張雲鵬等拒逆彥於趙官堡，小戰二日，大戰二日，所殺傷者無算。水內水外之賊，奔走潰歸。十月，貴州巡按傅宗龍奏苗仲之捷，道將周弘晉、張雲鵬、胡從儀、陳謙共斬苗勾哈，功級一千二百七十五名。

獨山州土官蒙詔其子蒙恩，裹糧特表公勇，擺沙一役，合算于四朝。焚巢于半夜，擺尤擺客打里西岩等寨，猶振落也。撫則王城督則蔡伏一也。敘賚有差。七年，總督閔洪學敬陳進取機宜曰：賊之藩籬，東為播北為蘭，叢已盡撤，獨畢節一路與西夷通耳。繇永寧而普市而摩泥而赤水百五十里，悉皆坦途。赤水城郭尚可憑而守，宜結老營于此，整頓兵馬，積儲糧草，事事庀具，移營漸進，四十里為白岩，六十里為層臺，又六十里為畢節，至大方不滿六十里，賊必併力而禦。

全邊略記

卷七

一百

非重兵不能奔而據之，畢節一據，則四夷交通之路斷而大方震恐。然後貴陽遵義之兵，尅日并進，賊必不能支。按臣之疏，所云貴取之二逆者，端在此矣。此舉宜為久不為者，蓋緣貴陽至畢節三百餘里，中為水西隔絕，黔文武吏俱駐貴陽，豈能分身越險永寧之道，鎮兵將俱隸四川，又豈能舍己芸人，以故頻年置而不講，使必據之要害，棄為甌脫，可耕之沃土，鞠為蒿萊，良可大息。職方氏論曰：詩有之，佻人維藩，大師維垣，豈不譙遠。

矣哉。孝陵剖符沐氏。世填西南夷。爰及苗裔。長陵伐交趾。張氏建麾不終。卒致叛貳。蠻夷之習。所腓其人。所頂踵其類。雖歷世不變。蓋其性也。因而治之。使得掌兵蔽華。交制竊發。然而襲替之權。必萬里赴闕。或獻馬象方物。惟謹言有君也。必有尊也。貢琛通道于中朝。姑息乃寬其介使。於是越數十年。而有天順間。呈繳勘奏之制。越數十年。而有成化間。納穀備賑之制。遠人無罪。懷璧其罪。以一紙書開其悍。以一斗粟陋其規。流之濫觴。雖釐更仍。世宗初御約法。

全邊略記

卷七

百一

稍簡易。然掌股掣曳。終不能復。祖宗之舊焉。鄭端簡。有言曰。畫正疆理。則鄰族靡爭。預陳嫡孽。則宗庶自定。世及之際。以時覈聞。錢穀之輸。一切報罷。飭武事于節制。修文德于廟堂。誠哉訓述之有章也。雲南酋長以什伯數。而元江永寧鎮沅孟良景東為之最。向背靡常者。鎮南蒙化順寧霑益也。諸甸約束騰衝。諸羅窺竊尋靖。益之反復。而麓川之虛耗。孟養之曲徇。又多歷年歲。征發京軍。大者秩萬戶。爵次及養子門朋。曾何補于柔遠輯邇之道。貴州酋長以什伯

全邊略記 卷七

數而泗城之北窺。永寧芒部之南擾。畢節有播之外突。普凱之內潰。交讒構亂。喜禍弄兵。四川酋長以什伯數。而烏蠻阻其東南。蔓繞西抵番族。龍州咽喉于松番。每遮向道。烏蒙烏撒諸部。內黨日堅。敘瀘之間。聯其醜類。惟是播州旁通四省。逆節忍自房闔。夫雌鳳何損于版圖。乃悁悁繕征。匹夫匹婦。瘁手疥軀。于負米。轉于棧峽中。楮其首。官名稱郡縣。雖時逢萬曆。內帑充溢。而魚鳧蠶叢間。蕭然苦兵矣。未二十年。而有奢安之變。是時因遼騷。及西南夷。至括楚水以上。

全邊略記

卷七

百一

五省之力。移雷都歲運。遙應援黔。腹裏益竭。其策傲矣。漢人出竊。作馬。燹僮。斃牛。探珠採木。伐金錫礦。徒因緣為奸。防閑多廢。而大小吏。以武斷荒服。滋好貨之寶。將母謂。明天子。遂不見萬里外耶。安其居。宜其用。生其共。有位者之風也。

全邊略記卷之七 終



全邊略記卷之八

桐城方孔炤潛夫



兩廣略 湖廣土司在內

洪武元年二月。命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將軍。叅政朱亮祖為付率師由海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款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兩廣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正在今日。彼聞入闕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攝。無

全邊略記

卷八

固守志。若先遣人宣布威德。招之必有款迎者。不勞師旅。慎勿殺掠。阻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未有不。下者。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北以次。招徠留守。仍與平章楊璟。合取廣西。肅清南服。在此一舉。又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率本衛及南雄韶州等鎮軍馬。會廖忠永等征廣西。諭之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廣取廣西。平章廖忠永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率師。由韶州直搗德慶。三方進師。為犄角。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

兵以取廣西。先聲既震。勢如破竹。但撫輯生民。無縱侵掠。廖忠永等率再師。自福州航海趨廣東。先遣人以書至廣州。招諭元分省左丞何真。真廣州東莞人。少英偉。達書劔。元未仕。為河源副使。嶺海騷動。棄官歸鄉里。率眾保障。至正乙未。邑人王成陳仲玉搆亂。真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圍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于是成奴縛之。以出。真烹之。駕樓車上。號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以為漢待蒼頭子。莫莫及也。遂併有

全邊略記

卷八

二

循惠二州。嶺表民賴以安。元授分省左丞。或陳符瑞。勸為尉陀計者。輒斥之。師至潮州。真遣其都事劉克佐。上印章。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穀。表奉歸附。四月朔。我師至東莞。真率官屬出見。師進次虎頭關。元將盧左丞張元帥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州。時偽叅政邵宗愚。據三山寨。殘暴聞王師入廣。遣人納降。遷延永忠。知其詐。夜二鼓發兵。直抵其寨。詰旦破之。獲宗愚。徒黨皆斬。檄諭海南海北之郡縣。悉皆歸附。陸仲亨率師。畧定英德清遠連州肇慶。進攻德慶。元將

張鵬程棄城走。廣東悉平。永忠遣人送何真降表至京師。上賜詔褒真。謂其保境安民。以待有德。不勞師旅。先期來歸。其視漢唐名臣。實融李勣奚讓。特召真乘傳入朝。賜宴。仍賜白金千兩。文綺紗羅綾絹各百匹。將校各賜有差。諭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為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流毒。身死不悔。斯不足論。湏者師臨。闔越。卿即輸誠。不煩一旅。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授真朝奉大夫。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楊璟等兵克永州。鄧祖

全邊略記

卷八

勝食盡力窮。啣藥死。參政張子賢萬戶何義千戶劉仲拒守之。胡海等踰城入。子賢復率眾巷戰。眾潰。執子賢。贊思誠等遂克之。璟引兵進攻靖江。永忠亮祖進兵取廣西。攻梧州。元達魯花赤拜住率父老迎降。時元吏部普顏帖木兒張鵬。以便宜從事入廣西。行州次藤州。聞我師至。欲募戰無應者。既而聞州守吳庸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走鬱林。亮祖勒兵追斬于是。潯貴部州郡所次降附。亮祖分道府江。進克平樂。府璟等克清江路。下令禁止侵掠。復造攻下柳州。招

諭兩江溪洞。七月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術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各遣使賫印章請軍門降。永忠次潯容州同知明安普花迎降。進次貴州鬱林知州張那海亦降。進克橫州。次南寧。元土浪屯田千戶宋真。欲其守將平章皎住等遣使請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命真守其城。遣指揮耿天壁等討元平章阿思蘭于象州。師至賓州境。何思蘭部將李戰敗。知勢不可為。乃率所部請降。獻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中書省臣言。廣西諸洞雖平。宜遷其人內地。上曰

全邊略記

卷八

溪洞徭獠雜處。其人不知禮義。順則服。逆則變。未可輕動。惟分要害。以鎮服之。日漸教化。自不為非。數年之後。皆良民。何必遷廣西悉平。廣西布政司領長官司三。永安上林安隆。右廣西土官一百九十七。思思。明鎮安知府四人。思明結安下石西利州都結奉議。思城上思龍英鎮遠。江州結倫同。崇化都康若盈。萬承全茗上下東泗州太平向武南丹歸順安平萬承忠州思陵龍州歸德那地東蘭上隆。知州三十三人。左州同知一人。羅白。憑。祥。上林。陀。陵。羅。陽。忻。州。知縣六人。上林縣丞一人。懷遠主簿一人。桂平貴溪典史二人。永平寨波羅里大洞三寨鎮安平鄭理源鎮高井寨尖山鎮周冲都樂墟古江口羅日鎮慈樂寨東鄉巡簡十三人。木盤浦鎮鄒寨白石寨覃觀旺思隆鄉連城鄉武羅鄉武林鄉辛安寨東禪鎮那龍寨

革心。上嘉納其言。命吏部凡臨溪洞郡縣。擇賢守令以撫輯之。十九年。湖廣都指揮奏請運施州崇山大庸五開黃平平越等衛軍食。上覽奏謂戶部曰。崇山大庸屯種歲久。何得乏食。數年來軍中無尺寸之功。但知需食有司。而不惜吾民供給之困。惟施州從其請。五開等處。令軍士屯田自食。二十年。廣西潯州府知府沈信言。府境接連柳象梧藤等州。山溪險峻。猺賊出沒不常。近者廣西叅議湯敬恭。爲大亨羅碌山生猺所殺。官軍討之。賊乃登陟巖崖。拔綠樹木。

全邊略記

卷八

七

捉如猿狖。追襲所不及。若久駐兵。瘴癘時發。兵多疾疫。及至兵退。復出爲患。臣以爲桂平平南二縣。舊討徭民。皆便習弓弩。慣歷險阻。若選其丁壯千餘人。免差徭。給器裝。各團村寨。置烽火。與巡司民兵相爲聲援。協同捕逐。可以殲之。上曰。蠻夷梗化。彼習然也。若土官能招徠之。何用殺。若無事。但當謹其禦。使不爲患。耳。寇不已。民不堪。則發兵討之。何必圍寨。二十一年正月。贛賊湖蠻叛。命東川侯海。胡爲征南將軍。帥師十萬討之。師渡九溪。大庸度天火嶺。六古罕。

洞擒獲蠻酋。夏三八占皮等。械送京師。還次賀山。擊斬蠻兵千餘。分道勦捕散毛部落。俘獲亦千計。還京。二十八年冬十月。楊文等師至奉議州。兵分勦向武都康龍英等州。斬叛酋黃世鉄。黃嗣徽等。又征南丹州。斬其酋莫金。分兵勦大藤峽江南巖蓮花寨諸徭賊。擒戮其叛酋陸充公等。餘悉撫定之。擒賊共一萬八千餘人。開設奉議南丹潯州慶遠四衛。向武池河懷集賀縣四守禦千戶所。守其地。遂班師。洪熙元年。廣西總兵韓觀奏。桂平蠻民爲亂。請捕之。勅曰。爾。

全邊略記

卷八

八

期撫綏其民。悉使得所。非專以兵威也。民或迫有司。誅求。逃還行劫。苟圖自存。宜諭使復業。毋輒進兵。如其不服。發征何晚。宣德七年三月。廣西總兵官都督山雲奏。斬獲廣西桂平等縣蠻寇。覃公專等首級之數。上顧尚書許廓曰。蠻夷害我良民。譬之蝨賊。害稼不可不去。然殺之過多。亦所不忍。廓對曰。兵誅有罪。自取滅亡。非朝廷有意殺。上曰。天地以生物爲心。今雖殺賊。官軍豈得無損。朕意欲兩全之。庶幾不愧天地。正統四年七月。廣西慶遠府南丹州知州莫。

顧奏本府所轄東蘭等三州土官所治。歷年以來。地方寧靖。宜山六縣。流官所治。谿洞諸蠻。不時出沒。原其所自。皆因流官。止能撫字附近良民。而谿峒諸蠻。恃險為惡者。不能鈐制。及其勦而民與諸蠻交結者。反泄軍情。致賊潛道。詐為向順。會未幾何。仍肆劫掠。是以兵連禍結。而無寧歲。願授臣本府土官。其流官總理府事。而臣專備蠻賊。務將谿峒諸蠻。積害者。殄絕。其餘則編伍聽調。據巖險者。拘集平地。使無所恃。擇名望者。立為頭目。加意優恤。督勵生理。各村寨皆

全邊略記

卷八

九

置社學。使漸染風化。或三十里。或五十里。設一堡。使土兵守備。如賊不除。地方不靖。乞究臣誑罔之罪。廣東欽州民黃寬等。自宣德初。誘勝居民。二百九十餘戶。并田土。投獻安南。先已勅三司。行撫不服。奏曰。考本州圖誌。自漢馬援討平。以銅柱界之于西南。以分茅嶺限之于西北。其界限之內。自洪武來。俱隸欽州。今分茅嶺之內。三百餘里。銅柱之內。二百餘里。悉為安南所侵。如遺勅安南王。令還侵地。則民不招。自還矣。九年。廣西總兵官。奏僮猺數多。乞增軍伍。英國公

輔議。查得江南蘇州等處。清出廣西軍丁。多畏炎瘴。不肯前乞遣官督發補伍。况廣西丁男。四十八萬餘口。俱不畏瘴癘。乞照洪武梁軍事例。約計丁數。量掣軍。制日可。十四年。總兵柳溥。伏奉勅調軍于清浪。竊以廣西兩江土兵。叛服不常。起調擾煩。恐生他變。上允其奏。天順元年。柳溥曰。柳慶賓州工林武。緣蠻賊猖獗。攻陷城寨。偽稱剗平王。臣設策出奇。令士卒攀藤緣崖。斬其賊首黃公好等五百餘。事得平。廣西少監朱詳告警曰。猺賊千百餘。羣劫柳州之柳

全邊略記

卷八

十

城南寧之武緣里田荒蕪。道路梗塞。乞借楚黔所征兵以從事。二年。總兵朱瑛。報永福之捷。領桂林兵抵理定南鄉。蘭麻斬其首。陳公果千有一百。廣東副帥翁信亦報廉州之捷于木頭河。獲級二千。部稽之曰。前此信袖手觀賊。而後捷。則撫臣葉盛未之間也。令糾察之。三年。時兩廣盜盜起。雷廉高肇之地。或數百里無人。比為有司貪恣所致。或保襲土官。或調遣土軍。或輪班官軍。或豪富賣閑。百計巧取。激變蠻夷。上命都察院榜禁之。巡撫葉盛奏。龍水縣猺賊風第

吉爲寇。臣等斬首三百。合首賊以俘。少監朱詳奏廣西零賊不常有。司輒以奏報。實聖聽。臣請賊徒衆至二千以間。其餘定限類奏。部議廣寇不時流劫。而詳如欵類奏。若允所請。非惟軍法無由知彼。而兵民受害。亦將無所控訴。宜令遇賊卽奏。不得隱匿。上從之。四年。巡撫白圭奏報。獐賊流劫永州。破桃花批把二所。永明江華二縣。請治陳景李震失機之罪。去秋。田州府頭目呂趙殺其知府岑猛。謀岑氏以襲。至是春。撫葉盛按吳禎率兵攻功饒。焚鳳二關。呂趙挾

全邊略記

卷八

十一

岑鐸而遁。追至雲南富州。奪鐸斬趙。委岑鏞掌府事。州州以平時三年內。廣西累報賊情。不下四百餘起。大司馬責其因循類奏。請治大帥過興以下諸將領罪狀。少監朱詳亦奏賊破藤縣。指揮張能開門而逃。縱其大掠。于是過興奏報慶遠清潭峒賊。韋台海等六百二十級。古河毛洞一百二十級。劉玉奏報賊首禁符一百九十級。白石崖七百餘級。焚巢全師。李震奏報橫水溪寨五百餘級。莫宜中平寨六百五十級。令過興夾攻圍山諸徭。盡克之。斬獲以千計。兩廣總

兵顏彪奏報。潯州大藤破七百餘寨。斬獲二千二百有奇。大都譁張其說。至乃殺降附諸蠻。及民之供億者。官軍乳虎也哉。不知中丞葉盛贊茲機務。允爲草捷。抑又何也。五年。潮州府揭陽縣沿海邊民作耗。戍指揮劉琛通判劉恭等。推原所自。蓋舊守周宣縱賊首李斌不誅。而左右蕭宗榮悉其黨。雖招安履行。而肆掠如故。每勦捕令下。謀輒泄。至是潮守李永寧暴其狀。下葉盛區畫之。成化元年。兩廣巡撫吳禎奏廣西泗城州土官岑豹聚四萬劫上林。又殺岑志。滅其

全邊略記

卷八

十二

族。部言豹強橫如此。可則撫之。否則禽之。是時兩廣蠻候大狗亂甚。蔓延廣東高廉雷之境。所至殘毀。上初卽位。銳意南討。集廷臣議。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稱亂。其始由守臣失策。以招撫圖爲苟安。長其驚驚。譬諸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撻之。啼不止。爲今之計。當大發兵。竊見浙江叅政韓雍。智慮過人。材兼文武。屬以討賊。可紓南顧憂。而諸將中。惟都督趙輔材畧可任。乃擢韓雍爲僉都御史。督軍務。趙輔爲征夷將軍。帥兵討之。右都督和勇爲游擊。太監盧康陳

宜為監軍。戶部侍郎薛遠督餉。御史劉慶任霖紀功。閩外之事。一以屬雍。二年三月大軍至南京。眾議欲分江西軍。及達官從遊擊。由庾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雍曰不然。兩廣已無完郡。而大藤峽。賊之巢穴。不是之圖。而趨其末。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援高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何須于逐。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惟勝之而已。

全邊略記

卷八

十三

于是總率諸道兵。逕進。用土兵為先鋒。先破修仁。荔蒲。遂進擣藤峽。覆其巢穴。其中盤亘數百里。山澗險阻。有崖名九層樓。尤為險峻。官軍直抵其上。磨勝崖。爭記歲月而還。蓋自國初以來。但能威之。使不出而已。未有窮而破之。如此役者。遂易峽名。斷藤。以誇武功。乃遣將四出。雷廉高聲諸寇。以次削平。自此蠻夷畏懼。粵服侵安。雍等之力也。雍性剛果。主斷。罔疑。賞罰明信。號令嚴肅。故兵出有成功。雍調達官千餘名。專一將領之。徭獠出入山林。利用鏢鎗牌刀諸短兵。

不能當騎射。故達軍所向輒勝。賊畏之。乃奏留兩粵。間四年。雍督叅將夏鑑。僉事陶魯。捕賊于思恩。潯州。斬黃公漢等三百五十餘人。然柳廣歲饑。雖散復聚。可慮也。鑑魯又捕賊于石康。所斬百有九十人。三月。雍奏廣西。猺賊林裕。肇等。凡擒斬六百餘人。五年。僉事陶魯。奏立總府于梧州府。起復韓雍。雍奏于城東。別立城。移奉議衛官軍以實之。報可。雍同廣西巡撫張鵬。勦六六龍。猺之蠻于平川。廉村。得捷二百有三十。十四人。上以殘賊根株未除。毋以小捷怠。十一月。

全邊略記

卷八

十四

巡撫陳濂。奏高雷廉四府。及連州。行伍無定。勞逸不均。以故將不知兵。兵不識將。臣議欲分兵為四哨。新興。龍水。陽江。新會等為左。靈山水安為右。石城。信宜。并雷州為前。德慶。抵連州為後。每哨以四千人為率。分八班。如此。其可經久。十年。太監黃沁。劾奏。叅將諸守臣。不報南丹之失。南丹土官。莫必勝。劫荔波人。民二千者。殺三千者。擄而賊首。韋萬付等。流劫天河。懷遠。桂平。羅城。義寧。雄縣。武勝。柳城。岑溪。古田。諸縣。不可勝計。部駁之曰。賊勢充斥。旁午。而心等未聞一。

策歸罪參屬。且盜踰年矣。太監陳瑄總督吳琛總兵陳政俱負重寄。宜加切責。行御史勘之。時布政何宜之固也。張敷之貪也。比周沁訐雍去。公論失平。十二年總督朱英奏。獠猺屢叛不常。然亦尚可善化。臣勸誘之。能去逆効順者。定爲編戶。復其徭役。三年則有荔波縣立山鄉。賊首李公主。令其子扶實率衆四十來降。請立爲縣。有衆數萬。俱願歸附。參政袁愷隨招馬平縣獠老五百二十八人。參議謝綬招蒼梧縣獠六里一千七百九十人。副使范鏞招陽翔縣獠。皆編戶。其籍樞部項忠曰。可獎也。十六年太平府知府何楚英。龍州土官知州趙源。憑祥縣土官知縣李廣寧。各報所得安南情事。謂安南之攻老撾。以去秋興兵八萬。開路積粟。令其臣東正議。與戰大敗。失兵二萬。至十月國王黎灝親率九萬。復爲滿國兵所邀。死者三萬。總督朱英以聞。勅曰。安國恃禮滅義。自取敗衄。爾其勿怠于邊鄙。十七年兩廣獠猺羣起。總督朱英總兵陳政由靈山石龍引軍鬱林容縣擒斬。以三千計。勅獎勞。二十二年巡按徐同愛疏曰。古城

全邊略記

卷八

左

王古來。攻殺交阯。所置提梁。交阯怒。兵壓其境。古來懼。率其妃王孫千餘人。載方物。至崖州赴愬。勅曰。古來雖敗。餘息間關萬里。提攜投附。情可矜憫。其撫恤餼從。毋致凍餒。命都御史屠濬往諭之。弘治二年。兵部奏湖廣之戍于潯柳者多。矧于瘴。宜減其班軍。守臣報曰。楚蠻粵獠。互相侵擾。楚之戍粵。亦所以爲楚也。寶慶七衛之在梧州。九溪三衛之在柳州者。其瘴重。宜免楚軍。而撥寶慶寧遠永州以守柳州。撥九溪永定常德以兌全州。其省城瘴輕。則留長沙

全邊略記

卷八

十六

衡州岳州夷陵四衛之班于城。更番府江居處得所。邊鄙無虞。從之。古城王古來既還。困乞如永樂時。督兵護守。以振安南部。議永樂之遣將也。正黎李之弒。逆非爲鄰境交惡。故豈據單詞。冒險涉海。遠戍代防。非懷柔之道也。田州土官岑溥爲恩城土官岑欽所逐。暫居潯州。朝議令按察司陶魯督臨之。諭其釋怨。泗城土官岑應復奪貴州十八城。與欽割田州分其地。官軍往撫。出境敗敵。而應復援之。都御史秦紘單騎入田州。逐走欽。縛以歸府。上慮孤軍遠入。

勅都督馬俊按司陶魯助其聲厥後應與欽互殺以平。六月廣東德慶徭鄧飯主為寇。總督秦紘太監王敬總兵毛銳五路征之。察司陶魯參將陳暉領其軍。白玉自魚子口。馬義自瀧水。孫璧自三州。安紀自辣頭。李寅自南鄉。斬首五百。廣西古田僮為梗。副帥馬俊入賊箐中。參議馬鉉俱死。戶部郎周琦曰。桂林古田山勢相連。我軍攻之。如石投萍。隨散旋集。財匱罔功。宜以二十萬夾攻。覈其真僮。蠲其渠帥。而撫其殘村。立為土官。招集通民。復其故業。如江廣砍山流食。

全邊略記

卷八

十一

之人給與土田。免其徭稅。以夏徵調。以霜降進山。兵不費農矣。合勦不如獨攻。明捕不如暗執。此制僮之策也。八年總督閔珪曰。臣等酌量山巢險易。賊徒聚窠。將官軍土兵。分為四哨。一哨兵萬一千六百人。副總兵郭鉉。副使武清將之。自理定荔浦。進勦府江西岸。一哨兵萬七千二百四十四人。左參將毛倫僉事。劉信將之。自平南五屯。進勦西鄉。一哨兵萬七千六百五十人。右參將歐盤。右參議吳昭將之。自象州。餘仁進勦陸峒。一哨兵萬三百五十人。遊擊將軍王永。

僉事王本儉指揮使謝謙將之。自平樂。廣邁。進勦府江東岸。又調署都指揮孫璧僉事。黎鼎兵七千二百。自賀縣進。備賊東道。合王永夾攻。尅期齊抵山巢。撲圍撲滅。十月占城國王古來遣子沙古請關。告安南。侵殺乞大臣往為解。詞甚哀。廷議故事。無大臣為外國構和者。上意終欲遣大學士溥徐等曰。安南負固險遠。自成化來。屢諭還占城之侵地。彼實未嘗輸情。今徒掉口舌。難施威力。小則掩過飾非。大必執迷抗令。使臣無以復命。致虧國體。且哈密為土魯番。

全邊略記

卷八

十八

所奪三十年。命官遣將互相仇殺。亦不能槩以王法為斷。今安南奉正朔。而占城名號如故。誠偽未可悉。上乃罷遣。九年總督鄧廷瓚奏。分布土兵之策。優授土官諸事。兵部會議曰。古田縣密邇省治。雖有僮。種亦多良民。其間土地皆民世業。若克平之後。遂以韋祖鉉次子為土官。數年之後。良民田稅皆非我有。即欲設長官司。亦止可于本處土民中選補。執印侵地。雖岑接父祖之過。然再四撫諭。岑接尚不肯歸之。于官似未改圖。遠使實授。則志轉驕溢。非取土官之。

法思恩府兵力已盛若更益以賓州八寨漸不可制。止可于本府土舍中擇衆所推服者署爲長官設長官司。徑隸廣西布政司其本府甲軍土兵照數派調。遷江所百戶軍德等止理本寨徭獍土兵不得與長官司事。以生嫌隙。昭平堡係腹裏地若增設土官是以夏歸夷恐貽後患。况府江一帶近設副使其土官黃瓊子不必遣止令每歲各出土兵一千聽兵備提調其餘岑溥之復職致仕歸順峒之改爲州岑瑛之改授知州龍彪之改授昭平堡巡簡請俱如廷贖。

全邊略記

卷八

七

所奏十一年御史萬祥奏兩廣地自景泰初年調廣西官軍從征廣東各山峒賊乘機竊發高山之徭日下平地深洞之獍時出近村天順成化以來大肆今古田通縣盡爲賊有以次蠶食義寧永福洛容等縣村落時於深定理定江路行劫又與始龍賊通脩仁舊縣西鄉亦爲賊據新縣東鄉僅存良民數十餘家今賊穴在桂林者古田始龍江西延三處在樂平者荔浦脩仁府江三處在永安者西鄉一處在柳慶者則白牛上油肆滴二都三都四五都等巢非止一處。

在廣州者十三村後山藍糞流溪四處在惠州者黃洞一處在高州者雲爐大桂平地石羊各瓜捌領六處在廉州者毋鷄山木頭洞二處在肇慶者羅傍山大潭坑二處聯絡州縣貽害地方當先蓄糧如往年朱英之征木頭洞飭兵如往年山雲之剿三都有事古田則調廣西省下與廣東官軍各四千湖廣官軍鎮安歸順向武王兵各三千奉議都康各二千桂林夫欵五千平樂三千共調三萬之上有事峽山則調潯州官軍二千廣東四千田州土兵一萬五千泗城

全邊略記

卷八

七

一萬二千思明太平武靖各三千龍州二千江州一千共調四萬之上有事柳慶則調柳慶與湖廣官軍各二千思恩土兵八千東蘭六千南丹三千遷江安陸各二千那地永順安順各一千柳州夫欵三千慶遠二千共調三萬之上有九月霜降刻期進取古田分布在於洛容柳城臨桂義寧永福懷遠融縣一帶要處峽山分布在於潯州象武平南貴縣一帶要處柳慶分布在於宜融柳城馬平折城來賓象武一帶要處營壘連絡聲勢振動三年之後果有成功可無

後患。則古田之兵可移脩仁荔浦。下及府江。上至始龍江西延等。峽山之兵可移永安。上至貴縣龍山下。至平南小田等。柳慶之兵以次可移。縣復一縣。州復一州。廣西事妥。優養將士。順流廣東。攻取羅傍山大潭坑十三村。黃洞雲爐大桂等巢。迎刃而自解矣。十二年田州府上官岑溥為其子獠殺。獠亦自刎。次子猛方四齡。頭目黃驥護至省城告襲。南寧頭目李蠻遣兵來迎。驥誣蠻為變。請調思恩土官岑濬助之。濬受驥賂。約分其府武龍等地。濬攜猛去。守臣攝之。乃

全邊略記

卷八

三十一

出猛。猛率得襲。濬怒。要結泗城土舍岑接。東蘭州韋祖鉞各攻蠻。入田州殺掠萬人。城郭墟燬。叅政武清往田州勘治其狀。濬納清金寶以萬數。清曲為佑之。後以貪暴黜。先是古田獠。獠殺潘泉守臣。請大發兵問其罪。越數年。益猖獗。道路為梗。守臣鄧廷瓚請發兵九萬。部議未允。貴州巡撫錢鉞亦奏都勻之亂。請益兵五萬。部議以清浪平越之六千臨之。勿動大衆。錢鉞復奏。土官漸被聖化。汚俗已更。請令其應襲子孫得與宣慰學充貢。使之習禮。以杜爭源。黔備虛

空。有闕職比試之例。納米者免其試。都清二倉實矣。十六年廣東瓊州黎賊符南蛇反。戶主事馮顯奏。本府遠在大海之外。山有五指山。黎峒雜居。外有三州十縣一衛十所。週三千里。成化間黎人作亂。三度征討。弘治來。瓊守張桓余濬相繼貪殘。大失黎心。南蛇自相攻擊村落。有司不察。過傳動于鋒鏑。誠可憫憫。五指菁林險阻。兵不能入。乞勾考土官應襲者。熟知夷情。給以犒勞。可得精兵數萬。以夷攻夷。不煩軍旅。部從其議。增設兵備。以王繼彈之。十六年符南蛇平。

全邊略記

卷八

三十二

擒斬以三千計。十八年廣西泗城州土族岑九仙乞襲職。本兵劉大夏駁之曰。故知州岑豹。叛。臣遺孽。今之岑接。皆傳為梁接。不知九仙何物。逋逃。妄援漢岑彭之裔。考岑氏譜。始祖本納罕。于元至正間。與田州知府之祖伯顏。一時受官者。九仙塵瀆。應治以罪。其諂媚夷情如此。正德十二年總督陳金奏。報府江擄巢之捷。得賊六千。本兵王瓊敘有功者。各陞階蔭。賚有差。大率嶺南險遠。有司貪剝激夷。逆我顏行。及大軍四調。多殺良熾。降虛張克捷。主之者。資緣增秩。多

失實云。十三年五月都御史陳金奏廣西府江北抵桂林南連梧州而平樂府縣界乎其中上下八百餘里兩廣州船必由之路民夷雜居無城郭之限苗賊據險出沒江道阻塞近雖調兵征勦而林菁溪密不能盡殄時復潛出爲患臣等詢訪衆議欲於昭平堡創建守備移平樂指揮居之摘撥桂平柳梧之民款分番戍守府江之患消矣議可十六年廣東蘇峒十八山青龍岡盜平所俘斬以萬五千計總督楊旦太監王堂總兵朱麟俱蒙褒賞初思恩上司劉召叛合

全邊略記

卷八

五

其黨黃安等奪定羅堡剽掠良民兵備副使等檄田州土官岑猛勦捕之猛佯許而按兵境上不進都指揮孫震直前立營撫之爲賊所執守巡數遣人省諭之召詭言掣回田州兵乃出震守巡不得已從之又欲盡掣思恩守城兵守巡不可召亦竟不出震是時諸土官黨逆觀望莫肯用命總督張嶺等請調湖廣承順保請土兵萬人勦之先是田州岑猛叛總督盛應期巡按謝汝儀議大征及應期解任姚鎮代之復條前情猛具疏陳辯乞遣官體勘朝廷拘留其抱

奏者盧九且待事寧嘉靖六年大兵十萬至殺猛子邦彥順州土舍岑璋誘斬猛以獻寇首既誅姚謨請將田州改流留參議汪必東申惠參軍張經以萬人填其地守稍懈兵亦分必東以疾移于是其黨盧蘇王受等借交趾兵十萬薄府內應謀起戕官軍燒其食據府以叛佯爲乞撫已乃又攻思恩府據之都御史黃哀言盧蘇賊衆未多而承順保靖兵素無律所過苦擾請毋調遣便本兵持議不合請勅王守仁視賊緩急以便從事王受人思恩執知府吳期英封

全邊略記

卷八

五

其府庫而自攻武緣守巡鄒觀以問道奪門得期英賊遂遁新建伯南兵尚書守仁疏曰臣惟兩廣軍門振其軍威自足制服諸蠻因循怠弛軍政叢壞一有警急必倚調土狼若猛之屬者而後行故此輩憑兵日增驚駭及事平則又功歸于所司彼無所與兼不才有司需索引誘與之爲姦徵發愆期調遣不至土族下憤日深月積至加以叛逆而征之夫已暴之惡誠宜加誅然致彼若是亦當反思咎責使內治外攘我有餘力彼將自服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

及黨惡數人而已。其眾固皆無罪。今黨惡既戮。天討已行。乃又不勝虛王二酋之憤。遂不顧萬餘命。竭兩省財。動三省兵。騷然塗炭。兩年于茲。曾首未得。徒爾兵連無罪死者。十已六七。山獠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千百于二酋者哉。臣以為宜開其自新息。兵罷餉休。養瘡痍。絕覬覦之姦。弭不測之變。區處既定。德威既洽。二酋如尚不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事。何足重煩天兵。以泄憤于小醜。臣非不知僥倖成功。苟免怯懦。邀美目前。設難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流官之設。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思恩未設。流前土人歲出土兵五千。聽府調遣。既設流後。歲發民兵數千。備土人之反復。流官無益。斷然可賂。田州切鄰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皆獠獞。乃存土官。藉其兵力為屏蔽。若改土為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後。必有悔。上曰。守仁才略素優。論奏必有所見。五月。提督王守仁報思田賊平。其疏略曰。臣與御史石金及藩臬將領

全邊略記

卷八

五

會議思田禍結。兩省已踰二年。今日必欲窮兵。則有十患。若罷兵。則有十善。何謂十患。今皇上推至孝以治天下。而驅數萬赤子。傷天地和一也。軍興所費數十萬。梧州倉庫空虛。二也。調兵久戍。疫逃接踵。復之鋒鏑。土崩瓦解。三也。民不得耕織。久慮亂。四也。土兵市井。徂徠。挾此貪恣。五也。獠獞巢穴。數千百計。營堡關隘之兵。募補。然且不敷。今復盡聚之一隅。六也。餽夫騎馬。取辦南寧諸屬。民困之極。非盜則死。七也。岑猛之滅。各懷唇齒之疑。蘇受之討。皆有狐兔之憾。

全邊略記

卷八

五

土司遲疑觀望。所恃獨湖兵耳。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家例有償銀。費亦鉅萬。今道路怨苦。勢必逃遁。雖誅之不能止。八也。田州深山絕谷。皆獠獞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欲雖改土設流。其與誰守。為邊夷拓土開疆。九也。既以兵克。必以兵守。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十也。何謂十善。活數萬無辜。明昭好生之仁。遠夷感德。一也。惜財省費。畜其贏以備他虞。二也。久戍之兵得歸。無疾病死亡之慘。三也。及時耕種。不迫為盜。四也。罷散各土兵。知朝廷神武不殺。消彼

鴛鴦陰斷反側。五也。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脩復。六也。解百姓倒懸之苦。七也。土民土官安心定志。八也。思田遺氓得還舊土招亡復業。因其上俗仍置會長。俾人自爲守。內制搖蕩外防邊夷。九也。悅服不復兵守無調發之費。有安居之樂。十也。夫勦撫之利害。明白易見如此。當事莫言撫何哉。其間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數級之獲。以要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終鮮成效則有輕舉之毀。頓兵竭餉得不償失則有浪費之毀。聚數萬衆

全邊略記

卷八

二十七

竟無戰克。則有縮畏之毀。徇土夷之情。拂士夫之議。則有迹嫌之毀。是謂四毀。幸蔽其中毀揚其外。犯患而不顧棄善而不爲。今日計其宜撫也明矣。衆皆曰。然臣抵南寧。遂下令盡撤集兵。解歸者數萬。爲湖兵數千道。阻遠不易歸。分留南寧解甲休養待間而發。未幾盧蘇王受遣訴。願得掃境投生。乞宥一死。臣等喻令齋戒。歸巢速降。無死。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尋率衆歸南寧城下。分屯四營。蘇受等囚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于是下蘇

受于軍門。各杖一百。乃解其縛。又諭之曰。今日宥爾死者。朝廷好生之仁。必杖爾者。人臣執法之義。衆皆叩首悅服。謂朝廷再生當以死報。願殺賊贖罪。臣等至其營。撫定其衆七萬餘人。復委右布政林富等安插。于二月二十六日。悉令歸業。是皆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昭格上下。震攝鬼神。未朞月而蠻夷率服。不折一夫。不戮一卒。全活數萬。卽古舞干之化。奚以加焉。上覽疏深嘉之。曰。守仁受命提督。蒞事未久。乃能開誠宣恩。處置得宜。致令叛夷畏服。率衆歸

全邊略記

卷八

二十八

降罷兵息民。厥功可加。其賜勅差行人獎勵。賞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太監張賜御史石金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其餘有功官俱賜賚。有差守仁奏。比者侍郎方獻夫建議于田州。暫設都御史。同廣西副總兵專駐其地。臣近因蘇受等歸降。行委林富及張佑。撫定其衆。竊見富慈祥愷弟。識達行堅。佑嫻于將略。才俱可使。請以富量改憲職。俾巡撫思田張佑復其舊職。廩餼與馬。取辦南寧土衛。不必干思田之人。俟歲餘。經略有次。思田止責知府理治。或設兵備于

賓州。或以南寧兵備兼理。遂如所議。九月守仁督兵討廣西諸寨叛賊。悉平之。先是斷藤峽等處。猶賊上達八寨。下通仙臺。花相等。峒連絡數年。餘巢盤亘三百餘里。流劫郡縣。屢征不服。急流入萬叢箐中。自潯活。上下軍民橫罹鋒鏑者數十年。守仁既招降思田。叛日。盧蘇王受責之。勦寨賊自効。罷還永順。保靖二司。土兵應調至者。密授方略。使指揮唐宏等。議乘歸途之便。擊之。守仁止南寧。偃臥旗鼓。示不為備。度賊已懈。督官四面圍之。永順攻牛腸。保靖攻六寺。巢以

全邊略記

卷八

五

月三日。合戰敗之。明日破仙女山寨。又明日破油榨。仁壁大陂等巢。斷藤峽平。乘勝進攻仙臺。花相。白竹。古陶。惟鳳等巢。悉破。右布政林富。率蘇受等。由別道抵八寨。突破石門。賊遂奔潰。我兵分道搜勦。于是古遂。周安吉。鉢都者。峒黃田。鐵坑等寨。相繼殄平。餘賊僅千餘人。且戰且守。趨渡橫水江。會大風。溺死大半。其脫身入山者。多投墜崖谷死。會守仁病甚。乃上書請告。奏言岑氏世有田州。人心久服。岑猛雖歿。有子二人。諸夷莫不願得。復立。其後議于開設流官知府。

外就於該府四十八甲內。割其八甲。降設田州。立岑猛之子邦相。授以署州事。吏目錄之。知府承岑氏祀。時部議岑猛四子。而守仁止言存者二人。與前奏不合。守仁曰。竊議武靖當猶衝。邦位出繼已久。民心歸戴。况其才力足也。今欲更立。殊難其代。恐失武靖各目之心。莫若仍還邦佐于武靖。而立其次子邦輔。時各目執稱邦輔。外婢所生。各實不正。惟邦相係猛正派。質貌厚重。衆心歸服。繼岑氏者。莫如邦相。臣等因土官之立。專為繼絕岑氏。以順諸夷之情。得旨如

全邊略記

卷八

三

擬後數年。盧蘇殺邦相。巡撫陶諸立芝猛。而邦佐爭立。及蔡經代撫。亦不能問。諸土官解體焉。禮部尚書方獻夫詹事霍縉。言臣等編戶廣東。備知諸裔為患多年。先曾調三省兵數十萬人。勦支官帑數十萬兩。米十萬石。僅得田州安靜五十日。然我軍失。已固已大半。而思田叛人。與吊嚴新寧白水諸賊。相表裏。時出劫掠。終莫得妥領。新建伯守仁。乘百年破敵之後。感聖明特起之知。不役一卒。不費斗粟。片言馳諭。而思田稽顙。八寨斷藤峽之賊。各鳥棲獸伏于深巖。

絕峒間自我明開國來。未有輕議征勦者。今一舉蕩平。如拉枯朽。因湖廣之歸師。不煩調遣。善一將思田之降衆。得其死力。善二所誅者。積年渠惡。非他濫殺。善三因歸師以討逆賊。無轉輸之費。善四不役民兵。不募馬力。衆皆不擾。善五元惡就誅。餘黨威服。得撫勦之宜。善六八寨平。諸賊可知。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得安。生樂業。善七徒建城邑。惡賊失險。計安經久。善八勞苦而功高如此。議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非受命征八寨。又言築城建邑。非人臣所得專。傳曰大

全邊略記

卷八

三

夫山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故周亞夫不奉救梁之詔。遂破吳楚。范仲淹築大順城以拒敵。其月奏功。當時未聞有專制之嫌。守仁者有便宜從事之旨矣。先是宸濠叛逆。江西諸臣誓死討賊。獨王守仁伍希儒謝源三人而已。成功之後。乃爲忌者所抑。不日初同賊謀。則日滿載金帛。當時大臣楊廷和喬宇從事飾其事。至今未白。夫國家論功有二道。有開國効功之臣。有定亂極危之臣。開國之臣成則侯敗則寇。雖勿崇焉可也。惟禍變倏起。社稷安危。稟

乎一髮効忠定亂之臣。則不可忘。何也。所以以衛社稷也。忠如守仁。功如守仁。一屈于江西。再屈于兩廣。司馬未見賞旌。司農委之查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難成。城堡不得脩築。逋賊復猖。爲地方慮不淺。惟陛下察之。八年十月。廣西思田既平。新建伯守仁議設流官知府以制之。及平八寨。又移南丹衛于寨。改思恩府城于荒田。改設鳳花縣治于三里。添設流官縣治于思龍。增巡守鎮城堡于五屯。及侍郎林富繼之。又言山州界居南寧泗城南。通雲貴交趾。爲備非

全邊略記

卷八

三

一。改設流官。則邊方之守。我獨當之。岑猛本無叛情。身既伏誅。長子爲戮。情法兩當。若藉共土疆。刑浮於罪。何以服諸夷之心。宜降府爲州。卽以猛子邦相知州事。止選一吏目佐之。分設土巡簡司。使各世其地。無事則犄角而守。有事則彼此相防。爲便。八寨不可遷衛。有四。頑山絕地。商賈不通。一也。瘴癘疾疫。人無固志。二也。生理亡聊。易驅從惡。三也。凌險孤居。緩急無援。四也。南丹衛設在賓州。既不足以遙制八寨。又不得以還獲賓州。爲今日計。獨上林之三。守仁故

所議設縣者可遷南丹衛于此。夫設縣則割賓州之地以益思恩。是顧彼失此也。遷衛則扼八寨之吭。以還復賓州。是一舉兩得也。與守仁議微有不同。總督林富守帥仇鸞報廣西之捷。張祐被封川石硯。得首二百一人。張經破潯州。斷藤。得首百七十人。李璋破永福靈州。得首六十二人。沈希儀破象州武宣。得首百一十一人。猺獞皆平。上勞之以銀幣。于是林富以新寧會寧二縣賊所據田。今荒蕪者。藉之營堡。爲之屯。其餘者。招還流移。使復其業。而蘇其適。十八年廣

全邊略記

卷八

三

西藤峽。弩灘諸巢悉平。凡斬首千三百五十。二十一年賓州馬平柳城諸猺獞首。章公返。率扶礦爲亂。土日楊留襲賊而死。千戶何鉞力戰。無援亦亡。總督蔡經總兵柳珣自劾。兵部議于古田縣。建置長官司。擇土官領萬人守之。馬平容平浴容懷遠荔浦。設立大軍堡。擇土舍各領五千守之。二十四年。兩廣守臣奏。封川獞首。蘇公樂張公藻等平。斬獲二千五百七十人。粵撫張岳陳圭等報柳州馬平諸巢。幸金田等平。前後斬四千餘級。撫者二萬餘人。詔陞賞有差。二

十八年廣東崖州黎賊。那燕聚衆四千。流劫鄉寨。詔發兩廣土漢九千勦之。而賊搆昌化感恩諸岐賊。勢益猖。給事鄭廷鵠言。黎峒山向中州縣。反環其外。彼高我下。彼腹我。彼聚我散。無如之何。嘗考今昔勦黎。其大舉有二元。至元辛卯。勦石五指山。雖建屯田府。立會同二縣。而經略未盡。嘉靖庚子。又嘗大渡師。徒攻毀崗巢矣。議於德霞。擬建城邑。中道而廢。旋爲賊資。夫鄉僻雖張有限。蟻封雖密。可夷必先攻。郎溫嶺脚二崗之岐賊。使不得借爲証。必安慰。凡陽搆

全邊略記

卷八

三

集之岐賊。使不得訛爲。搖必察土舍之右黎而左我者。立參戎幕于德霞。其新附之異志者。遷之海外。如漢徙潯山蠻故事。詔悉允行。三十四年。勦馮岳節制容美十三司土官田世爵等。移荆瞿守備于施州。九永守備于九谿。世爵與向元楫。讐奪故也。三十年廣東扶黎蔡梅等。尙賊平。賊首馮天恩等。爲毒數十年矣。總兵王璫。剿斷七千八百餘首。地方以寧。四十四年。總督吳桂芳言。廣東肇慶府上下江一帶。地名羅旁。淶水介東西二山之間。竹木叢翳。素爲猺

淵藪。其羅旁西山。獠人。先年都御史韓雍經畧隄防。頗就安輯。惟東山諸嶺。阻深箐而居。時出剽掠。有司每歲發卒戍之。費廣力疲。無益實效。莫如聚兵召商。隨山刊木。設立營堡。將就近田地。給戍兵耕。扼其從出之途。絕其潛伺之計。耕守既定。控制斯嚴。北岸營兵。以次漸減。報曰。可。四十五年。時銀豹久據古田。與諸獠分其地。為上下里居之。銀豹兩犯省城。獨下六里人從之。提督吳桂芳遣典史廖元。入上四里。諭降諸獠。復業者一千九百餘人。銀豹勢孤。亦請降。桂芳

全邊略記

卷八

三

即以古田平開。因言古田自弘正來。縣令未嘗入。今典史廖元。恢復已有次第。宜量陞簿。候其政成。即擢為令。又本省副總兵。止以都指揮充之。不兼制柳慶。惟輕位下。凡事取為撫夷道所持。似宜特重將權。部為置大帥焉。太僕殷從儉曰。獠所畏服。惟狼兵。先年古田之寇。未敢深入。由狼兵聲威振也。頃歲議減狼。置募已復。革狼募二兵。而用閩浙兵。如捕鼠者。易猶以犬。非所畏也。臣嘗稽之往牒。訪諸故老。莫如調狼兵。占地而責之屯守。蓋土官得以地為利。而古田素

稱膏腴。尤其所覬覦。宜擇調東蘭那地。南并三州土官。令親領精銳。各一二萬名。給以行糧。資以醫道。進據古田要害。田畜其中。各獠村寨。數百。種類數萬。其中固有納糧向化者。亦有曾經為寇。未與犯城。後能懼罪。願立長相統者。進兵之初。當預榜別良惡。使知向背而不疑。奏入採行。古田僅賊。攻劫會城。戕殺官吏。連歲苦之。其最黠者。韋銀豹。黃朝猛。擄鳳凰湖水。二巢險固。不可拔。總督殷正茂。李遷謀。調思明土兵。及漢兵共十萬。令俞大猷統之。直抵諸巢。令營追剿。

全邊略記

卷八

三

斬首七千四百六十餘級。詔晉其秩。示勞焉。隆慶四年。韋銀豹黃朝猛之亂。未熄。古田苦之。廷議大討。晉殷正茂專征伐。正茂會總督李遷。徵土漢兵十四萬人。分七道。門崇文將南丹。繇永福抵總輔隘。錢鳳翔將思明。繇兩江抵都狼隘。黃應甲王時科將鎮安。向武東蘭田州。繇洛容抵三門。丁山董龍將泗城。歸順龍英江州。繇融縣抵思管風門。連塘梁高盧。將三千人備策應。征蠻將軍俞大猷總其師。以十二月破東山鳳凰大巖。澗水數十寨。賊奔潮水合陣。據

其極巔。五年正月。俞大猷陽擊馬浪。而陰以安隆死。士耶驢等入其山伏發。分擊碎江金寶諸賊。三月一日班師。禽斬七千三百有奇。廖元王綱誘斬黃朝猛首。而銀豹懼不免。乃為偽首以獻。居有頃。知韋首非真。正茂再購之。知縣唐執中計通其兄銀站。生擒銀豹來。正茂躍然為章自劾。以鳴不欺。檻車致西市磔之。上陞賚有差。奏定東蘭南丹那地。三土州官族巡簡職事守其地。立古田千戶所。升古田為永寧州。萬曆元年二月。嶺東賊平。惠州有馬口等寨。叢山深

全邊略記

卷八

三

箭。賊嘯聚其中。督撫殷正茂擊之。俘斬藍一清等一萬二千有奇。先是賴元爵藍一清。盤牙四十八巢。延袤八百餘里。晝夜以殺為戲樂。或剖孕婦。或粥嬰兒。使毋燃火烹子。使子立觀殺父。慘酷萬狀。自隆慶初至末。所虜殺村落男婦。以萬萬計。其黨曾廷鳳等。已遣子入學。馬祖昌等。各面縛歸。伴降也。正茂燭其意。決討之。名諸軍大會。并徵左右江土兵。以叅議顧養謙軍歸善。吳一介軍永安。陳奎軍長樂。為監軍。分三道入。自壬申冬至春。大戰數十。諸將佐暨丞尉及諸

生之有武略者。各效命直前。悉得搜捕。山巖溪洞。無一得脫者。嶺南北郡縣始得寧帖。正茂復督諸將張元勳。胡震。陳璘等。逐海賊諸良寶。林道乾于海崖。盡傾其巢。螺溪酋賴元爵。馬公酋藍一清。洋烏酋刁世昌。赤花酋馬祖盛。藍溪酋黃民泰。鮑溪酋黃貴。東坑酋李仲山。高砂酋廖和。尚石坑酋陳旗。九丫酋曾廷鳳。黃埔酋曹志良。烏石酋楊崖。爛田酋曾文瑞。胡蘆酋曾萬璋。捕尾酋黃明。時入萬。酋謝福。破烏酋曹勝。麻竹酋王栗。碗窰酋葉景清。油步酋丘萬。項半埔酋鄒愛清。銅坑酋曾仕龍。洋口酋蕭宗石。門酋廖一統。溪沙酋詹石。懷此皆惠。總督殷正茂。巡撫郭應聘。奏府江之捷。府江者。平樂府地也。上起陽朔。下達昭平。巨

全邊略記

卷八

三

三百里。諸瘴憑險。又以朦朧三峒。仙迴高。天水滄。諸巢根柢之。韓雍蕩平。百餘年。齒益駭。庚午。古田典師未遑及。辛未。彪灘賊楊公滿。雷公奉等。殺千戶周濂。土舍岑文益。橫。正茂請。詔徵土漢兵六萬人。四哨以從事。西岸及水哨。則王承恩。董龍。三峒則王世科。東岸則錢鳳翔。而李錫總諸軍事。壬申夏。師克古西。木魚。靛諸巢。三峒之賊。潰入南源。鷄筋山。我師擒斬五千一百有奇。條上六事。大要。巡司久沒于賊。荔浦之峯。門南源。修仁之麗壁。永安之古眉。悉易為土

司東則水涯。西則仙廻。更營于古西東線。募兵屯田。而開山通道。兩岸以便舟挽。府江距蒼梧。唐宋時設龍平思勒馬江沙亭諸縣。後胥爲夷。今割平樂富川賀縣之地。通東兩岸爲六道。擗縣治曰昭平。總其屯賦。得畝六萬有奇。北三北五峒。老平法真等。許自新兵書方逢時。覆可冬。碎江賊廖金濫等。殘孽復逞。副使徐作。副帥王承恩。率張世勳。敢戰捕斬二千餘。奪復峯門。周公樓自縛請降。輸稅爲編戶。時懷遠黑猺。以忿殺知縣馬希武。變聞。會大雨雪。兵無鬪志。李錫

全邊略記

卷八

三十九

口非廣募。浙人莫可制。郭應聘以爲舍。很取浙夷心。生侮。是自疲也。亟攜其黨。遣米萬世等分入。黃士白。果僮青洪大梅。徭悉從安撫。咸願以兵助。十二月。季錫募兵四營。土十萬。浙千三百。廣千八百。鈞刀三千。移牒楚撫趙貴黔。撫蔡文各備邊。而監軍悉屬之。沈子木賊方屯板江大洲。恃五灘自固。錫裝戰艦四百艘。設伏破其丹竹。潘營同樓竹尾諸巢。賊復集鵝嶺。鋤鼓水兵截潯江。大破之。二年正月。李錫追及上僮龍七寨。稱曰猺王。凡馘首三千五百四十二。餘孽乞

澤。設正茂乃議曰。懷遠舊治。環矜洞中。惟程村則附。殘民板江則隣融界。宜擇於斯。方伯楊成吳一介。有決贊之力云。是時寧僮幸狠。要洛容僮。韋相義上油峒。僮爽伯雍陽朝金寶頂之僮。韋狼相永福邊山。僮廖勝朗以次削平。粵將張元勳。閩將胡守仁。合兵擊通賊林鳳于弼洲。大破之。鳳走呂宋國。四年六十三山及七山。皆岑溪猺巢也。酋潘積善。阻山公行爲患。總督凌雲翼。往征羅旁未還。以其兵威曉譬之。積善願歸田輸賦。以其子附學宮。受書。雲翼立五大營。移

全邊略記

卷八

四十

潯梧守將轄之。治大峒城。屯堡三十。上賞之。是時北三酋長譚公柄。河塘酋長韋宋武。負毒弩百千羣。巡撫吳文華商于雲翼。移恩吉將王瑞。兵臨之。酋願以所占據遷江所屯。還版圖事。得隸平樂。四酋長黎福莊犯賀縣桂嶺。就捕。而韋六哥與黎天龍。捍如故。李錫大集民兵。達攻其白冒五指。斬千三百七十人。而定。五年嶺西羅旁。據東南山海間。東西二山相踞。驚江急峽。飛巖斷壑。諸猺窟其中。至世宗朝。浪賊黃德祥等。雄據兩山。轉相寇掠。大司馬凌雲翼。既至

討賊乃部署八道並進。克木夷山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二千有奇。拓地數百里。置郡縣。捷聞。賜賚之。七年。總督劉堯誨。巡撫張任勳。十寨之役。卽新建伯舊蒐之。徭也。調募土漢十萬人。總四部者。征蠻將軍王尙文。思恩。將李應祥。進于三里。柳慶將倪中化。進于忻城。永寧將于嵩。進于夷江。潯梧將張榜。進于上林。堯誨移蒼梧。參政彭文質。周舜岳。監軍事。十二月。分道禽捕。九千百三級。俘者五千。捷聞。告郊廟。鬱林酋長黃邦緣。近北海。走博北沙田間。入興業。

全邊略記

卷八

四十一

諸縣。御史顧鈴。兵巡王原相。大徵兵。生得邦緣。斬首四百。撫民狠者幾四千人。八年九月。廣西巡撫劉堯誨。擒斬叛賊鮑時秀等。凡三百五十級。九年。高江諸徭酋盤宗明。大入猶巷堡。百戶劉卿與戰。墮水而死。巡撫吳善。檄標兵馳之。總戎呼良朋。斬首千有十一級。生俘八百有四十八人。起復侍郎郭應聘。再撫粵。遂改十寨爲三鎮焉。周安古。卯爲一。思吉古。鉢羅墨爲一。古蓬都者。剃丁爲一。以上官族。目韋。顯能。韋應。鰲黃。馮。各授土巡簡職。世其地。仍隸賓州。設土兵屯。

田以實之。歲糧三千三百五十四石。應聘又計禽羅陽土酋黃金彪。忠州土酋黃賢相。圍內遂寧。十年。馬平。獞。韋王朋肆劫。總戎王尙文。斬首六百有奇。其始也。境內與非我族類者。交錢財。責負甚急。出入縣庭。卒至戕賊。大司馬梁夢龍。察其弊。下所司。嚴譏非常。所與獞徭通利致富者。沒入官。著爲令。十三年。懷集。獞。嚴秀珠。大蹂于開建。封川之間。把總羅定朝。沒于毒弩。下兩廣總戎戚繼光。呼良朋。是以有金鵝之捷。大的五道而進。戴應麟出伏虎營。王如澄出蘭峒。魏。

全邊略記

卷八

四十二

宗瀚出石牛營。楊壽甫出仇峒。沈茂出會珠。前後斬級四百有奇。於是銅鍾牛欄石羊橋入峒。願克撫戍。唯命。二十年。交都統使莫茂洽。荒濤無度。黎維潭用。鄭松計。襲殺之。幾殲莫族。莫敬用等。竄我境上告急。維潭盡有交地。亦具款文。粵撫陳大科。閉關弗納。二十一年。黎維潭復函封。乞如。先朝從象胥後。前督府陳渠。直指徐宗濟。舊有疏矣。彼之雪仇有名。勿拒其勘處。陳大科以聞。下部議可。按察使楊寅秋。捧檄黎人。封還僞印。時莫人依土司爲逋藪。土司藉爲侵。

地有謂莫分道屯據。所收喪亾萬餘人矣。而安平龍州雷州以交黎劫焚告。寅秋日詐也。二十五年寶慶府城步縣護印照磨梅蕃祚條議。撫苗方略。時城步元知縣欲清丈苗田。苗大激。蕃祚順其土俗。治開釐諸奸。取苗之傲。驚者稍懲之。以定一方之變云。二月錄岑溪七山功。加撫臣陳大科右都御史。四月楊寅秋抵桂林賓州。用思明土官黃承祖策。擔土漢師五千人。整壁而待。特不以夜襲。搖款事。趣其方物。嚴裝抵關。候進止。設龍幄儀衛備盛。黎維潭亦跣白組。

全邊略記

卷八

四十三

其所對狀。世系世者。供繼井井。行叩頭禮。因諭之。給高平府治樓。莫氏交人。唯唯交戟之下。不敢失尺寸矣。督撫戴耀巡按黃紀賢林道楠報款竣。詔陞賈有加三十五年二月。廣西撫楊芳奏。安南夷官韋達禮。侵犯思陵。負險于公母山。竟莫能制。該國奉檄刺。灰函首詣鳳陽關。差范彥等。賈其印表。并三部貢物。惟世廟受莫登庸之降。封爲安南都統使。在事文武臣咸賞焉。銜壁獻琛之儀。未有如今日者。舉總督戴耀總兵王鳴鶴以下得。旨黎維新准襲都統使。

新頒銀印。令其叩關祇領。贖印銀兩。其免解以昭德意。裴宗奇等梟示。三十六年四月。總督戴耀報欽州事。夷人突入州城。破獄殺官。水陸兩防。悉未能遏。糾付帥楊應春。付使蔡夢說。俱戴罪。其爲殘莫遺孽。行黎維新補之。有旨戴耀久任。平居制禦。謂何。豈得諉老下吏。三十八年。酉陽土司冉御龍。先年以兄弟相讎之故。與永順土司彭元錦構禍。而御龍甥彭象乾。爲保靖土司。與元錦不相能。聲言元錦必反。督府通議勦之。辰州知府瞿汝稷。謂在羈縻之而已。黔楚

全邊略記

卷八

四十四

自征播後。城野皆非昔時。何堪鼓鼙哉。請于撫按願以檄喻之。喻而不順。用兵未晚。遂草檄千言。使人持喻。元錦柔服。再喻保靖。酉陽二司亦服。一方帖然。汝稷尋以卓異聞。天柱巡簡朱某。以德化苗蠻。教之耕田。治生息關。睦里苗蠻服之。仍選其俊子弟。教之讀書習禮。而身自率之。又舉其率教者。引之謁上官。使知官府之貴。一方遂爲善俗。知府瞿汝稷請于監司。題請天柱爲縣。朱某爲知縣。四十二年五月。瓊厓生黎節羅活。與抱由等峒。熟夷相構。那影懇乞火藥爲

禦。大帥楊鳴鶴。以為裨將張萬紀足辦之。而三戰三北。二月之役。薛鴻翽七十餘人死。四月之役。符起鳳四十餘人死。十一月之役。一千戶四把總九哨官五百餘人死。萬紀陣亡。于是兵科張國儒。彈劾督臣張鳴岡。大帥以下。曾國棟。袁應兆等。御史魯之繇。劾鳴岡。厚結粵璫阮鼎。以自覆也。四十三年。總督張鳴岡。巡撫林欲。屢巡按。命誨覆奏改州之議。曰。土官岑氏。世濟兇頑。天厭夷氣。三繼三絕。武靖乃斷。藤峽中之碧灘也。地險既深。狼兵復篤。似宜改州為鎮。近隸潯

全邊略記

卷八

四十五

州。移府判官于其地。簡衛弁統狼兵。更番戍之。便可之。四十四年。十月。粵督周加謨。撫林欲。屢為留稅增兵之議。以交賊督勝。集文淵等。驅象馬六千人。攻上思州。已逼馱英二村。復吞汪榜六路。德廬雖被天刑。余孽尚稽天討。憂心如燬。策餉勦除。四十六年三月。兵部議廣西夷案。曰。狡賊扶隆。祿山。虎踞自雄。鯨吞為虐。執誠獻俘者十夷。宜誅之于交趾境上。粵越皇威。至于安南。都統黎維新。高平府莫敬寬等。宜加褒賞。堅其恭順之心。八月。巡按命誨。曰。自董元儒謂夷

情日熾。土司日削。上思距南寧。僅數十里。如救焚溺。是以有那堂平。那賴三大營之役。下石西等州。久困蹂躪。是以有卜築。龍毒嶺之役。調土兵千人戍之。天啓二年八月。粵撫何士晉。奉援黔之旨。調泗城南舟萬人付之。札文煥。而部咨。又令與推官袁玉佩。面商狼兵可否。然而田州岑懋仁。招亡納叛。連結交夷。帶甲四十萬。安酋遣細人與之約。西南半壁。唾手然者。田州願請自備甲馬。以敵乎黃龍府。泗城願獻安酋書檄。以詰奸自居。而至于戍柳百人。尚乞撤回。殆貌

全邊略記

卷八

四十六

恭也。歟。蘭囚援遼。倡亂錦江。獯囚征蘭。窮兇富水。皆明鑒也。用漢不如用狼之奇。用狼不如用漢之穩。梧兵一千。粵東兵三千。留餉二十萬。粵力罄矣。十一月。總督胡應台。募解夷商二十四人。以報曰。濠鏡之地。若蓮花然。浮峙海中。一線小經。聯于香山。曰塘基灣。近年增稅二萬金。廣民食其機利。頃太僕李之藻。欲募三百六十人。乘風浮海。以圖恢復。張壽之來。竊疑之用夷攻虜。事不經見。責以戰守。三百猶存乎。見少如以習銳已耳。無取多選遠夷。致駭觀聽。今夏經毛

番仇殺灣夷。灣夷呼救甚急。助以酒米。張設軍容。紅
番始遁。創達幸濠鏡之不為澎湖也。時紅毛南州州
士官莫儁。劫肆有年。怙而不悛。頃通謀安酋。納其賂。
私助甲馬三千。祖母韋氏大義滅親。傳命莫欽明等。
計擒儁。墮樓。為保祚也。於是巡按賈毓祥嘉其內
變。請旌。韋氏詢于夷衆。舉莫伋襲厥職。三年五月。交
祿酋何惇。窺黔蜀之變。狡焉啓疆。集衆五萬。以一枝
從波羅而犯龍向。以一枝從遷隆。一枝攻上思。總兵
紀元憲堵之。斬賊百餘級而遁。

全邊略記

卷八

四七

職方氏論曰。夏典要荒。周官蕃鎮。大扞因俗而利導
之。逾湟絕嶺。雖扶輿暨紘。橫海伏波。而化理終塞。廣
東東莞伯何尚矣。廣西當嶺南右偏。土瘠而民獷。獠
猥獠窟焉。左黔右鬱。荔浦東西。殘破不次。大藤諸
峽深險。即被誅鋤。未數十年。復跨江出剽。非田寧梧
藤諸孱卒之所扼也。桂林之北。連武岡。則六峒為之
孽。柳慶之東。通懷遠。則八寨為之根。府江上下。近蕩
平而猶巢。右江岑猛。雖討除而復種。王盧再叛。思田
更強。自茲以往。經制日困矣。湖廣士官。皆據湖南巫

黔中地。錯辰常間。溪深峒險。難馴易囂。永順保靖。自
宋迄今。富強雄脅諸司。其構結也廣矣。其憤驕也堅
矣。夫西南夷。帶河礪山。迤五省而亘天半。昭其雅度。
漏彼綏人。乃國家神氣。不自厲揚。每行征誅。輒議調
發。當其備換連營。不費公家一錢。名稱佐急。及所過
恣掠。軍法難縻。慘于劇盜。蘇松征倭之血。可謂覆
轍。浸尋至于萬曆之季。援遼命將。遍及夷官。馭朽未
兢。巴渝先陷。於是既用夷治夷。夷權日疇。其有領兵
奮節。殞首疆場。朝議無所以優之。而爵級遂濫。或加

全邊略記

卷八

四八

文資。至于藩臬。或晉武秩。予以都督同知。名器苟阿。
禮貌配旬。裁抑則前賞化仇。寵褒則後錫已庶。實禍
藪也。走不敏懼焉。擬以文旌。止于太守之銜。武表極
于副帥之例。而五府玉帶之階。兩司花金之界。持之
甚力。其若土將而授流官。勿使楚居楚地。蜀轄蜀藩。
必達陟邊鄙。踈其黨助。然後箴常可察。隱怙易驅。蓋
畏其卒也。夫用兵多變。時勢殊。粵稽銅柱樹標。漢
卒斃于瘴癘者過半。韓襄毅定大藤之亂。善用達
軍。何其不崩不沉。迅若霆電。及新建王守撫處思田

潛芟八寨亦足振天威矣。後起者或以為未盡哲人猶難之。而况鹿鹿者乎。

全邊略記卷之八終

全邊略記

卷八

四九

全邊略記卷之九

海略

桐城方孔炤潛夫父輯
廣東福建浙江南直山東北直

古之神明之貺者率登祚於西北維我

皇圖受命奠位東南防海與防邊故並重云。

高皇登極之前一歲次在丁未嘉平月先已發湖湘粵

蜀之征復命信國公和湯等由海道進取福州廖永

忠吳禎等自明州即寧波也嚴程進風不數日舟師

奄至城下圍其水部三門一鼓克之元孽臣曲出遁

全邊略記

卷九

一

焉此海師之始也洪武元年春二月詔湯和還明

縣造海船漕運北征軍餉此海漕之淵也廖永忠領

和舟師自福航海趨廣東時倭寇劫掠蘇州崇明沿

海皆患太倉衛守禦指揮僉事翁德帥官軍捕之遇

於海門之上帶擊殺不可勝計生獲數百人得其兵

器海舟奏至詔以德有功陞本衛指揮副使其官

校賞綺帛白金有差戰溺死者加賜錢布米仍命德

往捕未盡倭寇遣使祭告東海之神德承命往倭畏

懼不復出沿海遂寧四年八月日本國王良懷遣使

來朝。按日本即古倭奴國。海中諸夷。倭奴最大。西南至海。東北至大山。國主世以王爲姓。羣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三島。又有附庸國百餘。拘邪衛最大。其國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小者及千。多止一二萬。皆倭種也。漢滅朝鮮。通使稱王者三十餘國。倭王最雄長者。邪馬臺。即邪摩維。歷漢魏晉宋隋。皆朝貢。稍習華俗。唐咸亨初。惡倭名。更爲日本。其俗男子魁頭。斷髮。黥面。文身。婦人披髮。屈紉。背跣足。間用屨。其喜盜。輕生。好殺。天性然也。物產金銀琥珀水晶硫黃。

全邊略記

卷九

水銀銅錢白珠青玉蘇木胡椒細花布螺蛳漆器扇犀象刀劍鎧甲馬。交市華人。喜得童男女。錦綺絲綿磁針。初是二年。寇山東。並海郡縣。及淮安。三年。又寇山東。轉掠浙福旁海郡。是年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賜璽書諭其王良懷。王禮秩具物。遣使隨秩奉表稱臣入貢。使未至。又掠温州。上又遣僧祖闡。無逸。開諭之。王遣使同二僧入貢。復寇海鹽。漂掠温州。初令浙福造海舟防倭。又寇福建海上諸郡。六年七月。靖海侯禎。俘倭于琉球洋。以於顯爲總兵官出海巡倭。

全邊略記 卷九

倭寇登萊。七年寇膠州。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文。却之。其臣亦遣僧貢馬茶布刀扇。上曰。私交也。却之。令中書遣文責王。九年遣僧歸。廷用等奉表。及方物謝罪。賜立。及使文綺有差。已而。上覽曰。良懷不誠。詔責之。十二年來貢。無表文。命安置于陝西番寺。十四年七月。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上却其貢。仍命以書責之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王居滄溟中。不奉。帝命。但知環海限山。肆侮縱盜。上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

全邊略記

卷九

與王。王并觀蠡測。自以爲大乎。王之國。始號曰倭。後惡其名。遂改日本。自漢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表貢。當時帝王或爵以王。由歸慕意誠。故復禮厚。若叛服不常。構隙中國。必受禍。王其審之。其九月遣僧入貢。乞還安置諸使。上曰。日本既謝罪。還其使。召至京。宴賞之。遣歸。十五年歸庭。用又來貢。於是。有林賢之獄。曰。故丞相胡惟庸通日本。祖訓所謂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謀爲不軌。故絕之也。是時惟庸磔。且三年矣。禁愈厲。四月。浙江都指揮使言。杭州。

四九一

紹興等衛。每至春則發舟師出海。分行嘉興。澈浦。松江。金山。防禦倭寇。至秋乃還。後以舟難出門。乃聚泊於紹興。錢清。滙然。自錢清抵澈浦。金山。必由三江海門。俟潮開。洋凡三潮。而後至。或遇風濤。動踰旬日。卒然有急。何以應援。不若仍於澈浦。金山。為便。其台州。寧波。二衛舟師。則宜於海門。實陀。或至於本衛。江次。有警。則易於追捕。若温州。衛之舟。率難出海。宜於蒲洲。楚門。海口。備之。詔從其言。十六年。寇金鄉。平陽。十七年。如瑤。又來貢。坐通。惟庸。發雲南。守禦。是年。

全邊略記

卷九

四

帝面諭信國公和曰。日本小蠻。屢度東海。卿等老強。為朕行視要地。和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以戍。二十二年。置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年。遣江夏侯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設衛所。遂塚。福建。漳泉人。為戍。二十五年。七月。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子弟。學于國監。上喜。禮遇。獨優。賜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來朝貢。按琉球在海東南。自福建。梅花所。開于洋。順風。利。船七日。可至。漢魏及唐宋。不通中國。隋嘗遣兵虜其男女五千人。元遣使招諭。亦不從。

洪武初。國分為三。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宗。山北王伯死。芝背使貢。其俗以盈虛為晦朔。以草木為冬夏。人皆去髻。隸手。羽冠。毛衣。無禮節。好剽掠。既遣人學于國學。夷習稍變。奉正朔。設官職。被服冠裳。陳奏表章。著作篇什。有華風焉。二十六年。寇金鄉。二十七年。命魏國公輝祖。安陸侯傑。都督楊文。練兵。備倭。二十八年。寇金州。三月。諭南海守臣曰。南溟浩濶。中有旬藩。方數千里。地多炎熱。時忽瘴癘。爾等率壯士。連歲戍此。朕甚念之。蓋自二祖御極。三譯來王。南海貢。

全邊略記

卷九

五

國占城等。凡六。西洋貢國。淳泥等。四十有六。皆設館于閩粵。享其奉琛。洋洋乎大海之風哉。其界。則沿海縣。接南安界起。歷海條。與為文昌界。舖前港。為會通界。神應港。豐盈。浦。為瓊州界。麻頭。浦。為臨高界。田禾。灣。為儋州界。我。詐。山。為昌化界。歷白沙。營。為感恩縣界。大洞天。小洞天。為崖州界。牙。郎。澳。雙。洲。門。為凌水縣界。七十二徑。牙山。淡水。灣。為欽州界。草水。營。烏。雷。山。為靈山縣界。青。嬰。池。楊。梅。池。平。江。池。為廉州界。郡州。為永安所界。洲。洲。為康海所界。潤。洲。為錦農所界。河。洲。獨。猪。山。為石。城。千。萬。所。界。桐。洲。小。黃。程。汾。洲。為寧川所界。青。聚。山。羅。浮。峯。為神靈衛界。海。凌。山。為雙海所界。小。獲。山。為海。朗。所。界。中。獲。山。為陽。江。所。界。大。獲。山。為新。寧。縣。界。西。雄。山。為。新。會。縣。界。萬。船。山。上。川。山。為。順。德。縣。界。石。岐。峯。為。香。山。縣。界。蛇。西。山。大。南。常。山。為。南。海。番。揭。界。烏。沙。洋。為。白。沙。巡。司。界。九。星。洋。為。福。永。巡。司。界。册。洲。洲。渡。杯。山。為。東。

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正東風。猛則由五島。歷天堂官渡。而視風之變。東北多。則至鳥沙門分鯨。或過韭山海關門。而犯温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正東風多。則至李西鼻壁下。陳錢分鯨。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犯錢塘。或由洋之北。而犯青南。犯太倉。或由南沙而入大江。犯瓜儀常鎮。或由大洋。而風歛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

全邊略記

卷九

八

陽。天津防倭者。以三四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向之入寇者。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賊居多。其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博人。善造。舟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間亦有之。乃因商于薩摩。而附行者。廣東。列郡十分為三路。高雷廉。近占城。滿刺。諸番。烟烽稀曠。東路。東莞。惠潮。皆倭寇不時出入之地。而東路為尤要。衝。若柘林者。則又東路控賊之咽喉。門戶。無柘林。是無水寨矣。無水寨。是無東路矣。瓊州四面環海。東西九百里。南北一千一百四十里。長山峻嶺。三黎錯居

其間。而五指腹心。盡為黎據。羣岡之中。定安尤險。稍或撤備。門庭皆劫。敵矣。福洋烽火。門寨設于福寧州。所轄官井埕。羅浮。為南北中三哨。後官井添水寨。則又以羅江古鎮。分為二哨。是在烽火官井。當會哨者。五小埕水寨。設于連江。所轄安鎮。北茭。焦山等。七巡司。為南北中三哨。是在小埕。當會哨者。三。日南水寨。設於莆田。所轄冲心。蒲禧。崇武等所司。為三哨。而文澳港。則近添設於平海之後。是在日南。當會哨者。四。浯嶼水寨。設于同安。上自圍頭。以抵日南。下自井尾

全邊略記

卷九

九

以抵銅山。大約當會哨者。二。銅山水寨。設於漳浦。北自金山。以接浯嶼。南自梅嶺。以接廣東。大約當會哨者。二。由南而哨。北則銅山會之。浯嶼。浯嶼會之。日南。日南會之。小埕。小埕會之。烽火。而北來者。無不備。由北而哨。南則烽火會之。小埕。小埕會之。日南。日南會之。浯嶼。浯嶼會之。銅山。而南來者。無不備。哨道聯絡。勢如長蛇。防禦之法。其能踰此耶。總計八岡之地。二面當海者。二。興泉是也。一面當海者。二。福漳是也。其要害地。如晉江。深尾。嶺窟。興化。冲心。平海。龍溪。海門

漳浦島尾南靖九龍寨溪是也。然莫有如福寧之尤險者。三面孤懸海中。如人吐舌。賊入必首犯之。舊寨設於三沙。近移松山似易。浙洋沿海舊設四總。今增爲四參六總矣。四參者杭嘉湖一寧紹一合一溫一也。六總者定海昌國臨觀松海金盤海寧也。悉其防禦之制。自內達外。有三重焉。會哨于陳錢。分哨于馬蹟羊山普陀爲第一重。沈家門馬墓之師爲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爲第三重。備至密固。乃若定海者是寧紹之門關。舟山者又定海之外藩。其地則故縣治。

全邊略記

卷九

十

爲聖者四。爲舉者八十。有三五穀之饒。魚鹽之利。可供數萬人。不待取給于外。非若普陀諸山比。國初置昌國衛於其上。屯兵戍守。誠至計也。信國經畧海上。以其民孤懸。徙之內地。改隸象山。識其小而未見其大。蘇松爲畿輔望郡。濱于大海。自吳淞江口以南。黃浦以東。海壖數百里。一望平坦。皆賊徑道。因不能禦之于海。致賊深入。其禍慘矣。今建議者曰。松江之有海塘而無港口者。則自上海之川沙南匯。華亭之青村柘林。凡賊所據。以爲巢穴者。各設陸路把總。以

屯守之。而金山界于柘林乍浦之間。尤要衝。特設總兵以爲陸路之領袖。又于其中添設遊兵。一把總專駐金山。往來巡哨。所以北衛松江。西援乍浦也。至于蘇之沿海。而多港口者。如嘉定之吳淞。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可入者。各設水兵把總。以堵截之。至于崇明孤懸海中。賊必經處。特設參將以爲水兵各將之領袖。而又于中添設遊兵。二把總分駐行治營前二沙。往來巡哨。所以遠哨海洋。遮蔽港口也。外內夾持。水陸兼備。上之可以禦賊于外洋。下之

全邊略記

卷九

十一

可以循塘而拒守。亦既精且密矣。乃若淮揚二郡。介於江淮之間。東瀕大海。三面隄防。考其形勢。起自東南。蓼角嘴姚家蕩綿延四百里。除安豐等三十六場。俱在腹裏。其爲要害之處。乃通州也。狼山也。楊樹港裏河鎮也。餘東餘西等場也。蓼角嘴呂四場也。掘港新開港也。廟灣劉家庄金沙場也。其尤要者有三。曰新塲。爲其出入至近。逼揚州也。曰北海所。爲其通新開港。且有鹽艘聚泊也。曰廟灣。爲其巨鎮。而通大海口也。須設三把總以駐之。仍用陸路一遊擊。駐海安。

則東可以控狼通海門之入。西可以捍揚州矣。倭患之作。嶺嶠以北。達于淮揚。靡不受害。而山東獨不之及者。豈可無意于此哉。良以東民便鞍馬。不便舟楫。無為之導接耳。所虞者登萊突出海中。三面受敵。且危礁暗沙。不可勝數。非請練之至。則舟且不保。何以迎敵而追擊。故安東以北。若勞山。赤山。竹篙。早門。劉公芝界。八角。三門。沙山。諸島。乃賊所必泊。我所當伺者。若白蓬頭。槐子口。橋。鷄。鳴。嶼。夫人。嶼。金。勞。石。倉。廟。淺灘。亂磯。乃賊所必避。我所當遠者。靖難後。太監鄭

不邊略記

卷九

十一

和等。帥舟師三萬。下西洋。日本遣人來貢。併擒犯邊賊二十餘人。即付使人治之。縛置橈中。永樂二年。使還。遣通政趙居任。賜倭王冠服。文綺。金銀。古器。書畫。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等。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踰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居任還。不受王餽。上喜。厚賜之。尋命僉都御史俞士吉。賜王印誥冊封。為日本國王。詔名其國之鎮山曰壽安鎮。國山。上為文勒石。九年。寇磐石。十五年。寇松門。金鄉。平陽。十七年。六月。遼東總兵劉江。以捕倭

捷聞。江嘗請於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塌上。築城堡。立烟墩。得縱望。一日。瞭者言。東南海洋內。王家山島。夜舉火。江以寇聚其間。亟遣馬步軍。赴塌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船三十一艘。泊馬雄島。寇眾登岸。徑奔望海塌。江親督諸將。伏兵堡外山下。伺賊既圍堡。舉砲發伏。都指揮錢真等。領馬隊。要其歸路。都指揮徐剛等。領步隊。逆戰。寇眾大敗。奔入櫻桃園。空堡中。官軍圍殺之。自辰至酉。擒殺盡絕。生獲百十三人。斬首千餘級。封江廣寧伯。自是倭不敢犯遼。宣德三年。七

全邊略記

卷九

十三

月。巡撫布政使周幹。言。浙江海鹽縣。地臨海岸。每有倭寇。洪武中。設海寧衛。及澈浦。乍浦。二千戶所。陸置煙墩。水備戰船。因得無虞。永樂七年。盡拘軍船。赴沈家門。立水寨。倭寇乘虛縱掠。水寨相去海鹽千里。不能救援。民甚苦之。請如舊報。可。六年。巡按陳炳。奏。廣東洋濶。寇屢出患。往者調軍五千人。海船五十艘。巡捕二十餘年。多被漂無益。請如福建。設立水寨。于潮州碣石。南海神電。廣海。雷州。海南。廉州。衛。每寨一官督之。八年。登州衛。戚珪。言。山東綠海。洪武中。置十衛。

五所分轄文登卽墨之地。都揮衛青乃聚軍三千八百人于登州。而別寨空虛。乞調還各歸其戍。詔御史三司計之。曰宜如珪言。是時海防頗密。賊不得間。貢稍如約。至京宴賞市易。飽恣其欲焉。正統初有吏周頌言。永樂間。因內官王鎮奉使日本。回奏調諸衛官軍。駕使海船于懸海沈家門等處。建立水寨。海船重大。非得順風便潮。實難駕使。不能赴敵。宜照洪武時例。冬依衛所守備。改作快船。于港口哨瞭。彼此應援。賊輯民僉矣。四年倭衆寇桃渚。五年御史李金言。

全邊略記

卷九

十四

洪武間浙舟七百三十艘。歲久廢壞。行寧波知府鄭珞言。急未得完。勅巡撫周忱。奏臣詢之匠作云。造一海舟。必得米千石。則物料百需皆具。踰三月可完。今各衛所已造七十六艘。共五十艘。所費若干。杭州倉見貯米一百四十四萬九千四百餘石。歲計官吏所給。不過六萬石。久則腐。請以新輸給匠。每舟九百八十石。期三月必完。則事易集而人不擾。上是其言。七年倭來貢。八年戶侍郎焦宏沿海分汛之議。曰浙自乍浦至昌國後千戶所一十九處。須都揮蕭華領

之。總督都揮使李從駐昌國。爲之中。福自福寧。至莆禧八衛所。都揮賈忠領之。自崇武至玄鍾十衛。都揮劉海領之。而總督都揮使王勝爲之中。從之。七月黃巖民周來保。龍溪民鍾普福。俱因徭稅。叛入倭。輒爲鄉導。殺擄桃渚大嵩諸處。皆與焉。貌于巧。爲縣官所譏。赴京梟磔。景泰三年正月。鎮守福建薛希璉等。奏今備倭軍船。分爲九澳。星散勢弱。烽火門小。埕澳南日山涪嶼西門澳五處。俱係要地。欲將出海。分爲五寨。哨其腹裏。衛出軍。已有行糧四斗。沿海行糧。宜於

全邊略記

卷九

十五

本衛月糧一石。內分出四斗助之。辦課魚船。止許四十料以上。朝出暮歸。裝鹽官船。止許三百料以下。編成字號。每年二月起。至八月終。許令裝載商鹽。各處水寨巡司。遇到量撥官軍弓兵護之。成化二十年。倭周瑋來貢。弘治八年倭壽蕘來貢。十八年二月巡撫應天都御史魏紳。奏爲海洋之民。習性貪悍。好鬪。輕生。中間盜徒。起于爭利。如崇明縣半洋錢營等沙。東漲西坍。無歲無之。舊坍者多有糧之地。新漲者歸有。力之家。貧弱賠徵。富豪專利。始則仇訟。終則劫奪。習

桀成風。遂至嘯聚。臣等欲委官檢閱。如先有而今。則先無而今。漲彼此通融。使田糧相稱。與奪適均。脫有強梗不服者。官調邊衛。旗軍舍餘發邊。民發口外。附近衛所子弟家人。多賊黨與。假名公差。陰實為盜。宜從重問遣之。正德六年。宋素卿永壽來貢。求祀孔子。儀注不許。斬人朱澄告。言素卿本臣從子。叛從夷人。守臣以聞。儀部主客以素卿正使釋之。令諭王効順。無侵邊。八年。僧桂梧等來貢。嘉靖元年。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服。諸道爭貢。大內藝興。遣僧宗設。細川高

全邊略記

卷九

十六

道僧瑞佐。反素卿先後次寧波。故事凡番貢至者。閱貨筵簾。並以先後為序。時瑞佐後至。素卿奸狡。饋市船大監以重寶。先閱瑞佐貨。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席間。與瑞佐忿爭。與相讐殺。太監又陰助佐。授之兵器。殺都指揮劉錦。大掠寧波。素卿坐叛論死。宗設瑞佐皆釋還。給事中夏言。上言禍起于市船。主客遂請罷市船。自是番貨至不得市。輒除奸豪家。久之奸豪欺負日積。番人坐索不得償。遂出沒海上為盜。諸負貨者利其速去。以危言嗾官府出兵捕之。番人益怨

恨大肆殺掠。而國中又多為之嚮導。於是工忤瘋徐必欺毛。臨瘋之徒。皆我華人。稱王海島。攻城掠邑。浙東大壞云。海夷佛朗機。逐滿刺加國王。蘇端媽末而據其地。遣使入貢。請封會滿刺加使者為昔英等。亦以貢至。請遣將助兵而復國。禮部議佛朗機初非貢國。侵奪鄰封。宜絕逐之。仍諭暹羅諸夷。以救患之義。初佛朗機人別都盧。恃其巨銳利兵。率屬疎世利等千人。駕五大舟。寇新會縣之西草灣。百戶王應思截之。生擒別都盧。以梟。二十八年四月。巡視浙江都御

全邊略記

卷九

十七

史朱統疏報詔安之捷。因言閩賊蟠結已深。變且不測。臣議得所俘偽千總李光頭等九十六人。交通內應。即以便宜。檄都指揮盧鏗。海道副使柯喬。斬之下。巡按勘覈已。御史陳九德。劾統不俟奏覆。擅專刑戮。請治其罪。坐鏗及喬等。初都御史朱統既報。語嶼擒獲夷王之捷。隨奏夷患率中國。竝海居民。前後勾引。若長嶼喇達林恭等。往來接濟。若大擔嶼。姦民姚光瑞等。無慮百十餘人。今欲遏止將來之患。必須引繩排根。永絕禍本。乞下法司。以正憲典。威奸慝者。統尋

去任。都察院議下雜捕奸徒。並土豪爲淵藪者。大彰國法。仍移檄各處。有能告捕魁惡者。重賞。首改自新者。聽免本罪。且浙福海患相沿。出此入彼。宜令輔省諸臣一體施行報可。按上海之事。初起內地奸商王直徐海等常闖中國財物。與番客市易。皆主餘姚謝氏。久留之。謝氏頗抑勒其值。諸奸索之急。謝氏度負多不能償。則以言恐之。曰。吾將首汝於官。諸奸既恨且懼。乃糾合徒黨。夜劫謝氏。火其居。殺男女數人。大掠而去。縣官倉惶申報。列司云。倭賊入寇。巡撫統下

全邊略記

卷九

六

令捕賊甚急。又令並居民。有素與番人通者。皆得自首。及相告言。於是人心洶洶。轉相告引。或誣良善。而諸奸畏官搜捕。亦遂勾引島夷。及海中巨盜。所在劫掠。乘汎登岸。動以倭寇爲名。其實真倭無幾。時承平日久。人不知兵。一聞賊至。卽鳥獸竄。室廬爲空。官兵望風奔潰。蔓延及閩海浙直之間。調兵增餉。海內騷動。朝廷爲之盱食者。六七年。至竭東南之力。僅乃勝之。蓋患所從起者微矣。給事杜汝橫往勘。朱統曰。諸賊已擒。又不分番民首從。擅自行誅。使無澤并爲

魚肉。誠有如九德所言者。統既身負大罪。反騰疏告捷。而鎗喬復相與佐成之。法當首論。其冒功坐視。諸臣通判翁燦指揮李希賢等。罪次之。指揮汪有臨。知府盧壁。叅政汪大受。又次之。拒捕番人方叔擺等。四名當處死。餘佛南波武者等五十一名。當安置。見存通番奸徒。當發配發遣。法司如覆。統鎗喬遂逮付獄。燦等下巡按御史提問。有臨等奪俸有差。統爲人精廉。勇于任事。開府閩浙。首嚴通番之禁。海中肅清。走馬溪之役。雖張皇太過。然勤官務人其罪。功過未明。

全邊略記

卷九

七

統竟坐憂憤仰藥而死。公論惜之。是時閩浙中大有力者。以賊艘爲外府。歲私貢有額。夜輸無算。率視等夷。略無文網之懼。不逞者健羨靡然。從風而沿海貧民貿易之利。所得於賊。每得利市三倍。卽火器刀鋌諸禁器。必先製完好。闖出以資之。而統務批其根。卒以不免。三十一年。倭流劫台溫寧紹破黃巖縣。七日而去。巡按林應箕曰。國初馭劄番夷。至爲周密。後以海液不驚。戒備漸弛。伍藉日虛。樓櫓朽敝。遇警輒借漁船應敵。號曰私哨。而官船廢矣。前都御史朱統議

招福清捕盜船隻。勦治有效。因量留福船四十餘隻。分泊海濱。其台州海門衛。實黃巖之外障。故以福船十四隻守之。節年所憑恃者此耳。近海警益數。海道副使丁湛文。將福船盡數遣歸。其原設官船既壞。仍雇募漁船以資哨守。兵非慣戰。船非專業。開警輒逃。全不足恃。以致羣盜鼓行。失事之誅。湛當首坐。得旨逮之。三十二年。倭犯溫州。叅將湯克寬。斬其二十八級。賞之。三月。海賊汪直糾漳廣羣盜。島夷大舉。自台寧及蘇松至淮北。數千里。同時告警。屯于浙昌國。

全邊略記

卷九

十

叅將俞大猷。舟師攻之。始解。時有失舟倭四十人。突至乍浦平湖海鹽之境。官軍遇之皆敗。十有六日。奪舟而去。賊犯松陽。知縣羅拱辰禦之。俞大猷邀擊。斬首九十六。叅將湯克寬圍賊於獨山民家。以火焚之。賊半死。餘遁于海。七月。巡撫應天彭黠。巡視浙江都御史王忬。各以倭寇出境。浮海東。遞來聞。倭自閩三月中登岸。至六月中始旋。留內地。凡三月。若太倉海鹽嘉定諸州縣。金山青山錢倉諸衛所。皆被焚掠。上海縣昌國衛南匯吳淞江乍浦。與諸所攻陷。崇明。

華亭青浦象山嘉興平湖海寧臨海黃巖慈谿山陰會稽餘姚等縣。焚蕩略盡。向來江南繁盛安樂之區。驟然多故矣。九月。崇明南泊失風。倭三百人不能去。遠近震恐。湯克寬班師守之。敗績于南沙。復追擊于寶山。斬首七十三級。有倭失風。飄于福興化流劫。太守董士弘。指揮張練。糾民獵戶。熾之。時諸島寇舟。倭居十三。而國中叛逆。居十七也。三十三年。倭犯太倉。攻松江縣丞劉東陽。死之。轉掠于蘇。湯克寬斬擊于海港。百有八十。倭薄通泰。焚掠鹽場。漂入青徐界中。

全邊略記

卷九

十一

山東俱震。四月。倭寇嘉興。叅將雷鏜敗績。周應禎。李九律。薛綱。朱應。瀾。死之。遂陷嘉善縣。副使陳宗夔。既禦。倭去。入乍浦。犯寧海。千戶洪岱。文昌。齡。王烈。俱戰而殞。南兵書張經言。國初。凡閩浙濱海之區。陸有城。守。水有戰船。故百餘年來。寇不為害。其後法弛弊生。軍士有納料放班之弊。於是強富者散遣。老弱者哨守。船壞亦棄不脩。寇得乘之而入。請預集兵船。以守要害。追補納料軍士。以實行伍。請理積歲料銀。以造戰船。上命張經往總督之。給事中王國禎等言。比。

本兵議上禦倭方略。欲以重賞招降賊首汪直等。臣竊疑之。臣聞勝國末。海濱多警。東南巨寇。有秩至漕運萬戶。及行省參政者。迄終無救。何者。其心不服。而爵祿不足以歆之也。殷鑒俱存。柰何復效。今四方羣盜所在。蠶起。皆幸朝廷不誅。無所創艾。就使部議得行。降一王直。未必不生一王直。古帝王招撫。不過脇從罔治耳。渠魁未嘗宥之。使渠魁來歸。宥賞以爵。是賞以勸惡。人誰不為。夫吾使民皆趨為惡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部曰。臣聞王直本徽人。故與浙人徐

全邊略記

卷九

三

惟學李大用輩。通番入海。既而悔之。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中。嘗為官軍捕斬海寇陳嶼主等。及餘黨二三百人。欲以自贖。是時有司不急救之。遂貽今日害。故臣等欲倣岳飛官楊么黨黃佐故事。懸以重賞。使歸為我用。以賊攻賊。非敢輕授王爵。示之弱也。上以國禎等言為是。漕運侍郎鄭曉奏倭寇類多中國。其中。有勇力智謀可用者。每苦資身無策。遂甘心從賊。為之嚮導。非包荒合垢。早圖區處。必為腹心憂。今議者。一日復市舶便。一日嚴誅勦便。夫市非禦夷之體。

誅妨好生之德。臣愚欲乞。聖明廣收武勇。申命各撫按等官。於軍民白衣人中。每歲查舉有膂力膽略智謀者。十餘人。以義勇名色。月給食米一石。令無事。率人捕盜。有事領兵殺賊。立有功勞。量議官職。不然。恐數人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僊芝者。益至滋蔓。難撲滅矣。臣又聞洪武中。倭奴數寇東南。傍海州縣。浙江一省。既遣信國公和。築城。又遣魏國公輝。祖。江陰侯高。練兵。又遣都督商嵩楊文劉德出。戰。又遣都督於顯出海巡倭。此皆上公元侯謀。臣宿

全邊略記

卷九

三

將猶且遲之數年。未得寧息。復遣南寧侯庸。趙。沿海漁丁島人。鹽徒蛋戶。籍為水軍。至數萬人。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禮部員外郎呂淵。宣諭倭奴。至洪武二十五年以後。海夷始靜。不得泄泄付之。無何而。已。倭犯吳江。指揮夏江。中流矢死。流劫嘉興。參將俞大猷。敗之。斬首二十三。又敗之。長礁。斬首十有八。八月。南太僕章煥言。比者江南之變。起于內地游民。利賊重貨。為之嚮導。我兵倉卒無備。徒手搏戰于溝塍。沮洳之鄉。故每出輒敗。夫兵者。因地形者也。今六七

郡間一村百落皆為戰場。敵形至難制者也。郡縣官相率閉城。使各鄉兵當賊左矣。令急築城堡於諸鄉。使固守于郡縣以待戰。今新設軍門。止以空文遙制千里外。如見戲耳。法莫如重將。重將當自軍門始。使參佐徧禪一稟束約。而後兵可使。亂可定也。政體不素立。郡縣之與督撫。相視如客。率然臨變。上官漫督之。而主者亦漫應之。軍情則苦愉不調。官帑則出人無稽。或一人兼數人之食。或數日無一餐之飽。或一家而數役迫之。或一人而數官臨之。目睫間已成胡

全邊略記

卷九

五

越。况百里之外哉。夫調兵非計也。臣謂訓練主兵。宜募粵楚青齊近海丁壯。及罪謫者。居之海墻。給配田宅。使之土著。而忘其鄉。計無便此者。外賊易見。內賊難知。東南大變。皆奸民釀之也。治外賊以兵。治內賊以誠。倘郡縣得人如龔遂者。示寬大。布恩信。問疾苦。時循拊。反側者將反。本而呼天。何變之能生。時倭屯于柘林。而募兵參將李逢時許國。以山東槍手六千人。遇賊于新涇橋。追斬八十餘人。許國仍從間道襲賊。伏起。拊揮劉勇陷陣死。我兵大潰。詔卹死事者。

以沙兵沙船。付僉事任環督之。令山東兵還。倭犯海門。兵備張景賢殲其衆于呂四場。海賊犯潮州。指揮黑孟陽擒斬以二百計。三十四年二月。先是工部侍郎趙文華疏陳備倭七策。疏下部復。謂祀海神降德。音增水兵募餘力。察賊情俱禪軍政。請下督臣酌行之。其差山賦。恐致擾。不必別遣。會崑山致仕侍郎朱隆禧奏請添設巡視福建都御史。竝開互市之禁。上諭閣臣曰。南北兩欺。本兵若罔知者。文華隆禧二臣疏似不同。從奏者當有依焉。今南破北虛。祖宗

全邊略記

卷九

五

養教恩深。豈以怨讎而忘先德。卿等其集兵部科臣。示朕此意。令就忠獻以告。於是兵尚書聶豹等震懼。請罪言文華之疏。臣度可行者已奏可之。其事有窒戾者。亦復疏陳其略。至隆禧奏設巡視。科臣謂官多民擾。其云開互市。科臣亦謂示弱。兼以北虜之市。為監皆駁寢之。昨歲文華已有市舶之議。臣惟祖制絕倭朝貢。不開市舶。良有謂也。得旨。南北兩欺。倭殘尤甚。豹等何有忠獻之告。豹益惶懼。上便宜五事。上切責其摭拾舊文。各降奪有差。蓋本兵豹不議。

遣文華故也。初文華條便宜首請遣大臣祭東海。禮部復如其言。上以問大學士嵩。嵩言遣大臣往祭。卽令察視賊情。訪求長策。或卽用文華亦可。上乃命文華往。文華本嵩私人。復自以奇術得幸於上。既由憑寵自肆。所睚眦卽立催仆之。百司望風震懼。奔走供奉。恐後公私財賄。填入其室。江南爲之困敝焉。至於牽掣兵機。顛倒功罪。以致紀律大亂。戰士解體。雖徵兵半天下。而賊勢愈盛。皆嵩引用匪人之罪。四月趙文華至松江祭海神。時倭據川沙窪柘林。

全邊略記

卷九

五

爲窳經冬涉春。新倭日至。地方甚恐。及狼兵至。人心稍安。總兵俞大猷遣遊擊白汝等。遣狼兵數隊往來。哨賊乘隙邀擊。稍有斬獲。文華謂狼兵果可用。厚犒之。激使進勦。至潛涇。遇倭數百。與戰不勝。頭目鍾富黃維等十四人俱死。衆兵夫亡甚衆。於是狼兵不足畏。復肆掠如故矣。巡按胡宗憲請以日本貢不及期。遵例阻回。令有司移檄其王。問以島夷入寇之狀。詔曰。可。永順宣慰司彭翼南保靖宣慰奇彭蓋臣各統土兵三千。至松江柘林。賊過金山。我兵大潰。犯常

然。知縣王鐵斬首百五十。遂奔江陰。叅政張景賢督于狼山。敗其倭巢。柘林倭新倭四千餘。犯嘉興。叅將盧鏗督狼兵于石塘灣。大敗之。賊北走。總兵俞大猷以永順兵追擊。共斬一千九百有奇。東南旗鼓。此其第一功云。御史屠仲律曰。海賊稱亂。起於負海姦民。通番互市。夷人十一。流人十二。寧紹十五。漳泉福人十九。雖槩稱倭夷。實多編戶之齊民也。臣聞海上豪勢爲賊腹心。標立旗幟。勾引深入。陰相窩藏。展轉貿易。此所謂亂源也。可設險防拒者。姑自浙東西大江

全邊略記

卷九

五

以南濱海數郡言之。入平陽港。則近金卯。入黃花澳。則近盤石。而逼溫州。入海門。則越新河。而冠台州。入寧海關。入湖頭壩。則窺象山。定海而瞰寧波。入三江口。則搖尾於紹興。入鯨子門。則垂涎於杭州。入乍浦。則流毒於嘉興。入吳淞江。則犯松江。入劉家河。入七丫港。則扣蘇州。此其大勢也。中間經行。或潛形於馬蹟山。或遞跡於大七洋。及大小衢。上下川。則其要害也。此沿海諸郡之通患也。故守平陽港。拒黃花灣。據海門之險。則不得犯溫台。塞寧關。絕湖頭灣。過三

江之口。則不得窺寧紹。把鯨子門。則不得近杭州。防吳淞江。備劉家河。七丫港。揚州馬蹟大七洋。大小衛。上下川諸險。則不得掩蘇松嘉興。此地險也。近日徵調各處民兵。遠近四集。徐邳山東永保川廣及軍門。編調各府義勇。無慮數萬。然師老財殫。竟不克庸功。之奏者。請指其弊。陳之。先發後行。尅期始動。前軍未啓。先聲已聞。一也。謀不預成。計不先定。冥行突進。動陷伏中。二也。守不據險。屯不列要。奔急救難。賊逸我勞。三也。兵不專一。主客雜聚。卒遇狡賊。易衣變飾。突

全邊略記

卷九

五

然來前。不能別識。四也。兵不素統。將不預設。一遇有警。卒然命官。本以烏合之人。帥以未識面之將。五也。法令姑息。紀律不肅。進有必死之恐。退無伏鑽之虞。畏敵而不畏將。六也。地形不習。險易不識。趨利不及。避難不早。七也。糧糗不儲。芻料不周。遠兵勞役。撫恤未至。枵腹待斃。窮愁思歸。八也。士不精選。勇怯無辨。前擊後解。謹然而散。雖悍夫勇士。或以無援而力屈。或見先奔而膽喪。九也。地狹人眾。不能旋轉。互相排擠。雖有勇敢。無以效其所長。十也。十弊不去。雖頗牧

操刃。責育執戈。終莫能濟。沿海各沙民。鹽徒打生手。及村壯悍夫。皆勇敢可用。然多樂效用私室。而不樂報名公家。何者。公家勢遠而文繁也。豪民保村里。則有餘充行伍。則無益。何者。行伍人多。而心力渙也。順其情。相其宜。振作鼓舞之。必有妙術。近蘇松嘉湖之民。嘗有糾集智勇。乘賊怠玩。或掩其昏暮。間能殺賊。奪其輜重者。隨為官軍。劫財奪功。夫居民出百次之力。卒被劫奪。曾不獲分毫之報。激眾怨。失民心矣。行民團結。自相防護。志在全家保妻子耳。有司輒謂其

全邊略記

卷九

五

能。遂報名入官。以故人各畏避。不敢復謀拒賊。此更沮其氣。而抑其忿也。請諭地方官。凡義民不願在官者。不得一切附報。嚴禁官軍。不得攘奪民功。斯民見利而動。無畏而奮。將各思所以自效矣。倭寇山東日照。至淮安。副使李政攻之。斬四十五。又倭千人犯蘇州。蔓于江陰。無錫間。總督直隸浙福右都御史張經。以平望王江涇。大捷來聞。先是趙文華疏。經玩寇。有旨逮經。至是捷音至。兵科李用敬。閻望雲。顧弘澤。袁世榮。高敏學等。因言經與悞失事。罪之誠當。今獲

首功以千計。倭奴奪氣。我兵激奮之時。宜乘勢搗拓。林川沙窪之災。以熾醜類。若復易帥。恐悞機會。上覽疏大怒。手批之曰。張經欺怠不忠。聞文華之奏。方此一戰。是何心也。此輩黨奸惡直。沮法恣。上命各杖五十。黜爲民。已而。上心疑之。以問大學士嵩。嵩言此事。臣昨問臣階。臣本二臣。松浙人。皆言經養寇。損威。殃民糜餉。昨狼兵初至。氣銳。經禁人不進。瓦氏憤曰。我自備軍糧。不效尺寸。何以歸。文華憤不能平。與御史胡宗憲合謀督兵。追賊經聞繼至。文華忘身。

全邊略記

卷九

三

狗國宗憲勇敢有膽。此上天垂祐所致。上乃遣官賜文華銀幣。方文華發疏時。永保兵已至浙。其日即有石塘灣之捷。蓋經以兵機貴密。文華宗憲輩。佻淺不輕與言。今戰勝。嵩乃言文華宗憲合謀督兵。掇甲經乃後至。殊失事實。狼土兵實服經威名。經被逮。衆志卽泮。渙周琬楊宜皆庸駑。非濟變才。且受制文華。宗憲由是倭患日新。而狼土兵復爲地方所苦。東南愈不可爲矣。兵備任環。總兵俞大猷。及永順兵。繼倭於陸涇壩。得級二百七十。又敗之于王江涇。斬級千。

任環又敗之于常熟金山。共級三百五十。趙文華以聞。上給宣慰賞。常熟尹王鐵及鄉官叅政錢泮。爲賊所掩。喪于軍。詔贈以卿。蔭其子錦衣。予祠祭。倭犯紹興。鄉御史錢鯨見殺。遂流劫杭州。俞大猷水戰于遮洋。得級百有三十。倭犯黃浦。殺遊擊周藩。于是巡按周汝斗。彈劾總督大帥以下玩寇狀。上責曰。近日江南調至狼土諸兵。不爲不多。督撫官遲疑觀望。養寇貽患。新賊繼至。合勢愈熾。又欲增調。不過假此遷延。奚有實心平賊之忠。江陰知縣錢鏞死于賊。

全邊略記

卷九

三

陷九里山。伏中。贈廕有加。三板沙倭出洋。任環俞大猷擊之于馬蹟山。斬級九十三。是日倭屯嘉定民家。環投火焚賊。盡燒之。總督周琬禡爲民。以楊宜代之。華巡撫李天寵。以胡宗憲代之。副使王崇古。斬蔡涇倭于靖江。四十首。餘者焚之於民宅中。高埠逃倭。爲浙兵逼。由濠嶺入歙縣。積溪流旌德。過涇縣。破南陵。官兵來援。引弓射之。賊悉手接其矢。諸軍騁潰。蕪湖縣丞陳一道父子俱死。嗟乎。零賊僅六十七人耳。所過莫可誰何。縱燎蕪南岸。渡北岸。商民登屋。以瓦石。

灰甓下。賊奔去。趨太平。時操江都御史史褒善駐太平。督鄉兵義勇禦之。大敗。城中人斷浮橋而守。賊往江寧。指揮朱襄戰死。直趨南京。我兵不敢對。自城上投之以火。城中亦獲其間諜。賊引去江南。金涇許浦白茆之倭。為俞大猷劉銓沉其舟。燬首百有五十。颶風大作。賊溺亦互溺焉。南京倭由秣陵關入溧水。所至望風先潰。遂入城。流溧陽。趨宜興。一晝夜奔二百里。至潯墅。都御曹邦輔圍之柘林。倭出海為僉事董邦政所擊。前後追于寶山。百六十有八。倭流至華亭。

全邊略記

卷九

三

及太倉。指揮張大綱被殺。邦政領把總婁宇。以沙兵躡之。及於楊柳橋。盡殪其衆。此自紹興。狼奔豕突。數千里。歷八十餘日。始滅矣。時趙文華以蘇寇之捷。已不得與為恨。見調徵戚集。妄謂陶宅之為柘林餘孽也。可一麾取。浙撫胡宗憲阿文華意。大言寇不足平。文華喜。營于松江之磚橋。約應撫曹邦輔。兵分四道。賊悉銳來衝。浙陣先潰。直陣亦陷。伏中自是賊勢益熾。台州亦有倭艘。參將盧銓擒其烏魯美。斬計四十。而三冊盡殄。兵備剝盡。亦督五千人來攻陶宅。不克。

應撫曹邦輔以許墅之捷聞。而叙董邦政芟刈之力。文華被陶宅挫衄。念甚。乃委過于邦輔。邦政曰。趨易。逃難。僥倖功。級乞加。究之。部曰。所謂逃難。陶宅也。所謂趨易。許墅也。籌量聲勢。難易何分。以流劫之剽悍。濟屯聚之蕃衆。益復芟矣。尚俟事平。總較功過。詔下。邦政于督臣逮問。初。文華聞蘇寇得滅。趨赴蘇。攘為已功。比至。則應撫露布行矣。文華遂大怒。乃以陶宅玩寇。坐輔政。而督臣楊宜。心知邦政功重。失文華意。受其嗾。語邦政。故違節制。不自保其矛盾云。御史

全邊略記

卷九

三

周如斗言。近日多本地鄉兵之功。而狼苗兵自浙敗。一無足用。川兵未見。可否。何卿沈希儀。昏眊衰悞。請罷遣二臣。並徵兵之令。上曰。可。給事中孫濟言。近見督察侍郎趙文華。請罷應天巡撫曹邦輔。總兵俞大猷。進剿在九月十一日。浙江次日方進。則後期之罪。不在直隸。矧今蘇松民士。謂邦輔實心任事。稱不容口。其前流劫留都之倭。又為邦輔所滅。功能了然。遽請斥罷。文華之意。殆不可。能時東南用兵。寇勢方熾。臣恐有妨大計。竊謂事。燧歸一。則責成專。而無彼

此牽制之患。昔者漢祖任韓信專閩外。雖智如張良。不使干與。所以能成大功。方今江南之事。督率不嚴。方略不慎。罪坐總督。錢糧不敷。調遣無法。罪坐巡撫。軍容委靡。戰陳退縮。罪坐總兵。策應不前。田境殘破。罪坐郡縣。簡察無實。功罪不明。或昧機專斷。強人從已。以致撓敗。罪坐督察。上從其言。倭至浙之平陽。衛弁祁嵩。劉愍。閔容。不克而死。倭至福之興化。衛弁楊一茂。及福清弁童乾。震俱被害。詔各贈廕之。周浦寺之倭。川兵遊擊曹克新。斬其百三十級。賊奔入

全邊略記

卷九

五

川沙寇俞大猷。兵備王崇古。及于老鶴嘴。賊百有七十。遂奔上海。而平陽之倭。劉及劉綱。張澄。俱死。是時調容兵太多。督撫率無長略。不能以恩威駕馭。諸兵恣睢。不奉約束。曹克新所領川兵。得斬二百。鏖戰殊力。大全土兵。筠連。擊手。奮銳。亦斬七十。乃百陽兩潰。我軍遂亂。大渡河千戶李燦。成都百戶鄭彥昇。死之。諸軍大奪氣。蜀與齊兩兵相鬪。而百陽大聚。奪舟徑歸。趙文華。犒慰之。不敢詰。百陽兵赴調。至九江。行劫。並殺其獲送官。曲禮。朝廷惟奪領軍者俸耳。項倭

自東清犯上虞。會稽者。為典史吳成器所斬。百有二十三。十五年。錢倉之寇。合倭於曹娥江。留守王倫。督土司田九霄等。斬其二百首。松江新場倭。傷我叅將。尚允。紹亡卒半千。總督楊宜。請大調邊兵。部持不可。宜聞淺不足應變。蜀楚粵黔。閩越中州。青齊軍咸會。宜袖手。懲張經之陷。諂奉文華。極其卑悞。文華雖厭薄之。然亦不怒。及土舍彭超之敗。永順。日田。豐年等。皆沒。按臣乘文華意。欲厚宗憲。遂劾奏宜失職。召文華入京。對寇起時。苦無兵。今兵集。苦無督者。上

全邊略記

卷九

五

以為然。罷宜。而以宗憲代之。四月。昨歲浙江巡撫胡宗憲。請遣使移諭日本國王。禁戢島夷。并招還通番。商犯立功贖罪。既奉。旨。遂以寧波生員陳可願。蔣洲。往。及是可願還言。初自定海開洋。為颶飄。至日本五島。遇王直。毛海峯。言日本國亂。王與其相俱死。諸夷不相統攝。須徧曉之。乃可。我輩昔坐通番。以窮自絕。實非本心。乞得通貢互市。願殺賊自効。遂留蔣洲。傳諭各島。而以兵護可願先還。宗憲以聞。且言洲等奉命出疆。法當徑抵日本。偶遇海峰等。于五島。即為

所說阻而旋。隱情未可逆覩。乞令本兵議制馭所宜。奉以從事。疏下部覆。東南自有倭患。以來有言悉帆。海奸商。王直。毛海峯等。勾引島寇者。有言彼國遭荒。米貴。各島小夷。迫於饑窘。乃糾眾掠食者。用兵數歲。捕獲亦多。招報參差。茫無可據。直等本我編民。既稱効順立功。自當釋兵歸正。乃絕不言及。而弟求開市。通貢。隱若夷酋。然此其姦未易量也。宜令宗憲等。振揚威武。曉諭直等。勦除舟山等賊巢。自明誠信。果海。孺清蕩。朝廷自有非常恩賚。俟蔣洲回日。保無他

全邊略記

卷九

三

變。然後議市。貢事疏入。報可。倭破慈谿。殺知縣錢煥。鄉副使王鎔。時浙東則慈谿獨慘。餘姚次之。浙西柘。林。乍。浦。烏。鎮。皂。林。皆賊巢。前後萬人。江南倭績至。犯瓜儀。流至圖山。北無為州。同知齊恩。舟師迎之。斬百級。至安港。伏發。恩父子嵩。叔等。二十一人皆戰死。倭乘勝至金山。殺千戶沈崇。王世臣于江中。遂犯西庵。沈莊。清水。俞大猷。董邦政。擊之。趨浙。早林。佐擊宗禮。帥九百人禦于崇德。三捷。得首三百餘。賊首徐海等。皆辟易。稱神兵。會三里橋。陷軍潰。禮與侯視何衡。俱

死之。是役也。禮驍勇敢前。用寡敵眾。血戰第一功。禮雖陷敗。然海等亦病創奪氣矣。初文華言。殘倭無幾。旋當清蕩。已而海警屢至。因上屢詰懼誅。乃攻李默。誹謗為脫罪之地。上大悅。陞文華尚書。加宮保。嵩因薦文華有文學。宜供玄撰。上不允。及是倭患日甚。浙之東西。江之南北。攻城殺將。羽書日夕。數至。部議遣大臣督兵往援。業已命兵部侍郎沈良才矣。上復諭大學士嚴嵩。以南地人事物情。再問文華。令備細以實對。嵩知上覺其欺。詞窮且見譴。乃令

全邊略記

卷九

三

文華自以其意。請復視師。嵩從中為言。良才不勝任。江南人引領。後文華至。宜仍遣督察。則諸臣不敢欺。蔽冠滅可期。上乃止。良才勿行。令文華即往提督。賜勅遣之。文華因奏薦文武官知兵可用者。副留守朱仁。守備朱應。戶部郎中陳惟舉。工部郎中陳茂禮。新補雷州知府盧孝達。原任漳州通判黃元恭。請悉發自隨。與良才舉何鳳郭仁。一體效用。蘇松冠自黃浦。遷于海。俞大猷以水師。斬其三百。冠陷浙之仙居縣。副帥盧鏜。從彭溪。斬其二百。倭寇復圍浙撫阮

鶚于桐鄉。胡宗憲遣使爲間于賊首徐海陳東而圍解。海有聽撫意。助官軍擊倭于魚山。再敗之。舟山三敗之。瀝表。宗憲奏于行間賞之。浙西寇惟陳東所部最強。久擾新場。旣而徐海後上。與之合桐鄉之圍。海先在三里橋陣傷。推東前進。久之不克。及胡宗憲間使至。海麾其兵遠退。東不得已從之。於是東遂與海有隙。宗憲微知其情。乃乘間急說下海。使爲內應。海許諾。卽計擒東。及其黨麻葉等百餘人以獻。而自帥其所部五百餘人。離乍浦。別營梁莊。官軍遂圍乍浦。

全邊略記

卷九

三六

巢用火攻之。連戰斬首三百餘級。焚溺死者稱是。奪回被虜男婦七百餘人。餘賊有遁入海者。指揮鄧城引兵追擊之。沈其舟。無一人得還。趙文華胡宗憲阮鶚以乍浦捷聞。時浙東仙居浙西桐鄉二大寇略平。其分掠海門者。把總張成已敗之。北寇流人常鎮者。總兵徐珏等敗之。及蘇松寧紹諸處相繼告捷。賊勢日衰。徐海旣縛獻陳東等。退屯梁庄。聽撫時索船索資。進退未決。其部衆無所得食。稍出營擄掠。至是官軍四面俱集。保靖容美兵自金山至。永順兵自乍浦

至。趙文華遂欲乘勢勦海。執海衆劫掠爲詞。使人責問之。海知有變。乃阻深塹自守。爲迎戰備。信好旣絕。我師遂薄賊營。會大風縱火。諸軍鼓譟從之。海等窮迫。皆闔戶投火中。相枕藉歿。於是浙直倭寇悉平。九月趙文華奏上功次。請錄土司彭蓋臣彭翼南彭明甫彭守忠等。及文武將吏績。祭告郊廟。上嘉悅。陞賚有差。三十六年江南自乍浦沈莊捷後。浙直悉靖。惟寧波定海舟山據險結巢。時土兵狼兵北兵萌兵已遣歸。而川貴所調麻寮大刺鎮溪桑植六千人。

全邊略記

卷九

三九

總兵俞大猷經營舟山之賊。夜大雪。賊出銳攻殺土官莫翁送。諸軍競怒而進。以棕蓑捲火擲之。斬首百四十餘。悉死。勅賞賚有加。時新倭復犯江北如阜敗之。凡二千流劫海門。犯高郵。掠揚徐。入寶應。衝天長。都弁田沃岳君寵皆死。敗趨盱眙。突泗州。由鹽城至廟灣。破清河。安東兵備于德昌。叅將劉顯率苗兵殲其渠首。得級百。賊焚溺者衆。遜于刀門港。命侍郎江東督山陝保河兵。往淮揚行剿。舊督楊宜之遣鄭舜功者流于日本。豐後。蔣洲之宣諭終不得見王。

亦僅至五島山口。豐後而止。其都督源義長遣僧德揚等護之歸。具方物奉表稱罪。欲修貢。初。蔣洲之再往入倭也。徧歷諸島。披誠勸諭。倭衆唯其言是從。又聞徐海誅請貢益堅。洲以是年五月歸。稱與直舟同來。洲至而直未至。人疑其詐。巡按周斯盛請罷貢罪。洲文華在工部。力言洲無他。而禮部僉廷議。皆是按臣。乃命罷貢。治洲。洲既逮。陳論倭始末。及言直以誠來。其未至必舟阻耳。九月。直至。泊兵定海。初。同洲來。實以颶風損舟也。宗憲乃使人招直。願見洲。洲方

全邊略記

卷九

四十

對理。疑缺。望不遣。遣千戶夏正質舟。直素與正善。恃質。遂請軍門請罪。具言其與洲戮力狀。乞得靖海中。自效。宗憲慰籍之。使居閒館。候命。陰束縛之。直義子毛臣聞直至。殺夏正。率其徒。叛入舟山。論討直功。宗憲加官輔。夏正。蔭子指揮。蔣洲既釋。罪出獄。竟窮死。汪直與羅龍文。宗憲皆徽人。相信。直因以十萬金。托龍文。餽嚴嵩父子。冀得授指揮銜。時浙中三司。與巡按周斯盛。議汪直。葉宗滿。背華勾夷。謀叛。王汝賢。越關出境。通應解獻。闕庭。顯戮市曹。其孽禍原在海

上。汪直。葉宗滿。就彼梟示。王汝賢。處絞。各犯妻妾及子。解京。給付功臣家為奴。嵩父子受賄。欲擬投降。宥死。且言。聖意欲如此。三法司等執稱。直等率衆。攻破城池。殺傷文武將吏軍民百萬。明是謀反。今作謀叛。已非正律。嵩曰。旨下再議。三法司曰。再議。則用反律。豈可減乎。嵩曰。原著兵部會法司。法司從兵部議。可也。皆曰。兵部即議。未減。法司亦不敢僉名。嵩父子。拂然不應。竟票。旨云。汪直。背華引夷。罪逆深重。著就彼處。決梟示。葉宗滿。王汝賢。既稱歸順。報效。饒

全邊略記

卷九

四十一

死。發邊衛充軍。嗚呼。威聖之勞臣。身首異處。而渠魁幸全。軀荷戈。然則張經。李天寵。求如宗滿。汝賢。二盜之多。金庸。可冀乎。三十七年。新倭大至。廣東千戶魏岳。高洪。死之。犯温台。及興泉。同時登岸。破福清縣。執知縣。葉宗文。舉人陳見。學訓。鄔中。涵。罵賊而死。攻惠安縣。尹林。咸。登陴守之。五晝夜不克。往焚南安縣。而林。咸。乘勝追之。陷伏中。沒。參將尹鳳。衝倭之給。樓。所斬。幾二百。虐。燬。少。熄。浙西。倭分掠。樂清。永嘉。指揮劉茂。朱廷。踰千戶周賓。俱陷于白塘港。鄉官僉事王德

見殺。詔治失事者。並優蔭死事者。倭復破福清南
安二縣。初宗憲誘直下獄。毛海峯遂與直絕。與倭日
妙善等列柵舟山。阻以岑港海中苦毒霧。賊憑高死
鬪。我兵不得利。倭犯浙象山。副使譚論戰于馬岡。斬
其七十餘級。舟山殘孽。福住柯梅。宗憲陰縱之出海。
播害閩廣。倭既泊于浯嶼。閩人大譟。謂宗憲嫁禍也。
南臺李瑚劾之。宗憲疑俞大猷以閩故。相為漏其情。
於是譏罪大猷以自希得。旨逮繫猷等失機狀。新
倭大至。攻福安破之。廣倭來往漳浦間。而舟山之孽。

全邊略記

卷九

三

結賊洪澤珍向屯浯嶼。新舊寇偏海上。閩將黎鵬舉
敗倭于七星山。斬首六十七。福州府遂得全。續有倭
犯江南崇明江北通州。指揮張如敗績。盧鏗引兵
哨遇之。殲其百三十人。寇斂入三沙。不出。江北副使
劉景韶同遊擊丘陞三戰三捷。丁堰如旱海安。其得
級百盡。銳復攻于潘莊。又得級二百。自南河以來之
寇。至是勦絕。廟灣之倭。合攻淮安。巡按李遂督曾克
新大戰于姚家蕩。斬首五百四十餘。劉景韶復擊于
伊莊新洲。斬其百二十首。以火攻之。復得二百十六。

流劫之賊悉死。惟是廟灣據險固守。我兵環而攻之。
李遂填撫鳳陽。堅以水陸斷其糧道。用圍困之計。而
通政唐順之視師來。謂寇不宜玩。環甲持矛入險。失
利。順之乃以經略三沙。行我兵百計挑戰。賊終不出。
劉景乃夷樹填壕。焚其舟。圍之數月。賊因夜雨。遯入
舟。順風去。我兵據其巢。頗有斬獲。江北悉平。兵部因
寧紹溫台之警。駁督臣宗憲曰。往歲舟山逐勦幾盡。
謂靡孑遺矣。春汛一臨。羣然四集。無慮數萬。豈盡烏
夷哉。方其煽亂。謂之來。及其少熄。謂之去。乘其少挫。

全邊略記

卷九

三

謂之捷。幸其他往謂之安。征調催科。將致生變。宗憲
等重寄。其若之何。上切責之。倭坐浯嶼經年。圍福
州郡城一月餘。賊破永福縣。至是毛海峯移衆南嶼。
建屋而居。唐順之往三沙。而宗憲亦檄官軍。令綜出
海擒斬。以百。遂奏捷音。三沙倭突海門。將犯揚州。劉
景韶等縱火併力。得級三百。賊勢餒頓。值江南副帥
劉顯以銳卒千餘來。李遂恐垂成之功。互稜致債。乃
檄諸兵盡屬之顯。白駒茅化七竈諸處。各斬首四百
餘。其衆悉殄。永福倭出梅花洋。裨將尹鳳張倚分艘

擊之迫于橫山前後二百有九十總督宗憲聞撫之
報捷者一千五百六十餘級方蒙獎賞而福清長樂
及王麟賄港之罰又繼報矣三十九年倭寇六千人
流劫潮州福建以亂募調廣兵多輕剽無賴驕蹇病
資不歷所欲即鼓行為盜自沙縣將樂攻泰寧破之
守弁王址劉兆元戴權俱死而閩撫劉燾張大其詞
曰四五月間新倭合於濂澳月港之鯨臣初驅戮再
下興泉凡斬七百有奇溺焚倍此部敘燾功第一四
十年潮州府大城所蓋客兵挾之為祟知府何鏗追

全邊略記

卷九

四

捕海夫劉伍等擒斬二百有差宗憲奏報浙倭蕩平
戰海者六戰陸者十有二前後計一千四百二十六
人參將戚繼光為最云四十一年倭大至自浙來者
合福寧連江賊攻陷壽寧政和寧德諸縣殺指揮齊
大祥自廣來者合福清長樂賊攻陷玄鍾所殺遊擊
倪祿延于龍巖松溪大田之境戚繼光劉顯既連破
賊于平港宿寇盡平及引兵還浙而寇合攻興化匝
月陣卒勞罷賊夜以布梯薄城開門城中始覺參將
畢高參將翁時器縋城宵遁同知奚世亮為賊所害

四十二年閩撫游震得告急乞以戚繼光駐北路之
福寧州以義烏兵隸之俞大猷駐南路之月港以歐
陽深諫之急起參政譚綸領浙人三千而令兩廣軍
門張臬搗其南灣之巢時劉顯來援興化見其勢盛
屯於江口興化素仰顯威名冀滅此朝食而顯坐以
相機共坐缺望矣興化倭陷平海衛殺歐陽深遂轉
掠寧德已四陷之劉顯俞大猷邀擊于遮浪斬首五
十而戚繼光浙兵至夾擊于平海大破之斬首二千
二百餘福州以南諸寇悉平閩撫譚綸以平海捷聞

全邊略記

卷九

四

武臣則繼光居最文臣則汪道昆萬民英等義士則
許朝光劉文敬等部酌敘之四十三年總兵戚繼光
擊仙遊餘寇盡破之王洽泮斬首數百遂奔漳浦繼
光自持短兵分為五哨緣崖披荆又斬數百其零賊
流入廣初歸善縣盜溫七伍端敗謝參將之陣未幾
七被縛端詣軍門求自效端即所謂花腰蜂也粵撫
吳桂芳粵帥吳繼爵受其降為前驅圍倭于那塘焚
斬四百上嘉賚之閩寇之流粵者適土漢兵大集
俞大猷湯克寬設伏以待梟斬約二百人所得零賊

又千餘。倭乃燼四十四年。倭至江北。副帥郭成。沈其舟所斬百三十。倭入浙。台山及福寧。戚繼光斬其三百。先是視師。通政唐順之。條海上事。有曰。國初海島近區。皆設水寨。今雙嶼烈港。浯嶼諸島。海賊巢據者。卽其故地。沿海衛所。軍伍素整。屯田亦多。及金塘王環諸山。膏腴幾萬頃。皆古來居民置鄉之所。悉皆墾種。浙廣福三省。原設三市舶司。所以收其利權。操之于上。使奸民不得乘其便。今數者已廢壞。宜令諸路酌時修舉。浙撫劉繼言。寧波舊設市舶司。聽其貿易。

全邊略記

卷九

四六

征其舶稅行之未幾。近奸侵利。故議裁今征安焉。又欲議復。海上港口多。而兵船少。此舉一開。島夷嘯聚。有不可勝言者。戶部亦以爲然。事遂寢。四十五年。官軍圍海賊吳平于南澳。已大破之。會俞大猷部下湯克寬等趨之不利。平走樟林。按臣劾大猷罷之。命戚繼光兼制潮惠事。隆慶六年。廣倭犯新寧。高雷官軍與戰。烏澳俘斬二百。以捷聞。萬曆三年。倭寇廣東。總兵張元勳破之於電白。二十年。命出師援朝鮮。朝鮮雖爲中國屬國。故亦臣附日本。日本酋平秀吉起。

自人奴。累以雄傑善兵。致位關白。將謀篡國。命行長平秀嘉清正等。率舟師直逼釜山。陷慶尙。掠開城。分陷豐德諸郡。朝鮮人望風奔潰。王李昫棄王京。走平壤。復走義州。願內屬乞援。日本清正出平壤。西復朝鮮王二子。駐兵咸鏡。督撫以聞。本兵石星議遣人探之。翰林董其昌以妾父黃應暘薦。有言其狡。乃用嘉興人沈惟敬。奉帖諭朝鮮王。別令副將祖承訓。史儒將兵渡鴨綠。抵平壤。拔之。倭酋平秀吉廢山城。自號大閤王。改天正二十年爲文祿元年。祖承訓兵至。

全邊略記

卷九

四七

平壤爲倭兵所殲。史儒死之。石星募能入倭關說者。沈惟敬請往宣諭。遂抵平壤。行長令牙將以肩輿迎之。執禮甚卑。稱秀吉曰。大閤願入朝。與朝鮮並爲外藩。惟敬歸報。石星以聞。加惟敬遊擊。往諭倭撤兵歸島。以侍郎宋應昌爲經略。郎官劉黃裳袁黃爲贊畫。以李如松爲東征提督。時趙志臯當國。張位新叅。志臯虛已。馮之位引楊一清翟鑿故事。欲經略東陞。志臯故畱之。石星乃推宋應昌位。頗不悅。宋請薊遼兵將。星希位意。用如松。而應昌已遣惟敬入平壤歸矣。

如松至軍大會文武將吏見惟敬而叱之。叅軍李應試請問曰。君何不藉惟敬給倭封。而陰襲之。此奇計也。應昌如松以爲然。遂誓師東渡。二十一年沈惟敬三人平壤約以新正七日李提督齎封典過肅寧館。行長命牙將二十人來迎。副將李如松易倭冢。伏甲士擒之。倭驚潰逸去。僅殺三人。以首捷報。倭將還告行長問惟敬。惟敬曰。必通事達情兩誤耳。行長令親信小西飛禪守藤。隨惟敬謁如松。如松加撫遣歸。平旦行長貯風月樓候瞻。然節倭俱花衣夾道迎候。如

全邊略記

卷九

早

松分布將士整營入城。諸將畏倭。逡巡莫入。形遂露。倭急登陴拒守。如松麾兵攻之。論諸將無割級。南將吳惟忠奮勇登城。倭退保風月樓。夜半行長履兵渡大同江還龍山。旦日如松入城。遼人竊級上首功。南人西人皆無級。一時譁然。贊畫袁黃面折如松。以三不可經略乃令遼人均功。與南西軍并以一級敘。惟敬名下以大捷聞。遼人之竊級也多。朝鮮人腐首。朝鮮人恨之。訛曰。倭棄王京遁矣。如松信之。輕騎趨碧蹄館。馳至大石橋。馬蹶傷額幾死。倭人圍之。僕夫李

友昇力戰。援如松出圍。遼兵過橋者盡死。友昇亦戰死。仍以猝遇倭闕殺捷報。大兵退守開城。然東師自碧蹄之敗。軍氣大索。有諜言清正截鴨綠江。遮我歸路。經略宋應昌茫然無措。劉黃裳議還遼避之。袁黃幕客山陰馮仲纓請使清正說之。因請同事金相爲副。應昌賞之。奉諭帖以往。至咸鏡。畱相外觀形勢。而仲纓單騎突入倭營。清正盛張軍威迎之。仲纓立馬大言。清正懾服。率諸酋跪拜受諭。亦以秀吉受封爲請。仲纓曰。先還朝鮮。王子陪臣如約。然後可。清正唯

全邊略記

卷九

早

唯隨令王子陪臣見與訂盟。交割王京傳示。拔寨東還。仲纓誑之曰。恐朝鮮人有邀之者。慎防之。清正旣行。金相領健卒百人。俟倭盡。邀其星落者殺之。黃裳忌黃收功。責其通倭結好。仲纓示以所殺。乃愧服。分級十之三。與劉門下。應昌敘其事。如松怒。揭仲纓賣倭宵遁。論以軍法。并揭袁黃罪。袁遂削籍去。如松欲乘倭情歸擊之。而倭爲步營。用分番休迭法以退去。別將劉綎查大受祖承訓等。各進屯險。倭大驚。前移釜山。屯種爲久戍計。兵科侯慶遠謂全師而歸。所獲

實多。上乃論朝鮮王還都王京。我兵以次撤歸。經略疏請俟倭盡歸。量留防戍。提督李如松駐師平壤。餽餉不給。叅軍李應試曰。師老糧盡。坐待何為。沈惟敬馮仲纓不足使乎。如松乃詣定州與應昌謀。適副將查大受得倭文一通。詞意甚謹。不復以天正紀年矣。稱萬曆。稱陪臣云云。如松乃召惟敬私語。定計以親信守備胡澤副之。駕小舟直趨龍山。行長曰。往事不必言。大閣托我大事。今日天朝如何。惟敬曰。經略提督殊憫惜。第無降表。難以據奏耳。行長曰。須天使

全邊略記

卷九

五十一

至南戈會大閣裁之。惟敬還報。應昌以謝周梓徐一貫為正副使。齎諭帖往。惟敬先馳報行長。行即集平秀忠平正成諸酋于王京。迺徐謝二使入。二酋曰。必責我衆還島乎。沈大人當送至金山。四月十七日。倭衆出王京。如松令諸軍次第進發。正成行長狀上。經略提督獻米五萬石。諸將各分市于其下。兵士大賴以安。黃應賜勸如松躡倭。可得利。遂馳度鳥嶺逐之。倭人還兵復讐。遂攻下晉州。沈惟敬及二使至南戈崖。平秀吉貌禮甚恭。付還王子臨海光海二君。及相

將三人。三都八道悉還朝鮮王。使小西飛禪守藤齋。乞封表。隨二使入境。八月東師歸。上諭本兵許其封。勿許其貢。宋應昌再遣惟敬入倭營。趨謝表。十二月以侍郎顧養謙代為經略。宋應昌及李如松等取回。二十二年秋議日本封貢。時顧養謙受代于寧遠。宋應昌待罪都門。予告歸。劉黃裳亦論去。南北將領吳惟忠等先已西還。倭使小西飛留廣寧。秀吉表文且至。養謙具奏。身任封倭。千年可保無虞。下廷議。詔小西飛入朝。羣臣或奏言不便。已而定議。命臨

全邊略記

卷九

五十二

淮侯子李宗城都指揮楊方亨充使。同沈惟敬往倭國封平秀吉為日本王。二十三年。勦衛李宗城奉使往日本。所經行之營。尤索貨無厭。次對馬島。太守義智夜飾美女二三人。更番納行帷中。宗城安之。倭酋數請渡海不允。義智妻行長女也。宗城聞其美。併欲淫之。智怒不許。適謝周梓姪隆與宗城欲殺之。隆誑其左右曰。倭奴三三兩兩躡足附耳。似有變。宗城懼。棄壘書夜逃。比明失道。自縊于樹。副使楊方亨擗聞于朝。臣王闕然。督撫直指皆言。倭情未常有變。

正使自為奸人誤耳。乃改方亨為正使。惟敬為副。立限渡海。二十四年。楊方亨沈惟敬奉冊如日本。烏撒蓋平秀吉齋沐三日郊迎接使。受封。行五拜三叩頭。山呼禮。禮畢。額使者備至。朝鮮王議光海君致賀。已而聽嬖臣李德聲言。使州判奉白土紬為賀。秀吉怒。告惟敬曰。若不思二子三大臣三都八道。悉遵天朝約付還。今以卑官微物來貨。辱小邦耶。辱天朝耶。惟敬慰諭之。秀吉曰。今畱石蔓子兵于彼。候奏聞。天子處分。然後撤還。翌日具貨物數百種奉貢。遣使

全邊略記

卷九

五

齋表文二通。隨冊使渡海至朝鮮。廷議畱使于朝鮮。取表文進驗。其一通謝恩。其一通乞。聖天子處分。兩國是非。眾皆謂真偽未可知。而異議紛然矣。二十五年。石星請自往朝鮮。論兩國就盟。退兵不許。再議東征。先是總督孫鑛。別令其下葉靖國。致禮清正。約殺行長。付封典于清正。成功為清正所斥。孫慚阻。乃欲破壞封事。與石星相訐。刑尚書蕭大亨欲代星位。撓其功。張位在內閣。必欲以武功表異。于是科道爭論星辱國就逮。而孫鑛亦罷。遂以邢玠為總制。麻

貴為備倭大將軍。楊鎬為經理。楊汝南丁應泰為贊畫。麻貴抵遼陽。請濟師。邢玠疏請募土漢川浙兵。并調薊遼宣大山陝兵。及福建吳松水兵。劉綎督川兵聽勦。貴密報候宣大兵至。取金山。則行長擒清正已去。玠以為奇着。乃檄楊元屯南原。吳惟忠屯忠州。麻貴至碧蹄。以行長營金山。清正營西生浦。梁山當東西扼險。再請益兵。大學士位請屯田于開城平壤。朝鮮王曰。地峽峭。不任墾。議遂寢。軍騷故也。久屯。滋蔓故也。倭聞惟敬被執。盛兵西下。清正圍南原破之。

全邊略記

卷九

五

遣人楊元西奔。玠時在遼陽大驚。麻貴請于玠。欲棄王京。退守鴨綠江。海防使蕭應宮以為不可。自平壤兼程趨王京。叱貴止之。玠召參軍李應試問其計。應試請。廟廷主畫云何。玠曰。陽戰陰和。陽勦陰撫。政府八字密畫。母泄也。應試曰。然則易耳。倭判以處分。絕望。其不敢殺元。猶望處分也。直使人諭之。曰。沈惟敬在。即退矣。因請使李大諫于行長。馮仲纓于清正。玠從之。玠請李如梅充禦倭副總兵。赴朝鮮。倭至漢江。楊鎬遣張貞明持惟敬手書。往責其動兵。有乖靜

俟處分之實。行長正成始尤清正之輕舉。不進王京而退。貞明返至中途。爲人所刺死。貴報青山積山大捷。應宮揭曰。倭以惟敬手書而退。青稷並無接戰。何得言功。玠鎬怒。遂劾應宮。惟怯不親。狎解惟敬。兵科候慶遠叅之。遂並逮。同石星下。詔獄已。而星與惟敬俱坐大辟。應宮謫戍。天津副使許承恩。揭稱天津不必防。海運必不可行。船必不可用。與玠意忤。楊鎬劾其阻撓。逮之。二十六年。經略邢玠。使李大諫通行長約。勿援清正。麻貴遣黃應揚賂清正約和。而率

全邊略記

卷九

五

大兵奄至其營。令陳寅攻山寨。寅身先士卒。冒彈矢。勇呼而上。斫柵兩重。清正白袍躍馬。督倭拒守。其第三重柵垂拔。楊鎬密令茅國器竊割倭級。國器以李如梅未至。不便首功。遂鳴金罷戰。詰朝如梅至。攻之不拔。朝鮮臣李德馨。訛報海上倭船揚帆而來。鎬不。及下令策馬西奔。諸軍遂潰。清正縱衆逐北。我兵死者萬餘。遊擊盧繼忠三千人殲焉。鎬潰奔星州。撤兵還王京。會同玠露布言蔚山大捷。諸營上簿書。士卒亡者二萬餘。鎬大怒。駁改。止稱百十人。丁應泰聞蔚

山之敗。慚惋詣鎬。問後計。鎬示以張位沈一貫手書。并所票未下旨。揚揚功伐。應泰怒。驗進退實情。首論位一貫交結邊臣。扶同欺蔽。鎬附勢煽禍。飾敗張功。及麻貴李如梅按律悉當斬。并鎬駁改陣亡兵馬卷冊封上。上覽奏震怒。欲付之法。內閣志昇。趙力救。得允。鎬聽勘部推候慶遠查勘東征軍務。上不允。用給事徐觀瀾。上怒內閣位。密揭薦鎬朋欺憤事。劄籍去。是時主事丁應泰獲朝鮮臣申叔舟海東紀略冊。見其紀年大書日本偽朔。而書永樂宣德正朔。

全邊略記

卷九

五

于偽朔之下。應泰上其書。又聞朝鮮求地于玠。玠許之。具題以寬奠夾江洲地界予。應泰上疏摘發李昭奸狀。有旨并勘。勘臣將至。玠急令麻貴趨清正。董一元趨正成。劉綈趨行長。陳璘水路趨海。劉綈兵逼行長營。使吳宗道約行長爲好會。行長許以五十人往。綈大喜。分布諸將。四面設伏。令健卒詐爲綈。而綈詐爲卒。執壺觴侍。令軍中曰。視吾出帳。卽放砲圍倭。衆亂斫之。翌晨行長果從五十騎來。偽綈磬折迎于帳外。及席。行長顧執壺觴者曰。此人有福氣者。綈驚

愕置壺觴而出。司旗鼓者驟傳砲伏兵盡起。行長騰躍上馬。從騎一字雁列。風剪電掣。旋轉格殺。遊擊王之翰率黔苗兵來援。倭始奪路而去。明日遣人謝宴。綖亦遣官謝。謂。席放砲敬客禮也。誤生疑心。行長唯唯。遣使綖巾幟。綖進攻城。行長潛出千餘騎扼之。綖敗北。喪士卒千餘。陳璘亦棄軍遁。覆舟溺死者萬餘。綖璘互相訐揭。玠槩不以聞。麻貴至蔚山。望之空壘。及趨而至。忽然旗幟蔽空。貴策馬而逃。喪兵十千。董一元使茅國器約正成完封局。正成陽聽之。奄殺

全邊略記

卷九

五

我兵殆盡。僵屍四十里。勘科徐觀瀾聞報。大罵諸奸。參奏四路喪敗。旨下部再勘。詔斬馬呈文郝三。聘以狗一元等各帶罪立功。初。上見丁應泰疏。謂御極二十六年。未見忠直如此人者。書其名于御屏。一貫懼。賄玉熙宮宦官知文溪演東征戲文。熒惑聖覽。乃霽威。復召一貫入閣。而台省急攻志臯。註籍不出。倭將各統兵歸國。時平秀吉已于七月九日死。諸酋久有歸志。玠斂軍中數萬金賄諸酋。隨之渡海。求秀吉之子。永結和好。諸酋欣然揚帆。同日南去。經

理萬世德自六月受命。遷延不敢前。比聞倭退。兼程馳至王京。會同邢玠奏捷。遣三百人分送三酋。亦遣百人送玠。渡鴨綠江。玠即縛之以獻。俘云。主事丁應泰再疏玠等遣茅國科假官齎賄。隨倭渡海。並無戰功。偽奏膚捷。一切奸狀。而給事劉餘澤陳如吉劾其妬有功者得。旨罷應泰。勘之。勘科徐觀瀾亦抗疏。參一貫大亨玠世德。四究者黨和賣國。疏至長安。侍郎張養蒙尼之不得上。時觀瀾方駐遼。身歷金山蔚山忠州星州南原稷山。查劾各處敗狀。據實入冊。大

全邊略記

卷九

五

亨危之。通于一貫。遂簡觀瀾前疏中。有抱病語。准賜骸骨歸。改差給事楊應文代完勘事。應文盛稱玠鴻伐。而中外莫敢有言者矣。二十七年。吏科陳維春劾奏贊畫主事丁應泰。神奸黨倭賣國。薊遼總督邢玠奏稱監軍御史陳效為丁應泰所逼。身死異域。初效同徐給事會勘。自誓曰。效若庇同年楊鎬。則不生還。後竟食言。及應泰疏出。乃曰。吾為羣醜所誤。官何足論。奈不諱于名簡何。無奈張內閣書。吾悔無及矣。至南原。又曰。夢陣亡諸鬼索食。吾其殆乎。與萬世德對

坐舉茶遽僕頃刻死。給事中楊應文勘報東征功次。四路擒斬。如邢玠所奏。玠廕錦衣世官。世德廕子入監。綏璘貴各升級。一元復職。鎬以原官敘用。陳效亦廕子錦衣。沈惟敬棄市。始撤朝鮮戍兵。先是玠世德與朝鮮王李昫議。畱兵善後。昫固拒不從。曰不戰而去。何必善後。小邦無糧。不敢畱兵。監軍陳效怒曰。不畱兵。豈成戰局。因強畱兵萬五千。朝鮮不肯給餉。戶尚書陳渠謂七八年來所費本色百萬。折色四百萬。必朝鮮辦餉。方可議成。畱兵尚書蕭大亨心知朝鮮。

全邊略記

卷九

五八

占此集戍。遂議撤之。福建巡按方元彥奏。初紅夷之人。閩不過二船。貪漢財物。為奸商所誘而來。久之賈人欺給。盡沒其貲。夷為無告。守土大吏不辦。侏儻之言。惟憑通事顛倒。以致夷人忿而稱亂。自後時時見告。不可復止。二十九年。吏科曹于汴劾奏。尚書邢玠。經略播州。苟且卒事。以致禍結。兵連。戕民耗國。經略朝鮮。掩敗支吾。既稱倭將義弘。斬級矣。倭將正成。生擒矣。義弘正成。見在無恙。復以書來。申明和約。則當時死于兵戮于西市者。何人也。此古今未有不欺。幕

士金相嘆其以無辜講和之夷。誘之為俘。驅之就死。不勝憤。削髮辭去。不大愧玠哉。姑息優容。四千金債。伺之說。又見于兵垣合紉。是益之愆也。三十年。倭王平義智。還其所擄于朝鮮。朝鮮王李昫。安置倭使。橋智正于絕影島。告急于我。乞得水上名將。為賊所畏。憚者。于是趙楫上其事。而給事桂有根。洪瞻祖。孫善斷。皆策之。亟有旨。檄勅申誠朝鮮。勿以儒緩解免。鎮江旅順各嚴之。三十五年。朝鮮國王李昫。以倭情見報。曰倭家康已傳國政。盡反秀吉所為。自庚子迄

全邊略記

卷九

五九

丙午。屢使訂盟。發回所擄人口。遣僧松雲往詞之。秀忠家康之子似致恭順。大司馬蕭文亨奏其事。戶尚書趙世卿奏。閩撫徐學聚之。劾稅監高宗也。利盡山海。布滿諸洋。日本暹羅。呂宋和蘭。大泥占城。巖腥相接。歐思等住石馬林。宗文等住中左。海口如織。復勾紅夷等番。許其通貢。侵入南灣。殺戮商漁。無算。塗炭至此。追其亂萌。晚矣。三十六年八月。琉球通事郭國安具密狀。曰日本摩薩州。世習強兵。今春遣花山權左衛門。率眾三千。取琉球國。三月廿六日。連破孤山。中山

王降。遷其宗器。及其弟叔三法司五百餘人。載歸摩薩。九月。差十酋長往琉球。丈田起賊。其意挾琉球以通閩浙也。閩撫陳子貞上其事。三十七年。倭玄蘇平。景直等。資其國書。載船舶朝鮮之對馬島。假道修貢。遼撫李炳上其事。九月。琉球差鄭俊梁順。告急于中國。則其王妃所遣也。三十八年九月。倭假琉球修貢。長史蔡堅。通事林世重。入京以窺之。三十九年。浙江巡撫高舉。奏台溫兩通之交者。三盤也。宜一哨。台之大陳。一哨。溫之東洛。嘉兩通之交者。莆舉也。宜一哨。

全邊略記

卷九

六

寧之陳錢。一哨。嘉之洋山。設有遊擊將軍。重其控制。薦成啓元。梁文領之。四十年五月。朝廷回賜勅書。土舅毛鳳儀。賞之于摩薩州。州主給米百五十包。仍護送之于倭京。閩撫丁繼嗣。飭汛議曰。台嶺二遊之守。松山為北戶也。三江口為興化之門庭。守要于劉灣與苦嶼。萬安等哨。甚近海澄。機兵舊係土著。今以浙易土。稍厚其餉。免鬻弊矣。四十一年。粵帥王鳴鶴。疏謂倭借對馬島互市。為入朝鮮之梯。以為中國能救朝鮮。不能救琉球也。今乘其弱。據雞籠淡水。借其

貢道。為入中國之梯。臣昔勦寧征播。並策北虜。四十二年。朝鮮王李昞。以倭情來告曰。平義智差資書契。要求貢路。詞設悖慢。或屬關白之謀。每以琉球被滅。為張詡。此不足憑較。曩奉兵部咨。許本國便宜。從巧開市。金山。超海之船舶。留浦之日。月坐鯨之人數。邇平屢乞增船。親詣王京。顯示陵逼。謹陳機務。以洞其信然之志。四十三年。浙撫劉一焜。巡按李邦諱。會奏。普陀之望日本。風帆三日可到。寺建自宋元豐。方國珍據之為亂。洪武乙丑。信國公和燔其官。移像于郡。

全邊略記

卷九

空

城角東棲心寺。天順後。奸僧日煩。嘉靖間。倭據普陀。流毒億萬。事平有旨。移寺于縣之招寶山。僧徒潛住者充軍。今萬曆壬寅。奉聖母重建。標下一遊。定海一哨。若復興造。防守更難。伏惟裁察。不報。十月。粵督張鳴岡奏。粵海且夕。以濠鏡澳夷為兢兢。多蓄倭奴。以為羽翼。臣令道臣喻安性。香山縣令但啓元。躬視海中。宣上威德。獻出倭夷一百二十三名。待以不殺。令歸本國。已載舟而掛帆矣。夷日咩吵。啣咕啾等。立狀為之永禁。四十四年七月。禮部奏。西洋夷屢

迺我熊三拔。及已故利瑪竇。不知何所慕戀。遠來久處。說者謂香山縣蠓鏡澳夷之細人也。前此賈夷棲蓬誅草于澳中。次第柴屋築城。招倭奴紅毛番海鬼。竊據其地。習華語。讀華書。衆庶既利其賕賄。士人亦墮其雲霧。今如豐陽瑪諾等。大煽夷教于洪武岡。非我族類。實逼處此。令甲于外夷。必核印表。重譯而後敢入。豈有不經路引。根株深固。識者抱郭欽江統之憂。請亟罷遣。侍郎沈樞。御史朱楷。皆論之。報可。八月。御史陳玉輝以閩人策閩事。曰倭有吞併雞籠之心。

全邊略記

卷九

空

必有協取淡水之日。有挾要互市之謀。必有侵據澎湖之漸。夫南鹿者在閩爲頭顱。在浙爲尾閩。舊撫臣黃承玄會學曾。皆籌之。宜置水兵杜其艘路。而尤致謹于澎湖。決勝千里云。三月山東巡按王雅量。奏登萊三歲告稜。民枯于涸轍。往例有行之者。嘉靖辛酉。萬曆丁亥。兩遇天災。暫開海禁。商船百艘。任其糶糴。給引移粟。民乃起于溝瘠。有五利焉。一以集稅。一以勾補。一以邊需。一以防倭。一以禦虜。蓋與遼左爲表裏也。四十五年二月。應天撫王應麟。條防海事。向者

李家洪一沙未洗。險在吳淞。嘉隆來吳淞漸淤。非潮汝不通舟楫。而李家洪北接大洋。南連黃浦。險已移之寶山。昔時一堡海標焉。今移把總鎮之。而遊陸二營。仍隨總兵駐淞。與寶山峙者。有稗草沙。則輪其兩哨。青村南匯二營。各六百人。畫地而戍。其三哨船民兵已汰。循塘拒守。宜增三十六兵。專駕免于抽調。金山衛沙船十五。唬船六。宜復其二十人。勿汰。蘇松海洋奇兵營。沙船八。唬船五。宜責成于爛沙頭。分其信地。楊舍一營。不應泥于谷瀆。而應獨脩平寧一沙。民

全邊略記

卷九

空

間沙船多有力者。堅大能破巨浪。有議其爲患折之者。民失其資。必挺而走險矣。編號立甲。刻字給由。泊于沿江有事。得其所用。部議悉允。五月總督周加謨。巡按田生金。籌粵事者。內海屬之驛傳。外海屬之海道。似岐權也。陸兵仍巡道。而內外海惟海道所驅。汛汛期參差。非制也。應先汛十日出移附海城。而大帥駐虎頭門。以防其債。水軍之命在舟。水戰之命在火。器料價窳薄。則士力殫。宜酌增之。海夷龐迺我。諭令西歸矣。其羣夷去故土數萬里。居鴻中六十年。殲之

千和。逐之難脫。莫若謹香山一關。嚴奸人之嚮道耳。四十六年。閩撫黃承玄曰。清明後為大汛。夏至則止。霜降後為小汛。冬至則止。今則不然。自琉球告警。以後。東湧以汛後至。料羅以汛前至。大金以殘臘至。島燧未敢撤防也。料羅絕島。九月颶作。倭一舟百餘人。取水澄岸。彈人焚廬。浯嶼把總楊裔。厥罪宜禡。而王仕忠犁其舟于中流。大金者十二月倭來。南麂屏風山劫商船。泊烽火門。我兵逐之。一倭落水。戴元勳釣之舟中。倭以三舟追于礮山。會楊希忠船。觸礁而碎。

全邊略記

卷九

六四

倭及大金。我兵遂棄而走。倭焚城內三百舍。殺傷五十餘人。由雞籠東而去。福寧叅將劉思祖把總陳加訓。厥罪宜禡。海防同知鄧全悌。知州殷之輅。坐罰俸。俱得允。四月廿二日。有倭船突五瓜湖。遊擊黃承爵禦之。廿四日。倭船突窩兒灣。叅將張可大禦之。又倭船突海松。把總胡獻琛禦之。收其草撤船而還。廿七日。倭船突台逼。把總羅奎章禦之。廿八日。倭船突壇頭。昌國把總王施仁禦之。五月初二日。倭船突漁山。叅將俞咨臯禦之。接日五船。斬倭十級。餘悉燬溺。巡

撫劉一焜以捷聞。八月東撫李長庚從海道陶朗先之請也。奴治船于烏龍江。雖不舍騎而波臣是問。我焉可以乏備。登調援。拔銳矣。亟募六百人補之。四十八年八月。登撫陶朗先奏。島將王紹勳往撫寬奠。寬奠民莫不踴躍輸血。而奴攻東山。乘勝下寬奠。力已不敵。奔入夾江。投朝鮮以苟存。宜令水戎沈有容。嚴正中為之助。亟遣紹勳聯絡朝鮮。亦所以防其間也。天啓元年七月。都司毛文龍從廣寧渡兵二百。為風所飄于鎮江。十四日泊鹿島。十八日歷朝鮮彌申堡。

全邊略記

卷九

六五

十九日。諜知佟養貞抄殺黃嘴商山。蘇其民張攀等。遂乘其虛。夜入鎮江。以陳良策王一寧先入為應。乃擒佟養貞等六十餘賊。遼撫王化貞奏其捷。有旨鎮江擒叛。四衛響應。化貞指授有方。津撫畢自嚴登撫陶朗先。速從海策。於是部議以梁之垣奉勅而論高麗之垣。請備餉二十萬。甲士二千人以從。經略熊廷弼曰。鎮江已復。義州有王紹勳等之兵足矣。三部侍郎王在晉條上十議曰。奇捷者轉喜為懼時也。兵孤援誦云爾。御史方震孺曰。毛文龍即未能創奴

而能勞奴。憊奴亦一奇也。光祿岳元聲奏曰。鎮江初捷之時。則為倖得倖失之文龍。鎮江既屠之後。則為若存若亡之文龍。皮島未營之先。則為可留可去之文龍。皮島既營之後。則為千慮萬慮之文龍。則國臂之輕擲。帥尾之孤搖也。廿七日。奴遣萬騎。盡屠鎮江。以劉愛塔為三衛帥。毛文龍逃入朝鮮避之。伏州單遊擊。收聚遼人五六萬。赴長山島。李應坤督船四十。三艘。接遼入于鹿島。二年正月十二日。御史賈毓祥曰。散兵諸島。扼要旅順。萬全之道也。經臣疑臣于附

全邊略記

卷九

李六

和臣則何敢。四月。御史李時榮曰。山東驟增軍兵。穀價騰踴。陶朗先出海之師萬人。劉國縉集遼三千。最騎橫而難制。淮揚募兵七千為最。何以建復遼之策。御史董羽宸曰。登萊蕞爾。一旦客戍遼民。幾數十萬。賤農而貴兵。賤土著而貴烏合。賤約束而貴作奸犯科。登萊之人。無所措其手足矣。新撫袁可立曰。勿虞奴。且患內變將作。敗形亂道。皇皇也。九月初二日。毛文龍又報董骨寨閭王寨之捷。陳繼盛等。舍水而陸。得級一百二十八。十一月。浙撫蘇茂相以勦寇報曰。

把總唐欽中。黎延慶。捕賊于海門。金盤門。陳拱揚。悉忠等。善駕小艘。焚其大鯨。斬捕二十餘級。得生口者百八人。偽稱長岐島王。沉船橫槩。路將陳希范之力也。十二月廿二日。御史夏之令奏曰。夫三韓既失。茫茫大海。我與彼共之。我航朝鮮。甚險遠。彼趨登萊。甚近易。建州真夷。信不慣乘舟。彼若使南四衛人。及江浙人之為彼用者。千艘直指山東。徐勾連西虜。以大眾逼山海關。顧不得爾耶。竊謂登萊宜急設重兵也。毛文龍駐朝鮮。則我自不能接應。而登萊已危。我未

全邊略記

卷九

李七

能用文龍制奴。而奴先用文龍誤我。竊謂文龍宜撤回也。文龍不惟不能牽奴。且多裨益奴。何也。驅有用之兵將。翱翔于若順若逆之邦。櫛風沐雨。蒙犯霜露。遷延既久。疾疫將生。中國猝有事而不能召。海道猝有梗而不能歸。朝鮮一旦閉其糴。絕其樵汲。而數萬人可立斃也。客其館。食其粟。衣其布帛。淫其子女。歲月因仍。嫌怨易起。言語往復。仇恨日深。因以傷小國之心。而堅其擇強之計。奸細假接應為名。方舟並濟。略無難阻。白衣搖櫓。潛兵暗渡。尚欲導之。由廟灣搗

淮揚由永平海汊襲天津者三方布置熊廷弼之迂談也。悠悠海濱無風詐稱有風無寇捏稱有寇誰肯同心踴躍前往。文龍之不能害奴亦自知之審矣。奴非畏文龍實畏二千人絆之敢正視鎮江哉。其未卽來則城郭宮室未完也。奸細之來關內者未盡得當以報也。我方以百萬餌西虜彼欲搆之非倍此不可計。西虜固挾彼要我亦挾我要彼約言未定姑爲躊躇也。文龍在朝鮮幾二年零級續報舉朝動色皆奴酋之所掩口竊笑者也。佟養貞父子二鼠耳于彼

全邊略記

卷九

李

國有何關係賀世賢之一百四十級不宜傳四夷乎。而今何如耶。之令卒以此疏得禍。島帥毛文龍上方略陳大韶守旅順三山島距廣島二百里王學易居之入金州廣鹿東距長山五十里宋鵬舉居之入伏州長山東距石城三百里劉可紳居之入海州石城近小松島林茂春居之入蓋州石城距鹿島二百里程倣居之入守岫巖鹿島距朝鮮寬叟二百里張思孔張繼善尤景和乘除其間直入奴寨三年八月沈有谷毛文龍三報互異登撫表可立奏疑事曰一金

州也。在有容謂奴緣劉愛塔約降事洩。遍戮金民空之而去。在之龍謂張盤火攻砲擊逐夷而收金城。一愛塔也在文龍則咎洩于登營在有容則咎洩于陳營。至于滿浦昌城等捷賈志祥所報者用兵不滿一千未交一戰不遺一鏃而使賊自相蹂踐及被砲者二萬有餘坐收全勝骨董閻寨斬二百三十級千古未有之奇矣。居無何文龍報涼馬佃之捷分從六路。清河小孤驤陽酒馬橫江折木勝算無比。殲級二千有奇。有容亦遣舟師泊復州焚奴積聚。詔嘉之。截漕十萬賞金三

全邊略記

卷九

李

萬給之。嗚呼。三報互異不可詰也。四年五月登撫袁可立奏職于海上諸島向頗留心咨訪其與登鎮相對者旅順也。東則平島三山廣鹿諸島在焉。他島但可往來停泊而島口寬闊可以駐船屯兵者惟廣鹿長山懸在海中距老岸六七十里如欲應援毛帥則二島爲緊若議進窺遼陽覺此島爲緩地矣。旅順以西其近峙者有半須凹山連老岸不可泊舟再西則爲雙島環島皆山駐舟雖不虞風颶但薪水皆取給老岸恐未便也。轉而西北則有麻洋島再北則有林

木坂悶島。皆狹而水淺。不堪屯駐。再北則中島南汛。北汛口也。三島皆四面環海。其去老岸。遠者六七里。近者三四里。陸路抵伏州三十里。蓋州一百八十里。水路抵蓋州。祇半日程。東南風順。抵三岔覺華島。一日程。再如由蓋套入蓋州。不過十里。由三岔河入海州。不過四十里。由海州入遼陽。僅一百二十里。比督師閣臣謂三島之間。可進窺伏。蓋西聯覺華。良有見耳。且三島沃野百里。甘泉茂林。卽充國之金城。不是過之。欲藉登兵以議恢復。則三島爲屯住要地。海外

全邊略記

卷九

七十

諸島之形勢大略如此。今欲分地。則旅順以東各島。毛師業已布兵屯住。且逼近金州。頃兵部議金州當爲毛師進兵發軔之地。此自當屬之東鎮。若旅順以西。則去皮島最遠。恐東鎮之鞭雖長。終難以及。馬腹也。九月閩撫商周祚。以爲紅夷突犯漳州之陸鰲。而銅山卒卒援之不及。遂被焚掠。巡道程再伊。叅將張嘉策。把總劉英禦之去。十月夷舟復入中左所。總兵徐一鳴。海道高登龍。遊擊趙頤告急。此用武之秋也。張嘉策請勿他擢。居有頃。御史崔奇觀。劾奏程再伊

通夷有據。受賄已彰。得旨下部看議之。未幾紅夷目高文律。籍通事洪慶宇爲好言。獻其大銃二門。小銃五門。爲質。求互市。願徙大舟還本海。周祚遣方輿督之。必墮澎湖城。始准復咬嚼吧之市。萬曆甲辰。奸民潘秀勾大泥國咬嚼吧來澎湖者。隸琉球。山川非中國版圖。而實南閩門戶。爾時守土者議拒回。已得旨而稅璫高家。戀賄主之。中間販海者。乃又利呂宋貿易不貲。遂斷澎湖久之。紅夷怨憤。故入內地。互相殺傷。且失利。亦蕭然逝波矣。蓋誘文律至教場。大

全邊略記

卷九

七十一

陳兵衛。而且釋捐。議復海禁。所以南山仔不必泊。俘不必還。呂宋不必革。而紅夷晏如。二月廿五日。毛文龍深入搗巢。斬虜三百七十一級。又于去冬十一月。攻烏雞關。進搗斬虜二百二十五級。於是登撫袁可立。內閣督師承宗。報聞有旨。賞以帑金三萬。錫文龍蟒衣一襲。白金百兩。褒焉。閩撫南居益。條上紅夷事。去夏之犯。料羅古雷也。自葦麻郎始于今矣。新牛文來律十三艘。載夷二千。真倭二百人。海道孫國禎。副帥俞咨臯。遊擊劉應龍等。率舟師百有七帆。移于

員背嶼。臣奉旂牌督之。南則蒔上抵風櫃。中則直抵案上仔。北則暗灣抵媽宮。向銃城用火攻策。斷其樵汲。既已據險設強。相持三閱月。夷乃豎白旗。俛通事黃應魁。願拆城圮墻。以完市。焚其舟十三。壓壘而墮其巢。而往年中左米翦之勳。收全于鯨浪矣。九月毛文龍續報涼馬佃之捷。牛馬之捷。牛毛之捷。獻俘活夷十二名。夷婦五口。首級七百二十六顆。有旨告廟。御史袁化中奏。豹敗五人。猙獰似真夷者。把括粘着等。幼童女八人。縲如貫螺。聲如羣鴉。在我未常

全邊略記

卷九

三

有斬將奪城之勳。在奴未聞有沒軍喪師之辱。當名王梟叛之首。充國重典。書奏不納。十一月毛文龍兵至把骨寨。骨皮峪。分水嶺。三戰三捷。斬級四百五十。俘獲生夷二十餘名。五年三月。奴破旅順。裨將張盤死之。朱國昌駐長行島。救之被弼。曾有功。駐三山島。坐視奴去。扁舟入旅順。掠婦女而行。遊擊林茂春邀之。七月登撫武之望。規畫旅順。而深規毛文龍也。兵部議曰。文龍艷恢復之高名。局已闕而力難副。歸怨比隣尾之大矣。科臣王夢尹葉有聲。臺臣汪裕。皆總

鯁難之。夫以為征伐之大兵。冒老寨襲新城。則誣矣。以為牽制之遊兵。練舟師。熟海道。則不為多矣。以為撫護難民。招致降民。勿為奴用。則不可少矣。張盤原屬倖功。張板止堪哨駐。其南關之築。姑停之勿侈也。卒城于旅順。十二月兵部議曰。牽制奴首者朝鮮也。聯絡朝鮮者毛鎮也。駕馭毛鎮者登撫也。今日詬誶之事起。以小不忍。成大不和。撫與鎮隙。鎮與屬國際。使敵乘便而抵之。熾先是李綜之無國而有國也。李廢其主李暉以文龍與有力焉。樵蘇之逼。餼牽之資。太妃令請封號。

全邊略記

卷九

三

米價之不償。營室之無虞。鮮乃携二千島矣。尹義立韓潤淵葦之叛也。彼國處分之足矣。登撫武之望。不滿文龍所為。故有是議。六年三月。奴方寇寧遠。而毛文龍報八會寨之捷。登撫李嵩駁之。有旨。奴犯寧遠。已經三月。毛文龍竟不覺知。何云牽制。因勅兵部。毛文龍遠駐東江。二千里不相救。其酌駐處要宮。以便策應焉。五月毛文龍報曰。臣所駐須彌島。連有三山。周圍廣闊。二百餘里。中則雲從山。前則須彌島。後真珠島。以陸程計。雲從之離鐵山。有八十里。以水

程計鐵山之至雲從。僅三十里。雲從與須彌從大路去至義州。止一百六十里。鐵山從水路去亦如之。義州與鎮江相對。不過有三四里。鎮江至遼陽三百六十里。是鐵山與須彌與奴寨總之相距在五百里內。今謂去奴二千餘里。政不知何臣作此誑言。以欺皇上。今日便議移鎮。此何見也。有旨仍之。六月毛文龍報會安堡之捷。接回順民千有三百人。擒真夷三十六名。工科王夢尹使于朝鮮。以情形上言。遼民者近十萬。枵腹不任戈。遠兵者堪戰二三萬。卒無甲

全邊略記

卷九

七

械。遊官者各衛避難東江。流離孰甚。遼生者患難中。不廢誦讀。忍錮之于海。商人者銀給于島。商窘于登。欠至九十餘萬矣。俘解者。旅順迨鐵山。遇之擾其耕牧也。屯田者。獐島西隸遼。皮島西隸鮮。已得二十九萬石。接濟者。文龍以帑易貨。以貨易米。屬國亦苦之。于是文龍奏立島學以訓士。詔允之。七年正月。奴假麗人裝數萬槍。鐵山而計擒毛文龍。文龍潛雲從山。而用間伏于皮島。大擊敗奴。奴恨之。盡殺麗人六萬。焚糧而去。袁崇煥發水兵援之。詔曰。設撫可陽

言者以慰朕懷。其近于陰者。以聽該撫。于是朝鮮告急于遼。遂遣汪勳徐勇舟師二十艘。而趙率教等移駐大雙松吉之間。更選覺華島三千以益之。三月島中叛將毛永顯高萬重劉章李鑛等。掠婦女財帛登舟而駛。文龍率毛承祿救宣州。襲殺奴于義州晏延關。二月海賊鄭芝龍犯銅山。把總茅宗憲莫能禦。焚及民舍。已又犯中左。叅將陳希范金富廉拒之而退。四月復犯銅。我燒其一艘。賊順風勝之。又犯中左海道。周應期陳兵。賊不得入。復犯泉南。燒我樓船十隻。

全邊略記

卷九

七

巡撫朱一馮以聞海賊楊六等就撫。賚敘之。職方氏論曰。中國有聖人興。澄清萬方。宣化三譯。大矣哉。海不揚波。二百有六十年。獨其間莫神于望海塢之捷。莫毒于嘉靖之蔓延。莫誕于島帥之牽制。夫漢通甌越。而樓船贖為庶人。唐征麗遼。而黃銀難填。巨浪海不亂華。華自驚海而罔華耳。是以高廟勅垂祖訓。世世備虜為內憂。而釋倭為外懼。長陵中使遠泛西洋。固有別說。自非然者。珠崖未棄。合浦無還。市舶之開閉。莫塞其源。漁禁之往歸。或逋其藪。深

山大澤之龍蛇不在外府也。官海者病以海為壑。治海之寇者病以隣國為壑。廣之交閩。閩之交越。越之交吳。吳之交齊。齊之交遼。細大不相關。掌股不互運。如是而海病矣。夫寇之利海。以其舟堅。我之不利寇。以其舟瑕。寇無舟。取諸賈客。雖堅而小。我有舟。取諸官帑。雖瑕而大。大而不瑕。與波上下。無全敵矣。汛之制。五歲大修。二歲小修。營牒請兵使者。使者牒請制院。院檄方伯稽實之。左右轉動積微耗著。價數且廉。給發短計。汛卒各捐糧以佐費。此瑕之本也。千夫長。

全邊略記

卷九

七

百夫長。謀日不足。誰為承圖。木頭竹屑之不充。弗敢破浪擊賊。臨風多觸礁。報飄無虛時。復科斂而更新。此瑕之用也。昔者劉宴轉漕。每估多值。其究市利三倍。領漕之卒。家致殷陳。公家竟賴舳舻之益。代者措其羨。收為操切。無不家毀。漕艘遂廢。則思過半矣。故汛價宜厚。賞值宜預。覈造宜真。使卒輕舟。舟輕器器輕風。而寇在掌中矣。夫戎舟有地利。因之則治。廣船便裏海。福蒼船便外洋。浙唬船便島嶼之間。吳沙船便灘洲之察。勿水而駕。未有不膠而覆者也。登萊諸

島礁石莫測。驗之風針。不嫻于倭。以故山東未罹倭患。而虜伸騎屈舟。卽帆潮接旅順。虜將焉之。天啓初。毛文龍因鎮江之小批。開三島之大幕。東江一片地。儼然夜郎尉佗。履至險而乘至安。露布時聞。奧援三錫。飛輓不貲。卒之牽制亦罔效。夫設官登萊。恢復四州。金復海蓋計畫似奇。施用終曳。事不師古。而望赤蜃之宮。飲黃龍之府。我未之前聞也。朝有盜臣。野有盜兵。諦觀倭變。登壇推轂者。趙文華。鼂冠加劔者。朱統張。經彭天寵也。相倚屣四方。決踵銷骨。鑠金盜賊滋起。

全邊略記

卷九

七

其是之嘆歟

不聞



全邊略記卷之十

遼東略 山海關在內

桐城方孔炤潛夫



洪武元年我

高皇帝之伐中原也。式於廟堂。首逐元都。驅及上都。北平大定。而王保保恃其黠為頑。大將軍達等直取太原。不逾秋。北邊全底於績。其於遼東西。猶所緩。洪武三年春。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藉其軍馬錢糧之數。奔遼東州郡地圖。遣使奉表求降。上嘉其誠。遣

全邊略記

卷十

斷事吳立持。詔往諭。置遼東指揮使司。以益同知指揮事。四年。劉益既降。授官未幾。故元平章保保。馬彥翬。共謀殺益。其右丞張良佐。房高。擒彥翬殺之。保保走。故元將納哈出營。遼東之衆。因推良佐等。權衛事。良佐遣使械送殺益逆黨。平章八丹。知院僧兒等。至京。且言肘腋之間。皆為敵境。乞留。朝廷所遣斷事吳立撫之。上以立與良佐。高俱為遼東指揮。既而納哈出據金山。擾邊為患。本衛乞益兵。及遣黃儔。以書諭納哈出。被拘不還。於是大為保疆計。乃置

都衛以馬雲葉興旺為都指揮。摠轄遼東。時遼反側

尚多。雲等繇登萊渡海。頓兵金州。招降故元叅政葉廷秀。敗走平章高家奴。遂進至遼東。完城繕兵。設守備。一方遂安。五年。成遼東。命靖海侯禎。吳摠舟師。繇登萊轉運之。九年十二月。納哈出來寇。雲旺偵知其將至。命蓋州指揮吳立等。堅壁勿與戰。納哈出至徑趨金州。城池未完。軍士寡少。指揮王富督勵士卒。分守諸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刺吾自恃驍勇。率數百騎挑戰。城上發箭中之。遂獲之。虜勢

全邊略記

卷十

大阻。納哈出慮援至。引兵退走。乃繇城南十里外。從幹河歸。葉旺覺之。先移兵梓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寨。十餘里。沿河壘水為牆。以水淋之。經宿皆凝結。隱然如城。藏釘板於河中。設陷馬。穿於平地。伏兵待之。老弱捲旗。登兩山間。諭以聞砲。即豎旗。令指揮周鶚等。各肅兵以俟。虜見寂無人形。抄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旗旌蔽空。鼓聲震動。矢石雨下。虜駭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水城。馬不能前。皆陷。遂大潰。馬雲復於城中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戮虜人馬及

凍死者甚衆。旺等乘勝追至猪兒峪。獲其士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捷聞。上遣使齎勅。獎勞遼東諸將。擢馬雲葉旺都督僉事。十二年。勅遼東守將潘敬等曰。奏至知高麗龍州鄭白等降。朕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處海隅。俗詐性頑。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舍桑梓歸異鄉。斯必示弱於我。如墮其計。不過三年。間至者接跡。其害豈小小哉。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今國中方寧息。兵養民。爾與東夷接境。慎勿妄生小隙。使彼得以藉口。彼果不滅。則師有名。春秋有云。

全邊略記

卷十

三

毋納通逃。不然。邊患繇此而起矣。士卒饋運渡海。有溺死者。上聞之。命羣臣議屯田之法。諭之曰。昔遼左之地。在元爲富庶。至朕卽位之二年。元臣來歸。有勸復立遼陽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欲建置勞民。但立衛以兵戍之。其糧餉歲輸海上。每聞一夫航海。家懷訣別。事非獲已。憂在朕心。必至期復命。士卒無虞。心方釋然。近聞有溺死者。朕終夕不寐。爾等其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十六年。高麗遣使張伯崖。請來貢。以違命却之。令禮部諭王。按朝鮮秦遼。

東外徼。漢初爲燕衛滿所據。武帝取爲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爲公孫氏所據。魏滅公孫。晉并於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王高璉居平壤。卽樂浪。已而東徙鴨綠江。東南千餘里。後唐時。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又徙東松嶽。以平壤爲西京。子孫遣使朝貢。宋遼金四百餘年。元至元中。兩京內屬。置東寧總管府。其國東西南濱海。北鄰女直。西北至鴨綠江。東西兩距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郡縣。俗柔謹。知文字。喜讀書。崇釋尚鬼。惡殺。戴折風巾。服大。

全邊略記

卷十

四

袖衫。男女相悅爲婚。死三年始葬。飲食用俎豆。官吏闕威儀。居皆茅茨。衣多麻苧。以田制俸。以秬醞酒。法無苛條。刑不慘毒。山川九都神。嵩北嶽海鴨綠江。爲大產。金銀鐵水晶鹽細苧布白礮紙狼尾筆果下馬。長尾雞貂豹海豹皮八稍魚昆布杭黍榛栗人參。茯苓之屬。國朝二年。卽奉表稱臣。朝貢不絕。至是以其違約不恭。故諭責之。十七年。上謂部臣曰。近命遼東立學校。或言邊境不必建學。夫聖人之教。猶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

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曾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况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聞禮教。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禮儀。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二十年九月。故元納哈出降。赴京入見。上賜一品服。封為海西侯。其所部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授以指揮千百戶。有差。俾各食祿。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處之。殘元臣孽已盡。惟納哈出尚擁眾金山。數擾邊。於是以正月。

全邊略記

卷十

五

命征虜大將軍宋國公勝。左右副將軍穎。國公友德。永昌侯蓋。左右叅將趙庸。王弼。胡海。郭英。統軍三十萬。往征之。納哈出聞之。棄金山巢穴。營於新秦州。去遼陽千八百里。王師既行。臨江侯陳鏞所部。與大將軍異道相失。陷虜死。六月。勝等率師踰金山。至女直右屯。納哈出部將全國公觀童來降。初。納哈出分兵為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鸞莊。一曰龍安一禿河。輜重富盛。畜牧蕃息。虜主數招之。不往。及是大將軍逼之。納哈出計窮。乃刺吾因勸之降。納哈山猶豫。

未決。大將軍遣馬指揮往諭之。納哈出乃遣使至大將軍營。陽為納款。而實覘兵勢。勝遂遣藍玉往一禿河。受其降。虜使見大將軍勝還報。納哈出聞之。乃指天噴噴曰。天不復與我有此眾矣。遂率數百騎。自詣玉降。玉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因酌酒酬與玉。玉請先之。納哈出即飲訖。復酌以授玉。玉解衣以衣之。謂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其酒澆地。顧其下啣啣語。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有趙指揮者。

全邊略記

卷十

六

解胡語以告茂。直前縛之。納哈山大驚。起欲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眾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餘眾欲來追。勝遣前降將觀童往諭之。於是其眾亦降。凡四萬餘。并得其名愛馬。所部二十餘萬人。羊馬驢駝輜重。亘百餘里。納哈出有二侄。不肯降。勝復遣人諭之。乃折弓矢擲於地。亦來降。勝以禮遇。納哈出復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仍奏常茂驚潰虜眾。遂班師。悉以納哈出來降。

將卒妻子及其輜重俱南行。仍以都督濮英等將流兵三千為殿。其驚竄之衆聞大將軍旋師以其降卒俱行甚憾之。設伏邀之。英等後至。伏發。英粹為所乘。衆寡不敵。英復馬踣。遂見執。自剖腹而死。二十四年春。都督沐春日。虜人遠遁。塞外清寧。已置大寧都司。及廣寧諸衛。足以守邊。其守關士卒已命撤之。而山海關猶循故事。其七站軍士名雖守關。實廢屯田。養馬。自今一片石等關。每處止存軍士十餘人。議察通逃。餘悉令屯。二十六年。開元衛軍士馬名廣。上言五

全邊略記

卷十

七

事。一日瀋陽廣寧義州舊皆有學。今宜復。二曰天下學校教育人才。其出於工商技藝之家者。稍涉膚淺。即欺人傲物。管子曰。工商雜類不預士伍。萬一任之以政。必無益於治。三曰狹鄉之民。遷於寬鄉。地有餘而民力不給。則分兵以屯之。庶民無游食之憂。兵無坐食之害。四曰兵老而家無丁者。除其籍。庶免有司勾補之勞。五曰今華夏治安。夷狄遠遁。正歸馬放牛之日。外衛軍士老死者。免補。且漸收蕃衛。移置京畿。上擇其可者行之。八年三月。停造遼王宮室。勅

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况邊境營繕。不宜盡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皆強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往往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劫掠。近者高麗表奏。言多不實。朕已命有司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綠江。凡衝要所儲軍糧。每驛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十數萬石。東寧女直皆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觀高麗自古常與中國爭。昔漢唐時。遼皆為所有。直抵永平之境。恃遠不臣。時時美兵。自古無狀。今遼乏糧。軍士饑困。倘

全邊略記

卷十

八

不即發。沙嶺倉廩賑之。必啟高麗招誘通逃之心。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警。諸軍何以應之。今營繕造作。暫宜停止。且今立營屋以居。永樂元年十二月。勅。宣鎮守遼東孟善曰。朕命爾往鎮東鄙。所宜招懷遠人。靖安邊境。以稱付託之重。爾比遣百戶傅三漢。出寨竊馬。以致喪失。內失可用之人。外失信於夷狄。遼地肥腴。一年耕有收。足數年之用。數年有收。海運可省。爾不盡心提督屯種之務。軍士皮裘必先時。關給庶幾得用。爾及今方以為言。有司展轉文移。豈決

旬可得。及皮運至。而天氣向暖。苦寒之地。下人何堪。爲帥如此。國亦何賴。十三年十月。塞關外。宴磨峪大峪。長小峪。小姑將峪。大姑將峪。勝先峪。大水峪。小水峪。石澗。跳梢峪。水峪。白暴董家小陵峪。常峪。西石陽北石陽。隘口一十六處。每處以軍十一人守之。宣德元年九月。命按問自山海至居庸。守關將校。先是上以邊備不謹。遣右都御史王彰。巡視關隘。點閱將士。修築城堡。至是。彰還奏。城堡已督士卒修築。而各關指揮千百戶軍士。擅離所守之地者。五十餘人。

全邊略記

卷十

九

皆當治罪。上曰。禦邊所恃。有將帥。有精兵。及城壘堅固。今將卒怠惰如此。設有警急。何以禦之。其指揮千百戶。悉遣人械。至問罪。軍士姑宥之。仍命兵部三月。一遣御史給事中。點視庶不廢弛。六年十一月。總兵官巫凱。上廣寧馬市。所市福餘衛。韃官馬牛之數。上謂侍臣曰。朝廷非無馬牛。而與之爲市。蓋以其服用之物。皆賴中國。若絕之。彼必有怨心。皇祖許其互市。亦是懷遠之仁。正統五年五月。瀋陽中屯衛軍。有陳其操練不得息。妻孥饑窘者。乞於農時。暫放

耕作。以資養贍。俟秋成。赴操事。下行在兵部覆奏。上允之。因著爲令。何意今之軍士。不操不耕。困苦更無從控訴矣。六年八月。總兵官曹義言。比奉勅旨。以兀察董山。爭掌衛印。宜審其所部。人情所屬者。授之。臣卽遣人奉宣勅旨。而二人各執一詞。紛紜不定。遂同至開原。臣反覆諭以朝廷法制。兀察乃罷。勉出其新印。且欲身自入朝陳論。已著令暫還本衛。至秋後。赴京。臣竊觀其部落意嚮。頗在董山。而兀察怏怏。終難安靖。永樂中海西野人。都指揮。惱納哈塔失。叔

全邊略記

卷十

十

任爭印。太宗皇帝。令惱納掌。忽魯哈衛。塔失掌。弗提衛。其人臣各隨所屬。庶消爭釁。以靖邊陲。時遼東守將。屢失機。朝廷以爲憂。乃命王朔往督之。令便宜行事。朔至。守將以下庭參。朔詰責。玩寇失機。故將斬之。再三哀請。乃已。於是三軍股栗。莫敢不用命。諭月躬出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墻垣。深溝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珠連壁貫。仍簡閱戍卒。更老弱。賑貧窮。配鰥寡。俾成室家。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凡詞訟。專用贖法。無問輕重。量情以布絹穀粟。

贖罪。雖人命亦令償之。日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其用。在遼數年。措置糧數萬石。銀萬餘兩。馬千餘匹。邊用克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戰守。八年四月。錦衣衛指揮吳良奏。臣奉命使海西。見女直野人家多中國人。驅使耕作。詢之。有為擄去者。有避差操罪。犯逃竄者。久陷胡地。無不懷鄉。為其關防嚴密。不得出。或畏罪。責不敢還。情深可憫。今海西各衛累受陞賞。皆知感激。請給榜開原。及境外。於野人女直。則諭以理。使無拘禁。於逃叛。則宥其罪。俾之來

全邊略記

卷十

十一

歸十四年九月時。車駕北狩。兵部言遼東都御史王翺。總兵官曹義。太監亦失哈等。奏報達賊三萬餘人入境。攻破驛堡屯莊八十處。擄去官員軍旗男婦一萬三千二百八十餘口。馬六千餘匹。牛馬二萬隻。盜甲二千餘副。義等失機之罪。雖在赦前。亦難容恕。帝曰。且免其死。翺義俱罰俸半年。七月兀良哈三衛夷人寇邊。發兵二十萬討之。分為四軍。成國公朱勇出嘉峯縣中路。左都督馬諒出界嶺。繇北路。與安伯徐亨出劉家口。繇南路。都督陳懷出古北。繇西北

路。踰灤河。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至全寧。遇福餘。逆戰走之。次虎頭山。遇泰寧。朵顏。又擊敗之。御史姚鵬上其功。詔加勇太保。亨進封興安侯。諒封招遠伯。懷平鄉伯。餘進爵有差。景泰二年十一月。建州等衛女直都督李滿住。董山等。自正統十四年以來。乘間竊掠邊境。遼東為之困敝。都御史王翺等。遣指揮王武。經歷佟成。往招之。至是稍歸。所掠男女。而身自入朝。貢馬謝禮。部主事請留董山等。以正典刑。天順二年十一月。永平山海等總兵官沈煜。奏臣所轄

全邊略記

卷十

十二

自葦子谷寨。至刀山關。為關寨者九。馬墩臺者三十。一而松棚谷一關。無水難守。切見葦子谷寨北去關九里。地名洪山口。西止捨身臺一路。山形險峻。少有空缺。請將葦子谷等九關寨軍士。外徙於洪山。創設關寨者三。使之併力守禦。可減舊設關寨墩臺三之一。事下兵部從之。三年十一月。都御史李秉。奏同監督太監黃順。總兵官武靖。伯趙輔。其左哨之捷。出撫順。歷打必納等寨。俱空。九月廿九日。遇賊於薄刀山。襲於五嶺。柯忠等抵其巢。斬首五十六。生禽二十七。

監丞韋朗等襲於陽家寺斬首一百二十五王瑛王銓山渾河斬首六十四共收所擄男婦八百餘人燔其廬舍其右哨之捷歷宋產八李等寨斬首九十七追於摩天嶺斬首三十七裴顯等攻修火等寨斬首一百三十八襲於張亦升松林斬首一百二十有一共收所擄男婦四百餘人兵書白圭以聞上曰寇既殄滅輔等處置得宜然後班師十二月李秉等先奏於蓋州復州廣寧右屯三衛各摘戍守鳳凰山關隘既而人情安土重遷多不樂從秉等復請於奉集

全邊略記

卷十

十三

通遠各立城堡摘遼陽招集土兵守之七年十一月遼東虜寇哈都赤與父打必納及舅失忒苦犯開原我軍追之不及獲鄰寨小郎親屬瓦洪等三人歸以爲質小郎等乃擒斬打必納失忒苦又生致哈都赤來贖守臣還其親屬械哈都赤至京命下都察院鞫之小郎等俱賞布帛十一年七月朶顏等衛夷人請開馬市不許總兵官歐信等奏三衛至邊援舊例乞開廣寧馬市事下兵部議此虜爲北虜滿都魯所驅難彼巢穴潛避近邊欲求市易以濟其急宜令信等

諭還故地 上曰馬市久罷勿許果彼爲北虜所迫暫令於近邊三四百里外屯駐虜退即還故地侍郎馬文升奏遼東都司帶管應募兵二千七百有奇廣寧操守應募兵一千八百有奇俱金復海蓋等衛餘丁今既廩食在官而募者亦授職然不轄以衛不籍其姓名他日勾補之無從也乞令管糧叅政稽二處募貫量遣餘丁衆多者還助舊軍仍籍應募所留餘丁分邊隸遼東者以五百人編入撫順隸廣寧者以一千人增設一所餘則各照原募之地編於遼廣諸

全邊略記

卷十

十四

衛所乏庶軍有定伍人無私役奏可馬文升奏東山新添東州馬跟單清河廳場鞏陽五堡距遼陽三四百里令海蓋餘丁轉運惟艱近堡曠地每運撥五十畝牛價一金耕守相兼邊用自給兵分三路廣寧爲中路開原遼陽爲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爲西路中有遼河虜兵據此我不能渡請復浮橋以聯聲勢從之兵部尚書項忠等議文升欲於永平府孳牧馬內選取北馬千匹分給永寧監官軍領養三歲收其二駒死則量加追償生則預爲訓習遼東軍士缺馬則具

奏選而給之。宜因其言推而行之。并令陝西山西苑馬寺各措置牝馬千匹。或二千匹。即給寺監軍餘領。如例二年美駒一匹。文升又謂遼東軍士若以馬死賠補。欲令守臣預籍三路馬軍。月報馬死之數。收軍所賠。及官助買之價。每季遣官齎價於產馬之處。收買。歲為常例。文升又以遼東副參以下多役餘丁。欲所司稽其丁數。馬軍與二丁。步軍與一丁。其指揮千百戶等官合用之數。明立定則。以免餘丁辦納之苦。其言誠為良便。戶部議。文升所奏足衣食者。折鈔不

全邊略記

卷十

五

足。關之大半輾爛。歲例布花之給。海運不繼。妻子號寒。登州海船數少。給取每不以時。欲於旅順口修金復蓋三衛庫三十間。設官吏到即散之。所奏均屯田者。謂各衛膏腴為官所占。乃將累年放免克軍名下未蠲之租。派分貧丁。而富實餘丁。官豪仍舊私之。無所控訴。詔申飭行。巡撫陳鉞奏。洪武永樂中。軍士二分守城。八分屯田。人亡糧除。景泰以後。乃以餘丁補數。抵納。遂為例。今遼東極邊百需俱出軍餘。又以遺糧負累。抵納寔為無名。臣近於各處措置。以抵此

數。請悉為除豁之。戶部議。遼東屯種。景泰時僅一十八萬。是加二萬有餘。此必用以丁授稅。以田增其間。屯軍縱有逃竄。而其田故在。况措置之糧。亦非久計。請移巡按并本部餉郎。督同布按糧官。會都司丈量廣寧等二十一衛。見種成熟田。畝仍稽每衛屯軍餘。各種田畝若干。歲納子粒若干。頂補納糧。無田餘丁。幼老若干。衛所官員豪富。軍餘占種。及富實不屯種者。若干。以其餘田分發無田軍餘。每名各種一分。輸納子粒。若所徵之數。視舊有餘。然後以無名者具

全邊略記

卷十

十六

奏分發。制可。時海西虜酋糾建州三衛入寇。駿陽巡撫陳鉞議。建州夷虜始居幹木河。與七姓野人為仇。奔依朝鮮不受。因而來貢。朝廷令居遼陽。迤東蘇子河。成化初。悖恩累寇。天威震怒。誅元惡董山等。進師搗其巢穴。當時總兵為謀不遠。少有克捷。遽爾班師。物論至今惜之。莫若舍經而從權。詭道以制勝。召募土兵。選立驍勇。併力討之。遼人屢經殘掠。含怒切齒。出令募之。必遠近響應。然後聲罪致討。足雪邊恥。詔是之時。太監直權傾中外。既興大獄。欲立邊

功鉞揣知其意。故屢建征討之議。云總兵官歐信等。屢奏建州夷人犯邊。請益征討。有通事王英者。密說汪直曰。建州三衛係祖宗朝設立。衛分世受官賞。修職貢。豈肯背叛。止因近侍郎文升奏。准差行人伴送。禁其買賣。心懷怨望。故爾。且陳鉞不務招安。惟欲貪功啟事。近聞執其報事。及投降之人。禁錮凌虐。欲真之死。失遠人心。宜請於上。往彼撫諭。及體察鉞等所為。革其情弊。英願備前驅。直喜以聞。上命太監懷恩至閣議。學士萬安等力阻之。曰。直在京城。尚

全邊略記

卷十

七

動搖人心如此。若令至邊。陳鉞亦不能保全。誠恐各邊從此聞風。皆憂禍及。無復能盡心防守矣。必欲差官。宜遣大臣。思日然。具以其語復命。上乃勅文升。并通事都指揮唐昇。往都御史陳鉞奏。永樂間遼東馬市三處。其一在開原城南關。以待海西女直。其一在城東五里。其一在廣寧城。皆以待朵顏三衛夷人。正統間。因漏洩邊事。以罷其二。惟開原南關市獨存。近者朵顏屢請開市。朝廷不許。今朵顏窮迫。潛結海西。轉市於我。而海西藉彼馬力。數犯我邊。甚為非

便。若復許開。則有以收朵顏之心。散海西之黨。而中國并受其利。事下廷臣。會議報可。五月。錦衣衛指揮吳儼奏。遼東軍士冬衣布花。出自山東民間。每糧一石。折布一匹。歲繇海道。以達遼東。多為風波。沒漂民。被其害。而軍不沾實惠。乞勅該部。議將十四年以後。每糧一石。收銀四錢。於陸路解送。以給需軍。民俱便。事下戶部議。以為遼東地無花布。若令折銀。恐後難繼。勅兵部侍郎馬文升。招撫夷寇。先是文升奏。臣偕唐昇。招撫建州海西女直。已於四月終。招徠建州

全邊略記

卷十

六

左右二衛。掌印都指揮脫羅卜花秃等一百九十五人。及被勦家屬。指揮尓哈等四十八人。繼又招至建州衛。掌印都指揮完者秃。偕賊首趙得路等廿七人。至開原。又招海西兀者等衛都督等官。察安察等三百七十五人。是日文升又奏。虜寇擁眾。從清河入境。鈔掠。因言建州女直。叛服不常。往年以招降都督董山等。而又殺之。已為失信。近復搗其巢穴。暨殺無辜。致彼仇恨。變詐難信。為撫為討。伏候處分。子俊等言。今推誠撫安。事將就緒。若欲加兵。則仇生於恩。何所

示信况六月興師。兵法所忌。時陳鉞方欲搗巢貪功。而文升奏勅招安。故鉞違拘不協。而文升為所苦。累有奏請也。陳鉞奏五月虜入大水峪境。我師擊之。連勝共斬獲首虜一百四十七級。以捷聞。章下兵部知之。命太監汪直領通事百戶王英往遼東處置邊務。初王英謀欲往遼東。撫諭諸夷。會遣馬文升不得遂。至是聞文升等招安功垂成。復嗾直而佐之行。其意謂建州雖安。朵顏三衛宜撫。欲因是以為己功。且沮詹昇之進。後英得陞千戶。而文升之禍肇於此矣。七

全邊略記

卷十

九

月。劄肥何等衛指揮使等官。亦里哈等十七人。乞陞職。益實衛指揮同知鎖羅哥禿。乞更勅書。葛稱哥衛指揮僉事等官。申克捏等三人。乞兼給勅書印記。諸夷皆侍郎馬文升等奉勅招徠者。弗思等衛指揮等官。都魯禿等十三人。乞加陞。兀者衛故都指揮同知等官。刺塔子引塔温等二人。乞襲職。屯阿衛故指揮使。革勤革子馬牛乞陞。并請給勅書印記。亦麻刺衛都指揮僉事。阿塔乞陞。并改衛諸夷皆以招撫至者。巡撫陳。復請搗建州巢。本兵徐子俊止之。馬文升

申誠守關之詬辱科索者。失貢夷心。請治叅同周俊罪。劉八當哈者。東寧人。天順間。因盜馬奔建州。導入寇。乃冒酋名入貢。為親知。所識撫臣請梟示之。乃勅卜阿日爾等所遣使中。乃有中國叛人。冒名希賞。已依法處之矣。自後乃須審實。十月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撫寧侯朱永佩靖虜將軍印克總兵官。討建州夷。從陳鉞之請也。鉞媚直也。本兵余子俊議。諸夷有來朝不犯邊者。勿令驚疑。直等以其示弱損威。乃誘夷郎禿等四十人貢。欲真之死。詔錮之。朱永等

全邊略記

卷十

十

襲敗建州夷。奏捷。謂賊巢在萬山中。高峻險狹。臣等分為五路。出撫順關。半月抵其境。賊據險迎敵。官軍四面夾攻。且發輕騎焚其巢穴。賊大敗。擒斬六百九十五級。俘獲四百六十六人。破四百五十餘寨。獲牛馬千餘。盈甲軍器無算。詔授其奏捷舍人李珍。監生陳澍。俱為錦衣衛百戶。珍太監李榮姪。澍陳鉞子也。御史強珍奏。建州班師之後。虜即入靉陽清河。四散殺掠。男婦五百餘民。頭畜無算。實繇前巡撫陳鉞。啓邀邀功。以致虜報救怨。其指揮王英白祥都指揮

吳瓚右叅將崔勝等。俱不能禦。而大監韋朗都督緱議等。又各畏罪貪功。隱匿前事。法皆違。兵書余子俊等。覆奏引。皇明祖訓。參鉞累犯死罪。不宜再縱。上命吳瓚崔勝戴罪殺賊。韋朗停歲賜食米牛羊。緱謙陳鉞各停俸一命。禁邊將誘殺夷人。以為戰功者。從強珍之劾。王全也。九月命大監汪直保國公永。朱威寧伯兼左都御史鉞。王往遼東備邊。未行而罷。時直怙寵弄兵。蓋永越輩以利誘之。因以為己利。既濫爵賞。猶不屬厭。一遇小警。輒欲出師。而三邊屢報烽

全邊略記

卷十

五

燧。亦欲希旨以倖功也。此舉雖已罷之。至臘月大同之警。又復行矣。餉司金迪奏。遼歲額中。謫屯五萬矣。哨守墩卒。新塘米七萬矣。乞別為措置。戶部議以賣鹽銀五萬兩。發於屯兵要地。支糴或相兼折。與官軍買用。事寧兵止。則准作。成化十八年之數。此外自十七年為始。每歲額外添送銀二萬兩。秋豐穀賤。則送如舊額。并兩淮及山東運司。見在額辦鹽課。開中一十九萬引。內兩淮成化十五年存積鹽四萬三千引。引米七斗。豆五斗。十年長股鹽九萬二千引。引米五

斗。豆三斗。山東成化十五年鹽五萬五千引。引米一斗。豆二斗。召商上納。庶得有濟。疏入從之。然自兵興。費耗糧餉。邊境騷然。所司愈難為矣。十七年築鳳凰山等城。為朝鮮貢使開之。避建州野略也。山之東至毀陽。築墩臺二十二。山之西為城。城西六十里。曰斜烈站。站之西六十里。曰新通遠堡。堡之南名寧夷。各增戍守。巡撫王宗彝所創也。十月陳鉞既因緣晉寧本兵。悔馬市之開。廢也。復申嚴其禁例。以自文焉。謫執十九年五月。虜酋亦思馬因為迤北小王子敗走。

全邊略記

卷十

五

所遺勿穉。采額三衛。攜往海西。易軍器。道經遼東。巡撫都御史王宗彝等。知其詐。以為市之設。正欲革海西與三衛互市之弊。今若使其得以人口易軍器。而不慎為杜絕。他日必將糾合為邊患。乃遣譯諭之。允攜勿稚來市者。倍償其直。至是以所市男女九人來獻。上命分賜司禮監官。餉司毛泰。謹按洪武初。遼東糧料。俱從太倉海運。其後罷海運。置屯田。八分屯種。二分戍邏。每軍限田五十畝。租十五石。以指揮千百戶為田官。都指揮為總督。歲夏秋二徵。以資官軍。

俸糧自洪武至永樂為田二萬五千三百餘頃糧七十一萬六千石有奇當時邊有儲積之饒國無運餉之費誠足食兵之要道也至於宣德以後屯田之法雖曰寢廢軍士猶餘四萬五千四百而糧亦視舊不減三分之一近彼邊方多事屯法盡壞巡撫官相繼復其數少增又歲運銀十萬兼開中淮浙鹽所用尚乏都御史滕昭乃於操練馬軍內遴選弓馬生疎者三千餘名退歸屯田歲省各軍所支糧豆六萬餘石而得屯糧三萬餘石至成化十二年都御史陳鉞仍

全邊略記

卷十

三

以昭所選之軍勒歸操練遂罷徵糧又減除無名屯軍六萬餘名以五年計之共減糧三十餘萬石故今所存正軍惟一萬六千七百餘名而歲徵糧止一十六萬七千九百石又以荒歉蠲免歲不足七八萬之數較於舊制屯田之法十不及一故遼東三十二倉適無兩月之儲臣愚過計以為今日欲足邊用莫若練選冗兵使歸屯田二十年通事楊銘奏朶顏遣察反等告急竊意朶顏與小王子素為仇敵撫而用之以夷攻夷之法也宜遣使撫諭之兵書余子俊以為

以夷攻夷非用兵常法如唐借回紇以討安慶緒終唐之世受其侵軼之患宜宴察反而罷遣使廿三年二月巡撫劉潺等奏卜蘭罕衛與泰寧衛夷人報小王子已死欲從喜降口入貢因與泰寧同於馬市交易事下兵部言卜蘭罕與瓦刺滿都魯和親不入貢者十餘年一旦近邊傳報欲容其為市守臣厚加撫恤諭之曰馬市之設朝廷所以待三衛餘不得同如欲朝貢宜仍從大同入諭泰寧等衛自後毋得與之俱來弘治六年巡按李善奏臣見遼東邊境正統二

全邊略記

卷十

三

年始立自後三衛夷人假以放牧潛入河套間行剽掠且邊境阻遼河為固瀕河之地延壘八百餘里土脉嶮峻秋修春頽動費巨萬夏旱水淺不及馬腹冬寒水凍如履平地所在城堡畏賊深入遂將良田數千萬頃棄而不佃况道路低窪每遇水雨泥濘不通倘開原有警則錦義廣寧之兵不過遙望浩嘆而已臣詢之故老云有陸行舊路自廣寧抵開原約三百餘里兼程不二日可到地形高阜土脉滋潤有古顯州城池遺址猶存為今之計莫若開舊路展築邊境

起廣寧。碁盤山。直抵開原。平頂山。移分守八百里之兵。聚守三百里之地。以錦義爲西路。廣寧爲中路。遼陽爲東路。開原爲北路。四路聲勢相接。一路有警。則三路之兵。分投應援。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如是則暫勞永逸。而九重無東顧之憂。十二年。兵部奏。海西每年一貢。三衛每年再貢。互市相通。世受厚恩。雖時有寇掠。原無聚衆反叛之謀。祇因邊臣。徃徃誘殺熟虜。以爲功。委官覆按。亦不舉正其罪。所以結怨虜人。致啓大釁。彼得以復仇藉口。我軍數敗。且三衛之賊

全邊略記

卷十

五

易弭。而海西之寇難平。失今不圖。恐怨積而導北虜。其患非細。請令巡按御史。覆按雙臺之役。人畜殺掠。幾何。官軍亦曾敵應與否。分別功罪。以聞。自今有誘殺熟虜。冒功爲首者。以謀殺漢人律罪之。同行知情者。俱調南方煙瘴。守備官知情者。處之初遼東守臣。奏正月中虜衆分道入寇。我軍禦之。連三捷。先後斬首三百級。全勝而歸。議者以爲遼久不振。疑其誘殺。全是朵顏三衛來貢。朝廷遣大通事指揮使楊銘等。審之。具云。今年三月中。遼東魯大夫差通事。誘泰寧

福餘兩衛頭目。脫大乃等。男婦三百餘人。盡掩殺之。又領兵出境。燒其羶帳車輛。死者之親。遂屢來復仇。又人自虜中還者。云朵顏三衛。遣三百騎。與北虜脫羅干等。約和謀入寇。給事戴饒。參駁其事。命都御史顧佐。徃按覈。以聞。久不決。而指揮崔鑑等。流言於長安。謂佐偏刑激變。佐請別遣。上不允。會總兵李杲。虛言虜至。請增兵。臺省交劾。十三年。顧佐乃勘報。曰。太監任良。總兵李杲。巡撫張玉。誘殺之罪。得旨。代回。初。海西兀者。前衛都督都理吉。次子尚

全邊略記

卷十

五

古。以舍人入貢。授指揮。後貢駱駝。并歸被虜人口。求陞都督。不許。尚古怒去。絕貢。時入寇。遮絕海西諸胡。之入貢者。胡怨之。尚古後悔過。邛邊歸款。守臣貪功。招之。約爲求陞。尚古遂率五百騎。入至開原。守臣驗五十人。赴京。奉寧衛都督猛革。忒木兒聞之。大怒。邊將謂尚古阻其好音。反容先納。遂入寇遼陽。旣去。仍留書於邊。言諸胡所以侵犯者。實出於此。建州左右衛。亦各遣人來。尚古若誅。則衆怨俱解。守臣因請誅尚古。或投之南荒。以謝諸胡。兵部議爲尚古。初使人

至邊意在服罪。以釋諸胡之忿。當時守臣止應曉諭令回。不應擅招。以挑胡忿。今尚古既貢。又不可誅。若如所請。恐結海西諸衛。更生他患。守臣不善為謀。一至此。給事中屈伸等言。泰寧諸虜內附日久。受恩最深。一旦以尚古為辭。大肆寇掠。殺虜軍民。攻陷屯堡。今日問罪之師。當舉無疑。兵部稱若將所虜漢人送回。俱有重賞。臣等以為漢人係泰寧諸胡親行虜獲者。設若送回行賞。是前日之犯邊。不以為罪。今日之歸俘。反以為功。誨以為盜之利。啓其無賴之心。王

全邊略記

卷十

三

者懷柔之典。固如是乎。御史余本質等奏。遼陽失機。聞遣官按覈。臣等竊聞議者皆云。太監孫振定西侯蔣驥。都御史陳璠。招撫尚古。以致諸胡怨寇。陛下寬仁姑俟。按報未即。實振等於法。各官妄稱兵不血刃。威伸異域。遂原其既往之辜。許以自新之路。反聞諸胡藉口。則又詭稱安置南荒。明正典刑。以為諸胡戒。一尚古也。先以為功賞。後以為罪誅。招撫失策。明知之。邊釁已開。又不嚴禦。致賊虜衆深入。如蹈無人之墟。自長勝等堡。直抵高架子沈家屯。二十餘處。

縱橫殺掠。人畜蕩然。暴屍滿野。哭聲震天。長老以為百年來未嘗遭此慘酷。其罪益不可掩也。十六年吏科鄒文盛疏曰。三衛者果何恃乎。徒畏北虜之侵犯。而任三衛之劫掠。是猶芻牧之家。畏虎豹之食其牛羊。而畜豺狼為衛也。道路咸曰。虜之為患。非一日而我之政。則有數失。日征伐未行也。禁例太嚴也。怠援不接也。關市失平也。邊牆不固也。兵食不足也。為今之計。宜反其所為。以征伐言之。虜雖逐水草以為生。然各有巢穴。前屯賊巢在鐵嶺川。寧遠賊巢在虹螺

全邊略記

卷十

三

山。錦義賊巢在凌河墨州上哨。廣寧賊巢在刀背山。各近邊牆百里餘。每至水凍草枯。人馬疲困。若於此時併力一征。其勢可勝。以禁例言之。遼東邊禁。誘殺。襲殺。撲殺。掩殺者。皆有罪。固所以杜僥倖之功。然犬羊之類。信義難服。乞少為更張。語爾眾乃緣此為奸。乘機肆虐。是自絕生成矣。其自今遠遁。不得在邊住牧。但有百里之內。悉聽官軍撲滅。亦以此示廣寧等五路將官。凡新獲首級。照例陞賞。所得婦女。生畜。悉不追問。則彼將不敢窺邊。以關市言之。遼東先年因

三衛內附。東夷效順。故於廣寧開原。秦立馬市交易。當時虜囚輸款。時以馬易鹽米。彼得食用之物。我得攻戰之具。近賊虜狡黠。不以堪用馬匹貨賣。持以入市者。惟榛松貂鼠瘦弱牛馬而已。又有假此窺覘虛實者。中國罔利之徒。與之結交。甚至竊賣兵器。洩漏軍情。雖有監布分守等官。勢不能禁。竊聞虜所易鍋鏢。出關後。盡毀碎融液。所得豆料。專以飼馬。其志可知。又聞犯邊後。以所掠銅鏡等物。貨賣東酋。諸酋以所掠男婦係繫。至詭言於三衛所得。邀其家屬贖取。

全邊略記

卷十

五

官軍不惟不敢問。而且餽以酒食米鹽之類。借寇兵而資盜糧。孰甚於此。乞罷關市。以兵言之。遼東東連海西北。接三衛國。初設二十五衛。塚克官軍。填實行伍。因軍屯種。積聚倉糧。先年官軍十有九萬。近或逃回原籍。或潛匿山東。米穀銀一錢。可糴五六斗。或三四斗。近因兵荒。斗米直銀一錢。而十一月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則止實米二斗五升。兵食不足。是以虜賊乘虛侵掠。乞清伍核屯爲要。八月。指揮張斌出掩殺。三衛於夾喇灣。以三十八級居捷。御史王獻臣疑之。

暴其罪得。旨如所擬。正德三年。巡按劉燾奏遼東所屬二十五衛。衛有鹽場。例歲煎三百八十五萬六千四百二十斤。軍自運送去衛甚艱。毋若召商中買爲便。勅獎之。四年。泰寧三衛滿蠻率所部二萬餘。稱避北虜者。欲附牆築圈以潛。詔令暫收。事寧則速之。七年十二月。初遼東三衛爲恍惚達子所逐。驅其牲畜入境。以避守備寧遠都指揮馬標。與百戶錢謀。邀殺之。而取分其所有。說稱犯邊希賞。既而三衛醜類。夷人叩邊。鎮巡官審詰。具得其情。以聞。都察院

全邊略記

卷十

三十

議標等貪利妄殺。當斬。獄上得旨如擬。兵部議開平原與泰寧海西建州諸夷接境。各有界限。邊牆之外。任其牧放無禁。比年分守備禦等官。略不爲備。致虜深入。及虜既去。乃徐出境。俘斬牧夷。掩罪冒功。故諸夷忿怨。報復爲患不已。今宜申飭邊夷。凡遇賊侵犯。若在邊牆之內。即時斬獲者。方許報功。若經宿或私出境。及去邊牆五里以外者。雖有斬獲。功不論。仍以失事啓釁論罪。鎮巡官復奏。酋虜貪殘無厭。今我拘於禁例。畫地自限。使虜志益驕。士氣大沮。非計也。

請自今追剿犯邊。達賊若抵其巢。凡有斬獲。無論大小男婦。俱令報功。庶夷虜畏兵。部覆議夷近邊百里內為寇者。方令出兵。必長壯首級。乃得論功。若不犯邊。及百里外牧放者。仍遵禁例。十一年海西福餘衛虜那孩率眾三千人。欵塞欲繇開原乞貢。十三年建州都督脫原保等。欵塞自陳賊首玖山等。率所部三千人。營於章成寨。巡撫張貫遣指揮王綱白本等。詣其營。遂各貢方物。上嘉貫等而獎之。嘉靖初七月。初開原與虜為市。虜時殺掠市人。開原苦之。會虜首

全邊略記

卷十

三

速長加等入市。鹵掠。參將孫棠率兵掩殺二百餘人。都御史張禴上其功。已而巡按御史葛禴劾棠貪情不法狀。上點棠而遣李承勛往經略之。元年女直通事王臣條貢事情弊。曰一夷人勅書多不係本名。或伊祖父。或借賣他人。或損壞洗改。每費譯審。宜令邊官審本勅。親子孫實名填註。到京奏換。一夷人陞襲。往往具奏行邊。年久不報。懷怨回家。致生邊釁。宜再行催繳。一夷人宴賞日期積聚。數多遲悞。及至領賞。又多濫要。故不懷惠。一速黑忒牙。今哈刺哈等。俱

自稱招撫邊夷功。宜查實陞賞。十年三月女直左都督速黑忒。自稱有殺猛克功。乞蟒衣玉帶等物。詔賜獅子彩幣一襲。全帶大帽各一。猛克者開原城外山賊也。常邀各夷歸路。奪其賞。速黑忒殺之。速黑居松花江。離開原四百餘里。為迤北江上諸夷必繇之路。人馬強盛。諸部畏之。往年各夷疑阻。速黑忒獨全。頃又有功。朝廷因而撫之。示特賚之意。且徧諭在館諸夷。即萬里外有功。必知。知無不賚。云十四年三月。巡撫遼東都御史呂經。以苛虐失眾心。遼東諸衛

全邊略記

卷十

三

所。每軍一以餘丁三供之。每馬一給牧田五十畝。其來遠矣。經檄行清革。每軍給餘丁一。餘悉編入徭冊。徵銀追牧馬田。還官召佃。納租繇是眾益怨之。是月經巡視遼陽。檄將吏竝城築圍墻及臺。將吏督併急。諸軍遂大噪。擁眾入撫院。丐罷工。及免馬田租。都指揮劉尚德者。在傍叱眾。呼左右榜笞告者。眾益悍。閔不可制。爭起毆尚德。及指揮李鉞。經倉皇棄。勅諭垣走。匪眾遂擊毀院門。火其役徭籍。鳴鐘鼓。糾眾閉諸城門。出故遊擊將軍高大恩於獄。按得經裂其冠

裝執都司公署。四月巡按御史曾銑按部金復聞遼陽軍變。亟行副總兵李鑑揭榜安撫。凡經諸所措置。爲衆不便者悉罷之。命將吏督諸軍守如故。亂軍稍就約束。城門始開。遊擊高大恩自投於獄。銑遂按遼陽。分部將士畫城守九門及鐘鼓等處。非時巡警。懲其飲酒誼譁者。遂奏都指揮劉尚德等逢迎呂經失撫字狀。而爲軍士乞原。疏俟下都察院覆。銑議欠當。往年大同逆賊軍戕害主將。罪在不宥。撫臣無謀。輒爲請赦。蓋一時偷生。猶可說也。今諸軍未有叛逆。

全邊略記

卷十

三

而乃坐尚德以激變之罪。事情法律兩不相合。其五月呂經既得報。還入廣寧治裝。其中軍袁璘者素諂事。經擬扣月草價爲飾。裝具悍卒于蠻兒等。鼓衆倡亂。先是有張孝兒者繫獄。蠻兒知其怨經。乃先劫孝兒出。率衆持挺。搥院門而入。執經數之。曰爾汰我餘丁耶。爾奪我牧田耶。殘毀髮膚。裸而置之衛獄。據守五門。復入院。聚諸公牒。弁經私篋。縱火燹之。延燒公署俱燼。遂破庫切旗纛。分其黨爲四部。鳴鐘鼓。竟日夜。明日取經及璘。囚首揭標。環遊隨復繫之獄。遂脅

管糧郎中李欽吳。索經所減草價及冬衣布花舊額。且要給賑濟。費庫銀幾及萬兩。命韓邦奇往填撫之。既而命任洛代邦奇爲巡撫。命侍郎林庭楫行撫事。錦衣官校逮呂經者。至廣寧。諸軍疑駕帖非勝。黃是詐爲天使。謀脫經也。復操亂。擁經併官校。真廣寧獄。總鎮等官諭以禍福。曾銑宣示諸軍。始出經付官校行。亂卒于蠻兒趙剗兒謀。俟林庭楫至。脅賞如大同例。總兵劉淮聞之。因雨散各隊去。曾銑密授胡承恩。悉擒叛二十有八人。各梟之。十八年廣寧達軍

全邊略記

卷十

三

伏脩等作亂。都督馬永率家丁捕斬四十人。事遂定。上深嘉之。開原虜因貢大掠。參將孫繼祖斬二十。二級。趙國忠復戰虜。斬百有二十。二十一年建州賊從鳳凰城入寇。殺守備李漢修。恩等。所過鹵掠無筭。部議夷非三衛等。往成化中。董山爲梗。命將討平。至今有六十年。無反側者。今構繫必有所自。况號稱首惡。不過趙那舍等數人耳。遽加之兵。未免玉石俱焚。命給事林廷璽往勘之。報曰。建夷故多忠順。邇近夷先入關。那盭等遠稍遲。關將每以額滿阻之。所得賚予。

歸途後爲近夷所掠。是以怏怏甘心叛逆耳。上乃罷其征討。總兵劉大章巡撫孫檜。有不治。初建虜李撤赤哈寇邊。率八百餘騎。從鴉鶻關石肯進入。掩伏誘敵。康雲易之。出堡與戰。伏起雲遂死。千都指揮趙奇修勳。王鎮皆死之。給事葉鏜劾孫檜不能預防。總兵李景良奔堡而逃。罔上不忠。宜併罪之。乃詔檜回籍。二十五年。遼東總兵張鳳巡撫于敖。令指揮陳守節。犒馬市諸夷。尅減鹽物。夷不服。守節白於鳳。鳳令箠之。夷遂攻鎮。焚殺人民。李鉞等不能禦。縱其殺掠而已。上奪教鳳俸。三十一年。虜酋把都兒辛愛原謀寇錦義。諜知有備。迺乘虛突犯前屯。百戶常祿指揮姚大謨。以孤軍犯其前鋒。皆沒。人心震恐。指揮王相曰。吾家世爲將。獨此一心報君恩耳。且虜驕而無律。雖衆不足憚。明日虜驅人畜欲歸。王相疾趨出其前。邀之戰於蠟殺山。相所率不過四百。連戰二日。以必死爲期。諸將若世助等觀望不敢近。獨千戶葉廷瑞毅然驅百餘卒佐之。其與同死。可謂烈矣。是時虜歲入犯。各邊無敢鬪者。朝廷初聞相事。深所

全邊略記

卷十

三十五

嘆異。故卹典亟下。凡重傷裨校。若高崔忠等。亦皆升級。其死事則下按臣。劾其官職以報。加優賚。廷瑞初以死聞。故不與重傷之賞。比贈諸死者。視常典加渥。有千戶吳天錫。以走報遲。遂爲虜所殺。乃亦贈指揮使。而廷瑞以後。魁故恩竟不及。蓋當時以賞功之典爲賞死。舛矣。三十四年四月。遼東邊外屬夷孫賓穩克等。以俘斬虜獻功。詔給賞如例。先是北虜虎刺哈赤及魁猛。磕打來孫等。欲假道東夷內侵。不遂。魁猛傑乃率所部攻挽哈寨。夷酋孫賓等與戰。斬虜首十級。生擒二人。穩克等復斬零賊二級。叩關以獻。請於義州大康堡河口築牆以禦之。三十五年十一月。北虜打來孫速把亥等。率衆十餘萬騎。深入遼廣。總兵官殷尚質率遊擊閻懋官等禦之。不敵。尚質等死之。其卒千餘人。總督王忬以聞。且劾論巡撫蘇志舉。輕率寡謀之罪。三十七年六月。總督王忬奏遼今歲大祲。議賑議蠲。別無良策。臣謹按山東遼東。舊爲一省。近雖隔絕海道。然金州登萊。南北兩岸間。漁販往來。動以千艘。官吏不能盡詰。其若因其勢而導

全邊略記

卷十

三十五

之。明開海禁。使山東之粟。可以方舟而下。此亦救荒一奇。又言宣大遼。乞照例。空運通倉米給軍。上皆從之。既而給事中許從龍。因請就海道以行。空運。或將天津倉糧。從黑洋河。抵昌黎。登岸。達山海關。或將登萊起運。量發近海民船。從沙門島。抵金州。達遼陽。此可省陸輓之勞。官民兩便。下戶部議行。命遼東苑馬寺卿。住劄金州。給放各島商船。不得抽稅。從都御史王忬。及御史周斯盛。疏通海禁議也。十月。東虜大舉寇清河等堡。總兵楊照。副總兵劉岳。帥諸將守

全邊略記

卷十

三七

備申有爵等。分道出擊之。斬首八百級。時西虜亦擁眾瀋陽邊外。聞我兵既東。乘間深入二百里。照等聞變。即馳赴之。虜見大軍至。引去。三十八年。巡撫侯汝諒。以遼大饑。移粟天津。入遼之路。自海口發舟。至右屯河。通堡不及二百里。可達遼陽。中間若曹泊店。月沈桑沈。姜女墳。桃花島。咸可灣泊。各相去不過四五里。可免風波盜賊之虞。請動支該鎮賑濟銀五千兩。造船二百艘。扣商販運。內覆如議。十二月。虜犯廣寧。實泰寧衛。叛夷果力箇等導之。果力箇者。其四世

祖恩。李羅。因人邊馬市。率其族十三家。求為內臣。朝廷欲收以為用。乃從之。塞內住牧。使偵伺虜中動靜。頗得其力。後聚落日繁。果力箇等眾遂百餘人。往往挾虜邀賞。守臣不勝其求。稍抵制之。遂叛降虜。告以內地曲折。導使入寇。於時遼東廣寧。歲有虜患。每至果力箇等。各為先鋒。都御史侯汝諒。患之。乃密遣通事陳紹先等。誘果力箇等入市。伏甲饗之。酒半伏起。遂擒果力箇。及其黨四十餘人。四十年。山東巡撫朱衝。奏登萊青地。瀕大海。東近邊。左通浙直。國家設軍

全邊略記

卷十

三八

分守甚嚴。日者遼左告饑。暫議弛登禁。其青州迤西之路。未許通行。今富民猾商。逐海道赴臨清。抵蘇杭。淮揚興販貨物。海島亡命。陰相結搆。俾二百年慎固之防。一旦盡撤。頃者浙直倭毒。非敗事之鏡也。宜申明禁止。為便報可。四十一年。虜酋土蠻等大寇遼。攻東關驛。錦川營破之。巡按吉澄以聞。本兵楊博言。吳瑛老將驍健。可以責成。當分三千守前屯。而免其入衛之額。遣大臣侍郎葛縉往。縉舉郎中張志孝。副將劉大章。自隨。可之。遼東邊外屬夷王杲等。導虜分眾

入寇一自東州堡入。一自撫順核桃山入。副總兵黑春帥遊擊徐維忠等禦之。春身自搏戰。殺數十人。諸將從之。虜衆大敗。棄其鎗重鎧甲而遁。於是備禦劉普亦敗虜於核桃山。共斬首一百四十九級。奪馬五十匹。所獲夷器無算。侍郎葛福裕總督楊選巡撫吉澄總兵吳瑛以捷聞。部覆遼東饑疲之後。有此克捷。乃近年所未見者。有功諸臣論賞。虜復攻鳳凰城。黑春隨其伏中力戰。二日而死。四十二年副總楊照敗虜於清河長安堡。斬敵七十五級。楊照夜掩虜於廣寧。

全邊略記

卷十

三

塞外失道。爲虜所覺。中流矢歿。祿將線補袞郎得功。等力戰斬首二百二十五級。以照屍還。四十四年降酋黃勇略廣寧城。巡按王之誥條陳開墾荒田八事。一議工力。其法以田九百頃爲率。用二千四百人。把總二十四。總委官六。將各營見在步軍六千四十餘。更番撥用。二議牛具。每牛一具。種田一頃。五十畝。收者一人。耕者三人。其牧者結草耕免其雜差。惟耕時隨牛下田。與三人通力合作。行總委等官不時查驗草料。其牛具卽於原議修城銀給之。三議種子。計田

九百頃。用種子二千四十石。或粟或豆。隨地所宜。卽於上年收穫內支。四議車兩。登塲日。裝車一百八十輛。每輛銀二兩。除已造完三十輛。餘者宜於廣寧馬市稅銀內支。五議供費。每營開田一百五十頃。軍夫四百。委官五。約工百日。費口糧六百一十五石。牛百具。豆七百五十石。草萬束。俱於本田收穫糧草內支。六議草積。每種田九百頃。存積柴草除穀草豆積。畱以飼牛。葛稻一歲所得。可以變賣銀千兩。買補牛具農器。七議倉廩。各城倉廩倒塌。宜將夫丁銀兩及今

全邊略記

卷十

四

春次第修理。除收貯屯鹽二糧外。餘倉悉收管田子粒。八專責成。宜將河西營田。行接管都御史。河東營田。行巡按御史。互相督責。四十五年虜速把亥入西平。苟麒張祿遇伏。亡於陣。虜自西平出。卽得功。扼之於張能峪。斬首七十五。御史李輔請裁減邊城遊兵。而以新設寧前遊兵二枝。分番入衛。已有旨報允。至是遼撫魏學曾等言。前寧距山海關僅百餘里。近因虜變。增設遊兵二枝。戍守不可議撤。請於原設人衛兵馬。預選驍健者三千人。藉名於冊。至期令該班

遊擊領衛歸則各還其伍。又比歲遼饑，兵自入衛，歸輒逃匿。薊月糧折價數豐，起其羨心，將領多納此輩，役爲家丁者千百。夫遼薊附若唇齒，遼既虛，薊豈能獨利耶。隆慶元年，御史李叔和疏：總兵全鎮保障，當審緩急，今乃坐河西，而以河東委副將。雖云畫地分守，然所部士馬不足當總兵五分之一。海瀋開原險山諸路，士馬亦不足與廣寧寧前鎮義鎮武諸路相等。夫虜無多寡，而兵有強弱，今一月之間，三犯河東，坐視不爲之所，是秦人視越也。且總兵部下驍騎，皆

全邊略記

卷十

聖

所選河東精銳，括此精卒，豈直爲河西計哉。臣謂總兵宜以隆冬之時，移遼陽以援海州瀋陽，冰解回廣寧以防土蠻。庶東西皆有備，報曰可。黃勇本降胡，後復亡歸虜酋速把亥，盡以虛實告虜，導虜入寇者十四。殺備禦二官，軍五百有奇，尅堡站城十餘，遼人患之。是年四月中，與朶顏夷卜萬開馬市，速把亥部落有詐稱朶顏人混入者，總兵王治道遊擊郭承恩等掩捕得三百七十五人，使人謂把亥曰：爾歸我黃勇，我歸爾，速把亥遂縛勇來獻。遼人因相謂曰：與虜

共亡者，尚有大敗刺等七人在虜中，患未已。且吾良爲虜俘者尚多，及此要之，乃畱十七人不遣。虜怒，數遣輕騎入寇。我輒敗之。六月，虜以少騎入犯，而伏三千人於邊外，中軍王世祿易之，乘勝追入，伏起爲虜所敗。治道救之，乃得還。亡其卒七十餘人，殺把總佟國勳等四人。虜乘勝攻鎮靜堡，克台而去。給事中鄭大經言：遼東藝市之事，曩起於激虜，因劾奏治道，輕追納侮，守堡官陳言守備王政嚴備禦，畢朝用閒住叅將社鏗承調叅將萬國遊擊馬文龍，畏怯觀望，請

全邊略記

卷十

聖

治其罪。然是時里字羅猶思鏗，躬馳堡中叩頭乞市也。九月，總兵李世忠引兵東援，遇虜於撫寧，斬首五十三。年四月，虜酋張擺失艾失哈等擁衆近邊，聲言欲寇離場孤山，遼陽副總兵李成梁率中軍指揮蘇承勛等出邊迎擊之，而以原任叅將謝相廷督選鋒衝其前。至夾河山城，突入虜營，斬獲賊首張擺失等一百六十四級，奪馬一百餘匹。賊遂遯去。四年，八家寨葦子谷酋長汪住內英哥等從陽明臺入，諸將軍趙完馳遼陽，郭承恩馳虎皮安，啓馳奉集，裴承祖馳

鮑屯柯萬馳平虜撫臣張學顏大帥李成梁皆壁清河至卓山擊破之斬砲兒大寧公提等五百八十八級五年速酋之長佟鎖羅可赤聚兵散羊谷我帥擊斬于蓮花塌四十四級虜復從靖安口入我師追殲于柳河斬佟鎖等百有五十一級十二月虜寇河東從望酒墩入大帥李成梁副帥趙完郭承恩等率師禦之於卓山等大破之斬首五百八十餘級內有酋二人他夷器無算六年三月東虜速把亥歹情等憤遼陽卓山之敗復犯長勝堡守備指揮范芝等與戰

全邊略記

卷十

四

却之尋犯清河堡守備曹簞等又大敗之斬佟鎖等一百六十五級獲酋首一級捷聞兵部謂該鎮累奏奇功且倖斬數多例當宣捷上命勿宣第犒報捷如例卜言兀等直搗白塔谷堡遊擊李惟一力疾戰之而遜萬曆元年卜言台周土蠻之子會炒花椿勞亥大入瀋陽大帥李成梁率偏將宋成恩等力戰于南靜九營斬勺茶戶等二百有七級七月總兵李成梁築寬奠等六堡其地北界王杲東鄰兀堂去駿陽二百里巡撫張學顏按視之數十酋環跪願質子所在易

鹽布學顏疏請聽市自是開原而南撫順清河駿陽寬奠並有市諸夷亦利互易屬海西者王台制之屬建州者兀堂制之頗遵約束二年速把亥既已連騎往仰加奴新寨請婚王台而又大會諸酋自紅螺山走遼城總兵李成梁出塞會風砂障天捕斬首虜四十三級上諭大司馬譚論曰前報虜數十萬犯遼已到近邊朕心夕惕經旬杳然有無失事其以實聞遼東告捷東虜屢次入犯逆首王杲至誘殺我裨將裴承祖總兵李成梁提兵問罪直搗紅力寨斬首一

全邊略記

卷十

四

千一百東夷王台執送逆首王杲父子致境上詔磔杲于藁街加台龍虎將軍有功將吏悉增秩三年青把都會兵二十萬于大寧張學顏乃告急請薊兵入衛及器藥之數督軍門楊兆以狀聞頃之知其馳土蠻實而犯山海虛也王台是時所部東盡灰杻兀刺南盡湯河建州北盡仰逞二奴延表幾千餘里速把亥頗有美心行鹵略先是逞仰二奴父孔革為台所殺慘奪季勒諸寨二奴乃欺台老數數有啓疆之志台卒憂死台生五男長虎兒罕赤次三馬兔次煖

大次綱實。次猛骨孛羅。至康古六。則台外子也。罕常與白兔赤相仇殺。於是仰加奴等一十三寨。把吉把大等五寨。猶屬罕。它一切灰扒兀刺等江。皆爲建州諸夷所奪。四年李成梁出比羅兔。去遼百里。斬虜五十二級。五月虜衆二十萬。自錦義至凌河。會迅雷烈風。止壁旦日分騎。大掠鹽場左右中屯。御史張允升勅奏。叅將馬文龍。下兵部方逢時覆奏曰。當以保全衝戰爲功。損傷可勿論。上以連年禦虜。各賜之金。土蠻蓋怨邊人。乃率黑石炭等三十萬。窺十方寺。上

全邊略記

卷十

聖五

丁字泊。先遣騎隔河而語。曰屬夷也。土酋虐。欲渡河而生。守使翟誘裳曰。詒也。總戎李成梁。帥佟遷康元吉軍長定。佟應科王朝寵軍新打營。裴承祖高虛登軍小船城。而又檄李澄清徐維忠等從征。虜走老營。我兵追四十里。大破之。斬阿丑哈伯革奈等四百七十六級。督臣梁夢龍撫臣周詠以大捷聞。告太廟。如禮。賜成梁以下金蟒紵。階有差。十一月黃台吉擁老撒大會土蠻十餘萬。欲犯廣寧。于是秦得倚出海州。孔東儒出鞍山。查大受等出瀋陽。徐國輔出奉

集。陶承譽出析木。凌雲出威寧營。適速把亥。連管遼河。長四十里。李成梁帥精兵。李如栢李平湖李得金出鎮安堡。而以蘇國賦揚燮爲左軍。劉承武王惟屏爲右軍。直馳養善木。斬把兒度卜等八百八十二級。捷奏。詔賜李成梁封爵。六年御史安九域上書。大略言遼鎮中後所及前屯。與邊烏牛背大青山。有朵顏大一千酋長。昂酋長兔酋。董狐狸酋。小一千酋。土魯赤酋。忽兔罕酋。廣寧錦義邊外。虹螺舊遼陽。有小兒愛酋。卜言兔酋。速把亥酋。哈屯酋。反青酋。遼陽長

全邊略記

卷十

聖六

安外邊中遼河。有秦寧莽金酋。卜勞九酋。把兒慶酋。卜言酋。哈當酋。開原外邊上遼河。有福餘莽巾酋。炒木酋。卜哈酋。卜言酋。東勝外邊蛤蜊河。有捲兒指酋。忒木兒酋。土魯酋。孛兒戶酋。歲爲塞上患。我師備河東者曰。我慮河凍冰堅。備廣寧者曰。我慮秋高馬肥。備寧前者曰。我近虜巢尤甚。四時無須更問也。要之。二月初旬以後。三月中旬以前。舊草旣除。新草未長。我稍得恃以無恐。今正月將盡。土蠻頓思大舉。臣必其不敢輕動。至二月中上馬。至三月而越寧前。至四

月而近廣寧。三岔河下。冰已解矣。請以遼陽之兵備西面。薊州春防之兵備東面。獨慮土蠻。要市賞亡已。臣竊跡遼陽市事。首皆因以為利。而獨開原慶雲堡。西市亡頓。專誘土蠻為重。前是福夷入市。近朵顏泰寧人伯言卜言以兒鄧者。蓋兒及黃台吉哈屯煖免諸酋。皆傳箭而入。要挾大賞。不一而足。豈直今日事哉。廣寧市由。文皇帝詔頒榜文。禁持弓箭器械。裸而牽馬。奉土產。赴關吏驗入。而開原故未有禁。可蚤圖之。且遼左米價殊迥異。河東軍士願得折色。河西

全邊略記

卷十

四

願得本色。莫若開石昌谷州諸金銀冶。令饑民採取。四六以佐軍乏事。下戎部問狀。十月泰寧衛首速把孩窺盜遼邊。是月青把都哈卜慎。大會土酋分犯寧前。成梁直擣劈山。去邊二百餘里。斬四百三十五級。上方行嘉禮。巡撫張學顏大捷奏至。敘錄有加七年。兵科光懋奏。遊擊陶承譽所殺夷人阿丑。實懼罪來歸。承譽假以犒賞。掩其不備而殺之。請治其罪。于是一時敘功者。俱准辭。八年建州夷兀堂犯靉陽寬奠。又犯永奠。李成梁逐之。出塞二百里。斬七百五十

級。兀堂復以千騎入林剛谷。副總兵姚大節復敗之。斬首六十七級。土酋志報薊門之役。合速首營紅土城。佯入海州。而一犯錦。一犯義。時備兵使李松張崇功。洪濟遠周于德等。十道並發。大師李成梁。捕伏大清堡。出寨二百里。斬捕四百七十一級。主爵者比劉江之封廣寧伯。以倭七百級。曹義之封豐潤伯。施聚焦禮之封懷柔伯。東寧伯。以虜四五百級。成梁先時破逆梟。至千二百餘級。比虜級更宜倍之。詔曰。李成梁累獲奇勳。其以原銜指揮。併功世襲伯爵。給誥

全邊略記

卷十

四

券。為寧遠伯。秋虜入盜東密河。兵備李松禦之。土酋失利。頃之復入慶雲堡。吳尚忠等禦之。虜走鐵嶺。冬犯義州。大凌河。哈不慎連騎數千。圍我劉五臺。焚殺亡筭。都御史周咏。行海州諸營兵救之。九年土蠻復犯錦義。以喇金哥為鄉導。兵使者李松亟請于總督梁夢龍。分道而馳于大青松山之間。虜計不售。給事王致祥上書曰。恰酋受賂于宣大。而逆顏于薊遼。請革其撫賞以創之。勿受若媢。自辛巳迄癸未。督院鄭洛禁之甚嚴。十年速把孩入陽河堡。遂深入錦州分

馳四門。裨將周之望力戰。與王應榮俱死。裨將徐恩。趙案。分出北門西門擊之。虜奔凌河。涂寬等各伏兵。邀擊虜。倚遼河爲險。李成梁出兵大戰。斬捕三百四十級。虜乃去。王台既誅。王杲。杲子阿台服之。台叔王忠。又戮祝孔。葦子。仰奴。逞奴。亦服台。以女妻仰。卯翼。之後。二奴欺台老。台子虎兒罕好殘殺。二奴遂叛。阿台亦怨。王台之縛其父。叛附逞仰。二奴各夷皆雲翔。不受台制。南關勢蹙。台竟憂死。台孽子康古陸。與虎兒罕爭鬪。逞奴助之。而陰收其部。夷白虎赤等。自益。

全邊略記

卷十

罕九

虎兒罕亦死。逞仰。二奴。數掠孤山鐵嶺。將軍李成梁。勒兵出塞大破之。于曹子谷。得一千三十九級。泰寧。酋速把孩。率其弟抄化及子伯言。入犯鎮夷堡。李成梁迎之。其下李平。胡射速把孩中脇墜馬。斬之。炒花。等大哭出塞。遼東大捷至。詔進張居正太師。逞仰。二奴窺海西之隙。乘間而起。迺與土蠻約。詳擊猛骨。李羅。因以略遼瀋開原。久之。竟借甕可大白虎赤萬餘騎。猛骨與互商。亦帥二千餘騎。接戰不能克。殺把吉。把太寨三百人。猛吉台失二寨。從二奴者一百戶。

土蠻率火耳。赴十萬。欲略廣寧。李成梁聞之。卽伏中固。去開原可四十里。使霍九臯諭撫之。二奴提恍忽。大二千騎。詣鎮北關。關吏譙讓之。以三百人詣圍門。巡撫李松。四隅設伏。二奴至圍門。言語不馴。白虎赤。拔劍斬九臯。九臯反手擊一虜墜馬。軍中砲鳴。伏將宿振武。李寧等。合擊之。斬仰加奴。逞加奴等。凡三百十有一級。復追之于新寨。斬捕一千二百五十一級。追至二奴巢。諸虜叩頭願從。猛骨。李羅約。歸我漢人。王良富十三人。自是海西警矣。捷聞告。郊廟而賜。

全邊略記

卷十

罕九

爵賞。董狐狸。糾炒花等。犯塔山。再犯莊窠。又犯黑山。備禦楊紹勳。易之。遇伏。把總劉進忠。死之。紹勳中流矢。復斫二虜而還。黑石炭。馳于襖郎免。成梁從大寧堡出邊。行四百里。擣虜壁。斬首三百四十三。捷至會。上大閱。喜甚。郊廟。賜爵賞焉。小友。青略。瀋海。我帥大敗。鹵鈔幾盡。御史于應昌。勅奏之。曹簋。崔吉等。削逮有差。十一年。太寧。酋伯言。把都。糾花大。及大虜。衆五萬騎。入寨攻鎮靜堡。李成梁。議于黑山。次出兵。佯爲北伐。夜遣李得全。馳入鎮靜。爲內應。旦日親自。

搏戰。李寧以刀擊花大傷臉。復貫矢中膊。花大。伯言叔也。虜營皆哭失聲而去。伯言復偕董狐狸三萬騎入犯廣寧。殺掠吏士二百二十三人。李平胡跳擊之。會大風揚沙盡晦。頃之。雷電交作。大雨如注。平地水深數尺。虜盡走出塞。阿台寇遼東。入瀋陽。李成梁禦之。戰于古勒寨。阿台射死。別將秦得倚復破毛憐夷。阿海于莽子寨。誅之。伯言把都復連結鄧兒台吉萬餘騎入寨。殺掠軍民。遊擊周思孝逐之。虜走遼河。河深不能徑渡。李成梁追襲之。從丁字泊堡出。布陣為

全邊略記

卷十

五十一

一二字。以一字衝鋒。二字繼戰。令既定。旦日去邊一百五十里。虜望見兵至。既跳騎挑戰。成梁躬率一字陣接鬪。大器弓矢齊發。撫臣李松趨二字陣。鼓行而前。虜股栗欲奔。我兵乘勝疾戰。斬首虜八百二十四級。得名酋拾征。李來等十三人。獲馬五萬四千九匹。軍士亡失者六百三十九人。小阿卜戶襲我黑谷關。亦燒毀烽臺。殺略人畜甚衆。於是給諫馬景隆及御史詹事讓書再至。上詔李成梁益加策勵。勿以人言自阻。有負國恩。調景隆以安成梁。遼陽百姓方維

相亦伏闕下。稱成梁中左所之戰。盤山驛之戰。卓山之戰。平虜堡之戰。紅土城之戰。養善木之戰。鴨兒置之戰。鴨背山之戰。遼河之戰。阿州之戰。撫順之戰。瀋陽之戰。開原之戰。襖郎免之戰。曹子谷之戰。古勒寨之戰。腦王杲。髓速把亥。馘逞仰二奴。斬阿大阿海。皆萬世功。九月。哈酋大會大小委正等。鈔寧遠桃林。巡撫翟繡裳。兵備成遼築垣掘壕以待于山海。小委正走厥房。大逞克世等走水汲。一克仄正走宿商。以四萬騎從前屯入。參將王守道。杭大才等發虎蹲砲擊

全邊略記

卷十

五十二

之。大戰五十合。遊擊戴朝弁直夜。深其溝。固其壘。而守道潛出營。告援于總督張佳胤。楊紹勳率燕河三屯兵至。虜遂解。冬。虜復犯前屯。戴朝弁奪所掠于北水關。譚堪趙愷等火攻于新羅城。虜奔一片石而走東嶺。御史李東劾奏諸失律者。岳沐劉登。太王守道。杭大才以請。總督佳胤曰。謹按故事。宣大以戰為守。薊遼以守為戰。但使匹馬不入。即為首功。茲役當以血戰為功。而略其損軍之罪。以保全城關為重。而原其虜掠之末。於是兵尚書吳兌覈山海事。覆奏。大略

以山海關及八里庄。去前屯七十里。去山海七里。今遼東城堡無失。而八里庄殺略甚多。太等未可盡謂無罪。唯上所財察。左遷岳沐。而登太等戴罪視事。十二年。西虜欲自無水者入。東虜欲自有水者入。黃太舟等入。養善木而東。短弓兒等入。甄城。始蒲河之役。殺略石家衝十餘屯。雕背山之役。人畜至三百。總督張佳胤。劾奏郎梅等鑄其級。十三年。灰正大會。東虜郝彥伯。西虜忙金兒等。入寧遠前屯。李平胡馳古路半那林。擊斬卜兒忒革等一百有八級。以兒鄧大

全邊略記

卷十

辛三

會炒花分鈔東西一技寇懿路。一技寇沈河。裨將曾尚忠死之。略及鐵嶺。焚燒亡算。冬。東虜一克等十萬騎來。李成梁與疾出鎮邊堡。行二百里。斬捕九百有二級。中有酋長虎兒處首二十四。蓋用李平胡策也。晝伏夜行。平胡乃帥降夷四十人先驅。大風飛砂。中及虜覺注矢。而我兵已橫絕之矣。大司馬嚴清宣捷。賜成梁廕秩三級。王一鶚。顧養謙皆遷官。十四年。速免兒引瓜兒免等馳十方寺。結西虜。以克鄧萬騎。直抵蒲瀋。擊城堡。殺略軍民。遊擊周思孝追逐出塞。

河深虜騎不能渡。大將軍李成梁密符遊擊韓元功。集船板繩索。赴丁字泊。治浮橋。出其不意。總督李松偕分巡任天祚。兵備王緘。親監軍出邊。成梁迺布陣。繼入。遂至打大。去邊一百五十里矣。虜已先覺。跳驅挑戰。成梁躬帥一字陣。以火器火箭刀鎗弓矢並發。二字陣鼓行而前。乘勝勇氣益百倍。疾力戰。斬首虜凡八百二十四級。得名酋捨征孛來乞搭把失等首。凡一十三級。二月。把都抄化花大復聚土蠻犯邊。撫臣顧養謙。徵召將士黑雲龍等。大集鎮邊堡。出塞

全邊略記

卷十

辛四

二百里。李成梁親自力戰。自辰至未不倦。虜不能支。皆騰山鑽林而逸。成梁逐北。斬首九百二級。得名酋虎兒把禿等二十四人。將士被傷者。李寧等一百七十八人。十五年十月。王台孽子康古陸。妻其父妾溫姐。分海西業與兄子反商。猛骨為三。因號曰海西酋。誘叛夷阿台卜花攻反商。姦收反商妻。開原兵備王緘。檄叅將李宗。召擁精兵。直搗虜營。逮溫姐與猛骨。字羅反商。講和。還所鹵獲畜產。已捕康古六就吏。是時溫姐得遂逃。兵使王緘知曰。反商不立。則無海西。

無海西。則二奴之子。北結西虜。南連建州。而開原危。河以東且西。急土蠻三衛。東急東夷。腹背受敵。而左右狼顧。鎮城之兵。分防兩河之間。不足。且將東面而妨東山。益分益寡。益勞且疲。巡撫顧養謙曰。溫姐去而猛骨索羅。勢不能不復叛。而况殺一康酋。於我未必益。而北關二孽之疑。畏日甚。溫姐及猛骨字羅。益遠遁不可收。則反商之勢益孤。而東北之間。兵連禍結。殆不可知矣。遂釋康古六置之開原。大司馬議可。已而釋溫姐以誘其子。猛骨竟攻反商。焚其巢。并切

全邊略記

卷十

五五

溫姐去。巡撫顧養謙劾奏。玩寇釀亂者緘也。上遣緘騎建問。科臣彭國光。抱王緘之不平。入告曰。失事誘藩吏者。養謙也。上欲置之理。閣臣持不可。御史許守恩。劾奏王緘。議勦二奴遺孽不蚤。至猛骨字羅。數反覆有狀。上詔。即訊。大略以卜寨那林字羅。初非犯邊。未可議征。而况猛骨字羅。反商。皆年少。緘故欲殺康古六。以懼字羅。且溫姐親字羅母。殺之。字羅勢且必深報。緘故請釋溫姐。實以安字羅。凡所為懼與安。無非欲存二商耳。不然。夫豈不自知誅兩酋之

可以為功也。緘又言。備兵使任天祚。貪功要賞。大不敬。曩時逞仰之役。虜不至三百人。其它多江上耕鋤之下。上復遣執金吾。逮任天祚。與緘對簿。閣臣時行。申曰。緘欲自脫其主撫之失。而追咎行勦之非。不可也。兩兵際遇。豈能審問。而後誅殺。以血戰之功。為妄。則邊將墮心。十六年卜寨。是加那林字羅。仰加圍反商。巡撫顧養謙。壁遼陽。李成梁。壁海州。三月十三日。屯開原東郊下。令母擾南關。而給練布于反商。披之為號。出威遠堡。至洛羅寨。北關受其降。時卜酋已

全邊略記

卷十

五五

奔那酋同壁。以險拒。不聽降。召已。又殺我士。衝我軍。我軍縱兵。逼其大城。虜退入壁。堅閉拒守。矢石如雨。我軍多死傷。其外大城。以石。石城外為木柵。而內又為木城。城內外大壕。凡三道。其中間則一山。特起。鑿山坂。週迴使峻絕。而壘石城其上。城之內。又為木城。木城中。有八角明樓。則其置妻子資財所也。上下內外。凡為城四層。木柵一層。其中控弦之士。以萬。甲冑者。以千計。刀劍矢石。滾木。甚具。我兵攻之。兩日。撤其外柵。破其城二層。其中堅。堅甚。不可破。而我仰攻先

登之士。輒死於大石滾木。大將軍乃急下令收兵。而以大砲擊其中堅。凡再發砲。內有鉛彈。彈所經城壞板穿。樓大木斷壁頽。而中多洞。曾死者。斬把當亥等首凡五百五十四級。征虜將軍李成梁。從威遠出塞。卜寨棄其衆。遁入那林壁。成梁擊之城破。二酋窮促乞哀。開原兵備成。遂并釋康古陸。以存反商。進卜寨那林諭之。諸酋並服。後康古陸溫姐相繼死。遂令北關之卜寨那林。南關之猛骨反商。兩相結。釋其憾。並請貢。反商遂與建州奴兒哈赤婚。十七年。逆酋克五

全邊略記

卷十

五七

十盜塞上。奴兒哈赤王台斬其頭。並還鹵者。總督張國彥爲之請曰。哈赤忠順如是也。上爵之以都督。初哈祖父。叫場塔失。並從征阿台戰死。李成梁雖畜哈赤。及長以祖父殉國。予指揮。與南關埒。既與反商爭張海。因約婚罷兵。後稍蠶食。張海色失。諸酋漸雄長。諸夷矣。十九年。南關酋反商。嗜酒好殺。北關卜那二酋。潛使人于途中刺殺之。反商子幼。總督侍郎郝杰。令所遺部夷。並屬猛骨。自此與北關。日構怨而勢益孤。滾兒屢不靖。總督蹇達提禪將先發之。李平胡等

出鎮虜達冠至接戰。斬二百四十有二級。二十二年冬。以侍郎孫鑛爲東征總督。東虜卜言台周以衆勝。把兒兒以強勝。連騎犯邊。大將董一元。以兵匿鎮武堡。虜率騎深入。士卒從中起。循牆而進。虜大駭。搏戰自午至酉。我師精力愈倍。虜遂潰。一元追逐之。斬首四百十六級。伯言中流矢死。把都傷重。空馬而逃。是夜虜奔而狂。哭聲震野。把都尋亦死。二十三年。總兵董一元。襲虜于黑山。斬其酋長卜勒亥百有九級。總督孫鑛。巡撫李化龍。以捷聞。有詔加賚。加建州酋

全邊略記

卷十

五八

奴兒哈赤龍虎將軍煖兒。入犯遼陽。副總兵李如梅與戰。身被十餘矢。僅却之。二十五年。以御史陳效爲監軍。監按遼。邢玠疏請發臨清德州倉米。放天津募船。運入軍中。抄化糾衆。入犯渾河。遼陽男女屠戮一空。三十三年。議徙寬奠新疆居民。六萬餘口。入內地。乘新疆爲歐脫。奴速二酋。各請金縉。卽于黠陽清河沿邊給賞。總督蹇達巡撫趙楫。布政張中鴻。總兵李成梁。以招回華人敘功。并賜奴酋金。三十六年。海西建州二酋入貢。奴酋混入猛酋領賞。禮部案驗得實。

時奴酋二年失貢矣。職方主事葉世英言。奴酋強梁日熾。鎮江寬奠之間。逼近虜巢。必先壯其聲勢。乃能伐其狡謀。兵科宋一韓疏。撫鎮棄地。哨虜謹循職掌。糾之謂先年巡撫張學顏。同寧遠伯成梁。開拓寬奠等六城堡。延袤八百二十三四等年。軍民史仲義。劉可大等。各佃雲頭。迤裏沙松杉剪子。喇喇鴉鶻大小松峪盤嶺等處。東西三百餘里。住種二千二百餘家。歲納糧三千石。倉串卷宗俱明。至近年撫臣趙楫。鎮總兵臣李成梁。慮開邊覺。銳然議行招撫。廢將韓宗

全邊略記

卷十

五九

功。為成梁。塔納建首重賄。槩作逃民。給帖驅逐。六萬四千餘家。撫鎮等臣各論功升賞。加廕未幾。而奴虜踐蹂至矣。且當時加增蟒幣。歲予舊賞五百金。每歲徵派錢糧貯庫。今酋已阻貢。不當給賞。請勘復之。兵部行御史熊廷弼。勘報曰。自撫順關起。至東川堡。迤東清河所屬。以至駿陽一帶。為成化中副總兵韓斌所定之舊界。內推孤山一堡。又迤東新寬大永長五堡一帶。為萬曆二年巡撫張學顏總兵李成梁所展之新界。而新舊分矣。舊界外之新地。如馬根單散羊

峪鹹場等堡。所直霧兒口等處。猶得以出邊告種。為辭。至于清河之鴉鶻關松樹口。東安靖虜空向化靖夷一堵。墻之盤嶺各墩。一連九座。長六十里。此皆舊邊也。今則縮守內地四十里。而七十里之邊失矣。孤山之張其哈喇佃子。西北接鹹場三十里。東南接綏陽五十里。先年雖建堡未果。而其地猶我軍種。萬曆二年所創。及講紅不崖南河金口四台。猶軍我守也。今則以堡側古壕為界。前項盡沒。而八十里之邊失矣。新寬大永長奠五堡。舊皆邊衝。邊外地曰松子嶺

全邊略記

卷十

六

乾雞子十岔口青崖子文大人營鍋兒舊皆虜衝。此萬曆初年閱臣原議也。故展設五堡以鎮諸衝。今其界俱在。即科臣所云雲頭裏喇泊等處亦俱在。若以失去原展之地。強坐李成梁。成梁必不服。但自駿陽界起。寨兒疙疸迤東至橫江一帶。徑一二百里。長約三百里。住民耕種已久。稞無遺欠。虜無爭競。此不可謂其非我地。邊土人稱為朝鮮餘地。成化中朝鮮苦女直邀劫。請改貢道。兵部郎中劉大夏曰。不可。朝鮮貢自鴉鶻關。繇遼陽。經廣寧。踰前屯。山海關。迂回

三大鎮。而後入。今舊鴉鵲關在清河之東北七十里。正與長永一帶新地對直。若從鴉鵲入貢。此正經由之地。遼誌嘉靖十六年以前。鴨綠江西湯站堡東地名九連城。南北順江一帶。遼人麗人住種混雜。交通行竊。該國勘呈御史胡文舉疏請。此後遼屬軍民。不許在此住種。朝鮮居民。不得越江採取。其後皆爲我住種。是以有鎮江城之建。此卽九連城故地。又先年李成梁自險山展出一百八十里。卽今長永大三奠。迤北新地二百餘里。當初無一夷居住。而我民始居。

全邊略記

卷十

六

之。繇是觀之。不論朝鮮餘地與否。順江以北。總是華夷共棄之地。不可謂其盡建夷地也。今則盡棄與夷。三百里之邊。又失矣。此棄地之大略也。宋一韓又疏曰。宰賽席伯煖之強。陸梁開原。與奴兒哈赤爲姻。癸卯之革賞是。甲辰之伏賞非也。撫臣郝大猷。做誘殺逞仰之法。以于守志招宰賽于慶雲堡。置酒夜會。任國忠李克泰等。待李如樟至而成擒。不意虜覺而遁。銜恨轉深。八月之一舉。而克東能屯。岳讓大小節。諸屯。慶雲古城寧河諸堡。詭曰三犯慶堡。罪將安辭。巡

撫劉四科。以爲海西建州二夷。不修貢事者久矣。項補貢一千五百名。海車每八兩五錢。馬每四錢五分。建車每十五兩。馬每一兩。廩餼鞭布。屢而復移。亦嘗議如掩答故事。俱止關外。而各夷不從。請如會典次序。每月起送五百人。浹三月而止。隔別之。調停之。便巡按熊廷弼曰。省餉消兵。邊防大壞。餉司以正項爲羨餘。假存剩爲節省。蓋因辛丑餉司王之都所爲。後沿爲制。誤矣。兵給事宋一韓疏。高准亡賴。有妻有子。營爲遼東稅監。據鎮守之名。陰蓄夷丁戰馬。以數百

全邊略記

卷十

六

計藉口交易。參貂輸情外夷。擅糾文武大吏。而獨芘伏于李成梁。宜撤成梁歸老。亟罷斥淮。侍郎楊時喬等亦合糾高准。參隨爪牙。狃狃不悛。遼民喪生思亂。十已八九。近日前屯衛軍。因淮差吳景相。散疲馬。催肥價。魯國全鞭撻號頭。遂致洶洶。禁差毆斃。甘心于淮。淮乃載重貨。匿龍窩以自保也。窮兇極貫。罄竹難書。淮異謀蓄矣。大司馬蕭大亨。總督蹇達。巡撫劉四科。臺省交章。具以撤稅監爲請。自己亥罷稅開礦以來。至乙巳停礦。乃稍樂生。稅監高准。貪心愈熾。取歲

馬散給軍收好馬之價十倍。至于布靴香袋米麵諸貨無不派勒各營。及民間者。追呼鞭撻。歲無寧日。陛下何忍全遼陷于兇璫之手也。乞依律治其激變。五月淮至永平。軍民復變。擊碎惡稅宋希曾等。淮露刃挾主事李如檜。同知王修行。乃得免。護其勅。積于新龍窩。于是四科具疏極言其禍。有旨召高淮還京。其夷丁附各營安插。三十七年四月。宋一韓曰。廣寧無牆為限。被患較易。頃者錦昌錦山之拒堵。我兵倍有損折。而大勝堡陷矣。與去年慶雲同一慘烈。

全邊略記

卷十

五

當杜松哈河免之捷。時該道馬拯慮為釁。而殺屬夷。遊擊于守志李懷忠。其責曷辭。兵部遂革守志而罷松。兵部曰。按臣熊廷弼科臣宋一韓。駁論杜松搗巢之功罪。互有所執。按臣哈流免之疏。惡之。科臣大勝堡之疏。嘉之。及查遊擊高賢所報搗巢二十六級外。其餘皆堡內夷人。是以開拱免之恨。而遂錦昌之攻。督臣撤搗黃台。而松搗拱免。故違節制。擅刻偽功。不謂其決裂至此。宜先罷其職。以勘之。既而朱一桂祖一韓。刺廷弼。廷弼復疏曰。松所殺降夷。花冊有姓名。

証佐一百一十四頭。中軍崔謀斬五十五。則長嶺根木沙河灰山之堡夷。于守志斬四十。則大福大興之堡夷。高賢十三。則松山內之堡夷。揚暉一十六。則白塔寨兒之堡夷。近來廉勇功正。四字不明。松以此誤知已。任松者以此壞封疆。庇松者以此混朝議。亦以地方之言。正之而已。朱一桂更駁之曰。廷弼誦戰主款。專為斥杜松。用馬拯而設。廷弼復數千言答之。大略殺降之戰。非戰也。和戎之款。非款也。未可易視拱首也。一虜動。衆虜皆動。方與宰賽講時。而慶雲之堡。

全邊略記

卷十

六

外極邊脩築。蓋款不防戰也。五月熊廷弼糾杜松大勝之敗。以為速怨挑隙。急在復款而已。任款之人。寧道馬拯是也。已而東虜禿計。打不害三台。去十等。赴薊講誓。亦已心折。六月熊廷弼曰。春夏以來。三面合虜。拱免報仇于錦義。宰賽挾賞于開原。牧夷糾犯于遼瀋。奴酋復遣蟒骨大率萬人。築南關舊寨。以圖比關。又親領七千騎。擅入靖安堡。以逼開原。烽火天連。行人投箸。此非文告所能款者。遣兵堪戰。不過八千人。募勇敢分戍重地。大約萬人。因河西之班軍。減河。

東之額伍。又以河東之逃故。給河西之雙糧。救遼第一義也。又請太僕俵馬三千匹。于是兵尚書李化龍。條秋防事。以為班白于宜。五路賴蟒于薊。火落赤于延。銀反于寧。松海于甘。未若宰煖拱插之于東西。遼也。而奴為急得。旨僕漕十萬。班價五萬。南兵六萬。戶工七萬。解遼以充募餉。御史顏思忠奏。建虜披猖日甚。先是禮侍郎李廷機。遣客李維葵。以書諭建夷。謂虜意止于勒索。所以口舌折之。論者藉藉謂奴首之作逆。廷機書實招之。幾有仲淹元昊之誦云。三十

全邊略記

卷十

十五

八年閏三月。兵科宋一韓因打鶯長定諸堡之破。與熊廷弼駁曰。河東西虜情。各不相涉。河東之虜患。始于李成梁之誘殺宰賽。而慶雲之入也。李如楠擬死。而成梁釋矣。河西之虜患。始于杜松之搗拱兔。而大勝之陷也。于守志擬死。而杜松危矣。其實宰煖何日不搶河東。我特與之以誘殺之名耳。拱貴何日不搶河西。我特與之以搗巢之名耳。今以逆虜而槩目為啓釁。以東釁並責于杜松。倘其說行。是代李成梁任罪也。又其甚者。以佟鶴年而學距賊一百八十里之

王威。以王威而學距賊二百一十里之杜松。倘其說行。是又為佟鶴年開一面也。朝議竟罷巡撫李柄。總兵王威降謝存仁。治張昌胤等。鶴年擬辟。五月奴見哈赤差火真稟驗貢本。願去車價。減貢夷。退還地界。遼撫李柄以為可從也。南臺王萬祚曰。奴外媚小恭。內售密計。其詞悖慢。賞之是賞仇也。背盟缺貢。屈本在酋。畏兵豈畏賞耶。北虜封例。候命境上。陛下姑赦其前罪。却其方物。限以歲年保塞。乃准倍賞。仆碑歸逋。於我何加焉。巡撫趙楫言。招逋定疆之功罪。

全邊略記

卷十

十六

蓋寬奠六堡。乃萬曆甲戌李成梁所建。後有言棄地啖虜者。此時虜勢敗弱。成梁乘勢建堡。何畏于虜而啖之。巡按熊廷弼請修築全遼屯堡。未然之防也。三十九年四月。抄花連犯十方寺。殷家庄。及靜遠堡。遊擊王紹芳備禦張雲龍死之。已而抄花領其九子。襖八反青等。營于延佛寺。挾賞入犯。總兵麻貴防之。蓋懲于辛丑河東之役也。四十年八月。抄花率九月色特兒等。糾乃蠻連犯鎮安。總兵麻貴陣兵以待之。自辰至申。從黑嘴白雲。以抵可可母林。共斬首一百九

十級。撫臣楊鎬馳聞。有旨告廟宣捷。台臣謂其姑勿宣也。田生金勘曰。搗之為釁。張五典勘曰。血戰之為功。楊鎬爭之曰。會典所載東虜乃蠻。不與宣大貢夷同功。原不禁其趕馬勦帳。升賞之例。森然柰何。挫之以文法。貽四夷笑也。耶。奴兒哈赤殺其弟速兒哈赤。并其兵。復侵兀喇諸酋。十一月遼撫張濤報寧前之役。昂會台吉會合卜喇杜萬騎。從黃土窩入掠。叅將郭有忠禦之。斬虜九級。劉家山口遠伏。有忠亡于陣。二十四曹莊之役。虜殺擄千人。祖天壽李應選。

全邊略記

卷十

七

匿不以聞。巡按張五典劾其事。四十一年。奴兒哈赤以郭夷阿都乞于松山堡對直開墾。並乞子粒于邊人。邊人告曰。南關故地。非建州地也。已復又遣其婿卜古台投入金白之羊骨寨。巡按張五典疏謂。奴酋種南關久曠之土。以便其窺北關之謀。又賄西北哨利之虜。以廣其吞北關之力。請救助北關。為開鐵門庭討之。五月。平虜之劄也。按臣報鹵略無筭。而撫張濤題敘堵截功。御史李義星駁之。八月。乃蠻勾克石炭等從錦黑台六川河分二隊而入。叅將李繼功等

禦之。斬捕二十級。內昂轟者酋首也。九月。奴酋具番漢文字。乞質子為誓。遼撫張濤遣籍大成往訂焉。奴晏大成。遣其夷七子巴卜海夷三妾真哥所生也。頭目于骨里付之。濤口奏曰。建奴比年以來。人有異其論。令退地不聽者矣。人有異其論。令改碑不聽者矣。人有異其論。令送還吾兒。忽答摩羅合不聽者矣。人有異其碎札帖鎖通事李得時於鐵房。三月。不放者矣。茲則俛首割愛。殊出意表。一切官賞。自有舊章。濤蓋謂為曠典英猷云。十月。給事張國儒奏。甚矣遼撫

全邊略記

卷十

六

張濤之輕躁也。一聞邊聲。五官易主。卽有清河之報。徵調薊門。旣而杳然。未幾有平虜之敗。損卒千人。逞臆倖功。興築二千餘里。未幾有質子之事。奸人籍大成主其謀。誇為遵父治命之愛子。妄比北虜封例。艷為美談。未幾有焚劫之事。燬燼千家。濤吞奴餌而不能吐。且曰。北關為盜矣。法宜禡。巡撫張濤曰。北關世犯遼東。金白二酋之裏。逞加奴仰加奴也。其父卜寨那林也。慘毒邊圉。卷案如山。今哈奴強來。依于我。歟。血除奴不勝大願。該道有移戍北關之策。而長二千

里之地。兵饑城外無端烽。火難以翼飛。為遼計妨北事。為北計妨遼事。先遼乎。先北乎。遼按張五典奏。鎮安之捷。因抄花三犯革其賞。遊擊尤彪。戰勝于母林。去邊百八十里。母林非抄花巢也。非無故而搗其巢也。平虜之役。官軍屠戰宰賽。宰賽者。開原撫虜也。非開釁也。御史田生金駁之曰。遼積弱。安得此。復行勤之。炒酋夷三子。色特兒。以三十九年八月。行營于可。可母林入鎮安口。我軍截殺麻炭三十六頭。魯之東。迫于黑山。斬首八十七。尤世祿等追至白雲。斬首六十七。劉仲乙等追至母林。斬首七十二。我兵耗三百人。大帥麻貴。撫揚鎬也。時酋圖其壻卜台吉。卜投北關。金白二酋納之。奴兒益墾南關曠土。諸營詣遼告急。奴兒好語謝都御史。謂撫安等區耕牧日久。惟新墾者槩罷。張濤揣情形上書。謂北關近開二釁。其一建酋求婚北關老女。北關不與。而又匿其通壻。其一謂金台失有女。為兄那林收養。嫁西虜宰賽。反自金酋故殺那林妻。宰酋乘隙挾求老女贖罪。于時副將曹文煥盟北關。將援之。奴酋計縻我兵。以第七子願

全邊略記

卷十

十九

留質。度我弛備。卽嚴兵。燒北關十九寨。總督薛三才疏爭失策。請先募二千餘兵。令原任總兵麻承恩。曹文煥分統屯開原。待其變。頃之。御史翟鳳翀言。奴酋不在壻女。以天朝作外夷撮合。名污而體褻。北關勢必不支。今日宜急救。以完開原。北關為西虜抄掠。部落苦饑。投奴甚眾矣。四十二年正月。奴具六萬騎攻關。巡撫張濤移烏銃手五千人。防于開原境。于是奴酋自訴北關。興戈數千二百。乞太師馬法察之。七月。奴酋差阿都報命于遼。按郭光伏曰。三岔兒花包冲。撫安柴河松山靖安六堡地。遵洪武老邊。豎石碑。鐫字曰。自萬曆四十三年春。永不敢來。此越種。漢人亦不許出邊。五十字。其種地夷五百。耕牛一百六十隻。盡甘結退。先是去年所退三堡。今春復來。至此悉還。漢矣。六堡係南關猛骨字羅之地。指碑為誓。離遠二十里。輸服無詞。夫奴酋假為搗尾。擁兵自衛。退四堡。固不能保其不吞北關也。退地雖遠。豈有重關百二足限之耶。奴之反與不反。固不在是。奴具狀數千言。

全邊略記

卷十

二十

多屬悖慢。大約以中國之獲北關。北關得我羊錢。其女已三十三歲。青天當怪腦之。我以女與卜占台者三人矣。卜占台與北關同心。又強奪我所定之女。天朝宣進卜占台于內地。青天當怪腦之。北關又讒我作反犯邊。我有墻外草國起事。天朝出墻護助。青天怪腦中國大人。張濤曰。其必殺金台。失白羊骨二箇。有如此者。奴酋滅其驕騎。入撫順堡。告于李永芳曰。我忠順如故。而裏邊携我。此金白之讒也。金白留老兒女羊錢。而又他許。我是以問之。不受宴而去。巡按

全邊略記

卷十

十一

翟鳳冲奏其情。御史董定策奏。遼撫張濤中奸人籍大成之魔。交通質子。質子入而濤為奴制。質子還而濤為奴輕。北關已構焚劫。逋督尙利執言。濤乃虛張救勦。掩其遼東棄北之詐。濤恢誕無人臣禮。籍大成當與沈惟敬同其罪。奴酋新入撫順。告張濤曰。高太監作害萬民。而給事喻致知引之以諫。張濤陳邊情曰。北關所守者二十餘里之邊也。奴酋所守者七百餘里之邊也。救北恨奴。兵餉當從何出。未易動也。四十三年七月。北關計以老女許嫁煖兒。駱駝十馬。

萬牛千頭。奴乃嘵嘵。謂漢人陰教之。卽不我與。亦勿嫁。兩息兵戈。開原道召北關酋婦而語之。故爾度力能敵奴。奴昨破焚爾寨。不能當也。北關對老女久與西人盟。今背之。西禍起。不如結于西。怨于東。尙賴天朝火器手之助。八月巡按王雅量奏。北關竟嫁老女矣。奴已蠢動。幸有廟算。不問其婚媾之故。今日之救此在我。搗奴在我。彼已虛實。自決者勝。閏八月虎墩兔。慈糾乃蠻克石炭等。連騎十萬人。寇鎮遠諸堡。付將李懷忠等堵之。四十四年二月。總督薛三才曰。建

全邊略記

卷十

十一

西連四虜。圍併北關已決。麻承恩曹文煥。舊援新募。已得四千人為一營。而開原道薛國用。近報所議餉二萬八千金已竭。慶雲威遠鎮北距北關。為唇齒地。宜宿重兵以李効忠主之。非十五萬金不可。清河兵私出松山採木為奴酋部落殺掠。御史王雅量參遊擊馮有功戴罪。四十五年正月。宰賽卜兒亥糾犯開原永寧。三月而悔過。俛額孫大煖免以自新。付帥李起元參政馮煖。予以一駝一馬。遼撫李維翰受其還虜者六十人。請復其賞。可之。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奴以入市爲名。勒衆三萬。陷撫順城。二十一日。尤世功自瀋陽。文明象自靖安。朱勝擢自長勇。頗廷相自遼陽。滿世芳自海州。總兵張承胤與梁汝貴。卜向績。自廣寧。馳撫順爲四營。賊聞之。焚城而走。李維翰紅旗催戰。甚力。張承胤奮往。墮其伏中。遂沒。裨將頗廷相。梁汝貴。滿達芳。把總魏居正。王孚道。萬邦寧等五十餘員。頗重出入。殺掠無算。遊擊李永芳。趙一鶚。隨之而去。千總王命印。大罵不降。遂支解之。詔贈蔭祠祭有差。五月十九日。奴剋撫安。白家冲。二堡。臺省

全邊略記

卷十

七

論列李維翰罪狀。有旨。李維翰解任聽勘。巡按楊一桂罷回。起舊撫楊鎬。經略之。鎬薦劉國縉爲贊畫。從燕議也。熊廷弼爲監軍。從楚議也。奴酋以令箭長馬。送還漢人張儒紳。張棟年四人。給以印文。賞進夷書。佯爲求款。內有七宗惱恨。中含要挾輕侮之詞。問其人則曰。東廠所差也。莫不駭愕。御史唐世濟論其事。乞勅法司以究通夷者。賜總兵張承胤謚。巡按張銓言。凡大將以克敵爲功。一死豈足以塞責。以朱子綱目定死難之品。張承胤正在喪師辱國之例。不當

予世蔭子謚矣。五月。南兵書黃克績。應部調水兵三千。以遊擊查國輔統之。北邊所調宣。大山西兵馬一萬。廢將張萬邦。馬林統之。延寧甘固兵馬六千。廢將趙夢麟統之。七月二十二日。奴自鴉鶻關。入攻清河。城守將張旆。嬰城以拒之。中鳴鎬死。鄒諸賢發火攻之。半日而藥盡。奴戴大木蔽身。掘墻。墻圯。遂陷。士馬六千人俱沒。儲賢斬其愛馬。焚其衙室。賊將李承芳誘之。不從。大罵力戰于南門而死。守備陳大道等遁焉。經略楊鎬捕梟以殉。惟時本道閻鳴泰。鎮臣李如

全邊略記

卷十

七

柏移懿路。馳援奉集。已無及。帥帥賀世賢防于駿陽。遇奴奮斬一百五十一級。奴大驚。從曹子爲而去。大司馬黃嘉善。以爲奴陷撫順。不兩月。陷三堡。更構別虜。犯大清長勇。以東西分我力。亟起宿將杜松。劉綎。官秉忠。柴國柱。李光榮等。夫何迄今數月。悉未出關。互相諉望。請比魏學曾之勦劉東陽。李化龍之征楊應龍。賜尙方劔于楊鎬。使不用命者。軍法從事。詔曰。可。其有懷謀倡亂。徒奔臨陣。逃潰者。如陳大道。例卽梟軍中。巡按陳王庭劾奏。大帥麻承恩。不救清

河之失。聞虜揚塵。操刀不割。王牧民既安。西虜承恩。輒納抄花部夷百五十人。及奔清河。降夷輒叛去。承恩法當褫。時軍律蕩然如此。給事元詩教吳亮嗣議。以楊鎬既過河。宜補廣寧巡撫。兵部為之請。遂以周永春充其官。七月。朝鮮國整兵萬人。馬七百騎。差陪臣李慶請。硝黃曰。小邦昔奉。憲宗降勅。夾擊建州。以陪臣魚有詔領其師。孝宗勅勦建州。以陪臣尹弼商領其師。茲者候。勅有所進退。經略楊鎬以聞。九月初五日。鐵嶺遊擊鄭國良。瀋陽遊擊龍世功。楊

全邊略記

卷十

五

于渭。偵奴聚營于撫順關外。入犯瀋陽。大帥李如柏。乃率援眾遇于撲老屯。拒斬七十六級。楊鎬奏。制東夷在先。款西虜。乃有已款而未堅者。虎墩兔愁以東。則抄花煖兔宰賽卜兒亥等酋。以西則拱兔摺臣台古及青黃台吉等酋。或以十數營稱。或以二十四營稱。皆擁強聚眾。而乃變兄弟之七營。又在東西諸虜之中。正負廣寧錦義之中。皆未款而屢逞者。既十三季久矣。茲向遊擊王牧民講善。增賞二百金。足釋內懼。曾獻駝馬以贖其愆。御史田生金曰。奴逐原野。其

技幾何。宿將勁兵。唯我所之。鎬之才力。足以辦此。四十七年。兵部郎董承詔言。唐九節度之師。潰于相州。以無帥以統一之也。今將多而難調。遼事尚多可憂。北關金台失來告曰。勦奴酋一寨矣。大學士從哲。方移書楊鎬。趨戰甚厲。有師老財匱之旨焉。二月。經略楊鎬。既決策入告。乃以十一日。誓師遼陽。凡分四路。馬將軍林遊擊麻巖丁碧等。從靖安堡出邊。趨開鐵。都司寶永澄督北關之眾。攻其北。杜將軍松率都司劉遇節等。從撫順關出邊。趨瀋陽。攻其西。李將軍如

全邊略記

卷十

五

恒率參將賀世賢。李懷忠等。從鴉鵲關出邊。趨清河。攻其南。劉將軍綏率都司祖天定等。從驛馬佃出邊。趨寬奠。及都司喬一琦督朝鮮之眾。攻其東。計勝兵可十萬。而瀋陽路最衝。以堡定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夢麟。並隸戲下。更令原任總兵官秉忠駐遼陽。總兵李光榮駐廣寧。誓已。梟撫順陣逃。指揮白雲龍。殉衆。期二十一日。先後出師。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乘車營趨利。半渡。賊萬餘忽遮擊。衝我師為二。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師殲焉。馬將軍林改由三岔

出塞翌日方抵二道關遇賊乘勝來攻亦敗績開原
僉事潘宗顏及寶永澄麻岩死之劉將軍緹獨縱兵
馬家寨深入三百餘里剋十餘寨朔四日賊詭漢卒
裝誘墜于重圍夾攻衆遂潰緹及軍鋒劉招孫等並
歿唯清河一路李如栢以經略令箭撤回獲全朝鮮
國王願親提兵五萬合勦已竟令他將引萬衆從劉
將軍先登遇覆盡殪而北關於朔三日方以二千衆
赴三岔北則三帥已陷矣御史陳王庭楷陣亡將領
三百一十四員

全邊略記

卷十

七

趙夢麟禪將杭卿梁通喬鎮疆趙夢陽傅元說趙世
胤趙禮威體元趙昇趙熊趙虎趙勇趙堂杜同知趙
虎田秀趙大化保定大將王宣禪將李天培張聯輝
洪印宋良卿劉繼祖馮廷佐鍾國臣賈劉方實高文
閻張大定郝彥禮靳國臣郭尚仁王尚質張耀魏應
科劉登利劉經劉邦謨禪將楊欽楊英王舟柴志
善係夢家王應科李正陳彪趙得英白宗益王樂劉
聚良廖尚賢禪將王誥金伏初別廷弼齊進忠王承
爵李錦董昇禪將江萬何張虎劉秋江王月王林陳
國旺江亮禪將李希泌李國良徐應文王卿王國光
樊志道李標李應魁劉鈴洪良機荀呈章金子清周
武德天津禪將施鳳翔王加英朱中馬永壽禪將萬
教談順德彭守祖陳萬善王友功高顯祖劉合勸郭
承宗張有名黃承武李先貢王廷用劉忠漢蔣守道
李良王柱龔會遂張天祥顧天佑王弘化雷應龍岳
起鳳劉友才下景桂楊朝武任運旺陝西禪將李永
芳陳盡忠梁惠民因原禪將柴國棟崔成孫大江陳
中孝馬曉甘州禪將張大紀高科威繼科孔一貫劉

天爵甘州禪將汪海龍趙用賢王維賢張大化朱國
輔汪宗弘延綏禪將李鳴鳳安應龍僉事潘宗顏通
判董爾厲副將黃鉞禪將宋德隆馬燧楊一科李鶴
祁焯李日莖張桂江應聘陳國王天吉啞汗免李承
恩馬灼馬焜且力太海代喇八汁楊登科李毓華王
懷智劉尚胤王効忠朱邦孝詹國澤杜福王國印齊
和猛克虎魏思賢庫承恩尚志桂王應乾單秉德董
引管鳴宮伊湯聘康民旺丁維盛郭之翰劉興周開
原副將麻岩周大盛程濂王仲賢冷載賞麻贊麻進
忠魏相打代趙仲舉臆介哈藍代李尚仁鐵嶺禪將
鄭國良趙雲龍趙廷簡姚守魁曹烈趙奎海州禪將
祝世太蓋禪下鐘魏國勳魏龍麟江萬春黃駿陳王
孝維潘棠國太何印王琯陳一元慶雲堡禪將寶永
澄李維翰刁國瑞康世泰廣寧禪將胡邦奇閻有功
鄭國忠高良王趙鎮李雲中未萬興張進忠趙祥大
將劉緹禪將劉朝元劉招孫劉應祥李士玉馬進忠
劉吉龍吳志文劉中二劉思勝王光遠劉尚易劉廷
諫王國泰胡卿田見龍曾朝卿南京禪將姚國輔龔

全邊略記

卷十

七

丁明張應豹徐國用楊遷張成功張登凌應舉樓得
勝樓憲張得象程良貴張大勝杜大和徐國圓吳大
憲鎮先禪將江萬化江應聘董孟春王尚忠姜良相
史一元劉嶺劉朝金國棟鎮江禪將喬一琦金文麟
漢惟屏龐養德馬應瑞寬奠禪將祖天定齊天爵趙
泉劉魁夏時正劉鎮邊岳維屏張明遠諡陽禪將徐
元帥姜弘玄副元帥金累端 詔贈廕祠祭虎墩乘
機挾賞擁數萬臨廣寧邊時周永春以爲喪陷非吾
事也乃疏鎬之失曰何不幸而臣言中之矣蓋鎬意
存和夷永春意存和虜似截三岔而分功罪是時總
督退任蒞而遼撫退任廣寧縮首皆脫責自倖矣
詔總督汪可受移駐山海關復起前御史熊廷弼馳

渡遼尋授經略之任。兵尙書黃嘉善率九卿科道叩文華門請發內帑。特旨允給四十萬兩。李如栢候勘。巡撫周永春請以其弟李如楨代將。奴酋僭號後金皇帝。改元天命。李如楨至邊。與經略總督爭禮。曰。吾少保也。及廷弼至。得其拾殘級之偽。曰。如楨十不堪也。請李懷信代之。五月。給事中李奇珍彈劾李如栢。曰。奴弟素兒生女甚美。栢納爲妾。生子已十四歲。是以鎬等歲糜數百萬。拱手媚奴。苟圖目前之無恙。若遣將調兵海運粟米等事。一切視爲不急。無奈廷

全邊略記

卷十

十九

議勦伐紛紛。已大拂其願。而杜松劉綎輩誓必裹革吞胡。斷不與賊俱生。無怪乎柄鑿不相入矣。鎬等揚以勦爲名。陰以和爲實。從來未見秘策奇謀。而一迫於馬上之催。倉率舉事。自不得不以松綎等爲一擲。以破勦之非。而自實其和之是。聞出兵之先。如栢與松講解。謂吾今願以自功讓爾。松遂躍躍鉦鼓。獨當撫順之冲。臨期又以訛言中之。使人謬傳如栢自清河進兵。奴酋已被擒矣。松不甘以首功讓入。因奮不顧身驅而陷賊伏中。而如栢惟按兵塞上。樂觀其斃。

而已脫其禍。暴骨沙場者。尙嚴輕進之誅。臨敵苟免者。反蒙全師之譽。無惑乎麻承恩之有後言矣。翰林張鼐曰。劉綎轉戰十五寨。殺奴無算。與劉招孫皆死。肝腦塗地。猶曰違制。曰輕敵。是豈有人心者。朝鮮二萬甲士盡沒。從征宜捐萬金。優其賞格。巡撫周永春請賂抄花虎憨等。及鼓舞朝鮮。又疏請帑金二百萬。釋罪將郭有光。劉孔胤。麻承恩。各納馬贖罪。往援遼。可之。六月十六日。奴萬騎從靖安入。逼開原。寅至。已卽陷。推官鄭之范從北門出。守將何茂官朱梅往南

全邊略記

卷十

二十

而行。撫則周永春。按則陳王庭也。赴戰沒者。總兵馬林。副將于化龍。高貞。于守志也。是日西虜亦以三萬騎圍鎮西堡。居民盡奔于鐵嶺。七月二十五日。奴從三分堡入。竟陷鐵嶺。時鐵嶺婦人先徙。惟等帶兵五千守之。聞風悉返。二十九日。西虜數萬。從鎮西入。李如楨賀世賢遇之于熊官兒屯。臨敵斬級一百六十有奇。楊鎬曰。城已失守。幸免再跌。彼驕也。少挫。此懦也。少起。奴于八月二十一日。先攻金臺失寨。隨攻白羊骨寨。同日焚陷。以故南關齋。指揮王世忠爲遊擊。

以風屬夷焉。九月熊廷弼曰：遠為殘兵者，逃陣之餘，生氣垂盡，為額兵者，開原清寬撫馭與營翼併已消亡，為募兵者，朝投暮遁，聽警駭飛，為援兵者，羸弱應命，馬斃甲穿，既以恇怯喪中國之積威，又以虛糜重海內之隱禍，自喪敗來，德戎以下死者五六百員，零碎奔流，稱戈膽落，故意刺馬，覬免出征，遼人侵染胡俗，賊殺其父母妻子不恨，而一聞公家之役，怨不絕口。賊遣行奸細輸情用命，軍法能行于各將，各將不能行于逃軍，制置能行于道府，道府不能行于逃民。

全邊略記

卷十

全

惟有哀鳴涕泣而已。於是選于各邊將領，征調江應詔等九十六人。江應詔、毛有倫、王有光、王國萊、姜定、倪寵、王秉忠、劉芳聲、艾穆、蒲貴、張定、潘洪、陳文魁、吳富、金城、謝子尤、王世卿、黃璽、郭登選、黃士英、閔正名、夏國卿、張總、方承勳、麻普、崔承恩、張萬化、邢進邦、李承芳、馮大梁、尚志、弘、鄧登科、李秀、王永禎、戴名、袁大有、沈應業、薛拴住、張斌、李榮、李蒲化、何光先、杜文煥、杜勇、孫雄、尤岱、侯體乾、侯世祿、馬雄、武貴、葉光先、張治化、田茂、梁仲善、孫光禔、郭虎、田應龍、魯胤昌、王汝金、保國忠、羅一貴、楊肇基、祁煌、張世胤、戚金、陳九思、陳策、陳寅、董仲揆、張大道、張世應、雷安民、韓錫、王蓋、郭惟宗、陳一龍、王興業、許承明、蕭聲、錢世楨、張國棟、張惟德、王成龍、張思仁、李表、張應鄰、陳與王、王千斤、徐武、石應羅、蘆無敵。又請罪將四人：張名世、周敦吉、張神武、莊安世、薦那慎言兵備，高出胡加棟監軍已又

謂大將李如楨不能直守瀋陽，而坐視開鐵之喪，法宜禡道，臣韓原善力任恢復，請勅瀋陽責成之。廷弼又捧尚方劍繫逃將于轅門，數之曰：從張承胤而逃，從杜松又逃者，非劉遇節乎？臨陣背主先逃，杜松呼之不應者，非王捷乎？鐵嶺既陷，棄城而逃者，非王文鼎乎？眾曰：然。即麾斬之。乃設六壇以祭死事，諸文武者大哭致哀。開原推官鄭之范以逃被劾，奴遣賈朝輔為回鄉擊鼓而見軍門。廷弼問其故，則撫順生員也。奴竟剋北關，而後并力于瀋遼。于是亟調李懷信。

全邊略記

卷十

全

朱萬良出關，而以何奮武住山海。十月初春聞警時，廷臣議起熊廷弼為宣慰，姚宗文閱視兵馬。兵書黃加善以為請宗文行閱，主事邵可立佐之。徐光啓往朝鮮未報。至是得旨：姚宗文速出關，相機行事。北關既陷，其酋長子姓部落何在？著于西虜處查明優恤之。熊廷弼曰：昔金粘沒喝臨河，以虛聲嚇宋人，擊鼓達旦，兵十三萬盡走散。今遼兵畏賊，風鶴自驚，何須擊鼓？前日之不復清撫，以失開原，舊轍不遠，即後來之不復開原，以棄遼危京，榜樣同然。臣議新增七

萬先調一萬隨臣出關以壯聲勢。右牽左掣尚望其
他乎。十二月遼撫周永春以爲虎墩兒愁糾合諸酋
哈喇侵打喇明暗蟒金爪兒兒黃把兔因得革兒肆
患方大乞將西來勁兵二萬一千分防于廣寧寧前
間仍令李光榮回前屯柴國柱出山海移廣寧爲西
虜備。薊撫劉日梧爭之時永春黨方盛日梧力不能
得部如永春議不敢違。薊門愈單矣。四十八年正月
熊廷弼以爲催兵愈嚴虛應如故皆紙上之兵也。冲
戰之地止得柴國柱賀世賢李懷信一萬六千人每

全邊略記

卷十

全

談賊色變陣脚不定親丁數百勉強支吾虎皮以東
設防示弱不如更番傍遼城拒守之爲穩。閱臣姚宗
文亦勸其回使臣心膽俱裂于是濟濠築垣借水爲
險人始固志焉。是役也調兵十有八萬二月刑科曾
汝召及李奇珍等曰監朝鮮之說徐光啓自請行莫
若遣劉時俊爲宣慰護之練兵于義州資唇齒也不
報五月姚宗文條議屯田借力任民廣墾於四衛戍
謫移種子寧錦以來斯行海運于天津以康應乾團
結于寬奠襲替者輸糧免查捐助者激勸作氣守備

嚴正中捐粟五千李鏞捐千石王化溥捐馬五十六
騎花獻宸助兵一百二十名豆百石車六輛福將捐
二百金豆二百石麻承宗輸大車二輛牛十六隻皆
四衛募義之武也海運一節東撫王在晉極言其難
十六日熊廷弼奏旬月之間文武和附乃敢主張守
藩以爲南顧海蓋北規開鐵東逼賊巢漸進轉蹙之
計泰昌元年九月初六日虜以前月二十一日大攻
瀋陽不利而去復從蒲河副帥賀世賢堵之于大塚
臺斬捕二十六級二十五日虜從三岔兒石碑犯灰

全邊略記

卷十

全

山世賢遇斬八十九級十月二十日 上日講畢傳
遊事三條一佟卜年係奴族如何升僉事劉國縉被
劾如何起用二胡加棟贖罪之功如何在天津三御
史安伸劾主事張某如何不伏于是熊廷弼條答之
十一月初一日虜以萬騎從榆林大窪入犯賀世賢
部爲十日分塵前後斬捕一百六十三級天啓元年
正月經略袁應泰以復撫順爲備曰撫順六帥賀世
賢李秉誠張良策主之尤世功陳良策童仲揆佐之
清河三帥侯世祿梁仲善姜弼主之寬鑿一帥劉孔

胤主之監軍則高出張慎言牛維驥胡嘉棟也。以官秉忠守蒲河。以李懷信柴國柱守瀋陽奉集。時有降夷黃把都兒等千人。賀世賢等收之。兵科駁曰。勿墮賊術也。三月十一日。奴載鈎梯傾巢而來。半度渾河。深入。十二日。攻犯瀋陽。援將周敦吉。謂與瀋陽內外夾擊。可以成功。士卒亦踴躍爭先。陳策童仲揆。尚在疑豫。及十三日。瀋陽陷。諸將益憤。曰。在此三年。何爲者。石柱司秦邦屏先渡河。戚金張明世以浙兵三千營于河北。渡未半。虜以鐵騎撲之。諸將吳文傑等奮

全邊略記

卷十

全

斬賊二三千人。賊却而復前。如是者三。圍益衆。遂不能支。皆死之。鄧起龍袁見龍。奪橋南奔入浙營。賊追及。圍之數重。火器既盡。俱敗歿。周世祿衝突而出。惟朱萬良姜弼兩軍。距渾河數里。聞浙圍急。方整陣而紆。已無及。巡按張銓請恤忠魂。治懦帥。以明軍令。浙兵回者尙萬人。可成一軍。已撤奉集威寧之兵。并力守遼。撫臣薛國用。宜帶河西卒。移海州。督臣文球。宜帶山西卒。移廣寧。山東水兵。從海道抵益州。而通州民團與內帑俱亟發。有旨逗遛者。載罪。輔臣一燦。

劉尚書李汝華。卽出視事。小臣議論煩多。大臣畏譏。不任。成何國體。速會議之。奴酋于十九至四里舖。經略袁應泰。卽督催總兵侯世祿李秉誠梁仲姜弼朱萬良。參將周世祿等。領兵拒敵。經臣與按臣張銓。登城指揮。經臣親自出城督戰。按臣畱守。兩軍相當。互有勝負。經臣夜宿營中。不入城。二十日相待。二十一日。賊衆擁砲車過河。在山東結一大營。官兵陣于東城外。相對發放火器。官兵未交。賊遂以步兵攻小西門。經臣急退入城。與按臣分疆嬰守。又出各監軍。催

全邊略記

卷十

全

督各將領合力救援。監軍牛維驥從小南門突圍。被賊砍射落水。扶傷而起。有馬達賊攻東門。兩處夾攻。火器幾窘。殆不可爲。經臣按臣與分守何廷魁。三人在東樓。共欲慷慨赴難。經臣曰。泰不才。微尚方寵靈。固誓以身許。按臣無闕外責。尙可收拾餘燼。爲退守河西計。泰死且不朽。聞各門并攻益急。三人復分城死守。至酉時。小西門火起。夷賊先登。遂有內應開門以延之者。城內大亂。經臣知勢不可救。登樓引刀自裁。按臣罵賊不屈死之。守道何廷魁視其二女二妾

投井。而後從之。監軍崔儒秀自縊于都司堂上。比曉。賊酋始入。出示安撫百姓。令二叛將收集西兵。許以月餉三兩。人皆剃頭隨順。當是時。諸將統兵在外。見城中火起。知已陷矣。遂四潰。各監軍因而西奔。卹死事者。大帥張神武。楊宗業。梁仲善。郭有光。偏裨劉芳。聲等五人。曹登衢等三十三人。張郢等九十二人。各陞級蔭襲。土司冉見龍。李柯彭。彭應勝。彭相舟。秦邦屏。秦邦翰。各有贈。四月。吏部都察院接 聖諭。遼患日迫。防禦所先。限三日。一類奏。各工器。限十日。報

全邊略記

卷十

全七

完。大臣慢無主持。依違悞事。如熊廷弼守遼一載。未見大失。換袁應泰。一敗塗地。倡議何人。扶同何官。將祖宗百戰封疆。袖手送賊。若不嚴核。何以懲儆。其廷弼更換及參論各官。詳開來看。遣朱童蒙往勘遼事。乃禱閱科姚宗文為民。張脩德。馮三元。魏應嘉。各降三級。郭鞏調之。起擢廷弼尚書。兵科蕭基。劾姚宗文。失策者三。冒罪者五。以四千金。餽虜婦。虎墩兔。猶黃。葉止啼也。五營之衆。伯夏子之悍。煖兔。巴陵之獷。抄花之詐。而王猷創言三千人。貢路從桃林入。是開門

揖盜也。二十七日。海州吳金祖叛。李光榮等圍之。童毓秀被砍于此谷口。寶承武從南谷口。進而焚其頂。賊遂平。監軍王化貞。揭曰。賊寇遼陽。河東嚮附。惟礦兵南衛不從。奴欲除之。此時有兵三萬。住之河上。而啗巴兔。抄花以利。結虜驅奴。正可間也。監軍道高出。揭曰。河西似不能存。不如棄之。明諭西虜。餌以廣寧地。使奴虜構而我以全力守山海也。御史劉廷元劾之。有旨逮出于詔獄。九月。巡撫王化貞報曰。南衛屯民俱結聚鐵山上。奴衆仰攻。被傷數千人。奴求救

全邊略記

卷十

全六

于遼城。率八千人。持一月糧。為困圍鐵山計。九連城有大姓繆氏兄弟五人。各捐萬金。收積豪傑。而我不能拔之。侍郎王在晉曰。衆怒堪乘也。熊廷弼曰。三方布置有名而無實也。臣意謀襲蓋州。還斷賊路。以解鐵山之圍。而撫臣以非萬全不可動。兵機之變。呼吸不容髮。臣如決主于下。而密奏時之機。或非會議時之機。皇上裁決于上。而奉行時之機。倘非發下時之機。皆不能無滯碍也。十一月。御史方震孺。領帑金二十萬。賚卹遼瀋開鐵撫清陣亡將士。及血戰冒矢

石者。設三壇于郊。大哭之。宣示。朝廷德意。旋奉按。差條奏。經撫心無不同。做手各異。撫臣銳于滅賊。賊未可滅。經臣曰。守具卽爲戰具。人饑馬疲。守且不能。以何爲戰。撫臣曰。正惟不能守。所以當戰。經臣曰。糧何在。撫臣曰。我過河而海州之糧因之。經臣曰。既過河。當想守法。想援法。不然亦當想退法。撫臣曰。我一取牛庄。彼中響應。定有縛叛以獻者。于是諸道將皆浮沉于戰不戰之間。守不守之際。凡事牽制者多矣。二十四日。遼撫王化貞。謂連日人心大奮。西兵欣然。

全邊略記

卷十

九

乘銳過河。取海州一戰。而遼陽可伏。經略廷弼。乃請督臣移鎮。樞臣催援矣。王化貞曰。南衛人心爲可惜。西虜情狀爲可招也。王在晉曰。西虜未足恃也。大學士向高葉奏曰。毛文龍鎮江之捷。撫臣以爲功。經臣以爲罪。皆可勿談。而言者屢以經撫不合爲說。夫廷弼爲趙充國。化貞爲辛武賢。亦何不可。如使阻撓廷弼。付之廷議。爲他日藉口。則與杞檜何殊。向高因擬部科二臣往諭解之。廷議非便。向高又奏曰。經撫不和。坐視成敗。義則何安。懸斷其是非。意不難定。撫

臣作法。不如經臣之穩。今不明白處置。封疆廟廊。互譏並諉。外分火水之形。內助左右之袒。轉盼之間。奴且過河。將得罪于九廟神靈矣。兵部會議。論其竭力遼事功罪一體者。張問達等三十四人也。罷經略還。劔帶另推經略者。王紀也。專用遼撫。賜劔許以便。宜從事者。周如磐也。專責任經略。人臣不當不和者。黃克績。周道登。李宗延。許維新。馬逢高也。不許經略脫卸。應削奪職級待罪者。張鳳翔。董應舉也。責成二臣分任其事者。史弼。周希令等十人也。撤回經略廣

全邊略記

卷十

九

寧巡撫陞經略者。王永光也。令各自任者。何士晉。孫杰。汪慶伯也。專責撫臣戰者。太常林學曾等八人也。經臣別用。或移薊鎮。或召還京。或駐山海者。兵科蔡思克等御史徐景濂等九人也。經撫撤去其一者。侯震暘也。三說調停者。王遠宜。潘汝楨也。專責本兵出代經略者。惠世揚。周朝瑞兩人也。登萊廣寧二撫互換者。徐揚先也。必不得已而去其一者。李精白也。二年正月二十一日。總兵劉渠分十三部。迎敵平洋橋。奴竟撲金鑄。劉征擁衆。遂奔。渠陷陣死。傅烽直撤

廣寧江朝棟領六千人。馳西平。望賊而返。堡未及其半。西平城中火起矣。先七日。監軍高出。總兵祁秉忠。守鎮武。監軍韓初命。亦來合營。周守廉見賊先奔。羅萬言亦奔黃圈。而鎮武遂失。西平繼之。羅一貴。祁秉忠。戰死。兩監軍急請設輕兵于閭陽。一援廣寧。一防西虜。是日。廣寧生員群趨化貞署。諍守諍逃。相闕而擊逃者。捉刃以砍守者。誑化貞縛化貞。思獻奴為首。動化貞中軍孫得功黃進。則已大倡迎奴。香花龍亭。盈于市。傾城軍士出奔。奸細截殺男女。枕藉糜爛。以

全邊略記

卷十

十一

萬計。化貞大叫。死不足惜。大開城門。縱民避難。叛弁已封庫。釋囚待奴。監軍牛象坤。副將倪寵。陳一元。江朝棟。從化貞以一馬。從西門出。是日。廷弼繼援三屯。夜半相報。拔刀自刺。僕能五抱救之。二十六日。化貞馳大凌相見。執手而哭。曰。叛將誑我。一至于此。叛將傳李永芳意。奴懼。遼人狎西人也。亟罷西兵。專用遼兵。一鼓過河。斬愁內應。化貞信之不疑。故罹此敗。二十三日。西虜聞變。哨騎人擄。鈔錠狼藉于市。叛將果過河迎奴。奴尚駐沙嶺。終疑村。奴子乘馬墮地死。竟

亦不至。逃難民數十萬。擁廷弼于右屯。廷弼慮關門有意外變。乃以身護百姓。先入關。通政許維新。朱一桂。大理馮從吾。太常董應舉。太僕何喬遠。合疏請速斬經臣。以保社稷。蔡思充。並叅經撫。有旨。經撫姑戴罪。高出。胡加棟。再逃。縱騎逮之。監軍高邦佐。赴松山。謂其家僮高永。曰。好收吾骨。葬先人墓側。遂自縊。高永。曰。義不負吾主。殮畢。亦縊。二月。巡按方震孺。再報河西不守之故。臣在前衛去廣寧已四百里。正月二十日。奴攻西平。急守將羅一貴。用砲擊賊。近八千

全邊略記

卷十

十一

人。城外之屍。幾與城平。劉渠撤鎮武之兵。迎敵而潰。奴終不敢近也。所爭廣寧。死守一日。則河西無恙。而巡撫西走。遼將遂亂。儀制司劉宗周。請申討賊之法。曰。自奴首陷撫順。清河。縱敵得民。塗炭遼禍者。巡撫李維翰也。棄開原而逃者。推官鄭之范也。通夷速禍。三路出師。全軍伏沒。經略湯錡。總兵李如楨也。遼瀋既陷。以封疆之臣。航海通逃者。監軍道高出。胡加棟。康應乾。贊畫劉國縉也。逃而待罪于境上者。理餉傅國監軍牛維曜也。身生叛族。不自歸理。反以知縣升

僉事者。終卜年也。無功則受上賞。遙制山海。乃圖卸担。不能戢和撫臣。以敗盡喪全遼之地者。今經略熊廷弼。通夷起衅者。奸璫蘆受也。以受之黨。伏犯弒君之惡。漏網不誅。密得進用者。奸璫崔文升也。御史江永謙。劾職方郎耿如杞。以爲伺張鶴鳴之隙于廷弼也。流言巧爲佐鬪。構中樞而殺經略。甚于敵人。是以縱化貞于三岔。困廷弼于右屯。及廣寧二十二日。已失矣。匿不以聞。猶曰化貞二十三日。領兵對壘。西虜率衆助兵。假塘報以喧朝端也。宜立賜斥。聖諭經

全邊略記

卷十

九三

撫不和。官民塗炭。深切驚憂。張鶴鳴慷慨視師。江乘謙等。妄言淆亂。已從薄罰。今又黨賈。不恤國家。法難輕貸。是時鶴鳴必欲殺廷弼。宥化貞。而劉弘化等。斥其奸悞云。鶴鳴又捕遼人劉一熾。鍛鍊奸細。坐以原籍南昌人。因之傾首輔一燬。而大司寇王紀執之內。批紀黨奸。削其籍矣。二年八月。經略王在晉曰。自昔守遼。議兵十八萬。守廣寧。議兵十三萬。此臣總理三部時所查數也。宣大督臣董漢儒。大同撫臣高第。設選班赴防之法。優其內顧。限其徵發。已得我心之同。

然大約非西兵不可用。非浙兵不可守也。總督行邊。王象乾。經略王在晉。以撫賞西虜爲務。臺臣夏之令。施樑沈猶龍。省臣賴良佐。劉弘化。京營余懋衡。訟言夷堅難厭。虜性難馴。下部議曰。廣寧之遠。虜糧三十萬。俟其既伏城而與之。挿漢哈喇慎。二十萬。俟其滅奴而與之。每歲約二十萬。而流賞坐賞。添賞零賞。額賞皆在其中矣。大學士承宗。孫曰。臣與通撫王國楨議。平時既以萬人拘攀一撫臣而捉其手。一旦有警。恐萬人不足護一撫也。總督建牙地。應兵三萬。而

全邊略記

卷十

九四

僅萬二千。漢夷健兒。似有隱憂。弁流亦當精簡。勿分啖于一孟。葉震生。惟中之畫也。遵化親丁二百。多飛揚不減密之夷漢。過灤州有土兵一千。月餉三錢。而各族有貼。則灤之土兵。可爲獨美。建昌兩副將。裁其一。以杜應魁填之。劉昌胤之西兵。可還三屯。歸馬世龍練之。石匣歸孫祖壽練之。昌平增萬人。屬白慎修練之。通州止設一帥。屬張士顯練之。在沉雄博大端。謹精詳之大臣。力去逃官逃將。以洗天下之心。而新其耳目。仍以用毛文龍。用西虜爲虛活之著。其戰具

在關而其提撥全鎮之精神在關以外身為遼事者必自枯于遼而真見有人為主便可立地化為強將強兵矣乃舉魏雲中張撲邵可立岳和聲閔宗德沈榮孫元化閻鳴太袁崇煥王之采王之臣李三才諸人然又曰在晉博大之未能鳴太未滿八分亦不諱云是時在晉議築牆八里鋪迄芝蔴灣截關外而守也承宗曰西虜決非守關之人逃將決無守關之計以三十萬可了之工而計百萬以八里地費百萬之工而待歲時逃將之破冒逃道之籌策寧足問乎杏

全邊略記

卷十

九五

山三萬之義民豈可忍其化為夷虜關城數萬之流冗豈可忍其盡為溝瘠而方且釋急計與緩工如寧遠以內二百里之疆土幸奴酋所未到而今讓為西虜之幕場令之逼關而處也我漸實其土則西虜漸遠于關於是自請以身備行間不量綿力上覽奏而大喜曰卿親往督師封疆有賴深用嘉慰卿便以原官督理關城及薊遼天津登萊軍務功有次第即召還朝關防勅書所司速給十一月大學士承宗察將吏汰被十八人取用營將三軍凜然乃稍知師律

其參將等官則有倪宗業翟從義盧升徐應垣查國寧鄧動鄭其心周文炳中軍千把總則有高第勳宋德隆許國運許國元張承恩段天祐衛之屍蕭九龍楊如松蔡應魁楊禮鄧繼先馬光先陳九功胡尚義張其偉洪琦孫承恩尤福科劉朝用金煉張加第毛國華陳應奎譚正言崔繼泰劉永壽陸之英劉天祐柳遇時山東京班都司王家棟材官則俞泰亮陳應元王文炳張弘弼董大勝劉天吉馬成龍曹惟肖水允中文科王光爵張桂王綱燦郎國華牛學士承宗部署大將請罷監軍略曰馬世龍管中部節制三部以建昌路隸之王世欽管南部以燕河路隸之尤世祿管北部以石門路隸之蓋以朝議暨之日中制以朝使監之日掣肘以邊之大吏攬其權而

全邊略記

卷十

九六

監之日兼併以邊之平交狂其名而監之日橫侵昔馬隆之討河西聽臣自任狄青之討智高龐籍請勿遣侍從副之杜黃裳薦高崇文勿置監軍今可併于巡關省一官可省諸將千百端之曳掣鵠印龍阿自上予之而庸將不能用懦將不敢用矜長自用之文臣各有私人不容其用前者河東之道臣擁兵而扁舟魚海近者河西之道臣抗顏而匹馬雄關文吏之謹詳者尚圖自守而負一種發揚蹈厲之氣踞鞞韞上且以為不圖上方略不足以明壯猷熟見習聞若

大將之命懸于其手。而勇健半銷。唐裴度欲一諸將之心。宋蘇轍欲養天下之氣。臣愚謂勿奪其尋常應付之權。三月內閣承宗略陳部署將領奉旨卿勦守機宜。悉有成算。朕方睠焉。楊嘉謨。孫諫。王世忠。趙率教。滿桂。楊應乾。陳九德。李承先。賀謙。祖大壽。劉定邦。胡伯顏。倪承業。徐應垣。查國寧。曾之甲。左輔。尹應聘。周文炳。王家棟。鄒勳。高國楨。崔從。胡繼寧。金剋。方裕倫。朱文用。徐璉。劉思中。應斗。張景珍。諸葛佐。周鎮。姚與疑。劉元盡。李重春。尤岱。蕭升。尤智。楊如松。劉永壽。丁國用。張本錫。尤智俞。太亮。路無寧。邵紀。先許國。張桂。牛允中。盛忠。劉昌胤。陳應元。曹世寧。殷雲昇。王綱燦。李平東。張守禮。吳鳳騰。董文騰。鄭一鄰。余化龍。藍相。王勳。戴天龍。張弘弼。彭守印。張承恩。譚正言。朱平。高棟。竇成功。洪琦。高攀桂。徐之俊。卜文璜。衛文屏。王光爵。水文科。毛國瑞。

全邊略記

卷十

七

楊啓七月大學士承宗奏心不一。難共計。氣不振。難圖功。具不備。難定謀。機不起。難乘便。奉諸臣之教。凡所為指摘臣者。臣得執以指摘道將。所畫五部車營。總馬步二十四營。騎兵五萬一千人。步兵四萬一千八百五十人。七鎮更番。約以萬人。分所賜帑二十五萬。臣坐差官徵發之。自為統領。量無塞責。八月兵部覆巡撫閻鳴泰疏曰。撫臣議守者。恢局也。第恐奴以欲取姑舍者。餌我。我以無所不守者。自疲。因定三策。其曰正着。即樞輔五部之經營。其曰奇着。虛着。即樞

輔三方之布置。閏十月孫承宗報守關大略曰。臣自山海撤八里舖。兵民可六百奇。抵中前所。為朱梅楊應乾撫友青者。兵可千五百奇。高嶺站兵當三千。抵前屯。趙率教獲田可千七十頃。兵民可六萬。王牧民撫虎首于此。抵中后所。魯之甲撫哈喇慎諸部。抵中屯所。王楹兵三千。未報可百餘頃。回思春抄經過。慢幕墟切。短檠墻角。今縫弁交錯。不覺潛然。過曹庄抵寧遠。祖大壽司版築。汪翥司窰造。徐應垣統合兵民數萬。生氣鬱然。必爭之地。高見賀謙方登元李應魁。

全邊略記

卷十

六

各分一面。田可千五百頃。抵覺華。遍歷洲嶼。唐城遺址。其肥可屯。次陽泉。至望海臺。足堡萬人。蓋虜不以飛榜望洋。而海口沙船。游御史唬船。以習風汛。返寧遠。抵葫蘆套。憩安山與勝山。可當關門。立關城。南從望海。北接首山。其險可據。其衍可堡。帑百萬。築城邊二十里。山海在重垣之內矣。初臣議守寧遠。羣駭為虛。今關以外為名城者五。內堡者七。俱已填實。邊堡者十有七。亦半填之。復遣滿桂。毛元儀。圖其情形。內極紅螺外閱蠟子。天之啓基也。未絕之胡雛。未定

之屬國似有可因。惟此數十萬之遼人。恩結之不住。威切之不來。天畱子遺。填茲遼儒。買田而屯。造地而業。必不能。臣以安插於前屯寧遠。去關尚近。今東者扣邊。西者裁道。若曹既容。而臣憂更大。關內人浮。關外地浮。必播土乃食土也。鑄錢煮鹽。賈舟因物情而治牛種。俱為儲算。不此之計。以不出關為守關。以安又遼人為強迎。以經營寧遠為冒險。棄屯墮築。離守銷戰。何以因污而成隆矣。又曰。自八里舖至寧遠。步步為實。而于寧遠。特不欲先侈大局。密令諸將任事。

全邊略記

卷十

七

以待兵成而舉。簡練不精。兵必不出。而關外敗垣荒野。安集為先。每堡以土官有心計者。招撫遼人。以流官有風力者。訓制兵馬。初不敢驟為嚴。今不敢驟為寬矣。四年十一月初十日。輔樞承宗簡練士馬。至通州。以祝釐孔邇。陳乞面奏機務恢復之宜。時內閣廣徵附忠賢。芟刈朝臣甚棘。中外謂之二魏。嗾高陽之還。忽造蜚語。輔樞領精兵三萬。掃除君側之奸。忠賢落膽。亟傳嚴旨。承宗擅離信地。其速還關。差較尉八人坐職方署。如過午時。兵部堂司皆予重譴。

廣徵大怒。喉臺官劾輔樞者。即王敦李懷光也。罪臺崔呈秀。黃緣復官。首疏建白。曰。承宗罪人。當罷。厥監忠賢築肅寧城。勞臣也。當敘。有旨。忠賢蔭都督承宗。會議之。職方郎官方孔炤。執不覆蔭。而留輔樞。畢春防事。另議代。于是阻其媚端。逢其殺械矣。五年八月。毛文龍薦王化貞監海軍。有追論甲子停刑。絲廷弼賄者。適蔣應陽妖書發。遂次廷弼。傳首九邊。六年正月。寧前兵備袁宗煥。差撥兒楊景松口報。二十三日。大營達子到。寧遠扎營。一日至二十四日。攻西南

全邊略記

卷十

一百

城角。我用火炮。擊死無數。賊復攻南。推板車遮蓋。用釜鑿城數處。崇煥練柴灌油。并攬火導。用鐵繩繫下。燒走之。二更時。選健丁五十名。縋城而出。用棉花火藥。將達賊戰車盡燒毀。奴賊在西南離城五里。龍宮寺扎營。約有五萬餘騎。貯糧俱運。至覺花島。遣者焚之。近島海岸水俱鑿開。達賊不能過海。捷音至。上勞之。曰。袁崇煥血書示眾。籌運師中。滿桂趙率教。矢心奮勇。從優陞敘。賚以十萬金。時太監劉應坤陶文紀用等。聞報欲援之。于右屯。崇煥曰。勿發援。援來即

敗矣。孤城無援。士心益堅。崇煥肅清城中。喧嘩動走者。斬之。賊登山望見。城內大靜。遂駭之。竟以退虜。居無何。東廠又捕武長春。以爲賊細也。有旨嘉魏忠賢殊功。封魏良卿肅寧伯。于是科臣黃承昊曰。遼人驅出之關外。勿生其心。崇煥曰。藉遼人以收遼兵。裨于軍實而已。六月。收掩抄花。殺掠荼毒。白麻喇領其衆來歸。以二千計。督師王之臣。譯審而安插之。七月。總督王之臣善趙率教之能。袁崇煥善滿桂之能。具別二帥之參差。勅大司馬議。專趙率教于寧遠。專

全邊略記

卷十

百一

滿桂于山海關。時北地淫雨爲災。袁崇煥曰。山海內外官舍民居。倒塌無算。軍馬路處。死病相連。中前禾黍。狼籍波濤。前屯中後右復然。糧草皆飄蕩如洗。堦苔積滑。竈已產蛙矣。上命速賑恤修築之。十月。兵部因遼撫袁崇煥之請。馬也。核其事曰。自奴叛以來。費馬不貲。多銷帑金。似乎該鎮馬價。獨有存留。而遼固舊有撫賞錢糧。原出大司農。年來西虜要挾。無歲不增。臣部因假鎮馬以助之。增至三十六萬餘兩矣。司農既忘撫賞之深。爲分內。又不顧馬價之已踰額。

外。卽就八大營五大營二家。臣部已出二十七萬餘兩。除該鎮馬價十一萬之外。誰非從他鎮額內那借者。他鎮每年愆期。臣部方有醫瘡剜肉之憂。而撫臣問馬于馬。不意遼焉之已變爲賞。并他鎮馬之亦變爲遼賞也。山海關太監劉朝。以關外情形。聞盛稱。臣魏忠賢。矢志滅奴。詛盟潛格。天譴老奴。愍于八月十七日自斃。功莫大焉。兵部爲覆得旨。奴酋奪魄而自殲。馭脫漸收。而可壘。斥堠益遠。堂粵繼安。皆廠臣魏忠賢。精忠報國。勝算籌邊。士飽馬騰。屢資輸助。

全邊略記

卷十

百二

師武臣力。盛借提衡。惟朕釋東顧之憂。實賴爾獲自天之禱。今特晉爾階太子太保。肅寧伯良卿。爲肅寧侯。世襲歲加祿米。照舊錫之誥券。與國同休。巡撫袁崇煥上言。捐棄兩河。未有勝着。惟舊督臣王象乾。經臣王在晉。撫存西虜。奴窮于無所入。舊樞輔孫承宗。決出關。用遼人之議。奴窮于無所導。故靜伏者三年。若揚言綴錦寧。而以全力攻關。必生詭計。彼之遠來。利速戰。能戰之兵。又利在得戰。臣一心死守。令其至。無得而與我戰。便自困之。惟困之。乃得而與圖之。如

今春臣面懇于經臣高第。無發援兵。衆方疑之。蓋援絕而人方致死。必能死而能生。自是古法。天下事固成于有所固。亦敗于多所倚。漢多出塞之功。則在于能任。如班超馬隆。虞翊輩。顧其才可用。則盡其所欲為。故成功惟漢最。唐安史之亂。蹂踐長安。而不敢窺澤路。則在廷之權分。而藩鎮之權一也。又曰。客調之兵。豈第不能為援。而先已為遼之擾。恐兵一撤而事生。誰執其咎。然遼乏倚仗。而已糜各邊之物力。應破成例。而放之還。即召遼人以填實之。十二月督師王

全邊略記

卷十

三

之臣奏議。據廣寧以窺河東。定軍營以固根本。調班兵以亟修築。分兵民以安地方。設道臣以清屯馬。合水陸以張撻伐。用西虜以蹙東夷。合關寧以通脈絡。集衆思以廣忠益。絕和議以杜釁端。此皆目前急着。舍此而言滅賊。謂之望洋。舍此而言復遼。謂之畫餅。七年五月十一日。奴提兵十萬至錦州。扎四營。車梯挨牌畢具。先攻西北。太監紀用總兵左輔。副帥朱梅等堵之。矢石火砲交下。奴退舍五里。有旨滿桂出援。而以李嘉訓領昌兵。錢中選領津兵。王德領保定

兵出關策應。二十二日滿桂兵至筑籬山。遇賊衝擊而却之。二十八日奴四王子樹白龍旗。設大帳。望灰山首山連山南海而營。大將尤世祿孫祖壽等。參將彭纘古等。舉西洋火砲擊碎之。奴長子召力克碑勒。其子浪蕩寧谷碑勒。中鳴鏑死。孤山四人。牛鹿三十餘人。大剝而遁。錦州圍解。寧遠之圍亦解。滿桂之力多也。捷聞。詔曰。夷氛甚惡。賴厥臣指授方略。深中機權。特封弟姪一人為安平伯。頒御前五萬金。以犒將士。

全邊略記

卷十

四

職方氏論曰。遼東實有遼東西地。冀東北分幽州。即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分營州。即介河以東之地。渤海碣石之外。一大都會也。古設郡縣。國初奠金陵。視為餘微。北平丕基仍之。惟立自在安樂二州。處降夷于中。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諸衛。西北則兀良哈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木葉白雲之間。故遼北京中京也。林蕪豐蔚。更饒魚鮮。委以參虜。遂進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成化中。邊臣屢議。截收。竟不能復之。東

表屋居耕食。不專射獵。西虜鼠竊狗偷。大寇亦鮮。馬
端肅升文。命羈縻。不崇朝而安輯者。數百族。乃讜謀
弗獲。見戕于佞倖。而陳鉞別受願指。妄談奉斬。我詐
爾虞。日滋邊釁。轉輸孔棘。金復海蓋。寧遠東西諸屯。
政亦侵假而湮頓矣。夫麗江之珠參。長白之貂珥。詎
不足以懷音而貪夫外牟。儒將內媵。粉飾太平。競驅
仕國。文濡而武狷。莫遼薊若。跋跋為交游之權寵。口
含手植。闕外殆奴。夫治非一日而治也。亂非一日而
亂也。隆萬以來。夷運屏庭。李成梁疊策殊勳。豈知薪

全邊略記

卷十

頁五

膽積奮于旃裘。蛇豕薦交于戟鉞。權璫一起。萬眾携
心。六堡雖恢。二虜已穴。馳虎進狼。矢于志滿。所以數
寬之棄地。多戮漢人。界石頻遷。老女多舌。七宗之惱
恨無因。四路之出師可愕。夫使杜劉諸宿將。帶甲十
數萬。渙汗大號。厲氣循城。豈憂哈赤哉。兵垣吳亮。嗣等較
略。政府如流。馬上紅旗。一朝而殞于鋒鏑者。海內之
精銳。大略盡矣。清撫開鐵。戰而不屈。潘遼屈而不戰。
廣寧之壘未交。而隔河之風先潰。兔墩間掠。輜重如
山。推究其敗北。我未之前聞也。宋李綱有謂邊政之

盛衰。關乎中朝之氣習。至言哉。熊延。王化。雅足將材。
分駢自能疏拊。而緝緝幡幡。強其鑿枘。又不幸而樂
其敗。升天墜淵。判在呼吸。借封疆以報睚眦。本兵心
事。不可以對錄九廟之靈矣。關外見聞錄。不亦侃侃
其畫之耶。三方布置。非謂虛張。而度量弘深。則高陽
宗孫承。之請纓為最。踦距而當紫塞。何如伴食而晉黃
扉。樞輔毅然單騎。此山海以外。何等時也。皂囊押至。
廷工股弁。有臣如是。舉寧遠之甌脫。屯練有加。比及
三年。雖受譏而退。而人承其緒。將戴其猷。誰之力也。

全邊略記

卷十

頁六

彼其之子。以老奴鬼錄。歸功咒斃。遂縮通侯。而樞輔
六防積捷。槩不膚奏。曰大敵未屠。烏用是驕惰我軍
實耶。寺人聽之。碩人在陸。鄒忠介元。有言。朝臣和衷。
天地之和應之。嗟哉。媚嫉未消。人材暗困。征調已空。
加派無日。醫巫閭之禳望。所經宵旰者。抑未央矣。

全邊略記卷之十終

全邊略記卷之十一

桐城方孔炤潛夫父輯

腹裏略

北京南京湖廣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河南山東山西陝西

高帝起壬辰越戊申即位于鍾山之陽大赦天下凡十有七載中土畿甸乃一其于九邊一載馳檄而定豈其腹難若此邊易若彼哉提戈之際訪賢延傑表節興學禁暴止亂足食蠲征故得乎丘民斟酌飽滿而夷虜不足憂也爰稽往蹟壬辰三月朔起兵濠州其得將之盛也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雲陳德顧時費

全邊略記

卷十一

聚耿再成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子興郭英胡大海張龍陳植謝成李新張赫張銓周德興率先歸附而李善長丁德興馮國周胡大海鄧愈孫興祖王志茅成仇成常遇春金朝興楊璟後先來歸廖永安永忠俞廷玉通海張德勝葉昇桑世傑華高等泊舟巢湖間道納款王弼康茂才降焉其尊儒之亟也取太平路耆儒李習陶安等出迎而獻策取集慶路得儒士夏煜孫炎揚憲等錄用之聘鎮江秦從龍迎之以入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連朱升

等問民疾苦克婺州召儒士許元葉瓚王胡翰汪

仲山等會食省中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

為學正吳沉徐原為訓導喪亂之餘始聞絃誦胡天

海薦四賢遣使聘之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

麗水葉琛李文忠薦三賢遣使聘之王禕許元王天

錫制禮賢館以處之其表節之專也入金陵則嘉南

臺御史福壽之忠莖之以禮下浦江則訪義門鄭氏

十世同居者護其家入安慶則嘉余闢之忠勅北臣

在班不得與北征之賀其一統之大也則竄元師于

全邊略記

卷十一

二

采石梁陳桎先于太平敗陳友諒于龍江破偽漢于

康郎平張士誠于姑蘇討方谷珍于兩越殲左君弼

于廬州定李思齊于隴慶驅廓廓竹真于晉代降吳

益于遠西追胡元于沙漠收西南夷于蜀滇黔粵神

武不殺萬方底定壬辰六月元兵陣于采石磯常遇

達取溧陽諸縣元蠻于海牙復攻太平上擒陳桎

先擊殺之丙申三月取金陵改取集慶路為應天府

取鎮江下諸縣克廣德路諸將奉等破之于常州丁

張士誠據有平江來寇鎮江遣達等破之于常州丁

酉命耿炳文等取長興克常州取寧國復叛胡大海

等復取之命張鑑克泰興常遇春取江陰狗常熟胡

大海攻徽州廖永安等取池州廖大亨取揚州路戊

戌王弼取婺源以康茂才為營田使李文忠取青陽

石埭諸縣會鄧愈取嚴州文忠兵取浦江達等拔宜
興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胡大海克蘭谿上帥遇春
取浙江道徽州已亥李文取諸暨方國珍以温台慶
元三郡來附王師克金華克無為州達克潛山遇春
克衢州大海再興取處州庚子袁天祿以福寧州來
歸陳友諒陷太平花雲死之友諒弒其主徐壽輝自
稱帝號漢聲言東下建康震動上用康茂才行間
敗友諒于龍江復太平取安慶大海取信州于光以
饒州降辛丑薛顯以泗州降上親征友諒徑克江
州遂拔斬黃梅濟旋復安慶傳友德來降胡廷瑞以
南昌約降吳宏王溥歐普祥皆請降我師克南康廖
永忠等遂下瑞州臨汝吉安諸郡吳宏取撫州鄧克
明以建昌十八縣詣降王寅上發九江陳龍孫本
立會萬中悉降改龍興路為洪都府是年浙東金處
江西南吉俱復拔復定之曹良臣韓政來附癸卯諸
暨再叛陳友諒自將圍南昌八十餘日上命諸將
解廬州之圍親督舟師三十萬往援之次湖口友諒
東出鄱陽迎我師永忠等合戰于康郎山友諒死甲

全邊略記 卷十一 三

辰李善長等奉 上即吳王位親征武昌陳理降立
湖廣行省建忠臣嗣于鄱陽湖達等取江陵傳友德
克衡永二州乙巳熊天瑞降胡琛等討陳友定進克
崇安建陽遇春取安陸至襄陽羅明以穀城降以鄧
愈鎮之我師取樂清元思州宣撫田仁厚以鎮遠吉
州二府發川功和十縣龍泉瑞溪三十四州來獻竹
山縣余思志降達等規取淮東軍于泰州丙午谷美
洞宣撫田光寶及彭建思等各請歸命達等克通州
取興化至太湖取德清李伯昇張天驥降華雲龍克
嘉興謝五以餘杭潘原明以杭州降李文忠克紹興
路俞通海取太倉州陳仁降松江路朱顯忠降丁未
戴德取沅達等圍姑蘇久破之張士誠自經熊天瑞
伏誅取無錫執莫天祐取南通遣湯和討方國珍
珍降朱亮祖討方國瑛喻伯通降命大將軍達北取
中原由山東次第進山西胡廷瑞收福建湖廣楊璟
等取廣西大將軍達率二十五萬首克沂州王宣降
陳壁以東平降取萊州濟寧先聖五十六世孫孔希

學率曲阜縣降兗州以東具附胡廷瑞至光澤戊申
攻邵武李宗茂降建陽曹俊疇降湯和取福州
正月朔改元洪武定衛所官軍及定將帥將兵之法
其法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百人
為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為
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
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聯以成隊伍有事征伐
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印於朝官
軍各回本衛大將軍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
所擅調自是征伐率以為常二月廷瑞拔建寧也先

全邊略記 卷十一 四

不花降永忠取延平泉漳俱降執陳友定景取寶慶
永州寧州桂陽皆降命永忠取廣東何真降達等取
南昌路張仲毅降取永城歸許汴梁左君弼降鄧愈
攻唐州取南陽達等攻河南府阿魯溫降遂取華州
陝州 詔曰山東州郡新附今年夏稅秋糧悉蠲之
車駕幸汴梁議定都遣使賑恤中原老稚孤貧者
六月廣西梧州達魯花赤降達等取衛輝彰德揚儀
卿降攻廣平趙州克臨清取德州克長蘆至通州元
主去如上都 詔以汴梁為北京金陵為南京命學

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訪求賢哲隱逸之士。徵至京。授以守令。厚賜而遣之。禁胡俗。悉復中國衣冠之舊。定官民喪祀之制。從御史高原侃言也。達取山西。遇春取真定。及平定井陘。還取大同路宣德府。洪武二年。詔曰。朕本淮右布衣。荷天眷佑。西取友諒。東誅士誠。遂至八番。抵極于海。重念中國。命將北征。齊魯之民。歡然迎饋。不辭千里。朕為天下主。深用憫焉。已將山東行省。元年。稅糧免徵。不期天旱。民尚未甦。其二年夏秋。二稅再蠲。近者平燕都。下晉冀。其民久被

全邊略記

卷十一

五

兵燹。困於徵歛。尤甚。齊魯之民。及北平燕南河東山西新附地。二年。稅糧亦與蠲。河南諸郡歸附以來。久欲惠之。西北未平。師經必資。是以未遑。今晉冀平。大軍已入。其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及秦隴所附地。二年。稅糧盡蠲。遂朕初意。詔曰。朕本布衣。首定太平。次居建業。其鎮江太平寧國廣德。為京師翼郡。創業之初。興師旅。定羣雄。供億浩繁。止此數郡。以足我用。子孫百世。何忘江左之民。朕欲次第甦息。故先太平。次應天鎮江。俱已蠲稅糧一年。今二年

二稅。應天鎮江再與蠲。其寧國廣德及滁和無為等州亦與蠲。以甦吾民。稱朕意焉。大將軍達等克河中。攻西安府。王武降。進取鳳翔。克臨洮。李思齊降。取慶陽。改濠州為中立府。定為中都。徙蘇松嘉湖杭五郡民四千餘戶。給牛種舟糧。濠田為世業。賜民教民榜。徵江南諸大家。赴闕庭訓諭之。賜以酒食。於是大封功臣。中書省臣上天下府州縣及戶口之數。三年。伐蜀。降遼。七年。徙江南民十四萬。以實鳳陽。給牛種墾田。九年。伐雲南。免河南八省及安揚徽池等郡稅

全邊略記

卷十一

六

糧。十一年。免應天六郡及長興四縣稅糧。北平不雨。免其租。十三年。免天下租。胡惟庸謀逆。死者數萬人。十四年。免應天五府租。雲南平。十五年。免直隸浙江五省租。置錦衣衛。十六年。都司上衛所城池水陸地理圖。十八年。免山東北平租。十九年。二十年。置兩浙防倭衛所。二十二年。徙江南民田淮泗間。二十四年。命皇太子巡撫陝西。此巡撫之名之始也。二十六年。殺藍玉。凡數萬人。三十年。漢沔盜起。長興侯炳文平之。建文元年。賜天下田租之半。七月壬申。燕府

靖難兵起。侍郎張昇。都閩謝貴。彭二。長史葛誠。余逢辰。死之。靖難兵降薊州。馬宣魯。濬死之。兵破居庸懷來。彭聚。孫泰。俞瑱。死之。山後諸州。上谷。雲中。往往降附。攻永平。趙彝。降。以長興侯炳文等帥三十六萬。分道北征。徵雲南兵。炳文次真定。迎戰大敗。李堅。審忠。顧成。劉燧。被執。降鄭州。潘忠。楊松。被執。以曹國公景隆。李為大將軍。代炳文。江陰侯高。吳等都指吹噓。楊文。攻永平。燕王拔永平。襲破大寧。朱鑑。死之。遂擁寧王還北平。景隆圍之不克。十一月。景隆戰敗。走還

全邊略記

卷十一

七

德州。燕王出紫荆。攻廣昌。楊宗。降。二年。攻蔚州。王忠。李遠。降。保定。雒僉。降。景隆戰于白溝河。大敗。瞿能。俞通淵。滕聚。死之。魏國公輝祖。殿軍而還。靖難兵入德州。掠濟寧。王省。死之。圍濟南。三月。不能克。鐵鉉。高觀。盛庸。禦之。遂解去。破滄州。執徐凱。燕王至東昌。大敗。退駐館陶。還北平。三年。二月。靖難兵南下保定。盛庸。大戰夾河。敗走。莊得。楚智。等。死之。閏三月。吳傑。平安。戰。藁城。敗績。靖難兵次大名。掠濟及沛。袁守。敗績。兵掠彰德。房昭。行兵自大同。攻北平。燕王即日

還。九月。燕兵攻定州。花英。鄭琦。王恭。詹忠。被執。楊文。從。遼東。攻永平。不克。王雄。等。被執。四年。賈榮。敗于衡水。靖難兵破東阿。鄭華。死之。攻汶上。顏伯瑋。唐子清。黃謙。死之。進攻徐州。入宿州。破蕭縣。鄭恕。死之。平安。敗。燕兵于小河。輝祖。何福。敗。燕兵于齊眉山。何福。敗。于靈璧。宋瑄。陳性。善。死之。五月。燕兵至泗州。周景初。降。兵渡淮。盛庸。敗。樊士。信。死之。兵至揚州。崇剛。王彬。死之。兵至儀真。張彥。芳。勤。王。死之。陳瑄。童。俊。降。兵至龍潭。景隆。開金川門。迎入城。時六月十有三日。乙丑

全邊略記

卷十一

八

也。王良。廖昇。鄒瑾。魏冕。周是修。死之。燕王勝。收。左。班。官員。曰。奸臣。黃子澄。齊太。陳迪。練安。方孝孺。黃觀。鄒瑾。胡閏。郭任。盧迴。侯太。暴昭。陳繼之。鄭賜。黃福。尹。昌隆。張統。毛太。董庸。曾鳳。詔。王度。高翔。魏冕。宋徵。巨。敬。凡二十五人。右前。王。鈍。黃魁。戴德。彝。韓永。葛誠。王叔英。周是修。盧振。顏伯瑋。張昂。卓敬。鐵鉉。謝昇。龔。太。茅。大。芳。陳彥。回。鄭恕。宋忠。姚善。胡子昭。周璿。葉惠。仲。高。不。危。廖。鏞。徐。輝。祖。凡二十六人。在續榜。仍以方。孝孺。為。首。出。賞。格。收。之。尹。昌。隆。鄭。賜。王。鈍。張。統。自。愬。

免死。已巳燕王卽 皇帝位。詔抄奸臣九族。村里爲
墟。誅孝孺太子澄。翔敬鉉。迪昭清等。劉璟死。大封靖
難功臣。永樂元年。徙行都司于保定。徙山西澤潞民
耕于河南裕州。命尚書夏原吉往浙江治水。選天下
富戶實北京。三年免順天永平保定租。四年詔建北
京宮殿。征安南。五年置交趾三司。八年長沙妖人作
亂。皇太子命豐城侯彬 李 討平之。十年徙登青民。
耕于兗州東昌定陶。蠲其役。十一年弛齊黃奸黨之
禁。十八年二月山東滿臺縣妖婦唐賽兒者。縣民林

全邊略記

卷十一

九

三妻自稱佛母。能知前後成敗事。能剪紙爲人馬。相
戰。關煽誘愚民。奸人董彥杲等。率衆從之。據益都御
石棚寨爲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
間。衝擊鳳等陷沒。事聞。遣人馳驛招撫之。董彥杲之
衆。以紅白旗爲號。劫掠莒州千戶孫恭等。往招不服。
殺其從者。上勅安遠侯升 柳 分兵勦之。至益都圍
之。賊遣人乞降。詐云寨中力盡且無水。升以東門舊
有汲道。卽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都指揮劉忠
力戰死。黎明升始覺。分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

人。賽兒等遁去。時賊黨賓鴻等攻安丘。知縣張旗縣
丞馬搗集民夫八百餘人死拒。賊憤志益帥莒州卽
壘。萬衆併攻。都指揮衛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
千騎晝夜進。城中人不支。使青至稍遲。必陷于賊。旣而
千餘人。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必陷于賊。旣而
升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猝出之。青不爲屈。是日
鰲山衛指揮王真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衆於
諸城。盡殺之。山東悉平。陞賚有差。十九年 上御北
京奉天殿受朝賀。京畿負重山。面平陸。地饒魚鹽穀

全邊略記

卷十一

十

馬果窳之利。又轉漕東南。財貨駢集。天險地利。足制
諸胡。汴洛關中江左。皆不及也。真定北至於永平。昔
爲內郡。乃今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黃花鎮。皆稱
扼塞。故漁陽保塞。重兵屯焉。廣平順德大名。山東西
腰脊。南北舟車。並集臨清。天津海運故道。遮洋餉舟
下直沽。至漁陽猶海運也。河間真保。多降胡。性獷難
馴。東安霸州武清而東。野曠人稀。凶徒伏匿。迤山有
樵牧之利。姦人淵藪。其中有司莫敢踪跡。若乃水利
不修。旱澇歲困。田野不闢。租徭日增。馬牧不蠲。坐糜

財力。貴游不載。兼併膏腴。郵傳不節。水陸繹騷。關譏不嚴。奸胡覘伺。皆不可謂非急務也。親軍衛三十九守禦千戶所一在京屬府衛三十八屬所三百三十三守禦千戶所二在外直隸衛三十九屬所一百三十二畝零大寧都司領衛十屬所五十四守禦千戶一屯田共二千一百二十六頃七十六畝零萬全都司領衛十屬所七十六守禦千戶所七屯田共一萬九千六十五頃七十七畝零京營見操并外衛馬步官軍共一十一萬七千三百餘員名。巡捕官軍五千六百餘員名。錦衣等衛屯田共六千。南京畿開基之地也。三百三十八頃五十一畝零。勝勢在長江。以故留都守禦舟師為急。藩垣之固。專倚江北。徐賴跨中原。瓜連數省。淮安控徐揚魯齊。文

全邊略記

卷十一

十一

武重臣。開府作鎮。雖職兼漕撫。而聯絡兩京。廬民多遊手。野有遺利。鳳陽陵墓。供億繕葺。財力冗費。曹沛之間。濁河汎溢。幾淪魚鼈。轉餉既艱。民亦凋瘵。決齒之患。濠泗尤棘。揚有離臺。富商走集。民頗豐洽。俗亦浮靡。瀕湖農田。塗墊為患。江南安慶。當長江委流。東約全楚。為江表門戶。蘇松常三郡。市浮於農。文勝於質。加之田賦不均。稅徭日困。常征之外。坐派日煩。沿海兵戍。本以備倭。而太倉崇熟。瀕海之民。擅鹽魚之利。間作弗靖。出沒江洋。肆行剽劫。以故江防海備。並

為要職。徽多山少田。民逐末利。風俗用偷。池在山麓。江許多流。冗寇盜。因以竄匿。鎮江鑿山通漕。海潮下上。穀土歲易。利歸豪貴。財盡貧冗矣。親軍衛一百一十六守禦千戶所一在京屬府衛三十三屬所一百一十六守禦千戶所二在京屬府衛三十三屬所一百一十六直隸衛二十八屬所一百四十六守禦千戶所一在外屯田共一萬九千八百七十五畝零。中都留守所領衛八屬所四十九守禦千戶所一在京營馬步官軍舍餘吏人共二萬八千九百餘員名。在外衛所除中都留守司二班京操外馬步官軍舍餘共四萬四千八百餘員名。錦衣等衛屯田共九千三百六十八頃七十九畝零。皇陵衛屯田共七。湖廣跨有江漢。武昌其都會也。南淮湖溪。北擁原陵。山高水濶。効其靈

全邊略記

卷十一

十二

秀。承天王氣萃焉。郎襄上走秦梁。德黃下臨吳越。荆顧巴蜀。辰扞雲貴。柳桂通五嶺。入八閩。衡據南嶽之勝。永寶之間。謹備苗夷而已。常德地廣民貧。漢陽土狹利薄。岳州當洞庭之波。仰資市利。長沙雖早濕。民物稱殷盛。顧穀土泥塗。甚於禹貢。宗藩賦祿。廣於周封。傳符紛紜。流冗雜沓。土酋橫強。猶復征調。洞蠻草竊。徒示羈縻。皆足為慮。乃若民寡蓄儲。官多徵集。坐費財力。益肆訾窳。非明示休息。恐未得安靖也。湖廣領衛二十六屬所一百三十宣撫司安撫司九長官十四鹽使官司五守禦千戶所二十六宣慰司二屬

長官河八郎陽行都司領衛七屬所三十守禦千戶
 所八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舍餘七萬一千六百餘
 員名與都留守司一儀衛司十一屯田浙江山海江
 湖所在限隔大海東蟠直轉淮揚重湖右滙波聯圻
 輔左逾信郡即走江西南入闕關遂連甌越而杭州
 其都會也杭山水秀麗人慧俗奢衣被可觀米薪是
 急嘉湖寔與江東相表裏兩稅困人貧者流徙富者
 并兼海鹽之塘利害通於蘇松歲築歲傾勞費已甚
 安吉以西山越巢窟錯入廣德好訟喜鬪累興大獄
 至勤誅討笠澤之間鹽徒出沒剽掠村墟久之不治

全邊略記

卷十一

十三

將有隱憂嚴衝金華以徽饒為邪郭生理為優征徭
 亦簡寧紹溫台並海而南達於汀漳估客來往人獲
 其利寇至倉卒亦能為禍倭夷貪市中國矯云奉貢
 風帆所指突至寧波華人交通倏去忽來詐譖叵測
 除戎之戒定海為棘處人視他郡為悍依山盜礦糾
 結四集激之易亂緩之難馴浙江都司領衛一十六
 所三十五屯田共二千二百七十四頃一十九畝江
 零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三萬九千九百餘員各江
 西三面距山背沿江漢實為吳楚閩越之交外折險
 阻中包壤地安危輕重常視他藩即四方有事雖欲

保境距兵勢難獨完南昌沂江滙湖右荆左浙帆楫
 所集江西一都會也九江獨據上流人有市利南康
 臨彭蠡縮隘土瘠時有寇盜饒州稱為裕阜廣信傳
 道下邑殷盛撫州人悍多山寇而衣食自足頗憂兼
 并建昌僻在東南即有藩封亦稱安輯南安贛州則
 汀漳雄韶山嶠會焉林深谷邃寇賊淵藪撫臣提兵
 牽制數省軍門之費不煩度支苟得其人南服一壯
 鎮也袁州地逼長沙逋民客戶嘉獄好爭譏察既難
 綏馴不易臨江瑞州素稱樂土吉安山雄水秀人才

全邊略記

卷十一

十四

輩出地利亦饒甲於諸郡大抵江西之民質儉勤苦
 時有憂思至爭曲直持官府即費財不吝其土窄逐
 末不務稼穡經營四方者多矣江西都司領衛三屬
 所十二百戶所一屯田共五千六百二十三頃一十
 七畝零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一萬二千七百餘員
 名儀衛福建海抱東南山聯西北重關內阻羣溪交
 流雖封壤約束而山川秀美福州其都會也福州及
 建寧以江浙為藩人稠土沃礦徒作孽波及建寧古
 田福寧利在魚鹽害亦隨之汀漳山廣人稀外寇內
 逋與南贛聲勢聯絡海物互市時起兵端人悍嗜利

所一千二屯田共二千六十頃本都司所屬除山西二班京操外馬步官軍六萬三千八百餘員名山西表裏河山人稠地狹俗尚勤儉果毅任氣北倚重邊極稱險塞自大同反側虜數入內郡鴈門南北為虜通衢今日所備不止河曲而已山後礦徒河中屯卒上黨通民亦非細故也嗟乎山西四郡大同不足恃則太原危矣虜已獲利於潞安其志時時在平陽每議禦虜輒云居庸紫荆井陘置鴈門且不論况大同乎夫晉冀勞瘁即無虜患外轉塞儲內供藩祿猶不能支仰給鹽利當是時而不早為之所內憂方殷爾

全邊略記 卷十一 十七

山西都司領衛九屬所四十四屯田共一萬一千二百八十六頃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合餘夷人一萬九千五百餘員名行都司領衛一十四屬所七十八屯田共一萬一千一百一十八頃二十四屬所七都司所屬馬步官軍四萬四川長川沃野穀粟山林六十餘員名儀衛司三四川長川沃野穀粟山林竹木蔬果織染之饒自足周賸西屆蕃部南阻蠻落雲棧之固北出褒斜瞿峽之流東下荆楚坤維井絡斗絕諸夏實為陸海而成都其會府也山川綢繆防守為易盜奸割據安輯為難以故松疊威茂安綿敘瀘重夔皆有兵憲蓋唇齒之勢利在東南指臂之形險在西北或謂吐蕃寇自黎文南詔賊由沅黎蕃詔

糾合必由灌口蒐兵繕障玩弛久矣劇盜起於重夔諸戎伺於臆臘烏撒悍於鄰夷龍州梗於餉道皆非細故也建昌西徼與壤民夷頗輯成都江水役鄂灌為勞亦蒙其利諸郡塘堰官課其成而已四川都司二屬所四十九宣撫司二安撫司七長官二十二守禦千戶所一十一長官司二招討司一屯田共六十五萬八千三百四十四頃零行都司領衛六屬所三十五長官司五守禦千戶所八屯田共一千二百頃五十五畝零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廣東在嶺海間古稱樂土北負雄韶以臨吳楚東肩潮惠以制甌閩內關高廉以控交桂外藩雷瓊以扼黎夷廣州山海包

全邊略記 卷十一 十六

絡嶺南一都會也戍洋守嶂屯哨勞止韶州嶺險谷平交廣咽喉南雄萬山三水控帶羣蠻而督府兵餉九郡傳郵盡仰其權利惠州提封廣袤悍客礦徒勢難收戢潮州沃野廣原寇夷為棘肇慶據上游當嶺西孔道高州海灣衝關地除兵耕守並集可也廉州層山曲水海北要區雷州炎徼多平田腴壤遺夫藏命貴在人牧瓊州踞海五指腹心反為黎穴若乃島夷之國以十數雖時時出沒志在貿易非盜邊也顧人逐礦冶番舶之利不務農田或尚剽掠行劫海

上桴鼓之驚。彌滿山谷。凡以生齒日繁。徵求日困。師旅數興。漁獵遂至。通山之禁久弛。餉軍之饋益煩也。况夷珍珠窟。本民用所興。而公私交征。反為下病。東廣都司領衛十五屬所六十八守禦千戶所四十五屯田共七千二頃三十三畝零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一萬二百餘員廣西東南接廣東。均在嶺南。而風壤名儀衛司一。氣習異於廣東。山高而秀。水清而駛。地利物產。優賤自足。則桂林其都會也。若府江左江右江。號為三江。貫絡諸郡。綿流甚遠。苗夷附據。肆為寇竊。不但古田荔浦。苦其蠶食而已。潯州大藤峽。跨黔鬱。江上蠻巢

全邊略記

卷十一

十九

穴焉。雖有屯戍。未見催輯。柳慶號為盜區。行居苦其荼毒。設兵制將。控馭督警之。可無大患。思恩田寧。強悍久矣。殘破之餘。萌孽復作。削上分官。不為無策。南寧太平。控遏兩江。坐躡交趾。寔為桂管保障。梧州開府。稍有兵卒。地促人貧。全仰東道。然諸蠻咽吮。列郡襟束。形勢便矣。廣西都司領衛屬所五十五守禦千戶所二十一屯田共五百一十三頃四十畝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一萬二千餘員名儀衛司一雲南疊山崇峻。瀉澗縈紆。金碧米鹽之產。亦稱精贍。而雲南其一都會也。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並稱沃壤。設險守固。鞏內

捍外。則元江臨安。路走南交。金齒騰衝。疆鄰諸甸。永寧麗江。聯絡於瀾滄。烏蠻蒙叢。控彈於曲靖。若尋甸上下。風土絕異。而兵衛漸疎。大抵滇南。取道貴陽。稍有警動。坐令梗絕。城郭人民。夷居十八。緩則蜂屯。蟻聚。號令不行。急則豕突。鴟張。勦誅未易。苟緩撫得人。相與休息。本無禍變。顧萬里投官。類無固志。時聞蠢動。咎有由矣。雲南都司領一十七屬所一百六十六屯田共一萬八千七百七十七頃四十三畝零本都司所屬漢土達馬步官軍八萬一千四百餘員名貴州本隸川湖。雲南建省設官。始於永樂十一年。緣田會

全邊略記

卷十一

二十

倡亂。旅拒朝命。誅討既行。始置郡縣。官雜土流。而思州思南三十九長官司者。地本蠻夷。山多菁穴。水不涵淳。土無貨殖。貧瘠已甚。官戎歲給。全仰他省。加以兵荒。匱乏弗繼。况省城會區。咫尺夷土。西南諸郡。苦於嶺賊。思南石阡銅仁界在川湖。鎮守西播夷峒間。寇攘四出。師旅數興。境內諸酋。亦皆佳兵好殺。非因俗隨時。先幾撫定。未易為力也。貴州都司領衛一十司一十三屯田共九千三百三十九頃九百九十九畝零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三萬七千四百一十七員名二十二年。仁宗即位。赦奸黨。並放還家。給與田產。

洪熙元年選方面官參贊各邊方軍務。上以武臣疎於文墨。乃選任方面官于各總兵官處。整理文書。商確機密。參謀軍務。督理邊儲。大同則參政沈固。宣府則參政劉璉。遼東則參政周順。廣東則副使劉紹俊。考滿陞俸。或轉京職協贊。漸稱提督重權矣。宣德元年八月。漢王高煦反。上親征討平之。高煦在樂安。未嘗一日忘反。仁宗大行。謀益決。招集亡命。以護衛指揮王斌為偽都督。樂安知州朱烜為偽兵部尚書。移檄遠近。斥輔臣蹇夏奸亂為辭。中外洵懼復

全邊略記

卷十一

三

遣人密約英國公輔張等。內應之。輔即縛其人。白于上。夜召輔臣入。賜坐屏左右。議楊榮首勸親征。上有難色。原吉日。臣昨見命將。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兵事貴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明日諭百官親征。英國公輔請得以時自效。上曰。卿誠足辦此。令大索樂安奸謀。乙丑。勅遣指揮黃謙同總兵平江伯瑄。防守淮安。令勿南走。令指揮芮勛守居庸。毋令北入。胡勅法司盡弛軍旗刑徒從征。戊辰。命定

國公景昌。徐彭城伯昶。張守皇城。安鄉伯安。張廣寧伯瑞。劉忻城伯榮。張建平伯遠。高守京師。已巳。命豐城伯賢。李侍郎郭璉。郭敦。李昶。督軍餉。鄭王瞻。竣。襄王瞻。壻。留守北京。廣平侯容。袁武安侯京。鄭都督張升。山雲尚雲。黃淮。黃福。李友直。協守。輔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太子少保。尚書。胡濙。張本。通政使。顧佐。扈行。陽武侯。祿。為先鋒。辛未。發京師。晝夜兼程而進。癸酉。駕過楊村。馬上顧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為

全邊略記

卷十一

三

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棄走。南京高煦外多誇詐。內實怯懦。臨事狐疑。展轉不能斷。今敢反。輕朕少年。新立。衆心未附。即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事。今聞朕行。已膽落。至即擒矣。戊寅。獲樂安歸正人。益知賊中虛實。言賊初約。靳榮取濟南。山東布按二司官覺之。防榮不得發。又聞大軍至。不敢出。應天人朱恒力言。宜引精兵取南京。大事可成。衆不從。又高煦初聞陽

武侯等將兵。攘臂言曰。此易與耳。聞親征始懼。于是授歸正人官。厚賞給榜。令還樂安。諭衆。上仍書諭高煦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始于伍被。今六師壓境。土即擒獻。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以王爲奇貨。悔無及。辛巳。昧爽。駐蹕樂安城北。城中黑氣黯黯。我兵壁其四門。賊乘城舉砲。我軍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股栗。諸將請即攻城。上不許。勅諭高煦。再遣勅。皆不答。圍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密遣人請行。惟願假今夕。訣

全邊略記

卷十一

三

妻子。明旦出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焚兵器。及交通逆謀書。壬午。移蹕樂安城南。高煦將出。王斌等立止曰。寧一戰死。無爲人擒。高煦詒斌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見。上羣臣請正典刑。上不允。以勅章示高煦。高煦頓首言。臣罪萬萬死。惟陛下命之。上令高煦爲書。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中罪。止同謀。脇從者不問。遂執王斌等。下行錦衣獄。癸未。令祿本鎮撫樂安。改樂安爲武。九月乙酉。班師。命中官頌繫高煦父子。赴北京錦衣衛。械繫王斌。朱恒盛。堅典

仗侯海長史錢翼。教授錢常百戶。并授。至京皆伏誅。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爲民。誅靳榮子義。天津鎮守都督孫勝等。皆約舉城應者。先納軍馬糧。仗數事。覺相繼誅。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編邊氓者。七百二十七人。三年。祭贈交趾死節諸臣。五年。以御史于謙爲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各省。巡撫倣此。正統十三年。四月。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僭稱閩王。遣都督劉聚等討之。先是。巡閱御史柳華。檄各郡縣于鄉村。各置

全邊略記

卷十一

三

隘門望樓。編爲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以禦寇。不從令者。聽總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民。無敢違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爲總甲。嘗個人田。例于輸租外。餽田主薪米鷄鴨。茂七始倡衆革之。又以輸租遠者。令田主自運歸。田主不甘。訴于縣。縣逮茂七不至。下巡檢司追攝。拒殺弓兵數人。縣聞于上。司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鬪。殺傷始盡。遂刑白馬軟血誓衆。舉兵反。他縣游民。皆舉金鼓器械應之。烏合至十萬餘人。僭稱王。署官職。八閩騷動。詔遣都督

劉聚為總兵都督陞都御史張楷監軍討之。秋七月。處州賊葉宗留反。征閩官軍遇之。與戰不利。都督陳韶戰敗死。遣工部尚書石璞。都督徐恭督諸軍討之。冬。先是葉宗留與其黨陳胡陶得二糾眾作亂。屢敗官兵。殺都指揮紀綱。遣明松等四出剽掠。時承平日久。民不識兵革。及是寇起。勢熾。東南震駭。朝廷慮其與閩寇合。發兵征之。命御史朱瑛與中官分守要地。瑛榜諭脇從。示以禍福。降者甚眾。以計生致明松等。殺人械于慶元。謀報賊首黑面大王。領眾三萬來。

全邊略記

卷十一

五

劫明松等。中官大懼欲走。瑛不可。即誅明松等。尸于市。賊聞之。逡巡遁去。十四年正月。陳韶既敗。師旋。賊勢益熾。遂圍延平。江州。命寧陽侯懋。掛征夷將軍印克總兵官。保定侯瑤。平江伯豫。為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為左右叅將。刑部尚書金濂。叅贊軍務。復命太監曹吉祥。陳蕪監軍。御史張海。丁瑄。紀功。大發兵討之。鄧茂七寇建寧。掌府事福建左叅政張瑛戰死。瑛愛民多善政。親率兵拒戰而陷。二月。鄧茂七寇延平。中流矢死。賊黨推茂七兒子伯孫為

主。時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時官軍調集。又復遠遁。師老財費計咸莫知所出。僉事陶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辭懇惻。宗留等環聽。悚動悔悟。率其黨出降。惟陶得二不受。招殺使者。引餘黨遁入山中。寧陽侯懋。尚書金濂等討福建盜。至建寧。鄧茂七已敗死。伯孫繼之。勢益熾。懋等乃揭榜招諭。立賞格。能自相擒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賞。于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千戶龔遂榮者。入龍溪山中。降其眾數千而還。

全邊略記

卷十一

五

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鬪。自茂七起事。恒倚仗之。遂榮乃為書遺之。許其自新。使謀佯若誤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貢川。掛口。陳山諸寨。伯孫就執。乃分兵解汀漳之圍。八閩遂平。命都督同知董興。總諸道兵。討廣東盜黃蕭養。以兵部侍郎孟驥贊理軍務。僉都御史楊信民巡撫廣東。景泰元年。都督董興等大破黃蕭養。誅之。楊信民先為廣東叅議。有惠政。恩信素孚於民。及受命巡撫。民爭歸之。信民發粟賑濟。民益

喜賊衆日散。既而信民卒。興等帥兵至。經清遠峽。有白魚入舟中。天文生馬軾曰。逆賊授首兆也。時蕭養聚船河南。勢甚張。衆欲請益兵。軾曰。兵貴神速。復請則緩。以所徵江廣狼兵。猶拉朽耳。興從之。三月。興帥官軍至大州頭。大破之。賊陶得二冠。武義副使陶成戰死。天順二年。復設各邊巡撫官。初。石亨等以文臣提督軍務守邊。使武臣不得逞。因請罷之。居亡何。邊境騷然。上召李賢曰。革文臣而武臣暴。今乃知其謬。卿與王翱馬昂議之。推選務在得人。于是以太僕

全邊略記

卷十一

五

卿程信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僉都御史李秉在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使陳翼在寧夏。陝西布政芮劄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軍門。其地五年七月。曹吉祥謀亂。吉祥在正統景泰間。屢領兵出征。麾下多達官。驍勇善戰。結以腹心。奪門時。呼召此輩。陝大職石亨事發。冒功者俱革。亨庇此輩如故。亨死。上厭其恣。稍抑之。吉祥不自安。漸起異圖。從子欽冒功。封昭武伯。凶暴殺人。爲御史所劾。上原之。詔戒諭勳舊臣。欽益懼。遂與吉祥謀不軌。欲幽

全邊略記 卷一一

上于南宮。而立皇太子。時孫鏜馬昂以是月初二日。辭朝出師。吉祥遂令欽約與兄都督鐸從兄都督鏞弟都指揮鉉。達官都督伯顏也先等。乘機誘殺孫鏜等。擁兵入宮爲亂。而吉祥爲內應。曠時恭順。侯瑾及都指揮完者禿亮。知其謀。詣長安門告變。夜二鼓。宮中聞變。詔侍直中官拘繫吉祥。四鼓。欽合番漢兵五百騎。徂關直抵東西長安門。不得開。殺錦衣衛指揮逮梟。并左都御史寇深。擊傷大學士賢。李廣寧侯安。劉縱火焚東西皇城門。及東華門。朝臣悸散。比曉

全邊略記

卷十一

六

王師始集。詔會昌侯繼宗。孫鏜督諸軍先登。吳瑾及諸將分道迎擊。馬昂以精兵殿之。大戰于東華門外。自辰至午。鏞敗走。斬之。瑾爲欽所殺。相拒至西。鉉以百餘騎突陣。鏜發神臂弓射之。斬鉉及鐸。於是欽走匿其家。溺井中。伯顏也先縋城遁。追獲之。是晚。上出御午門。朝百官。下吉祥等于御史獄。皆伏誅。籍欽等家。以賞將士。餘黨並流嶺南。秋。揚州鹽寇起。守兵失利。勅南都御史高明剿捕。明造巨艦榜等亭。往來江南北督戰。又授方畧。御史戴琥領以

五九五

山擒賊九百餘人。並江置邏堡。高山望候。賊出沒。蹤跡不得逞焉。江海間稍靖。中官粥私鹽。縛儀真。指揮羣卒大閱。明盡籍其鹽。劾中官。又條劾戶部及諸巡撫縱法狀。陳利害十餘事。衆始忌明。明請終養。其志八年。命太監周中於奮武營。右少鹽王亨耀武營。太監唐順練武營。右少監林貴奉顯武營。太監張溫取勇營。右少監趙永。勇營奉御郭建。效勇營。右少監米童。鼓勇營。左副使高廉。立威營。奉御王璇。仲威營。右副使張璘。揚威營。奉御張紳。振威營。監神槍。仍

全邊略記

卷十一

无

聽太監劉永誠節制。此內臣分坐十二營之始也。耗糜而無功。成化元年三月。襄鄧山中流民劉千斤等數十萬人作亂。二年閏三月。賊首劉千斤僭號于南漳。命撫寧伯永。尚書白圭督兵討平之。時千斤以石和尚為謀主。劉長子苗龍。苗虎等為羽翼。每戰輒勝。遂僭稱帝號。勢甚猖獗。永為平虜將軍。總兩京及諸路兵。圭督軍務。至南漳湖廣。總兵李震率土兵來會。永有疾。圭督震分道進攻。一鼓摧其前鋒。伏退保寨。柵官軍乘勝攻破之。擒千斤并苗龍等。劉長子

石和尚脫走。深入巖險。已而永痊。領兵擣其穴。斬首九百餘級。指揮張英招降劉長子。誘執石和尚。出詣軍前。賊遂潰敗。又戰于古路山。斬首萬餘級。獲賊將劉聰等百餘人而還。既而諸將爭功。忌張英。諧于大將。謂英多獲賊賄。極殺之。班師論功。秋上杭賊起。即家賜高明勅。便宜討賊。明力疾赴閩。先諭撫賊降。恃險不應。進兵搗其巢。俘四百人。誅其渠魁十一。餘並輕坐。析其杭溪南里為永定縣。控之海口。民矯令募。命謀不軌。明不欲再起大獄。或至用兵。坐誅妖言。

全邊略記

卷十一

三十

而衆遂定。三年十二月。始定十二團營。按京營之制。國初止有五軍營。中軍左右掖及左右哨是也。永樂初。始以龍旗下三千胡騎。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立神機營。是為三大營。居常則五軍以肄營陣。三千以肄巡哨。神機以肄鎗手。駕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步卒居內。騎卒居外。其外為神機營。又其外有長團。各周一十里。令軍中樵採。舊不得出營外。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官軍。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為團營。天順初。罷八年後。

置。成化初復罷。至是復置。揀選三大營精兵。分爲十二營。曰奮武。耀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申威。揚威。振威。每營各有坐營把總等官總之。若遇出征。卽量調而行。三大營所存老弱無幾。名曰老家。專備營造差撥等用。其十二團營。益以北直隸各衛及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衛所精兵。共二十五萬。實之。分爲春秋二班。團營聽征。此京營制度之大畧也。七年四月。兵科給事中梁璟等言。頃者荆襄盜起。皇上命項忠往總軍務。諭令罔及非辜。後賊首王

全邊略記

卷十一

三

彪就擒。盜亦漸息。宜令附籍者聽其生業。未附籍者。斟酌驅遣。忠偏聽檢討張寬。御史劉縉。總兵李震等。貪利要功。所過州縣。見今附籍者。不論久近。一槩逐之。十二年設撫治都御史行臺于鄖陽。秦中至荆襄。唐鄧一路。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逋。藏聚爲梗。劉千斤之亂。因之。至李胡子復亂。流民無慮百萬。有司搜逐。死者不可勝計。祭酒周洪。謨著流民說畧。曰。昔東晉時。廬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滋縣于荆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

于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遂隸于荊州。南雍遂併于襄陽。垂今千載。寧謐如故。此前代甚得其道。今若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逐爲。右都李賢深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如前時。賢乃援洪謨說。疏上之。命副都原傑往蒞其事。傑編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欣然。願附籍爲良民。傑于是大會湖陝河南大吏。僉謀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給與開曠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設

全邊略記

卷十一

三

郡縣。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居。卽鄖陽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西房上津六縣之地。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爲保障計。乃上言曰。曩脇從之黨。豈皆盜耶。莫若簡任賢能。輕徭薄稅。羈縻其心。佩犢帶牛。漸化成俗。因薦鄧州守吳遠。守于鄖。諸州縣皆選才以充。薦御史吳道宏。才德優格。堪代以任總治三省。上悉從之。十六年命太監汪直監督十二團營軍政。遂壞。正德四年四川保寧流賊劉烈聚衆作亂。侵陝西漢中諸處。又有藍廷瑞。鄆本恕。廖惠等。亦保寧

流賊糾眾至十萬。侵湖廣鄖陽諸處。命刑部尚書洪鍾督陝西川湖三省兵征勦之。五年七月四川賊藍廷瑞廖惠破通江縣。巡撫林俊調發官兵及羅回砮等土兵討敗之。廖惠被擒。藍廷瑞奔紅口會合鄢本恕。越過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六年巡撫林俊討江津亂賊誅之。四月江西盜起。召右都陳金總制江西軍務以副都俞諫督軍征之。先是江西諸郡盜賊蜂起。贛賊犯新淦。執叅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寨。

全邊略記

卷十一

三

華林賊破瑞州府。既而撫州東鄉。饒州姚源洞等賊亦作亂。金等奏調廣西田州東蘭等處。六月時洪鍾以總制至四川。與林俊議多牽制。每不得速進討。藍廷瑞等招集散亡。勢振。攻燒營山縣治。殺僉事王源。而鍾會俊督蜀兵。秦撫藍章督陝及檄楚豫兵分路進勦。追及于陝西石泉縣尉斗壩。賊急求撫。令至四川東鄉縣金寶寺聽之。鍾給榜示并檄召廷瑞等約日出降。賊意在緩師。依山駐營。廷瑞本恕俱不出。但使人通款。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眾。且要取

旗牌官為質。鍾等俱許之。本恕廷瑞來見。且降。且掠仍虜松埡民家。為脫走計。官兵分七哨。周防之。不得間。賊勢窘漸潰散。十五日廷瑞以所掠女子。詐為已女。嫁領兵土舍彭世麟為妾。結其驩心。世麟白軍門受之。遂邀賊宴。鍾令解于金。說廷瑞及本恕于十六日帥諸賊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宴。伏兵盡擒之。眾遂大潰。四出奔軼山谷。鍾等遣諸路兵分道追勦之。斬溺併俘獲甚眾。捷聞。加鍾少保。俊章各一級。既而江津仁壽通賊。方四任鬻子及麻六兒等。復殘蜀土。

全邊略記

卷十一

三

民益疲困。七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作亂。劉六等霸州文安善騎射。號響馬賊。時太監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皆文安人。劉六等以鄉曲故。往來諸內家從入。禁內至豹房縱觀。有輕心。及為都御史甯果所捕。聚眾焉。拒劉瑾誅。杲亦罷廢。兵尚書王敞。行有司雜治之。已獲齊彥名。繫安肅。劉七等奪獄去。旬日間窮民響應。遂橫行北方。八月劉六等擁眾北向。京師戒嚴。上命兵侍郎陸完督師。已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甚急。乃召完還。以惠安伯偉張充總兵官。副

都馬中錫督軍務。統京營兵征之。劉六趙風子等分掠河南山東。風子名璣。霸州文安縣諸生。有勇力。好任俠。先是劉六劉七齊彥名邢老虎楊虎。率衆萬餘。攻掠文安。璣偕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劫其妻。將汚之。璣怒奮往。殺傷二賊。爲劉六劉七所擒。因降爲盜。久之。劉六等欲分寇。于是璣與楊虎邢老虎爲夥。轉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名爲夥。寇掠山東。張偉馬中錫所領京營。皆未經簡閱。中錫以書生。欲效龔遂之化。渤海張偉亦統袴。旣出兵。中錫遍檄諸路傍。賊經過。

全邊略記

卷十一

三十五

所在官司勿捕。與供飲食。若聽撫待以不死。賊聞之。所至不殺掠。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兒圍駐兵。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是誰主國事。馬都堂豈能自踐其言。潛使人至京。探諸中書。無招降意。又以金銀輦載饋權。幸求赦不得。遂大肆其惡。聚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劫。馬都堂家。由是謗騰。蝟及偉下獄論死。中錫竟瘦。宥偉革爵。大司馬遂嚴失機之令。劾奏山東撫邊憲。真定撫蕭翀。逮于獄。除名著爲令。曰內地郡縣被賊陷者。比守邊將。

帥例抵死。內廷中貴顧自恣。以爲兵事非書生所能辦也。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伏羌伯鉞。充總兵官。兵侍郎陸完督之。居中駐于臨清。調宣府遊擊許泰谷永。大同副帥張復遊擊江彬。各領邊兵入內地隨征。邊人遂輕畿甸之弱。卒釀驕變云。時山東樂陵令許達。築城俊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使民各起墻屋。高過其簷。仍開墻竇如圭。僅容人家。令二壯者執刀俟竇內。餘各入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從事。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

全邊略記

卷十一

三十六

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巡撫交薦其才。遂超擢備兵僉事于武定州。旣而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達率衆追至南苑。斬其首四十餘級。復破之于德平。自是賊遠遁不敢犯。時遊擊將軍許泰敗賊景州。谷永敗賊阜城。趙燧等奔蒙山。副總兵李瑾遇賊戰敗。燧衣蟒衣。至沂州。楊頭管四馬武張通等皆歸賊。賊勢轉熾。破靈山衛及日照諸縣。攻徐州不下。至宿遷。淮安知府劉祥率兵逆賊。不戰自潰。溺水死者無算。祥被執縱還。遂渡河。擒高郵指揮陳鵬。

攻靈璧。知縣陳伯安出戰被執。攻宿州不能破。焚其西關。欲降伯安不屈。劉三欲兵之。燧止得釋。攻破永城夏邑虞城。盡焚居民。執虞城知縣釋之。攻破歸德州。守禦萬都司率眾追至亳州。武平衛指揮石堅率兵千人。僧兵三百人。邀戰皆敗。殺僧兵七十人。至白龍王廟渡小黃河。頴兵營河上。虎率壯士七人奪船而渡。官軍以土石擊覆其舟。虎死。燧等共推劉三為奉征討大元帥。燧更名懷忠。稱副元帥。小張永前軍。管四後軍。劉資左軍。馬武右軍。邢老虎中軍。竝稱都

全邊略記

卷十一

三七

督陳翰為侍謀軍國元帥長史。其餘皆有名號。分二十八營。應其宿。豎大旗。置金旗二丈。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又造鈞牌令。所至官吏修道路橋梁。備芻糧酒肉。降者秋毫無犯。拒者寸草不遺。十二月賊破舞陽城。劫庫釋囚。至葉執知縣唐天恩及學官釋之。俄為諸細賊所殺。攻襄城人饋銀馬以免。攻破寶豐縣。僉事孫磐齋黃榜撫賊。燧復書曰。奸臣在朝。舞弄精神。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乞 皇上獨斷。梟羣奸之首。以謝天下。

斬臣首以謝羣奸。營中見撫榜。逃者百餘人。賊有掠縣令妻子者。燧殺之。攻破裕州。殺都指揮詹濟等數千。劫庫釋囚。攻唐縣不能破。餽賊鞍轡二十副。燒民居去。命右副都御史彭澤。節制寧夏延綏諸路軍。馬討河南流賊。趙風子入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劔士斬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克。以馬文升尚書。家在圍中。引眾去之。時裕州同知郁承。上蔡令霍恩。東強令侯豸。各戰死。贈廕

全邊略記

卷十一

三七

有嘉七年二月。流賊攻河南總兵馮禎戰歿。三月。彭澤遣兵擊賊于西平。大破之。楚撫馬炳然為賊所殺。轉寇至六安。攻破舒城縣。延寧軍追擊之。其眾多散。亡劉三楊虎邢老虎俱死。風子走至商城。削髮詐為僧。欲投江西賊。遇趙成等執之。閏五月。劉六劉七齊彥名等敗遁黃州。擄掠軍民。船入揚子江。下南京。操江官軍不敢逼。至鎮江。官軍禦之。敗績。劉六等欲自通泰登岸。趨淮安。復還山東。為揚州官軍所逼。六月。復自通州。沂流上至九江。七月。又下過南京。凡三往

或器物接踵而至。輜重潛移之。子身鼓衆。劫縣殺人。及官兵敵敗。五先遁。八年。時華林瑪瑙東鄉賊皆平。移師姚源賊。聞狼兵至。頗懼議降。按察使王秩欲受其降。已有納款者。議曰。賊反覆不可信。欲乘兵威撲絕。取來降者殺之。賊遂大亂。棄巢寨。奔突四出。踰饒越信。衝掠徽衢諸縣。皆被其害。已而官軍擒之。陳金奏立東鄉爲萬平二縣分治以撫安之。十二年再平江西。初陳金封華林姚源諸賊。多所招撫。諸寇轉徙。嘯聚不數年。仍羣起爲盜。在南安有橫水桶岡諸寨。

全邊略記

卷十一

聖

賊首則謝志山藍天鳳等。在贛州有涇頭等寨。賊首則池仲容等。方千里。遭其荼毒。朝廷始以王守仁巡撫其地。集兵討之。守仁徵湖廣兵。夾攻桶岡賊。檄江西副使楊璋。叅議黃宏。知府邢珣等爲偏裨。相與議曰。桶岡地險。賊破爲難。然恃橫水左溪等寨爲羽翼。先破橫左。勢與楚合。觀望未備。可以移兵。乃遣都指揮許清。自南康縣新溪入。知府邢珣。自上猶縣石坑入。知縣王天與。自上猶縣白面峪入。皆會橫水。遣守備郝文。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自大庾縣聶

都入。知府季敷。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自上猶縣金坑入。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戢。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奔軼。守仁亦親帥兵于南康。十月初七日。分道並進。至巢三十里。駐兵。募善登山者四百人。夜由間道攀崖上。伏覘賊先發。其滾木礮石。十二日。賊據險迎敵。忽聞近巢諸山頂砲聲如雷。大驚潰。遂破長龍等五巢。及橫水大巢。邢珣破磨刀坑三巢。王天與破樟木坑二巢。許清破雞湖三巢。唐淳破羊牯腦三巢。又破左溪大巢。郝文破獅子三巢。余恩破

全邊略記

卷十一

聖

長流坑三巢。舒富破箬坑三巢。季敷破上西峯三巢。俱會左溪。楊璋等亦隨至。諸營各分道破二十餘巢。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戢。兵亦連破數巢。時已約湖廣兵于十一月初一日。夾攻桶岡矣。遣素通賊李正巖。劉福泰。釋其罪。并縱所獲賊鍾景。于二十八日夜。懸壁入賊巢。諭之。期鎖匙籠出告降。賊方恐。見使至。皆喜。不暇爲備。守仁遣使于鎖匙籠。促降。而別遣邢珣帥兵入茶坑。伍文定帥兵入西山界。唐淳帥兵入十八磊。張戢帥兵入葫蘆洞。俱初一日。冒雨入險。合勢

併擊賊大敗。邢珣破桶岡大巢。又破梅伏烏池巢。張
戢破西山界三巢。唐淳破十八磊巢。伍文定破鐵木
里三巢。王天與破員分二巢。舒富破大王嶺巢。賊遁
山谷。守仁乃命諸將分屯要害。以破上中下新地杉
木坳十餘巢。賊敗餘黨。奔入雞湖穩下。守仁復遣諸
將分捕之。於是橫水左溪桶岡之賊略盡。計出師凡
兩月餘。前後破賊巢八十四處。擒斬賊首八十六人。
從賊三千餘人。俘獲二千餘人。守仁議于橫水等處
建城設縣治。控禦三省諸獠。捷聞。璽書褒諭守仁

全邊略記

卷十一

四三

擢右副都御史。諸將各賞賚之。先是守仁欲征橫水
桶岡。慮涇頭賊乘虛出擾。使人諭降。賊首池仲容佯
應以覘之。守仁令從征橫水。及官兵破橫水。池仲容
懼。遣其弟池仲安詣從征立功。守仁厚撫之。令從別
哨。以遠其歸路。陰使人分召近涇頭諸縣。被賊害者。
授方略。令密部集後報師期。及平桶岡。仲容益懼。守
仁遣使至涇頭。賜諸賊牛酒。賊詭使者曰。龍川新民
盧珂鄭志高。欲仇殺掩襲。故備非虞官兵也。守仁佯
信其言。怒盧珂鄭志高。移檄龍川。令廉二人擅兵狀。

且令仲容除道候事。平還兵討之。賊疑不欲假道。遣
使來謝。無勞官兵。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已招
新民。獨抗賊。賊讐忌之。三人來告變。言池仲容反狀。
時仲安在守仁所。守仁陽怒三人讐誣。令仲安具狀
訴。欲并拘其屬。斬之。械繫盧珂等寘之獄。密使至獄
中。諭意盧珂等三人勿恐。遣使歸集眾以候。十二月
守仁還至贛。張樂大享將士。下令橫水桶岡以平。涇
頭又歸順。境內無虞。宜散兵歸農。仲容意乃大安。守
仁別購仲容所親。說仲容令自來訴。使盧珂等言無

全邊略記

卷十一

四四

所入。仲容信之。謂其眾曰。贛州伎倆。須自往覘之。遂
率其徒四十餘人。自詣贛。守仁先已檄諸郡縣。及行
龍川。盧珂等勒兵候報。至是探知仲容就道。亟遣使
發諸路兵。刻期會涇頭。然道經賊巢始達。則使別賚
一檄。為捕盧珂黨與者。佯示賊。賊見檄。遂不為意。池
仲容以閏十二月二十三日。至贛謁守仁。見軍門無
用兵形。又覘知珂等械繫獄中。意益安。遣人歸報。事
無他。守仁乃夜釋珂等。使間道歸。發兵而令諸官屬
以次設牛酒。日宴犒仲容等。緩其歸。十三年正月三

日度盧珂等已至家。諸郡縣兵當大集。守仁乃設犒。仲容等于庭。先伏甲士引擒之。出珂等狀訊之。皆伏。遂悉置獄。而趣諸路兵。知府陳祥兵。繇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兵。繇烏虎鎮入。指揮余恩千戶孟俊兵。由平地水高沙堡入。守備指揮郊文。知府邢珣。季敦。推官危壽。諸兵皆繇各路入。守仁帥親兵。由龍南縣冷水。逕入直搗下洲大巢。諸路兵皆會於三洲。賊兵已散處矣。驟聞官兵四集。皆驚懼。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險伏于龍嶺。官兵聚為三衝。指揮余恩首擊賊。王

全邊略記

卷十一

星

受等追之。賊伏起奮擊。王受適危。壽至前衝之。千戶孟俊又帥兵達衝。伏賊大潰。遂克三洲大巢。官兵乘勝追擊。陳祥破熱水二巢。姚璽破淡方三巢。邢珣破竹湖二巢。郊文破曲潭二巢。季敦破古坑二巢。自初十日後。諸將連日又破賊二十餘。得其金龍霸王印。餘賊精悍者。尚八百餘人。聚九連山。山四面險絕。惟一道通。賊設礮石滾木拒之。官兵不敢近。守仁乃令官兵衣賊衣。抵暮詐為賊敗奔者。山上賊見之。舉招呼入。及度險。遂扼其路。賊始知禦之。則太眾繼入。賊

不能支。乃退走潰出。官兵先於四路設伏待之。二十日以後。諸將兵覆賊於五花陣白沙銀坑水等處。追躡山谷。擒斬略盡。餘徒二百人。慟哭請降。守仁納之。乃親行相視諸險隘。議立縣設隘。留兵防守。遂班師。蓋自正月移兵攻洲頭賊。至三月乃平。前後破賊巢三十八處。擒斬賊首六十餘人。賊徒二千餘人。俘獲招降千餘人。捷聞。守仁以前功陞秩。仍賜璽書褒賞。餘將士賞賚各有差。時中原之平盜也。以邊兵蜀之平也。以苗兵。西江之平也。以狼兵。而京省兵一

全邊略記

卷十一

星

無恃奸雄生心日長矣。十四年寧王宸濠見權倖用事。深懷不軌。賄結諸權倖。招納大盜。劫江湖間。朝貴陸完錢寧等。無不黨者。楊廷和初亦庇之。後覺有異。主御史蕭淮論之。乃以淮奏下制。遣太監賴義。駙馬崔元。往切責。奪其護衛。夏五月也。宸濠聞故。知上有意督過。遂決計反。以六月十三日誕辰。宴江西諸守臣。入謝。即劫之。乃夜集賊首吳十三。凌十一等。飭兵器以候。詰旦諸守臣謁畢。宸濠曰。太后有密旨。令我入朝監國。今往南京。汝保駕否。都御史孫燧

曰。天無二日。誰則敢違。衆駭愕失色。副使許達抗辯。大罵宸濠。叱令武士縛燧及達。曳出斬之。遂執御史王金。主事馬思聰。金山及三司太監等下獄。遣召致仕都御史李士實。舉人劉養正。至宸濠自出城迎之。令叅政季敦等持偽檄諭降諸郡縣。十六日遣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奪船順流攻南康。知府陳霖等遁。走進攻九江。知府汪穎等亦遁。城俱陷。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以公事將至豐城。聞變乃退保吉安。馳疏上聞。請命將出師。遂檄諸郡縣知府伍文定等集兵。

全邊略記

卷十一

四

討賊。并檄鄰省赴援。時宸濠以兵未集。故畱旬餘不出。遠近得爲備。七月朔始帥舟師趨南京。賊衆數萬。舟楫蔽江下。素通謀太監畢真。令以淞江兵應許之。遂攻安慶。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禦之。江西僉事潘鵬。安慶人也被執。宸濠令鵬遣家屬持書諭降。崔文手斬之。磔其屍投城下。居民登城詬罵。宸濠盡攻擊之術。不能克。朝廷聞反狀。乃收太監蕭敬。秦用。盧明。都督錢寧。優人臧賢。尚書陸完等俱下獄。籍其家。時守仁檄諸路兵。期以七月十五

日會臨江。吉安知府伍文定憤激之甚。屢趣守仁出師。適使者御史謝源。伍希儒來。守仁奏畱叅佐任事。九江府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等約爲叅謀。按察使劉遜。叅政黃繡。知府劉昭。驛丞王思李中等。咨訪贊協。身督伍文定帥兵徑下。于是知府戴德孺。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珂。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揖。王天與。王冕。各以兵來會。十八日至豐城。衆議所往。守仁曰。寧王久不克安慶。精

全邊略記

卷十一

四

銳皆出守禦。必單弱。我兵新集。氣銳。南昌可克也。寧王還兵自救。聞之。奪氣。首尾牽制。此成擒矣。乃分其兵爲十三哨。哨三千人。少者千五百人。令伍文定等各攻一門。以四哨爲遊兵策應之。寧王別伏兵墳廠爲城援。守仁遣知縣劉守緒。夜從間道襲破之。以撼城中。十九日發市汊。以二十日昧爽各至信地。守仁下令曰。一鼓附城。再鼓登。三鼓四鼓不登。斬其隊將。又先期爲榜。入諭城中居民。令各閉戶自守。勿助亂。勿恐畏逃匿。泊衆昇攻具至。城上雖設守禦甚嚴。兵

士皆震愕逃散。城門有不閉者。兵遂入。守仁乃入撫定之。時贛州奉新等兵皆降。盜最驍悍。然頗肆殺掠。守仁執數人斬之。衆稍定。擒拱襟及萬銳等千餘。官眷聞變。縱火自焚。不盡者拘繫之。散遣脅從。府庫被宸濠取完軍費。及兵士略取不盡者。籍封之。城中始安。時李士實等勸宸濠勿還兵。舍安慶徑攻南京。既即大位。江西自服。宸濠不從。解安慶圍。移兵泊瓦子江。或謂寧王兵威衆盛。守仁曰。寧王未嘗逢大敵。與之旗鼓相當。今進取不能。巢穴又覆。沮喪退歸。衆心

全邊略記

卷十一

甲九

已離銳卒乘勝擊之。彼將不戰而自潰。是日撫州知府陳槐亦帥兵至。守仁大賑城中軍民。慰諭諸宗室。榜示宥釋脅從。二十三日。諜報宸濠先鋒已至樵舍。守仁乃遣諸將帥兵迎擊之。令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之。邢珣帥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分擊。二十四日。遇宸濠于黃家渡。賊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佯北致之。賊爭趨利進。前後不相及。邢珣兵從後急擊。橫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還兵乘之。徐璉戴德孺兵合勢夾攻。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追奔十餘

里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萬計。賊氣大沮。退保八字腦。衆見兵敗。亦稍稍散去。是日建昌知府曾瑛等帥兵至城中。守仁謂九江南康不復。則道終梗。且湖廣援兵不能達。乃別遣知府陳槐。合知府林瑛之兵。攻九江。知府曾瑛合知府周朝佐之兵。攻南康。宸濠併力挑戰。官兵退死者數百人。伍文定乃急令斬先却者以徇。身立銳砲間。火焚其鬚鬢不移足。士殊死。關兵復振。砲及宸濠舟。賊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甚衆。賊復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盡出其金

全邊略記

卷十一

甲十

帛賞士。伍文定等乃爲火攻之具。火及宸濠副舟。賊衆遂大潰。妃嬪皆赴水死。將士執宸濠及其世子都王儀賓。并僞丞相元帥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吳十三凌十一等。又獲被執脅從御史主事三司太監等官。王金山王宏等擒斬賊衆三千餘級。溺水死者數萬。棄衣甲器仗金帛。與積屍聚江中。若洲焉。餘賊百艘。俱逃潰。四出。諸將分道追擊。破之於樵舍。又破之于吳城。擒斬千餘級。守仁所遣陳槐曾瑛兵亦攻復九江南康二郡。擒斬一千餘級。將士

執宸濠等凱旋入江西。軍民聚觀。歡呼之聲。震動天地。九月。車駕發京師。王守仁將獻俘。張忠朱泰等謂縱之鄱湖。皇師親征而凱。守仁乃乘夜過玉山。至杭州。告張永曰。民久經亂災。供京邊餉。既極必逃。昔助濠脇從也。今窮激羣起。遂成土崩之勢。蓋以俘歸首功于永。永乃徐曰。吾非爲掩功來。但順上意。猶可挽回。于是守仁以濠付永繫之。車駕至南京。命張忠等同朱泰朱暉。統軍萬人往勦宸濠餘黨。給事祝績御史章綸紀功。時江西已寧。忠等搜求微隱。

全邊略記

卷十一

五

羅織平善。妄濫誅戮。沒入其財貨。軍馬五閱月糜費浩繁。億矣。十五年閏八月。上受江西俘。遂旋蹕。嘉靖元年正月。追錄平濠功。封王守仁新建伯。三年。泗州洪澤江洋盜艘動以千數。上命戶部侍郎席書發帑藏。截漕粟賑之。又發帑金十五萬。分賑淮鳳二府。其江盜。勅操江伍文定擒捕之。八月。遼東妖賊李真陸雄等聚衆謀不軌。入山海關。殺守關主事王冕。守臣以聞。遂捕之。大學士一清疏曰。太祖設五府四十八衛。太宗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

衛設五軍神機三大營。都城之外。設大教場操。又以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官軍。輪歲教月練。真居重馭輕之宜哉。厥後承平。戎務漸弛。正統己巳秋。北狄侵侮。幾危宗社。景泰初。尚書于謙。乃于三大營中。選精銳者。分立十營。是爲團營。體統尊嚴。條教明肅。四方有警。或用一營二營三營。以次撥行。不俟臨期。泛選。其選之剩者。退回原營。謂之老家。天順初。罷之。成化初。復置。後增爲十二團營。分布益嚴。嗣後因陋就簡。垂四十年。而戎馬日耗。士卒之殷實者。以錢包

全邊略記

卷十一

五

其荒。而其名徒存。饑寒困苦。氣息奄奄。平居日不能自存。爲國捍百戰哉。遇警撥兵。未免復行挑選。恒以不足數爲慮。是團營與老家無異矣。夫兵以衛民。民以養軍。今各營月支米八萬一千五百有餘石。歲計之九十七萬八千餘石。皆百姓膏血也。豈不爲之寒心。至于統兵將帥。臨期選之。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遲慢軍裝。將以至闕。卒尚在城。都人相傳。爲笑嘆。正德年間。山東北直隸。羣盜縱橫。乃調宣大陝遼邊兵。征之。踰年始得平定。是豈強幹弱枝意哉。沛優恤之恩。

禁侵削之害。嚴役占之條。耳目一新。精彩丕變。所以壯元氣。延生命。庶幾在此。乃條上六事。一本兵職重。事繁。宜設都御史專董營務。簡才望者充之。一坐營官多膏粱統絃。不嫻軍旅。宜推用各邊間將。經戰陣者。一各營宜通行簡閱。選勇健者。三千人為第一等。又選膽力過人。武藝精熟者。為戰鋒。專備征。次者備防弱者。退更之。一軍士操練沿襲舊規。惟逐眾聚散。今宜使熟知號令。人人習于進退之度。擊刺之法。又簡其熟于武藝者。各一二人為師。聽其教習。責以成

全邊略記

卷十一

五

效。一各官役占者多。所操練征發。多係貧軍。而殷實強壯者。多包辦走役。不肯與焉。軍心怨憤。且管隊等官科斂多端。軍安得不貧。宜嚴治之。一京營之馬。壯大者不以給軍。給過數月。隨即羸弱。斃者相繼。聞各軍一年全支草料者。只三月。餘月折銀。所折不足以供。立以待斃。宜量增其數。以恤貧軍。乃立法稽其倒失之數。覈其椿朋之銀。庶養馬者不累。被罰者無詞。疏入下部行。乃改刑書。李承勳兵部兼右副都督營務。七年青羊山賊亂。巡撫常道請兵往勦之。遣指揮

秦州擊賊於谷底堆。挫賊首陳卿陳琦。賊徒奔至數千人。出掠壺關黎城潞城。事聞。以王應鵬往代之。同河南巡撫潘垣。及副使牛鸞。僉事陳大綱。都督魯綱。往平賊。十月進兵。遂連破魯班壑。穿腦底尖。綻口。洪梯陡崖諸村。賊大潰。陳卿父子遁走。指揮查瑤。千戶劉岱。市民曹浩等。襲破其巢。獲生口無遺。卿窮蹙。為大綱所擒。給事中夏言劾綱等欺罔。且云翟璜等奪險先登。搗其腹背。牛鸞楊朝鳳等。遇敵嬰鋒。扼其咽喉。陳大綱張羅。伏機塞其歸路。皆可錄者。勅言往

全邊略記

卷十一

五

勘言至。躬履山形。平察賊眾。修首惡。散招降。撫殘民。亟宣賑濟之恩。以彰王化。請焚簿籍之餘。以安反側。仍建議改潞州為府。地方以寧。牛鸞曰。陳卿小醜耳。孟浪虛喝。人心動搖。聚兵萬眾。屯守年餘。常道之輕謀好事。誠有如桂洲所論者。八年浙江溫州守丁璜。日磐石衛逃軍糧。可扣貯也。軍數百披甲持刃。執主簿吳永。寘軍中。邀之。璜支給之。而擁兵如故。御史王化以聞。曰。四月間。劇盜十四艘。登岸掠財擄婦。燒死男子房屋無數。此海道傳諭之過也。下都御史平之。

常州江陰縣私離盛行。操都御史孫脩擒之。其黨侯仲金等復糾眾連數百。舳舻行劫。金壇主簿梁瑾統兵二百往勦之。被盡殺之。而支解瑾。百戶任臣投于水。有旨切責知府劉可特命征之。遂平。三十二年八月師尚詔者。司市老人歸德知府尹一仁任以捕盜。遂橫謀不軌。結眾尅日舉兵。郡以他事遣卒至鎮。詔疑偵已。執殺之以祭。率眾夜薄城。時已有中譖矣。開關納之。劫庫獄。捆載去。尚詔有令勿犯學官。勿戮生儒。故守令皆匿學官以免。而詔家多金瑤娼姬。而

全邊略記

卷十一

五

柘城亡賴子。乘詔出掠所蓄淫其姬。詔圍柘城。索之不得。乃破城。獲副之。因掠公私帑。復圍太康。索所怨者二人。縣官執其人縋城。與之殺之。巡撫楊宜徵兵追捕大敗。官兵死者相枕。勢益猖獗。至數十萬。二十八年以海上倭盜及于腹裏。焚戕無算。語在海略篇中。于是福建巡按樊獻科言。近歲軍興。募集武勇。四方無賴子弟。每以投效爲名。所至騷甚。今廣湖閩俱警。宜遣還三省兵之應募者。原籍收爲鄉兵。卽以客兵餉贍。不惟客兵免遠調之勞。而各地地方且獲鄉

兵之利。從之。三十九年南京軍亂。舊例南營軍月未有妻者一石。無妻者減十之四。侍郎黃懋官嘗歎曰。四十八衛卒。不敢敵二十七倭。焉用是冗食爲哉。各衛送支月冊。必詰其逃亡多寡。又奏停補月軍丁妻糧。諸卒忿甚。比大稜。月已既望而闕符未下。直振武營操期。遂鼓譟圍懋官第。懋官聞變。踰牆而出。諸軍邀而撲殺之。懸其屍于市。脅兵書張鰲求賞。鰲錯愕不能應。誠意伯世延。劉諭之稍戢。兵侍李遂揚言曰。黃侍郎自踰墻死。各軍特不當殘辱之。不得稱叛。因

全邊略記

卷十一

五

麾亂軍退。眾求賞。遂叱曰。今日之事。若求復妻糧月糧。原額卽可得。奈何大譟。乃議發賑人一金。補減折糧餉始散。事聞。命擒治爲首者斬之。四十五年六月湖廣承天衛卒。以求需月糧。擁衆入府門。毆擊書吏。知府鄭文茂廉得其爲首者。執而鞭之至死。諸軍益憤。因大呼。詈辱文茂。久之始解。事聞。上曰。軍玩至辱守臣。其嚴捕首惡。律治之。隆慶元年。大學士階等疏。團營起于景泰。至嘉靖庚戌。虜薄都城。戎務大壞。乃革營法。撤內臣。事權歸一。數年暫有成效。請勿

遣內臣輕變。先帝之法。上乃罷提督團營內使。萬曆十五年四月。張佳胤定浙二亂。進右都御史兼兵侍郎。時佳胤奉勅視浙師。浙故有幕府。親兵四千五百人。故少保胡繼宗倚之。起戰功。餉資至糜。故尚書趙文華稍為裁縮。月一金。分營九。率以七營防汛。時富國者汰冗費。請減營廩三之一。新錢半之。錢法壅不行。無所得食。相號于兩臺。撫臣吳善言予錢自如。乃洶洶為惡語。有二黠魁曰。馬文英楊廷用。構其黨。謀于治餉僉事之門。遂闖入幕府。吳匿他室。跡

全邊略記

卷十一

五七

得之。擁至營。窘辱萬狀。兩臺使來為解。責善言自書。腹削狀。以庫金二千資。乃縱歸。其明日。二黠魁相圍。結妮隊甲。陽自縛。以誚法。然兵皆匣刃。事聞。上與佳胤便宜行事。善言勒還里。候代于茗雪間。無何而市民變復作。杭十萬室。丘民蟻聚。文網束濕。弗堪。而城中諸柵。各設役夫。司于楸。諸上著戶。捐錢粟募遊手充之。後更其法。必以身受役。又相率倚豪有力。以免而游手。驟失募。亦怨。上虞人丁仕卿。素舞文。與市大猾相結。假利便。言之監司。守令俱不聽。意念忿。頃

之仕卿坐他法。臺使者杖而囊三木。諸大猾遂嫉眾。奪之。亡賴子立響應。至千人。指一二薦紳能免應役者。焚毀其第。劫財。遂破臺使者門。監司而下走。匿佛廬。僅免。而佳胤抵加禾警至。抵臺治事。而諸亡賴嘯聚。益眾。盡毀柵及他麗樵。揭長竿。裂所掠袒衣。幟之。哀刃向臺。佳胤乃從數卒。乘肩輿出。謂之曰。女曹母反。反則移六師至。族女矣。且女必有所苦。與甚不平。眾乃以司夜役告。即下令除之。眾雖陽散。而氣益張。乘夜復大掠諸巨室。且徧火光燭天。其器與巷哭聲。

全邊略記

卷十一

五八

達旦。佳胤秉燭草檄諭以禍福。質明布之。通衢眾裂之。剽亦甚。佳胤以為亂民之不戢。兵胡受戢。命遊擊徐景星。俾二營兵入。召伍長而撫之。曰。使汝以功飽可乎。眾唯唯。又進馬文英楊廷用密謂曰。壯士故不畏死。為我倡眾捕亂。功成有賞。令天下稱義士。二黠魁亦踴躍聽命。乃召徐景星為中軍。營兵次之。前薄亂民。敗之于菜車橋。褚堂。官港。章橋。俘縛詣臺。仕卿在焉。五十餘人。皆梟之。轅門。百人悉放歸。佳胤具前事。謂有司舉行太過。裁賸太甚。苟欲自成其名。不顧

國體不察物情。醞釀鳩毒。積久必潰。夫兵變民變。此特二端耳。天下隱憂。尚有深于此者。廟議爲之動。有所寬減。而賜佳胤。飛魚衣及金綺。佳胤因陽謂二黠魁曰。功差足贖矣。予之冠帶。榜于營曰。還舊餉。革錢不行。咸貼服。獨二黠魁者。始鼓衆入中丞。又以一死蔽若曹誅。姑予我棺殮。給妻子費。衆斂贈贏金數百。既免。而不復反橐。始大恨曰。成我曹叛名曰。二賢也。又賣我佳胤。乃命顧監司徐監司輩。建牙誓師。前嚴。而徐景星以其名。捕營各一人。若陳德勝。方子龍。

全邊略記

卷十一

五九

李文高張賢陳文滿吳章成遂斬之。已復捕馬文英。楊廷用又斬之。凡九首。陳轅門外。而使使馳赦七營卒。又召其與討亂民者二營。諭曰。吾得汝主名。而故隱之。念向者尺寸勞耳。吏民懽呼。溯自是無警。十六年三月時黃梅賊首梅堂。詹二漢劉汝國。余孟新。四人創首。凡七十餘人。擁入蔡永季搶掠。事聞撫按。斬州守徐希明。慮左右皆盜黨。致居民之有幹者。潘案。托以擒盜。案設計與吏目蕭芬。伺于宿松縣右車嶺。擒堂父子。并獲劉汝國之妻。具知盜蹤。十七年正月。

賊燒停前驛。往來長流二郎河。又往玉樹觀。朱元三家。殺人開倉放穀。復到宿松。廖佳賢家。近二百人。楚撫約南操江合兵。勦之。都司周弘謨進兵。至二麻尖。戰敗。州判陳策死之。于是集兵分路並進。賊焚營而逃。太湖縣鄉兵張惟忠。生擒余孟新及劉汝國。餘黨悉平。二十六年。兵科郝敬奏曰。文皇帝以兵三十六萬。屯牧近畿。與四十八萬京營兵。相與表裏。而屯兵歲久漸消。人鮮知者。何不綜此爲守遼之備。所謂寓兵于農。不煩召募者也。言路李大用。亦條及之。終

全邊略記

卷十一

六十一

亦罔所施效。三十年長垣縣新立關廟。鄉人賽神。以毆而傷者百餘人。保撫孫琬奏罰其縣令張文煥。則祀禮之當誌也。南兵侍范崙。條南京營之弊曰。選鋒曰占役。曰班軍。曰門禁。曰偵邏。曰浦口之乘城也。三十九年保定巡撫王國行井陘二道。捕獲巨盜劉世第。董世耀等一百五名。四十三年閏八月。朔山東安丘縣被賊。梁闖子張國柱等竊入劫庫。縱囚。知縣梁聘孟王鼎臣。以才力降罰。是時益都縣金嶺賊占于鐵山。而臨淄新城長山爲之震。昌樂縣高陀店賊占

于崇山而安丘以南為之震。青州巡道李本緯。牒于軍門錢士完以聞。山東安丘縣獄囚王淮。因畫計于胥劉建業。挺身殺賊自效。斬捕百餘。巡按畢懋康奏免其死。釋之。四十四年山東饑。泰安屠城間聚盜數百人。巡撫錢士完戢之。四十五年五月閩撫表一。劾奏稅鹽高宗。剝闕一十六年積貲千萬。潛屬異志。造戎器萬件。造船入海。凡奸豪勇猛。蹈險輕生之輩。收為親兵。外圖通倭。內制閩粵。按劍一呼。兵卒雲集。先劫臣以諭散百姓。次挾道臣為城下盟。福州府海

全邊略記

卷十一

空

防同知陳豸。昔常盤詰其洋船。喝兵拘執。入維稅府。司臣李思誠。呂純如等往解。輒逢露刃。夫豸命臣也。幽囚擅虐。叛形已具。推其流禍。宋不死于。皇上之法。而死于萬民之怒。上失誅惡之權。下受擅殺之罪。臣惟一去以明志耳。後召宋還京。十二月礦賊高二集眾千人。流劫靈寶縣獄庫。石知縣却之。已追獲伏法。四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常州鎮居民。忽相傳播。爭避倭寇。踉蹌于道。無慮數萬。自相踐踏。棄男遺女。爭渡而溺。夫妻不保。武進江陰尤甚。是日孟河風發。

敗舟塞港。奸徒作是訛以侍變也。按察使陳瑛具其事。南臺汪有功奏曰。流言不軌。宜亟弭之。時奴兒哈赤陷撫順。連克三堡。募兵措餉。言滿公車。南職方郎鄒維璉直陳調募之害。大約謂召募一着。可為應卒之權宜。不可為接續之長策。可為遠左一面禦羣醜。不可為天下州郡開大患。我朝設衛置屯。國無募兵之勞。民無餽師之費。今不思所以振舉之。舍兵索兵。兵弱如故。舍餉覓餉。餉匱愈甚。唐張說募曠騎。而府兵壞。李林甫停魚書。盡出于募。而府兵廢。李泌陸

全邊略記

卷十一

空

贊悉謀復府兵。良有深見也。山西冀北參政徐如翰極言。民兵不可調。疏謂今日最宜罷者。則無如各州縣民兵。此輩生長田野。不識軍旅。一行抽取。嚇詐百出。及其督行。則此離苦楚。尤不忍聞。職無暇遠引。試以山西言。集之省下。拘繫管攝。如同盜囚。驅之出省。號呼痛哭。幾慘天日。中途逃脫。往往而是。逃後復行。州縣拘執其父兄弟。以求索逃亡。獲之則箠楚縲緲。遣之赴伍。至則又使枵腹露處。斃斃無依。試思此狀。其可禦寇否。胡乃抽取之以搖民為。蓋兵部責各

鎮以空名。而授各鎮以實害。無如今日調遣矣。戶部主事楊嗣昌疏曰。今日之兵。征調召募。乃至二十餘萬。餉從何出。強寇在外。饑軍在內。蹈藉之患。不可測也。至于土兵四萬。取足六司。遠赴沙場。非其本願。設有趁起抗令。毋乃又增一奴乎。前者永順三千。止來八百。追逃無法。不過戮十四人而止耳。九月戶書李汝華采遠撫周永春之論。曰。敬循征倭。征播加派。往例以萬曆六年所定田土。每畝權加三釐五毫。計七百餘萬頃。得餉二百萬有奇。戶科官應震條十四議。

全邊略記

卷十一

空

部酌覆之。如南兵之庫貯。操江之存剩。溪湖之贖環。滁太僕之馬價。河道之餘積。及河工銀。此七款者。均縣官之財賦。然請發內帑二百萬。交章不報。若鈔關之節省。各郡縣無礙之搜括。兩殿中書之設差。戶上之援納。士民之捐助。從此利析秋毫。蕭然多故矣。右諭德徐光啓。以爲募調失序。徒紛拏也。上封事略曰。用兵之要。全在練。此人人所知。別無奇法。但選須實選。練須實練。若敵亦選練之兵。又須別求進步。務出其上。苟爲不然。卽強弱相懸。如卵投石。至則糜爛。奚

論衆寡哉。雖調集百萬。亦空傷民命。徒費資儲。而愚以爲今日之計。必須用管仲晁錯之說。在細謀而力行之。精求天下勇力捷技奇才異能之士。豐其餉給。原其折損。優其作養。又精求良將以統率之。選用教師。羣居聚處。日夜肄習之。博求巧工利器。如車乘甲冑軍火器械等。盡法製造。以配給之。技藝既精。然後教之刑名節制。步伐止齊。分合進退之法。中間給以重賞。威以重罰。教練既成。自能臂指相使。雖赴湯蹈火。無不如意。如是者有士一萬。入可以守。出可以戰。

全邊略記

卷十一

空

有士三萬。可以捍蕩逆奴。有士五萬。可以製禦西北諸虜。使警不敢動矣。四十七年三月。楚撫徐兆魁奏部咨。土兵三千。以宣慰彭元錦知州田萬年。彭宗卿統之。聞劉珽覆沒。各哭泣欲自刎。逃回數百。其離柝如此。七月朔。湖廣武昌府囚曾星耀。龔繼德者。革吏也。司理孫有祿發其事。成獄。與大盜王繼川合謀而越。擊殺指揮張明棟于武勝門。太守沈憲祖遇之漢陽門。誤中兩傷。孫被刺旋殞。官司雜捕之。巡撫徐兆魁以聞議者。以爲熊廷弼與星耀隙。必致之死。故有

此變云。天啓二年二月十三日。因廣寧之失。聖諭封疆多事。民困未舒。暫時加派。事平即蠲。其帶徵先免二年。北直地方。苦累尤甚。併免加派。有司團練鄉兵。獎行智勇。河西避難士女。安插發賑。仍給屯耕。朕實不逮。負累吾民。祖宗金甌。朕不忍棄。四月十一日。白蓮賊楊子雨。張世佩等千人。攻陷鄆城。知縣俞子翼逃去。賊自立兆順王。欲破鉅野。方及濮曹間。徐鴻儒其首也。都司廖棟。張榜彭修盟。焚其梁樓十處。斬獲千三百七十二顆。報捷于巡撫趙彥以聞。鉅野知

全邊略記

卷十一

空

縣趙延慶。據城以守。復攻兗州。太守楊楠。得資于魯主之餉。五月十七日。聞香教二千人。三更斬關。而破鄒縣。通判鄭一杰。挈印出走。同日滕縣亦被陷。縣令姬文印死之。十八日。妖賊乘滕之陷。從沙溝入夏鎮。掌閘主事陸化熙。馳請漕院發朱守備千人。又馳徐淮道。發劉參將二百協之。適募院游士任之。兵至。化熙又請部院檄雷葛秉忠。敗于河堤之南。宦弼被殺。六月四日。返滕。六日。陳所學朱兆南。大破之。斬捕郝二首。少齋周念菴。楊三師張布還等。大約六千餘。其

被撫者給累歸農。嶧縣遂復。而剡城曲阜之圍解矣。徐鴻儒逃之不獲。二十二日。賊伏沙溝。期奪糧艘。哨官姚文慶率鄉兵捕之。斬孟光漢等。時焦續後抵夏鎮。驅斬賊無數。賊乃從東路白溝山走之。七月七日。平紀王城。十九日。東帥楊肇基批壕築堤。與賊相持于鄒縣。鏖戰數陣。賊返而嬰城。九月初三日。楊肇基合天津來斯行之兵。平錫山。克復滕。賊離滕據兩伏山。伏山者俗呼鍋裏六。猶柏人也。計十萬。一欲扼運道。走徐淮。一欲北救鄒縣。初七日。我師疾趨山北。王

全邊略記

卷十一

空

化淳蔣總芳來燕禧張泉實等。用火箭火車。其聲震天。十四日。窺其走鄒。設伏于峯山南。賊更走據四山。復斬二萬餘級。眾獻鄒付師于城下。獲賊首任之體等。賊乃拔落鄒城旂。而請降。劉家漢錢體乾梁汝霖馬如翰冲鋒圍之。鄆城鉅野皆復。恤征妖陣亡者五十三人。張榜張國樞朱廉馬負圖張習李騰蛟樂疑忠馮遇奇胡永泰秦邦疑朱嘉賓王三重馬虞禎趙洪勳谷之秀胡鶴齡賀希聖苗嘉元陳謙唐鞠躬蕭景曜呂永年房可與范桂鄧雲忠林鎮邦王建功韓為將朱俊臨呂成名陳富用武探張翰相張國勳高萬初陳高第趙仕順徐希順劉鳳曾鳳譚實亮李恩譚奇黃德明李秀陳安馮韜李和王贊陳譽劉仁劉貴余選陳大用葉雨葦張漢麗承經李守綱

陳評八月初二日保定撫張鳳翔奏曰。鄒滕鄆兗首發大難。而武邑衡水棗強繼之。傳頭大主。則于弘志。景州李隱。馬習之。白晝鈔掠。白蓮聞香無爲龍天等教。遍傳域中。如深州東鹿。饒陽武強。獻縣清河。故城冀州。南宮清河。藁城晉州安陽。氣候相通。共數十萬。卽遣轄將張體乾蘇從訓錢體乾協勦矣。初八日巡道來斯行。一鼓而併擒之。時妖賊叢于界河驛。攻克府。楊肇基拒斬七百餘人于總庄。賊悉走。巡撫河南馮嘉會亦告急曰。陳州康安侯。雒州柘城。四大惡主。固

全邊略記

卷十一

李

始會首劉化龍。共結數萬。剋日舉幟。僞受妖術。汝寧守王應楫。固始令高捷。深憂其衝。請益以兵餉。把之于河。十一月東撫趙彥善後事宜曰。省城臨德。兗濟曹沂間。增兵九千。馬二千四百。留運餉以給之。不足。則召買與贖。緩以助二東之鞏也。捕得真徐鴻儒。遂平。三年三月御史胡良機諫內操曰。內操作備于劉朝。寒暑不輟。今逐其身。行其言。卒墮其術。昔唐人嘗令宦者監軍。使驍勇爲牙隊。以自衛。觀軍執小却。引旗先走。陣從而潰。常侍典兵。每移運祚。此輩衛于人。

非衛人者也。九月操江熊明遇上機事曰。宗室睿燧身長七尺。輕財博塞。而常州陳鼎相自負能兵。占候星氣。收匿江南。北盜賊。養死士胡五爲飛將。湯之輅等羽翼之。其父武庫郎賢者也。曉示禁止。而諸奸出入太湖。今兩郡所搜書賂頗有狀。擬以窩盜妖言。吏案行誅。足矣。十月妖賊蓄于山東二岐山西。伏山之餘孽。喬化宇等。鼓聚四五百人。以初四日攻沛縣。焚其廂關。劉令憑城。闕拒斬賊一人。得生口六人。餘走去。淮徐道宋統殷窮治其事。龍華會首。金科馬永等

全邊略記

卷十一

李

也。臚列六十二會。分開四十二天。刊著經書。出沒萬態。總漕呂兆熊以聞。十二月三十日浙江有白巾黃袴賊數十人。乘夜入長興縣總囚劫庫。生得知縣石有恒。不屈殺之。主簿徐可行亦被刃。士民分捕孫奇。吳野樵許畫近等。而宜興吳縣吳江廣德。皆震鄰如沸。醴御史楊維垣以變聞。曰。葉朗生之流也。四年正月有司奉迎當道。放燈杭城特盛。因失火。把總陳奇往救之。路逢生員許溥。怒其不讓。糾衆毆之。家丁李才以護主故。歐生員。陳奇知衆兵意。素苦夜巡。又風

恨于家幹之凌辱者。遂倡眾毀所擊柝巡舍。駿駿有波及巨室語。把總楊茂忠。止其麾下。勿與亂。陳奇與茂忠隙。鼓眾以茂忠者。巨室鷹犬也。往集茂忠所。破其門壁。茂忠又貼示本營曰。壞垣未足介意。九營俱動。我營未出。示遵法也。奇輩大愧憤。爾倡為退。便坐我等不靖耶。誘茂忠縛之。欲集射其胸。陶起翔為乞宥免。適巡撫王洽至。取奇等遣配。虢斥之。入細責隊卒。凡十二人。諭之曰。問爾等私戒不持寸刃。但迫主將令耳。營伍晏然而定。詔可之。二月十八日戎政

全邊略記

卷十一

充

侍郎朱光祚。申明會典疏。一曰養贍米。付將叅遊佐坐官。共三十五員。月支五石。選鋒千把總二十二員。月支三石是也。一曰家丁口糧。各將官隨任家丁。共二百五十六名。月支二石是也。一曰選鋒一萬。月糧二石是也。一曰壯丁七千二百。月糧一石五斗是也。一曰裁併軍。裁新設振武營。併補舊營之缺。月糧一石四斗是也。一曰三大營與兩標營官軍。額設戰馬二萬五千四百五十二匹。除見缺外。實在一萬八千三百七匹。月支草料銀八錢五分是也。此六款造支

在營。故總辦得問之。此一欵造支在衛。非京營所得而問矣。一曰火器手小糧。計戰車兵營有五千三十名。每春操兩箇月。支二斗。秋操三箇月。支四斗五升是也。一曰三撥行糧。每秋操三月。壯丁與標戰車三營。軍支九斗。城守營。軍支三斗是也。此二欵係眾營支。然衛所既先冒月糧。則小糧行糧。亦與之俱矣。一曰冬衣布花。每軍選歲給布二疋。綿花一斤八兩。鈔二十五張。營衛兼支是也。伏睹大明會典所載。營制府庫前衛等二十四衛。蕃牧等三所。隸五軍營。大寧

全邊略記

卷十一

七

前衛等二十七衛。隸神機營。金吾左衛。二十七衛。隸神樞營。至燦然也。嘉靖乙卯。議准將大小衛分。相兼搭配。務令一衛專隸一營。或多寡不齊。務將一所盡屬一營。精壯作正兵。老弱作備兵。各衛告補。各清解首逃軍役。及營操官舍。悉照編定營伍。分撥遵守。甲子年議准。營正兵及原屬衛所。每衛各造一冊。營中據冊稽查。衛中憑冊支餉。其有逃亡事故。即開報之。在衛即與住糧。容隱者送問。又隆慶壬申。科道梁問孟等條議。創併營衛事宜可考。煌煌令甲。誰敢擅更。

不知起自何年。一聽營衛官恣意混淆。有一衛一所。而散之十小營者。有一營一司。而雜見各衛所者。以頭司言之。查得第一隊軍五十名。府軍前衛二十二名。義勇前衛羽林前衛永清後衛各四名。龍虎衛忠義前衛各三名。瀋陽左衛二名。留守左衛右衛義勇後衛大寧中衛神策衛龍驤衛瀋右衛各一名。舉一司而他司他營可知。如此軍藉何由而清。餉蠹何由而去。然則部科之欲責成營衛。各就所屬告册相同。方准支糧。遵祖制也。豈臆見哉。四月廣東米價湧

全邊略記

卷十一

主

貴每石至一金有美。衆乃歸咎白艚。白艚者閩販戶也。時巡按陳保泰。知府程光陽。皆閩人。百姓詬其私糶也。羣造郡堂訟之。光陽曰。吾聞價更高。此何足多。百姓大憤。起而毆之。光陽避入院。已又羣噪院門。陳保泰言答復厲。遂被辱。挾徒步三司之門。藩吏恐于庫藏。閉不入者久之。總戎崔天錫。都司鄭維城。藏兵大衆中。護按院以出。既而裸程。無儀之咏。溢于都會。知縣羅萬爵。張國維。慰解之。總督胡應台具題。於是布政饒景暉及總帥以下。皆被罰有差。十月山東妖

人王好賢者。徐鴻儒之師也。收蓄生徒百萬。以鄆城發而敗。遂逃于淮安。爲太守宋祖舜所捕。根株芟矣。五年四月。漕船露囤于武清水廠之地。夜有巨盜。劫鎮海衛糧二百餘石。一馬負二囊而行。往南幫以去。御史許其孝劾奏。晚兌稍稽。回空不蚤。軍書委積于河崖。雨汜濕耗。固無論。乃大盜公行。從容趕馬。亦既多矣。押運者有在壩之旂。偷安多未獲之卒。何怪乎長驅而廣捲也。卽下遊徽雜捕以聞。六年九月。兗州賊鄭江。鄭海。孫東溪。結于呈家庄。接于開州。鋒莫

全邊略記

卷十一

主

可當也。巡道曹文衡。檄叅將陳思明。設伏格鬪之。賊首就擒。東省乃寧。職方氏論曰。功令甄別吏材。必分邊腹。邊治多兵。腹治多民。養腹之脂。固邊之邪。若元氣然。設衛置屯。兵民不擾。太祖有曰。朕興師百萬。不費百姓一粒一錢。故撻伐張皇。而蠲租減賦之詔數下。雞鳴犬吠。煙火萬里。黎庶蒸蒸。忠節濟濟。蓋至靖難師起。鼎革誅夷。而後轉東南之漕。濟惠通之河。紅朽陳殷。屯營隱寄。離引變更。年例溢額。漕折之外。鋪及民運。節旄薦

增闢尹。侵貴金花之儲。權礦之採。既已。惟王無會矣。備官冗食。債帥攫金。文武交偷。於是乎。腴腹以腴邊。而江防湖防。河防銀坑。鐵冶香課。鹽場皆非百年無事之區也。衛所星羅。京營垣統。機牙本自周知。而象人塗馬。類乎駢枝。遣京軍。則累邊以贖功。調邊軍。又藐腹而肆志。夫兵食其力。而民不知者。化國也。民出其力。而兵知愧其食者。強國也。承替之主兵。自賣其所食。召募之客兵。索數倍于民者。敵國也。衛尚莫興。募亟難損。萬乘駟鈞。患貧患弱。是遵何道哉。正德

全邊略記

卷十一

七

快駿馬之遊。集豹房之樂。逆藩蓄異。劇盜如蠶。累卵厝火。奚足以喻其危。王文成守寓剪滅于保甲之中。彼也謀之累世。此也屠之一月。而讒言罔極。黑白幾淆。兵不交征。餉無括槩。可謂社稷臣。是時守令援袍。咸備干城之任。慎斯道也。以往何必中州毛卒。義烏勁旅。而後可耶。萬曆之季。聚斂之臣。褒其豫太。圖有高家。楚有杜茂。陝有梁永。江西有謝鳳。滇有潘榮。湖口有李道。粵有阮鼎。叢神柔癘。未能宣。上德意。而鴻雁碩鼠之歌。苦焉。然猶志存賂賂。未縮組。全鏡

常懸。太阿獨運。莫不懷恬熙之風。而泰昌晏駕。釀及天啓。胙土寧公。奔走天下。臣民供其鍛鍊。權收史館。祀纂辟雍。郡縣左藏。搜括殆罄。吏習民艱。痛哉瘠矣。此皆宰相之罪。非白纓盤水之所贖也。夫治天下者。以民心為本。本固邦寧。分乎撫虐。民窮則變。剝上反下。赤眉不假于匈奴。黃巢非資于回紇。橐籥其在乎。

今上開中興之造。順流更始。大法小廉。精遊守令。廣寓折衝。則弭盜安民之要術。豈徒相縻以繡衣之文而已。

全邊略記

卷十一

七



全邊略記卷之十二

桐城方孔炤 夫父



大明師中表序

蓋聞四表兩階。錫圭玄牡。征誅遯興。孟津大會。帝王之道。要在得衆而已矣。易之用衆。莫大乎比師。是以親建之三驅。吉居顯比。畜容之三錫。寵以師中。春秋于戎狄。以不治治之。順乎前禽之失。以聽其後夫之凶。法如是足也。車攻渺而後收繁。狩述湮而內政寄。衆正之竊其衡。非朝夕之故矣。白登辱也。玄菟憊也。

師中表序

卷十二

澶淵隘也。上馬者表餌。雖工難洗和親之謾。下馬者獻納行評。爰深割地之悲。胡運固無百年。而赤縣竟亡九有。瘡痍未起。禮樂何繇。自堯舜以至于今。未有如我明興者。中華之聖人出而主我中華之統。于時若春于乾爲元。草昧經綸。建于天造。是則皇極之初。已膺執中之曆數矣。龍江飲至。南北禱牲。苗羽薦格。孽幕頻荒。節制之操屯。不擾吾民之耕鑿。春和大有。時賜蠲租。內富外威。遠追三代。斯其至已。靖難一戎衣。而兩京並奠。鹵簿赫耀于三陸。玄石清泉。

鈞陳遠御。魯台自棄于濼海。野干乞命于嵬山。可謂

千古之奇伐。然而胸臆一覆。弓墜蒼崖。儒臣尚懷贖

武之憂。借衛山戎。終未能復。宣皇于襄喜峯。鐵騎

旋凱。誰謂本雅之遺裔。能須臾忘我耶。華山桃林之

風。師武臣漸驕矣。維藩旣歸。交黎罔救。樂安之內討。

將士或聞鼓聲而慄。若是者。烏可委總戎之貂。輕插

侍中。而呼路馬之蹕。漫遮塞外。麓川糜耗。未及八年。

閩浙荏苒。乘氛間作。乃醒北轅之變。三陵之禴祀。

幾搖鍾簏。而社稷有君。朔州首捍。固原隨築。雖蠻

師中表序 卷十二

猺西煽。就次削平。惟是僉壬相望。樞密剖肝。迷復

辟之大常。攘奪內之殊賚。是以有亨祥之逆。卽府江

左右繼捷。以爲未式于帷幄之內也。茂陵得人。爲

盛。項忠制勝于綏德。力屠石城。王越決策于韋州。幾

空寧海。西則程信之豹尾。韓雍之大藤。徐廷章之古

浪。白圭之襄陽。馬文升于甘肅。余子俊于榆林。而馬

昂葉盛。營畫宣大。是時毛裏孩滿都魯小王子。亂加

思蘭之屬。蕃而騁矣。鉞瓚者流。媚奧倖賞。君子短焉。

乃經略哈密。終泰陵之宵衣。燉煌屢驚。未揚我武。

火篩初強。狃狃套利。劉大夏楊一清之勞勩。胡以未竟而譴。良因康陵禁籞。政畸闈宮。小王子花當諸虜。更躡馬蘭龍門。順聖白羊沿河及固靖。而寘鑄東指。以誅瑾為名。阻于塞北。旱溢寡登。內賊蝟集。從畿內霸州闖入彰衛。而彭蠡錦江華林桃源。揭竿斬木。一切觀軍容使者。必本于中涓。未樹尺寸。幸賊自斃。泰竊分茅。是以知天心未厭禍也。鑾和馳驟。巡邊北以狩江南。倖臣臧賢陸完石彬輩。奸宄愆盈。奚難盜國。藉令逆藩東下。進無安慶之剽前。退無南蕙

師中表序

卷十二

三

之別後。艘艦蔽江。金陵內應。然則王守仁之沉略。王瓊之淵謀。瞻言百里。烏可及哉。瑞符自楚。盡罷內尹。主兵海內。想望丰采。土魯番戎。索于甘涼。思平蕩夷于西粵。而雲中悍旅。再沸鼎鑪。儒將養癰。而俺答阿不孩把都兒黃台吉。遂勁初則搖尾而求食。繼乃豬牙而狂噬。當事既乏雄圖。又靳欵術。使宣大雁門之林。虔劉無虛日。夫豈無楊博翁萬達唐龍楊守謙曾銑張經彭天寵諸臣。宜猷戮力。而饜餐構杌。在帝左右。恣意齟齬。甚者誅鋤北虜南倭。各犯京闕。斯

時也。相臣勿懷利以事。則英主之登咸而祗席也。易易矣。穆廟初載。高拱當軸。贊成把漢那吉之降。邊民休息者幾六十年。而除備乃弛。又瑟瑟更張之會也。神廟坐受昇平。四大征捷。李成梁敲杲于遼。葉夢熊殲哱于夏。李化龍剗應龍于播州。劉綎驅秀吉于平壤。黎庶又安。沐浴膏澤。而晚年翠華稀臨。青蒲每伏封椿左藏之意。貪輔援引為容。遂乃積亢甘陵。設機牛李。而朋黨之局移于封疆。所謂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焉。可誣也。光宗發帑籌遼。寰宇雷動。未

師中表序

卷十二

四

幾而天啓冲齡。邪風潛結。雖遺簪舊履。未竟厥施。閱科按劍于遼水。募臣開刃于巴渝。島帥僥榮于皮鐵。拔山轉石。布置三方。經撫失和。與戎多口。出將入相。豈其乏人。而一代之材。莫繇供一代之用。意見之。刀俎之。精白之。謂何。上公元爵。揆路頌動。且請九錫之文。擬居攝之議矣。夫能以眾正者。師師濟濟之稱也。故曰丈人貞吉。長子帥師。又曰善鈞從眾。三卿為主。可謂眾矣。朝以賢眾邊以將眾。何宿憂乎文武之弗憲。疇離其祉。信邸御天。七鬯在握。黼黻無私。禹之

壬子五年	聘忠李文	海戰徐	北兵出	征沙湯和	漢馮兵至	勝取斷頭	甘州不	趨西利損	涼將	進拔	于敗漢征	土之沙嶺																	
辛亥四年	右丞州獲	哈海王脫	等帖忽的	君烈中	克應征土	昌獲番克	元嫡河州	孫買	八刺里	命馮	勝往	陝修	繕諸	城池															
壬子五年	征沙湯和	漢馮兵至	勝取斷頭	甘州不	趨西利損	涼將	進拔	取重	慶明	昇降	克成	都執	吳友	仁全	蜀恣	平	招諭	雲南	元把	匪刺	瓦爾	密爾	黔宣						
登丑六年	刺阿	肅州	將失元	敗元	兵出	塞外	兵出	陳德	宋晟	只巴	刺兒	將失元	肅州	慰請	翠	兵弗	從	袁洪	討蜀	蠻首	編張	侯吳	頑子	倭球	琉球	洋顯	於顯	出顯	巡倭
丁巳十年	刺阿	肅州	將失元	敗元	兵出	塞外	兵出	陳德	宋晟	只巴	刺兒	將失元	肅州	慰請	翠	兵弗	從	袁洪	討蜀	蠻首	編張	侯吳	頑子	倭球	琉球	洋顯	於顯	出顯	巡倭
丙辰九年	刺阿	肅州	將失元	敗元	兵出	塞外	兵出	陳德	宋晟	只巴	刺兒	將失元	肅州	慰請	翠	兵弗	從	袁洪	討蜀	蠻首	編張	侯吳	頑子	倭球	琉球	洋顯	於顯	出顯	巡倭
乙卯八年	刺阿	肅州	將失元	敗元	兵出	塞外	兵出	陳德	宋晟	只巴	刺兒	將失元	肅州	慰請	翠	兵弗	從	袁洪	討蜀	蠻首	編張	侯吳	頑子	倭球	琉球	洋顯	於顯	出顯	巡倭
甲寅七年	刺阿	肅州	將失元	敗元	兵出	塞外	兵出	陳德	宋晟	只巴	刺兒	將失元	肅州	慰請	翠	兵弗	從	袁洪	討蜀	蠻首	編張	侯吳	頑子	倭球	琉球	洋顯	於顯	出顯	巡倭
師中表	刺阿	肅州	將失元	敗元	兵出	塞外	兵出	陳德	宋晟	只巴	刺兒	將失元	肅州	慰請	翠	兵弗	從	袁洪	討蜀	蠻首	編張	侯吳	頑子	倭球	琉球	洋顯	於顯	出顯	巡倭
卷十二	刺阿	肅州	將失元	敗元	兵出	塞外	兵出	陳德	宋晟	只巴	刺兒	將失元	肅州	慰請	翠	兵弗	從	袁洪	討蜀	蠻首	編張	侯吳	頑子	倭球	琉球	洋顯	於顯	出顯	巡倭
寇海兵金	刺阿	肅州	將失元	敗元	兵出	塞外	兵出	陳德	宋晟	只巴	刺兒	將失元	肅州	慰請	翠	兵弗	從	袁洪	討蜀	蠻首	編張	侯吳	頑子	倭球	琉球	洋顯	於顯	出顯	巡倭
轉登舟頑疾靖	刺阿	肅州	將失元	敗元	兵出	塞外	兵出	陳德	宋晟	只巴	刺兒	將失元	肅州	慰請	翠	兵弗	從	袁洪	討蜀	蠻首	編張	侯吳	頑子	倭球	琉球	洋顯	於顯	出顯	巡倭
運萊師總吳海	刺阿	肅州	將失元	敗元	兵出	塞外	兵出	陳德	宋晟	只巴	刺兒	將失元	肅州	慰請	翠	兵弗	從	袁洪	討蜀	蠻首	編張	侯吳	頑子	倭球	琉球	洋顯	於顯	出顯	巡倭

丁巳十年	刺阿	肅州	將失元	敗元	兵出	塞外	兵出	陳德	宋晟	只巴	刺兒	將失元	肅州	慰請	翠	兵弗	從	袁洪	討蜀	蠻首	編張	侯吳	頑子	倭球	琉球	洋顯	於顯	出顯	巡倭
丙辰九年	刺阿	肅州	將失元	敗元	兵出	塞外	兵出	陳德	宋晟	只巴	刺兒	將失元	肅州	慰請	翠	兵弗	從	袁洪	討蜀	蠻首	編張	侯吳	頑子	倭球	琉球	洋顯	於顯	出顯	巡倭
乙卯八年	刺阿	肅州	將失元	敗元	兵出	塞外	兵出	陳德	宋晟	只巴	刺兒	將失元	肅州	慰請	翠	兵弗	從	袁洪	討蜀	蠻首	編張	侯吳	頑子	倭球	琉球	洋顯	於顯	出顯	巡倭
甲寅七年	刺阿	肅州	將失元	敗元	兵出	塞外	兵出	陳德	宋晟	只巴	刺兒	將失元	肅州	慰請	翠	兵弗	從	袁洪	討蜀	蠻首	編張	侯吳	頑子	倭球	琉球	洋顯	於顯	出顯	巡倭
師中表	刺阿	肅州	將失元	敗元	兵出	塞外	兵出	陳德	宋晟	只巴	刺兒	將失元	肅州	慰請	翠	兵弗	從	袁洪	討蜀	蠻首	編張	侯吳	頑子	倭球	琉球	洋顯	於顯	出顯	巡倭
卷十二	刺阿	肅州	將失元	敗元	兵出	塞外	兵出	陳德	宋晟	只巴	刺兒	將失元	肅州	慰請	翠	兵弗	從	袁洪	討蜀	蠻首	編張	侯吳	頑子	倭球	琉球	洋顯	於顯	出顯	巡倭
寇海兵金	刺阿	肅州	將失元	敗元	兵出	塞外	兵出	陳德	宋晟	只巴	刺兒	將失元	肅州	慰請	翠	兵弗	從	袁洪	討蜀	蠻首	編張	侯吳	頑子	倭球	琉球	洋顯	於顯	出顯	巡倭
轉登舟頑疾靖	刺阿	肅州	將失元	敗元	兵出	塞外	兵出	陳德	宋晟	只巴	刺兒	將失元	肅州	慰請	翠	兵弗	從	袁洪	討蜀	蠻首	編張	侯吳	頑子	倭球	琉球	洋顯	於顯	出顯	巡倭
運萊師總吳海	刺阿	肅州	將失元	敗元	兵出	塞外	兵出	陳德	宋晟	只巴	刺兒	將失元	肅州	慰請	翠	兵弗	從	袁洪	討蜀	蠻首	編張	侯吳	頑子	倭球	琉球	洋顯	於顯	出顯	巡倭

戊年十五 壬		酉年十四 辛 兵討 不花顏		師中表	申年十三 庚	未年十二 巳 征大	午年十一 戊	
				卷十二				
				九	而鐵洮師忠李 出城州從率文			
			赤火元 等脫賊					
酋擒沐 段土英	璜等 酋安	擒土 南雲	征雲 德等		往沐 林和英	寇討丁番平沐 蜀玉西英	變名楊 討仲	寇藩平丁 寶松玉
			賊廣討趙 海閩庸					執麗 被
						白麗卻 降鄭高		
			達寇浙宗唐 等吳山討勝	之	逆庸胡 誅謀惟			

寅年十九 丙	丑年十八 巳		子年十七 甲 徐達 守北	師中表	亥年十六 癸			
				卷十二				
				十				
			儲翔關議戶 米衛鳳潼部					
貴德傅 州勦友 軍給施	首南征費 叛廣聚 諸五兵湯 峒開討和		討湯貢發思宜平 諸和入倫慰緬		泉山寇	鄧鎮沐處化平諸 龍鎮守英爾等蒙	烏楊土復平中世 撒其官討悉滇	
						高麗 遣使 來貢 以違 命却 之		

年十二 丙馬 升議	年十一 乙	年十 甲午	年九 癸巳	年八 壬辰	年七 辛卯
李剛 言北	當備軍 進川還京 西行通請捷	滕昭鄭寧王越 言滿奏虜奏章 都魯已遠州之	犯掠致虜抑賞 吳廣	虜首吳琛虜從 亂加等討楊柳 思蘭西番墩寇 合阿首把萌城 羅出沙 渡河 抄圍寧	陳宜 巡邊
張瓚朱英 捕播奏獲	劫諸縣 付流 韋萬 賊首 荔波 勝劫	南丹 莫必 勝劫	思蘭哈密追至 亂加力侵興武 羅忽檀阿虜入 魯李番速塘報 滿都土魯范瑾	寧撫 請兵 防賀 蘭山後	
陽巡			三首衛求沙窩 分寇援獲勝 西路		襄陽 李胡 子亂

年十七 辛	年十六 庚子	年十五 巳亥	年十四 戊	年十三 丁酉	年十二 丙
吳誠 奏令	戰率黎國安 敗兵瀨王南	于威忠順請改堡賊 寧海王例築高黔撫	古北防將等與 城垣三關小 敵樓退班子連	龍圍舒粟林 溝舒蕃林	選北 馬分 給官 軍三 威收駒
鳳山	遼東 入寇 女直	王越罕慎太監吳經 敗虜乞如龔榮平西	汪霖秦紘亦思 請修言築馬因	余子 俊報	虜密 約朶 顏聚 寇入 境
築鳳		弗允 部議 奏播 苗橫	張瓚 破松 破天 壩干	張鵬立楊 議增友為 馬課安寧	州賊 勸誘 來降
		種兼直率 修兵勦之	卷十二		撫

武宗 殺 帝 陵 康

丙寅年	正德元年	十八年	子	師中表	十七年	十六年	十五年
關源	井坪	朵顏	經略	卷十一	命李		費請
犯	清	兒	關	舉	等		速
	地	顏	貢	指	子		之
	王	宣	入	居	使		
	儼	李	子	秦	小		
		進	焦	紘	王		
		拒	山	陝			
		李	戰	巴			
		舉	火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冠	瑀	居			
		大	瑀	居			
		舉	瑀	居			

神宗顯皇帝陵

乙亥三年	甲戌二年	師中表	癸酉元年	壬申六年
掠城寧馳大青土 新改舊拾台化日首 堡貢手吉黃福答城		卷十二	賜印	犯古北口 獨石 黃花
	階州木竹 坪番 賊犯 三岔 花嘴	請封虜吉	事諸臣 費請 來省 欵以 寧虜 奏廷 戶部	宜貢能 宜事封
	蘭于貢請俺 靖徙路改答 靖			
	清藍茂殿 等一平正	馬浪		
白于動張總廣倭 電破元兵東寇 東犯連	得清虜等寬梁 捷河冠寇堡奠築	聖七	李總潘虜 成兵陽入	寧犯廣 堡新倭 塔犯卜 谷白首
				捷柳安 河河口

壬午十年	辛巳九年	師中表	庚辰八年	己卯七年	戊寅六年	丁丑五年	丙子四年
慎哈前寇長 寇不寧昂		卷十二					營城 三屯 光修繼
	歸城娘賜 化日子三 東溝賞					市開求火 茶賞酋	
弑遇楊土靈 等文軍州		聖八	亂軍五 餘開 叛誨劉 賊擒堯	十 寨	劉堯 誨平	旁破羅	羅翼凌 旁征雲
肆王撞馬平吳巡巷入宗酋諸高秀鮑 劫朋韋平之善撫堡猶明盤嵒江等時							
捷嶺掠北 大鉄虜 亂浙胤張 二定佳	錦復土犯 義犯蠻		堡堂王 侵兀兀	堡兒佟 犯馬東	虜犯		捷潘 陽

	師中表	七年 丁卯	
		插首 犯邊	
	卷十二		
		套首 矮木 素等 犯邊	
	五七	勦賊 山賊 胡扶 紀等	
		奴首 攻寧 遠敗 走	
		寧暗 鐵山 雲從 島寇 海寇 鄭之 龍犯 銅山 等處	寧 閩 楊六 等就 撫

大明神勢圖序

職方氏曰。兵法之貴神勢也。其政德北辰之喻乎。夫堯封禹貢。殷服周官。曾越閩之未綏。爰荆徐之尙阻。輻員強富。莫亞秦隋。其暴也如彼。是故時御咸寧。形因神格。法以勢收。未聞封疆之域。山谿之險。兵革之利也。夫人也者。所以振其神也。土也者。所以挈其勢也。財用也者。所以運神勢。應無窮者也。財用之入。若夏稅。若秋糧。若陂。若榷。若牧。若陂。而屯田爲之最。財用之出。若犧牲。若宮府。若宗祿。若賓興。若河漕。若賚

神勢圖序

卷十二

下。若營繕。若撫賞。而軍儲爲之最。是以生之節之。則治。耗之蠹之。則亂。耗蠹之門非一。而賄賂寄請爲之最。故用非其人。而財終不可理也。好惡不持其平。而人終不可用也。兵食之籌。似無關於風教。而夫子必曰。民信之矣。上好信。則民用情。孰知夫俎豆者。爲軍旅之本耶。維我祖宗。以易簡之道。經其兵食。和其兆民。其時東南無游人。西北無荒土。上下相信。變而通之。以盡利矣。夫何及于今。卽不敢謂瓦解之患。甚於土崩。而九重之大號。格格不能下。萬里之劬勞。

鬱鬱不能上。營田半去其籍。徒塞莫開其中。加賦催科。民散久矣。周官之制壞。始欲救之以申韓。申韓之法偷。又欲救之以頗牧。母乃大逕庭乎。要而約之。兵食在人。用人在信。立信在好惡。同其好惡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九經之所以勸也。豈曰衣裳鱗介之易慮哉。本朝寰宇通衢。書分爲八目。東距遼東都司。又自遼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番衛。又西南距雲南金齒。南踰廣東至崖州。又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冀北平大寧衛。又西北至陝西甘肅。爲驛九百四

神勢圖序

卷十二

二

十。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道各一。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北平湖廣西雲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道三。爲驛七百六十六。凡天下道里。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四夷之驛不與焉。景泰之通志。天順之一統志。悉本之。而夏良勝李默諸賢。各撰圖志。直述郡縣之煩簡。風俗之奢儉。阨塞之衝次。藩封之侈汰。因事寓規。義均保泰。然而大寧盡界。交趾隨捐。朔方聽其萊蕪。開平與和。移爲內埃。樂浪著之附庸。燉煌棄諸關外。雖差于漢。遠過宋而媿及唐。創業艱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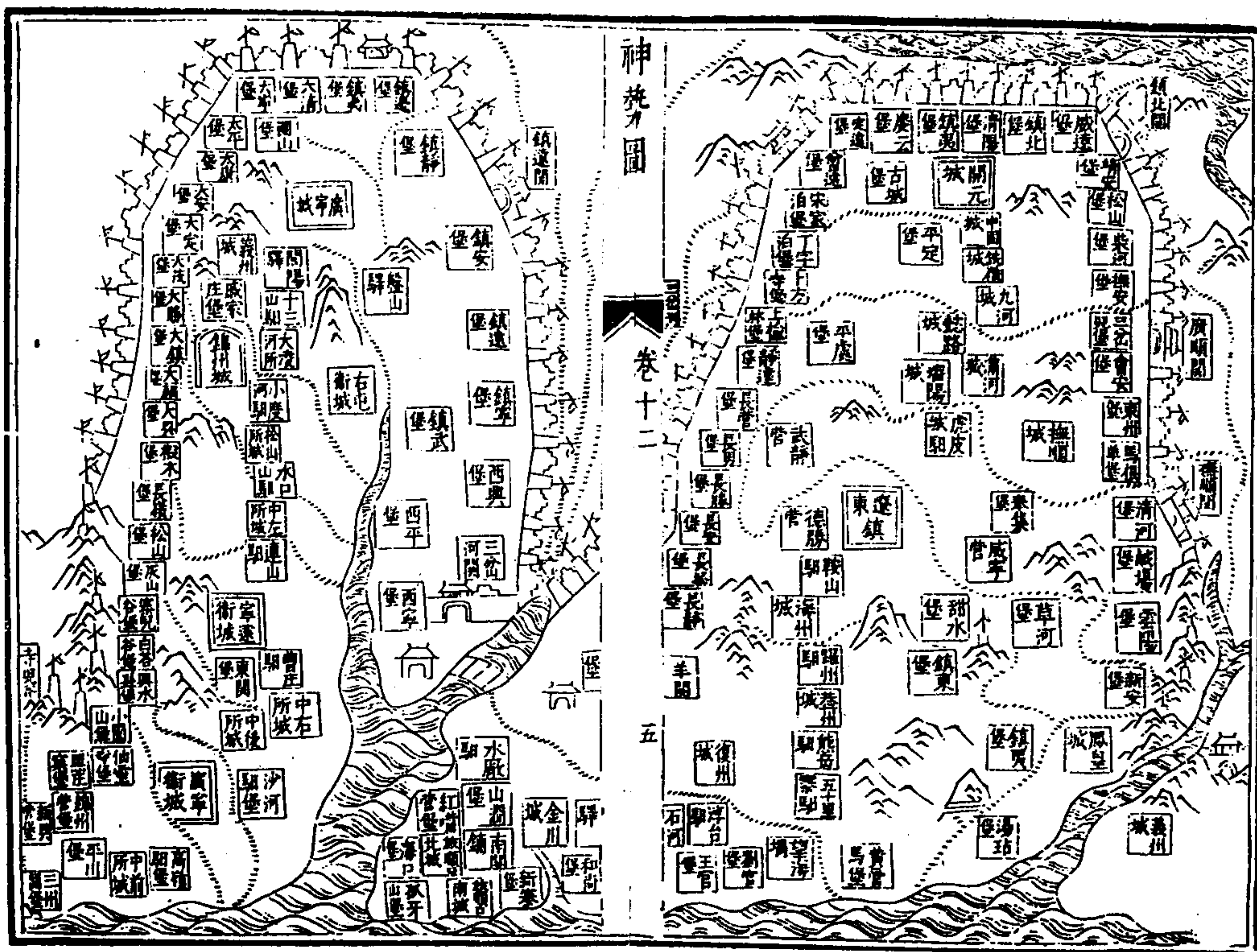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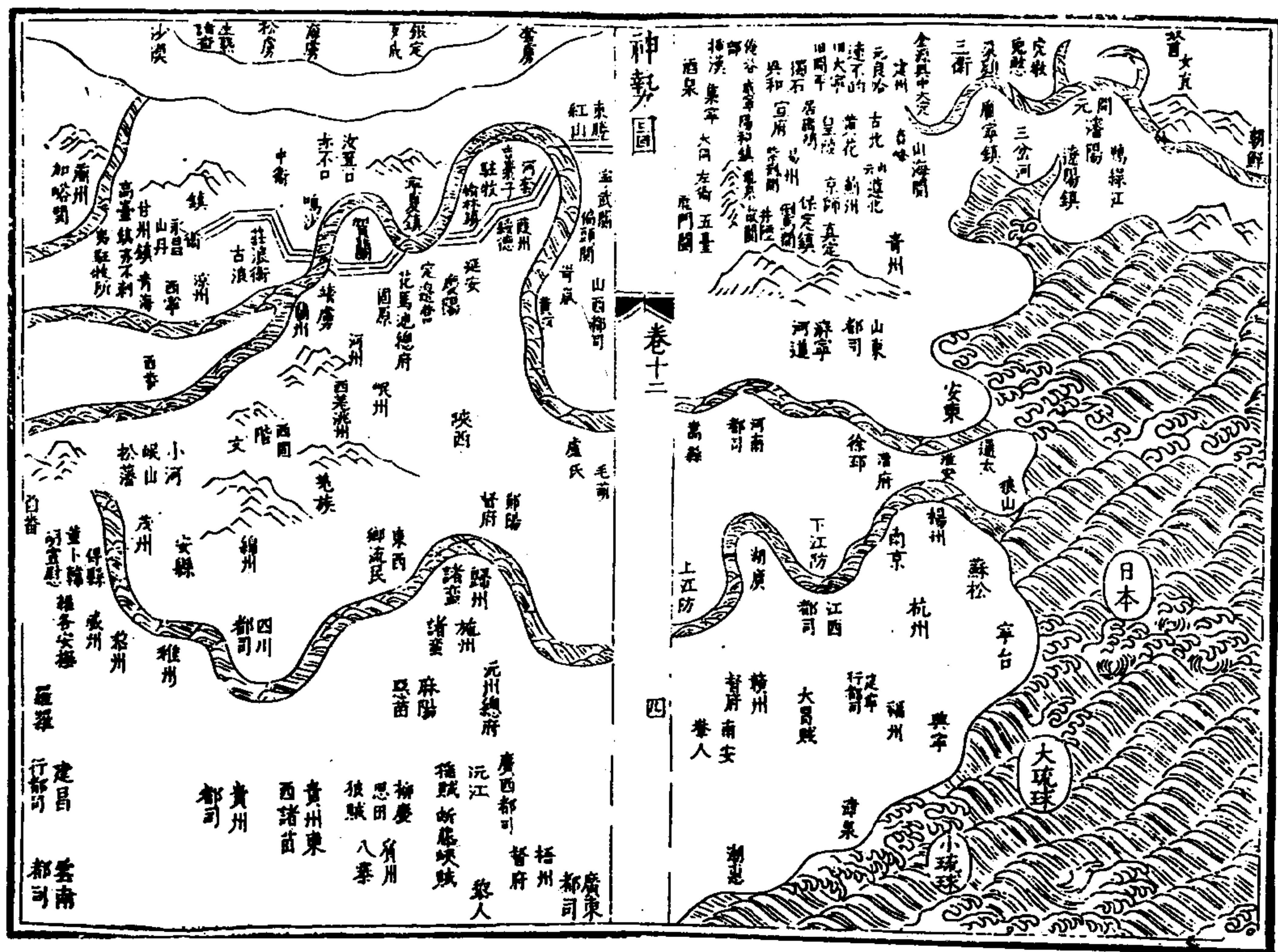
守成不易。披圖興憤。其三韓山海之間乎。寇迫門庭。盜萌心腹。以一隅而困四海。以四海而補一隅。諛此民昂。慈其人滿。則老成之弓劍。新進之纓繻。誓我嚶嚶。還夫蕩蕩。斧斤哉。藥石矣。而後乃今具恢復之猷。敢以爲 明良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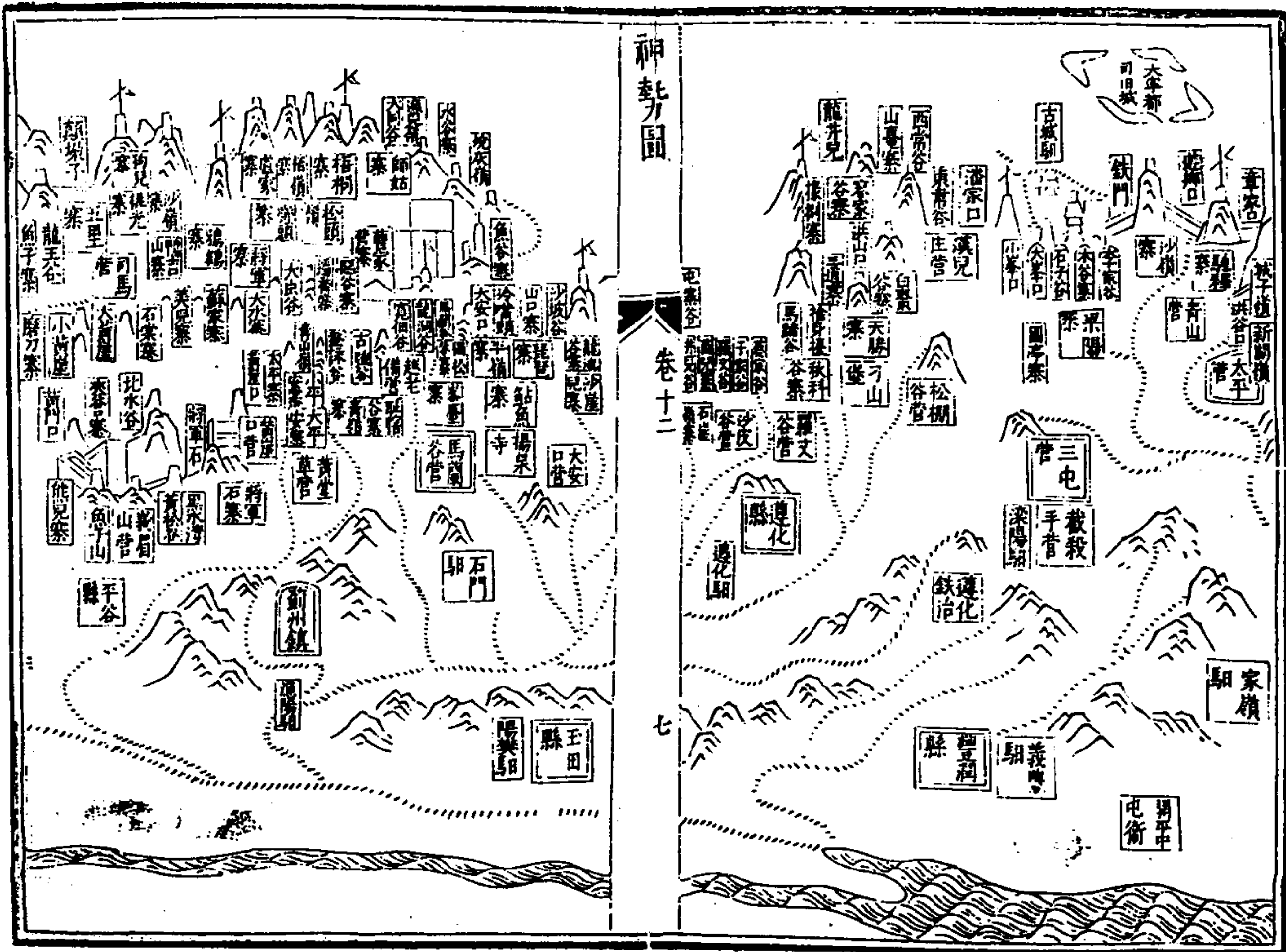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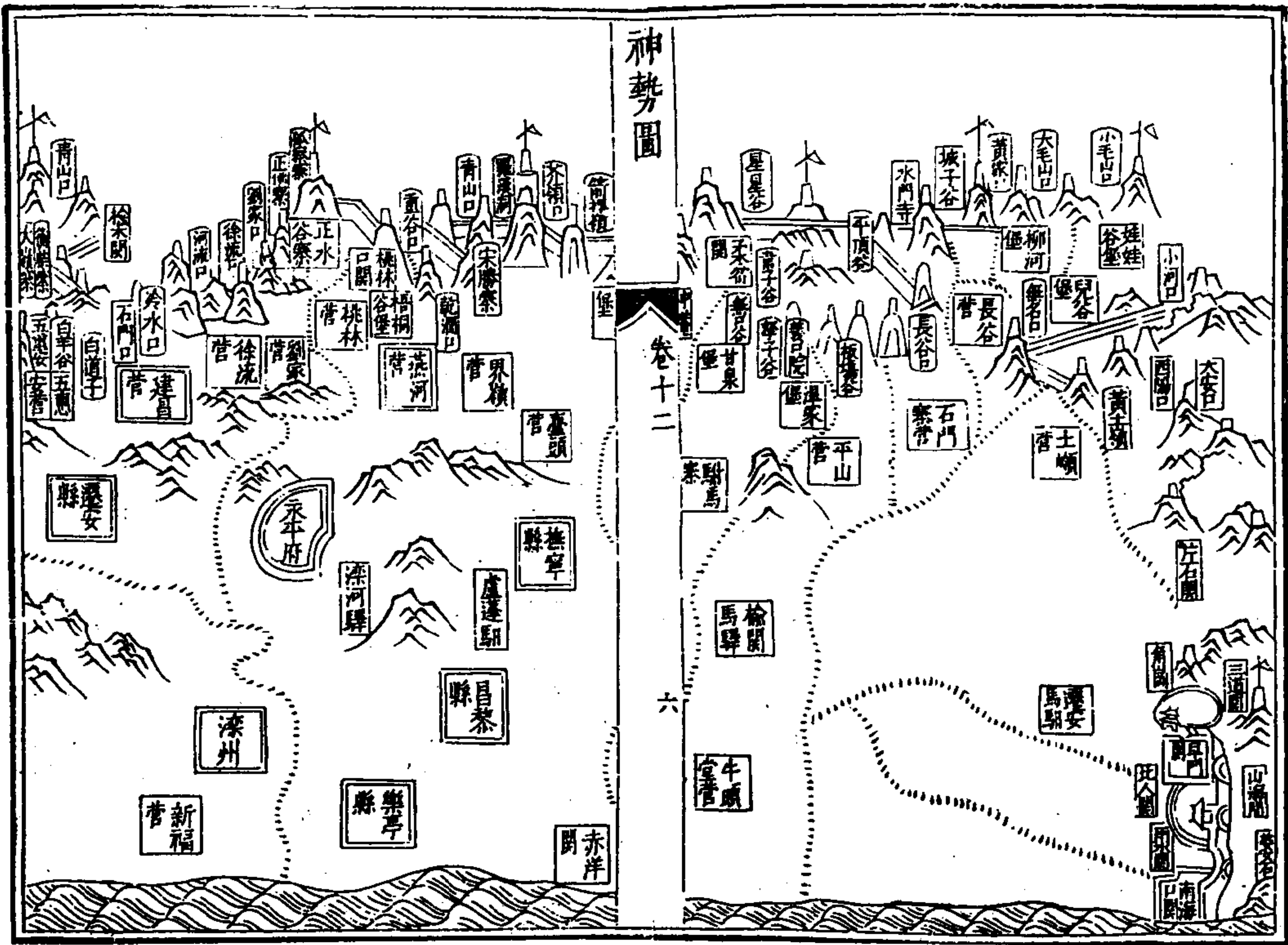
神勢圖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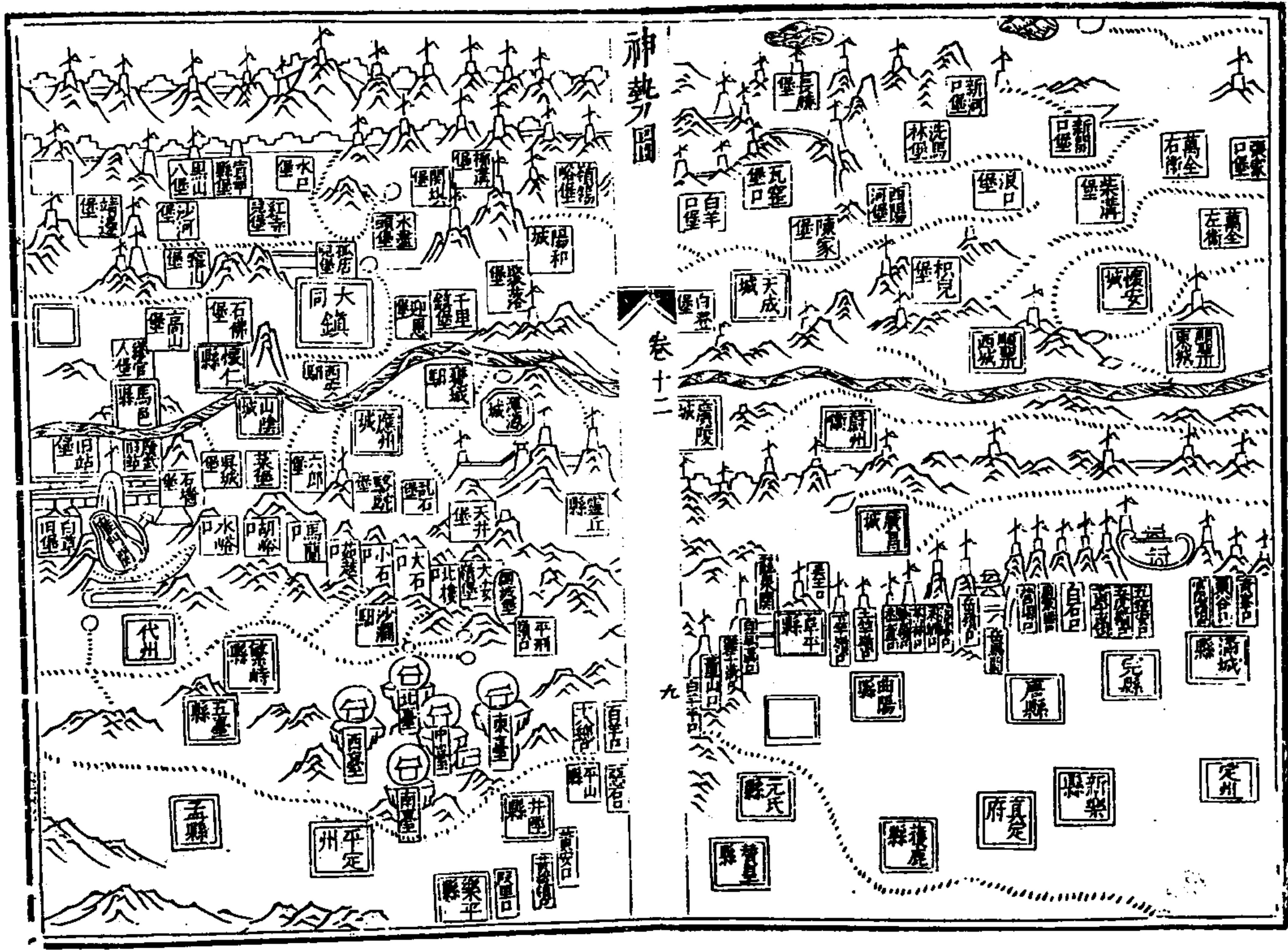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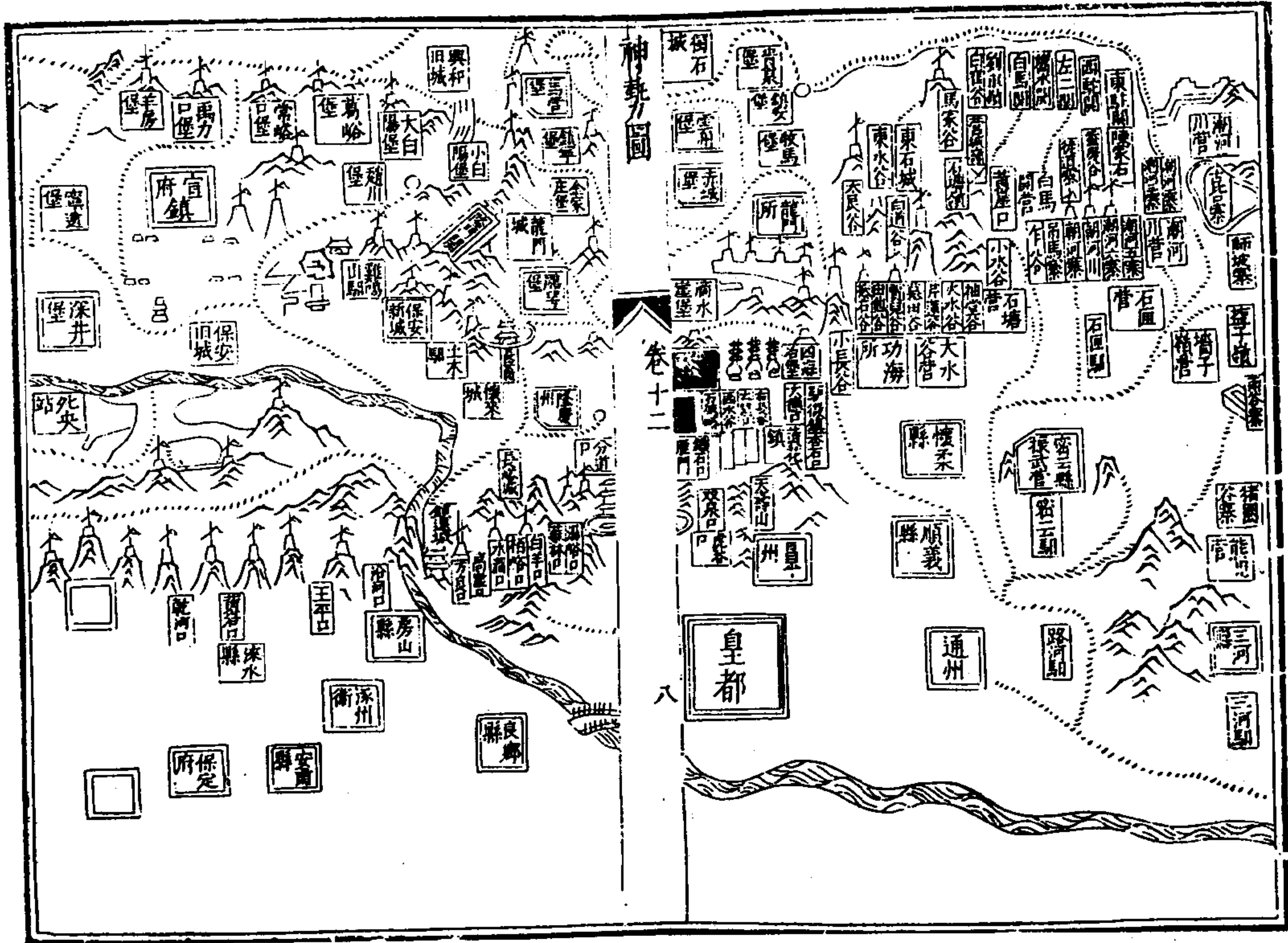
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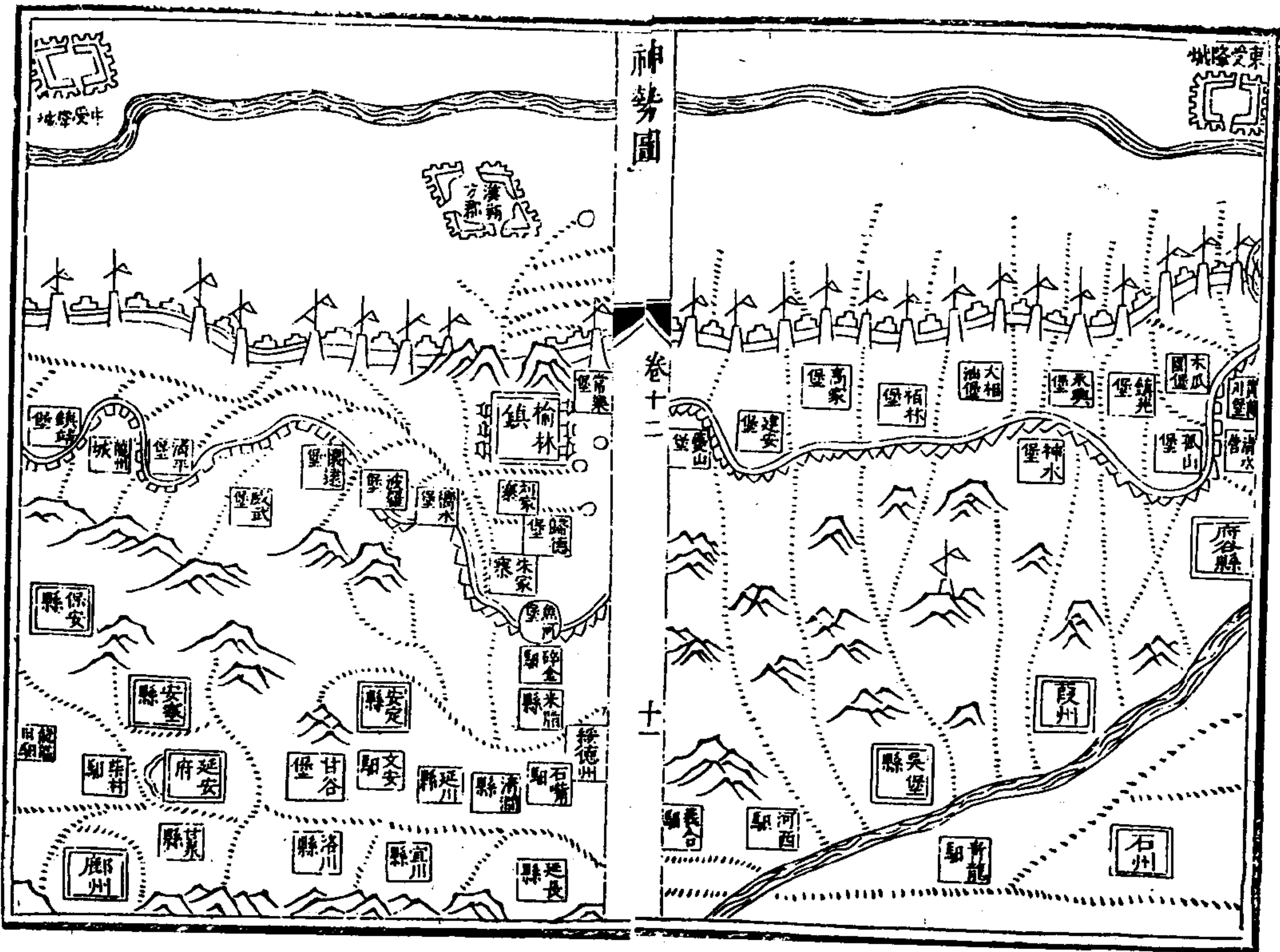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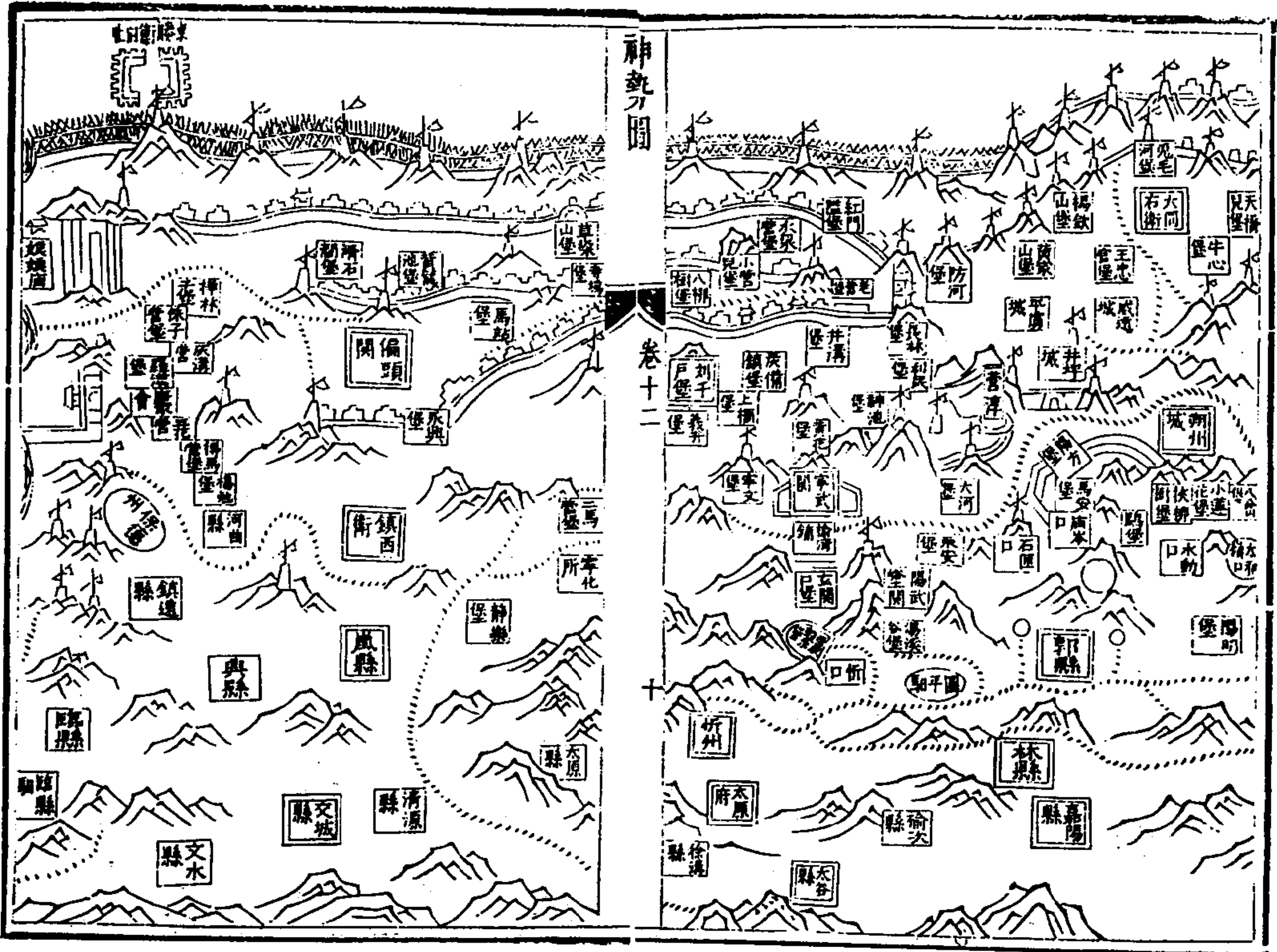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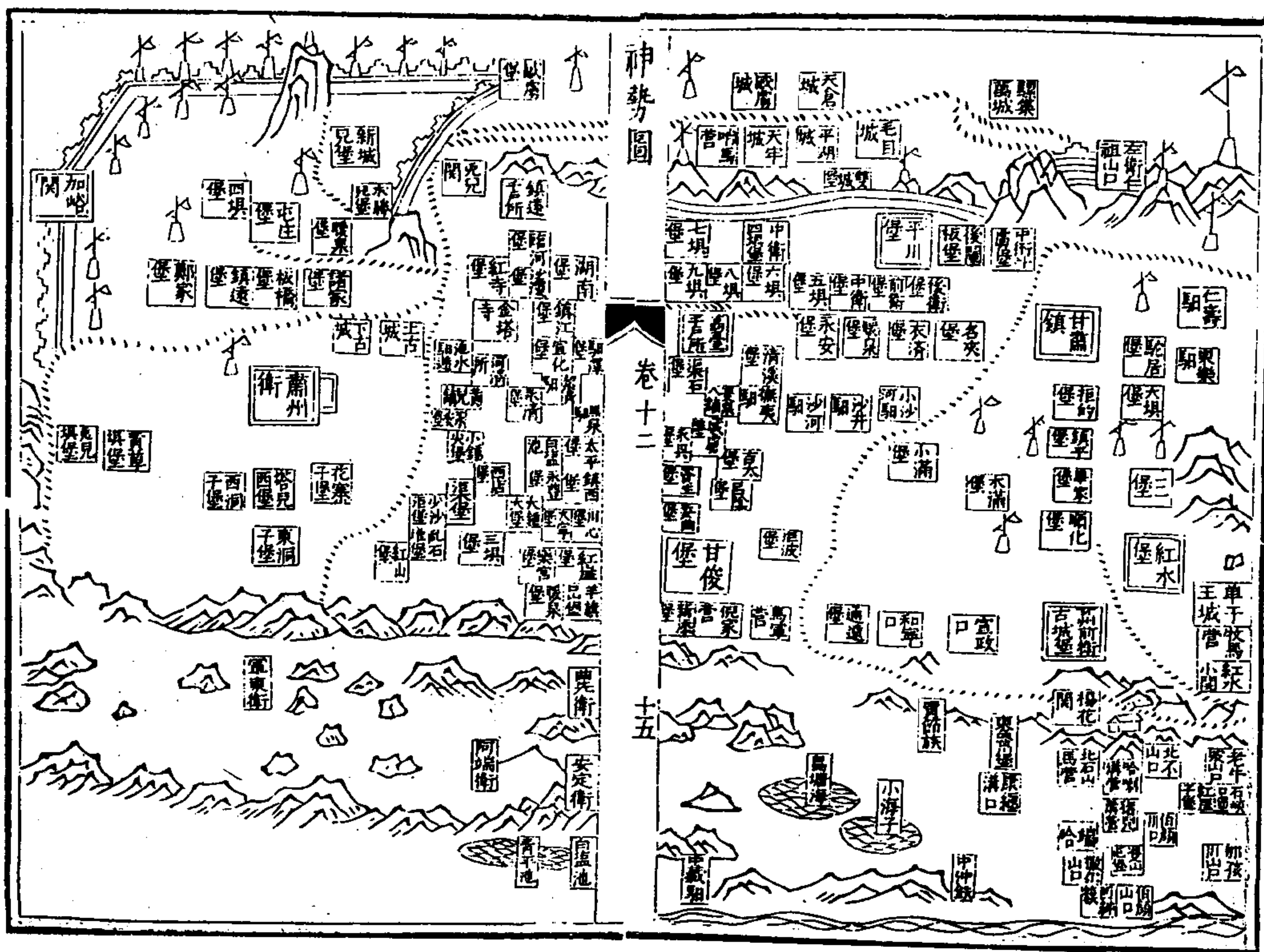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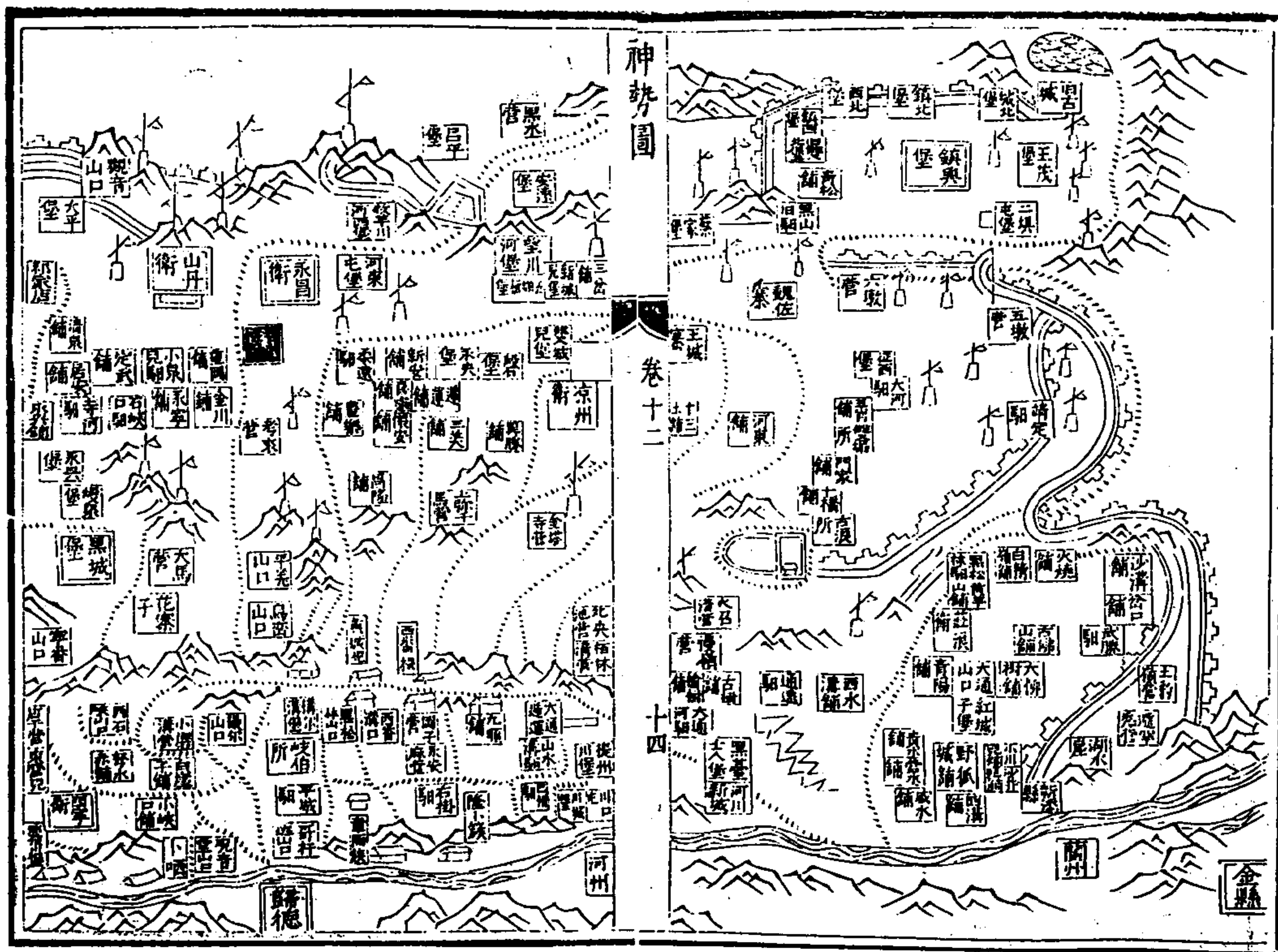
如蠶夫。蠶。蠶。食。凡。姑。藥。百。矣。而。對。凡。今。具。對。對。之。類。只。出。恐。其。人。滿。則。老。成。之。弓。劍。新。進。之。纓。繻。誓。我。嚶。嚶。還。夫。蕩。蕩。斧。斤。哉。藥。石。矣。而。後。乃。今。具。恢。復。之。猷。敢。以。爲。明。良。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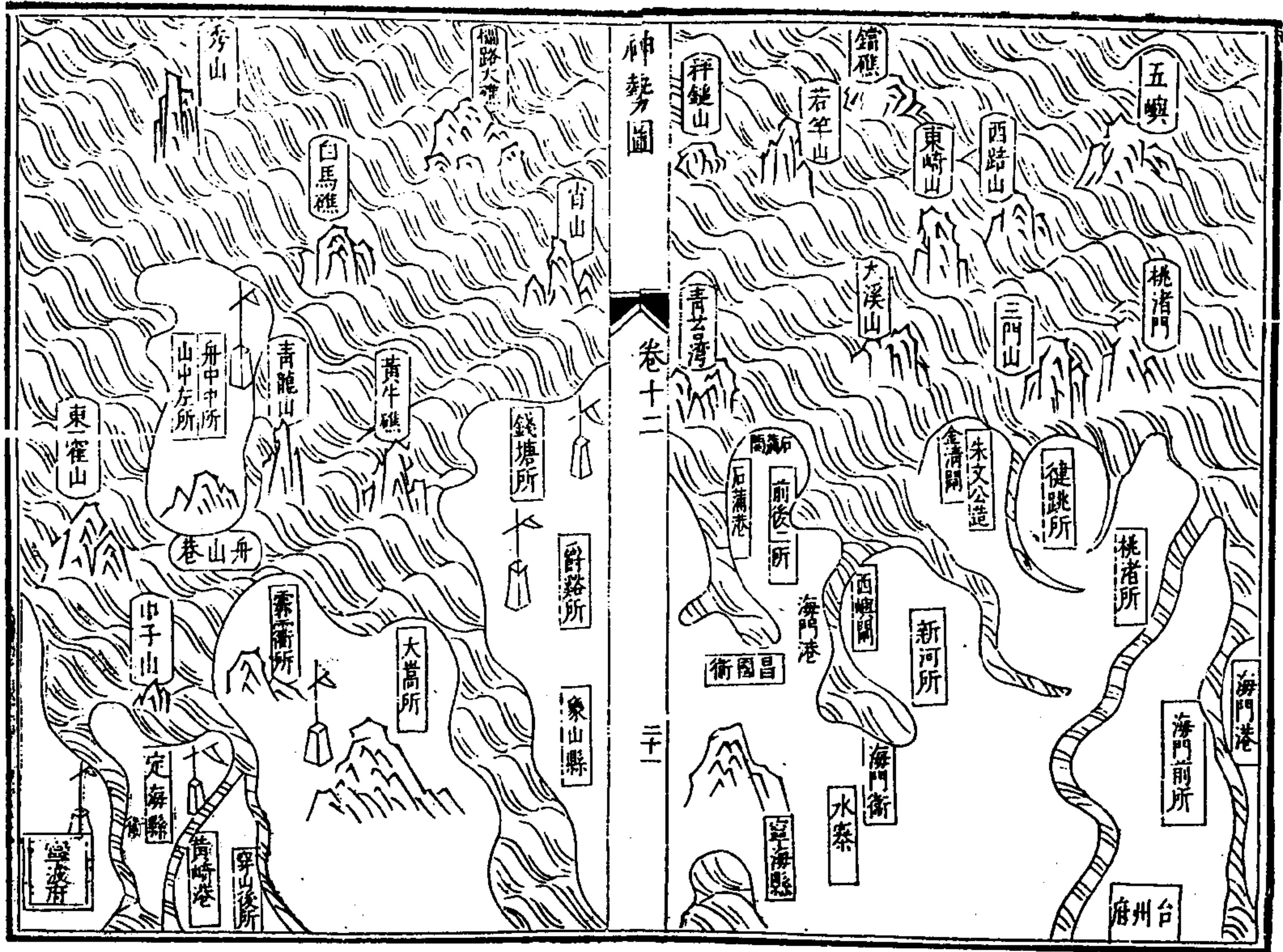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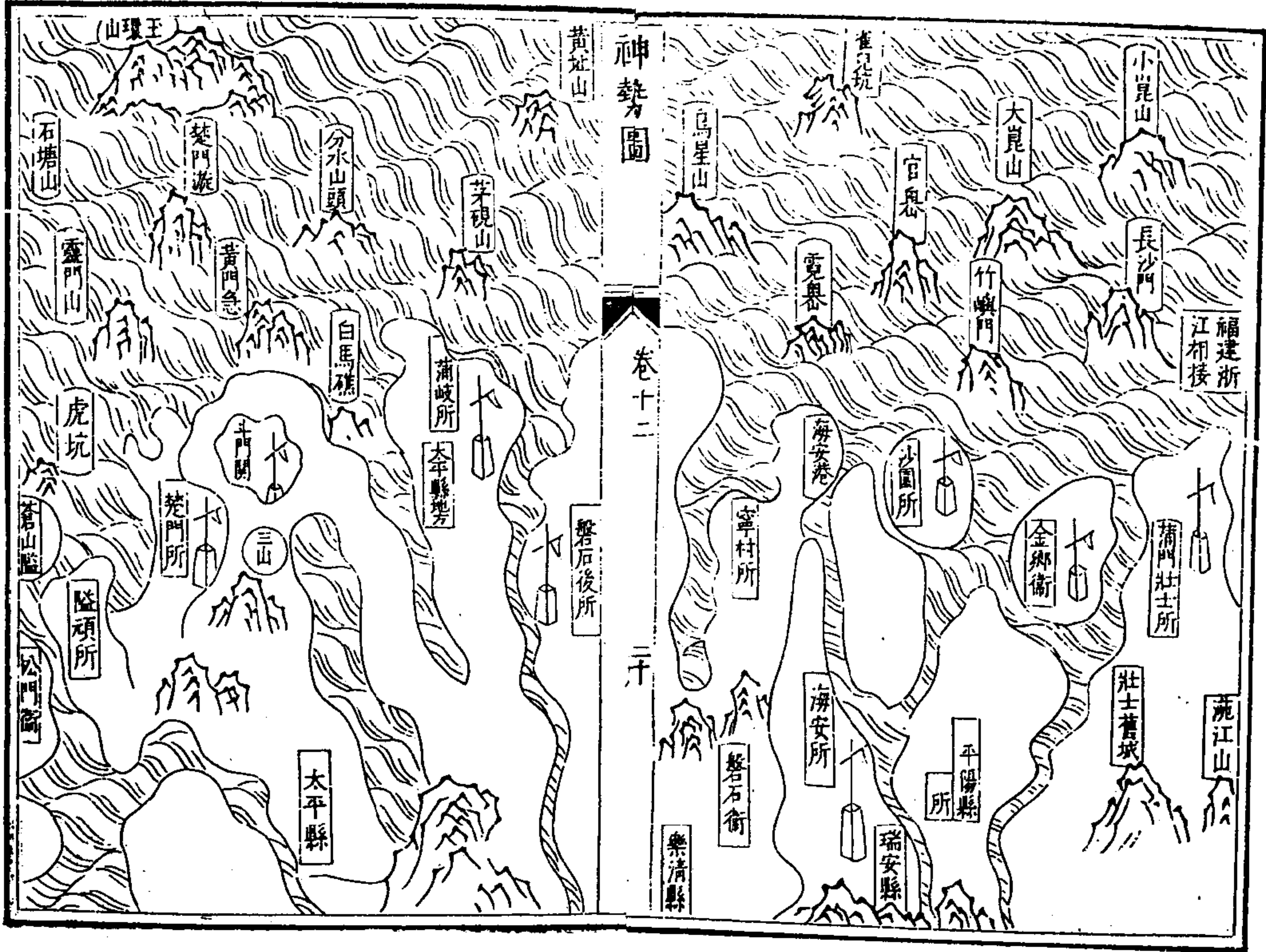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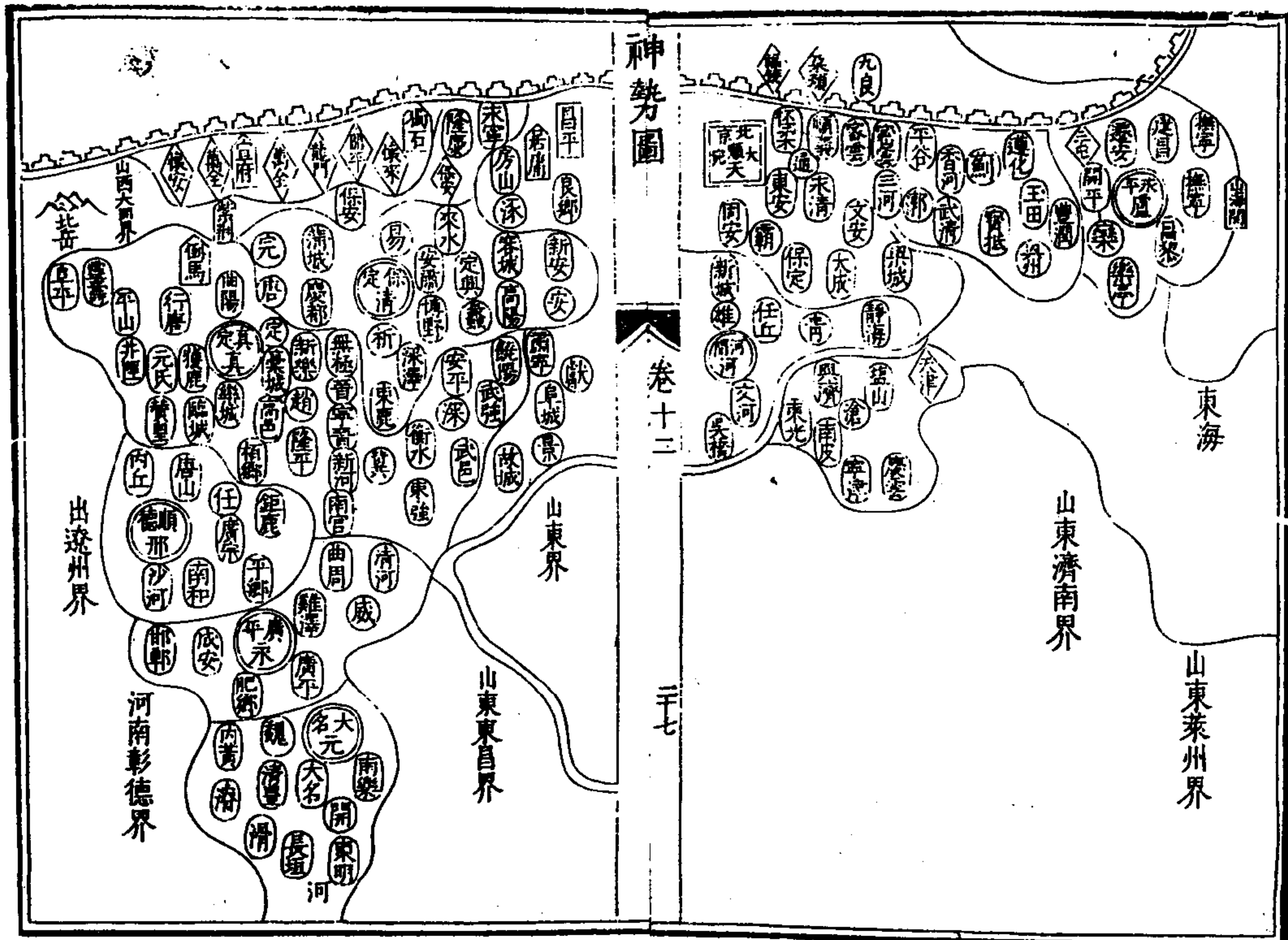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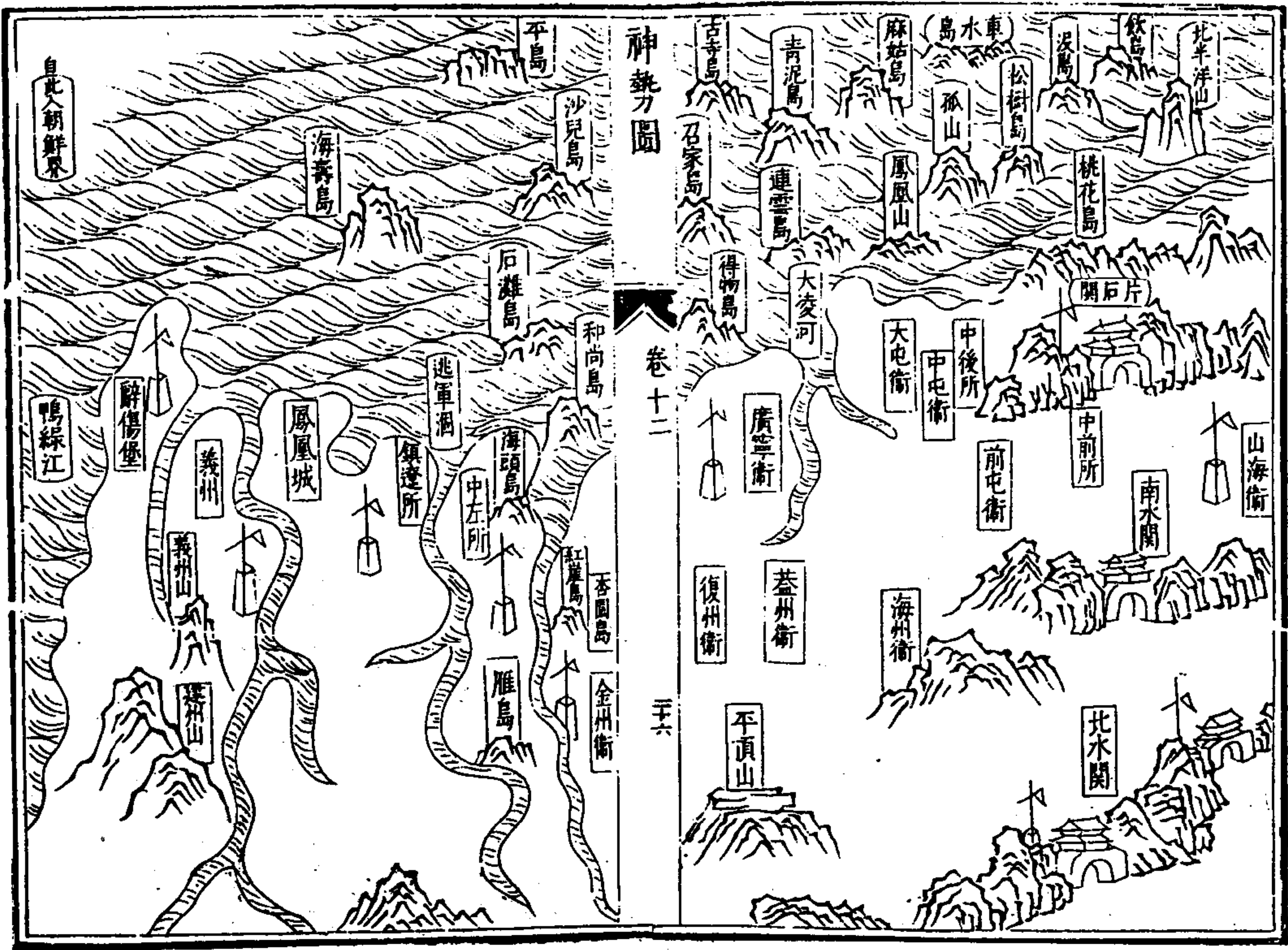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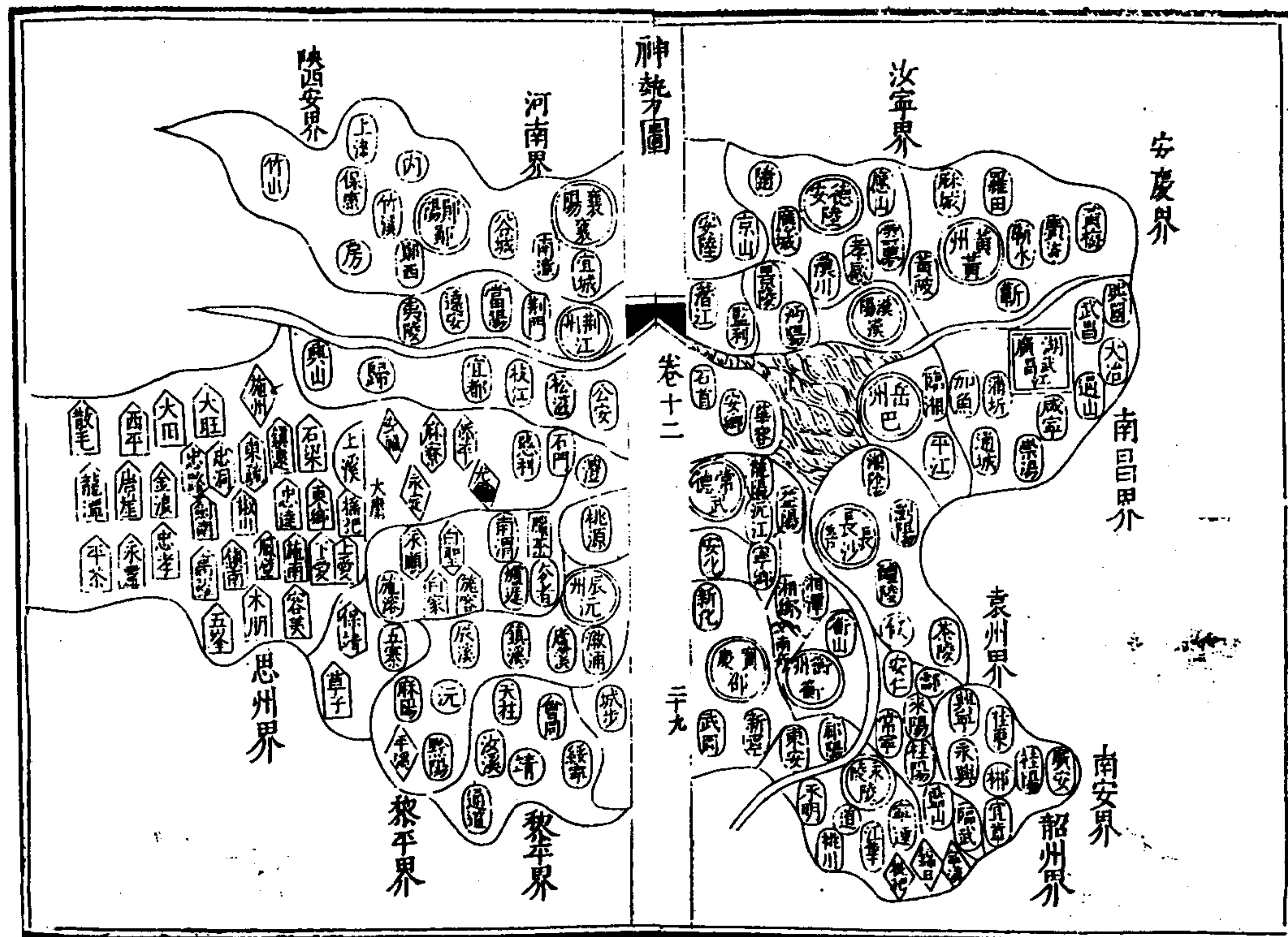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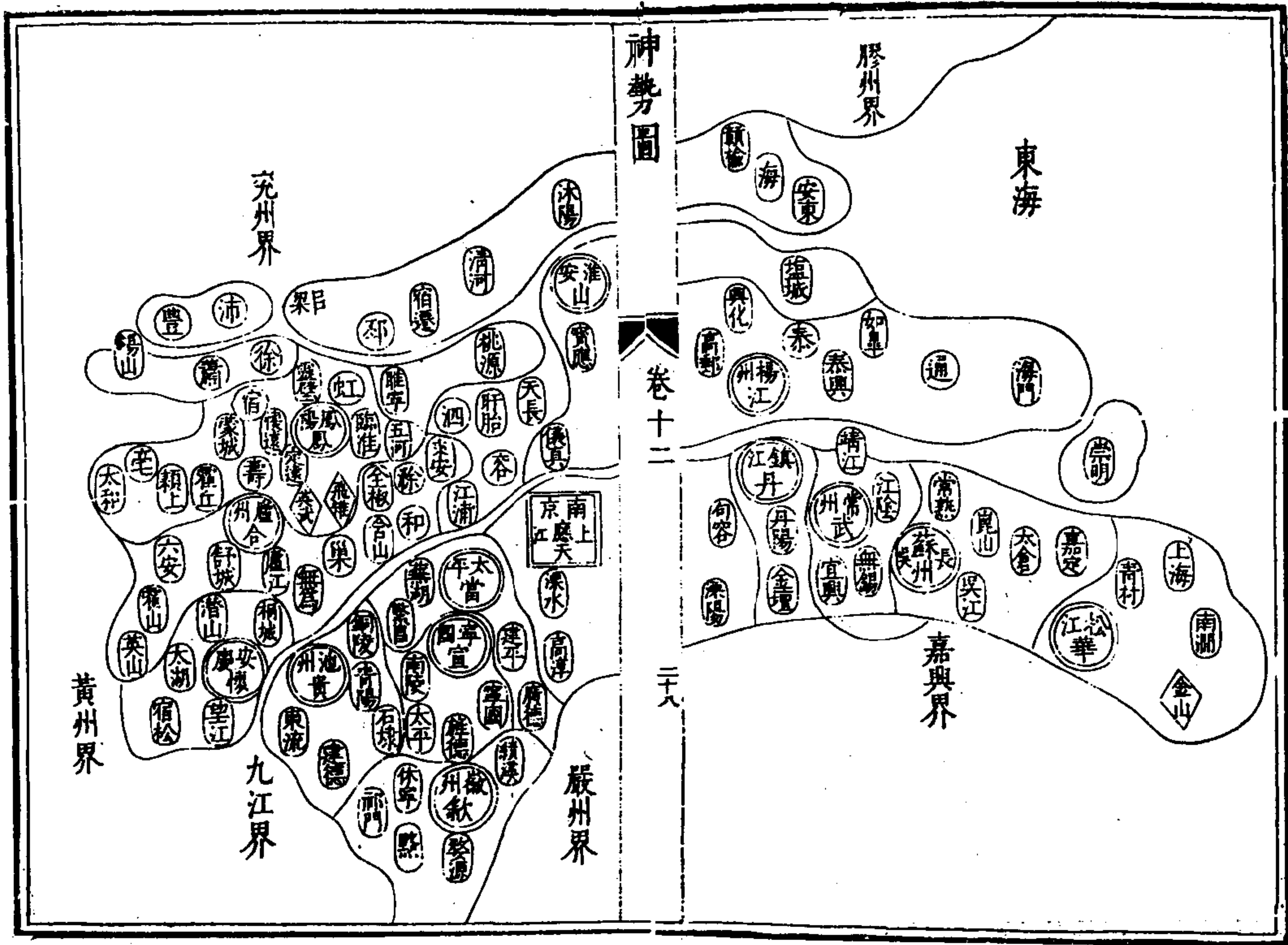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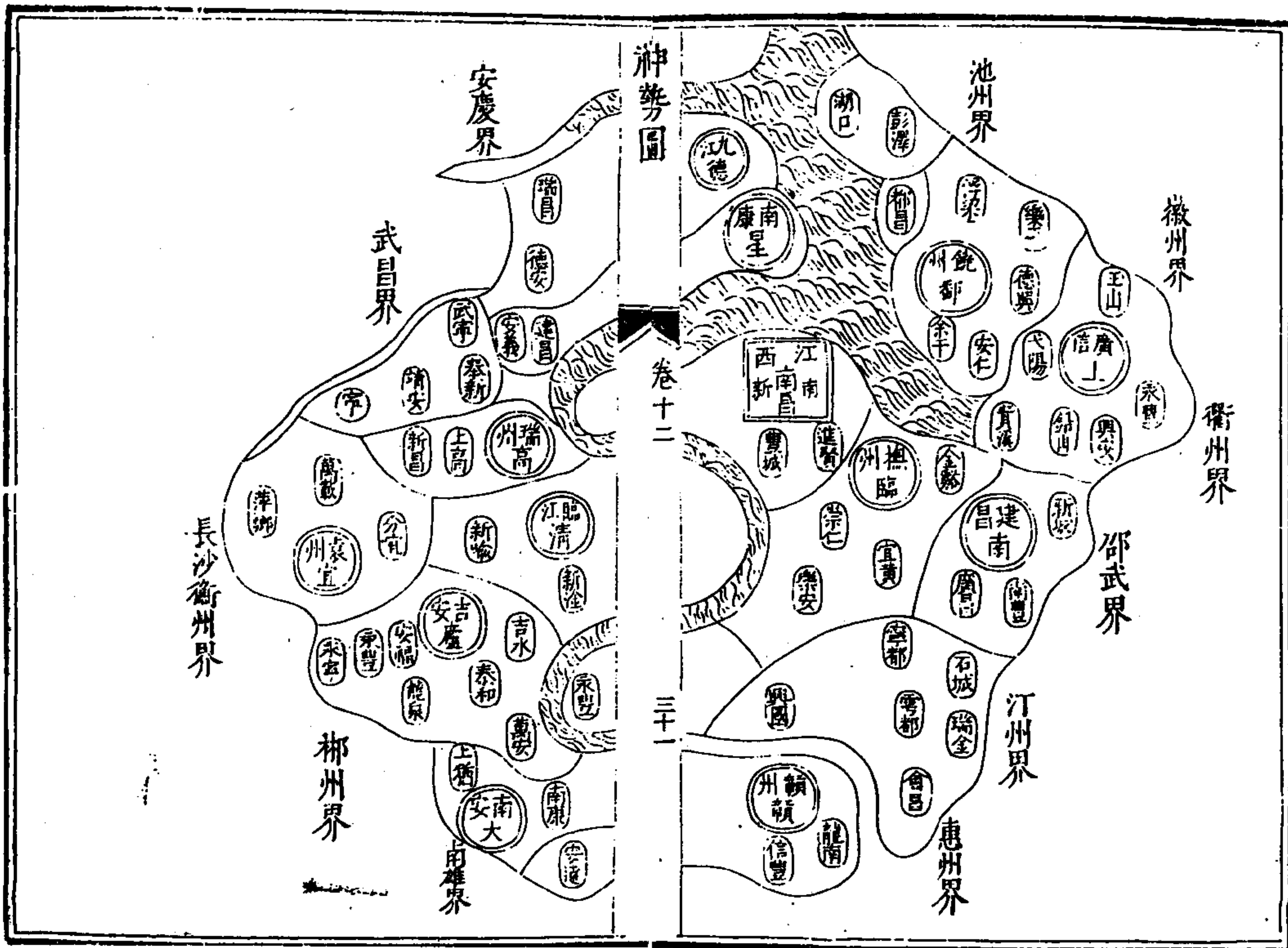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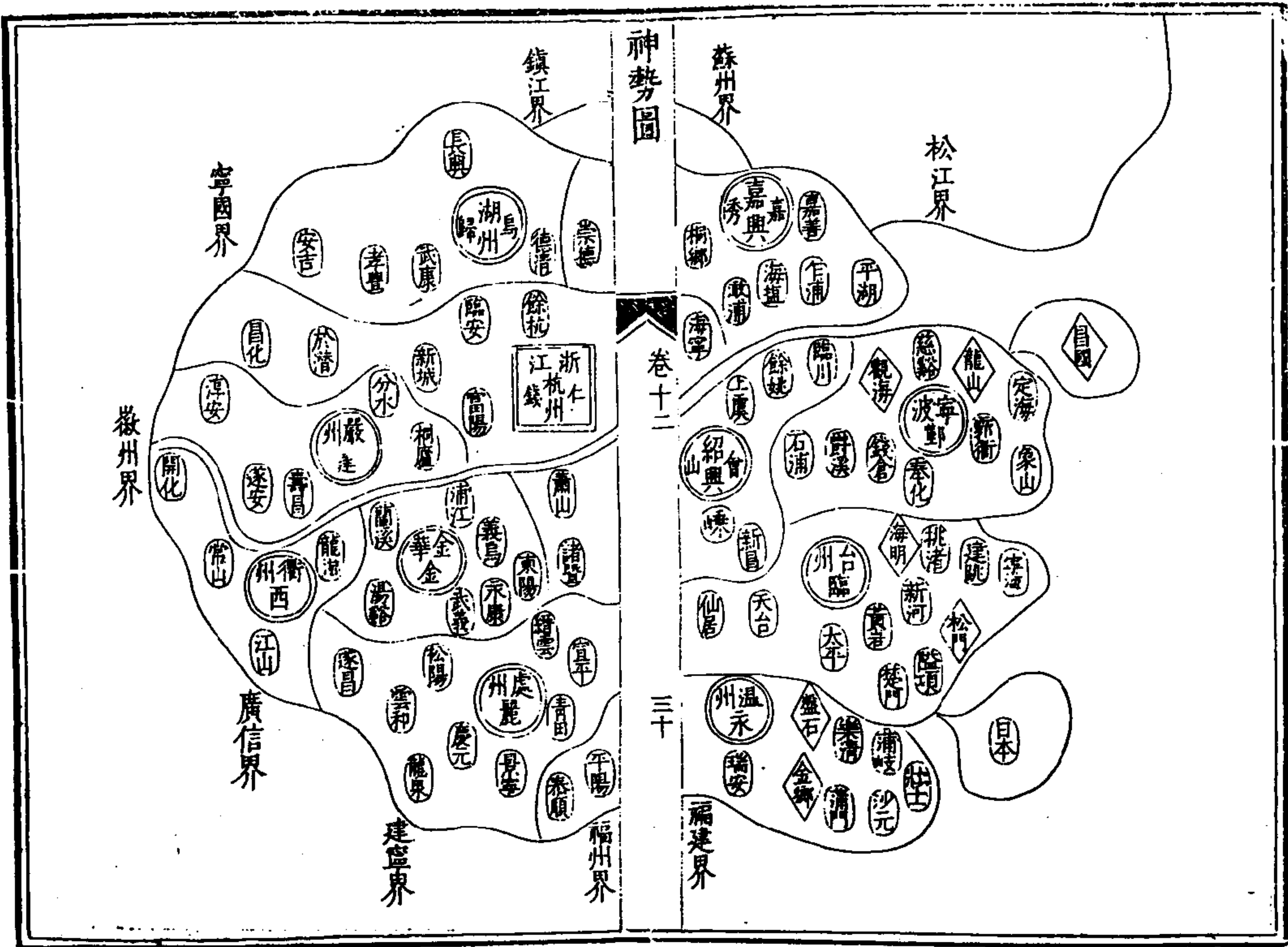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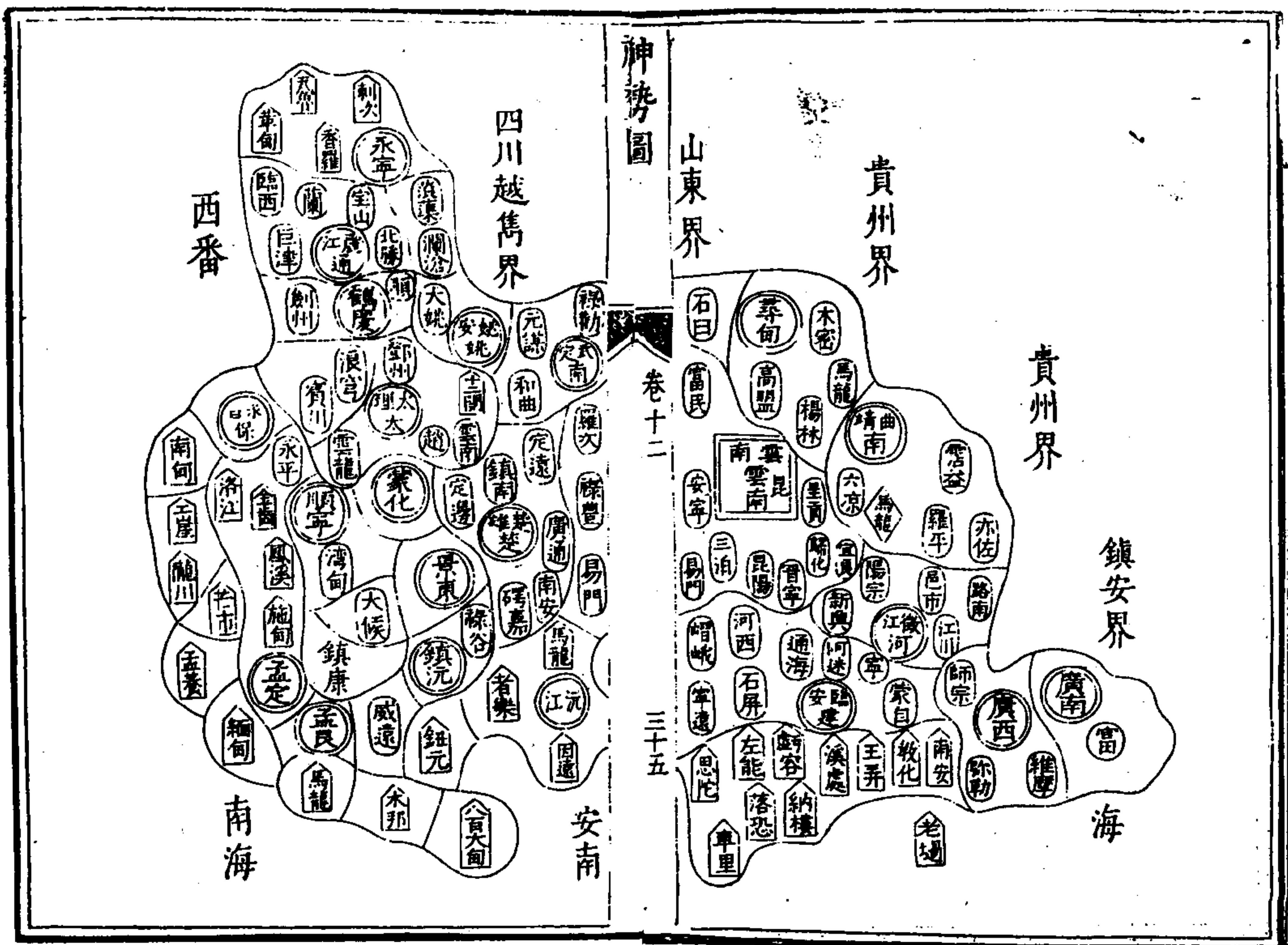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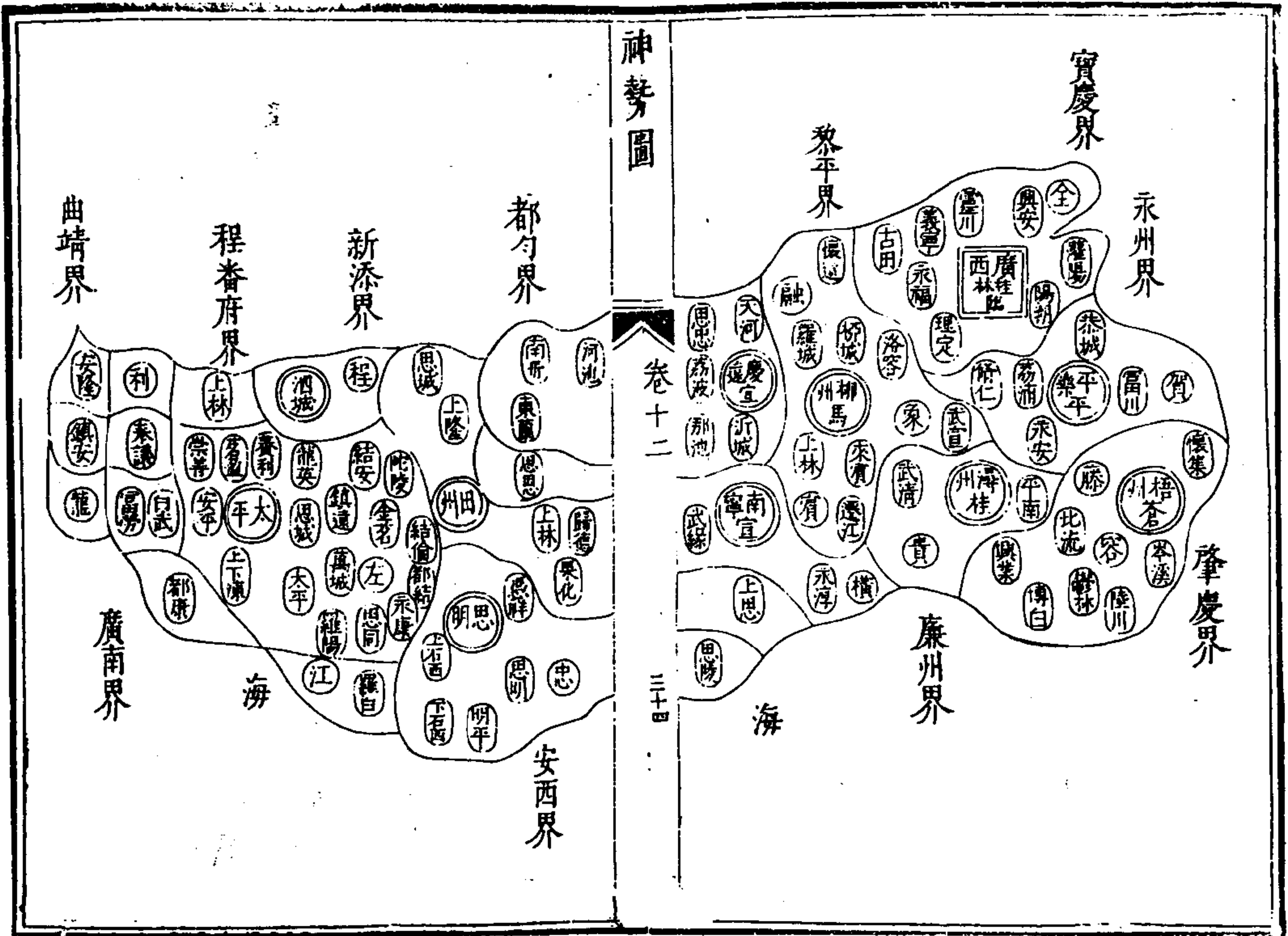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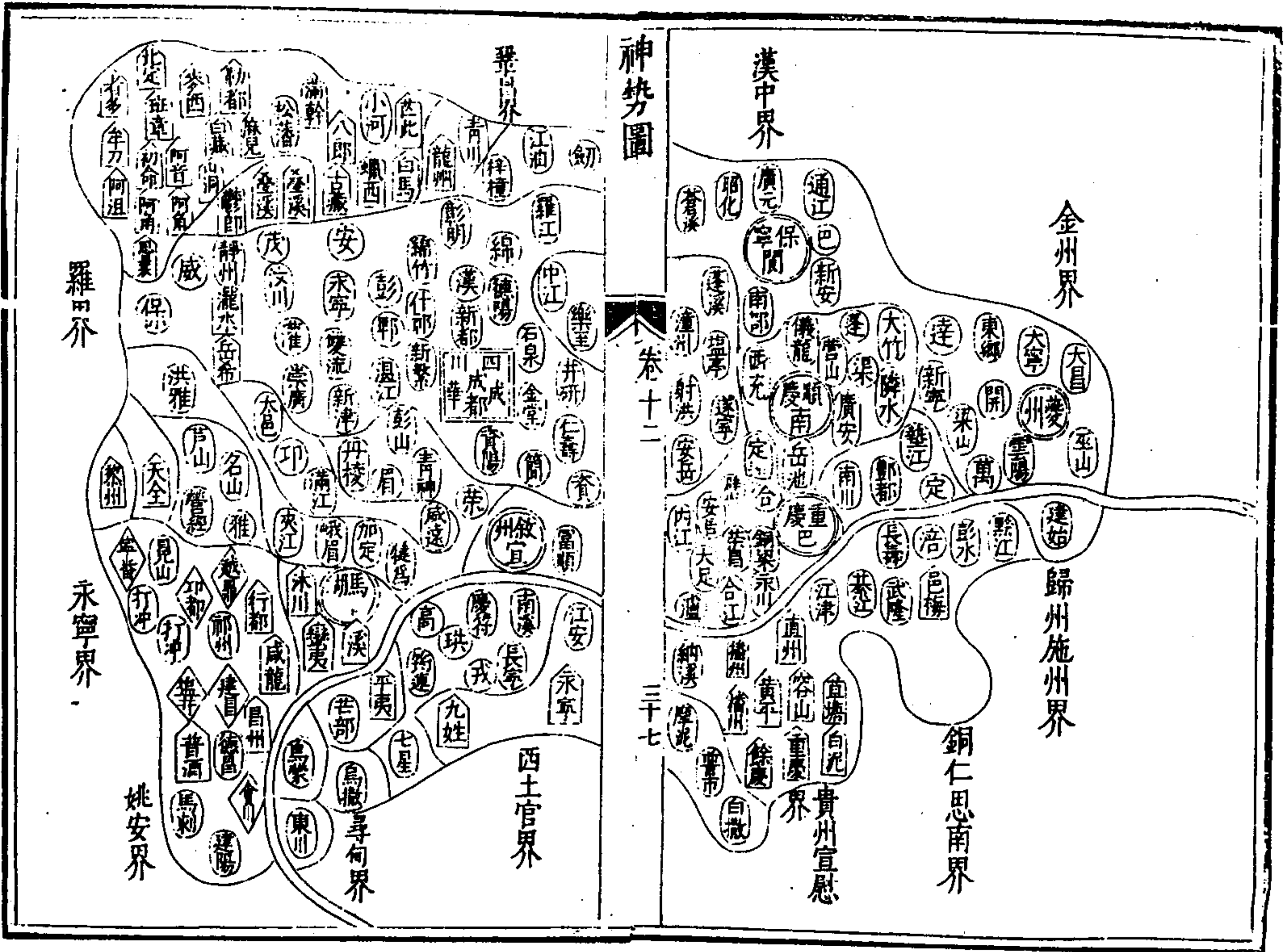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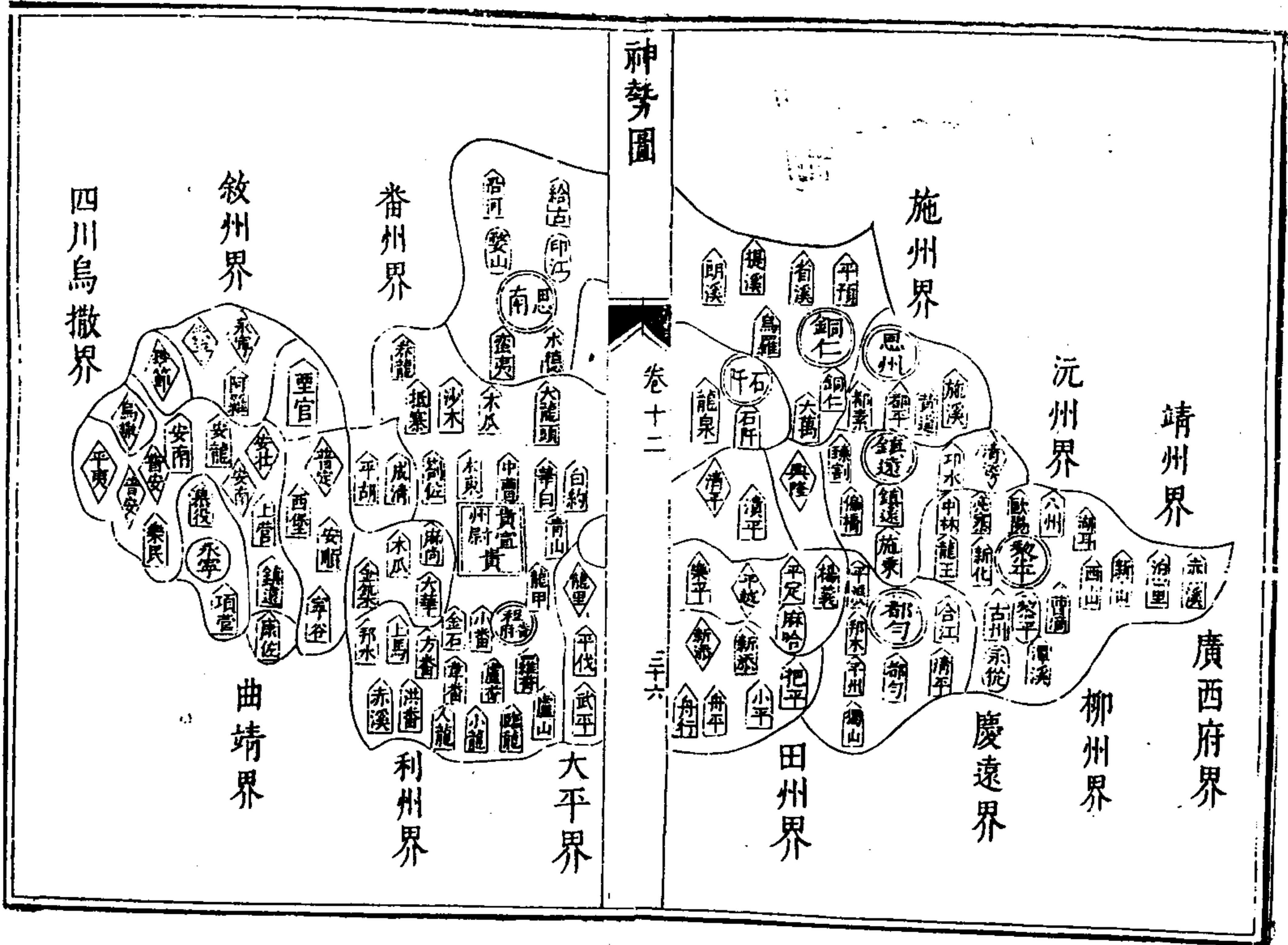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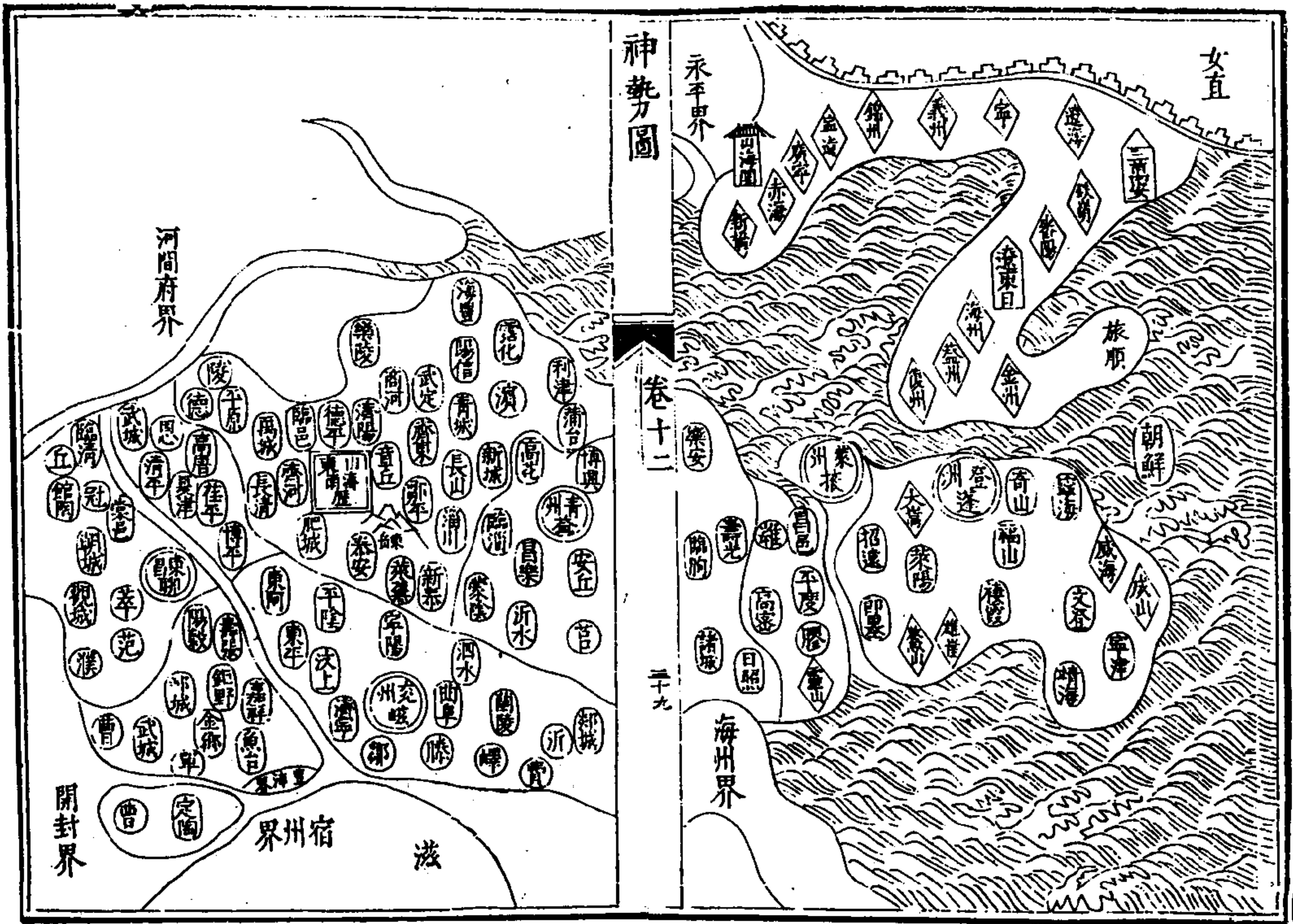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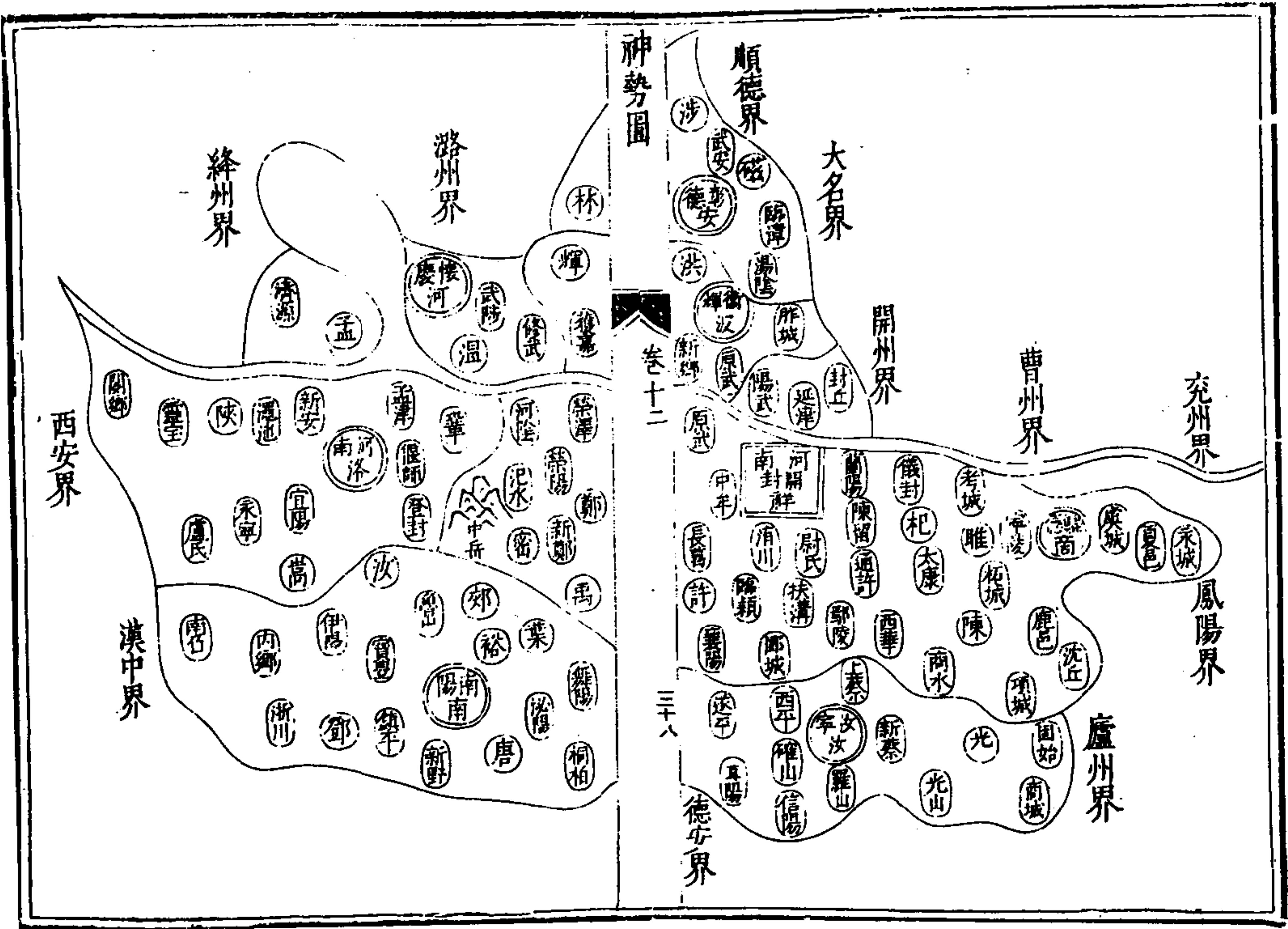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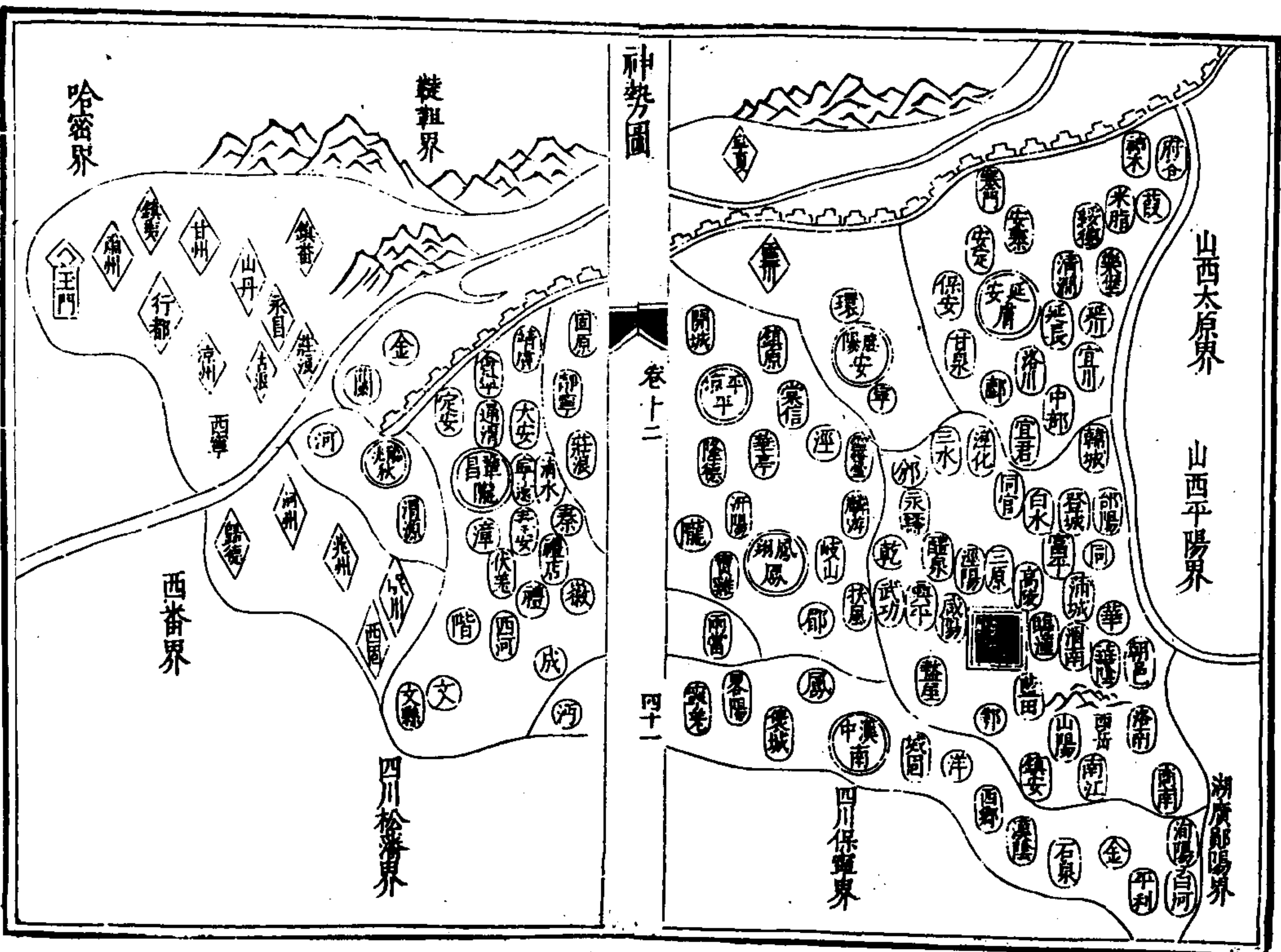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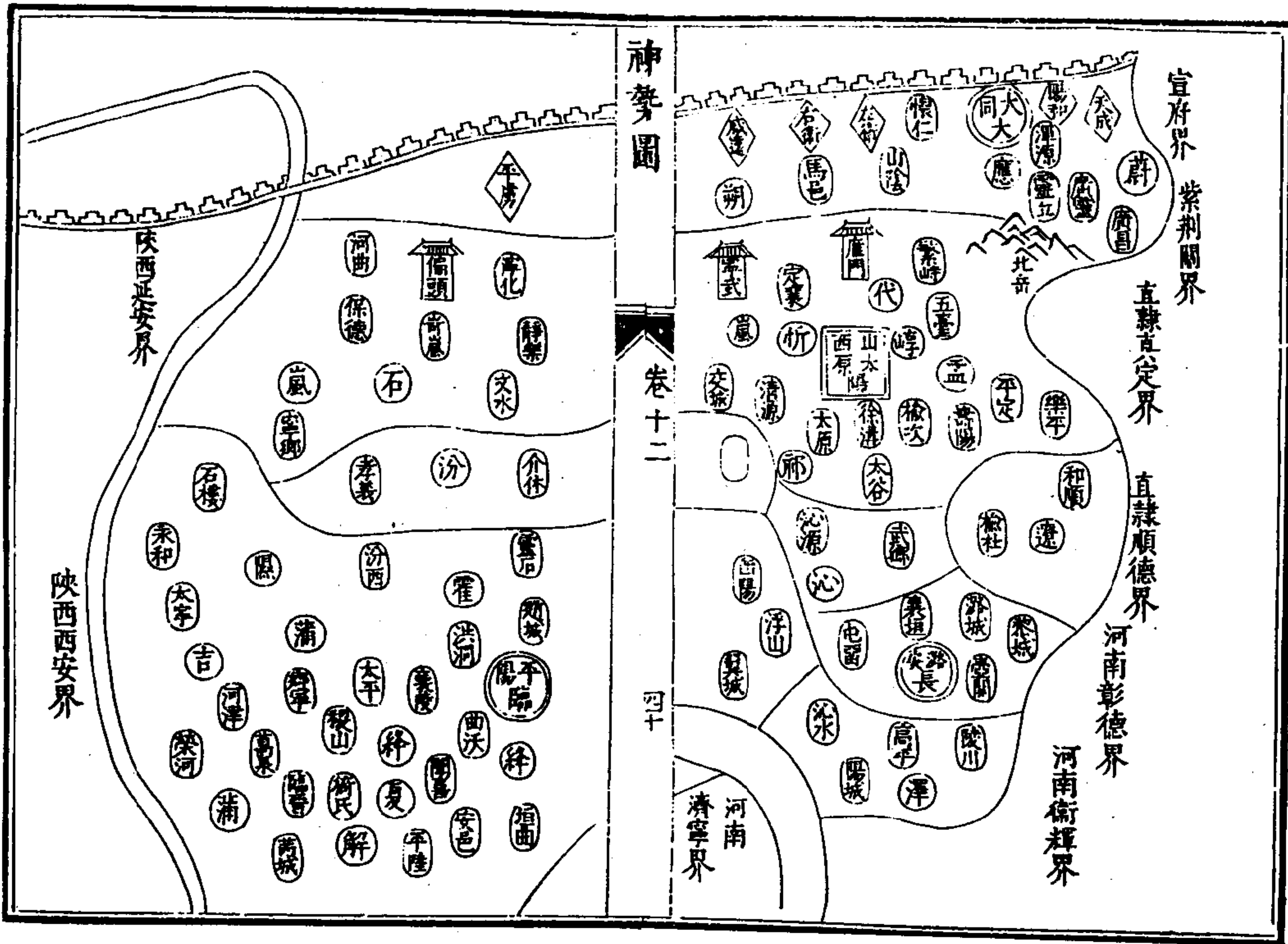












全邊畧記後序

藻之得事璽卿方先生也則自先生繇嘉州入長溪也先生好士如不及藻自愧受知而猶碌：若是今過先生家得畫觀家藏伏讀贈卿明善先生廷尉文孝先生著述及先生書一家淵源洋洋大風可不謂盛甚哉至所號全邊畧記

全邊畧記後序

者則先生任職方時所記也夫今日之職方非昔日之職方矣事關疆場極重而養交者祇為要人奔走之門每一善地則羣起而爭之不聽則誹謗交集誰能抗首而奉公哉先生入職方憂之一切謝絕以疏請其敝曰武不能以武動文而乃後文以挾文：不能以文鑄武

而乃飽武以弱武媿：千言屹然無撓當是時邪焰初張崔呈秀欲私其弟首拂之呈秀首薦遂璫加封蔭欲坐府管事又力阻之執弗覆呈秀又劾樞輔又議留之又見遼事屢壞逃將之逃而復用也叅劾其尤者皆大帥彼革奸賄與援而構隙以故受毒最先削歸田廬慮且不測及

全邊畧記後序

二

今皇帝龍飛欲擇樞部有清敏勤練曉暢邊事之

旨當事以知名者五人對遂得賜環先生則敝篋單車入火房如前謝絕諸所條奏更置悉當窳弊邊人肅然不暇縷數嘗慮

聖明在上

君無臣同心者寡遂有急流勇退之意于

是乞假以歸後之相繼競以職掌自

明豈非先生有以風之與先生歸無幾

即當外艱廬于白鹿山之墓食粥誦孝

經三年不入市余小子見之長跪而感

古人之不遠也魯嶽太先生終其身居

全邊畧記後序

官日少居林日多談道德咏詩書博文

力行靜正自持嘗疏請勤

聖學用人求治諸大務終不曲學以阿世

士顛師之其家傳有如此也故黨禍起

于其鄉延于天下而廷尉超然如蟬蛻

也其于喪鼎求榮招權敗政者若何哉

藻正與先生講論時則又聞

召對太宰麻城苛舉及先生舊事則指

者糾彈林之蔭債帥一案也昔蒙潔已

發奸之

溫旨茲又蒙記憶非我

聖天子孰能一善不忘乎苟當事有違才

者何忍林下有留良乎然先生則嘗言

事功有限理性無窮閉戶脩然閤脩獨

全邊畧記後序

得每不言祿矣先生初在長溪當倭破

大金之後而裕軍弭盜海不揚波蜀閩

兩地皆卓政願拘：州例不入考選在

職方著有環草舊草所言邊情後無不

合符者誰謂當今之世遂不見賢人君

子哉藻才能雖菲薄亦嘗志在天下苟

幸而當國家之事則願以先生家學為

法馬

崇禎癸酉之夏長溪門人劉中藻薦叔
甫謹跋于桐川之荷薪齋



序三關誌

三關誌成予曰三關故無誌也誌三關昭
立鎮也何也初三關不置衛無經畧倚大
同也分茅樹屏鑄印建牙堅城如星猛士
如林以大同素為邊鎮雄況倚不直三關
也故龍門之北狐岐之東太行之西居者
保抱携持種火耕刀行者治於中條羨於
海濱牧於洞庭牽車牛於燕趙秦隴魯衛

吳楚之郊甚至走蠶叢涉昆明入嶺表適
遼陽失歸忘勞爭錐刀之末助什一之稅
由三關而輸大同歲數十萬矣為三關倚
大同也故三關置所經畧未及從來逝矣
矧立鎮乎夫立鎮當多事也事多鎮不容
不立也鎮立事不容不多矣由是任將而
總兵而叅遊守備經畧如大同焉由是設
險而長城而斥堠烽火經畧如大同焉由

是選徒而主兵而召募應援經畧如大同
焉由是行師而夏修而秋防冬禦經畧如
大同焉是山西前日鎮一今日鎮二增經
畧矣不然則控弦引弓之胡望月擣虛深
入流毒何可勝道故三關立鎮得與大同
爭雄並重矣自是忻代沁遼之間高枕而
恒嶽大河之內不震不悚矣

廟堂以此重三關一切經畧破常格著在令甲

歲守焉壓強胡衛中夏猶甚速也夫猶遠
貴慮長慮長貴思深思深貴顧却顧却貴
集眾集眾貴屈策屈策貴廣忠譬創業垂
統務俾可繼而後已夫可繼則重困民生
息肩不測兵機無恐茲鎮也屹然金湯鎖
鑰矣誌之關遠矣哉
嘉靖二十四年歲乙巳秋七月望日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山西等處提刑按察

司按察使前分守冀南山西布政使司左

叅政湖廣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滇南孫繼魯撰

三關志序

夫三關雄勝屹然為晉陽北門之固其巖險成于天其增修建置使確乎有不可拔則因時以為重蓋鴈門自三代以還趙固用以限匈奴矣

國家爰即舊防增修以而戍守焉其次則寧武又次則偏頭要之寧武偏頭皆古鴈門地而輔車其依者也自永樂而後

廟謨丕昭士馬強盛虜勢衰息雖雲中上谷時或侵軼而不敢恣為狂忽故正統己巳嘗一至太原而未聞橫擾以及正德丙子山莊坪之捷則

王師薄伐大遭剽劫自是不復內窺者餘三十年即此而論蓋往時戰守之要雲中為重而三關為輕比歲胡孽蕃孽益以撈脅中華之眾部落日繁謀食日窘故竭千慮合

萬力以求必駢乘我承平忘戰之久方狃
故常而遺勝算彼得以蹂躪陵跨視踰雲
朔如闕門庭辛丑壬寅之寇直越鴈門寧
武而南遠薄汾沁則一時防禦之宜以校
諸前蓋雲中為緩而三關為急矣噫此志
之所為作也是故為之志者欲其察乎山
川疆理以知其地飭乎衛所營伍以詰其
兵時其供需輸輓以豐其食繕乎甲冑車

三關志序

馬以利其器嚴於城壘鎮戍以堅其守謹
於斥堠旗鼓以一其令乃至簡閱徵調賞
罰斂散之政官師吏士所為遵稟而繼承
之者又無乎弗志而期有舉焉後來綱維
其地與將帥其地之人者將彛典是按考
核而精綜之推其舊以為之新宜于今而
不乖于古炳神鑒于貞一之中而盡變通
于科條之外內足以綏黔黎而威聲所暨

三關志 序

遠足以懾裔夷而不敢肆使輕重之形有
定而緩急之應無窮謂非此志權輿之也
可乎哉同年東寧廖先生總文教於吾邦
遘時艱虞注意安攘之故凡地形之險固
禁令之舉廢得於涉履者蓋久乃以
中丞石塘曾公意為之志窮邊荒塞文獻
無徵則又遠稽史傳旁檢案牘及取諸遺
編斷刻有足徵據者以成其書義例謹嚴

三關志序

詞致雄渾意蓋淵乎邃矣梓完謂高生長
關南若可與言邊事者俾為之序高不敢
辭謹綴數言以誌後來者其亦先生卷中
引而未發之意也
嘉靖乙巳秋八月吉陝西等處承宣布政
使司左叅議寧化潘高書

六七三

誌引

山西按察司提學副使茶陵廖希顏著

三關誌誌三關也曷為及乎代代所隸也有及有弗及者何別罷誌也罷無誌此曷以誌詳也詳則曷為始乎此托始焉爾曷為托始焉爾三關內地也夫九邊之壤始嘉峪迄遼東窮秦漢故徼無多讓三關以東勝大同為屏蔽其畧之也宜也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剥床以膚憂及門

三關誌引

庭全晉之安危視三關而畿輔以西大河以北安危視全晉由是三關之守日嚴以密而關務之繁且悉始更僕未易盡矣吁豈其得已哉辟之人焉茶衛內實腴理外固目不接方書口不談藥石而可以坐引長年積藥成林積方成帙周身之防纖悉備至非元氣之素弱必受病之日深也嗚呼安得善醫者亟尋其病根之所在而起之而無使稟眩重為元氣之蠹哉中川陳

中丞嘗以關誌屬提學副使栢泉胡子胡子解任去不果誌石塘曾中丞公肖鶴陳侍御氏曰是不可已也子姑誌之於是按地形沿革稽武備覈軍儲明署置昭往烈為圖四為卷十凡以重疆圉存故實網羅草具放失舊聞俾後之作者得以覽觀焉

三關誌引

三關誌目錄

地理總考三卷

沿革分野疆域城堡公署邊牆敵臺墩臺

山川陵墓水泉

武備考一卷

衛所官

原額在所輪操常備官軍

募軍 改撥軍 民壯

〇三關誌目錄

軍器 額造汰料 新製

各城堡見貯

兵食考一卷

輸輓支放事宜

監牧官攢倉場

屯政屯地子粒

馬政考一卷

太僕寺事宜

倒失陪補秋青草則例

學生騎操走逆馬騾各驛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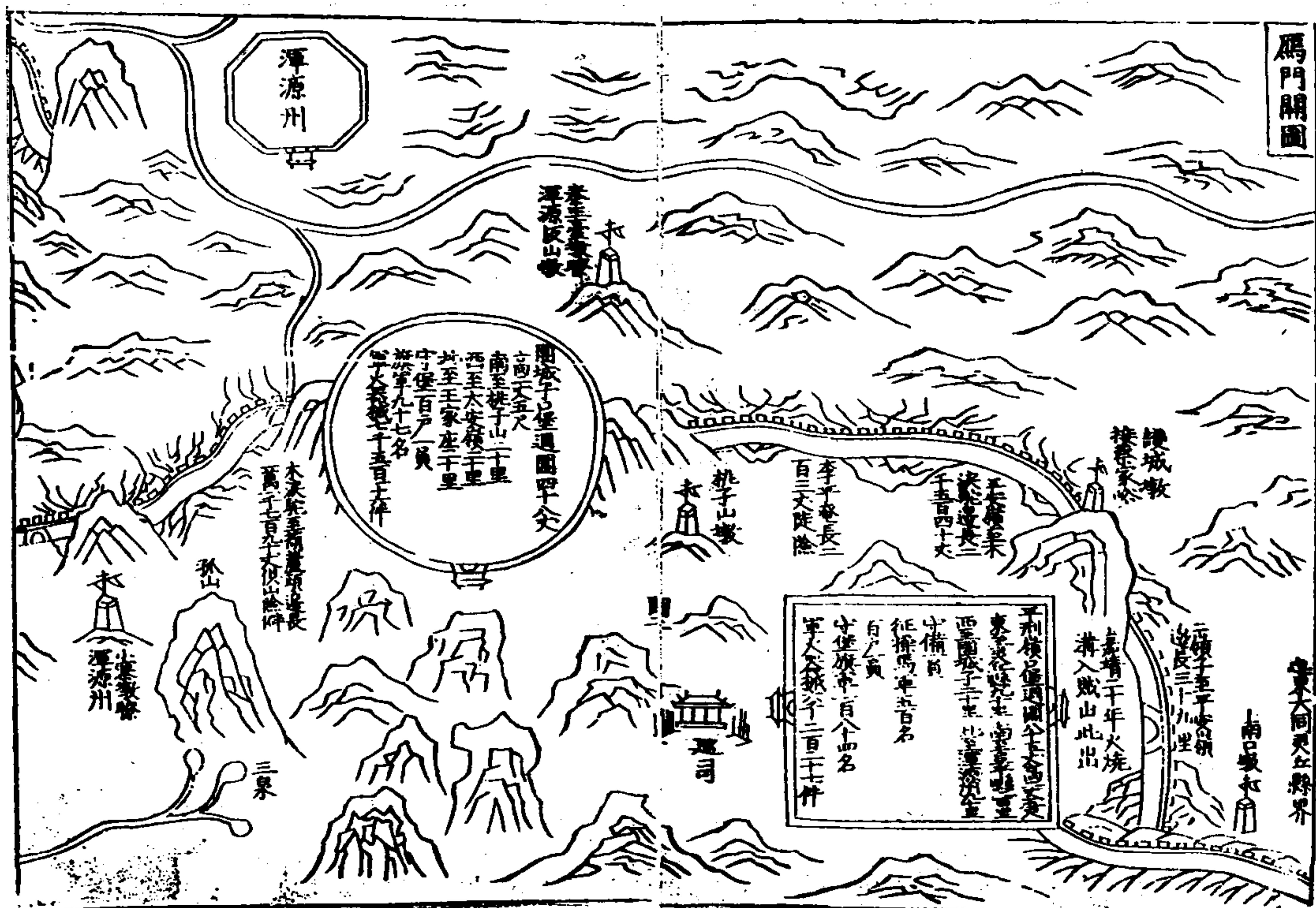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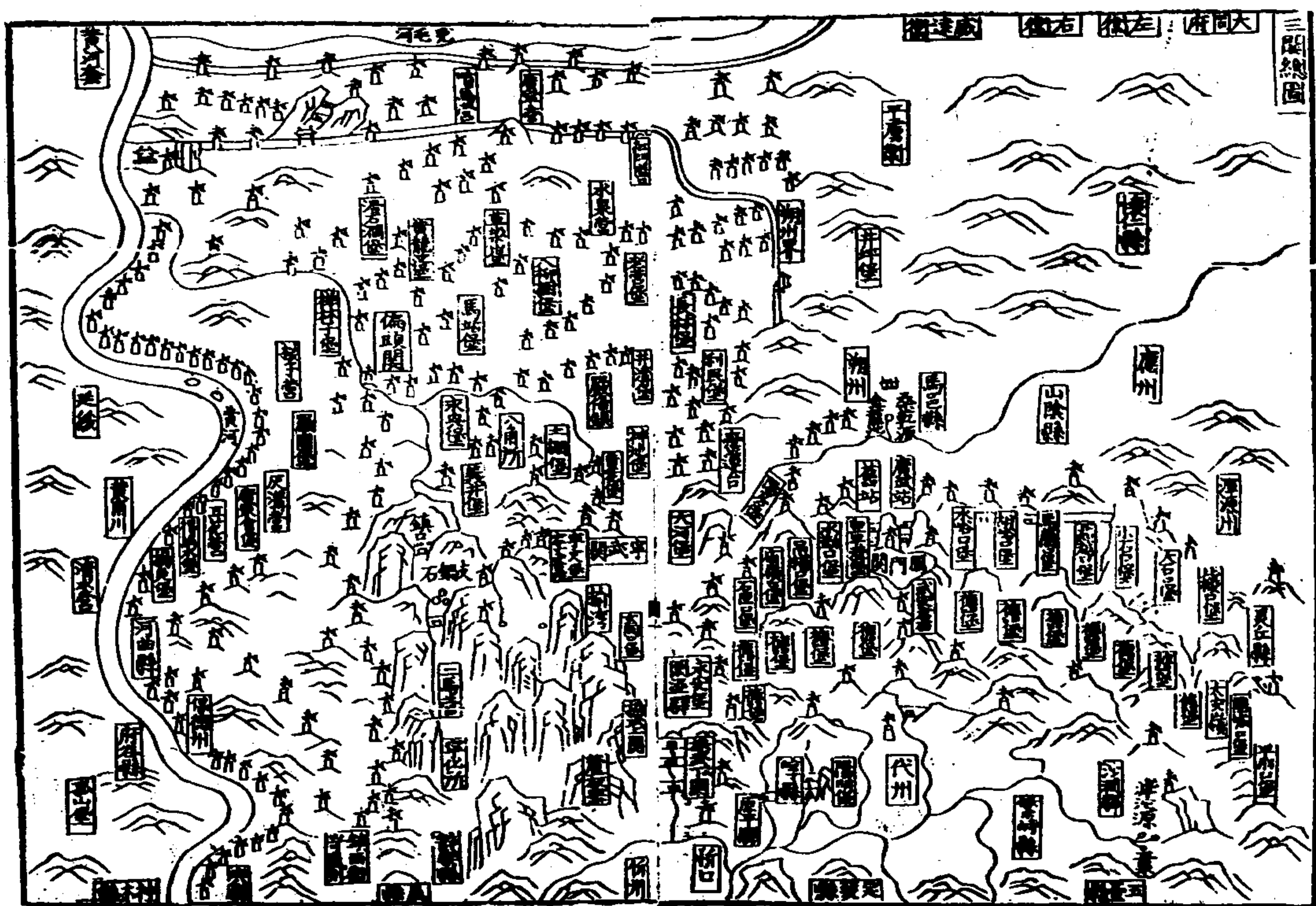
官師考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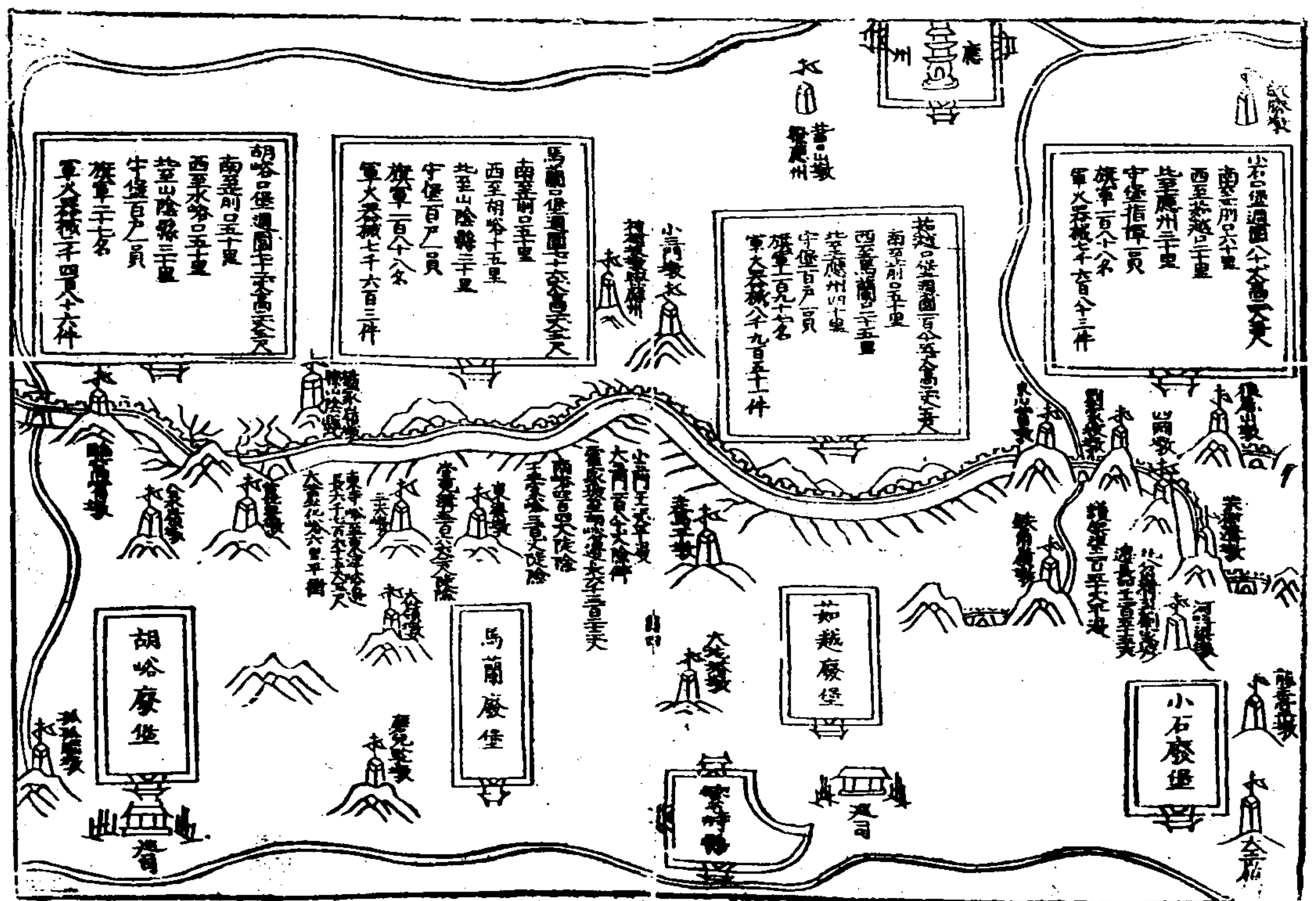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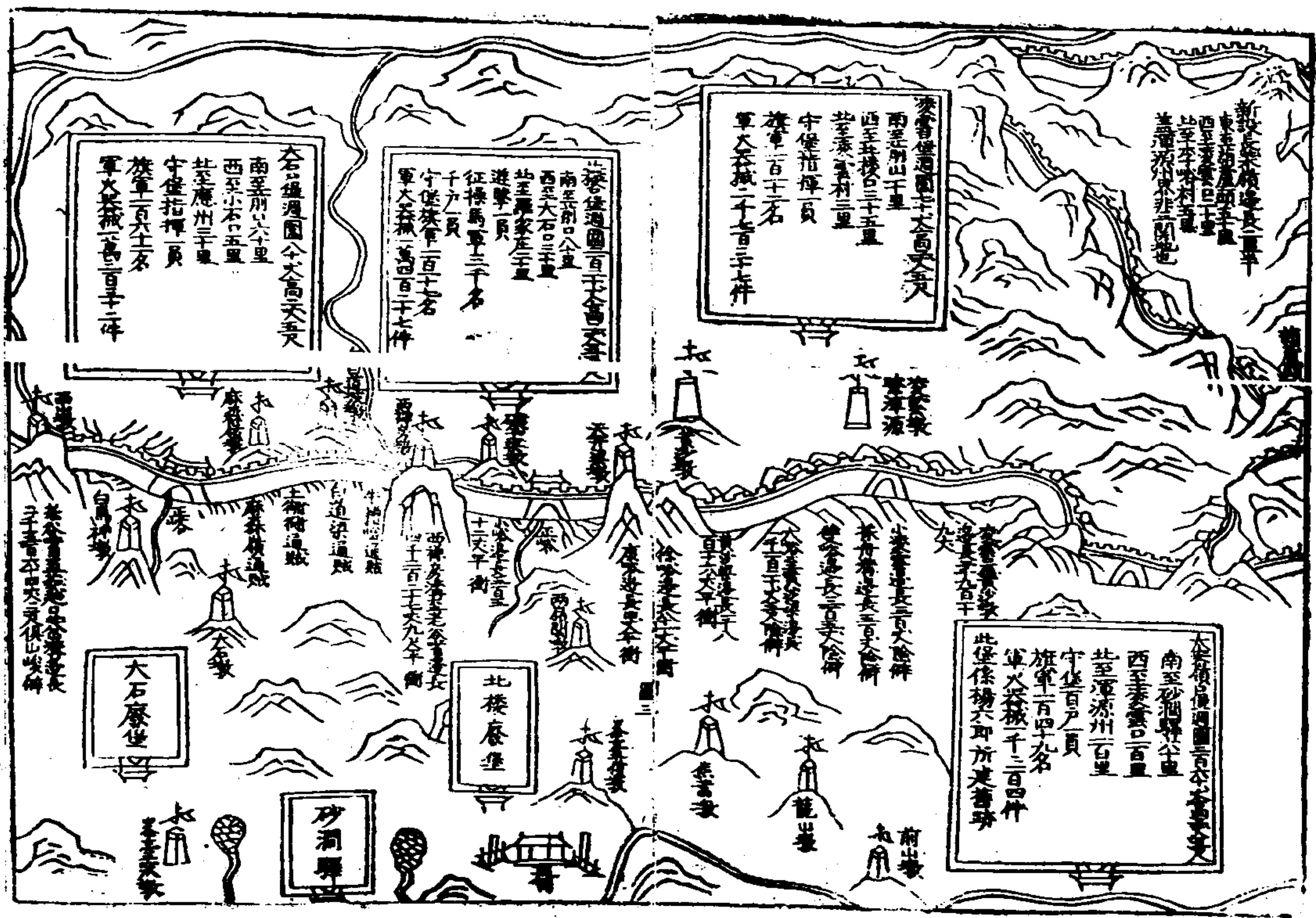
巡撫 太僕 兵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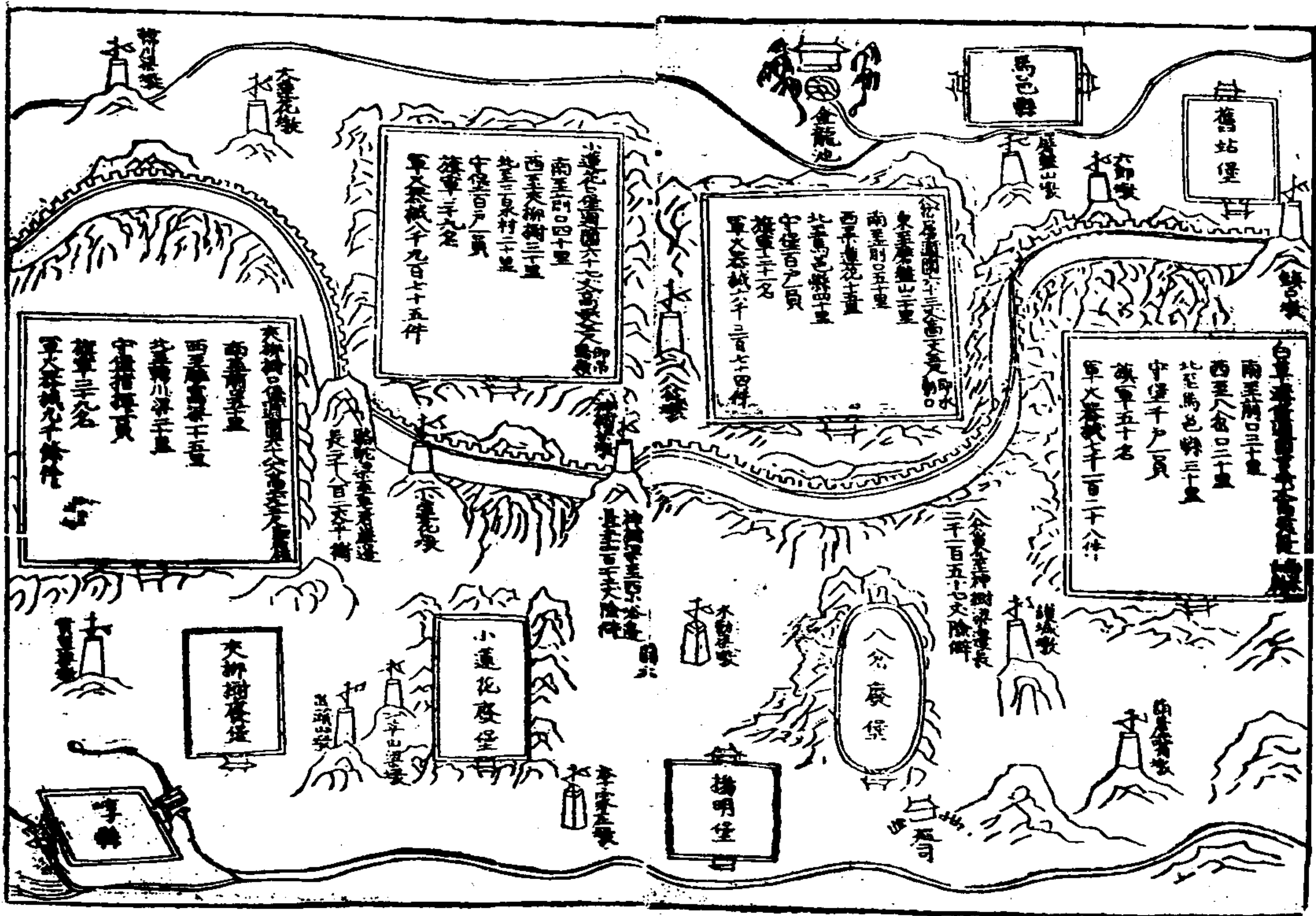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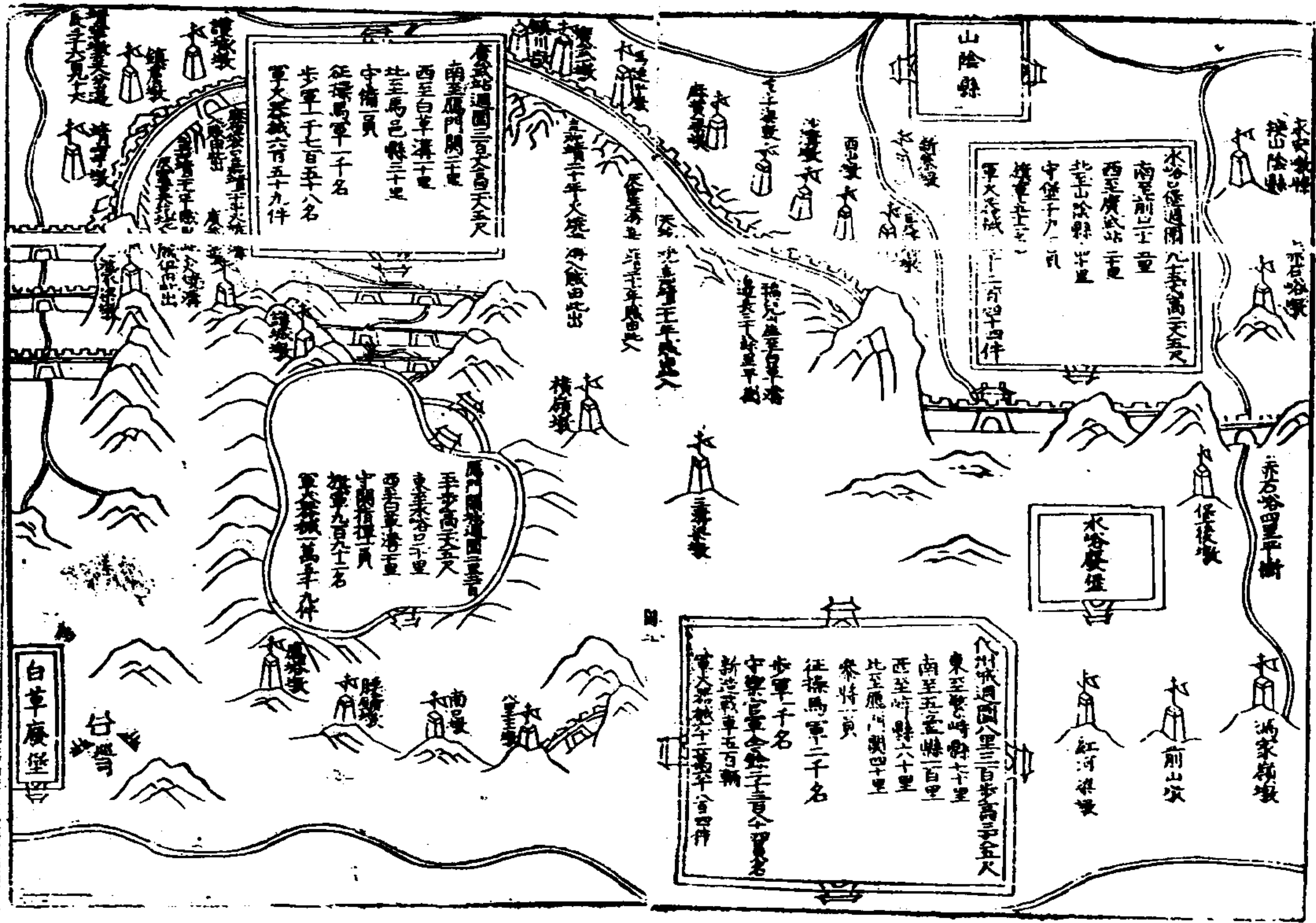
戶部 儒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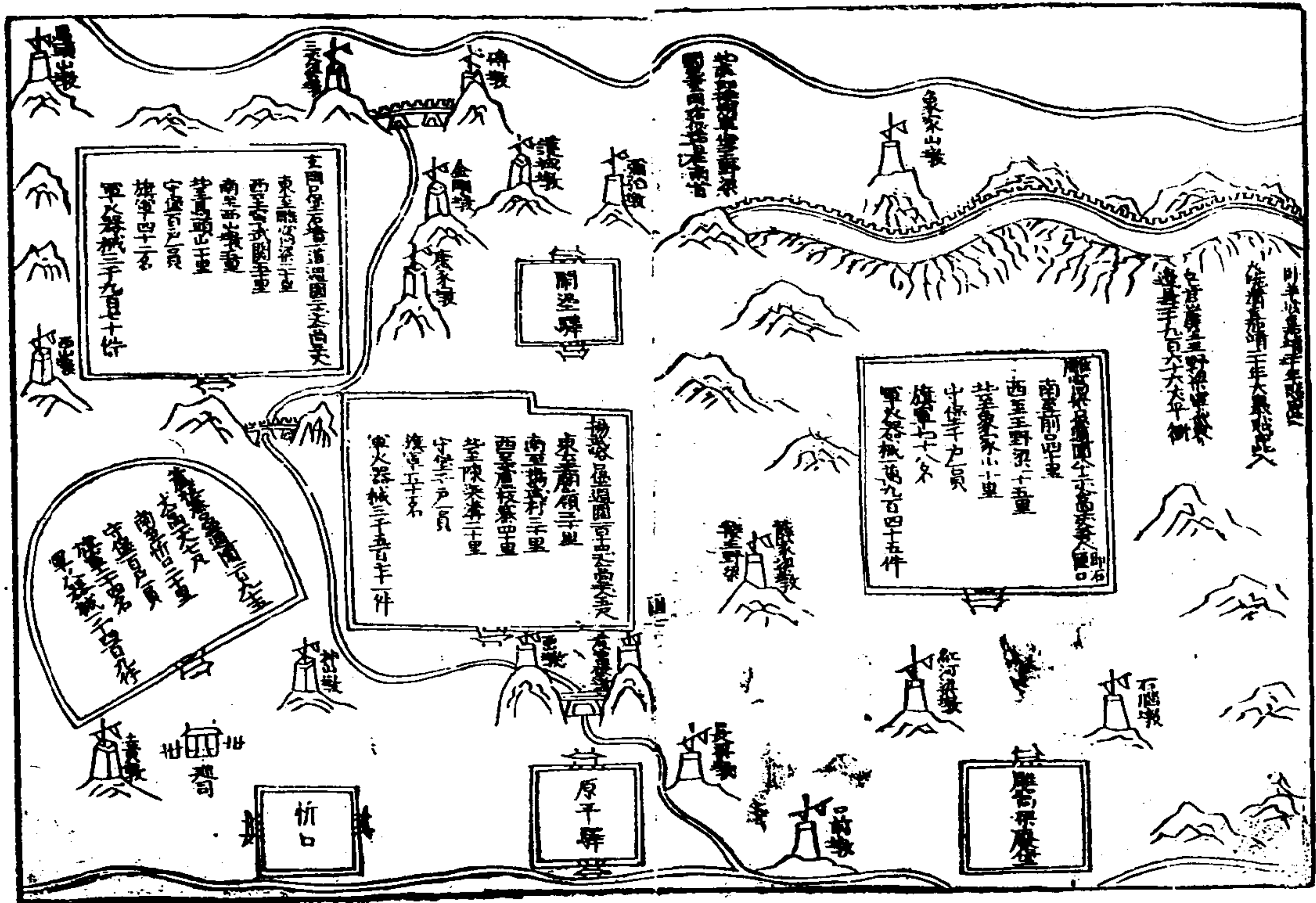
總兵 叅將 遊擊 守備

〇三關誌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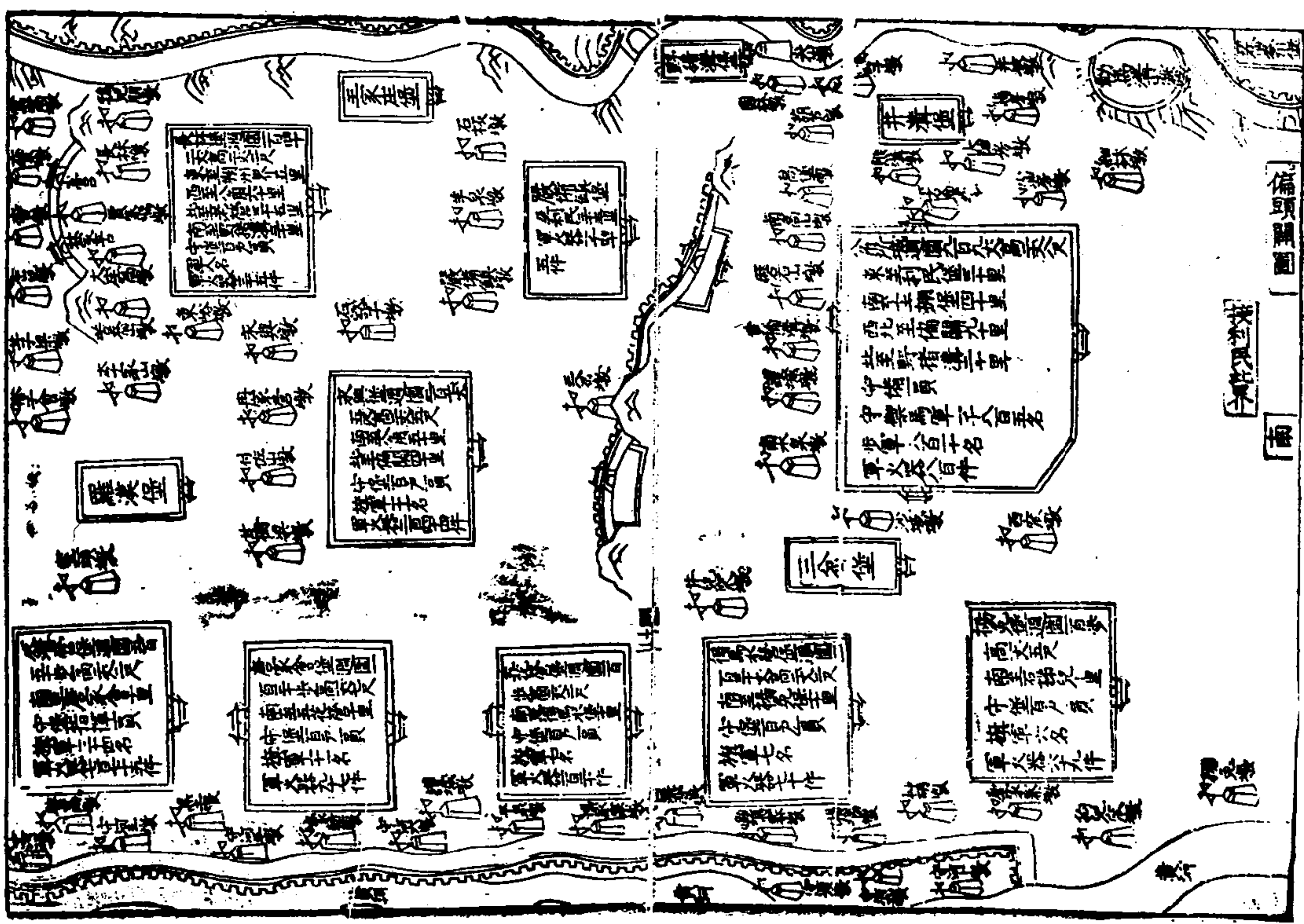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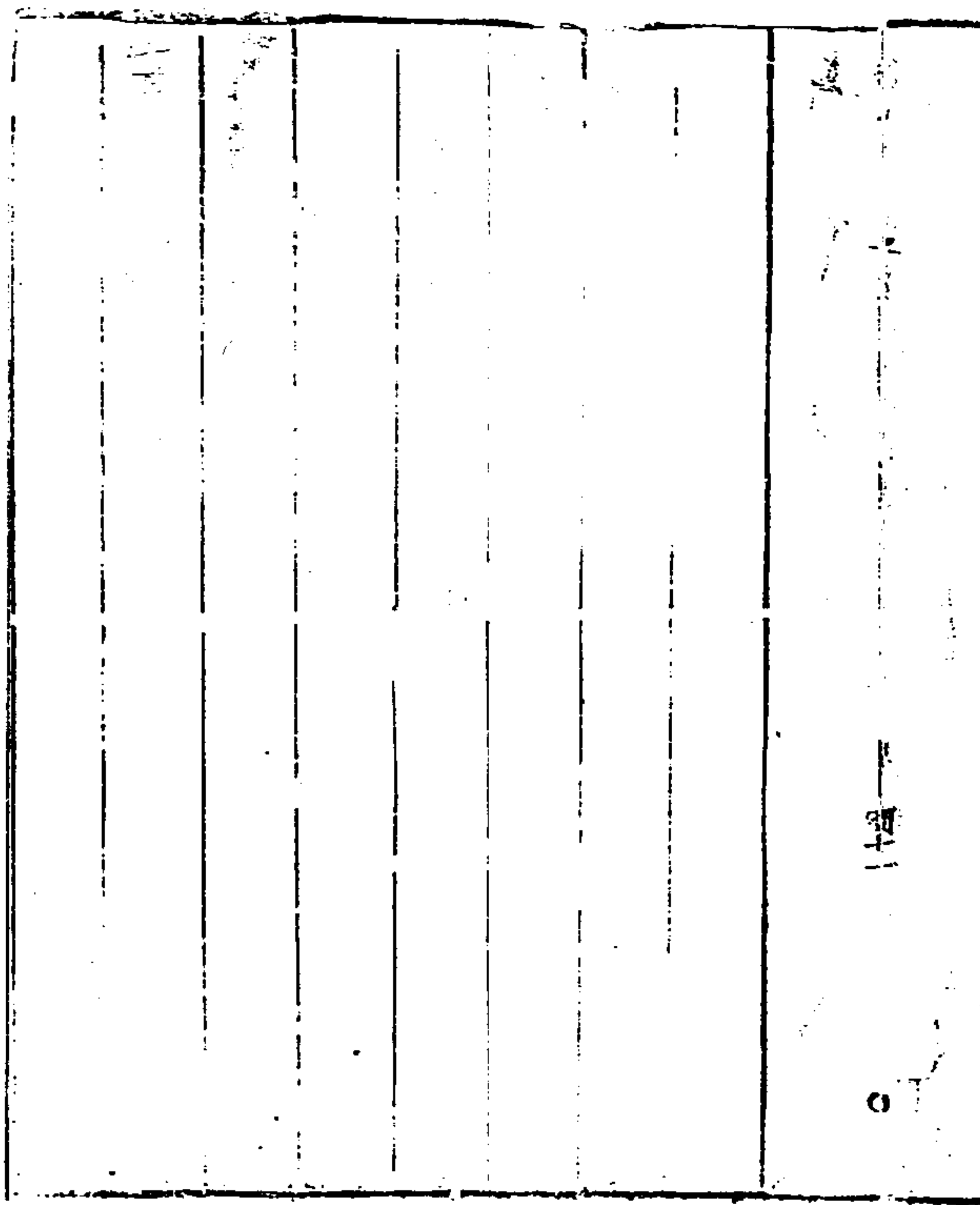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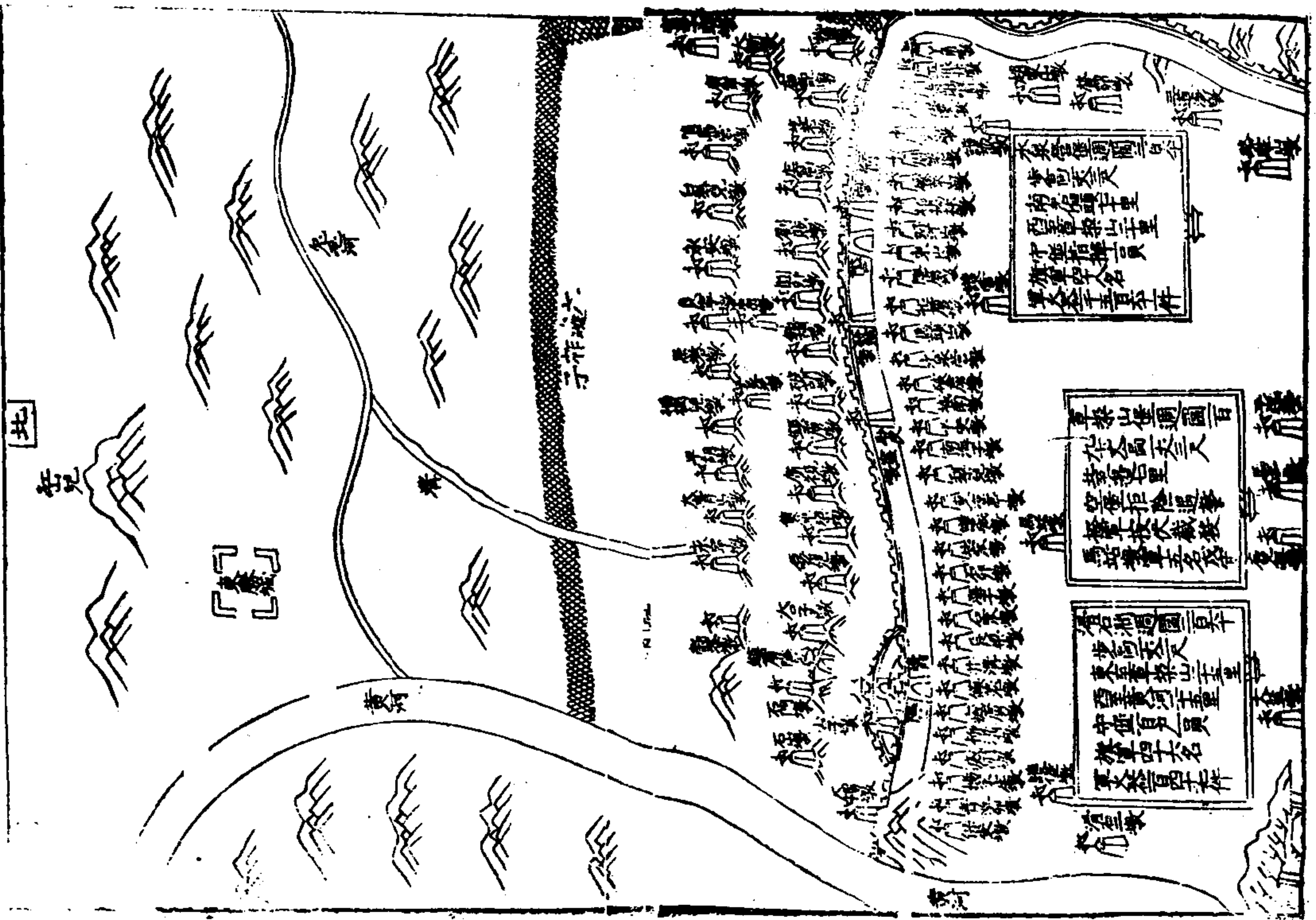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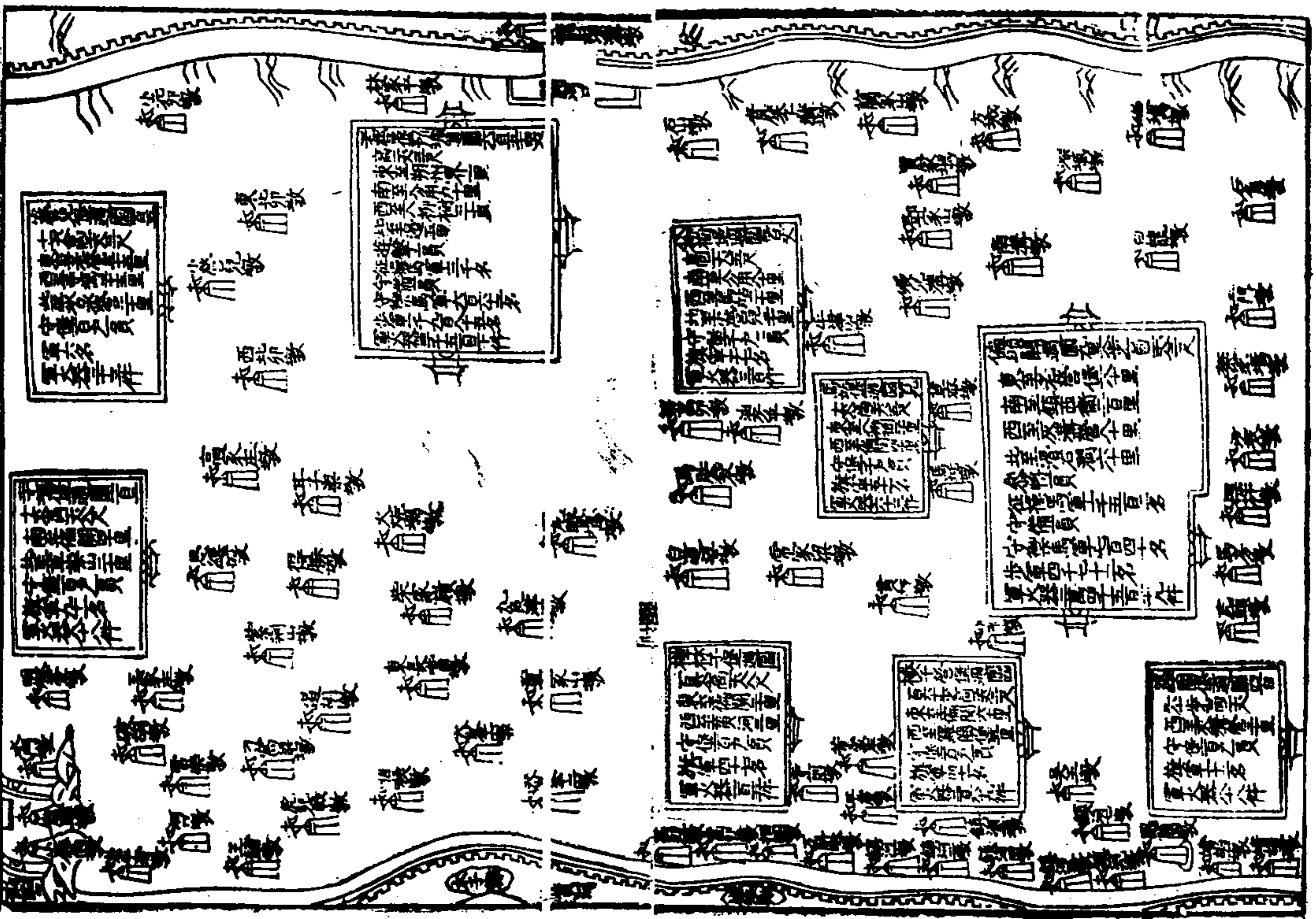


三關誌圖

按古封山表罷鴈門所從來舊矣十八隘自宋有之蓋山後諸州為遼所有夷夏之界以此為防今非昔比也而其虞殆有甚者不亦重可慨哉廣武當朔州馬邑大川之衝通折代崞崞諸靚縣之路虜從大同左右衛而入勢當首犯東越廣武則北樓平刑皆為虜衝西越白草溝則夾柳樹鵬窩梁莫非要害鴈門警備於是為急矣然代朔崞崞之間魚兒川等處地多墻衍藏命作姦羈縻而馴馭之俾知効力要亦不可無處渾源之長柴嶺磁窰口靈丘之王家庄與閭家嶺龍峪口禁山聯絡南通平刑大安圍城故地有所必據則寇兵不敢東向而曲迴寺鮑子村西庄苑家時子小月三盧巖嶺界乎靈丘繁峙之間人多驍悍敢勇數年募兵近萬半皆其產或云嚴採伐之禁愈於築邊養土著之壯丁愈於增兵腹裏是或一道也

按寧武據兩關之中地勢平行虜易馳驅陽房
 口當雲朔馬邑之衝通忻代苛石諸罷之路至
 為要害雖距本關為近而緩急常不得力中川
 陳公棻邊之議首及王野梁至老營蓋先慮也
 然商賈通衢人易為生視兩關則稱便矣近以
 總督開府朔州總兵移駐寧武邊墻之工有加
 無已轉餉增兵什倍往昔宜稱易守然而長城
 之托不在地利經斯世者尚亦有令圖哉





按偏關老營西逼黃河與套虜僅阻一水蓋自
渾脫飛渡以來邊警不止防秋守備而已然山
澗崎嶇難於大舉人性耐勞兵力可用稱雄鎮
云老營東接平虜至大同邊牆可六百里使東
西聯絡築邊固塞且屯且守則丫角墩而南陽
房口而東惡用是紛紛也舍門戶而理堂室誠
有不得已焉耳矣水泉營老營堡青糜子溝一
帶故多屯田草場近年耕得利人有益藏軍

政弗修寇警時至遂乃歸罪田畜禁口以勿耕是
謂懲噎而廢食也地勢孤懸商賈不云土鎮市遠
遠轉輸獨艱邊墻既固腴地可墾謹於火明斥
堠以修屯政此其急務也歟

雁門關

地里總考

雁門禹貢冀州之域兩山對峙其形如門山海
經曰雁門者蜚雁出於其間故名周禮職方并
州之分春秋時屬晉周安王二十六年三卿分
晉屬趙趙以李牧守雁門無有勾注之地河東
記勾注在代州西北三十里雁門縣界西陁山
今太和嶺是也趙襄子殺代王而有其地至武

○雁門地里總考

靈王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
關為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秦因其名漢用周
勃擊陳豨定雁門十七縣以柴將軍奇平韓王
信於代封高帝子恒為代王在今雁門東北蔚
州魏徙雁門郡南度勾注置廣武城晉因之後
魏置梁城繁峙二郡尋廢文帝移置廣武東上
館城即今代州後周移肆州治於此隋開皇五年州
廢仍襲古郡名置都督府大業三年蔚州廢以

靈丘縣屬代改為鴈門郡唐武德初置代州天寶初復改鴈門郡都督府後唐李克用為鴈門節度使歿於代今墓在廣武東宋名代州以鴈門為縣金天會六年置振武軍節度使元廢一國朝洪武初為代縣尋改州以地密邇雲朔接壤沙漠開置振武衛轄六千戶所七年乃即代北四十里置鴈門守禦千戶所隸本衛因以名開天文冀分在昂畢之間晉書云鴈門入東井

鴈門地志

一十六度吉安侯郭亨建城垣二座大磚城周圍二里三百五十步據山無壕塹堦口六百東西城門二曰鴈門曰鴈塞鋪舍九石城高一丈五尺周圍二里三百四十餘九步堦口五百城門一城內為千戶所倉場一草場一西關為開王廟東門外為武安君廟提督三關巡撫都察院鴈門兵備道太僕寺振武衛鴈門驛運所並新改總兵府戶部行司叅將府皆在代州

城亦吉安侯修因魏上館城之舊周圍八里三百步高三丈五尺濶五丈一尺壕濶十一丈深二丈四門東熙和南迎薰西康阜北鎮朔景泰元年叅政王英築西關羅城三里一百餘九十六步巡撫李公侃以都指揮張懷築東關羅城凡三里邊儲倉在東門內草場在城東南隅小草場在南門內演武教場神器營在城南門外景泰初巡撫都御史朱公鑑復修鴈門關

鴈門地志

聖祖高皇帝初年深謀遠慮制治保邦而其立法用仁且周為世計甚遠歲久漁獵多士卒適亡殆盡披地兵政廢弛加以遠帥匪人以致胡騎內侵皇親國戚皆受其害守關者皆不識時勢之變守禦之方李端應奎徐行分更協守諭年抵勤厥事鳩工政胡應奎徐行分更協守諭年抵勤厥事鳩工募匠撫士恤軍材於林麓陶瓦於河濱東抵平刑二堡四十餘里西抵蘆板之寨一百八十里城內城甲之墩臺煥然一新壕塹之深連萬里之備與於庚午六月丙申事竣於辛未七月庚子都御史曾銑詩望馬門關山高不可攀鳥飛中原如此險保障獨懸懸顏○兵備副使張

公鳳和武安廟碑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
居代門備向奴習射謹火厚遇戰士為
約曰向不奴入盜急入以保于敢捕乃選軍騎如
數歲亦習戰入奴小牧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之
之大率眾來入李牧萬騎封為武安君我近朝
于破殺王後使十餘萬騎封為武安君我近朝
德八代鴈春門設關備右御關不固歲數亡失
源至寧武因山為險阻四百里戶部主事陳
君邦器君一麟兵部主事東魯山西參議陳
左鎮西復使險阻二祥以提督之命來起寧武
西右布政使陳君遠左參政王君軌行太僕寺

雁門關地總考

四〇

有許君銘凡三關增堡者十有八為墩者三萬
仁先鎮守太監孫公清巡撫副都御史鄭公
宋公廷佐李公鈺巡按御史羅公倫李公
御史李公鈺巡按御史羅公倫李公
相繼謀共成鳳按今鎮守御史羅公倫李公
已謹烽火厚成鳳按今鎮守御史羅公倫李公
騎射選車騎戰士為奇陣惟牧善戰今守
守兵可戰矣獨少牧將耳而議不然而何夫李
牧信能將然其未勝已遂以功不顯古人責之
居數歲纒一勝而李牧已遂以功不顯古人責之
同法不可知豈獨李牧哉李牧代門禦東扁
祭安君廟云〇都恩從來樂定膺廟貌魏我重
武安君廟云〇都恩從來樂定膺廟貌魏我重

三關誌 雁門關地總考

六八五

名宇宙存〇泰政孫繼魯詩收保行營處衝寒
出塞過守邊風尚在安國意如何日暮笳聲動
山空野燒多鴈門猶關外大石牆三道小石牆
險固奏凱幾弦歌
二十五道北為廣武站站為馬驛嘉靖甲辰用
總督程公議改為軍站移代州守備守之而以
神池參將移代州隘口十八東為水峪為胡峪
為馬蘭為茹越為小石為大石為北樓為大安
為團城為平刑西為太和為水芹為吊橋為廟
嶺為石匣為陽武峪為玄岡為蘆板口各有堡

雁門地總考

五〇

舊堡隘正德十一年都御史李公鈺兵備副使
張鳳狂增堡凡十一通賊要路東七十八西四
十五成斬崖挑整間以石墻太僕計銘記正德
三四年來深為邊患往歲長驛越過三關逼
山西省城而宣大陝西各鎮殆有甚焉皇
節命內外大臣總制提督統調京邊官軍相
征剿然我至彼道我運彼來上下勞費甚不
支丙子春官論上深惟遠防至計特命該部
採去言官論上深惟遠防至計特命該部
務以祥為永圖時提督三關無巡撫重臣經
御史祥為永圖時提督三關無巡撫重臣經
酉歲是出甲戌歲十月虜自陽房口入搶虜
從是出甲戌歲十月虜自陽房口入搶虜

一百有二十里置一敵臺臺上為屋三間敵臺
 四百二十為屋一千二百有六十臺置戍卒四
 十人要衝則更益之環以壕塹坑窖增置草場
 軍火器械於是窮邊之城擬於郡縣軍無暴露
 技有可施矣廣武至平刑二百四十里西抵蘆
 板寨一百八十里南至太原府三百六十里北
 至大同府二百六十里

雁門關地總考

八

青海胡馬南奔駐夾河○征西飛騎黃河成幕
 北連營紫塞霜諸將早開○也細柳至接大已
 獵長楊○纒飛羽檄傳宣府○志非狼煙○吉囊
 十月冰霜猶絕險○三關○城○故○相○通○○吉囊
 危仍多點兀乎飛揚○亦○胡○新○黃○沙○噴○列○技
 無勞兵馬出遼東○詳○胡○新○黃○沙○噴○列○技
 懸赤羽旂開府向九重專
 廣武站 ○舊堡一處新修四餘步有泉
 連坪城鎮傍墩六座遠近三十里城長一十
 望故臺一沿邊營房十間○北開兌城一十
 崇南關一座堡內官廳一所營房五百七
 間倉廩二十草場一百八十五縣馬二
 今倉廩二十草場一百八十五縣馬二
 以革去存代州民縣八頭官馬五縣馬二

三關誌 雁門關地總考

武衛一兩守備地方東起胡峪界之東洋西止銀
 六十兩守備地方東起胡峪界之東洋西止銀
 二高梁盡境○蘇野詩廣武驛前春太遲
 花幾片柳柳晴煙猶作殘雪方落日夏語鶯啼
 一詩代煩高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薄代煩高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何難為殺黃羊大軍出○水峪口○二石堡
 塞燒朔荒空黃羊大軍出○水峪口○二石堡
 十一年立廟○黃羊大軍出○水峪口○二石堡
 沿邊營房二○黃羊大軍出○水峪口○二石堡
 敵臺七○黃羊大軍出○水峪口○二石堡
 接山陰縣○黃羊大軍出○水峪口○二石堡
 仍于長梁前山墩至代州去本口羅漢洞三里

雁門關地總考

九

有油泉胡峪口土堡一正德十一年立
 水入桑乾胡峪口土堡一正德十一年立
 房十二○高北二倉廩十間草場一四十五
 西接赤石○高北二倉廩十間草場一四十五
 分有嶺○高北二倉廩十間草場一四十五
 內有嶺○高北二倉廩十間草場一四十五
 五里嶺○高北二倉廩十間草場一四十五
 立廳房十○高北二倉廩十間草場一四十五
 十廳房十○高北二倉廩十間草場一四十五
 梁墩北二倉廩十○高北二倉廩十間草場一四十五
 縣大嶺西○高北二倉廩十○高北二倉廩十間草場一四十五
 寨大嶺西○高北二倉廩十○高北二倉廩十間草場一四十五
 代州嶺西○高北二倉廩十○高北二倉廩十間草場一四十五
 德州嶺西○高北二倉廩十○高北二倉廩十間草場一四十五
 四十七年新立倉廩十○高北二倉廩十間草場一四十五

六八七

北	應	一	西	坵	樹	口	尾	營	里	峙	口	傳	口	北
樓	州	敵	廳	四	梁	梁	山	房	有	縣	磨	至	西	一
口	煤	臺	方	十	河	越	墩	二	井	村	兒	東	接	十
天	峪	四	三	餘	水	叫	北	十	泉	中	墩	山	馬	里
梁	口	西	間	步	峪	梁	劉	二	一	一	由	嘴	蘭	接
墩	西	山	營	有	前	龍	家	十	新	小	水	鐵	口	北
南	接	墩	房	大	山	王	披	里	建	石	峒	角	神	曹
傳	狼	北	七	河	至	堂	東	接	倉	口	前	嶺	樹	山
至	尾	二	十	通	代	大	接	敵	殿	房	土	山	走	炮
白	山	十	八	桑	州	王	大	勝	三	六	堡	至	馬	東
馬	東	里	新	乾	堡	嶺	石	墩	間	間	一	代	平	後
神	接	接	建	大	石	西	口	炮	草	營	正	州	大	小
大	麻	敵	倉	石	口	傳	西	火	場	房	三	有	圪	應
石	朶	勝	殿	德	土	至	山	接	一	十	十	巡	塔	州
口	嶺	墩	間	十	堡	如	墩	應	敵	七	年	檢	西	仁
峯	白	炮	草	一	一	越	南	州	臺	三	沿	司	傳	尾
臺	道	火	草	年	正	口	傳	鶴	三	沿	廳	繁	馬	山
宋	梁	接	場	年	正	大	紫	毛	狼	造	廳	繁	蘭	南

馬門地志考

十

〇

近	代	墩	衝	十	房	繁	連	水	梁	通	敵	沿	二	代	西
河	州	龍	潭	間	一	峙	塚	峪	兩	大	臺	邊	正	州	傳
水	進	山	源	草	座	縣	口	前	嶺	同	十	營	德	堡	小
入	北	墩	州	塲	營	二	二	山	開	要	九	房	一	一	五
潭	一	西	要	一	房	堡	大	至	焦	路	凌	一	一	一	十
源	里	傳	路	小	六	俱	五	代	蒿	西	雲	百	年	十	大
團	北	東	塞	十	近	尺	州	頭	接	黃	東	十	三	立	餘
城	樓	至	墩	間	河	有	凌	峯	黃	河	北	三	建	十	大
子	口	靈	北	沿	水	巡	雲	臺	嶺	口	三	倉	二	河	峪
口	峯	丘	二	邊	通	檢	堡	一	西	天	十	里	廠	間	通
房	土	臺	縣	十	營	桑	司	一	座	傳	井	接	十	營	房
二	堡	嶺	要	里	房	乾	隸	周	大	石	南	潭	源	間	草
十	一	由	路	王	家	新	建	圍	石	六	十	臺	張	炮	子
五	官	水	南	傳	止	建	倉	六	十	臺	張	炮	子	大	一
間	廳	峪	前	至	口	土	堡	十	丈	高	由	子	大	一	十
沿	一	座	山	口	火	廳	堡	十	丈	高	由	子	大	一	十
邊	座	營	至	前	火	廳	堡	十	丈	高	由	子	大	一	十
營	營	至	前	火	廳	堡	十	丈	高	由	子	大	一	十	十

傳	灰	一	間	里	縣	武	子	峪	墩	口	由	城	里	房
至	窯	敵	營	有	山	東	挑	墩	北	一	水	墩	接	二
護	口	臺	房	大	南	至	子	西	十	十	塔	南	王	十
城	賊	四	五	泉	七	平	山	接	一	一	前	傳	家	新
墩	從	六	十	太	和	刑	由	泰	里	新	山	桃	庄	建
前	此	郎	沿	和	嶺	二	水	王	接	建	至	子	炮	倉
蘆	出	墩	邊	一	名	百	塔	墩	家	倉	代	山	火	西
嘴	淡	北	營	名	白	三	前	東	一	九	州	西	通	六
東	西	接	房	白	草	十	山	里	峪	間	東	傳	潭	間
南	接	馬	九	草	溝	五	至	代	里	營	南	一	大	草
由	磨	邑	新	溝	溝	里	有	州	接	房	一	里	安	場
八	盤	縣	建	一	土	有	巡	守	小	五	有	小	嶺	一
里	山	炮	倉	年	堡	巡	檢	備	南	十	八	泉	龍	秦
庄	東	火	廠	立	二	司	地	方	口	八	沿	泉	平	王
至	廣	馬	十	廳	正	隸	至	自	傳	臺	邊	平	刑	墩
代	武	邑	間	房	德	繁	州	繁	靈	二	營	刑	嶺	北
有	南	北	草	三	十	時	南	廣	至	護	房	嶺	護	十

馬門地志考

十

〇

出	州	樹	口	花	房	吊	有	家	七	樹	場	間	百	巡
三	有	出	西	北	一	橋	巡	庄	十	梁	一	營	步	檢
泉	巡	頭	六	七	七	嶺	檢	東	里	東	敵	房	有	司
村	頭	山	大	七	新	一	司	傳	阻	白	四	十	大	隸
去	司	東	蓮	里	建	名	隸	和	不	草	八	八	通	州
堡	隸	傳	花	接	倉	蓮	代	州	通	溝	八	沿	泉	東
十	隸	李	東	州	廠	花	州	通	仍	磨	八	營	南	二
五	隸	家	接	古	十	峪	通	通	于	盤	北	營	南	二
里	水	水	八	城	間	房	南	通	水	山	接	房	五	水
廟	廟	水	岔	口	草	土	五	通	片	南	馬	五	新	芹
嶺	嶺	口	口	神	場	堡	里	通	南	梁	色	新	建	口
口	一	墩	樹	火	一	正	正	通	八	西	縣	倉	年	土
名	夾	里	西	井	十	德	塔	通	里	接	口	火	年	堡
夾	柳	庄	接	夾	八	十	下	通	庄	吊	水	西	十	正
樹	樹	至	夾	柳	沿	一	有	通	至	橋	芹	十	廳	德
上	上	代	柳	柳	營	廳	泉	通	泉	李	李	李	李	李

山康營土梁梁臺十泉有庄口梁梁房二
墩家房石八紅五九沿大至石梁梁墩三
北墩墩堡里河象沿石代腦家北接問
三十東八一庄至家邊州州東接新
里傳炮正德代腦北房營房九間
接護火德州墩六九間新
金城路一十南傳里新
剛墩彌從立廟接建
墩南陀金廳房有嶺朔倉
傳墩剛房三開泉大黃炮九間
至石腦西開泉大黃炮九間
有軍墩接女樓一
梁西口

雁門關地總考

十一

墩口前河前墩蘆板寨神山墩土黃墩傳至本堡
西有谷朔南通持戟當關虎豹同胡騎射騰青
開外漢盤承露王門東山危鳥道千重隘水漲
海波萬古洪諸將赤心懸玄岡口土堡一廳房
魏關莫忘蒼野動秋風
十墩敵樓一馬頭墩北一十五里接寧武關東
心墩炮火南傳三丈梁東傳五里接寧武關東
北傳至康家墩南傳西河武東傳五里接寧武關東
口前墩至家墩南傳西河武東傳五里接寧武關東
土堡一神山墩北三十三里接寧武關東
火南傳至土山墩北三十三里接寧武關東
俱腹裏警備差緩馬至本堡此與陽武峪前墩
一西百八十里間有巡檢司隸西至此雁門
夜下黃葉晚解秋寒若春難覺遠城秋易知

三關誌 雁門關地總考



無合意紅鱗寒居如門四單謝戰寒兒急
尺城提旗開床大弦戌月于功略霜非征
鐵下携臨角虛宛上結麥如業地自關旗
徒漢王易聲○歸考束秋未精曉推雁
欲兵龍水滿李善星初繫白報鋒馬
突稀為霜天賀馬小水車去來食雁
重白君重秋黑雲月送魚戎無霜鄭國
圍刀死○寒衰歷城書寄語閨中燕騎
草相劉聲不上城欲推甲閨中燕騎
枯向長起燕支疑甲閨中燕騎
秋黃鄉起燕支疑甲閨中燕騎
塞雲四報君疑甲閨中燕騎
上秋首回黃夜紫半日金
見飛看金臺上
魚手虜騎上

雁門關地總考

續三

郭胡馬嘶一聲漢兵道青落誰為
今人薄○目極雁門道青落誰為
戰一馬同苦辛末路成白首功歸
沙單萬里白首辛末路成白首功歸
全莽于古臺下邊風起沙蒼然何
山莽于古臺下邊風起沙蒼然何
樂黃沙下車遊白草原五陶民禮
歷黃沙下車遊白草原五陶民禮
軒嗟哉太南亦孔武時五陶民禮
使孫繼魯解馬亦孔武時五陶民禮
幽討馬皇南亦孔武時五陶門西
歸家謁見過規同里全章馬蓋早
門潛夫有論皆蘭蘇規却驚起太
汗猶增色○左叅政蘇規却驚起太
積雪層冰春已深東望音書如隔歲

欲沾六年成底事重來華髮不勝牧祠前風不
 笑春分鳥語花香近野多戍鼓寒時過回陽幾
 入晴結漢關雲年來野多戍鼓寒時過回陽幾
 峰睛結漢關雲年來野多戍鼓寒時過回陽幾
 地無險絕頗憐今昔夏屋山子誘殺代王於此
 勾注山在關西今一名山西陘太山有勾注陘
 高祖經此斗牛山魏史所載西頭山牛頭山
 至平城絕若牛形又北斗山能興雲雨早禱
 連環不絕若牛形又北斗山能興雲雨早禱
 輒應宋金以俱有名號代郡王鎬詩奉勢連
 環似七星嶙峋秀色倚清夜深鴈峯好金問
 半柄東西指與天樞一橫北流頰望新詩書
 鷄聲未動南樓水頭人御史何喬新詩書
 山遠近馬門關上懶回頭○都御史何喬新詩書

鳥為地誌考

十四

征騎蕭蕭度鴈門危巖照絕巖力躋攀東瞻
 關王碑在雨苔尚書喬宇詩慨李牧壘荒煙樹
 一王險○兵部尚書喬宇詩慨李牧壘荒煙樹
 右盤○兵部尚書喬宇詩慨李牧壘荒煙樹
 迥添○兵部尚書喬宇詩慨李牧壘荒煙樹
 看盡○兵部尚書喬宇詩慨李牧壘荒煙樹
 曲詩○兵部尚書喬宇詩慨李牧壘荒煙樹
 獨嶺○兵部尚書喬宇詩慨李牧壘荒煙樹
 邑天○兵部尚書喬宇詩慨李牧壘荒煙樹
 翻天○兵部尚書喬宇詩慨李牧壘荒煙樹
 少勾○兵部尚書喬宇詩慨李牧壘荒煙樹
 火中○兵部尚書喬宇詩慨李牧壘荒煙樹
 八○兵部尚書喬宇詩慨李牧壘荒煙樹

天忽奔新晴雨火炎蒸時但暑登高斯開步
 清涼極目龍沙大如許前年北過斯開步
 今過此往還山川郭如舊板屋人家半已
 殘差強此地多苦風事弓弩聲年來有
 賦自強梁李長城東風柳外聞征騎海瀾
 無民還憶李長城東風柳外聞征騎海瀾
 情無限白仁岩在牛斗山間慧遠寺巨石
 水北山海經曰鴈上石塔峯頂有法臺鴈門
 東南流遼高柳代中其山重疊鴈門之山
 十三年虜趙高柳代中其山重疊鴈門之山
 也建武十九年世祖封代郡王為秦皇二
 新韓忠於此東平城東南七十里於代西
 北鴈門水又東流而鴈門山謂斯水也
 水注之郭景純曰水出鴈門山謂斯水也

鳥為地誌考

十五

水又東北入陽門三泉在平刑關西三十里
 山謂之羊門水東三泉在平刑關西三十里
 流數十里匯入河始大陽武峪泉近淳化
 定襄出真定河始大陽武峪泉近淳化
 萬頃會衆水入河始大陽武峪泉近淳化
 宿谷泉源發自關城東門外橋路奔流
 在關城東門外橋路奔流
 門外城東門外橋路奔流
 輪詩廣武城在關城東門外橋路奔流
 鎮靖翻武城在關城東門外橋路奔流
 聖代一川風月自春秋胡松詩朝出廣武
 荒基中流○胡松詩朝出廣武
 遠望雲中路殺氣原實如身向狡兔
 驕飲馬群爭驚拔劍思策勛側身向狡兔

寧武關

地里總考

寧武距鴈門西一百五十里禹貢冀州之域周為晉北徼戰國屬趙秦為太原地漢屬并州三國屬魏晉仍為并地元魏為朔州隋因之唐元和中置武寧軍以王智興為武寧軍節度使拜太傅鴈門羆王五代晉割賂契丹關南三十里之橫嶺界皆屬朔州鄆陽金因之元屬大同

寧武地里總考

路於黃花嶺置鄆陽寧武凡七屯

國朝為堡天文亦昂畢分野正統己巳後虜數侵軼巡撫都御史李公傑奏宜置關屯戍於是因故名立關成化元年築于城周圍四里勅守備官以太原等衛所班軍輪戍弘治十一年都御史侯公恂議請如鴈門偏頭例置守禦千戶所募軍增實隸山西都司而以神池諸堡隸馬巡撫都御史魏公紳拓故城周圍七里一百

二十步高二丈五尺東西南三面廣丈餘北面廣踰二丈城上有敵臺徽舍四隅有閣墀口一千七百二城下有塹門凡四外各有橋可掣城內為千戶所都察院戶部分司兵備道布政分司總兵府守備府通判行署監收同知館萬億倉預備倉廩房一百有二十草場二神器庫在所南社學在所治東寧文書院在寧文堡教場在東門外尚書周經記云太原北去三百里有地名索蓮臺即古寧武軍地也其區

寧武地里總考

城雖為朔應忻嵐保德諸州之會然去邊頗遠胡馬未易至此者巡撫都御史李公傑因請有潛入寇屯卒以巡撫都御史李公傑請白宜設堡屯卒以巡撫都御史李公傑請而提師守名屯卒以巡撫都御史李公傑請曰胡得馬守至屯卒以巡撫都御史李公傑請檄苟得內守防必嚴虜何能窺之萬一失防胡馬深入內地忽爾崇墉橫阻既慮守戍之衝其宿留而肆掠哉然則斯關之險不戰而取意矣但其原隰夷曠非偏頭之險比也且因新創而官無額置人無著所以壯兵威而攝虜膽也於是繼李巡撫都御史侯公恂乃請如二關之制設公署給武臣給印章召募伍

勝守則固文教武備本不可以與學而二也... 俗不教之民集之學宮欲比隆唐虞三代之盛... 必可成者因併記之制及不此竊聞君欲崇階于... 城武略萬山宮墻高並數人起儒碩城隍廟在城... 北隅旗纛廟在新城內碑兵備副使胡漢城隍廟... 都以至麗邑必有城城必有聖帝明王立國建... 于易之後抱必開擊拆其制不可廢也然而禦災... 捍忠功被生氏祀而禮之固宜後世乃屋而祀... 其神人心之所嚮往蓋虔神依人而祀人依神祀

武城縣志

五〇

而安陰祐然相感之必應此亦理之所存匪異... 也列寧武為邊關雄阨要地官軍商賈人民之... 所萃集倚城隍以成守而衣食者哉廟而祀之... 神而益神亦宜弘治癸亥夏不雨于告于廟三日... 二日而彌旬弗晴民皇馬復告于廟五日而雪... 寅秋彌旬弗晴民皇馬復告于廟五日而雪... 晴如響如不答神其矣哉第吾廟既久日頹地... 規制狹陋不足以及神而致敬祀之類地無... 卯歲子感神之既乃借守而備都指揮劉淮善... 理弘大之關之著文劉興開風而作率諸善士... 趙鳳泰端王之禮李瑄等各出資鳩工董事徹... 而新榭棟之腐折者易之殘缺者補而... 增之墻壁丹雘之漫漶者塗之復整石... 為之欄墻階級高下以肅登降之儀垣墉周... 蔽內外立魏坊扁昭祐以樹瞻望之崇垣墉周... 簾內映其凡器具之未全者又皆完整不遺

茲觀茲成命來者艾求于文記之是役也于... 表正直為名而人之心亦然也人知敬神... 心虛靈不昧之求吾心之神而神則感矣... 尚其疑吾心之禍福幽明乎致固無待於... 載十一年一月記○旗纛廟碑於武關之設... 訓練之重地也旗纛所官軍春秋赴關備... 今之所先重事也天下旗纛有廟而武指... 非其制也昔職守者初霜之候成假公宇... 祀其神非禮也予嘗相開城之異隅議立廟... 詢之未成丙辰春都乃仍舊基掄材集工躬... 詢知之揚然不寧乃仍舊基掄材集工躬詣程

武城縣志

六〇

督之至秋霜降落成中堂翼兩楹扶重門... 訖於祭品有庫表識有坊足以望而肅... 天氣晴爽星月朗耀人皆謂公能知所務而... 其神亦能昭明耀人皆謂公能知所務而... 介國子生宋灝微以欣然諸公職于國之大... 事在祀與我公是舉無得之然公職于國之大... 勤於政務修葺城壘臺改設演武門義皆... 可不辭而為之記云關王廟在舊城岳鄂王... 廟在舊城西門上嘉靖七年都御史江公潮從... 守備譚鉉議請依偏頭故事建儒學設學官... 弟子制下禮部議如衛學生徒無原增考稱十

年以上者得貢禮部道訓導一員十九年都御
史陳公講以寧化所隸本關開東南五十里為
開塗驛軍堡十一民堡三東為大河為陽房為
朔寧北為神池為大水口為利民西北為黃花
嶺為土棚為嚴備鎮為義井西為寧文為二馬
營西南為寧化所為西鎮東南為玄岡邊牆起
王野梁至狗兒澗東西凡二十九里嘉靖十二
年都御史任公浴自鵬高梁至達達墩築邊八

寧武關地總考

七〇

里二百二十步砌以石十八年虜數內犯都御
史陳公講以關地中衝雲朔舊邊不可恃乃借
副使王鎬尋王野梁廢蹟修復之又起陽房經
溫嶺大小水口接石湖嶺北至八角堡斬崖實
土為牆長一百八十里有壕有鋪有樓有暗門
提學副使胡松記我明之興太祖高皇帝
奮起淮西親把黃龍洲掃腥穢其威施及百蠻
成祖文皇帝崩之躬自北伐三孽虜庭虜遺鬼
餘哀獸奔馬逝幾無孑遺後聖後皇對揚弗
替其後虜漸生息蕃滋雖時時入寇劫暴然以
二祖神靈功烈國紀兵政赫然有嚴加之股肱

三關誌 寧武關地總考

忠貞之佐協恭於內強禦腹心之臣得衛於外
國勢十年來士心附故虜有畏而莫敢深入於
邊臣欺從兵政非備重以治安人土狎於驕情
務苟安是故庸帥懦夫林於利害一劫為容保
計邊防無備益以亡命叛人日從史而教誘
又規前數年侵及應朔雲蔚諸邊州是時未
以懲也明年遂侵關南深及典嵐靜樂諸縣道
堅米之漸大可寒心有識之士隱憂未已會三
關提督都御史缺員吏部選於中外首推西蜀
陳公來任御史上雅知公嘗以按察司副使提督
撫山西地先布政使司右叅政往來三關知邊
陽已即遷并布政使司右叅政往來三關知邊
防修廢之故甚悉乃言朝曰國家西北遠鎮
莫重宣大山西馬門寧武偏頭真紫荊倒馬諸

寧武關地總考

八〇

關為國重險國初以宣大為重重兵大將多在
兩鎮三關之備差緩今特則異矣使非設險據
蔽其何恃而能守今三關東起代之平刑嶺西
暨保德河曲而東有門延袤千有餘里所在皆
並當修築然東有門延袤千有餘里所在皆
頭之塞既岨山谷限隔黃河虜賊大舉不可
工可竣時臣聞寧武之衝平衍夷漫虜難可
十萬騎皆可成列以進且比年賊寇內地率
斯工當首舉庶人有依而能立臣查山西諸
民壯可謂萬餘人依而能立臣查山西諸
千不則取諸太原所部吏民贖錢費不傷子
正額勞不及於齊民說者或以板築之勞臣竊
以為孰與殺掠之為慘暫時之費孰與永世之
故軍禁之便上下其素兵部議如公指無

六九五

異乃以門兵備副使王君鑄察奸經費都司
署都指揮同知王松太原府同知邢倫總督工
程其下文武百執事並選廉慎而有幹者使攝
經始嘉靖十九年三月畢工明年之夏六月
計役民壯七千九百五十人借調旁近屯丁一
千八百二十人東起陽房口經溫嶺大小水口
神池蕎麥川迄於八角堡土築推半餘則斬山
之崖為之計長三萬二千一十餘丈約長百八
十里無論土石並高二丈有奇廣一丈五尺
上廣七尺加四尺為女牆可騎以馳可蔽以擊
牆外壕塹深廣度略如牆中增敵臺四十三
座煖舖五十五間暗門五座重樓三座護水隄
臺稱壯哉盛矣計用金五萬有奇然中三萬猶
之備壯歲歲常供數云始公之肇斯役也諸以
工皆大費鉅不可就公執弗疑詳其畫約時其省

已亥式之遺考

九〇

視諸如醫巫盜蕪之細靡不綜理加密重以群
賢宣力萬卒其秋八月虜果大至見陽房壩
稱齊而不可攻乃從其東四十里夾柳溝
高整閣不蓋嘗慮之微守備宋宸往量土物
公先是謂土疏惡不可築遂不為議乃貴
而畏事謂土疏惡不可築遂不為議乃貴
以入蓋言者不諒不審而公承積夫廢事者
攷其時論人者當察其心公承積夫廢事者
任事未兩昔而虜則三至自餘大寒暑風雨
日又每居仲尼大聖猶謂三年有成孟氏則
則弗速故政者猶夫今之遼事豈帝七年之
不畜終身不得夫今之遼事豈帝七年之
而欲謀效於日且今之遼事豈帝七年之
中丞劉公代蓋即虜退之歲之難矣難矣公奉
廷

議屬余與參政張君子立規計工事補築東路
三百餘里按察司僉事趙君瀛補築西路黃河
橋之夏余與張君視工過陽房覽公道烈相與
感嘆張君謂余於此專目近宜悉公行事屬余
記而不致以不文辭公名謙字子學遂寧人
劉公名泉字憲甫鍾祥縣人張君字原禮黃縣
人王君字宗周灤州人趙君字文海三原縣人
並前進士王君松者字汝節嘉靖壬寅都御史
茂山衛人邢倫立縣人舉人
劉公泉重修葺之明年改偏關副總兵為總兵
駐本關中控要害仍設守備更置總兵守備府
甲辰都御史曾公銑謂邊牆高厚弗稱鴈門乃

已亥式之遺考

九〇

即利民勒馬溝南折而東歷蕎麥川石湖嶺至
陽房朔寧王野梁增築舊邊一百一十里以兵
備副使劉璽司之牆均二丈餘五尺上廣一丈
餘八尺乙巳夏添置暗門一墩臺二敵臺一百
有二十臺上為屋以間計三百六十營房四百
又二十倉廩草場軍火器械廣舊額半關東西
一舍許南北遠三倍之東至陽房堡二十五里
南至太原府三百四十里西南至寧化所九十

三百里東北至朔州一百六十里○陽房口堡

弘治十一年建廳房二座營房五十八間倉廩
二治六年草場一樓鋪六座南北二門更鋪四間
一起本關東梁墩至大河堡東口又自拒虜墩東
一墩接陽房一墩至朔寧北河一里○恭政蘇大
通流索運臺下有泉去本堡一里○恭政蘇大
詩遠選關南道春江尚苦寒連天沙漠漢落日
雪漫漫紹徽裘仍懸星昏獨看年來頻道路
一為樓蘭○紫微子立詩龍沙北望接三
關十萬雄師○紫微子立詩龍沙北望接三
火動燕山○紫微子立詩龍沙北望接三
轉動燕山○紫微子立詩龍沙北望接三
堡嘉靖十二年四月火王野梁墩南傳至代州

○

○

界陽房二墩北樓青坨塔一墩青坨塔二墩
子一墩水泉通寧文堡正德五年間門一上
崔家莊水泉通寧文堡正德五年間門一上
流離本堡一里寧文堡正德五年間門一上
樓外有吊橋城鋪二炮火西梁墩北樓子
西傳苗家莊分水嶺林棋盤墩長梁至二馬
營護城墩去堡半二馬營堡正德五年間門一上
里許有西溝水泉二馬營堡正德五年間門一上
門墩南有樓化所黃花嶺堡正德五年間門一上
城墩南有樓化所黃花嶺堡正德五年間門一上
北問炮火北接所黃花嶺堡正德五年間門一上
塞雄三鎮風煙劇五式湖磨○參政張子立詩
中戰士黃沙嶺將軍白玉驄防秋烽火近何
王音同○黃沙嶺將軍白玉驄防秋烽火近何
王帳列西營壘接交河迥星分太白明旋關

飛急羽直大水口堡嘉靖二十一年建官廳一
設請長纓神池堡元為鄯陽縣地土堡一成化
傳寧武南神池堡元為鄯陽縣地土堡一成化
十五年建溫嶺橫山虜常侵軼因而南犯鎮靜
興嵐嘉靖十八年都御史陳公講兵備副使王
鎬始增築新城設守備一員黃花嶺至大井溝
墩堡屯寨皆隸守備十九年設中路參將改守
備於利民堡二十一年以參將移代州明年仍
設守備城周圍五里四十步高二丈墻口高五

○

○

尺城門四有壕塹更鋪一十四內為都察院兵
備府倉廩一十五草場一營房二千三百二十
二演武教場在東門外所轄堡寨為土棚為義
井為鐵盧窰為三山為坨壩灌防秋兵馬駐坨
壩壩堡又為磨溝屯為太平庄為板井為虎北
為小辛為黑庄為南店為銀凍窰為石窰為東
湖為靳家庄為張家庄為劉家庄其寨為橫山
地火北樓海子墩三山墩黃溝墩辛庄墩利
○

嶺磨溝城至土棚堡嘉靖三
 南門外西去堡半里有海水池
 建官廳二所營房六十一間倉廩一十二草場一
 塚塹一門二炮火西傳留海小卒庄北傳嚴備
 鎮堡南傳主棚塚義井塚○都御史何喬新詩
 北出長城小徑斜崇墉數仞渺平沙蕭蕭麥隴
 邊民業寂寂柴扉成卒家石澗幽泉晨飲鹿營
 門殘柳畫啼鴉夕陽暫向郵亭宿笳鼓聲沉土
 不詳義井堡塚塹一門一炮火西傳留海小卒庄北傳嚴備
 堡嘉靖二十二年建官廳二所營房六十一間倉廩一十二草場一
 傳榆溝鋪口牛心塚馬頭崖
 年都御史秦公宏築城為堡以指揮防守正德

寧武關地志

七

時虜由蕎麥川犯寧武守備趙光增
 嘉靖十八年都御史陳公講議設守備專領之
 城周圍五百八十步高二丈七尺女牆六尺墻
 口六百有五十更鋪七塚塹二欄馬墻五尺西
 南門二有吊橋守備衙倉廩草場在城內教場
 在城外都御史曾公銑添置營房四百所所轄
 堡寨為陽房為利民為西溝為青羊為小寨為
 庄窩為石窩為羊泉為九仁為黃花穴為辛庄

其寨為觀泉砲火東接山嶺南接山墩利民辛庄
 西接羊泉嚴備鎖北接石墩石嘴
 山在關東北二十里尚留餘輝曰禪房晚照燕
 涼山在關南二十里尚留餘輝曰禪房晚照燕
 虎頭山在關西段家山在關南棋盤山在關西
 有石駱駝山在關東七管涔山其下有龍池為
 汾源木而南下多玉汾水出馬南流注于河十三
 州志云出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異名也黃
 今二山相屬對淵族子懼隱於此得神劍

寧武關地志

六

花嶺在關西北二十里有堡分水嶺在關西四十
 即汾源六番嶺在關南十里南北道王野梁在關
 河源二十染峪梁在關東五里雨霽山温嶺在神池
 里十五石湖嶺在堡正東二十里門一石牛家嶺在
 正東二麻紙嶺在堡正東二十五里塢塢嶺在堡西南
 十里村嶺在堡西南二十五里小兒山在堡西五里
 庄賴蓮花山在堡北三秀如蓮鳳凰山在堡西以形
 名興隆山在堡北三橫山在堡西化軍西北六

十里接契丹州橫嶺今無橫嶺
 嶺而有橫山疑後人易其字云
 紫峯山在堡南
 里虎北山在堡北
 喜鵲梁在堡北
 劉海庄梁在堡
 西四板井寨在堡西南
 神林山在堡南
 里荷葉坪山在堡西
 刁胡山在堡南
 灰河在堡南
 不涸天池在關南
 乾河之水者老云其水潛通燕京
 原之上世謂之天池方里餘澄淨
 陽早不耗陰霖不溢嘗有人乘車
 風飄之於水後人獲其輪於桑泉
 水潛通矣池東隔阜又有石池古泉
 可五六步清深鏡潔不異大池
 在廣文

寧武地理志

七

寧武地理志

八

〇

五尺水道
 龍池在城北
 木瓜溝在神池北
 紫龍
 池有神廟
 使知軍事
 供備副使
 掾錢中立
 六日因祈
 氣暖草木
 字在懸崖
 寧武山多
 地狹艱於
 稼穡氣早
 寒田無重
 獲人
 學商買婦
 無績紡植
 宜松柏禾
 宜蕎黍豺
 狼獾
 不
 缺風景所
 鍾大

率與鴈門埒曰禪房晚照虎頭積雪天池錦鱗
 磨溝黃花染峪流墩汾水盛源灰河伏流西嶺
 六番蓋亦有奇觀云

偏頭關

地里總考

偏頭關去寧武西北一百二十里亦冀州之域其地東仰西伏故名偏頭古林胡地括地誌云林胡在嵐州北勝州南寨溝村是也七國時屬燕蘇秦說燕文侯曰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又鄰於趙為儋林趙武靈王略中山破林胡即其地秦并燕趙築長城於嵐州紫塞漢武

偏頭關地里總考

克匈奴改置陰山郡屬樓煩武州魏劉元海據離石尋廢唐貞觀中征突厥克復之北漢天會中乃即韓光嶺築偏頭砦宋隸火山軍南渡後屬金元為偏頭關

國朝因之天文亦昂畢分野洪武二十三年以關屬山西都司鎮西衛指揮張賢改築關西里許周圍五百二十步勅守備都指揮等官守之宣德四年置鎮守總兵都督李謙乃增築城堞

創西南馬營天順四年都督杜忠都指揮袁勝

拓東城柱國左都督李公謙鎮守山西十有三年矣以禮下賢諮謀善道凡所施設務底明慎每歲冬躬率師詣關駐兵戍守嘗歷山谿之險曲致方略知偏關為襟喉西北之衝城池器械不容無備請于偏關為襟喉西北之衝城池器械春興工而是年冬十月告成關城東西踰百尋南北殆百有三尋周闊深其壘塹口三百有八十城角三而築大墩三座裏外城門皆甃以甃石公以勛閣世家才資文武未樂問荷蒙太宗文皇帝寵賚之盛嘗命掌左哨龍旗掃蕩沙漠洪熙宣德間大賜賚賞正統紀元龍旗掃蕩勅諭勞之壬子歲出奇兵擒殺達賊數百至甲寅復親率所部兵馬長驅塞外北抵斷頭山收

偏頭關地里總考

捕酋首阿卜只罕暨諸虜來庭丙辰冬十有一月西黃河虜寇入境先期按伏精兵至時各奮其勇不避鋒鏑寇不能支遂大斬馘數十獲其馬匹弓箭箭盔甲不能勝計皇帝恩加崇獎榮受顯爵若都司馬公貴勇智善射所至輒克亦進階都指揮其分守營堡則又有都指揮莫公亮葛公亮香嚴謹同心贊畫軍旅之事者也倚歟休哉○按察使雲問余本記距太原西北五百里餘至寨溝村有開曰偏頭者在保德州東南控乎太行西北接乎沙漠密邇渾雲通應朔誠中原之襟衛華夏之屏蔽也皇朝削平禍亂統御華夷宵旰圖宣治輯寧邦家又安黎庶故於備邊尤加意焉宣宗章皇帝嗣登大寶之初爰命光祿大夫上柱國都督李公謙出鎮山西撫安軍民因觀是關歲月滋久

荒虛弗振 偏僻崎嶇 未易控制 期欲維新之功
未竟而卒 今上皇帝 紹承前烈 當正統丁卯
冬復命 北地 於是大鑿石 棟斲數十萬餘 開拓
忠來鎮 築城 環營者 二峰 嶽者 五廠 工雖曰浩繁
而衆志 樂然 趨事 不越 月而告成 蓋公以會州
茂族 武弁 起家 始襲 羽林 前衛 指揮 使正德 辛
內協 同靖 遠伯 王公 征剿 麓川 生擒 賊首 勳績
不著 擢都 指揮 使統領 中軍 通者 奮爾 殘胡 逆
天肆 暴犯 我邊 疆公 又斬 賊衆 可帖 木兒 等百
餘級 生擒 者無 算 皇上 諭功 行賞 重故 恩光
進陞 今職 若昔 南仲 城朔 方而 致殲 狃于 襄李
獲守 門戎 不致 過也 余遠 遁李 靖之 擒頹 利揚 業
南詔 時有 一不 是過 也余 遠遁 李靖 之擒 頹利 揚業
在

備頭地聖考

四〇

既用 垂成 化五年 都御史 李公 傑展 關城 周
未久 云 一千三百 步東西 二門 各建 樓明年 又展 西南
隅十一年 刑部 侍郎 杜銘 奏立 守禦 千戶 所給
印隸 山西 都司 以保 德守 禦千 戶所 帶俸 署指
揮僉 事李 剛改 本所 掌所 事而 以鎮 西等 衛所
功陞 多餘 正副 千戶 所鎮 撫充 本所 官十 二年
都御 史左 公鈺 請以 七衛 五所 軍二 府五 州民
兵更 番戍 守十 八年 總兵 廢設 分守 叅將 弘治

元年 兵備 僉事 王璿 復展 東城 二年 都御 史左
鈺請 立學 設學 官第 子廩 增歲 貢如 縣學 置訓
導一 員 侍郎 張順 記先 時偏 頭關 守備 都指 揮
兵周 重以 本關 守禦 千戶 所監 劉岐 巡撫 左鈺 總
衆城 市繁 盛而 多俊 秀子 弟但 聖賢 之書 不讀
忠信 之言 不聞 風俗 日薄 教化 日偷 聖朝 學
校遍 天下 化被 華夷 恩澤 草木 化日 偷
北重 地乞 設立 學校 教養 英才 使之 移易 風俗
用此 內地 其言 甚合 于理 請降 印選 官依 例科
貢爲 便事 下禮 部是 其議 以請 陞陝 西今 都御
未幾 左公 瑄巡 撫大 同周 公昇 權陝 西今 都御
州提 督三 關乃 相與 經營 之而 整飭 兵備 按察

備頭地聖考

四〇

司僉 事王 公璿 以爲 已任 關舊 無東 門而 城外
崗阜 高燥 乃與 諸公 議斥 東城 而廣 之闢 門以
通往 來平 其地 以爲 廟學 凡可 以充 用者 無不
究心 復出 俸餘 以補 不足 於是 上覽 丹碧 之類 亦
獻財 能者 呈工 材取 其良 而瓦 甍爲 大成 殿亦
皆致 其精 者呈 以周 垣覆 以陶 瓦爲 大成 殿亦
成門 各五 間飾 以周 垣覆 以陶 瓦爲 大成 殿亦
四間 廚庫 六間 儒學 道牌 三間 東廡 各二
仁由 義明 倫堂 五間 東廡 道牌 三間 東廡 各二
息之 所六 十間 爲六 號曰 智仁 聖義 中無
官公 廩二 十餘 始於 弘治 元年 九月 而次 年十
不畢 備經 始於 弘治 元年 九月 而次 年十
訖工 共二 百餘 始於 弘治 元年 九月 而次 年十
北廟 學俱 莫之 先而 提學 按察 司僉 事楊 公文
卿爲 選俊 秀子 弟若 千名 肄業 其中 而新 選學
官李 匡適 至守 備指 揮僉 事王 君儒 乃諭 於衆

曰是關自國初至今百二十年未嘗有廟然
今蒙朝廷大恩諸公之惠得以創立巍然
然足以垂諸永久此始化於邊方然不耗
金石後人誰知自書來請余文刻諸石余
子有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
上小氏親於下故堯舜禹湯文武之為
伊傳周召之為臣孔穎達孟之為聖賢
未之傳道學不遇明此而已道存諸六
訓萬世昭乎日月星之照耀巍乎如山
則為能求於是蘊之則為仁義禮智之
問則父有子有親有君有義有禮有智
朋友有信有義有亂色不義於目淫樂
道於心術以禮樂沉潛乎詩書之域馳騁
德文之術以禮樂沉潛乎詩書之域馳騁

已似

五

度之途化於家儀於鄉非惟戎馬之場為道
藝之圃易鉦鼓之聲為絃誦之音化邊鄙之風
為鄰魯之俗至於奮其符節俾諸名勒鐘鼎功烈
業堯舜其君民如合符節俾諸名勒鐘鼎功烈
才也非惟無負之曰此偏頭關學名勒鐘鼎功烈
之意庶亦無負矣乎故紀其創始之由且俾學
於是者知以自勉又欲後人有所考而副緝之
焉弘治十四年參將廢仍設副總兵十七年設
三關守備一員居本關正德初廢五年復設居
代州嘉靖十六年總兵周尚文幫築西南城建
小樓二明年總兵祝雄復修城東西及東西南

三關誌 偏頭關地里總考

三門北有樓東角樓二城鋪十六城口一千七
百女牆高四尺二十一年以北虜數犯太原俱
自朔州寧武陽房入改偏關副總兵為總兵移
駐寧武老營堡添守備移八角遊擊居之而以
老營參將移駐偏關關內為千戶所都察院太
監府總兵府布政分司按察分司兵備司太原
府公館守備府儒學造作局在所治西保德倉
在所治東銀庫倉社學在所治西南惠民藥局

已似

六

在所治東北鐘鼓樓旗纛廟馬神廟獄房城隍
廟真武廟在所治北保德草場在城東南隅武
安王廟火神廟演武教場在南門外厲祭壇在
關南關以東為馬站堡為八柳樹為老營其隘
為林家平為視遠為小營為紅門東北為小營
堡為水泉營北為寺塢為滑石澗其隘為小口
為鎮虜西為樺林為樓子營為羅圈為楊免為
唐家會為五花營為得馬為石梯隘為灰溝其

七〇三

寨為元大捕為大峪南為永興堡為細林寨東南為八角為長林大邊在關北一百二十里起大同之崖頭至黃河七十里無牆而有藩籬舊築廣寧哨馬營二堡去邊一里許今廢二邊在關北六十里起老營了角墩接朔州至黃河老牛灣南折河岸抵石梯隘延袤二百四十餘里成化二年總兵王璽修之成化二十二年兵備副使郝志義重修之三邊在本關東北三十里

續修四庫全書

七

起老營石廟兒至石梯墩削崖築地凡七十里嘉靖八年李公瑾修之四邊在本關二里起長林鷹窩山至教場一百二十里正德十年兵備副使張鳳翔修之嘉靖二十一年

朝廷發內帑修邊都御史劉公臬以兵備僉事趙瀛自樺林堡至唐家會却胡墩築邊七千九百七十三丈餘四尺敵臺四十一鐵柵攔水口一十八間門一水門一邊鋪一百有四樺林滑

石以東至了角一百一十里為關北屏蔽工皆未及舉二十三年都御史曾公銑以叅政蘇祐兵備副使劉璽修之又自了角而南歷老營野猪溝至八角南界增築舊邊一百四十里墻均二丈餘五尺闊二丈三尺上廣丈二尺二十四年增置敵臺二百二十八臺上置屋為間六百八十四石砌水口二水眼八益以營房倉廩草場如鴈門制關東西一百八十里周圍四百二

續修四庫全書

八

十里東去朔州一百八十里去太原五百里去

古勝州三百里都御史陳詩西去邊關近虜

楓飄急寒日孤城鴈度遲三晉河山分表裏七

甲時○都御史會銑詩崑崙萬里入西延表作

名關勢更縣西帶河隄隆漢業東馳雲朔隔胡

天控孩自昔稱雄鎮設險而今鉞極邊東勝受

降成悵望將軍何日勒燕然○漠漠龍沙塞草

黃天聲此日已張皇旄裘落應宵逐戈甲森

森映日光疏禁設勞當職事保釐深愧古人良

車書一統期無外仰贊吾皇徽急荒○與王

總兵巡邊歷覽多形勝長城北限寸心期保

更駐鞏風塵趨草採昏黑又偏頭馬站堡十年

建官廳一座營房二十間堡外疎
北門一座上有樓河水出龍灘溝
九年建官廳三座營房一百四間
場一處在關東六十里南門一座
上有樓水出

河老營堡在關東八十里界平虜寇警時至正

統間以兵守之尋置官軍三千為遊兵成化三

年築土城十二年置廣積倉弘治十五年復展

城正德八年虜犯寧武議設遊擊領前軍寧武

關一千二百偏頭關一千鴈門并振武衛八百

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偏頭關地里總考

九〇

武廟西巡駐蹕於此嘉靖十三年募軍一千八
百以鴈門振武偏關軍回原所備守十五年都
御史韓公邦奇請設千戶所以兵備副使賞啓
展城周圍凡五里高二丈五尺東西二重門城
有樓有吊橋壕深一丈有五尺營房一千五百
間敵臺六井泉五去堡半里有官河關以東八
堡皆隸焉二十年改設叅將守西路以遊擊移
置八角二十一年仍移八角遊擊並五寨守備

三關誌 偏頭關地里總考

居之以叅將移偏關增募軍一千四百三十二

改置五寨馬軍五百輪操班軍一千守備領之

前軍隸遊擊者不廢

威服惟北虜驚擾我邊疆雲中鴈門之西偏頭東勝
守正統末年以雲中故地為堡曰老營去邊三十
餘里委以一隊然不過覘虜出入時警備不聞
虜敢深入驕散與我兵相持曠日者太平既久
虜漸乘虛正德八年議於此地添設遊擊一員
領奇卒三千至今稱老營常備蓋其始哉兵以
更番食以行糧去住如郵營解蓋其始哉兵以
行炊漸無固志嘉靖乙未上命提督大中丞
范洛韓公自內臺外撫三晉周歷邊塞視險阻

偏頭關地里總考

十〇

練將卒用頑戰守顧老營上著習胡養悍可使
出汲沙塵而不情而更番之輩旅食希乏吞胡
氣殺乃屬兵備副使實公於遊擊將軍祀公雄
選召習邊悍卒得一千四百有奇屏以官馬食
以月糧與選留精騎一千六百屯息茲地有警
出百里復優之芻芻行糗兵益於前營益隘不
可居乃下議臬會議拓營於此定志期以聞議
者難之持論久不夾公的見從委身事非以嘉
若張機時惟賈公啓天意首從委身事非以嘉
靖十五年三月出鴈門達觀新地戒其家非病
且死不可開乃率三關軍壯代木於山鑿石
於洞窰執於土集匠於旅給食於糧至其勞來
鼓舞不遺於城周五里中為營房千五百間
舊城離二合一十為公廨者三敵臺者六城門
者五雉觀軒然於喉以肅樓兵有居勿馬有所

七〇五

將卒超距矢之外無內顧馬是歲秋虜大舉
 大將同源南抵岢嵐鎮西無一人敢當鋒談
 者三千俱冠黑盔有自虜回者問虛實先曰老
 營黑油帽子上開邊障倍氣而忘其功八月
 陞代事終不嘉清十七年祀將軍陞拜偏關
 居謂茲不其宜派無紀遣使請於予惟一
 兵而美也昔李牧守鴈門惟稱收保而伐者
 之勞也邊牆之緝至令稱良然皆數歲而始
 俊奮效雖其拓建招卒不越期月而蓄威養
 有明效未其僻重一隅然使九邊三鎮皆若
 若守虜軍必不辭靡然氣是也遠猷兵司
 弘濟將軍以人蕭威士卒以地鼓氣利而享
 美而彰之視古昔名將相有老馬皆不可無紀

偏頭地總考

土

威夫錫則侯廟堂之議中丞關中人副使黃
 人將軍遼東人瀉林家平隘口在弘治十二年
 得備書以告東人瀉林家平隘口在弘治十二年
 倚高崗城牆一水出官河視遠隘口在弘治十二年
 有樓八角城牆一水出官河視遠隘口在弘治十二年
 八十里重溝水出嘉靖八年築二小營見隘
 邊增置重溝水出嘉靖八年築二小營見隘
 口弘治十二年築五里門隘口宣德
 建在九泉營北五里地無官河紅門隘口宣德
 宣德九年築敵臺一里地無官河紅門隘口宣德
 問東房各三間下開重門外有壕隸水泉營
 拓揚林墩砲火傳青山傳坑老傳馬站傳乾溝
 高家莊傳密頭墩相駱揚林至此一家百三十二里

水出小營見堡嘉靖七年建營房二十間在
 北二門上建小營見堡水泉營堡二座營房四十間
 水泉出鴿子山在開東北七十寺塢堡嘉靖八
 倉廩外有壕南門一在開東北七十寺塢堡嘉靖八
 里堡外有壕南門一在開東北七十寺塢堡嘉靖八
 廳三間營房二十間在開北四十里滑石澗堡
 外有壕南門二門水泉出西南溝
 宣德九年建官廳二座營房三十間倉廩一草
 場一在開北六十里外有壕南有門有樓水泉
 出柳溝南八里小口子隘在開北六十里虜賊
 下離本堡八里小口子隘在開北六十里虜賊
 垣一道遠門一水泉出柳鎮虜隘口在開北七
 溝南北山下相去七里鎮虜隘口在開北七
 邊外宣德九年建塢十一道高崗有墩白塔兒
 壕炮火傳長寧傳永安傳哨馬傳廣寧傳密子

偏頭地總考

土

頭傳獨樹見傳大辛傳隘口傳小口子傳滑石
 洞傳思經傳明燈臺傳八盤傳火燒傳元源
 傳白道自白塔至護城墩一百九十一里樺林堡
 里德四年建官廳一座在開溝相去六里樺林堡
 西二里水泉出樊家村在開樓子營宣德四年
 產舍廩一草場一在開西六十里正德十三年
 十月月初四日草場一在開西六十里正德十三年
 國堡灰溝營羅國堡弘治七年以焦義城堡
 至唐家會堡羅國堡弘治七年以焦義城堡
 場一在開西六十里外有壕東揚免堡宣德
 建在開西六十里外有壕東揚免堡宣德
 泉出石梯兒近河五里唐家會堡正統元年建
 草場一在開西五里五花營堡正統元年建
 九十五里水井二五花營堡正統元年建

水泉一出堡得馬水堡正統元年建官廳一
南二百餘步在關西南七十里外有
壕南門一座有石梯隘口在關西南一百一十
樓水泉近河里黃河東舊名陰
嶺開成化十二年建東枕高崗西臨黃河南北
二門各建樓官廳三間耳房三間民房二十所
水泉元太捕寨在關西南七十三里得馬水堡
近河東溝內南北西三門俱高崖可
避大峪寨在關西南五十里嘉
兵廳二座倉廩一草場一在關西八十里成化六
年置恒美倉西八堡皆隸焉外有壕西南二門
有樓花園子墩炮火傳故城墩傳河口傳王義
庄傳揚免墩傳狗兒家傳董家深傳胭脂鋪傳
樺林子傳九深津傳寺兒墩自花園子墩至永
關二百七十六里水出黃沙灘去堡百步

偏頭地總考

七〇

興堡正德十三年建官廳二營房五十五在關
泉近南四十里外有壕東西二門有更鋪四水
河細林寨在關南一百二十里隸八角界三
十畝餘上恒八角堡在關東南九十里弘治
二年兵備僉事王璿築五年都御史楊公澄改
置永寧驛嘉靖三年置永寧倉四年都御史胡
公錠以地方中直虜衝請設守禦千戶所隸
山西都司六年都御史江公潮展城六百八十
七丈高一丈餘八尺上廣一丈餘四尺女牆

三關誌 偏頭關地里總考

高五尺外有壕敵臺四二營房二千七百三
十六東西南有重門城名川樓四土堡一東西門
外吊橋二水泉去城五里王有榆林溝二里為城
南溝城中井泉凡十二丙申歲以都御史韓公
邦奇議設守備領官軍一千四百三十七二十
年募軍八百併改三岔堡舊軍二百以都御史
陳公講議革守備足兵三千移老營堡遊擊于
八角領之二十一年召補逃故軍三百五十九

偏頭地總考

七〇

從都御史劉公臬議仍移遊擊于老營原設守
備官不廢二十二年改撥充發軍六十六二十
三年改回永寧驛屬岢嵐千戶所在舊驛北都
察院在驛後按察分司在東門遊擊官廳府館
社學在局房西演武教場在西門外城隍廟在
遊擊官廳西關王廟在社學西馬王廟在舊驛
東旗纛廟在南門外新建八角堡碑山西古隘
關之間舊為八角堡中控廣川旁開遠四塞
之會要害之衝也正德間虜騎由此竊入中土

七〇七

援兵莫至奪貨... 者屢歲嘉靖... 中丞巡撫... 熟籌久矣... 不益餉之... 築周園城... 四所營房... 有倉積芻... 戶十人吏... 竈屯煙與... 形或胡馬... 魁舊常分...

備項也思考

五

弗可湮也請于... 記實屬之於... 謀而賤戰上... 也設險守國... 快狠以窮兵... 六州縣以窮... 金人而輕失... 勝根哉輔明... 未為有過也... 是弗設所... 李牧而不可... 城是故險不... 碑文者嘉靖...

遂行三關... 日歷八角... 貴有能定... 叔嗣會公... 西入省公... 等關兼巡... 韓邦奇... 八角堡... 東去寧武... 如之其地... 朔必河... 路堡出... 此至及... 將不習... 將不習... 將不習... 將不習...

備項也思考

六

諸職往不攝... 揮缺不攝... 用甚亡益... 新開諸堡... 相絕然尚... 一二人領... 年二月... 山西地... 州屬之... 武三十三... 置八角... 領以武... 擊將軍... 伐石以...

位匡撫萬國表裏山河
承兵革葦葦用昂臣郡
大齊同俱有品式歲乃
途美衣衍食訟獄既平
巡遠域乃周三關士馬
徵克亭外內燧火衰息
建守臣下察是陝疆場
石以示罔極險形勝壯
詩金湯天設險形勝壯
紫塞長列營貌虎隨分
烽煙接朔方降胡隨畜
偏煖松棚夏獨京林截
暗金茄急風高鐵騎強
戎羌黑山陽警新樓蘭
秣馬黑山陽警新樓蘭

偏頭關地總考

七〇

御史陳講九日詩八角墩
負登丘籬遠風送黃花雨
夢忽驚鴻北下歸心空付
生勸哭緣何事欲縛單于
東南一百五里弘治十五年
九間營房四十間南馬房
沙坡土門井兒家三盆魚
西會傳北門敬自關至寺
七里井泉出長林滿息參
詩相期大井口日暮息參
度漢營人家孤成遠山木
平幸苦三關北胡塵未罷
鎮二鳳山在關東七里許
去關東二十五里南連駝
補佐崔寇雄於諸山駝山

三關誌 偏頭關地總考

龍山九山環城而峙
百仞視諸山獨高拱向
龍池元人建廟遇早祈
朔日遠近鄉民謁廟四
高四里上恒山廟四月
有古寺數十雪山在關
荆山在關西北二十里
上有墩堡為明燈臺山
寇出要路產難為馬頭
生石能治產難為馬頭
滑石瀾進兵要路為馬
十里古東勝州境與雲
內州交山東西相連官山

偏頭關地總考

六〇

十九泉流七寶山在關
郡黃河在關西二十里
折二百里出天橋口經
經內城平陸入河商池
月初六日武廟西巡至
祭曰靈鐘欽德功配坤
類借潤澤之利故茲渡
適經此地泛舟青龍駕
擇利往過來續神助關
齊備茲牲禮除享祭關
本南關入孤狹溝經馬
水河在關西引以灌田
黑河在關北遠衛北環

北五百里源出東勝州官山流入神
 北海子從流入王石二口入黃河
 北二十五里去東勝州東煖泉在關西
 廟于下其源湧平泉在關西六十里其泉平地
 出隆冬不寒
 黃河入黃龍池在關北四十里旁泉子溝在關
 里許溝下小泉數十九峪泉在關西二十里泉
 其地冬生秋冬花日尼父井在文廟側玄帝井
 食中醫生俗呼曰尼父井在文廟側玄帝井
 在真武三元井在廟前南寺井在城東南五眼
 井在關東北八十里水泉營曲峪灘在關西南
 二邊上味甘征夫多類之

偏項池里德考

十九

河中洲周圍五門灘在關西八十里
 八十里周圍五門灘在關西八十里
 在關西九十里五韭菜灘在關西八十里
 灘在關西四十五里王鐵灘在關西四十里
 榆樹灘在關西二十五里白崖灘在關西十五里
 同園一項娘娘灘在關西六十里黃河中洲有
 一十畝代太子灘在古祠址世稱為薄姬廟云自
 即經此太子灘在古祠址世稱為薄姬廟云自
 中有花水一道兩鐵碣在關南一十五里有鐵
 難相按其淺可涉鐵碣在關南一十五里有鐵
 取李陵臺在關北三百里舊傳李北峯崖在關

十里黃河岸高數百仞有獨木橋二小梯深洞
 數十相傳北峯和尚脩煉之所崖上有說法臺
 有石香爐又一里許浦家灣絕壁懸崖長城在
 中鐵索懸一鄒俗傳為金北峯之御云
 紫塞村秦築武州城在關南一百二十里
 武州之新城遼金為武州劉武周建都於此神武豐
 州在關東北四東受降城在關東北八百里東
 雲中郡東南至朔州四百里中受降城在關正北
 漢九原縣唐貞觀中立雲中都督府後置東勝
 橫塞軍邊置雲內州至西受降城三百里
 州在關北五百里近黃河明水灣渡口元總管

偏項池里德考

二十

張誠墓在關西南七十里得馬偏關近秦塞地
 極高寒廢土所產宜小穀豆黍晚種而早收
 實有桃有李藥屬則甘草地黃赤白芍藥木則
 松柏樺椒石則紫母花斑菜亦有似天花者山
 多麋鹿河濱之魚甲水族人習驍悍男女知有
 別惟嫁娶喪葬競靡費失其常俗云

武備考

馬門關

振武衛原伍并安插官二百九員見在一百五員指揮

使二員指揮同知四員指揮僉事十員千戶援例指揮

僉事一員衛鎮撫二員衛經歷一員左千戶所正千戶

二副千戶四員署副千戶一員百戶九員中左千戶所

副千戶七員百戶六員中千戶所正千戶二員副千戶

五百戶一員前千戶所正千戶一員副千戶二員

武備考

戶七員後千戶所正千戶一員副千戶五員百戶九員中

後千戶所正千戶二員副千戶四員百戶八員額軍六員

七百二十名見在三員操種舍餘七百五十二名見在一員

召募嘉靖二十一年八百三十一名改撥一百一十四名

四名見在四員實在官軍五千三百八十八名參將部下

百五十一名一員本衛城操防秋赴邊修守二千三百八十八名

門所原伍并安插官五員見在四員副千戶一員接

例指揮僉事一員正千戶一員副千戶五員百戶六員吏

目額軍四百二十八名見在七百三十六名改撥七員廣武站募

八名召募三十一名實在官軍九百九十九名

軍嘉靖二十一年改撥馬門關所一百三十六名見

在一百七十五名見輪戍太原左衛見七十七名

十九名實在官軍二千七百五十五名北樓口募軍嘉靖

三年三平刑關改回大同輪戍官軍七千二百一十一員

名平陽衛二千八百九十七員名見在二千一百一十一員

見在一千九百八十七員名汾州衛六百一十一員名

武備考

員名見在十六員實在官軍四千七百七員

寧武關

寧武所官五員見在五員千戶四員百戶八員鎮撫

二吏目一員額軍六千一百五十三名見在六百三十八名

衛四百一十四員見在三百六十八員名

化所一百三十八員募軍嘉靖二十二年改撥

名見在一百三十八員募軍嘉靖二十二年改撥

克發五員操種舍餘五十二名見輪戍太原左

九名見在
 十五名
 實在官軍
 六十員
 老營堡所官
 員指揮
 千戶
 鎮撫
 百戶
 吏目
 額軍
 改撥
 五寨
 五百三員
 輪戍
 太原右衛
 二千
 名見在
 七百
 實在官軍
 四十七員
 遊擊部下
 一百八十八員
 守備城操防秋赴邊修守
 二十七員
 民壯

武備考

五〇

正統十四年僉太原平陽二府汾遼二州民壯
 一萬六千七百三十四名歲分為四赴關操備
 修守守備領之其後改屬府通判太原通判駐
 代州平陽通判駐寧武嘉靖甲辰添設路安通
 判駐偏關用叅政孫繼魯僉事陳崇慶議
 太原府所屬州縣民壯六千一十二名○陽曲
 六百四十四名太原三百二名榆次五百三十三名徐溝一百一十四名文水二百八十九名祁縣二百二十六名清源一百一十三名交城二百

一十名
 靜樂
 二百一十五名
 孟縣
 七十一名
 臨縣
 一百一十五名
 太谷
 四十二名
 石州
 四百一十五名
 寧鄉
 一百一十五名
 忻州
 一百一十五名
 定襄
 一百一十五名
 代州
 四百一十五名
 崞縣
 九十三名
 五臺
 一百一十五名
 繁峙
 二百一十五名
 崞州
 一百一十五名
 嵐縣
 一百一十五名
 興縣
 一百一十五名
 平定州
 一百一十五名
 樂平
 五十五名
 保德州
 四十二名
 平陽府所屬州縣民壯八千八百三十一名○
 臨汾
 八百一十五名
 汾西
 八百一十五名
 蒲縣
 四十二名
 岳陽
 九十三名
 浮山
 一百一十五名
 襄陵
 三百一十五名
 太平
 二百一十五名
 趙城
 一百一十五名

武備考

六〇

三翼城
 四百一十五名
 曲沃
 三百一十五名
 洪洞
 五百一十五名
 絳州
 二百一十五名
 稷山
 三百一十五名
 垣曲
 一百一十五名
 絳縣
 二百一十五名
 蒲州
 二百一十五名
 河津
 二百一十五名
 猗氏
 一百一十五名
 萬泉
 一百一十五名
 榮河
 二百一十五名
 臨晉
 三百一十五名
 吉州
 一百一十五名
 鄉寧
 一百一十五名
 隰州
 一百一十五名
 永和
 四百一十五名
 石樓
 七十一名
 大寧
 九十三名
 解州
 一百一十五名
 聞喜
 三百一十五名
 夏縣
 一百一十五名
 安邑
 二百一十五名
 平陸
 一百一十五名
 芮城
 二百一十五名
 霍州
 一百一十五名
 靈石
 一百一十五名
 汾州并屬縣民壯一千六百四十二名○汾州

九百七十四名平遙一百九十一名介休二百二十六名孝義一百一十五名
 遼州并屬縣民壯二百四十九名○遼州三名
 榆社九名和順四名嘉靖二十二年以守邊缺
 久分為兩班三九月番上又以原未輪操潞安
 澤沁等州縣民壯三千八百四十三名暫調赴
 邊協同修守○長治五百六十六名長子二百七十四名屯留
 一百九十二名潞城二百五十五名壺關二百七十七名襄垣二百九
 十一名澤州四百八十八名陽城二百五十五名高平二百九
 黎城九名

武備考

七〇

二名沁水一百九十二名陵川二百名沁州三百三十三名武鄉一百
 六名沁源一百三十三名○該班者戶部月支行糧三四
 八名借班防守者兵備道於客兵糧
 分日借班防守者兵備道於客兵糧
 內日借班防守者兵備道於客兵糧
 歲造軍器三關每季造完各項軍器內各將
 查考巡按御史五年一查盤如有侵隱等弊
 降一等叙用不許管事旗人等發極邊衛所
 軍充
 馬門關○振武衛原額李造軍器明盛六十頂
 付服刀六十二把靴帶一百條弓四十張
 條箭一千二百把徽袋四十付鎗四十付

四百枝圓馬門所原額歲造軍器壯帽四十頂
 牌二十面○寧武關○寧武所原額季造軍器
 項四十條徽袋四十付箭腰刀六十把弓四
 八十條徽袋四十付箭腰刀六十把弓四
 面銃箭寧武關○寧武所原額季造軍器
 四付青布鐵甲一十張弦二十條箭三十五
 五付青布鐵甲一十張弦二十條箭三十五
 十付鎗一十桿銃箭寧化所原額季造軍器
 一百枝圓牌五面○寧化所原額季造軍器
 包六十付紅毛頂纒六十箇青布鐵甲四十
 腰刀六十付紅毛頂纒六十箇青布鐵甲四十
 箭一百付長牌二面馬刀四把靴帶一十付
 百四十條長牌二面馬刀四把靴帶一十付
 ○偏頭所原額季造軍器明盛一十付腰刀
 一十付腰刀

武備考

八一〇

三十五把靴帶一十付腰刀一十付腰刀
 牌五八角所原額季造軍器明盛一十付
 面四付馬刀四把靴帶一十付腰刀一十付
 刀四付馬刀四把靴帶一十付腰刀一十付
 四付馬刀四把靴帶一十付腰刀一十付
 頭四付馬刀四把靴帶一十付腰刀一十付
 派辦分三關各衛所每季額造軍器物料俱以
 附近州縣振武衛代分本衛所撥軍器物料俱
 按季解用振武衛代分本衛所撥軍器物料俱
 南鐵三百四十斤一十斤一十斤一十斤一十
 水牛角八斤一十斤一十斤一十斤一十斤
 六斤四兩一十斤一十斤一十斤一十斤
 膠三斤四兩一十斤一十斤一十斤一十斤

一筒神砲	三筒大佛朗機	二筒小佛朗機	三十手	蓋口砲	五十生鐵大拐子將軍	六十位銅蓋口砲	二位熟鐵蓋口砲	六十生鐵將軍	八十生鐵	鐵蒺藜	百筒雙頭棍	九十熟鐵蓋口將軍	弩弓	弩箭	八十枝鐵鎗頭鎗鑽	五百	撒袋	二千五百付弓	三千九百張箭	一百二十萬七長鎗	六千三斬馬刀	三千一牛頭釵	三百八呂公釵	十五百鈎鑣	十把長牌	七千九百圓牌	三百弩	弩箭	八十枝鐵鎗頭鎗鑽	五百	鐵蒺藜	百筒雙頭棍	九十熟鐵蓋口將軍	弩弓	弩箭	八十枝鐵鎗頭鎗鑽	五百	撒袋	二千五百付弓	三千九百張箭	一百二十萬七長鎗	六千三斬馬刀	三千一牛頭釵	三百八呂公釵	十五百鈎鑣	十把長牌	七千九百圓牌	三百弩	弩箭	八十枝鐵鎗頭鎗鑽	五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武備考

三〇

把單佛朗機	五百三連二佛朗機	二百五連三佛朗機	七桿三虎銃	二百五連珠砲	三百六火鎗	八萬六千小樣火箭	一百四火鎗	五百毒火飛砲	百二十三箇生鐵子母砲	九箇大砲	二箇大小鉛子并鉛包鐵子	共二百二十七萬九千燕	尾連珠砲	十桿神鎗	四桿神箭	八千二百銅銃	三百三十桿銃箭	二千四百生鐵大砲	十箇生鐵小砲	七千五百鐵銃	十桿大小石子	九千六百大砲	小馬子	六萬五千八起火	三百五碗口砲	一百萬三股銃	百桿	守禦軍器	振武衛	軍火器六十二萬六千輛	雁門關	軍火器一萬五千九百廣武站	軍火器六十九件	白草溝	軍火器二千八百水峪	軍火器二千二百胡峪	軍火器二千四馬	蘭	軍火器七千	茹越	軍火器八千九小石	軍火器七千六百大石	軍火器一萬三千北樓	軍火器一萬三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武備考

主〇

十二件	凌雲	軍火器二千七百	太安嶺	軍火器一千
團城子	軍火器六百六十七件	平刑嶺	軍火器七百二十七件	水
芹	軍火器六千三百	吊橋嶺	軍火器八百九十九件	廟嶺
軍火器一萬四千	石匣	軍火器一千五百九	陽武峪	
軍火器三千五百	玄崗	軍火器三千	蘆板寨	軍火器一
千四百	寧武關	軍火器二千七百	寧化所	軍火器四
九件	神池	軍火器二千五百	利民	軍火器一千
萬二	陽房	軍火器六百七十七件	朔寧	軍火器七百三十三件
五件	二馬營			
十一件	土棚	軍火器二百	義井	軍火器一百
嚴備鎮	軍火器一千	黃花	軍火器三百	偏頭關
軍火器二萬四千	老營堡	軍火器五百	八角所	
軍火器一萬九千	灰溝營	軍火器七百	水泉營	軍火器一千五百
八件	八柳樹	軍火器三百	永興堡	軍火器四百
十一件	寺馮	軍火器八	小營兒	軍火器十三
堡	馬站	軍火器六	樓子營	軍火器二
滑石澗	軍火器一百	五花營	軍火器一百	
器二百六	唐家會	軍火器五		
十九件				

武備考

五〇

三關誌 武備考

揚免堡 軍火器九件 樺林堡 軍火器一百五件 得馬堡 軍火器七件 羅圈堡 軍火器八件

論曰三關邊城千里甲視羈縣蓋已盡地之利矣帶甲之士有原伍有常備有番上有召募有改撥有修守民兵蓋已盡人之力矣鼂錯論中國之長仗五皆不過劔弩戈戟之間今之火器可殺人破陣於數百步之外固漢所未有也蓋又盡人之能矣然而不可以恃曰將不知兵兵不習戰而人心不知奮也故主兵不足恃益以客兵正兵不足恃益以民兵農夫百人不能養一戰士轉輸之靡費無極請發日相望於道是弊國也平民出力以供軍有警不免於自役戶口之盡耗日滋而軍費之供需日廣及其聚也則不知所以為用是瘠民也萬人冗食足以弊國瘠民而一人所得曾不足以贍其肌膚國受養軍之害下無養養之恩雖欲按軍法而行辟

武備考

五〇

七二七

未可也無寧簡衆而使之精厚綏而使之奮選將而任之又重法而使之懲乎有一壯勇足敵老弱十人即有千軍可當一萬以二千軍之食食千軍猶愈於萬人坐食曾不及千夫之力也周世宗新立之初當敵勢方張之日就陣斬樊愛能何徽大簡諸軍騎將惰卒一時改觀遂成混一彼能行於五季之末而况今日獨可處之無道哉然其本在於惠下其要在於選將故惠

口武備考

十五

。

先而後威震威震而後法行威惠並流而後將材可致兵力可精兵精而後財用可節國勢可強民力可紓否則以行予敵以卒予敵雖險亦易雖衆亦寡不知其可也。

兵食考輸輓

三關糧賞始屬鴈門兵備道盡靖十六年為請官專管庫藏以便收放事命部官一員領之滿三年得代十九年五月議取回部二十一年復差代州忻州保德各設監收同知一員舊軍兵馬歲用山西布政司派徵全省每年該銀三十八萬餘兩解邊支放

十九年以後神池等堡新增募軍歲用銀五萬

口兵食考

一。

八千七百一十兩掣回大同班操官軍行糧并新增募軍月糧等項用銀四萬八千九百九十八兩八錢五分共銀一十萬七千七百八兩五分戶部題准每年該存積鹽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一十五引二百三十五斤二兩兩淮鹽二十四萬九千三百七十六引每引價銀五錢搭配長蘆鹽三萬六千一百五十五引八十六兩每引價銀二錢兩浙鹽七萬三千六百八十四引

一百四十九斤二兩每引價銀三錢五分俱召
商上納

廣武等堡新募軍馬歲用糧賞係京運每年該
銀一萬五千兩鹽引銀一萬五千兩共三萬兩
北樓口新募遊兵軍馬歲用糧賞係京運每年
該銀五萬七百六兩八分

新舊兵馬糧料草束冬衣布花則例
偏頭老營八角寧武神池利民三岔五寨北樓

兵食考

二。

保德軍月支糧一石

鎮西振武鴈門廣武寧化月支糧八斗各該城
堡輪班備禦兩河旗軍遊兵民壯月支行糧四
斗五分

偏頭八角老營并遊兵禦冬月行糧俱每石折
銀七錢

寧武神池利民三岔五寨北樓振武鴈門廣武
月行糧俱每石折銀六錢三分

三關誌 兵食考

鎮西保德每石折銀五錢五分寧化四錢

歲支布花除輪班禦冬軍壯不支外偏頭老營
八角每名歲支布四疋花一斤八兩

寧武神池利民三岔五寨北樓每名布三疋花
一斤八兩

振武鴈門廣武每名布二疋花一斤
鎮西每名布一疋花一斤俱布每疋折銀三錢
花每斤折銀六分

兵食考

三。

各城堡騎操馬每年十月初起至次年三月終
止每匹每月料九斗草三十束因邊地四月青
草未茂將前月應支料草每月給二十五日擇
下五日至四月通併支給以濟缺用走遞驟疋
每歲全支料每石折銀六錢草每束折銀二分
前項各該糧賞價銀委官支領各城堡趁秋召
買本色與前原定折色相兼支放○邊儲倉大使一員 萬億倉 大使一員 萬億倉 大使一員 萬億倉

七一九

大使一員副使一員一員攢典一名保德倉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攢典一名廣積倉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攢典一名永寧倉副使一員攢典一名灰溝營恒羨倉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攢典一名寧化靜樂倉副使一員攢典一名屯種

國初自內地及邊境荒閑田土各衛所撥軍開墾歲收子粒為官軍俸糧以省餽餉其耕種器具皆給於官而耕牛亦皆有數永樂三年

兵食考

四〇

成祖文皇帝聖諭云朕承

太祖皇帝福祐君主天下軍與民皆朕赤子即位之初便思量安養的道理只要使軍民都得豐衣足食共享太平常想著

太祖皇帝時軍士都著他耕種自食又積儻起餘糧防備水旱百姓免得轉輸軍士並無饑窘這箇法甚是兩便後來被建文廢弛了如今天下平定軍士不受眠霜卧雪的勞苦都安然無

事百姓每那幾年遭建文苦害得好生窮乏若只教那窮乏的百姓供給安坐的軍士百姓轉見艱難軍士轉見驕惰了儻或百姓供給不前軍士也只得坐受饑餓兩下俱不便當因此上著恁每官軍依著定的分數下屯專委官管領定立賞罰則例年終赴京比較每一都司另撥旗軍十一名種樣田只是要恁每眾人勤耕力種儻下糧食官府起蓋倉廩替恁每收藏起來

兵食考

五〇

號令出去已及二年近來寧夏種樣田軍士索成等遵著朝廷法度好生勤謹每名收得子粒折筭細糧得五十五石有零管屯的官與種田的軍都重重賞賜又將餘剩的糧四十三石賞與他了山西種樣田的也收得子粒好生多也都與了賞賜其各處多有管屯大小頭目不體朕心因循度日不肯提督甚至恣肆姦貪多方害軍害民或正當農作時月私自差占或巧立

各色科歛穀米財物或指以點屯爲由勒令遠
接及需索酒食稍有不從便加鞭撻或自己不
肯親自到屯遠在一二百里穩便處宿歇却拘
集屯軍齊帶盤纏前來聽他發放往回便是十
朝半月及至一將農務荒蕪了却又問軍家要罪過
錢使軍士手足無措如何能安心耕種又有
等本爲點屯但遇經過去處有司都要他供給
又要人夫挑擔行李及擡轎等項使百姓也不

得安如此百般無狀也有等屯軍不遵號令懶
惰撒潑不肯盡力或假以告訐爲由聽候對
虛度月日或投託官吏假名隱占全不下屯或
推稱軟弱口捏一日略不畏懼或擅離屯所或
出四散遊蕩因而掠取民家資畜都因是這等
上頭致令屯土荒蕪子粒無收及至比較或視
做災傷欺罔或虛報數目影射一時縱然瞞過
日後軍士六男小女將甚麼來養活甘自餓死

若朝廷差人盤糧却又在下苦害軍士科歛
納又如莒州千戶所先遍奏說本處荒閑地少
都要守城關糧不肯屯種及至差人踏勘儘有
荒閑田地每軍撥與五十畝著他儘力開墾那
管屯官員又行故違號令不肯督軍下屯縱容
懶惰軍士還在原營居住中間止有開得地四
畝五畝者其餘田地俱各荒蕪又有等管屯官
員不肯用心提督屯種將及年終比較恐怕罪

責却縱容姦頑屯軍以原營田畝沿海土鹺
沙瘦水深低窪田畝不成片段所收子粒不及
規詞來告他都不思量民人也有此等田土通
年辦納稅糧不缺况又承當一應水馬驛站等
項差役又要養活家下人口其軍人所種田地
種收子粒不過止是存與食用又有等因見屯
軍所收子粒數多除正糧外本有餘糧十一二
石他都不照原報見有之數從實收取上倉却

將原定的比較例見右寸餘糧一斗至九斗無罪
為由抄與旗軍傳說石一相託故不肯從實上倉
事發到官都依著法廢了今慮恁每眾人逆
相倣效陷入刑法逐一說將去并將重別更定
則例條例于後各屯都要置立紅牌一面刊得
明白傳遞著看以為警戒管屯的官務要不離
屯所勤謹提督不許狗情縱放軍人懶惰又要
公平撫恤一毫不許擅科一刻不許擅差亦不

口兵食考

八〇

許無故凌虐屯種的旗軍半務要趁時耕種朝作
暮息不要推姦躲懶不許聽從大小官旗私丁
役使亦不許倚恃刁頑不伏本管官旗比較約
束若是違著號令自然用木茂盛子粒多收各
家常得飽煖又得重賞如或仍前壞法定將犯
人處以極刑家小遷於化外提調屯田都指揮
所收子粒多寡不等除下年種子外俱照每軍
歲用十二石正糧為法比較將餘剩并不收子

粒數目通行計算定為賞罰其屯軍支給月糧
仍照全支減支事例關支若通算每軍均有餘
糧十二石百戶賞鈔一伯錠千戶賞鈔一伯一
十錠指揮賞鈔一伯二十錠都指揮賞鈔一伯
三十錠若通算每軍均有餘糧六石都指揮指
揮千百戶俱無賞罰若通算每軍均有餘糧五
石百戶住俸一箇月千戶住俸二十日指揮住
俸半箇月都指揮一十日弘治十三年奏

口兵食考

九〇

准凡用強占種屯田者問罪官調邊衛帶俸差
操旗軍軍丁人等發邊衛克軍民發口外為民
管屯等官不行用心清查者糾奏治罪嘉靖甲午
廷議以邊儲匱甚屯政久廢勅督理屯田僉事
一員領之山西都司并所屬衛所屯田一萬二
千九百六十三頃八畝五分五釐行都司並所
屬屯田一萬一百一十八頃二十畝五分五釐
今紀其屬於關者非二關所得書者不載

石劉海庄屯 地五項五石

吊兒嘴屯 地五項五石

○老營堡屯 地三十三項一十三石

屯 地三十九項四十五石

井坪屯 地九項一十七石

寺屯 地二項一十五石

屯 地二項一十五石

庄窩屯 地一十八項一十四石

九石屯 地一十八項一十四石

斗用家營屯 地一十八項一十四石

項九屯 地一十八項一十四石

屯 地一十八項一十四石

三畝屯 地一十八項一十四石

石角屯 地六項五石

太原右衛左千戶所

雙寨兒屯 地六項五石

大庄窩 地六項五石

論曰食者兵之命也足食之道屯田為上輸輓

次之國初計夫授地俾正軍自食其力以十二

石抵口分又計入以供其餘自十二石至七石

與不滿六石以下賞罰各以差然則今之輸者

不過一軍積餘之數而正軍自食之口分乃歸

於種屯之餘丁矣正軍既不能自食其力而餘

丁所入又不足以當一軍歲費之半如之何不

賈且之哉而况歲入無常數受地非餘丁者乎

屯糧不足繼以歲輸歲輸不足繼以飛輓飛輓

不足而後內帑之請日紛紛然援為常例矣主

兵仰給無常而客兵之餉又萬萬不可準余懼

其坐困也無已其惟屯田乎孔明出師必講屯

法彼其時何時也猶長慮却顧不為朝夕計而

况全盛之日也哉唐貞觀元和間張公瑾為代

州都督置田以省餽運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

屯田

屯田

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置營田省費足食卒以
盧坦經度四年得穀四十餘萬斛歲省度支錢
二十餘萬緡韓重華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
中受降城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處韓魏公
云代州寧化軍禁地萬頃宜如草城川募弓箭
手給地計租以備征禦此皆已試明驗何謂不
宜於行哉往時議者云大同二道迨抵三關五百
餘里不可耕者二其三皆腴地也東西一步得

○兵考

二十一

地四頃有餘一里得地千頃有餘天城西抵偏
關長八百里該地九十萬頃為田者四不盡墾
者五人給一頃可贍五十萬人二人一軍可得
軍十六萬說亦辨矣然以唐宋往事籌之要亦
有不盡迂者其人存則其政舉可謂當今無若
人者出於其間哉

馬政考

國初設行太僕寺主山西馬政以少卿一員領
之尋改為卿有寺丞有主簿洪武三十年二月
十三日後軍都督府同五軍都督府官早於
奉天門奉

聖旨如今山西等郡司開設行太僕寺恁都府
行文書去說與都司衛所知道這箇衙門職掌
提調馬匹比較孳生但有作弊虧欠馬匹許令

○馬考

一

本寺官舉問品職雖小所掌事重如同御史出
巡按治該管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首領官吏
務要將所養一應馬騾盡數開報聽從本寺官
點視提督敢有非禮抗拒許本寺官聞奏拿問
弘治十七年四月十四日

孝宗皇帝勅諭云國初設行太僕寺提調比較
都司衛所官員馬匹查究姦弊職掌最重後該
兵部奏准照太僕寺點開京營馬匹事例而行

柰地遠權分軍職官員往往抗違欺慢以致官
擁虛名馬政盡弛近該督理馬政都御史楊一
清奏稱陝西都司衛所及延綏寧夏各邊營堡
官軍騎操馬匹瘦損倒失數多皆由管軍官員
不能嚴督餽養或扣除草料侵尅馬價濫撥私
用以致損傷及至追補之際又將不堪馬匹高
價勒買靠累軍人姦弊百出乞 勅該寺官員查
究等因慮恐各處皆有此弊今特命爾照京營

馬政考

二

事例每年二次前去徧歷該管衛所營堡將一
應騎操馬匹用心點閱嚴加比較瘦弱者督令
加意餽養倒失者責令依限賠償各邊官軍下
班回衛一體點閱比較年終具奏造冊以憑稽
考其罰俸罰馬降級黜革等項悉依該部奏准
事例仍先備行曉諭遵照施行軍職官員敢有
仍前作弊及抗違沮撓者輕則量情發落重則
指實叅奏若守備分守以上官號令不嚴以致

所部官軍損失馬匹數多者一併叅奏鎮守等
官不得故相沮撓以致悞事爾受茲委任必須
持廉秉公殫心竭慮務使馬匹肥壯可備戰守
尚有旌擢以酬爾勞如或因循怠玩互為容隱
虛應故事無益地方罪不輕貸

會典

凡把總等官尅減官馬草料者計贓滿貫發邊
衛立功滿日就彼帶俸盜賣者發噤哨買至料

馬政考

三

豆十石以上者充軍○十四年奏准官軍關支
馬料委官一員管領若縱容盜賣者發邊衛立
功滿日就彼帶俸買者問罪畢日枷號一箇月
發落○一奏准管軍內外官私占官馬及借撥
與人者五匹以下降一級以上降二級俱發邊
衛立功借者一體論罪○一令管軍官撥借官
馬馱載圍獵者五匹以下罰馬二匹以上罰二
匹十匹以上罰三匹傷死者五匹以下降一級

六匹以上降二級馬各抵數追償

條例

一司府州縣起解備用馬匹各要經由分管太僕寺寺丞等官驗中起解若有馬販交通官吏醫獸人等兜攬作弊者俱問罪枷號一箇月發邊衛充軍再犯累犯者枷號一箇月發極邊衛分充軍○一大同三路官旗舍人軍民人等將不堪馬匹通同光棍引赴內外官處及管軍頭

目收賣私馬詭令伴當人等出名情囑守備等官俸與軍士通同醫獸作弊多支官銀者俱問罪官旗軍人調別處極邊衛所帶俸食糧差操民并舍餘人等俱發附近充軍引領光棍并作弊醫獸及詭名伴當人等各枷號一箇月發落千碍內外官員奏請提問○騎操馬倒失各該守備并遊擊將軍委官相驗皮張鬃尾收官肉臟變賣陪補指揮椿頭銀三兩千百戶二兩五

錢旗軍二兩俱類解山西都司通融買馬走遞驟椿頭銀兩不解都司各所具申兵備道於駐罰銀內動支幫貼買補馬匹每半年一次具奏比較上半年於四月初旬下半年於十月初旬各以十分為率買補八分者官員免其住俸責限完報不及八分者追買完日關支秋青草每歲四月至十月止各軍不支馬草自行牧放仍納青草一百八十束入官備用尋因草多濕

腐每束折銀一分五釐每年徵銀二兩七錢春班於八月中上納秋班與在衛所常備十一月中上納俱該守備官追併厥後減追每名納草四十束近年又復減半自正德十一年止除守墩旗軍與夜不收并守鋪軍人免納外其餘一應差占俱不減免各府州縣民壯每名該納秋青草四十束每束折銀三分共納銀一兩二錢俱隸布政司其他騎操孳牧馬匹紀其屬於關

者非三關所得書者不載

雁門關 馬二百二十四匹 振武衛 馬三千匹 寧

武關 馬四千一百匹 神池堡 馬一千九百匹 偏頭關

馬三千七百匹 八角所 舊額并新增馬五百匹 禦冬河曲保

德等處 馬六百匹

新設騎操馬

廣武站 除改撥外馬七匹 利民堡 馬五百匹 老營堡所

馬一千匹 北樓口 馬三百匹 平刑嶺 馬五百匹

馬史考

六〇

孳牧馬

太原左衛 馬二百匹 太原右衛 馬一百匹 太原

前衛 馬二百匹 平陽衛 馬二百匹 潞州衛 馬二百匹

鎮西衛 馬二百匹 振武衛 馬二百匹 汾州

衛 馬一百匹 沁州衛 馬一百匹 寧化所 馬一百匹

保德所 馬一百匹

走逐馬驛

雁門驛 馬二十四匹 開塗驛 馬十五匹 砂澗驛

寧武關 馬六百匹 偏頭關 馬四百匹 老營

堡 馬三頭 樓子營 馬十頭

新設走逐馬驛

廣武站 馬四頭 八角所 馬四頭 神池堡 馬五頭 利民

民堡 馬六頭

論曰古今馬政詳矣漢人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牧於官而給於民宋則始牧於官其後蓄之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我我

馬史考

七〇

朝蓋無用之故兩畿山東河南牧之民者也牧之民者兩京太僕寺主之陝西遼東牧之官者也牧之官者行太僕苑馬寺主之山西行太僕寺之設蓋與陝西遼東等乃不在官不在民而所謂備邊馬政並其意與法而失之何哉孳牧止於衛所衛牝牡十所又半之解俵僅存虛名緩急無益軍旅非如山東河南之徵額有常也給散歸之官軍耗折沒無稽考有則藉為衣食

之資而芻以不盡其材無則規免征調之苦而
 瘦損是其所以利甚則以之充傳述之役為轉運
 之資買補故和繹而死傷相尋皆寺官所不得與
 者此豈法之設端使然哉夫牧之惟恐其不多
 養之常不堤其法用之而卒無其實皆自憊之
 道也昔趙去九國留田金城罷騎兵獨留步卒彼
 豈無謂哉考丁克用父子以馬上定天下然數滿
 三萬即已忘其太多故范延光對唐明宗云養

一騎卒當步兵五人三萬五千騎抵十五萬步
 軍蓋謂馬之費廣也今既不能惜養馬之費而
 又不能資有馬之力以此較匈奴長伎不亦左
 乎說者謂宜重僕臣之權定秣飼之法咸隨營
 之額增芻豆之價擇水泉便地置監牧草場舉
 團槽餵養之法而嚴稽查追補之令其庶幾乎
 其庶幾乎

官師考

國朝巡撫

太僕

兵備

宣德 十年	于謙 <small>浙江錢塘人進士 以兵部侍郎任陞 少保無兵部尚書</small>	余伯恭 <small>江西南昌人監 生</small>	洪武 三十年	易貴 <small>應天衛致仕指 揮任少卿</small>	陳觀 <small>旗手衛致仕千 戶</small>	高顯 <small>陝西乾州人監 生</small>	薛均 <small>湖廣新水人材</small>	趙敏 <small>直隸交河人監 生</small>	蔣賓 <small>直隸宣城人監 生</small>	永樂 三年	高顯	十六年	高顯	十七年	薛均	十九年	趙敏	二十年	蔣賓	正統 元年	于謙	宣德 十年	余伯恭
崇泰 元年	張敏 <small>直隸宛平人進士 以兵部左侍郎任</small>	房興 <small>直隸新城人進 士</small>	鄭悠 <small>江西南昌人進 士</small>	劉昉 <small>直隸共橋人進 士</small>	羅通 <small>江西吉水人進士 任右金郡御史</small>																		

四年	蕭啓	江西龍泉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成化元年					
二年	李侃	直隸東安人進士 任左倉都御史			
七年					
八年	雷復	湖廣寧遠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十年	秦紘	山東單縣人進士 任左倉都御史			
十二年	杜銘	四川金堂人進士 以刑部左侍郎任			
十三年	左鈺	直隸阜城人舉人 任右倉都御史			
十三年					
十七年	何喬新	江西廣昌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二十年	邊鏞	直隸任丘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二十二年	葉淇	直隸淮安衛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二十三年					
弘治元年	翟瑄	河南洛陽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四年					
五年	楊澄	四川射洪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十三年					
十七年	周瑛	貴州興隆衛人 進士			
二十年	吉慶	陝西長安人舉人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弘治元年	杜儼	陝西隴西人舉人			
四年					
五年	馬隆	河南華縣人進士			
十三年					
十七年	郝志義	陝西清澗人進士			
二十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弘治元年	王濬	直隸邢臺人舉人			
四年					
五年					
十三年					
十七年					
二十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弘治元年	趙松齡	江西人進士			
四年					
五年					
十三年					
十七年					
二十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弘治元年	陳仲舒	四川巴縣人進士			
四年					
五年					
十三年					
十七年					
二十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弘治元年					

六年	張敷華	江西安福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七年					
九年	顧佐	直隸臨淮人進士 任左倉都御史			
十年					
十年	侯恂	陝西白水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三年	魏紳	山東曲阜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十四年					
十五年	何鈞	河南靈寶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十六年					
十七年					
十七年	徐節	貴州衛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十八年					
正德元年	胡瑞	河南內鄉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二年					
三年	王璟	山東沂州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四年					
五年					
六年	姜洪	直隸廣德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七年					
六年					
七年					
七年	張文	河南衛人進士			
六年					
五年					
三年	王璟	山東沂州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二年					
元年					
正德元年	胡瑞	河南內鄉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二年					
三年	王璟	山東沂州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四年					
五年					
六年	姜洪	直隸廣德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七年					
七年	張文	河南衛人進士			
六年					
五年					
三年	王璟	山東沂州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二年					
元年					
正德元年	胡瑞	河南內鄉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二年					
三年	王璟	山東沂州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四年					
五年					
六年	姜洪	直隸廣德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七年					
七年	張文	河南衛人進士			
六年					
五年					
三年	王璟	山東沂州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二年					
元年					
正德元年	胡瑞	河南內鄉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二年					
三年	王璟	山東沂州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四年					
五年					
六年	姜洪	直隸廣德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七年					
七年	張文	河南衛人進士			
六年					
五年					
三年	王璟	山東沂州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二年					
元年					
正德元年	胡瑞	河南內鄉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二年					
三年	王璟	山東沂州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四年					
五年					
六年	姜洪	直隸廣德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七年					
七年	張文	河南衛人進士			
六年					
五年					
三年	王璟	山東沂州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二年					
元年					
正德元年	胡瑞	河南內鄉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二年					
三年	王璟	山東沂州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四年					
五年					
六年	姜洪	直隸廣德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七年					
七年	張文	河南衛人進士			
六年					
五年					
三年	王璟	山東沂州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二年					
元年					
正德元年	胡瑞	河南內鄉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二年					
三年	王璟	山東沂州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四年					
五年					
六年	姜洪	直隸廣德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七年					
七年	張文	河南衛人進士			
六年					
五年					
三年	王璟	山東沂州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二年					
元年					
正德元年	胡瑞	河南內鄉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二年					
三年	王璟	山東沂州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四年					
五年					
六年	姜洪	直隸廣德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七年					
七年	張文	河南衛人進士			
六年					
五年					
三年	王璟	山東沂州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二年					
元年					
正德元年	胡瑞	河南內鄉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二年					
三年	王璟	山東沂州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四年					
五年					
六年	姜洪	直隸廣德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七年					
七年	張文	河南衛人進士			
六年					
五年					
三年	王璟	山東沂州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二年					
元年					
正德元年	胡瑞	河南內鄉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二年					
三年	王璟	山東沂州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四年					
五年					
六年	姜洪	直隸廣德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七年					
七年	張文	河南衛人進士			
六年					
五年					
三年	王璟	山東沂州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二年					
元年					
正德元年	胡瑞	河南內鄉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二年					
三年	王璟	山東沂州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四年					
五年					
六年	姜洪	直隸廣德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七年					
七年	張文	河南衛人進士			
六年					
五年					
三年	王璟	山東沂州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二年					
元年					
正德元年	胡瑞	河南內鄉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二年					
三年	王璟	山東沂州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四年					
五年					
六年	姜洪	直隸廣德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七年					
七年	張文	河南衛人進士			
六年					
五年					
三年	王璟	山東沂州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二年					
元年					
正德元年	胡瑞	河南內鄉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二年					
三年	王璟	山東沂州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四年					
五年					
六年	姜洪	直隸廣德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七年					
七年	張文	河南衛人進士			
六年					
五年					
三年	王璟	山東沂州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二年					
元年					
正德元年	胡瑞	河南內鄉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二年					
三年	王璟	山東沂州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四年					
五年					
六年	姜洪	直隸廣德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七年					
七年	張文	河南衛人進士			
六年					
五年					
三年	王璟	山東沂州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二年					
元年					
正德元年	胡瑞	河南內鄉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二年					
三年	王璟	山東沂州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四年					
五年					
六年	姜洪	直隸廣德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七年					
七年	張文	河南衛人進士			
六年					
五年					
三年	王璟	山東沂州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二年					
元年					
正德元年	胡瑞	河南內鄉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二年					
三年	王璟	山東沂州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四年					
五年					

八年	鄭宗仁 直隸任丘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七年	王珩 直隸涿州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六年	李鉞 河南祥符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兵部左侍郎尚書		
五年	張禴 順天府平谷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孫禎 直隸任丘人進士	
四年	胡錠 長垣人進士任右副都御史 兼巡撫鳳陽等處		
三年	畢昭 山東新城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王縱 直隸開州人進士	
二年	江潮 江西貴溪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王九峰 陝西郿州人進士	
一年	常道 直隸朱安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陳璋 浙江樂清人進士	潘倣 河南洛陽人進士
八年	劉大謨 河南儀封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曹蘭 陝西咸寧人進士	
七年	王應鵬 浙江鄞縣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六年	張翰 騰驤右衛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陳伯安 錦衣衛人進士	
五年	黃鍾 直隸隆慶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官師考

四〇

十年	陳達 福建閩縣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九年	王德明 直隸清化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八年	任洛 河南鈞州人進士 任左倉都御史	郭五帝 河南西平人進士	
七年	韓邦奇 陝西朝邑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六年	路迎 山東汶上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劉璣 錦衣衛人進士	郭宗羣 山東福山人進士
五年	陳講 四川遂寧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陳嘉言 陝西西安右衛人進士	王鎬 直隸涿州人進士
四年	劉泉 湖廣承天衛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三年	李珏 直隸開州人進士 任右倉都御史	李瑜 陝西涇陽人舉人	盧應禎 山東肥城人進士
二年	曾銑 直隸江都人進士 任右副都御史	孫鑾 直隸武進人進士	劉重 順天府宛平人進士
一年			

官師考

五

戶部		教官寧武		偏頭	
許登瀛	陝西蘭州人進士嘉靖十六年任主事	牛山	陝西甘肅人監生嘉靖十七年任	李圭	平陸人舉人弘治二年任訓導
張有	河南陳州人進士嘉靖十九年任	韓賢	陝西甘肅人監生嘉靖十七年任	王冕	陝西州人監生弘治十七年任
張鎬	直隸定興人進士嘉靖二十二年任	劉珩	河南孟縣人監生嘉靖二十四年任	匡翽	山東膠州人監生正德四年任
尹綸	山東齊河人進士嘉靖二十二年任	馬道遠	新安人監生正德十四年任	鄭讓	直隸寶坻人監生嘉靖五年任
		劉泰	陝西定邊人監生嘉靖十七年任	劉恩	山東沂水人監生嘉靖十八年任
		李克道	陝西扶風人監生嘉靖二十三年任		

總兵		叅將		遊擊	
洪武四年	陸亨	功封吉安侯守鳳門			
五年	唐勝宗	功封延安侯獲捕寧化野寇四達子			
永樂元年	杜忠	會州人右都督守偏頭			
正統元年	孫安	都督僉事守鳳門			
景泰元年	戴廣	義縣人右都督守三關			
二年	陳友	著都督僉事守鳳門			
成化十年	劉寵	直隸臨淮人右都督僉事守鳳門			
二十三年	周重	都督僉事守三關			
嘉靖元年	李琪	金吾右衛人右都督僉事守三關			
正德三年	葉椿	大同後衛人右都督僉事守三關			
五年	戴欽	陝西綏德衛人右都督僉事守三關			
七年	神周	陝西延安衛人右都督僉事守三關			
十年	時源	陝西延安衛人右都督僉事守三關			
嘉靖十年	紀世楹	陝西綏德衛人右都督僉事守三關			
	袁杲	都指揮僉事守代州			
	孫重	居庸衛指揮守鳳門			
	王昇	太原人太原右衛指揮守偏頭			
	袁剛	都指揮僉事任鳳門守武			
	張琦	大同前衛人右都督僉事任老營			

守備鴈門

寧武

偏頭

張瑄

直隸江都人 都指揮使

田春

太原左衛指揮使

楊清

直隸鳳陽人 都指揮使

李端

順天府人 都指揮使

鄧亨

太原左衛指揮使

馬貴

直隸嘉定人 都指揮使

李泰

太原人 署都指揮使

劉寵

陝西綏德衛指揮使

袁勝

武舉 都指揮使

翁信

山西都指揮使 同知

高昇

太原左衛指揮使

王全

直隸灤州人 都指揮使 同知

鄭玉

山後儀縣人 署都指揮使 同知

王昇

太原右衛指揮使

錢能

山陽人 都指揮使

張懷

直隸江都人 都指揮使

劉淮

太原左衛都指揮使

戴廣

直隸順義人 都指揮使

郭宣

金吾前衛署都指揮使

周英

鎮西衛指揮使

馮慶

山東嶧縣人 都指揮使

熊崗

寧山衛指揮使

劉芳

太原前衛指揮使

郭宣

宛平人 都指揮使

王欽

騰驤衛署都指揮使

孟傑

太原右衛指揮使

王儒

潞州衛人 都指揮使

左信

錦水衛都指揮使

盧英

金吾右衛指揮使

朱祿

太原人 都指揮使

李經

鎮西衛都指揮使

袁泉

太原左衛指揮使

馮禎

廷綏人 都指揮使

朱綸

太原右衛指揮使

張璿

平陽衛指揮使

昌佐

宛平人 都指揮使

李幹

振武衛指揮使

陳謹

京衛指揮使

李淳

大同人 都指揮使

俞本

太原前衛指揮使

陳經

太原左衛指揮使

孫福

居庸人 都指揮使

孫璽

隆慶衛署都指揮使

李鑑

京衛指揮使

傅鐸

榆林人 都指揮使

王臣

隆慶衛指揮使

趙光

大同後衛指揮使

彭威

榆林衛人 都指揮使

陳彬

太原左衛指揮使

朱綸

太原右衛指揮使

雍彬

寧夏人 都指揮使

宋宸

鎮西衛都指揮使

譚鉉

太原左衛指揮使

崔鎧

榆林人 都指揮使

陳堂

鎮西衛指揮使

張文

太原前衛指揮使

呂忱

平陽衛人 都指揮使

陶世

陝西榆林衛署都指揮使

蔡禱

雲川衛指揮使

張縉

西寧人 都指揮使

周淮

大同懷仁人 都指揮使

雷澤

直隸東勝左衛指揮使

薛昂

保定人 都指揮使

傅紀

大同雲川衛指揮使

高泰

振武衛指揮使

周文

振武衛指揮使

胡遐齡

隆慶左衛指揮使

曹綱

永平撫寧衛指揮使

曾宣

振武衛指揮使

劉維禿

陝西綏德衛指揮使

楊遂

偏頭所人 都指揮使

時鏜

陝西榆林衛指揮使

萬山

偏頭所人 署都指揮使

李琦

陝西榆林衛指揮使

程堯疇

順天府人 都指揮使

瞿輝

陝西綏德衛指揮使

張世業

延安衛指揮使

張塘

永寧衛指揮使

劉珮

平陽衛人 都指揮使

朱漢

大同後衛指揮使

李承祖

太原右衛指揮使

徐洪

陝西綏德衛指揮使

呂顯陽

振武衛指揮使

周鏞

振武衛指揮使

